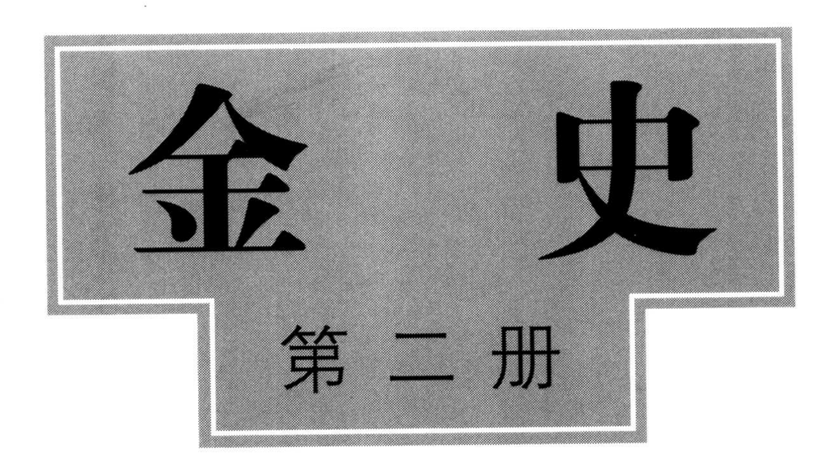


金　史

第　二　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金史

第二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金史/曾棗莊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3-8

I.金… II.曾… III.①中國-古代史-金代-
紀傳體②金史-譯文 IV.K246.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5 號

二十四史全譯

金史

(全三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43.5 字數 3,58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3-8/K·96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金史》3 册 453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畒”、“畆”、“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粺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晳"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呂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骳髀)	缶(缻)	黎(菞)	襌(襢)
辯(譬詈詈)	蓋(葢)	嵍(嵍嵍)	善(譱)
飆(飈飈)	剛(罰)	料(㪺)	觴(醻)
餅(餠)	詬(詢)	躪(蹦)	舐(䑛)
豺(犲)	縠(縠)	櫺(櫺)	疏(踈疏)
躚(躚)	罐(鑵)	騮(駵駠)	搜(掓)
諂(讇)	駭(駴)	攣(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蹹)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榜橐檯)
欸(欵)	悸(痵)	秣(餗)	蜿(蟃)
垂(𠂹埀)	奸(姧)	犇(犇)	腕(掔)
齪(躖)	殲(瀸)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韉(韀)	旆(旆)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㦸)	媿(媿)	溆(潊)
登(豋)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鞃)	鯨(鱷)	愆(僽僽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署)
斗(㪷)	絶(㡭)	煢(䓖)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閆)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禽)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金史》全譯出版説明

《金史》是元官修三史之一，修撰於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四月，至四年十一月成書，歷時一年八個月。全書共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書後還附有一篇《金國語解》，是記載金朝始末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金朝人物傳記、典章制度、地理建置等史事。

金是中國歷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一個政權。公元1115年，女真首領完顔阿骨打稱帝建大金國。金天會三年(1125)，滅遼朝；五年，又滅北宋，從而與南宋、西夏長期對峙。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被蒙古國所滅。歷十帝、一百二十年。

元至正四年(1344)，脱脱辭相位，并薦舉别里怯不花爲中書左丞相，任三史都總裁。阿魯圖繼任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兼任三史都總裁。五年，《金史》、《宋史》相繼修成，阿魯圖以書奏進。

《金史・本紀》首卷《世紀》提供了女真族早期歷史的寶貴資料。《世紀》之後，則爲金朝正式即位的九位皇帝的本紀，記述了金朝全部歷史。《本紀》的最後還有一卷《世紀補》，這是死後追加帝號的皇帝的本紀，類此情況在以前的史書編纂體例上不曾出現。

《金史》的第二部份是志。其中包括《天文志》一卷，内分“日薄食珥雲氣”和“月五星凌犯及星變”二項内容，分别記録了金朝一代所發生的日食、太陽黑子、日暈和月食、彗星、掩星等天文現象。《曆志》二卷是記録曆法的計算，天象、物候的觀察、測量，歲日四時的測算，二十四節氣的推算等。《五行志》一卷是有關祥瑞、災異資料的專志，是研究金朝疆域内氣候變化和地震活動的重要依據。《地理志》三卷，主要記載了金朝地理建置、沿革變遷、疆域四至，以及山川、河流、關隘、官府、户口等内容。《河渠志》一卷主要記述了金朝重要的治河工程和主要的水利工程。《禮志》十一卷主要記録了金朝禮儀制度。《樂志》二卷，較系統地介紹了金朝的各種樂曲、禮樂制度、禮樂的修訂等内容，共收録150餘首曲辭，保存了金朝的本朝樂曲。《儀衛志》二卷較全面地記載了各儀衛的形制、規模、列仗、排次、器物等方面的制度或規定，及其具體的内容。《輿服志》一卷(分上、中、下)中的“衣服通制”，所述多爲金朝社會通行的服飾，包括僧尼道的服裝。《兵志》一卷記述了有關兵制的源流、建置、構成及職能等。《刑志》一卷，記述金朝刑律狀況。《食貨志》五卷，是記載金朝社會經濟制度、賦稅錢幣、市場榷易等有關經濟活動的專史。《選舉志》四卷，是記載有關選拔官吏制度的專志。《百官志》四卷，記載了金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機構的設置、職官制度、官員品秩、封爵等内容。

《金史》的表分爲兩大部份，一爲宗室表，二爲交聘表。遼、金、宋時代，各國互通使節的謂之“交聘”。《金史》獨設《交聘表》，列金與宋、西夏及高麗的交聘情況，亦可説是撰修者把握了當時的歷史特點，用最簡明的方式，表述了最復雜的内容。這些内容，不論對研究宋金關係史，還是對研究民族關係史，都是至關重要的。

《金史》的列傳編纂辦法與其他史書相同，多採用一人一傳，凡屬世系關係亦作附録而多人一傳。每傳記述多按編年列舉事跡，如遇重大事件、重要的活動則詳述，言行、奏章全録其文。對於金朝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編修者還於其傳之後，加以“贊”，進行褒貶評述。《金史·列傳》共收入 750 餘人的傳記，大體按照在仕先後排列。這衆多的人物包括后妃、王公、權臣、官僚、文人、賢才等，分類歸併。在這部份人物傳記中，歷代完顔氏統治者的世系分别插入其他人物的傳記之中，形成整體上分散、世次上相對集中的特點。

金朝是以女真族爲主體的少數民族政權，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金朝以後，女真語言、文字逐漸被廢棄不用，後人因此對女真語言、文字難以釋讀。《金史》的編修者在全書最後專立《金國語解》一篇，分官稱、人事、物象、物類、姓氏五目，分别列出女真語的稱謂，其稱謂之下標出相應的漢語意思。所録女真語彙多見於《金史》正文之中，是參照釋讀的重要依據。將民族語言、文字作出漢語解釋，並記入正史之中，是《金史》編纂的一大特點。

《金史》對原始材料的運用上過於偏執尤其突出。《金史》主要取材於《金實録》，但對《金實録》的某些記載未作應有的考察或考證。如《海陵庶人實録》是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的，世宗正是企圖通過貶低海陵王完顔亮，來證實自己搞宫廷政變的合理性，故《海陵庶人實録》中，充滿了對海陵王完顔亮的不實之辭。《金史》的撰修者還蔑視稗官小説，例如對完顔亮遷都燕京的記載，《大金國志》就比《金史》記載詳細得多。因《大金國志》所採的宋人著述，多屬“稗官小説”，也就被《金史》的撰修者們理所當然地拒之門外。但是這些“稗官小説”所記大都是自己親身所經歷之事，多屬於第一手或接近第一手材料的性質，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金史》不擇録這些史料，就不免有失之交臂的遺憾了。

儘管《金史》有上述不足，但它畢竟是我國古代留下的一部記載金朝始末的規模最大、最完整和較爲系統的一部史書，特别是修史時採摭的原始資料尤爲珍貴。

清人施國祁在《金史》考訂中成就最爲突出。他積二十餘年之功，讀《金史》十餘遍，悉心考證、校訂，撰寫成《金史詳校》十卷。在該書的《自序》中，他對《金史》給予了較高的評價，“金源一代，年紀不及契丹，輿地不及蒙古，文采風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體，文筆甚簡，非《宋史》之繁蕪；載述稍備，非《遼史》之闕略；敍次得失，非《元史》之訛謬”。在今天金朝史籍大部份都已亡佚的情況下，其書在研究我國歷史，特别是宋、金史，以及民族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和不可替代的學術地位。

《金史》編修完畢，於元順帝至正五年(1145)九月開始印刷，收録在《金史》最後的“金史公文”記載了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奉命印《金史》一事，“去歲教纂修遼、金、宋三代史書，即日遼、金史書纂修了有，如今將這史書令江浙、江西二省開板，就彼有的學校錢内就用，疾早教各印造一百部來呵”。這是《金史》最早的版本。以後，又有多次刊行。元代的初刻本，現僅存八十卷。元末又有復刻本。入明以後，有南、北兩監本。清朝又有武英殿本。但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在校勘武英殿本時，對《金史》中的人名、地名等譯名多加改譯，造成混亂，又出現了一些新的錯誤。目前，通行的《金史》版本主要有兩種。一是 1935 年，商務印書館以元順帝至正刊本爲底本，影印出版的《金史》百衲本。其一百三十五卷中，有八十卷爲初刻本，

另外五十五卷則據覆刻本影印而成。二是1975年,中華書局組織專家以百衲本爲底本,以監本、武英殿本爲對校本,吸收前人對《金史》考證、校訂成果,出版的《金史》標點校勘本。這是目前《金史》諸版本中比較好的一個,也是主要流通使用的一個版本。它的每卷之後的“校勘記”集歷代史學考訂《金史》之大成,考校頗詳,是糾正《金史》謬誤、失當之處的重要參考資料。

《金史》全譯主編:曾棗莊。譯者:祝尚書、田農、刁忠民、楊世文、屈超立、楊洪林、尹波、曾濤、王曉波、李文澤。

金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五十八

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六十

金史卷四十四

志第二十五

兵

兵制　禁軍之制　養兵之法

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鋭兵。加之地狹産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爲强，以寡制衆，用是道也。

金人興起的時候，用兵如神，在當代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建立起一個强大的國家。考察他們成功這樣迅速的原因，是他們的習俗本來就凶猛强悍，人民大多沉毅勇敢，兄弟宗族都有良將的才幹，部落基層都有精兵的技能，加以土地狹窄物産不豐，平時辛勤耕作可以供給衣食，戰時艱苦戰鬥可以擄獲人財，身體經常勞動所以能够忍受嚴寒酷暑，士兵的徵集調遣像一家人一樣順利方便。所以將領勇敢而且目標一致，士兵精鋭而且齊心協力，一旦奮起，就能够變弱爲强，以少勝衆，就是這個道理。

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爲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謀克雜厠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寖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内族。然樞府簽軍募軍兼采漢制，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於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强本刊落，醇風鍥薄，將帥携離，兵士驕惰。迄其亡也，"忠孝"等軍構難于内，糺

等到它占有中原北方以後，他們看到宗族和本國人口還很少，於是就拿土地和很高的權位官號給予漢人，使漢人爲他出力守衛國土，又使猛安謀克雜居在漢人地方，讓他們與契丹、漢人互通婚姻來加强團結。等到國家的力量逐漸强大以後，就收回土地，取消權位官號，廢除遼東、渤海、漢人中世襲猛安謀克的人，逐漸將兵權收回本族人的手中。但樞密院元帥府徵兵募兵兼用漢人的制度，討伐宋國的戰役參雜使用漢人軍隊及各部族，而由他本國人統率，這并非不知道獲取勝利的最好方法在於使用目標一致的將領和齊心協力的士兵，衹因國土既然已很寬廣，怎能全部任用它的親人呢。到了極其强盛的時候，却又擔憂它的宗族和本國人太多了，猜忌懷疑越積越深，終於自相殘殺，使强大的基礎遭到削弱，淳

軍雜人召禍于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焉。豈非自壞其家法而致是歟，抑是道也可用於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長久之天下歟。

金以兵得國，奉詔作《金史》，故於金之《兵志》考其興亡得失之迹，特著於斯。兵制、馬政、養兵等法載諸舊史者，旿列于篇。

兵制

金之初年，諸部之民無它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佃漁射獵習爲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内，及遣使詣諸孛堇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爲號，猛安者千夫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喜。

部卒之數，初無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謝十，始命以三百户爲謀克，謀克十爲猛安。繼而諸部來降，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戰兵始滿萬，而遼莫敵矣。及來流、鴨水、鐵驪、鱉古之民皆附，東京既平，山西繼定，内收遼、漢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嘗用遼人訛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户爲一謀克，漢人王六兒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户爲一謀克，王伯龍及高從祐等并領所部爲一猛安。

至天會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風俗揉雜民情弗便，乃罷是制，諸部降人但置長吏，以下從漢官之號。四年，伐宋之役，調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遼東、平州、遼

厚的風氣變得刻薄，將帥離心背叛，士兵驕傲懶惰。到金朝滅亡的時候，“忠孝”等軍在内部造反，乣軍及邊遠各部落的人民在外部製造禍亂，以前所説的目標一致、齊心協力、可以信賴的情况，再也看不見了。這難道不是自己破壞祖宗的法度而弄成這樣的嗎，還是這種辦法衹能用於新建的國家而不能用來保障長久的天下呢。

金人以戰爭建立國家，我們奉皇帝命令編寫《金史》，所以在金國的《兵志》裏，考察它興亡得失的事迹，特地寫在這裏。兵制、馬政、養兵等法記載在舊史裏面的，也明白地陳述在本篇中。

金國的初年，各部落的人没有其他勞役，年輕力壯的全部是兵，平時就讓他們捕魚打獵從事勞動生産，遇戰爭就下令在本部落内徵兵，并派人到其他小部落徵兵，所有步兵騎兵的武器糧食都各自準備。各小部落的首領叫孛堇，行軍打仗則叫做猛安、謀克，根據人數的多少來定名號，猛安即是千夫長，謀克即是百夫長。謀克的副職叫蒲里衍，士兵的副從叫阿里喜。

各部士兵的數目最初没有規定，到太祖即位的第二年，以二千五百人打敗耶律謝十以後，纔下令以三百户爲一謀克，十謀克爲一猛安。接着各部落來歸降，全都用猛安、謀克的名號授給他們的首領以便統率他們的人民。出河之戰的時候，士兵纔開始滿一萬，而遼國就不能抵禦了。到了來流、鴨水、鐵驪、鱉古的人民都來歸附，東京平定以後，又接着平定山西，在内接收遼人、漢人投降的士兵，在外收編各部族的健壯士卒。曾經用遼人訛里野以北部一百三十户爲一謀克，漢人王六兒以各州漢人六十五户爲一謀克，王伯龍及高從祐等都率領他們的部下爲一猛安。

到了天會二年，平州平定以後，宗望擔心風俗混雜，人民感到不便，於是取消這一制度，各部落投降的人衹設長官，以下官吏依照漢人官制的稱號。四年，討伐宋國的戰役，調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遼東、平州、遼西、長

西、長春八路民兵，隸諸萬户，其間萬户亦有專統漢軍者。熙宗皇統五年，又罷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制，浸移兵柄於其國人，乃分猛安謀克爲上中下三等，宗室爲上，餘次之。

春八路民兵，隸屬於各個萬户，其中萬户也有專統漢軍的。熙宗皇統五年，又取消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世襲的制度，逐漸將兵權轉移到本國人手中，於是分猛安謀克爲上中下三等，宗室爲上等，其他爲中下等。

至海陵庶人天德二年，省并中京、東京、臨潢、咸平、泰州等路節鎮及猛安謀克，削上中下之名，但稱爲“諸猛安謀克”，循舊制間年一徵發，以補老疾死亡之數。

到了海陵王天德二年，合并中京、東京、臨潢、咸平、泰州等路節鎮及猛安謀克，取消上中下的稱號，祇稱爲“諸猛安謀克”，依照原來的制度隔年徵兵一次，用來補充年老疾病死亡的人數。

貞元遷都，遂徙上京路太祖、遼王宗幹、秦王宗翰之猛安，并爲合扎猛安，及右諫議烏里補猛安，太師勗、宗正宗敏之族，處之中都。斡論、和尚、胡剌三國公，太保昂，詹事烏里野，輔國勃魯骨，定遠許烈，故杲國公勃迭八猛安處之山東。阿魯之族處之北京。按達族屬處之河間。正隆二年，命兵部尚書蕭恭等，與舊軍皆分隸諸總管府、節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衛京國。

貞元年間遷移國都，於是遷移上京路太祖、遼王宗幹、秦王宗翰的猛安，合并爲合扎猛安，與右諫議烏里補猛安，太師完顏勗、宗正完顏宗敏的族人一起安置在中都。斡論、和尚、胡剌三國公，太保完顏昂，詹事烏里野，輔國勃魯骨，定遠許烈，已故杲國公勃迭八猛安安置在山東。阿魯的族人安置在北京。按達的族人及部屬安置在河間。正隆二年，命令兵部尚書蕭恭等，與舊軍分别隸屬於各總管府、節度使，給與土地和耕牛使他們耕種爲生，作爲屏障保衛國都。

六年，南伐，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軍，以神策、神威、神捷、神鋭、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鋭、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爲名，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及巡察使、副各一員。而沿邊契丹恐妻孥被鄰寇鈔掠，不可盡行，遂皆背叛。而大名續授甲之士還迎立世宗于東京。

六年，征伐南宋，設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統率三十二軍，取名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鋭、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鋭、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每軍設置都總管、副總管及巡察使、副巡察使各一人。但邊境一帶的契丹人擔心妻兒被鄰近的盜寇搶掠，不敢全部遠行，於是盡皆背叛。而大名接着發給鎧甲將參加伐宋的士兵調到東京迎立世宗爲皇帝。

及大定之初，窩斡既平，乃散契丹隸諸猛安謀克。

到了大定初年，窩斡被平定之後，就分散契丹人使他們隸屬於各猛安謀克。

至三年，詔河北、山東等路所簽軍，有父兄俱已充甲軍，子弟又爲阿

到了大定三年，皇上下令河北、山東等路所徵集的軍隊，有父兄都已充當甲軍、子弟又是阿

里喜，恐其家更無丁男，有誤農種，與免一丁，以驅丁充阿里喜，無驅丁者於本猛安謀克内驗富强有驅丁者簽充。

十三年，徙東北等戍邊漢軍於内地。

十五年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謀克户，每謀克户不過三百，七謀克至十謀克置一猛安。

十七年，又以西南、西北招討司契丹餘黨心素狠戾，復恐生事，它時或有邊隙，不爲我用，令遷之於烏古里石壘部及上京之地。上謂宰臣曰："北邊番戍之人，歲冒寒暑往來千里，甚爲勞苦。縱有一二馬牛，一往則無還理，且奪其農時不得耕種。故嘗命卿等議，以何術得罷其役，使安于田里，不知卿議何如也？"左丞相良弼對曰："北邊之地，不堪耕種，不能長戍，故須番戍耳。"上曰："朕一日萬幾，安能遍及，卿等既爲宰相，以此急務反以爲末事，竟無一言，甚勞朕慮。往者參政宗叙屢爲朕言，若以貧户永屯邊境，使之耕種，官給糧廪，則貧者得濟，富户免於更代之勞，使之得勤農務。若宗叙者可謂盡心爲國矣。朕嘗思之，宜以兩路招討司及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府、泰州等路分定保戍，具數以聞，朕親覽焉。"

十八年，命部族、糺分番守邊。

二十年，以祖宗平定天下以來，所建立猛安謀克，因循既久，其間有户口繁簡、地里遠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後所授無度，及大定間亦有功多未酬者，遂更定以詔天下。復命新授者

里喜的，恐怕他們家裏另外没有强壯的男子，耽誤農業生産，就免除一個男子的兵役，以俘虜的漢人驅丁充當阿里喜，没有驅丁的就在本猛安謀克内查驗家中富足有驅丁的徵調充當。

十三年，遷移東北等地戍守邊境的漢軍到内地。

十五年十月，派吏部尚書蒲察兀虎等十人分别巡行天下，再次規定猛安謀克的户數，每謀克不得超過三百户，七謀克到十謀克爲一猛安。

十七年，又因爲西南、西北招討司的契丹人餘黨性情素來凶狠乖張，恐怕他們再次搗亂生事，日後邊境若有衝突，不能爲自己效力，於是下令他們遷移到烏古里石壘部及上京的地方。皇上對宰臣説："輪番戍守北部邊境的人，每年冒着嚴寒酷暑往來千里，非常勞苦。即使有一二頭馬牛，一去就没有回來的可能，并且侵占了他們從事農業生産的時間，使他們不能適時耕種。所以曾經命令你們商議用什麽辦法可以免去他們的勞役，使他們能够安心從事農業生産，不知你們商議的結果怎樣？"左丞相良弼回答説："北邊的土地，不適宜耕種，不能長時間駐守，所以要輪番戍守。"皇上説："我一天要處理許多的事情，怎能什麽都想到呢，你們既身爲宰相，將這樣緊急的事情當作微不足道的事，竟然一言不發，使我非常憂慮。以前參政宗叙屢次對我説，如果讓貧苦人家永遠駐守邊境，使他們從事耕種，官府發給他們口糧，這樣，窮人就可以得到救濟，富足人家就可免去輪流守衛邊境的勞苦，而能够安心從事農業生産。像宗叙這樣的人可説是盡心爲國的了。我曾經想過，應該以兩路招討司及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府、泰州等路分别擔負防守邊境的任務，你們可將數字報來，由我親自審定。"

十八年，命令部族軍、糺軍輪番守衛邊境。

二十年，由於祖宗平定天下以來，所建立的猛安謀克，沿襲既然已久，其間有户口多少、地方遠近的不同，又從正隆以後所授予的猛安謀克没有限制，到了大定年間也有功勞很多而没有得到酬報的，於是加以改定，并下令布告天下。又

并令就封，其謀克人内有六品以下職及諸局承應人，皆爲遷之。三從以上族人願從行者，猛安不得過十户，謀克不得過六户。詔戍邊軍士年五十五以上，許以其子及同居弟侄承替，以奴代者罪之。

命令新授的猛安謀克全都去他們的封地就職，謀克内有六品以下官職及各局的承應人，全都遷去。三從以上的族人願意跟着去的，猛安不得超過十户，謀克不得超過六户。命令守衛邊境的士兵年紀在五十五歲以上的，允許他的兒子以及同住的弟弟侄子代替，以奴隸代替的要加以懲處。

二十一年三月，詔遣大興尹完顔迪古速遷河北東路兩猛安，上曰："朕始令移此，欲令與女直户相錯，安置久則自相姻親，不生異意，此長久之利也。今者移馬河猛安相錯以居，甚符朕意，而遥落河猛安不如此，可再遣兵部尚書張那也按視其地以雜居之。"

二十一年三月，下令派大興尹完顔迪古速遷移河北東路兩猛安，皇上説："我原先命令遷來這裏，是想讓他們與女真人錯雜居住，安置久了，就自然互通婚姻，不會産生反叛的意圖，這是長遠有利的事。現在移馬河猛安與女真户錯雜居住，很合我的意思，但遥落河猛安却不是這樣，可再派兵部尚書張那也去那裏巡視檢查，使他們混雜居住。"

二十二年，以山東屯田户鄰之於邊鄙，命聚之一處，俾協力蠶種。右丞相烏古論元忠曰："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爲家，雖兄弟不同處，故貧者衆。"參政粘割斡特剌曰："舊時兄弟雖析猶相聚種，今則不然，宜令約束之。"又以猛安謀克舊籍不明，遇簽軍與諸差役及賑濟，增減不以實，命括其口，以實籍之。

二十二年，由於山東屯田户鄰近邊境，命令他們集中居住在一起，共同努力養蠶種地。右丞相烏古論元忠説："那裏的人以所得的土地爲家，即使是兄弟也不住在一起，所以貧窮的很多。"參政粘割斡特剌説："以前兄弟雖然分家也還在一起耕種，現在已不是這樣了，應該下令約束他們。"又因猛安謀克原來的户籍不清楚，遇有徵集軍隊與各種差役以及賑災濟貧的時候，隨意增加或減少不如實申報人口，於是下令檢查户口，從實登記。

二十三年，遣刑部尚書移剌慥遷山東東路八謀克處之河間，其棄地以山東東路忒黑河猛安下蘸荅謀克，移里閔斡魯渾猛安下龕浦謀克、什母温山謀克九村人户徙於劉僧、安和二謀克之舊地。其未徙者之地皆薄惡且鄰寇，遣使詢願徙者，相可居之地，圖以進。

二十三年，派刑部尚書移剌慥遷移山東東路八謀克安置在河間，所留下的地方以山東東路忒黑河猛安管轄下的蘸荅謀克、移里閔斡魯渾猛安管轄下的龕浦謀克、什母温山謀克九村人户遷徙到劉僧、安和二謀克原來的地方。其餘没有遷人去的地方都貧瘠惡劣而且鄰近寇賊，派遣使者詢問有願意遷去的，選擇可以居住的地方，繪成圖向皇上報告。

上嘗以速頻、胡里改人驍勇可用，海陵嘗欲徙之而未能，二十四年以上京率、胡剌温之地廣而腴，遂遣刑部尚書烏里也出府庫錢以濟行資牛畜，遷速頻一猛安、胡里改二猛安二十四謀克以實之。蓋欲上京兵多，它日可爲緩急之備也。

皇上曾經因爲速頻、胡里改人勇猛可用，海陵王曾想將他們遷移而没有成功，二十四年因爲上京率、胡剌温的土地寬廣而且肥沃，於是派刑部尚書烏里也拿出公家的錢來資助途中費用和牛羊牲畜，遷移速頻一猛安、胡里改兩猛安二十四謀克去充實那裏。目的是使上京兵多，可以爲日後情勢緊急作預備。

當是時，多易置河北、山東所屯之舊，括民地而爲之業，户頒牛而使之耕，畜甲兵而爲之備。乃大重其權，授諸王以猛安之號，或新置者特賜之名。制其奢靡，禁其飲酒，習其騎射，儲其糧糒，其備至嚴也。

是時宗室户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東北路部族乣軍曰迭剌部，承安三年改爲土魯渾札石合節度使。曰唐古部，承安三年改爲部魯火札石合節度使。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其它若助魯部族、烏魯古部族、石壘部族、萌骨部族、計魯部族、孛特本部族數皆稱是。西北、西南二路之乣軍十，曰蘇謨典乣、曰耶刺都、曰骨典乣、唐古乣、霞馬乣、木典乣、萌骨乣、咩乣、胡都乣凡九，其諸路曰曷懶、曰蒲與、曰婆速、曰恤頻、曰胡里改、曰移懶，移懶後廢，皆在上京之鄙，或置總管府，或置節度使。

至章宗明昌間，欲國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謀克舉進士，試以策論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

承安四年，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是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右丞相清臣曰："兵書一定之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弈棋，未能自得於心，欲用舊陣勢以接敵，疏矣。敵所應與舊勢異，則必不可支。然《武經》所述雖難遵行，然知之猶愈不知。"

在這時，多次改變設置河北、山東原先的屯田户，收括人民的土地作爲産業，每户發給牛使其耕種，儲存盔甲兵器爲戰争作準備。於是大大加重權力，授給各親王以猛安的稱號，有新設置的特别賞賜名稱。限制他們奢侈，禁止他們飲酒，訓練他們騎馬射箭，儲備糧食，準備非常嚴密。

這時，有宗室一百七十户，猛安二百零二，謀克一千八百七十八，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户。東北路部族乣軍叫做迭剌部，承安三年改爲吐魯渾札石合節度使。唐古部，承安三年改爲部魯火札石合節度使。二部五乣，共五千五百八十五户。其他如助魯部族、烏魯古部族、石壘部族、萌骨部族、計魯部族、孛特本部族的户數都相差不多。西北、西南二路有十乣軍，叫做蘇謨典乣、耶剌都乣、骨典乣、唐古乣、霞馬乣、木典乣、萌骨乣、咩乣、胡都乣共九個，其他各路叫做曷懶、蒲與、婆速、恤頻、胡里改、移懶，移懶後來被取消，都在上京的郊野，或設置總管府，或設置節度使。

到了章宗明昌年間，爲了使人民兼知文武，命令猛安謀克考進士，用策論和射箭考試他們，來確定名次的高低。

承安四年，皇上對宰相説："有人將《八陣圖》呈上來，這圖究竟怎樣？我曾看過宋白所編集的《武經》，上面詳細記載了進攻和防守的方法，但很多很難照着去做。"右丞相清臣説："兵書所記載的是一定的方法，難以應付變化的情况。本朝行軍打仗衹用正面交鋒與突然襲擊的正、奇兩種軍隊，臨戰時隨機應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所以攻無不克。"皇上説："自古用兵不外乎奇正兩種方法罷了。并且學習古時的兵法，像學下棋一樣，没能心領神會，想用舊陣勢來對付敵人，那是行不通的。敵人所應用的與以前的陣勢不同，我軍就一定不能支持了。不過《武經》所記載的雖然難以遵照執行，但知道還

是比不知道好。”

泰和間，又制武舉，其制具在《選舉志》。

泰和年間，又制定武舉考試制度，這一制度詳細記載在《選舉志》上。

所謂渤海軍，則渤海八猛安之兵也。所謂奚軍者，奚人遥輦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軍初徙于山西，後分遷河東。其漢軍中都永固軍，大定所置者也。所謂鎮防軍，則諸軍中取以更代戍邊者也。在西北邊則有分番屯戍軍及永屯軍驅軍之别。驅軍則國初所免遼人之奴婢，使屯守于泰州者也。邊鋪軍則河南、陝西居守邊界者。河東三虞候順德軍及章宗所置諸路效節軍，京府節鎮設三十人，防刺設二十人。掌同弓手者也。

所謂渤海軍，就是渤海八猛安的軍隊。所謂奚軍，就是奚人遥輦昭古牙九猛安的軍隊。奚軍最初遷移到山西，後來又分出一部分遷移到河東。漢軍中的中都永固軍，是大定年間所設立的。所謂鎮防軍，就是由各軍中調來交替守衛邊境的。在西北邊則有分番屯戍軍及永屯軍驅軍的區别。驅軍就是開國之初所免除的遼國奴婢，使駐守在泰州的。邊鋪軍就是河南、陝西駐守邊境的。河東三虞候順德軍及章宗所設置各路效節軍，京府節鎮設三十人，防刺設二十人。職掌與弓手相同。

諸路所募射糧軍，五年一籍三十以下、七十以上强壯者，皆刺其□，所以兼充雜役者也。

各路所招募的射糧軍，五年一登記三十歲以下、十七歲以上身體强壯的男子，都在臉上刺字，用來擔任各種雜役的。

京師防城軍，世宗大定十七年三月改爲武衛軍，則掌京師巡捕者也。其曰牢城軍，則嘗爲盗竊者，以充防築之役。曰土兵，則以司警捕之事。

京師防城軍，世宗大定十七年三月改爲武衛軍，是掌管京城巡察緝捕盜賊的。所謂的牢城軍，則是曾經犯過盗竊的，用來擔負修築防禦工事的勞役。所謂的土兵，則是用來擔任警戒捕盗的。

凡漢軍，有事則簽取於民，事已則或亦放免。

所有的漢軍，有事就從民間徵集，事情完畢間或也放回家免除兵役。

初，天會間，郭藥師降，有曰長勝軍者，皆遼水側人也，以鄉土歸金，皆愁怨思歸，宗望及令罷還。正隆間，又嘗罷諸路漢軍，而所存者猶有威勇、威烈、威捷、順德及“韓常之軍”之號。

起先，天會年間，郭藥師投降，有叫長勝軍的，都是遼水旁邊的人，因爲家鄉土地被金國占有，都憂愁怨恨想要回家，宗望下令將他們放回。正隆年間，又曾取消各路漢軍，但所保留的還有威勇、威烈、威捷、順德及“韓常之軍”等名號。

凡邊境置兵之州三十八，鳳翔、延安、鄧、鞏、熙、泗、潁、蔡、隴、秦、河、海、壽、唐、商、洮、蘭、會、積石、鎮戎、保安、綏德、保德、環、葭、陝、寧邊、東勝、净、慶、來遠、桓、昌、曷懶、婆速、蒲與、恤品、胡里改，置於要州者十一，南京、東京、益都、京兆、

凡邊境設置軍隊的州有三十八個，鳳翔、延安、鄧、鞏、熙、泗、潁、蔡、隴、秦、河、海、壽、唐、商、洮、蘭、會、積石、鎮戎、保安、綏德、保德、環、葭、陝、寧邊、東勝、净、慶、來遠、桓、昌、曷懶、婆速、蒲與、恤品、胡里改，重要的州設置軍隊的有十一個，南京、東京、益都、京兆、太原、臨洮、臨潢、豐、泰、撫、蓋。

太原、臨洮、臨潢、豐、泰、撫、蓋。

及宣宗南遷，糺軍潰去，兵勢益弱，遂盡擁猛安户之老稚渡河，僑置諸總管府以統之，器械既缺，糧糒不給，朘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糧之法，一人從征，舉家待哺。又謂無以堅戰士之心，乃令其家盡入京師，不數年至無以爲食，乃聽其出，而國亦屈矣。

到了宣宗南遷的時候，糺軍潰散，兵力更加衰弱，於是將猛安户所有的老人小孩全部保護過黄河，并在那裏僑置各總管府來統率他們，器械既已缺乏，糧食也不能供給，雖剥削人民的血汗都還不够，於是實行括糧的辦法，一人從軍，全家没有飯吃。又認爲這樣不能使戰士安心打仗，就命令他們的家屬全都遷進京城，不到幾年，弄到没有東西可吃，纔讓他們離開京城，但國家也就快完結了。

然初南渡時，盡以河朔戰兵三十萬分隸河南行樞密及帥府，往往蔽匿强壯，驅羸弱使戰，不能取勝。後乃至以二十五人爲謀克，四謀克爲猛安。每謀克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戰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而已。

但在最初南渡的時候，盡將河朔作戰的士兵三十萬人分别隸屬於河南行樞密院和元帥府，往往將健壯的士兵藏匿起來，驅使羸弱的士兵去作戰，因此不能取得勝利。後來甚至以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猛安。每一謀克除去旗、鼓手及火頭軍五人以外，擔任作戰的衹有十八人，不够成爲隊伍，衹是爲了保存他們的名號罷了。

故混源劉祁謂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邊釁，輒下令簽軍，使遠近騷動。民家丁男若皆强壯，或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鄰里，嗟怨盈於道路，驅此使戰，欲其勝敵，難矣。初，貞祐時，下令簽軍，會一時任子爲監當者春赴吏部選，宰執命取爲監官軍，皆憤愠哀號交訴臺省，至衝宰相鹵簿以告，丞相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命免之。元光末，備潼關黄河，又簽軍，諸使者歷縣邑，自見居官外，無文武小大職事官皆充軍。至許州，前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選爲千户。至陳州，以祁父從益以前監察御史亦爲千户，餘不可悉紀。既立部伍，必以軍律相臨，物議紛然，後亦罷之。

因此混源劉祁認爲金國的兵制弊病最大，每有征伐或邊境有事，就下令徵兵，使得遠近騷動。百姓家中的男子如果都很强壯，有時就全部徵去，一個不留，號叫哭泣的聲音震動鄰里，嘆息怨恨的聲音充滿道路，驅使這樣的人去作戰，要想取勝，太困難了。起初，貞祐年間，下令徵兵，適逢這時因爲父親做官而被保舉爲監當官的人春天要去吏部參加考試選擇，宰相下令將他們調來作監官軍，全都憤怒哀哭争着向御史臺中書省控訴，甚至有衝撞宰相的儀仗隊控告的。丞相僕散七斤大怒，催促隨從拿弓箭將他們射走。不久，皇上知道這些人不能使用，下令將他們免去了。元光末年，爲了防備潼關黄河，又徵兵，派去的使者到了各縣，除現職官吏外，不分文武大小所有職事官全都參軍。到許州，前侍御史劉元規年紀將近六十，也被選作千户。到了陳州，因爲劉祁的父親劉從益以前作過監察御史也被選爲千户，其餘的記不勝記。既然編成了隊伍，就必須用軍隊的紀律來管理，人們議論紛紛，後來也被取消了。

哀宗正大二年，議選諸路精兵，

哀宗正大二年，決定挑選各路精兵，直接

直隸密院。先設總領六員，分路揀閱，因相合并。每總領司率數萬人，軍勢既張，乃易總領之名爲都尉，班在隨朝四品之列，曰建威、曰虎威、曰破虜、振威、鷹揚、虎賁、振武、折衝、蕩寇、殄寇，必以先嘗秉帥權者居是職，雖帥府行院亦不敢以貴重臨之。天興初元，有十五都尉。先六人升授，在京建威奧屯斡里卜，許州折衝夾谷澤，本姓樊。陳州振武温撒辛，本姓李。蔡州蕩寇蒲察打吉卜，申裕安平完顏斜列，嵩汝振武唐括韓僧。續封金昌府虎威紇石烈乞兒，宣權歸德果毅完顏猪兒，南京殄寇完顏阿拍。宣權潼關都尉三：虎賁完顏陳兒、鷹揚内族大婁室、全節。

隸屬於樞密院。先設總領六人，分路檢閱挑選，然後加以合并。每一總領可統率數萬人，軍隊的聲勢樹立起來後，就改總領的名稱爲都尉，級别屬朝廷四品，叫做建威、虎威、破虜、振威、鷹揚、虎賁、振武、折衝、蕩寇、殄寇，必須以曾經統率過軍權的人擔任這個職務，即使是元帥府、行樞密院在他們面前也不敢顯示自己的尊貴。天興初年，共有十五個都尉。起先六人被提升，在京城的建威都尉奧屯斡里卜，許州折衝都尉夾谷澤，本姓樊。陳州振武都尉温撒辛，本姓李。蔡州蕩寇都尉蒲察打吉卜，申裕安平都尉完顏斜列，嵩汝振武都尉唐括韓僧。接着封金昌府虎威都尉紇石烈乞兒，宣權歸德果毅都尉完顏猪兒，南京殄寇都尉完顏阿拍。宣權潼關都尉三人：虎賁完顏陳兒、鷹揚内族大婁室、全節。

復取河朔諸路歸正人，不問鞍馬有無、譯語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給三倍它軍，授以官馬，得千餘人，歲時犒燕，名曰忠孝軍。以石抹燕山奴、蒲察定住統之。加以正大已後諸路所虜、臨陣所獲，皆放歸鄉土，同忠孝軍給其犒賞，使河朔俘係知之。故此軍迄于天興至七千，千户以上將帥尚不預焉。

又調集河朔諸路歸順的人，不管有無鞍馬，能否説北方民族語言，全部送往樞密院，每月發給三倍於其他軍隊的糧餉，還發給公家的馬，一共徵集有一千多人，逢年過節賞賜酒食，取名忠孝軍。由石抹燕山奴、蒲察定住統率。加以正大以後各路所虜掠、作戰時所俘獲的，全都放回家鄉，發給與忠孝軍一樣的酒食，使河朔的俘虜都知道。所以這支軍隊到了天興年間已達到七千多人，千户以上的將帥還没有計算在内。

又以歸正人過多，乃係於忠孝籍中别爲一軍，減忠孝所給之半，不能射者令閲習一再月，然後試補忠孝軍，是所謂合里合軍也。

又因爲歸順的人太多，於是在忠孝軍的編制中另外設立一支軍隊，發給忠孝軍一半的糧餉，不會射箭的就命令他們練習一兩個月，然後通過考試來補充忠孝軍，這就是所謂合里合軍。

又以親衛馬軍，舊時所選未精，必加閲試，直取武藝如忠孝軍者得五千人，餘罷歸爲步軍。

又因親衛馬軍以前所挑選的不很精鋭，必須加以檢閲考試，直接挑選武藝像忠孝軍一樣的，得五千人，其餘的放回作步軍。

凡進征，忠孝居前，馬軍次之。自正大改立馬軍，隊伍鞍勒兵甲一切更新，將相舊人自謂國家全盛之際馬數則有之，至於軍士精鋭、器仗堅整，較之今日有不侔者，中興之期爲有望矣。一日布列曹門内教場，忠孝軍七千，馬軍五千，京師所屯建威都

凡是行軍打仗，忠孝軍在前面，馬軍在後面。自從正大改設馬軍，隊伍的馬具兵器盔甲都更新，將相舊臣都認爲在國家全盛的時候，馬的數目倒有這樣多，至於士兵的精鋭、器械的堅固整齊，那是比不上今天的，國家復興的時期很快就會到來了。一天，隊伍排列在曹門内教場上，計有忠孝軍七千人，馬軍五千人，京城所駐扎的

尉軍萬人，内族九住所統親衛軍三千，及阿排所統四千，皆哀宗控制樞密院時所選，教場地約三十頃尚不能容，餘都尉十三四軍猶不在是數。

建威都尉軍一萬人，内族人九住所統率的親衛軍三千人，以及阿排所統率的四千人，全部是哀宗控制樞密院時所挑選的，教場寬約三十頃還容納不下，其餘都尉的十三四軍還不在上述數字之内。

此外，招集義軍名曰忠義，要皆燕、趙亡命，雖獲近用，終不可制，異時擅殺北使唐慶以速金亡者即此曹也。

此外，招集義軍取名爲忠義軍，其中大多是燕、趙一帶的亡命之徒，雖然在眼前能起到一些作用，最終却不可控制，日後擅自殺死蒙古使者唐慶而加快了金朝滅亡的就是這幫人。

禁軍之制

禁軍之制，本於合扎謀克。合扎者，言親軍也，以近親所領，故以名焉。貞元遷都，更以太祖、遼王宗幹、秦王宗翰之軍爲合扎猛安，謂之侍衛親軍，故立侍衛親軍司以統之。舊常選諸軍之材武者爲護駕軍，海陵又名上京龍翔軍爲神勇軍，正隆二年將南伐，乃罷歸，使就僉調，復於侍衛親軍四猛安舊止曰太祖、遼王、秦王猛安凡三，今曰四猛安，未詳，豈太祖兩猛安耶？内，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以備宿衛。五年，罷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騎，所謂從駕軍也，置都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都副指揮使，隸宣徽院。

禁軍的制度，起源於合扎謀克。所謂合扎，就是親軍的意思，因爲是由皇帝近親率領，所以叫這名字。貞元遷都以後，更以太祖、遼王宗幹、秦王宗翰的軍隊爲合扎猛安，叫做侍衛親軍，所以設立侍衛親軍司來統率。以前常常挑選各軍中勇猛强壯的人爲護駕軍，海陵王又將上京的龍翔軍取名爲神勇軍，正隆二年將要南伐的時候，就將他們放回家鄉，使他們接受徵調，又在侍衛親軍四猛安從前衹説太祖、遼王、秦王共三猛安，現在説四猛安，不知什麼原因，難道太祖是兩猛安？内，挑選三十歲以下的一千六百人，騎兵叫龍翔，步兵叫虎步，負責宫禁中的值宿守衛。五年，取消親軍司，將它的職掌交給大興府，設立左右驍騎營，即所謂從駕軍，設置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隸屬於點檢司，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隸屬於宣徽院。

大定初，親軍置四千人。二十二年，省爲三千五百。上京亦設守衛軍。是年，尚書省奏上京既設皇城提舉官，亦當設軍守衛。上曰："可設四百五十，馬一百二十，分三番更代。異時朕至上京，即作兩番巡警，限以半年交替。人日給錢五十、米一升半，馬給芻粟，猛安謀克官可差年四十上下者、軍士并取三十以上者充。"

大定初年，親軍設四千人。二十二年減爲三千五百人。上京也設守衛軍，這一年，尚書省上奏説上京既設皇城提舉官，也應當設置軍隊守衛。皇上説："可設四百五十人，馬一百二十匹，分作三批輪换。以後我到上京，就作爲兩批輪换的警衛，規定半年一替换。每人每天發給錢五十文、米一升半，馬發給飼料，猛安謀克的官職可派年紀在四十上下的、軍士可派年紀在三十以上的擔任。"

章宗承安四年，增爲五千，又增去六千。又有威捷軍。承安增簽弩手千人。

章宗承安四年，增加到五千人，接着又增加到六千人，又有威捷軍。承安年間增調弩手一千人。

凡選弩手之制，先以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立之謂之等杖。取身與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鋪弦解索登踏閑習，射六箭皆上垛，內二箭中貼者。又選親軍，取身長五尺五寸善騎射者，猛安謀克以名上兵部，移點檢司、宣徽院試補之。又設護衛二百人，近侍之執兵仗者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孫及宗室并親軍、諸局分承應人，身長五尺六寸者，選試補之。又設控鶴二百人，皆以備出入者也。

凡挑選弩手的制度規定是，先用營造尺量一根六尺長的木棒，直立在地上叫做等杖。選取身高與等杖相等，能踏弩到三百六十斤，鋪弦解索登踏都熟練，射六箭都上靶，其中兩箭中靶心的人。又挑選親軍，取身高五尺五寸擅長騎馬射箭的，猛安謀克將名字上報兵部，轉送點檢司、宣徽院考選充當。又設護衛二百人，即帶兵器的親近侍衛，取五品到七品官的子孫及宗室和親軍、各局承應人，身高五尺六寸的，挑選考試充當。又設控鶴二百人，是用來警衛皇帝進出的。

大將府治之稱號

收國元年十二月，始置咸州軍帥司，以經略遼地，討高永昌，置南路都統司，且以討張覺。天輔五年襲遼主，始有內外諸軍都統之名。時以奚未平，又置奚路都統司，後改爲六部路都統司，以遥輦九營爲九猛安隸焉，與上京及泰州凡六處置，每司統五六萬人。又以渤海軍爲八猛安。凡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之上置萬户，萬户之上置都統。然時亦稱軍帥爲猛安，而猛安則稱親管猛安者。

收國元年十二月，開始設置咸州軍帥司，用來經營遼國人的土地，討伐高永昌，設南路都統司，而且用來討伐張覺。天輔五年襲擊遼的君主，開始有內外各軍都統的名稱。當時因爲奚人還未平定，又設立奚路都統司，後來改爲六部路都統司，以遥輦九營爲九猛安隸屬於它，與上京及泰州共六處設置。每司統率五六萬人。又以渤海軍作爲八猛安。猛安之上設軍帥，軍帥之上設萬户，萬户之上設都統。但當時也稱軍帥爲猛安，而猛安則叫做親管猛安。

燕山既下，循遼制立樞密院于廣寧府，以總漢軍。太宗天會元年，以襲遼主所立西南都統府爲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三年，以伐宋更爲元帥府，置元帥及左、右副，及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燕山攻下以後，遵循遼國的制度設樞密院於廣寧府，用來統率漢人軍隊。太宗天會元年，以襲擊遼主所設立的西南都統府爲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三年，因爲討伐宋國改爲元帥府，設元帥及左、右副元帥，及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金制，都元帥必以諳版孛極烈爲之，恒居守而不出。六年，詔還二帥以鎮方面。諸路各設兵馬都總管府，州鎮置節度使，沿邊州則置防禦使。凡州府所募射糧軍、牢城軍，每五百人爲一指揮使司，設使，分爲四都，都設左右什將及承局押官。其軍數若有餘或不足，則與近者合置，不可合者以三百人或二百人，亦設指揮使，若百人則止設軍使，百人以上立爲

金國的制度，都元帥必須以諳版孛極烈擔任，經常駐守而不外出。六年，皇上下令調回兩位元帥來管理一方的軍政事務。各路都設兵馬都總管府，州鎮設節度使，沿邊各州則設防禦使。所有州府招募的射糧軍、牢城軍，每五百人爲一指揮使司，設指揮使，分爲四都，每都設左右什將及承局押官。軍隊的人數如有多餘或不足，就與鄰近的合并設置，不能合并的以三百人或二百人，也設指揮使，若一百人就衹設軍使，百人以上立爲都，不到一百人衹設什將及承局管押官各

都，不及百人止設什將及承局管押官各一員。

十年，改南京路都統司爲東南路都統司，治東京以鎮高麗。後又置統軍司于大名府。及海陵天德二年八月，改諸京兵馬都部署司爲本路都總管府。九月，罷大名統軍司，而置統軍司于山西、河南、陝西三路，以元帥府都監、監軍爲使，分統天下之兵。又改烏古迪烈路統軍司爲招討司，以婆速路統軍司爲總管府。

三年，以元帥府爲樞密院，罷萬户之官，詔曰："太祖開創，因時制宜，材堪統衆授之萬户，其次千户及謀克。當時官賞未定，城郭未下，設此職許以世襲，乃權宜之制，非經久之利。今子孫相繼專攬威權，其户不下數萬，與留守總管無異，而世權過之。可罷是官。若舊無千户之職者，續思增置。國初時賜以國姓，若爲子孫者皆令復舊。"

正隆末，復升陝西統軍司爲都統府。大定五年，復罷府，降爲統軍司。尋又設兩招討司，與前凡三，以鎮邊陲。東北路者，初置烏古迪烈部，後置于泰州。泰和間，以去邊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於桓州，西南路者置於豐州，以重臣知兵者爲使，列城堡濠墻，戍守爲永制。樞密院每行兵則更爲元帥府，罷則復爲院。

宣宗貞祐三年，徵代州戍兵五千，從胥鼎言，留代以屏平陽。興定二年，選募河南、陝西弩手軍二千人爲一軍，賜號威勇。及南遷，河北封九公，因其兵假以便宜從事，沿河諸城置行樞密院元帥府，大者有"便宜"之號，小者有"從宜"之名。元

一人。

十年，改南京路都統司爲東南路都統司，設在東京用來鎮服高麗。後又設統軍司於大名府。到了海陵王天德二年八月，改各京兵馬都部署司爲本路都總管府。九月，取消大名統軍司，而設統軍司於山西、河南、陝西三路，以元帥府都監、監軍爲統軍使，分别統率天下的軍隊。又改烏古迪烈路統軍司爲招討司，以婆速路統軍司爲總管府。

三年，以元帥府爲樞密院，取消萬户的官職，下詔説："太祖開國之初，因時制宜，有才能可以統率很多人的授給萬户，其次爲千户及謀克。當時國家任官賞賜的辦法還未確定，城郭還未攻下，設立這一職務允許世代繼承，衹是暫時的辦法，不是長久的利益。現在子孫承繼，獨攬大權，所轄人户不下幾萬，與留守總管没有差異，而承繼之權還超過他們，可取消這一官職。如果原來没有千户官職的，應當繼續考慮增設。開國之初賜給國姓的，他的子孫都恢復原來的姓氏。"

正隆末年，又提升陝西統軍司爲都統府。大定五年，又取消都統府，降爲統軍司，不久又設兩招討司，與前面説的共三招討司，用來鎮服邊境。東北路起初設在烏古迪烈部，後設在泰州。泰和年間，因爲離邊境還有三百里，宗浩於是命令設分司於金山。西北路的設在桓州，西南路的設在豐州，以大臣懂軍事的爲招討使，修建城堡城壕城墻，駐兵防守，作爲永久的制度。樞密院每遇行軍作戰就改爲元帥府，戰事結束仍恢復爲樞密院。

宣宗貞祐三年，徵集代州守衛士兵五千人，聽從胥鼎的話，留在代州以保衛平陽。興定二年，挑選招募河南、陝西弩手軍二千人成立一軍，賜給威勇的稱號。到了南遷的時候，在河北封九國公，仍然統率他們的兵，給與根據情况以便宜從事的權力，沿河各城設行樞密院元帥府，大的有"便宜"的名號，小的有"從宜"的名

光間，時招義軍以三十人爲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户，四千户爲一萬户，四萬户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此復國初之名也。然又外設一總領提控，故時皆稱元帥爲總領云。

號。元光年間，時常招募義軍以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户，四千户爲一萬户，四萬户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這是恢復開國之初的名號。但又另外設一總領來統率，所以當時都稱元帥爲總領。

諸群牧馬政

金初因遼諸抹而置群牧，抹之爲言無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間，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亦作本。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遼舊名，各設官以治之。又於諸色人内，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謀克蒲輦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群子，分牧馬駝牛羊，爲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賞。後稍增其數爲九。契丹之亂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馬千餘、牛二百八十餘、羊八百六十、駝九十而已。

金國初年，沿襲遼國諸抹而設置群牧，所謂抹，就是没有蚊蟲、水草肥美適於放牧的地方。天德年間，設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也可作本。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都是沿用遼國原來的名稱，各設官吏來管理。又在諸色人内，挑選家中富有男丁多的，及有品級的官家子弟、猛安謀克蒲輦軍與低級官吏家有多餘的男子和奴隸，來負責放牧，叫做群子，分别放牧馬、駝、牛、羊，爲他們制定馬駝牛羊繁殖和損耗的賞罰制度。後來逐漸增加爲九個群牧所。契丹之亂損失了五所，剩餘四所所保存的祇有馬一千多匹、牛二百八十多頭、羊八百六十頭、駱駝九十頭而已。

世宗置所七，曰特滿、忒滿、在撫州。斡覩只、蒲速椀、蒲速椀本斡覩只之地，大定七年分其地置之。承安三年改爲板底因烏魯古。甌里本、承安三年改爲烏鮮烏魯古。烏魯古者言滋息也。合魯椀、耶盧椀。在武平縣、臨潢、泰州之境。

世宗設立七個群牧所，叫做特滿、忒滿、在撫州。斡覩只、蒲速椀、蒲速椀本來是斡覩只的土地，大定七年分其地設立的。承安三年改爲板底因烏魯古。甌里本、承安三年改爲烏鮮烏魯古。烏魯古就是繁殖的意思。合魯椀、耶魯椀。在武平縣、臨潢、泰州境内。

大定二十年三月，更定群牧官、詳穩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損耗賞罰格。

大定二十年三月，改定群牧官、詳穩脱朵、知把、群牧人繁殖損耗的賞罰條例。

二十一年，敕諸所，馬三歲者付女直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賑貧户。時遣使閲實其數，缺則杖其官，而令牧人償之，匿其實者監察舉覺之。二十八年，蕃息之久，馬至四十七萬，牛十三萬，羊八十七萬，駝四千。

二十一年，下令各所，把三歲的馬給女真人放牧，牛有時借給人民耕地，有時又命令人民養羊，有時用來賑濟貧苦人家。隨時派人檢查落實他們的數目，缺少的就杖責負責的官吏，同時命令放牧的人賠償，隱瞞實際數字的由監察人員檢舉揭發。二十八年，由於繁殖時間長久，馬達到四十七萬匹，牛十三萬頭，羊八十七萬隻，駱駝四千頭。

明昌五年，散騸馬，令中都、西京、河北東西路驗民物力分畜之。又

明昌五年，分散閹馬，命令中都、西京、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根據人民的物力分散飼養。又

令它路民養馬者，死則於前四路所養者給換，若欲用則悉以送官。此金之馬政也。然每有大役，必括於民，及取群官之餘騎，以供戰士焉。

命令其他路人民養馬的，如果馬死了，就由上四路所養的馬給掉換。公家如要使用，就全部送往官府，這就是金國的馬政。但每有大的戰役，必定向民間徵集，及徵集群牧官多餘的馬，供戰士使用。

宣宗興定元年，定民間收潰軍亡馬之法，及以馬送官酬直之格。上等馬一匹銀五十兩，中下遞減十兩。不願酬直者，上等二匹補一官，雜班任使，中等三匹，下等四匹，如之。令下十日陳首，限外匿及殺，并絞。又遣官括市民馬，立賞格以示勸，五百匹以上鈔千貫，千匹以上一官，二千匹以上兩官。

宣宗興定元年，制定民間收集逃散軍隊走失的馬匹的辦法，以及人民將馬送交官府的賞格。上等馬一匹賞銀五十兩，中下等依次遞減十兩，不願要賞銀的，上等馬二匹給一官，以雜班人員任用，中等馬三匹，下等馬四匹，也是這樣。令下十天之內由自己呈報，逾期不報的及將馬殺死的都處以絞刑。又派官吏收購民馬，立賞格以鼓勵人民賣馬，五百匹以上賞錢一千貫，一千匹以上賞給一官，二千匹以上賞給兩官。

養兵之法

熙宗天眷三年正月，詔歲給遼東戍卒紬絹有差。正隆四年，命河南、陝西統軍司并虞候司順德軍，官兵并增廩給。六年，將南征，以絹萬匹于京城易衣襖穿膝一萬，以給軍。世宗大定三年，南征，軍大每歲可支一千萬貫，官府止有二百萬貫，外可取於官民户，此軍須錢之所由起也。

熙宗天眷三年正月，下令每年發給遼東駐防士兵多少不等的紬絹。正隆四年，命河南、陝西統軍司及虞候司順德軍，官兵都增加糧餉。六年，將要南征的時候，以絹一萬匹在京城掉換衣襖膝褲一萬套用來供給軍隊。世宗大定三年，征伐南方，軍士每年大約需開支一千萬貫，官府衹有二百萬貫，不足之數可向官民人户徵收，這就是軍需錢的由來。

時言事者，以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循宋、齊舊例，州縣司吏、弓手，於民間驗物力均敷顧錢，名曰"免役"，請以是錢贍軍。至是，省具數以聞，詔罷弓手錢，其司吏錢仍舊。四年六月，奏，元帥府乞降軍須錢，上曰："帥府支費無度，例皆科取於民，甚非朕意。仰會計軍須支用不盡之數，及諸路轉運司見在如實缺用，則别具以聞。"十年四月，命德順州建營屋以處屯軍。十七年七月，歲以羊皮三萬賜西北路戍兵。承安三年，以軍須所費甚大，乞驗天下物力均徵。擬依黄河夫錢例，徵軍須錢，驗各路新籍物力，每貫徵錢四貫，西

當時的諫官因爲山東、河南、陝西等路依照宋國、齊國以前的規定，州縣的司吏及弓手，由民間根據物力平均交納雇錢，名叫"免役錢"，請求將這錢用來供養軍隊。到這時，尚書省將數字開列奏報皇上，皇上下令取消弓手錢，司吏錢仍舊保留。四年六月，尚書省上奏説，元帥府請求發給軍需錢，皇上説："元帥府的開支没有限度，照例是向民間徵收，這很不合我的心意。望計算軍需開支剩餘的數字，以及各路轉運司現在實際缺用的數字，另外報我知道。"十年四月，命令德順州修建營房來安置駐防的軍隊。十七年七月，每年以羊皮三萬張賞賜西北路的守兵。承安三年，因爲軍需費用很大，請求檢驗天下的物力普遍徵收。依照黄河夫錢的成例，徵收軍需錢，根據各路新近登記的財力，每貫徵收錢四

京、北京、遼東路每貫徵錢二貫，臨潢、全州則免徵，周年三限送納。恐期遠，遂定制作半年三限輸納。

凡河南、陝西、山東放老千户、謀克、蒲輦、正軍、阿里喜等給賞之例：舊軍千户十年以上賞銀五十兩、絹三十匹，不及十年，比附十年以上謀克支。謀克十年以上銀四十兩、絹二十五匹，不及十年銀三十兩、絹二十匹。蒲輦十年以上銀三十兩、絹二十匹，不及十年銀二十兩、絹一十五匹。馬步正軍、阿里喜等勾當不拘年分，放老正軍銀一十五兩、絹一十匹，阿里喜、旗鼓、吹笛、本司火頭人等同銀八兩、絹五匹。三虞候千户，十年以上銀四十兩、絹二十五匹，不及十年銀三十兩、絹二十匹。謀克二十年以上銀五十兩、絹三十匹，十年以上銀三十兩、絹二十匹，不及十年銀一十兩、絹一十五匹。蒲輦十年以上銀二十兩、絹一十五匹，不及十年銀一十五兩、絹一十匹。正軍、阿里喜勾當不拘年分，放老正軍銀一十兩、絹七匹，阿里喜、旗鼓、吹笛、本司火頭人等同銀五兩，絹四匹。北邊萬户、千户、謀克等，歷過軍功及年老放罷給賞之例，遷官同從吏部格。正千户管押萬户，勾當過一十五年，遷兩官與從五品。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罷，遷一官與正六品。若十年以下，遷一官賞銀絹六十兩匹。正謀克管押萬户，勾當一十五年遷兩官與正六品，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罷，遷一官與正七品，若十年以下遷一官賞銀絹五十兩匹。正千户管押千户，勾當過二十年，遷一官與正六品，不及二十年年老放罷，遷一官與正七品，若十年以下遷一官賞銀絹四十兩匹。正謀克管押千户以下，依河

貫，西京、北京、遼東路每貫徵錢二貫。臨潢、全州則免徵，一周年分作三次繳納。又恐怕期限過長，就規定半年分作三次繳納。

凡是河南、陝西、山東年老放回的千户、謀克、蒲輦、正軍、阿里喜等給與賞賜的規定：舊軍千户十年以上賞銀五十兩、絹三十匹，不到十年的比照十年以上的謀克發給。謀克十年以上的銀四十兩、絹二十五匹，不到十年的銀三十兩、絹二十匹。蒲輦十年以上的銀三十兩、絹二十匹。不到十年的銀二十兩、絹十五匹。馬步正軍、阿里喜等服役不論時間長短，年老放回的正軍銀十五兩、絹十匹，阿里喜、旗鼓手、吹笛手、本司火頭軍等一律銀八兩、絹五匹。三虞候千户，十年以上的銀四十兩、絹二十五匹，不到十年的銀三十兩、絹二十匹。謀克二十年以上的銀五十兩、絹三十匹，十年以上的銀三十兩、絹二十匹，不到十年的銀十兩、絹十五匹。蒲輦十年以上的銀二十兩、絹十五匹，不到十年的銀十五兩、絹十匹。正軍、阿里喜服役不論時間長短，年老放回的正軍銀十兩、絹七匹，阿里喜、旗鼓手、吹笛手、本司火頭軍等一律銀五兩、絹四匹。北方的萬户、千户、謀克等有過軍功及年老被放回發給獎賞的規定：升官與從吏部規格相同。正千户管押萬户，服役超過十五年的，升官兩級以從五品對待，不及十五年因年老放回的升官一級以正六品對待。如在十年以下，升一官賞銀六十兩、絹六十匹。正謀克管押萬户，服役十五年的升官兩級以正六品對待，不到十五年因年老放回的升官一級以正七品對待，如在十年以下就升官一級以正七品對待賞銀五十兩、絹五十匹。正千户管押千户，服役超過二十年的升官一級以正六品對待，不滿二十年因年老放回的升官一級以正七品對待，若在十年以下就升官一級賞銀四十兩、絹四十匹。正謀克管押千户以下的依照河南、陝西的規定。

南、陝西體例。

凡鎮防軍，每年試射，射若有出衆，上等賞銀四兩，特異衆者賞十兩銀馬盂。籤充武衛軍，挈家赴京者，人日給六口糧，馬四匹芻藁。

所有鎮防軍，每年都要考試射箭，超出一般人的，上等賞銀四兩，特别優異的重賞十兩的銀馬盂。徵調充當武衛軍、携帶家屬進京城的，每人每天發給六個人的口糧，四匹馬的飼料。

諸招軍月給例物。邊鋪軍錢五十貫、絹十匹。軍匠上中等錢五十貫、絹五匹，下等錢四十貫、絹四匹。黄河埽兵錢三十貫、絹五匹，射糧軍及溝渠等處埽兵水手，錢二十貫、絹二匹，土兵錢十貫、絹一匹。凡射糧軍指揮使及黄、沁埽兵指揮使，錢粟七貫石、絹六匹，軍使錢粟六貫石、絹同上，什將錢二貫、粟三石，春衣錢五貫、秋衣錢十貫。承局押官錢一貫五百文、粟二石，春衣錢五貫、秋衣錢七貫。牢城并土兵錢八百文、粟二石，春衣錢四貫、秋衣錢六貫。邊鋪軍請給與射糧軍同。

各招軍每月發給規定的錢物。邊鋪軍錢五十貫、絹十匹。軍匠上等中等的錢五十貫、絹五匹，下等的錢四十貫、絹四匹。黄河埽兵錢三十貫、絹五匹，射糧軍及溝渠等地的埽兵水手，錢二十貫、絹二匹，土兵錢十貫、絹一匹。所有射糧軍指揮使及黄、沁埽兵指揮使，錢七貫、粟七石、絹六匹，軍使錢六貫、粟六石、絹和上面的相同，什將錢二貫、粟三石，春衣錢五貫、秋衣錢十貫。承局押官錢一貫五百文、粟二石，春衣錢五貫、秋衣錢七貫。牢城和土兵錢八百文、粟二石，春衣錢四貫、秋衣錢六貫。邊鋪軍每月所發給的錢均與射糧軍相同。

河南、陝西、山東路統軍司鎮防甲軍、馬軍，猛安錢八貫、米五石二斗、絹八匹、六馬芻粟，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匹、五馬芻粟，蒲輦錢四貫、米石七斗、絹五匹、四馬芻粟，正軍錢二貫、米石五斗、絹四匹、綿十五兩、兩馬芻粟，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七斗、絹三匹、綿十兩。步軍，猛安馬二匹、謀克馬一匹芻粟。每馬給芻一束、粟五升，歲仲春野有青草馬可牧養則止，惟每猛安當差馬七十二匹，四時皆給。又定制河南、山東、河東歲給五月，陝西六月。鎮防軍補買馬錢，河南路正軍五百文，阿里喜隨色人三百文，陝西、山東路正軍三百文，阿里喜隨色人二百文。

河南、陝西、山東路統軍司鎮防甲軍、馬軍，猛安錢八貫、米五石二斗、絹八匹、六馬飼料，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匹、五馬飼料，蒲輦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匹、四馬飼料，正軍錢二貫、米一石五斗、絹四匹、綿十五兩、兩馬飼料，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七斗、絹三匹、綿十兩。步軍，猛安二匹馬、謀克一馬匹飼料。每匹馬給草料一捆、粟米五升，每年二月野外有青草馬可以放牧時就停發，衹有猛安供差遣的馬七十二匹，一年四季都發給飼料。又規定河南、山東、河東每年發給五個月，陝西六個月。鎮防軍補發買馬錢，河南路正軍五百文，阿里喜隨色人三百文，陝西、山東路正軍三百文，阿里喜隨色人二百文。

諸屯田被差及緣邊駐扎捉殺軍，猛安月給錢六貫、米一石八斗、五馬芻粟，謀克錢四貫、米一石二斗、三

各屯田被差及沿邊境駐扎的捉殺軍，猛安每月發給錢六貫、米一石八斗、五匹馬的飼料，謀克錢四貫、米一石二斗、三匹馬的飼料，蒲輦錢

馬芻粟，蒲輦錢二貫、米六斗、二馬芻粟，正軍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一馬芻粟，阿里喜隨色人錢一貫、米四斗、一馬芻粟。德順軍指揮使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匹、三馬芻粟，軍使什將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匹，給兩馬料，長行錢二貫、米一石五斗、絹四匹、綿十五兩，給一馬料，奚軍謀克錢一貫五百文、米一石五斗、紬絹春秋各一匹，給三馬料，蒲輦錢一貫、米二石七斗、紬絹同上，給二馬料，長行錢一貫、米一石八斗、紬絹同上，飼一馬。

二貫、米六斗、兩馬匹的飼料，正軍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一匹馬的飼料，阿里喜隨色人錢一貫、米四斗、一匹馬的飼料。德順軍指揮使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匹、三匹馬的飼料，軍使什將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匹、兩匹馬的飼料，長行錢二貫、米一石五斗、絹四匹、綿十五兩，一匹馬的飼料，奚軍謀克錢一貫五百文、米一石五斗、紬絹春秋各一匹，三匹馬的飼料，蒲輦錢一貫、米二石七斗、紬絹同上，二匹馬的飼料，長行錢一貫、米一石八斗、紬絹同上，一匹馬的飼料。

北邊臨潢等處永屯駐軍，千户錢八貫、米五石二斗、絹八匹、飼馬六匹，步軍飼兩馬、地五頃，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匹、飼五馬、地四頃，蒲輦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匹、飼四馬、地三頃，正軍錢二貫、米一石四斗五升、絹四匹、綿十五兩、飼兩馬、地二頃，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七斗、絹三匹、綿十兩、地一頃，旗鼓司人與阿里喜同，交替軍錢二貫、米四斗，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上番漢軍，千户月給錢三貫、糧四石、絹八匹、飼四馬，謀克錢二貫五百文、糧一石、絹六匹、飼二馬，正軍錢二貫、米九斗五升、絹四匹。

北邊臨潢等地方的永屯駐軍，千户錢八貫、米五石二斗、絹八匹、六匹馬的飼料，步軍兩匹馬的飼料、土地五頃，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匹、五匹馬的飼料、土地四頃，蒲輦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匹、四匹馬的飼料、土地三頃，正軍錢二貫、米一石四斗五升、絹四匹、綿十五兩、兩匹馬的飼料、土地兩頃，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七斗、絹三匹、綿十兩、土地一頃，旗鼓手與阿里喜相同，交替軍錢二貫、米四斗，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在京城擔任守衛的漢軍，千户每月發給錢三貫、糧四石、絹八匹、四匹馬的飼料，謀克錢二貫五百文、糧一石、絹六匹、兩匹馬的飼料，正軍錢二貫、米九斗五升、絹四匹。

上京路永屯駐軍所除授，千户月給錢粟十五貫石、絹十匹、綿二十兩、飼三馬，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匹、飼二馬，正軍月支錢二貫五百文、米一石二斗、絹四匹、綿十五兩、飼一馬，阿里喜隨色人錢二貫、米一石二斗、絹四匹、綿十五兩。

上京路永屯駐軍所授給的官職，千户每月錢十五貫、米十五石、絹十匹、綿二十兩、三匹馬的飼料，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匹、二匹馬的飼料，正軍每月發給錢二貫五百文、米一石二斗、絹四匹、綿十五兩、一匹馬的飼料，阿里喜隨色人錢二貫、米一石五斗、絹四匹、綿十五兩。

諸北邊永駐軍，月給補買馬錢四百文，隨色人三百文。

所有北邊永駐軍，每月發給補買馬錢四百文，隨色人三百文。

貞祐三年，軍前委差及掌軍官，規圖糧料，冒占職役，皆無實員，又見職及遥授者，已有俸給，又與無職事者同支券糧，故時議欲省員減所給之數，俟征行則全給之。及興定二年，彰化軍節度使張行信言："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蓋欲感悦士心，使爲國盡力耳。至於無軍之家，復無丁男，而其妻女猶受給何謂耶。"五年，京南行三司官石抹斡魯言："京南、東、西三路見屯軍户，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語在《田制》。

貞祐三年，軍前委派的官及掌軍官，企圖侵吞糧料，冒名虚報差役名額，完全没有實際的人員，又現職及遥授的官吏，已有薪給，又與没有官職的同樣領取糧券，所以當時有人建議裁減人員減發薪給，等到徵集出征的時候就全部發給。到了興定二年，彰化軍節度使張行信説："一個人服兵役，全家人都由官府發給口糧，目的是使士兵歡喜感激，爲國家出力罷了。至於没有人服兵役的人家，又没有强壯的男子，而他的妻子兒女還由官府供養，有什麽理由呢?"五年，京南行三司官石抹斡魯説："京南、京東、京西三路現有的屯軍户，老幼四十萬人，每年消耗糧食一百四十多萬石，全部是坐食人民的田租，這是個很不好的辦法。"這些話記載在《田制》裏。

諸屯田軍人，如差防送，日給錢一百五十文。看管孝寧宫人，月各給米五斗、柴一車、春秋衣粗布一段、秋絹二匹、綿一十五兩。諸黄院子年滿者，以元請錢糧三分内，給一貫石養老。

所有屯田的軍人，如被差去擔任防守或遠行，每天發給一百五十文。看管孝寧宫的人，每月發給米五斗、柴一車、春秋衣的粗布一段、秋絹三匹、綿十五兩。各黄院子年歲已滿的，以原來請領的錢糧三分内，給錢一貫、米一石養老。

金史卷四十五

志第二十六

刑

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因人之知耻而作法。畏也、耻也，五性之良知，七情之大閑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處小人，耻以遇君子。君子知耻，小人知畏，天下平矣。是故先王養其威而用之，畏可以教愛；慎其法而行之，耻可以立廉。愛以興仁，廉以興義，仁義興，刑法不幾於措乎。

從前，先代的帝王爲使人們知道畏懼而制定刑罰，爲使人們知道羞耻而制定法律。畏懼和羞耻是人們應有的善良的本性，是對各種不當欲望的有力約束。所以，刑罰是用來處理已經發生的事情，法律是用來禁止還未發生的事情，畏懼是用來對付没有道德的小人，羞耻是用來對待有道德的君子。君子知道羞耻，小人知道畏懼，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先王培養權威而加以使用，使小人知道畏懼而自愛；審慎地行使法律，使君子知道羞耻而養成廉潔。自愛可以使人互相友愛，廉潔可以使人行爲合乎正義，人們互相友愛，行爲合符正義，刑法不是幾乎可以擱置不用了嗎。

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别，刑、贖并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皇統頒制，兼用古律。厥後，正隆又有《續降制書》。大定有《權宜條理》，有《重修制條》。明昌之世，《律義》、《勅條》并修，品式寖備。既而《泰和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國脉紆蹙，風俗醇醨，世道升降，君子觀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焉。

金國初年，法律簡單易行，没有輕重貴賤的區别，刑罰和贖罪并用，這可以行使於新建的國家，而不是治理社會的長久辦法。天會以來，逐漸采納官吏們的意見，皇統頒布的法令，兼用古代的法律。其後，正隆年間又有《續降制書》。大定年間有《權宜條理》，有《重修制條》。明昌的時候，《律義》、《勅條》同時編寫出來，法律的種類及規則逐漸完備。接着《泰和律義》一書編成，應該是没有缺陷的了。但國家前途的遠大和局促，風俗的淳厚與淡薄，世道的興盛與敗壞，君子通過觀察當時的刑罰與法律，往往可以預先知道。

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篋故習，由是以深文傅致爲能吏，以慘酷辦事爲長才。百

金國的法律，以杖刑抵徒刑，多的可達兩百杖，州縣官爲了樹立威勢，甚至在刑杖上安上刀刃，比肉刑還要殘酷。到了末年，君主和官吏喜歡用筐篋舊習，於是以苛刻地傅會法律條文使人

司奸贓真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

犯罪爲能幹的官吏，以辦事慘酷爲有用的人才。官吏如真的貪贓枉法，作奸犯科，這樣處罰是可以的，但對微小的過失也是這樣。負責維護法紀的官吏如果失於糾察，都要受到處罰，任期滿考核成績的時候，就比較受處罰的多少來定名次的先後。

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小大，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并足以聽公上之所爲，蓋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

考察立法的本意，原是要不分關係親疏、地位高低，全都要受到法律的約束，恭恭敬敬地服從朝廷的所作所爲，這就是秦朝加强君主權威的意思。所以對待皇族的人缺少恩惠，對待有官位的人缺少禮儀。

終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耻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是故論者於教愛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雖然，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章宗、宣宗嘗親民事，當寧裁决，寬猛出入雖時或過中，迹其矜恕之多，猶有祖風焉。簡牘所存，可爲龜鑒者，《本紀》、《刑志》詳略互見云。

整個金代，忍受耻辱來博取功名，即使是當時的名士也在所難免。至於不願受辱而遠遠避開的就很少聽説了。殊不知君子不顧羞耻而違背正義，那麽小人就無所畏懼而犯刑了。所以議論的人對於刑罰可以使人自愛、法律可以使人養成廉潔的道理，往往表示出嘆息的意思。儘管如此，世宗即位，法官奏請審判案件的時候，或是捨棄法律援引經典或是衡量道義而制定法律。近代君主審判案件，言論接近於道義的，很少有人能趕上他的。章宗、宣宗曾經親自處理民事案件，在宫廷的大門和屏風之間當場裁决，寬嚴有時雖不很恰當，但從他們多所憐憫寬恕來看，還有他們的祖父世宗的遺風。典籍記載保存下來可以作爲借鑒的，《本紀》、《刑志》各有詳有略。

金國舊俗，輕罪笞以柳葼，殺人及盗劫者，擊其腦殺之，没其家貲，以十之四入官，其六償主，并以家人爲奴婢，其親屬欲以馬牛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自贖，然恐無辨於齊民，則劓、刵以爲别。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爲之。

金國原來的習俗，犯輕罪的用柳條抽打，殺人及偷盗搶劫財物的，敲擊他的腦袋將他殺死，没收他的家産，以十分之四充入官府，十分之六歸還被害人，并將罪犯家裏的人作爲奴婢，他的親屬允許用牛馬及其他雜物贖身。有時重罪也允許自己贖罪，但恐怕罪犯與一般人没有區别，就將耳朵和鼻子割去。監獄是挖地深廣數丈建成。

太宗雖承太祖無變舊風之訓，亦稍用遼、宋法。天會七年，詔凡竊盗，但得物徒三年，十貫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軍，三十貫以上徒終身，仍以贓滿盡命刺字於面，五十貫以上死，徵償如舊制。

太宗雖然遵守太祖不改變舊風俗的教訓，但也稍稍采用遼國、宋國的法律。天會七年，下詔凡是盗竊，衹要偷到東西的就處三年徒刑，竊得財物價值十貫以上的處五年徒刑，臉上刺字充作下軍，竊得財物價值三十貫以上的處終身徒刑，并以贓滿盡命在臉上刺字，竊得財物價值五十貫

以上的處死刑，繳官及歸還主人的多少仍按原來的規定。

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宫，衛禁之法，實自此始。三年，復取河南地，乃詔其民，約所用刑法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恕。至皇統間，詔諸臣，以本朝舊制，兼采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類以成書，名曰《皇統制》，頒行中外。時制，杖罪至百，則臀、背分决。及海陵庶人以脊近心腹，遂禁之，雖主决奴婢，亦論以違制。又多變易舊制，至正隆間，著爲《續降制書》，與《皇統制》并行焉。然二君任情用法，自有異於是者矣。

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止親王以下的人帶刀進入皇宫，保衛宫廷的法規實際就從這裏開始。三年，又奪取了河南的土地，於是下詔告訴那裏的人民，約定所用的刑罰都依據法律條文，取消看守監獄的差役使用的殘酷刑具，以實行寬大。到了皇統年間，下詔給有關官吏，用本朝原來的制度，同時采取隋朝、唐朝的制度，參考遼國、宋國的法律，分類編成一書，名叫《皇統制》，頒發天下執行。當時的規定，杖刑達到一百的，就分成臀部和背部處罰。到了海陵王認爲背脊接近心腹，於是禁止杖背，即使是主人處罰奴婢杖背，也以違反法制論處。又變更許多原來的制度，到了正隆年間，編寫成《續降制書》，與《皇統制》同時使用。但熙宗、海陵兩位君主憑自己的感情使用法律，自然有與二書的規定不同的了。

及世宗即位，以正隆之亂，盜賊公行，兵甲未息，一時制旨多從時宜，遂集爲《軍前權宜條理》。大定四年，尚書省奏，大興民男子李十、婦人楊仙哥并以亂言當斬。上曰："愚民不識典法，有司亦未嘗丁寧誥戒，豈可遽加極刑?"以減死論。五年，命有司復加删定《條理》，與前《制書》兼用。

到了世宗繼位，由於正隆的戰亂，盜賊公開作案，戰鬥還没止息，當時皇帝的詔旨多是根據一時的需要，於是收集起來編成爲《軍前權宜條理》。大定四年，尚書省上奏，大興民間男子李十、婦人楊仙哥都因爲説了逆亂的話應當殺頭。皇上説："愚民不知道法律，官府也没有反復告誡過他們，怎麽可以一下子就判處死刑呢?"於是以比死刑輕一等論處。五年，命令有關官員再將《條理》加以删改修定，與以前的《制書》一同使用。

七年，左藏庫夜有盜殺都監郭良臣盜金珠，求盜不得。命點檢司治之，執其可疑者八人鞫之，掠三人死，五人誣伏。上疑之，命同知大興府事移剌道雜治。既而親軍百夫長阿思鉢鬻金於市，事覺，伏誅。上聞之曰："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獄者不以情求之乎。"賜死者錢人二百貫，不死者五十貫。於是禁護衛百夫長、五十夫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宫。是歲，斷死囚二十人。

七年，左藏庫夜晚有强盜殺死都監郭良臣盜走金銀珠寶，没有捉到强盜。命令點檢司處理這一案件，逮捕了八個可疑的人來審問，有三個人被拷打致死，其餘五人被迫承認是强盜。皇上對此感到懷疑，命令同知大興府事移剌道參加處理這一案件。不久，親軍百夫長阿思鉢在市上出賣所盜的黄金，事情發覺後，被判處了死刑。皇上聽到後説："棍棒之下，讓供什麽就供什麽，審案的人怎麽不根據情理來推斷呢?"賜給死者每人錢二百貫，未死的每人錢五十貫。於是禁止護衛百夫長、五十夫長不是值日不准帶刀進宫。這

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且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耻，既無廉耻，故以小人之罰罰之”。

一年，處决死囚僅二十人。

八年，制定入品級的官吏犯賭博罪的法律，贓不滿五十貫的依法當處以杖刑，但允許以錢物贖罪。再犯的就執行杖刑。并且説“杖刑是用來處罰小人的，既然是官吏，就首先應當知道廉耻，既然没有廉耻，所以用對待小人的刑罰來處罰他”。

九年，因御史臺奏獄事，上曰：“近聞法官或各執所見，或觀望宰執之意，自今制無正條者皆以律文爲準。”復命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如舊法。已而，上謂宰臣曰：“朕念罪人杖不分受，恐至深重，乃令復舊。今聞民間有不欲者，其令罷之。”

九年，因爲御史臺上奏罪案，皇上説：“近來聽説法官有的各執己見，有的觀望宰相執政的意思，今後《制書》裏没有正式條文的一概以《唐律》爲準。”又命令杖刑達到一百杖的由臀部和背部分别承受，像原來的法律規定的一樣。不久，皇上對宰相説：“我想到罪人杖刑不分開承受，恐怕傷勢非常深重，於是命令恢復以前的辦法。現在聽説民間有不願意這樣做的，那就下令取消。”

十年，尚書省奏，河中府張錦自言復父仇，法當死。上曰：“彼復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論。”

十年，尚書省奏，河中府張錦自己向官府説出爲了替父親報仇而殺死人命，依法當判死刑。皇上説：“他爲了替父親報仇，又是自己説出來的，是一個重義輕死的人。以比死罪减一等論處。”

十一年，詔諭有司曰：“應司獄廨舍須近獄安置，囚禁之事常親提控，其獄卒必選年深而信實者輪直。”

十一年，皇上下詔告訴有關官吏説：“所有管理監獄的官吏的官署應該安置在監獄附近，囚禁犯人的事要常常親自管理，看守監獄的差役要選年紀較大而又誠實的人輪流擔任。”

十二年，尚書省言：“内丘令蒲察臺補自科部内錢立德政碑，復有其餘錢二百餘貫，罪當除名。今遇赦當叙，仍免徵贓。”上以貪僞，勿叙，且曰：“乞取之贓，若以赦原，予者何辜。自今可并追還其主，惟應入官者免徵。”

十二年，尚書省説：“内丘縣令蒲察臺補擅自收取本縣内的錢建立德政碑，又侵吞剩餘的錢二百多貫，按罪行應當開除。現在遇到大赦應當重新任命爲官，并免於收繳贓款。”皇上以爲貪贓枉法，不能重新擔任官職，并且説：“向别人徵收得來的贓款，如果因爲大赦而不追繳，那麼給錢的人更加冤枉了。從現在起應該將贓款追回歸還主人，衹是應該繳納官府的部分免於收繳。”

尚書省奏，盗有發冢者，上曰：“功臣墳墓亦有被發者，蓋無告捕之賞，故人無所畏。自今告得實者量與給賞。”

尚書省上奏，强盗有挖掘墳墓的，皇上説：“功臣的墳墓也有被挖掘的，這是因爲没有規定告發和捕獲的獎賞，所以没有人害怕。今後告發確實的酌量給與獎賞。”

故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

前咸平尹石抹阿没剌因貪贓死在監獄裏，皇上説：“不將他的尸體拿到街上示衆已經是很大

窮而爲盗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可皆除名”。先是，詔自今除名人子孫有在仕者并取奏裁。

十三年，詔立春後、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節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强盗則不待秋後。

十五年，詔有司曰：“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竊盗贓至五十貫者處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貫者處死。”

十七年，陳言者乞設提刑司，以糾諸路刑獄之失。尚書省議，以謂久恐滋弊。上乃命距京師數千里外懷冤上訴者，集其事以待選官就問。

時濟南尹梁肅言，犯徒者當免杖。朝廷以爲今法已輕於古，恐滋奸惡，不從。

嘗詔宰臣，朝廷每歲再遣審録官，本以爲民伸冤滯也，而所遣多不盡心，但文具而已。審録之官，非止理問重刑，凡訴訟案牘，皆當閲實是非，囚徒不應囚繫則當釋放，官吏之罪即以狀聞，失糾察者嚴加懲斷，不以贖論。

又以監察御史體察東北路官吏，輒受訟牒，爲不稱職，笞之五十。

又謂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獄，雖無疑者亦經旬月，何耶？”參知政事移剌道對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弛慢也。”罷朝，御批送尚書省曰：“凡法寺斷重輕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決，豈敢有違。但以卿等所見不一，至於再三批送，其議定奏者書奏牘亦不下旬

的幸事了。因爲貧窮而去作盜賊，那是不得已。三品的官吏因貪贓而死，是够愚蠢的了。他的兒子們應該取消做官資格”。在此之前，下令今後被除名的人的子孫有在做官的都要奏請裁決。

十三年，皇上下令立春以後、立秋以前，及重大祭祀，每月初一和十五，上弦、下弦，二十四節氣之日，雨天還未晴，天黑還未亮，休假并且禁止屠宰的日子，都不許執行死刑，衹有對强盜的處決則不須等待秋後。

十五年，皇帝下令有關部門説：“我考慮到人命至關重要，而按照法令竊盜贓物滿五十貫的就判處死刑，今後可命令滿八十貫的纔判處死刑。”

十七年，上奏陳述事情的人請求設立提刑司，來糾察各路刑罰的失誤。尚書省討論後，認爲這樣做時間久了會產生弊病。皇上於是命令距離京城幾千里外含冤上訴的，將他們的案件集中起來，等待選派官吏前去審問。

當時濟南尹梁肅向皇上建議，判處徒刑的應當免除杖刑。朝廷以爲現今的法律已比古時爲輕，這樣做恐怕助長壞人壞事，没有采納。

皇上曾經告訴宰相説，朝廷每年兩次派遣審録官，本意是爲百姓審理長期滯留的冤案的，但所派遣的官吏大多不盡心，衹是一紙空文罷了。審録官不止是審問重刑，凡是訴訟案件，都應當查實是非曲直，囚犯不應該監禁的就應當釋放，官吏犯罪的，就立即將罪狀報來，失於糾察的要嚴加懲處，不允許用財物贖罪。

又因監察御史考查東北路官吏，隨便接受訴訟案件，認爲是不稱職，鞭打五十。

又對宰相説：“近來聽説大理寺斷案，即使没有懷疑的，也要經過十天一月，是什麽原因呢？”參知政事移剌道回答説：“法律規定，判決死刑不得超過七天，徒刑五天，杖刑三天。”皇上説：“法律有期限規定，而隨便違反，這是拖沓怠慢的表現。”散朝以後，親自批文送尚書省説：“凡是大理寺判決重罪輕罪各有規定的期限，法官衹要違犯都堅决判決，怎敢違反。但因爲你們意見不一致，以至於再三批送，甚至經審議決

日，以致事多滯留，自今當勿復爾。”又曰：“故廣寧尹高楨爲政尚猛，雖小過，有杖而殺之者。即罪至於死而情或可恕，猶當念之，况其小過者乎。人之性命安可輕哉。”

定要上奏的書寫奏章也不下十天，以致事情常常耽擱，今後不應當再這樣了。”又說：“前廣寧尹高楨治理地方主張嚴厲，雖是小過失，也有杖責致死的。即使罪重應當處死而情理可原，還應當考慮從寬處理，何况是小的過失呢。人的性命怎麼可以輕視呢。”

上以正隆《續降制書》多任己意，傷於苛察。而與皇統之《制》并用，是非淆亂，莫知適從，奸吏因得上下其手。遂置局，命大理卿移剌慥總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乃以皇統、正隆之《制》及大定《軍前權宜條理》、後《續行條理》，倫其輕重，删繁正失。《制》有闕者以律文足之。制、律俱闕及疑而不能决者，則取旨畫定。《軍前權宜條理》内有可以常行者亦爲定法，餘未應者亦别爲一部存之。參以近所定徒杖减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條，分爲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條》爲名，詔頒行焉。

皇上認爲正隆《續降制書》很多是憑個人的意思制定的，有苛刻瑣細的毛病。而與皇統的《制書》同時使用，是非混亂，人民無所適從，奸猾的官吏因此可以隨意作弊。於是設立一個局，命大理卿移剌慥統率朝廷内外通曉法律的人共同審查改正。於是以皇統、正隆的《制書》及大定《軍前權宜條理》、後來的《續行條理》爲準，權衡輕重，删去繁瑣，改正失誤。《制書》中有遺漏的就用《唐律》補充，《制書》和法律條文都没有以及疑難而不能斷定的，就奏告皇上取得旨意擬定條文。《軍前權宜條理》内有可以長期使用的也作爲固定的法律，其餘不能常行的就另作一部保存起來。參考新近所制定的徒刑杖刑减半的法律，共校定一千一百九十條，分爲十二卷，題名《大定重修制條》，下詔公布施行。

二十年，上見有蹂踐禾稼者，謂宰相曰：“今後有踐民田者杖六十，盗人穀者杖八十，并償其直。”

二十年，皇上看到有踐踏莊稼的人，對宰相説：“今後有踐踏民田的杖六十，偷盗别人稻穀的杖八十，并且賠償損失。”

二十一年，尚書省奏鞏州民馬俊妻安姐與管卓奸，俊以斧擊殺之，罪當死。上曰：“可减死一等，以戒敗風俗者。”

二十一年，尚書省奏鞏州百姓馬俊的妻子安姐與管卓通奸，馬俊用斧頭將她打死。按照法律應當處死。皇上説：“可比死刑减一等，以警戒敗壞風俗的人。”

二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凡尚書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斷便可聞奏。如烏古論公説事，近取觀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斷，再送司直披詳，又送闔寺參詳，反覆三次，妄生情見，不得結絶。朕以國政不宜滯留，昨雖灸艾六百炷，未嘗一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次送寺，闔寺披詳，苟有情見即具以聞，毋使滯留也。”

二十二年，皇上對宰相説：“所有尚書省送大理寺的案件，一經判定就可向我呈報，如烏古論公説的案件，最近拿來審問，最初送大理寺按照法律裁决，再送司直審閲，又送大理寺審查，反復三次，法官隨意提出不同意見，以致不能結案。我因爲國家的政事不應該耽擱，昨天雖因病燒艾許多次，但并没有一天不坐朝理事，爲的是使你們知道要勤於政務。今後祇需一次送大理寺，由大理寺審閲，如果根據情理對判决有不同意見，立即報我知道，不要造成滯留。”

二十三年，尚書省奏，益都民范

二十三年，尚書省奏，益都百姓范德年紀七

德年七十六，爲劉祐毆殺。祐法當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餘，家無侍丁，上請。上曰："范德與祐父母年相若，自當如父母相待，至毆殺之，難議末減，其論如法。"

十六歲，被劉祐毆打致死。劉祐依法應當處死，但因劉祐的父母年紀都是七十多歲了，劉祐死後，家中更無成年男子奉養，奏上請求裁定。皇上說："范德與劉祐父母的年紀相差不多，劉祐自然應當像對待自己的父母一樣對待他，却將他毆打致死，很難重議減刑，應依法處理。"

尚書省奏招討司官及禿里乞取本部財物制，上曰："遠人止可矜恤，若進貢不闕，更以兵邀之，强取財物，與盜何異？且或因而生事，何可不懲？"又曰："朕所行《制條》，皆臣下所奏行者，天下事多，人力有限，豈能一一盡之。必因一事奏聞，方知有所窒礙，隨即更定。今有聖旨、《條理》，復有《制條》，是使奸吏得以輕重也。"

尚書省奏招討司官及禿里强迫收取本部財物應予制裁，皇上說："遠方的人衹可憐憫，如果向朝廷進貢的東西不缺少，還用士兵去威脅他們，强迫收取財物，這與盜賊有什麼區別？而且還可能因此而引起亂子，怎麼可以不禁止？"又說："我所頒行的《制條》，都是臣下所奏請實行的，天下事情很多，而人力又很有限，怎能想得很周到。必須因爲某一件事向我報告，纔知道有行不通的地方，隨即改正。現在有聖旨、《條理》，又有《制條》，這樣使奸邪的官吏能够受到輕重不同的制裁。"

大興府民趙無事帶酒亂言，父千捕告，法當死。上曰："爲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難。可特減死一等。"

大興府百姓趙無事因喝醉酒說了造反作亂的話，他的父親趙千將他捉住告官，依法當判死刑。皇上說："當父親的不可憐自己的兒子而將他捉來報官，他這樣的正直，是一般人難以辦到的。可特惠比死刑減輕一等論罪。"

武器署丞奕、直長骨赧坐受草畔子財，奕杖八十，骨赧笞二十，監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糾察罰俸一月。上曰："監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發，何以監察爲？"

武器署丞奕、直長骨赧因收受草畔子財，奕被杖責八十，骨赧被杖責二十，監察御史梁襄等因失於糾察被停發一個月薪俸。皇上說："監察御史是君主的耳目。事情由我發覺，何必要監察御史呢？"

上以法寺斷獄，以漢字譯女直字，會法又復各出情見，妄生穿鑿，徒致稽緩，遂詔罷情見。

皇上因爲大理寺斷案，用漢文翻譯女真文，會審時又各自根據情理提出不同意見，隨便穿鑿附會，徒然使事情拖延，於是下令取消法官根據情理對判決提出不同意見。

二十五年二月，上以婦人在囚，輸作不便，而杖不分决，與殺無異，遂命免死輸作者，决杖二百而免輸作，以臀、背分决。

二十五年二月，皇上因爲婦女在監獄，送去服勞役很不方便，而杖刑衹杖背部不杖臀部，與將她殺死沒有兩樣，於是命令凡免去死刑而送去服勞役的，可判處杖責二百而免去服勞役，以臀部、背部分別執行。

時后族有犯罪者，尚書省引"八議"奏，上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親者犯而從減，是使之恃此

當時皇后的族人有犯罪的，尚書省引用古代八種人可以減免刑罰的"八議"制度上奏，皇上說："法律是爲天下人主持公道的工具，如果親

而橫恣也。昔漢文誅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時，后族濟州節度使烏林達鈔兀嘗犯大辟，朕未嘗宥。今乃宥之，是開後世輕重出入之門也。”宰臣曰：“古所以議親，尊天子，别庶人也。”上曰：“外家自異於宗室，漢外戚權太重，至移國祚，朕所以不令諸王、公主有權也。夫有功於國，議勛可也。至若議賢，既曰賢矣，肯犯法乎？脱或緣坐，則固當減請也。”

人犯法就從輕處理，是使他們有所仗恃而横行霸道了。從前漢文帝殺外戚薄昭，很有可取的地方。前二十年時，皇后的族人濟州節度使烏林達鈔兀犯了殺頭的罪，我没有赦免他，現在竟然赦免皇后族人，是打開今後執行法律隨意輕重的大門了。”宰相説：“古代之所以給皇親減刑免刑，是爲了尊崇天子，使與平民有所區别。”皇上説：“后妃的娘家自然不同於君主的宗室，漢朝外戚權力太重，以至亡國，這就是我不讓諸王、公主有權的原因。如果對國家有功，根據功勛減免刑罰是可以的，至於因爲有德行而從輕處罰，既是有德行，肯犯法嗎？如果是受牽連而得罪，那自然應當從輕處理。”

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親、及與皇家無服者、及賢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議。上謂宰臣曰：“法有倫而不倫者，其改定之。”

二十六年，於是經奏請規定，太子妃服喪期九個月以上的親人、及與皇家没有服制的、及有德行而犯私罪的都不能引用“八議”從寬處理。皇上對宰相説：“法律有類似的規定而不比照處理的，加以改定。”

監察御史陶鈞以携妓游北苑，歌飲池島間，迫近殿廷，提控官石玠聞而發之。鈞令其友閻恕屬玠得緩。既而事覺，法司奏，當徒二年半。詔以鈞耳目之官，携妓入禁苑，無上下之分，杖六十，玠、恕皆坐之。

監察御史陶鈞因爲携帶妓女游覽北苑，在池中島嶼間歌唱飲酒，迫近宫殿，提控官石玠知道後揭發了他。陶鈞命令他的朋友閻恕向石玠説情使事情得以延緩。不久事情發覺，司法機關上奏，應當判處二年半徒刑。皇上下令認爲陶鈞是君主的耳目之官，携帶妓女進入皇家的園林，没有上下身份的區别，杖責六十，石玠、閻恕都受牽連。

二十八年，上以《制條》拘於舊律，間有難解之詞，命删修明白，使人皆曉之。

二十八年，皇上因爲《制條》被以前的法律所拘束，間或還有難懂的詞語，命令删改修定明白，使人人都懂得。

舊禁民不得收《制書》，恐滋告訐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言事者乞許民藏之。平章張汝霖曰：“昔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者，蓋不欲預使民測其輕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曉然知之，猶江、河之易避而難犯，足以輔治，不禁爲便。”以衆議多不欲，詔姑令仍舊禁之。

以前禁止民間收存《制書》，恐怕滋長相互告發的弊病，章宗大定二十九年，陳奏事情的人請求允許民間收藏《制書》。平章政事張汝霖説：“從前鄭國子產鑄造刑書，叔向譏諷他，是因爲不願使人民預先知道法律的輕重。現在修著不能更改的法典，使百姓清楚地知道，就像長江、黄河容易躲避而不能冒犯一樣，對治理國家很有幫助，以不禁爲好。”由於很多人的意見都不願這樣做，皇上下令暫時仍舊禁止民間收藏《制書》。

明昌元年，上問宰臣曰："今何不專用律文?"平章政事張汝霖曰："前代律與令各有分，其有犯令，以律决之。今國家制、律混淆，固當分也。"遂置詳定所，命審定律、令。

明昌元年，皇上問宰相："現在爲什麽不專用法律條文?"平章政事張汝霖回答說："前朝法律與制令各有區别，有違反制令的，用法律裁决。現在國家的制令與法律混淆，自然應當區别。"於是設立詳定所，命令審定法律與制令。

承安二年，制軍前受財法，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

承安二年，制定軍隊内貪污受賄的法律，受財一貫以下，處徒刑二年，受財一貫以上處徒刑三年，十貫處死。

符寶典書北京奴盗符寶局金牌，伏誅，仍除屬籍。按虎、阿虎帶失覺察，各杖七十。

符寶典書北京奴偷盗符寶局金牌，被判處死刑，并在宗室簿中除名。按虎、阿虎帶失於察覺，各杖責七十。

泰和二年，御史臺奏："監察御史史肅言，《大定條理》：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娶良人女爲妻者，并準已娶爲定，若夫亡，拘放從其主。離夫摘賣者令本主收贖，依舊與夫同聚。放良從良者即聽贖换，如未贖换間與夫所生男女并聽爲良。而《泰和新格》復以夫亡服除準良人例，離夫摘賣及放夫爲良者，并聽爲良。若未出離再配與奴，或雜奸所生男女并許爲良。如此不同，皆編格官妄爲增减，以致隨處訴訟紛擾，是涉違枉。"敕付所司正之。

泰和二年，御史臺奏："監察御史史肅説，按《大定條理》，在大定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隸娶自由民之女爲妻子的，承認他們的夫妻關係，如果丈夫死亡，拘留釋放由主人决定。與夫離婚被摘賣的命令主人贖回，依舊與丈夫一起居住。放良從良的允許用財物贖身，在没有贖身期間與丈夫所生的子女都允許成爲自由民。而《泰和新格》又規定丈夫死亡服制滿期的以自由民對待，與夫離婚被摘賣及丈夫被釋放爲自由民的都允許作爲自由民。如果没有離婚再配給奴隸的，或與多人通奸所生的子女都允許爲自由民。兩處的規定這樣不同，都是由於編定條文的官吏隨意增減，以致到處訴訟紛擾，這是違反和曲解法律。"皇上命令交付有關部門加以改正。

初，詔凡條格入制文内者，分爲别卷。復詔制與律文輕重不同，及律所無者，各校定以聞。如禁屠宰之類，當著于令也，慎之勿忽，律令一定，不可更矣。

起初，下令凡是入制文内的條格，分成另外的卷。又下令制文與法律條文輕重不同，及法律所没有的，全部核定後向皇上呈報。如禁止屠宰之類，應當編寫在令上，要謹慎對待，不要疏忽大意，律和令一經制定，就不能更改了。

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孫鐸先以詳定所校《名例篇》進，既而諸篇皆成，復命中都路轉運使王寂、大理卿董師中等重校之。

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孫鐸首先將詳定所審定的《名例篇》呈進，接着其他各篇相繼完成，又命令中都路轉運使王寂、大理卿董師中等重加審定。

四年七月，上以諸路枷杖多不如法，平章政事守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刑兩月一巡察，必不敢違法也。"

四年七月，皇上以各路的枷和刑杖大多不合規定，平章政事守貞説："枷和刑杖的尺寸都有規定，如派提刑官吏兩月一巡察，下面的人一定不敢違法了。"

五年正月，復令鈎校制、律，即

五年正月，又下令考核校正制文和法律條

付詳定所。時詳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爲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異於律。既定復與舊同頒，則使人惑而易奸矣。臣等謂，用今制條，參酌時宜，準律文修定，歷采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著爲常法，名曰《明昌律義》。別編榷貨、邊部、權宜等事，集爲《敕條》。"宰臣謂："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後頒行。若律科舉人，則止習舊律。"遂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御史中丞董師中、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小字牙哥。提點司天臺張嗣、翰林修撰完顔撒剌、刑部員外郎李庭義、大理丞麻安上爲校定官，大理卿閻公貞、户部侍郎李敬義、工部郎中賈鉉爲覆定官，重修新律焉。

文，立即交付詳定所。當時詳定官說："若依重修制文爲榜樣，那麽條目的增加減少，罪名的輕重，都要和法律條文不同。既已重定又與原來的一同公布，那就使人懷疑而容易作奸犯科了。我們認爲，用現在的制條，斟酌時宜，以法律條文爲標準加以修正，采用以前各個朝代的適用於現在的刑書，來補充現在所缺少的，用《刑統》的疏文加以解釋，寫定作爲常用的法律，名叫《明昌律義》。另外編寫專賣、邊區、權宜等事，合起來成爲《敕條》。"宰相說："以前編制的令文還有的未編寫完成，等全部編定後再公布施行。至於參加律科考試的舉人就衹學習以前的法律。"於是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御史中丞董師中、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小字牙哥。提點司天臺張嗣、翰林修撰完顔撒剌、刑部員外郎李庭義、大理丞麻安上爲校定官，大理卿閻公貞、户部侍郎李敬義、工部郎中賈鉉爲覆定官，重新修定新的法律。

時奏獄而法官有獨出情見者，上曰："或言法官不當出情見，故論者紛紛不已。朕謂情見非出於法外，但折衷以從法爾。"平章守貞曰："是制自大定二十三年罷之。然律有起請諸條，是古亦許情見矣。"上曰："科條有限，而人情無窮，情見亦豈可無也。"

當時向皇上呈報刑事案件，法官有獨自從情理提出不同意見的，皇上說："有人說法官不應該根據情理提出自已的意見，所以人們議論紛紛，没完没了。我認爲法官根據情理提出不同意見并非超出於法律之外，衹是加以折衷來適合法律罷了。"平章守貞說："這一制度自大定二十三年起就取消了。但是宋律有起請及許多條款，可見古來也允許根據情理提出不同意見。"皇上說："法律的科條有限，而人情是各種各樣的，怎麽可以不允許法官根據人情事理提出不同意見呢。"

明昌五年，尚書省奏："在制，《名例》内徒年之律，無决杖之文便不用杖。緣先謂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决杖，而徒三年以下難復不用。婦人比之男子雖差輕，亦當例減。"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婦人犯者并决五十，著于《敕條》。

明昌五年，尚書省奏："根據制條，《名例》内有關徒刑年限的律條，没有處以杖刑條文的便不用杖責。這是因爲起先認爲流刑現在已不適宜，并且替代流刑而服勞役四年以上的都處以杖刑，而被判三年以下徒刑的也很難不再用杖刑。婦人比男子判刑雖然稍輕，但也應該援例減少。"於是規定判徒刑二年以下的杖責六十，二年以上的杖責七十，婦人犯徒刑的一律杖責五十，寫在《敕條》裏面。

承安三年，敕尚書省，自今特旨事，如律令程式者，始可送部。自餘

承安三年，命令尚書省，今後特別下詔處理的事，像律令程式那樣的文件，纔可送交有關各

創行之事，但召部官赴省議之。

四年四月，尚書省請再覆定令文，上因敕宰臣曰：“凡事理明白者轉奏可也。文牘多者恐難遍覽，其三推情疑以聞。”五月，上以法不適平，常行杖樣，多不能用。遂定分寸，鑄銅爲杖式，頒之天下。且曰：“若以笞杖太輕，恐情理有難恕者，訊杖可再議之。”

五年五月，刑部員外郎馬復言：“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銅杖式，輒用大杖，多致人死。”詔令按察司糾劾黜之。

先嘗令諸死囚及除名罪，所委官相去二百里外，并犯徒以下逮及二十人以上者，并令其官就讞之。刑部員外郎完顏綱言：“自是制行，如上京最近之地往還不下三、二千里，如北京留守司亦動經數月，愈致稽留，未便。”詔復從舊，令委官追取鞫之。

十二月，翰林修撰楊庭秀言：“州縣官往往以權勢自居，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加審。但使譯人往來傳詞，罪之輕重，成於其口，貨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上遂命定立條約，違者按察司糾之。且謂宰臣曰：“長貳官委幕職及司吏推問獄囚，命申御史臺聞奏之制，當復舉行也。”又命編前後條制，書之于册，以備將來考驗。

泰和元年正月，尚書省奏，以見行銅杖式輕細，奸宄不畏，遂命有司量所犯用大杖，且禁不得過五分。

十二月，所修律成，凡十有二篇：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

部，其餘首次執行的事，衹召集各部官員到尚書省討論。

四年四月，尚書省請求再次復核審定令文，皇上因此對宰相説：“凡是事理明白的轉奏上來就可以了。文書多的恐怕難以看完，可反復推究情理可疑的地方，然後呈報上來。”五月，皇上認爲法律不够適當公平，常用的刑杖樣式，很多都不能用。於是規定分寸，鑄造銅杖作爲樣式頒布天下。并且説：“如果用荆條或竹板打太輕了，恐怕於情理是難於寬恕的，審訊用的杖可再行討論。”

五年五月，刑部員外郎馬復奏：“地方官吏崇尚苛刻，不遵照銅杖樣式，隨便使用大杖，常常將人打死。”皇上下令按察司糾察彈劾，將那些官吏罷免。

先前皇上曾經命令，死囚及除名罪，所委派的官吏相距二百里以外的，以及那些犯徒刑以下收捕達到二十人以上的案件，都命令所派的官吏前去審判。刑部員外郎完顏綱説：“自從這個制度實行以來，如上京最近的地方往返不下二三千里，如北京留守司也動輒需要幾個月，更加造成滯留，很不方便。”皇上下令還是照以前一樣，命令委派官吏到當地提審。

十二月，翰林修撰楊庭秀説：“州縣官往往以爲自己有權有勢，喜怒任由自己，審案的時候，很少認真審問，衹使翻譯人員往來傳話，罪的輕重，取决於翻譯人員的口，公開接受賄賂，含冤的人甚至有二三十年得不到糾正的。”皇上於是下令定立條約，違反的由按察司糾察。并且對宰相説：“長官副長官委派幕僚及下屬官吏審問囚犯，命令申報御史臺報告皇帝的制度，應當恢復執行。”又命令編前後條制，記載在書册上，以便將來考查檢驗。

泰和元年正月，尚書省奏，因爲現行銅杖的式樣既輕又細，做壞事的人并不畏懼，於是命令有關部門衡量犯罪的輕重而使用大杖，并且禁止大杖寬不得超過五分。

十二月，修撰的刑律完成，共有十二篇：一是《名例》，二是《衛禁》，三是《職制》，四是

《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盗》，八曰《鬭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爲七，削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略有所損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加以分其一爲二、分其一爲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爲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令》之下，曰《祠令》四十八條，《户令》六十六條，《學令》十一條，《選舉令》八十三條，《封爵令》九條，《封贈令》十條，《宫衛令》十條，《軍防令》二十五條，《儀制令》二十三條，《衣服令》十條，《公式令》五十八條，《禄令》十七條，《倉庫令》七條，《厩牧令》十二條，《田令》十七條，《賦役令》二十三條，《關市令》十三條，《捕亡令》二十條，《賞令》二十五條，《醫疾令》五條，《假寧令》十四條，《獄官令》百有六條，《雜令》四十九條，《釋道令》十條，《營繕令》十三條，《河防令》十一條，《服制令》十一條，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定《制勑》九十五條，《榷貨》八十五條，《蕃部》三十九條，曰《新定勑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以進，詔以明年五月頒行之。

《户婚》，五是《厩庫》，六是《擅興》，七是《賊盗》，八是《鬭訟》，九是《詐僞》，十是《雜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斷獄》。實際上就是《唐律》，衹是贖罪的銅要全部加倍，徒刑從四年、五年增加爲七年，删去不合時宜的四十七條，增加現時使用的制條一百四十九條，沿襲舊條而稍微有所增減的共二百八十二條，其餘一百二十六條都依從舊有的；再加上一條分爲二條、一條分爲四條的共六條，總共五百六十三條，成爲三十卷，附有注釋以説明其中涉及的事，作疏義以解釋其中有疑問的地方，名叫《泰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令》以下，是《祠令》四十八條，《户令》六十六條，《學令》十一條，《選舉令》八十三條，《封爵令》九條，《封贈令》十條，《宫衛令》十條，《軍防令》二十五條，《儀制令》二十三條，《衣服令》十條，《公式令》五十八條，《禄令》十七條，《倉庫令》七條，《厩牧令》十二條，《田令》十七條，《賦役令》二十三條，《關市令》十三條，《捕亡令》二十條，《賞令》二十五條，《醫疾令》五條，《假寧令》十四條，《獄官令》一百零六條，《雜令》四十九條，《釋道令》十條，《營繕令》十三條，《河防令》十一條，《服制令》十一條，附以有年月的制令，叫做《律令》，共二十卷。又制定《制勑》九十五條，《榷貨》八十五條，《蕃部》三十九條，叫做《新定勑條》，共三卷。此外又有《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完顔襄將以上律、令敕條和格式進呈，皇上下詔明年五月頒布實行。

貞祐三年，上謂宰臣，自今監察官犯罪，其事關軍國利害者，并笞决之。

貞祐三年，皇上對宰相説，今後監察官犯罪，事情關係到軍隊國家利益的，都處以笞刑。

貞祐四年，詔"凡監察失糾劾者，從本法論。外使入國私通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

貞祐四年，下詔"凡是監察官失於糾察彈劾的，都按照本法論處。外國使臣進入我國刺探我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進出親王、公

王、公主、宰執家，災傷乏食有司檢核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考試舉人而防閑不嚴，其罰并决。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治罪，論贖，餘止坐，專差任滿日議定。若任内曾以漏察被决，依格雖爲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

主、宰相家，因受災缺食有關官吏檢查審核不實以致傷害人命的，轉運軍事物資而偷運私人東西的，科舉考試防止舞弊不嚴格的，都判决處罰。京城的監察人員犯失察罪兩次的，御史臺官比照監察官減一等治罪，允許贖罪，其他人衹判處罰但不准贖罪，專門派遣的監察人員任期屆滿時再議定。如果任期内曾經由於失於糾察而受過處分，按照格的規定雖然是稱職的，但也衹能以一般人員對待，政績平常則要受到降職處分”。

興定元年八月，上謂宰臣曰：“律有八議，今言者或謂應議之人即當減等，何如?”宰臣對曰：“凡議者先條所坐及應議之狀以請，必議定然後奏裁也。”上然之，曰：“若不論輕重而輒減之，則貴戚皆將恃此以虐民，民何以堪。”

興定元年八月，皇上對宰相說：“法律有八議的規定，現在有的人提出意見說凡是應議的人就應當減刑，你們認爲怎樣?”宰相回答說：“凡是要議的人將所犯罪行及應減刑的理由條列呈報上來，必須經過議定然後再奏請皇上裁决。”皇上同意，說：“如果不論罪的輕重就隨便減刑，那麽皇親國戚都將有所仗恃而虐待百姓，百姓如何能忍受?”

金史卷四十六

志第二十七

食貨(一)

户口　通檢推排

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爲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三王能爲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唯善養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適飢飽之宜，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

國家有稱爲食貨的財政經濟，就像人有飲食。人没有飲食不能生存，國家没有食貨不能建立。然而燧人、庖犧能够創造飲食的方法來教育人類，却不能使人類没有飲食的疾病；三王能够制定食貨的政策來傳給後世，却不能使後世没有食貨的弊端。惟有善於養生的人似乎不想吃東西，而飲食自然不缺乏，所以能够飢飽適度，可以少疾病而獲長壽；善於使國家富裕的人本來不從事經營謀利，但財政自然不短缺，所以能够按多寡進行調節，可以少弊病而獲長治久安。

金於食貨，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減遼租税，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略，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爲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忘之。章宗彌文熠興，邊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污池數罟，往往而然。考其立國以來，所謂食貨之法，犖犖大者曰租税、銅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

金代對於食貨，立法周密，取之於民也慎重。太祖剛建國時，減免遼時租税，謀慮很深遠。熙宗、海陵之世，風氣開始一天天改變，加以致力於拓展疆土，君臣們講求財政制度，迫切地把它作爲當務之急。即使如世宗這樣的賢君，又有哪一天打消過蓄財的念頭。章宗時繁文縟禮的風氣盛行，而用於邊防的費用也很多，食貨的講求不能不急迫。宣宗南遷，國土一天比一天緊縮，於是加緊搜刮，就像用細密的網在小池塘中網魚，分毫也不放過，往往是這樣。考察金代立國以來，所謂食貨的法度，大的方面有租税、銅錢、交鈔三種罷了。三種制度多次改變，却多次陷入困境。

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

官田徵收的叫租，私田徵收的叫税。租、税之外，計算百姓的田園、屋舍、車馬、牛羊、種植的數量，以及收藏錢幣的多少，徵收的錢稱物

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猛安謀克户又有所謂牛頭税者，宰臣有納此税，庭陛間諮及其增減，則州縣徵求於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爲户有數等，有課役户、不課役户、本户、雜户、正户、監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爲通檢，又爲推排。凡户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

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即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絶告誡。嘗自計其國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侵，又遽不足，竟莫詰其故焉。

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豫廢，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銅禁甚至，銅不給用，漸興窑冶。凡産銅地脉，遣吏境内訪察無遺，且及外界，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而鬻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爲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

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斂散無方，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許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

力。物力錢的徵收，上自公卿大夫，下到平民百姓，没人能幸免。近臣出使外國，回來後一定要增收物力錢，原因是他們接受了饋贈。猛安謀克户又有所謂牛頭税的，宰臣中有交納這種税的，皇帝在朝廷中問到這種税收的增減情況，則州縣向小民百姓徵收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舊有物力錢之外又有鋪馬、軍需、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繁瑣細碎，不能盡述。金代的民户區分爲幾等，有課役户、不課役户、本户、雜户、正户、監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有關官府當初每三年登記一次户口，後來改爲普查，又進行評定。凡是户口隸屬州縣的，與户口隸屬猛安謀克的，交納租税錢物的多少又各不一樣。

法令最初推行，惟恐不周密，而言事的人説它危害百姓，就命令停止施行。停止施行不久，算賬的人報告財政匱乏，又馬上施行。停止施行想方便百姓，而百姓并未被施加恩惠；推行法令想使財政豐足，而財政并未增多。一時間君臣們不斷用節約開支的話相互告誡。曾經自己計算他們的國家財政，數量也還巨大，似乎足够開支多年，但郡縣稍微遇到荒年，又忽然不够用，竟没能查明其中的緣故。

至於銅錢、交鈔的弊端，還有更爲嚴重的。最初使用遼、宋原來的貨幣，即使是劉豫政權鑄造的，劉豫被廢黜後，也兼而用之。正隆以後，開始討論鑄造錢幣的問題，民間銅禁很嚴密，銅材不够用，漸次進行設窑冶煉。凡是産銅的地方，派遣官吏在境内訪察無遺，并且遠到境外，而民間日用不可缺少的銅器，都由官府製造出售。因而官府極其煩擾，民間極其受害，於是准許民間冶煉銅材製造器具，而官府爲他們規定價錢出售，這是銅法的變化。

至於錢法的變化，則鑄造地不多，聚散不得法，就已經被阻塞不流通。當初擔心官庫積壓過多，錢不能流通到百姓手中，於是頒布法令廣爲散發。繼而又怕百姓收藏錢幣過多，於是規定收藏的限額，開啓告發的途徑，對違法的人處以重罰，也始終不能禁止。州縣錢幣缺乏，民間自行

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絶，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救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銀并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汔無定制，而金祚訖矣。

鑄造，而私鑄的錢幣質量極爲低劣。於是用官錢五百交换私錢一千，這種辦法更不高明。直到改鑄大錢，標準加重，千方百計使它流通，始終不能奏效。用鐵錢作爲輔助，但鐵錢不能使用，用交鈔進行變通，而錢重鈔輕，相差太大，物價飛漲，交鈔最終不能流通使用。暫且使用銀貨，銀錢的弊病又滋生，補救又没有什麽良策，於是停止使用銅錢，專用交鈔及銀貨，然而這兩種貨幣的弊端比銅錢還嚴重。對官府來説利於使用大鈔，而大鈔支出的多，百姓就更看不起它。對私人來説利於得到小鈔，而小鈔收入國庫的多，對國家也没有什麽好處。於是，禁令官府不得使用大鈔，後來又怕百姓用銀貨而不用交鈔，則又責令百姓用交鈔交納官税，來顯示一定得使用交鈔。先製造二十貫至一百貫的規格，後來又製造二百貫至一千貫的規格，先後輕重不同，百姓更加迷惑糊塗。到了不得已時，就限定年數，限定地方，公私接收與交納都限定比例，因此百姓疑惑更深。這中間，變交鈔爲寶券，寶券發行不久又印造通寶，參照銀錢并行使用。通寶發行不久又印造寶泉，寶泉發行不久又織綾印鈔，名叫珍貨。珍貨發行不久又印造寶會，似乎没能形成一種固定的錢法，金朝的國運就結束了。

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爲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闌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爲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爲相，議至榷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敕，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户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盗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

縱觀自古以來錢財聚斂而百姓離散，以至於亡國，像商紂王聚財於鹿臺、積粟於鉅橋這類情况，不值得贅述。其國家滅亡，財政匱乏，比比皆是，而國家財政的緊張，没有像金末那樣嚴重的。金代的施政，常常有體恤百姓之心，却不能够廢除苛徵的法令，空有蓄財的虚名，却不能收到使國家富裕的實際效果。到它亡國的時候，搜刮粟米、强行買糧，一切搜刮的苛政無不實行。增加幾倍的賦税，預借幾年的賦税，或者想得到鈔錢就預先賣掉下一年的差役。高琪作宰相時，討論到油類專賣的問題。納入冗濫的官吏，往往出售空名委任狀，有的甚至想給以五品正班的官位。僧人與道士交納粟米，從出售度牒開始，最後至於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也根據交納錢財的多少而出售。甚至守喪人通過出資求官，身爲官奴的監户通過出資得爲良民，進士出身的人

不茈，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斁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

可買到及第資格。更嚴重的是叛臣大盜的投效歸順，没有錢財來用作賞賜激勵，就動不動用王爵來堅定他們的心志，如果給重爵還不歸順，就賜給他們國姓。名實混淆，法度敗壞，都無暇考慮，要想國家不亂，辦得到嗎！

迨夫宋絶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雨無補，三軍僨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爲之掩卷而興慨也。《傳》曰："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

直至宋朝停止交納歲幣而不同意媾和，金貪圖宋淮南的積蓄，策劃用武力奪取，致使樞密府的武士騎兵消耗在南征之中。訛可、時全的出兵，最初想獲得糧食，後來却一點也没有收獲，三軍將士倒斃死亡，我大元軍壓境，金的兵力財力都困乏，没有任何抵抗力量。所以爲金朝的食貨作志的人，不能不爲它掩卷興嘆。《左傳》中記載："制定寬鬆的政策，尚且有貪婪的弊病。制定貪婪的政策，弊病不知要達到哪種程度。"

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使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産，仿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内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由是歟。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救其弊，秖益甚焉耳。

金朝興起於東海，他們的風俗純樸，可以與他們回到遠古。剛進入中原時，兵威所到的地方，百姓多流亡，土地多閑置，遺留下來的百姓恐懼不安，女真人什麼東西得不到。假如在這個時候，即使不能恢復井田溝洫之制，如果實行唐代的永業田、口分田制度來限制百姓的産業，仿效唐代租庸調制度來滿足國家財政，怎麼至於百年之内經略謀劃雜亂，和金代存在的時間相始終呢？金朝的弊病在於追求短時的利益，沿襲久已敗壞的措施。到金朝中期，鄙棄遼儉樸的風俗，承襲宋朝繁縟的典制；吸取宋朝寬緩柔弱的教訓，發展遼朝嚴厲苛刻的政治，這是拋棄了兩朝的長處，而把二者的缺點都吸收了。繁文縟節的習氣占了上風必至傷財，過分嚴厲必至於害民，整個金代，國家財政易於短缺，人心易於離散，怎麼不是由於這個原因呢。制定法令在開始時不慎重，而通過變法來補救它的弊端，秖能使弊端更爲嚴重。

其他鹽策、酒麯、常平、和糴、茶税、征商、榷場等法，大概多宋舊人之所建明，息耗無定，變易靡恒，視錢鈔何異。田制、水利、區田之目，或驟行隨輟，或屢試無效，或熟議未行，咸著于篇，以備一代之制云。

其他的鹽策、酒麯、常平、和糴、茶税、徵商、榷場等辦法，大概多爲宋朝舊人所制定，增長損耗不定，變更改易無常，與錢鈔法相比没有兩樣。田制、水利、區田的名目，有的急於推行，隨即廢除，有的多次試行，没有奏效，有的反復討論却没有實施，這些都寫在書中，用來完備金代的典章制度。

户口

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爲黄，十五以下爲小，十六爲中，十七爲丁，六十爲老，無夫爲寡妻妾，諸篤廢疾不爲丁。户主推其長充，内有物力者爲課役户，無者爲不課役户。

金代的制度規定，男女二歲以下爲黄，十五歲以下爲小，十六歲爲中，十七歲爲丁，六十歲爲老，没有丈夫的稱爲寡妻妾，那些嚴重殘疾的人不算丁。推舉年高德重的人爲户長，其中有負擔賦役能力的爲課役户，没有的爲不課役户。

令民以五家爲保。泰和六年，上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奸細、盗賊者連坐。宰臣謂舊以五家爲保，恐人易爲計構而難覺察，遂令從唐制，五家爲鄰、五鄰爲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户衆寡爲鄉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顧錢，募强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嘗欲罷坊、里正，復以主首遠，入城應代，妨農不便，乃以有物力謹願者二年一更代。

命令百姓每五家爲一保。泰和六年，皇上鑒於以前制定的保伍法，有關部門不認真執行，於是命令百姓結爲保，有藏匿奸細、盗賊的要株連治罪。宰臣説過去以五家爲一保，怕人們容易製造陰謀陷害别人而難以覺察，於是命令依照唐代的制度，五家爲一鄰，五鄰爲一保，互相監督。京府各州縣城郊則設置坊正，村社則按照户口多少爲各鄉設置里正，來查驗户口，督促民户納税服役，勉勵農户耕作、栽桑養蠶。三百户以上的村社則設置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的三人，五十户以上的二人，五十户以下的一人，來協助里正制止、查驗違法活動。又設置壯丁，來協助主首巡邏和預防盗賊。猛安謀克部的村寨，五十户以上的設置寨使一人，職責與主首相同。寺觀則設置綱首。所有的坊正、里正，按他們所在地的户數選出十分之三的富民，由富民平均出雇錢，然後招募强幹有擔保的人充當，每個坊正、里正收受錢不得超過一百貫，任事時間不能超過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曾想廢除坊正、里正，後又考慮到主首遠離城鎮，入城替代應差妨礙農作，於事不利，因而用有物力并誠實的人充當，每兩年替换一次。

凡户口計帳，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縣以里正、主首，猛安謀克則以寨使，詣編户家責手實，具男女老幼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實數報縣，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内達上司，無遠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

大凡户口登記，每三年進行一次。從正月初開始，州縣派里正、主首，猛安謀克則派寨使，到在編人户家中索取登計簿，上面開列了男女老少的年齡姓名，新出生的增入，死去的除名。正月二十日把實際數字報送縣上，二月二十日報送州上，在十天内送到上級機關，無論遠近都要在四月二十日送到户部進呈尚書省。

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户。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爲良者，止隸本部爲正户。凡没入官良人，隸宫籍監爲監户，没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爲官户。

凡是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户。猛安謀克的奴婢被放免爲良民的，衹隸屬於本部落作爲正式户口。凡是籍没入官的良民，隸屬於宫籍監的爲監户，籍没入官的奴婢，隸屬於太府監的爲官户。

當收國二年時，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貧民多依權右爲苟安，多隱蔽爲奴婢者，太祖下詔曰："此以歲凶民飢，多附豪族，因陷爲奴隸。及有犯法，徵償莫辦，折身爲奴。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過期則以爲奴者。并聽以兩人贖一爲良，元約以一人贖者從便。"

在收國二年時，法制還没有確立，戰爭還没有結束，貧民百姓爲了苟且偷生，大多依附在權貴之家，隱蔽作奴婢，太祖下詔説："近年因爲年歲不好，百姓饑荒，很多人依附豪族，因而淪爲奴隸。以及有的人因爲犯了法，索取的賠償無力支付，而賣身爲奴。有的人私自約定贖回期限，用人作抵押，過期就把他們變爲奴隸。所有這些准許用兩人贖回一人爲良民，原來約定以一人贖回的聽便。"

天輔五年，以境土既拓，而舊部多瘠鹵，將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視其地。昱等苴其土以進，言可種植，遂摘諸猛安謀克中民户萬餘，使宗人婆盧火統之，屯種于泰州。婆盧火舊居阿注滸水，又作按出虎。至是遷焉。其居寧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四謀克，挈家屬耕具，徙于泰州，仍賜婆盧火耕牛五十。

天輔五年，由於境土已經擴張，而原先居住的地方多爲貧瘠之地，將要移徙女真人到泰州，於是派遣皇弟完顔昱及族子宗雄巡視這個地方。完顔昱等包上泰州的泥土進獻給皇帝，説可以種植糧食，於是挑選各猛安謀克中一萬多户百姓，派同宗族人婆盧火率領，到泰州居住生産。婆盧火以前居住在阿注滸水，又作按出虎水。到這時就遷徙了。那些居住在寧江州的，派拾得、查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四個謀克，携帶家屬和耕作工具，遷到泰州，并賜給婆盧火耕牛五十頭。

天輔六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爲内地，則移其民實之。又命耶律佛頂以兵護送諸降人于渾河路，以皇弟昂監之，命從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諸部族近西北二邊，且遼主未獲，恐陰相結誘，復命皇弟昂與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護送，處之嶺東，惟西京民安堵如故。且命昂鎮守上京路，既而，上聞昂已過上京，而降人復苦其侵擾多叛亡者，遂命孛堇出里底往戒諭之，比至，而諸部已叛去。又以猛安詳穩留住所領歸附之民還東京，命有司常撫慰，且貸一歲之糧，其親屬被虜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盡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於内地。

天輔六年，已經平定了山西各州，把上京作爲内地，遷徙百姓充實這個地方。又派遣耶律佛頂用軍隊護送各降附的人到渾河路，派皇弟完顔昂監督他們，命令他們隨便居住。七年，鑒於山西各部族接近西北兩面邊界，而且遼主尚未抓獲，恐怕這些人與遼主私下互相勾結，又派皇弟完顔昂與孛堇稍喝等用四千兵士護送，把他們安置在嶺東，衹有西京的百姓安居如故。將派遣完顔昂鎮守上京路，後來皇上聽説完顔昂已經過了上京，而降附的人苦於他的侵擾，很多叛逃而去，於是命令孛堇出里底前往告誡安撫他們，等到他抵達時，各部族已經叛離。又把猛安詳穩留住所統領的歸附之民遷回東京，命令有關部門時常撫慰，并且借給一年的糧食，讓他們與被擄掠的親屬團聚。天輔七年攻取燕京路，二月，將六州的大姓、富豪、工匠全部遷到内地。

太宗天會元年，以舊徙潤、隰等四州之民於瀋州之境，以新遷之户艱苦不能自存，詔曰："比聞民乏食至鬻子者，聽以丁力等者贖之。"又

太宗天會元年，把以前潤、隰等四州的百姓遷到瀋州境内，由於新遷的民户生活艱難不能生存，下詔説："近來聽説百姓缺糧以至於賣掉兒子，允許用年齡體力相當的人贖回。"又詔令

詔孛菫阿實賚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質其身者，命官爲贖。今聞尚有未復者，其悉閱贖之。"又命以官粟贖上京路新遷置寧江州户口貧而賣身者，六百餘人。二年，民有自鬻爲奴者，詔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内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權勢家不得買貧民爲奴，其脅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罪皆杖百。七年，詔兵興以來，良人被略爲驅者，聽其父母妻子贖之。

熙宗皇統四年詔陝西、蒲、解、汝、蔡等州歲飢，百姓流落典雇爲驅者，官以絹贖爲良，丁男三匹，婦人幼小二匹。

世宗大定二年，詔免二税户爲民。初，遼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税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故謂之二税户。遼亡，僧我匿其實，抑爲賤，有援左證以告者，有司各執以聞，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

十七年五月，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餘户，自陳皆長白山星顯、禪春河女直人，遼時簽爲獵户，移居於此，號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義兵之興，首詣軍降，仍居本部，今乞釐正"。詔從之。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户，規避物力，自賣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貧乏，詔定制禁之。又謂宰臣曰："猛安謀克人户，兄弟親屬若各隨所分土，與漢人錯居，每四五十户結爲保聚，農作時令相助濟，此亦勸相之道也。"二十一年六月，徙銀山側民於臨潢。又命避役之户舉家逃於他所者，元貫及所寓司縣官同罪，爲定制。

二十三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

孛菫阿實賚説："先皇帝曾因爲同姓之人過去有自賣爲奴以及用自己作抵押的，命令官府幫助贖回。現在聽説還有没有贖回的，要全部查找贖回。"又命令用官府的糧食贖回上京路新遷到寧江州由於貧困而賣身的六百多人。二年，對於自賣爲奴的百姓，下令用勞力相當的人替换。三年，下令禁止内外官及宗室不得私自役使百姓，有權有勢的人家不得買貧民爲奴，那些强迫買來的一人抵償十五人，欺騙買來的一人抵償二人，都判處杖刑一百。七年，詔令戰爭爆發以來，良民被擄掠爲奴的，准許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贖回。

熙宗皇統四年，詔令陝西、蒲、解、汝、蔡等州由於年歲饑荒，百姓流離失所而抵押爲奴的，官府用絹贖出爲良民，丁男三匹，婦女兒童二匹。

世宗大定二年，下詔赦免二税户爲普通百姓。從前，遼人特别信奉佛教，往往把許多良民賜給各寺院，平分他們的賦税，一半交納給官府，一半交納給寺院，所以稱他們爲二税户。遼滅亡後，僧侣往往隱瞞實情，降他們爲賤民，有人提供證據控告，有關部門各自將此事上奏，皇上本來瞭解這事，所以特意赦免他們。

十七年五月，尚書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多户，自稱都是長白山星顯、禪春河女真人，遼時被强徵爲獵户，移居到這裏，稱爲移典部，於是附屬於契丹籍。本朝興起義兵的時候，他們首先到軍中降附，仍然居住在本部，現在請求更正。"下詔同意。二十年，由於上京路女真人户，意圖躲避物力税，賣掉本家的奴婢，致使耕田的人少，因此而貧窮，皇上下詔制定法令禁止這種事。又對宰臣説："猛安謀克户，兄弟親屬如果各自隨着他們分得的土地，與漢人雜居，每四五十户組成一個居住點，農忙時節互相幫助，這也是激勵互助的辦法。"二十一年六月，遷徙銀山附近的百姓到臨潢。又命令全家逃到其他地方逃避力役的人户，原住地的和寓居地的長官同罪，作爲固定的制度。

二十三年，規定，女真奴婢如果得力，主人

得力，本主許令婚娉者，須取問房親及村老給據，方許娉於良人。是年八月，奏猛安謀克户口、墾地、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户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糺，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禄人一子、及農民避課役，爲僧道者。

准許婚配的，必須徵求同房親屬及村社長老意見并出給憑據，纔允許與良民婚配。這年八月，上奏猛安謀克户口、耕地、耕牛農具的數量。有二百零二個猛安，一千八百七十八個謀克，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户，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人，其中正式人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人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耕地一百六十九萬零三百八十頃多一點，耕牛農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件。在都城宗室將軍司中，有一百七十户，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人，其中正式人口九百八十二人，奴婢人口二萬七千八百零八人。耕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耕牛農具三百零四件。迭剌、唐古二部五糺，有五千五百八十五户，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人，其中正式人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人口一萬八千零八十一。耕地一萬六千零二十四頃十七畝，耕牛農具五千零六十六件。二十五年，命令宰臣禁止作官的人一子以及農民爲逃避賦役而爲和尚道士。

大定初，天下户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天下户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

大定初年，全國户數纔三百多萬，到大定二十七年，全國户數爲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人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零八十六。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税户爲良。省臣欲取公牒可憑者爲准，參知政事移剌履謂“憑驗真僞難明，凡契丹奴婢今後所生者悉爲良，見有者則不得典賣，如此則三十年後奴皆爲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當，令再議。省奏謂不拘括則訟終不絶，遂遣大興府治中烏古孫仲和、侍御史范楫分括北京路及中都路二税户，凡無憑驗，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檢而知之者，其税半輸官、半輸主，而有憑驗者悉放爲良。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密奏的人説，請求放免二税户爲良民。尚書省官員打算采用可資證明的官府文書作依據，參知政事移剌履建議説：“憑據真僞難辨，凡是契丹奴婢今後所生的全部爲良民，現有的人則不得典當買賣，照這樣三十年以後奴婢都成爲良民，而百姓也不受損害。”皇上認爲移剌履的話不妥當，命令再討論。尚書省奏稱不進行檢查統計則訴訟永不停息，於是派大興府治中烏古孫仲和、侍御史范楫分别查驗北京路及中都路的二税户，凡没有憑據，而其主人自動申報以及由於普查而知道的，他們的租税一半交給官府，一半交給主人，而有憑據的則全部放免爲良民。

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爲本，今商賈之外又有

明昌元年正月，上密奏的人説：“自古以來以農桑爲本，現在商人之外又有僧、道和其他白

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傷農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爲僧、道者。是歲，奏天下户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爲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積不多，是力農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議所以使民務本廣儲之道，以聞。”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税户，凡一千七百餘户，萬三千九百餘口，此後爲良爲驅，皆從已斷爲定。

吃飯的人，浪費很多。農業歉收，流離失所及餓死路邊的人隨處可見，這是商人、僧、道及其他閑人對農業傷害嚴重造成的。”皇上於是下令，禁止擅自蓄髮爲道士或剃髮爲僧人。這一年，上奏全國户數六百九十三萬九千，人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糧食僅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多石，除去官吏、軍隊二年的消費，剩下的按人口計算，每人每月食用五斗，衹够四十四天的食用。皇上說：“蓄積的糧食不多，是由於努力農作的人少的緣故。集合百官討論如何使百姓致力於農業以增加積蓄的辦法，讓我知道。”六月，奏報北京等路放免二税户，共計一千七百多户，一萬三千九百多人，這以後作爲良民還是作爲奴隸，都依已經核定的爲準。

明昌六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凡言女直進士，不須稱女直字。卿等誤作迴避女直、契丹語，非也。今如分别户民，則女直言本户，漢户及契丹，餘謂之雜户。”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漢户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

明昌六年二月，皇上對宰臣說：“凡是説到女真進士，不必稱女真字。你們誤以爲迴避女真、契丹語，不是的。現在如果區分户民，那麽女真叫本户，漢人叫漢户，契丹人叫契丹户，其餘的叫雜户。”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報全國的女真、契丹和漢户數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人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零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

泰和七年六月，敕，中物力户，有役則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户代之，事畢則復業，以致大損不逃之户。令省臣詳議。宰臣奏，舊制太輕，遂命課役全户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先逃者以百日内自首，免罪。如實銷乏者，内從御史臺，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户增於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泰和七年六月，下令，中等物力户，多有逃避勞役，有關部門命令用次一等的人户替代服役，事完後回來生産，以致嚴重損害了不逃避的人家。命令有關大臣詳細討論。宰臣上奏説，以前的法令太輕，於是下令全户逃避賦役的處以二年徒刑，賞賜告發的人錢五萬。以前逃避的人在一百天内自首，免予處罰。如果確實無力承擔的，内依御史臺，外依按察司，查究免除。十二月，奏報全國户數爲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人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零七十九。户數比大定二十七年增加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人口增加八百八十二萬七千零六十五。這是金代户籍最多的時期。

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爲虚矣。户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斂繁重，皆

到衛紹王時，戰火不息，宣宗即位而南遷，死亡流離所剩下的，到處是一片荒凉。户口一天天減少，軍費一天天緊張，賦税繁重，都依賴河

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乃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興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懸賞募人捕亡户，而復慮騷動，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債逋，更招一月，違而不來者然後捕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歲飢而賦役不息，所亡户，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論如律。時河壖爲疆，烽鞞屢警，故集慶軍節度使温迪罕達言，亳州户舊六萬，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

南供給，百姓無法生存，紛紛拋棄家園和土地，相繼逃離。於是多次下令招集恢復生産的人，免除當年的租税，然而由於國家財政匱乏，逃亡者的租税都命令留居的人代交，所以很多人不敢回來。興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想懸賞招募人去捉拿逃亡户，但又擔心引起動亂，於是下令依照已發布的詔書，已經免去積欠的賦税，再招引一個月，過期不來的然後捕獲治罪，而把所留下來的土地賞賜給他人。四年，尚書省臣上奏説，河南因爲年成不好而賦税徭役徵發不停，所逃亡的人户，命令有關部門進行招誘，到明年三月不回來恢復生産的，按法律治罪。當時金以黄河沿岸爲疆界，邊卡警報頻傳，所以集慶軍節度使温迪罕達説，亳州原有六萬户，自從南遷以來不堪忍受調發，相繼逃離，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一，碭山、下邑，田野間没有居民了。

通檢推排

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物行徵之制也。金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下詔曰："粤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時，兵役并興，調發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版籍所無者今爲富室而猶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嘆，以稱朕意。凡規措條理，命尚書省畫一以行。"又命"凡監户事産，除官所撥賜之外，餘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檢之數"。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爲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爲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顔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産業數倍，一有來申訴者，則血肉淋離，甚者即殞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對，故

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次大規模檢查，各自申報本鄉人口的多少、六畜、車輛的數量，是判别物力而進行徵調的制度。金代從建國初年登記户口以後，到大定四年，由於正隆年間戰爭的影響，百姓的貧富改變，賦税徭役不平均。世宗下詔説："從建國初年以來，有關部門曾經進行大規模檢查，到現在已經四十年了。正隆時，兵役勞役同時興起，調發無度，富人現在已經貧窮無法生存，户籍上没有登記的人現在成了富裕人家却還免於徵調。因此派遣使臣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頭到各路核查全國民户物力，確定等級差别，以此革除從前的弊端，使百姓没有不平均的嘆息，以稱我意。所有措施條例細節，命尚書省統一規劃部署。"又下令"凡是監户從事産業，除了官府撥給或賞賜的以外，其餘凡是置辦到百姓有税的田宅，都在普查的範圍"。當時各路特使往往把苛刻嚴酷、多查出資産作爲功績，張弘信檢查山東州縣尤其嚴酷凶暴，棣州防禦使完顔永元當面斥責他説："朝廷鑒於正隆以後賦税勞役不均，所以命令使者去使它平均。現在却行爲殘暴，平白無故把百姓的資産增加數倍，一遇到前來申訴的，則打得血肉

惟棣州稍平。

淋漓，甚至當場死在棍棒之下，這是什麽道理。”張弘信無言以對，所以祇有棣州稍微安定。

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户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税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

五年，有關官員奏報各路普查不公平，詔令再按户口多少、貧富差别，適當確定。接着，又制定普查土地等級税法。十五年九月，皇上鑒於全國的物力，自從普查後十多年來，貧富變化，賦調輕重不均，派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别到各路進行評定。

二十年四月，上謂宰臣曰：“猛安謀克户，富貧差發不均，皆自謀克内科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從，輕重不一。自窩斡叛後，貧富反復，今當籍其夾户，推其家貲，儻有軍役，庶可均也。”詔集百官議，右丞相克寧、平章政事安禮、樞密副使宗尹言：“女直人除猛安謀克僕從差使，餘無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數目，止驗産業科差爲便。”左丞相守道等言：“止驗財産，多寡分爲四等，置籍以科差，庶得均也。”左丞通、右丞道、都點檢襄言：“括其奴婢之數，則貧富自見，緩急有事科差，與一例科差者不同。請俟農隙，拘括地土牛具之數，各以所見上聞。”上曰：“一謀克户之貧富，謀克豈不知。一猛安所領八謀克，一例科差。設如一謀克内，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與同，豈得平均。正隆興兵時，朕之奴婢萬數，孳畜數千，而不差一人一馬，豈可謂平。朕於庶事未嘗專行，與卿謀之。往年散置契丹户，安禮極言恐擾動，朕决行之，果得安業。安禮雖盡忠，未審長策。其從左丞通等所見，拘括推排之。”十二月，上謂宰臣曰：“猛安謀克多新强舊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當自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詔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

二十年四月，皇上對宰臣説：“猛安謀克户，富者窮者徵調不平均，都是從謀克中徵調，暗地裏祇聽信胥吏的話，輕重不一致。自從窩斡叛亂後，貧富情况多次變化，現在應該核查他們夾帶的人户，驗明他們的家産，如遇兵役調發，大致能做到公允。”下詔會集百官討論，右丞相克寧、平章政事安禮、樞密副使宗尹説：“女真人除擔任猛安謀克的僕從而接受差使外，不再有其他差役。現在不核查奴婢、牲畜、土地的數量，祇查驗産業進行徵調，較爲合理。”左丞相守道等人説：“祇查驗財産，按多寡分爲四等，設立賬目進行徵發，或許可以平均。”左丞通、右丞道、都點檢襄説：“檢查其奴婢的數量，則貧富自然可知，遇到緊急情况實行徵調，和按照統一的辦法實行徵調不同。請求等到農閑時，檢查登計土地耕牛農具的數量，各自將所得的實情向上報告。”皇上説：“一個謀克内民户的貧富，謀克怎麽不知道。一個猛安管轄八個謀克，都按同一數額進行徵調。假設一個謀克内，有的有奴婢二三百人，有的祇有一二人，攤派數額如果相同，怎麽能够平均。正隆興兵時，我有奴婢達萬數，牲畜數千頭，而不差調一人一馬，怎麽能説平均。我對於諸多事情從不一意孤行，而與你們商議。往年分散安置契丹户，安禮力争，擔心引起騷動，我果斷實行這件事，他們果然得以安居樂業。安禮雖然盡忠，但不懂得長遠打算。就依照左丞通等人的看法，檢查評定。”十二月，皇上對執政大臣説：“猛安謀克中新强舊弱的情况很多，而差役不均，現令進行評定，應從中都路開始。”到二十二年八月，纔下詔令會集長老，評

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爲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興府事完顏烏里也先推中都路，續遣户部主事按帶等十四人與外官同分路推排。九月，詔"毋令富者匿隱畜産，貧户或有不敢養馬者。昔海陵時，拘括馬畜，絶無等級，富者倖免，貧者盡拘入官，大爲不均。今并核實貧富造籍，有急即按籍取之，庶幾無不均之弊。"張汝弼、梁肅奏："天下民户通檢既定，設有産物移易，自應隨業輸納。至於浮財，須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似不必屢推排也。"上曰："宰執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願也。"肅對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物力。臣以嘗爲南使，先自添物力錢至六十餘貫，視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奸生，數動揺則易駭。如唐、宋及遼時，或三二十年不測通比則有之。頻歲推排，似爲難爾。"

二十六年，復以李晏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奏晏等所定物力之數，上曰："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錢三百五萬餘貫，除三百萬貫外，令減五萬餘貫。今減不及數，復續收二萬餘貫，即是實增二萬貫爾，而曰續收，何也?"對曰："此謂舊脱漏而今首出者，及民地舊無力耕種，而今耕種者也。"上曰："通檢舊數，止於視其營運息耗，與房地多寡，而加減之。彼人賣地，此人買之，皆舊數也。至如營運，此强則彼弱，强者增之，弱者減之而已。且物力之數蓋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數不在多寡也。朕恐實有營運富家所當出者，反分與貧者爾。"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爲國信使之副者，免增物力。又命農民如有積粟，毋充物力。錢慳之郡，所納錢貨則許折粟帛。九月，以曹州

定貧富，查驗土地、耕牛農具、奴婢的數量，分爲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興府事完顏烏里也先評定中都路，繼而又派户部主事按帶等十四人與地方的官員一道分路評定。九月，下詔"不要使富人隱瞞畜産，窮人或者有不敢養馬的。過去海陵王時，徵調馬畜，絶無等級，富人的僥幸獲免，窮人的全部被搜刮到官府，非常不公平。現在都核實貧富，編製賬簿，有緊急情况就按賬徵收，從而可以没有不平均的弊端。"張汝弼、梁肅上奏説："全國民户普查完畢，假如有財産變更的情况，自然應該隨産業納賦税。至於浮動資産，必定有所增加也所有消耗，窮人依舊窮，富的仍然富，似乎不必頻繁核定。"皇上説："大官之家中有很多暴發户，當然都不願意。"梁肅回答説："像我這樣，就能够評定中都的物力税。我因曾任南訪使臣，首先主動添加物力錢達六十多貫，與其他使者比，誰也没有我多。但小民百姓無知，法令推行，弊端隨即出現，多次騷擾，則容易驚恐。像唐、宋以及遼時，偶而有二三十年不普查的情况。屢年評定，似乎困難。"

二十六年，又派李晏等人分路評定。二十七年，奏報李晏等所核實的物力錢數額，皇上説："我鑒於原來核定的全國物力錢三百零五萬貫，除開三百萬貫外，下令減少五萬多貫。現減少的不足數，又續收二萬多貫，實際上就是增加二萬貫，却説續收，爲什麽?"回答説："這是以前脱漏而現在自報出來的，以及百姓土地以前無力耕種，而現在耕種的。"皇上説："以前普查得的數字，衹是根據其經營收入的增減和房屋土地的多少而進行加減。那人賣地，這人買地，都是原來的數量。至於經營，此强則彼弱，强的增加，弱的就減少罷了。并且物力的數額就是確定差役的根據，其大體的數量不在於多少。我擔心實際上有應該由經營致富的人家出的，反而分給了窮人負擔。"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下令對爲國信副使的人，免予增加物力錢。又命令農民如果有積蓄的糧食，不作爲物力。缺少錢貨的州縣，所交納的錢貨則允許折合爲糧食或布帛。九月，由於

河溢，遣馬百禄等推排遭墊溺州縣之貧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納税，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爲重并也。遂詳酌民地定物力，减十之二。尚書户部言，中都等路被水，詔委官推排，比舊减錢五千六百餘貫。明昌三年八月，敕尚書省“百姓當豐稔之時不務積貯，一遇凶儉輒有阻飢，何法可使民重穀而多積也”。宰臣對曰：“二十九年，已詔農民能積粟免充物力。明昌初，命民之物力與地土通推者，亦减十分之二，此固其術也。”

承安元年，尚書省奏，是年九月當推排，以有故不克。詔以冬已深，比事畢恐妨農作，乃權止之。二年冬十月，敕令議通檢，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户貧弱者衆，儻遲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户異居者許令别籍，户絶及困弱者减免，新强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敷足元數。邊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於是，令吏部尚書賈執剛、吏部侍郎高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示爲諸路法。每路差官一員，命提刑司官一員副之。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二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二萬二千七百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京、北京、西京路無新强增者，餘路計收二十萬二千九十五貫。

泰和二年閏十二月，上以推排時，既問人户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難得其實，敕尚書省，定人户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

曹州黄河决堤，派馬百禄等人評定遭受水災州縣的貧困户。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説，百姓的土地已經納税，又全部確定産業錢，與浮財所出的差役相比，這是重復徵收的。於是詳細斟酌百姓的土地來確定産業，减去十分之二。尚書省户部説，中都等路遭受水災，詔令派官評定，比以前减少税收五千六百多貫。明昌三年八月，詢問尚書省説“百姓在豐收的時候不致力於積貯，一遇到災荒年則挨餓，有什麽辦法使百姓重視糧食生産而多積蓄呢”。宰臣回答説：“二十九年，已下詔農民如果能够積貯糧食則免予作爲産業。明昌初年，下令百姓的産業與土地一起被檢查評定等級交納賦税的，也减去十分之二，這些本來就是使百姓重農積糧的辦法。”

承安元年，尚書省奏，這年九月應該進行資産評定，因故没有舉行。皇上下詔鑒於已是深冬，等到事情辦完恐怕妨礙農業生産，於是暫時停止。二年冬十月，下令討論普查的問題，宰臣上奏説：“自大定二十七年普查以後，距今已經十年，以前的人户貧窮的很多，假如推遲重定户等，恐怕導致流離逃亡。”於是制定政策，凡已典賣的財物産業，衹隨物業所在評估收税，分家别居的人户允許另立户籍，全家喪亡及貧困之家予以减免，對新富人家仔細審查而增收，衹應如實辦理，不必湊足原來的數額。邊境城鎮遭受寇掠的地方，都不必進行評估。於是命令吏部尚書賈執剛、吏部侍郎高汝礪先評定在京都的兩警巡院，作爲各路的樣板。每路派官一員，命令一員提刑司官作爲副手。三年九月，奏報十三路登記檢查評定物力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零二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零二萬二千七百一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由於貧困减免掉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京、北京、西京路没有新富人户而增收的物力錢外，其餘各路共計增收二十萬二千零九十五貫。

泰和二年閏十二月，皇上鑒於檢查評定時，既查驗人户的浮動資産，而又考察落實，排比等次，時間緊迫，事務繁多，難以得到實際情況，下令尚書省，制定人户物力錢隨時查驗徵收的辦

典賣事産者隨業推收，别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泰和四年十二月，上以職官仕於遠方，其家物力有應除而不除者，遂定典賣實業逐時推收，若無浮財營運，應除免者，令本家陳告，集坊村人户推唱，驗實免之。造籍後如無人告，一月内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標附于籍。五年，以西京、北京邊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舊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萬三千餘貫，遂減爲二十八萬七千餘貫。

法，下令從今以後典賣財産的隨財産徵税，另外設置賬簿，臨時衹檢查浮動資産的變化情況進行增減。泰和四年十二月，皇上鑒於在遠方任職的官員，其家的物力錢有應免除而没有免除的，於是規定典賣財産按時評估徵税，如果没有浮動資産方面的經營，應當免除的，命令本家陳訴，集合鄰居當衆宣讀，檢查核實免除。編製賬籍後如果没有人申訴，一個月内用本官的文書當衆宣讀，制定標記附在後面。五年，由於西京、北京邊界地區常遭兵禍，派使者檢查評定物力錢。以前大定二十六年所定爲三十五萬三千多貫，於是減爲二十八萬七千多貫。

五年六月，簽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言："近制，令人户推收物力，置簿標題，至通推時，止增新强，銷舊弱，庶得其實。今有司奉行滅裂，恐臨時冗并，卒難詳審。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户告詣推收標附，至次年二月一日畢，違期不言者坐罪。且令諸處税務，具税訖房地，每半月具數申報所屬，違者坐以怠慢輕事之罪。仍敕物力既隨業，通推時止令定浮財。

五年六月，簽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説："近來定制，令對人户驗資收取物力錢，要設立賬簿注明，到普查時，衹增加新多出的，去除舊減少的，以便得到實際情況。現在有關部門執行草率，恐怕臨時忙亂，最終難於做到詳細評審。可以確定期限，設立罪名來督促這件事。"於是下令從今年十一月一日開始，命令人户到官府申報檢查徵收的憑據，到第二年二月一日止，過期不去申報的要治罪。并且命令各處税務部門，開列已經徵税的房屋土地，每半月將數字申報給所屬機關，違者處以怠慢輕事之罪。并且下令物力錢隨財産轉移，檢查評估時衹核定浮動資財的數量。

八年九月，以吏部尚書賈守謙、知濟南府事蒲察張家奴、莒州刺史完顔百嘉、南京路轉運使宋元吉等十三員，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員，推排諸路。上召至香閣，親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消乏户，雖集衆推唱，然消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户物力元三百貫，今蠲免二百五十貫猶有未當者。新强勿添盡，量存其力，如一户可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各宜盡心，一推之後十年利害所關，苟不副所任，罪當不輕也。"

八年九月，以吏部尚書賈守謙、知濟南府事蒲察張家奴、莒州刺史完顔百嘉、南京路轉運使宋元吉等十三員，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員，評估各路産業。皇上召他們到香閣，親自告誡他們説："我選你們隨各路評估納税財産，除評定税收外，對於新富和貧困户，雖然集衆評議，但是對貧困户的負擔要全免，如一户財産原爲三百貫，現在減免二百五十貫還是不適當。對新富户不要全部添完，應適當保存其實力，如一户可以增加三百貫，却衹添二百貫之類。你們各自應當盡心，一次檢查評估之後關係到十年利害，假如不稱職，罪當不輕。"

金史卷四十七

志第二十八

食貨(二)

田制　租賦　牛具稅

田制

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户以多植爲勸，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户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闕。凡官地，猛安謀克及貧民請射者，寬鄉一丁百畝，狹鄉十畝，中男半之。請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己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爲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佃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灘者，次年納租。

用營造尺量田，五尺爲一步，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一百畝爲一頃。百姓的田産可以隨意處理，不禁止賣給或者典當給别人，衹規定隨地産交納地租而已。凡是桑棗，民户以多栽種爲勤勞，少的也一定要栽種其土地的十分之三，猛安謀克户少的也必須按規定栽種其土地的十分之一，去掉枯死的，補種新苗，使它不缺。凡是官地，猛安謀克户及貧民申請租佃，土地寬的鄉每一丁一百畝，土地窄的鄉十畝，中男減半。申請租佃荒地的人，按最低第五等減半確定租額，第八年纔開始徵收。作爲自己産業的按第七等減半確定稅額，第七年開始徵收。自首非法佃種鄰近土地的，交納三分之二作爲官租。佃種黄河退灘地的，第二年交納地租。

太宗天會九年五月，始分遣諸路勸農之使者。熙宗天會十四年，罷來流、混同間護邏地，以予民耕牧。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書紇石烈婁室等十一人，分行大興府、山東、真定府，拘括係官或荒閑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絶户地，戍兵占佃官籍監、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蓋以授所遷之猛安謀克户，且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也。

太宗天會九年五月，開始分派使者到各路勉勵農耕。熙宗天會十四年，廢除來流河、混同江之間防護巡邏的地帶，把它交給百姓耕種放牧。海陵王正隆元年二月，派刑部尚書紇石烈婁室等十一人，分别到大興府、山東、真定府，查驗屬於官府或者荒閑的牧地，以及官府和民間占用逃亡或無人户的土地，戍衛軍隊占耕官籍監和外路官原來産業之外而增置的土地，以及大興府、平州路僧人尼姑道士道姑的土地，把它授給遷移的猛安謀克户，而且准許百姓申請租佃，官府徵收他們的地租。

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上以京畿兩猛安民户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爲薪鬻之，命大興少尹完顔讓巡察。

十年四月，禁侵耕圍場地。十一年，謂侍臣曰："往歲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無牧地。嘗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墾。今聞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毋致失業。凡害民之事患在不知，知之朕必不爲。自今事有類此，卿等即告毋隱。"十三年，敕有司："每歲遣官勸猛安謀克農事，恐有煩擾。自今止令各管職官勸督，弛慢者舉劾以聞。"

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皇上鑒於京郊兩猛安的民户不親自從事生産，而且砍伐桑棗樹作爲柴火賣掉，下令大興少尹完顔讓巡察。

十年四月，禁止侵耕圍獵場地。十一年，皇上對侍臣説："往年到山西避暑，道路兩邊都是莊稼，幾乎没有牧地。我曾經下令讓百姓衹可以耕種五里以外的土地。現在聽説當地的百姓由於這個緣故而離開到其他地方，很值得憐憫。命令他們依舊耕種，不要因此而導致他們失業。凡是害民之事衹擔心不知道，知道了我一定不做。從今以後有這類事情，你們立即報告不要隱瞞。"十三年，下詔令有關部門："每年派官員督促猛安謀克的農業生産，恐怕産生煩擾。自今以後衹令各個主管職官鼓勵督促，對怠慢的人要舉報彈劾，讓我知道。"

十七年六月，邢州男子趙迪簡言："隨路不附籍官田及河灘地，皆爲豪强所占，而貧民土瘠税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立租課，復量減人户税數，庶得輕重均平。"詔付有司，將行而止。復以近都猛安謀克所給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歲久，往往冒爲己業，令拘籍之。又謂省臣曰："官地非民誰種，然女直人户自鄉土三四千里移來，盡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又謂參知政事張汝弼曰："先嘗遣問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獵，因問之，則謂自起移至此，不能種蒔，斫蘆爲席，或斬芻以自給。卿等其議之。"省臣奏，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盜耕者，由其罪輕故也。乃更條約，立限令人自陳，過限則人能告者有賞。遣同知中都路轉運使張九思往拘籍之。

十七年六月，邢州男子趙迪簡説："各路没有登記的官田及河灘地，都被豪强霸占，而貧民的土地貧瘠，租税却繁重，請求派官員檢查登記冒占耕種的土地，定立租額，再酌量減少人户的税額，以便使輕重平均。"下詔交付有關部門討論，將要推行時却停止了。又由於臨近都城的猛安謀克所授給的官地大都貧瘠，豪民租佃官田年歲久遠，往往假充爲自己的産業，下令進行檢查登記。又對宰臣説："官地不是百姓耕種誰來耕種，但女真人户從三四千里的故鄉移來，却全得到貧瘠的土地，如果不收繳良田給他們，久而久之必然貧困，命令派官進行調查。"又對參知政事張汝弼説："當初曾派人調查女真人的土地，都説是良田。等到我出去打獵時順便詢查，則説自從遷移到這裏後，無法種植，衹能砍蘆葦編席，或者割草出售來養活自己。你們討論這件事。"省臣上奏説，官地之所以大多被人隱瞞盜耕，是由於這樣做的罪名較輕的緣故。於是重新規定章程，確立期限讓人們自首，過期則告發的人有賞。派遣同知中都路轉運使張九思前去檢查登記。

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見民桑多爲牧畜嚙毁，詔親王公主及勢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

十九年二月，皇上去游獵，見百姓的桑樹多被牲畜啃壞，下詔親王、公主及權貴人家，牧畜時如果有侵犯百姓桑樹的，准許所在地的縣官立

加懲斷。十二月謂宰臣曰："亡遼時所撥地與本朝元帥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爲無主地，租佃及新開荒爲己業者可以拘括。其間播種歲久，若遽奪之，恐民失業。"因詔括地官張九思戒之。復謂宰臣曰："朕聞括地事所行極不當，如皇后莊、太子務之類，止以名稱便爲官地，百姓所執憑驗，一切不問。其相鄰冒占官地，復有幸免者。能使軍户稍給，民不失業，乃朕之心也。"

二十年四月，以行幸道隘，扈從人不便，詔户部，沿路頓舍側近官地，勿租與民耕種。又詔故太保阿里先於山東路撥地百四十頃，大定初又於中都路賜田百頃，命拘山東之地入官。五月，諭有司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淀濼多爲民耕植者，而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數。"

二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户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游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賣奴婢，約其吉凶之禮，更當委官閱實户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穫否？"左丞守道對曰："聞皆自耕，歲用亦足。"上曰："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賑之。"

三月，陳言者言，豪强之家多占奪田者。上曰："前參政納合椿年占

即加以處罰。十二月，皇上對宰臣說："滅遼時撥給本朝元帥府的土地，已經收繳登記了。百姓或者指占爲無主地，租佃以及新開荒地作爲自己財産的，可以檢查没收。這中間有的播種多年，如果突然没收，恐怕百姓失業。"因此下詔括地官張九思戒備此事。皇上又對宰臣說："我聽說收繳土地這事做得極不恰當，如皇后莊、太子務之類，衹因名稱便被當作官地，百姓手中所拿的憑據，全都不管。而他們的鄰里非法占有官地，却又有幸免追究的。能够使軍户稍微充足，百姓不失業，是我的心意啊。"

二十年四月，由於皇上外出巡視的道路狹窄，隨從人員不方便，下詔令户部，沿途歇息之地附近的官田，不要租給百姓耕種。又詔令在山東路撥地一百四十頃賜給故太保阿里先，大定初又在中都路賜田一百頃，而將山東的田地收歸官有。五月，指示有關部門說："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湖淀多被百姓耕種，而官府和民間養育的各種牲畜，全没有放牧的地方，可以派官員收繳原來的荒地以及冒名耕佃的土地。"

二十一年正月，皇上對宰臣說："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户的百姓，往往驕横放縱，自己不種莊稼，又不讓家人從事農業生産，全讓漢人租種，自己收租而已。富人盡穿錦綉綢緞，花天酒地游手宴樂，窮人爭相效法，想要家給人足，困難啊。近來已禁止賣奴婢，限制他們舉行吉凶之禮，進而應派官員查實户數，按人口給土地，一定要讓他們親自耕作，勞力不足的人家纔准許佃給他人。并且禁止他們在農忙時飲酒。"又說："奚族人的六個猛安，已經遷居到咸平、臨潢、泰州，這裏土地肥沃，而且他們盡心盡力於農務，各自安居樂業。女真人遷移到奚人土地上的，糧食得到收穫没有？"左丞守道回答說："聽說都親自耕作，一年的消費也够用了。"皇上說："那個地方土地肥沃，和其他地方不同，衹是對附屬於都城的百姓，因水災損害莊稼，要賑濟他們。"

三月，陳述意見的人說，很多豪强人家霸占掠奪土地。皇上說："前參政納合椿年占地八百

地八百頃，又聞山西田亦多爲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將均賜貧民。”省臣又奏，椿年子猛安參謀合、故太師耨盌温敦思忠孫長壽等，親屬計七十餘家，所占地三千餘頃。上曰：“至秋，除牛頭地外，仍各給十頃，餘皆拘入官。山後招討司所括者，亦當同此也。”又謂宰臣曰：“山東路所括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人户，復有籍官閑地，依元數還民，仍免租税。”

六月，上謂省臣曰：“近者大興府平、灤、薊、通、順等州，經水災之地，免今年税租。不罹水災者姑停夏税，俟稔歲徵之。”時中都大水，而濱、棣等州及山後大熟，命修治懷來以南道路，以來糴者。又命都城減價以糶。又曰：“近遣使閲視秋稼，聞猛安謀克人惟酒是務，往往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者。或種而不耘，聽其荒蕪者。自今皆令閲實各户人力，可耨幾頃畝，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許租賃。如惰農飲酒，勸農謀克及本管猛安謀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穫數多者則亦以等第遷賞。”

七月，上謂宰臣曰：“前徙宗室户於河間，撥地處之，而不迴納舊地，豈有兩地皆占之理？自今當以一處賜之。山東刷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户，復有餘地，當以還民而免是歲之租。”八月，尚書省奏山東所刷地數，上謂梁肅曰：“朕嘗以此問卿，卿不以言。此雖稱民地，然皆無明據，括爲官地有何不可？”又曰：“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已嘗遣使安置屯田。民昔嘗恣意種之，今官

頃，又聽説山西土地也多被有權有勢的人家霸占，有一家一口占到三十頃的，以至於小民百姓無田可耕，遷居到陰山貧瘠的土地上，怎麼能够養活自己。命令占官地十頃以上的都没收登記劃歸官府，將它平均分賜給貧苦百姓。”省臣又奏，椿年的兒子猛安參謀合、前任太師耨盌温敦思忠的孫子長壽等人，親屬共計七十多家，所占土地達三千多頃。皇上説：“到秋天，除去牛頭地外，仍然各給十頃，其餘的都没收入官。山後招討司收繳的土地，也應當按此辦理。”又對宰臣説：“山東路所搜繳的民田，已分給了屯田的女真人户，還有登記入官的空閑地，按照原來的數額歸還給百姓，仍然免去租税。”

六月，皇上對省臣説：“近來大興府平、灤、薊、通、順等州，遭受水災的地方，免除今年的租税。没有遭受水災的地方，暫時停徵夏税，等到豐年再徵收。”當時中都發大水，而濱、棣等州及山後大豐收，皇上下令修整懷來以南的道路，以吸引來賣糧食的人。又命令都城的糧食減價出售。又説：“最近派使者視察秋天的莊稼，聽説猛安謀克有人衹知喝酒，往往把土地租佃給别人，而預借三二年地租的。有的衹播種却不耕耘，聽任土地荒蕪。自今以後命令全部核實各户勞力，可以耕種多少土地，一定要使他們自耕自耘，如果他們的勞力確實不能勝任，纔允許租賃給人。如果懈怠於農業而沉湎於酒中，勸農謀克以及具體管轄的猛安謀克和都管，各按差别定罪。收穫糧食數量多的也按等級加官行賞。”

七月，皇上對宰臣説：“從前遷徙宗室户到河間，撥地安置他們，却不回收舊地，哪有兩個地方都占有土地的道理？從今以後應當衹賜給一處。山東收繳的民田已分給了女真屯田户，還有剩餘的土地，應該還給百姓而免除這年的地租。”八月，尚書省奏報山東所徵收的土地數量，皇上對梁肅説：“我曾經拿這件事問你，你不告訴我。這些雖然稱爲民地，但都没有明確的證據，没收爲官地有什麽不可？”又説：“黄河已改舊道，梁山濼的水已消退，土地很寬，已派使者安置屯田。百姓曾經任意耕種，現在官府已登記這些土

已籍其地，而民懼徵其租，逃者甚衆。若徵其租，而以冒佃不即出首罪論之，固宜。然若遽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徵，赦其罪，别以官地給之。”御史臺奏“大名、濟州因刷梁山濼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上復召宰臣曰：“雖曾經通檢納税，而無明驗者，復當刷問。有公據者，雖付本人，仍須體問。”十月，復與張仲愈論冒占田事。

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種，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壠無一苗者，上曰：“勸農官，何勸諭爲也，其令治罪。”宰臣奏曰：“不自種而輒與人者，合科違例。”上曰：“太重，愚民安知。”遂從大興少尹王脩所奏，以不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受租百姓無罪。

又命招復梁山濼流民，官給以田。時人户有執契據指墳壠爲驗者，亦拘在官，先委恩州刺史奚晦招之，復遣安肅州刺史張國基驗實給之，如已撥係猛安，則償以官田。上曰：“工部尚書張九思執强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漢以來名稱，如長城、燕子城之類者，皆以爲官田。此田百姓爲己業不知幾百年矣，所見如此，何不通之甚也。”八月，以趙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各府長史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懷柔六縣官，皆罰贖有差。

九月，遣刑部尚書移剌慥于山東路猛安内摘八謀克民，徙于河北東路酬斡、青狗兒兩猛安舊居之地，無牛者官給之。河間宗室未徙者令盡徙于平州，無力者官津發之，土薄者易以良田。先嘗令俟豐年則括籍官地，至是歲，省臣復以爲奏，上曰：“本爲

地，而百姓怕徵收地租，逃亡的很多。如果徵收他們的地租，而對冒名佃耕却不立即自首的人治罪，當然可以。但如果突然没收，恐怕導致流離失所。可以免除對他們徵收地租，赦免他們的罪過，另外把官地分給他們。”御史臺奏報“大名、濟州由於没收梁山濼官地，有的民地也被没收了”。皇上再次召集宰臣説：“雖然曾經普查納税，而没有確鑿證據的土地，應該查問。有官府憑據的，雖然支付給本人，仍然須檢查。”十月，又與張仲愈討論冒名占田的事。

二十二年，由於隸屬於都城的猛安户不親自耕種，全部出租給百姓，有一家百口人而田間没有一株莊稼的，皇上説：“勸農官是怎麽進行督促的，下令治罪。”宰臣上奏説：“不親自耕作却輕易給人的，應當以違反規定論處。”皇上説：“處罰太重，愚民怎麽知道。”於是依大興府少尹王脩所奏，將不耕種的人打六十棍子，謀克打四十棍，接受租種的百姓無罪。

又下令招回梁山濼的流民，官府分給土地。當時有的人户拿着契約指墳丘作爲憑證的，也被没收在官府，先派恩州刺史奚晦招安他們，又派安肅州刺史張國基查實後還給他們，如果已經撥給猛安，則用官田作爲補償。皇上説：“工部尚書張九思固執不通事理，以前派他去查究官田，凡是觸及到秦、漢以來名稱的，如長城、燕子城之類，都當作官田。這些土地被百姓作爲自己産業不知幾百年了，他的見識像這樣，怎麽不通事理這麽厲害。”八月，由於趙王永中等四王府侵占官田，處罰各王府的長史府掾，和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懷柔六縣官，都按不同程度罰款贖罪。

九月，派遣刑部尚書移剌慥在山東路猛安内選八個謀克的百姓，遷到河北東路酬斡、青狗兒兩猛安原來居住的地方，没有牛的由官府提供給他們。居住在河間而没有遷徙的宗室，命令他們全部遷到平州，没有力量的由官府幫助遷徙，土地貧瘠的换爲良田。先前曾下令等到豐年就檢查登記官地，到這一年，省臣又把這事上奏，皇上

新徙四猛安貧窮，須刷官田與之，若張仲愈等所擬條約太刻，但以民初無得地之由，自撫定後未嘗輸税，妄通爲己業者，刷之。如此，恐民苦之，可爲酬直。且先令猛安謀克人户，隨宜分處，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餘頃補之。復不足，則續當議。”時有落兀者與婆薩等争懿州地六萬頃，以皆無據驗，遂没入官。

説：“本來是因爲新遷居的四猛安貧窮，須徵用官田分給他們，像張仲愈等人所擬定的法令太苛刻，祇是把那些百姓本來没有理由得到的土地，自從安撫平定以後未曾交税，胡亂地全部當作自己的私産的，進行收繳。像這樣，恐怕百姓以此爲苦，可以給予補償。并且先命令猛安謀克人户，隨方便分散居住，統計他們的丁壯牛具，應得土地的實數，給予他們。如果不够，就用以前所收繳的土地兩萬多頃補充。如果還不够，就應當接着再討論。”當時有個叫落兀的與婆薩等争懿州的土地六萬頃，由於都没有憑證，於是全部没收歸官府。

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它人種佃，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庶不至失所，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擬再立限，令貧民請佃官地，緣今已過期，計已數足，其占而有餘者，若容告訐，恐滋奸弊。况續告漏通地，敕旨已革，今限外告者宜却之，止付元佃。兼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官地當盡數拘籍，驗丁以給貧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却之，當矣。如無主不願承佃，方許諸人告請。其平陽路宜計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已業止三十畝，則更許存所佃官地一頃二十畝，餘者拘籍給付貧民可也。”七月，諭旨尚書省曰：“唐、鄧、潁、蔡、宿、泗等處，水陸膏腴之地，若驗等級，量立歲租，寬其徵納之限，募民佃之，公私有益。今河南沿邊地多爲豪民冒占，若民或流移至彼，就募令耕，不惟貧民有贍，亦增羡官租。其給丁壯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税。”八月，尚書省奏：“河東地狹，稍凶荒則流亡相繼。竊謂河南地廣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給閑田，則河東飢民减少，河

二十七年，各處官豪人家多申請占用官地，轉交其他人租種，從中謀取租利，下令有關部門檢查收繳現有土地數，把它分給貧窮無地的人，每丁給五十畝，使他們不至於流離失所，其餘佃耕不完的纔許豪强人家按丁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計劃再立期限，讓貧民申請佃種官地。因爲現在已經過期，估計數量已經够了，對那些占用有多餘土地的，如果准許告發，恐怕會産生弊病。况且繼續告發逃避普查登記土地的法令，已下令革除，現在限額以外請求的應該拒絶，祇給原來佃種的人。加之平陽一路土地狹窄，人口衆多，官地應該全部没收登記，按丁口授給貧民。皇上説：“對限額以外申請多租佃官地的予以拒絶，是應該的。如果是無主地又没人願意租佃，纔准許各人申請。平陽路應該按人丁限制田地，如果一家三個丁口自己的田産纔三十畝，則允許保留所租佃的官地一頃二十畝，其餘的可以没收登記分給貧民。”七月，指示尚書省説：“唐、鄧、潁、蔡、宿、泗等地區，水陸肥沃的地方，如果查明等級，酌量訂立每年租額，放寬徵收的期限，招募百姓佃種，對公私都有利。現在河南沿邊的土地多被豪民霸占，如果有百姓流亡遷移到那裏，就地招募讓他們耕種，不僅百姓可以富足，也增加了官租收入。命令發給丁壯的人土地和耕種工具，减免他們的租税。”八月，尚書省上奏説：“河東土地狹窄，稍遇災荒就相繼流亡。私下以爲河南地廣人稀，如果下

南且無曠地矣。"上從所請。九月戊寅，又奏："在制，諸人請佃官閑地者免五年租課，今乞免八年，則或多墾。"并從之。十一月，尚書省奏："民驗丁佃河南荒閑官地者，如願作官地則免租八年，願爲己業則免税三年，并不許貿易典賣。若豪强及公吏輩有冒佃者，限兩月陳首，免罪而全給之，其税則視其鄰地定之，以三分爲率減一分，限外許諸人告詣給之。"制可。

令招集其他路的流民，酌量給予空閑的土地，則河東的飢民減少，而河南將没有空閑土地了。"皇上聽取了尚書省的請求。九月戊寅，尚書省又上奏説："法令規定，申請佃種公家閑地的人免除五年租税，現在請求免除八年，則或許可以多開墾土地。"這個建議被全部采納。十一月，尚書省上奏："按丁佃種河南空閑官地的百姓，如果願意充作官地則免租八年，願意作爲自己産業的則免税三年，都不許買賣典當。如果豪强及公吏這類人有非法租佃官地的，限期兩個月自首，赦免其罪并全部交給他們佃種，土地税則參照鄰近土地確定，以每三分爲標準減一分，期限以外，允許民衆到官府告發，官府將没收的土地給予告發者。"皇上下令批准。

明昌元年二月，諭旨有司曰："瀕水民地，已種蒔而爲水浸者，可令以所近官田對給。"三月，敕"當軍人所受田，止令自種，力不足者方許人承佃，亦止隨地所産納租，其自欲折錢輸納者從民所欲，不願承佃者毋强"。六月，尚書省奏："近制，以猛安謀克户不務栽植桑果，已令每十畝須栽一畝。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屬州縣，勸諭民户，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輕重罪科之。"詔可。八月，敕"隨處係官閑地，百姓已請佃者仍舊，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謀克"。

明昌元年二月，皇上指示有關部門説："瀕臨水邊的民地，已經種植而被水淹没的，可以讓他們用附近的官田對换。"三月，下令"從軍的人所得到的土地，祇准自己耕種，勞力不足的纔准人租佃，也祇准按土地的出産交租，自己想折錢交納的隨百姓的便，不願意承接佃種的不要勉强"。六月，尚書省上奏説："最近的規定，由於猛安謀克户不致力於栽植桑樹果木，已下令每十畝地必須栽一畝。現在請求再下令各路提刑及所屬州縣，勸告曉諭民户，如果有人不栽種或者栽種不到十分之三的，一律以對事情怠慢的罪名按輕重處罰。"皇上下詔同意。八月，下令"各地隸屬於官府的空閑土地，百姓已申請佃種的仍舊讓他們佃種，没有佃種的把它交給屯田的猛安謀克"。

三年六月，尚書省奏："南京、陝西路提刑司言，舊牧馬地久不分撥，以致軍民起訟，比差官往各路定之。凡民户有憑驗己業，及宅井墳園，已改正給付，而其中復有官地者，亦驗數對易之矣。兩路牧地，南京路六萬三千五百二十餘頃，陝西路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頃。"

三年六月，尚書省上奏："南京、陝西路提刑司説，以前的牧馬地很久都不分撥，以致軍民興起訴訟，近已派官員到各路審定。凡是民户有憑據的私有産業，以及宅院墳園，已予改正歸還，而對私地中又含有官地的人户，也查明數量對换了。兩路牧地，南京路六萬三千五百二十多頃，陝西路三萬五千六百八十多頃。"

五年，諭旨尚書省："遼東等路女直、漢兒百姓，可并令量力爲蠶

五年，皇上指示尚書省："遼東等路女真、漢族百姓，可以通通讓他們根據自己的力量養蠶

桑。”二月，陳言人乞以長吏勸農立殿最，遂定制“能勸農田者，每年謀克賞銀絹十兩匹，猛安倍之，縣官於本等升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謀克遷一官，縣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數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謀克追一官，縣官以升等法降之”。爲永格。

六年二月，詔罷括陝西之地。又陝西提刑司言：“本路户民安水磨、油栿，所占步數在私地有税，官田則有租，若更輸水利錢銀，是重并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錢銀以輔本路之用，未可除也，宜視實占地數，除税租。”命他路視此爲法。

承安二年，遣户部郎中上官瑜往西京并沿邊，勸舉軍民耕種。又差户部郎中李敬義往臨潢等路規畫農事。舊令，軍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賃與人，違者苗付地主。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撥地土十里內自種之數，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此，餘者許令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上聞六路括地時，其間屯田軍户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輸税賦、虛抱物力者，應詔陳言人多論之。五年二月，尚書省奏：“若復遣官分往追照案憑，訟言紛紛何時已乎。”遂令虛抱税石已輸送入官者，命於税內每歲續剋之。

泰和七年，募民種佃清河等處地，以其租分爲諸春水處餌鵝鴨之食。八年八月，户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人户請佃荒地者，以各路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仍免八年輸納。若作己業，并依第七等税錢減半，亦免三年輸納。自首冒佃比鄰田，定租三分納二。其請佃黄河退灘地者，次

種桑。”二月，發表意見的人請求就長吏鼓勵農事的優劣而設立獎懲制度，於是規定“能够激勵百姓種地的，每年謀克賞賜銀絹各十兩、匹，猛安加倍，縣官在本等序列中進五人，連續三年不懈的猛安謀克遷一官，縣官升一等。田地荒蕪達十分之一的打三十板子，比例再增加的處徒刑一年。三年連續荒廢的，猛安謀克削去一官，縣官按升等法降格”。下令作爲永久的法規。

六年二月，下詔停止清理陝西的土地。陝西提刑司又説：“本路民户安裝水磨、油坊，所占用的如果是私有地則有税，是官地則有租，如果又交納水利錢銀，就是重復徵收，請求減免掉。”省臣奏：“水利錢銀用來輔助本路的開支，不能減免，應該根據實際占用土地的數量，減免税租。”命令其他各路依此辦理。

承安二年，派遣户部郎中上官瑜到西京及沿邊地區，鼓勵軍民耕種。又派户部郎中李敬義到臨潢等路規劃農事。以前的規定，授給軍人的土地不得租賃給他人，違者把莊稼交給土地的主人。泰和四年九月制定法規，所撥給的在十里之內由本人耕種的土地數量，每一丁四十畝，以後列入丁男的與此相同，其餘的准許靈活租賃以及雙方分種，違者把錢財産業歸還給主人。皇上聽説六路清查土地時，其中屯田軍户多冒名增加人口，來申請官地，以及包占獲取民田，而百姓有白白交納税賦、憑空承受物力徵調的，應詔發表意見的人多有批評。五年二月，尚書省奏：“如果再派遣官員分别到各地追查憑據，訴訟紛紛，何時能停。”於是下令憑空負擔的租税如果已經交納給官府的，令其在每年交納的税收中連續扣除。

泰和七年，招募百姓佃種清河等處的土地，把所徵收的地租分給各個春季漁獵的行宮作爲喂養鵝鴨的食物。八年八月，户部尚書高汝礪説：“從前規定，申請佃種荒地的人户，按各路最低的第五等標準減半確定租額，并免除八年的租税。如果作爲自己的産業，全部按照第七等税錢減半，也免除三年租税。假冒佃種相鄰土地而自首的，規定租額是三分交二分。那些申請佃種黄

年納租。向者小民不爲久計，比至納租之時多巧避匿，或復告退，蓋由元限太遠，請佃之初無人保識故爾。今請佃者可免三年，作己業者免一年，自首冒佃并請退灘地，并令當年輸租，以鄰首保識，爲長制。”

宣宗貞祐三年七月，以既徙河北軍户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宰臣曰：“當指官田及牧地分畀之，已爲民佃者則俟秋穫後，仍日給米一升，折以分鈔。”太常丞石抹世勣曰：“荒田牧地耕闢費力，奪民素墾則民失所。况軍户率無牛，宜令軍户分人歸守本業，至春復還，爲固守計。”上卒從宰臣議，將括之，侍御史劉元規上書曰：“伏見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東已爲此舉，民之塋墓井竈悉爲軍有，怨嗟爭訟至今未絶，若復行之，則將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哉。”上大悟，罷之。

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論，北方侵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户南來，共圖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軍糧之術。衆議謂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軍田，二者孰便。參政汝礪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捨田之言，及與人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富家，瘠者乃付貧户，無益於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係官荒田牧地量數與之，令其自

河退灘地的，第二年纔交納地租。從前小民百姓不作長久之計，等到交租時却做假逃避，或者宣布退耕，這是由於原來的期限太久，當初申請佃種時無人擔保的緣故。現在申請佃種的可以免除三年的租税，作爲自己産業的免税一年，冒佃自首的和申請退灘地的，命令都在當年交納地租，以鄰長擔保，作爲長期的制度。”

宣宗貞祐三年七月，由於已經遷徙河北的軍户到河南，討論如何安置他們，宰臣説：“應當把官田和牧地分給他們，已經被百姓佃種的就等到秋收以後收回，仍然每天給一升米，用鈔錢折合。”太常丞石抹世勣説：“耕種開闢荒田與牧地費力，奪取百姓平常開墾的土地則百姓流離失所。何況軍户大多没有牛，應該命令軍户分人回去從事本業，到春天再回來，作爲固守之計。”最後皇上聽取宰臣的意見，即將收繳土地，侍御史劉元規上書説：“我得知朝廷有收繳土地的議論，聽説的人没有不感到震驚的。以前河北、山東已經做過這種事，百姓的墳墓井竈全爲軍有，怨恨嗟嘆和訴訟紛爭至今没有停止，如果再實行這種辦法，那就要大大地失去人心。荒田不能耕種，空有獲得土地之名，而没有享受利益之實。縱使獲得了熟地，却不能親自耕種，而又讓百姓佃種，所得到的没有多少，却使得弊病接連不斷。”皇上大大醒悟，於是停止實行收繳土地的辦法。

八月，當初由於收繳土地的事情没有定論，北方蒙古人侵犯到了河南，因此把各路軍户全部遷到南方，共同圖謀守衛，却不知如何纔能得到軍糧。大家討論説可以分别派官員召集年高德重的人詢問，是增加賦税，還是撥給軍田，二者哪種方法更好。參政高汝礪説：“河南官地民地各占一半，又多完全靠佃種官地的人家，一旦被奪取土地，靠什麽養活自己。小民百姓容易衝動難於安静，暫時爲了逃避賦税，就有捨棄土地的言論，等到土地給了别人，能够不後悔嗎，後悔則産生忿恨之心。比如山東撥地時，肥沃的土地全歸了富裕人家，貧瘠的纔給貧苦人家，無益於軍，對百姓却有損害。衹應當加倍增加官租，來

耕，則民不失業，官不厲民矣。”從之。

供給軍糧，又把隸屬官府的荒田牧地酌量給他們，讓他們自行耕種，則百姓不失業，官府不危害百姓。”建議被采納了。

三年十月，高汝礪言：“河北軍户徙居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費三百六十萬石，半以給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租纔一百五十六萬，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之。”遂命右司諫馮開等五人分詣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十一月，又議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命尚書右丞高汝礪總之。汝礪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瘠惡不可耕，均以可耕者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之處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况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軍不可仰此得食也，審矣。今詢諸軍户，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廩，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按閲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各妄承風旨，追呼究結以應命。不足其數，則妄指民田以充之，則所在騷然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輓轉輸，日不暇給，而復爲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户暫遷，行有還期，何爲以此病民哉。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爲，况無所利乎。惟陛下加察。”遂詔罷給田，但半給糧、半給實直焉。

三年十月，高汝礪説：“河北遷徙到河南的軍户達一百萬口，每人每天供給一升米，每年花費三百六十萬石，一半發給鈔錢，還要支出三百萬石糧食。河南的租地共計二十四萬頃，每年租額纔一百五十六萬石，請求在經費之外加倍徵收地租來供給他們。”於是命令右司諫馮開等五人分别到各地，就地授給軍户荒閑的官田以及可以耕種的牧地，每人三十畝。十一月，又討論把搜求到的荒田和牧馬地授給軍户，命令尚書右丞高汝礪負責這件事。高汝礪回朝後上奏説：“現在土地的數量比以前登記的少得多，又貧瘠惡劣不能耕種，把可耕地平均分給他們，每人所得到的不多。而且必須遷居到偏遠的地區，那些人都不能親自耕種，一定會把土地租給别人，又要到數百里以外去收取地租。何况目前農田還不能完全開墾，怎麽有餘力去耕種雜草叢生、貧瘠土薄、草根錯雜盤繞的荒地呢。軍隊不可依靠這來獲取食物，是很顯然的。現在向軍户詢問，都説：‘得到一半的糧食還不够養活自己，得到土地不能耕種，又停止官方供給的糧食，將靠什麽生存。’我知道當初登記土地的時候，未嘗查清實際情况，所以得到的不是它的實際數量，找不到它的位置。如果又考核統計州縣土地的數量，必然各自胡亂理解上面的意思，以追逐呼叫考問百姓來響應命令。不够要求的數量，則胡亂指定民田來充當，這樣一來就到處騷動不安了。目前百姓的賦税徭役是平時的三倍，拉車運輸，没有一天空閑，還要做這件事，百姓怎麽能够忍受。而且軍户是暫時遷徙，終有回去的日子，怎麽能做這種事來損害老百姓呢。損害百姓而軍户獲得好處，尚且不能够做，何况并没有好處。希望陛下加以明察。”皇上於是下詔停止撥給軍户土地，衹是給一半糧食、一半鈔錢。

四年，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既籍其數，上命省院議所以給軍者，宰臣曰：“今軍户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

四年，又派遣官員收繳河南牧馬地，登記數量以後，皇上命令尚書省、樞密院討論如何授給軍户，宰臣説：“目前有應該供給糧食的軍户四

千餘口，計當口占六畝有奇，繼來者不與焉。但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而遠來哉。兼月支口糧不可遽罷，臣等竊謂軍户願佃者即當計口給之。自餘僻遠不願者，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闢例，令軍民得占蒔之。"院官曰："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軍户復乏農器，然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鋭待敵之計。給之則亦未能遽減其糧，若得遲以歲月，俟頗成倫次，漸可以省官廩耳。今奪於有力者，即以授其無力者，恐無以耕。乞令司縣官勸率民户，借牛破荒，至來春然後給之。司縣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無騷動者，量加官賞，庶幾有所激勸。"宰臣復曰："若如所言，則司縣官貪慕官賞，必將抑配，以至擾民。今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况比年以來，農功甫畢則并力轉輸猶恐不及，豈有暇耕它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爲便。"詔再議之。乃擬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爲永業，半給軍户。奏可。

十四萬八千多人，預計每人應當占六畝多，後來的還不算。但是相距數百里的人，怎麽能够因爲六畝地的緣故而從遠處遷來呢。并且每月發給的口糧不能突然停止，我們私下以爲軍户願意佃種的就應該按人口給他們土地。其餘偏遠没有人願意要的，應該按照最近的辦法，隸屬於官府的荒地准許軍民耕種開墾，命令軍民可以占有和種植。"樞密院官員説："牧馬地不多，而且荒閑已久難於耕種，軍户又缺少農具，然而如果不發給他們，則他們除發給的糧食外，又没有辦法獲取食物，這不是積蓄力量等待抵抗敵人的計策。給他們土地也不能很快停止糧食供給，如果能够寬延時間，等到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條後，可以逐漸減省官府的供給。現在從有力量耕種的人手中奪取土地，把它授給無力耕種的人，恐怕無法耕種。請求命令有關部門和各縣的官員勸導民户借牛開荒，到來年春天然後授給他們。如果有能够率領民户相互幫助耕種而又没有引起騷動的有關部門及各縣官員，酌情給予升官賞賜，或許有所激勵。"宰臣又説："如果像樞密院官員所説的那樣，那麽有關部門和縣官貪圖官爵賞賜，必然會攤派，以至於騷擾百姓。現在百姓家的牛，根據土地的多少而喂養。何况連年以來，農業生産剛結束則合力運輸還怕來不及，怎麽有空閑時間耕别人的土地。衹有按我們以前上奏的辦爲好。"皇上下詔再討論這事。於是擬定如果百姓有能够把牧馬地及官荒地開墾爲熟田的，把一半授給他們作爲永久性的産業，另一半交給軍户。奏議被批准。

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子居家安坐待哺，蓋不知屯田爲經久之計也。願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耨，亦以逸待勞之策也。"詔從之。

四年，尚書省上奏説："自古用兵，一邊耕種一邊備戰，因此兵力和糧食都充足。現在各個帥府分别統轄的兵力不下百萬，一充軍伍就完全依靠官府供給，至於婦女兒童呆在家裏等着養活，就是因爲不知道屯田是長久之計。希望頒布明詔，命令各帥府用他們的軍隊進行農業生産，這也是以逸待勞的策略。"下詔同意。

興定三年正月，尚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摯言："按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有奇，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

興定三年正月，尚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摯説："考查河南軍民田地共一百九十七萬頃多一點，現在被耕種的衹有九十六萬多頃，上等田可收一

頃，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歲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且使貧富均，大小各得其所。臣在東平嘗試行二三年，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

石二斗，中等田一石，下等田八斗，按十分之一徵收地租，每年可得九百六十萬石，自然可以使當年的開支充足，并且使貧富平均，大小各得其所。我在東平曾經試行二三年，百姓不勞苦而軍隊開支也充足。”詔令有關部門討論實行。

四年十月，移剌不言：“軍户自徙於河南，數歲尚未給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貧者甚衆。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則軍户可以得所，官糧可以漸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樞密院以謂俟事緩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災，流亡者衆，所種麥不及五萬頃，殆減往年太半，歲所入殆不能足。若撥授之爲永業，俟有穫即罷其家糧，亦省費之一端也。”上從之。又河南水災，逋户太半，田野荒蕪，恐賦入少而國用乏，遂命唐、鄧、裕、蔡、息、壽、潁、亳及歸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種，未滲者種稻，復業之户免本租及一切差發，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違制論，闕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貸。

四年十月，移剌不說：“自從軍户遷到河南後，幾年還沒有給田，而且由於遷徙不定，不能安居，所以貧困的人很多。請求收繳各個屯居地的官田，每人給三十畝，并不遷移屯駐到其他地方，如此軍户就可以得到安居之地，官糧可以逐漸減省。”宰臣上奏説：“這以前也有建議授給土地的，樞密院説等事情緩和一點再推行。現在河南遭受水災，流亡的人很多，所種的麥不到五萬頃，大約比往年少一大半，一年的收入恐怕不够用。如果把官田撥授給他們作爲永久的産業，等到有收穫時就停止供給他們家的口糧，這也是節省費用的一個辦法。”皇上同意。又由於河南水災，逃離的民户過半，田野荒蕪，恐怕賦税收入少而國家開支不足，於是命令唐、鄧、裕、蔡、息、壽、潁、亳及歸德府遭受水災的土地，已經乾了的就播種，没有乾的就種水稻，恢復生産的民户免除應交的地租及一切差役，能够代耕的也一樣，有關部門擅自徵取的以違反制度論處，缺少耕牛和食物的到富人家去借。

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宜括逋户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内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飢民流離者太半，東西南路計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既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斂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户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可數歲之後畜積漸饒，官糧可罷。”令省臣議之，更不能行。

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魯説：“京南、京東、京西三路，駐軍老少四十萬口，每年花費糧食一百四十多萬石，都是坐食民租，真不是好的辦法。應當收繳逃亡人户以前耕種的土地，南京一路以前的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多頃，其中官田民耕的九萬九千頃多一點。現在飢民流離的占一大半，東路、西路、南路估計也差不多，朝廷雖然招安讓他們恢復生産，百姓害怕回去之後生計還没有確定而賦斂隨之而來，所以往往躲藏不出面。如果分給軍户每人三十畝土地，使他們自耕，或者召人佃種，可以在數年之後蓄積逐漸豐富，官糧可以停止。”命令省臣討論，更加無法實施。

租賦

金制，官地輸租，私田輸稅。租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爲九而差次之。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紓其期一月。屯田户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謀克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諭宰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爲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遼東、臨潢、陝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爲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百里内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槁草，各減十稱。

金代的制度，官地交租，私田納稅。交租的制度不見記載，大約把田分爲九等，按等級徵收。夏稅每畝徵收三合，秋稅每畝徵收五升，又交納秸秆一束，每束十五斤。夏稅從六月開始徵收，到八月停止，秋稅從十月開始徵收，到十二月停止，制定初、中、末三個期限，三百里以外的州緩期一月。屯田户佃種官地的，有關部門移猛安謀克監督他們。泰和五年，章宗指示宰臣說："十月百姓秋收還没有結束，倉促地命令納稅恰當嗎。"改秋稅限定以十一月爲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遼東、臨潢、陝西地方寒冷，莊稼遲熟，夏稅限定以七月爲初。凡是輸送粟麥，三百里以外每石減五升，三百里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合爲秸秆百稱的，一百里之内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到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以及輸送規定交納實物秸草的地方，各減十稱。

計民田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之資，藏鏹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錢。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擿者，率以次户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猛安謀克户、監户、官户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預其數。墓田、學田，租稅、物力皆免。民訴水旱應免者，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鳳翔、彰德部内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餘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則通以八月爲限，遇閏月則展期半月，限外訴者不理。非時之災則無限。損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損之數，六分則全徵。桑被災不能蠶，則免絲綿絹稅。諸路雨雪及禾稼收穫之數，月以捷步申户部。凡叙使品官之家，并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蔭子孫、及凡有出身者、

統計百姓的田園、屋舍、車輛、牲口、種植等資産，收藏錢幣的數量，徵錢多少不等，叫做物力錢。遇到徵調差事，必定查閱户籍，先差使富的，貧富相當就按丁口多少確定先後。如遇例外徵調，則根據納稅的物力數額，從大到小進行公允攤派。如有無力分擔的，大都用次一等的人户補充。大凡百姓須納稅的資産，不包括所居住的房宅。猛安謀克户、監户、官户所居住的以外，私自置辦到的民間田宅，要算在裏面，墓田、學田，租稅和物力錢都免徵。百姓申訴遭受水旱災應免賦稅的，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鳳翔、彰德管轄的各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其餘各路夏田在五月，秋田在八月提出申請，水田則都以八月爲期限，遇到閏月則延期半個月，限期以外申訴的不受理。突發性災害則不規定申訴的期限。損失十分之八的全免賦稅，損失七成的免除所損失的數額，損失六成則按全數徵收。桑樹受災不能養蠶，則免徵絲綿絹稅。各路降雨雪的情況以及莊稼收穫的數量，每月直接快速向户部申報。凡正式任命的各級官員家庭，全免雜役，按物力所應當承擔的差使，也衹出雇

謂司吏譯人等。出職帶官叙當身者，雜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應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

錢。交納錢財得官而不到庇蔭子孫的標準及凡屬有任職資格的人、指司吏、譯人等。已出任職事并帶官階而本人差使還在雜班五品以下以及正品辦事員已帶散官名號而没出任職事的，他們的子孫和同居兄弟，下至考完終場的舉人、在籍的學生、醫學生，都免除本人的差役。三代同堂，已賜匾額旌表的則免除官府的差役，三年以後免除雜役。

太宗天會元年，敕有司輕徭賦，勸稼穡。十年，以遼人士庶之族賦役等差不一，詔有司命悉均之。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詔免民户殘欠租税。皇統三年，蠲民税之未足者。世宗大定二年五月，謂宰臣曰："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貧民。"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預借河北東西路、中都租税，上以國用雖乏，民力尤艱，遂不允。三年，以歲歉，詔免二年租税。又詔曰："朕比以元帥府從宜行事，今聞河南、陝西、山東、北京以東、及北邊州郡，調發甚多，而省部又與他州一例征取賦役，是重擾也。可憑元帥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賦税。六年，以河北、山東水，免其租。

太宗天會元年，下令有關部門減輕徭役賦税負擔，獎勵農業生産。十年，由於遼人官族民户的賦税徭役等級差别不一致，下詔命令有關部門全部進行平均。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下詔免除民户拖欠的租税。皇統三年，減免百姓没有交够的田税。世宗大定二年五月，皇上對宰臣説："凡是有徭役負擔，都要差派富强户，不得攤派給貧民。"有人説財政不足，上奏預借河北東路、河北西路、中都的租税，皇上認爲國家財政雖然匱乏，而百姓生活更困難，所以不同意。三年，由於歉收，下詔減免二年的租税。又下詔説："我近來讓元帥府靈活行事，現在聽説河南、陝西、山東、北京以東及北邊州郡，徵調太多，而尚書省、户部又按其他州體例徵調賦税勞役，這是雙重騷擾。可以按照元帥府以前徵取的慣例進行免除。"五年，命令有關部門，凡是遭受蝗蟲、乾旱和水災的土地，免除賦税。六年，由於河北、山東遭水災，免除這些地方的租税。

八年十月，彰德軍節度使高昌福上書言税租甚重，上諭翰林學士張景仁曰："今租税法比近代甚輕，而以爲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税斂殊輕，非税斂則國用何從而出。"

八年十月，彰德軍節度使高昌福上書説税租很重，皇上指示翰林學士張景仁説："現在的租税制度比近代輕得多，人們却認爲重，這是什麽緣故？"張景仁説："現在的税收很輕，没有税收則國家開支從哪裏出。"

二年二月，尚書省奏，天下倉廪貯粟二千七十九萬餘石。上曰："朕聞國無九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賦，歲取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二百萬石又爲水旱之所蠲免及賑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已。朕廣蓄積，備飢饉也。小民以爲税重，小臣沽民譽，亦多議

二年二月，尚書省奏，全國倉庫積貯糧食二千零七十九萬多石。皇上説："我聽説國家没有九年的積蓄則國家不成其爲國家，我因此檢查全國的土地來平均賦税，每年收九百萬石，除花費七百萬石外，二百萬石又作爲水旱災所減免以及賑濟借貸之用，剩下僅一百萬石。我增加積蓄，是爲了救饑荒。小民百姓認爲税重，而小臣收買百姓的贊譽，也多批評這事，這是没有考慮到對

之，蓋不慮國家緩急之備也。"

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租税。十三年，謂宰臣曰："民間科差，計所免已過半矣。慮小民不能詳知，吏緣爲奸，仍舊徵取，其令所在揭榜諭之。"十月，敕州縣官不盡力催督税租，以致逋懸者，可止其俸，使之徵足，然後給之。十六年正月，詔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十七年，上問宰臣曰："遼東賦税舊六萬餘石，通檢後幾二十萬。六萬時何以仰給，二十萬後所積幾何?"户部契勘，謂先以官吏數少故能給，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數多，以此費大。上曰："當察其實，毋令妄費也。"十七年三月，詔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税。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税。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以水旱傷民田十三萬七千七百餘頃，詔蠲其租。二十年三月，以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南、陝西路前歲被災，詔免其租税。以户部尚書曹望之之言，詔減鄜延及河東南路税五十二萬餘石，增河北西路税八萬八千石。又詔諸税粟非關邊要之地者，除當儲數外，聽民從便折納。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災，免租。前時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遞運者，復於它處未嘗就役之家徵錢償之。

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規告乞徵還所役牛夫錢，省臣以奏，上曰："此既就役，復徵錢於彼，前雖如此行之，復恐所給錢未必能到本户，是兩不便也。不若止計所役，免租税及鋪馬錢爲便。其預計實數以聞。若和

國家緊急情况的預防啊。"

十二年正月，由於水旱災害，免除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的租税。十三年，皇上對宰臣説："民間的負擔，估計所免除的已超過一半了。擔心小民百姓不能盡知，胥吏趁此機會做壞事，依舊向百姓徵取，命令各地張榜通報他們。"十月，下令州縣官如果不盡力催徵税租，以致漏交拖欠的，可以停發他們的俸錢，讓他們收足，然後發給他們。十六年正月，下詔免除去年遭受水旱災害各路的租税。十七年，皇上問宰臣："遼東賦税過去爲六萬多石，普查後將近二十萬石。六萬石時靠什麽供給，二十萬石後積蓄了多少?"户部審核，認爲過去因爲官吏數量少，所以能够足用，現在官吏、兵卒以及孤老人數多，因此花費大。皇上説："應當查明實情，不讓亂花費。"十七年三月，下詔免除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遭受旱災蝗災土地的租税。十八年正月，免除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些年受災土地的租税。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由於水旱之災損害民田十三萬七千七百多頃，下詔免除這些土地的租税。二十年三月，由於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前幾年受災，下詔免除受災地區的租税。由於户部尚書曹望之的建議，下詔減免鄜延及河東南路税收五十二萬多石，增加河北西路税收八萬八千石。又下詔各種税糧如果不是關係到邊疆要塞之地的，除應當儲備的數量外，准許百姓隨方便折合其他東西交納。二十一年九月，由於中都遭受水災，免除地租。前段時期靠近官道的百姓以牛夫負擔運輸的，又從其他地方不曾服役的人家中徵錢補償給他們。

二十三年，宗州百姓王仲規上訴請求撥給役使牛夫所當得的錢，尚書省臣把這事上奏，皇上説："這裏既服役，那裏又徵錢，以前雖然這樣實行，又怕所給的錢未必能够到本户手中，這是兩不方便的事。不如衹計算所服的差役，免去租税及鋪馬錢方便。你們預算實數告訴我。像官府

雇價直亦須裁定也。”有司上其數，歲約給六萬四千餘貫，計折粟八萬六千餘石。上復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内居者充役。

出錢雇工花的錢也應該裁定。”有關部門上奏數目，每年大約要給六萬四千多貫，合計折粟八萬六千多石。皇上又命令，自今以後應役牛夫的人户，以離官道三十里以内居住的人擔負運輸勞役。

二十六年，軍民地罹水旱之災者二十一萬頃，免税凡四十九萬餘石。二十七年六月，免中都、河北等路嘗被河决水災軍民租税。十一月，詔河水泛溢，農田被災者，與免差税一年。懷、衛、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税。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則量減之。尚書省奏，兩路田多峻阪，磽瘠者往往再歲一易，若不以地等級蠲除，則有不均。遂敕以赦書特免一分外，中田復減一分，下田減二分。

二十六年，軍民遭受水旱災的土地二十一萬頃，免除税收共四十九萬多石。二十七年六月，免除中都、河北等路曾遭黄河决口水災的軍民的租税。十一月，下詔由於黄河水泛溢，農田遭受災害的，免除差役和税收一年。懷、衛、孟、鄭四州有修築河堤的勞役，全都免除今年的差役賦税。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免除百姓十分之一的地租，河東南北路則酌量減少。尚書省上奏，兩路的田地多在峻嶺高坡，又硬又薄的土地往往兩年就得换地休耕一次，如果不按土地等級減免賦税，就不公平。於是下令除按赦書特别減免一分外，中等田再減一分，下等田減二分。

舊制，夏、秋税納麥、粟、草三色，以各處所須之物不一，户部復令以諸所用物折納。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户部謂如此則諸路所須之物要當和市，轉擾民矣。遂命太府監，應折納之物爲祗承宫禁者，治黄河薪芻增直二錢折納，如黄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産，乃令所屬計置，而罷它應折納者。

以前規定，夏、秋税交納麥、粟、草三種物品，由於各地所需要的物品不一，户部又下令以各地所需要的物品折合交納。向上密奏的人説這不行，户部説如果這樣則各路所需要的物品就要收購，反而騷擾百姓。於是命令太府監，應該折合交納上交宫禁的物品，治理黄河的柴草增價二錢折合交納，如果黄河岸所用的木石本來不是當地的土産，衹命令所屬的地方計算置辦，而免除其他應當折合交納的物品。

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税，恐廩粟積久腐敗。省臣奏曰：“臣等議，大定十八年户部尚書曹望之奏，河東及鄜延兩路税頗重，遂減五十二萬餘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東瘠地又減之。今以歲入度支所餘無幾，萬一有水旱之災，既蠲免其所入，復出粟以賑之，非有備不可。若復欲減，將何以待之。如慮腐敗，令諸路以時曝晾，毋令致壞，違者論如律。”制可。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南荒閑官地，許人計丁請佃，願仍爲官者免租八年，願爲己業者免税

明昌元年四月，上密奏的人請求減少百姓的租税，怕倉庫中的糧食積壓太久會腐爛。尚書省臣上奏説：“我們認爲，大定十八年户部尚書曹望之所奏有理，河東及鄜延兩路税很重，於是減免五十二萬多石。去年減免十分之一，而河東貧瘠之地又減免。現在每年量入爲出後所剩無幾，萬一有水旱之災，既要減免他們應交納的租税，又發放糧食來賑濟他們，非有儲備不可。如果又要減免，將用什麽來進行準備。如果擔心腐爛，命令各路定時曝曬，不要使它腐爛，違者依法治罪。”皇上批准。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南荒閑的官地，准許人們按丁口申請佃耕，願意保留作官田的免租八年，願意作爲自己産業的免税三

三年"。詔從之。

明昌二年二月，敕自今民有訴水旱災傷者，即委官按視其實，申所屬州府，移報提刑司，同所屬檢畢，始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司言河州災傷，闕食之民猶有未輸租者，詔蠲之。九月，以山東、河北三路被災，其權閣之租及借貸之粟，令俟歲豐日續徵。上如秋山，免圍場經過人户今歲夏秋租稅之半。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諭旨尚書省曰："海壖石城等縣，地瘠民困，所種惟黍稗而已。及賦於官，必以易粟輸之。或令止課所產，或依河東路減稅，至還京當定議以聞。"五年，敕免河決被災之民秋租。

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詔責躬，免所旱州縣今年夏稅。九月，陳言者謂河間、滄州逃户，物力錢至數千貫，而其差發，有司止取辦於見户，民不能堪矣。詔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隨其業，而權止其浮財物力。五年正月，詔有司，自泰和三年嘗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稅。

八年五月，以宋謀和，詔天下，免河南、山東、陝西六路今年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詔諸路農民請佃荒田者，與免租賦三年，作己業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請佃黃河退灘地者，不在免例。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軍國所需，一切責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徵調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於它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徵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罷，

年。"下詔同意。

明昌二年二月，下令自今以後百姓有申訴水旱災害的，立即派官員核察實情，報告所屬的州府，轉報給提刑司，同所屬地方官檢查後，衹命令翻耕。三年六月，有關部門説河州災害，缺少食物的百姓還有没有交租的，下詔減免。九月，由於山東、河北三路受災，暫時緩徵的地租以及借貸的糧食，命令等年成好的時候再補收。皇上去秋天打獵的行宫，減免圍獵場經過的人家今年夏、秋租稅的一半。

四年冬十月，皇上出行，指示尚書省説："海邊石城等縣，土地貧瘠百姓窮困，所種植的衹有黍稗。等到交納賦稅給官府時，必須交换粟米來交納。或者下令衹徵收所出產的物品，或者按照河東路的辦法減稅，等到回京後應當討論確定後報告給我。"五年，下令免除由於黃河決口而受災的百姓的秋租。

泰和四年四月，由於久旱，皇上下詔自責，免除受旱州縣今年的夏稅。九月，陳述意見的人説河間、滄州逃亡人户的物力錢達數千貫，而他們的差役，有關部門衹向現有人户徵調，百姓不能承受。詔令按察司，除土地物力准許隨他們的產業外，暫時停算他們的浮財物力。五年正月，詔令有關部門，從泰和三年以來曾被皇上巡幸達三次的地方，被徵調的百姓特别免除半年的租稅。

八年五月，由於宋謀求和議，皇上下詔全國，免除河南、山東、陝西六路今年的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減半。八月，詔令各路農民申請佃種荒田的，給免租稅三年，作爲自己產業的免一年，自首假冒佃種、以及申請佃耕黃河退灘地的，不在減免的範圍。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説："目前國家軍隊的需求，全部向河南徵收。有關部門不愛惜民力，徵調太急，期限太短，懲罰太重。百姓已經竭盡所有的物品還不够，於是又迫使他們奔走依附求救於其他地方，力竭財盡，相繼逃亡，不能禁止。請求自今以後凡是徵收一定要事先告訴他們，不急切的都免去，或許可以使民力

庶民力寬而逋者可復。”詔行之。十二月，詔免逃户租税。

四年三月，免陝西逃户租。五月，山東行省僕散安貞言：“泗州被災，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數萬，急徵重役，悉出三縣。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應一切之命。民皆逋竄，又别遣進納閑官以相迫督。皆怙勢營私，實到官者纔十之一，而徒使國家有厚斂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詔從之。

興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萬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顔伯嘉奏，亳州大水，計當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官不以實報，止免十萬而已。詔命治三司官虚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詔免租勸種，且命參知政事李復亨爲宣慰使，中丞完顔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寬民輸税之限。十一月，上曰：“聞百姓多逃，而逋賦皆抑配見户，人何以堪。軍儲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軍須錢太多，亡者詎肯復業乎。”遂命行部官閲實免之，已代納者給以恩例，或除它役，仍减桑皮故紙錢四之一。三年，令逃户復業者但輸本租，餘差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户。有司失信擅科者，以違制論。

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温迪罕思敬上書言：“今民輸税，其法大抵有三，上户輸遠倉，中户次之，下户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于所輸，而雨雪有稽違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算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斂于民，民計所斂不及道里之費，將忻

寬鬆而逃亡的人能够回來。”皇上下詔施行。十二月，下詔免除逃亡人户的租税。

四年三月，免除陝西逃亡人户的地租。五月，山東行省僕散安貞説：“泗州受災，餓死路上的人到處都是，吃的衹有草根樹皮。而邳州駐守軍隊數萬人，繁重急迫的徵調勞役，全部由三縣負擔。官吏殘暴，擅自搜刮百姓往常的積蓄，以便應付所有的命令。百姓都逃亡，又另派那些出資而得的閑官去强迫監督。這些人都仗勢謀求私利，實際去上任的纔十分之一，而使國家空有横徵暴斂的名聲。請求派遣欽差大臣去革除這些弊端，以安撫百姓。”下詔采納他的建議。

興定元年二月，免除中京、嵩、汝等地拖欠的地租十六萬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顔伯嘉奏，亳州發大水，合計應該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官不上報實情，衹减免了十萬石。皇上下詔命令治三司官虚妄不實之罪。七月，由於河南發大水，下詔免租鼓勵耕種，并且任命參知政事李復亨爲宣慰使，中丞完顔伯嘉爲副使。十月，由於久雨，下令放寬百姓交税的期限。十一月，皇上説：“聽説許多百姓逃亡，而所欠的賦税都攤派給現有的人户，人們怎麽能够承受。軍事儲備既然已經充足，應全部免除。現在又增加的軍需錢太多，逃亡的人怎麽肯回來恢復生産呢。”於是命令巡視官核實免除，已經代替交納的給予特殊優惠，或者免除其他差役，并减免桑皮故紙錢四分之一。三年，下令逃亡人户回來恢復生産的衹交納本租，其他差役全部免除。能够代耕的，也像復業户那樣免除。有關部門不守信用擅自徵發的，按違反規定論處。

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温迪罕思敬上書説：“現在百姓交税，辦法大抵有三種，上等户交到遠地的倉庫，中等户稍近，下等户最近。然而近的不下百里，遠的數百里，路途中的花費是所交納的一倍，而遇到雨雪有誤期的責任，遇到强盜有死傷的憂患。不如衹交給本郡，命令有關部門檢查核算倉庫積存的多少，如果够駐軍花費，就讓他們去取食，如果不够，就向百姓增收，百姓盤算官府徵收的還没有路途中花費的

然從之矣。"五年十月，上諭宰臣曰："比欲民多種麥，故令所在官貸易麥種。今聞實不貸與，而虛立案簿，反收其數以補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

多，將高興地照辦。"五年十月，皇上指示宰臣說："近來想要百姓多種麥，所以命令各地官府借貸交换麥種。現在聽説實際上没有借貸給百姓，而假造賬目，反而徵收那麽多來補充不足的租額。命令派使臣查辦。"

元光元年，上聞向者有司以徵稅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應限。今麥將熟矣，其諭州縣，有犯者以慢軍儲治罪。九月，權立職官有田不納租罪。京南司農卿李蹊言："按《齊民要術》，麥晚種則粒小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路當輸秋稅百四十餘萬石，草四百五十餘萬束，皆以八月爲終限。若輸遠倉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是妨來歲之食也。乞寬徵斂之限，使先盡力於二麥。"朝廷不從。元光二年，宰臣奏："去歲正月京師見糧纔六十餘萬石，今三倍矣，計國用頗足，而民間租稅徵之不絶，恐貧民無所輸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諭止之。

元光元年，皇上聽説以前因爲有關部門徵收租稅急迫，百姓不等莊稼成熟就收割，來應付期限。現在麥就要成熟了，通告州縣，有違犯的按怠慢軍事儲備治罪。九月，暫時制定職官有田不納租罪。京南司農卿李蹊説："根據《齊民要術》，麥種晚了則顆粒小而不飽滿，所以一定要在八月播種。現在南路該交納秋稅一百四十多萬石，草四百五十多萬束，都以八月爲最後期限。如果交送遠地的倉庫再遇上難行的路，往返不少於二十天，使百姓趕不上農時，這妨礙了下一年的糧食生産。請求寬延徵收的期限，讓百姓先致力於冬春二麥的播種。"朝廷不同意。元光二年，宰臣上奏："去年正月京師現存糧食纔六十多萬石，現在是去年的三倍，預計國家開支很充足，而民間的租稅徵收不停，恐怕貧民没有什麽可交而逃亡。"於是把皇上的旨意遍告各地而停止徵收。

牛具稅

牛頭稅，即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户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天會三年，太宗以歲稔，官無儲積無以備飢饉，詔令一耒賦粟一石，每謀克别爲一廩貯之。四年，詔内地諸路，每牛一具賦粟五斗，爲定制。

牛頭稅，即牛具稅，是猛安謀克部女真人户所交納的稅收。它的辦法是每耒牛三頭爲一具，限定百姓每二十五口接受田四頃四畝多一點，每年交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不超過四十具。天會三年，太宗鑒於年成豐收，如果官府没有儲積就没有什麽用來防備饑荒，詔令每一耒徵收粟一石，每謀克特設一個倉庫貯藏。四年，詔令内地各路，每一具牛徵粟五斗，作爲固定制度。

世宗大定元年，詔諸猛安不經遷移者，徵牛具稅粟，就命謀克監其倉，虧損則坐之。十二年，尚書省奏："唐古部民舊同猛安謀克定稅，其後改同州縣，履畝立稅，頗以爲重"，遂命從舊制。二十年，定功授世襲謀克，許以親族從行，當給以地

世宗大定元年，詔令不經遷移的各猛安，徵收牛具稅糧，命令謀克監管倉庫，如有虧損就要治罪。十二年，尚書省奏："唐古部百姓以前依照猛安謀克確定稅額，後來改爲依照州縣，按畝定稅，很以爲沉重。"於是下令依照以前的辦法。二十年，評定功績授予世襲謀克，同意以親族隨行，應當賜給土地的，除了九具牛以下的全給

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給，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則於官豪之家量撥地六具與之。二十一年，世宗謂宰臣曰："前時一歲所收可支三年，比聞今歲山西豐稔，所穫可支三年。此間地一歲所穫不能支半歲，而又牛頭稅粟，每牛一頭止令各輸三斗，又多逋懸，此皆遞互隱匿所致，當令盡實輸之。"

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謂左丞完顏襄曰："卿家舊止七具，今定爲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議此，而卿皆不欲，蓋各顧其私爾。是後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七月，尚書省復奏其事，上慮版籍歲久貧富不同，猛安謀克又皆年少，不練時事，一旦軍興，按籍徵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驗實推排，閱其户口、畜産之數，其以上京二十二路來上。八月，尚書省奏，推排定猛安謀克户口、田畝、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户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內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田四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後二十六年，尚書省奏并徵牛頭稅粟，上曰："積壓五年，一見并徵，民何以堪。其令民隨年輸納，被災者蠲之，貸者俟豐年徵還。"

外，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的，則從官豪人家酌量撥地六具給他們。二十一年，世宗對宰臣說："從前一年所徵收的糧食可供三年開支，近來聽說山西豐收，所收穫的可以支撑三年。此間的土地一年收獲的糧食不能够支撑半年，而且牛頭又徵粟爲稅，每一頭衹讓各交三斗，又多拖欠逃避，這都是相互隱瞞造成的，應當命令他們全部按實際數量交納。"

二十三年，有關部門上奏牛具稅的事，世宗對左丞完顏襄說："你家以前纔七具，現在定爲四十具。我當初命令你們討論這事，而你都不同意，不過是各顧自己的私利而已。從此以後限定百姓每二十五口算牛一具。"七月，尚書省又奏這件事，皇上考慮到户籍經過多年變動貧富不等，猛安謀克又都年少，不熟悉時事，一旦發生戰争，根據户籍徵調一定會出現不平均的弊病。於是下令核實評定，檢查户口、畜産的數量，把上京二十二路的情况上報。八月，尚書省奏，評定猛安謀克户口、田畝、牛具的數量，有二百零二個猛安，一千八百七十八個謀克，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户，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人，其中正式人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人，奴婢人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人。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餘，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京都的宗室將軍司，有一百七十户，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人，其中正式人口九百八十二人，奴婢人口二萬七千八百零八人。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餘，牛具三百零四。迭剌、唐古二部五乣，有五千五百八十五户，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人，其中正式人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三人，奴婢人口一萬八千零八十一人。田四萬六千零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零六十六。後來二十六年，尚書省奏同時徵收牛頭稅糧，皇上說："積壓了五年，一下子同時徵收，百姓怎麽受得了。命令百姓逐年交納，受災的減免，借貸的等豐年再徵收回來。"

金史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

食貨(三)

錢　幣

錢幣。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户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製交鈔，與錢并用。正隆二年，歷四十餘歲，始議鼓鑄。冬十月，初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括民間銅鍮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曰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

錢幣。金初使用遼、宋舊錢，天會末年，即使劉豫的“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也使用。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户部尚書蔡松年恢復鈔引法，於是製造交鈔，與錢并用。正隆二年，歷經四十多年，纔討論鑄造錢幣。冬十月，開始禁止銅材流出境外，公布獎懲辦法。收繳民間的銅製器具，陝西、南京的交京兆，其他路的全部交送中都。三年二月，中都設立兩個錢監，東面叫寶源，西面叫寶豐。京兆設立一個錢監，叫利用。三監鑄造的錢幣，上面的文字爲“正隆通寶”，重量和宋小平錢相當，而錢的孔、邊和文字工整超過後者，與舊錢通用。

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書張中彦言，命陝西路參用宋舊鐵錢。四年，浸不行，詔陝西行户部、并兩路通檢官，詳究其事。皆言，“民間用錢，名與鐵錢兼用，其實不爲準數，公私不便”，遂罷之。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鏡者，非銷錢而何。”遂并禁之。

世宗大定元年，采納吏部尚書張中彦的建議，命令陝西路參照使用宋的舊鐵錢。四年，漸漸行不通，詔令陝西行户部和兩路普查民間資産的官員，詳細研究這事。都說：“民間使用錢幣，名義上與鐵錢并用，其實不作數，公私都不便。”於是停止實行。八年，百姓有觸犯禁銅法令的，皇上說：“把錢銷毁爲銅，以前有禁令，然而民間還有鑄造銅鏡的，不是銷毁銅錢又是什麽。”於是連鑄鏡也一起禁止。

十年，上諭户部臣曰：“官錢積而不散，則民間錢重，貿易必艱，宜令市金銀及諸物。其諸路酤榷之貨，亦令以物平折輸之。”十月，上責户

十年，皇上詔諭户部臣說：“官錢積壓而不流通，則民間錢寶貴，做生意一定艱難，應令官府以錢購買金銀及各種物品。各路專賣的貨物，也允許百姓以物品平價折税交納。”十月，皇上

部官曰："先以官錢率多，恐民間不得流通，令諸處貿易金銀絲帛，以圖流轉。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許院務得折納輕賫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後行者也，此尚出朕，安用若爲？又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於它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爲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贍，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用之。天下之大，朕豈能一一遍知，凡此數事，汝等何爲而使至此。且户部與它部不同，當從宜爲計，若但務因循，以守其職，則户部官誰不能爲。"

十一年二月，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鐘、磬、鈸、鈷、腰束帶、魚袋之屬，則存之。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上與宰臣議鼓鑄之術，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銀坑冶，皆可采以鑄錢，臣竊謂工費過於所得數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但在民間，而新錢日增爾。其遣能吏經營之。"左丞石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正欲流通。"上復問琚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乎?"琚對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

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錢市易金帛，運致京師，使錢幣流通，以濟民用。十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或言鑄錢無益，所得不償所費。朕謂不然。天下如一家，何公私之間，公家之費私家得之，但新幣日

責備户部官說："當初由於官錢通常積聚多，怕民間不能流通，讓各地買賣金銀絲帛，以圖流通。現在知道竟有攤派反而損害百姓的事。以前准許院務可以折納携帶方便的東西以便民，這都是我考慮後實行的，這類事都要由我出主意，還用你們來幹什麽？又各地時常有賑濟貧民的事，往往近地没有糧食，取於其他地方，往返既然遥遠，人們更覺得困難，爲什麽不隨地修建倉庫，年成豐收時就多買進來準備賑濟，假如有緊急情况，怎麽會不容易對付呢，却白白地使錢積壓在倉庫裏，將怎麽使用它。天下之大，我怎能够一一盡知，以上這幾件事，你們怎麽搞成這個樣子。而且户部與其他部不同，應該見機行事，如果衹求因循，來守着他的職位，則户部官哪個不能做。"

十一年二月，禁止私鑄銅鏡，原有的銅器全部交送官府，給以半價。衹有神佛像、鐘、磬、鈸、鈷、腰束帶、魚袋之類，則予保留。十二年正月，由於銅材缺少，命令尚書省派使臣到各路規劃辦理銅貨，能够指出開采冶煉之地并得到核實的予以獎賞。皇上與宰臣討論鑄造錢幣的辦法，宰臣說："有人說有金銀礦藏的地方，都可以開采出來鑄錢。我私自認爲工費超過所得貨幣幾倍，恐怕不可行。"皇上說："金銀，是山澤蘊藏的利源，應該把它給百姓，衹是錢不應該私自鑄造。現在國家財用充足，如果流散到四方，與在官府有什麽區别。所花費的雖多，但在民間，而新錢日益增多。命令派能幹的官吏去辦理這件事。"左丞石琚上前說："我聽説天子的財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水，正需要流通。"皇上又問石琚說："古代也有民間私自鑄錢的嗎?"石琚回答說："民間如果自鑄，則小人圖利，錢更加薄，質量粗劣，這是古代禁止民間鑄錢的原因。"

十三年，命令不屯兵的州府，用錢購買金銀絹帛，運到京師，使錢幣流通，以利於百姓使用。十五年十一月，皇上對宰臣說："有人認爲鑄造錢幣没有好處，得不償失。我認爲不是這樣。天下如一家，哪有公私之分，公家的花費被私家得到，衹要新錢幣一天天增多，公私都便

增，公私俱便也。”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訪察銅礦苗脉。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斑駁黑澀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等官兩階，解職，仍杖季孫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鑄。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十九年，始鑄至萬六千餘貫。二十年，詔先以五千進呈，而後命與舊錢并用。初，新錢之未行也，以宋大觀錢作當五用之。二月，上聞上京修内所，市民物不即與直，又用短錢，責宰臣曰：“如此小事，朕豈能悉知，卿等何爲不察也。”時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私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

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監曰阜通，設監一員，正五品，以州節度兼領。副監一員，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領。丞一員，正七品，以觀察判官兼領。設勾當官二員，從八品。給銀牌，命副監及丞更馳驛經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代州阜通監。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監鼓鑄歲久，而錢不加多，蓋以代州長貳廳幕兼領，而奪於州務，不得專意綜理故也。遂設副監、監丞爲正員，而以節度領監事。

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錢難，朕嘗計之，京師積錢五百萬貫亦不爲多，外路雖有終亦無用，諸路官錢非屯兵處可盡運至京師。”太尉丞相克寧曰：“民間錢固已艱得，若盡歸京師，民益艱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餘半變折輕齎，則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諭宰臣曰：“國家銅禁久

利。”十六年三月，派使臣分路尋訪考察銅礦礦藏情況。十八年，代州設監鑄錢，命令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前去監督此事，而所鑄的錢斑駁黝黑粗糙不能使用，下詔削天吉、季孫等兩級官，解除職務，并處季孫八十下杖刑。重新派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督鑄造。那種錢的文字爲“大定通寶”，文字邊孔又超過了正隆的標準，世間傳説這種錢的原料使用了少量銀。十九年，纔鑄造到一萬六千貫。二十年，下詔先把五千貫上交，此後讓它與舊錢一起使用。當初新錢還没有流通時，以宋的大觀錢當作五錢使用。二月，皇上聽説上京的修内所，買百姓的物品不馬上給錢，又使用不足一百的短錢，責備宰臣説：“像這樣的小事，我怎麽能够盡知，你們怎麽没注意到呢。”當時民間以八十錢爲一百，叫做短錢，官府使用够一百文的，叫做長錢。有一個叫斡魯補的大名男子上言，説公私所使用的錢都應當以八十爲一百，於是成爲確定的制度。

二十年十一月，代州監定名爲阜通，設監一員，正五品，以州節度使兼任。副監一員，正六品，以州同知兼任。丞一員，正七品，以觀察判官兼任。設勾當官二員，從八品。授給銀牌，命令副監及丞乘驛車輪流往來經營管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管理代州阜通監。二十三年，皇上鑒於阜通監鑄錢多年，而錢没有增多，這是由於代州州官兼任兩職，而被州中事務所妨礙，不能專心一意經營管理的緣故。於是設置副監、監丞爲正式官員，而以節度使兼管監事。

二十六年，皇上説：“内外都説錢難得，我曾計算過，京城積累錢五百萬貫也不爲多，外路即使有錢終究也無用，各路官錢，如果不是駐兵的地方，可以全部運送京師。”太尉丞相克寧説：“民間錢本來已經難得，如果全歸京城，百姓就更難於得到了。不如運送一半到京師，剩下一半折買爲輕便的財物，則内外都便利。”十一月，皇上詔諭宰臣説：“國家禁銅很久了，還聽説民

矣，尚聞民私造腰帶及鏡，托爲舊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約。”

二十七年二月，曲陽縣鑄錢別爲一監，以利通爲名，設副監、監丞，給驛更出經營銅事。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今者外路見錢其數甚多，聞有六千餘萬貫，皆在僻處積貯，既不流散，公私無益，與無等爾。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若致之京師，不過少有輓運之費，縱所費多，亦惟散在民爾。”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門、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礦之地雖曰官運，其顧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爲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礦，民以物力科差濟之，非所願也。其顧直既低，又有刻剥之弊。而相視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觀謂當開采，因以取賄。又隨冶夫匠，日辦淨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兩監，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費，未見其利便也”。宰臣以聞，遂罷代州、曲陽二監。

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副則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并行，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猶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紓其期爾，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至是二監既罷，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厘革年

間私造腰帶及銅鏡，假稱爲舊東西，公然買賣。應該加以禁止。”

二十七年二月，曲陽縣另立一監鑄錢，以利通爲名，設置副監、監丞，給驛馬輪流出去經營銅材的事。二十八年，皇上對宰相說：“現在外路現錢數量很多，聽説有六千多萬貫，都在偏僻的地方儲存，既然不流通，公私就没有好處，與没有錢相同。現在中都每年花費三百萬貫，支出跟不上，如果把它送到京城，不過花少量運輸費用，縱使所花費的很多，也不過流散在民間。”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門、五臺百姓劉完等申訴：“自從設監鑄錢以來，有銅礦的地方雖然名爲官運，而佣金不够則命令百姓共同支付。請求與本州有關部門及各縣平均差使攤派。”於是命令甄官署丞丁用楫前去審查利弊，回來説：“所運的銅礦，百姓用物力差役去承擔，不是他們願意的事。其佣金既低，又有刻剥的弊病。而探礦的工匠，亂指人們的墻屋及寺觀説應當開采，以此榨取財物。還有，所屬冶煉場的工匠，每天完成純銅四兩，多不足數，又銷毁銅器及舊錢，交送官府來充數。現在阜通、利通兩監，每年鑄錢十四萬多貫，而每年所花費的本錢却達八十多萬貫，損害百姓而花費多，没看到它有什麽好處。”宰臣以此上奏，於是廢除代州、曲陽二監。

當初，貞元年間已經實行鈔引法，於是設立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兩庫都設使、副使、判官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副使則專管書寫簽押契約文書并加印記。所印製的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稱爲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文五等叫做小鈔，與錢并行，以七年爲限期，以舊换新，還是遵照宋張詠四川交子的辦法而放寬其期限，這是由於銅少而暫時制定的辦法。當時有人想廢除它，到這時二監已廢除，有關部門説：“交鈔以前與現錢相同，商人旅客便於帶到遠方，往往用錢買鈔，這是公私都方便的事，怎麽能廢除呢。祇是因爲有變换的年限，人們不能没有疑慮，請求廢除七年變换之

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换新，或聽便支錢。"遂罷七年厘革之限，交鈔字昏方换，法自此始，而收斂無術，出多入少，民寖輕之。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於此焉。

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僞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换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换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换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换新鈔，每貫剋工墨錢若干文。庫掐、攢司、庫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書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錢處合同，餘用印依常例。

初，大定間定制，民間應許存留銅鍮器物，若申賣入官，每斤給錢二百文。其弃藏應禁器物，首納者每斤給錢百文，非器物銅貨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計給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賣銅器價，令運司佐貳檢校，鏡每斤三百十四文，鍍金御仙花腰帶十七貫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帶十七貫九百七十一文，擡鈒羅文束帶八貫五百六十文，魚袋二貫三百九文，鈸鈷鐃磬每斤一貫九百二文，鈴杵坐銅者二貫七百六十九文，鍮石者三貫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敕减賣鏡價，防私鑄銷錢也。

舊嘗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銅，

法，讓百姓能够常用。如果多年後文字磨滅，准許到所在官庫以舊换新，或聽便兑换錢。"於是廢除七年變换的期限，交鈔文字不清時纔换的辦法從這時開始，但收斂不得法，出多入少，百姓慢慢不信任它。那以後交鈔法多次改變，却不能變革，弊端也從這開始。

交鈔的制度，外邊爲闌，作花紋狀，上面横寫貫數，左邊寫"某字料"，右邊寫"某字號"。料、號以外，篆書"僞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横闌下印"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復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换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换錢，官私同見錢流轉。"這種鈔不限定年月流通使用，如果文字不清，鈔紙磨損，准許在所屬的庫司以舊换新。如果到庫支取現錢，或倒换新鈔，每貫扣工墨錢若干文。庫掐、攢司、庫副、副使、使分别簽字，注明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分别簽字，上至尚書户部官也簽字。他們都要在支錢處的文書上簽印，其餘地方按常規蓋印。

當初，大定年間制定政策，民間凡准許保留的銅器，如果申請賣給官府，每斤給錢二百文。如果私自收藏應當禁止的器物，主動交出的每斤給錢一百文，不是器物的銅貨給一百五十文，不足一斤的酌量給錢。在都城的部門及外路製造出售銅器的價錢，命令運司的副職助手檢查核定，鏡每斤三百一十四文，鍍金御仙花腰帶十七貫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枝腰帶十七貫九百七十一文，抬鈒羅文束帶八貫五百六十文，魚袋二貫三百零九文，鈸鈷鐃磬每斤一貫九百零二文，銅做的鈴杵二貫七百六十九文，鍮石做的三貫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下令降低出售銅鏡的價格，以防銷毁錢幣進行私鑄。

過去曾用民夫工匠越過天山北界外去采銅，

明昌三年，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采，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内采煉。"上是其言，遂不許出界。五月，敕尚書省曰："民間流轉交鈔，當限其數，毋令多於見錢也。"

明昌三年，監察御史李炳說："不久前聽到有關部門奏告，在官府的銅數可以支付十年之用，如果再每年命令民夫工匠越過國界到遠方開采，不僅花費巨大，又怕引起邊境不安。如果支出將盡的時候，衹能在國境内開采冶煉。"皇上同意他的話，於是不許出界。五月，下令尚書省說："民間流通的交鈔，應當限定它的數量，不要使它多於現錢。"

四年，上諭宰臣曰："隨處有無用官物，可爲計置，如鐵錢之類是也。"或有言鐵錢有破損，當令所司以銅錢償之者，參知政事胥持國不可，上曰："令償之尚壞，不償將盡壞矣。若果無用，曷別爲計?"持國曰："如江南用銅錢，江北、淮南用鐵錢，蓋以隔閡銅錢不令過界爾。如陜西市易亦有用銀布薑麻，若舊有鐵錢，宜姑收貯，以備緩急。"遂令有司籍鐵錢及諸無用之物，貯於庫。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陜西交鈔多於見錢，使民艱於流轉。"宰臣以聞，遂令本路榷稅及諸名色錢，折交鈔。官兵俸，許錢絹銀鈔各半之，若錢銀數少，即全給交鈔。

四年，皇上詔諭宰臣說："各地有無用的官物，可以進行統計處理，比如說鐵錢之類東西。"有人說鐵錢有破損，應當命令主管部門用銅錢補償，參知政事胥持國不同意，皇上說："准許補償尚且損壞，不補償將全部損壞了。如果真的無用，爲什麼不考慮其他辦法?"持國說："比如江南使用銅錢，江北、淮南使用鐵錢，這是爲了限制銅錢不讓它過界。又如陜西也有用銀布薑麻進行交易的，像舊有的鐵錢一類，應該暫時收集貯藏，以備急需。"於是命令有關部門收集鐵錢及各種無用之物，貯存在倉庫中。八月，提刑司說："發給陜西的交鈔多於現錢，使百姓難於流通。"宰臣把這事上奏，於是命令用本路專賣稅及各種名目的錢兑换交鈔。官兵的俸錢，准許錢絹銀鈔各給半，如果錢銀數量少，就全給交鈔。

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間錢所以艱得，以官豪家多積故也。在唐元和間，嘗限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没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令參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二萬貫，猛安謀克則以牛具爲差，不得過萬貫，凡有所餘，盡令易諸物收貯之。有能告數外留錢者，奴婢免爲良，傭者出離，以十之一爲賞，餘皆没入。又諭旨有司，凡使高麗還者，所得銅器令盡買之。

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間錢之所以難得，是因爲官豪之家積藏太多的緣故。在唐代元和年間，曾經限制富家錢超過五千貫的處死，王公大臣重罰貶黜，錢没收入官府，以五分之一賞給告發的人。"皇上命令參照制訂政策，下令官民之家按品級和資産限定擁有的現錢，最多不超過二萬貫，猛安謀克則以牛具多少區別，不得超過一萬貫，凡有多餘的，命令全部交换爲各種物品收藏。對於能够告發限額之外保留錢幣的，奴婢赦免爲良民，傭人與主人脱離關係，以十分之一作爲賞金，其餘的都没收入官。又詔諭有關部門，凡是出使高麗回來的人，命令把所得的銅器全部購買入官。

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舊立交鈔法，凡以舊易新者，每貫取工墨

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以前制訂交鈔法，凡是以舊换新的，每貫收取工墨錢十五文。到大

錢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貫例，每張收八文，既無益於官，亦妨鈔法，宜從舊制便。若以鈔買鹽引，每貫權作一貫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錢，貫可令收十二文。買鹽引者，每貫可權作一貫一百文。"時交鈔所出數多，民間成貫例者艱於流轉，詔以西北二京、遼東路從宜給小鈔，且許於官庫換錢，與它路通行。十二月，尚書省議，謂時所給官兵俸及邊戍軍須，皆以銀鈔相兼，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仍定銷鑄及接受稽留罪賞格。

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隨處榷場若許見錢越境，雖非銷毀，即與銷毀無異"。遂立制，以錢與外方人使及與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駔儈同罪。捕告人之賞，官先爲代給錢五百貫。其逮及與接引、館伴、先排、通引、書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償。時交鈔稍滯，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時既行限錢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條約，不爲不重，其令御史臺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間鈔滯，盡以一貫以下交鈔易錢用之，遂復減元限之數，更定官民存留錢法，三分爲率，親王、公主、品官許留一分，餘皆半之，其贏餘之數期五十日内盡易諸物，違者以違制論，以錢賞告者。於兩行部各置回易務，以綿絹物段易銀鈔，亦許本務納銀鈔。赴榷貨出鹽引，納鈔於山東、河北、河東等路，從便易錢。各降補官及德號空敕三百、度牒一千，從兩行部指定處，限

定二十三年，不論貫數多少，每張收錢八文，既無益於官府，也防礙鈔法，應當遵照以前的辦法纔方便。如果用鈔購買鹽票，每貫暫時當作一貫五十文，或許可以多賣。"皇上說："工墨錢，每貫可以命令收十二文。買鹽票的，每貫可以暫作一貫一百文。"當時交鈔發出的數量多，民間成貫數的流通困難，下詔在西北二京、遼東路適當給小鈔，并且准許在官庫换錢，和其他路通行。十二月，尚書省討論，說當時發給官兵的薪水以及守邊官兵的軍需品，都以銀鈔混合，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價值一百貫，民間有的把它切割鑿取，其價值也隨之增减，於是改鑄銀錢叫"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爲五等，每兩折合錢二貫，公私都與現錢一樣使用，并且制定銷毁鑄造以及接受收藏的懲獎辦法。

承安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各地榷場如果准許現錢越境，雖然不是銷毁，却和銷毁没有什麼區别。"於是制定法令，把錢給外國人使用及與他們交易的，處五年徒刑，三斤以上的處死，中間説合的牙商同罪。對捕告人的賞賜，官府先代給錢五百貫。逮捕到的人與接引、館伴、先排、通引、書表等依次定罪，并命令平均償還。當時交鈔流通稍微遲滯，命令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一貫以上都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則隨百姓的便。當時已經實行限錢法，人們多不遵守，皇上説："已制定法規，處罰不爲不重，命令御史臺及提刑司查辦這事。"九月，由於民間交鈔不流通，都以一貫以下的交鈔换錢使用，於是又減少原來的限額，重新制定官民存留錢法，以三分爲準，親王、公主、品官允許保留一分，其他人都比他們少一半，多餘的數額限期五十天以内全部交换爲其他東西，違期的以違反制度論處，用錢賞給告發的人。在兩行部各設立回易務，用絲紡製品交换銀鈔，也允許本務交納銀鈔。到榷貨務去换出鹽票，交納銀鈔到山東、河北、河東等路，隨便换錢。各發補任官職及僧道稱號的空白文書三百份、度牒一千份，按照兩行部指定的地方，限期四個月内交納

四月進納補換。又更造一百例小鈔，并許官庫易錢。一貫、二貫例并支小鈔，三貫例則支銀一兩、小鈔一貫，若五貫、十貫例則四分支小鈔、六分支銀，欲得寶貨者聽，有阻滯及輒減價者罪之。

四年三月，又以銀鈔阻滯，乃權止山東諸路以銀鈔與綿絹鹽引從便易錢之制。令院務諸科名錢，除京師、河南、陝西銀鈔從便，餘路并許收銀鈔各半，仍於鈔四分之一許納其本路。隨路所收交鈔，除本路者不復支發，餘通行者并循環用之。榷貨所鬻鹽引，收納寶貨與鈔相半，銀每兩止折鈔兩貫。省許人依舊詣庫納鈔，隨路漕司所收，除額外羡餘者，亦如之。所支官錢，亦以銀鈔相兼，銀已零截者令交鈔庫不復支，若寶貨數少，可浸增鑄。銀鈔既通則物價自平，雖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滯銀鈔罪制。

四年，以户部言，命在都官錢、榷貨務鹽引，并聽收寶貨，附近鹽司貼錢數亦許帶納。民間寶貨有所歸，自然通行，不至銷毁。先是，設四庫印小鈔以代鈔本，令人便賫小鈔赴庫換錢，即與支見錢無異。今更不須印造，俟其換盡，可罷四庫，但以大鈔驗錢數支易見錢。時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雜以銅錫，濅不能行，京師閉肆。五年十二月，宰臣奏："比以軍儲調發，支出交鈔數多，遂鑄寶貨，與錢兼用，以代鈔本，蓋權時之制，非經久之法。"遂罷"承安寶貨"。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盧構言："民間鈔固已流行，獨銀價未平，官之所定每鋌以十萬爲準，而市肆纔直八萬，蓋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諸税

補换。又改製一百文面額的小鈔，并允許在官庫裏换錢。一貫、二貫類全支付小鈔，三貫類則支付銀一兩、小鈔一貫，如果五貫、十貫類則四分支付小鈔，六分支付銀，想得到寶貨的聽便。對阻礙流通和亂減價的人予以處罰。

四年三月，又由於銀鈔阻滯不流通，於是暫時停止山東各路用銀鈔與綿絹鹽票隨便换錢的制度。命令院務各種名目的錢，除京城、河南、陝西收銀收鈔各隨其便外，其他路都允許銀鈔各收一半，仍然允許把四分之一的交鈔交給本路。各路所收的交鈔，除本路的不再支出外，其餘通行的可以循環使用。榷貨務所賣的鹽票，收交寶貨與交鈔各一半，銀每兩衹折合交鈔兩貫。尚書省准許人們依舊到交鈔庫交納交鈔，各路漕司所收交鈔，除多餘的外，也與上述辦法相同。所支出的官錢，也以銀鈔相雜，銀已零碎的，命令交鈔庫不要再支出，如果寶貨數量少，可以慢慢增鑄。銀鈔既然流通，則物價自然公平，雖然存在禁止的辦法，也找不到處罰對象，於是廢除阻礙銀鈔流通的處罰辦法。

四年，根據户部建議，命令在都城的官錢、榷貨務鹽票，都允許收寶貨，附近鹽司貼錢數也准許附帶交納。民間的寶貨有去處，自然流通，不至於銷毁。這以前，設立四庫印製小鈔來代替鈔本，讓人們携帶輕便的小鈔到交鈔庫换錢，就和支取現錢没有差别。現在再也不需要印製，等到换完以後，可以撤銷四庫，衹用大鈔核實錢數支换現錢。當時私鑄"承安寶貨"的人多用銅錫摻雜，漸漸行不通，京城市場關閉。五年十二月，宰臣奏："近來由於軍事儲備調發，支出交鈔數量大，於是鑄造寶貨，與錢兼用，來替代鈔本，這是權宜之計，不是長久的辦法。"於是停止使用"承安寶貨"。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盧構説："民間交鈔固然已經流通，惟獨銀價不公平，官府所定每錠以十萬爲準，而市場上衹值八萬，這是出多入少的緣故。如果命令各種税收用錢、銀、鈔三分

以錢銀鈔三分均納，庶革其弊。”下省議，宰臣謂“軍興以來，全賴交鈔佐用，以出多遂滯，頃令院務收鈔七分，亦漸流通。若與銀均納，則彼增此減，理必偏勝，至礙鈔法。必欲銀價之平，宜令諸名若‘鋪馬’、‘軍須’等錢，許納銀半，無者聽便”。

先是，嘗行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而官不收斂，朝廷慮其病民，遂令諸税各帶納一分，雖止係本路者，亦許不限路分通納。户部見徵累年鋪馬錢，亦聽收其半。閏十二月，上以交鈔事，召户部尚書孫鐸、侍郎張復亨，議於内殿。復亨以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既而復亨言竟詘。自是而後，國虚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彌甚，乃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問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罷限錢法，從户部尚書上官瑜所請也。

四年，欲增鑄錢，命百官議所以足銅之術。中丞孟鑄謂：“銷錢作銅，及盜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鄰。”太府監梁瑾等言：“鑄錢甚費，率費十錢可得一錢。識者謂費雖多猶增一錢也，乞采銅、拘器以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速行，其銅冶聽民煎煉，官爲買之。凡寺觀不及十人，不許畜法器。民間鍮銅器期以兩月送官給價，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糾坐其官。寺觀許童行告者賞。俟銅多，别具以聞。”八月，定從便易錢法，聽人輸納於京師，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後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

平均交納，或許可以革除它的弊端。”交給尚書省討論，宰臣説：“戰争爆發以來，全賴交鈔輔助開支，由於發出的多，於是阻滯不流通，最近命令院務收鈔七分，也慢慢流通開來。如果和銀一樣交納，則彼增此減，勢必不平衡，以至於妨礙鈔法。如果一定要使銀價公平，應該讓各種名目如‘鋪馬’、‘軍須’等錢，准許交納一半的銀，没有銀的聽便。”

這以前，曾經實行三合同交鈔，到泰和二年時，衹在民間流通，而官府不收回，朝廷擔心損害百姓利益，於是命令各種税收附帶交納一分，即使衹屬於本路的，也允許不限定哪一路而通行交納。户部目前徵收累年的鋪馬錢，也准許一半收交鈔。閏十二月，皇上因爲交鈔的事，召集户部尚書孫鐸、侍郎張復亨，在内殿商議。復亨認爲三合同鈔可行，孫鐸則請求廢除不用，後來復亨被説服了。從此以後，國庫空虚人民貧困，費用不足，專用交鈔愚弄百姓，而政策又不穩定，世宗的大業衰落了。到了泰和三年，弊端更加嚴重，於是皇上對宰臣説：“大定年間，錢很够用，現在民間錢少，而又不在官府，這是爲什麽？命令會集百官詢問，一定有知道原因的人。”四年七月，廢除限錢法，這是采納了户部尚書上官瑜的請求。

四年，想增鑄錢幣，命令百官討論使銅材够用的辦法。中丞孟鑄説：“把錢銷毁爲銅，以及盜用出境的現象不止，應該處罰所屬的官吏及鄰居。”太府監梁瑾等人説：“鑄錢很費錢，大多花費十錢可以得到一錢。有識之士認爲費用雖然多但畢竟增加了一錢，請求開采銅礦、徵收銅器來鑄錢。”宰臣説：“鑄錢不可匆忙進行，准許民間煉銅，官府收購。凡是不滿十人的寺觀，不許收藏法器。民間的銅器限期兩月送交官府，給錢收買，隱藏的按私藏法論處，限額以外有人告發的，按知道而不檢舉處罰所屬官吏。對寺觀允許童子輩告發并獎賞。等到銅多時，另外陳述給皇上聽。”八月，制定方便换錢法，准許人們送交給京城，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照數額支取。後來鑄造大錢以一當十，篆文爲“泰

和重寶"，與鈔參行。

五年，上欲罷交鈔工墨錢，復以印時常費遂命貫止收六文。六年四月，陝西交鈔不行，以見錢十萬貫爲鈔本，與鈔相易，復以小鈔十萬貫相參用之。六年十一月，復許諸路各行小鈔。中都路則於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則於南京、歸德、河南府，山東東路則於益都、濟南府，山東西路則於東平、大名府，河北東路則於河間府、冀州，河北西路則於真定、彰德府，河東南路則於平陽，河東北路則於太原、汾州，遼東則於上京、咸平，西京則於西京、撫州，北京則於臨潢府官庫易錢。令户部印小鈔五等，附各路同見錢用。

七年正月，敕在官毋得支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錢。院務商税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惟遼東從便。時民以貨幣屢變，往往怨嗟，聚語於市。上知之，諭旨於御史臺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論鈔法難行者，許人捕告，賞錢三百貫。"

五月，以户部尚書高汝礪議，立"鈔法條約"，添印大小鈔，以鈔庫至急切，增副使一員。汝礪又與中都路轉運使孫鐸言錢幣，上命中丞孟鑄、禮部侍郎喬宇、國子司業劉昂等十人議，月餘不决。七月，上召議于泰和殿，且諭汝礪曰："今後毋謂鈔多，不加重而輒易之。重之加於錢，可也。"明日，敕"民間之交易、典質，一貫以上并用交鈔，毋得用錢。須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諸物。六盤山西、遼河東以五分之一用鈔，東鄙屯田户以六分之一用鈔。不須立契者，惟遼東錢鈔從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賞有差，監臨犯者杖且解職，縣官能奉行

和重寶"，與交鈔并行。

五年，皇上想廢除交鈔工墨錢，又考慮到印造時的正常開支，於是命令每貫衹收六文。六年四月，陝西交鈔不流通，用現錢十萬貫作爲鈔本，與交鈔相换，又用小鈔十萬貫混合使用。六年十一月，又准許各路各自通行小鈔。中都路則在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則在南京、歸德、河南府，山東東路則在益都、濟南府，山東西路則在東平、大名府，河北東路則在河間府、冀州，河北西路則在真定、彰德府，河東南路則在平陽，河東北路則在太原、汾州，遼東則在上京、咸平，西京則在西京、撫州，北京則在臨潢府官庫换錢。命令户部印五等小鈔，隨各路流通，與現錢同等使用。

七年正月，下令在官府不得支出大鈔，在百姓命令到交鈔庫，按數額大小定比例兑换小鈔及現錢。院務商税以及各種名目的錢，三分必須交納大鈔一分，惟獨遼東不限。當時百姓由於貨幣多次變更，往往抱怨不滿，聚集在市場上議論紛紛。皇上知道後，詔令御史臺説："自今以後都市中敢有相聚議論鈔法難行的，准許人逮捕告發，賞錢三百貫。"

五月，由於户部尚書高汝礪建議，制定"鈔法條約"，添印大小鈔，由於鈔庫很急切，增設副使一員。汝礪又與中都路轉運使孫鐸談錢幣的事，皇上命令中丞孟鑄、禮部侍郎喬宇、國子司業劉昂等十人商議，一個多月還没有定下來。七月，皇上召集他們在泰和殿討論，并且告誡高汝礪説："今後不要説交鈔多，不加以重視而輕易變更它。重視它超過錢，是可以的。"第二天，下令"民間的交易、典當，一貫以上都用交鈔，不得用錢。需要立契約的，三分之一用各種東西。六盤山以西、遼河以東地區以五分之一用鈔，東部偏遠地區屯田户以六分之一用鈔。不需要立契約的，惟獨遼東用錢用鈔各隨其便。違犯的處以二年徒刑，告發的賞賜不等，監督管理人員違犯的處以杖刑并革職，能够遵守執行使交鈔

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罰，集衆沮法者以違制論。工墨錢每張止收二錢。商旅賫見錢不得過十貫。所司籍辨鈔人以防僞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減其數，若舊有見錢多者，許送官易鈔，十貫以上不得出京。”

又定制，按察司以鈔法流通爲稱職，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給券應得鈔一貫，以難支用，命取見錢，御史以沮壞鈔法劾之，上曰：“糾察之官乃先壞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階解職。户部尚書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宜各籍辨鈔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辨驗，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錢即止。每朝官出使，則令體究通滯以聞。民間舊有宋會子，亦令同見錢用，十貫以上不許持行。榷鹽許用銀絹，餘市易及俸，并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絹而不足者亦以鈔給之。”上遣近侍諭旨尚書省：“今既以按察司鈔法通快爲稱職，否則爲不稱職，仍於州府司縣官給由内，明書所犯之數，但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舉其能幹，亦不准用。”

十月，楊序言：“交鈔料號不明，年月故暗，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内，各有辨鈔庫子，鈔雖弊不僞，亦可收納。去都遠之城邑，既有設置合同换錢，客旅經之皆可相易。更慮無合同之地，難以易者，令官庫凡納昏鈔者受而不支，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如此，則昏鈔有所歸而無滯矣。”十一月，上諭户部官曰：“今鈔法雖行，卿等亦宜審察，少有壅滯，即當以聞，勿謂已行而憚改。”汝礪對曰：“今諸處置庫

流通的縣官升官，否則降官處罰，聚衆阻礙法令的人以違反規定論處。工墨錢每張衹收二錢。商旅携帶現錢不得超過十貫。主管部門登記辨認交鈔的人以防止假冒。品官及民家保留現錢，比以前減少限量，如果以前有現錢較多的，准許交送官府换取交鈔，十貫以上不得出京。”

又訂立制度，按察司以鈔法流通爲稱職，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視所給的票據應該得到鈔一貫，因爲難以支付，命令領取現錢，御史以敗壞鈔法彈劾他，皇上說：“糾察官却先敗壞法令，情理上不可饒恕。”於是杖七十下，削官一級解職。户部尚書高汝礪說：“鈔法一定要推行，府州縣鎮應該各登記辨認交鈔的人，給予官印，准許給人們辨認，根據貫數每貫給二錢，貫數雖多，不超過六錢。每次朝官出使，則命令考察交鈔流通情况上報。民間原有宋會子，也准許和現錢同樣使用，十貫以上不許帶走。官賣鹽准許使用銀絹，其餘交易及薪俸，全用交鈔，其中零數用小鈔補足，應當支付銀絹而不足的，也給交鈔。”皇上派近侍告訴尚書省：“現在既然以按察司鈔法推行無阻爲稱職，否則爲不稱職，并且在州府司縣官的赴任證書内，寫明所違犯的數量，衹要是違犯鈔法的人，即使監察御史舉薦他能幹，也不准録用。”

十月，楊序說：“交鈔料號不明，年月模糊，即使命令到交鈔庫换新的，但外路没有固定設置的庫司，想换没有地方，遠的需要到京城去换。”皇上以此詢問高汝礪，回答說：“各地州府庫内，都有辨認交鈔的庫子，交鈔雖壞而不假，也可以收進。離都城遠的城邑，既然没有憑契約换錢處，旅客經過時都可以兑换。又考慮到没設憑契約换錢的機構，難於兑换，命令官庫凡是收到模糊不清的交鈔，衹收進不支出，在鈔背面印上官吏的姓名，積累半年後到都城换新鈔。如此，則磨損不清的交鈔有歸宿而流通無阻了。”十一月，皇上詔令户部官說：“現在鈔法雖然推行，你們也應當審察，稍微有點阻滯，就應當上報，不要考慮已經推行而怕變動。”高汝礪回答說：“現在

多在公廨内，小民出入頗難，雖有商賈易之，然患鈔本不豐。比者河北西路轉運司言，一富民首其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貫。它路臆或有如此者，臣等謂宜令州縣委官及庫典，於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錢爲鈔本，十萬户以上州府，給三萬貫，以次爲差，易鈔者人不得過二貫。以所得工墨錢充庫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貳及轉運司官一員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庫於市肆之會，令民以鈔易錢。是月，敕捕獲僞造交鈔者，皆以交鈔爲賞。時復議更鈔法，上從高汝礪言，命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例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内與一緡，十貫内與兩緡，惟遼東從便。河南、陝西、山東及它行鈔諸路，院務諸税及諸科名錢，并以三分爲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二分五貫例者，餘并收見錢。

各地設立的交鈔庫多在官府衙門内，小民出入很困難，雖然有商人來换取它，但苦於鈔本不充足。近來河北西路轉運司説，一個富民自報按規定數額應當存留的錢以外，還有現錢十四萬貫。其他路估計或許有這類情况，我們認爲應當命令州縣派官吏及庫典，在市場重要位置設庫交换。以自動報官的錢作爲鈔本，十萬户以上的州縣，給三萬貫，依次確定等差，换鈔的每人不得超過二貫。以所得的工墨錢作爲庫典的伙食費，并命令州府僚屬及轉運司官一員管理。”皇上同意這樣辦，於是命令把交鈔庫遷移到市場的中心，讓百姓以鈔换錢。這個月，下令捕獲僞造交鈔的，都用交鈔做賞金。當時又討論改革鈔法，皇上采納高汝礪的建議，命令在官府的大鈔再也不准發出，允許百姓用五貫十貫類的大鈔到交鈔庫换小鈔，想獲得現錢的，五貫以内給一緡，十貫以内給兩緡，惟獨遼東不限。河南、陝西、山東及其他流通交鈔各路，院務各種税收以及徵收各種名目的錢，都以三分爲標準，一分交納十貫面值的交鈔，二分交納五貫面值的交鈔，其餘的全收現錢。

八年正月，以京師鈔滯，定所司賞罰格。時新制，按察司及州縣官，例以鈔通滯爲升降。遂命監察御史賞罰同外道按察司，大興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縣官。是月，收毁大鈔，行小鈔。八月，從遼東按察司楊雲翼言，以咸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皆用交鈔，不得用錢。十月，孫鐸又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税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税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换易。今小鈔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十二月，宰臣奏：“舊制，内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爲率，

八年正月，由於京師交鈔阻滯不流通，制定對主管者的賞罰辦法。當時的新規定，按察司及州縣官，按慣例以交鈔流通情况作爲升降標準。於是命令對監察御史的賞罰與外道按察司相同，對大興府警巡院官的賞罰與外路州縣官一樣。這個月收回銷毁大鈔，流通小鈔。八月，采納遼東按察司楊雲翼的建議，鑒於咸平、東京兩路爲商旅會集之地，於是按照都城南部的辦法，一貫以上都用交鈔，不准用錢。十月，孫鐸又説：“民間鈔多，正應該回籠，院務税收各種名目的錢，可以全部收交鈔，秋夏税交納實物外，也讓收交鈔，不論面額。農民知道了就會慢慢看重交鈔，可以達到流通的目的。近來州縣攤派市場買鈔，衹會增加騷擾，可以廢除各地創設的鈔局，衹命令人們到省庫兑换。現在小鈔限制在各路使用，也很不方便，可以下令通用。”皇上命令趕快執行。十二月，宰臣奏：“以前的辦法，内外官兵的薪俸都發給交鈔，用來足數的必用錢，可以按

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當復計造，其終須當精緻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暗者，乞許於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於院務換錢興販者，以違制論。復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舊限已滿，當更展五十日，許再令變易鈔引諸物。”是制既行之後，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大安三年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爲軍賞，兵衄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於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

十分爲標準，軍兵給三分，官員當差人給二分，最多不超過十貫。凡是以前所收的大鈔，等到通行後應當再考慮印造，最終應當做得精緻以圖經久耐用。民間圖文不清的舊鈔，請求允許他們在當地交鈔庫更换新鈔。如果官吏權勢人家有賤買交鈔，而在院務换取現錢謀利的，以違反制度論處。又派遣官員到各路巡察，存留錢數超過限額的人户，雖然允許奴婢告發，但有默讓其主人藏匿而不如實申報的，可以命令按察司調查。如果以前的限期已滿，應再寬延五十天，准許再讓兑换鈔引等各種東西。”這種制度推行之後，不久章宗去世，衛紹王繼位，大安三年會河之戰，竟用八十四車交鈔作爲軍隊賞賜，兵敗國破，無暇改革弊端，交鈔貶值幾乎到了無法交易的地步。到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想辦法使它增值，於是又印製二十貫到一百貫面額的交鈔，又印製二百貫至一千貫面額的。然而自從泰和以來，凡是改革交鈔，開始時雖然值錢，没有幾年就貶值無法流通，到這時則越改越無法通行了。南遷以後，國庫空虚百姓窮困，戰爭不息，供給無度，交鈔就更不值錢了。

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窒，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税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爲名，量民力徵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内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宋人以爲喜，而金人不禁也。識者惜其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

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奏説：“現在的物價貴，它的弊病在於交鈔不流通，有出而無入。雖然院務税增收數倍，而所交納的都是十貫面額的大鈔，這有什麽好處呢。現在十貫面額的交鈔民間很多，由於没有地方要，所以交易多用現錢，而交鈔每貫僅值一文錢，還不够工墨之費。我愚蠢地認爲，應當暫時禁止現錢流通，并且命令財政部門以軍需爲名，根據百姓的財力進行徵收，則貨幣流通，而物價公平了。”從這以後，錢幣不准使用，富裕人家内被收藏銀錢的禁令所困，外被交鈔多次變化所苦，都至於破産，稱爲“坐化”。商人則往往用舟船運輸到江淮一帶去做生意，錢幣多進入了宋人的腰包。宋人以此爲喜，而金人也不禁止。有識之士婉惜金人既不能重視無用的紙幣，而又抛棄了自古以來流通的實錢。

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

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説：“關陝軍隊多，供給不足，所需要的交鈔則向京城領

鈔則取於京師，徒成煩費。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懷州舊鐵錢巨萬，今既無用，願貫爲甲，以給戰士。”時有司輕罪議罰，率以鐵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贓皆以銀價爲準。

取，白白地增加煩瑣的費用。請求發給鈔板就地印造爲便。”又說：“懷州舊鐵錢很多，現在既然無用，請求准許穿起來做盔甲，發給戰士。”當時有關部門處罰輕罪，多用鐵錢贖罪，而不能抵罪，於是命令交錢贖罪與計算贓物都以銀價爲準。

六月，敕議交鈔利便。七月，改交鈔名爲“貞祐寶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於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師百萬之衆，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旦暮不一，今有司強之，而市肆盡閉。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鬻之，則京師之物指日盡，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贓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制可。

六月，下令討論交鈔的利弊。七月，改交鈔名爲“貞祐寶券”，仍然設立阻礙流通之罪。九月，御史臺說：“自從國家多事以來，全靠交鈔來輔助軍需，但所收回的没有發出的多，則慢慢貶值，最後無法禁止，這是必然的道理。最近用‘貞祐寶券’來革除其弊端，又擔心印造多了後百姓不看重，和舊鈔没有兩樣，於是命令民間做買賣全部按照當時的價錢進行，制定嚴厲的賞罰辦法，要求必須執行，於是導致商旅不通行，四方的貨物不敢進來。京師百萬之多的人口，每天費用無法計算，物價怎能不一天天昂貴呢。并且官價一個月纔確定一次，而民間的價錢早晚不一樣，現在有關部門强制定價，而市場全關門。又討論搜繳隱藏的物品，一定要使他們按照官府定價出售，則京師的物品不久將盡，而百姓更加窮困了。我們認爲，衹有官府收購與計算贓物之類可以用時價，其餘的不限。”皇上同意。

十二月，上聞近京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翔踴，令尚書省集户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户部及講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争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穀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官爲定制，務從其便。”

十二月，皇上聽説京師附近的郡縣多到京師買米，穀價飛漲，命令尚書省會集户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討論如何控制。户部及講議所説，把五斗米運出城的可以强制收購一半，轉運司認爲應完全禁止它出城，皇上聽從開封府的建議，認爲“寶券剛推行時，百姓很看重它。但由於河北、陝西各路所支出的過多，人們就輕視它。商人競相收取帶到京師，來買金銀，銀價昂貴，穀物也隨之漲價。如果命令發行寶券的各路實施不同的辦法，寶券不能再進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穀物自然便宜。如果衹是封鎖京城穀物不讓它運出，那麼外路也閉關自守，穀物不再運入京城，糧食將會更貴。應當向各郡縣的小民百姓宣傳，不要亂漲價，官府制定措施，務必隨其方便。”

四年正月，監察御史田迥秀言：

四年正月，監察御史田迥秀説：“國家調度

"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斂有術而後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寶券。詔酒稅從大定之舊，餘皆不從。尋又更定捕獲僞造寶券官賞。

全靠寶券，推行纔幾個月，又無法流通，并不是控制不嚴格、奉行不謹慎造成的。想要錢幣流通，一定要貴賤相平衡、發出和收回錢幣的辦法得當纔行。現在的毛病在於發出的太多，而收進來的太少。如果隨時裁減支出的數量，而增加收進來的數量，或許可行。"於是分列五件事，第一裁減多餘的官吏，第二撤銷酒使司，第三節省軍人的薪俸，第四廢除用以表示資歷待遇的官稱，第五酒稅及交糧補官都應當使用寶券。皇上下詔酒稅按照大定年間的老辦法，其餘的都不采納。不久又重新制定對捕獲僞造寶券者加官行賞的標準。

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已而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絶，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爲之，若半年無過，及券法通流，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

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說："近來寶券流通阻滯，這是因爲朝廷將討論改革，後來妄傳不再使用，因此被抑制，慢慢至於停止流通的地步，這是權力在小民百姓手中的表現。自從遷都汴京以後，廢除了回易務，我愚蠢地認爲應當恢復設置，命令通曉買賣之道的職官掌管它，給予銀鈔粟麥縑帛一類東西，權衡價值的高低而拋出收回。并且自選優秀的監當官來協助經營，如果半年無過錯，以及券法流通，則按照他的意願委任官職。"下詔采納。

四月，河東行省胥鼎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術收之，不無缺誤。宜量民力徵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多出，民不之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爲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謂："昨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繼踵南渡，遂致物價翔踴，乃權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徵軍須錢，宜從所請。若陝西可徵與否，詔令行省議定而後行。"

四月，河東行省胥鼎說："交鈔貴在流通，現在各路所印製的不够支出，又不采取措施回收，并非没有失誤。應該根據百姓的人力物力進行徵收，來補充軍費開支。河中宣撫司也由於寶券發行多，百姓不看重它，請求根據百姓的貧富狀況徵收。即使是陝西，如果一律徵收，則那裏原有的交鈔逐漸聚集到了河東，與不回收有何不同。又由於河北的寶券不許在河南流通，因此更加阻滯。"宰臣說："先前由於河北的寶券，商旅帶着它相繼到南邊做生意，致使物價飛漲，因此暫時限定各路流通。現在胥鼎既然鑒於本路開支巨大，想徵收軍需錢，應該同意他的請求。至於陝西可以徵收與否，還需詔令行省議定後實行。"

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尚書省經畫之。八月，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

五月，皇上鑒於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令尚書省籌劃經管這件事。八月，平章高琪奏："戰爭爆發以來，財政不足，全靠寶券，但收進來的不够支出，因此慢慢貶值，現在面值

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爲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純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復斂于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爲必用之物，而知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既而，隴州防禦使完顏寓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寓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徵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通流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斂少支爾。然斂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爲今日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爲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爲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議。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禮部侍郎楊雲翼、郎中蘭芝、刑部侍郎馮鶚皆主更造，户部侍郎高夔、員外郎張師魯、兵部侍郎徒單歐里白皆請徵斂，惟户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舊，而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并行。太子少保張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於徵。徵之爲法，特徵於農民則不可，若徵於市肆商賈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壽寧曰：“不然，今之重錢輕

一千錢的寶券衹值幾文錢，隨造隨盡，人力物力的消耗一天天增加，如果不設法補救，弊病將更爲嚴重。應該另造新券，與舊券暫時作爲子母并行流通，或許人力物力都節省，而財政不缺乏。”濮王守純以下的人都怕改，上奏説：“自古以來軍旅之費都向百姓徵收，以前朝廷因爲小鈔太輕，暫時改爲寶券，而又禁止使用錢幣。小民百姓目光短淺，認爲紙幣易壞，不如錢可以長久使用，於是得到了錢就珍藏起來，而寶券則很快用掉，惟恐破裂以至於作廢。現在朝廷衹知道發出去而不知道收回來，所以錢日益貴重而寶券日益輕賤。這就説明寶券貶值并非百姓輕視它，是國家使它如此。不如根據發出去的數量再向百姓收回，出入循環，則他們知道寶券爲必用之物，而知道愛護看重。現在衹考慮它貶值就想另外印製，不僅舊有的法令不能執行，而且擔心新券也同舊券一樣貶值。”後來隴州防禦使完顏寓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接着談券法的弊病。完顏寓請求暫時停止印造，用現有的進行流通，如果阻滯則根據丁口的多少，財産等級的高低而徵收。惠吉説：“寶券是用來救一時之弊的，不能與現錢一樣流通，如果一定想使它流通，不過多收入、少支出。但收取多了則傷害百姓，支出少了則又不够用，二者都不可。爲當前考慮，不如重印，以‘貞祐通寶’爲名，從一百至三千分爲十等，允許各路轉運司印造，仍然不得超過五千貫，與舊券間雜使用，或許可行。”下詔會集百官討論。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禮部侍郎楊雲翼、郎中蘭芝、刑部侍郎馮鶚都主張另印，户部侍郎高夔、員外郎張師魯、兵部侍郎徒單歐里白都請求徵收，惟獨户部尚書蕭貢認爲衹應當照舊，而工部尚書李元輔認爲二者可以并行。太子少保張行信也説不應另印，衹要嚴格制定不流通的處罰辦法，就足够了。侍御史趙伯成認爲：“另印的辦法，暗地裏奪取百姓的利益，它的弊病比徵收還嚴重。徵取之法，衹向農民徵收則不可，如果向市場上的商人之家徵收，這也是重本抑末的一個措施。”刑部主事王壽寧説：“不對，現在重錢輕券的人都是農民，必須先向農民徵收纔行。”轉

券者皆農爾，其斂必先於民而後可。”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寬民力，然後徵之，則行之不難。”榷貨司楊貞亦欲節無名之費，罷閑冗之官。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别造小鈔以省費。或謂縣官當擇人者。獨吏部尚書温迪罕思敬上書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决，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馳驛往來，法不必變，民不必徵，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請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而監察御史陳規、完顔素蘭交諍，以爲“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敬何爲者，徒害人爾”。上以衆議紛紛，月餘不决，厭之，乃詔如舊，紓其徵斂之期焉。

運使王擴説：“凡是議論事情應當追究它的根本，今年支出軍士人家口糧四萬多石，如果這些人的土地有着落，稍微舒緩民力，然後向百姓徵取，則推行它不困難。”榷貨司楊貞也希望節省無名的費用，裁減多餘的官吏。有人請求鑄造大錢以一當百，另造小鈔來節省費用。有人認爲縣官應當擇人擔任。惟獨吏部尚書温迪罕思敬上書説：“國家立法，没有不周密的，祇不過有關部門不能奉行它而已。如果確實讓我能够靈活行事，凡是外路四品以下的官員都允許我執行杖刑，三品以上的上奏朝廷處理，并派監察二人騎驛馬往來巡視，法令不必變，百姓也未必要受懲罰，祇須發一號令，可以使上下無不奉行法令。如果不這樣，我自請處以重刑。”皇上把它給宰臣看，説：“他這樣自我承諾，嘗試委任他可以嗎?”宰臣無法處理，而監察御史陳規、完顔素蘭交相諫諍，以爲“事情有難於施行的，聖哲尚且以之爲憂，思敬能做什麽，白白地害人罷了”。皇上鑒於大家争執不休，一個多月還無定論，感到厭煩，於是下詔照舊，延緩徵收的時間。

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興定元年二月，始詔行之，凡一貫當千貫，增重僞造沮阻罪及捕獲之賞。五月，以鈔法屢變，隨出而隨壞，製紙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徵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民輸輓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高汝礪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徵租税三倍於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於民間斂桑皮故紙鈔七千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寶稍滯，又增兩倍。河南人户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税徵尚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糶當納之租，則賣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而有限。可緩而易爲者交鈔

不久，竟采納惠吉的建議，印造“貞祐通寶”，興定元年二月，纔下詔流通，凡一貫當千貫，加重對僞造和阻礙流通的懲罰以及對捕獲者的賞賜。五月，鑒於鈔法多次改變，隨出而隨壞，製造紙張的桑皮舊紙都取之於百姓，到這時又很難得，於是命令計算價錢，祇徵取寶券、通寶，名叫“桑皮故紙錢”，認爲可以免除百姓運輸的勞苦，而節省人工材料的費用。高汝礪説：“河南調發繁重，所徵收的租税是從前的三倍，僅能勉强供給，多麽繁重啊。而今年五月省部由於一年收取的通寶不够用，於是用民間收斂到的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來補充，又太過分了。而近來又由於通寶流通稍稍不暢，又增加兩倍。河南人户農民占三分之二，今年的租税還没有徵足，却又命令出這種錢，百姓如果不賣掉應當交納的地租，則賣掉所吃的糧食，不這樣又從哪裏弄錢。現在急需而難以得到的是糧草，出於百姓而有限。可以緩期而容易弄到的是交鈔，出於國家

也，出於國而可變。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則更爲小鈔，小鈔弊則改爲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爲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民既悉力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計税、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徵，若是其剥，彼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穢，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於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飢之害重爾。”時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錢輕，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爲則，每兩爲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價，纔爲錢四百有奇，則當杖。輕重之間懸絶如此。”遂命準犯時銀價論罪。四年三月，參知政事李復亨言：“近制，犯通寶之贓者并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爲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亦乞令依上輸銀，既足以懲惡，又有補於官。”詔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誤者止徵通寶見錢，贓汚故犯者輸銀。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温迪罕思敬上書言：“錢之爲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斂則闕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于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采銅鑄錢，而官製模範，薄悪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今日出益衆，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

而可以變化。把國家自己印造的東西向百姓强取，將怎麽辦。以前大鈔不流通則改爲小鈔，小鈔不行則改爲寶券，寶券不行則改爲通寶，變化控制在自己手中，還爲什麽去麻煩百姓呢。百姓已經盡力供應軍需而仍然不足，又統計人口、税收、物品、生産之業而加以徵收，像這樣剥削，他們交不起，就衹好逃亡了。百姓逃亡土地荒廢，軍食供應不上，這樣就把軍儲和鈔法兩事都誤了。我并不是對鈔法不重視，不是故意與省部相對立，衹是考慮到交鈔阻滯物價昂貴的危害輕，百姓流離士兵挨餓的危害重。”當時没有被采納。

三年十月，尚書省官員奏：“以前由於物價昂貴貨幣貶值，對犯贜罪的人按錢定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爲標準，每兩算錢二貫。有貪污通寶的直接按通寶算，如果因爲打仗調發，收取通寶達三十貫的，已判死刑，折合爲金銀價錢，纔值四百多文錢，則應當處杖刑。輕重之間相差如此大。”於是命令按照犯法時的銀價定罪。四年三月，參知政事李復亨説：“最近的制度，犯貪污通寶之罪的人都按物價折銀定罪，每兩折錢二貫，而法律規定應當以銅贖罪的，衹交納通寶現錢，也請求允許按前面的要求交納銀，既足以懲惡，又對官府有好處。”下詔令省臣討論，於是命令犯公罪的衹徵收通寶現錢，故意犯貪污罪的交銀贖罪。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温迪罕思敬上書説：“錢之所以叫泉，貴在流通而不可堵塞，積壓在官府而不散發則危害百姓，散布在民間而不回籠則缺乏用的，必須要多寡輕重與物品相當纔行。大定年間，民間錢多而鈔少，所以被看重而容易流通。戰爭爆發後，在官府的很少，民間也不多，軍旅調發全部依賴於交鈔，每天支出動不動就數以萬計，以致充斥於市場，能不貶值嗎。不如放寬限錢的禁令，准許民間自己采銅鑄錢，而官府製造模型，又薄又差不合乎標準的，下令百姓不得使用，則錢一定會日益增多，可以少發行交鈔，發出的少則增值而容易流通。現在發行的越多，百姓越輕視它，有關部門想使它增值又没有好辦法，以至於計算官吏的薪俸、檢查

官吏之俸、驗百姓之物力以斂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臣謂宜令民鑄錢，而當斂鈔者亦聽輸銀，民因以銀鑄錢爲數等，文曰‘興定元寶’，定直以備軍賞，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從。

百姓的人力財力來搜刮，而最終不能增值，却不知道錢少的弊病。我認爲應該讓民間鑄錢，而應當徵收交鈔的也准許交銀錢，百姓因而用銀鑄造幾個等級的錢幣，文字爲‘興定元寶’，定價以備賞賜軍隊之用，這也是補救弊端的一個辦法。”朝廷不采納。

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寶券之末。初，通寶四貫爲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宜復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爲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縣官能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升職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滯，則亦追降的决爲差。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賞，命監察御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撓法失糾舉法，失舉則御史降决，行部官降罰，集衆妄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始詔行之。

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以前寶券産生了弊病後，就造‘貞祐通寶’來補救，到現在五年了，其弊病又和寶券的後期差不多。當初，通寶四貫折合銀一兩，現在要八百多貫了。應該重新印製‘興定寶泉’，子母相調節，與通寶并行，每貫折通寶四百貫，以二貫折銀一兩，各地設庫，准許人們用通寶兑换它。能够使百姓流通的縣官，升官一級，升職一等，如有姑息以至於無法流通的，則也嚴格按差别降官。州府官以所屬的司縣確定賞罰，命令監察御史及各路巡視官檢查，制定阻撓法令執行和失於檢舉的處罰辦法，如失於檢舉，那麽御史被降官定罪，巡視官得降級受罰，對聚衆議論胡説鈔法難行的人，判處兩年徒刑。告發或捕捉到違法人，賞錢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首次下詔施行。

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爲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

二年五月，另造每貫當通寶五十的寶泉，又用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其他鈔一起流通。流通不久，銀價日益昂貴，寶泉日益貶值，百姓衹按銀論價。到元光二年，寶泉接近於不使用，於是制定法令，銀一兩不得超過三百貫寶泉，凡是值銀三兩以下的東西不許用銀交易，三兩以上的分成三分，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設立平準務，以寶泉、銀相兑换，對私下交换及違法而能告發的人，賞罰各有等差。這個命令下達以後，市場白天就關閉，商旅不通行，朝廷以此爲患，於是廢除買賣用銀以及銀與寶泉私下交易的禁令。但上有限制使用之名，而下無遵照法令之實，有關部門雖然知道，也無法制止。義宗正大年間，民間衹用銀交易。

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

天興二年十月，在蔡州印“天興寶會”，從一錢至四錢分爲四等，和現銀一起流通，不幾個月國家就滅亡了。

金史卷四十九

志第三十

食貨(四)

鹽　酒　醋　茶　諸征商　金銀稅

鹽

金制，榷貨之目有十，曰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爲稱首。貞元初，蔡松年爲户部尚書，始復鈔引法，設官置庫以造鈔、引。鈔，合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之數。七年一厘革之。

初，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濼，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救弊而已。

益都、濱州舊置兩鹽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并爲山東鹽司。二十一年滄州及山東各務增羨，冒禁鬻鹽，朝論慮其久或隳法，遂并爲海豐鹽使司。十一月，又并遼東等路諸鹽場，爲兩鹽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濼爲西京鹽司。是後惟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七鹽司。

山東、滄、寶坻斤三百爲袋，袋二十有五爲大套，鈔、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鈔一，引如袋之數。寶坻零

金代的制度，專賣商品的名目有十種，爲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爲第一。貞元初，蔡松年任户部尚書，開始恢復鈔引法，設官置庫來印製鈔、引。用鈔核實鹽務機關賬簿的記録，用引對照有關部門和各縣批發上交的數額。每七年進行一次改革。

當初，遼、金舊地海邊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吃肇州的鹽，速頻路吃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濼，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都足以供境內之民食用，曾經徵收他們的税。直到取得了中原，鹽場倍增，故設官立法更細。然而增減不一致，廢除和設立不定，也祇是隨時補救弊端而已。

益都、濱州過去設置兩個鹽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合并爲山東鹽司。二十一年滄州及山東各自力求增加收入，違制賣鹽，朝廷輿論擔心久而久之敗壞法令，於是合并爲海豐鹽使司。十一月，又合并遼東等路各鹽場，設兩個鹽司。大定二十五年，改狗濼爲西京鹽司。這以後衹設立山東、滄州、寶坻、莒、解、北京、西京七個鹽司。

山東、滄、寶坻的鹽三百斤爲一袋，二十五袋爲一大套，鈔、引、公據三者具備纔准出賣。小套二十五袋，或五袋、或一袋，每套鈔一份，引與袋數相同。寶坻零散的鹽計算它的斤數，或

鹽較其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爲小鈔引給之，以便其鬻。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爲一席，席五爲套，鈔引則與陝西轉運司同鬻，其輸粟於陝西軍營者，許以公牒易鈔引。西京等場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零鹽積十石，亦一鈔而十引。

六分之三，或六分之一，又發給小鈔引，以便出售。解鹽二百五十斤爲一席，五席爲一套，鈔引則和陝西轉運司共同出售，運送糧米到陝西軍營的，准許用公文换鈔引。西京等場的鹽用石計算，大套爲五石，小套爲三石。北京大套爲四石，小套爲一石。遼東大套爲十石。都是每套給鈔一份，每石給引一份。零散的鹽積累到十石的，也給一鈔十引。

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山東、滄州之場九，行山東、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諸府路，及許、亳、陳、蔡、潁、宿、泗、曹、睢、鈞、單、壽諸州。莒之場十二，濤洛場行莒州，臨洪場行贛榆縣，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朐山、東海縣，板浦場行漣水、沭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之五場又與大鹽場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場行萊州録事司及招遠縣，衡村場行即墨、萊陽縣，之二場鈔引及半袋小鈔引，聽本州縣鬻之。寧海州五場皆鬻零鹽，不用引目。黄縣場行黄縣，巨風場行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棲霞。寧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寶坻鹽行中都路，平州副使於馬城縣置局貯錢。解鹽行河東南北路、陝西東、及南京河南府、陝、鄭、唐、鄧、嵩、汝諸州。西京、遼東鹽各行其地。北京宗、錦之末鹽，行本路及臨潢府、肇州、泰州之境，與接壤者亦預焉。

出售鹽的地界，各自根據當地的方便。山東、滄州的鹽場九個，到山東、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各府路，以及許、亳、陳、蔡、潁、宿、泗、曹、睢、鈞、單、壽等各州去出售。莒的鹽場十二個，濤洛場到莒州去出售，臨洪場到贛榆縣去出售，獨木場到海州司候司、朐山、東海縣去出售，板浦場到漣水、沭陽縣出售，信陽場到密州出售，這五場又與大鹽場一起行銷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場行銷萊州録事司及招遠縣，衡村場行銷即墨、萊陽縣，這二場的鈔引及半袋小鈔引，准許本州縣出賣。寧海州五場都出售零散鹽，不用鈔引。黄縣場行銷黄縣，巨風場行銷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銷福山縣，這三場又通行附近的棲霞縣。寧海州場行銷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銷文登縣。寶坻的鹽行銷中都路，平州副使在馬城縣設局存錢。解鹽行銷河東南北路、陝西東、以及南京河南府、陝、鄭、唐、鄧、嵩、汝各州。西京、遼東鹽各在本地出售。北京宗、錦的細鹽，行銷本路及臨潢府、肇州、泰州境内，和這裏接壤的地界也可以行銷。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軍私煮鹽及盗官鹽之法，命猛安謀克巡捕。三年十一月，詔以銀牌給益都、濱、滄鹽使司。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制定禁止軍人私自煮鹽及盗竊官鹽的法令，命令猛安謀克巡察捕捉。三年十一月，下詔發給益都、濱、滄鹽使司銀牌。

十一年正月，用西京鹽判宋俣言，更定狗濼鹽場作六品使司，以俣

十一年正月，采納西京鹽判宋俣的建議，重新確定狗濼鹽場爲六品使司，以俣爲使，順聖縣

爲使，順聖縣令白仲通爲副，以是歲入錢爲定額。四月，以烏古里石壘民飢，罷其鹽池稅。

十二年十月，詔西北路招討司猛安所轄貧及富人奴婢，皆給食鹽。宰臣言去鹽濼遠者，所得不償道里之費，遂命計口給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十三年二月，并榷永鹽爲寶坻使司，罷平、濼鹽錢。滄州舊廢海阜鹽場，三月，州人李格請復置，詔遣使相視。有司謂是場興則損滄鹽之課，且食鹽户仍舊，而鹽貨歲增，必徒多積而不能售，遂寢其議。三月，大鹽濼設鹽税官。復免烏古里石壘部鹽池之稅。

二十一年八月，參知政事梁肅言："寶坻及傍縣多闕食，可減鹽價增粟價，而以粟易鹽。"上命宰臣議，皆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虧課。今歲糧以七十餘萬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獻等六州粟百餘萬石繼至，足以賑之，不煩易也"。遂罷。十二月，罷平州椿配鹽課。

二十三年七月，博興縣民李孜收日炙鹽，大理寺具私鹽及刮鹹土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比，張仲愈獨曰："私鹽罪重，而犯者猶衆，不可縱也。"上曰："刮鹼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則渤海之人恣刮鹼而食，將侵官課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鹼科罪，後犯則同私鹽法論。十一月，張邦基言："寶坻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一歲貸支償直，以優竈户。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謂丞相烏古論元忠等曰："會寧尹蒲察通

令白仲通爲副使，以這年收入的錢作爲定額。四月，由於烏古里石壘百姓饑荒，免除他們的鹽池稅。

十二年十月，下詔西北路招討司猛安所管轄的窮人及富人的奴婢，都給食鹽。宰臣説離鹽湖遠的人，所得到的不够補償路途中的費用，於是命令按人口給錢，富家奴婢不超過二十口。

十三年二月，把專賣永鹽合并爲寶坻使司，免除平、濼鹽錢。滄州以前廢棄的海阜鹽場，三月，州人李格請求復置，詔令派使臣查看。有關部門説這個場開辦則損失滄鹽的税收，并且食用鹽的人户不變，而鹽貨一年年增加，必然空自增多而無法銷售，於是没有采納他的建議。三月，大鹽濼設立鹽税官。又免除烏古里石壘部的鹽池税。

二十一年八月，參知政事梁肅説："寶坻附近縣多缺少食物，可以降低鹽價增加粟價，而用粟换鹽。"皇上命令宰臣討論，都認爲"鹽不是可以多吃的東西，如果降價换粟，恐怕很久都賣不出去，以至於虧損。今年已有七十多萬石糧食運到通州，近來又接着運到恩、獻等六州一百多萬石粟，足以賑濟，不必麻煩以粟换鹽"。於是没有施行。十二月，免除平州攤派的鹽税。

二十三年七月，博興縣民李孜撿被太陽烤乾的鹽，大理寺條列私自産鹽及從鹹土中取鹽兩個罪名上奏。宰臣認爲和私鹽不同，張仲愈獨自認爲："私鹽處罰很重，而觸犯的人還很多，不可放縱啊。"皇上説："刮鹼并不是煎煮，和私鹽哪點相同?"仲愈説："像這樣則渤海之人任意刮鹼食用，將會損害官府利益。"力争不止，於是皇上把李孜按照刮鹼定罪，以後觸犯則與私鹽法一樣論處。十一月，張邦基説："寶坻的鹽税，如果每石收正税一百五十斤，恐怕有吹乾後的損耗。"於是命令每石增加損耗鹽二十二斤半，仍然提前一年貸給償錢，以優待竈户。

二十四年七月，皇上在上京，對丞相烏古論元忠等人説："會寧尹蒲察通説，當地猛安謀克

言，其地猛安謀克户甚艱。舊速頻以東食海鹽，蒲與、胡里改等路食肇州鹽，初定額萬貫，今增至二萬七千。若罷鹽引，添竈户，庶可易得。"元忠對曰："已嘗遣使咸平府以東規畫矣。"上曰："不須待此，宜亟爲之。"通又言"可罷上京酒務，聽民自造以輸税。"上曰："先灤州諸地亦嘗令民煮鹽，後以不便罷之，今豈可令民自沽耶。"

户生活很困難。以前速頻以東地區食用海鹽，蒲與、胡里改等路食用肇州鹽，當初定額爲一萬貫，現在增到二萬七千貫。如果廢除鹽引，增加竈户，或許能够容易得到。"元忠回答説："已經派使者到咸平府以東去規劃了。"皇上説："不必等這個，應該儘快實行。"蒲察通又説："可以撤銷上京酒務，准許百姓自行釀造而交税。"皇上説："過去也曾命令灤州各地百姓煮鹽，後來因爲不方便而停止，現在怎能讓百姓擅自賣酒呢。"

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即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爲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

二十五年十月，皇上從上京回來，對宰臣説："我聽説遼東，凡是人家食用鹽，衹要没有引目的，就按照私鹽治罪。小民百姓慢慢買來食用，怎麽會有引目。可令衹實行分散經營，或者向百姓詢問，依他們的意願處理。"隨後因此事而撤銷了北京、遼東鹽使司。

二十八年，尚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爲私鹽。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復加刑。宜令别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五月，創巡捕使，山東、滄、寶坻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山東則置於濰州、招遠縣，滄置於深州及寧津縣，寶坻置於易州及永濟縣，解置於澄城縣，西京置於兜答館，秩從六品，直隸省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於人家搜索，若食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販私煮則捕之，在三百里内者屬轉運司，外者即隨路府提點所治罪，盗課鹽者亦如之。

二十八年，尚書省議論鹽事，皇上説："鹽使司雖爲公家謀取税利，但向來騷擾百姓。每當鹽官出巡，巡捕人員往往私藏官鹽，所到之地索取財物及酒食，稍不如意則用所藏的鹽誣爲私鹽。鹽司苟且貪圖增加收入，雖然知道冤枉也施加刑罰。應當下令另設巡捕官，不要與鹽司發生關係，或許可以革除弊病。"五月，設立巡捕使，山東、滄、寶坻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山東則設在濰州、招遠縣，滄設於深州及寧津縣，寶坻設在易州及永濟縣，解設在澄城縣，西京設在兜答館，級别爲從六品，直接隸屬省部，各給銀牌，調撥鹽使司弓手作巡捕人，并且禁令不得進入人家搜索，如果食鹽在一斗以下的不得追查，衹逮捕盗賣及私煮的人，在三百里以内的歸轉運使治罪，三百里以外的歸當地路府提點所治罪，盗竊税鹽的也按照這樣辦理。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慶宫，諭有司曰："比因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灤、太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十二月，户部尚書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皇上朝拜隆慶宫，告訴有關部門説："最近由於狩獵，知道百姓多有因爲鹽禁而獲罪的，百姓怎麽能够忍受。我想下令依照平、灤、太原等地均辦的先例，讓百姓自己煮鹽，命令百官討論這件事。"十二月，户

鄧儼等謂"若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乾辦錢，又必別市而食，是重費民財，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且今之鹽價，蓋昔日錢幣易得之時所定，今日與向不同，況太平日久，户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羨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爾。近已減寶坻、山東、滄鹽價斤爲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況今府庫金銀約折錢萬萬貫有奇，設使鹽課不足，亦足補百有餘年之經用，若量入爲出，必無不足之患。乞令平、灤乾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禮部尚書李晏等曰："所謂乾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絕私煮盜販之弊，莫若每斤減爲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已。又巡鹽兵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違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書郭邦傑等則謂平、灤瀕海及太原鹵地可依舊乾辦，餘同儼議。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則謂私煎盜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選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興府事王翛請每斤減爲二十文，罷巡鹽官。左諫議大夫徒單鎰則以乾辦爲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爲得中。巡鹽弓手可減三分之一，鹽官出巡須約所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可自來歲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爲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准新價足之，餘從所請。十二月，遂罷西京、解鹽巡捕使。時既詔罷乾辦鹽錢，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勝奴、廣寧推官宋扆議北京、遼東

部尚書鄧儼等認爲"如果命令百姓按人口確定鹽税，百姓既要交納乾辦錢，又必須另外買來食用，這是浪費百姓的財力，而祇增加了煮鹽的人和賣鹽的人的利益。而且目前的鹽價，是過去錢幣易得時所定的，現在與從前不同，何況太平無事的時間已很久了，户口增加，食鹽每年的利税應該有所增加，却反而没有，原因何在。這是因爲官價高，貧民利於私鹽便宜，以致於虧損官府利税。現在已經減寶坻、山東、滄鹽價爲每斤三十八文，請求再減去八文，每年不過減少一百二十多萬貫，官價既然便宜，銷售必多，收入自然有增加，也不完全損失所減去的數量。何況現在倉庫中的金銀約折合錢爲一萬萬貫多一點，假設鹽税不足，也足够填補一百多年的花銷，如果量入爲出，必定没有不足的憂患。請求下令平、灤乾辦鹽課也應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擅自巡捕，以杜絶誣陷的弊病。"禮部尚書李晏等説："所謂乾辦，既不是美名，又不是良法。一定要想杜絶私煮盜賣的弊病，不如每斤減爲二十五文，使公私價錢相同，則私鹽自然消滅。又巡鹽兵吏往往藉私鹽之名誣陷人，可以命令與所屬司縣約定，纔許巡捕，違者按察司予以處罰。"刑部尚書郭邦傑等則認爲平、灤瀕臨海邊之地以及太原鹽鹹地可以照舊乾辦，其餘地方遵照鄧儼的建議。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則認爲私煮盜賣之徒，都是明知禁令而違反它的人。可以挑選能幹的官吏充當巡捕使，而不得進入人户家中搜索。同知大興府事王翛請求每斤減爲二十文，撤銷巡鹽官。左諫議大夫徒單鎰則認爲乾辦爲便。宰臣上奏認爲："每斤鹽官府花本錢十文，如果減爲二十五文，似乎平允。巡鹽弓手可減去三分之一，鹽官出巡必須約定所屬官吏一起去，不與他們共同查獲的不予治罪。可以從明年五月一日起施行。"皇上於是命令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爲三十文，已發鈔引而没有支出的准許用新價補足，其他的采納宰臣的建議。十二月，於是廢除西京、解鹽巡捕使。當時已經下詔令廢除乾辦鹽錢，十二月由於大理司直移剌九勝奴、廣寧推官宋扆議論北京、遼東鹽司的利弊，於是復置北

鹽司利病，遂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爲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爲額。罷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東北路乾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緩其徵督。上命俟農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縣擅科鹽制。

二年五月，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詔，自今如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輒捕。民私煮及藏匿，則約所屬搜索。巡尉弓兵非與鹽司相約，則不得擅入人家。

三年六月，孫即康等同鹽司官議，"軍民犯私鹽，三百里内者鹽司按罪，遠者付提點所，皆徵捕獲之賞於販造者。猛安謀克部人煎販及盜者，所管官論贖，三犯杖之，能捕獲則免罪。又濱州渤海縣永和鎮去州遠，恐藏盜及私鹽，可改爲永豐鎮與曹子山村各創設巡檢，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乞升爲從七品，用進士。"上命猛安謀克杖者再議，餘皆從之。

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行於山東等六路，濤洛等五場止行於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其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奸弊"。遂定令五場自爲通比。舊法與鹽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場鹽官左華等，以課不能及額，繳進告敕。遂遣使按視十三場再定，除濤洛等五場係設管勾，可即日恢辦，乃以華所告八場，從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見管課，依新例永相比磨。户部郎中李敬義等言，

京、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每年以十萬餘貫爲定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爲定額。廢除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密奏的人説"河東北路乾辦鹽錢十萬貫太重，因此百姓多逃亡遷徙，請求延期催徵。皇上命令等農閑時派使臣考察。十二月，制定禁止司縣擅自徵收鹽税的法令。

二年五月，省臣認爲山東鹽税不足，是由於鹽司官出巡不敢擅自捕捉，一定要約定所屬官吏同去，人們不怕的緣故。於是下詔，自今以後如有盜賣的，准許鹽司立即逮捕。百姓私煮或隱藏私鹽，則約定所屬官吏一起搜索。巡尉弓兵如果不是與鹽司相約，則不得擅自進入人家。

三年六月，孫即康等同鹽司官討論，"軍民如果觸犯私鹽禁令，三百里以内的由鹽司治罪，遠的交提點所，捕獲者的賞金都向販賣和私造人徵收。猛安謀克部人煮賣及盜竊的，主管官員出錢贖罪，三犯則處杖刑，能够捕獲則免罪。又濱州渤海縣永和鎮離州城遠，恐怕藏匿盜賊及私鹽，可以改爲永豐鎮及曹子山村各設立巡檢，請求把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升爲從七品，用進士擔任。"皇上命令對猛安謀克處杖刑這個問題再討論，其餘的都采納。

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行銷於山東等六路，濤洛等五場衹行銷於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額定的利税，和九場相比，利税總額不同。如果命令與九場一同評比盈虧，那麽五場官依仗自己的利税總額，恐怕不會盡力，反而産生弊病"。於是制定法令讓五場自相評比。以前的辦法是與鹽司使、副使共同評比，所以到這時就開始改變。

五年正月，八小場鹽官左華等，因税利不能達到定額，向朝廷繳納委任令。於是派使者考察十三場後再定，除濤洛等五場係設立管勾官，可以馬上恢復外，於是把左華報告的八場，依照大定二十六年的辦法，由現承包的税利額，永遠和新出現的規定參照執行。户部郎中李敬義等人

"八小場今新定課有减其半者，如使俱從新課，而舊課已辦入官，恐所减錢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錢數不復盡實附曆納官"，遂從明昌元年所定酒稅院務制，令即日收辦。十一月，以舊制猛安謀克犯私鹽酒麯者，轉運司按罪，遂更定軍民犯私鹽者皆令屬鹽司，私酒麯則屬轉運司，三百里外者則付提點所，若逮問犯人而所屬吝不遣者徒二年。十二月，尚書省議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錢四十一文，寶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減爲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後以國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復加三文爲三十三文。

說："八小場現在新定的稅利有比從前少一半的，如果使他們全部依照新利稅，而舊利稅已經置辦入官府，恐怕由於所減少的錢多，因而作弊，而所收的錢數不再全部按規定時間交給官府。"於是按照明昌元年所定的酒稅院務制度，下令立即徵收辦理。十一月，由於以前規定猛安謀克違犯私鹽酒麯禁令的，由轉運司治罪，於是重新規定軍民犯私鹽罪的都命令歸鹽司管，犯私酒麯罪的歸轉運司管，三百里以外的交提點所，如果逮捕審問犯人而所屬地方長官私自隱瞞不放的處二年徒刑。十二月，尚書省討論，山東、滄州從前規定每斤鹽賣錢四十一文，寶坻每斤賣錢四十三文，自從大定二十九年赦免恩典和特別諭旨，減爲三十文，合計減去一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後來因爲國家財政困難，於是上奏確定每斤再加三文，爲三十三文。

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尚書省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户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支引者亦甚多，况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隨時取利，恐徒失之。"遂復定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價每一斤加爲四十二文，解州舊法每席五貫文，增爲六貫四百文。遼東、北京舊法每石九百文，增爲一貫五百文。西京煎鹽舊石二貫文，增爲二貫八百文，撈鹽舊一貫五百文，增爲二貫文，既增其價，復加其所鬻之數。七鹽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爲一千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東舊課歲入二百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六貫，增爲四百三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四貫四百文。滄州舊課歲入百五十三萬一千二百貫，增爲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寶坻舊入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八貫六百文，增爲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九貫。解州舊入八十一萬四

到承安三年十二月，尚書省奏："食鹽的利稅數目很大，現在全國户口增長，食用的人比以前加倍，軍糧儲備支付鈔引的也很多，何况是日用不可缺少的東西，怎麼會因爲價錢的增減而有多少呢。如果不隨時取利，恐怕會白白地失去。"於是又定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售價每斤增加爲四十二文，解州以前每席爲五貫文，增爲六貫四百文。遼東、北京以前每石九百文，增爲一貫五百文。西京煎鹽以前每石二貫，增爲二貫八百文，撈鹽以前每石一貫五百文，增爲二貫，既增加價錢，又增加出售的數額。七鹽司以前利稅每年收入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到這時增爲一千零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東以前每年利稅收入二百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六貫，現在增爲四百三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四貫四百文。滄州以前每年利稅收入一百五十三萬一千二百貫，增爲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寶坻以前收入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八貫六百文，增爲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九貫。解州以前收入八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七貫五百文，增爲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貫二百五十六文。遼東以前收入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二貫八百七十文，增爲三十七萬六

千六百五十七貫五百文，增爲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貫二百五十六文。遼東舊入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二貫八百七十文，增爲三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貫二百五十六文。北京舊入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貫五百文，增爲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一貫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舊入十萬四百一十九貫六百九十六文，增爲二十八萬二百六十四貫六百八文。

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謀克有告私鹽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數多寡論罪。今乃有身犯之者，與犯私酒麴、殺牛者，皆世襲權貴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數，不以贖論，不及徒者杖五十。八月，命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縣巡察私鹽。

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滄、濱兩司鹽袋，歲買席百二十萬，皆取於民。清州北靖海縣新置滄鹽場，本故獵地，沮洳多蘆，宜弛其禁，令民時采而織之。十一月，陝西路轉運使高汝礪言：“舊制，捕告私鹽酒麴者，計斤給賞錢，皆徵于犯人。然監官獲之則充正課，巡捕官則不賞，巡捕軍則減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賞異也。乞以司縣巡捕官不賞之數，及巡捕弓手所減者，皆徵以入官，則罪賞均矣。”詔從之。

三年二月，以解鹽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十一月，定進士授鹽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後擬注。

四年六月，以七鹽使司課額七年一定爲制，每斤增爲四十四文。時桓州刺史張煒乞以鹽易米，詔省臣議之。六月，詔以山東、滄州鹽司自增新課之後，所虧歲積，蓋官既不爲經

千九百七十貫二百五十六文。北京以前收入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貫五百文，增爲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一貫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以前收入十萬零四百一十九貫六百九十六文，增爲二十八萬二百六十四貫六百零八文。

四月，宰臣奏，“法律規定，有告發私鹽而猛安謀克不予逮捕的處以杖刑，其部人有違犯禁令而猛安謀克失察的，按照數量多寡論罪。現在竟然有親犯私鹽法令與違犯私酒麴、殺牛禁令的，都是世襲權貴之家，不可不禁”。於是制定處徒刑的年數、處杖刑的數量，不准贖罪，不够徒刑的杖五十。八月，命令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每到春秋時節派遣使者督促按察司及州縣巡察私鹽。

泰和元年九月，省臣認爲滄、濱兩司鹽袋，每年買席一百二十萬，都取之於民。清州北部靖海縣新設滄鹽場，本來是以前的狩獵地，低濕多蘆草，應該放寬禁令，讓百姓隨時收割編織。十一月，陝西路轉運使高汝礪說：“以前的規定，逮捕告發私賣鹽和酒麴的，按斤數給賞錢，都向犯人徵收。然而鹽官捕獲則充正式税收，巡捕官則不賞，巡捕軍則比一般人少一半，免役弓手又少一半，這是罪同而賞不同。請求把司縣巡捕官不賞的數額，以及巡捕弓手所減去的，全部徵收入官府，則賞罰平衡了。”下詔照辦。

三年二月，以解鹽司使治本州，以副使治安邑。十一月，規定進士授鹽使司官，按榜次及入仕先後委任。

四年六月，把七鹽使司利税額七年確定一次作爲制度，每斤增爲四十四文。當時桓州刺史張煒請求用鹽换米，詔令省臣討論。六月，下詔鑒於山東、滄州鹽司自從增加新利税以後，所虧欠的一年年累積，這是由於官府既不爲它規劃，而

畫，而管勾、監同與合干人互爲奸弊，以致然也。即選才幹者代兩司使副，以進士及部令史、譯人、書史、譯史、律科、經童、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爲管勾，而罷其舊官。十月，西北路有犯花鹹禁者，欲同鹽禁罪，宰臣謂若比私鹽，則有不同。詔定制，收斂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賞同私礬例。

五年六月，以山東、滄州兩鹽司侵課，遣户部員外郎石鉉按視之，還言令兩司分辦爲便。詔以周昂分河北東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陳、蔡、許、潁州隸滄鹽司，以山東東西路、開、濮州、歸德府、曹、單、亳、壽、泗州隸山東鹽司，各計口承課。十月，簽河北東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張德輝言，海壖人易得私鹽，故犯法者衆，可量户口均配之。尚書省命山東按察司議其利便，言“萊、密等州比年不登，計口賣鹽所斂雖微，人以爲重，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無籍之人，豈以配買而不爲哉。”遂定制，命與滄鹽司皆馳驛巡察境内。

六年三月，右丞相内族宗浩、參知政事賈鉉言：“國家經費惟賴鹽課，今山東虧五十餘萬貫，蓋以私煮盜販者成黨，鹽司既不能捕，統軍司、按察司亦不爲禁，若止論犯私鹽者之數，罰俸降職，彼將抑而不申，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令鹽司以達省部，以爲升降。”遂詔諸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部有犯者，兩次則奪半月俸，一歲五次則奏裁，巡捕官但犯則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四月，從涿州刺史夾谷蒲乃言，以萊州民所納鹽錢聽輸絲綿銀鈔。

管勾、監、同監與相關人員交相作弊，以至於這樣。命令立即挑選有才幹的人替代兩司使和副使，以進士及部令史、譯人、書史、譯史、律科、經童、諸局分出身的廉潔謹慎之人爲管勾，而撤銷原來的官吏。十月，西北路有觸犯花鹹禁令的，想按照鹽禁治罪，宰臣認爲如果與私鹽相比，則有所不同。下詔制定法令，收斂的杖八十，十斤增加一等，最多處一年徒刑，按照捕獲私礬的辦法獎賞。

五年六月，由於山東、滄州兩鹽司侵吞利税，派户部員外郎石鉉去檢查，回來建議令兩鹽司分別辦理爲便。下詔派周昂分河北東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陳、蔡、許、潁州隸屬滄鹽司，以山東東路、山東西路、開州、濮州、歸德府、曹、單、亳、壽、泗各州隸屬山東鹽司，各自計算人口承擔課税。十月，簽河北東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張德輝説，海邊人容易得到私鹽，所以犯法的人多，可以根據户口數量平均配給。尚書省命令山東按察司討論它的利弊，説“萊、密等州連年歉收，按人口賣鹽所收的錢雖然不多，但人們以爲重，恐怕會導致流亡。并且私煮鹽的都是没有户籍的人，怎麽會因爲攤購而不再幹呢。”於是制定政策，命令與滄鹽司都騎驛馬巡察境内。

六年三月，右丞相皇族宗浩、參知政事賈鉉説：“國家的經費全靠鹽税，現在山東虧損五十多萬貫，這是由於私煮盜賣的人結成團夥，鹽司既不能够捕獲，統軍司、按察司也不予禁止，如果衹按違犯私鹽禁令的人數，扣俸禄、降官職，他們將壓制不申報，更是難以控制。應該確立制度，把各官在職時所增長和虧損的數量，命令鹽司上報省部，作爲官吏升降的根據。”於是下詔各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管轄的人有違犯的，兩次則扣半個月的薪俸，一年五次就上報朝廷裁處，巡捕官一有違犯就堅决處罰，不准贖免，命令按察司御史檢查。四月，采納涿州刺史夾谷蒲乃的建議，萊州百姓所交納的鹽錢准許用絲織品、銀錢和紙幣交納。

七年九月，定西北京、遼東鹽使判官及諸場管勾，增虧升降格，凡文資官吏員、諸局署承應人、應驗資歷注者，增不及分者升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兩資、遷一官，四分減兩資、遷兩官，虧則視此爲降。如任迴驗官注擬者，增不及分升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一資、遷一階，四分減兩資、遷兩階，虧者亦視此爲降。十二月，尚書省以盧附翼所言，遂定制竈户盜賣課鹽法，若應納鹽課外有餘，則盡以申官，若留者減盜一等。若刮鹼土煎食之，采黄穗草燒灰淋鹵，及以酵粥爲酒者，杖八十。

七年九月，制定西北京、遼東鹽使判官及各場管理人員增減鹽税的升降官辦法，凡是文資官吏員、各局當差人、應根據資歷授官的，增加没有達到規定數額一分的，不升不降，但排在本等的前列，增加一分減一資歷，二分減兩資歷、升一官，四分減兩資歷、遷兩官，虧損則按照這個標準降官。如果任滿回朝驗官改派的，增加不到一分的升爲本等前列，增一分減一資歷，增二分減一資歷、升一級，增四分減兩資歷、升兩級，虧損的也按這個標準降官。十二月，尚書省采納盧附翼的建議，於是制定竈户盜賣課鹽法，如果應該交納的鹽税以外有剩餘，則全部上交官府，如果截留的就減盜竊一等定罪。如果刮鹼土煎鹽食用的，采黄穗草燒灰淋鹵，以及用酵粥造酒的，杖八十下。

八年七月，宋克俊言："鹽管勾自改注進士諸科人，而監官有失超升縣令之階，以故怠而虧課，乞依舊爲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時，選當時到部人截替，遂擬以秋季到部人注代。八年七月，詔沿淮諸榷場，聽官民以鹽市易。

八年七月，宋克俊説："自從鹽管勾改任各科進士，而作監官喪失了特升縣令的途徑，因此怠慢而虧損利税，請求還是照舊爲好。"有關部門認爲在泰和四年改授時，挑選當時到吏部的人截留替任，於是計劃以秋季到吏部的人替代。八年七月，詔令沿淮河邊的各榷場，准許官民用鹽交易。

宣宗貞祐二年十月，户部言，陽武、延津、原武、滎澤、河陰諸縣饒鹹鹵，民私煎不能禁。遂詔置場，設判官、管勾各一員，隸户部。既而，御史臺奏，諸縣皆爲有力者奪之，而商販不行，遂敕御史分行申明禁約。

宣宗貞祐二年十月，户部説，陽武、延津、原武、滎澤、河陰各縣多鹹鹵，百姓私自煎熬無法禁止。於是下詔設場，設立判官、管勾各一員，隸屬户部。後來，御史臺奏，各縣鹹鹵都被有力的人奪去，而商販不通行，於是命令御史分别去申明禁止。

三年十二月，河東南路權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絳、解民多業販鹽，由大陽關以易陝、虢之粟，及還渡河，而官邀糴其八，其旅費之外所存幾何。而河南行部復自運以易粟于陝，以盡奪民利。比歲河東旱蝗，加以邀糴，物價踴貴，人民流亡，誠可閔也。乞罷邀糴，以紓其患。"四年七月，慶壽又言："河中乏糧，既不能濟，而又邀糴以奪之。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

三年十二月，河東南路權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説："絳、解百姓多以販鹽爲業，經過大陽關去换取陝、虢的粟，等到回來渡過黄河時，官府却在半路上買去十分之八，旅費之外所剩無幾。而河南行部又自己運鹽到陝换糧，因此完全争奪了百姓的利益。近年河東遭受旱災蝗災，加以官府攔截買糧，物價飛漲，人民流亡，實在值得憐憫。請求停止攔截强買糧食，來緩和百姓的痛苦。"四年七月，慶壽又説："河中缺糧，其他地方既不能救助，而又强買奪去販運之糧。鹽是官府之物，有關部門從陸路運到黄河，再用船運到

鳳翔，以與商人貿易，艱得而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復邀糴二斗，是官物而自糴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陝西復强取之，非奪而何。乞彼此壹聽民便，則公私皆濟。”上從之。

京兆、鳳翔，來和商人貿易，難以得到并很辛勞。而陝西行部每石又攔截强買去二斗糧食，這是把官物又自買進來。運輸食鹽换取物品，本來是爲了賑濟河中，而陝西又强取它，這不是剥奪是什麽。請求各方都讓百姓自行其便，那麽公私都有好處。”皇上采納。

興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言：“綏德之嗣武城、義合、克戎寨近河地多産鹽，請設鹽場管勾一員，歲獲十三萬餘斤，可輸錢二萬貫以佐軍。”三年，詔用其言，設官鬻鹽給邊用。

興定二年六月，由於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議説：“綏德的嗣武城、義合、克戎寨臨近黄河的地方多産鹽，請設鹽場管勾一員，每年可獲十三萬餘斤，可以交納二萬貫錢來輔助軍用。”三年，下詔采納他的建議，設官賣鹽來供給邊防開支。

四年，李復亨言，以河中西岸解鹽舊所易粟麥萬七千石充關東之用。尋命解鹽不得通陝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内族訛可言，民運解鹽有助軍食，詔修石墻以固之。

四年，李復亨建議，以河中西岸解鹽過去所交换的一萬七千石粟麥作爲關東的開支。不久命令解鹽不得運到陝西，這是由於北方有緊急情况，河防正急的緣故。元光二年，皇族訛可認爲，百姓運銷解鹽對軍糧有幫助，下詔修石墻來維護鹽場。

酒

金榷酤因遼、宋舊制，天會三年始命榷官以周歲爲滿。世宗大定三年，詔宗室私釀者，從轉運司鞫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户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干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興少尹招復酒户。

金代的酒類專賣沿用遼、宋的老辦法，天會三年纔命令專賣官以一周年爲任期。世宗大定三年，詔令如果宗室私自釀造的，由轉運司審訊處治。三年，尚書省奏中都的酒户逃亡的很多，因此税額更加虧損。皇上説：“這是官府不嚴禁私釀造成的。”命令設軍士一百人，隸屬兵馬司，與酒使、副使等主管人員巡察，即使權貴之家也准許搜索。奴婢違犯禁令的，處主人一百下杖刑。并且命令大興少尹招回酒户。

八年，更定酒使司課及五萬貫以上，鹽場不及五萬貫者，依舊例通注文武官，餘并右職有才能、累差不虧者爲之。九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而懼奪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輸其税。大理寺以財非入己，請以贖論。上曰：“雖非私贓，而貧民亦被其害，若止從贖，何以懲後。”特命解職。

八年，重新規定酒使司利税達到五萬貫以上，和鹽場不到五萬貫的，按照老辦法統一授任文武官，其餘的都用右職官中有才能的、多次差任而無虧欠的人充當。九年，大興縣官因爲廣陽鎮務虧欠税收，而怕扣其薪俸，於是把酒散發給所管轄的百姓，讓他們納税。大理寺認爲錢財没有入自己腰包，請求以交錢贖罪論處。皇上説：“雖然不是犯私臟罪，而貧民也受其害，如果衹按贖罪論處，怎麽來懲戒後來者。”特别下令解除職務。

二十六年，省奏鹽鐵酒麯自定課

二十六年，尚書省奏鹽鐵酒麯自從確定利税

後，增各有差。上曰："朕頃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麯院取課，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而無餘膳可與。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難哉，慮費用皆出於民，不忍爲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從來。若恢辦增羡者酬遷，虧者懲殿，仍更定并增并虧之課，無失元額。如橫班祗虧者，與餘差一例降罰，庶有激勸。且如功酬合辦二萬貫，而止得萬七八千，難迭兩酬者，必止納萬貫，而輒以餘錢入己。今後可令見差使內不迭酬餘錢，與後差使內所增錢通算爲酬，庶錢可入官。及監官食直，若不先與，何以責廉。今後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罷杓欄人。

後，增長各有等差。皇上說："我不久前在上京，酒味不好。我想照中都麯院那樣收稅，以使百姓得到美酒。我每天的膳食也很節省，曾有一位公主到來，却没有多餘的膳食給她吃。我如果想每天食用五十隻羊又有什麽困難呢，考慮到費用都出自百姓，不忍心那樣做。監管官祇知道利己，而不知道利從哪裏來。如果經辦增加收入的升遷，虧欠的懲降，并且重定并增并虧的利稅，不要少於原來的數額。如果橫班祗虧欠，與其他經辦的人一樣降官處罰，或許有所激勵勸戒。并且如功酬應當辦理二萬貫，而祇得一萬七八千，難以積兩酬的，必然祇交納一萬貫，而往往以剩餘的錢入私人腰包。今後可以下令在現有差使內不滿一酬的餘錢，與後來差使內所增的錢統一計算爲酬，或許錢可以入官府。至於監官的飯錢，如果不先給，怎麽能要求他們廉潔。今後對任滿規定期限而到省部的官員，就用這個辦法。"又上奏撤銷杓欄人。

二十七年，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麯課，而聽民酤。户部遣官詢問遼東來遠軍，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縣、迭剌部族、天成縣七處，除稅課外，願自承課賣酒。上曰："自昔監官多私官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

二十七年，商議把全國的院務，依照中都的樣子，改收麯稅，而准許百姓買賣。户部派官吏詢問遼東來遠軍，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縣、迭剌部族、天成縣七處，除稅收外，自願承擔利稅賣酒。皇上說："以前監官多把官錢據爲私有，如果准許百姓承辦，或許可以革除這個弊病。命令試行此事。"

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課，令即日收辦。中都麯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三十六萬一千五百貫，承安元年歲獲四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西京酒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歲獲錢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七月，定中都麯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爲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數爲額。

明昌元年正月，重定新稅額，命令即日徵收辦理。大定年間，中都麯使司每年獲錢三十六萬一千五百貫，到承安元年每年獲四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西京酒使司，大定年間每年獲錢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五百八十八文，到承安元年每年獲錢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七月，規定中都麯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爲界，拉通平均計算一年的錢數作爲定額。

五年四月，省奏："舊隨處酒稅務，所設杓欄人，以射糧軍歷過隨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罷去，其隨朝應役軍人，各給添支錢粟酬其勞。

五年四月，尚書省奏："以前各地酒稅務所設的杓欄人，以射糧軍作過隨朝差役的人充任，大定二十七年撤銷，隨朝服役的軍人，各給增發錢糧作爲酬勞。現在計劃將原來收取的杓欄錢，

今擬將元收杓欄錢，以代添支，令各院務驗所收之數，百分中取三，隨課代輸，更不入比，歲約得錢三十餘萬，以佐國用。”

用來取代增發的，命令各院務核算所收之數，百分中取三，隨利税附帶交納，不再進行評比，每年約得錢三十多萬，來補充國家開支。”

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麯使司，自定課以來八年并增，宜依舊法，以八年通該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取新增諸物一分税錢并入，通爲課額。以後之課，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隨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錢。六年，制院務賣酒數各有差，若數外賣、及將帶過數者，罪之。

泰和四年九月，尚書省奏：“在都城的麯使司，自從定税以來八年連續增長利税，應當按照舊法，以八年總計税額，平均它一年的數量，并且取新增加各種物品的一分税錢合并進去，合計爲税額。以後的税額，每五年確定一次。”又下令各地酒務，在原來數額内取三分作爲糟酵錢。六年，規定院務賣酒數各有多少，如果定額外出售、以及携帶超過限量的，予以處罰。

宣宗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税歲及十萬貫者，始設使司，其後二萬貫亦設，今河南使司亦五十餘員，虚費月廪，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復設麯使司。

宣宗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説：“大定年間，酒税錢每年達到十萬貫的地方，纔設置使司，其後二萬貫也設立，現在河南一地也有使司五十多人，白白地浪費每月的官糧，應該依照大定時的制度辦。”元光元年，又設置麯使司。

醋

醋税。自大定初，以國用不足，設官榷之，以助經用。至二十三年，以府庫充牣，遂罷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請榷醋息，遂令設官榷之，其課額，俟當差官定之。後罷。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國用浩大，遂復榷之。五百貫以上設都監，千貫以上設同監一員。

醋税。從大定初開始，由於國家財政不足，設官專賣，來補充開支。到二十三年，由於官府倉庫充實，於是撤銷。章宗明昌五年，由於有關部門入不敷出，言事的人請專賣醋以獲利，於是命令設官專賣，利税數額，等主管官去確定。後來停辦。承安三年三月，尚書省臣鑒於國家開支巨大，於是恢復專賣。五百貫以上設都監，一千貫以上設同監一員。

茶

自宋人歲供之外，皆貿易於宋界之榷場。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販，乃更定香茶罪賞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謂費國用而資敵，遂命設官製之。以尚書省令史承德郎劉成往河南視官造者，以不親嘗其味，但采民言謂爲温桑，實非茶也，還即白上。上以爲不幹，杖七十，罷之。

除宋人每年供給的以外，都在宋朝邊界的專賣場貿易。世宗大定十六年，由於私販很多，於是又制定香茶罪賞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由於有人説專賣茶是浪費國家錢財而資助敵人，於是命令設官製造。派尚書省令史承德郎劉成到河南視察官府生産的茶葉，由於他没有親自品嘗味道，衹聽百姓説是温桑，實際上不是茶，回來後就給皇上説。皇上認爲他不會辦事，杖七十下，罷免了他。

四年三月，於淄、密、寧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

四年三月，在淄、密、寧海、蔡州各設置一個作坊，製造新茶，按照南方的辦法每斤爲一

爲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販運，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數，付各司縣鬻之。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各從其便。五月，以山東人户造賣私茶，侵侔榷貨，遂定比煎私礬例，罪徒二年。

泰和四年，上謂宰臣曰："朕嘗新茶，味雖不嘉，亦豈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東、河北四路悉椿配於人，既曰强民，宜抵以罪。此舉未知運司與縣官孰爲之，所屬按察司亦當坐罪也。其閱實以聞。自今其令每袋價減三百文，至來年四月不售，雖腐敗無傷也。"

五年春，罷造茶之坊。三月，上諭省臣曰："今雖不造茶，其勿伐其樹，其地則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樹槁者，命補植之。十一月，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七年，更定食茶制。

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也。國家之鹽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謂所易不廣，遂奏令兼以雜物博易。

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國蹙財竭，奏曰："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闕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

袋，價值六百文。由於商旅最終没有販運，下令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按各路户口平攤袋數，交給各司縣出售。購買茶引的，交錢或折合實物，各隨他們的便。五月，由於山東人户製造販賣私茶，侵奪專賣利益，於是按照煎私礬的辦法制定法令，處二年徒刑。

泰和四年，皇上對宰臣説："我品嘗新茶，味道雖然不好，也怎麽能不吃呢。近來命令近侍檢查，纔知道山東、河北四路全部攤派給人，既然是强迫百姓，就應該治罪。這件事不知轉運司與縣官哪個幹的，所屬的按察司也應當治罪。命令你們查清楚告訴我。自今以後命令每袋減價三百文，到第二年四月就不再出售，即使腐爛也没有關係。"

五年春，撤銷造茶的作坊。三月，皇上告訴省臣説："現在雖不造茶，但不要砍伐茶樹，那些土地則准許百姓耕種和打柴。"六年，下令河南茶樹枯槁的，予以補栽。十一月，尚書省奏："茶，是飲食之餘所飲，而不是必要的東西。近年來上下競相飲用，農民尤其嚴重，市井中茶鋪相連。商旅多用絲織品交换茶，每年花費不下一百萬，這是以有用之物换無用之物。如果不禁止，恐怕耗費錢財更嚴重。"於是命令七品以上官，其家纔准飲茶，并且不准出賣和饋贈。不應當保留的，按斤兩多少定賞罰。七年，另外制定食用茶的法令。

八年七月，言事的人認爲茶是宋土地上的草芽，而交换中原的絲綿錦絹等有用的東西，這是不行的。國家的鹽貨出自鹵水之中，年年取之不盡，可以讓人們用它换茶。省臣認爲所用來交换的東西不多，於是上奏讓兼用雜物交易。

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鑒於國庫空虚財政枯竭，上奏説："金幣錢穀，世上不可一日缺少。茶本出産於宋地，不是飲食所急需的，而以前商賈用金帛去交换，這是白白地浪費。泰和年間，曾禁止過，後來因爲宋人求和，於是撤銷禁令。戰争爆發後，又施行禁令，但違犯的人并没有減少，而邊民又追求利益，越過邊境私自交易。恐怕因而泄露軍情，或者盜賊入境。現在河南、陝

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餘萬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貨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饋，餘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

西總共五十多郡，每郡平均每天吃茶二十袋，每袋值銀二兩，這樣一年之中浪費百姓銀三十多萬。怎麽把我有用的東西拿去幫助敵人呢。"於是制定法令，親王、公主及現任五品以上官，平常蓄積的可以保存，禁令不得出賣和饋贈，其他人禁止擁有。違犯的處五年徒刑，告發的賞寶泉一萬貫。

諸征商

諸征商。海陵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賜隨朝大小職官及護駕軍，七月，各徵錢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務創虧及功酬格。八月，罷諸路關稅，止令譏察。

對商人的各種稅收。海陵王貞元元年五月，把都城空隙地賜給在朝的大小職官及護駕軍人，七月，各自收錢不等。大定二年，制定院務創利虧損及功酬辦法。八月，廢除各路關稅，衹命令檢查。

三年，尚書省奏，山東西路轉運司言，坊場河渡多逋欠，詔如監臨制，以年歲遠近爲差，蠲減。又以尚書工部令史劉行義言，定城郭出賃房稅之制。

三年，尚書省奏，山東西路轉運司說，坊場河渡多拖欠稅款，詔令照監管的辦法，以年歲遠近爲等差，予以減免。又采納尚書工部令史劉行義的建議，制定城郭出租房屋的徵稅辦法。

五年，以前此河濼罷設官，復召民射買，兩界之後，仍舊設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

五年，因在此之前撤銷河港湖泊所設管理官員，又召民購置產業，與宋議定雙方國界之後，仍舊設官。二十年正月，制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各種實物百分取三。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許與民同利，其七處設官可罷之，委所屬禁豪强毋得擅其利。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建議天下河湖已經允許與百姓共同得利，七個地方設的官可以廢除，委派所屬官吏禁止豪强不得獨霸其利。

明昌元年正月，敕尚書省，定院務課商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百一十六處，比舊減九十四萬一千餘貫，遂罷坊場，免賃房稅。十月，尚書省奏："今天下使司院務，既減課額，而監官增虧既有升遷追殿之制，宜罷提點所給賞罰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點官侵犯場務者，則論如制。"詔從之。

明昌元年正月，命令尚書省，確定院務徵收商稅的數額，各路使司院務一千六百一十六處，比以前減少九十四萬一千餘貫，於是廢除場坊，免除租賃房屋稅。十月，尚書省奏："現在全國使司院務，既減少課稅數額，而監官增加和虧損稅額已有提升降免的制度，應該廢除提點所給予獎賞和扣罰俸錢的制度，衹委派提刑司，檢查到提點官侵犯場務的，則按制度治罪。"下詔采納。

三年，詔減南京出賃官房及地基錢。二年，諭提刑司，禁勢力家不得固山澤之利。又司竹監歲采入破竹五十萬竿，春秋兩次輸都水監，備河防，餘邊刀笋皮等賣錢三千貫，葦錢

三年，下詔減少南京出租官房及地皮錢。二年，告諭提刑司，嚴令有權有勢的人家不得霸占山澤之利。又司竹監每年采進破竹五十萬竿，分春秋兩次運送到都水監，以備河防，其他邊刀笋皮等賣錢三千貫，葦錢二千貫，作爲定額。

二千貫，爲額。

明昌五年，陳言者乞復舊置坊場，上不許，惟許增置院務，詔尚書省參酌定制，遂擬遼東、北京依舊許人分辦，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視，量添設院務于二十三處，自今歲九月一日立界，制可。

明昌五年，陳述意見的人請求復置以前的坊場，皇上不同意，衹允許增設院務，詔令尚書省參考斟酌制定辦法，於是計劃遼東、北京依舊准許人們分別承辦，中都等十一路派官視察，酌量於二十三處添設院務，以今年九月一日爲界，皇上同意。

大定間，中都税使司歲獲十六萬四千四百四十餘貫，承安元年，歲獲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貫。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務課虧，令運司差官監榷。

大定年間，中都税使司每年收入十六萬四千四百四十餘貫，到承安元年，每年收入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貫。泰和六年五月，制定法令，如果院務利税虧損，就命令轉運司派官監督專賣。

金銀之税

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采，二十分取一爲税。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銀百分中取一，諸物取三，今物價視舊爲高，除金銀則額所不能盡該，自餘金銀可并添一分。詔從之。七年三月，户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小商貿易諸物收錢四分，而金銀乃重細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復止三分，是爲不倫，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議以爲如此恐多匿隱，遂止從舊。

大定三年，制定政策，金銀坑冶准許百姓開采，收二十分之一爲税。泰和四年，言事的人建議金銀收税百分之一，其他東西收百分之三，現在的物價比以前高，除去金銀則定額不能完全包括，其餘金銀可以都添一分。下詔采納。七年三月，户部尚書高汝礪說："以前規定，小商販買賣各種東西收錢四分，而金銀是貴重的東西，多出在富民之家，又衹收三分，這是不相稱的，請求也同樣收錢。"省臣討論認爲如此則擔心多隱藏不出，於是衹照老規矩辦。

金銀之税。世宗大定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冶。九年，御史臺奏河南府以和買金銀，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初，朕欲泉貨流通，故令行，豈可反害民乎。"遂罷之。十二年，詔金銀坑冶，恣民采，毋收税。二十七年，尚書省奏，聽民於農隙采銀，承納官課。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百餘鋌，銀五十五萬二千餘鋌。

金銀之税。世宗大定五年，准許人們購買寶山縣銀礦冶煉場。九年，御史臺奏河南府把收購金銀的數額强制攤給百姓，并且壓低價錢。皇上說："當初，我想讓錢鈔流通，所以命令實行，怎麽能反而危害百姓呢。"於是下令停止。十二年，詔令金銀礦藏，放任百姓開采，不要收税。二十七年，尚書省奏，准許百姓在農閑時間采銀，承擔官税。明昌二年，全國現有金一千二百餘錠，銀五十五萬二千餘錠。

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諸處銀冶，禁民采煉。五年，以御史臺奏，請令民采煉隨處金銀銅冶，上命尚書省議之，宰臣議謂："國家承平日久，户口增息，雖嘗禁之，而貧人苟求生

三年，采納提刑司建議，封閉各地銀礦冶煉場，禁止百姓開采冶煉。五年，由於御史臺奏，請求准許百姓開采冶煉各地金銀銅礦，皇上命令尚書省討論，宰臣議論說："國家長期太平無事，户口增長，雖然過去禁止開采，而貧民苟且求

計，聚衆私煉。上有禁之之名，而無杜絶之實，故官無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買，則貧民壯者爲夫匠，老稚供雜役，各得均齊，而射買之家亦有餘利。如此，則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顧工，糜費百端者，有間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謀克縣令籍數，召募射買。禁權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與。如舊場之例，令州府長官一員提控，提刑司訪察而禁治之。上曰：“此終非長策。”參知政事胥持國曰：“今姑聽如此，後有利然後設官可也。譬之酒酤，蓋先爲坊場，而後官榷也。”上亦以爲然，遂從之。墳山、西銀山之銀窟凡百一十有三。

生，聚衆私煉。上面有禁止之名，而没有杜絶之實效，所以官府没有得到好處而百姓多犯法。如果命令百姓出錢認買，則貧民强壯的爲夫匠，老人和兒童做雜活，各得其所，而認買之家也有利潤。如此，就可以長久實行。與官府雇工，耗費巨大相比，是不同的。”於是制定措施，有礦冶的地方，委派謀克縣令登記數量，招募人們認買。嚴令權貴、官吏、弓兵、里胥都不得參與。照舊場的辦法，命令州府長官一員管理，提刑司察訪和禁止違法行爲。皇上説：“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參知政事胥持國認爲：“現在暫時允許，以後如果有利再設官是可以的。譬如酒類出售，就是先設作坊，後來纔由官府專賣。”皇上認爲有道理，於是采納。墳山、西銀山的銀窟共有一百一十三處。

金史卷五十

志第三十一

食貨(五)

榷場　和糴　常平倉　水田　區田　入粟鬻度牒

榷場

榷場，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歲之所獲亦大有助於經用焉。

熙宗皇統二年五月，許宋人之請，遂各置於兩界。九月，命壽州、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鄧、潁、蔡、鞏、洮等州并膠西縣所置者，而專置于泗州。尋伐宋，亦罷之。五年八月，命榷場起赴南京。

國初於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嘗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馬於夏國之榷場。四年，以尚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潁、密、鳳翔、秦、鞏、洮諸場。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麵、及羊豕之腊、并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

十七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與大石交通，恐枉害生靈，不可不備。其陝西沿邊榷場可止留一處，餘悉罷之。令所司嚴察奸細。"前此，以防奸細，罷西界蘭州、保安、綏德三榷場。二十一年正月，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以保

榷場，是與敵國互相貿易的地方。都設立場官，嚴格控制管理，廣修房屋來溝通兩國的貨物，每年的收入也大大有助於財政開支。

熙宗皇統二年五月，同意宋人的請求，於是各自於雙方邊界設立榷場。九月，命令壽州、鄧州、鳳翔府等地都設置榷場。海陵王正隆四年正月，撤銷鳳翔府、唐、鄧、潁、蔡、鞏、洮等州和膠西縣所置的榷場，而專設在泗州。不久征伐宋，也廢除了。五年八月，命令榷場搬遷到南京。

開國之初曾於西北招討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間設置榷場，來交易北方的牲畜。世宗大定三年，在夏國的榷場買馬。四年，因尚書省的奏請，復置泗、壽、蔡、唐、鄧、潁、密、鳳翔、秦、鞏、洮各榷場。七年，禁止秦州榷場不得出售米麵以及羊猪肉乾，和可以製作軍器的東西進入外界。

十七年二月，皇上對宰臣說："宋人喜歡製造事端違背盟約，或者與大石勾結，恐怕傷害百姓，不可不防備。陝西沿邊的榷場可以祇保留一處，其他的都關閉。命令主管部門嚴察奸細。"在此之前，爲了防備奸細，關閉了西界蘭州、保安、綏德三個榷場。二十一年正月，夏國王李仁孝上表請求復置，鑒於保安、蘭州没有什麽出

安、蘭州無所産，而且税少，惟於綏德爲要地，可復設互市，命省臣議之。宰臣以陝西鄰西夏，邊民私越境盜竊，緣有榷場，故奸人得往來，擬東勝可依舊設，陝西者并罷之。上曰："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絶，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於綏德州復置一場。十二月，禁壽州榷場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贄見場官之錢幣也。

産，而且税收不多，惟獨綏德爲要地，可重新設置互相交易，命令省臣討論。宰臣認爲陝西鄰近西夏，邊民私自越境盜竊，由於有榷場，故奸人得以往來，計劃東勝可以依舊設置，陝西的全部關閉。皇上説："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絶，貿易不通，命令在環州設置一個榷場。"不久又在綏德州重設一場。十二月，禁止壽州榷場接受分例。分例，就是商人作爲見面禮送給場官的錢幣。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書省以泗州榷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五年制，官爲增修舍屋，倍設闌禁，委場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净、慶州、來遠軍者仍舊，餘皆修完之。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書省認爲泗州榷場從當初就控制防備不嚴，於是上奏確定按照大定五年的制度，官府增修房屋，加倍設置關卡，委派場官及提控所控制交易，由提刑司檢查。惟獨東勝、净、慶州、來遠軍的仍舊，其餘的都進行修繕。

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爲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所須雜物，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焦乾三百個、蘇木千斤、温柑七千個、橘子八千個、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宋亦歲得課四萬三千貫。

泗州場，大定年間，每年收入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爲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所需要的雜物，泗州場每年供進新茶一千胯、荔枝五百斤、龍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蕉乾三百個、蘇木一千斤、温柑七千個、橘子八千個、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還不算上。宋也每年得利税四萬三千貫。

秦州西子城場，大定間，歲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承安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十九貫。承安二年，復置於保安、蘭州。

秦州西子城場，大定年間，每年收入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到承安元年每年收入十二萬二千零九十九貫。承安二年，在保安、蘭州復置榷場。

三年九月，行樞密院奏，斜出等告開榷場，擬於轄里尼要安置，許自今年十一月貿易。尋定制，隨路榷場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

三年九月，行樞密院奏，斜出等人申請開辦榷場，計劃在轄里尼要設置，准許從今年十一月起貿易。不久制定法令，各路榷場如果有人帶現錢進入外界、與外人交易的，處五年徒刑，三斤以上的處死。

宋界諸場，以伐宋皆罷。泰和八年八月，以與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復置於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

宋邊界各場，由於征伐宋，都關閉了。泰和八年八月，由於與宋講和，宋人請求照舊設置，於是又復置於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等地。

宣宗貞祐元年，秦州榷場爲宋人所焚。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兗州復開設之，歲所獲以十數萬計。

三年七月，議欲聽榷場互市用銀，而計數税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盡忠、權參知政事德升曰："賞賜之用莫如銀絹，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税之，則斂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爾，况許之乎。今軍未息，而産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指日罄矣。"上曰："當熟計之。"興定元年，集賢諮議官吕鑑言："嘗監息州榷場，每場獲布數千匹，銀數百兩，兵興之後皆失之。"

和糴

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價和糴。

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後倉廩久匱，遣太子詹事完顔守道等山東東西路收糴軍糧，除户口歲倉外，盡令納官，給其直。三年，謂宰臣曰："國家經費甚大，向令山東和糴，止得四十五萬餘石，未足爲備。自古有水旱，所以無患者，由蓄積多也。山東軍屯處須急爲二年之儲，若遇水旱則用賑濟。自餘宿兵之郡，亦須糴以足之。京師之用甚大，所須之儲，其敕户部宜急爲計。"

五年，責宰臣曰："朕謂積貯爲國本，當修倉廩以廣和糴。今聞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稱委任之意。"六年八月，敕有司，秋成之後，可於諸路廣糴，以備水旱。九年正月，諭宰臣曰："朕觀宋人虚誕，恐不能久遵誓約。其令將臣謹飭邊備，以戒不虞。去歲河南豐，宜令所

宣宗貞祐元年，秦州榷場被宋人焚毁。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兗州又開設，每年收入以十數萬計。

三年七月，討論打算准許榷場用銀做交易，而按數量收税。皇上說："像這樣，是公開允許銀流入外界。"平章盡忠、權參知政事德升說："賞賜用銀絹最多，而國庫不够供給。對外貿易雖有禁令，而私下交易的照舊。如果徵税，則雖不向百姓搜刮，費用却可以充足。"平章高琪說："小人之所以敢於違犯法令，是由於法令没有執行，何况允許他們這樣幹呢。現在戰争没有結束，而産銀之地都在外界，不禁止則公私的銀不久將用完。"皇上說："應該仔細考慮。"興定元年，集賢諮議官吕鑑說："我曾經監息州榷場，每場獲布千匹，銀數百兩，戰争爆發後都失去了。"

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路秋季莊稼成熟，命令有關部門增價收購。

世宗大定二年，由於正隆之後倉庫長期空虚，派太子詹事完顔守道等到山東東路、山東西路收購軍糧，除人們每年吃的外，命令全部交給官府，付給錢。三年，對宰臣說："國家花費很大，以前命令山東收購，衹得四十五萬多石，不够儲備。自古有水旱，之所以没有危害，是由於蓄積多的緣故。山東駐軍地方必須儘快儲備二年的糧食，如果遇上水旱災則用來救濟。其他駐兵之地，也必須收購足够的糧食。京城的花費很大，所需要的儲備，命令户部應該儘快籌劃。"

五年，皇上責備宰臣說："我認爲積貯是國家的根本，應當修建倉庫來擴大收購。現在聽說外路官敷衍了事而已。你們不留心，很不稱委任之意。"六年八月，敕令有關部門，秋季莊稼成熟以後，可以在各路擴大收購糧食，以備水旱之災。九年正月，皇上指示宰臣說："我看出宋人恐怕不會長久履行盟約。命令將領慎重整頓邊防作好準備工作，以戒備突然事變。去年河南豐

在廣糴，以實倉廩。”詔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十二月，詔在都和糴以實倉廩，且使錢幣通流。又詔凡秋熟之郡，廣糴以備水旱。十六年五月，諭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備緩急。”

十七年春，尚書省奏，先奉詔賑濟東京等路飢民，三路粟數不能給。上曰：“朕嘗諭卿等，豐年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爲國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即今不給，可於鄰道取之。自今多備，當以爲常。”四月，尚書省奏，“東京三路十二猛安尤闕食者，已賑之矣。尚有未賑者”。詔遣官詣復州、曷蘇館路，檢視富家，蓄積有餘增直以糴。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糧。

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諸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慶雲縣、霧鬆河等處遇豐年，多和糴。

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諭旨户部官，“聞通州米粟甚賤，若以平價官糴之，何如”？於是，有司奏，“中都路去歲不熟，今其價稍減者，以商旅運販繼至故也。若即差官爭糴，切恐市價騰踴，貧民愈病，請俟秋收日，依常平倉條理收糴”。詔從之。

明昌五年五月，上曰：“聞米價騰踴，今官運至者有餘，可減直以糶之。其明告民，不須貴價私糴也。”

六年七月，敕宰臣曰：“詔制内饑饉之地令減價糶之，而貧民無錢者何以得食，其議賑濟。”省臣以爲，闕食州縣，一年則當賑貸，二年然後賑濟，如其民實無恒産者，雖應賑貸，亦請賑濟。上遂命間隔飢荒之

收，應該下令當地廣爲收購，來充實倉庫。”詔令州縣收購糧食，不得强制向百姓攤派。十二年十二月，下詔在都城收購糧食來充實倉庫，并且使錢幣流通。又詔凡是秋季豐收的地方，多收購糧食以備水旱之災。十六年五月，皇上指示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説：“西邊向來不準備儲蓄，命令各地收購糧食，以防備緊急事變。”

十七年春，尚書省奏，當初奉詔賑濟東京等路飢民，三路的糧食不够供給。皇上説：“我曾經指示你們，豐年要多收購糧食來防備災荒。你們都説全國倉庫充實，現在要救濟，却説不够。自古帝王都把蓄積作爲國家的長久之計，我主張存糧哪裏想獨用。現在不够，可以在鄰近地方備辦。自今以後要多儲備，應當作爲經常的措施。”四月，尚書省奏，“東京三路十二猛安特别缺少食物的，已經救濟過了。還有没有救濟的”。詔令派官到復州、曷蘇館路，檢查富家，對多餘的存糧加價收購。命令近處的居民前去取糧。

十八年四月，命令泰州所管轄的各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轄的奚族猛安，咸平府慶雲縣、霧鬆河等地遇上豐年，要多收購糧食。

章宗明昌四年七月，指示户部官，“聽説通州米糧很便宜，如果官府按平價收購，怎麽樣”？於是，有關部門奏，“中都路去年收成不好，現在那裏的糧價稍微降低，是由於商旅接連販運去的緣故。如果馬上派官去争購，很擔心市價飛漲，貧民更受害，請求等到秋收時，按照常平倉的辦法收購”。下詔采納。

明昌五年五月，皇上説：“聽説米價飛漲，現在官府運到的糧食有多餘，可以減價出售。命令明告百姓，不必高價私自購買。”

六年七月，敕令宰臣説：“詔書中説鬧饑荒的地方減價賣糧，而没有錢的貧民怎麽能得到糧食，命令你們商議救濟。”省臣認爲，缺少糧食的州縣，一年的則應當借給糧食，二年的纔救濟，如果那裏的百姓確實没有固定的産業，雖然衹應當借貸，也請求救濟。皇上於是命令區分饑

地，可以辨錢收糴者減價糶之，貧乏無依者賑濟。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礪糴於河南諸郡，令民輸輓入京，復命在京諸倉糴民輸之餘粟。侍御史黄摑奴申言："汝礪所糴足給歲支，民既於租賦之外轉輓而來，亦已勞矣。止將其餘以爲歸資，而又强取之，可乎。且糴此有日矣，而止得二百餘石，此何濟也。"詔罷之。十二月，附近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騰踴，遂禁其出境。

四年，河北行省侯摯言："河北人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伏見沿河諸津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商人無利，誰肯爲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罹兵革，又坐視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從之。又制凡軍民客旅粟不於官糴處糶，而私販渡河者，杖百。沿河軍及譏察權豪家犯者，徒年、杖數并的决從重，以物没官。

上以河北州府錢多，其散失民間頗廣，命尚書省措畫之。省臣奏："已命山東、河北榷酤及濱、滄鹽司，以分數帶納矣。今河北艱食，販粟北渡者衆，宜權立法以庶糴之。擬於諸渡口南岸，選通練財貨官，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之糧，轉之北岸，以迴易糴本，兼收見錢。不惟杜奸弊，亦使錢入京師。"從之。

又上封事者言："比年以來屢艱食，雖由調度征斂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奪之也。收則乘賤多糴，困急則以貸人，私立券質，名爲無利而實數倍。飢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場功甫畢，官租未了，而囷已空矣。此

荒地區的情况，對有能力備錢購買的就降價出售，對貧困無依仗的人就進行救濟。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命令高汝礪在河南各郡收購糧食，命令百姓運送到京師，又命令在京師的各倉庫收購百姓交納後多餘的糧食。侍御史黄摑奴申説："汝礪所收購的糧食足够一年支出，百姓既在交納租賦之外又運送而來，也已經够辛苦的了。衹把剩餘的糧作爲回家路上的花費，而又强行取掉，可以嗎。而且收購這類糧食已經多日了，却衹得到二百餘石，這又能成什麽事。"下詔停止收購。十二月，附近郡縣多在京師收購糧食，穀價飛漲，於是禁止糧食出境。

四年，河北行省侯摯説："河北人吃人，觀、滄等州每斗米值銀十餘兩。私下得知沿黄河各渡口准許販糧北渡，但每石官府强買十分之八，商人得不到好處，哪個肯幹。而且黄河以北的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既遭受戰禍，又眼看他們餓死而不管，我擔心圖謀造反的人得以藉口而起。希望停止强買，放任百姓運輸販賣爲好。"下詔采納。又限制凡是軍民客旅如果不在官府收購處賣糧，而私自販運渡過黄河的，杖一百。沿黄河邊軍士以及關卡檢查人員、權豪人家違犯的，處徒刑的年數、杖刑的數量都要從重執行，把東西没收歸官府。

皇上認爲河北州府錢多，其散失在民間很廣，命令尚書省處理。省臣上奏："已經下令山東、河北榷酤及濱、滄鹽司，按比例附帶交錢。現在河北缺糧，販糧北渡的人很多，應當暫時制定辦法在半路上收購。計劃挑選精通生意的官吏，在各渡口的南岸，先用金銀絲絹等交换商販的糧食，運到北岸，來换回本錢，兼收現錢。不僅可以杜絶弊端，也可以使錢流入京城。"皇上同意這個建議。

又有上密奏的人説："近年以來常常缺糧，雖然是由於調度徵斂繁重造成的，也是由於兼并之家剥削的緣故。豐收時則乘便宜多收購，緊缺時則把它借貸給人，私自訂立契約，名爲無利，實際上高達幾倍。飢民惟恐得不到糧食，不敢計較，所以收穫剛結束，官租没完，而糧倉已空

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者也。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願明敕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則在公有益，而私無損矣。”詔宰臣行之。是年，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邀糴事。見《鹽志》下。

興定元年，上頗聞百姓以和糴太重，棄業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户部郎中楊貞權陝西行六部尚書，收給潼、陝軍馬之用，奏糴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從之。六月，立和糴賞格。

了。這就是富的更富，而貧窮的人更加貧窮的原因。本朝立法，借貸財物的月利不超過三分，時間長久則到一倍而止，現在有的不到一個月而利息達三倍。希望明令有關部門，實行舊辦法，豐收之時增價收購，則對公家有好處，而私家也不受損失。”詔令宰臣施行。這一年，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議論半路强買之事。見《鹽志》下。

興定元年，皇上聽説百姓由於官府收購糧食太重，放棄生産的很多，命令宰臣留意。八月，以户部郎中楊貞權陝西行六部尚書，徵收糧食供給潼、陝軍馬的消費，他上奏收購販運渡過黄河的糧食的一半，來寬緩百姓的饑荒。皇上采納。六月，制定收購糧食的獎賞辦法。

常平倉

世宗大定十四年，嘗定制，詔中外行之，其法尋廢。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設，敕省臣詳議以聞。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平歲則已。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況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户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其不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減其價三之一以糶。”詔從之。

三年八月，敕“常平倉豐糴儉糶，有司奉行勤惰褒罰之制，其遍諭

世宗大定十四年，曾經制定政策，詔令中外執行，這種辦法不久廢除。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求復設，敕令省臣詳細討論上奏。省臣説：“大定時的老辦法，豐年則比市價高十分之二收購糧食，歉收年則比市價降低十分之一出售，平常年分就算了。之所以豐年增價來收購，是怕物價過低損害農民。歉收則減價出售，是怕物價太高傷害百姓。增減價格來平衡糧價，所以叫常平，不是説使全國的百姓都依賴它。現在全國人口很多，如果想按人口使他們節餘一年的儲備，則不僅數量太多難以辦到，又擔心不按時散發以至於腐爛。況且有關部門又有强行攤派的弊病，這不是長久的辦法。如果計算各郡縣户口平均每人支出三斗，每口衹儲蓄三個月的糧食，已達千萬數，也足够平衡物價救濟災荒了。如果命令各地，除開官兵三年的糧食外，可以充三個月食用的免予收購，不足的等豐年再收購，大概可以長久實行了。然而立法之初貴在堅決執行，命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管這事，郡縣官吏有妨礙執行的要檢舉，能够推行的要加以提拔。至於中都路年成不好的地方，則按照常平法，減價三分之一出售糧食。”下詔采納。

三年八月，敕令“常平倉豐年買糧，歉收年賣糧，對有關部門奉行努力或懈怠的賞罰辦法，

諸路，其奉行滅裂者，提刑司糾察以聞”。又謂宰臣曰：“隨處常平倉，往往有名無實。况遠縣人户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糴糶。可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十里内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舊擬備户口三月之糧，恐數多致損，改令户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户以下備五千石。河南、陕西屯軍貯糧之縣，不在是數。州縣有倉仍舊，否則創置。郡縣吏受代，所糴粟無壞，一月内交割給由。如無同管勾，亦准上交割。違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監交。本處歲豐，而收糴不及一分者，本等内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尚書省，至日斟酌黜陟。九月，敕置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董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爲永制。又諭尚書省曰：“上京路諸縣未有常平倉，如亦可置，定其當備粟數以聞。”四年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户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每歲收税粟二十萬五千餘石，所支者六萬六千餘石，總其見數二百四十七萬六千餘石。臣等以爲此地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似不必置”。遂止。

五年九月，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定其永制。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且比年稍豐而米價猶貴，若復預糴，恐價騰踴，於民未便”。遂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俟官錢羡餘日舉行。

要遍告各路，對那些推行得不好的，提刑司要檢舉上報”。皇上又對宰臣説：“各地常平倉，往往有名無實。况且遠縣的人户怎麽肯長途跋涉，直接到州府去買賣糧食。可以在各縣設置倉庫，命令州府縣官兼任提控管勾。”於是制定辦法，縣距州六十里以内到州倉，六十里以外則特設倉庫。以前計劃儲備户口三月的糧食，恐怕數量大導致危害，改令二萬户以上的地方儲備三萬石，一萬户以上的儲備二萬石，一萬户以下、五千户以上儲備一萬五千石，五千户以下儲備五千石。河南、陕西駐軍貯糧之縣，不在這個辦法之内。州縣有倉庫的照舊，没有就新增設。如果郡縣吏换任，所收購的糧食没有腐爛，一個月以内交割，發給憑據。如果没有一同管理的人員，也准許向上面交割，誤期，則讓州府和提刑司派官催促監督交割。本地年成豐收，而收購增加不到一分的，在本等内降名次，提刑司檢查，直接申報尚書省，到時候斟酌升降名次。九月，敕令設置常平倉的地方，令州府官監督管理，縣官也兼管其事，按所收購糧食的多少升降名次，作爲永久的制度。又指示尚書省説：“上京路各縣没有常平倉，如果也可以設置，確定應當儲備糧食的數量告訴我。”四年十月，尚書省奏，“現在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户共一十七萬六千多，每年收税糧二十萬五千多石，支出六萬六千多石，其現有數量總共二百四十七萬六千多石。我們認爲這些地方收入多支出少，遇到災害足够用來救濟，似乎可以不必設置”。於是作罷。

五年九月，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制定其永久的辦法。全國常平倉共五百一十九處，目前儲備糧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多石，可備官兵五年的食用，米八百一十多萬石，可備四年的消費，而現有錢共三千三百四十三萬多貫，僅够開支二年以上。現錢既少，而且近年稍有豐收，但米價還很貴，如果再預買，恐怕糧價飛漲，對百姓不利”。於是下詔内外常平倉暫停收購糧食，等官錢有多餘時再進行。

水田

明昌五年閏十月，言事者謂郡縣有河者可開渠，引以溉田，詔下州郡。既而八路提刑司雖有河者皆言不可溉，惟中都路言安肅、定興二縣可引河溉田四千餘畝，詔命行之。六年十月，定制，縣官任内有能興水利田及百頃以上者，升本等首注除。謀克所管屯田，能創增三十頃以上，賞銀絹二十兩匹，其租税止從陸田。

承安二年，敕放白蓮潭東閘水與百姓溉田。三年，又命勿毁高梁河閘，從民灌溉。

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按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它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轉運司因出計點，就令審察，若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爲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

貞祐四年八月，言事者程淵言："碭山諸縣陂湖，水至則畦爲稻田，水退種麥，所收倍於陸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歲可得十萬石。"詔從之。興定五年五月，南陽令李國瑞創開水田四百餘頃，詔升職二等，仍録其最狀遍諭諸道。十一月，議興水田，省奏："漢召信臣於南陽灌溉三萬頃。魏賈逵堰汝水爲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穫多於陸地數倍。"敕令分治户部按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租止依陸田，不復添徵，仍以官賞激

明昌五年閏十月，議事的人認爲有河流的郡縣可以開渠，引水灌溉農田，皇上命令交給各州討論。後來八路提刑司即使有河流的地方都説不能灌溉，衹有中都路説安肅、定興二縣可以引河灌田四千多畝，詔令實行。六年十月，制定辦法，縣官任期内有能够興修水利灌溉農田達一百頃以上的，升爲本等名次前列委任官職。謀克所管轄的屯田，能够增加水田三十頃以上的，賞賜銀絹合二十兩匹，其租税衹按陸田徵收。

承安二年，敕令放白蓮潭東閘水給百姓灌溉農田。三年，又下令不得毁壞高梁河閘，准許百姓灌溉。

泰和八年七月，詔令各路按察司規劃水田，部官説："水田的好處很大，沿河邊都修建水渠，像平陽挖井種田都可以灌溉。近年邳、沂接近河流的土地遍種豆麥，無水則挖井灌溉，共六百多頃，比陸田多收穫數倍。由此看來，其他地區也没有不可行的。"於是命令轉運司出去統計，就地審察，如果各路按察司由於督促農作，可以考察詢問開河或挖井怎樣方便，規劃上報，以待實施。

貞祐四年八月，論事人程淵説："碭山各縣的湖塘，水來時則開爲稻田，水退後種麥，收穫倍於旱地。應當招募人佃種，官府收取三分之一，每年可以得到十萬石糧食。"下詔采納。興定五年五月，南陽令李國瑞開闢水田四百多頃，詔令升職二等，并登記他的優異成績遍告各道。十一月，討論興修水田，尚書省奏："漢時召信臣在南陽灌溉三萬頃。魏時賈逵在汝水築堰修新湖塘，溝通運路二百餘里，人們稱之爲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在潁水之南溝通了淮、潁、大治各湖塘，修通渠道三百多里，灌溉農田二萬頃。現在河南郡縣有很多古代開闢水田的地方，收穫比旱地多數倍。"敕令分管的户部考察各州郡，有可以開闢的招募百姓去做，其租衹按照旱地徵收，不再加數，仍然用加官行賞的辦法激勵有關人員。陝西除三白渠設官外，也應該按

之。陝西除三白渠設官外，亦宜視例施行。

照規定施行。

元光元年正月，遣户部郎中楊大有等詣京東西南三路開水田。

元光元年正月，派户部郎中楊大有等到京東、京西、京南三路開闢水田。

區田

區田之法，見嵇康《養生論》，自是歷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趙過一畝三甽之法者。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執嘗論其法於上前，上曰："卿等所言甚嘉，但恐農民不達此法，如其可行，當遍諭之。"四年夏四月，上與宰執復言其法，久之，參知政事胥持國曰："今日方之大定間，户口既多，費用亦厚。若區種之法行，良多利益。"上曰："此法自古有之，若其可行，則何爲不行也?"持國曰："所以不行者，蓋民未見其利。今已令試種於城南之地，乃委官往監督之，若使民見收成之利，當不率而自效矣。"參知政事夾谷衡以爲"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廢壠畝之田功也。"上曰："姑試行之。"六月，上問參知政事胥持國曰："區種事如何?"對曰："六七月之交，方可見矣。""河東及代州田種今歲佳否?"曰："比常年頗登。"是日，命近侍二人馳驛巡視京畿禾稼。

區田之法，見於嵇康《養生論》，從此歷代没有天下通用如趙過一畝三甽之法的。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執大臣曾在皇上面前討論那種辦法，皇上說："你們所説的很好，衹怕農民不知這種辦法，如果可行，應當遍告他們。"四年夏四月，皇上又與宰執大臣説起區田法，很長時間以後，參知政事胥持國說："現在與大定年間相比，户口既然增多，費用也增大了。如果區種之法推行，利益確實很多。"皇上說："這個辦法自古就有，如果它可行，則爲什麽没有推廣呢?"持國說："之所以没有推行，是由於百姓没有看到它的好處。目前已下令在城南之地試種，并派官去監督，如果使百姓看到收成的利益，將不用人帶頭就自動效法。"參知政事夾谷衡認爲"如果它有利，古代就已經推行了。而且花的功夫多而所種的東西少，又怕荒廢了田地的耕種。"皇上說："姑且試行它。"六月，皇上問參知政事胥持國說："區種這件事如何?"回答說："六七月之間，纔能看到效果。""河東及代州的莊稼今年好不好?"説："比往年好得多。"這一天，皇上派近侍二人騎驛馬巡視京郊的莊稼。

五年正月，敕諭農民使區種。先是，陳言人武陟高翌上區種法，且請驗人丁地土多少，定數令種。上令尚書省議，既定，遂敕令農田百畝以上，如瀕河易得水之地，須區種三十餘畝，多種者聽。無水之地則從民便。仍委各千户、謀克、縣官依法勸率。

五年正月，下令農民實行區種法。這以前，陳述意見的人武陟高翌獻上區種法，并且請求按照人丁土地多少，確定數額下令區種。皇上命令尚書省討論，確定以後，於是敕令農田一百畝以上，如果瀕臨河流容易得水的土地，必須區種三十多畝，准許多種。無水之地則隨百姓的便。并委派各千户、謀克、縣官依法督促。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馬百禄奏："聖訓農民有地一

承安元年四月，開始實行區種法，男子年齡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有土地的每丁種一畝，丁多的五畝爲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馬百禄奏："皇上指示農民有地一頃的區種一畝，五畝

頃者區種一畝，五畝即止。臣以爲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可。

泰和四年九月，尚書省奏：“近奉旨講議區田，臣等謂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倉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區種，農民見有利自當勉以效之。不然，督責雖嚴，亦徒勞耳。”敕遂令所在長官及按察司隨宜勸諭，亦竟不能行。

爲止。我認爲土地肥瘠不同，請求不限定畝數。”皇上批示同意。

泰和四年九月，尚書省奏：“近來奉聖旨討論區田，我們認爲這種辦法本來想利民，有人認爲天旱纔實行，倉猝進行未必有好處。而且五方土地肥瘠不同，假如都可以區種，農民見有利可圖，自然會盡力效法。不然，督促雖嚴厲，也是徒勞。”於是敕令各地長官及按察司靈活地鼓勵勸告，最後還是不能推行。

入粟鬻度牒

熙宗皇統三年三月，陝西旱饑，詔許富民入粟補官。世宗大定元年，以兵興歲歉，下令聽民進納補官。又募能濟飢民者，視其人數爲補官格。

熙宗皇統三年三月，陝西由於旱災鬧饑荒，皇上下詔准許富民交粟給官府以獲取官職。世宗大定元年，由於戰爭和歉收，下令准許百姓交納糧食獲取官職。又招募能够救濟飢民的人，按人數確定補官的規格。

五年，上謂宰臣曰：“頃以邊事未定，財用闕乏，自東、南兩京外，命民進納補官，及賣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寺觀名額。今邊鄙已寧，其悉罷之。慶壽寺、天長觀歲給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以賜之。”

五年，皇上對宰臣説：“近來由於邊境上的事情没有平定，財政匱乏，除東、南兩京外，命令百姓交糧補官，以及出售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寺觀名稱和匾額。現在邊境已經安定，命令全部停止。慶壽寺、天長觀每年給的度牒，每份折合錢二十貫來賜給他們。”

明昌二年，敕山東、河北闕食之地，納粟補官有差。

明昌二年，敕令山東、河北缺糧的地方，實行交納糧食而補授不同品級的官職。

承安二年，賣度牒、師號、寺觀額，復令人入粟補官。三年，西京饑，詔賣度牒以濟之。

承安二年，出賣度牒、師號、寺觀匾額，又命令人們交糧補官。三年，西京饑荒，下詔出賣度牒來賑濟。

宣宗貞祐二年，從知大興府事胥鼎所請，定權宜鬻恩例格，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監户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

宣宗貞祐二年，采納知大興府事胥鼎的請求，制定臨時出售恩例的辦法，准許進官升職、守喪的人應舉求仕、監户從良之類，各交納一定數量的糧草。

三年，制無問官民，有能勸率諸人納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遷官一階，正班任使。七百石兩階，除諸司。千石三階，除丞簿。過此數則請於朝廷議賞。推司縣官有能勸二千石遷一階，三千石兩階，以濟軍儲。又定制，司縣官能勸率進糧至五千石以

三年，下令無論官吏百姓，有能鼓勵帶領人們交財物給官府的，米一百五十石升官一級，授予正班的差使。交納米七百石升兩級，授予諸司官。一千石三級，授予丞簿官。超過這個數目就向朝廷申請論賞。推司縣官有能够鼓勵交納二千石的升一級，三千石的升兩級，來補充軍糧儲備。又制定政策，司縣官能够鼓勵帶頭交糧達到

上者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遷一官、減二等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皆注見闕。

五千石以上的減一次資歷考核，一萬石以上的升一官、減二等考核，二萬石以上的升一官、升一等，都委任目前缺人的官。

四年，河東行省胥鼎言："河東兵多民少，倉空歲饑。竊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率之術。今擬凡補買正班，依格止蔭一名，若願輸許增蔭一名。僧道已具師號者，許補買本司官。職官願納粟或不願給俸及券糧者，宜量數遷加。三舉終場人年五十以上，四舉年四十五以上，并許入粟，該恩大小官及承應人。令譯史吏員，雖未係班，亦許進納遷官。其有品官應注諸司者，聽獻物借注丞簿。丞簿注縣令，差使免一差。掌軍官能自備芻糧者，依職官例遷官如舊。"

四年，河東行省胥鼎說："河東兵多民少，倉庫空虛年歲饑荒。我瞭解到潞州元帥府雖然設置賣爵的恩例，但條目很少，没有用盡鼓勵的辦法。現在打算凡是補買正班官職，按規定衹蔭一人，如果願意交糧，准許增蔭一人。僧道已有師號的，准許補買本司官職。職官如果願意交粟或不願給俸禄及券糧的，應該根據數量升遷加等。年齡五十歲以上三次科舉考滿終場的人，年齡四十歲以上考完四場科舉的人，都允許交粟，授任大小官及承應人。令史、譯史等吏員，雖然没有列入正式官班，也允許交粟升官。那些有品級的官員，應委任諸司官職的，准許獻財物藉任丞簿官。丞簿官授縣令，差使免一差。掌管軍隊的官，能够自備糧草的，按照職官的辦法依舊升官。"

四年，耀州僧廣惠言："軍儲不足，凡京府節鎮以上僧道官，乞令納粟百石。防刺郡副綱、威儀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滿替。諸監寺十石，周年一代，願復買者聽。"詔從之。

四年，耀州僧廣惠說："軍糧儲備不足，凡是京府節鎮以上的僧道官，請求命令交粟一百石。防禦史州及刺史州内的副綱、威儀等，交粟七十石以上的纔充任，任滿三十月替换。各監寺交粟十石，一周年替换一次，願意再買的予以批准。"下詔采納。

興定元年，潞州行元帥府事粘割貞言："近承奏格，凡去歲覃恩之官，以品從差等聽其入粟。委帥府書空名宣敕授之，則人無陳訴之勞，而官有儲蓄矣。比年屢降覃恩，凡羈縻軍職者多未暇授，若止許遷新覃，則將隔越矣。乞令計前後所該輸粟積遷。"詔從之。

興定元年，潞州行元帥府事粘割貞說："近來秉承奏報官員的規定，凡是去年特恩許封的官，按照品級等差允許他們交糧食，委托帥府書寫空白委任狀交給他們，則人們没有申訴的勞苦，官府却有儲蓄。近年多次賜給恩賞，凡是擔任軍職的人多没有機會授予，如果衹允許升遷新得恩典的人，則將造成彼此懸殊。請求下令合計前後恩封所應交粟的多少，一次升進。"下詔采納他的建議。



金史卷五十一

志第三十二

選擧(一)

進士諸科　律科　經童科　制擧　武擧
試學士院官　司天醫學試科

自三代鄉舉里選之法廢，秦、漢以來各因一代之宜，以盡一時之才，苟足於用即已，故法度之不一其來遠矣。在漢之世，雖有賢良方正諸科以取士，而推擇爲吏，由是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備宿衛，因被寵遇，以位通顯。魏、晋而下互有因革，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由是塗則自以爲慊，此由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趣向然也。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考其致身之所自，進士纔十之二三耳。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爲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者乎。金治純駁，議者於是每有別焉。

宣宗南渡，吏習日盛，苛刻成

自從三代鄉舉里選的制度廢除，秦、漢以來各按照一代的便利，來選拔一時的人才，祇要足够任用就行，所以法制的不一致，已經很久了。在漢代，雖有賢良方正諸科來選取士人，但推舉爲官吏，因此而得到公卿的官位，公卿子弟入宮備宿衛，因而受寵幸，以至於爲高官。魏、晋以後各代有沿襲，有變革，到了唐、宋，進士科很興盛。當時士大夫的進取，不經過這個途徑則自以爲恨，這是由於當時君主的喜好，所以人心的趨向是這樣。遼興起於唐末，很重視用唐代進士的辦法選拔人才，但是在這個國家做官的人，分析他們進入仕途的來源，進士纔十分之二三罷了。金繼遼後建國，凡事想超過遼代，所以進士的科目兼用唐、宋之法而有所變化。士人的及第出身，比前代更受重視，條法也更周密。至於用策論試進士選拔其國人，而用女真文字作爲標準文字，這大概是運用他們之長來達到目的，又想推行其本國文字，使人們精通學習而不荒廢。整個金代，科舉得到的人才很多。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都列在正班內，這是唐、宋以來没有的事，怎麼不是因時制宜，而以漢代的法令爲依據呢？金代統治方法的優點或缺點，評論它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宣宗南遷以後，官吏的習氣日益嚴重，苛刻

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爾歟。自時厥後，仕進之歧既廣，僥倖之俗益熾，軍伍勞效，雜置令録，門蔭右職，迭居朝著，科舉取士亦復泛濫，而金治衰矣。

成風，大概也是由於多事的歲月，急於追求事功，不免這樣罷了。從此以後，仕進的門路既廣泛，僥幸的習俗更嚴重，軍旅中資歷高、勞績大的人，雜設令史、録事。門蔭右職，輪流占據朝廷的顯位，科舉取士也過於冗濫，金朝的統治衰落了。

原其立經陳紀之初，所爲升轉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條而不紊，百有餘年才具不乏，豈非其效乎。奉詔作《金史》，志其《選舉》，因得而詳論之。司天、太醫、内侍等法歷代所有，附著於斯。鬻爵、進納，金季之弊莫甚焉，蓋由財用之不足而然也，特載《食貨志》。

推究金朝建立法度的初期，所制定的升遷、轉官的標準、考察的辦法，井井有條而不紊亂，百餘年人才不缺乏，難道不是它的效果嗎。我們奉詔著《金史》，記載其《選舉》，因而能够詳細論述它。司天、太醫、内侍等法歷代都有，附記在這裏。出賣官爵、交粟買官，金末的弊政没有比這更嚴重的，這是由於財政開支不够纔這樣，特載於《食貨志》。

金設科皆因遼、宋制，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罷策試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創設女直進士科，初但試策，後增試論，所謂策論進士也。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童中選者，曰舉人。

金代設立科目都是沿襲遼、宋的制度，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等制度。海陵天德三年，廢除策試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創設女真進士科，開始時衹考策試，後來增設試論，這就是所謂策論進士。明昌初，又設立制舉宏詞科，來優待不尋常的人才。所以金代取士的科目有七種。那些考試詞賦、經義、策論合格的，叫做進士。律科、經童考試合格的，叫做舉人。

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於天德三年，後定制，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入學，不及十五者入小學。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初養士百六十人，後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曾得府薦及終場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學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處，共千人。初以嘗與廷試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親、并得解舉人爲之。後增州學，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隨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孫，餘官之兄弟子孫經府薦者，同境内舉人試補三之一，闕里廟宅子孫年十三以上不限數，經府薦及終場免試者不

培養士人的地方叫國子監，最初設置於天德三年，後來規定，詞賦、經義生一百人，小學生一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屬、各個功臣及三品以上官的兄弟子孫年齡十五歲以上的人入學，不到十五歲的入小學。大定六年，纔設置太學，開始時養士一百六十人，後來確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一百五十人，曾經得到府的推薦以及考完終場的人二百五十人，共四百人。府學也是大定十六年設置，共十七處，一千人。開始時以曾經參加廷試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的親屬和得解舉人入學。後來增設州學，於是增加五品以上官、曾任隨朝六品官的人的兄弟子孫，其餘官的兄弟子孫經過府推薦的，與境内舉人考試補充三分之一，闕里廟宅子孫年齡十三歲以上的不限名額，經府推薦及終場免試的不得超過二十人。

得過二十人。

凡考試補充學生，太學則由禮部主持，州府則以管理學校的學官主持，曾經得到府推薦及考完終場的舉人，都免予考試。

凡試補學生，太學則禮部主之，州府則以提舉學校學官主之，曾得府薦及終場舉人，皆免試。

凡經，《易》則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公彦疏，《論語》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用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駰注，《前漢書》用顔師古注，《後漢書》用李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楊倞注，《揚子》用李軌、宋咸、柳宗元、吴祕注，皆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凡是經書，《周易》則用王弼、韓康伯注，《書》則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公彦疏，《論語》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用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駰注，《前漢書》用顔師古注，《後漢書》用李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楊倞注，《揚子》用李軌、宋咸、柳宗元、吴祕注，都由國子監印刷，發給學校。

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三月一私試，以季月初先試賦，間一日試策論，中選者以上五名申部。遇旬休、節辰皆有假，病則給假，省親遠行則給程。犯學規者罰，不率教者黜。遭喪百日後求入學者，不得與釋奠禮。

凡是學生上課，三天作策論一篇，又三天作賦及詩各一篇。每三個月一次私試，在最後一月的月初先考試賦，過一天考試策論，合格的以上等五名申報部省。遇到旬休、節辰都有假，生病則給假，探親遠行則給路上的時間。違犯學規的要處罰，不遵照教導的要貶退。遭喪百日後請求入學的，不得參加釋奠禮。

凡國子學生三年不能充貢，欲就諸局承應者，學官試，能粗通大小各一經者聽。

凡是國子學生三年不能充貢舉，想到各局當差的，學官進行考試，能够粗通大小各一經的予以准許。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興學校，推行三舍法，及鄉以八行貢春官，以設制舉宏詞。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户部尚書鄧儼等謂："三舍之法起於宋熙寧間，王安石罷詩賦，專尚經術。太學生初補外舍，無定員。由外升内舍，限二百人。由内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密奏的人請求興建學校，推行三舍法，以及各地方以八行上貢春官，并設立制舉宏詞科。這件事交給尚書省召集百官討論，户部尚書鄧儼等説："三舍之法起始於宋熙寧年間，王安石廢除詩賦，專門尊崇經術。太學生最初補入外舍，没有定員。由外舍升内舍，限二百人。由内舍升上舍，限一百人。各

升上舍，限百人。各治一經，每月考試，或特免解，或保舉補官。其法雖行，而多席勢力、尚趨走之弊，故蘇軾有‘三舍既興，貨賂公行’之語，是以元祐間罷之，後雖復，而宣和三年竟廢。臣等謂立法貴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學官選試，啓僥倖之門，不可爲法。唐文皇養士至八千人，亡宋兩學五千人，今策論、詞賦、經義三科取士，而太學所養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僅及千人。今若每州設學，專除教授，月加考試，每舉所取數多者賞其學官。月試定爲三等籍之，一歲中頻在上等者優復之，不率教、行惡者黜之，庶幾得人之道也。又成周鄉舉里選法卒不可復，設科取士各隨其時。八行者乃亡宋取《周禮》之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加之中、和爲八也。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廉，今已有舉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縣官薦之。今制，犯十惡奸盜者不得應試，亦六德六行之遺意也。夫制舉宏詞，蓋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設此科，不限進士，并選人試之，中選擢之臺閣，則人自勉矣。”上從其議。遂計州府户口，增養士之數，於大定舊制京府十七處千人之外，置節鎮、防禦州學六十處，增養千人，各設教授一員，選五舉終場或進士年五十以上者爲之。府學二十有四，學生九百五人。大興、開封、平陽、真定、東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間、濟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遼陽、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慶陽、臨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鳳翔、平凉、延安、咸平、廣寧、興中府各二十人。節鎮學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絳、定、衛、懷、滄州各三十人，萊、密、潞、汾、冀、邢、

自研習一經，每月考試，或者特別免試起解，或者保舉補官。那種辦法雖然推行，而多憑藉勢力、崇尚趨炎附勢的弊病，故蘇軾有‘三舍既興，賄賂公行’的話，所以元祐年間停止，後來雖然恢復，而最終在宣和三年廢除。我們認爲立法貴在可以長久實行，那種三舍之法交由學官挑選考試，開啓了僥幸之門，不可以作爲法令。唐文皇養士達八千人，滅亡掉的宋朝兩學五千人，現在以策論、詞賦、經義三科選拔人才，而太學所養的衹有一百六十人，外地京府有的有十人，全國纔一千人。現在如果每州設立學校，專門委任教授，每月進行考試，每次科舉考取人數多的，賞賜其學官。月試定爲三等進行登記，一年中經常在上等的給予獎勵，不遵照教導、作惡的人實行貶退，這也許是獲取人才的辦法。又成周鄉舉里選的辦法終究不能恢復，設立科目選拔人才各隨時代而不同。八行，是滅亡的宋朝取《周禮》的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加上中、和，成爲八行。凡是人的德行，沒有比孝廉更大的了，現在已經有了推舉孝廉的法令，以及百姓有才能德行的命令縣官推薦。按當今的制度，犯十惡大罪及奸盜罪的人不得應試，也是六德六行的遺意。至於制舉宏詞，是天子禮遇非同尋常之士的，如果設立這一科，不限進士，并挑選人們考試，合格的提拔到臺閣做官，則人們自然會勤勉上進。”皇上采納他們的建議。於是統計州府的户口，增加培養士人的人數，在大定原來的制度京府十七處一千人之外，設置節鎮、防禦州學六十處，增養一千人，各設教授一員，選考完五場的人或年齡五十歲以上的進士充任。府學二十四處，學生九百零五人。大興、開封、平陽、真定、東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間、濟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遼陽、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慶陽、臨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鳳翔、平凉、延安、咸平、廣寧、興中府各二十人。節鎮學三十九處，共六百一十五人。絳、定、衛、懷、滄州各三十人，萊、密、潞、汾、冀、邢、兖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聖州十五人，其餘二十三節鎮都是十人。防禦州學二十一處，共二百三十

兖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聖州十五人，餘二十三節鎮皆十人。防禦州學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洺、棣、亳各十五人，餘十六州各十人。凡千八百人。

五人。博、德、洺、棣、亳州各十五人，其餘十六州各十人。總共一千八百人。

女直學。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譯經書頒行之。後擇猛安謀克内良家子弟爲學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師，以編修官温迪罕締達教之。十三年，以策、詩取士，始設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以新進士爲教授。國子學策論生百人，小學生百人。府州學二十二，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頻、合懶、蒲與、婆速、咸平、泰州、臨潢、北京、冀州、開州、豐州、西京、東京、蓋州、隆州、東平、益都、河南、陝西置之。凡取國子學生、府學生之制，皆與詞賦、經義生同。又定制，每謀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無願學者，則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季月私試如漢生制。大定二十九年，敕凡京府鎮州諸學，各以女直、漢人進士長貳官提控其事，具入官銜。河南、陝西女直學，承安二年罷之，餘如舊。

女真學。從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翻譯經書頒發。後來挑選猛安謀克内良家子弟爲學生，各路共達三千人。九年，挑選他們之中特别傑出的一百人送到京師，以編修官温迪罕締達教授他們。十三年，以策論、詩賦取士；開始設立女真國子學，各路設女真府學，以新進士爲教授。國子學策論生一百人，小學生一百人。府州學二十二處，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頻、合懶、蒲與、婆速、咸平、泰州、臨潢、北京、冀州、開州、豐州、西京、東京、蓋州、隆州、東平、益都、河南、陝西設置。大凡挑選國子學生、府學生的辦法，都與詞賦、經義生相同。又定立制度，每謀克取二人，如果宗室每二十户内没有人願意學習的，則取有物力人家的子弟十三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的人充當。凡是上課，三天作策論一道，最後一月私試按照漢族學生的制度進行。大定二十九年，下令凡是京府鎮州各學，各以女真、漢人進士出身的長官和副長官管理，寫進官銜之中。河南、陝西的女真學，承安二年停辦，其餘的照舊。

進士諸科

凡諸進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至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爲第，而不復黜落。

凡是各科進士舉人，由鄉到府，由府到省，到殿廷，總共四場考試都合格的，就授官職，到第五場廷試被黜落的，則賜給及第，叫做恩例。又有特命及第的，叫做特恩。恩例衹考試文章的好壞定名次，而不再黜落。

凡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策論各一道。其設也，始於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時以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亦無定期，故二年

凡是詞賦進士，考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考試所學的一部經義、策論各一道。它們的設立，始於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當時由於迫切要求得到漢族人才以安撫新歸附的人，最初没有固定人數，也不定期，所以二年二月、

二月、八月凡再行焉。

五年，以河北、河東初降，職員多闕，以遼、宋之制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取士，號爲南北選。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試之制，而更定試期。三年，并南北選爲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貞元元年，定貢舉程試條理格法。正隆元年，命以《五經》、《三史》正文内出題，始定爲三年一闢。

大定四年，敕宰臣，進士文優則取，勿限人數。

十八年，謂宰臣："文士有偶中魁選，不問操履，而輒授翰苑之職。如趙承元，朕聞其無士行，果敗露。自今榜首，先訪察其鄉行可取，則授以應奉，否則從常調。"

十九年，謂宰臣曰："自來御試賦題，皆士人嘗擬作者。前朕自選一題，出人所不料，故中選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題難則名儒亦擅場，題易則庸流易僥倖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臣前日言，士人不以策論爲意者，正爲此爾。宜各場通考，選文理俱優者。"上曰："并答時務策，觀其議論，材自可見，卿等其議之。"

二十年，謂宰臣曰："朕嘗諭進士不當限數，則對以所取之外無合格文，故中選者少，豈非題難致然耶。若果多合格，而有司妄黜之，甚非理也。"又曰："古者鄉舉有行者，授以官。今其考滿，察鄉曲實行出倫者擢之。"又曰："舊不選策，今兼選矣。然自今府會兩試不須試策，已中策後，則試以制策，試學士院官。"

八月共考試二次。

五年，由於河北、河東剛剛降附，職官缺少很多，而遼、宋的制度不同，下詔南北地區各按照他們平時所修習的舉業取士，號稱南北選。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詔令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纔增設殿試制度，而重新確定考試時間。三年，合并南北選爲一，廢除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貞元元年，制定貢舉程試條理格法。正隆元年，命令在《五經》、《三史》正文之中出題，纔規定每三年開科一次。

大定四年，敕令宰臣，進士衹要文章優秀就録取，不限人數。

十八年，皇上對宰臣說："文士中有偶然考中第一名的，不論操行，而輕率授給翰苑之職。比如趙承元，我聽說他没有士人的品行，果然敗露。自今以後高中榜首的，要先訪察他們向來的品行可取，纔授給應奉官，否則按一般程序調任。"

十九年，皇上對宰臣說："向來御試的賦題，都是士人曾經擬作的。前時我自選一題，是人們没有想到的，所以合格的多爲名士，而庸才選不上。由此可知試題難則名儒獨占考場，試題易則平庸之輩容易僥幸獲選。"平章政事唐括安禮上奏說："我從前說過，士人不重視策論，正是爲了這件事。應該各場通考，選拔文理皆優秀的人。"皇上說："都要回答時務策，看他們的議論如何，才能自然可以表現出來，你們討論這事。"

二十年，皇上對宰臣說："我曾經告訴說進士不應限制名額，你們則回答說所録取的之外没有合格的文章，所以中選的人很少，難道不是題難造成的嗎。如果真的合格的人多，而有關部門胡亂貶退他們，很不合理。"又說："古時候鄉間推舉有德行的人，授給官職。現在官吏任滿，要察訪鄉里實際品行出類拔萃的人進行提拔。"又說："以前不考策問，現在兼試。但自今以後府會兩試不必試策問，已經考中策問科以後，則考

試制策，試學士院官。"

二十二年，謂宰臣曰："漢進士魁，例授應奉，若行不副名，不習制誥之文者，即與外除。"

二十二年，皇上對宰臣說："漢人進士的第一名，照例授給應奉官，如果品行與名聲不符，不會作制誥文章的人，就委任爲外面的官。"

二十三年，謂宰臣曰："漢進士，皇統間人材殆不復見，今應奉以授狀元，蓋循資爾。制誥文字，各以職事鋪敘，皆有定式，故易。至撰赦詔，則鮮有能者。"參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對曰："舊人已登第尚爲學不輟，今人一及第輒廢而不學，故爾。"

二十三年，皇上對宰臣說："漢人進士，像皇統間那樣的人才幾乎不再看到，現在應奉官授給狀元，這是遵循資格罷了。制誥文字，各按職務鋪敘，都有固定的格式，所以容易。至於撰寫赦詔，則很少有能作的人。"參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回答說："以前人們考中進士後還學習不止，現在人們考中進士後就荒廢不學習，所以這樣。"

上於聽政之隙，召參知政事張汝霖、翰林直學士李晏讀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闕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臣竊念久矣。國朝設科，始分南北兩選，北選詞賦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三百五十人。嗣場，北選詞賦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員不闕。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科，不過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縣令員闕也。"上曰："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數。"二十八年，復經義科。

皇上在聽政的空閑時間，召集參知政事張汝霖、翰林直學士李晏讀新進士的對策，到"縣令缺員，怎麽選拔"？皇上說："我日夜思考這個問題，不知怎麽辦。"李晏回答說："我私下考慮很久了。本朝設立科目考試，開始時分别南北兩選，北選詞賦進士録取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一百五十人，共計三百五十人。接着一場，北選詞賦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一百五十人，共計二百五十人。由於入仕的人多，所以員額不缺。這以後南北通選，祇設詞賦科，不過録取六七十人，由於入仕的人少，所以縣令缺人。"皇上說："從今以後祇要文理可采用的都予以録取，不限名額。"二十八年，恢復經義科。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言事者謂"舉人四試，而鄉試似爲虚設，固當罷去。其府、會試乞十人取一人，可以群經出題，而注示本傳"。上是其言，詔免鄉試，府試以五人取一人，仍令有司議外路添考試院，及群經出題之制。有司言："會試所取之數，舊止五百人，比以世宗敕中格者取，乞依此制行之。府試舊六處，中有地遠者，命特添三處，上京、咸平府路則試於遼陽，河東南北路則試於平陽，山東東路則試於益都。以《六經》、《十七史》、《孝經》、《論語》、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論説政事的人認爲"舉人考四場，而鄉試似乎是空設，應該廢除。請求府、會試十人中録取一人，可以在各種經書之中出題，而注明它原來的傳注"。皇上贊同他的意見，下詔廢除鄉試，府試按五人中録取一人，并命令有關部門討論在外路添設考試院，以及在群經中出題的制度。有關部門說："會試所録取的名額，以前不超過五百人，近來由於世宗命令合格的人予以録取，請求按照這個辦法實行。以前府試有六處，其中有地方遠的，命令特别添設三處，上京、咸平府路則在遼陽考試，河東南北路則在平陽考試，山東東路則在益都考試。在《六經》、《十七史》、《孝經》、《論語》、

《孟子》、及《荀》、《揚》、《老子》内出題，皆命於題下注其本傳。”又諭有司曰：“舉人程文所用故事，恐考試官或遽不能憶，誤失人材，可自注出處。注字之誤，不在塗注乙之數。”

明昌二年，敕官或職至五品者，直赴御試。四年，平章政事守貞言：“國家官人之路，惟女直、漢人進士得人居多。諸司局承應，舊無出身，自大定後始敘使，至今鮮有可用者。近來放進士第數稍多，此舉更宜增取，若會試止以五百人爲限，則廷試雖欲多取，不可得也。”上乃詔有司，會試毋限人數，文合格則取。

六年，言事者謂“學者率恃有司全注本傳以示之，故不勉讀書，乞減子史注本傳之制。又經義中選之文多膚淺，乞擇學官，及本科人充試官”。省臣謂若不與本傳，恐碩學者有偶忘之失，可令但知題意而已。遂命擇前經義進士爲衆所推者、才識優長者爲學官，遇差考試官之際，則驗所治經參用。詞賦進士，題注本傳，不得過五十字。經義進士，御試第二場，試論日添試策一道。

承安四年，上諭宰臣曰：“一場放二狀元，非是。後場廷試，令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狀元。餘雖有明經、法律等科，止同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爲相，作新經，始以經義取人。且詞賦、經義，人素所習之本業，策論則兼習者也。今捨本取兼習，恐不副陛下公選之意。”遂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依舊，分立甲次，第一名爲狀元，經義魁次之，恩例與詞賦第二人同，餘分爲兩甲中下人，并在詞賦之下。

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

《孟子》及《荀子》、《揚子》、《老子》内出題，都命令在題下注明本傳。”又指示有關部門說：“舉人應試文章中所用的典故，恐怕考試官或許不能立即想起，誤失人才，可以自己注明出處。注字的錯誤，不在塗改竄移之數。”

明昌二年，命令官品或職位達到五品的，直接參加御試。四年，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說：“國家授官的途徑，衹有從女真、漢人進士中得到人才居多。各司局當差人，以前没有出身，從大定以後纔按資歷委任，到現在少有可以任用的。近來放進士及第的名額逐漸多了，這場考試更應該增加録取名額，如果會試衹以五百人爲限，則廷試雖想多録取，也無法得到。”皇上於是詔令有關部門，會試不限人數，文章合格的就予録取。

六年，論事的人認爲“學者都依賴有關部門全注明考題本文傳注指示他們，所以不勤奮讀書，請求廢除注明本文傳注的辦法。又經義科中選的文章多膚淺，請求挑選學官，及本科出身的人充任試官”。部省官吏認爲如果不給本文傳注，恐怕博學之人有偶然忘記的差錯，可以下令衹說明題意。於是命令挑選爲衆人推崇的前經義科出身的進士、才力學識優異的人爲學官，遇到差派考試官的時候，則按照所鑽研的經書委任。詞賦進士，題下注明本文傳注，不得超過五十字。經義進士，御試第二場，試論那天添試策問一道。

承安四年，皇上指示宰臣說：“一場考試放二名狀元，不合理。下一場廷試，命令詞賦、經義通考時務策，衹選一名狀元。其他雖有明經、法律等科，衹與諸科相同。到宋代王安石爲相，作新經，開始以經義選拔人才。而且詞賦、經義，是人們向來所學習的本業，策論則是兼學的。現在捨本業而選用兼學的，恐怕不能達到陛下公平選舉的目的。”於是規定，御試的同一天各考本業，詞賦照舊考試，分設名次，第一名爲狀元，經義的第一名次之，恩例與詞賦第二名相同，其餘的分爲兩甲中下等，都在詞賦之下。

五年，皇上詔令考試詞賦官各作應試文章一道，作爲應舉人的範文，考試後交省收藏。當時

時宰臣奏："自大定二十五年以前，詞賦進士不過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數，取至五百八十六人。先承聖訓合格則取，故承安二年取九百二十五人。兼今有四舉終場恩例，若會試取人數過多，則涉泛濫。"遂定策論、詞賦、經義人數，雖多不過六百人，少則聽其闕。時太常丞郭人傑轉對言，詞賦舉人，不得作別名兼試經義，及入學生精加試選，無至濫補。上敕宰臣曰："近已奏定，後場詞賦經義同日試之。若府會試更不令兼試，恐試經義者少，是虛設此科也。別名之弊，則當禁之。補試入學生員，已有舊條，恐行之滅裂爾，宜嚴防閑。"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欲爲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筆硯久，不復常習，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

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單鎰病時文之弊，言："諸生不窮經史，唯事末學，以致志行浮薄。可令進士試策日，自時務策外，更以疑難經旨相參爲問，使發聖賢之微旨、古今之事變。"詔爲永制。

先嘗敕樂人不得舉進士，而奴免爲良者則許之。尚書省奏："舊稱工樂，謂配隸之色及倡優之家。今少府監工匠、太常大樂署樂工，皆民也，而不得與試。前代令諸選人身及祖、父曾經免爲良者，雖在官不得居清貫及臨民，今反許試，誠玷清論。"詔遂定制，放良人不得應諸科舉，其子孫則許之。上又謂，德行才能非進士科所能盡，可通行保舉之制。省臣奏："在《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萬民，農工商賈皆是也。前代立賢無方，如版築

宰臣奏："從大定二十五年以前，詞賦進士不超過五百人，二十八年由於不限人數，録取達五百八十六人。當初遵照皇上指示合格的就録取，故承安二年録取九百二十五人。加上現在有考完四場科舉的恩例，如果會試録取人數過多，則産生泛濫的弊病。"於是確定策論、詞賦、經義的録取人數，雖然多但不超過六百人，少則讓它空缺。當時太常丞郭人傑在輪流上朝奏事時説，詞賦舉人，不得以别的名稱兼考經義，至於入學的學生要精加考選，不要無節制地添補。皇上敕令宰臣説："近來已經奏定，後場詞賦經義同日考試。如果府、會試不再讓人兼試，恐怕考經義的人少，這是虛設此科。使用别名的弊病，則應當禁止。補試入學的生員，已有舊的條法，恐怕施行起來草率，應當嚴加防範。"張行簡在輪到上朝議政時説："擬作的範文，本來想作爲考試的格式，現在會試的考試官、御試的讀卷官都居於顯赫的職位，擢第以後離開筆硯很久，不再經常學習，現在臨近考試時擬作的文章，稍微有些不精巧，衹會引起指責非議。"下詔停止。

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單鎰不滿當時流行文章的弊病，説："諸生不窮究經史，惟從事於不重要的學問，以至於志向短淺行爲輕浮。可以下令進士考試策論之日，在時務策以外，又以疑難的經意參雜考問，使他們講明聖賢的精深意旨、古今的歷史變遷。"下詔以此作爲永久性的制度。

當初曾下令樂人不得考進士，而放免爲良民的奴隸則被允許。尚書省奏："以前稱爲工樂，指的是發配的奴隸之類及倡伎優伶之家。現在少府監的工匠、太常大樂署的樂工，都是平民，而不能參加考試。前代命令各科考生本人及祖、父曾經放免爲良民的，雖然在官府但不得居於清要職位和治理百姓，現在反而允許參加考試，實在玷污清議。"於是下詔規定，放免爲良民的人不得應各科的選舉，其子孫則准許。皇上又説，德行才能不是進士科所能完全包括的，可以推行保舉的制度。省臣上奏："在《周禮》中記載'大司徒以鄉中三事教導萬民，而以賓客之禮推舉賢能'，所謂萬民，農民工匠商賈都是。前代選拔

之士、鼓刀之叟，垂光簡策者不可勝舉。今草澤隱逸才行兼備者，令謀克及司縣舉，按察司具聞，以旌用之，既有已降令文矣。”上命復宣旨以申之。

宣宗貞祐二年，御史臺言，明年省試以中都、遼東、西北京等路道阻，宜於中都、南京兩處試之。三年，諭宰臣曰：“國初設科，素號嚴密，今聞會試至於雜坐喧嘩，何以防弊。”命治考官及監察罪。

興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魯言：“國家數路取人，惟進士之選最爲崇重，不求備數，惟務得賢。今場會試，策論進士不及二人取一人，詞賦、經義二人取一。前雖有聖訓，當依大定之制，中選即收，無問多寡。然大定間赴試者或至三千，取不過五百。泰和中，策論進士三人取一，詞賦、經義四人取一。向者貞祐初，詔免府試，赴會試者幾九千人，而取八百有奇，則是十之一而已。時已有依大定之制，亦何嘗二人取一哉。今考官泛濫如此，非所以爲求賢也。宜於會試之前，奏請所取之數，使恩出於上可也。”詔集文資官議，卒從泰和之例。又謂宰臣曰：“從來廷試進士，日晡後即遣出宫，恐文思遲者不得盡其才，令待至暮時。”特賜經義進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上覽其程文，愛其辭藻，咨嘆久之。因怪學者益少，謂監試官左丞高汝礪曰：“養士學糧，歲稍豐熟即以本色給之，不然此科且廢矣。”

五年，省試經義進士，考官於常格外多取十餘人，上命以特恩賜第。又命河北舉人今府試中選而爲兵所阻者，免後舉府試。

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始

賢能没有固定的標準，如築墻的人、操刀的老頭，史書中留下美名的不可勝數。現在隱居民間才行兼備的人，命令謀克及諸司、縣官舉薦，按察司上報，來表彰任用他們，有已經下達的命令文件了。”皇上命令再宣示聖旨重申此事。

宣宗貞祐二年，御史臺説，明年省試由於中都、遼東、西北京等路的道路阻隔，應當在中都、南京兩地考試。三年，皇上指示宰臣説：“立國之初設置科目，向來號稱嚴密，現在據説會試時座次混亂喧嘩，怎麽能防止作弊呢。”命令追究考官及監察官的罪。

興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魯説：“國家以多種途徑選拔人才，惟獨對進士的選舉最爲重視，不求充數，衹要求得到賢才。現在這場會試，策論進士不到兩人取一人，詞賦、經義二人録取一人。以前雖有聖訓，應當依照大定時的制度，合格的都録取，不論多少。但大定時參加考試的有時多達三千人，録取不過五百人。泰和年間，策論進士二人録取一人，詞賦、經義四人録取一人。以前貞祐初，下詔免去府試，參加會試的將近九千人，而録取八百多人，則衹有十分之一。當時也依照大定時的制度，又何曾二人録取一人呢。現在考官像這樣濫取，不是選拔賢才的辦法。應該在會試之前，奏請所録取的名額，使恩典出於皇上纔行。”下詔會集文資官討論，最終依照泰和時的先例。皇上又對宰臣説：“歷來廷試進士，申時以後就遣送出宫，恐怕文思遲緩的人不能盡其才能，命令等到日暮之時。”特賜經義進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皇上閲覽他們的試卷，喜愛其辭藻，稱贊了很久，因而責怪學者越來越少，對監試官左丞高汝礪説：“用於養士的學糧，年成稍稍豐收就應該用實物供給，不然這一科將要荒廢了。”

五年，省試經義進士，考官在通常標準外多録取十多人，皇上命令以特恩賜第。又命令河北的考生現在府試合格而被戰事阻隔的，免去以後舉行的府試。

策論進士，是選拔女真人的科目。創始於大

大定四年，世宗命頒行女直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尋欲興女直字學校，猛安謀克内多擇良家子爲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選異等者得百人，薦於京師，廩給之，命温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後復試，得徒單鎰以下三十餘人。十一年，始議行策選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場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鄉試府試，止赴會試御試。且詔京師設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擬以新進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願學者。俟行之久、學者衆，則同漢進士三年一試之制。乃就憫忠寺試徒單鎰等，其策曰："賢生於世，世資於賢。世未嘗不生賢，賢未嘗不輔世。蓋世非無賢，惟用與否，若伊尹之佐成湯，傅説之輔高宗，吕望之遇文王，皆起耕築漁釣之間，而其功業卓然，後世不能企及者，蓋殷、周之君能用其人，盡其才也。本朝以神武定天下，聖上以文德綏海内，文武并用，言小善而必從，事小便而不棄，蓋取人之道盡矣。而尚憂賢能遺於草澤者，今欲盡得天下之賢而用之，又俾賢者各盡其能，以何道而臻此乎?"憫忠寺舊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上有聲如音樂，西入宫。考試官侍御史完顔蒲涅等曰："文路始開而有此，得賢之祥也。"中選者得徒單鎰以下二十七人。

十六年，命皇家兩從以上親及宰相子，直赴御試。皇家袒免以上親及執政官之子，直赴會試。至二十年，以徒單鎰等教授中外，其學大振。遂定制，今後以策、詩試三場，策用女直大字，詩用小字，程試之期皆依漢進士例。省臣奏：漢人進士來年三月二十日鄉試，八月二十日府試，次年

定四年，世宗命令頒行女真大小字所譯的經書，每謀克選二人學習。不久想興建女真文學校，猛安謀克内多選良家子爲學生，各路達三千人。九年，挑選優等的學生得到一百人，推薦到京城，官府供給糧食，命令温迪罕締達教給古書，作詩、策，後來復試，得徒單鎰等以下三十多人。十一年，開始討論策選的制度，到十三年纔確定每場考策一道，用五百字以上作成，免鄉試和府試，衹參加會試和殿試。并且詔令京城設立女真國子學，各路設立女真府學，計劃用新進士充當教授，來教願意學習的士人平民子弟。等到實行長久、學的人多了以後，則和漢人進士科三年一次考試的制度相同。於是在憫忠寺考徒單鎰等人，策問説："賢才生於時代，時代依靠賢才。時代未嘗不生長賢才，賢才未嘗不輔佐時代。所以時代并不是没有賢才，衹在於用與不用，比如伊尹輔佐成湯，傅説輔佐高宗，吕望遇上文王，都起於耕田築墻釣魚之際，而他們的功業偉大，後世不能趕上，是由於殷、周的君主能任用他們，盡他們的才能的緣故。本朝以神武而平定天下，聖皇帝以文德而安撫海内，文武并用，建議雖衹有一點可取却一定要采納，事情雖衹有一點好處却不放棄，所以選拔人才的辦法已完全做到了。但還擔心賢能之士散落在民間，現在既想窮盡天下的賢才而任用他們，又想使賢才各盡其能，用什麽辦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憫忠寺過去有雙塔，進士入院的那天半夜，聽見東塔上有聲音像音樂，從西面傳入宫中。考試官侍御史完顔蒲涅等説："文治之路剛開闢而出現這事，是獲得賢才的好兆頭。"中選的有徒單鎰以下二十七人。

十六年，命令皇家兩從以上的親屬及宰相的兒子，直接參加御試。皇家袒免以上的親屬及執政官的兒子直接參加會試。到二十年，以徒單鎰等人教授中外學校的學生，女真學大大振興。於是訂立制度，今後以策、詩考試三場，策用女真大字，詩用小字，考試的時間都依照漢人進士體例。省臣上奏：漢人進士明年三月二十日鄉試，八月二十日府試，次年正月二十日會試，三月十

正月二十日會試，三月十二日御試。敕以來年八月二十五日於中都、上京、咸平、東平府等路四處府試，餘從前例。

二日御試。下令於明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中都、上京、咸平、東平府等路四處府試，其餘的與過去一樣。

上曰："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立女直字科，慮女直字創製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爲後人議論。"丞相守道曰："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聖賢漸加修舉也。聖主天姿明哲，令譯經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矣。"上曰："其同漢人進士例，譯作程文，俾漢官覽之。"

皇上說："契丹文字年代久遠，看他們所作的詩，義理精微，當時怎麽不設立契丹進士科。現在雖然設立女真文字科，考慮到女真文字創製不久，義理不如漢字深奥，恐怕被後人議論。"丞相守道說："漢文字恐怕當初也未必能够這樣，是經過歷代聖賢逐漸加以發展的。聖主天性聰明，命令翻譯經書以教化天下人，推行長久也可以與漢人的文章一樣。"皇上說："可以依照漢人進士的辦法，翻譯爲標準文字，讓漢官批閱。"

二十二年三月，策試女直進士。至四月癸丑，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試已久矣，何尚未考定?"參知政事斡特剌對曰："以其譯付看故也。"上命速之。

二十二年三月，策試女真進士。到四月癸丑，皇上對宰臣說："女真進士考試已經很久了，爲什麽尚未考定?"參知政事斡特剌回答說："這是由於翻譯試卷給人批閱的緣故。"皇上命令加快進行。

二十三年，上曰："女直進士設科未久，若令積習精通，則能否自見矣。"二十八年，諭宰臣曰："女直進士惟試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預備。今若試以經義可乎?"宰臣對曰："《五經》中《書》、《易》、《春秋》已譯之矣，俟譯《詩》、《禮》畢，試之可也。"上曰："大經義理深奥，不加歲月不能貫通。今宜於經内姑試以論題，後當徐試經義也。"

二十三年，皇上說："女真進士設科不久，如果命令長期學習精通，能不能自然表現出來。"二十八年，指示宰臣說："女真進士祇考策論，推行時間久了，人們能够預備。現在如果用經義考試，可以嗎?"宰臣回答說："《五經》中《書》、《易》、《春秋》已經翻譯了，等到《詩》、《禮》翻譯完，就可以考試。"皇上說："大經義理深奥，不花時間不能貫通。現在應該在經内暫時出論題考試，以後應當慢慢考經義。"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詔許諸人試策論進士舉。七月省奏，如詩、策、論俱作一日程試，恐力有不逮。詩、策作一日，論作一日，以詩、策合格爲中選，而以論定其名次。上曰："論乃新添，至第三舉時當通定去留。"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下詔准許各類人考試策論進士科。七月尚書省奏，如果詩、策、論都作一天考試，恐怕精力不够。請求詩、策作一日，論作一日考試，以詩、策合格的爲中選，而以論確定名次。皇上說："論是新增加的，到第三舉時應當統一確定録取或黜落。"

明昌元年，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擬依餘人例，不可令直赴御試。上曰："是止許女直進士，毋令試漢進

明昌元年，對猛安謀克中願意考進士的人，打算按照其他人的辦法，不得讓他們直接去參加殿試。皇上說："這祇是准許女真進士殿試，不

士也。”又定制，餘官第五品散階，令直赴會試，官職俱至五品，令直赴御試。

承安二年，敕策論進士限丁習學。遂定制，内外官員、諸局分承應人、武衛軍若猛安謀克女直及諸色人，户止一丁者不許應試，兩丁者許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許三人。三次終場，不在驗丁之限。

三年，定制，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試進士舉，於府試十日前，委佐貳官善射者試射。其制，以六十步立垛，去射者十五步對立兩竿，相去二十步，去地二丈，以繩橫約之。弓不限强弱，不計中否，以張弓巧便、發箭迅正者爲熟閑。射十箭中兩箭，出繩下至垛者爲中選。餘路委提刑司，在都委監察體究。如當赴會試御試者，大興府佐貳官試驗，三舉終場者免之。

四年，禮部尚書賈鉉言：“策論進士程試弓箭，其兩舉終場及年十六以下未成丁者，若以弓箭退落，有失賢路。乞於及第後試之，中者别加任使，或升遷，否者降之。”省臣謂：“舊制三舉終場免試，今兩舉亦免之，未可。若以未成丁免試，必有妄匿年者，如果幼，使徐習未晚也。至於及第後試驗升降，則已有定格矣。”詔從舊制。

在泰和格，復有以時務策參以故事，及疑難經旨爲問之制。

宣宗南遷，興定元年，制中都、西京等路，策論進士及武舉人權於南京、東平、婆速、上京四處府試。

五年，上賜進士斡勒業德等二十八人及第。上覽程文，怪其數少，以問宰臣，對曰：“大定制隨處設學，諸謀克貢三人或二人爲生員，贍以錢

讓漢進士殿試。”又擬定制度，其餘人官至五品散階的，讓他們直接參加會試，官階職銜都達到五品的，讓他們直接參加殿試。

承安二年，下令按人丁數學習策論進士科。於是訂立制度，内外官員、各局當差人、武衛軍或猛安謀克女真及各族人，全户衹有一丁的不許應考，兩丁的允許一人，四丁的允許二人，六丁以上的衹許三人應試。三次考完終場的，不在按丁口的限制之内。

三年，制定政策，女真人以四十五歲以下的人參加進士考試，在府試十天前，委派善於射箭的副官考試射箭。辦法是，在六十步遠處設箭靶，在離射箭人十五步遠的地方相對樹立兩竿，相距二十步，離地面兩丈高，用繩子橫着拴住。弓不限定軟硬，不論射中箭靶與否，以張弓靈巧、發箭快速平穩的爲熟練。射十箭中兩箭，并從繩子下面中靶的爲合格。其餘各路委托提刑司，在京城的委托監察院考核。如果應當去會試、殿試的，由大興府副官考核，三舉終場的免予考核弓箭。

四年，禮部尚書賈鉉說：“策論進士考試弓箭，那些兩舉終場及年齡十六歲以下未成丁的人，如果因爲弓箭不合格被黜落，有失求賢之道。請求在及第後考弓箭，合格的另外任官，或者升遷，不合格的降官。”部省大臣說：“以前規定三舉終場的免考，現在連兩舉終場的也免考，這不行。如果因爲未成丁而免試，一定有亂隱瞞年齡的人，如果年幼，讓他們慢慢學習也不晚。至於及第後考核升降，則已有固定的條令。”下詔按以前的制度辦。

在泰和年間的考試規定中，又有以時務策配合史事，以及以疑難經義提問的制度。

宣宗南遷後，興定元年，規定中都、西京等路，策論進士及武舉人暫且在南京、東平、婆速、上京四處府試。

五年，皇上賜進士斡勒業德等二十八人及第。皇上看答卷文字，怪它的數量少，以此問宰臣，回答說：“大定時規定各地設置學校，各謀克推舉三人或二人爲生員，供給錢米。到泰和年

米。至泰和中，人例授地六十畝。所給既優，故學者多。今京師雖存府學，而月給通寶五十貫而已。若於諸路總管府、及有軍户處置學養之，庶可加益。京師府學已設六十人，乞更增四十人。中京、亳州、京兆府并置學官於總府，以謀克内不隸軍籍者爲學生，人畀地四十畝。漢學生在京者亦乞同此，餘州府仍舊制。"上從之。

凡會試之數，大定二十五年，詞賦進士不得過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數，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則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時以復加四舉終場者，數太濫，遂命取不得過六百人。泰和二年，上命定會試諸科取人之數，司空襄言："試詞賦經義者多，可五取一。策論絶少，可四取一。恩榜本以優老於場屋者，四舉受恩則太優，限以年則礙異材，可五舉則受恩。"平章徒單鎰等言："大定二十五年至明昌初，率三四人取一。"平章張汝霖亦言："五人取一，府試百人中纔得五耳。"遂定制，策論三人取一，詞賦經義五人取一，五舉終場年四十五以上、四舉終場年五十以上者受恩。

凡考試官，大定間，府試六處，各差詞賦試官三員，策論試官二員。明昌初，增爲九處，路各差九員，大興府則十一員。承安四年，又增太原爲十處。有司請省之，遂定策論進士女真經童千人以上差四員，五百人以上三員，不及五百二員。各以職官高者一人爲考試官，餘爲同考試官。詞賦進士與律科舉人共及三千以上五員，二千四員，不及二千三員。經義進士及經童舉人千人四員，五百以上三員，百人以上二員，不及百人以詞賦考官兼之。後又定制，策論試官，

間，每人按標準給地六十畝。所供給的既然優厚，所以學習的人很多。現在京師雖然保留了府學，但每月衹給通寶五十貫。如果在諸路總管府、及有軍户的地方設學校供養他們，或許可以增多。京城府學已設六十人，請求再增加四十人。中京、亳州、京兆府都在總管府設置學官，以謀克中不隸屬軍籍的人爲學生，每人給地四十畝。在京城的漢族學生也請求按此辦理。其餘州府沿用以前的辦法。"皇上采納。

大凡會試的人數，大定二十五年，規定詞賦進士不超過五百人。二十八年，由於不限定人數，於是達到五百八十六人。章宗命令合格就録取，故承安二年達九百二十五人。當時由於又增加四舉終場的人，數量太濫，於是下令録取不超過六百人。泰和二年，皇上下令確定會試各科録取的名額，司空完顏襄說："考詞賦、經義的人多，可以五人取一人。考策論的人很少，可以四人取一人。恩例榜本用來優待多年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四舉受恩則過分優待，限定年齡則妨礙特異的人才，可以規定五舉則受恩。"平章政事徒單鎰等説："大定二十五年到明昌初，平均三四人中録取一人。"平章政事張汝霖也説："如果五人取一人，府試一百人中纔得五人。"於是規定，策論三人取一人，詞賦、經義五人取一人，五舉終場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上的，四舉終場年齡五十歲以上的受恩賞。

大凡考試官，大定年間，府試有六處，各派詞賦試官三名，策論試官二名。明昌初，增爲九處，每路各派九名，大興府派十一名。承安四年，又增太原爲十處。有關部門請求減少，於是確定策論進士女真經童一千人以上委派四人，五百人以上委派三人，不到五百的二名。各以職官高的一人爲考試官，其餘的爲同考試官。詞賦進士與律科舉人共達三千人以上的派五名，二千人的四名，不到二千的三名。經義進士及經童舉人每一千人派四名，五百名以上派三名，一百人以上派二名，不到一百人的以詞賦考官兼任。後來又規定，策論試官，上京、咸平、東平各三名，北京、西京、益都各二名。律科，監考官一名，

上京、咸平、東平各三員，北京、西京、益都各二員。律科，監試官一員，試律官二員，隸詞賦考試院。經童，試官一員，隸經義考試院，與會試同。其彌封、并謄録官、檢搜懷挾官，自餘修治試院、監押門官，并如會試之制。大定二十年，上以往歲多以遠地官考試，不便，遂命差近者。

試律官二名，隸屬於詞賦考試院。經童，試官一名，隸屬於經義考試院，與會試相同。那些密封和謄録官、檢查夾帶官，以及其他修治試院、監押門官，都和會試的制度相同。大定二十年，皇上鑒於往年多以遠地官員考試，不方便，於是命令委派近處的。

凡會試，知貢舉官、同知貢舉官，詞賦則舊十員，承安五年爲七員。經義則六員，承安五年省爲四員。詮讀官二員。泰和三年，上以彌封官渫語於舉人，敕自今女直司則用右選漢人封，漢人司則以女直司封。宣宗貞祐三年，以會試賦題已曾出，而有犯格中選者，復以考官多取所親，上怒其不公，命究治之。

大凡會試，知貢舉官、同知貢舉官，詞賦科過去爲十員，承安五年爲七員。經義科過去爲六員，承安五年減爲四員。詮讀官二員。泰和三年，皇上鑒於密封官泄露機密給考生，下令自今以後女真司則用右選的漢人密封，漢人司則由女真司密封。宣宗貞祐三年，由於會試的賦題已出，而有犯規考上的，又由於考官多録取自己的親戚，皇上惱怒他們不公平，命令查辦。

凡御試，讀卷官，策論、詞賦進士各七員，經義五員，餘職事官各二員，制舉宏詞共三員。泰和七年，禮部尚書張行簡言："舊例，讀卷官不避親，至有親人，或有不敢定其去留，或力加營護，而爲同列所疑。若讀卷官不用與進士有親者，則讀卷之際得平心商確。"上遂命臨期多擬，其有親者汰之。

大凡御試，讀卷官，策論、詞賦進士各七名，經義五名，其他職事官各二名，制舉宏詞共三名。泰和七年，禮部尚書張行簡説："按以前慣例，讀卷官不迴避親戚，以至於遇有親人，有的不敢决定其取捨，有的極力加以袒護，而被同事所懷疑。如果讀卷官不用與進士有親屬關係的，則在讀卷時可以平心商議確定。"皇上於是命令臨近御試時要多預選讀卷官，把與進士有親戚關係的淘汰掉。

凡府試策論進士，大定二十年定以中都、上京、咸平、東平四處。至明昌元年，添北京、西京、益都爲七處，兼試女真經童。凡上京、合懶、速頻、胡里改、蒲與、東北招討司等路者，則赴會寧府試。咸平、隆州、婆速、東京、蓋州、懿州者，則赴咸平府試。中都、河北東西路者，則赴大興府試。西京并西南、西北二招討司者，則赴大同府試。北京、臨潢、宗州、興州、全州者，則赴大定府試。山東西、大名、南京者，則赴東平府試。山東東路則試於益都。

大凡府試策論進士，大定二十年確定在中都、上京、咸平、東平四處。到明昌元年，增加北京、西京、益都爲七處，兼試女真經童。凡是上京、合懶、速頻、胡里改、蒲與、東北招討司等路的，則到會寧府考試。咸平、隆州、婆速、東京、蓋州、懿州的，則到咸平府考試。中都、河北東西路的，則到大興府考試。西京和西南、西北二招討司的，則到大同府考試。北京、臨潢、宗州、興州、全州的，則到大定府考試。山東西、大名、南京的，則到東平府考試。山東東路的則在益都考試。

凡詞賦、經義進士及律科、經童府試之處，大定間，大興、大定、大同、開封、東平、京兆凡六處。明昌初，增遼陽、平陽、益都爲九處。承安四年復增太原爲十。中都、河北則試於大興府，上京、東京、咸平府等路則試於遼陽府，餘各試於其境。

大凡詞賦、經義進士及律科、經童府試的地方，大定年間，有大興、大定、大同、開封、東平、京兆共六處。明昌初，增設遼陽、平陽、益都爲九處。承安四年又增太原爲十處。中都、河北則在大興府考試，上京、東京、咸平府則在遼陽府考試，其他地方各在境内考試。

凡鄉試之期，以三月二十日。府試之期，若策論進士則以八月二十日試策，間三日試詩。詞賦進士則以二十五日試賦及詩，又間三日試策論。經義進士又間詞賦後三日試經義，又三日試策。次律科，次經童，每場皆間三日試之。會試，則策論進士以正月二十日試策，皆以次間三日，同前。御試，則以三月二十日策論進士試策，二十三日試詩論，二十五日詞賦進士試賦詩論，而經義進士亦以是日試經義，二十七日乃試策論。若試日遇雨雪，則候晴日。御試唱名後，試策則稟奏，宏詞則作二日程試。舊制，試女直進士在再試漢進士後，大定二十九年以復設經義科，更定是制。

大凡鄉試的時間，定在三月二十日。府試的時間，如果是策論進士則在八月二十日考策論，隔三日考詩。詞賦進士則在二十五日考賦和詩，又隔三日考策論。經義進士又隔詞賦後三日考經義，再隔三日考策論。其次考律科，再次考經童，每場都間隔三日考試。會試，則策論進士在正月二十日考策論，都依次間隔三日，與前面一樣。御試，策論進士在三月二十日考策論，二十三日考詩論，二十五日詞賦進士考賦、詩、論，而經義進士也在這天考經義，二十七日纔考策論。如果考試那天遇到雨雪，則等候天晴舉行。御試唱名後，考策的就奏報，宏詞則考二日。以前的規定，在復試漢進士後考女真進士，大定二十九年由於復設經義科，重定這一制度。

凡監檢之制，大興府則差武衛軍，餘府則於附近猛安内差摘，平陽府則差順德軍。凡府會試，每四舉人則差一人，復以官一人彈壓。御試策進士則差弩手及隨局承應人，漢進士則差親軍，人各一名，皆用不識字者，以護衛十人，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各一人巡護。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檢之際雖當嚴切，然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則過甚矣，豈待士之禮哉。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爲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上從其說，命行之。

大凡監考檢查的辦法，大興府則派武衛軍，其他府則在附近猛安内選派，平陽府則派順德軍。大凡府試、會試，每四個考生派一人監考，又以官吏一人彈壓。御試進士則派弩手及隨局承應人，漢族進士則派親軍監考，每人各派一名，都用不識字的人充當，以護衛十人，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各一人巡邏保衛。泰和元年，部省大臣奏："搜索檢查時雖然應當嚴格，然而至於解髮脱衣搜索到耳朵鼻子的地方，則太過分了，哪裏是對待人才的禮節呢。所以大定二十九年已曾按照過去的辦法，讓考生去沐浴，官府置辦衣服給他們更换，既可以防止過分，也不虧禮。"皇上采納了他們的建議，下令實施。

恩例。明昌元年，定制，省元直

恩例。明昌元年規定，省試第一名直接去參

就御試，不中者許綴榜末。解元但免府試，四舉終場依五舉恩例，所試文卷惟犯御名廟諱、不成文理者則黜之，餘并以文之優劣爲次。仍一日試三題，其五舉者止試賦詩，女直進士亦同此例。

加御試，没有考中的准許排在榜末。解元祇免府試，四舉終場的按五舉的恩例，考試的答卷祇有觸犯御名廟諱、不成文理的纔予以黜落，其他的全按文章的優劣確定名次。仍然一天考三題，參加五舉的祇考賦詩，女真進士也照此辦理。

承安五年，敕進士四舉該恩，詞賦經義當以各科爲場數，不得通數。又恩榜人應授官者，監試官於試時具數以奏，特恩者授之。

承安五年，下令進士四舉接受恩例的，詞賦經義當以各科分别計算場數，不得一起算。又恩榜人應當授官的，監考官在考試時開列數目上奏，對應給特殊恩例的人授官。

泰和三年，以經義會元與策論詞賦進士不同，若御試被黜則附榜末，爲太優，若同恩例，又與四舉者不同。遂定制，依曾經府試解元免府試之例，會試下第，再舉直赴御試。

泰和三年，由於經義會元與策論詞賦進士不同，如果御試被黜落就附在榜末，是太優待了，如果與恩例一樣，又和四舉的不同。於是規定，按照曾經府試解元免予府試的辦法，會試落第，再次考試就直接參加御試。

律科

律科進士，又稱爲諸科，其法以律令内出題，府試十五題，每五人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定制，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三十六條以上，文理優、擬斷當、用字切者，爲中選。臨時約取之，初無定數。其制始見於海陵庶人正隆元年，至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律科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源，可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其氣度。"遂令自今舉後，復於《論語》、《孟子》内試小義一道，府會試别作一日引試，命經義試官出題，與本科通考定之。

律科進士，又稱爲諸科，辦法是在律令中出題，府試十五題，每五人中録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規定，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計三十六條以上，文理優秀、判決恰當、用字貼切的爲中選。臨時録取，先没有固定的名額。其制度始行於海陵庶人正隆元年，到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關部門説："律科祇知道讀律令，不知道教化的本源，可以讓他們學習《論語》、《孟子》來培養他們的氣度。"於是下令從這場考試以後，又在《論語》、《孟子》中考小義一道，府、會試另在一日加試，命令經義考官出題，與本科一齊考試確定。

經童科

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二大經、三小經，又誦《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通十三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四十一以上，爲中選。所貴在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爲最。

經童的制度，凡是士庶人家的子弟年齡十三歲以下，能背誦二大經、三小經，又能背誦《論語》諸子文章達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答上十三題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考試共答上四十一道以上的，爲考取。重視年紀小而背誦多的人，如果年齡相同，則以背誦大經多的爲優勝。

初，天會八年時，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

當初，在天會八年時，太宗鑒於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背誦《詩》、《書》、《易》、《禮》、

《易》、《禮》、《春秋左氏傳》及《論語》、《孟子》，上命教養之，然未有選舉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詔闢貢舉，始備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間，廢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謂宰臣曰："經童豈遽無人，其議復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住兒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且加以恩詔"。上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給錢粟官舍，令肄業太學。

明昌三年，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言："經童之科非古也，自唐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宋仁宗以爲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以爲常，天德時復廢。聖主復置，取以百數，恐久積多，不勝銓擬，乞諭旨約省取之。"上曰："若所誦皆及格，何如?"守貞曰："視最幼而誦不訛者精選之，則人數亦不至多也。"復問參知政事胥持國，對曰："所誦通否易見，豈容有濫。"上曰："限以三十或四十人，若百人皆通，亦可覆取其精者。"持國曰："是科蓋資教之術耳。夫幼習其文，長玩其義，使之莅政，人材出焉。如中選者，加之修習進士舉業，則所記皆得爲用。臣謂可勿令遽登仕途，必習舉業，而後官使之可也。若能擢進士第，自同進士任用。如中府薦或會試，視其次數，優其等級。幾舉不得薦者，從本出身，又可以激勸而後得人矣。"詔議行之。

制舉

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學宏材、達於從政等科，試無常

《春秋左氏傳》及《論語》、《孟子》，皇上命令教養他，但還没有選舉的制度。熙宗即位的第二年，下詔開闢貢舉，纔具備其規模，録取達一百二十二人。天德年間，廢除了它。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皇上對宰臣說："經童怎能突然無人，可以討論再設置。"明昌元年，益都府報告："童子劉住兒年齡十一歲，能作詩賦，背誦大小六經，所寫的行草書也很有法度，天性孝順，請求依照宋童子李淑的辦法賜給出身，并下詔加恩。"皇上召他到内殿，考《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作《旱》詩，皇上贊賞他，賜本科出身，賞給錢糧和官舍，命令他在太學學習。

明昌三年，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說："經童之科不是古法，在唐時由各道舉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宋仁宗以爲没有好處，廢除了。本期皇統年間取至五十人，因此作爲經常的制度，天德時又廢除了。聖皇帝再設置，録取以百數，恐怕時間久了積累人數多，不能完全授官，請求下詔令減少名額。"皇上說："如果所背誦的都及格，怎麽辦?"守貞說："根據最年幼而背誦不誤的進行精選，則人數也不至於太多。"皇上又問參知政事胥持國，回答說："所記誦的通不通容易表現出來，豈容有冗濫。"皇上說："限定在三十人或四十人，如果一百人都通，也可以再録取其優秀的。"持國說："這一科是作爲資助教育的辦法。幼年學習其文章，長大後玩味其義理，使他們從政，人才就培養出來了。如果考取的人，加之修習進士舉業，則所記誦的都可以有用。我認爲不要讓他們一下子登上仕途，一定要修習舉業，然後讓他們做官是可以的。如果能擢進士第，自然與進士同樣任用。如果被府舉薦或會試，根據其次數，從優確定其等級。多次選舉得不到推薦的，按照本身的出身任用，又可以激勵而後得到人才。"詔令討論實行。

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學宏材、達於從政等科，考試不定期，皇上想舉行，就布

期，上意欲行，即告天下。聽内外文武六品以下職官無公私過者，從内外五品以上官薦於所屬，詔試之。若草澤士，德行爲鄉里所服者，則從府州薦之。凡試，則先投所業策論三十道於學士院，視其詞理優者，委官以群經子史内出題，一日試論三道，如可，則庭試策一道，不拘常務，取其無不通貫者，優等遷擢之。

告天下。准許内外文武六品以下職官没有犯公私過失的，由内外五品以上官向上級官司推薦，下詔考試。如果是隱居之士，德行爲鄉里所敬服的，則由府州舉薦。凡是考試，則先投送所作的策論三十道給學士院，挑選其中詞理優秀的，委派官員在群經子史内出題，一天考論三道，如果可以，則廷試策一道，不拘於通常的做法，録取那些無不貫通的予以超等提拔。

宏詞科試詔、誥、章、表、露布、檄書，則皆用四六；誡、諭、頌、箴、銘、序、記，則或依古今體，或參用四六。於每舉賜第後進士及在官六品以下無公私罪者，在外官薦之，令試策官出題就考，通試四題，分二等遷擢之。二科皆章宗明昌元年所創者也。

宏詞科考試詔、誥、章、表、露布、檄書，則都用四六文；誡、諭、頌、箴、銘、序、記，則或依照古今體裁，或參用四六文。在每次考試賜及第後，進士及現任的六品以下没有公私罪的官員，由在外官推薦，命令試策官出題考試，通共考四道題，分二等選拔。二科都是章宗明昌元年創設的。

武舉

武舉，嘗設於皇統時，其制則見於《泰和式》，有上中下三等。能挽一石力弓，以重七錢竹箭，百五十步立貼，十箭内，府試欲中一箭，省試中二箭，程試中三箭。又遠射二百二十步垛，三箭内一箭至者。又百五十步内，每五十步設高五寸長八寸卧鹿二，能以七斗弓、二大鑿頭鐵箭馳射，府試則許射四反，省試三反，程試二反，皆能中二箭者。又百五十步内，每三十步，左右錯置高三尺木偶人戴五寸方板者四，以槍馳刺，府試則許馳三反，省試二反，程試三反，左右各刺落一板者。又依蔭例問律一條，又問《孫》、《吴》書十條，能説五者爲上等。凡程試，若一有不中者，皆黜之。若射貼弓八斗，遠射二百一十步，射鹿弓六斗，《孫》、《吴》書十條通四，爲中等。射貼弓七斗，遠射二百伍步，射鹿弓五斗，《孫》、《吴》書十條通三，爲下等。解律、

武舉，曾設立於皇統時，其辦法則見於《泰和式》，有上中下三等。能拉開一石力量的弓，用重七錢的竹箭，在一百五十步遠處設立靶子，十箭之内，府試要求射中一箭，省試中二箭，程試中三箭。又遠射二百二十步遠的箭靶，三箭内有一箭射到的。又一百五十步之内，每五十步設置高五寸長八寸的卧鹿二個，能用七斗力的弓、二大鑿頭鐵箭奔馳發射，府試則准許往返射四次，省試三次，程試二次，都能射中二箭的。又一百五十步以内，每三十步遠，左右交錯設置四個高三尺的木偶人頂着五寸方板，奔馳着用槍擊刺，府試則准許往返奔馳三次，省試二次，程試三次，左右各刺落一塊木板的。又按照恩蔭的條例考問律令一條，又考問《孫子》、《吴起》書十條，能説出五條的爲上等。凡是程試，如果有一不中的，都黜落。如果射靶的弓力八斗，遠射二百一十步，射鹿弓力六斗，《孫子》、《吴起》書十條答出四條，爲中等。射靶弓力七斗，遠射二百零五步，射鹿弓力五斗，《孫子》、《吴起》書十條答上三條，爲下等。解答律令、擊刺木板，都要與前面的規定相同。凡是不知書的，即使是

刺板，皆欲同前。凡不知書者，雖上等爲中，中則爲下。凡試中中下，願再試者聽。

上等，也算中等，中等算下等，凡考中中下等的，願意再考的聽從。

舊制，就試上等不中，不許再試中下等。泰和元年，定制，不分舊等，但從所願，試中則以三等爲次。二年，省奏，武舉程式當與進士同時，今年八月府試，欲隨路設考試所，臨期差官，恐以創立未見應試人數，遂權令各處就考之。

按以前的制度，考試上等没有考中，不許再考中下等。泰和元年，規定，不論以前的等級，衹根據他們的志願，考中就按三等排名次。二年，省部上奏説，武舉的程試應當與進士同時，今年八月府試，想在各路設考場，到時候派官員，恐怕由於創設時不知道應考人數，於是暫時命令各地考試。

宣宗貞祐三年，同進士例，賜敕命章服。時以隨處武舉入試者，自非見居職任及已用於軍前者，令郡縣盡遣詣京師，别爲一軍，以備緩急。其被薦而未授官者，亦量材任之。

宣宗貞祐三年，與進士的恩例相同，賜給敕命和禮服。當時由於各地參加武舉考試的人，原不是現任職官及已在軍隊中任用的，命令郡縣全部遣送到京城，另外組成一軍，來防備緊急情况。對那些被舉薦而没有授予官職的人，也根據才能任用他們。

元光二年，東京總帥紇石烈牙吾塔言："武舉入仕，皆授巡尉軍轄，此曹雖善騎射，不歷行陣，不知軍旅，一旦臨敵，恐致敗事。乞盡括付軍前爲長校，俟有功則升之。"宰臣奏："國家設此科與進士等，而欲盡置軍中，非奬進人材之道。"遂籍丁憂、待闕、去職者付之。

元光二年，東京總帥紇石烈牙吾塔説："武舉入仕，都授予巡尉軍轄，這些人雖然都善於騎馬射箭，但没有經過戰鬥，不知道軍隊中的事，一旦面對敵人，恐怕會壞事。請求把他們全數召集派到軍中任長校，等到有功就提升他們。"宰臣奏："國家設立此科與進士相同，而現在想把他們全部安置在軍中，這不是奬勵提拔人才的辦法。"於是登記離官守喪的、等待補缺的、離職的人的名册交給他。

試學士院官

大定二十八年，敕設科取士爲學士院官。禮部下太常，按唐典，初入學士院例先試，今若於進士已仕者，以隨朝六品、外路五品職事官薦，試制詔誥等文字三道，取文理優者充應奉，由是翰苑之選爲精。明昌五年，以學士院撰文字人少，命尚書省訪有文采者勾取權試。

大定二十八年，下令設置科目選拔人才爲學士院官。禮部交給太常寺討論，根據唐代的典章，初進學士院的人照例先考試，現在如果在已經入仕的進士中，由隨朝六品、外路五品職事官推薦，考試制、詔、誥等文字三道，録取文理優秀的人充當應奉，因此翰林的選拔很精良。明昌五年，由於學士院撰寫文字的人少，命令尚書省查訪有文采的人抽調選取來暫時試用。

司天醫學試科

凡司天臺學生，女直二十六人，漢人五十人，聽官民家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試補。又三年一次，選草澤人試補。其試之制，以《宣明曆》試

大凡司天臺的學生，女真二十六人，漢人五十人，准許官吏、百姓人家年齡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人考試補充。又每三年一次，選民間的人考試入學。考試的辦法，以《宣明曆》考推

推步，及《婚書》、《地理新書》試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課、三命五星之術。

凡醫學十科，大興府學生三十人，餘京府二十人，散府節鎮十六人，防禦州十人，每月試疑難，以所對優劣加懲勸，三年一次試諸太醫。雖不係學生，亦聽試補。

步，以及以《婚書》、《地理新書》考合婚、安葬，并考《易》的占筮法、六壬課、三命五星之術。

大凡醫學十科，大興府學生三十人，其他京府二十人，散府節鎮十六人，防禦州十人，每月考試疑難問題，按照解答的優劣加以獎懲，三年一次在太醫院考試。雖不是學生，也准許考試補充。

金史卷五十二

志第三十三

選舉(二)

文武選

金制，文武選皆吏部統之。自從九品至從七品職事官，部擬。正七品以上，呈省以聽制授。凡進士則授文散官，謂之文資官。自餘皆武散官，謂之右職，又謂之右選。文資則進士爲優，右職則軍功爲優，皆循資，有升降定式而不可越。

凡銓注，必取求仕官解由，撮所陳行績資歷之要爲銓頭，以定其能否。其有犯公私罪贓污者，謂之犯選格，則雖遇恩而不得與。舊制，犯追一官以至追四官，皆解任周年，而復仕之。承安二年，定制，每追一官則殿一年，凡罷職會赦當叙者，及降殿當除者，皆具罪以聞，而後仕之。凡增課升至六品者，任回復降。既廉升而再任覆察不同者，任回亦降。

自進士、舉人、勞效、蔭襲、恩例之外，入仕之途尚多，而所定之時不一。若牌印、護衛、令史之出職，則皇統時所定者也。檢法、知法、國史院書寫，則海陵庶人所置者也。若宗室將軍、宮中諸局承應人、宰相書表、太子護衛、妃護衛、王府祗候郎君、內侍、及宰相之子、并譯史、通

金代的制度，文武選都由吏部統管。自從九品到從七品的職事官，由吏部委任。正七品以上，呈報尚書省等候皇上詔令授官。凡是進士則授予文散官，稱爲文資官。其他的都授武散官，叫做右職，又叫做右選。文資官則以進士爲優，右職則以軍功爲優，都遵循資格，有升降的固定程式而不可逾越。

凡是選録官吏，必須取得求仕官的解由，摘録其所陳述的政績和資歷的要點作爲銓頭，來確定其能否勝任。那些犯有公私贓污罪的，叫做犯選格，則雖遇恩典而不得授官。以前的制度規定，犯追奪一官以至於追奪四官的，都解除職任一周年，而後再任用。承安二年規定，每追奪一官，則爲一年下等，凡是罷職遇到赦免叙官，以及降爲下等後應當授官的，都開列他們的罪狀上奏，然後任用。凡是增加課賦升到六品的，任滿回朝後再降官。既由於廉察而升官的，再任時覆察與以前又不同的，任滿回來後也要降職。

除了進士、舉人、勞效、蔭襲、恩例之外，入仕的途徑還很多，而制定的時間也不一。比如牌印、護衛、令史出任外職的辦法，則是皇統時所制定的。檢法、知法、國史院書寫，則是海陵庶人時設置。至於宗室將軍、宮中諸局承應人、宰相書表、太子護衛、妃護衛、王府祗候郎君、內侍、及宰相之子、并譯史、通事、省祗候郎君、親軍驍騎等法規，則制定於世宗之時，以及

事、省祗候郎君、親軍驍騎諸格，則定於世宗之時，及章宗所置之太常檢討、內侍寄禄官，皆仕進之門户也。

章宗所設置的太常檢討、內侍寄禄官，都是做官的門徑。

凡官資以三十月爲考，職事官每任以三十月爲滿，群牧使及管課官以三周歲爲滿，防禦使以四十月、三品以上官則以五十月、轉運則以六十月爲滿。

凡是做官的資歷以三十個月爲考，職事官每任以三十個月爲滿，群牧使及管課官以三周年爲滿，防禦使以四十個月、三品以上官則以五十個月、轉運使則以六十個月爲滿。

司天、太醫、內侍官皆至四品止。

司天、太醫、內侍官都任到四品爲止。

凡外任循資官謂之常調，選爲朝官謂之隨朝，隨朝則每考升職事一等，若以廉察而升者爲廉升，授東北沿邊州郡而升者爲邊升。

凡是外任按資歷升遷官稱爲常調，選爲朝官叫做隨朝，隨朝則每一考升職務一等，如果由於廉察而升的叫做廉升，授東北沿邊州郡官而升的叫做邊升。

凡院務監當差使則皆同從九品。

凡是院務監當差使則都與從九品相同。

凡品官任都事、典事、主事、知事、及尚書省令史、覆實、架閣司管勾、直省直院局長副、檢法、知法、院務監當差使、及諸令史、譯史、掌書、書史、書吏、譯書、譯人、通事、并諸局分承應有出身者皆爲流外職。凡此之屬，或以尚書省差遣，或自本司判補，其出職或正班、雜班，則莫不有當歷之名職。既仕則必循升降之定式，雖或前後略有損益之殊，而定制則莫能渝焉。

凡是品官任都事、典事、主事、知事、及尚書省令史、覆實、架閣司管勾、直省直院局長官副長官、檢法、知法、院務監當差使、及各種令史、譯史、掌書、書史、書吏、譯書、譯人、通事、和各局分承應有出身的都爲流外職官。凡是這類官職，有的由尚書省差遣，有的由本司判補，其出任外職或爲正班、或爲雜班，則無不有應當經歷的名義官職。既入仕則必須遵循升降的固定程序，即使間或前後稍有損益的不同，而法定的制度則無人能變。

凡門蔭之制，天眷中，一品至八品皆不限所蔭之人。貞元二年，定蔭叙法，一品至七品皆限以數，而削八品用蔭之制。世宗大定四年五月，詔："皇家袒免以上親，就蔭者依格引試，中選者勿令當儤使。"五年十月，制："亡宋官當蔭子孫者，并同亡遼官用蔭。"又曰："教坊出身人，若任流內職者，與文武同用蔭。自餘有勤勞者，賞賜而已。昔正隆時常使教坊輩典城牧民，朕甚不取。"又更定冒蔭及取蔭官罪賞格。七年五月，命司天臺官四品以上官改授文武資

凡是門蔭的制度，天眷年間，一品至八品都不限制所蔭的人。貞元二年，制定蔭叙法，一品至七品都限定名額，而削減八品官用蔭的制度。世宗大定四年五月，下詔書説："皇家袒免以上的親戚，接受恩蔭的按法規考試，中選的人不要讓他們連日在宫中值宿。"五年十月，制書説："滅亡的宋朝官吏應當蔭子孫的，與滅亡的遼官吏一樣用蔭。"又説："教坊出身的人，如果擔任流內職的，與文武官同樣用蔭。其他有功勞的，祇賞賜而已。過去正隆時常使教坊出身的人管理城市治理百姓，我很不願效法。"又重定冒占門蔭及取蔭官罪賞格。七年五月，命令司天臺官四品以上官改授文武資的，都准許按太醫的辦法恩

者，并聽如太醫例蔭。其制，凡正班蔭亦正班，雜班蔭雜班。

明昌元年，以上封事者乞六品官添蔭，吏部言："天眷中，八品用蔭，不限所蔭之人。貞元中，七品用蔭，方限以數。當是時，文始於將仕，武始於進義，以上至七品儒林、忠顯，各七階，許蔭一名。至六品承直、昭信，計九階，許蔭二人。自大定十四年，文武官從下各增二階，其七品視舊爲九階，亦蔭一名，至五品凡十七階，方蔭二人，其五品至三品并無間越，唯六品不用蔭。乞依舊格，五品以上增蔭一名，六品蔭子孫弟兄二人，七品仍舊爲格。"時又以舊格雖有己子許蔭兄弟侄，蓋所以崇孝悌也，而新格禁之，遂聽讓蔭。

舊制，司天、太醫、内侍長行雖至四品，如非特恩换授文武官資者，不許用蔭，以本人見充承應，難使係班故也。泰和元年，定制，以年老六十以上退、與患疾及身故者，雖至止官，擬令係班，除存習本業者聽蔭一名，止一子者則不須習即蔭。

凡諸色出身文武官一品，蔭子孫至曾孫及弟兄侄孫六人，因門蔭則五人。二品則子孫至曾孫及弟兄侄五人，因門蔭則四人。三品子孫兄弟侄四人，因門蔭則三人。四品、五品三人，因門蔭則二人。六品二人，七品子孫兄弟一人，因門蔭則六品、七品子孫兄弟一人。舊格，門蔭惟七品一人，餘皆加一人。明昌格，自五品而上皆增一人。

凡進納官，舊格正班三品蔭四人，雜班三人。正班武略子孫兄弟一人，雜班明威一人，懷遠以上二人，鎮國以上三人。

蔭。辦法是，凡是正班，恩蔭的也爲正班，雜班恩蔭爲雜班。

明昌元年，由於上密奏的人請求六品官增添恩蔭，吏部説："天眷年間，八品官用蔭，不限定所蔭的人。貞元年間，七品官用蔭，纔限定名額。在那個時候，文官始於將仕郎，武官始於進義校尉，往上到七品儒林郎、忠顯校尉，各七階，准許蔭一名。到六品承直郎、昭信校尉，共計九階，准許蔭二人。從大定十四年起，文武官從下各增二階，其七品與以前相比爲九階，也蔭一名，到五品共十七階，纔蔭二人，其五品到三品之間并没有差别，惟獨六品官不用蔭。請求按照以前的法規，五品以上官增添門蔭一名，六品蔭子孫弟兄二人，七品照舊，作爲法規。"當時又由於以前的法規規定自己雖有子但准許蔭兄弟侄兒，用來奬勵孝悌，而新法規禁止，於是准許讓蔭。

從前的制度，司天臺、太醫院、内侍局長行官雖達四品，如果不是特别加恩改授文武官資的，不准用蔭，這是由於本人現在充任承應，難於使他們係於班列的緣故。泰和元年，規定，由於年老六十歲以上退休的，與患病及身死的，雖達到限定的官品，打算讓他們係於班列，除繼續學習本業的准許蔭一名外，衹有一子的則不須學習本業就准許恩蔭。

凡是各種資歷出身的文武官一品，蔭子孫至曾孫及弟兄侄孫六人，沿襲門蔭則五人。二品則子孫至曾孫及弟兄侄兒五人，沿襲門蔭則四人。三品子孫兄弟侄兒四人，沿襲門蔭則三人。四品、五品三人，沿襲門蔭則二人。六品二人，七品子孫兄弟一人，沿襲門蔭則六品、七品子孫兄弟一人。以前的規定，門蔭衹有七品官是一人，其餘都增加一人。明昌時規定，自五品以上都增加一人。

凡是用錢財買的官，以前規定正班三品蔭四人，雜班蔭三人。正班武略將軍蔭子孫兄弟一人，雜班明威將軍蔭一人，懷遠大將軍以上蔭二人，鎮國上將軍以上蔭三人。

司天、太醫遷至四品詔換文武官者，廕一人。

凡進士所歷之階，及所循注之職，貞元元年制，南選，初除軍判、丞、簿，從八品。次除防判、録事，正八品。三除下令，從七品。四中令、推官、節察判，正七品。五六皆上令。從六品。北選，初軍判、簿、尉，二下令，三中令，四上令，已後并上令，通注節察判、推官。

正隆元年格，上甲者初上簿軍判、丞、簿、尉，中甲者初中簿軍判、丞、簿、尉，下甲者初下簿軍判、丞、簿、尉。第二任皆中簿軍判、丞、簿、尉。三、四、五、六、七任皆縣令，回呈省。

大定二年，詔文資官不得除縣尉。八年格，歷五任令即呈省。十三年，制第二任權注下令。

舊制，狀元授承德郎，以十四年官制，文武官皆從下添兩重，命狀元更授承務郎，次舊授儒林郎，更爲承事郎。第二甲以下舊授從仕郎，更爲將仕郎。

十五年，敕狀元除應奉，兩考依例授六品。十八年，敕狀元行不顧名者與外除。十九年，命本貫察其行止美惡。二十一年，復命第三任注縣令。

二十二年，敕進士受章服後，再試時務策一道，所謂策試者也。内才識可取者籍其名，歷任後察其政，若言行相副則升擢任使。是年九月，復詔今後及第的人，策試中者初任即升之。

二十三年格，進士，上甲，初録事、防判，二下令，三中令。中甲，初中簿，二上簿，三下令。下甲，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試中策者，

司天臺、太醫院官升遷到四品，詔令改換爲文武官的，廕一人。

凡是進士所經歷的官階，以及依次授任的官職，貞元元年規定，南選，初任授軍判官、丞、主簿，從八品。次任授防禦州判官、録事，正八品。三任授下縣令，從七品。四任授中縣令、推官、節度觀察判官，正七品。五六任都授上縣令。從六品。北選，初任授軍判官、主簿、尉，二任授下縣令，三任授中縣令，四任授上縣令，以後的都爲上縣令，一律授任節度觀察判官、推官。

正隆元年規定，上甲進士初任授上簿軍判官、丞、主簿、尉，中甲進士初任授中簿軍判官、丞、主簿、尉，下甲進士初任授下簿軍判官、丞、主簿、尉。第二任都授中簿軍判官、丞、主簿、尉。三、四、五、六、七任都授縣令，回呈尚書省。

大定二年，詔令文資官不得委任爲縣尉。八年規定，經歷五任後命令立即呈報尚書省。十三年，規定第二任暫且授下縣令。

以前的制度，狀元授承德郎，由於十四年的官制，文武官都從下面添兩級，命令狀元改授承務郎，以下的以前授儒林郎，改爲承事郎。第二甲以下的以前授從仕郎，改爲將仕郎。

十五年，下令狀元授應奉官，兩次考核後按例授六品。十八年，下令狀元行爲不顧名聲的給外任官。十九年，命令原籍考察他們行爲的好壞。二十一年，又命令第三任授縣令。

二十二年，下令進士接受禮服後，再考時務策一道，這就是所謂的策試。其中才識可取的登記他們的名字，歷任後考察其政績，如果言行相符則提拔任用。這年九月，又詔令今後及第的人，策試中選的初任就提拔他們。

二十三年規定，進士上甲初任授録事、防禦州判官，二任授下縣令，三任授中縣令。中甲，初任授中縣主簿，二任授上縣主簿，三任授下縣令。下甲，初任授下縣主簿，二任授中縣主簿，

上甲，初録事、防判，二中令，三上令。中甲，初上簿，二下令，三中令。下甲，初中簿，二録事、防判，三中令。又詔今後狀元授應奉，一年後所撰文字無過人者與外除。

三任授下縣令。策試考中的，上甲初任授録事、防禦州判官，二任授中縣令，三任授上縣令。中甲，初任授上縣主簿，二任授下縣令，三任授中縣令。下甲，初任授中縣主簿，二任授録事、防禦州判官，三任授中縣令。又詔令今後狀元授應奉，一年後所撰寫的文字没有過人之處的授與外官。

二十六年格，以相次合爲令者減一資歷。二十六年格，三降、兩降免一降，文資、右職、外官減最後，上令一任通五任回呈省。遂定格，上甲，初録事、防判，二中令，三、四、五上令。中甲，初中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策試進士，初録事、防判，二、三、四、五上令。其次，初上簿，二中令，三、四、五上令。又次，初中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下甲，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二十七年制，進士階至中大夫呈省。

二十六年規定，將依次應當爲縣令的減一級資歷。二十六年規定，三降、兩降免去一降，文資、右職、外任官減資歷後，上縣令一任連同五任都回呈尚書省。於是規定，上甲進士初任録事、防禦州判官，二任中縣令，三、四、五任上縣令。中甲進士，初任中縣主簿，二任下縣令，三任中縣令，四、五任上縣令。策試進士，初任録事、防禦州判官，二、三、四、五任上縣令。其次的，初任上縣主簿，二任中縣令，三、四、五任上縣令。又次的，初任中縣主簿，二任下縣令，三任中縣令，四、五任上縣令。下甲進士，初任下縣主簿，二任下縣令，三任中縣令，四、五任上縣令。二十七年規定，進士官階達到中大夫的呈尚書省。

明昌二年，罷勘會狀元行止之制。七年格，縣令守闕各依舊格注授。

明昌二年，廢除調查狀元行爲的制度。七年規定，縣令等待補缺的各按照舊法令委任。

泰和格，諸進士及第合授資任須歷遍乃呈省，雖未盡歷，官已至中大夫亦呈省。又諸詞賦、經義進士及第後，策試中選，合授資任歷遍呈省，仍每任升本等首銓選。

泰和時的規定，各種進士及第應當授予的資任必須全部歷任纔呈報尚書省，雖然没有完全歷任，如果官已做到中大夫的也呈報尚書省。又各種詞賦、經義進士及第以後，策試中選，應當授予的資任完全經歷後呈報尚書省，并每一任升爲本等之首聽候銓選。

貞祐三年，狀元授奉直大夫，上甲儒林郎，中甲以下授徵事郎。

貞祐三年，狀元授奉直大夫，上甲進士授儒林郎，中甲以下進士授徵事郎。

經義進士。皇統八年，就燕京擬注。六年，與詞賦第一人皆擬縣令，第二人當除察判，以無闕遂擬軍判。第二、第三甲隨各人住貫擬爲軍判、丞、簿。舊制，《五經》及第未及十年與關内差使，已十年者與關外差使，四十年除下令。正隆三年，不授

經義進士。皇統八年，到燕京委官。六年，與詞賦第一名都委任爲縣令，第二名應當委任觀察判官，由於無缺員，於是委任爲軍判官。第二、第三甲按各人的籍貫委任爲軍判官、丞、主簿。以前的制度，《五經》及第不到十年的授與關内的職務，已到十年的授予關外的職務，四十年的授予下等縣令。正隆三年規定不授職務，到

差使，至三十年則除縣令。大定二十八年始復設是科，每舉專主一經。

女直進士。大定十三年，皆除教授。二十二年，上甲第二、第三人初除上簿，中甲則除中簿，下甲則除下簿。大定二十五年，上甲甲首遷四重，餘各遷兩重。第二、第三甲授隨路教授，三十月爲一任，第二任注九品，第三、第四任注録事、軍防判，第五任下令。尋復令第四任注縣令。二十六年，減一資歷注縣令。二十八年，添試論。後皆依漢人格。

宏詞，上等遷兩官，次等遷一官，臨時取旨授之。

恩榜，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今後凡五次御簾進士，可一試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高下定其次，謂之恩榜。女直人遷將仕，漢人登仕，初任教授，三十月任滿，依本格從九品注授。

明昌元年，敕四舉終場，亦同五舉恩例，直赴御試。

明昌五年，敕神童三次終場，同進士恩榜遷轉。兩次終場，全免差使，第六任與縣令，依本格遷官。如一次終場，初入仕則一除一差。其餘并依本門户，仍使應三舉，然後入仕。每舉放四十人。

凡恩例補蔭同進士者，謂大禮補致仕、遺表、陣亡等恩澤，補承襲録用，并與國王并宗室女爲婚者。正隆二年格，初下簿，二中簿，三上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七上令，回呈省。

凡特賜同進士者，謂進粟、出使回、歿於王事之類，皆同雜班，補蔭亦以雜班。正隆元年格，初授下簿，二中簿，三縣丞，四軍判，五、六防

三十年則授任縣令。大定二十八年開始重新設置這一科，每場考試專考一經。

女真進士。大定十三年，都任命爲教授。二十二年，上甲進士第二、第三名初任授上縣主簿，中甲進士則授中縣主簿，下甲進士則授下縣主簿。大定二十五年，上甲甲首進士升四等，其餘各升兩等。第二、第三甲進士則委任爲各路教授，三十個月爲一任，第二任授九品官，第三、第四任授録事、軍防禦州判官，第五任授下縣令。不久又命令第四任授縣令。二十六年，減一階資歷授縣令。二十八年，增考論。後來都依照漢人進士的法規。

宏詞科，上等的升兩官，次等的升一官，臨時取得聖旨同意授給。

恩榜，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下令今後凡是五次參加御試的，可以一次考試而不黜落，衹按文章的高低定名次，叫做恩榜。女真人升將仕郎，漢人升登仕郎，初任爲教授，三十個月任滿，按照本格從九品授官。

明昌元年，下令四舉終場的人，也與五舉的恩例相同，直接去參加殿試。

明昌五年，下令神童科三次考試終場的，與進士恩榜同樣升遷。兩次終場的，免去全部差使，第六任授給縣令，按照本法規升官。如果一次終場，初入仕就授官一次差遣一次。其他的都按照本身的途徑，仍然讓他們應三場考試，然後入仕。每次考試録取四十人。

凡是依恩例補蔭爲同進士的，是指因國家舉行重大典禮時補給退休、臨終上遺表、陣亡的人等恩澤，以及補給繼承官職、録用爲官，并與國王及宗室女聯姻的人的恩澤。正隆二年規定，初任爲下縣主簿，二任爲中縣主簿，三任爲上縣主簿，四任爲下等縣令，五任爲中縣令，六、七任爲上縣令，回京呈報。

凡是特賜進士出身的，指的是交納粟米、出使回朝、爲國事捐軀之類，都與雜班相同，補蔭也用雜班官職。正隆元年規定，初任授下縣主簿，二任授中縣主簿，三任授縣丞，四任授軍判

判，七、八下令，九中令，十上令。尋復更初注下等軍判、丞、簿、尉，次注中等軍判、丞、簿、尉，第三注上等軍判、丞、簿、尉，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

律科、經童。正隆元年格，初授將仕郎，皆任司候，十年以上并一除一差，十年外則初任主簿，第二任司候，第三主簿，四主簿，五警判，六市丞，七諸縣丞，八次赤丞，九赤縣丞，十下縣令，十一中縣令，五任上縣令，呈省。三年制，律科及第及七年者與關内差使，七年外者與關外差。諸經及第人未十年者關内差，已十年關外差。律科四十年除下令。經童及第人視餘人復展十年，然後理算月日。

大定十四年，以從下新增官階，遂定制，律科及第者授將仕佐郎。十六年特旨，以四十年除下令太遠，其以三十二年不犯贓罪者授下令。十七年，敕諸科人仕至下令者免差。二十年，省擬，無贓罪及廉察無惡者減作二十九年注下令，經童亦同此。二十六年，省擬，以相次當爲縣令者減一資歷選注。敕命諸科人累任之餘月日至四十二月，准一除一差。又敕，舊格六任縣令呈省，遂減爲五任。二十八年，減赤縣丞一任。

明昌五年制，仕二十六年之上者，如該廉升則注縣令。六年，減諸縣丞、赤縣丞兩任。後吏格，十年内擬注差使，十年外一除一差。若歷八任、或任至三十二年注下令則免差。須遍歷而後呈省。所歷之制，初、二下簿，三、四中簿，五、六、七上簿，犯選格者又歷上簿兩任，八、九則注下令，十中令，十一、十二上

官，五、六任授防禦州判官，七、八任授下縣令，九任授中縣令，十任授上縣令。不久又改爲初任授下等軍判官、丞、主簿、尉，次任授中等軍判官、丞、主簿、尉，第三任授上等軍判官、丞、主簿、尉，四任授下縣令，五任授中縣令，六任授上縣令。

律科、經童。正隆元年規定，初任授將仕郎，都任司候，十年以上全都任職一次差遣一次，十年以外則初任授主簿，第二任授司候，第三任授主簿，第四任授主簿，第五任授警巡判官，第六任授市丞，七任授諸縣丞，八任授次赤縣丞，九任授赤縣丞，十任授下縣令，十一任授中縣令，五任授上縣令，呈報尚書省。三年規定，律科及第達七年的給予在關内的差使，七年以外的給關外的差使。各經及第的人未到十年的給關内差使，已經十年的給關外差使。律科四十年的授下縣令。經童及第的人比其他人再延長十年，然後計算時間。

大定十四年，由於從下面新增加官階，於是規定，律科及第的人授將仕佐郎。十六年特旨，鑒於四十年纔授下縣令時間太長，可以將三十二年没有犯贓私罪的人委任爲下縣令。十七年，下令諸科及第人官至下縣令的免予差使。二十年，尚書省擬定，没有犯過贓私罪及廉察没有過錯的人減作二十九年授下縣令，經童也與此相同。二十六年，尚書省擬定，按照順序應當爲縣令的人減一任資歷選授。下令各科人累計爲官的時間達四十二個月的，准許授官一次差遣一次。又降下令，以前規定任縣令六次的呈報尚書省，現減爲五任。二十八年，減免赤縣丞一任。

明昌五年規定，入仕二十六年以上的官吏，如果應當因廉察升遷則授縣令。六年，減諸縣丞、赤縣丞兩任。後來的吏格規定，十年内委任差使，十年外授官一次差遣一次。如果經歷八任，或任官至三十二年的委任爲下縣令，則免去差使。必須全部歷任然後呈報尚書省。歷任的制度，初任、二任爲下縣主簿，三、四任爲中縣主簿，五、六、七任爲上縣主簿，違犯選格的官吏又要經歷上縣主簿兩任，八、九任則授下縣令，

令。

凡武舉，泰和三年格，上甲第一名遷忠勇校尉，第二、第三名遷忠翊校尉。中等遷修武校尉，收充親軍，不拘有無蔭，視舊格減一百月出職。下等遷敦武校尉，亦收充親軍，減五十月出職。

承安元年格，第一名所歷之職，初都巡、副將，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第二、第三名，初巡尉、部將，二上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餘人，初副巡、軍轄，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

凡軍功有六：一曰川野見陣，最出當先，殺退敵軍；二曰攻打抗拒州縣山寨，奪得敵樓；三曰争取船橋，越險先登；四曰遠探捕得喉舌；五曰險難之間，遠處報事情成功；六曰謀事得濟，越衆立功。

皇統八年格，凡帶官一命昭信校尉正七品以上者，初除主簿及諸司副使，正九品。二主簿及諸司使，正八品。三下令，從七品。四中令，正七品。五上令，或通注鎮軍都指揮使正七品及正將。其官不至昭信及無官者，自初至三任通注丞、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及知城寨。從七品。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遷至鎮國者取旨升除。後吏格之所定，女直人昭信校尉以上者，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女直一命遷至昭信校尉、餘人至昭信已上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凡至宣武將軍以上者，初下令，二中令，三、四上令。

凡勞效，謂年老千户、謀克也。大

十任爲中縣令，十一、十二任爲上縣令。

凡是武舉，泰和三年規定，上甲第一名升忠勇校尉，第二、第三名升忠翊校尉。中等升修武校尉，收爲親軍，不管有無恩蔭，比照舊格令減一百個月出任職官。下等升敦武校尉，也收爲親軍，減五十個月出任職官。

承安元年規定，第一名所歷任的官職，初任爲都巡檢、副將，二任爲下縣令，三任爲中縣令，四、五任爲上縣令。第二、第三名，初任巡尉、部將，二任上縣主簿，三任下縣令，四任中縣令，五、六任上縣令。其他人，初任副巡檢、軍轄，二任中縣主簿，三任下縣令，四任中縣令，五、六任上縣令。

軍功共有六種：一是原野上列戰陣，一馬當先，殺退敵軍；二是攻打頑抗的州縣山寨，奪得敵人的城樓；三是争奪船隻橋梁，越過險阻先登；四是遠出偵察捕得活口；五是危難之時，到遠處報告情況成功；六是謀劃的事得以完成，超過普通人而立功。

皇統八年規定，凡是帶官階一命到昭信校尉正七品以上的，初任授主簿及諸司副使，正九品。二任授主簿及諸司使，正八品。三任爲下縣令，從七品。四任爲中縣令，正七品。五任爲上縣令，或通共授鎮軍都指揮使正七品及正將。其官没有達到昭信校尉及無官的人，自初任至三任通共授縣丞、主簿，四任爲下縣令，五任爲中縣令，六任爲上縣令及知城寨。從七品。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升遷到鎮國上將軍的人取得聖旨許可升任。後來吏部格令規定，女真人昭信校尉以上的，初任爲下縣主簿，二任爲下縣令，三任爲中縣令，四、五任爲上縣令。女真人一命升遷到昭信校尉、其餘人到昭信校尉以上的，初任爲下縣主簿，二任爲中縣主簿，三任爲下縣令，四任爲中縣令，五、六任爲上縣令。凡是達到宣武將軍以上的，初任爲下縣令，二任爲中縣令，三、四任爲上縣令。

凡是勞效，指年老的千户、謀克。大定五年規

定五年制，河南、陝西統軍司，千户四十年以上擬從七品，三十年千户、四十年以上之謀克從八品，二十年以上千户、三十年以上謀克從九品，二十年以上謀克與正班、與差使，十年以上賞銀絹，皆以所歷千户、謀克、蒲輦月日通算。

定，河南、陝西統軍司，千户四十年以上的授從七品官，三十年的千户、四十年以上的謀克授從八品，二十年以上的千户、三十年以上的謀克授從九品，二十年以上的謀克授給正班，予以差使，十年以上的賞給銀絹，都按所經歷的千户、謀克、蒲輦的時間統一計算。

二十年制，以先曾充軍管押千户、謀克、蒲輦二十年以上、六十五歲放罷者，視其强健者與差除、令係班，不則量加遷賞。後更定吏格，若一命遷宣武將軍以上，當授從七品職事者，初下令，二中令，三、四上令。官不至宣武，初授八品者授録事，二赤劇丞，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初授九品官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上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七上令。

二十年規定，以原來曾經充軍隊管押千户、謀克、蒲輦二十年以上、六十五歲放罷的，根據他們的强健狀况予以差使，讓他們係班，不然就酌情加以升遷。後來重定官吏格令，如果一命升遷到宣武將軍以上，應當授予七品職事官的，初任授下縣令，二任授中縣令，三、四任授上縣令。官没有達到宣武將軍，初任授八品官的授予録事，二任授予赤縣劇縣丞，三任授下縣令，四任授中縣令，五、六任授上縣令。初任授九品官的，初任爲下縣主簿，二任爲中縣主簿，三任爲上縣主簿，四任爲下縣令，五任爲中縣令，六、七任爲上縣令。

大定九年格，三虞候順德軍千户四十年以上者與從八品，三十年千户、四十年以上謀克從九品，二十年以上千户、三十年以上謀克與正班，以下賞銀絹。

大定九年規定，三虞候順德軍千户任四十年以上的授從八品官，三十年的千户、四十年以上的謀克授從九品，二十年以上的千户、三十年以上的謀克授給正班，以下的賞給銀絹。

大定十四年，定隨路軍官出職，以新制從下創添兩重，舊遷忠武校尉者今遷忠勇校尉。中都永固軍指揮使及隨路埽兵指揮使出職，舊遷敦武校尉者今遷進義校尉。

大定十四年，規定各路軍官出任職官，根據新制度從下面創置添加兩等，以前升忠武校尉的現在升忠勇校尉。中都永固軍指揮使以及各路埽兵指揮使出任職官，以前升敦武校尉的現在升進義校尉。

武衛軍，大定十七年定制，其猛安曰都將，謀克曰中尉，蒲輦曰隊正。都將三十月遷一官，至昭信注九品職事。以隊正升中尉，中尉升都將。

武衛軍，大定十七年規定，它的猛安叫都將，謀克叫中尉，蒲輦叫隊正。都將三十個月升一官，升到昭信校尉時授九品職務。以隊正升中尉，中尉升都將。

省令史選取之門有四，曰文資，曰女直進士，曰右職，曰宰執子。其出仕之制各異。

省令史選取的門路有四種，即文資、女真進士、右職、宰執之子。其出仕的制度各自不同。

文資者，舊惟聽左司官舉用，至熙宗皇統八年，省臣謂，若止循舊

文資，以前衹准左司官推舉任用，到熙宗皇統八年，省部大臣認爲，如果衹遵循老辦法選

例舉勾，久則善惡不分而多僥倖。遂奏定制，自天眷二年及第榜次姓名，從上次第勾年至五十已上、官資自承直郎從六品至奉德大夫從五品、無公私過者，一闕勾二人試驗，可則收補，若皆可即籍名令還職待補。官至承直郎以上，一考者除正七品以上、從六品以下職事，兩考者除從六品以上、從五品以下。奉直大夫從六品。以上，一考者除從六品以上、從五品以下，兩考者除從五品以上、正五品以下。節運同。正隆元年，罷是制，止於密院、臺及六部吏人令史內選充。

大定元年，世宗以胥吏既貪墨，委之外路幹事又不知大體，徒多擾動，至二年，罷吏人而復皇統選進士之制。承直郎以上者，一考正七品，除運判、節察判、軍刺同知。兩考者從六品，除京運判、總府判、防禦同知。奉直大夫已上，一考者從六品，除同前。兩考從五品，除節運副、京總管府留守司判官。七年，以散階官至五品亦勾充，不願者聽。

十一年，以進士官至承直者衆，遂不論官資，但以榜次勾補。二十七年，以外多闕官，論者以爲資考所拘，難以升進，乃命不論官資，凡一考者與六品，次任降除正七品，第三任與六品，第四任升爲從五品。兩考者與從五品，次任降除六品，第三、四任皆與從五品，五任升正五品。

承安二年，以習學知除、刑房知案、及兵興時邊關令史，三十月除隨朝闕。泰和八年以習學知除十五月以上，選充正知除，一考後理算資考。大安三年，以從榜次則各人所歷月日不齊，遂以吏部等差其所歷歲月多寡爲次，收補知除，考滿則授隨朝職。

用抽調，時間久了則善惡不分而多僥幸進取。於是上奏規定，從天眷二年以來及第榜次姓名之中，從上等依次選調年齡到五十歲以上、官資從承直郎從六品至奉德大夫從五品、没有犯公私過失的，每一個缺員選二人試驗，可以的就收補，如果都可以就登記姓名讓他們回原職待補。官階至承直郎以上，任滿一考的授正七品以上、從六品以下的職事官，任滿兩考的授從六品以上、從五品以下職事官。官階至奉直大夫從六品以上，任滿一考的授從六品以上、從五品以下職事官，任滿兩考的授從五品以上、正五品以下職事官。節鎮都轉運司與此相同。正隆元年，廢除這一制度，衹在樞密院、御史臺及六部吏人令史中選任。

大定元年，世宗鑒於胥吏既貪贓枉法，委派他們到外路辦事又不知大體，衹增加擾亂，到二年，廢除吏人而恢復皇統選任進士的制度。承直郎以上，滿一考的爲正七品，授轉運判官、節度觀察判官、軍刺史州同知。任滿兩考的爲從六品，授京都轉運判官、總管府判官、防禦州同知。奉直大夫以上，任滿一考的爲從六品，除授與前面一樣。任滿兩考爲從五品，授節度、轉運副使、京都總管府留守司判官。七年，以散階官達到從五品的也選充，不願意的聽便。

十一年，由於進士官至承直郎的很多，於是不論官資，衹按榜次選調補充。二十七年，由於外面多缺官，議論的人認爲是被資歷所限制，難以升遷，於是下令不論資歷，凡是一考的授給六品官，第二任降階授正七品，第三任授六品，第四任升爲從五品。兩考的授給從五品，第二任降階授六品，第三、四任都授從五品，第五任升正五品。

承安二年，以習學知除、刑房知案、及戰時的邊關令史，任滿三十個月後授補隨朝官缺員。泰和八年，以習學知除任滿十五個月以上的，選任爲正式知除，滿一考後算作入仕資歷。大安三年，由於按照榜次升任則各人所歷經的月日不齊，於是按照吏部所排列的歷任年月多少爲順序，收補爲知除，歷任期滿則授隨朝官職。

貞祐五年，進士未歷任者，亦得充補，一考者除上縣令，再任上縣令升正七品，如已歷一任丞簿者，舊制除六品，乃更爲正七品，一任回降從七品，再任正七品升六品。如歷兩任丞簿者，一考舊除六品，乃更爲正七品，一任回免降，復免正七一任，即升六品。曾歷令一任者，依舊格六品，再任降除七品，還升從五品。

貞祐五年規定，進士沒有歷任的，也可以充補，一考的授上縣令，再任上縣令的升爲正七品，如果已經做過一任縣丞主簿的，按以前制度授六品，於是改爲正七品，一任回來降爲從七品，再任由正七品升六品。如果經歷兩任縣丞主簿的，滿一考過去授六品，於是改爲正七品，一任回來免降官階，又免去正七品官一任，馬上升爲六品。曾經做過一任縣令的，按照舊規定爲六品，再任降官階授七品，回來後升爲從五品。

興定二年，敕初任未滿及未歷任者，考滿升二等爲從七品。初任未滿者兩任、未歷任者四任、回升正七品，兩任正七皆免回降。凡不依榜次勾取者同隨朝升除，俟榜次所及日聽再就補。

興定二年，下令初次任職未滿考以及未曾任過官的，任期滿後升二等爲從七品。初次任職未滿考的歷兩任、未曾任過官的歷四任，回升爲正七品，擔任過兩任正七品的，都免予回降。凡是不按榜次選任的與隨朝官一樣升遷，等到榜次排到的時候再接受補授。

興定五年，定進士令史與右職令史同格，考滿未應得從七者與正七品，回降從七一任。所勾諸府令史不及三考出職者除從七品，回降除八品。若一任應得從七品者除六品，回降正七品，若一任應得正七品者免降。

興定五年，規定進士令史與右職令史條格相同，任期滿後不應得從七品官階的給正七品，回降爲從七品任職一任。所選的各府令史不滿三考而外出任官職的授從七品，復職降授八品。如果一任應得從七品的授六品，復職降授正七品，如果一任應得正七品的免予降官。

女直進士令史，二十七年格，一考注正七品，兩考注正六品。二十八年，敕樞密院等處轉省者，并用進士。明昌元年，敕至三考者與漢人兩考者同除。明昌三年，罷契丹令史，其闕内增女直令史五人。五年，以與進士令史辛苦既同，資考難異，遂定與漢進士一考與從六品，兩考與從五品。

女真進士令史，二十七年規定，一考授任正七品，兩考授任正六品。二十八年，下令樞密院等處轉到尚書省的，都用進士。明昌元年，下令達到三考的與漢人兩考的一樣授官。明昌三年，廢除契丹令史，其缺額增加女真令史五人。五年，由於與進士令史同樣辛苦，資考難於區別，於是規定與漢進士相同一考授從六品，兩考授從五品。

宰執子弟省令史，大定十二年，制凡承廕者，呈省引見，除特恩任用外，并内奉班收，仍於國史院署書寫、太常署檢討、秘書監置校勘、尚書省准備差使，每三十月遷一重，百五十月出職。如承應一考以上，許試補省令譯史，則以百二十月出職，其已歷月日皆不紐折，如係終場舉人，

宰執子弟爲省令史，大定十二年，規定凡是接受恩廕的，呈報尚書省引見，除了特别恩例任用的以外，一律由内奉班收録，仍然在國史院署書寫、太常署檢討、秘書監置校勘、尚書省署準備差使，每三十個月升一等，一百五十個月出職。如果是一考以上的承應人，准許補充尚書省令史譯史，則以一百二十個月出職，其已經任過的月日都不扣除，如果是終場的舉人，就允許尚

即聽尚書省試補。

十七年，定制，以三品職事官之子，試補樞密院令史。遂命吏部定制，宰執之子、并在省宗室郎君，如願就試令譯史，每年一就試，令譯史考試院試補外，緦麻袒免宗室郎君密院收補。

大定二十八年，制以宗室第二從親并宰相之子，出職與六品外，宗室第三從親并執政之子，出職與正七品。其出職皆以百五十月，若見已轉省之餘人，則至兩考止與正七品。二十九年，四從親亦許試補。

書省試用補官。

十七年規定，以三品職事官之子，考試補任樞密院令史。於是命令吏部制定政策，宰執之子、與在省宗室郎君，如果願意去考令史、譯史，每年去考一次，令史、譯史除考試院負責考試補任外，緦麻袒免一類宗室的郎君由樞密院收補。

大定二十八年，規定以宗室第二從親和宰相之子，出職授六品官外，宗室第三從親和執政之子，出職授正七品官。他們都在一百五十個月後出職，如果是現在已經轉尚書省的其他人，則到兩考時衹授正七品官。二十九年，四從親也准許考試補官。

金史卷五十三

志第三十四

選舉(三)

右職吏員雜選

右職。省令史、譯史。皇統八年格，初考遷一重，女直人依本法外，諸人越進義，每三十月各遷兩重，百二十月出職，除正六品以下、正七品以上職官。

正隆二年，更爲五十月遷一重。初考，女直人遷敦武校尉，餘人遷保義校尉，百五十月出職，係正班與從七品。若自樞密院、臺、六部轉省者，以前已成考月數通算出職。

大定二年，復以三十月遷一官，亦以百二十月出職，與正、從七品。院、臺、六部及它府、司轉省而不及考者，以三月折兩月，一考與從七，兩考正七品，三考與六品。

三年，定格，及七十五月出職者，初上令，二中令，三下令，四、五録事，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百五十月出職者，初刺同、運判、推官等，二、三中令，四上令，回呈省。

大定二十七年制，一考及不成考者，除從七品，須歷縣令三任，第五任則升正七品。兩考以上除正七品，再任降除縣令，三、四皆與正七品，

右職。省令史、譯史。皇統八年規定，初考期滿後升遷一等，除女真人依據本身的條法外，其他各種人越過進義校尉後，每三十個月各升遷兩等，一百二十個月出任外職，授予正六品以下、正七品以上的職官。

正隆二年，改爲五十個月升遷一等。初考期滿後，女真人升敦武校尉，其他人升保義校尉，一百五十個月出職，係於正班授給從七品職官。如果是從樞密院、御史臺、六部轉尚書省的，把以前已經成考的月數通算在出任外職時間内。

大定二年，又以三十個月升一官，也以一百二十個月出任外職，授給正、從七品。樞密院、御史臺、六部及其他府、司轉尚書省而没有到考滿時間的，以三個月折合兩個月，一考授與從七品，兩考授與正七品，三考授與六品。

三年規定，任滿七十五個月出任外職的，初任授上縣令，二任授中縣令，三任授下縣令，四、五任授録事，六任授下縣令，七任授中縣令，八任授上縣令。一百五十個月出任外職的，初任授刺史州同知、轉運判官、總管府推官等，二、三任授中縣令，四任授上縣令，回朝呈報尚書省。

大定二十七年規定，一考及不到一考的，授給從七品官，必須經歷三任縣令，第五任則升爲正七品。兩考以上授正七品，再任降職授縣令，三、四任都授正七品，第五任則升爲六品。三考

第五任則升六品。三考以上者除六品，再任降正七品，三任、四任與六品，第五任則升從五品。

省女直譯史。大定二十八年制，以見任從七、從八人內，勾六十歲以上者相視用之。明昌三年，取見役契丹譯史內女直、契丹字熟閑者，無則以前省契丹譯史出職官及國史院女直書寫，見任七品、八品、九品官充。

省通事。大定二十年格，三十月遷一重，百二十月出職。一考兩考與八品，三考者從七品，餘與部令譯史一體免差。

御史臺令史、譯史。皇統八年遷考之制，百二十月出職，正隆二年格，百五十月出職，皆九品，係正班。大定二年，百二十月出職，皆以三十月遷一官。其出職，一考、兩考皆與九品，三考與八品。

明昌三年，截罷見役吏人，用三品職事官子弟試中者、及終場舉人本臺試補者，若不足，於密院、六部見役品官、及契丹品官子孫兄弟選充。

承安三年，敕凡補一人必詢於衆，雖爲公選，亦恐久漸生弊。況又在書史之上，不試而即用，本臺出身門户似涉太優。遂令除本臺班內祗、令譯史名闕外，於試中樞密院令譯史人內以名次取用，不足，即於隨部班祗令譯史上名轉充。若須用終場舉人之闕，則令三次終場舉人，每科舉後與它試書史人同程試驗，榜次用之。女直十三人，內班內祗六人，終場舉人七人。漢人十五人，內班內祗七人，終場舉人八人。譯史四人，內班內祗二人，終場舉人二人。

樞密院令史、譯史。令史。正隆二年，制遷考與省同，出職除係正班正、從八品。

以上的授六品，再任降爲正七品，三任、四任授六品，第五任則升爲從五品。

尚書省女真譯史。大定二十八年規定，在現任從七、從八品官中，選六十歲以上的酌情任用。明昌三年，挑選現任契丹譯史中熟悉女真、契丹文字的人，如果没有，則用從前尚書省契丹譯史出任外職的官員及國史院女真書寫，由現任七品、八品、九品的官員充任。

尚書省通事。大定二十年規定，三十個月升一等，一百二十個月出任外職。一考兩考的授八品官，三考的授從七品官，其餘的與六部的令史譯史一樣免予差遣。

御史臺令史、譯史。皇統八年轉官和任期的制度，規定一百二十個月出任外職，正隆二年規定，一百五十個月出任外職，都爲九品官，屬於正班。大定二年，規定一百二十個月出任外職，都以三十個月升一官。其出任外職辦法，一考、兩考的都授九品官，三考的授八品官。

明昌三年，停用現役的吏人，任用三品職事官子弟考試合格的，以及終場舉人在本臺試用補官的，如果不足，在樞密院、六部現任品官、以及契丹品官的子孫兄弟中選録充任。

承安三年，下令凡是補充一人，必須向衆人詢問，雖然是公選，也怕時間久了逐漸產生弊病。況且又位在書史之上，不考試就任用，本臺的出身門户似乎太優越。於是命令除本臺班內祗、令史、譯史名額缺少外，在考取了樞密院令史、譯史的人內按名次録用，不够，就在各部班祗、令史、譯史人員中轉用充任。如果須用終場舉人補缺，就命令三次終場的舉人，每一科考試後與其他考書史的人同樣考試，按名次任用。女真十三人，其中內班內祗六人，終場舉人七人。漢人十五人，其中內班內祗七人，終場舉人八人。譯史四人，其中內班內祗二人，終場舉人二人。

樞密院令史、譯史。令史。正隆二年規定，轉官和任期與尚書省相同，出任外職係於正班，授正、從八品官。

大定二十一年，定元帥府令譯史三十月遷一官，百二十月出職，一考、兩考與八品除授，三考與從七品。

十四年，遂命內祗、并三品職事官承蔭人、與四品五品班祗、及吏員人通試，中選者用之。

十六年，定一考、兩考者，初録事、軍判、防判，再除上簿，三中簿，四同初，五、六下令，七、八中令，九、十上令。二十六年，兩考者免下令一任。三考以上，初上令，二中令，三下令，四録事、軍防判，二十六年，免此除。五下令，二十六年，亦免此除。六、七中令，八上令。

十七年，制試補緦麻袒免以上宗室郎君。又定制，三品職事子弟設四人，吏員二人。

睦親府、宗正府、統軍司令譯史，遷考出職，與臺、部同。

部令史、譯史，皇統八年格，初考三十月遷一重，女直人依本格，餘人越進義，第二、第三考各遷一重，第四考并遷兩重，百二十月出職八品已下。正隆二年，遷考與省右職令史同，出職九品。

大定二十一年，宗正府、六部、臺、統軍司令史，番部譯史，元帥府通事，皆三十月遷一重，百二十月出職係班，一考、兩考與九品，三考已上與八品除授。

十四年，以三品至七品官承蔭子孫一混試充，尋以爲不倫，命以四品五品子孫及吏員試中者，依舊例補，六品以下不與。十五年，命免差使。

十六年格，一考兩考者，初除上簿，再除中簿，三下簿，四上簿，五

大定二十一年，規定元帥府令史、譯史三十個月轉一官，一百二十個月出任外職，一考、兩考授給八品官，三考授給從七品官。

十四年，就命令內祗、三品職事官接受恩蔭的人、與四品、五品班祗、以及吏員進行統一考試，對合格的人加以任用。

十六年規定，滿一考、兩考的人，初任授録事、軍判官、防禦州判官，再任授上縣主簿，三任授中縣主簿，四任與初任一樣，五、六任授下縣令，七、八任授中縣令，九、十任授上縣令。二十六年規定，經歷兩考的免去一任下縣令。三考以上的，初任授上縣令，二任授中縣令，三任授下縣令，四任授録事、軍防禦州判官，二十六年規定，免去這一任官。五任授下縣令，二十六年，也免去這一任官。六、七任授中縣令，八任授上縣令。

十七年規定，經過考試補充緦麻袒免以上的宗室郎君爲令史。又規定，三品職事官的子弟設四人，吏員設二人。

睦親府、宗正府、統軍司令史、譯史，轉官、任期、出任外職，與御史臺、六部相同。

部令史、譯史，皇統八年規定，初考三十個月升一等，女真人依照本身的規定，其他人超過進義校尉後，第二、第三考各升一等，第四考同時升兩等，一百二十個月出任外職，授八品以下官。正隆二年規定，轉官、任期與省右職令史相同，出任外職授九品官。

大定二十一年規定，宗正府、六部、御史臺、統軍司令史，番部譯史，元帥府通事，都以三十個月轉官一等，一百二十個月出任外職，係於班列，一考、兩考授予九品官，三考以上授予八品官。

十四年，用三品至七品官接受恩蔭的子孫統一混合考試充任令史，不久認爲沒有倫次，命令改以考試合格的四品五品官子孫及吏員，按慣例補充，六品官以下的子孫不任命。十五年，命令免去差使。

十六年規定，經歷一考兩考的，初任授上縣主簿，再任授中縣主簿，三任授下縣主簿，四任

録事、軍防判，六、七下令，八、九中令，十上令。三考以上者，初除録事、軍防判，再除上簿，三中簿，四如初，五下令，後免此除。六、七下令，八中令，九上令。

按察司書吏，以終場舉人内選補，遷加出職同臺、部。

凡内外諸吏員之制，自正隆二年，定知事孔目出身俸給，凡都目皆自朝差。海陵初，除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吏員外，皆爲雜班，乃召諸吏員於昌明殿，諭之曰："爾等勿以班次稍降爲歉，果有人才，當不次擢用也。"又定少府監吏員，以内省司舊吏員、及外路試中司吏補。

大定二年，户部郎中曹望之言，隨處胥吏猥多，乞減其半。詔胥吏仍舊，但禁用貼書。又命縣吏闕，則令推舉行止修舉爲鄉里所重者充。三年，以外路司吏久不升轉，往往交通豪右爲奸，命與孔目官每三十月則一轉，移於它處。七年，敕隨朝司屬吏員、通事、譯史、勾當過雜班月日，如到部者并不理算。又詔，吏人但犯贓罪罷者，雖遇赦，而無特旨，不許復叙。又命，京府州縣及轉運司胥吏之數，視其户口與課之多寡，增減之。

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外路司吏，止論名次上下，恐未得人。若其下有廉慎、熟閑吏事，委所屬保舉。試不中程式者，付隨朝近下局分承應，以待再試。彼既知不得免試，必當盡心以求進也。"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言："諸州府吏人不宜試補隨朝吏員，乞以五品以上子孫試補。蓋職官之後

授上縣主簿，五任授録事、軍防禦州判官，六任、七任授下縣令，八任、九任授中縣令，十任授上縣令。歷三考以上的，初任授録事、軍防禦州判官，再任授上縣主簿，三任授中縣主簿，四任與初任相同，五任授下縣令，後來免去這一任官。六、七任授下縣令，八任授中縣令，九任授上縣令。

按察司書吏，在終場舉人中選補，升遷加官和出任外職與御史臺、六部相同。

凡是内外各種吏員的選補制度，在正隆二年，規定知事、孔目的出身及俸禄，凡是都目都由朝廷差任。海陵王初年，除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的吏員外，其他的吏員都爲雜班，於是召集各種吏員到昌明殿，告訴他們説："你們不要以班次稍低爲遺憾，如果真的有人才，要破格提拔。"又規定少府監的吏員，用内省司的舊吏員、以及外路考中司吏的人補充。

大定二年，户部郎中曹望之説，各地胥吏過多，請求减去一半。詔令胥吏人員仍舊不變，衹禁止使用貼書。又命令如果縣吏缺員，就下令推舉德行爲鄉里所推崇的人充任。三年，鑒於外路司吏很久都不升遷，往往交結豪强幹壞事，命令與孔目官每三十個月遷轉一次，移到其他地方。七年，下令隨朝諸司所屬吏員、通事、譯史、辦事人超過雜班任職的時間，或者到部任職的都不算作資考。又下詔，吏人衹要是犯贓罪罷職的，即使遇上赦免，如果没有特殊恩旨，不許再叙用復官。又命令，京府州縣及轉運司胥吏的數額，根據當地户口和賦税的多少進行增减。

十二年，皇上對宰臣説："外路的司吏，衹按名次的前後選舉，恐怕不能得到人才。如果名次較後的人中有廉潔謹慎、熟悉吏事的，委托所屬官保舉。考試不合格的，交給隨朝較爲低級的局分差用，來等候再考試。他們既然知道不能免試，一定會盡心盡力來求上進。"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密奏的人説："各州府的吏人不應當試補爲隨朝的吏員，請求用五品以上官的子孫考試補充。這是由於職官的後代清

清勤者多，故爲可任也。”尚書省謂：“吏人試補之法，行之已久，若止收承蔭人，復恐不閑案牘，或致敗事。舊格惟許五品職官子孫投試，今省部試者尚少，以所定格法未寬故也。”遂定制，散官五品而任七品，散官未至五品而職事五品，其兄弟子孫已承蔭者并許投試，而六部令史内吏人試補者仍舊。

正勤勞的多，所以可以任用。”尚書省説：“吏人試補的辦法，行之已久，如果衹録用受恩蔭的人，又怕他們不熟習公文，以至於壞事。以前，規定衹准五品職官的子孫投考，現在省部中考試的人還很少，這是由於所制定的條款不寬的緣故。”於是規定，散官五品而職事爲七品，散官未達到五品而職事爲五品的官員，其兄弟子孫已受恩陰的都准許報考，而六部令史中吏人試補的辦法不變。

泰和四年，簽河東按察司事張行信言：“自罷移轉法後，吏勢浸重，恣爲豪奪，民不敢言。今又無朝差都目，止令上名吏人兼管經歷六案文字，與同類分受賄賂。吏目通歷三十年始得出職，常在本處侵漁，不便。”遂定制，依舊三十月移轉，年滿出職，以杜把握州府之弊。

泰和四年，簽書河東按察司事張行信説：“自從廢除移轉法以後，吏人的權勢逐漸加重，任意强奪，百姓不敢説話。現在又没有朝廷差派的都目，衹讓上等名次的吏人兼管經歷六案文字，與同類人分受賄賂。吏目都要經過三十年纔能調職，常在本地侵奪，這不合理。”於是規定，依舊三十個月轉移一個地方，年限滿就調職，以杜絶吏員把持州府的弊病。

八年，以僉東京按察司事楊雲翼言，書吏書史皆不用本路人，以别路書吏許特薦申部者類試，取中選者補用。

八年，采納僉東京按察司事楊雲翼的建議，書吏書史都不用本路人，以其他路書吏准許特别推薦申報吏部進行類試，録取中選的人補充任用。

凡右職官，天德制，忠武以下與差使，昭信以上兩除一差。大定十二年，敕鎮國以上即與省除。十三年制，明威注下令，宣威注中令，廣威注上令，信武權注下令，宣武、顯武免差，權注丞簿。又制宣武、顯武，功酬與上簿，無虧與中簿。二十六年制，遷至宣武、顯武始令出職。又以舊制通歷五任令呈省，詔減爲四任。

凡是右職官，天德時規定，忠武校尉以下授給差使，昭信校尉以上的授官兩次差遣一次。大定十二年，敕令鎮國上將軍以上的官員就由尚書省授官。十三年規定，明威將軍授下縣令，宣威將軍授中縣令，廣威將軍授上縣令，信武將軍暫授下縣令，宣武將軍、顯武將軍免予差使，暫授縣丞、主簿。又規定宣武將軍、顯武將軍，有功的授上縣主簿，没有犯過錯的授中縣主簿。二十六年，規定升遷到宣武將軍、顯武將軍纔允許出任外職。又由於以前的制度是遍歷五任纔許呈報尚書省，下詔減爲四任。

明昌三年，以諸司除授，守闕近三十月，於選調窒礙。今後依舊兩除一差，候員闕相副，則復舊制。

明昌三年，由諸司任命官職，等待補充缺員近三十個月，對選調官員有妨礙。今後依舊兩任一差，等到人員與缺額相副，就恢復老辦法。

泰和元年，以縣令見闕，近者十四月，遠者至十六月，蓋以見格，官至明威者并注縣令，或犯選并虧永人，若帶明威人亦注，是無别也。遂

泰和元年，由於縣令現缺，近的等待十四個月，遠的達十六個月，這是由於當時的規定，官至明威將軍的都委任爲縣令，有人犯選格或有虧欠，如果帶有明威將軍官階的也授任，這是没有

令曾虧永及犯選格，女直人展至廣威，漢人至宣武，方注縣令。又以守闕簿丞，近者十九月、遠者二十一月，依見格官至宣武、顯武、信武者合注丞簿，遂命但曾虧永，直至明威方注丞簿。又吏格，凡諸右職正雜班，謂無資歷者，班內祇同。皆驗官資注授。帶忠武以下者與監當差使，昭信以上擬諸司除授，仍兩除一差。宣武以上與中簿，功酬人與上簿。明威注下令，宣威注中令，廣威注上令，通歷縣令四任，如帶定遠已歷縣令三任者，皆呈省。若但曾虧永及犯選格，諸曾犯公罪追官、私罪解任、及犯贓、廉訪不好、并體察不堪臨民，謂之犯選格。女直人遷至武義，漢人諸色人武略，并注諸司除授，皆兩除一差。若至明威方注丞簿，女直人遷至廣威，漢人、諸色人遷至宣威者，皆兩任下令，一任中令，回呈省。

區別。於是命令曾經虧欠或犯選格的，女真人延到廣威將軍，漢人要達到宣武將軍，纔授任爲縣令。又由於等候補缺的主簿、丞，近的要等十九個月、遠的二十一個月，按照現在的規定官階至宣武將軍、顯武將軍、信武將軍的應授任爲丞簿，於是命令衹要曾經有過虧欠，一直到明威將軍纔授任爲丞簿。又吏部格令規定，凡是諸右職正班、雜班，指無資歷的，班内衹相同。都核查做官資歷登記授官。帶有忠武校尉以下官階的人除監當差使，昭信校尉以上的仿照諸司任命官職，仍然除兩官差遣一次。宣武將軍以上的授予中縣主簿，因功酬賞的人授予上縣主簿。明威將軍授予下縣令，宣威將軍授予中縣令，廣威將軍授予上縣令，都要歷四任縣令，如果帶有定遠大將軍官階并已歷三任縣令的，都要呈報尚書省。如果衹是曾有虧欠及犯選格的，各種曾犯公罪追官、私罪解除職任、以及犯贓、廉訪不好、和考察不能治理百姓的，叫做犯選格。女真人升遷到武義將軍，漢人和其他各種人升遷到武略將軍，一律由諸司任命授官，都爲授官兩任差遣一次。如果官至明威將軍纔授任爲丞、簿，女真人升遷到廣威將軍，漢人及其他人升遷到宣威將軍的，都兩任下縣令，一任中縣令，任回呈報尚書省。

貞祐三年，制遷至宣武者，皆與諸司除授，亦兩除一差。凡不犯選格者，若懷遠方注丞簿，至安遠則注下令、上令各一任，呈省。四年，復以官至懷遠注下令，定遠注中令，安遠注上令，四任呈省。

貞祐三年，規定升到宣武將軍的人授予諸司官職，也是授官兩次差遣一次。凡是没有犯選格的，比如官至懷遠大將軍的纔授丞簿，官至安遠大將軍的則授予下縣令、上縣令各一任，呈報尚書省。四年，又以官至懷遠大將軍的授下縣令，定遠大將軍授中縣令，安遠大將軍授上縣令，四任後呈報尚書省。

檢法、知法。正隆二年，嘗定六部所用人數及差取格法，初考、兩考皆除司候，三考者除上簿。五年，定制，十年內者初考除下簿，兩考除中簿，三考除警判。十年外者初考除第二任司候，兩考除上簿，三考則除市丞。大定二年，制曾三考者，不拘十年內外，皆與八品録事、市令，擬當合得本門户。

檢法、知法。正隆二年，曾制定六部所用人數及差任録取格法，歷初考、兩考的都委任爲司候，歷三考的委任爲上縣主簿。五年，規定，十年以内的初考委任爲下縣主簿，兩考委任爲中縣主簿，三考委任爲警巡院判官。十年以外的初考委任爲第二任司候，兩考委任爲上縣主簿，三考則委任爲市令司丞。大定二年，規定曾歷三考的，不拘十年以内或以外，都授給八品録事、市令司令，按照本司相應職任委以適當官職。

除授，舊授札付，大定三年始命給敕，以律科人爲之。七年，定制，驗榜次勾取，如勾省令史之制。二十六年，命三考除録事，以後則兩除一差。

女直知法、檢法。大定三年格，以臺部統軍司出職令譯史，曾任縣佐、市令差使人内奏差，考滿比元出身升一等，依隨路知事例給敕，以三十月爲任。明昌五年，以省、院、臺、部、統軍司令譯史、書史内擬，年五十以下、無過犯、慎行止，試一月，以能者充，再勒留者升一等，一考者初上令，二、三中令，四上令，兩考升二等，呈省。

太常寺檢討二人。正隆二年，五十月遷一重，女直遷敦武，餘人進義，百五十月出職，係雜班。大定二年，制以三十月遷一重，百二十月出職，係正班九品。

省祗候郎君。大定三年，制以袒免以上親願承應已試合格而無闕收補者及一品官子，已引見，止在班祗候，三十月循遷。初任與正、從七品，次任呈省。内祗在班，初、次任注正、從八品，三、四注從七品，而後呈省。班祗在班，初九品，次、三正、從八品，四、五從七品，而後呈省。已上三等，并以六十月爲滿，各遷一重。

八年，定制，先役六十月以試驗其才，不能幹者進一官黜之。才幹者再理六十月。每三十月遷加，百二十月爲滿，須用識女直字者。十六年，定制，以制文試之，能解説得制意者爲中選。

十八年，制一品官子，初都軍，二録事、軍防判，三都軍，四下令，五、六上令，回呈省。内祗，初録

任命的辦法，以前給予札付，大定三年纔下令給敕，由律科的人撰制。七年，規定，查實上榜名次選調録用，和録用省令史的辦法相同。二十六年，命令歷經三考的委任爲録事，以後則委任兩次差遣一次。

女真知法、檢法。大定三年規定，從御史臺、六部、統軍司出職令史、譯史，曾任縣佐、市令司差使的人中奏報差派，資考期滿後比照原出身升一等，按照各路知事的慣例給敕甲，以三十個月爲一任。明昌五年，在省、院、臺、部、統軍司令史、譯史、書史之中選用，年齡五十歲以下、無過錯、行爲謹慎，試用一月，以能幹的人充任，再次命令留任的升一等，歷一考的初任授上縣令，二、三任授中縣令，四任授上縣令，歷兩考的升二等，呈報尚書省。

太常寺檢討二人。正隆二年規定，五十個月轉官一級，女真升敦武校尉，其他人升進義校尉，一百五十個月出任外職，係於雜班。大定二年，規定以三十個月升遷一級，一百二十個月出任外職，係於正班九品官。

省祗候郎君。大定三年，規定宗室袒免以上的親屬願意當差、經考試合格而無缺員可以補任的，以及一品官之子，已經引見，祗是在班祗候，三十個月按常規轉官。初任授正、從七品官，次任呈報尚書省。内祗在班的，初任、次任注授爲正、從八品官，三任、四任的注授爲從七品官，而後呈報尚書省。班祗在班的，初任授九品，二、三任授正、從八品，四、五任授從七品，而後呈報尚書省。以上三等，都以六十個月爲任期，各遷轉一級。

八年，規定，先使用六十個月來試驗其才能，不能幹的加一官予以黜落。有才幹的再任用六十個月。每三十個月轉官一次，一百二十個月爲任滿必須任用認識女真文字的人。十六年，規定，用制詔文字考試他們，能够解答説出制詞意思的爲合格。

十八年，規定一品官之子，初任爲都軍，二任爲録事、軍防禦州判官，三任爲都軍，四任爲下縣令，五、六任爲上縣令，任回呈報尚書省。

事、軍防判，二上簿，三同初，四録事，五都軍，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回呈省。班祗，初上簿，二中簿，三同初，四録事、軍防判，五録事，六都軍，七下令，八中令，九上令，回呈省。

内祗，初任爲録事、軍防禦州判官，二任爲上縣主簿，三任與初任相同，四任爲録事，五任爲都軍，六任爲下縣令，七任爲中縣令，八任爲上縣令，任回呈報尚書省。班祗，初任爲上縣主簿，二任爲中縣主簿，三任與初任相同，四任爲録事、軍防禦州判官，五任爲録事，六任爲都軍，七任爲下縣令，八任爲中縣令，九任爲上縣令，任回呈報尚書省。

國史院書寫。正隆元年，定制，女直書寫，試以契丹字書譯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書寫，以熟於契丹大小字，以漢字書史譯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詩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韵，以契丹字出題。漢人則試論一道。遷考出職同太常檢討。

國史院書寫。正隆元年，規定，女真書寫，考試把契丹字譯成女真字，限定在三百字以上。契丹書寫，考試對契丹大小字的熟練程度，把漢字書史譯成三百字以上的契丹字，詩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韵，用契丹字出題。漢人則考論一道。轉官、任期及出任外職與太常寺檢討相同。

宗室將軍。六十月爲任，初刺同，二都軍，三刺同，四從六。副將軍以七品出職人充。明昌元年，以九十月爲滿，中都、上京初從七，二録事、軍防判，三入本門户。餘路，初録事、軍防判，二上簿，三入本門户。承安二年改司屬令作隨朝。

宗室將軍。六十個月爲一任，初任爲刺史州同知，二任爲都軍，三任爲刺史州同知，四任爲從六品官。副將軍以七品出職人充任。明昌元年，以九十個月爲任滿，中都、上京初任爲從七品官，二任爲録事、軍防禦州判官，三任進入本部門。其他路，初任爲録事、軍防禦州判官，二任爲上縣主簿，三任進入本部門。承安二年改司屬令爲隨朝官。

内侍御直。内直六十四人，正隆二年格，長行人五十月遷一重，女直人遷敦武，餘人遷進義，無出身。大定二年格，同上。

内侍御直。内直六十四人，正隆二年規定，長行人五十個月轉官一級，女真人升爲敦武校尉，其他人升爲進義校尉，没有出身。大定二年的規定同上。

大定六年，更定收補内侍格，能誦一大經、以《論語》、《孟子》内能誦一書、并善書札者，月給奉八貫石，稍識字能書者七貫石，不識字六貫石。

大定六年，重定收補内侍的格令，能够記誦一部大經，在《論語》、《孟子》中能記誦一種書、并且善於作書札的人，每月給俸禄八貫石，勉强識字能够書寫的人給俸禄七貫石，不識字的給俸禄六貫石。

泰和二年，以參用外官失防微之道，乃創寄禄官名，以專任之，既足以酬其勞，而無侵官之弊。

泰和二年，鑒於參用外官有失防微杜漸之道，於是創設寄禄官名，來專門委任他們，既足以酬賞他們的功勞，又没有侵占官位之弊。

凡宫中諸局分，大定元年，世宗謂諸局分承應人，班叙俸給涉於太濫，正隆時乃無出身，涉於太刻，又其官品不以勞逸爲制，遂命更定之。

凡是宫中各局分，大定元年，世宗認爲各局分承應人，班次俸禄過於冗濫，正隆時又没有出身，又過於苛刻，而且其官品不按勞逸來確定，於是下令重定。大定六年，指示有關部門說：

大定六年，諭有司曰："宫中諸局分承應人，有年滿數差使者，往往苦於稽留，而卒不得。其差者，復多不解文字而不幹，故公私不便。今後願出局者聽，願留者各增其秩，依舊承應。其十人長，雖老願留者亦增秩，作長行承應，餘依例放還。"七年，詔宰臣曰："女直人自來諸局分不經收充祗候。可自今除太醫、司天、内侍外，餘局分并令收充勾當。"

"宫中各局分的承應人，有年限已够幾次差使的，往往苦於稽延滯留，而最終不可得。所差用的人，又多不識文字而不能幹，所以公私都没有好處。今後願意出局的予以准許，願意留下的各增加他們的官秩，依舊當差。對於十人長，雖然年老而願意留下的也增加官秩，作爲長行承應，其他的照例放回。"七年，詔宰臣説："女真人從來在各局分中不曾録用爲祗候。可以從現在起除了太醫、司天、内侍以外，其他局分都命令録用爲辦事人。

護衛，正隆二年格，每三十月遷一重，初考，女直遷敦武，餘遷保義，百五十月出職，與從五品以下、從六品以上除。大定二年格，更爲初遷忠勇，百二十月出職。大定十四年官制，從下添兩重，遂命女直初遷修武，餘人敦武。十八年，制初除五品者次降除六品，第三復除從五品。初任六品者不降，第四任始授從五品，再勒留者各遷一官。明昌元年資格，初任不算資歷，不勒留者，初從六品，二、三皆同上，第四任升從五。勒留者，初從五，二、三同上，第四正五品。再勒留者，初正五品，二同上，三少尹，四刺史。明昌四年，降作六品、七品除。貞祐制，一考八品，兩考除縣令，三考正七品，四考六品。五年，定一考者注上令；兩考者一任正七品，回降從七，兩任正七，回升六品；三考者正七一任回，再任正七升六品；四考者，三任六品升從五品。

護衛，正隆二年規定，每三十個月轉官一級，經過初考，女真人升敦武校尉，其他人升保義校尉，一百五十個月出任外職，授從五品以下、從六品以上官。大定二年規定，改爲初考升忠勇校尉，一百二十個月出任職官。大定十四年的官制規定，從下面增加兩級，於是命令女真人經過初考升修武校尉，其他人升敦武校尉。十八年規定，初任授五品的第二任降授六品，第三任又授從五品。初任授六品的不降，第四任纔授從五品，再次强令留任的各升一官。明昌元年計算資歷的格法規定，初任不算資歷，不强令留任的，初任授從六品，第二、三任都同上，第四任升從五品。勒令留任的，初任爲從五品，第二、三任同上，第四任爲正五品。再次勒令留任的，初任爲正五品，第二任同上，第三任爲少尹，第四任爲刺史。明昌四年，降爲六品、七品授官。貞祐時規定，經歷一考的授八品官，兩考的授縣令，三考的授正七品，四考的授六品。五年，規定滿一考的注授上縣令；滿兩考的歷一任爲正七品，回朝降爲從七品，歷兩任爲正七品，回朝升爲六品；滿三考的爲正七品，歷一任回朝，再任正七品，升六品；滿四考的，歷三任，由六品升從五品。

符寶郎，十二人，正隆二年格，皆同護衛，出職與從七品除授。大定二年格，并同護衛。十四年，初收。餘人遷進義。二十一年，英俊者與六品除，常人止與七品除。

符寶郎，十二人，正隆二年規定，都與護衛一樣，出職授從七品官。大定二年規定，都與護衛一樣。十四年規定，初次收用。其他人升進義校尉。二十一年規定，優異的授六品官，一般人祗授七品官。

奉御，十六人，以内駙馬充，舊

奉御，十六人，以内駙馬充任，以前名叫入

名入寢殿小底。大定十二年，更今名。正隆二年格，同符寶郎。大定二年，出職從七品。

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大定十二年更今名。正隆二年格，女直遷敦武，餘人歷進義，無出身。大定二年格，出職正班九品。大定十四年定新官制，從下添兩重，女直初考進義，餘人進義副尉。十七年格，有蔭者初中簿，二下簿，無蔭者注縣尉，已後則依格。明昌元年格，有蔭者每勒留一考則減一資。二年，以八品出職。六年定格，初録事、軍防判、正從八品丞，二上簿，三中簿，四正從八品，若不犯選格者則免此除，五下令，六、七中令，八上令。勒留一考者升下令，四、五中令，六上令，回呈省。勒留兩考者升上令，二中令，三、四上令，回呈省。凡奉御奉職之出職，大定十二年增爲百五十月，二十九年復舊，承安四年復增。

東宮護衛，正隆二年，出職正班從八品。大定二年，正從七品。初收女直遷敦武，餘人保義。

閤門祇候，正隆二年格，女直初遷敦武，餘人保義，出職正班從八品。大定二年格，出職從七品。八年定格，初都軍，二録事，三軍防判，四都軍，五下令，六中令，七上令。已帶明威者即與下令，二録事、軍防判，三都軍，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泰和四年格，初都軍，二録事、軍防判，三下令，四中令，五上令。

筆硯承奉，舊名筆硯令史，大定

寢殿小底。大定十二年，改爲今名。正隆二年規定，與符寶郎相同。大定二年，出職授從七品官。

奉職，三十人，以前名叫不入寢殿小底，又叫外帳小底。大定十二年改爲今名。正隆二年規定，女真人升爲敦武校尉，其他人爲進義校尉，無出身。大定二年規定，出職授正班九品官。大定十四年制定新官制，從下面增加兩重，女真人初考授進義校尉，其他人爲進義副尉。十七年規定，有恩蔭的人初任爲中縣主簿，二任爲下縣主簿，無恩蔭的人注授縣尉，以後則按格令升遷。明昌元年規定，有恩蔭的人每勒令留任一考則減一官資。二年，以八品官出任外職。六年規定，初任爲録事、軍防禦州判官、正從八品丞，二任爲上縣主簿，三任爲中縣主簿，四任爲正從八品官，如果不犯選格就免去這一任官，五任爲下縣令，六任、七任爲中縣令，八任爲上縣令。勒令留任一考的升下縣令，四、五任爲中縣令，六任爲上縣令，任回呈報尚書省。勒令留任兩考的升上縣令，二任升中縣令，三四任升上縣令，任回呈報尚書省。凡是奉御、奉職出任外職，大定十二年增爲一百五十個月，二十九年恢復老辦法，承安四年又增加。

東宮護衛，正隆二年規定，出任外職係於正班，爲從八品官。大定二年，規定授正、從七品官。初次收用的女真人升敦武校尉，其他人爲保義校尉。

閤門祇候，正隆二年規定，女真人初任升敦武校尉，其他人升保義校尉，出職係於正班、從八品官。大定二年規定，出職授從七品官。八年規定，初任爲都軍，二任爲録事，三任爲軍防禦州判官，四任爲都軍，五任爲下縣令，六任爲中縣令，七任爲上縣令。已帶明威將軍官階的立即授下縣令，二任爲録事、軍防禦州判官，三任爲都軍，四任爲下縣令，五任爲中縣令，六任爲上縣令。泰和四年規定，初任爲都軍，二任爲録事、軍防禦州判官，三任爲下縣令，四任爲中縣令，五任爲上縣令。

筆硯承奉，以前叫筆硯令史，大定三年，改

三年，更爲筆硯供奉，後以避顯宗諱，復更今名。正隆二年，女直人遷敦武，餘歷進義，無出身。大定二年格，初考女直遷敦武，餘保義，出職正班從七品。吏格，初都軍，二、三下令，四、五中令，六上令。

名爲筆硯供奉，後來由於避顯宗諱，又改爲今名。正隆二年規定，女真人升爲敦武校尉，其他人爲進義校尉，没有出身。大定二年規定，初考女真人升敦武校尉，其他人升保義校尉，出任外職係正班、從七品官。吏部條格規定，初任爲都軍，二、三任爲下縣令，四、五任爲中縣令，六任爲上縣令。

妃護衛，正隆二年格，與奉職同。大定二年，出職與八品。

妃護衛，正隆二年規定，與奉職相同。大定二年，出任外職授八品官。

符寶典書，四人，舊名牌印令史，以皇家袒免以上親、有服外戚、功臣子孫爲之。正隆二年格，出職九品。大定二十八年，出職八品，二上簿，回驗官資注授。

符寶典書，四人，以前叫牌印令史，以皇家袒免以上親屬、有五服之親的外戚、功臣子孫充當。正隆二年規定，出任外職授九品官。大定二十八年規定，出任外職授八品官，二任爲上縣主簿，任回核實官資登記授官。

尚衣承奉，天德二年格，以班内祗人選充。大定三年，女直人遷敦武，餘人遷進義，出職九品。

尚衣承奉，天德二年規定，用班内祗人選派充任。大定三年規定，女真人升敦武校尉，其他人升進義校尉，出任職官授九品官。

知把書畫，十人，正隆二年格，與奉職同。大定二年，出職九品。十四年格，同奉職。二十一年定格，有蔭者，初中簿，二軍器庫副，後依本門户差注；無蔭者，與差使。

知把書畫，十人，正隆二年規定，與奉職相同。大定二年，出任外職授九品官。十四年規定，與奉職相同。二十一年規定，有恩蔭的人，初任爲中縣主簿，二任爲軍器庫副使，以後的按本部門差任注籍；没有恩蔭的，給予差使。

凡已上諸局分承應人，正隆二年格，有出身者皆以五十月爲一考，五考出職，無出身者五十月止遷一官。大定二年、三年格，皆三十月爲考，遷一重，四考出職。十二年，復加爲五考。大定二十九年，又爲四考。承安四年，復爲五考。自大定十二年，凡增考者，惟護衛則否。

凡是以上各局分承應人，正隆二年規定，有出身的都以五十個月爲一考，五考後出任外職，無出身的五十個月祗遷一官。大定二年、三年規定，都以三十個月爲一考，升一級，四考後出職。十二年，又增加爲五考。大定二十九年，又改爲四考。承安四年，又恢復爲五考。從大定十二年起，人多是增加考數的，祗有護衛不增加。

隨局内藏四庫本把，二十八人，正隆二年格，同奉職。大定二年格，十人長，每三十月遷一重，四考出職九品。長行，每五十月遷一重，初考女直敦武，餘人進義。轉十人長者其後依親軍例，轉五十人長者以三十月遷加，雖未至十人長而遷加至敦武者，依本門户出職。十二年，加爲五考。二十一年格，與知把書畫同。二

隨局内藏四庫本把，二十八人，正隆二年規定，與奉職相同。大定二年規定，十人長，每三十個月升一級，四考後出職，授九品官。長行，每五十個月轉官一級，初考女真人授敦武校尉，其他人授進義校尉。轉十人長的其後按照親軍的條例，轉五十人長的三十個月升遷加職，雖然没有作到十人長而升遷到敦武校尉的，按照本部門出職。十二年，增加爲五考。二十一年規定，與知把書畫相同。二十八年，總計幾個監司資歷相

十八年，以合數監同人内，從下選差。明昌元年，如八貫石本把闕，六貫石局内選。六年，半於隨局承應人内選。

左右藏庫本把，八人，格同内藏。大定二十九年設，三十月遷一重，百二十月出職。

儀鸞局本把，大定二十七年，三人。明昌元年，設十五人，格比内藏本把。

尚食局本把，四人，大定二十八年設，格同儀鸞。

尚輦局本把，六人，二十八年設，格同儀鸞。

典客署書表，十八人，大定十二年，以班内祗、并終場舉人慎行止者，試三國奉使接送禮儀、并往復書表，格同國史院書寫。十四年，以女直人識漢字班内祗一同試補。大定二十四年，終場舉人出職八品注上簿，次下簿，三任依本門户。明昌五年，復許終場舉人材質端偉、言語辯捷者，與内班祗同試，與正九除。

捧案，八人，大定十九年，以已承三品官蔭人，命宣徽院揀試儀觀修整者，格同尚衣承奉。二十一年，格同知把書畫。

擎執傔使，大定四年，以内職及承奉班内選。明昌六年，以皇家袒免以上親、不足則於外戚、并三品已上散官、五品以上職事官應蔭子孫弟兄侄，以宣徽院選有德而美形貌者。

奉輦，舊名拽輦兒，大定二十九年更名，格同擎執。

妃奉事，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大定十一年又名妃奉職，大定十八年更今名。格同知把書畫。

東宫妃護衛，十人，大定十三年，格同親王府祗候郎君。二十八

同的人，從下面選派。明昌元年規定，如果八貫石本把缺員，在六貫石局内選任。六年，一半的在隨局承應人内選任。

左右藏庫本把，八人，轉官格與内藏庫本把相同。大定二十九年設立，三十個月升遷一等，一百二十個月出職。

儀鸞局本把，大定二十七年，設三人。明昌元年，設十五人，轉官格參照内藏庫本把。

尚食局本把，四人，大定二十八年設，轉官格與儀鸞局本把相同。

尚輦局本把，六人，二十八年設，轉官格與儀鸞局本把相同。

典客署書表，十八人，大定十二年，以行爲謹慎的班内祗和終場舉人充任，考試三國奉使接送禮儀和往返書表，官格與國史院書寫相同。十四年，以女真人中認識漢字的班内祗一同考試補官。大定二十四年規定，終場舉人出職官階在八品以上的授縣主簿，二任授下縣主簿，三任依照本部門授官。明昌五年，又允許終場舉人中人才資質端正俊偉、言語敏捷的人，與内班祗一起考試，授正九品官。

捧案，八人，大定十九年，用已接受三品官恩蔭的人，命令宣徽院挑選考試儀表端莊整潔的，官格與尚衣承奉相同。二十一年，官格與知把書畫相同。

擎執傔使，大定四年，在内職及承奉班内挑選。明昌六年，在皇家袒免以上親屬中挑選，數不足則在外戚和三品以上散官、五品以上職事官應該承受恩蔭的子孫弟兄侄兒中，由宣徽院挑選有德行而形貌美好的人充任。

奉輦，舊名爲拽輦兒，大定二十九年改名，官格與擎執相同。

妃奉事，舊名爲不入寢殿小底，大定十一年又名妃奉職，大定十八年改爲今名。官格與知把書畫相同。

東宫妃護衛，十人，大定十三年規定官格與親王府祗候郎君相同。二十八年規定，有恩蔭的

年，有蔭人與副巡檢、譏察，無蔭人與司軍、軍轄等除。

東宮入殿小底，三十月遷一重。初考，女直人遷敦武，餘人遷保義。吏格，有蔭無蔭其出職，初八品，二上簿，三中簿，四八品，五下令，六中令，八上令，回呈省。

東宮筆硯，五十月遷一重，百五十月出職正班九品。無蔭人差使，有蔭人，大定二十一年格，與二十一年知把書畫格同。

正班局分，尚藥、果子本把、奉膳、奉飲、司裀、儀鸞、武庫本把、掌器、掌輦、習騎、群子都管、生料庫本把。大定二十一年格，有蔭人，知把書畫格同。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諸局分長行并歷三百月、十人長九十月出職。

雜班局分，鷹坊子、尚食局廚子、果子廚子、食庫車本把、儀鸞典幄、武庫槍寨、司獸、錢帛庫官、旗鼓笛角唱曲子人、弩手、傘子。貞元元年，制弩手、傘子、尚厩局小底、尚食局廚子，并授府州作院都監。大定二十九年，長行三百月、十人長九十月出職，弩手、傘子四百月出職。

其他局分，若秘書監楷書及琴、棋、書、阮、象、説話待詔，尚厩局醫獸、駝馬牛羊群子、酪人，皆無出身。

侍衛親軍長行，初收，遷一重，女直敦武，餘人進義。每五十月遷一重，以次轉五十人長者，則每三十月遷一重。如五十人長內遷至武義者，以五十人長本門户出職。五十人長每三十月遷一重，六十月出職，係正班，與九品除授，有蔭者八品除授。如轉百人長者，則三十月遷一重，六

人授予副巡檢、譏察官，無恩蔭的人授予司軍、軍轄等官。

東宮入殿小底，三十個月遷轉一等。歷初考，女真人升敦武校尉，其他人升保義校尉。吏格規定，無論有恩蔭還是無恩蔭，其出職初任爲八品官，二任爲上縣主簿，三任爲中縣主簿，四任爲八品官，五任爲下縣令，六任爲中縣令，八任爲上縣令，回朝呈報尚書省。

東宮筆硯，五十個月遷轉一等，一百五十個月出職，係正班，爲九品官。無恩蔭的人給差使，有恩蔭的人，大定二十一年規定，與二十一年知把書畫的規定相同。

正班局分，有尚藥、果子本把，有奉膳、奉飲、司裀、儀鸞、武庫本把，有掌器、掌輦、習騎、群子都管，有生料庫本把。大定二十一年規定，有恩蔭的人，與知把書畫的官格相同。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規定，各局分長行一律經歷三百個月出職、十人長九十個月出職。

雜班局分，有鷹坊子、尚食局厨子、果子厨子、食庫車本把、儀鸞典幄、武庫槍寨、司獸、錢帛庫官、旗鼓笛角唱曲子人、弩手、傘子。貞元元年規定，弩手、傘子、尚厩局小底、尚食局厨子，都委任爲府州作院都監。大定二十九年規定，長行人三百個月、十人長九十個月出任外職，弩手、傘子四百個月出任外職。

其他局分，比如秘書監楷書及琴、棋、書、阮、象、説話待詔，尚厩局醫獸、駝馬牛羊群子、酪人，都没有出身。

侍衛親軍長行，剛收用時轉官一級，女真人授敦武校尉，其他人授進義校尉。每五十個月轉官一級，依次序轉爲五十人長的，則每三十個月轉官一等。如果五十人長之中升遷到武義將軍的，依照五十人長本部門出任外職。五十人長每三十個月轉官一等，六十個月出任外職，係於正班，授予九品官，有恩蔭的授八品官。如果轉爲百人長的，則三十個月轉官一等，六十個月出任

十月出職，係正班八品，有蔭者七品。大定六年，百户任滿，有蔭者注七品都軍、正將，無蔭及五十户有蔭者，注八品刺郡、都巡檢、副將。五十户無蔭者及長行有蔭者，注縣尉，無蔭注散巡檢。十六年，有蔭百户，初中令，二都軍、正將，三、四録事，五下令，六中令，七上令，回呈省。無蔭者，初都軍、正將，二録事，三、四副將、巡檢，五都軍、正將，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回呈省。此言識字者也；不識字者，初止縣尉，次主簿。二十一年，有蔭者初中簿，二縣尉。無蔭者初縣尉，二散巡檢。已後，依本門户，識字、不識字并用差注。二十九年，定女直二百五十月出職，餘三百月出職。吏格，先察可親民、及不可者，驗其資歷，若已任回帶明威、懷遠者，驗資擬注。

外職，係於正班，授八品官，有恩蔭的授七品官。大定六年規定，百户長任滿，有恩蔭的授七品都軍、正將，無恩蔭的以及有恩蔭的五十户長，授八品刺郡、都巡檢、副將。五十户長無恩蔭的以及長行有恩蔭的，授縣尉，無恩蔭的授散巡檢。十六年規定，有恩蔭的百户長，初任爲中縣令，二任爲都軍、正將，三、四任爲録事，五任爲下縣令，六任爲中縣令，七任爲上縣令，回朝呈報尚書省。無恩蔭的，初任爲都軍、正將，二任爲録事，三、四任爲副將、巡檢，五任爲都軍、正將，六任爲下縣令，七任爲中縣令，八任爲上縣令，回朝呈報尚書省。這是指識字的人；不識字的，初任衹授縣尉，次任授主簿。二十一年規定，有恩蔭的初任爲中縣主簿，二任爲縣尉。無恩蔭的初任授縣尉，二任爲散巡檢。以後，依照本部門，識字、不識字的一同差遣任用。二十九年，規定女真人二百五十個月出任外職，其他的三百個月出任外職。吏部格令規定，先核察可以治理百姓和不可治理百姓的人，核算其資歷，如果已經任滿回朝帶有明威將軍、懷遠將軍官階的，查驗官資授官。

拱衛直，正隆名龍翔軍，無出身。大定二年，改龍翔軍爲拱衛司。定格，軍使、什將、長行，每五十月遷一重，女直人敦武，餘人進義。遷至指揮使，則三十月出職，遷一重，係正班，與諸司都監。雖未至指揮使，遷至武義出職，係雜班，與差使。

拱衛直，正隆時叫龍翔軍，没有出身。大定二年，改龍翔軍爲拱衛司。規定格令，軍使、什將、長行，每五十個月轉官一等，女真人爲敦武校尉，其他人爲進義校尉。升遷到指揮使，則三十個月出職，轉官一等，係於正班，授予諸司都監。即使没有達到指揮使，升遷到武義將軍就出職，係於雜班，授予差使。

司天長行，正隆二年，定五十月遷一重，女直敦武，餘人進義，無出身。

司天長行，正隆二年，規定五十個月轉官一等，女真人授敦武校尉，其他人授進義校尉，没有出身。

太醫，格同。貞元元年，嘗罷去六十餘人。正隆二年格，五十月遷一重，女直人敦武，餘人進義，無出身。

太醫，官格相同。貞元元年，曾經罷免掉六十多人。正隆二年規定，五十個月轉官一等，女真人爲敦武校尉，其他人爲進義校尉，没有出身。

教坊，正隆間有典城牧民者，大定間罷，遂定格同上。

教坊，正隆年間有主管城市、治理百姓的，大定時廢除，於是制定官格同上。

金史卷五十四

志第三十五

選舉(四)

部選　省選　廉察　薦舉　功酬虧永

部選

凡吏部選授之制，自太宗天會十二年，始法古立官，至天眷元年，頒新官制。及天德四年，始以河南北選人并赴中京，吏部各置局銓注。又命吏部尚書蕭賾定河南北官通注格，以諸司横班大解、并大將軍合注差人，依年例一就銓注，餘求仕人分四季擬授，遂爲定制。貞元二年，命擬注時，依舊令，求仕官明數，謂面授也。不許就本鄉，若衰病年老者毋授繁劇處。

世宗大定元年，敕從八品以下除授，不須奏聞。又制，求仕官毋入權門，違者追一官降除，有所饋獻而受之者，奏之。

二年，詔隨季選人，如無過或有功酬者，依格銓注。有廉能及污濫者，約量升降，呈省。

七年，命有司，自今每季求仕人到部，令本部體問，政迹出衆者、及贓污者，申省核實以聞，約量升擢懲斷，年老者勿授縣令。又謂宰臣曰："隨朝官能否，大率可知。若外路轉運司幕官以至縣令，但驗資考，其中縱有忠勤廉潔者，無路而進，是此人

大凡吏部選官授任的制度，在太宗天會十二年，纔依照古法設官，到天眷元年，頒布新官制。到天德四年，纔將河南、河北的選人都聚集到中京，吏部各自設局依次授官。又命令吏部尚書蕭賾制定河南、河北官統一授官的辦法，把諸司横班大解、和大將軍應當委任官職的人，按照年份一次選拔授官，其餘求仕的人分四季委任，於是成爲定制。貞元二年，命令在委任時，按照以前的法令，求仕官明數，指當面接受委任。不許到本鄉去做官，如果年老體弱的不要委派到事務繁重的地方做官。

世宗大定元年，下令從八品以下官員的委任，不必上奏。又規定，求仕官不要進入權貴人家，違者追奪一官降授，有接受別人饋贈禮物的，要上奏揭發。

二年，詔令各季求仕人，如無過錯或有功勞的，按照規定委任。有廉潔能幹及貪贓枉法的，根據程度進行升降，呈報尚書省。

七年，命令有關部門，自今以後每季求仕的人到吏部，命令本部察問，政績出衆的，以及貪贓枉法的，申報尚書省核實上奏，根據程度進行升遷或懲處，年老的不要委任爲縣令。又對宰臣說："隨朝官能與不能，大體可知。如果外路轉運司幕僚官以至於縣令，衹根據資歷升遷，其中縱使有忠心勤勞廉潔的人，没有門路上進，這樣

終身不敢望三品矣，豈進賢退不肖之道哉。自今通三考視其能否，以定升降爲格。”又曰：“今用人之法甚弊，其有不求聞達者，入仕雖久，不離小官，至三四十年不離七品者。而新進者結朝貴，致顯達，此豈示激勸之道。卿等當審於用人，以革此弊。”

此人終身不敢指望三品官了，這哪是進賢退不肖的辦法呢。從今以後綜合三考看他們能與不能，來確定升降。”又說：“現在用人的辦法很不好，其中有不求出名的人，入仕雖久，不離小官，以至三四十年都是七品官的。而新入仕的人交結朝廷顯貴，得到高官，這哪裏是顯示激勵勸進的辦法。你們應當慎重用人，以革除這個弊病。”

時清州防禦使常德輝上言：“吏部格法，止叙年勞，是以雖有才能，拘於法而不得升，以致人材多滯下位。又刺史縣令親民之職，多不得人，乞加體察，然後公行廉問，庶使有懼心。且今酒稅使尚選能者，況承流宣化之官，可不擇乎。自今宜以能吏當任酒使者授親民之職。”從之。

當時清州防禦使常德輝上奏說：“吏部的格法，衹按照年限升官，因此雖有才能，受法規約束而得不到升遷，以至於人才多滯留在下面。又刺史縣令等親近百姓的官職，多用人不當，請求加以訪察，然後公開進行調查詢問，以使他們有恐懼之心。而且現在酒稅使尚且挑選能幹的人，何況承受恩澤宣布教化的官，能不擇人嗎。從今以後應該以適合任酒使的能幹官吏授予親近百姓的官職。”這些建議被采納了。

十年，上謂宰臣曰：“守令以下小官，能否不能遍知。比聞百姓或請留者，類皆不聽。凡小官得民悦，上官多惡之，能承事上官者，必不得民悦。自今民願留者，許直赴部，告呈省。遣使覆實，其績果善可超升之，如丞簿升縣令之類，以示激勸。”

十年，皇上對宰臣説：“守令以下的小官，能幹與否無法全知。近來聽説百姓有請求留任的，一般都不許。凡是小官得到百姓喜愛，上面的官多厭惡他們，能够奉承上面官的人，一定得不到百姓喜歡。自今以後百姓願意留的，准許直接到吏部，彙報尚書省。派使者核實，如果其政績確實好的可以破格提拔，比如由丞簿升爲縣令之類，來顯示鼓勵。”

二十六年，以闕官，敕“見行格法合降資歷内，三降兩降各免一降，一降者勿降。省令譯史合得縣令資歷内，免録事及下縣令各一任。密院令史三考以上者，同前免之。臺、部、宗正府、統軍司令譯史，合歷縣令任數，免下令一任。外路右職文資諸科，合歷縣令亦免一任。當過檢法知法，三考得録事者，已後兩除一差”。

二十六年，由於缺官，下令“現行的格法應當降官的資歷中，三降兩降的各免一降，一降的不降。省令史譯史應當得到縣令的資歷中，免去録事及下縣令各一任。樞密院令史三考以上的，與前面同樣免一任。御史臺、六部、宗正府、統軍司令史譯史，應當經歷的縣令的任數，免去下縣令一任。外路的右職、文資諸科，應當歷任的縣令也免去一任。擔當咎責的檢法知法，三考得到録事的，以後授官兩次差遣一次”。

明昌三年，上曰：“舊制，每季到部求仕人，識字者試以書判，不識字者問以疑難三事，體察言行相副者。其令自今隨季部人并令依條試驗。”宰執奏曰：“既體察知與所舉相同，又試中書判，若不量與升除，無

明昌三年，皇上説：“以前規定，每季到吏部求仕的人，識字的考書判，不識字的考三個疑難問題，考察言行是否相一致。命令自今以後各季到吏部的人都按條例考核。”宰執上奏説：“既經考察知道與所推舉的相同，又考中書判的人，如果不酌情給予升遷，無以顯示朝廷獎勵之意。”

以示勸。"遂定制，若隨朝及外路六品以上官則隨長任用，外路正七品官擬升六品縣令一等除授，任滿合降者免降，從七品以下於各等資歷內減兩任擬注，以後體察相同即依已升任使，若體察不同者本等注授，若見任縣令升中上令者、并掌錢穀及丁憂去者，候解由到部。諸局分人亦候將來出職日準上擬注。猛安謀克擬依前提刑司保舉到升任例施行，時嘗令隨門户減一資歷。明昌七年，敕復令如舊。

於是規定，如果是隨朝及外路六品以上官則根據所長任用，外路正七品官升爲六品縣令一等授官，任期滿應當降官的免予降官，從七品以下官在各等資歷内減二任授官，以後考察如果相符則依照已升之官任用，如果考察不一樣的則在本等官中委任。如果現任縣令升爲中、上縣令的，以及掌管錢穀和守喪去職的，等候解由送到吏部。諸局分人也等到將來出職時按上面的辦法委任。猛安謀克的委任按照前面提刑司保舉到升任的辦法施行，當時曾命令隨部門減一資歷。明昌七年，下令恢復照舊。

泰和元年，上以縣令見守闕，近者十四月、遠者十六月，又以縣令丞簿員闕不相副，敕省臣，"右選官見格，散官至明威者注縣令，宣武者注丞簿，雖曾犯選格及虧永者亦注，是無別也"。遂定制，曾犯選格及虧永者，廣威注令，明威注丞簿。

泰和元年，皇上鑒於縣令現在守缺的，近的等十四個月，遠的十六個月，又由於縣令丞簿的名額和缺額不相符，下令省臣，"右選官現在的格法規定，散官達到明威將軍的授縣令，達到宣武將軍的授任丞簿，雖然曾經犯選格以及虧欠的，也予以授任，這是無區別"。於是規定，曾經犯選格及虧欠的，廣威將軍授任縣令，明威將軍授任丞簿。

衛紹王大安元年，以縣令闕少，令初入上中下令者，與其守闕可令再注丞簿一任，俟員闕相副則當復舊。

衛紹王大安元年，由於縣令缺額少，命令初入上中下縣令資歷的，與其待缺，不如讓他們再擔任一任丞簿，等到待缺人數與缺額相副時則應當恢復舊辦法。

宣宗貞祐二年，以播越流離，官職多闕，權命河朔諸道宣撫司得擬七品以下，尋以所注吏部不知，季放之闕多至重複，乃奏罷之。時李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煩冗，政在用人，舊雖有四善、十七最之法，而拔擢蔑聞，幾爲徒設。大定間，以監察御史及審録官分詣諸路，考核以擬，號爲得人，可依已試之效，庶幾使人自勵。"詔從之。

宣宗貞祐二年，由於遷徙流離，官職多缺員，暫時命令河朔各道宣撫司可以委任七品以下官，不久由於所注授的官員吏部不知道，每一季委派補充缺額的官大多至於重複，於是上奏取消。當時李英説："戰爭開始以來，事務煩雜，行政在於用人，以前雖有四善、十七最之法，但提拔時不重視，幾乎是虚設。大定時，派監察御史及審録官分別到各路考核授官，號稱得人才，現在可以按照已經嘗試有效的方法行事，或許可以使人們自我勉勵。"皇上下詔采納。

三年，户部郎中奥屯阿虎言："諸色遷官并與女直一體，而有司不奉，妄生分别，以至上下相疑。"詔以違制禁之。

三年，户部郎中奥屯阿虎説："各種人升官都與女真人一樣，而有關部門不奉行，亂生分别，以至於上下互相猜疑。"詔令按照違反制度罪禁止。

初，宣宗之南遷也，詔吏部以秋

當初，宣宗南遷，詔令吏部於秋冬在南京、

冬於南京、春夏於中都置選，而赴調者憚於北行，率皆南來，遂并於南京設之。三月，命汰不勝官者，令五品以上官公舉，今季赴部人内，先擇材幹者量緩急易之。

春夏在中都設置選官的機構，而奉命調動的人害怕去北方，大都到南京來，於是合并在南方設置。三月，命令淘汰不稱職的官吏，下令五品以上官實行公開推舉，在這一季去吏部的人中，先挑選有才幹的人根據情況緊急與否更換。

興定元年，詔有司議減冗員。又詔，自今吏部每季銓選，差女直、漢人監察各一員監視，又盡罷前犯罪降除截罷、及承應未滿解去而復爲隨處官司委使者。又定制，權依劇縣例俱作正七品，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職事官，舉正七品以下職事官年未六十無公私罪堪任使者，歲一人，仍令兼領樞密院彈壓之職，以鎮軍人。凡上司不得差占及凌辱決罰。到任半年，委巡按官體訪具申籍記。又半年覆察，考滿日分等升用。如六事備爲上等，升職一等，四事爲中等，減二資歷，其次下等，減一資歷，不稱者截罷。

興定元年，詔令有關部門討論裁減多餘的官吏。又下詔，自今以後吏部每一季考核選調官員，差派女真、漢人監察各一人監視，又全部辭退以前因犯罪降官或罷免、以及當差未滿期就離職而爲各處官府任用的人。又規定，暫時依照劇縣官吏的條例都作正七品，命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職事官推舉正七品以下職事官年齡未滿六十歲、未犯公私罪并能勝任的，每年一人，仍然讓他們兼領樞密院彈壓之職，以鎮服軍人。凡是上司不得差使占用以及凌辱處罰他們。到任半年後，委派巡按官訪察申報登記。又半年後復察，任期滿時按等級升遷任用。如果六事齊備爲上等，升職一等，具備四事爲中等，減二資歷，其次爲下等，減一資歷，不稱職的停用。

省選

凡省選之制，自熙宗皇統八年以上京僻遠，始命詣燕京擬注，歲以爲常。貞元遷都，始罷是制。其常調制，正七品兩任升六品，六品三任升從五品，從五品兩任升正五品，正五品三任升刺史。凡内外官皆以三十月爲考，隨朝官以三十月爲任，升職一等。自非制授，尚書選在外官，命左司移文勾取。承安三年，始命置簿勾取。

大凡尚書省選官的制度，自從熙宗皇統八年鑒於上京偏僻遥遠，纔命令到燕京授任，每年作爲定制。貞元遷都，纔廢除這個制度。常規的升調制度，正七品兩任升六品，六品三任升從五品，從五品兩任升正五品，正五品三任升刺史。大凡内外官都以三十個月爲考，隨朝官以三十個月爲任，升職一等。如果不是皇上命令授官，尚書省選用在外之官，命令左司發公文抽調。承安三年，纔命令設簿籍抽調。

大定十五年，制凡二品官及宰執樞密使不理任，每及三十月則書於貼黄，不及則附於闕滿簿。内外三品官以五十月爲任。

大定十五年，規定凡是二品官及宰執樞密使不計任期，每到三十個月則登記在貼黄中，不到三十個月則附在考勤簿中。内外三品官以五十個月爲任期。

泰和三年，制凡文資、右職官應遷三品職事者，五品以上歷五十月，六品以下及門蔭雜流職事至四品以上而散官應至三品者，皆歷六十月，方

泰和三年規定，凡是文資、右職官應升遷三品職位的，五品以上的經歷五十個月，六品以下及門蔭雜流職事官達到四品以上而散官應達到三品的，都要經歷六十個月，纔許申請升官。七年

許告遷。七年，自按察使副依舊三十月理考外，內外四品以四十月理考，通八十月遷三品。泰和八年，詔以門蔭官職事至四品者甚少，自今至刺史而散官應至三品者，即許告遷三品。此省選資考之制也。

規定，除按察副使依舊三十個月計算資考外，內外四品官以四十個月計算資考共計八十個月升爲三品。泰和八年，詔令由於門蔭官職事達到四品的很少，自今以後官至刺史而散官應達到三品的，就允許申請升爲三品。這就是尚書省選官考核資歷任期的辦法。

世宗大定元年，上謂宰臣曰："朕昔歷外任，不能悉知人之優劣，每除一官必以不稱職爲憂。夫薦賢乃相職，卿等其各盡乃心，勿貽笑天下。"又曰："凡擬注之際當爲官擇人，勿徒任親舊，庶無曠官矣。"又曰："守令之職當擇材能，比聞近邊殘破多用年老及罪降者，是益害邊民也。若資歷高者不當任邊遠，可取以下之才能者升授，回不復降，庶可以完復邊陲也。"邊升之制，蓋始於此。

世宗大定元年，皇上對宰臣說："我曾經經歷過外任，不能盡知人的優劣，每授一官一定要擔心他們不稱職。薦舉賢才本是宰相的職責，你們要各盡其心，不要貽笑天下。"又說："大凡在選任之時應當爲官府選拔人才，不要衹任用親戚朋友，以便没有不稱職的官員。"又說："守令一類的職官應當選拔有才能的人，近來聽說邊疆殘破，官吏多用年老和因罪降官的人，這更損害邊民。如果資歷高的不應在邊遠之地做官，可以選拔在下面有才能的人升遷。任回不再降官，以便能够使邊陲恢復重建。"邊官升遷的制度，從這時開始施行。

三年，詔監當官遷散官至三品尚任縣令者，與省除。四年，敕隨朝六品以繁劇局分官有闕者，省不得擬注，令具闕及人以聞。六年，制官至三品除，朝廷約量勞績歲月，特恩遷官。

三年，詔令監當官升到三品散官還任縣令的，交給尚書省授官。四年，下令隨朝的六品官由於重要部門官員有缺額的，尚書省不得委任，命令開具缺官及補缺人的情況上奏。六年，規定至三品官的委任，朝廷根據其功勞和歲月年限，特别給予恩例升遷。

七年，制內外三品官遇擬注，其歷過成考以上月日，不曾遷加，或經革撥，可於除目內備書以聞。又敕，外路四品以上職事官、并五品合升除官，皆具闕及人以聞。六品以下官，命尚書省擬定而復奏。上又謂宰臣曰："擬注外官，往往未當。州縣之官良則政舉，否則政隳。卿宜辨論人材，優劣參用，則遞相勉勵，庶幾成治矣。"又曰："從來頓舍人例爲節副，今宣徽院同簽銀术可以特收頓舍，然後授以滄州同知，此亦何功，但其人有足任使，故授以同簽也。且如自護衛、符寶頓舍考滿者與六品五品之職，而與元苦辛特收頓舍者例

七年，規定內外三品官遇到委任官職，其經歷過成考以上的月日，不曾升遷加官，或者經過扣除，可以在授官事項之中詳細寫明申報。又下令，外路四品以上的職事官與應當提升的五品官，都登記缺額及人員申報。六品以下官，命令尚書省擬定後再奏報。皇上又對宰臣說："擬定委任外官，往往不當。州縣之官好則政治清明，不好則政治敗壞。你應當辨别人才，優劣錯雜任用，則互相勉勵，可以治理得好。"又說："歷來頓舍人都照慣例升爲節度副使，現在宣徽院同簽銀术可由特收頓舍，然後委任爲滄州同知，這又有什麼功勞，衹不過那個人可以任用，所以委任爲同簽。而且像從護衛、符寶頓舍任用期滿的給予六品五品的職官，而與原來有辛苦之功的特收頓舍一樣授官，則是不合適的。"

除，則是不倫也。”

十年，謂宰臣曰：“凡在官者，若不爲隨朝職任，便不能離常調。若以卿等所知任使恐有滯，如驗入仕名項或廉等第用之亦可。若不稱職，即與外除。”

十年，對宰臣說：“凡是在官府的人，如果不做隨朝官，便離不開按規定程序升調。如果按照你們所知道的任用，恐怕有所妨礙，如果根據入仕的名目及政績考察的等級任用也是可以的。如果不稱職，就委派爲外官。”

十一年，上謂宰臣曰：“隨朝官多自計所歷，一考謂當得某職，兩考又當得其職，故但務因循而已。及被差遣，又多稽違。近除大理司直李寶爲警巡使，而奏謝言‘臣内歷兩考’，意謂合得五品而除六品也。朕以此人幹事，嘗除監察御史，及爲大理司直，未嘗言情見一事，由是除長官，欲視其爲政，故授是職。自今外路與内除者，察其爲政公勤而升用，若但務苟簡者，不必待任滿即當依本等出之。不明賞罰，何以示勸勉也。”

十一年，皇上對宰臣說：“隨朝官多自己計算所歷的官職，一考説當得到某職，兩考又當得到某職，所以衹圖因循。等到被差遣時，又多拖延時間。近來委任大理司直李寶爲警巡使，而上奏辭謝説‘我在朝内已歷兩考’，意思是説應當得到五品官却授給六品官。我鑒於這個人能幹，曾經委任爲監察御史，等到爲大理司直，未曾説過一件有見地的事，因此委任長官，要觀察他的從政，故委任爲這個職務。自今以後外路官委任爲朝内官的，考察他們從政公平勤勞則升遷任用，如果祇圖苟且省事的，不必等到任滿就應當按照本等放爲外官。如果賞罰不明，怎麽來顯示勉勵呢。”

十二年，上謂宰臣曰：“朕嘗取尚書省百官行止觀之，應任刺史知軍者甚少，近獨深州同知辭不習爲可，故用之。即今居五品者皆再任當例降之人，故不可也。護衛中有考滿者，若令出職，慮其年幼不閑政事，兼宿衛中如今日人材亦難得也。若勒留承應，累其資考，令至正五品可乎?”皆曰：“善。”

十二年，皇上對宰臣說：“我曾取尚書省登記的百官履歷觀看，現任刺史懂得軍事的很少，目前衹有深州同知辭不習還可以，所以任用他。當今居於五品官的都是再任應當按常規降官的人，所以是不行的。護衛中有任用期滿的，如果讓他們出任官職，擔心他們年幼不熟習政事，而且宿衛人員中像今天這樣的人才也難得。如果勒令留他們當差，累計他們的資考，讓他們官至五品可以嗎?”都回答説：“很好。”

十六年，敕宰臣，選調擬注之際，須引外路求仕人，引至尚書省堂量材受職。二十一年，謂宰臣曰：“海陵時，與人本官太濫，今復太隘，”令散官小者奏之。二十四年，以舊資考太滯，命各減一任，臨時量人材、辛苦、資歷、年甲，以次奏稟。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定制，自正七品而上皆以兩任而後升。

十六年，皇上命令宰臣，選調委任官吏之時，必須録用外路的求仕人，引到尚書省堂根據才能授給官職。二十一年，對宰臣說：“海陵王時，授給人們的本官太濫，現在又太狹隘，”命令將散官官階低的人奏上來。二十四年，由於以前資考太慢，命令各減去一任，臨時根據人才、辛苦、資歷、年齡，依次奏報。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規定，從正七品以上官都經歷兩任以後升遷。

明昌四年，以前制有職官已帶三品者不許告遷，有司因之不舉，以致

明昌四年，由於以前規定有職務的官員已帶三品的不許申請升遷，有關部門因而不推舉，以

無由遷叙。上慮其滯，遂定制，已帶三品散官實歷五十月，從有司照勘，格前進官一階，格後爲始再算。五年，命宰臣擬注之際，召赴選人與之語，以觀其人。六年，命隨朝五品之要職、及外路三品官，皆具人闕進呈，以聽制授。七年，敕隨朝除授必欲至三十月，如有急闕，則具闕及人奏稟。尋復令，不須待考滿後，當通算其所歷而已。

至於没辦法按次序升遷。皇上擔心他們仕途阻滯，於是規定，已帶三品散官的人實際歷任五十個月的，按照有關部門的核查，格前的升官一階，格後的從現在開始再計算。五年，命令宰臣在擬定委任官職之時，要召來應選的人與他們交談，以觀察他們的人品。六年，命令居五品要職的隨朝官，以及三品的外路官，都登記數量和缺額上報，來等候聖旨授官。七年，下令隨朝官的委任一定要經歷三十個月，如果有急需補充的缺額，則要登記缺員上奏稟報。不久又命令，不必等到任用期滿後，衹應通算他們所歷任的時間。

承安四年，敕宰臣曰："凡除授，恐未盡當。今無門下省，雖有給事中而無封駁司，若設之，使於擬奏未受時詳審得當，然後授之可也。"乃立審官院，凡所送令詳審者，以五日内奏或申省。承安五年，以六品、從五品闕少，敕命歷三任正七品而後升六品。

承安四年，命令宰臣説："大凡委任官職，恐怕未必完全恰當。現在没有門下省，雖然有給事中而無封駁司，如果設立這一機構，讓他們在擬定奏報還没有接受時詳細審查得當，然後授官是可以的。"於是設立審官院，凡是所送官誥命令詳細審查的，在五日之内上奏或呈報尚書省。承安五年，由於六品、從五品官缺少，下令正七品官經歷三任然後就升六品。

泰和元年，諭旨宰臣曰："凡遇急闕，與其用資歷未及之人，何如止起復丁憂舊人也。"命内外官通算，合得升等而少十五月者，依舊在職補足，而後升除，或有餘月日以後積算。過闕而無相應人，則以資歷近者奏稟。二年，命少五月以下者本任補，六月至十四月者本任或别除補之。是制既行之後，至六年，以一例遞升復恐太濫，命量材續稟。

泰和元年，皇上指示宰臣説："凡是遇到急需補充的缺官，與其任用資歷不够的人，不如起用正在守喪的舊官。"命令内外官籠統核算，應當升等而少十五個月的，依舊在職補足，然後升遷，或是有多出的月日，以後再累積核算。遇有缺額，而没有合適的人選，就以資歷接近的人奏報充任。二年，命令少五個月以下的在本任上補足，少六個月至十四個月的在本任或其他任上補足。這個規定推行之後，到泰和六年，鑒於一律升遷又怕太濫，命令根據才能陸續奏報。

衛紹王大安元年，定文資本職出身内，有至一品職事官應遷一品散官者，實歷五十月方許告遷。二品三品職事官應告本品循遷者，亦歷五十月，不得過本品外。四品以下職事官如遷三品者，亦歷五十月，止許告遷三品一資。六品以下職事官歷六十月告遷，帶至三品更不許告。犯選格者皆不許。如已至三品以上職事者，六十月亦聽。凡遷三品官資及致仕并横

衛紹王大安元年，規定在文資官本職出身之内，有達到一品職事官應當升遷爲一品散官的，實際經歷五十個月纔許申請升遷。二品三品職事官應當申請本品散官按常例升遷的，也要經歷五十個月，不得超出本品以外。四品以下職事官如果升遷三品的，也要經歷五十個月，衹允許申請升遷三品官一階官資。六品以下職事官要經歷六十月纔准許申請升遷，帶到三品官職的不再允許申請。犯選格的人都不許申請。如果已經達到三品以上職事的，六十個月後准許申請。凡是

遷三品者，則具行止以聞。四品則六十月告遷，雜班則否。

升遷到三品官階以及退休并破例升遷到三品官的，則開列他們的履歷上報。四品官則六十個月申請升遷，雜班的官則不許。

宣宗興定元年，徒單頑僧言："兵興以來，恩命數出，以勞進階者比年尤多。賤職下僚散官或至極品，名器之輕莫此爲甚。自今非親王子及職一品，餘人雖散官至一品乞皆不許封公。若已封者，雖不追奪其儀衛，亦當降從二品之制。"從之。

宣宗興定元年，徒單頑僧說："戰爭發生以來，多次頒布恩典，由於功勞而晋升官階的近年尤其多。職位卑賤的下級幕僚有的散官達到了最高品，官爵没有比這更不值價的了。自今以後如果不是親王之子及職官達到一品的人，其他人即使散官達到一品也請求都不許封爲公。如果已經封贈的，雖不追奪他們的儀仗護衛，也應當降爲從二品的級别。"他的建議被采納。

凡選監察御史，尚書省具才能者疏名進呈，以聽制授。任滿，御史臺奏其能否，仍視其所察公事具書於解由，以送尚書省。如所察事皆無謬戾爲稱職，則有升擢。庸常者臨期取旨，不稱者降除，任未滿者不許改除。大定二十七年前，嘗令六十以上者爲之。後，臺官以年老者多廢事爲言，乃敕尚書省於六品七品内取六十以下廉幹者備選。二十九年，令臺官得自辟舉。

明昌三年，復命尚書省擬注，每一闕則具三人或五人之名，取旨授之。承安三年，敕監察給由必經部而後呈省。泰和四年，制以給由具所察事之大小多寡定其優劣。八年，定制，事有失糾察者以怠慢治罪。貞祐二年，定制以所察大事至五、小事至十爲稱職，數不及且無切務者爲庸常，數内有二事不實者爲不稱職。四年，命臺官辟舉，以名申省，定其可否。

凡是選拔監察御史，尚書省開列有才能的人的姓名上奏，以等候旨意除授。任期滿後，御史臺奏報他能幹與否，仍然根據他所監察的公事詳細寫入解由之中，送到尚書省。如果所監察的事情都没有錯誤就是稱職，給予提拔。平庸的人到時候聽取聖旨裁處，不稱職的予以降官，没有任滿的不許改任。大定二十七年前，曾經命令六十歲以上的人擔任。後來，臺官上疏説年老的官員多荒廢政務，於是命令尚書省在六品七品官中挑選六十歲以下廉潔能幹的人以備選用。二十九年，命令臺官可以自行選舉。

明昌三年，又命令尚書省擬定委任官員，每一個缺額開列三人或五人的姓名，領取聖旨授官。承安三年，命令監察御史政績表必須經過吏部然後呈報尚書省。泰和四年，規定以政績表開列所監察事情的大小多少確定其優劣。八年，規定，如果事情有失糾察的按怠慢治罪。貞祐二年，規定以所監察的大事達到五件、小事達到十件爲稱職，數量不够并且没有迫切事務的爲平庸，規定數量中有二件不真實的爲不稱職。四年，命令臺官薦舉，把姓名申報尚書省，確定其可否。

廉察

廉察之制，始見於海陵時，故正隆二年六月有廉罷官復與差除之令。大定三年，命廉到廉能官第一等進官一階升一等，其次約量注授。污濫官第一等殿三年降二等，次二年，又次

廉察的制度，最先見於海陵王時，所以正隆二年六月有考察政績罷免官吏再予差任的法令。大定三年，命令從訪察到的廉潔能幹官中的第一等加官一階升一等，其次酌情授官。貪贜枉法的官員第一等的延緩三年升遷，降二等，其次的兩

一年，皆降一等。詔廉問猛安謀克，廉能者第一等遷兩官，其次遷一官。污濫者第一等决杖百，罷去，擇其兄弟代之。第二等杖八十，第三等杖七十，皆令復職。蒲輦决則罷去，永不補差。

年，又其次的一年，都降一等。下詔對猛安謀克實行政績考察，廉能的第一等升遷兩官，其次的升遷一官。貪贓枉法的第一等處杖刑一百，罷免掉，挑選其兄弟替任。第二等處杖刑八十，第三等處杖刑七十，都命令他們復職。蒲輦經處罰後則罷免，永遠不再補差官職。

八年，省臣奏御史中丞移剌道所廉之官，上曰："職官多貪污，以致罪廢，其餘亦有因循以苟歲月者。今所察廉能實可甄獎，若即與升除，恐無以慰民愛留之意，且可遷加，候秩滿日升除。"

八年，省部大臣奏報御史中丞移剌道所考察的官，皇上說："職官多貪污，以至於被治罪罷免，其餘的人也有因循守舊苟且拖延歲月的。現在所考察的官員確實廉潔能幹的可以分別獎勵，如果馬上予以升官，恐怕難以安慰百姓熱愛挽留之意，可以暫且升加官階，等到任滿時再升遷官職。"

十年正月，上謂宰臣曰："今天下州縣之職多闕員，朕欲不限資歷用人，何以遍知其能。擬欲遣使廉問，又慮擾民而未得其真。若令行辟舉之法，復恐久則生弊。不若選人暗察明廉，如其相同，然後升黜之，何如?"宰臣曰："當如聖訓。"

十年正月，皇上對宰臣說："現在全國州縣的職官多缺員，我想不限資歷任用人才，怎麼能全知他們的才能。打算派遣使者去察訪政績，又擔心騷擾百姓而得不到真實情況。如果命令實行辟舉之法，又擔心久而久之則產生弊端。不如選派人去暗察明訪，如果二者察得的情況一致，然後進行升降，怎麼樣?"宰臣說："應該照皇上說的辦。"

十一年，奏所廉善惡官，上曰："罪重者遣官就治，所犯細微者蓋不能禁制妻孥耳，其誡勵而釋之。凡廉能官，四品以下委官覆實，同則升擢。三品以上以聞，朕自處之。"時陳言者有云"每三年委宰執一員廉問"者，上以大臣出則郡縣動摇，誰復敢行事者。今默察明問之制，蓋得其中矣。又謂宰臣曰："朕以欲遍知天下官吏善惡，故每使采訪，其被升黜者多矣，宜知勸也。若常設訪察，恐任非其人以之生弊，是以姑罷之。"皆曰："是官不設，何以知官吏之善惡也?"左丞相良弼曰："自今臣等盡心親察之。"上曰："宜加詳，勿使名實淆混。"

十一年，奏報所察訪到的好官與壞官，皇上說："罪行嚴重的派官去處治，所犯較輕微的衹是他們不能管制妻兒，對他們告誡後不予追究。凡是廉潔能幹的官，四品以下的派官核實，屬實的則提升。三品以上的上奏，我親自處理。"當時有人上言建議"每三年委派宰執一員，去察訪政績"的，皇上鑒於大臣外出則郡縣騷動，誰還敢執行事務。現在暗察明訪的制度，是比較恰當的。皇上又對宰臣說："我由於想遍知天下官吏的好壞，所以每每派人采訪，被提升和罷免的人很多，應該知道勉勵。如果長期設官察訪，恐怕任人不當因而產生弊病，所以暫且停止。"宰臣都說："這個官不設置，怎麼知道官吏的好壞呢?"左丞相良弼說："自今以後我們要盡心盡力親自察訪。"皇上說："應更仔細，不要使名實混淆。"

十二年，以同知城陽軍山和尚等清强，上曰："此輩，暗察明訪皆

十二年，考察到同知城陽軍山和尚等人清正能幹，皇上說："這些人，暗察明訪都有好的

著政聲。夫賞罰必信，則善者勸、惡者懼，此道久行庶可得人也。其第其政績旌賞之。”三月，詔贓官既已被廉，若仍舊在職必復害民，其遣驛使遍詣諸道，即日罷之。

大定二十八年，制以閤門祗候、筆硯承奉、奉職、妃護衛、東宫入殿小底、宗室郎君、王府郎君、省郎君，始以選試才能用之，不須體察。内藏本把、不入殿小底、與入殿小底、及知把書畫，則亦不體察。

明昌三年，以所廉察則有清廉之聲，而政績則平常者，敕命不降注。以石仲淵等四人，雖清廉爲百姓所喜，而復有行事邀順人情之語，則與公正廉能人不同，敕命降注。凡治績平常者，奪元舉官俸一月。

四年，上曰：“凡被舉者，或先察者不同，其後爲人再舉而察者同，或先察者同，而後察者不同，當何以處之？其議可久通行無窒之術以聞。”省臣奏曰：“保舉與體察不一者，可除不相攝提刑司境内職事，再令體察，如果同則依格用，不同則還本資歷。”時有議“凡當舉人之官，歲限以數，減資注受”者，是日，省臣并奏，以謂如此恐滋久長求請僥倖之弊。遂擬“被舉官如體察相同，隨長升用，不如所舉者元舉官約量降除。如自囑求舉，或因勢要及爲人請囑而舉之者，各追一官，受賄者以枉法論，體察官亦同此。歲舉不限數，不舉不坐罪，但不如所舉則有降罰，如此則必不敢濫舉，而實材可得。”上曰：“是可止作條理，施行一二年，當別思其法。”

承安四年，以按察司不兼采訪，

政聲。賞罰必須兑現，則善者勉勵，惡的戒懼，這個原則施行久了就可以得到人才。可以評定他們的政績進行獎賞。”三月，下詔説贓官既被查出，如果仍舊在職必定又危害百姓，命令派遣驛使到各道去，當天罷免他們。

大定二十八年，規定對閤門祗候、筆硯承奉、奉職、妃護衛、東宫入殿小底、宗室郎君、王府郎君、省郎君，開始時就選拔有才能的人任用，所以不須考察。内藏本把、不入殿小底、與入殿小底、及知把書畫，也不必考察。

明昌三年，對於那些訪察則有清廉的名聲，而政績却平常的人，下令不降官。對於石仲淵等四人，雖然清廉爲百姓所喜愛，而又有行事順應人情的評語，則與公正廉能的人不同，下令降官。凡是治績平常的，扣除原來舉薦人一個月的俸錢。

四年，皇上説：“凡是被保舉的人，有的人先考察的情况不同，其後被人再次保舉而考察的結果相同；有的人先考察的情况相同，而後考察的結果又不同，應當如何處理？你們討論可以長期通行的辦法奏報上來。”省臣上奏説：“保舉與調查不一的，可以委任爲不相統轄的提刑司境内的職事官，再命令考察，如果相同就按規定任用，不同的則恢復原來的資歷。”當時有人建議“凡是應當保舉人的官員，每年要限定名額，被舉人減資歷委任”，這天，省臣一齊上奏，認爲這樣恐怕時間一久滋長求人請托僥幸得官的弊病。於是建議“被舉薦的官員如果調查一致，根據其長處升任，與所推舉的不同的，原來推舉他的官員要酌情降官。如果自己囑托請求推舉，或者依仗權勢以及受人請托而推舉他的，各削去一官，受賄的以枉法論處，訪察官的處理也按此規定執行。每年舉薦不限定名額，不舉薦的不治罪，但如果不像所推舉的那樣則要降官處罰，像這樣則人們必定不敢胡亂推舉，而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皇上説：“這個祇能作爲規定，施行一二年，應當想其他辦法。”

承安四年，由於按察司不兼采訪職事，於是

遂罷平倒別路除授之制。

泰和元年，定制，自第一等闕外，第二等闕滿，合注縣令者升上令，少一任與中令，少二任與下令，少三任以上者與録事、軍防判，仍減一資，注令。少五任以上者注丞簿。第三等任滿，合注縣令者升中令，少一任與下令，少二任以上者與録事、防判，亦減一資，注令。少四任以上者并注丞簿。已入縣令者，秩滿日與上令，仍依各等資考內通減兩任呈省。已任七品、六品者減一資注授，經保充縣令，明問相同，依資考不待滿升除，見隨朝者考滿升注，既升除後將來覆察公正廉能者不降。

宣宗南遷，嘗以御史巡察。興定元年，以縣官或非材，監察御史一過不能備知，遂令每歲兩遣監察御史巡察，仍別選官巡訪，以行黜陟之政。哀宗正大元年，設司農司，自卿而下迭出巡察吏治臧否，以升黜之。

廢除平調到別路任職的制度。

泰和元年規定，除第一等缺員外，第二等缺員補滿後，應當授縣令的升上縣令，少一任的授中縣令，少二任的授下縣令，少三任以上的授録事、軍防禦州判官，并減一任資歷，授縣令。少五任以上的授丞簿。第三等缺員任滿，應當授縣令的升中縣令，少一任的授下縣令，少二任以上的授録事、防禦州判官，也減去一任資歷，授縣令。少四任以上的都授丞簿。已經作到縣令的，任滿時授上縣令，仍然按照各等資歷任期之內統一減兩任呈報尚書省。已經任七品、六品官的減去一任資歷委任，經過保舉充任縣令，公開察訪的情況相同，按照資歷不等到任滿就升官，現在是隨朝官的任用期滿升官，已經升官後將來復核公正廉潔能幹的不降官。

宣宗南遷，曾經派御史巡察。興定元年，由於有的縣官不稱職，監察御史巡察一次不能盡知，於是命令每年派監察御史巡察兩次，并另外選官巡訪，來推行對官員的升遷或貶退的政治措施。哀宗正大元年，設置司農司，自卿以下的官員頻繁出去巡察吏治的好壞，來對官吏實行升降。

薦舉

大定二年，詔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各舉廉能官一員。三年，定制，若察得所舉相同者，即議旌除。若聲迹穢濫，所舉官約量降罰。

大定二年，詔令隨朝的六品官、外路的五品以上官，各舉薦廉潔能幹的官一員。三年，規定，如果調查的情況與推舉的相同，就討論獎勵授官。如果聲譽敗壞的，推舉的官員要酌情降官處罰。

九年，上曰："朕思得忠廉之臣，與之共治，故嘗命五品以上各舉所知，於今數年矣。以天下之大，豈無其人，由在上者知而不舉也。"參知政事魏子平奏曰："可令當舉官者，每任須舉一人，視其當否以爲旌賞。"上曰："一任舉一人，則人材或難，恐涉於濫。又少有所犯則罪舉者，故人益畏而不敢舉。宋國被舉之官有犯罪者，所舉官雖宰執亦不免降黜，若有能名，則被遷賞。且人情始慕進，

九年，皇上說："我想得到忠心廉潔的臣下，與他們共同統治，所以曾經命令五品以上官各推舉所瞭解的人，到現在已經好幾年了。天下這麼大，怎麼沒有我需要的人才，原因在於在上位的知道而不推舉。"參知政事魏子平上奏說："可以命令應當推舉官員的人，每一任必須推舉一人，根據推舉得當與否作爲獎賞的標準。"皇上說："一任推舉一人，則人才或許難得，又恐怕過於泛濫。又稍微有點過錯則處罰推舉人，所以人們越發害怕而不敢推舉。宋國被推舉的官員有犯罪的，推舉官即使是宰執也不免降官，如果有能幹

故多廉慎，既得任用，或失所守。宰執自掌黜陟之權，豈可因所舉而置罪耶。”左丞相紇石列良弼曰：“已申前令，命舉之矣。”

的名聲，則被升遷獎賞。而且人的本性在開始時求上進，所以多廉潔謹慎，到被任用以後，有的失去了平時的操守。宰執自己掌握着升降之權，怎麽能够因爲推舉人才不當而治罪呢。”左丞相紇石列良弼説：“已經重申了以前的命令，下令推舉人才。”

十年，上曰：“舉人之法，若定三品官當舉幾人，是使小官皆諂媚於上也。惟任滿詢察前政，則得人矣。”十一年，上謂宰臣曰：“昨觀貼黄，五品以下官多闕，而難於得人。凡三品以上，朕則自知，五品以下，不能盡識，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國家之務，朕豈能獨盡哉。蓋嘗思之，欲畫久安之計，興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雖有所行皆尋常事耳。”十九年，時朝廷既取民所譽望之官而升遷之，後，上以隨路之民赴都舉請者，往往無廉能之實，多爲所使而來沽名者，不須舉行。

十年，皇上説：“推舉人才的辦法，如果規定三品官應當推舉幾人，這是讓小官都諂媚上級。衹有在任滿以後詢問考察以前的政績，則可以得到人才。”十一年，皇上對宰臣説：“我曾觀看貼黄，五品以下的官多缺員，而難於得到人才。凡是三品以上的官，我是瞭解的，五品以下的官，我不能全認識，你們曾没有一句推舉的話。國家的事務，我怎麽能够一個人管完呢。我曾經考慮過，要想謀劃長治久安的辦法，實行對百姓有利的事，而没有好的輔佐之臣，即使有所行動也都不過是平常的事情。”十九年，當時朝廷既然任用被百姓贊揚的官員而升遷他們，後來，皇上鑒於各路百姓到京師舉薦請求的，往往没有廉潔能幹之實，多是被人支使而來沽名釣譽的，下令不必理睬。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以選舉十事，命奉御合魯諭尚書省定擬。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皇上把有關選舉的十件事，命令奉御合魯告諭尚書省擬定。

其一曰：“舊格，進士、軍功最高，尚且初除丞簿，第五任縣令升正七品，兩任正七品升六品，三任六品升從五品，兩任從五升正五品，正五三任而後升刺史，計四十餘年始得至刺史也，其他資格出職者可知矣。拘於資格之滯，至於如此。其令提刑司采訪可用之才，減資考而用之，庶使可用者不至衰老。”省臣遂擬，凡三任升者減爲兩任，於此資歷内，遇各品闕多，則於第二任未滿人内，選人材、苦辛可以超用者，及外路提刑司所采訪者，升擢之。

其一是：“以前規定，進士、軍功資格最高，尚且初任授丞簿，第五任縣令升七品，兩任正七品升六品，三任六品升從五品，兩任從五品升正五品，正五品三任然後升刺史，共計四十多年纔能作到刺史，其他資格出任官職的情況就可知了。受資格的限制，至於這樣。命令提刑司采訪可以任用的人才，減少資考進行任用，以使可用之才不至於衰老在下位。”省臣於是擬定，凡是三任纔晋升的減少爲兩任，在這個資歷内，遇到各品官缺少的多，則在第二任没有滿期的人中，挑選人才、辛苦可以破格任用的，以及外路提刑司所采訪到的，予以提升。

其二曰：“舊格，隨朝苦辛

其二是：“以前規定，隨朝官根據辛苦

驗資考升除者，任滿回日而復降之。如正七滿回降除從七品，從五品回降爲六品之類。今若其人果才能，可爲免降。”尚書吏部遂擬，今隨朝考滿，遷除外路五品以下職事，并應驗考次。職滿有才能者，以本官任滿已前十五月以上、二十月以內，察訪保結呈省。

其三曰：“隨路提刑所訪廉能之官，就令定其堪任職事，從宜遷注。”

其四曰：“從來宰相不得與求仕官相見，如此何由知天下人材優劣。其許相見，以訪才能。”尚書刑部謂，“在制，求仕官不得於私第謁見達官，違者追一官降等奏除。若有求請饋遺，則以奏聞，仍委御史糾察”。上遂命削此制。

其五曰：“舊時，臣下雖知親友有可用者，皆欲遠嫌而不引薦。古者舉賢不避親仇，如祁奚舉仇，仁傑舉子，崔祐甫除吏八百皆親故也。其令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幾人，違者加以蔽賢之罪。”吏部議，内外五品以上職事官，每歲保廉能官一人。外路五品、隨朝六品願舉者聽。若不如所舉者，各約量降罰。今擬賢而不舉者，亦當約量降罰。

其六曰：“前代官到任之後，即舉可自代者，其令自今五品以上官，舉自代以備交承。”吏部按《唐會要》，建中元年赦文，文武常參官外，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刺史、赤令、畿令、并七品以上清官、大理司直評事，受命之三日，於四方館上

和資歷考核升官的，任滿回來後又降官。比如正七品官任滿回來降授從七品，從五品官任滿回來降爲六品之類。現在如果那人真有才能，可以免予降官。”尚書吏部於是擬定，現在隨朝官任用期滿，轉授外路五品以下職事官，一律應當查明資考次數。對任職期滿有才能的人，在本官任滿以前十五個月以上、二十個月以內，察訪保舉呈報尚書省。

其三是：“各路提刑所訪察到的清廉能幹的官員，命令當即確定他們可以勝任的職務，適當擬定注授。”

其四是：“歷來規定宰相不得與求仕官相見，像這樣怎麼知道天下人才的優劣。可以允許他們相見，以訪察有才能的人。”尚書省刑部説：“制度規定，求仕官不許到私人住處去拜見達官貴人，違者要追奪一官，降等奏報授官。如果有求情送禮的，則予以上奏，仍然委派御史糾察。”皇上於是命令廢除這個制度。

其五是：“過去，臣下雖然知道在親友中有可以任用的人，但都爲了避嫌而不引薦。古時候推舉賢才不避親友和仇人，祈奚舉薦仇人，狄仁傑推舉自己的兒子，崔祐甫委任八百個官吏都是親戚朋友。命令五品以上官，各推舉所瞭解的幾人，違者處以遮蔽賢才的罪。”吏部討論，内外五品以上的職事官，每年保舉廉潔能幹的官員一人。外路五品、隨朝六品官願意保舉的予以准許。如果與保舉不合的，各酌情處罰。現在擬定，有賢才而不保舉的，也應酌情處罰。

其六是：“前代官員到任之後，就推舉可以替代自己的人，命令自今以後五品以上官，推舉能替代自己的人以備交接。”吏部根據《唐會要》，建中元年赦文，除文武常參官以外，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刺史、赤縣令、京畿令、和七品以上的清要官、大理司直評事，接受任命的第三天，在四方館上表，讓一人替代自己，外官則用驛

表，讓一人以自代，外官則馳驛奏聞。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即以所舉多者量授。今擬內外官五品以上到任，須舉所知才行官一員以自代。太傅、丞相、平章謂，“自古人材難得，若令舉以自代，恐濫而不得實材”。參政謂，“自代非謂即令代其人也，止類姓名，取所舉多者約量授之爾，此蓋舜官相讓，《周官》推賢之遺意。”上以參政所言與吏部同，從之。

其七曰：“隨朝、外路長官，一任之內足知僚屬之能否，每任可令舉幾人。”吏部擬，今內外五品以上職事官長，於僚屬內須舉才能官一人，數外舉者聽。

其八曰：“人才隨色有之，監臨諸物料及草澤隱逸之士，不無人材，宜薦舉用之。”吏部擬，監臨諸物料內，以外路五品、隨朝六品以上，舉廉能者，直言所長，移文轉申省，差官察訪得實，隨材任使。草澤隱逸，當遍下司縣，以提刑司察訪呈省。隨色人材，令內外五品以上職官薦之。

其九曰：“親軍出職，內有尤長武藝、勇敢過人者，其令內外官舉、提刑司察，如資考高者，可參注沿邊刺史、同知、縣令。”吏部擬，若依本格資歷，恐妨才能，若舉察得實者，依本格減一資歷擬注。尚書省擬，依旨升品擬注。

其十曰：“內外官所薦人材，即依所舉試之，委提刑司采訪虛實，若果能稱職，更加遷擢，如或碌碌，即送常調。古者進賢受

馬上奏。表交給中書門下，每當官缺時就以被推舉較多的人酌情委任。現在擬定內外五品以上官到任，須推舉所瞭解的有才能德行的官一員來替代自己。太傅、丞相、平章認爲，“自古人才難得，如果命令推舉來替代自己的人，恐怕泛濫而得不到實才”。參政認爲，“自代并不是馬上讓他替代本人，衹是登記姓名，選擇推舉人多的酌情授官，這就是舜時的官互相推讓，《周官》推舉賢才的古意。”皇上認爲參政所説的與吏部相同，采納了。

其七是：“隨朝、外路的長官，一任之內足以瞭解僚屬的能否，每一任可以命令推舉幾人。”吏部擬定，現在內外五品以上的職事官長，須在僚屬中推舉一員有才能的官，也允許在限額之外推舉。

其八是：“人才隨處都有，監管各種東西的人以及民間隱逸之士，不是沒有人才，應當薦舉任用。”吏部擬定，監管各種物品的人，由外路五品、隨朝六品以上官推舉廉潔能幹的，直接説明他們的長處，行移公文轉給尚書省，派官員察訪屬實，按才能任用。民間的隱逸，應當遍告各司、縣，由提刑司察訪呈報尚書省。各種人才，命令內外五品以上的職官推薦。

其九是：“親軍出職，其中有尤其擅長武藝、勇敢過人的，命令內外官推舉、提刑司考察，如果資考高的，可以錯雜委任爲沿邊刺史、同知、縣令。”吏部擬定，如果按照本格的資歷，恐怕妨礙有才能的人，如果推舉考察是屬實的，按照本格減去一任資歷擬定授官。尚書省擬定，按照聖旨提高官品進行委任。

其十是：“內外官所推薦的人才，就按照所推舉的情況進行考試，委派提刑司采訪虛實，如果真的能稱職，再加以提升，如果庸碌無爲，就按常規程序調動。古時候推薦

上賞，進不肖有罰，其立定賞罰條格，庶使人不敢徇私也。”省臣議，隨款各欲舉人，則一任内所舉不下五七人。自古知人爲難，人材亦自難得，限數多則猥避責罰、務苟簡，不副聖主求賢之意。擬以前項各款，隨色能舉一人，即充歲舉之數。如此則不濫，而實材得矣。每歲貢人數，尚書省覆察相同，則置簿籍之，如有闕則當隨材奏擬。

賢才要受上等賞賜，推薦不好的人要處罰，可以制定賞罰的條令，以使人們不敢徇私。”省臣討論認爲，條款規定要推舉人才，則一任之内所推舉的不下五七人。自古瞭解人很困難，人才也很難得，限令推舉的名額多則衹圖逃避處罰、力求簡單了事，不符合聖主求賢的願望。擬定按前面各項條款，各種官員能够推舉一人，就作爲每年推舉的名額。這樣則不泛濫，而能得到實際的人才。每年貢舉的人數，尚書省復察情况屬實，就設置文簿登記，如果有缺員就應當根據才能上奏委任。

明昌元年，敕齊民之中有德行才能者，司縣舉之，特賜同四舉五舉人下。明昌元年，制如所舉碌碌無過人迹者，元舉官依例治罪。

明昌元年，命令百姓之中有德行才能的人，司縣官要舉薦他們，特別賜他們位在四舉五舉人之下。明昌元年，規定如果所推舉的人平庸没有過人之處的，原來的推舉官要按規定治罪。

宣宗興定元年，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職事官，舉正七品以下職事官年未六十、不犯贓、堪任使者一人。

宣宗興定元年，命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的職事官，推薦正七品以下年齡不滿六十、没有犯貪贓罪、可以勝任的職事官一人。

三年，定辟舉縣令制。稱職，則元舉官減一資歷。中平，約量升除。不稱，罰俸一月。犯免官，免所居官。及官當私罪解任、杖罪、贓污者，約量降除。污贓至徒以上及除名者，一任不理資考。三品以上舉縣令，稱職者約量升除，不稱奪俸一月。若被舉者犯免官等罪，奪俸兩月。贓污至徒以上及除名者，奪俸三月。獄成，而會赦原者，亦原之。

三年，制定辟舉縣令的辦法。如果稱職，則原來推舉他的官員減一任資歷。中等的，則酌情升任。不稱職的，則罰俸錢一月。如果犯罪免官，則免去現在所居的官。以及被推舉的官因犯私罪解任、處以杖罪，犯贓污罪的，舉者要酌情降官。貪污受賄達到被處以徒刑以上以及除名的，一任不算資考。三品以上官推舉縣令，稱職的，酌情升任，不稱職的扣一個月的薪俸。如果被推舉的人犯免官罪，扣兩個月的薪俸。犯貪污受賄罪被處徒刑以上以及除名的，扣三個月的俸錢。判决以後，而遇到赦免的，也予以赦免。

五年，制辟舉縣令考平者，元舉者不得復舉，他人舉之者聽。又舊制，保舉縣令秩滿之後，以六事論升降，三事以下減一資歷，四事減兩資歷，六事皆備則升職一等。既而御史張升卿言：“進士中下甲及第人、及監官至明威當入縣丞主簿，而三事以下減一資歷注下令，四事減注中令，

五年，規定被推薦的縣令經考核才能平常的，原來的推舉人不得再推舉，允許其他人推舉。又以前規定，被保舉的縣令任滿之後，按六件事論升降，達到三件事以下的減任一資歷，達到四件事的減兩任資歷，六件事都達到的則升職一等。後來御史張升卿説：“進士中下甲及第的人，以及監官達到明威將軍的人應當任縣丞主簿，而達到三件事以下的減一任資歷授下縣令，

令皆七品也，若復八品矣。輕重相戾，宜更定之。”遂定制，自今四事以下如前條，六事完者，進士中下甲及第、監官當入縣丞主簿人，減三資歷，注上令。餘出身者亦同此。任二十月以上，雖未秩滿，若以理去官，六事之迹已經覆察，論升如秩滿例。

達到四件事的減資任授中縣令，縣令都爲七品，像又降爲八品了。輕重相違背，應當重定。”於是規定，自今以後達到四件事以下的就按照前面的規定辦，六件事都達到的，進士中下甲及第、監官應當任縣丞主簿的人，減三任資歷，授上縣令。其他出身的人也與這規定相同。上任二十個月以上的，即使没有滿任期，如果因理考而離任，六件事的情况已經核察，和任滿的一樣論定升遷。

五年，以舉官或私其親、或徇於請求、或謬於鑒裁而妄舉，數歲之間以濫去者九十餘人，乃罷辟舉縣令之制。

五年，由於推舉官吏的人有的偏私自己的親戚，有的順從於請求，有的不知識别而亂推舉，幾年之間由於冗濫而罷免的有九十多人，於是廢除推薦縣令的制度。

至哀宗正大元年，乃立法，命監察御史、司農司官，先訪察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潔可爲舉主者，然後移文使舉所知，仍以六事課殿最，而升黜舉主。故舉主既爲之盡心，而被舉者亦爲之盡力。是時雖迫危亡，而縣令號爲得人，由作法有足取云。

到哀宗正大元年，於是制定法規，命令監察御史、司農司官，先訪察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正謹慎明察廉潔可以作爲推舉人的，然後發公文讓他們推舉自己瞭解的人才，仍然按六事考察優劣，而升降推舉人。所以推舉人既爲朝廷盡心，被推舉人也爲朝廷盡力。這時雖然接近危亡，而縣令號稱得人，因爲政策有可取之處。

功酬虧永

功酬虧永之制。凡諸提點院務官，三十月遷一官，周歲爲滿，止取無虧月日用之。大定四年，定制，一任内虧一分以上降五人，二分以上降十人，三分以上降十五人，若有增羡則依此升遷，其升降不盡之數，於後任充折。

因功酬賞、因虧受罰的制度。凡是各提點院務官，三十個月遷轉一官，一周年爲任滿，衹算不虧欠的月日。大定四年，規定，一任之内虧欠一分以上的降五人，二分以上的降十人，三分以上的降十五人，如果有增加盈餘則按這個標準升遷，其中升降不盡的數量，折合在後一任中。

二十一年，以舊制監當官并責决，而不顧廉耻之人，以謂已决即得赴調，不以刑罰爲畏。擬自今，若虧永及一酬以上，依格追官殿一年外，虧永不及酬者，亦殿一年。

二十一年，由於以前規定所有監當官一起處罰，而不顧廉耻的人，認爲處罰以後就可以調任，因而不怕刑罰。擬定自今以後，如果虧欠達到一酬以上，除按規定降官延緩一年升遷外，虧欠不到一酬的，也要延緩一年升遷。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罷年遷之法，更定制，比永課增及一酬遷一官，兩酬遷兩官，如虧課則削亦如之，各兩官止。又罷使司小都監與使副一體論增虧者，及罷餘前升降不盡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廢除按年數升遷的辦法，重新規定，比固定標準增加達到一酬的升遷一級官階，兩酬的升遷兩級官階，如果虧欠則也照這樣减削官階，各到兩官爲止。又廢除使司小都監與使副一道計算增益虧欠的辦法，并廢除以

之數後任充折之制。

泰和元年，制犯選及虧永者，右職漢人至宣武將軍從五品、女直至廣威將軍正五品，方注縣令。又吏格，曾犯選及虧永者，女直至武義從六、漢人及諸色人至武略從六，皆注諸司，亦兩除一差，至明威方注丞簿。

貞祐三年，制曾虧永、犯選者，遷至宣武，注諸司，至懷遠從四下，方注丞簿，至安遠從四上，注下令。

正大元年，制曾犯選、曾虧永者，至廣威與諸司，兩除一差，至安遠注丞簿，三任，其至鎮國從三品下，方注下令。群牧官三周歲爲滿，所牧之畜以十爲率，駝增二頭，馬增二匹，牛亦如之，羊增四口，而大馬百死十五匹者，及能徵前官所虧，三分爲率，能盡徵及徵二分半以上，爲上等，升一品級。駝增一，馬牛增二，羊增三，大馬百死二十五，徵前官所虧二分以上，爲中等，約量升除。駝不增，馬牛增一，羊增二，大馬百死三十，徵虧一分以上，爲下等，依本等除。餘畜皆依元數，而大馬百死四十，徵虧不及一分者，降一等。此明昌四年制也。

五年，制馬牛羊虧元數十之一，騍馬百死四十，徵虧不及一分者，降一等，决四十。若駝馬牛羊虧元數一分、馬百死四十，徵虧不得者，杖八十，降同前。

前升降不盡的餘數折合在後任中計算的制度。

泰和元年，規定犯選格以及虧欠的人，右職漢人達到宣武將軍從五品、女真達到廣威將軍正五品的，纔准授任縣令。又吏格規定，曾經犯選格以及虧欠的，女真人達到武義將軍從六品、漢人及其他各族人達到武略將軍從六品，都委任諸司官職，也是授官兩次差遣一次，達到明威將軍纔委任丞簿。

貞祐三年，規定曾經犯虧欠、犯選格的人，升遷到宣武將軍的，授任諸司官職，到懷遠大將軍從四品下，纔授任丞簿，到安遠大將軍從四品上，授任下縣令。

正大元年，規定曾經犯選格、曾經虧欠的人，達到廣威將軍的授予諸司官職，兩除一差，達到安遠大將軍的授任丞簿，三任，達到鎮國上將軍從三品下的，纔委任下縣令。群牧官三周年爲任滿，所放牧的牧畜以十爲標準，駱駝增加二頭，馬增加二匹，牛也照這樣，羊增加四隻，而大馬一百匹死十五匹的，以及能追究前任官所虧損的，以三分爲標準，能全部徵收及徵收二分半以上的，爲上等，升一品級。駱駝增加一頭，馬牛增加二匹，羊增加三隻，大馬一百匹死二十五匹，能追徵前任官所虧損二分以上的，爲中等，按本等升授官。駱駝數額不增，馬牛增加一匹，羊增加二隻，大馬一百匹死三十匹，追徵虧損一分以上的，爲下等，按本等授官。其他牲畜都保持原來的數額，而大馬每百匹死四十匹，追徵虧損不到一分的，降一等。這是明昌四年的規定。

五年，規定馬牛羊虧損原數十分之一，騍馬每百匹死四十匹，追究虧損不到一分的，降一等，處杖刑四十。如果駝馬牛羊虧損原數一分、馬每百匹死四十匹，没有追徵前任虧損的，處杖刑八十，按前面的規定降等。

金史卷五十五

志第三十六

百官(一)

三師　三公　尚書省　六部　都元帥府　樞密院　大宗正府
御史臺　宣撫司　勸農使司　司農司　三司　國史院
翰林學士院　審官院　太常寺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嶷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版勃極烈居守。諳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昊、迭之號，以爲升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骨之下有掃穩脱朵，詳穩之下有麽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制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也。

漢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爲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於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及換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勛封食邑入銜，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

金代在景祖時開始建立官屬，統領各部來專行征伐，自成一國。他們的官長，都稱爲勃極烈，所以太祖以都勃極烈繼位，太宗以諳版勃極烈留守。諳版，是尊貴偉大的稱謂。其次叫做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意指尊貴，忽魯好比説總帥。又有國論勃極烈，有時左右設置，就是所謂國相。其次加在勃極烈之上的，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昊、迭等稱號，作爲升拜宗室功臣的順序。他們的部長叫孛堇，統領幾個部的叫忽魯。所有這些，到熙宗定官制時都廢除了。那以後衹有鎮撫邊民的官叫禿里，烏魯骨之下有掃穩脱朵，詳穩之下有麽忽、習尼昆，這些則被保留在官制中而没有廢除，都是沿襲遼代的官名。

漢官的制度，自從平州人不願作猛安謀克之官時，開始設置長吏以下官屬。天輔七年，以左企弓在廣寧建行樞密院，還沿襲遼代南院的舊制。天會四年，建立尚書省，於是有三省制度。到熙宗頒布新官制及換官格時，委任内外官，纔開始制定把勛封食邑加入官銜的辦法，然後制度纔確定。但大抵都遵循遼、宋的舊制度。海陵庶人正隆元年廢除中書、門下省，衹設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的分別，爲院、爲臺、爲府、爲

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明，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敢變焉。

司、爲寺、爲監、爲局、爲署、爲所，各自統領其僚屬來行使他們的職責。有固定的職位，有固定的人數，紀綱分明，各種政事能够推行，因此整個金朝世代遵守而不敢變更。

大定二十八年，在仕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赴選者千餘，歲數監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歲，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至泰和七年，在仕官四萬七千餘，四季部擬授者千七百，監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餘，則三倍世宗之時矣。

大定二十八年，現任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赴選的一千多人，每年幾個監差派的三千人。明昌四年奏報，這一周年，在官死去及因事而死的官員六百七十人，新入仕的五百一十人，現有官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九人，其中女真人四千七百零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人。到泰和七年，現任官四萬七千多人，四季由吏部擬定委任的一千七百人，監官到吏部的九千二百九十多人，則是世宗時的三倍。

若宣宗之招賢所、經略司，義宗之益政院，雖危亡之政亦必列於其次，以著一時之事云。

至於宣宗的招賢所、經略司，義宗的益政院，即使是危亡時的政策，也必須羅列在後面，以反映一個時代的事情。

三師

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皆正一品，師範一人，儀刑四海。

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都爲正一品，給皇帝一人作老師，爲四海作典範。

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員，皆正一品，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員，都爲正一品，議論治道，策劃國家大事，調和陰陽。

尚書省

尚書令一員，正一品，總領紀綱，儀刑端揆。

尚書令一員，正一品，總領紀綱法度，作爲宰相的榜樣。

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從一品，平章政事二員，從一品，爲宰相，掌丞天子，平章萬機。

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從一品，平章政事二員，從一品，爲宰相，掌管輔佐天子，辨別彰明各種政務。

左丞、右丞各一員，正二品，參知政事二員，從二品，爲執政官，爲宰相之貳，佐治省事。

左丞、右丞各一員，正二品，參知政事二員，從二品，爲執政官，是宰相的副手，幫助處理尚書省的事務。

左司：

左司：

郎中一員，正五品，國初置左、右司侍郎，天眷三年始更今名。舊凡視朝，執政官親執奏目，天德二年詔以付左、右司官，爲定制。員外郎一員，正六品，掌本司奏事，總察吏、户、禮三部受

郎中一員，正五品，建國之初設置左、右司侍郎，天眷三年纔改爲今名。以前凡是天子視朝時，由執政官親自拿着奏目，天德二年下詔把它交給左、右司官，作爲定制。員外郎一員，正六品，掌管本司奏事，總察吏、户、禮三部事務的交接，兼帶修

事付事，兼帶修起居注官，迴避其間記述之事。每月朔朝，則先集是月秩滿者爲簿，名曰闕本，及行止簿、貼黄簿、并官制同進呈，御覽畢則受而藏之。每有除拜，凡尚書省所不敢擬注者，則一闕具二三人以聽制授焉。都事二員，正七品，貞元二年，左右司官，宫中出身、并進士、令史三色人内通選。三年，以監察御史相應人取次稟奏，不復擬注。掌本司受事付事，檢勾稽失、省署文牘，兼知省内宿直，檢校架閣等事。右司所掌同。

起居注官，迴避其中記述之事。每月之初上朝，則先登記本月任滿人的名單，稱爲缺本，與行止簿、貼黄簿和官制一起進呈，皇上看完後則收藏。每當委任官職時，凡是尚書省不敢擬定委任的，則每一缺員條列二三人以便聽取皇上委任。都事二員，正七品，貞元二年，左右司官，在宫中出身、進士、令史三種人中統一選任。三年，以監察御史相應的人依次稟奏，不再擬定委任。掌管本司受理和交付的事務，檢查省署文件的失誤，并負責省内值班、檢查架閣等事。右司所掌管的相同。

右司：

郎中一員，正五品，員外郎一員，正六品，掌本司奏事，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兼帶修注官，迴避其間記述之事。都事二員，正七品。

右司：

郎中一員，正五品，員外郎一員，正六品，掌管本司的奏事，總察兵、刑、工三部受理與交付的事務，兼帶修注官，迴避其間記述的事情。都事二員，正七品。

尚書省祗候郎君管勾官，從七品，掌祗候郎君，謹其出入及差遣之事。承安二年以前，走馬郎君擬注。《泰和令》，以左右女直都事兼。正大間，改用親從人。

尚書省祗候郎君管勾官，從七品，掌管祗候郎君，檢查他們的出入及差派的事情。承安二年以前，在走馬郎君中選任。《泰和令》規定，以左右女真都事兼任。正大年間，改用親近的人。

架閣庫：大定二十一年六月設，仍以都事提控之。

管勾，舊二員，正大省一員。正八品，同管勾，舊二員，正大省一員。從八品，掌總察左右司大程官追付文牘，并提控小都監給受紙筆，餘管勾同。女直省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人，右十五人。大定二十四年爲三十人，進士十人，宰執子、宗室子十人，密院臺部統軍司令史十人。漢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一人、右十四人。省譯史十四人，左右各七人。女直譯史同。通事八人，左右各四人。高麗、夏國、回紇譯史四人，左右各二人。諸部通事六人。曳剌二十人。走馬郎君五十人。

架閣庫：大定二十一年六月設立，仍然以都事監督管理。

管勾，以前二員，正大時減爲一員。正八品，同管勾，以前二員，正大時減爲一員。從八品，掌握總察左右司大程官追發文件，和管理小都監發放紙筆，其他與管勾相同。女真省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人，右十五人。大定二十四年爲三十人，進士十人，宰執子、宗室子十人，密院臺部統軍司令史十人。漢族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一人、右十四人。省譯史十四人，左右各七人。女真譯史與此相同。通事八人，左右各四人。高麗、夏國、回紇譯史四人，左右各二人。各部通事六人。曳剌二十人。走馬郎君五十人。

提點歲賜所：

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兼之，掌提

提點歲賜所：

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兼任，掌管每年賞賜出

點歲賜出入錢幣之事。

堂食公使酒庫：

使一員，從八品，掌受給歲賜錢，總領庫事。

副一員，正九品，掌貳使事。

直省局：

局長，從八品，掌都堂之禮及官員參謝之儀。

副局長，正九品，掌貳局長。

管勾尚書省樂工，從九品。

行臺之制。熙宗天會十五年，罷劉豫，置行臺尚書省於汴。天眷元年，以河南地與宋，遂改燕京樞密爲行臺尚書省。天眷三年，復移置於汴京。皇統二年，定行臺官品皆下中臺一等。

六部，國初與左、右司通署，天眷三年始分治。

吏部

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一員，正四品。

郎中二員，從五品。天德二年，增作四員，後省。

員外郎，從六品。天德二年，增作四員，後省。

掌文武選授、勛封、考課、出給制誥之政。以才行勞效，比仕者之賢否；以行止、文册、貼黄簿，制名闕之機要。正七品以上，以名上省，聽制授。從七品以下，每至季月則循資格而擬注，自八品以上則奏，以下則否。侍郎以下，皆爲尚書之貳。郎中掌文武選、流外遷用、官吏差使、行止名簿、封爵制誥。一員掌勛級酬賞、承襲用廕、循遷、致仕、考課、議謚之事。員外郎分判曹務及參議事，所掌與郎中同。

文官九品，階凡四十有二：

納錢幣的事。

堂食公使酒庫：

使一員，從八品，掌管出納歲賜錢，總管庫事。

副使一員，正九品，是使事的副手。

直省局：

局長，從八品，掌管都堂的禮節及官員參拜報謝的儀式。

副局長，正九品，是局長的副手。

管勾尚書省樂工，從九品。

行臺的制度。熙宗天會十五年，廢劉豫，在汴京設立行臺尚書省。天眷元年，把河南地送給宋國，於是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天眷三年，又移置到汴京。皇統二年，制定行臺的官品都比中臺低一等。

六部，建國初與左、右司一起處理公務，天眷三年纔分開管事。

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一員，正四品。

郎中二員，從五品。天德二年，增爲四員，以後減少。

員外郎，從六品。天德二年，增爲四員，以後減少。

掌管文武官的選任、勛封、考核、發布制誥的政務。按才能、履歷和功勞，考查官員的賢與不賢；按照履歷、文册、貼黄簿，編制官員缺額的名單。正七品以上，把名字報尚書省，聽候降詔委任。從七品以下，每到最後一個月則按資歷擬定授官，八品以上的奏報，以下的不奏報。侍郎以下，都是尚書的副手。郎中掌管文武官的選用、流外官的升遷任用、官吏的差使、履歷名册、封爵制誥。一員掌管功勛級别和酬賞、繼承官爵、使用恩廕、按慣例升遷、退休、考核、討論謚號的事情。員外郎分管曹務及參加議事，職責與郎中相同。

文官九品，共四十二級：

從一品上曰開府儀同三司，中曰儀同三司，中次曰特進，下曰崇進。

正二品上曰金紫光祿大夫，下曰銀青榮祿大夫。

從二品上曰光祿大夫，下曰榮祿大夫。

正三品上曰資德大夫，中曰資政大夫，下曰資善大夫。

從三品上曰正奉大夫，中曰通奉大夫，下曰中奉大夫。

正四品上曰正議大夫，中曰通議大夫，下曰嘉議大夫。

從四品上曰大中大夫，中曰中大夫，下曰少中大夫。

正五品上曰中議大夫，中曰中憲大夫，下曰中順大夫。

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中曰朝散大夫，下曰朝列大夫。舊曰奉德大夫，天德二年更。

正六品上曰奉政大夫，下曰奉議大夫。

從六品上曰奉直大夫，下曰奉訓大夫。

正七品上曰承德郎，下曰承直郎。

從七品上曰承務郎，下曰儒林郎。

正八品上曰文林郎，下曰承事郎。

從八品上曰徵事郎，下曰從仕郎。

正九品上曰登仕郎，下曰將仕郎。

從九品上曰登仕佐郎，下曰將仕佐郎。此二階，大定十四年創增。

武散官，凡仕至從二品以上至從一品者，皆用文資。自正三品以下，階與文資同：

正三品上曰龍虎衛上將軍，中曰

從一品上爲開府儀同三司，中爲儀同三司，中次爲特進，下爲崇進。

正二品上爲金紫光祿大夫，下爲銀青榮祿大夫。

從二品上爲光祿大夫，下爲榮祿大夫。

正三品上爲資德大夫，中爲資政大夫，下爲資善大夫。

從三品上爲正奉大夫，中爲通奉大夫，下爲中奉大夫。

正四品上爲正議大夫，中爲通議大夫，下爲嘉議大夫。

從四品上爲大中大夫，中爲中大夫，下爲少中大夫。

正五品上爲中議大夫，中爲中憲大夫，下爲中順大夫。

從五品上爲朝請大夫，中爲朝散大夫，下爲朝列大夫。以前叫奉德大夫，天德二年更改。

正六品上爲奉政大夫，下爲奉議大夫。

從六品上爲奉直大夫，下爲奉訓大夫。

正七品上爲承德郎，下爲承直郎。

從七品上爲承務郎，下爲儒林郎。

正八品上爲文林郎，下爲承事郎。

從八品上爲徵事郎，下爲從仕郎。

正九品上爲登仕郎，下爲將仕郎。

從九品上爲登仕佐郎，下爲將仕佐郎。這二級，是大定十四年增設的。

武散官，凡是官至從二品以上到從一品的，都用文資。自正三品以下，官階與文資相同：

正三品上爲龍虎衛上將軍，中爲金吾衛上將

金吾衛上將軍，下曰驃騎衛上將軍。

從三品上曰奉國上將軍，中曰輔國上將軍，下曰鎮國上將軍。

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將軍，中曰昭毅大將軍，下曰昭勇大將軍。

從四品上曰安遠大將軍，中曰定遠大將軍，下曰懷遠大將軍。

正五品上曰廣威將軍，中曰宣威將軍，下曰明威將軍。

從五品上曰信武將軍，中曰顯武將軍，下曰宣武將軍。

正六品上曰武節將軍，下曰武德將軍。

從六品上曰武義將軍，下曰武略將軍。

正七品上曰承信校尉，下曰昭信校尉。

從七品上曰忠武校尉，下曰忠顯校尉。

正八品上曰忠勇校尉，下曰忠翊校尉。

從八品上曰修武校尉，下曰敦武校尉。

正九品上曰保義校尉，下曰進義校尉。

從九品上曰保義副尉，下曰進義副尉。此二階，大定十四年創增。

封爵：

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

正從二品曰郡公。

正從三品曰郡侯。

正從四品曰郡伯。舊曰縣伯，承安二年更。

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

凡勳級：

正二品曰上柱國，從二品曰柱國。

正三品曰上護軍，從三品曰護軍。

軍，下爲驃騎衛上將軍。

從三品上爲奉國上將軍，中爲輔國上將軍，下爲鎮國上將軍。

正四品上爲昭武大將軍。中爲昭毅大將軍，下爲昭勇大將軍。

從四品上爲安遠大將軍，中爲定遠大將軍，下爲懷遠大將軍。

正五品上爲廣威將軍，中爲宣威將軍，下爲明威將軍。

從五品上爲信武將軍，中爲顯武將軍，下爲宣武將軍。

正六品上爲武節將軍，下爲武德將軍。

從六品上爲武義將軍，下爲武略將軍。

正七品上爲承信校尉，下爲昭信校尉。

從七品上爲忠武校尉，下爲忠顯校尉。

正八品上爲忠勇校尉，下爲忠翊校尉。

從八品上爲修武校尉，下爲敦武校尉。

正九品上爲保義校尉，下爲進義校尉。

從九品上爲保義副尉，下爲進義副尉。這二級，爲大定十四年增設。

封爵：

正從一品爲郡王，爲國公。

正從二品爲郡公。

正從三品爲郡侯。

正從四品爲郡伯。以前叫縣伯，承安二年改。

正五品爲縣子，從五品爲縣男。

勛級共有：

正二品爲上柱國，從二品爲柱國。

正三品爲上護軍，從三品爲護軍。

正四品曰上輕車都尉，從四品曰輕車都尉。	正四品爲上輕車都尉，從四品爲輕車都尉。
正五品曰上騎都尉，從五品曰騎都尉。	正五品爲上騎都尉，從五品爲騎都尉。
正六品曰驍騎尉，從六品曰飛騎尉。	正六品爲驍騎尉，從六品爲飛騎尉。
正七品曰雲騎尉，從七品曰武騎尉。	正七品爲雲騎尉，從七品爲武騎尉。
凡食邑：	食邑共有：
封王者萬户，實封一千户。	封王的一萬户，實封一千户。
郡王五千户，實封五百户。	郡王五千户，實封五百户。
國公三千户，實封三百户。	國公三千户，實封三百户。
郡公二千户，實封二百户。	郡公二千户，實封二百户。
郡侯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郡侯一千户，實封一百户。
郡伯七百户，縣子五百户，縣男三百户，皆無實封。	郡伯七百户，縣子五百户，縣男三百户，都没有實封。
自天眷定制，凡食邑，同散官入銜。	自從天眷時制定官制以後，凡是食邑，與散官一樣入銜。
司天翰林官，舊制自從七品而下止五階，至天眷定制，司天自從四品而下，立爲十五階：	司天翰林官，以前規定自從七品以下衹有五階，到天眷確定官制，司天自從四品以下，設爲十五階：
從四品上曰欽象大夫，中曰正儀大夫，下曰欽授大夫。	從四品上爲欽象大夫，中爲正儀大夫，下爲欽授大夫。
正五品上曰靈憲大夫，中曰明時大夫，下曰頒朔大夫。	正五品上爲靈憲大夫，中爲明時大夫，下爲頒朔大夫。
從五品上曰雲紀大夫，中曰協紀大夫，下曰保章大夫。	從五品上爲雲紀大夫，中爲協紀大夫，下爲保章大夫。
正六品上曰紀和大夫，下曰司玄大夫。	正六品上爲紀和大夫，下爲司玄大夫。
從六品上曰探賾郎，下曰授時郎。	從六品上爲探賾郎，下爲授時郎。
正七品上曰究微郎，下曰靈臺郎。	正七品上爲究微郎，下爲靈臺郎。
從七品上曰明緯郎，下曰候儀郎。	從七品上爲明緯郎，下爲候儀郎。
正八品上曰推策郎，下曰司正郎。	正八品上爲推策郎，下爲司正郎。
從八品上曰校景郎，下曰平秩郎。	從八品上爲校景郎，下爲平秩郎。

正九品上曰正紀郎，下曰挈壺郎。

從九品上曰司曆郎，下曰司辰郎。

太醫官，舊自從六品而下止七階，天眷制，自從四品而下，立爲十五階：

從四品上曰保宜大夫，中曰保康大夫，下曰保平大夫。

正五品上曰保頤大夫，中曰保安大夫，下曰保和大夫。

從五品上曰保善大夫，中曰保嘉大夫，下曰保順大夫。

正六品上曰保合大夫，下曰保冲大夫。

從六品上曰保愈郎，下曰保全郎。

正七品上曰成正郎，下曰成安郎。

從七品上曰成順郎，下曰成和郎。

正八品上曰成愈郎，下曰成全郎。

從八品上曰醫全郎，下曰醫正郎。

正九品上曰醫效郎，下曰醫候郎。

從九品上曰醫痊郎，下曰醫愈郎。

内侍，天德創制，自從四品以下，十五階：

從四品上曰中散大夫，中曰中尹大夫，下曰中侍大夫。

正五品上曰中列大夫，中曰中御大夫，下曰中儀大夫。

從五品上曰中常大夫，中曰中益大夫，下曰中衛大夫。

正六品上曰中良大夫，天德作中亮。下曰中涓大夫。

正九品上爲正紀郎，下爲挈壺郎。

從九品上爲司曆郎，下爲司辰郎。

太醫官，以前自從六品以下衹有七階，天眷時規定，自從四品以下，設爲十五階：

從四品上爲保宜大夫，中爲保康大夫，下爲保平大夫。

正五品上爲保頤大夫，中爲保安大夫，下爲保和大夫。

從五品上爲保善大夫，中爲保嘉大夫，下爲保順大夫。

正六品上爲保合大夫，下爲保冲大夫。

從六品上爲保愈郎，下爲保全郎。

正七品上爲成正郎，下爲成安郎。

從七品上爲成順郎，下爲成和郎。

正八品上爲成愈郎，下爲成全郎。

從八品上爲醫全郎，下爲醫正郎。

正九品上爲醫效郎，下爲醫候郎。

從九品上爲醫痊郎，下爲醫愈郎。

内侍，天德時創立制度，自從四品以下，十五階：

從四品上爲中散大夫，中爲中尹大夫，下爲中侍大夫。

正五品上爲中列大夫，中爲中御大夫，下爲中儀大夫。

從五品上爲中常大夫，中爲中益大夫，下爲中衛大夫。

正六品上爲中良大夫，天德時作中亮。下爲中涓大夫。

從六品上曰通禁郎，下曰通侍郎。

從六品上爲通禁郎，下爲通侍郎。

正七品上曰通掖郎，下曰通御郎。

正七品上爲通掖郎，下爲通御郎。

從七品上曰禁直郎，下曰侍直郎。

從七品上爲禁直郎，下爲侍直郎。

正八品上曰掖直郎，下曰内直郎。

正八品上爲掖直郎，下爲内直郎。

從八品上曰司贊郎，下曰司謁郎。

從八品上爲司贊郎，下爲司謁郎。

正九品上曰司閽郎，下曰司僕郎。

正九品上爲司閽郎，下爲司僕郎。

從九品上曰司奉郎，下曰司引郎。

從九品上爲司奉郎，下爲司引郎。

教坊，舊用武散官，大定二十九年以爲不稱，乃創定二十五階。明昌三年，自從四品以下，更立爲十五階：

教坊，以前任用武散官，大定二十九年認爲不相稱，於是創設二十五階。明昌三年，自從四品以下，改設十五階：

從四品上曰雲韶大夫，中曰仙韶大夫，下曰成韶大夫。

從四品上爲雲韶大夫，中爲仙韶大夫，下爲成韶大夫。

正五品上曰章德大夫，中曰長寧大夫，下曰德和大夫。

正五品上爲章德大夫，中爲長寧大夫，下爲德和大夫。

從五品上曰景雲大夫，中曰雲和大夫，下曰協律大夫。

從五品上爲景雲大夫，中爲雲和大夫，下爲協律大夫。

正六品上曰慶喜大夫，下曰嘉成大夫。

正六品上爲慶喜大夫，下爲嘉成大夫。

從六品上曰肅和郎，下曰純和郎。

從六品上爲肅和郎，下爲純和郎。

正七品上曰舒和郎，下曰調音郎。

正七品上爲舒和郎，下爲調音郎。

從七品上曰比音郎，下曰司樂郎。

從七品上爲比音郎，下爲司樂郎。

正八品上曰典樂郎，下曰協樂郎。

正八品上爲典樂郎，下爲協樂郎。

從八品上曰掌樂郎，下曰和樂郎。

從八品上爲掌樂郎，下爲和樂郎。

正九品上曰司音郎，下曰司律郎。

正九品上爲司音郎，下爲司律郎。

從九品上曰和聲郎，下曰和節

從九品上爲和聲郎，下爲和節郎。

郎。

凡内外官之政績，所歷之資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滿皆備陳於解由，吏部據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於銓擬時讀之，謂之銓頭。又會歷任銓頭，而書於行止簿。行止簿者，以姓爲類，而書各人平日所歷之資考功過者也。又爲簿，列百司官名，有所更代，則以小黄綾書更代之期，及所以去就之故，而制其銓擬之要領焉。凡縣令，則省除、部除者通書而各疏之。

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之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之一曰禮樂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二曰賦役均平，田野加闢，爲牧民之最。三曰決斷不滯，與奪當理，爲判事之最。四曰鈐束吏卒，奸盗不滋，爲嚴明之最。五曰案簿分明，評擬均當，爲檢校之最。以上皆謂縣令、丞簿、警巡使副、録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詳斷合宜，咨執當理，爲幕職之最。七曰盗賊消弭，使人安静，爲巡捕之最。八曰明於出納，物無損失，爲倉庫之最。九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十曰檢察有方，行旅無滯，爲關津之最。十一曰堤防堅固，備禦無虞，爲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納明敏，數無濫失，爲監督之最。十三曰謹察禁囚，輕重無怨，爲獄官之最。十四曰物價得實，奸濫不行，爲市司之最，謂市令也。十五曰戎器完肅，捍守有方，爲邊防之最，謂正副部隊將、鎮防官也。十六曰議獄得情，處斷公平，爲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均平，盗賊止息，爲軍職之最，謂都軍、軍轄也。

凡是内外官的政績，所經歷的資考，替换的日期，去留的緣故，任滿時都要詳細登記在官吏調任的證明文書上面，吏部據此以確定官員的能幹與否。又摘録證明文書的要點，在選録時宣讀，叫做銓頭。又總合歷任的銓頭，寫在履歷簿上。履歷簿，是按姓分類，登記各人平時所經過的資歷考核和功過。又製作文簿，條列各官司官員姓名，有所更换，則用小黄綾寫上替换的日期，以及去留的緣故，而制定其選任官職的要領。凡是縣令，則由省委任的、部委任的都要登記而各自寫明。

泰和四年，制定考課法，按照唐代的法令，制定四善、十七最的制度。四善之一爲德行道義出名，二爲清正廉潔顯著，三爲公平合理可稱，四爲勤勞謹慎不懈。十七最之一爲禮樂推行，管區清静，爲政教之最。二爲賦役均平，田野開闢，爲統治百姓之最。三爲斷案不受阻礙，賞罰合理，爲判決案件之最。四爲管束吏卒，不生奸盗，爲嚴明紀律之最。五爲公文賬目分明，評論擬定得當，爲檢校之最。以上都指縣令、丞簿、警巡使及副使、録事、司候、判官。六爲審慎判斷恰當，主管咨詢合理，爲幕職之最。七爲盗賊消滅，使人們安居樂業，爲巡捕之最。八爲出納分明，物品没有損失，爲倉庫之最。九爲教導有方，學生充足，爲學官之最。十爲檢查有方，行人旅客不受阻礙，爲關津之最。十一爲堤防堅固，防禦無憂，爲河防之最。十二爲出納明白敏鋭，没有亂損失的數目，爲監督之最。十三爲謹慎監察關押的犯人，罪行輕重都無怨，爲獄官之最。十四爲物價合理，没有奸詐不實的現象，爲市司之最，這指的是市令。十五爲武器裝備完好整齊，守衛有方，爲邊防之最，這指的是正副部隊將、鎮防官。十六爲審案得到實情，判决公平，爲法官之最。十七爲差役均平，盗賊停息，爲軍職之最，這指的是都軍、軍轄。

凡縣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爲上，升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爲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一善爲下，減一資歷。節度判官、防禦判官、軍判以下，一最而有四善或三善爲上，減一資歷；一最而有二善爲中，升爲榜首；一最而有一善爲下，升本等首。又以明昌四年所定，軍民俱稱爲廉能者是爲廉能官之制，參於其間而定其甄擢焉。

大凡縣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的爲上，升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的爲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一善的爲下，減一資歷。節度判官、防禦判官、軍判以下，一最而有四善或三善的爲上，減一資歷；一最而有二善的爲中，升爲榜首；一最而有一善的爲下，升爲本等首。又把明昌四年所定的軍民都稱爲廉能的就作爲廉能官的制度，參雜在其中來鑒别提拔官員。

宣宗興定元年，行辟舉縣令法，以六事考之，一曰田野闢，二曰户口增，三曰賦役平，四曰盗賊息，五曰軍民和，六曰詞訟簡。六事俱備爲上等，升職一等；兼四事者爲中等，減二資歷；其次爲下等，減一資歷；否則爲不稱職，罷而降之，平常者依本格。

宣宗興定元年，推行推舉縣令法，按六事考核，一爲田野開闢，二爲户口增加，三爲賦役均平，四爲盗賊平息，五爲軍民和睦，六爲訴訟簡略。六事都具備的爲上等，升職一等；兼有四事的爲中等，減二資歷；其次爲下等，減一資歷；否則爲不稱職，撤職降官，平庸的按本格升降。

凡封王：

大國號二十，曰：恒、舊爲遼，明昌二年以漢、遼、唐、宋、梁、秦、殷、楚之類，皆昔有天下者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邵、舊爲梁。汴、舊爲宋。鎬、舊爲秦。并、舊爲晋。益、舊爲漢。彭、舊爲齊。趙、越、譙、舊爲殷。郢、舊爲楚。魯、冀、豫、絳、舊爲唐。兗、鄂、舊爲吴。夔、舊爲蜀。宛、舊爲陳。曹。

次國三十，曰：涇、舊爲隋。鄭、衛、韓、潞、豳、瀋、岐、代、澤、徐、滕、薛、紀、昇、舊爲原。邢、翼、豐、畢、鄧、鄆、霍、蔡、瀛、按金格，葛當在此。沂、荆、榮、英、壽、温。

小國三十：濮、遂、舊曰濟。道、定、景、後改爲鄉。申、崇、宿、息、莒、鄴、郜、舒、淄、郕、萊、舊爲宗，以避諱改。郥、郯、杞、向、管、舊曰邻，興定元年改。密、胙、任、

大凡封王：

大國號二十個，爲：恒、以前爲遼，明昌二年鑒於漢、遼、唐、宋、梁、秦、殷、楚之類，都是曾經擁有天下的名號，不宜封臣下，於是都更改。邵、以前爲梁。汴、以前爲宋。鎬、以前爲秦。并、以前爲晋。益、以前爲漢。彭、以前爲齊。趙、越、譙、以前爲殷。郢、以前爲楚。魯、冀、豫、絳、以前爲唐。兗、鄂、以前爲吴。夔、以前爲蜀。宛、以前爲陳。曹。

次一等的國三十個，爲：涇、以前爲隋。鄭、衛、韓、潞、豳、瀋、岐、代、澤、徐、滕、薛、紀、昇、以前爲原。邢、翼、豐、畢、鄧、鄆、霍、蔡、瀛、按照金代的制度，葛應當在這裏。沂、荆、榮、英、壽、温。

小國三十個：濮、遂、以前爲濟。道、定、景、後來改爲鄉。申、崇、宿、息、莒、鄴、郜、舒、淄、郕、萊、以前爲宗，因避諱改。郥、郯、杞、向、管、以前爲邻，興定元年改。密、胙、任、戴、鞏、蔣、《士民須知》説，以前爲葛。蕭、莘、

戴、鞏、蔣、《士民須知》云，舊爲葛。蕭、莘、芮。

封王之郡號十：金源、廣平、平原、南陽、常山、太原、平陽、東平、安定、延安。

封公主之縣號三十：樂安、清平、蓬萊、榮安、棲霞、壽光、靈仙、壽陽、鍾秀、惠和、永寧、慶雲、靜樂、福山、隆平、德平、文安、福昌、順安、樂壽、靜安、靈壽、大寧、聞喜、秀容、宜芳、真寧、嘉祥、金鄉、華原。

凡白號之姓，完顏、温迪罕、夾谷、陁滿、僕散、术虎、移剌荅、斡勒、斡準、把、阿不罕、卓魯、回特、黑罕、會蘭、沈谷、塞蒲里、吾古孫、石敦、卓陀、阿厮準、匹獨思、潘术古、諳石剌、石古苦、綴罕、光吉剌皆封金源郡；裴滿、徒單、温敦、兀林荅、阿典、紇石烈、納闌、孛术魯、阿勒根、納合、石盞、蒲鮮、古里甲、阿迭、聶摸欒、抹撚、納坦、兀撒惹、阿鮮、把古、温古孫、耨盌、撒合烈、吾塞、和速嘉、能偃、阿里班、兀里坦、聶散、蒲速烈皆封廣平郡；吾古論、兀顏、女奚烈、獨吉、黄摑、顏盞、蒲古里、必蘭、斡雷、獨鼎、尼厖窟、窟亦作古。拓特、盍散、撒荅牙、阿速、撒剗、準土谷、納謀魯、業速布、安煦烈、愛申、拿可、貴益昆、温撒、梭罕、霍域皆封隴西郡。

黑號之姓，唐括、舊書作同古。蒲察、术甲、蒙古、蒲速、粘割、奥屯、斜卯、準葛、諳蠻、獨虎、术魯、磨輦、益輦、帖暖、蘇孛輦皆封彭城郡。

親王母妻，封一字王者舊封王妃，爲正從一品，次室封王夫人。承

芮。

封王的郡號十個：金源、廣平、平原、南陽、常山、太原、平陽、東平、安定、延安。

封公主的縣號三十個：樂安、清平、蓬萊、榮安、棲霞、壽光、靈仙、壽陽、鍾秀、惠和、永寧、慶雲、靜樂、福山、隆平、德平、文安、福昌、順安、樂壽、靜安、靈壽、大寧、聞喜、秀容、宜芳、真寧、嘉祥、金鄉、華原。

凡是白號之姓，完顏、温迪罕、夾谷、陁滿、僕散、术虎、移剌荅、斡勒、斡準、把、阿不罕、卓魯、回特、黑罕、會蘭、沈谷、塞蒲里、吾古孫、石敦、卓陀、阿厮準、匹獨思、潘术古、諳石剌、石古苦、綴罕、光吉剌都封金源郡；裴滿、徒單、温敦、兀林荅、阿典、紇石烈、納闌、孛术魯、阿勒根、納合、石盞、蒲鮮、古里甲、阿迭、聶摸欒、抹撚、納坦、兀撒惹、阿鮮、把古、温古孫、耨盌、撒合烈、吾塞、和速嘉、能偃、阿里班、兀里坦、聶散、蒲速烈都封廣平郡；吾古論、兀顏、女奚烈、獨吉、黄摑、顏盞、蒲古里、必蘭、斡雷、獨鼎、尼厖窟、窟也作古。拓特、盍散、撒荅牙、阿速、撒剗、準土谷、納謀魯、業速布、安煦烈、愛申、拿可、貴益昆、温撒、梭罕、霍域都封隴西郡。

黑號之姓，唐括、以前作同古。蒲察、术甲、蒙古、蒲速、粘割、奥屯、斜卯、準葛、諳蠻、獨虎、术魯、磨輦、益輦、帖暖、蘇孛輦都封彭城郡。

親王的母親、妻子，封一字王的以前封王妃，爲正從一品，次室封王夫人。承安二年，下

安二年，敕王妃止封王夫人，次室封孺人。郡王母妻封郡王夫人，國公母妻封國公夫人，郡公母妻封郡公夫人，郡侯母妻封郡君，承安二年更爲郡侯夫人。四品文散少中大夫、武散懷遠大將軍以上母妻封縣君，承安二年爲郡君。五品文散朝列大夫、武散宣武將軍以上母妻封鄉君。承安二年爲縣君。

令王妃祗封王夫人，次室封孺人。郡王的母親、妻子封郡王夫人，國公的母親妻子封國公夫人，郡公的母親妻子封爲郡公夫人，郡侯的母親妻子封爲郡君，承安二年改爲郡侯夫人。四品文散官少中大夫、武散官懷遠大將軍以上的母親、妻子封縣君，承安二年爲郡君。五品文散官朝列大夫、武散官宣武將軍以上的母親妻子封爲鄉君。承安二年爲縣君。

皇統五年，以古官曰“牧”、曰“長”，各有總名，今庶官不分類爲名，於文移不便。遂定京府尹牧、留守、知州、縣令、詳穩、群牧爲“長官”，同知、簽院、副使、少尹、通判、丞曰“佐貳官”，判官、推官、掌書記、主簿、縣尉爲“幕職官”，兵馬司及它司軍者曰“軍職官”，警巡、市令、録事、司候、諸參軍、知律、勘事、勘判爲“厘務官”，應管倉庫院務者曰“監當官”，監當官出大定制。知事孔目以下行文書者爲“吏”。

皇統五年，鑒於古代的官稱“牧”、稱“長”，各有總名，現在衆多官員不分類立名，對於發布公文不方便。於是規定京府尹牧、留守、知州、縣令、詳穩、群牧稱爲“長官”，同知、簽院、副使、少尹、通判、丞稱爲“佐貳官”，判官、推官、掌書記、主簿、縣尉爲“幕職官”，兵馬司及其他司軍的爲“軍職官”，警巡、市令、録事、司候、諸參軍、知律、勘事、勘判爲“厘務官”，管理倉庫院務的爲“監當官”，監當官出於大定的制度。知事孔目以下主管文書的爲“吏”。

凡除拜，尚書令、左右丞相以下，品不同者，則帶“守”字。左右丞則帶“行守”字。凡臺官、御史、部官、京尹、少尹、守令、丞、簿、尉、録事、諸卿少至協律、評事、諫官、國子監學官、諸監至丞郎、符寶郎、東宫詹事、率府、僕正副、令丞、王府官，散官高於職事者帶“行”字，職事高於散官一品者帶“守”字、二品者帶“試”字，品同者皆否。

凡是委任，尚書令、左右丞相以下，官品不同的，則帶“守”字。左右丞則帶“行守”字。凡是臺官、御史、部官、京尹、少尹、守令、丞、簿、尉、録事、諸卿少至協律、評事、諫官、國子監學官、諸監至丞郎、符寶郎、東宫詹事、率府、僕正副、令丞、王府官，散官高於職事的帶“行”字，職事高於散官一品的帶“守”字、高於二品的帶“試”字，品相同的都不帶。

猛安、謀克、翰林待制、修撰、判、推、勘事官、都事、典事、知事、内承奉、押班、通事舍人、通進、編修、勾當、頓舍、部役、厢官、受給管勾、巡河官、直省直院長副、諸檢法、知法、司正、教授、司

猛安、謀克、翰林待制、修撰、判、推、勘事官、都事、典事、知事、内承奉、押班、通事舍人、通進、編修、勾當、頓舍、部役、厢官、受給管勾、巡河官、直省直院長副、諸檢法、知法、司正、教授、司獄、司候、東宫諭德、贊善、掌寶、典儀以下，王府文學、記事參軍，都

獄、司候、東宫諭德、贊善、掌寶、典儀以下，王府文學、記事參軍，并帶“充”字。樞密、宣徽、勸農、諸軍都指揮、統軍、轉運使、招討、提刑、節度、群牧、防禦、客省、引進、四方館、閤門、太醫、教坊、鷹坊、警巡、巡檢、諸司局倉庫務使副，皆帶“充”字及“知某事”。

帶“充”字。樞密、宣徽、勸農、諸軍都指揮、統軍、轉運使、招討、提刑、節度、群牧、防禦、客省、引進、四方館、閤門、太醫、教坊、鷹坊、警巡、巡檢、諸司局倉庫務使副，都帶“充”字及“知某事”。

凡帶“知”、“判”、“簽書”字者，則不帶“行”、“守”、“試”字。以上所帶字，品同者則否。

凡是帶“知”、“判”、“簽書”字的，則不帶“行”、“守”、“試”字。以上所帶的字，品相同的則不帶。

自三師、三公、平章政事、元帥以下至監軍、東宫三師、三少、點檢至振肅、承旨、學士、王傅、副統、招討、及前所不載者，皆不帶“行”、“守”、“試”、“知”、“充”字。

自三師、三公、平章政事、元帥以下至監軍、東宫三師、三少、點檢至振肅、承旨、學士、王傅、副統、招討以及前面没有羅列的，都不帶“行”、“守”、“試”、“知”、“充”字。

主事四員，從七品，掌知管差除、校勘行止，分掌封勛資考之事，惟選事則通署，及掌受事付事、檢勾稽失省署文牘，兼知本部宿直、檢校架閣。餘部主事，自受事付事以下，所掌并同此。皇統四年，六部主事始用漢士人。大定三年，用進士，非特旨不得擬吏人，如宰執保奏人材，不入常例。承安五年，增女直主事一員。令史六十九人，内女直二十九人。譯史五人，通事二人，與令史同。泰和八年，令史增十人。

主事四員，從七品，掌管差派委任、考察官員的行爲，分管封勛和資考的事情，衹有選任官員的事務則一起簽署，以及掌管接受事務和發派事務、檢查由尚書省簽署的文件的失誤，兼管本部值班、檢校架閣。其他部的主事，自接受事務和分派事務以下，所掌管的都與此相同。皇統四年，六部主事纔開始任用漢族讀書人。大定三年，任用進士，不是特别恩旨不得委任吏人，如果是宰執保奏的人才，不照常例。承安五年，增加女真主事一員。令史六十九人，其中女真二十九人。譯史五人，通事二人，與令史相同。泰和八年，令史增加十人。

架閣庫：大定二十一年六月設，仍以主事提控之。

架閣庫：大定二十一年六月設立，仍然以主事監督管理。

管勾，正八品，掌吏、兵兩部架閣，兼檢校吏部行止。以識女直、契丹、漢字人充，如無，擬識女直、漢字人充。

管勾，正八品，掌管吏、兵兩部架閣，兼檢核吏部的所作所爲。以認識女真、契丹、漢字的人充任，如果没有，擬定由認識女真、漢字的人充任。

同管勾一員。

同管勾一員。

官誥院：

官誥院：

提舉二員，掌署院事。以吏部郎中、翰林修撰各一人充。

提舉二員，掌管院事。以吏部郎中、翰林修撰各一人充任。

户部

尚書一員，正三品。

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二員，正四品。泰和八年減

侍郎二員，正四品。泰和八年減一員，大安二

一員，大安二年復增。

郎中三員，從五品。天德二年置五員，泰和省作二員，又作四員，貞祐四年置八員，五年作六員。

員外郎三員，從六品。

郎中而下，皆以一員掌户籍、物力、婚姻、繼嗣、田宅、財業、鹽鐵、酒麴、香茶、礬錫、丹粉、坑冶、榷場、市易等事，一員掌度支、國用、俸禄、恩賜、錢帛、寶貨、貢賦、租税、府庫、倉廩、積貯、權衡、度量、法式、給授職田、拘收官物、并照磨計帳等事。《泰和令》作二員，後增一員，貞祐四年作六員，又作八員，五年作四員。

主事五員，從七品，女直司二員，通掌户、度、金、倉等事，漢人司三員，同員外郎分掌曹事，泰和八年減一員，貞祐四年作八員，五年六員。兼提控編附條格、管勾架閣等事。令史七十二人，内女直十七人。譯史五人，通事二人。泰和八年增八人。

架閣庫：

管勾一員，正八品，掌户、禮兩部架閣。大安三年以主事各兼之。

同管勾，從八品。

檢法，從八品。

勾當官五員，正八品。

貞元二年，設幹辦官十員，從七品。三年，置四員，尋罷之。四年，更設爲勾當官，專提控支納、管勾勘覆、經歷交鈔及香、茶、鹽引、照磨文帳等事。承安二年作四員，貞祐四年作十五員，五年作十員，興定元年五員，二年復作十員。

禮部

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一員，正四品。

郎中一員，從五品。

年又增加。

郎中三員，從五品。天德二年設五員，泰和時省爲二員，又作四員，貞祐四年設八員，五年作六員。

員外郎三員，從六品。

郎中以下，都以一員掌管户籍、物力、婚姻、繼嗣、田宅、財業、鹽鐵、酒麴、香茶、礬錫、丹粉、坑冶、榷場、市易等事，一員掌管量入爲出、國家開支、俸禄、恩賜、錢帛、寶貨、貢賦、租税、府庫、倉廩、積貯、權衡、度量、法式、給授職田、管收官物、和查核計賬等事。《泰和令》作二員，後來增加一員，貞祐四年作六員，又作八員，五年作四員。

主事五員，從七品，女真司二員，都掌管户、度、金、倉等事，漢人司三員，與員外郎分掌曹事，泰和八年減一員，貞祐四年作八員，五年爲六員。兼管理編制條格、管理架閣等事。令史七十二人，其中女真十七人。譯史五人，通事二人。泰和八年增加八人。

架閣庫：

管勾一員，正八品，掌管户、禮兩部架閣。大安三年各以主事兼任。

同管勾，從八品。

檢法，從八品。

勾當官五員，正八品。

貞元二年，設幹辦官十員，從七品。三年，設四員，不久取消。四年，重設勾當官，專管出納，負責核查、經手交鈔及香、茶、鹽引、檢查賬目等事。承安二年作四員，貞祐四年作十五員，五年作十員，興定元年五員，二年又作十員。

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一員，正四品。

郎中一員，從五品。

員外郎一員，從六品。

掌凡禮樂、祭祀、燕享、學校、貢舉、儀式、制度、符印、表疏、圖書、册命、祥瑞、天文、漏刻、國忌、廟諱、醫卜、釋道、四方使客、諸國進貢、犒勞張設之事。凡試僧、尼、道、女冠，三年一次，限度八十人，差京府幕職或節鎮防禦佐貳官二員、僧官二人、道官一人、司吏一名、從人各一人、厨子二人、把門官一名、雜役三人。僧童能讀《法華》、《心地觀》、《金光明》、《報恩》、《華嚴》等經共五部，計八帙。《華嚴經》分爲四帙。每帙取二卷，卷舉四題，讀百字爲限。尼童試經半部，與僧童同。道士、女冠童行念《道德》、《救苦》、《玉京山》、《消災》、《靈寶度人》等經，皆以誦成句、依音釋爲通。中選者試官給據，以名報有司。凡僧尼官見管人及八十、道士女冠及三十人者放度一名，死者令監壇以度牒申部毁之。

主事二員，從七品。令史十五人，内女直五人。譯史二人，通事一人。

左三部檢法司

司正二員，正八品，掌披詳法狀。興定二年，右部額外設檢、知法及掌法，四年罷。

檢法二十二員，從八品，掌檢斷各司取法文字。

右三部檢法職事同。元受札付，大定三年命給敕。

兵部

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一員，正四品。

郎中一員，從五品。

員外郎二員，從六品。

掌兵籍、軍器、城隍、鎮戍、厩牧、鋪驛、車輅、儀仗、郡邑圖志、險阻、障塞、遠方歸化之事。凡給馬者，從一品以上，從八人，馬十匹，食錢三貫十四文。從二品以上，從五人，馬七

員外郎一員，從六品。

掌管禮樂、祭祀、宴會、學校、貢舉、儀式、制度、符印、表疏、圖書、册命、祥瑞、天文、漏刻、國忌、廟諱、醫藥卜筮、釋道、四方使節、各國進貢、犒勞張設等事。凡是報考僧、尼、道、女冠，三年一次，限八十人，差派京府幕職或節鎮防禦副官二員、僧官二人、道官一人、司吏一名、隨從各一人、厨子二人、守門官一名、雜役三人。僧童能讀《法華》、《心地觀》、《金光明》、《報恩》、《華嚴》等經共五部，合計八帙。《華嚴經》分爲四帙。每帙取二卷，每卷出四題，讀一百字爲限。尼童考試半部經書，辦法與僧童相同。道士、女冠童行念《道德》、《救苦》、《玉京山》、《消災》、《靈寶度人》等經，都以記誦成句、按照語音釋讀爲通。中選的人由考官發給文憑，把姓名報有關部門。凡是僧尼官現管人數達到八十人，道士、女冠達到三十人的放度一名，死者令監壇人把度牒申報禮部銷毁。

主事二員，從七品。令史十五人，其中女真五人。譯史二人，通事一人。

左三部檢法司

司正二員，正八品，掌管審閲法定文件。興定二年，右部額外設檢、知法及掌法，四年廢除。

檢法二十二員，從八品，掌管查驗各部門的取法文字。

右三部檢法職責相同。原來接受札付，大定三年命令給敕。

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一員，正四品。

郎中一員，從五品。

員外郎二員，從六品。

掌管兵籍、軍器、城隍、鎮守、養馬、驛鋪、車輛、儀仗、各地圖志、險阻、要塞、遠方歸順等事。凡是給馬的，從一品以上，隨從八人，馬十匹，伙食錢三貫十四文。從二品以上，隨從五人，馬七匹，伙食錢二貫九十八文。從三品以上，隨從三人，

匹，食錢二貫九十八文。從三品以上，從三人，馬五匹，錢一貫五百十一文。從五品以上，從二人，馬四匹，錢九百六十八文。從七品以上，從一人，馬三匹，錢六百十七文。從九品以上，從一人，馬二匹，錢四百六十四文。無從人，減七十八文。御前差無官者，視從五品。省差若有官者，人支錢四百五十一文，有從人加六十八文。走馬人支錢百五十七文。赦書日行五百里。此《天興近鑑》所載之制也。泰和六年置遞鋪，其制，該軍馬路十里一鋪，鋪設四人，内鋪頭一人，鋪兵三人，以所轄軍射糧軍内差充，腰鈴日行三百里。凡元帥府、六部文移，以敕遞、省遞牌子，入鋪轉送。

主事二員，從七品。貞祐五年以承發司管勾兼漢人主事。令史二十七人，内女直十二人。譯史三人，通事二人。

刑部

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一員，正四品。

郎中一員，從五品。

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一員掌律令格式、審定刑名、關津譏察、赦詔勘鞫、追徵給没等事，一員掌監户、官户、配隸、訴良賤、城門啓閉、官吏改正、功賞捕亡等事。

主事二員，從七品。令史五十一人，内女直二十二人。譯史五人，通事二人。

架閣庫：

管勾一員，正八品，掌刑、工兩部架閣。大安二年以主事各兼。

同管勾一員，從八品。

工部

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一員，正四品。

郎中一員，從五品。

掌修造營建法式、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澤之禁、江河堤岸、道路橋梁之事。

馬五匹，錢一貫五百一十一文。從五品以上，隨從二人，馬四匹，錢九百六十八文。從七品以上，隨從一人，馬三匹，錢六百一十七文。從九品以上，隨從一人，馬二匹，錢四百六十四文。没有隨從的，減七十八文。在皇帝前當差没有官的，按從五品看待。省差如果有官的，每人支錢四百五十一文，有隨從的增加六十八文。跑馬人支錢一百五十七文。赦書每天傳送五百里。這是《天興近鑑》所載的制度。泰和六年設置遞鋪，其辦法是，軍馬路十里一鋪，每鋪設四人，其中鋪頭一人，鋪兵三人，在所管轄軍的射糧軍内差派，腰鈴每天傳行三百里。凡是元帥府、六部的公文，用敕遞、省遞的牌子，交鋪轉送。

主事二員，從七品。貞祐五年，以承發司管勾兼漢人主事。令史二十七人，其中女真十二人。譯史三人，通事二人。

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一員，正四品。

郎中一員，從五品。

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一員掌管法規法令、審定刑名、盤查關隘渡口、審訊赦免、發還没收等事，一員掌管監户、官户、奴隸、申請爲良民的賤人、城門開關、官吏改正、賞功捕亡等事。

主事二員，從七品。令史五十一人，其中女真二十二人。譯史五人，通事二人。

架閣庫：

管勾一員，正八品，掌管刑、工兩部架閣。大安二年各以主事兼任。

同管勾一員，從八品。

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一員，正四品。

郎中一員，從五品。

掌管修建法式、各種工匠、屯田、山林川澤的禁令、江河堤岸、道路橋梁的事。

員外郎一員，從六品。貞祐五年，兼覆實司官。天德三年，增二員。

主事二員，從七品。令史十八人，内女直四人。譯史二人，通事一人。

覆實司：

管勾一員，從七品，隸户、工部，掌覆實營造材物、工匠價直等等。大安元年，隸三司、工部，罷同管勾。貞祐五年并罷之，以二部主事兼。興定四年復設，從省擬，不令户、工部舉。

右三部檢法司

司正二員，正八品。

檢法，從八品，二十二員。

都元帥府

都元帥府掌征討之事，兵罷則省。天會二年，伐宋始置。泰和八年，復改爲樞密院。

都元帥一員，從一品。

左副元帥一員，正二品。

右副元帥一員，正二品。

元帥左監軍一員，正三品。

元帥右監軍一員，正三品。

左都監一員，從三品。

右都監一員，從三品。

經歷一員，都事一員，知事一員，見興定三年。正七品。

檢法一員，從八品。元帥府女直令史十二人，承安二年十六人，漢人令史六人。譯史三人，女直譯史一人，承安二年二人。通事，女直三人，後作六人，承安二年復作三人，漢人二人。

正隆六年，海陵南伐，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總管，有神策、神威、神捷、神鋭、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鋭、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

員外郎一員，從六品。貞祐五年，兼任覆實司官。天德三年，增加二員。

主事二員，從七品。令史十八人，其中女真四人。譯史二人，通事一人。

覆實司：

管勾一員，從七品，隸屬户、工部，掌管核實建築材料、工匠價錢等事。大安元年，隸屬三司、工部，廢除同管勾。貞祐五年都廢除，以二部主事兼任。興定四年復設，由尚書省委任，不讓户、工部推舉。

以上三部檢法司

司正二員，正八品。

檢法，從八品，二十二員。

都元帥府掌管征討的事，停止用兵時則廢除。天會二年，征伐宋國時纔開始設置。泰和八年，又改爲樞密院。

都元帥一員，從一品。

左副元帥一員，正二品。

右副元帥一員，正二品。

元帥左監軍一員，正三品。

元帥右監軍一員，正三品。

左都監一員，從三品。

右都監一員，從三品。

經歷一員，都事一員，知事一員，見興定三年。正七品。

檢法一員，從八品。元帥府女真令史十二人，承安二年十六人，漢人令史六人。譯史三人，女真譯史一人，承安二年二人。通事，女真三人，後作六人，承安二年又作三人，漢人二人。

正隆六年，海陵南伐，設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統帥三十二總管，有神策、神威、神捷、神鋭、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鋭、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的稱號。

略、威果、威勇之號。

泰和六年伐宋，權設平南撫軍上將軍，正三品，至殄寇果毅都尉，從六品，凡九階，曰平南撫軍上將軍、平南冠軍大將軍、平南龍驤將軍、平南虎威將軍、平南蕩江將軍、殄寇中郎將、殄寇郎將、殄寇折衝都尉、殄寇果毅都尉，軍還罷。置令譯史八十人，正三十三人，餘四十七人從本府選擢。

泰和六年討伐宋，暫時設置平南撫軍上將軍，正三品，到殄寇果毅都尉，從六品，共九階，即：平南撫軍上將軍、平南冠軍大將軍、平南龍驤將軍、平南虎威將軍、平南蕩江將軍、殄寇中郎將、殄寇郎將、殄寇折衝都尉、殄寇果毅都尉，軍隊回來後廢除。設置令譯史八十人，正式的三十三人，其餘四十七人從本府中選拔。

元光間，招義軍，置總領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訓練官，從八品。正大二年，更總領名都尉，升秩爲四品。四年，又升爲從三品，有建威、折衝、振武、蕩寇、果毅、殄寇、虎賁、鷹揚、破虜之名。

元光年間，招募義軍，設置總領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訓練官，從八品。正大二年，改總領名爲都尉，升官秩爲四品。四年，又升爲從三品，有建威、折衝、振武、蕩寇、果毅、殄寇、虎賁、鷹揚、破虜的名稱。

樞密院

樞密院天輔七年，始置於廣寧府。天會三年下燕山，初以左企弓爲使，後以劉彥宗。初猶如遼南院之制，後則否。泰和六年嘗改爲元帥府。

樞密院天輔七年，始設於廣寧府。天會三年攻下燕山，最初以左企弓爲使，後來以劉彥宗爲使。最初就像遼南院的制度，後來則不同。泰和六年曾改爲元帥府。

樞密使一員，從一品，掌凡武備機密之事。

樞密使一員，從一品，掌管所有武備機密的事。

樞密副使一員，從二品。泰和四年置二人，後不爲例。

樞密副使一員，從二品。泰和四年設置二人，以後不爲例。

簽書樞密院事一員，正三品。

簽書樞密院事一員，正三品。

同簽樞密院事一員，正四品。大定十七年增一員，尋罷。明昌初，復增一員，尋又省。三年九月復增一員。

同簽樞密院事一員，正四品。大定十七年增加一員，不久廢除。明昌初，又增加一員，不久又廢除。三年九月又增加一員。

經歷一員，從五品。興定三年見。

經歷一員，從五品。見於興定三年。

都事一員，正七品，掌受事付事、檢勾稽失省署文牘、兼知宿直之事。

都事一員，正七品，掌管接受事務和交付事務、負責檢查省署公文、并負責值夜班的事情。

架閣庫管勾一員，正八品。

架閣庫管勾一員，正八品。

知法二員，從八品，掌檢斷各司取法之事。餘檢法同。

知法二員，從八品，掌管檢查判斷各司取法的事。其餘檢法相同。

樞密院令史，女直十二人，漢人六人，三品官子弟四人，吏員轉補二人。譯史三人，通事三人，回紇譯史一人，曳剌十五人。

樞密院令史，女真十二人，漢人六人，三品官子弟四人，吏員轉補二人。譯史三人，通事三人，回紇譯史一人，曳剌十五人。

大宗正府

泰和六年避睿宗諱，改爲大睦親府。

判大宗正事一員，從一品，以皇族中屬親者充，掌敦睦糾率宗屬欽奉王命，泰和六年改爲判大睦親事。

同判大宗正事一員，從二品，泰和六年改爲同判大睦親事。

同簽大宗正事一員，正三品，宗室充，大定元年置。泰和六年改同簽大睦親事。

大宗正丞二員，從四品，一員於宗室中選能幹者充，一員不限親疏，分司上京長貳、兼管治臨潢以東六司屬，泰和六年改爲大睦親丞。

知事一員，從七品。

檢法，從八品。

諸宗室將軍，正七品。上京、東温忒二處皆有之。世宗時始命遷官，其户凡百二十。明昌二年更名曰司屬，設令、丞。承安二年以令同隨朝司令，正七品，丞正八品，中都、上京、扎里瓜、合古西南、梅堅寨、蒲與、臨潢、泰州、金山等處置，屬大宗正府。

御史臺

登聞檢院隸焉。見《士民須知》。《總格》、《泰和令》皆不載。

御史大夫，從二品，舊正三品，大定十二年升。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

御史中丞，從三品，貳大夫。

侍御史二員，從五品。以上官品皆大定十二年遞升。掌奏事、判臺事。

治書侍御史二員，從六品，掌同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二員，正七品，每遇朝對立於龍墀之下，專劾朝者儀矩，

泰和六年避睿宗諱，改爲大睦親府。

判大宗正事一員，從一品，以皇族中較親的人充任，掌管促進宗族和睦、檢查帶領宗族遵守皇帝的命令，泰和六年改爲判大睦親事。

同判大宗正事一員，從二品，泰和六年改爲同判大睦親事。

同簽大宗正事一員，正三品，由宗室成員充任，大定元年設置。泰和六年改爲同簽大睦親事。

大宗正丞二員，從四品，一員在宗室中選能幹的人充任，一員不限親疏，分別爲上京長官和副長官、兼管統治臨潢以東六司屬，泰和六年改爲大睦親丞。

知事一員，從七品。

檢法，從八品。

諸宗室將軍，正七品。上京、東温忒二處都有。世宗時纔命令遷官，共一百二十户。明昌二年改名爲司屬，設令、丞。承安二年以令與隨朝的司令相同，正七品，丞爲正八品，中都、上京、扎里瓜、合古西南、梅堅寨、蒲與、臨潢、泰州、金山等地設置，隸屬大宗正府。

登聞檢院隸屬於它。見《士民須知》。《總格》、《泰和令》都不載。

御史大夫，從二品，以前爲正三品，大定十二年升。掌管糾察朝儀、彈劾官員的劣迹、勘查詢問官府公事。凡是内外的案件，如果所屬官府處理不當，有上訴的交付御史臺解決。

御史中丞，從三品，是大夫的副手。

侍御史二員，從五品。以上官品都是大定十二年依次上升的。掌管奏事、判臺事。

治書侍御史二員，從六品，職掌與侍御史相同。

殿中侍御史二員，正七品，每當遇到上朝的時候相對站在龍墀之下，專門揭發上朝人的儀

凡百僚假告事具奏目進呈。

矩，凡是百僚請假的事都開列奏目進呈。

監察御史十二員，正七品，掌糾察內外非違、刷磨諸司察帳并監祭禮及出使之事。參注諸色人，大定二年八員，承安四年十員，承安五年兩司各添十二員。

監察御史十二員，正七品，掌管糾察內外官的違法行爲，檢查諸司的察賬并監察祭禮及出使的事。錯雜任用各族人，大定二年八員，承安四年十員，承安五年兩司各添設十二員。

典事二員，從七品。

架閣庫管勾一員，從八品。

檢法四員，從八品。

獄丞一員，從九品。

御史臺令史，女直十三人，內班內祗六人，終場舉人七人。漢人十五人，內班內祗七人，終場舉人八人。譯史四人，內班內祗二人，終場舉人二人。通事三人。

典事二員，從七品。

架閣庫管勾一員，從八品。

檢法四員，從八品。

獄丞一員，從九品。

御史臺令史，女真十三人，其中班內祗六人，終場舉人七人。漢人十五人，其中班內祗七人，終場舉人八人。譯史四人，其中班內祗二人，終場舉人二人。通事三人。

宣撫司

泰和六年置陝西路宣撫使，節制陝西右監軍、右都監兵馬公事，八年，改陝西宣撫司爲安撫司。山東東西、大名、河北東西、河東南北、遼東、陝西、咸平、隆安、上京、肇州、北京凡十處置司。

泰和六年設置陝西路宣撫使，管理陝西右監軍、右都監兵馬公事，八年，改陝西宣撫司爲安撫司。山東東西、大名、河北東西、河東南北、遼東、陝西、咸平、隆安、上京、肇州、北京共十處設司。

使，從一品。

副使，正三品。

使，從一品。

副使，正三品。

勸農使司

泰和八年罷，貞祐間復置。興定六年罷勸農司，改立司農司。

泰和八年廢除，貞祐年間復置。興定六年廢除勸農司，改設司農司。

使一員，正三品。

副使一員，正五品。

掌勸課天下力田之事。

使一員，正三品。

副使一員，正五品。

掌管鼓勵督促天下民衆努力生産的事情。

司農司

興定六年置，兼采訪公事。

興定六年設置，兼任采訪公事。

大司農一員，正二品。

卿三員，正四品。

少卿三員，正五品。

知事二員，正七品。

大司農一員，正二品。

卿三員，正四品。

少卿三員，正五品。

知事二員，正七品。

興定六年，陝西并河南三路置行司農司，設官五員。正大元年，歸德、許州、河南、陝西各置，作三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一員，正

興定六年，陝西和河南三路設置行司農司，設置五位官員。正大元年，歸德、許州、河南、陝西各設行司農司，官爲三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一員，正五品。丞一員，正六品。卿以

五品。丞一員，正六品。卿以下迭出巡案，察官吏臧否而升黜之。使節所過，奸吏屏息，十年之間民政修舉，實賴其力。

三司

泰和八年，省户部官員置三司，謂兼勸農、鹽鐵、度支，户部三科也。貞祐罷之。

使一員，從二品。

副使一員，正三品。

簽三司事一員，正四品。

同簽三司事一員，正五品。

掌勸農、鹽鐵、度支。

判官三員，從六品，本參幹官，大安元年更參議。

規措審計官三員，正七品，掌同參幹官。

知事二員，從七品。以識女直、漢字人充。

勾當官二員，正八品。大安元年置三員，照磨吏員七人。

管勾架閣庫一員，正八品。三司令史五十人，内女直十人，漢人四十人。大安元年增八人。譯史二人，大安元年增一人。通事二人。

知法三員，從八品。女直知法一員，大安元年增二員。

國史院

國史院先嘗以諫官兼其職，明昌元年詔諫官不得兼，恐於其奏章私溢己美故也。

監修國史，掌監修國史事。

修國史，掌修國史，判院事。

同修國史二員。女直人、漢人各一員。承安四年更擬女直一員，罷契丹同修國史。

編修官，正八品，女直、漢人各四員。明昌二年罷契丹編修三員，添女直一員。大定十八年用書寫出職人。

下的官員輪流出去巡視，考察官員的好壞而予以升降。使節所經過的地方，奸邪的官吏不敢爲非作歹，十年之間政治清明，確實全靠他們的努力。

泰和八年，裁減户部官員設置三司，意思是兼管勸農、鹽鐵、度支，即户部三科。貞祐時廢除。

使一員，從二品。

副使一員，正三品。

簽三司事一員，正四品。

同簽三司事一員，正五品。

掌管勸農、鹽鐵、度支三科。

判官三員，從六品，本來爲參幹官，大安元年改爲參議。

規措審計官三員，正七品，職權與參幹官相同。

知事二員，從七品。用認識女真字和漢字的人充任。

勾當官二員，正八品。大安元年設三員，負責檢查的吏員七人。

管勾架閣庫一員，正八品。三司令史五十人，其中女真十人，漢人四十人。大安元年增加八人。譯史二人，大安元年增加一人。通事二人。

知法三員，從八品。女真知法一員，大安元年增加二員。

國史院先曾以諫官兼任這個職務，明昌元年下詔命令諫官不得兼任，因爲怕他們在奏章中私自誇大自己的優點。

監修國史，掌管監督編寫國史的事。

修國史，掌管修寫國史，主管院中事務。

同修國史二員。女真、漢人各一員。承安四年又委任女真人一名，廢除契丹同修國史。

編修官，正八品，女真、漢人各四員。明昌二年撤銷契丹編修三名，添女真一名。大定十八年任用書寫出職人。

檢閱官，從九品。書寫，女直、漢人各五人。

檢閲官，從九品。書寫，女真、漢人各五人。

修《遼史》刊修官一員，編修官三員。

修《遼史》刊修官一員，編修官三員。

翰林學士院

翰林學士院天德三年，命翰林學士院自侍讀學士至應奉文字，通設漢人十員，女直、契丹各七員。

翰林學士院天德三年，命令翰林學士院中從侍讀學士至應奉文字，都設漢人十員，女真、契丹人各七員。

翰林學士承旨，正三品，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銜内帶“知制誥”。直學士以上同。貞祐三年升從二品。

翰林學士承旨，正三品，掌管修撰詞命。凡是應奉文字，署銜内帶“知制誥”。直學士以上相同。貞祐三年升爲從二品。

翰林學士，正三品。

翰林侍讀學士，從三品。

翰林侍講學士，從三品。

翰林直學士，從四品，不限員。

翰林待制，正五品，不限員，分掌詞命文字，分判院事，銜内不帶“知制誥”。

翰林修撰，從六品，不限員，掌與待制同。

應奉翰林文字，從七品。

翰林學士，正三品。

翰林侍讀學士，從三品。

翰林侍講學士，從三品。

翰林直學士，從四品，不限名額。

翰林待制，正五品，不限名額，分管詞命文字，主管院事，署銜内不帶“知制誥”。

翰林修撰，從六品，不限名額，職責與待制相同。

應奉翰林文字，從七品。

審官院

審官院承安四年設，大安二年罷之，若注擬失當，止令御史臺官論列。

審官院承安四年設立，大安二年廢除，如果委任失當，祇命令由御史臺的官員處理。

知院一員，從三品，掌奏駁除授失當事。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除授，并送本院審之。補闕、拾遺、監察雖七品，亦送本院。或御批亦送稟，惟部除不送。

知院一員，從三品，掌管上奏駁回委任官員失當的事。隨朝官的六品、與外路的五品以上的官員委任，都要送本院審查。補闕、拾遺、監察官雖然是七品，也要送本院審查。有時皇上的批示也要報送，祇有吏部委任的不送。

同知審官院事一員，從四品。

同知審官院事一員，從四品。

掌書四人。女直、漢人各二人，以御史臺終場舉人辟充。

掌書四人。女真、漢人各二人，推舉御史臺終場舉人充任。

太常寺

太常寺皇統三年正月始置。太廟、廩犧、郊社、諸陵、大樂等署隸焉。

卿一員，從三品。

少卿一員，正五品。

丞一員，正六品。

太常寺皇統三年正月纔設置。太廟、廩犧、郊社、諸陵、大樂等署隸屬它管。

卿一員，從三品。

少卿一員，正五品。

丞一員，正六品。

掌禮樂、郊廟、社稷、祠祀之事。

博士二員，正七品，掌檢討典禮。

檢閱官一員，從九品，掌同博士。泰和元年置，四年罷。

檢討二員，從九品。明昌元年置，以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同國史院漢人書寫例，試補。

太祝，從八品，掌奉祀神主。

奉禮郎，從八品，掌設版位，執儀行事。

協律郎，從八品，掌以麾節樂，調和律呂，監視音調。

太廟署：

皇統八年太廟成，設署，置令丞，仍兼提舉慶元、明德、永祚三宫。

令一員，從六品，掌太廟、衍慶、坤寧宫殿神御諸物，及提控諸門關鍵，掃除、守衛，兼廩犧令事。

丞一員，從七品，兼廩犧署丞。

直長，明昌三年罷。

廩犧署：

令、丞，以太廟令、丞兼，掌薦犧牲及養飼等事。

郊社署：承安三年設祝史、齋郎百六十人，作班祗傔使，周年一替。大安元年，奏兼武成王廟署。

令一員，從六品。

丞一員，從七品。

掌社稷、祠祀、祈禱并廳舍祭器等物。

直長，明昌三年廢。

武成王廟署：大安元年置。

令，從六品。

丞，從七品。

掌春秋祀享，以郊社令、丞兼。

諸陵署：大安四年同隨朝。

掌管禮樂、郊廟、社稷、祠祀的事務。

博士二員，正七品，掌管檢查討論典禮。

檢閲官一員，從九品，職責與博士相同。泰和元年設置，四年廢除。

檢討二員，從九品。明昌元年設置，以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按照國史院漢人書寫的辦法進行考試補充。

太祝，從八品，負責供奉祭祀各帝牌位。

奉禮郎，從八品，負責設置神位，按禮儀行事。

協律郎，從八品，負責以旗指揮音樂，調和律呂，監視音調。

太廟署：

皇統八年太廟建成，設署，設立令丞，仍然兼提舉慶元、明德、永祚三宫。

令一員，從六品，掌管太廟、衍慶、坤寧宫殿諸帝所用各物，以及負責管理各門鑰匙、掃除、守衛，兼任廩犧令事。

丞一員，從七品，兼任廩犧署丞。

直長，明昌三年廢除。

廩犧署：

令、丞，以太廟令、丞兼任，掌管向神靈進獻犧牲以及飼養等事。

郊社署：承安三年設祝史、齋郎一百六十人，作爲班祗傔使，每一周年替换一次。大安元年，上奏兼管武成王廟署。

令一員，從六品。

丞一員，從七品。

掌管社稷、祠祀、祈禱和廳舍祭器等東西。

直長，明昌三年廢除。

武成王廟署：大安元年設置。

令，從六品。

丞，從七品。

掌管春秋祭祀，用郊社令、丞兼任。

諸陵署：大安四年規定與隨朝官相同。

提點山陵，正五品，涿州刺史兼。

令，從六品。丞一員，從七品。掌守山陵。

直長，正八品。

園陵署：

令，宛平縣丞兼。貞祐二年以園陵遷大興縣境，遂以大興縣令、丞兼。

大樂署，兼鼓吹署：

樂工百人。

令一員，從六品。丞，從七品。掌調和律吕，教習音聲并施用之法。

樂工部籍直長一員，正八品。

大樂正，從九品，掌祠祀及行禮陳設樂縣。

大樂副正，從九品。

右屬太常寺。

提點山陵，正五品，由涿州刺史兼任。

令，從六品。丞一員，從七品。負責看守陵墓。

直長，正八品。

園陵署：

令，由宛平縣丞兼任。貞祐二年由於園陵遷到大興縣境内，於是以大興縣令、丞兼任。

大樂署，兼鼓吹署：

樂工一百人。

令一員，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管調和律吕，教習音樂和施用的辦法。

樂工部籍直長一員，正八品。

大樂正，從九品，掌管祠祀和行禮時擺設樂器。

大樂副正，從九品。

以上這些隸屬太常寺。

金史卷五十六

志第三十七

百官(二)

殿前都點檢司　宣徽院　秘書監　國子監　太府監　少府監
軍器監　都水監　諫院　大理寺　弘文院　登聞鼓院
登聞檢院　記注院　集賢院　益政院　武衛軍都指揮使司
衛尉司　户禮兵刑工部所轄諸司　三路檢察及外路倉庫牧圉等職

殿前都點檢司

殿前都點檢司天眷元年置。掌親軍，總領左右衛將軍、符寶郎、宿直將軍、左右振肅，宫籍監、近侍等諸局署、鷹坊、頓舍官隸焉。

殿前都點檢，正三品，兼侍衛將軍都指揮使。掌行從宿衛，關防門禁，督攝隊仗，總判司事。

殿前左副都點檢，從三品，兼侍衛將軍副都指揮使。

殿前右副都點檢，從三品，兼侍衛將軍副都指揮使，掌宫掖及行從。

殿前都點檢判官，從六品。大定十二年設。

知事一員，從七品。

殿前左衛將軍，殿前右衛將軍，殿前左衛副將軍，殿前右衛副將軍，掌宫禁及行從宿衛警嚴，仍總領護衛。右衛同此。

符寶郎四員，掌御寶及金銀等牌。舊名牌印祗候，大定二年改爲符寶祗候，改牌印令史爲符寶典書，四人。

左右宿直將軍，從五品，掌總領

殿前都點檢司天眷元年設置。掌管親軍，總領左右衛將軍、符寶郎、宿直將軍、左右振肅，宫籍監、近侍等各局署、鷹坊、頓舍官隸屬於它。

殿前都點檢，正三品，兼侍衛將軍都指揮使。負責皇帝的隨行保衛，關口及城門的守衛，監督管理儀仗隊列，全盤處理點檢司中事務。

殿前左副都點檢，從三品，兼任侍衛將軍副都指揮使。

殿前右副都點檢，從三品，兼任侍衛將軍副都指揮使，掌管宫廷警衛及隨行護衛。

殿前都點檢判官，從六品。大定十二年設立。

知事一員，從七品。

殿前左衛將軍，殿前右衛將軍，殿前左衛副將軍，殿前右衛副將軍，掌管守衛皇宫及隨行保衛警戒，仍然總領護衛。右衛將軍的職責與此相同。

符寶郎四員，掌管御寶及金銀等牌。以前叫牌印祗候，大定二年改名爲符寶祗候，改牌印令史爲符寶典書，四人。

左右宿直將軍，從五品，負責總領親軍，以

親軍，凡宮城諸門衛禁并行從宿衛之事，八員。大定二十九年作十員，復作十一員。

左右振肅，正七品，掌妃嬪出入總領護衛導從。本妃嬪護衛之長，大定二年改今名。

宮籍監：

提點，正五品。監，從五品。副監，從六品。丞，從七品。掌内外監户及地土錢帛小大差發。

直長二員，正八品，掌同丞。

近侍局：

提點，正五品。泰和八年創設。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侍從，承敕令，轉進奏帖。

直長，正八品。大定十八年增二員。奉御十六人，舊名入寢殿小底。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

器物局：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進御器械鞍轡諸物。

直長，正八品。

都監，正九品。明昌三年省罷。

同監，從九品。泰和四年設。

尚廄局：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御馬調習牧養，以奉其事。大定二十九年添副使一員，管小馬群。

直長一員，司馬牛群。

掌廄都轄，正九品。不限員。

副轄，從九品。不限員數資考。

尚輦局：

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承奉輿輦等事。

直長，正八品。不限資考，大定十九年，除年六十以下人充。

典輿都轄，從九品。不限資考。

及宮廷各門的守衛及隨行護衛的事務，八員。大定二十九年作十員，後又改爲十一員。

左右振肅，正七品，全面負責妃嬪的出入護衛隨從引導。本來爲妃嬪護衛的長官，大定二年改爲今名。

宮籍監：

提點，正五品。監，從五品。副監，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管内外監户以及土地錢帛各種大小差事。

直長二員，正八品，職責與丞同。

近侍局：

提點，正五品。泰和八年創設。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管侍從，承接敕令，轉送奏帖。

直長，正八品。大定十八年增加二員。奉御十六人，舊名叫作入寢殿小底。奉職三十人，舊名叫不入寢殿小底，又叫作外帳小底，都是在大定十二年改名。

器物局：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管供給皇帝的器械鞍轡等物件。

直長，正八品。

都監，正九品。明昌三年廢除。

同監，從九品。泰和四年設立。

尚廄局：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管對御馬的調馴牧養，來奉行其職責。大定二十九年添設副使一員，管理小馬群。

直長一員，管理馬群、牛群。

掌廄都轄，正九品。不限定名額。

副轄，從九品。不限定員數和資歷。

尚輦局：

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管承辦乘輿車輦等事務。

直長，正八品。不限定資歷，大定十九年選用年齡在六十歲以下的人充任。

典輿都轄，從九品。不限定資歷。

收支都監，正九品。大定二十年設，掌給受之事。

同監，泰和四年設。大安二年省。

本把，四人。

鷹坊：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調養鷹鶻"海東青"之類。

直長，正八品。不限員。

管勾，從九品。不限員數資考。

武庫署：

令，從六品，掌收貯諸路常課甲仗。以曉軍器女直人充。

丞，從七品。

直長二員，正八品。大定二年省一員。

武器署：

提點，從五品。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祭祀、朝會、巡幸及公卿婚葬鹵簿儀仗旗鼓笛角之事。

直長，正八品。或二員。

頓舍官二員，《泰和令總格》作四員。正八品。直長。見《士民須知》，《泰和令》無。

右屬殿前都點檢司。

宣徽院

左宣徽使，正三品。

右宣徽使，正三品。

同知宣徽院事，正四品。

同簽宣徽院事，正五品。

宣徽判官，從六品。

掌朝會、燕享，凡殿庭禮儀及監知御膳。所隸弩手、傘子二百三十九人，控鶴二百人。

拱衛直使司：

威捷軍隸焉。舊名龍翔軍，正隆二年更爲神衛軍，大定二年更名爲拱衛司。

都指揮使，從四品。舊曰使。副

收支都監，正九品。大定二十年設，掌管財物收支的事務。

同監，泰和四年設。大安二年廢除。

本把，四人。

鷹坊：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管調養鷹鶻"海東青"之類的事。

直長，正八品。不限定名額。

管勾，從九品。不限定名額和資歷。

武庫署：

令，從六品，掌管收集貯藏各路常徵的盔甲武器。以通曉軍器的女真人充任。

丞，從七品。

直長二員，正八品。大定二年減爲一員。

武器署：

提點，從五品。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管祭祀、朝會、巡幸以及公卿婚葬時用的鹵簿儀仗、旗鼓笛角之事。

直長，正八品。有時爲二員。

頓舍官二員，《泰和令總格》作四員。正八品。直長。見《士民須知》，《泰和令》中沒有。

上邊的官銜隸屬於殿前都點檢司。

左宣徽使，正三品。

右宣徽使，正三品。

同知宣徽院事，正四品。

同簽宣徽院事，正五品。

宣徽判官，從六品。

掌管朝會、宴會祭祀，所有的殿庭禮儀以及監督管理皇上的飲食。所隸屬的弩手、傘子二百三十九人，控鶴二百人。

拱衛直使司：

威捷軍隸屬於它。以前名叫龍翔軍，正隆二年改爲神衛軍，大定二年改名爲拱衛司。

都指揮使，從四品。以前叫使。副都指揮使，

都指揮使，從五品。舊曰副使。掌總統本直，謹嚴儀衛。大定五年，詔以使爲都指揮使，副使爲副都指揮使。

什將。

長行。

威捷軍承安二年，簽弩手千人。泰和四年，以之備邊事。鈐轄，正六品。都轄，從九品。不奏。

客省：

使，正五品。副使，從六品。掌接伴人使見辭之事。

引進司：

使，正五品。副使，從六品。掌進外方人使貢獻禮物事。

閤門：明昌五年，閤門官以次排轉除授。

東上閤門使二員，正五品。明昌六年省一員，作從五品。西同。副使二員，正六品。明昌六年，省一員，西同。簽事一員，從六品，掌簽判閤門事。西同。明昌六年，以減副使置。

西上閤門使二員，正五品。副使二員，正六品。簽事一員，從六品，掌贊導殿庭禮儀。西閤門餘副貳同。

閤門祗候二十五人。正大間三十二人。

閤門通事舍人二員，從七品，掌通班贊唱、承奏勞問之事。

承奉班都知，正七品，掌總率本班承奉之事。舊置判官，後罷。

内承奉班押班，正七品，掌總率本班承奉之事。

御院通進四員，從七品，掌諸進獻禮物及薦享編次位序。

尚衣局：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御用衣服、冠帶等事。

都監，正九品。舊設，後罷。

從五品。以前叫副使。負責總管本司值勤，謹慎執行護衛任務。大定五年，詔令把使改爲都指揮使，副使改爲副都指揮使。

什將。

長行。

威捷軍承安二年，徵募弩手一千人。泰和四年，用他們守備邊界。鈐轄，正六品。都轄，從九品。不奏報。

客省：

使，正五品。副使，從六品。負責接引陪伴使者拜見辭行的事。

引進司：

使，正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管進獻外國使者貢獻的禮物事。

閤門：明昌五年，閤門官依次排列轉官和委任。

東上閤門使二員，正五品。明昌六年裁減爲一員，作從五品。西上閤門使與之相同。副使二員，正六品。明昌六年，裁爲一員，西上閤門副使與之同。簽事一員，從六品，負責簽判閤門事務。西上閤門與之同。明昌六年，用被裁減的副使充任。

西上閤門使二員，正五品。副使二員，正六品。簽事一員，從六品，負責唱贊引導殿庭禮儀。西閤門其餘的副官職責相同。

閤門祗候二十五人。正大年間爲三十二人。

閤門通事舍人二員，從七品，負責通班贊唱、承奏慰問的事務。

承奉班都知，正七品，全面負責來班承辦的事務。以前設置判官，後來廢除。

内承奉班押班，正七品，全面負責本班承辦的事務。

御院通進四員，從七品，掌管進獻禮物以及祭祀時編排次序的事務。

尚衣局：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管皇上用的衣服、帽、帶等事。

都監，正九品。以前設置，後來廢除。

直長，正八品。

同監，從九品。

儀鸞局：泰和四年，或以少府監官兼，或兼少府監官。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殿庭鋪設、帳幕、香燭等事。

直長四員，正八品。《泰和令》三員。

收支都監，正九品，二員，一員掌給受鋪陳諸物，一員掌萬寧宫收支庫。大定七年置，明昌二年增一員。

同監二員，從九品。司吏二人，如内藏庫知書例。

尚食局：元光二年，參用近侍、奉御、奉職。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總知御膳、進食先嘗、兼管從官食。

直長一員，正八品。不限資考。

都監三員，正九品。不限資考。

生料庫都監、同監各一員，掌給受生料物色。

收支庫都監、同監各一員，掌給受金銀裹諸色器皿。以外路差除人内選充。

尚藥局：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出職官内選除。副使，從六品。掌進湯藥茶果。

直長，正八品。

都監，正九品。

果子都監、同監各一員，掌給受進御果子。本局本把四人。

太醫院：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判官，從八品，掌諸醫藥，總判院事。

管勾，從九品，隨科至十人設一

直長，正八品。

同監，從九品。

儀鸞局：泰和四年時，有時以少府監官兼任，有時兼任少府監官。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管殿庭的鋪設、帳幕、香燭等事務。

直長四員，正八品。《泰和令》規定爲三員。

收支都監，正九品，二員，一員掌管出納擺設的各種東西，一員掌管萬寧宫收支庫。大定七年設置，明昌二年增加一員。

同監二員，從九品。司吏二人，按照内藏庫知書的規則辦理日常事務。

尚食局：元光二年，錯雜任用近侍、奉御、奉職。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負責總管皇帝的伙食、進食先嘗、兼管隨從官員的伙食。

直長一員，正八品。不限定資歷。

都監三員，正九品。不限定資歷。

生料庫都監、同監各一員，負責支出和收入原料物品。

收支庫都監、同監各一員，負責發出和收回金銀包裹的各種器皿。在外路任官的人中間選任。

尚藥局：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在出職官内選任。副使，從六品。掌進湯藥茶果等事務。

直長，正八品。

都監，正九品。

果子都監、同監各一員，掌管發放和收入進獻給皇帝的果子。本局本把四人。

太醫院：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判官，從八品，掌管各種醫藥，全面負責太醫院事務。

管勾，從九品，各科達到十人則設一員，以

員，以術精者充。如不至十人并至十人置。不限資考。

正奉上太醫，一百二十月升除。副奉上太醫，不算月日。長行太醫，不算月日。十科額五十人。

御藥院：

提點，從五品。直長，正八品，掌進御湯藥。明昌五年設，以親信内侍人充。

都監，正九品。不限員，《泰和令》四員。

同監，從九品。不常除，《泰和令》無。

教坊：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判官，從八品。掌殿庭音樂，總判院事。

諧音郎，從九品。不限資考、員數。

内藏庫：大定二年，分爲四庫。

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内府珍寶財物，率隨庫都監等供奉其事。

直長一員。承安三年增。

頭面庫：

都監，正九品。

同監，從九品。本把七人，大定二年定出身，依不入寢殿小底例。

段匹庫：

都監，正九品。

同監，從九品。本把十二人。

金銀庫：

都監，正九品。本把八人。

雜物庫：

都監，正九品。

同監，從九品。本把八人。每庫知書各二人。

宮闈局：舊名宮闈司，大定二年改爲局，舊設令、丞，改爲使、副。

醫術精湛的人充當。如果不到十人則合并達到十人設置管勾一員。不限定資歷。

正奉上太醫，一百二十個月升任。副奉上太醫，不計算月日。長行太醫，不計算月日。十科名額爲五十人。

御藥院：

提點，從五品。直長，正八品，負責給皇上進送湯藥。明昌五年設立，由親信内侍充任。

都監，正九品。不限定名額，《泰和令》規定爲四員。

同監，從九品。不經常委任，《泰和令》中没有。

教坊：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判官，從八品。掌管殿庭音樂，全面負責處理院中事務。

諧音郎，從九品。不限定資歷和名額。

内藏庫：大定二年，分爲四庫。

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負責掌管内府的珍寶財物，率領隨庫都監等履行其職責。

直長一員。承安三年增設。

頭面庫：

都監，正九品。

同監，從九品。本把七人，大定二年規定出身，按照不入寢殿小底的辦法。

段匹庫：

都監，正九品。

同監，從九品。本把十二人。

金銀庫：

都監，正九品。本把八人。

雜物庫：

都監，正九品。

同監，從九品。本把八人。每庫知書各二人。

宮闈局：舊名宮闈司，大定二年改爲局，以前設置令、丞，改爲使、副。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宫中閤門之禁，率隨位都監、同監及内直各給其事。

直長，正八品，内直一百七十人。後作百七十九人。

内侍局：

令二員，從八品。興定五年，升作從六品。丞二員，從九品。興定五年，升從七品。掌正位閤門之禁，率殿位都監、同監及御直各給其事。

局長二員，從九品，興定五年升正八品。御直、内直共六十四人。明昌元年，分宫闈局正位内直置，初隸宫闈局。

東門都監、同監。諸隨殿位承應都監、同監，掌各位承應及門禁管鑰。

昭明殿都監、同監。大定二十九年設，各一員。

承徽殿都監、同監。麗妃位。

隆徽殿都監、同監。本隆和殿，係皇后位。

鸞翔殿都監、同監。

崇儀殿都監、同監。

迎暉殿都監、同監。七妃充容，泰和三年罷。

蘂珠殿都監、同監。

瑞寧殿都監、同監。

回春殿都監、同監。

芸香殿都監、同監。

瑞像殿都監、同監。係佛殿。以上“殿”字下無“位”字。

凝福、改韶景。温芳二位都監、同監。

瑶華、柔則二位都監、同監。以上無“殿”字及“承應”字。

嘉福等殿位都監、同監。四位。

廣仁殿都監、同監。

睿思殿都監、同監。以上有“承應”字。

提點，正五品。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管宫中閤門的警戒，率領各位都監、同監及内直各自履行其職責。

直長，正八品，内直一百七十人。後來爲一百七十九人。

内侍局：

令二員，從八品。興定五年，升爲從六品。丞二員，從九品。興定五年升爲從七品。掌管正位閤門的警戒，率領殿位都監、同監及御直各盡其職。

局長二員，從九品，興定五年升爲正八品。御直、内直共六十四人。明昌元年，分宫闈局正位内直設置，最初隸屬宫闈局。

東門都監、同監。各隨殿位給都監、同監當差，掌管各位當差及各門的鑰匙。

昭明殿都監、同監。大定二十九年設置，各一員。

承徽殿都監、同監。爲麗妃位。

隆徽殿都監、同監。本來爲隆和殿，屬於皇后位。

鸞翔殿都監、同監。

崇儀殿都監、同監。

迎暉殿都監、同監。七位妃子住在裏面，泰和三年廢除。

蘂珠殿都監、同監。

瑞寧殿都監、同監。

回春殿都監、同監。

芸香殿都監、同監。

瑞像殿都監、同監。爲佛殿。以上“殿”字下没有“位”字。

凝福、改爲韶景。温芳二位都監、同監。

瑶華、柔則二位都監、同監。以上無“殿”字及“承應”字。

嘉福等殿位都監、同監。四位。

廣仁殿都監、同監。

睿思殿都監、同監。以上有“承應”字。

滋福殿都監、同監。本以隆慶改，無“位”字。

咨正殿都監、同監。

邇英殿都監、同監。

長慶院都監、同監。

仙韶院都監、同監。

貞和門都監、同監。應係錢帛經此門出入。明昌四年添一員。

右昇平門都監、同監。

長樂門都監、同監。

瓊林苑都監、同監。各二員。

廣樂園都監、同監。

順儀位提控、都監、同監。舊寶林位。

瑞華門俗名金骨朵門。都監一員，同監三員。

太師位提控、都監、同監。

寶昌門都監、同監。

會昌門都監、同監。

東京孝寧宫都監、同監。

崇妃位提控。世宗夫人，興陵。

惠妃位提控、都監、同監。裕陵。

温妃位提控、都監、同監。裕陵二位，明昌四年添。

報德寺提控、都監、同監。世宗御容。光泰門街。

報恩寺提控、都監、同監。世宗御容。清夷門街。明昌三年設，三。

孝嚴寺都監、同監。在南京，安宣宗御容，改興國感誠寺。正大元年設，三。以下皆在南京。

福寧殿都監、同監。三。

純和殿都監、同監。三。

仁安殿都監、同監。三。

真妃位都監、同監。二。

麗妃位都監、同監。

宣儀位都監、同監。

莊獻妃位都監、同監。

滋福殿都監、同監。本來爲隆慶更改，無“位”字。

咨正殿都監、同監。

邇英殿都監、同監。

長慶院都監、同監。

仙韶院都監、同監。

貞和門都監、同監。所有有關錢帛經此門出入，明昌四年增設一員。

右昇平門都監、同監。

長樂門都監、同監。

瓊林苑都監、同監。各二員。

廣樂園都監、同監。

順儀位提控、都監、同監。以前爲寶林位。

瑞華門俗名叫金骨朵門。都監一員，同監三員。

太師位提控、都監、同監。

寶昌門都監、同監。

會昌門都監、同監。

東京孝寧宫都監、同監。

崇妃位提控。爲世宗夫人，興陵。

惠妃位提控、都監、同監。裕陵。

温妃位提控、都監、同監。裕陵二位，明昌四年添設。

報德寺提控、都監、同監。世宗御容。光泰門街。

報恩寺提控、都監、同監。世宗御容。清夷門街。明昌三年設置，三員。

孝嚴寺都監、同監。在南京，安放宣宗御容，改名興國感誠寺。正大元年設置，三員。以下都在南京。

福寧殿都監、同監。三員。

純和殿都監、同監。三員。

仁安殿都監、同監。三員。

真妃位都監、同監。二員。

麗妃位都監、同監。

宣儀位都監、同監。

莊獻妃位都監、同監。

三廟都監、同監。貞祐二年設。
西華門都監、同監。
京後園都監、同監。
内侍寄禄官：泰和二年設，初隸宮闈局，尋直隸宣徽院。
所以升用内侍局御直、内直有年勞者。
中常侍。正五品。
給事中。從五品。
内殿通直。正六品。先名内殿給使。
黄門郎。從六品。
内謁者。正七品。
内侍殿頭。從七品。
内侍高品。正八品。不限員。
内侍高班。從八品。
典衛司：大定二十九年，世宗才人、寶林位各設。泰和五年閏八月，以崇妃薨罷。興定元年復設。世宗妃、才人、寶林位各設防衛軍導從人。
令，正七品。
丞，從七品。
直長。見《士民須知》。
孝靖宮：章宗五妃位。大安元年以有監同、無總領者，故設。
令，從八品。
丞，正九品。
端妃位同監。真妃徒單氏。
慧妃位同監。麗妃徒單氏。
貞妃位同監。柔妃唐括氏。
靚儀位同監。昭儀夾谷氏。
才媛位同監。修儀吾古論氏。
懿安家：貞祐三年，爲莊獻太子設。
令，從八品。
丞，正九品。
宮苑司：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宮庭修飭洒掃、啓閉門户、鋪設氈席之事。
直長，正八品一員。《泰和令》二

三廟都監、同監。貞祐二年設置。
西華門都監、同監。
京後園都監、同監。
内侍寄禄官：泰和二年設置，最初隸屬於宮闈局，不久直接隸屬宣徽院。
用來升任年長和有功勞的内侍局御直、内直。
中常侍。正五品。
給事中。從五品。
内殿通直。正六品。原叫内殿給使。
黄門郎。從六品。
内謁者。正七品。
内侍殿頭。從七品。
内侍高品。正八品，不限名額。
内侍高班。從八品。
典衛司：大定二十九年，在世宗才人、寶林位各自設立。泰和五年閏八月，由於崇妃去世而廢除。興定元年又設置。世宗妃、才人、寶林位各自設置防衛軍和引導隨從人員。
令，正七品。
丞，從七品。
直長。見《士民須知》。
孝靖宮：章宗五妃位。大安元年由於有監相同而没有總領的，所以設置。
令，從八品。
丞，正九品。
端妃位同監。真妃徒單氏。
慧妃位同監。麗妃徒單氏。
貞妃位同監。柔妃唐括氏。
靚儀位同監。昭儀夾谷氏。
才媛位同監。修儀吾古論氏。
懿安家：貞祐三年，爲莊獻太子設立。
令，從八品。
丞，正九品。
宮苑司：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管修整打掃宮庭、開關門窗、鋪設氈席的事。
直長，正八品一員。《泰和令》規定二員。

員。

都監、同監二員。泰和元年設。泰和四年罷同監。

尚醞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進御酒醴。

直長，正八品，二員。

典客署：

令，從六品。

丞，從七品。

直長，後罷。書表十八人。

侍儀司：舊名擎執局，大定元年改爲侍儀局，大定五年升局爲司。

令，從六品。舊曰局使。掌侍奉朝儀，率捧案、擎執、奉輦各給其事。

直長，正七品。舊設局副，品從七。

右屬宣徽院。

秘書監

著作局、筆硯局、書畫局、司天臺隸焉。

監一員，從三品。

少監一員，正五品。

丞一員，正六品。

秘書郎二員，正七品。泰和元年定爲二員。

通掌經籍圖書。

校書郎一員，從七品，承安五年二員。泰和五年以翰林院官兼，大安二年省一員。專掌校勘在監文籍。

著作局：

著作郎一員，從六品。著作佐郎一員，正七品。掌修日曆。皇統六年，著作局設著作郎、佐郎各二員，編修日曆，以學士院兼領之。

筆硯局：

直長二員，正八品，掌御用筆墨硯等事。泰和七年以女直應奉兼。舊

都監、同監二員。泰和元年設立，泰和四年廢除同監。

尚醞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負責進獻皇帝的酒醴。

直長，正八品，二員。

典客署：

令，從六品。

丞，從七品。

直長，後來廢除。書表十八人。

侍儀司：舊名擎執局，大定元年改爲侍儀局，大定五年升局爲司。

令，從六品。以前叫局使。負責侍奉朝儀，率領捧案、擎執、奉輦各盡其職。

直長，正七品。以前設局副，從七品。

上邊這些隸屬於宣徽院。

著作局、筆硯局、書畫局、司天臺隸屬於它。

監一員，從三品。

少監一員，正五品。

丞一員，正六品。

秘書郎二員，正七品。泰和元年定爲二員。

全部掌管經籍圖書。

校書郎一員，從七品，承安五年爲二員。泰和五年以翰林院官員兼任，大安二年裁減爲一員。專門掌管校勘秘書監的文籍。

著作局：

著作郎一名，從六品。著作佐郎一員，正七品。負責編修日曆。皇統六年，著作局設著作郎、佐郎各二員，編修日曆，由學士院兼管。

筆硯局：

直長二員，正八品，掌管皇帝使用的筆墨硯等事。泰和七年以女真應奉兼任。以前叫筆硯令

名筆硯令史，大定三年改爲筆硯供奉，以避諱改爲承奉。

書畫局：

直長一員，正八品，掌御用書畫紙札。

都監，正九品，二員或一員。

司天臺：

提點，正五品。監，從五品，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密以奏聞。

少監，從六品。

判官，從八品。

教授，舊設二員，正大初省一員。係籍學生七十六人，漢人五十人，女直二十六人，試補長行。

司天管勾，從九品。不限資考、員數，隨科十人設一員，以藝業尤精者充。

長行人五十人。未授職事者，試補管勾。

天文科，女直、漢人各六人。

算曆科，八人。

三式科，四人。

測驗科，八人。

漏刻科，二十五人。

銅儀法物舊在法物庫，貞元二年始付本臺。

右屬秘書監。

國子監

國子學、太學隸焉。

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掌學校。

丞二員，從六品，明昌二年增一員，兼提控女直學。

國子學：

博士二員，正七品，分掌教授生員、考藝業。太學同。明昌二年添女直一員，泰和四年減，大安二年并罷。

助教二員，正八品。女直、漢人各一員。教授四員，正八品。分掌教誨諸生。明昌二年，小學各添二員，承安

史，大定三年改爲筆硯供奉，由於避諱改爲承奉。

書畫局：

直長一員，正八品，掌管皇帝使用的書畫紙札。

都監，正九品，二員或一員。

司天臺：

提點，正五品。監，從五品，掌管天文曆法、風雲氣色，秘密地奏報。

少監，從六品。

判官，從八品。

教授，以前設置二員，正大初裁減爲一員。在學籍的學生七十六人，其中漢人五十人，女真人二十六人，考試後補爲長行。

司天管勾，從九品。不限定資歷、員數，各科每十人設一員，以技藝特別精湛的人充任。

長行人五十人。没有授職事的人，考核補充爲管勾。

天文科，女真、漢人各六人。

算曆科，八人。

三式科，四人。

測驗科，八人。

漏刻科，二十五人。

銅儀法物以前在法物庫，貞元二年纔交給本臺。

上邊的隸屬於秘書監。

國子學、太學隸屬於它。

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管理學校。

丞二員，從六品，明昌二年增加一員，兼管女真學校。

國子學：

博士二員，正七品，分別掌管教授學生、考核學業。太學與此相同。明昌二年增加女真人一員，泰和四年裁減，大安二年并廢除。

助教二員，正八品。女真、漢人各一員。教授四員，正八品。分別負責教授諸生。明昌二年，小學各增加二員，承安五年一員不委任。

五年一員不除。

國子校勘，從八品，掌校勘文字。

國子書寫官，從八品，掌書寫實録。

太學：

博士四員，正七品。大安二年減二員。

助教四員，正八品。明昌二年不除一員，大安二年減二員。

右屬國子監。

太府監

左右藏、支應所、太倉、酒坊、典給署、市買司隸焉。

監，正四品。

少監，從五品。

丞二員，從六品。

掌出納邦國財用錢穀之事。

左藏庫：

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興定三年增一員。掌金銀珠玉、寶貨錢幣。本把四人。

右藏庫：

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興定三年添一員。掌錦帛絲綿毛褐、諸道常課諸色雜物。本把四人。

支應所：又作支承所。

都監二員，正九品，掌宫中出入、御前支賜金銀幣帛。大安三年省。

太倉：

使，從六品，掌九穀廪藏、出納之事。預除人。

副使，從七品。

酒坊：部除。

使，從八品。副使，正九品。掌醖造御酒及支用諸色酒醴。

典給署：

本鈎盾署，明昌三年更。

令，從六品，舊曰鈎盾使。丞，

國子校勘，從八品，負責校勘文字。

國子書寫官，從八品，負責書寫實録。

太學：

博士四員，正七品。大安二年裁減二員。

助教四員，正八品。明昌二年不委任一員，大安二年裁減二員。

上邊的屬於國子監。

左右藏、支應所、太倉、酒坊、典給署、市買司隸屬於它。

監，正四品。

少監，從五品。

丞二員，從六品。

負責出納國家財用錢穀的事。

左藏庫：

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興定三年添設一員。負責掌管金銀珠玉、寶貨錢幣。本把四人。

右藏庫：

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興定三年添設一員。掌管錦帛絲綿衣服、皮毛、各道經常徵收的各種雜物。本把四人。

支應所：又作支承所。

都監二員，正九品，掌管宫中的支出和收入、御前支付賞賜的金銀幣帛。大安三年廢除。

太倉：

使，從六品，掌管九種糧食在倉庫中貯藏、支出和收入的事。預先委任人。

副使，從七品。

酒坊：由吏部委任。

使，從八品。副使，正九品。掌管釀造御酒以及支出各種酒醴。

典給署：

本來爲鈎盾署，明昌三年改。

令，從六品，舊名爲鈎盾使。丞，從七品，

從七品，舊曰鈎盾副使。掌宫中所用薪炭冰燭、并管官户。

直長一員，正八品。

市買司：

天德二年更爲市買局。

使，從八品。副使，正九品。掌收買宫中所用果實生料諸物。

右屬太府監。

少府監

尚方、織染、文思、裁造、文綉等署隸焉。泰和四年，選能幹官兼儀鸞局近上官。

監，正四品。

少監，從五品。

丞二員，從六品。大定十一年省，二十一年復置。

掌邦國百工營造之事。

尚方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造金銀器物、亭帳、車輿、床榻、簾席、鞍轡、傘扇及裝釘之事。大定二十年，令不專除人，令人兼。

直長，正八品。

圖畫署：明昌七年，省入祗應司。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圖畫縷金匠。

直長，正八品。明昌三年罷。

裁造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造龍鳳車具、亭帳、鋪陳諸物，宫中隨位床榻、屏風、簾額、絛結等，及陵廟諸物并省、臺、部内所用物。《泰和令》有畫繪之事。

直長，從八品。明昌三年省。裁造匠六人，針工婦人三十七人。

文綉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綉造御用并妃嬪等服飾及燭籠照道花卉。貞祐二年，止設官一員。

舊名爲鈎盾副使。掌管宫中所用的柴炭冰燭、并管理官户。

直長一員，正八品。

市買司：

天德二年改爲市買局。

使，從八品。副使，正九品。掌管收買宫中所用的果實生料各種物品。

上邊的隸屬於太府監。

尚方、織染、文思、裁造、文綉等署隸屬於它。泰和四年，挑選能幹的官員兼任儀鸞局近上官。

監，正四品。

少監，從五品。

丞二員，從六品。大定十一年取消，二十一年又設置。

掌管國家的工匠修造的事。

尚方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管製造金銀器物、亭帳、車輿、床榻、簾席、鞍轡、傘扇以及裝釘的事務。大定二十年，下令不專門委任人員，讓其他人兼任。

直長，正八品。

圖畫署：明昌七年，省并到祗應司。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管圖畫及縷金匠人。

直長，正八品。明昌三年廢除。

裁造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管製造龍鳳車具、亭帳、鋪陳等物件，宫中各處的床榻、屏風、簾額、絲帶等，以及陵廟的各種物件和省、臺、部内所用的東西。《泰和令》規定有繪畫的事務。

直長，從八品。明昌三年裁減。有裁造匠六人，針工婦人三十七人。

文綉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管綉造皇帝和妃嬪使用的服飾以及燭籠照道花卉。貞祐二年，衹設官一員。

直長，正八品。繡工一人，都繡頭一人，副繡頭四人，女四百九十六人，内上等七十人，次等凡四百二十六人。

織染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直長，正八品。掌織紝、色染諸供御及宫中錦綺幣帛紗縠。

文思署：

明昌七年，省入祗應司。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造内外局分印合、傘浮圖金銀等尚輦、儀鸞局車具亭帳之物并三國生日等禮物，織染、文綉兩署金綫。

直長，正八品。明昌三年省去。

右屬少府監。

軍器監

承安二年設，泰和四年罷，復并甲坊、利器兩署爲軍器署，置令、丞、直長，直隸兵部。至寧元年復爲軍器監，軍器庫、利器署隸焉。舊轄甲坊、利器兩署。

監，從五品。少監，從六品。丞，從七品。掌修治邦國戎器之事。

直長，正八品。《泰和令》無，《總格》有。

軍器庫：

至寧元年隸大興府，貞祐三年來屬。

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省擬，不奏。掌收支河南一路并在京所造常課横添和買軍器。大定五年設。

甲坊署：

泰和四年廢，舊置令、丞、直長。

利器署：

本都作院，興定二年更今名，同隨朝來屬。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修

直長，正八品。綉工一人，都綉頭一人，副綉頭四人，女工四百九十六人，其中上等七十人，次等的共四百二十六人。

織染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直長，正八品。掌管紡織、染色各種供給皇帝和宫中使用的絲紡織品。

文思署：

明昌七年，省并入祗應司。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管製造内外局分的印合、傘浮圖金銀等尚輦、儀鸞局車具、亭帳物品和三國生日等禮物，以及織染、文綉兩署的金綫。

直長，正八品。明昌三年裁减掉。

上邊的隸屬於少府監。

承安二年設置，泰和四年廢除，又合并甲坊、利器兩署爲軍器署，設置令、丞、直長，直接隸屬於兵部。至寧元年又設軍器監，軍器庫、利器署隸屬於它。以前管轄甲坊、利器兩個署。

監，從五品。少監，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管修造國家兵器事務。

直長，正八品。《泰和令》無，《總格》有。

軍器庫：

至寧元年隸屬大興府，貞祐三年歸本監管。

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由尚書省擬定，不上奏。掌管收發河南一路和在京城製造的規定數量和額外增添的軍器并購買軍器。大定五年設置。

甲坊署：

泰和四年廢除，以前設令、丞、直長。

利器署：

本來爲都作院，興定二年改爲今名，與隨朝官一樣隸屬本監。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管修造弓弩刀

弓弩刀槊之屬。

直長，正八品。

右屬軍器監。

都水監

街道司隸焉。分治監，專規措黃、沁河，衛州置司。

監，正四品，掌川澤、津梁、舟楫、河渠之事。興定五年兼管勾沿河漕運事，作從五品，少監正六品以下皆同兼漕事。

少監，從五品。明昌二年增一員，衛州分治。

丞二員，正七品，內一員外監分治。貞元元年置。

掾，正八品，掌與丞同，外監分治。大定二十七年添一員，明昌五年并罷之，六年復置二員。

勾當官四員，準備分治監差委。明昌五年以罷掾設二員，興定五年設四員。

街道司：

管勾，正九品，掌洒掃街道、修治溝渠。舊南京街道司，隸都水外監，貞元二年罷歸京城所。

都巡河官，從七品，掌巡視河道、修完堤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分治監巡河官同此。其盧溝、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兼石橋使，通濟河節巡官兼建春宮地分河道。諸都巡河官，掌提控諸埽巡河官、明昌五年設，以合得縣令人年六十者選充。大定二年設滹沱河巡河官二員。散巡河官。於諸局及丞簿廉舉人，并見勾當人六十以下者充。

黃汴都巡河官，下六處河陰、雄武、滎澤、原武、陽武、延津各設散巡河官一員。

黃沁都巡河官，下四處懷州、孟津、孟州、城北各設黃沁散巡河官各一員。

衛南都巡河官，下四處崇福上、

槊之類武器。

直長，正八品。

上邊的隸屬軍器監。

街道司隸屬於它。分治監，專門規劃黃河、沁河，在衛州設司。

監，正四品，掌管川澤、渡口、橋梁、舟船、河渠的事務。興定五年兼管沿黃河漕運的事，作從五品，少監正六品以下的都同樣兼管漕運的事務。

少監，從五品。明昌二年增加一員，在衛州分治。

丞二員，正七品，其中一員在外監分治。貞元元年設置。

掾，正八品，職權與丞相同，在外監分治。大定二十七年增加一員，明昌五年全都撤銷，六年又設二員。

勾當官四員，準備由分治監差派。明昌五年由於撤銷掾而設置二員，興定五年設置四員。

街道司：

管勾，正九品，掌管灑掃街道、修治溝渠。以前南京街道司隸屬都水外監，貞元二年廢除歸京城所。

都巡河官，從七品，掌管巡視河道、整修堤堰、栽植榆樹柳樹、所有的河防事務。分治監的巡河官與此相同。其中瀘溝、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兼任石橋使，通濟河節巡官兼管建春宮地段的河道。各位都巡河官，掌管各埽巡河官、明昌五年設置，以應當獲得縣令的年齡爲六十歲的人充任。大定二年設置滹沱河巡河官二員。散巡河官。在各局及丞簿廉舉人和現在任事的六十歲以下的人中選任。

黃汴都巡河官，以下六處河陰、雄武、滎澤、原武、陽武、延津各設散巡河官一員。

黃沁都巡河官，以下四處懷州、孟津、孟州、城北各設黃沁散巡河官各一員。

衛南都巡河官，以下四處崇福上、崇福下、

崇福下、衛南、淇上，散巡河官各一員。

滑濬都巡河官，下四處武城、白馬、書城、教城散巡河官各一員。

曹甸都巡河官，下四處東明、西佳、孟華、淩城散巡河官各一員。

曹濟都巡河官，下四處定陶、濟北、寒山、金山散巡河官各一員。凡二十五埽，埽兵萬二千人。

諸埽物料場官，掌受給本場物料。分治監物料場官同此。惟崇福上、下埽物料場官與當界官通管收支。

南京延津渡河橋官，兼譏察事。

管勾一員，同管勾一員，掌橋船渡口譏察濟渡、給受本橋諸物等事，内譏察事隸留守司。餘浮橋官同此。

右屬都水監。皇統三年四月，懷州置黄沁河堤大管勾司，未詳何年罷。正大二年，外監東置於歸德，西置於河陰。

諫院

左諫議大夫、右諫議大夫，皆正四品。

左司諫、右司諫，皆從五品。

左補闕、右補闕，正七品。

左拾遺、右拾遺，正七品。

大理寺

天德二年置。自少卿至評事，漢人通設六員，女直、契丹各四員。

卿，正四品。少卿，從五品。正，正六品。丞，從六品。掌審斷天下奏案、詳讞疑獄。

司直四員，正七品，掌參議疑獄、披詳法狀。舊有契丹司直一員，明昌二年罷。

評事三員，正八品，掌同司直。明昌二年省契丹評事一員，大安二年省漢

衛南、淇上，設散巡河官各一員。

滑濬都巡河官，以下四處武城、白馬、書城、教城設散巡河官各一員。

曹甸都巡河官，以下四處東明、西佳、孟華、淩城設散巡河官各一員。

曹濟都巡河官，以下四處定陶、濟北、寒山、金山設散巡河官各一員。共二十五埽，埽兵一萬二千人。

諸埽物料場官，掌管接收和發放本場的物品。分治監的物料場官與此相同。衹有崇福上下埽物料場的官員與當地官員一起管理收入和支出物品。

南京延津渡河橋官，兼管關卡檢查的事。

管勾一員，同管勾一員，掌管橋船渡口的盤查和過渡、支出和收回本橋的各種東西等事，其中盤查的事歸留守司管。其餘的浮橋官職責與此相同。

上邊的隸屬於都水監。皇統三年四月，在懷州設置黄沁河堤大管勾司，不知哪年廢除。正大二年，外監東邊的設置於歸德，西邊的設置於河陰。

左諫議大夫、右諫議大夫，都爲正四品。

左司諫、右司諫，都爲從五品。

左補闕、右補闕，正七品。

左拾遺、右拾遺，正七品。

天德二年設置。從少卿到評事，漢人通設六員，女真、契丹人各四員。

卿，正四品。少卿，從五品。正，正六品。丞，從六品。掌管審判全國上奏的案件、審慎處理各種疑案。

司直四員，正七品，掌管參加討論疑案、仔細閲讀法律案件。以前有契丹司直一員，明昌二年廢除。

評事三員，正八品，職責與司直相同。明昌二年裁減契丹評事一員，大安二年裁減漢人評事一員。

人一員。

知法十一員，從八品，女直司五員，漢人司六員。掌檢斷刑名事。

知法十一員，從八品，女真司五員，漢人司六員。掌管核查判斷刑名的事。

明法二員，從八品，興定二年置，同流外，四年罷之。

明法二員，從八品，興定二年設置，與流外官相同，四年廢除。

弘文院

知院，從五品。同知弘文院事，從六品。校理，正八品。掌校譯經史。

知院，從五品。同知弘文院事，從六品。校理，正八品。掌管校勘翻譯經史書。

登聞鼓院

知登聞鼓院，從五品。同知登聞鼓院事，正六品。掌奏進告御史臺、登聞檢院理斷不當事，承安二年以諫官兼。

知登聞鼓院，從五品。同知登聞鼓院事，正六品。掌管奏進告發御史臺、登聞檢院處理不當的事情，承安二年以諫官兼任。

知法二員，從八品。女直、漢人各一員。

知法二員，從八品。女真、漢人各一員。

登聞檢院

知登聞檢院，從五品。同知登聞檢院，正六品。掌奏御進告尚書省、御史臺理斷不當事。

知登聞檢院，從五品。同知登聞檢院，正六品。掌管向皇帝上奏告發尚書省、御史臺處理不當的事。

知法，從八品。女直、漢人各一員。

知法，從八品。女真、漢人各一員。

記注院

修起居注，掌記言、動。明昌元年，詔毋令諫官兼或以左右衛將軍兼。貞祐三年，以左右司首領官兼，爲定制。

修撰起居注，掌管記載皇帝的言語、行動。明昌元年，詔令不要讓諫官兼任或以左右衛將軍兼任。貞祐三年，以左右司首領官兼任，作爲固定的制度。

集賢院

貞祐五年設。

貞祐五年設。

知集賢院，從四品。正大元年，授馬璘額外兼吏部郎中。

知集賢院，從四品。正大元年，授予馬璘額外兼任吏部郎中。

同知集賢院，從五品。

同知集賢院，從五品。

司議官，正八品。不限員。

司議官，正八品。不限定名額。

諮議官，正九品。不限員。

諮議官，正九品。不限定名額。

益政院

正大三年置於內庭，以學問該博、議論宏遠者數人兼之。日以二人上直，備顧問，講《尚書》、《通鑑》、《貞觀政要》。名則經筵，實內相也。

正大三年設置於內庭，用學問淵博、議論宏遠的幾個人兼任。每天由二人值班，以備皇帝詢問，講解《尚書》、《通鑑》、《貞觀政要》。名義上雖然爲經筵官，實際上爲內相。末帝出奔後，

末帝出，遂罷。

就廢除了。

武衛軍都指揮使司

武衛軍都指揮使司隸尚書兵部。

都指揮使，從三品。大定二十九年，以武衛軍六十人，兵馬一員、副都二員其職低，故設使，品正四，承安三年升。

副都指揮使二員，從四品。

副都一員，從四品。初正五品，承安三年升。

判官一員。承安三年設。

掌防衛都城、警捕盜賊。

鈐轄司：

鈐轄十員，正六品。初設二員。

都鈐轄四員，從七品。興定三年權設，巡把兩宅。

都將二十員，從九品。大定十六年立名。

掌管轄軍人、防衛警捕之事。承安元年設萬人，內軍八千九百四十九人，忠衛二百人，隊正四百人。

右屬武衛軍都指揮使司。

武衛軍都指揮使司隸屬於尚書省兵部。

都指揮使，從三品。大定二十九年，設武衛軍六十人，而兵馬一員、副都二員其職位較低，所以設置都指揮使，正四品，承安三年升。

副都指揮使二員，從四品。

副都一員，從四品。最初爲正五品，承安三年升。

判官一員。承安三年設置。

掌管防衛都城、警戒和捕捉盜賊。

鈐轄司：

鈐轄十員，正六品。最初設置二員。

都鈐轄四員，從七品。興定三年暫時設置，巡邏把守兩個宅院。

都將二十員，從九品。大定十六年制定名稱。

負責管轄軍人、防衛警戒、捕捉盜賊的事。承安元年設置一萬人，其中軍士八千九百四十九人，忠衛二百人，隊正四百人。

上邊的隸屬於武衛軍都指揮使司。

衛尉司

衛尉司大安元年，擬隆慶宮人數定之。

中衛尉，從三品，掌總中宮事務。

副尉，從四品。

左常侍，從五品。掌周護導從儀仗之事。

右常侍，從五品。

常侍官：護衛三十人，同東宮。奉引八十人，同控鶴。傘子四人，同控鶴。執旗二人。同儀鸞。

給事局：

使，正七品。

副使，正八品。

內謁者兼司寶二員，從六品。內直充。

奉閤一十人。同東宮入殿小底。

衛尉司大安元年，根據隆慶宮的人數確定。

中衛尉，從三品，總管中宮的事務。

副尉，從四品。

左常侍，從五品。掌管環繞護衛和引導儀仗的事。

右常侍，從五品。

常侍官：護衛三十人，與東宮相同。奉引八十人，與控鶴相同。傘子四人，與控鶴相同。執旗二人。與儀鸞相同。

給事局：

使，正七品。

副使，正八品。

內謁者兼司寶二員，從六品。由內直充任。

奉閤十人。與東宮入殿小底相同。

閽直二十人。同宫闈局内直。

掖庭局：

令，正九品，内直充。掌皇后宫事務。

丞，從九品。内直充。

宫令。宫苑司、儀鸞局兼。

食官。尚食局兼。

飲官。尚醖署兼。

醫官。尚藥局、太醫院兼。

主藏。内藏、典給署兼。

主廪。太倉兼。

右屬衛尉司。

閽直二十人。與宫闈局内直相同。

掖庭局：

令，正九品，由内直充任。掌管皇后宫中事務。

丞，從九品。由内直充任。

宫令。由宫苑司、儀鸞局兼任。

食官。由尚食局兼任。

飲官。由尚醖署兼任。

醫官。由尚藥局、太醫院兼任。

主藏。由内藏、典給署兼任。

主廪。由太倉兼任。

上邊的隸屬於衛尉司。

户禮兵刑工部所轄諸司

榷貨務：在京諸税係中運司，見錢皆權於本務收。

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掌發賣給隨路香茶鹽鈔引。

交鈔庫：

使，舊正八品，後升從七品，貞祐復。掌諸路交鈔及檢勘錢鈔、换易、收支之事。

副使，從八品，掌書押印合同。

判官，正九品。貞祐二年作從九品。

都監，二員。見《泰和令》。

印造鈔引庫：大安二年兼抄紙坊。

使，從八品。副，正九品。判，正九品。掌監視印造勘覆諸路交鈔、鹽引，兼提控抄造鈔引紙。承安四年，罷四小庫，并罷庫判四員。至寧元年設二員。貞祐二年作從九品。

抄紙坊：大安二年以印造鈔引庫兼。貞祐二年復置，仍設小都監二員。

使，從八品。貞祐二年同隨朝。

副使，正九品。

判，從九品。

交鈔庫物料場：至寧元年置。

場官，舊正八品，後作正九品。掌

榷貨務：在京師的各種税收由中運司管，現錢都由本務代收。

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掌管向各路出賣香茶鹽鈔引。

交鈔庫：

使，以前爲正八品，後來升爲從七品，貞祐時恢復。掌管各路交鈔以及查驗錢鈔、兑换、收入和支出的事。

副使，從八品，掌管在合同上簽字畫押蓋印。

判官，正九品。貞祐二年作從九品。

都監，二員。見《泰和令》。

印造鈔引庫：大安二年兼抄紙坊。

使，從八品。副，正九品。判，正九品。掌管監視印造檢查各路交鈔、鹽引，兼管製造鈔引的紙。承安四年，廢除四個小庫，合并和撤銷庫判四員。至寧元年設置二員。貞祐二年作從九品。

抄紙坊：大安二年由印造鈔引庫兼管。貞祐二年復置，仍然設立小都監二員。

使，從八品。貞祐二年與隨朝官一樣。

副使，正九品。

判，從九品。

交鈔庫物料場：至寧元年設置。

場官，以前爲正八品，後來作正九品。掌管收

收支交鈔物料。

隨處交鈔庫抄紙坊：

使，從八品。貞祐二年，設於上京、西京、北京、東平、大名、益都、咸平、真定、河間、平陽、太原、京兆、平凉、廣寧等府，瑞、蔚、平、清、通、順、薊等州，貞祐三年罷之。

平準務：元光二年五月設，十月罷。

使，從六品。

副使，從七品。

勾當官六員。

右自榷貨務以下，皆屬尚書户部。

惠民司：

令，從六品，掌修合發賣湯藥。舊又設丞一員。大定三年，有司言，惠民歲入息錢不償官吏俸，上曰："設此本欲濟民，官非人，怠於監視藥物，財費何足計哉，可減員而已。"

直長，正八品。

都監，正九品。

右屬尚書禮部。

四方館：

使，正五品。副使，從六品，掌提控諸路驛舍驛馬并陳設器皿等事。

法物庫元兼管大樂，貞元二年改付太常寺。

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掌鹵簿儀仗車輅法服等事。

直長，正八品。泰和三年省。

承發司：

管勾，從七品。同管勾，從八品。掌受發省部及外路文字。

右屬尚書兵部。

萬寧宫提舉司：舊太寧宫，更名壽安宫，又更今名。

提舉，從六品。同提舉，從七品。掌守護宫城殿位。本把十五人。

慶寧宫提舉司：

入支出交鈔材料。

各地交鈔庫抄紙坊：

使，從八品。貞祐二年，設於上京、西京、北京、東平、大名、益都、咸平、真定、河間、平陽、太原、京兆、平凉、廣寧等府，瑞、蔚、平、清、通、順、薊等州，貞祐三年廢除。

平準務：元光二年五月設，十月除。

使，從六品。

副使，從七品。

勾當官六員。

上邊自榷貨務以下，都隸屬於尚書省户部。

惠民司：

令，從六品，掌管配製發放和出賣湯藥。以前設丞一員。大定三年，有關部門説，惠民司每年收入的息錢不够官吏的薪俸，皇上説："設立這個部門本來想救濟百姓，官吏不稱職，懶於監視藥物，費用不用計較，可以裁減人員。"

直長，正八品。

都監，正九品。

上邊的屬於尚書省禮部。

四方館：

使，正五品。副使，從六品，負責管理各路驛舍驛馬和擺設器皿等事。

法物庫原來兼管大樂，貞元二年改交太常寺管理。

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掌管鹵簿儀仗車輅法服等事。

直長，正八品。泰和三年廢除。

承發司：

管勾，從七品。同管勾，從八品。掌管收發省部及外路文字。

上邊屬於尚書省兵部。

萬寧宫提舉司：舊名太寧宫，改名爲壽安宫，又改爲今名。

提舉，從六品。同提舉，從七品。掌管守護宫城殿位。本把十五人。

慶寧宫提舉司：

提舉，正七品，兼龍門縣令。
同提舉，正八品。兼儀鸞監。
右屬尚書刑部。
修内司：大定七年設。
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宫中營造事。兵匠一千六十五人，兵夫二千人，仍命少府監長官提控。
直長二員，正八品。部役官四員，正八品。掌監督工役。
受給官二員，正八品，掌支納諸物。
都城所：
提舉，從六品。同提舉，從七品。掌修完廟社及城隍門鑰、百司公廨、係官舍屋并栽植樹木工役等事。
左右厢官各二員，正八品，掌監督工役。
受給官二員，正八品，掌支納諸物及埏埴等事。
祗應司：
提點，從五品。令，從六品。丞，從七品。掌給宫中諸色工作。
直長，正八品。
收支庫都監、同監。泰和元年置。
甄官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直長，正八品。掌劚石及埏埴之事。
上林署：
提點，從五品。泰和八年創，大安二年省。令，從六品。掌諸苑園池沼、種植花木果蔬及承奉行幸舟船事。
丞，從七品。大定七年，增一員，分司南京，以勾判兼之。大安三年復省一員。
直長二員，正八品。
花木局都監、同監。舊設接手官四人，泰和元年罷，復以諸司人内置都監、同監二員。
貞祐三年罷都、同監，以同樂園

提舉，正七品，兼任龍門縣令。
同提舉，正八品。兼任儀鸞監。
上邊的屬於尚書省刑部。
修内司：大定七年設置。
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管宫中修建的事。兵匠一千零六十五人，兵夫二千人，命令少府監長官管理。
直長二員，正八品。部役官四員，正八品。掌管監督工匠勞動。
受給官二員，正八品，掌管支出和收回各種物件。
都城所：
提舉，從六品。同提舉，從七品。掌管修繕廟社及城隍門鑰、各部門辦公房屋、屬於官府的屋舍和栽種樹木的工作等。
左右厢官各二員，正八品，掌管監督工匠勞動。
受給官二員，正八品，掌管支出和收回各種物件以及製作磚瓦等事。
祗應司：
提點，從五品。令，從六品。丞，從七品。負責宫中的各種工作。
直長，正八品。
收支庫都監、同監。泰和元年設置。
甄官署：
令，從六品。丞，從七品。直長，正八品。負責刻石及製作磚瓦的事。
上林署：
提點，從五品。泰和八年創設，大安二年撤銷。令，從六品。掌管各苑園池沼、種植花木果蔬以及承辦皇帝出去巡視的舟船事務。
丞，從七品。大定七年，增加一員，在南京設立分官府，以勾判兼任。大安三年又裁減一員。
直長二員，正八品。
花木局都監、同監。以前設接手官四人，泰和元年廢除，又在各司的人中設置都監、同監二員。
貞祐三年廢除都監、同監，用同樂園管勾兼

管勾兼。

熙春園都監、同監三員。泰和四年置，貞祐三年省。

同樂園管勾二員，每年額辦課程，隸南運司。宣宗南遷，罷課，改爲隨朝職，正八品。

右皆屬尚書工部。

三路檢察及外路倉庫牧圉等職

京東西南三路檢察司：興定四年置。

使，從六品。副使，正七品。掌檢察支散軍糧，驗軍户實給，均軍户差役，勸農種，毋犯私殺馬牛、私鹽酒麯。

南京豐衍東西庫：隸運司，貞祐二年同隨朝。

使，正八品。

副使，從八品。

判二員，正九品。

監支、納各一員，正八品。

提舉南京榷貨司：貞祐四年置。

提舉，從五品。

同提舉，從六品。

勾當官三員，正九品。

提舉倉場司：貞祐五年置，先吏部辟舉，後省擬。

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出納公平及毋致虧敗。

監支納官，八品，十六員。以年六十以下廉幹人充，女直、漢人各一。廣盈倉、豐盈倉、永豐倉、廣儲倉、富國倉、廣衍倉、三登倉、常盈倉、西一場、西二場、西三場、東一場、東二場、南一場、北一場、北二場。通濟倉與在京倉，置監支納使副各一員。豐備倉、豐贍倉、廣濟倉、潼關倉，興定五年創置潼關倉監支納一員，兼樞密院彈壓。陳州倉四員。洧川倉二員。

八作左右院：

設官同上，掌收軍須、軍器。

任。

熙春園都監、同監三員。泰和四年設置，貞祐三年裁減。

同樂園管勾二員，每年定額完成規定數額，隸屬於南運司。宣宗南遷後，廢除定額，改爲隨朝職務，正八品。

上邊的都屬於尚書省工部。

京東、京西、京南三路檢察司：興定四年置。

使，從六品。副使，正七品。掌管檢察分發軍糧，查驗軍户的實際供給，平均軍户的差役，鼓勵農業生産，禁止私殺馬牛、私賣鹽和酒麯。

南京豐衍東西庫：隸運司，貞祐二年與隨朝官相同。

使，正八品。

副使，從八品。

判二員，正九品。

監支、監納各一員，正八品。

提舉南京榷貨司：貞祐四年設置。

提舉，從五品。

同提舉，從六品。

勾當官三員，正九品。

提舉倉場司：貞祐五年設置，先由吏部辟舉，後來由省委任。

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管出納物品公平以及不使東西虧損。

監支納官，八品，十六員。用六十歲以下廉潔能幹的人充任，女真、漢人各一員。廣盈倉、豐盈倉、永豐倉、廣儲倉、富國倉、廣衍倉、三登倉、常盈倉、西一場、西二場、西三場、東一場、東二場、南一場、北一場、北二場。通濟倉與在京倉，設置監支納使副各一員。豐備倉、豐贍倉、廣濟倉、潼關倉，興定五年創設潼關倉監支納一員，兼任樞密院彈壓。陳州倉四員。洧川倉二員。

八作左右院：

設官與上面相同，掌管收集軍需品、軍器。

軍須庫：至寧二年置。
使，從八品。
副，從九品。
典牧司：貞祐年置。
使，正七品。
副，從八品。
判官，正九品。
圉牧司：興定二年置。
使，正七品。
副，正八品。
判官，正九品。
提舉圉牧所泰和二年置，隸各路統軍司。

河南東路、河南西路、陝西路皆設提舉、同提舉，山東路止設提舉。

軍須庫：至寧二年設置。
使，從八品。
副，從九品。
典牧司：貞祐年間設置。
使，正七品。
副，從八品。
判官，正九品。
圉牧司：興定二年設置。
使，正七品。
副，正八品。
判官，正九品。
提舉圉牧所泰和二年設置，隸屬於各路統軍司。

河南東路、河南西路、陝西路都設提舉、同提舉，山東路祇設提舉。

金史卷五十七

志第三十八

百官(三)

内命婦　宫人女職　東宫官屬　親王府　太后兩宫官屬
大興府　諸京留守司　諸京城宫苑提舉都監等職　按察司
諸路總管府　諸節鎮防禦刺史縣鎮等職　諸轉運泉穀等職
諸府鎮兵馬等職　諸猛安部族及群牧等職

内命婦品

元妃、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正一品。

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曰九嬪，正二品。

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員，曰二十七世婦。

寶林，正六品。御女，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七員，曰八十一御妻。

按金格，貞祐後之制，貴妃下有真妃，淑妃下有麗妃、柔妃，而無德妃、賢妃。九嬪同。婕妤下有麗人、才人爲正三品，順儀、淑華、淑儀爲正四品，尚宫夫人、尚宫左夫人、尚宫右夫人、宫正夫人、寶華夫人、尚儀夫人、尚服夫人、尚寢夫人、欽聖夫人、資明夫人爲正五品，尚儀御侍、尚服御侍、尚寢御侍、尚正御侍、寶符宸侍、奉恩令人、奉光令人、奉徽令人、奉美令人爲正六品，司正御侍、寶符御侍、司儀御侍、司符御侍、司寢御侍、司飾御侍、司設御侍、司衣御侍、司膳御侍、司

元妃、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正一品。

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稱爲九嬪，正二品。

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爲九員，稱爲二十七世婦。

寶林，正六品。御女，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爲二十七員，稱爲八十一御妻。

按照金代的規定，貞祐以後的制度，貴妃以下有真妃，淑妃以下有麗妃、柔妃，而没有德妃、賢妃。九嬪與貞祐以前相同。婕妤以下有麗人、才人爲正三品，順儀、淑華、淑儀爲正四品，尚宫夫人、尚宫左夫人、尚宫右夫人、宫正夫人、寶華夫人、尚儀夫人、尚服夫人、尚寢夫人、欽聖夫人、資明夫人爲正五品，尚儀御侍、尚服御侍、尚寢御侍、尚正御侍、寶符宸侍、奉恩令人、奉光令人、奉徽令人、奉美令人爲正六品，司正御侍、寶符御侍、司儀御侍、司符御侍、司寢御侍、司飾御侍、司設御侍、司衣御侍、司膳御侍、司藥御侍、仙韶使、光訓良侍、明訓良侍、遵訓良侍、從訓良侍爲正七品，典儀御侍、典膳御侍、典寢御侍、典飾御侍、

藥御侍、仙韶使、光訓良侍、明訓良侍、遵訓良侍、從訓良侍爲正七品，典僕御侍、典膳御侍、典寢御侍、典飾御侍、典設御侍、典衣御侍、典藥御侍、仙韶副使、承和良侍、承惠良侍、承宜良侍爲正八品，掌儀御侍、掌服御侍、掌寢御侍、掌飾御侍、掌設御侍、掌衣御侍、掌膳御侍、掌藥御侍、仙韶掌音、袛肅良侍、袛敬良侍、袛願良侍爲正九品。

典設御侍、典衣御侍、典藥御侍、仙韶副使、承和良侍、承惠良侍、承宜良侍爲正八品，掌儀御侍、掌服御侍、掌寢御侍、掌飾御侍、掌設御侍、掌衣御侍、掌膳御侍、掌藥御侍、仙韶掌音、袛肅良侍、袛敬良侍、袛願良侍爲正九品。

宫人女官

宫人女官職員品秩，皆同唐制。

宫人女官職員品秩都與唐代一樣。

尚宫二人，掌導引皇后，管司記、司言、司簿、司闈，仍總知五尚須物出納等事。

尚宫二人，掌管給皇后引路，管理司記、司言、司簿、司闈，并總管五尚所須物品的出納等事。

司記二人、典記二人、掌記二人，掌在内諸文書出入目録，爲記審訖付行縣印等事。女史六人，掌職文簿。

司記二人、典記二人、掌記二人，掌管宫内各種文件的進出目録，記録審查完畢後付行縣印等事。女史六人，掌管文簿。

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四人，掌宣傳啓奏之事。

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四人，掌管傳達聖旨和啓奏。

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宫人名簿、廩賜之事。

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管宫人的名册和供給賞賜。

司闈六人、典闈六人、掌闈六人、女史四人，掌宫闈管鑰之事。

司闈六人、典闈六人、掌闈六人、女史四人，掌管宫闈的鑰匙。

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管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事。

尚儀二人，掌管禮儀起居，管理司籍、司樂、司賓、司贊。

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經籍教學、紙筆几案之事。

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管經籍教學和紙筆几案。

司樂四人、典樂四人、掌樂四人、女史二人，掌音樂之事。

司樂四人、典樂四人、掌樂四人、女史二人，掌管音樂。

司賓二人、典賓二人、掌賓二人、女史二人，掌賓客參見、朝會引導之事。

司賓二人、典賓二人、掌賓二人、女史二人，掌管賓客參見、朝會引導的事。

司贊二人、典贊二人、掌贊二人、女史二人、彤史二人，掌禮儀班序、設板贊拜之事。

司贊二人、典贊二人、掌贊二人、女史二人、彤史二人，掌管禮儀排列順序、設板協助參拜的事。

尚服二人，掌管司寶、司衣、司

尚服二人，掌管司寶、司衣、司飾、司仗。

飾、司仗之事。

司寶二人、典寶二人、掌寶二人、女史四人，掌珍寶、符契、圖籍之事。

司寶二人、典寶二人、掌寶二人、女史四人，掌管珍寶、符契、圖書。

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御衣服首飾之事。

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管皇帝的衣服首飾。

司飾二人、典飾二人、掌飾二人、女史二人，掌膏沐巾櫛服玩之事。

司飾二人、典飾二人、掌飾二人、女史二人，掌管滋潤、沐浴、巾幘、梳篦、服飾和玩賞等物品。

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掌仗衛兵器之事。

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掌管護衛兵器的事。

尚食二人，掌知御膳、進食先嘗，管司膳、司醖、司藥、司饎事。

尚食二人，掌管皇帝的伙食、進獻食物首先品嘗的事，管理司膳、司醖、司藥、司饎。

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膳羞器皿。

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管膳食的器皿。

司醖二人、典醖二人、掌醖二人、女史二人，掌酒醴。

司醖二人、典醖二人、掌醖二人、女史二人，掌管酒醴。

司藥二人、典藥二人、掌藥二人、女史二人，掌醫藥。

司藥二人、典藥二人、掌藥二人、女史二人，掌管醫藥。

司饎二人、典饎二人、掌饎二人、女史二人，掌宫人食并柴炭之事。

司饎二人、典饎二人、掌饎二人、女史二人，掌管宫人的伙食和柴炭。

尚寢二人，管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事。

尚寢二人，管理司設、司輿、司苑、司燈。

司設二人、典設二人、掌設二人、女史二人，掌帷帳、床褥、枕席、洒掃、鋪設。

司設二人、典設二人、掌設二人、女史二人，掌管帷帳、床褥、枕席、灑掃、鋪設。

司輿二人、典輿二人、掌輿二人、女史二人，掌輿、傘、扇、羽儀。

司輿二人、典輿二人、掌輿二人、女史二人，掌管車、傘、扇和羽儀。

司苑二人、典苑二人、掌苑二人、女史二人，掌苑囿種植蔬果。

司苑二人、典苑二人、掌苑二人、女史二人，掌管苑囿、種植蔬果等事。

司燈二人、典燈二人、掌燈二人、女史二人，掌燈油火燭。

司燈二人、典燈二人、掌燈二人、女史二人，掌管燈油火燭。

尚功二人，掌女功，管司製、司珍、司綵、司計事。

尚功二人，掌管婦女紡織、刺綉等工作，管理司製、司珍、司綵、司計。

司製二人、典製二人、掌製二人、女史二人，掌裁縫衣服纂組之事。

司製二人、典製二人、掌製二人、女史二人，掌管裁剪縫製衣服。

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二人，掌金珠玉寶財貨之事。

司綵二人、典綵二人、掌綵二人、女史二人，掌錦文緋綵絲帛之事。

司計二人、典計二人、掌計二人、女史二人，掌支度衣服、飲食、柴炭雜物之事。

宮正二人，掌總知宮内格式、糾正推罰之事。司正二人，同掌。典正二人，糾察違失。女史四人。

皇后位下女職

皇后位下女職依隆慶宮所設人數，大安元年定。

司闈一員，八品，掌宮内諸事并給散宮人俸給食料。

秉儀一員，八品。丞儀一員，九品。掌左右給事、宣傳啓奏、經籍紙筆之事。

直閤一員，司陳一員，九品，掌帳幕、床褥、輿傘、洒掃、鋪陳、薪炭、燈燭之事。

秉衣一員，奉衣一員，九品，掌首飾、衣服、器玩、諸寶、財貨、裁製縑綵之事。

掌饌一員，八品。奉饌一員，九品。掌飲食、湯藥、酒醴、蔬果之事。

東宮官

宮師府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正二品。

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三品。

掌保護東宫，導以德義。海陵天德四年，始定制宮師府三師、三少，詹事院詹事、三寺、十率府皆隸焉。左右諭德，爲東宮僚屬。

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二人，掌管金珠玉寶等財貨。

司綵二人、典綵二人、掌綵二人、女史二人，掌管刺綉的織錦、染色絲織品的事。

司計二人、典計二人、掌計二人、女史二人，掌管計劃支出衣服、飲食、柴炭等雜物的事。

宮正二人，總管宮内的法規、糾正過失、實行賞罰的事。司正二人，共同掌管。典正二人，糾察過失。女史四人。

皇后位置以下的女職按照隆慶宮所設的人數，大安元年確定。

司闈一員，八品，掌管宮内的各種事務并給宮人發放俸禄和食物。

秉儀一員，八品。丞儀一員，九品。負責在皇后左右辦事、傳達聖旨、陳述奏章、掌管經籍紙筆。

直閤一員，司陳一員，九品，掌管帳幕、床褥、車傘、灑掃、鋪陳、柴炭、燈燭等事。

秉衣一員，奉衣一員，九品，掌管首飾、衣服、器玩、各種寶貝、財貨、裁製絲織衣料等事。

掌饌一員，八品。奉饌一員，九品。掌管飲食、湯藥、酒醴、蔬果的事。

宮師府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正二品。

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三品。

負責保護東宮的太子，用德義引導他。海陵王天德四年，纔規定宮師府三師、三少，詹事院詹事、三寺、十率府都隸屬於它。左右諭德，是東宮的僚屬。

詹事院太子詹事，從三品。少詹事，從四品。掌總統東宮内外庶務。

左右衛率府率，從五品，掌周衛導從儀仗。

左右監門，正六品，掌門衛禁鑰。

僕正，正六品。副僕，正七品。僕丞，正九品。掌車馬、廄牧、弓箭、鞍轡、器物等事。

掌寶二人，從六品，掌奉寶，謹其出入。

典儀，從六品。贊儀，從七品。司贓禮儀。

侍正，正七品。侍丞，正八品。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之事。

典食令，正八品。丞，正九品。承奉膳羞。

侍藥，正八品。奉藥，正九品。承奉醫藥。

掌飲令，正八品。丞，正九品。承奉賜茶及酒果之事。

家令，正八品。家丞，正九品。掌營繕、栽植、鋪設及燈燭之事。

司經，正八品。副，正九品。掌經史圖籍筆硯等事。

司藏，從八品。副，從九品。掌庫藏財貨出入之事。

司倉，從八品。副，從九品。掌倉廩出納薪炭等事。

中侍局都監，正九品。同監，從九品。掌東閣内之禁令、省察宫人廩賜給納諸物、轄侍人等。

左諭德、右諭德，正五品。左贊善、右贊善，正六品。掌贊諭道德、侍從文章。

内直郎，正七品。

右屬宫師府。

親王府屬官

傅，正四品，掌師範輔導、參議

詹事院太子詹事，從三品。少詹事，從四品。負責總管東宮内外各種事務。

左右衛率府率，從五品，負責周圍護衛、跟從引導儀仗。

左右監門，正六品，負責門衛和宫門鑰匙。

僕正，正六品。副僕，正七品。僕丞，正九品。掌管車馬、圈養放牧、弓箭、鞍轡、器物等事。

掌寶二人，從六品，掌管御璽，嚴格控制它的進出。

典儀，從六品。贊儀，從七品。負責輔助舉行禮儀。

侍正，正七品。侍丞，正八品。掌管冠帶衣服和在左右當差。

典食令，正八品。丞，正九品。負責辦理膳食。

侍藥，正八品。奉藥，正九品。負責辦理醫藥。

掌飲令，正八品。丞，正九品。負責辦理賜茶及酒果的事。

家令，正八品。家丞，正九品。掌管修繕、栽種、鋪設及燈燭等事。

司經，正八品。副，正九品。掌管經史圖籍、筆硯等事。

司藏，從八品。副，從九品。掌管庫藏錢財的收支。

司倉，從八品。副，從九品。掌管倉庫的出納、柴炭等事。

中侍局都監，正九品。同監，從九品。掌管東閣中的禁令、檢查對宫人供給賞賜的各種東西、管理侍人等。

左諭德、右諭德，正五品。左贊善、右贊善，正六品。掌管輔佐道德、侍從文章。

内直郎，正七品。

以上屬於宫師府。

傅，正四品，購責教學輔導、討論可否，如

可否，若親王在外，亦兼本京節鎮同知。

府尉，從四品。本府長史，從五品，明昌三年改，掌警嚴侍從、兼總統本府之事。

司馬，從六品，同檢校門禁、總統府事。

文學二人，從七品，掌贊導禮義、資廣學問。

記室參軍，正八品，掌表箋書啓之事。大定七年八月始置。二十年，不專除，令文學兼之。

諸駙馬都尉，正四品。

提舉衛紹王家屬

提舉，從六品。同提舉，從七品。舊爲東海郡侯邑令、丞。

提舉鎬厲王家屬

提舉。同提舉。以上二宅，天興元年始聽自便。

提控鞏國公家屬

提控。同提控。

太后兩宮官屬

太后兩宮官屬，正大元年置。

衛尉，從三品。副衛尉，從四品。

左典禁、右典禁，從五品。

奉令，正七品。奉丞，正八品。

太僕，正六品。副僕，正七品。

門衛二員，正六品。

典寶二員，正六品。

謁者二員，從六品。

閤正，從七品。閤丞，正八品。

食官令，正八品。食官丞，正九品。

宮令，正八品。宮丞，正九品。

醫令，正八品。醫丞，正九品。

飲官令，正八品。飲官丞，正九品。

主藏，從八品。副主藏。

果親王在外，也兼任本京節鎮同知。

府尉，從四品。本府長史，從五品，明昌三年改，負責侍從警戒、兼總管本府的事務。

司馬，從六品，共同負責檢查門衛、總管王府中的事務。

文學二人，從七品，負責輔助禮儀、幫助增加親王的學問。

記室參軍，正八品，掌管表箋書啓的事務。大定七年八月纔設置。二十年，不專門委任，命令文學兼任本職。

各駙馬都尉，正四品。

提舉衛紹王家屬

提舉，從六品。同提舉，從七品。以前爲東海郡侯邑令、丞。

提舉鎬厲王家屬

提舉。同提舉。以上二宅，天興元年纔允許自便。

提控鞏國公家屬

提控。同提控。

太后兩宮官屬，正大元年設置。

衛尉，從三品。副衛尉，從四品。

左典禁、右典禁，從五品。

奉令，正七品。奉丞，正八品。

太僕，正六品。副僕，正七品。

門衛二員，正六品。

典寶二員，正六品。

謁者二員，從六品。

閤正，從七品。閤丞，正八品。

食官令，正八品。食官丞，正九品。

宮令，正八品。宮丞，正九品。

醫令，正八品。醫丞，正九品。

飲官令，正八品。飲官丞，正九品。

主藏，從八品。副主藏。

主廩，從八品。副主廩。

大興府

尹一員，正三品，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總判府事。餘府尹同。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車駕巡幸，則置留守同知、少尹、判官。惟留判不別置，以總判兼之。

同知一員，從四品，掌通判府事。餘府同知同此。

少尹一員，正五品，掌同同知。

總管判官一員，從五品，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

府判一員，從五品，掌諮議參佐、糾正非違、紀綱衆務，分判吏、禮、工案事。

推官二員，從六品，掌同府判，分判户、刑案事，内户推掌通檢推排簿籍。舊一員，大定五年增一員。

知事，正八品，掌付事勾稽省署文牘、總録諸案之事。

都孔目官，女直司一員，漢人司一員，職同知事，掌監印、監受案牘。餘都孔目官同此。不常置，省則吏目攝。六案司吏七十五人，内女直十五人，漢人六十人。司吏分掌六案，各置孔目官一員，掌呈覆糾正本案文書。餘分前後行，其他處應設十人以下、六人以上者，置孔目官三人，及置提點所處仍舊。女直司吏若十二人以上，分設六案，不及者設三案，五人以下設一案，通掌六案事。以上名充孔目官。

知法三員，從八品，女直一員，漢人二員，掌律令格式、審斷刑名。抄事一人，掌抄事目、寫法狀，以前後行吏人選。公使百人。

女直教授一員。

東京、北京、上京、河東東西路、山東東西路、大名、咸平、臨潢、陝西統軍司、西南招討司、西北

主廩，從八品。副主廩。

尹一員，正三品，負責指導風俗，安定所管轄的地區，總管府中事務。其他府尹職責相同。兼管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務。皇帝到外地巡視，則設置留守同知、少尹、判官。惟獨留判不另外設置，由總判兼任。

同知一員，從四品，負責通判府中事務。其他府的同知與此一樣。

少尹一員，正五品，職責與同知相同。

總管判官一員，從五品，負責處理總府中的各種事務，分管兵案的事務。

府判一員，從五品，掌管咨詢輔助、糾正過失、處理各種事務，分管吏、禮、工案事。

推官二員，從六品，職責與府判相同，分管户、刑案的事務，其中户推掌管普查户口評定户等的文簿。以前爲一員，大定五年增加一員。

知事，正八品，負責發布和檢查簽署文件、總録各種文件的事務。

都孔目官，女真司一員，漢人司一員，職責與知事相同，掌管監督官印、監督接受文書。其他都孔目官職責與此相同。不經常設置，裁撤後就由吏目暫時代理。六案司吏七十五人，其中女真十五人，漢人六十人。司吏分掌六案，各設置孔目官一員，負責呈報復核和糾正本案的文書。其餘的分爲前後行，其他地方應設置十人以下、六人以上的，設置孔目官三人，以及在設置提點所的地方仍舊。女真司如果吏員在十二人以上的，分設六案，不到十二人的設三案，五人以下的設一案，通掌六案的事務。以上的名目都充作孔目官。

知法三員，從八品，女真一員，漢人二員，掌管法律法令法規、審核判定刑名。抄事一人，負責抄寫事目、寫作法狀，在前後行的吏員中選任。公使一百人。

女真教授一員。

東京、北京、上京、河東東西路、山東東西路、大名、咸平、臨潢、陝西統軍司、西南招討司、西北路招討司、婆速路、曷懶路、速頻、

路招討司、婆速路、曷懶路、速頻、蒲與、胡里改、隆州、泰州、蓋州并同此。皆置醫院，醫正一人，醫工八人。

諸京留守司

留守一員，正三品，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

同知留守事一員，正四品，帶同知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

副留守一員，從四品，帶本府少尹兼本路兵馬副都總管。

留守判官一員，從五品。都總管判官一員，從五品。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

推官一員，從六品，掌同府判，分判刑案之事，上京兼管林木事。

司獄一員，正八品。司吏。女直司吏，上京二十人，北京十三人，東京十人，南京、西京各五人。漢人司吏，三十萬户以上六十人，二十五萬户五十五人，十萬户以上四十人，七萬户以上三十五人，五萬户以上三十人，三萬户以上二十四人，不及萬户十人。譯人，上京、北京各三人，東京、西京、南京各二人。通事二人。

知法，女直、漢人各一員，南京漢人二員。抄事一人，掌抄録事目、書寫法狀。公事百人。

諸京城宮苑提舉都監等職

京城門收支器物使。貞祐元年置，每城一面設一員。五年，南京隨門添設。舊有小都監，後省。正八品，十四員，户部辟舉。開陽門、宣仁門、安利門、平化門、通遠門、宜照門、利川門、崇德門、迎秋門、廣澤門、順義門、迎朔門、順常門、廣智門，以已上各門副尉兼職。貞祐五年制，乃罷小都監。

十四門尉，從七品。

副尉，正九品。

上京提舉皇城司：

提舉一員，從六品。

蒲與、胡里改、隆州、泰州、蓋州都與此相同。都設置醫院，醫正一人，醫工八人。

留守一員，正三品，附帶任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

同知留守事一員，正四品，附帶任同知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

副留守一員，從四品，附帶任本府少尹兼本路兵馬副都總管。

留守判官一員，從五品。都總管判官一員，從五品。負責處理總府中的事務，分管兵案的事務。

推官一員，從六品，職責與府判相同，分管刑案的事務，上京的兼管林木事務。

司獄一員，正八品。司吏。女真司吏，上京二十人，北京十三人，東京十人，南京、西京各五人。漢人司吏，三十萬户以上六十人，二十五萬户以上五十五人，十萬户以上四十人，七萬户以上三十五人，五萬户以上三十人，三萬户以上二十四人，不到一萬户的十人。譯人，上京、北京各三人，東京、西京、南京各二人。通事二人。

知法，女真、漢人各一員，南京漢人二員。抄事一人，負責抄録事目、書寫法狀。公事一百人。

京城門收支器物使。貞祐元年設置，每城一面設一員。五年，南京各門添設。以前有小都監，後來裁減。正八品，十四員，由户部徵辟選舉。開陽門、宣仁門、安利門、平化門、通遠門、宜照門、利川門、崇德門、迎秋門、廣澤門、順義門、迎朔門、順常門、廣智門，以上各門由副尉兼任職務。貞祐五年規定，撤銷小都監。

十四門尉，從七品。

副尉，正九品。

上京提舉皇城司：

提舉一員，從六品。

同提舉一員，從七品。司吏一人。

南京提舉京城所：

提舉一員，正七品。同提舉一員，從七品。掌本京城壁及繕修等事，不常置。上京同此。

管勾一員，正八品，掌佐繕治。

受給官一員，掌收支之事。

壕寨官一員，掌監督修造。

皇城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宫闕繕修之事，不常置。

管勾北太一宫、同樂園二員，正八品，掌守宫園繕修之事。

慶元宫小都監三員，掌鋪陳祭器諸物。餘宫同。

花園小都監二員。

東京宫苑使一員。西京、北京同。

東京、西京御容殿，閤門各二員，掌享祀禮數、鋪陳祭器。

東京萬寧宫小都監一員。

按察司

本提刑司，承安三年以上京、東京等提刑司并爲一提刑使，兼宣撫使、勸農采訪事，爲官稱。副使、判官以兼宣撫副使、判官爲名。復改宣撫爲安撫，各設安撫判官一員、提刑一員，通四員。安撫司，掌鎮撫人民、譏察邊防軍旅、審録重刑事。安撫判官則銜内不帶“勸農采訪事”，令專管千户謀克。安撫使副内，差一員於咸平、一員於上京分司。承安四年罷咸平分司，使在上京，副在東京，各設簽事一員。承安四年改按察司，貞祐三年罷，止委監察采訪。

使一員，正三品，掌審察刑獄、照刷案牘、糾察濫官污吏豪猾之人、私鹽酒麴并應禁之事，兼勸農桑，與副使、簽事更出巡案。

副使，正四品，兼勸農事。

同提舉一員，從七品。司吏一人。

南京提舉京城所：

提舉一員，正七品。同提舉一員，從七品。掌管本京城墻及修繕等事務，不常設。上京與此相同。

管勾一員，正八品，掌管輔佐修繕。

受給官一員，負責收支。

壕寨官一員，負責監督修造。

皇城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管宫闕修繕的事務，不常設。

管勾北太一宫、同樂園二員，正八品，掌管看守宫殿園林和修繕的事務。

慶元宫小都監三員，掌管鋪設祭器等各種物件。其他宫相同。

花園小都監二員。

東京宫苑使一員。西京、北京同。

東京、西京御容殿，閤門各二員，掌享祀禮數、鋪陳祭器。

東京萬寧宫小都監一員。

本來爲提刑司，承安三年把上京、東京等地的提刑司合并爲一個提刑使，兼任宣撫使、勸農采訪事，作爲官的名稱。副使、判官以兼宣撫副使、判官作爲官名。又改宣撫爲安撫，各設安撫判官一員、提刑一員，共四員。安撫司，掌管鎮懾安撫人民、檢查邊防軍旅、審理記録重刑等事。安撫判官則官銜中不帶“勸農采訪事”，專管千户謀克。在安撫使副職内，派一員任咸平分司、一員任上京分司。承安四年撤銷咸平分司，使在上京，副使在東京，各設簽事一員。承安四年改爲按察司，貞祐三年廢除，衹委派監察采訪。

使一員，正三品，掌管審查案件、檢查文件、糾察貪官污吏和奸詐狡猾的人、私賣鹽酒麯以及其他應當禁止的事，兼鼓勵種糧養蠶，與副使、簽事輪流外出巡察。

副使，正四品，兼鼓勵農事。

簽按察司事，正五品，承安四年設。

判官二員，從六品，大定二十九年設。明昌元年以陝西地闊，添一員。

知事，正八品。

承安三年，上京者兼經歷安撫司使。泰和八年十一月，省議以轉運司權輕，州縣不畏，不能規措錢穀，遂詔中都都轉運，依舊專管錢穀事，自餘諸路按察使并兼轉運使，副使兼同知，簽按察并兼轉運副，添按察判官一員，爲從六品。中都、西京路按察司官止兼西京路轉運司事。遼東路惟上京按察安撫使及簽事依舊署本司事。遼東轉運使兼按察副使，同知轉運使兼簽按察司事，轉運副使兼按察判官，添知事一員。

知法二員，從八品。書史四人，書吏十人，抄事一人，公使四十人。

右中都、西京并依此置。陝西、上京兩路設簽按察司事二員，上京簽安撫司事。

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并安撫司：

使，正三品，鎮撫人民、譏察邊防軍旅之事，仍專管猛安謀克，教習武藝及令本土純願風俗不致改易。

副使二員，正四品。

簽安撫司事，正五品。

簽按察司事，正五品。

知事兼安撫司事，正八品。

知法四員，從八品。書史四人。上京、東京書吏十八人，女直十二人、漢人六人。中都、西京，女直五人、漢人五人。北京、臨潢，女直三人、漢人五人。南京，女直二人、漢人七人。山東，女直三人、漢人七人。大名，女直三人、漢人六人。抄事一人，公使十人也。

簽按察司事，正五品，承安四年設置。

判官二員，從六品，大定二十九年設置。明昌元年鑒於陝西疆域廣闊，增加一員。

知事，正八品。

承安三年，上京的兼任經歷安撫司使。泰和八年十一月，尚書省認爲轉運使權力太小，州縣官不畏懼，不能置辦到錢財和糧食，於是詔令中都的都轉運，按照舊制專管錢財糧食，其餘各路按察使都兼任轉運使，副使兼任同知，簽按察司事都兼任轉運副使，增加按察判官一員，爲從六品。中都、西京路按察司官衹兼西京路轉運司事。遼東路衹有上京按察安撫使及簽事按照舊例代理本司事務。遼東轉運使兼任按察副使，同知轉運使兼任簽按察司事，轉運副使兼任按察判官，增加知事一員。

知法二員，從八品。書史四人，書吏十人，抄事一人，公使四十人。

以上的官員中都、西京都依照這些設置。陝西、上京兩路設置簽按察司事二員，上京爲簽安撫司事。

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和安撫司：

使，正三品，負責鎮懾安撫人民、盤查邊防軍旅之事，并專管猛安謀克，教練武藝并使本土純樸的風俗不被改變。

副使二員，正四品。

簽安撫司事，正五品。

簽按察司事，正五品。

知事兼安撫司事，正八品。

知法四員，從八品。書史四人。上京、東京書吏十八人，女真十二人、漢人六人。中都、西京，女真五人、漢人五人。北京、臨潢，女真三人、漢人五人。南京，女真二人、漢人七人。山東，女真三人、漢人七人。大名，女真三人、漢人六人。抄事一人，公使十人。

右按察使於上京、副使於東京各路設簽事一員，分司勾當。惟安撫司不帶“勸農”字，内知事於上京、自餘并於兩處分减存設。

以上按察使在上京、副使在東京各路設置簽事一員，作爲分司行使職權。衹有安撫司署銜中不帶“勸農”字樣，其中知事在上京、其餘的官職同時在這兩個地方减少人數設置。

諸路總管府

諸總管府謂府尹兼領者。

各總管府指由府尹兼任的。

都總管一員，正三品，掌統諸城隍兵馬甲仗，總判府事。

都總管一員，正三品，負責統領各城隍的兵馬甲仗，總管府中事務。

同知都總管一員，從四品，掌通判府事，惟婆速路同知都總管兼來遠軍事兵馬。

同知都總管一員，從四品，負責共同處理府中事務，衹有婆速路同知都總管兼任來遠軍事兵馬。

副都總管一員，正五品，所掌與同知同。

副都總管一員，正五品，職責與同知相同。

總管判官一員，從六品，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

總管判官一員，從六品，負責處理總府中的各種事務，分管兵案的事務。

府判一員，從六品，掌紀綱衆務，分判户、禮案，仍掌通檢推排簿籍。

府判一員，從六品，負責處理各種事務，分管户、禮案，并掌管普查户口、確定户等的文簿。

推官一員，正七品，掌同府判，分判工、刑案事。

推官一員，正七品，職責與府判相同，分管工、刑案事務。

知法一員。司吏，女直，山東西路十五人，大名十四人，山東東路、咸平府、臨潢府各十二人，曷懶路、河北西路各十人，婆速路十一人，河北東路八人，河東南北路、京兆、慶陽、臨洮、鳳翔、延安各四人。漢人，户十八萬以上四十二人，十五萬以上四十人，十三萬以上三十八人，十萬以上三十五人，七萬以上三十二人，五萬以上二十八人，三萬以上二十二人，不及三萬户二十人，婆速路、曷懶路各二人。譯人，咸平三人，河北東西、山東東西、曷懶、大名、臨潢各二人，餘各一人。通事，婆速、曷懶路高麗通事一人，臨潢北部通事一人、部落通事一人、小部落通事二人，慶陽府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八十人。臨潢别置移剌十五人。凡諸府置員并同，惟曷懶路無府事。

知法一員。司吏，女真人，山東西路十五人，大名十四人，山東東路、咸平府、臨潢府各十二人，曷懶路、河北西路各十人，婆速路十一人，河北東路八人，河東南北路、京兆、慶陽、臨洮、鳳翔、延安各四人。漢人，十八萬户以上的地方四十二人，十五萬户以上四十人，十三萬户以上三十八人，十萬户以上三十五人，七萬户以上三十二人，五萬户以上二十八人，三萬户以上二十二人，不到三萬户的二十人，婆速路、曷懶路各二人。譯人，咸平三人，河北東西、山東東西、曷懶、大名、臨潢各二人，其他地方各一人。通事，婆速、曷懶路高麗通事一人，臨潢北部通事一人、部落通事一人、小部落通事二人，慶陽府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八十人。臨潢另設移剌十五人。各府設置官吏大多相同，衹有曷懶路没有府事一官。

諸府：謂非兼總管府事者。

各府：指不兼任總管府事的。

尹一員，正三品。同知一員，正四品。少尹一員，正五品。

尹一員，正三品。同知一員，正四品。少尹一員，正五品。

府判一員，從六品，掌紀綱衆務，分判吏、户、禮案事，專掌通檢推排簿籍。

府判一員，從六品，負責處理各種事務，分管吏、户、禮案的事務，專管普查評定户等的帳簿。

推官一員，正七品，掌同府判，分判兵、刑、工案事。

推官一員，正七品，職責與府判相同，分管兵、刑、工案事務。

府教授一員。

府教授一員。

知法一員。司吏，女直皆三人，漢人，若管十六萬户四十人，十四萬以上三十八人，十二萬以上三十五人，十萬以上三十二人，七萬以上三十人，五萬以上二十五人，三萬户以上二十人，不及三萬户十七人。譯人一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七十人。

知法一員。司吏，女真人都是三人，漢人，如果管轄十六萬户就是四十人，十四萬户以上三十八人，十二萬户以上三十五人，十萬户以上三十二人，七萬户以上三十人，五萬户以上二十五人，三萬户以上的二十人，不足三萬户的十七人。譯人一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七十人。

諸節鎮防禦刺史縣鎮等職

諸節鎮：

各節鎮：

節度使一員，從三品，掌鎮撫諸軍防刺，總判本鎮兵馬之事，兼本州管內觀察使事。其觀察使所掌，并同府尹兼軍州事管內觀察使。

節度使一員，從三品，掌管鎮懾安撫各軍防刺，總管本鎮兵馬，兼任本州管內觀察使事。觀察使的職掌，與府尹兼軍州事管內觀察使相同。

同知節度使一員，正五品。通判節度使事，兼州事者仍帶同知管內觀察使。

同知節度使一員，正五品。共同處理節度使的事務，兼任州事的仍然帶同知管內觀察使的頭銜。

副使一員，從五品。

副使一員，從五品。

節度判官一員，正七品，掌紀綱節鎮衆務、僉判兵馬之事，兼判兵、刑、工案事。

節度判官一員，正七品，負責處理節鎮的各種事物、協助處理有關兵馬的事務，兼管兵、刑、工案事務。

觀察判官一員，正七品，掌紀綱觀察衆務，分判吏、户、禮案事，通檢推排簿籍。

觀察判官一員，正七品，負責處理觀察使的各種事務，分管吏、户、禮案事務，和普查户口評定户等的賬簿。

知法一員，州教授一員，司獄一員，正八品。司吏，女直，隆州十四人，蓋州十二人，泰州十一人，速頻、胡里改各十人，蒲與八人，平、宗、懿、定、衛、萊、密、滄、冀、邢、同、雄、保、兖、邠、涇、朔、奉聖、豐、雲內、許、徐、鄧、鞏、鄜、全、肇各三人，餘各二人。漢人，依府尹數例。譯人一人，通事二人，抄事一人。公使人，上鎮七十、中六十五、下六十人，惟蒲與、胡里改、速頻各二十人。曷速館路、蒲與路、胡里改路、速頻

知法一員，州教授一員，司獄一員，正八品。司吏，女真人，隆州十四人，蓋州十二人，泰州十一人，速頻、胡里改各十人，蒲與八人，平、宗、懿、定、衛、萊、密、滄、冀、邢、同、雄、保、兖、邠、涇、朔、奉聖、豐、雲內、許、徐、鄧、鞏、鄜、全、肇各三人，其他地方各二人。漢人，按照府尹設定的人數。譯人一人，通事二人，抄事一人。公使人數，上等鎮七十人，中等鎮六十五人，下等鎮六十人，衹有蒲與、胡里改、速頻各爲二十人。曷速館路、蒲與路、胡里改路、速頻路四個節鎮，裁減觀察判官而没有州事一職。

路四節鎮，省觀察判官而無州事。

諸防禦州：

防禦使一員，從四品，掌防捍不虞、禦制盜賊，餘同府尹。

同知防禦使事一員，正六品，掌通判防禦使事。

判官一員，正八品，掌簽判州事，專掌通檢推排簿籍。

知法，從九品。

州教授一員。

司軍，從九品。

軍轄兼巡捕使，從九品。司吏，女直一人，漢人管户五萬以上二十人，以率而減。譯人一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上州六十人、中五十五人、下五十人。

諸刺史州：

刺史一員，正五品，掌同府尹兼治州事。

同知一員，正七品，通判州事。

判官一員，從八品，簽判州事，專掌通檢推排簿籍。

司軍，從九品。

知法一員。

軍轄兼巡捕使，從九品。司吏，女直，韓、慶、信、濼、薊、通、澄、復、瀋、貴德、涿、利、建州、來遠軍各二人，餘各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上州五十、中四十五、下四十。惟來遠軍同下州，省同知。凡諸州以上知印，并於孔目官内輪差，運司押司官并同。無孔目官，以上名司吏充，司、縣同此。

諸京警巡院：

使一員，正六品，掌平理獄訟、警察别部，總判院事。

副一員，從七品，掌警巡之事。

判官二員，正九品，掌檢稽失，簽判院事。司吏，女直，中都三人，上、東、西三京各二人，餘各一人。漢人，中都十五人，南京九人，西京八人，東京六

各防禦州：

防禦使一員，從四品，負責防禦意外情況、鎮壓盜賊，其他職責與府尹相同。

同知防禦使事一員，正六品，負責共同處理防禦使的事務。

判官一員，正八品，負責處理州中事務，專管普查户口、評定户等的賬簿。

知法，從九品。

州教授一員。

司軍，從九品。

軍轄兼巡捕使，從九品。司吏，女真一人，漢人，管轄五萬户以上的二十人，按比例遞減。譯人一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上州六十人、中州五十五人、下州五十人。

各刺史州：

刺史一員，正五品，職責與府尹一樣兼管州中事務。

同知一員，正七品，共同處理州中事務。

判官一員，從八品，簽判州中事務，專管普查户口、評定户等的賬簿。

司軍，從九品。

知法一員。

軍轄兼巡捕使，從九品。司吏，女真人，韓、慶、信、濼、薊、通、澄、復、瀋、貴德、涿、利、建州、來遠軍各二人，其他地方各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上州五十人、中州四十五人、下州四十人。祇有來遠軍與下州一樣，裁減同知。凡是各個州以上的知印，都在孔目官中輪流選用，運司押司官也一樣。没有孔目官的，以上述司吏充任，司、縣與此相同。

諸京警巡院：

使一員，正六品，負責公平審理案件、戒備檢查管轄的地區，總管院中事務。

副一員，從七品，負責警戒巡邏的事。

判官二員，正九品，負責檢查過失，簽判院中事務。司吏，女真人，中都三人，上、東、西三京各二人，其他地方各一人。漢人，中都十五人，南京九人，西京八人，東京六人，北京五人，上京四人。祇有

人，北京五人，上京四人。惟東、西、北、上京無副使。

諸府節鎮録事司：

録事一員，正八品。判官一員，正九品。掌同警巡使。司吏，户萬以上設六人，以下爲率減之。凡府鎮二千户以上則依此置，以下則止設録事一員，不及百户者并省。

諸防刺州司候司：

司候一員，正九品。

司判一員，從九品。司吏、公使七人。然亦驗户口置。

赤縣：謂大興、宛平縣。

令一員，從六品，掌養百姓、按察所部、宣導風化、勸課農桑、平理獄訟、捕除盜賊、禁止游惰，兼管常平倉及通檢推排簿籍，總判縣事。

丞一員，正八品，掌貳縣事。

主簿一員，正九品，掌同縣丞。

尉四員，正八品，專巡捕盜賊。餘縣置四尉者同此。司吏十人，内一名取識女直、漢字者充。公使十人。

次赤縣，又曰劇縣：

令一員，正七品。

丞一員，正九品。

主簿一員，正九品。

尉一員，正九品。

諸縣：

令一員，從七品。

丞一員，正九品。

主簿一員，正九品。

尉一員，正九品。

凡縣二萬五千户以上爲次赤、爲劇，二萬以上爲次劇，在諸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户以上爲上，三千户以上爲中，不滿三千爲下。中縣而下不置丞，以主簿與尉通領巡捕事。下縣則不置尉，以主簿兼

東、西、北、上京没有副使。

諸府節鎮録事司：

録事一員，正八品。判官一員，正九品。職責與警巡使相同。司吏，一萬户以上的地方設六人，以下按比例遞減。凡是二千户以上的府鎮則按此辦法設置，二千户以下的衹設録事一員，不到一百户的不設置。

諸防刺州司候司：

司候一員，正九品。

司判一員，從九品。司吏、公使各設七人，但也要按户數設置。

赤縣：指大興、宛平縣。

令一員，從六品，負責養百姓、巡察所管轄的地區、指導風俗、鼓勵督促農桑事業、公平處理各種案件、捕捉和消滅盜賊、禁止游手好閑，兼管常平倉及普查户口、評定户等的賬簿，總管縣中事務。

丞一員，正八品，爲輔助縣令事。

主簿一員，正九品，職責與縣丞相同。

尉四員，正八品，專掌巡邏捕捉盜賊。其他設置四個尉的縣也與此相同。司吏十人，其中一名選用認識女真文字和漢文字的人充任。公使十人。

次赤縣，又叫劇縣：

令一員，正七品。

丞一員，正九品。

主簿一員，正九品。

尉一員，正九品。

諸縣：

令一員，從七品。

丞一員，正九品。

主簿一員，正九品。

尉一員，正九品。

凡是二萬五千户以上的縣爲次赤縣、劇縣，二萬户以上的爲次劇縣，在各京附近的爲京縣。從京縣以下，一萬户以上的爲上縣，三千户以上的爲中縣，不滿三千户的爲下縣。中縣以下的不設縣丞，以主簿與縣尉共同主管巡捕事務。下縣則不設縣尉，以主簿兼任。中縣司吏八人，下縣司

之。中縣司吏八人，下縣司吏六人，公使皆十人。

諸知鎮、知城、知堡、知寨，皆從七品。其設公使皆與縣同，惟驗户口置司吏。

諸司獄：

司獄一員，正九品，提控獄囚。司吏一人。公使二人。典獄二人，防守獄囚門禁啓閉之事。獄子，防守罪囚者。

市令司：

唯中都置。

令一員，正八品。南遷以左、右警巡使兼。丞一員，正九品。掌平物價，察度量權衡之違式、百貨之估直。司吏四人，公使八人。

軍器庫：

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從九品。掌甲冑兵仗。司吏二人。庫子，掌出納之數、看守巡護。中都、南京依此置，西京省副使，北京惟副使，仍兼八作使。隨府節鎮設使、副，若軍器兼作院、軍資兼軍器庫，及防刺郡，則置都監一員，以軍資監兼者如舊。

作院：

使一員，副使一員，掌監造軍器，兼管徒囚，判院事。

都監一員，掌收支之事。

牢長，監管囚徒及差設牢子。中都、南京依此置，仍加"都"字。南京省都監一員，東京、西京置使或副一員，上京并省。隨府節鎮作院使副，并以軍器使副兼之。其或置一員，或以軍資庫兼之，若元設甲院都監處，并薊州專設使副者，并仍舊。

諸轉運泉穀等職

都轉運司：

使，正三品，掌稅賦錢穀、倉庫出納、權衡度量之制。

同知，從四品。

副使，正五品。

吏六人，公使都是十人。

諸知鎮、知城、知堡、知寨，都爲從七品。設置公使的人數都與縣相同，衹是要根據户數設置司吏。

諸司獄：

司獄一員，正九品，管理囚犯。司吏一人。公使二人。典獄二人，負責看守囚犯、管理牢門開關的事務。獄子，是看守囚犯的人。

市令司：

衹在中都設置。

令一員，正八品。南遷後以左、右警巡使兼任。丞一員，正九品。負責平衡物價，檢查不合規定的度量衡、百貨的價格。司吏四人，公使八人。

軍器庫：

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從九品。掌管甲冑兵器。司吏二人。庫子，掌管出納的數目、看守巡查保護。中都、南京按此設置，西京裁減副使，北京衹有副使，并兼任八作使。各府節鎮設使、副使，如果軍器使兼任作院、軍資兼任軍器庫，以及防刺郡，則設置都監一員，以軍資監兼任的照舊。

作院：

使一員，副使一員，負責監督製造軍器，兼管囚徒，處理院中事務。

都監一員，掌管收入與支出的事務。

牢長，監督管理囚徒以及差派牢子。中都、南京按此設置，并加"都"字。南京減省一員都監，東京、西京設置一員使或副使，上京全都減省。各府節鎮作院使、副使，都以軍器使、副使兼任。有的衹設置一員，有的以軍資庫使兼任，如果原來設置有甲院都監的地方，與薊州專設使、副使的，全部照舊不變。

都轉運司：

使，正三品，掌管賦稅錢穀、倉庫出納、以及度量衡的制度。

同知，從四品。

副使，正五品。

都勾判官，從六品，紀綱衆務、分判勾案，惟南京勾判兼上林署丞。

户籍判官二員，從六品，舊止一員，承安四年增置一員，不許別差，專管拘收徵剋等事。

支度判官二員，從六品，掌勾判、分判支度案事。

鹽鐵判官一員，從六品。

都孔目官二員，勾稽文牘。

知法二員，從八品。

都勾案、户籍案、鹽鐵案、支度案、開拆案司吏，女直八人，漢人九十人。抄事一人，譯史三人，通事一人，押遞五十人，監運諸物公使八十人。惟中都路置都轉運司，餘置轉運司，省户、度判官各一員。南京、西京、北京、遼東、山東西路、河北東路則置女直知法、漢知法各一員。山東東路、河東南路北路、河北西路、陝西東西路則置漢知法一員。餘官皆同中都置。女直司，司吏，遼東路十人，西京、北京、山東西路各五人，餘路皆四人。譯史，遼東路三人，餘各二人。通事各一人。漢人司，司吏，課額一百八十萬貫以上者五十人，百五十萬貫以上四十五人，百二十萬貫以上四十人，九十萬貫以上三十五人，六十萬貫以上三十人，三十萬貫以上二十五人，不及三十萬貫二十人。公使人，各七十人。押遞，南京、山東東西路、河東南路、河北西路各五十人，西京、河東北路、河北東路各四十人，餘路各三十人。

山東鹽使司：

與寶坻、滄、解、遼東、西京、北京凡七司。

使一員，正五品，他司皆同。副使二員，正六品。它司皆一員。判官三員，正七品。泰和作四員，寶坻、解州設二員，餘司皆一員。掌幹鹽利以佐國用。

管勾二十二員，正九品，寶坻、解、西京則設六員，北京、遼東、滄州則

都勾判官，從六品，負責處理各種事務、分管勾案，衹有南京勾判兼上林署丞。

户籍判官二員，從六品，以前衹有一員，承安四年增設一員，不許另外差派，專管收繳徵取和扣除等事。

支度判官二員，從六品，負責勾判、分判支度案的事務。

鹽鐵判官一員，從六品。

都孔目官二員，負責處理文件。

知法二員，從八品。

都勾案、户籍案、鹽鐵案、支度案、開拆案司吏，女真人八人，漢人九十人。抄事一人，譯史三人，通事一人，押遞五十人，監督運輸各種物品的公使八十人。衹有中都路設置都轉運司，其他地方設置轉運司，減省户、度判官各一員。南京、西京、北京、遼東、山東西路、河北東路則設置女真知法、漢知法各一員。山東東路、河東南路北路、河北西路、陝西東西路則設置漢知法一員。其他官吏都按照中都的設置。女真司，司吏，遼東路十人，西京、北京、山東西路各五人，其他路都爲四人。譯史，遼東路三人，其他地方爲二人。通事各爲一人。漢人司，司吏，徵收賦税達一百八十萬貫以上的地方爲五十人，一百五十萬貫以上的地方四十五人，一百二十萬貫以上的地方四十人，九十萬貫以上的地方三十五人，六十萬貫以上的地方三十人，三十萬貫以上的地方二十五人，不到三十萬貫的地方二十人。公使人，各七十人。押遞，南京、山東東西路、河東南路、河北西路各五十人，西京、河東北路、河北東路各四十人，其他路各三十人。

山東鹽使司：

與寶坻、滄、解、遼東、西京、北京共七個司。

使一員，正五品，其他司都一樣。副使二員，正六品。其他司都爲一員。判官三員，正七品。泰和時爲四員，寶坻、解州設二員，其他司都爲一員。負責獲取鹽利來輔助國家開支。

管勾二十二員，正九品，寶坻、解、西京則設六員，北京、遼東、滄州則設四員。同管勾、都同監都

設四員。同管勾、都同監皆省。掌分管諸場發買、收納、恢辦之事。

同管勾五員。

都監八員。

監、同各七員。

知法一員。司吏二十二人，女直三人、漢人十九人。譯人一人，抄事、公使四十人，它司皆同。

中都都麯使司：酒使司、院務、税醋使司，榷場兼酒使司附。

使，從六品。副使，正七品。掌監知人户醖造麯蘗，辦課以佐國用。餘酒使監醖辦課同此。

都監二員，正八品，掌簽署文簿、檢視醖造。司吏四人，公使十人。

凡京都及真定皆爲都麯酒使司，設官吏同此。它處置酒使司，課及十萬貫以上者設使、副、小都監各一員，五萬貫以上者設使、副各一員，以上皆設司吏三人。二萬貫以上者設使及都監各一員，司吏二人。不及二萬貫者爲院務，設都監、同監各一員，不及千貫之院務止設都監一員。其它税醋使司、及榷場與酒税相兼者，視課多寡設官吏，皆同此。諸酒税使三萬貫以上者正八品，諸酒榷場使從七品，五萬貫以上副使正八品。

提舉南京路榷貨事，從六品。

中都都商税務司：

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正大元年升爲從七品。掌從實辦課以佐國用。

都監一員，從九品，掌簽署文簿、巡察匿税。司吏四人，公使十人。餘置官吏同酒使司。

中都廣備庫：

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一員，從八品。判官一員，正九品。掌匹帛顔色、油漆諸物出納之事。攢典四人。庫子十四人，内十二人收支，二人應辦。掌排數出納、看守巡護之事，與庫官通管。

減省掉。負責分管各場出售、收購、置辦的事務。

同管勾五員。

都監八員。

監、同監各七員。

知法一員。司吏二十二人，女真三人、漢人十九人。譯人一人，抄事、公使四十人，其他各司都一様。

中都都麯使司：酒使司、院務、税醋使司，榷場兼酒使司附在後面。

使，從六品。副使，正七品。負責監督管理人户製造酒麯，徵取賦税輔助國家開支。其他的酒使監督釀酒徵取税收與此相同。

都監二員，正八品，負責簽署文件、檢查監督製造酒麯。司吏四人，公使十人。

大凡京都及真定都是都麯酒使司，設置的官吏與此相同。其他地方設置酒使司，税利達到十萬貫以上的設使、副使、小都監各一員，五萬貫以上的設使、副使各一員，以上都設司吏三人。二萬貫以上的設使及都監各一員，司吏二人。不到二萬貫的爲院務，設都監、同監各一員，不到一千貫的院務衹設都監一員。其他税醋使司、以及榷場與酒税在一起的，根據利税的多少設置官吏，都與此相同。各酒税使三萬貫以上的爲正八品，各酒榷場使爲從七品，五萬貫以上的副使爲正八品。

提舉南京路榷貨事，從六品。

中都都商税務司：

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正大元年升爲從七品。負責按實際情況辦理利税收入來輔助國家開支。

都監一員，從九品，負責簽署文件、巡察逃税。司吏四人，公使十人。其他官吏的設置與酒使司相同。

中都廣備庫：

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一員，從八品。判官一員，正九品。掌管布帛的顔色、油漆等各種東西出納的事務。攢典四人。庫子十四人，其中十二人負責收支，二人承辦。掌管按數量出納、看守和巡邏保護的事務，與庫官共同管理。

永豐庫：

鍍鐵院都監隷焉。

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一員，從八品。判官一員，正九品。掌泉貨金銀珠玉出納之事。攢典三人。庫子十二人，内十人收支，二人應辦。凡歲收二十五萬貫者置庫子十人，不及二萬貫者置二人。

鍍鐵院都監二員，管勾生熟鐵釘綫。攢典一人。京、府、鎮、通州并依此置，判官、都監皆省。或兼軍器并作院，或設使若副一員。防刺郡設都監一員，仍兼軍器庫。

南京交鈔庫：

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出入錢鈔兑便之事。攢典二人，攢寫計帳、類會合同。庫子八人，掌受納錢數、辨驗交鈔、毀舊注簿曆。

中都流泉務：

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聞民間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爲本，小民苦之。若官爲設庫務，十中取一爲息，以助官吏廩給之費，似可便民。卿等其議以聞。"有司奏於中都、南京、東平、真定等處并置質典庫，以流泉爲名，各設使、副一員。凡典質物，使、副親評價直，許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計之。經二周年外，又逾月不贖，即聽下架出賣。出帖子時，寫質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銀等第分兩，及所典年月日錢貫，下架年月之類。若亡失者，收贖日勒合干人，驗元典官本，并合該利息，陪償入官外，更勒庫子，驗典物日上等時估償之，物雖故舊，依新價償。仍委運司佐貳幕官識漢字者一員提控，若有違犯則究治。每月具數，申報上司。大定二十八年十月，京府節度州添設流泉務，

永豐庫：

鍍鐵院都監隷屬於它。

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一員，從八品。判官一員，正九品。掌管錢財金銀珠玉出納的事務。攢典三人。庫子十二人，其中十人負責收支，二人承辦。凡是每年收入二十五萬貫的地方設置庫子十人，不到二萬貫的設置二人。

鍍鐵院都監二員，管理生熟鐵釘和鐵綫。攢典一人。京、府、鎮、通州都依照這設置，判官、都監都省掉。有的兼軍器和作院，有的設使或副使一員，防刺郡設都監一員，仍然兼管軍器庫。

南京交鈔庫：

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管錢鈔的收支和兑换。攢典二人，負責統計賬目、分類統計合同。庫子八人，掌管收取錢財、檢驗交鈔、銷毁以前的賬目。

中都流泉務：

大定十三年，皇上對宰相和大臣説："據説民間典當，利息重的達五七分，有的以利爲本，小民百姓深受其苦。如果官府設立庫務，取十分之一爲利息，用來輔助官吏的俸禄費用，似乎可以有利於百姓。你們討論後報告我。"有關部門上奏在中都、南京、東平、真定等地設立質典庫，以流泉爲名，各設使、副使一員。凡是典當物品，使、副使親自評估價值，准許典當七分，月利一分，不到一月的按日計算。經過二周年後，又過了一月不贖回，就允許下架出賣。出帖子時，寫上典當物品人的姓名，物品的名稱，金銀的等級重量，以及所典當的年月日和錢數，下架出賣的年月之類。如果丢失，收贖那天令有關人員驗明典當物品的本錢和應得的利息，賠償給官府外，還要命令庫子根據典當物品時上等的時價賠償，物品雖舊，也要依新價賠償。并委派運司佐貳幕官認得漢字的一員管理，如有違犯就要查辦。每個月登記數目，申報上司。大定二十八年十月，京府節度州添設流泉務，共二十八處。明昌元年，都廢除了。二年，在中都的依舊制保

凡二十八所。明昌元年，皆罷之。二年，在都依舊存設。

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解典諸物、流通泉貨。

勾當官一員。攢典二人。

中都店宅務：

管勾四員，正九品，各以二員分左右廂，掌官房地基、徵收官錢、檢料修造摧毀房舍。攢典，左右廂各五人，掌徵收及檢料修造房屋之事。庫子，左右廂各三人。催錢人，左右廂各十五人。又別設左廂平樂樓花園子一名，右廂館子四人。南京店宅務同。

中都左右廂别貯院：

使一員，從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判官，從九品。掌拘收退材等物及出給之事。攢典、庫子，同前。

中都木場：

使一員，從八品。副使一員，判官一員，皆正九品。掌拘收材木諸物及出給之事。司吏一人，庫子四人，花料一人，木匠一人。

中都買物司：

使一員，從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收買官中所用諸物。

都監四員，從九品，掌支應等事。司吏二人。

京兆府司竹監：

管勾一員，從七品，掌蒔養竹園采斫之事。司吏一人。監兵百人，給蒔養采斫之役。

諸綾錦院：置於真定、平陽、太原、河間、懷州。

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織造常課匹段之事。

規措京兆府耀州三白渠公事

規措官，正七品，掌灌溉民田。

點檢渠堰官一員，掌點檢啓閉涇陽等縣渠堰。司吏二人。

留。

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管典當各種物品、流通貨幣。

勾當官一員。攢典二人。

中都店宅務：

管勾四員，正九品，各以二員分爲左右厢，掌管房屋地基、徵收官錢、檢查料理修造摧毁的房舍。攢典，左右厢各五人，掌管徵收及辦理物料修造房屋的事。庫子，左右厢各三人。催錢人，左右厢各十五人，又另設左厢平樂樓花園子一名，右厢館子四人。南京店宅務相同。

中都左右厢别貯院：

使一員，從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判官，從九品。掌管收繳退回材料等物品以及發放的事務。攢典、庫子，與前面一樣。

中都木場：

使一員，從八品。副使一員，判官一員，都是正九品。掌管收繳木材等各種物品以及發放的事。司吏一人，庫子四人，花料一人，木匠一人。

中都買物司：

使一員，從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管收買官府中所用的各種物品。

都監四員，從九品，掌管供應等事務。司吏二人。

京兆府司竹監：

管勾一員，從七品，掌管護理竹園砍伐竹子的事。司吏一人。監兵一百人，擔任護理采伐的差使。

諸綾錦院：設在真定、平陽、太原、河間、懷州。

使一員，正八品。副使一員，正九品。掌管織造經常徵收的絲織品的事。

規措京兆府耀州三白渠公事

規措官，正七品，掌管灌溉民田。

點檢渠堰官一員，負責查核開放和關閉涇陽等縣渠堰。司吏二人。

漕運司：

提舉一員，正五品，景州刺史兼領，掌河倉漕運之事。

同提舉一員，正六品。勾當官，從八品，掌催督起運綱船。司吏六人，分掌課使、起運兩科，各設孔目官，前後行各一人。傔使科，掌吏、户、禮案。起運科，掌兵、刑、工案。公使八十一人，押綱官七十六人。

景州依此置。肇州以提舉兼本州同知，同提舉兼州判。

諸倉：

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掌倉廩畜積、受納租税、支給禄廩之事。攢典，掌收支文曆、行署案牘。歲收一萬石以上設二人。倉子，掌斛斗盤量、出納、看守之事。

草場：

使，副使，掌儲積受給之事。攢典二人。場子，掌積垛、出納、看守、巡護之事，歲收五萬以上設四人。中都、南京、歸德、河南、京兆、鳳翔依此置。西京省副使，餘京節鎮科設使副一員，防刺仍舊，置都監一員。

南京諸倉監支納官、草場監支納官，正八品。

南京提控規運柴炭場：

使，從五品。

副使，正六品。

京西規運柴炭場：

使，從八品。

副使，正九品。

諸府鎮兵馬巡檢關津邊將等職

諸總管府節鎮兵馬司：

都指揮使一員，正五品，巡捕盜賊，提控禁夜，糾察諸博徒、屠宰牛馬，總判司事。

副都指揮使二員，正六品，貳使職，通判司事，分管内外，巡捕盜

漕運司：

提舉一員，正五品，由景州刺史兼任，掌管河倉漕運的事務。

同提舉一員，正六品。勾當官，從八品，掌管督促起運綱船。司吏六人，分管課使、起運兩科，各設孔目官，前後行各一人。傔使科，掌管吏、户、禮案。起運科，掌兵、刑、工案。公使八十一人，押綱官七十六人。

景州照此設置。肇州以提舉兼任本州同知，同提舉兼任州判。

諸倉：

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掌管倉庫儲藏、收取租税、發放俸禄的事務。攢典，掌管收支賬目、發布簽署公文。每年徵收一萬石以上的地方設二人。倉子，掌管盤量穀物、出納、看守的事務。

草場：

使，副使，掌管儲藏、收取與支出的事務。攢典二人。場子，掌管堆積草垛、出納、看守、巡邏保護的事，每年收五萬石以上的地方設四人。中都、南京、歸德、河南、京兆、鳳翔依此設置。西京不設副使，其他各京節鎮科設副使一員，防刺照舊，設置都監一員。

南京各倉監支納官、草場監支納官，正八品。

南京提控規運柴炭場：

使，從五品。

副使，正六品。

京西規運柴炭場：

使，從八品。

副使，正九品。

諸總管府節鎮兵馬司：

都指揮使一員，正五品，掌管巡捕盜賊，實行宵禁，糾察各種賭徒和私自屠宰牛馬的事，總管司中事務。

副都指揮使二員，正六品，輔佐都指揮使，共同處理司中事務，分管内外，巡捕盜賊。軍典

賊。軍典十二人，掌本庫名籍、差遣文簿、行署文書、巡捕等事，餘軍典同此。司吏一人，譯人一人，公使十人。

指揮使一員，從六品，鈐轄四都之兵以屬都指揮使，專署本指揮使事。

軍使一員，正七品，指揮之職，左右什將各一人，共管一都。軍典二人，營典一人，左、右承局各一人，左、右押官各一人。

以上軍員每百人爲一指揮使，各一員分四都，每都設左右什將、承局、押官各一。若人數不及，附近相合者，并依上置。如無可相合者，三百人以上爲一指揮，二百人以上止設指揮使，一百人止設軍使，仍每百人以上立爲一都，不及百人設什將、承局、押官各一。其指揮下軍使，什將下軍典、營典，各同此置。惟北京、西京止設使、副各一員。

諸府鎮都軍司：

都指揮使一員，正七品，節鎮軍都指揮使則從七品。掌軍率差役、巡捕盜賊，總判軍事，仍與録事同管城隍。軍典二人，公使六人。凡諸府及節鎮并依此置。

諸防刺州：

軍轄一員，掌同都軍，兼巡捕，仍與司候同管城壁。軍典二人。

諸府州：

兵馬鈐轄一員，從六品，掌巡捕盜賊。若有盗，則總押隨處巡尉，并力擒捕。司吏二人。京兆、咸平、濟南、鳳翔、萊、密、鰲、鞏州并依此置。惟京兆、咸平府置兵馬都鈐轄，餘并省。

諸巡檢：

中都東北都巡檢使一員，正七品，通州置司，分管大興、漷陰、昌平、通、順、薊、盈州界盗賊事。司吏一人，掌行署文書。馬軍十五人，於武衛馬軍内選少壯熟閑弓馬人充。

十二人，掌管本庫名册、差遣文簿、簽署文書、巡捕等事，其他軍典與此相同。司吏一人，譯人一人，公使十人。.

指揮使一員，從六品，鈐轄四都之兵以屬都指揮使，專署本指揮使事。

軍使一員，正七品，是指揮的職務，左右什將各一人，共管一都。軍典二人，營典一人，左、右承局各一人，左、右押官各一人。

以上軍員每百人設一指揮使，各一員分四都，每都設左右什將、承局、押官各一人。如果人數不够，附近相合的，都按以上設置。如果没有可以相合的，三百人以上爲一指揮，二百人以上祇設指揮使，一百人祇設軍使，仍然每百人以上立爲一都，不滿百人的設什將、承局、押官各一人。指揮下的軍使，什將下的軍典、營典，各按此設置。祇有北京、西京祇設使、副使各一員。

諸府鎮都軍司：

都指揮使一員，正七品，節鎮軍都指揮使則爲從七品。掌管軍率差役、巡捕盜賊，總管軍中事務，并與録事共同管理城隍。軍典二人，公使六人。各府及節鎮都按照這樣設置。

諸防刺州：

軍轄一員，職責與都軍相同，兼負責巡捕，并與司候共同管理城墻。軍典二人。

諸府州：

兵馬鈐轄一員，從六品，掌管巡捕盜賊。如果有强盗，則統一指揮各地巡尉，合力捉拿。司吏二人。京兆、咸平、濟南、鳳翔、萊、密、鰲、鞏州都按此設置。祇有京兆、咸平府設置兵馬都鈐轄，其他地方不設。

諸巡檢：

中都東北都巡檢使一員，正七品，在通州設衙門，分管大興、漷陰、昌平、通、順、薊、盈州邊境盜賊的事。司吏一人，負責簽署文書。馬軍十五人，在武衛馬軍内挑選少壯并精通騎射的人充任。

西南都巡檢一員，正七品，良鄉縣置司，分管良鄉、宛平、安次、永清縣并涿、易州界盗賊事。

諸州都巡檢使各一員，正七品。

副都巡檢使各一員，正八品。司吏各一人。右宿、泗、唐、鄧、蔡、亳、陳、潁、德、華、河、隴、秦等州并西北路依此置，餘不加"使"字。

散巡檢，正九品。內泗州以管勾排岸兼之。皆設副巡檢一員，爲之佐。右地險要處置司。唐、鄧、宿、泗、潁、壽、蔡等州及緣邊二十五處置。大定二十二年，廣寧府大斧山置巡檢司。明昌五年七月，升蔡州劉輝村置巡檢。

潼關：

關使兼譏察官，正七品，掌關禁、譏察奸僞及管鑰啓閉。

副譏察，正九品，掌任使之事。司吏二人，女直、漢人各一。

居庸關、紫荆關、通會關、會安關及他關皆設使，從七品。

大慶關：

管勾河橋官兼譏察事一員，正八品，掌解繫浮橋、濟渡舟楫、巡視河道、修完埽岸、兼率埽兵四時功役、栽植榆柳、預備物料、譏察奸僞等事。

同管勾一員。司吏二人，女直、漢人各一人。九鼎、大陽津渡，惟置譏察官一員。

孟津渡：

譏察一員，正八品，掌譏察奸僞。

副譏察一員，正九品。司吏二人。

提舉譏察使，正五品。副使，從五品。陝西一員，河南二員。南遷置譏察使，從七品。副使，正八品。南遷後，陝西置於秦州，河南置於唐、鄧、息、壽、泗五州。

西南都巡檢一員，正七品，在良鄉縣設衙門，分管良鄉、宛平、安次、永清縣和涿、易州邊境的盜賊之事。

諸州都巡檢使各一員，正七品。

副都巡檢使各一員，正八品。司吏各一人。右宿、泗、唐、鄧、蔡、亳、陳、潁、德、華、河、隴、秦等州和西北路依此設置，其他地方不加"使"字。

散巡檢，正九品。其中泗州以管勾排岸兼任。都設副巡檢一員，作爲副官。右方的官在地勢險要處設衙門。唐、鄧、宿、泗、潁、壽、蔡等州及沿邊二十五處設置。大定二十二年，在廣寧府大斧山設置巡檢司。明昌五年七月，升蔡州劉輝村設置巡檢。

潼關：

關使兼譏察官，正七品，掌管關卡禁令、盤察違法人員及負責開門關門。

副譏察，正九品，掌管任使的事。司吏二人，女真、漢人各一名。

居庸關、紫荆關、通會關、會安關及其他關都設使，從七品。

大慶關：

管勾黄河橋官兼譏察事一員，正八品，掌管解開和繫上浮橋、過河的舟楫、巡視河道、整修埽岸、并率領埽兵擔負四時的勞作、栽種榆柳樹、預備物料、盤查違法之事等。

同管勾一員。司吏二人，女真、漢人各一人。九鼎、大陽津渡，衹設譏察官一員。

孟津渡：

譏察一員，正八品，掌管盤查違法之事。

副譏察一員，正九品。司吏二人。

提舉譏察使，正五品。副使，從五品。陝西一員，河南二員。南遷後設譏察使，從七品。副使，正八品。南遷後，陝西設置在秦州，河南設置在唐、鄧、息、壽、泗五州。

提舉秦、藍兩關，提舉，從五品。同提舉，正六品。南遷後置。

提舉三門、集津南北岸，正六品。南遷後置。

沿淮譏察使，從五品。

管勾泗州兼排岸巡檢，正九品。

諸邊將：

正將一員，正七品，掌提控部保將、輪番巡守邊境。

副將一員，正八品。部將一員，正九品，輪番巡守邊境。

隊將，正九品。

鄜延九將，慶陽十將，臨洮十四將，鳳翔十六將，河東三將，并依此置。

統軍司：河南，山西，陝西，益都。

使一員，正三品，督領軍馬、鎮攝封陲、分營衛、視察奸。

副統軍一員，正四品。

判官一員，從五品，紀綱庶務、簽判司事。大定九年置。

知事一員，從七品。

知法二員，從八品，女直、漢人各一。書吏十三人，女直八人，漢人五人，掌行署文牘、上名監印。守當官四人，譯書四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五十人。河南依此置，山東不設判官，知法以益都府知法兼之。

招討司：三處置，西北路、西南路、東北路。

使一員，正三品。副招討使二員，從四品，招懷降附、征討携離。

判官一員，從六品，紀綱職務、簽判司事。

勘事官一員，從七品。

知事一員，正八品。

知法二員，從八品，女直、漢人各一。司吏十九人。譯人三人。通事六人，内諸部三人、河西一人。移剌三十人，以上名充都管。抄事一人。公使五十人。

提舉秦、藍兩關，提舉，從五品。同提舉，正六品。南遷以後設置。

提舉三門、集津南北岸，正六品。南遷後設置。

沿淮譏察使，從五品。

管勾泗州兼排岸巡檢，正九品。

諸邊將：

正將一員，正七品，負責管理部保將、輪流巡守邊境。

副將一員，正八品。部將一員，正九品，負責輪流巡守邊境。

隊將，正九品。

鄜延九將，慶陽十將，臨洮十四將，鳳翔十六將，河東三將，都依此設置。

統軍司：河南，山西，陝西，益都。

使一員，正三品，負責統領軍馬、鎮守境土、分别營衛、察視違法行爲。

副統軍一員，正四品。

判官一員，從五品，負責處理各種事務、簽判司事。大定九年設置。

知事一員，從七品。

知法二員，從八品，女真、漢人各一員。書史十三人，女真八人，漢人五人，掌管簽署公文、簽名蓋印。守當官四人，譯書四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五十人。河南依此設置，山東不設判官，知法以益都府知法兼任。

招討司：在三處設置：西北路、西南路、東北路。

使一員，正三品。副招討使二員，從四品，負責招安降附的人、征討背叛的人。

判官一員，從六品，負責處理職責上的事務、簽判司事。

勘事官一員，從七品。

知事一員，正八品。

知法二員，從八品，女真、漢人各一員。司吏十九人。譯人三人。通事六人，其中諸部三人，河西一人。移剌三十人，以上名充任都管。抄事一人。公使五十人。西北路增加勘事官一員。東北路不設漢人知

西北路增勘事官一員。東北路不置漢人知法。

法。

諸猛安部族及群牧等職

諸猛安：謀克隸焉。

猛安，從四品，掌修理軍務、訓練武藝、勸課農桑，餘同防禦。司吏四人，譯一人，撻馬、差役人數并同舊例。

諸謀克，從五品，掌撫輯軍户、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女直司吏一人，譯一人，撻馬。

諸部族節度使：

節度使一員，從三品，統制各部，鎮撫諸軍，餘同州節度。

副使一員，從五品。

判官一員。

知法一員。司吏四人，女直、漢人各半。通事一人，譯人一人，撻馬。右部羅火部族、土魯渾部族并依此置。

諸乣：

詳穩一員，從五品，掌守戍邊堡，餘同謀克。皇統八年六月，設本班左右詳穩，定爲從五品。

麽忽一員，從八品，掌貳詳穩。司吏三人。習尼昆，掌本乣差役等事。撻馬，隨從也。咩乣、唐古乣、移剌乣、木典乣、骨典乣、失魯乣并依此置。惟失魯乣添設譯人一名。《士民須知》有蘇謨典乣、胡都乣、霞馬乣，無失魯乣、移典乣。

諸移里堇司：

移里堇一員，從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司吏，女直一人、漢人一人。習尼昆，掌本乣差役等事。撻馬。右土魯渾部族南北移里堇司依此置。部羅火部族左右移里堇司置女直司吏一人。

諸禿里：

禿里一員，從七品，掌部落詞訟、防察違背等事。女直司吏一人，通事一人。

諸群牧所：

諸猛安：謀克隸屬於它。

猛安，從四品，負責整理軍務、訓練武藝、鼓勵督促農業生産和養蠶．其餘職責和防禦相同。司吏四人，翻譯一人，撻馬、差役的人數和舊例一樣。

各謀克，從五品，負責安撫軍户、訓練武藝。衹是不管常平倉，其他職責與縣令一樣。女真司吏一人，翻譯一人，撻馬。

諸部族節度使：

節度使一員，從三品，統領各部，鎮撫各軍，其餘責權與州節度相同。

副使一員，從五品。

判官一員。

知法一員。司吏四人，女真、漢人各半。通事一人，譯人一人，撻馬。右部羅火部族、土魯渾部族都按這個辦法設置。

諸乣：

詳穩一員，從五品，負責守衛邊境城堡，其他職權與謀克相同。皇統八年六月，設立本班左右詳穩，定爲從五品。

麽忽一員，從八品，輔助詳穩。司吏三人。習尼昆，掌管本乣差役等事。撻馬，即隨從。咩乣、唐古乣、移剌乣、木典乣、骨典乣、失魯乣都依此設置。衹有失魯乣添設譯人一名。《士民須知》有蘇謨典乣、胡都乣、霞馬乣，没有失魯乣、移典乣。

諸移里堇司：

移里堇一員，從八品，分别掌管部族村寨的事務。司吏，女真一人、漢人一人。習尼昆，掌管本乣差役等事。撻馬。右土魯渾部族南北移里堇司依此設置。部羅火部族左右移里堇司設置女真司吏一人。

諸禿里：

禿里一員，從七品，掌管部落的訴訟、防止和檢察違法之事。女真司吏一人，通事一人。

諸群牧所：

又國言謂“烏魯古”。

提控諸烏魯古一員，正四品，明昌四年置。是年以安遠大將軍尚厩局使石抹貞兼慶州刺史爲之，設女直司吏二人，譯一人，通事一人。

使一員，從四品。國言作烏魯古使。副使一員，從六品。掌檢校群牧畜養蕃息之事。

判官一員，正八品，掌簽判本所事。

知法一員，從八品。女直司吏四人，譯人一人，撻馬十六人，使八人，副五人，判三人。又設掃穩脱朵，分掌諸畜，所謂牛馬群子也。

惟板底因、烏鮮、忒恩、蒲鮮群牧依此置。

又女真語稱“烏魯古”。

提控諸烏魯古一員，正四品，明昌四年設置。這年以安遠大將軍尚厩局使石抹貞兼慶州刺史擔任，設女真司吏二人，譯人一人，通事一人。

使一員，從四品。女真語作烏魯古使。副使一員，從六品。負責查核牲畜喂養繁殖的事。

判官一員，正八品，負責簽判本所事務。

知法一員，從八品。女真司吏四人，譯人一人，撻馬十六人，使八人，副使五人，判三人。又設掃穩脱朵，分管各種牲畜，即牛馬群子。

祇有板底因、烏鮮、忒恩、蒲鮮群牧依此設置。

金史卷五十八

志第三十九

百官(四)

符　印　鐵券　官誥　百官俸給

符制

初，穆宗之前，諸部長各刻信牌，交互馳驛，訊事擾人。太祖獻議，自非穆宗之命，擅製牌號者置重法。自是，號令始一。收國二年九月，始製金牌，後又有銀牌、木牌之制，蓋金牌以授萬户，銀牌以授猛安，木牌則謀克、蒲輦所佩者也。故國初與空名宣頭付軍帥，以爲功賞。

遞牌，即國初之信牌也，至皇統五年三月，復更造金銀牌，其制皆不傳。大定二十九年，製緑油紅字者，尚書省文字省遞用之。朱漆金字者，敕遞用之。并左右司掌之，有合遞文字，則牌送各部，付馬鋪轉遞，日行二百五十里。如臺部别奉聖旨文字，亦給如上制。

虎符之制，承安元年製，以禮官言，漢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唐以銅魚符，起軍旅、易守長等用之。至是，斟酌漢、唐典故，其符用虎，并五左一右，左者留御前，以侍臣親密者掌之，其右付隨路統軍司、招討司長官主之，闕則次官主之。若發兵三百人以上及徵兵、召易本司長貳官，從尚書省奏請左第一符，近侍局以囊

當初，穆宗之前，各部長各刻信牌，互相用驛馬奔走傳遞，通訊之事騷擾百姓。太祖建議，如果不是穆宗的命令，擅自製作牌號的要處以重刑。從此以後，號令纔統一。收國二年九月，開始製作金牌，後來又有銀牌、木牌的制度，大概是由於金牌授給萬户，銀牌授給猛安，木牌則由謀克、蒲輦佩帶。所以建國初把空名委任狀授給軍隊統帥，作爲賞功之用。

遞牌，就是建國初的信牌，到皇統五年三月，又重造金銀牌，它們的形制都没有流傳下來。大定二十九年，製作緑油紅字的遞牌，由尚書省文字省傳遞使用。朱漆金字的，發布敕令時傳遞使用，都由左右司掌管，有應當傳遞的文書，則把牌送到各部，交給馬鋪轉送，每天走二百五十里。如果臺省另外奉承聖旨的文字，也按照上述辦法傳遞。

虎符的制度，是承安元年制定的，因爲禮部官説，漢代給郡國守相銅虎符，唐代給銅魚符，調動軍隊，改换地方長官時使用。到這時，參考漢、唐的老辦法，符用虎形，都爲五左一右，左面留在皇帝那裏，由親密的侍臣掌管，右面交給各路統軍司、招討司長官掌管，長官缺員則由副官掌管。如果要調動軍隊三百人以上及徵兵、召回并改换本司的長官、副長官，就得根據尚書省奏報請求左面第一符，近侍局用袋封上交給主奏

封付主奏者，尚書備録聖旨，與符以函同封，用尚書省印記之，皆專使帶牌馳送至彼。主符者視其封，以右符勘合，然後奉行，若一有參差者，不敢承用。主者復用囊封貯左符，上用職印，具發兵狀與符以本司印封，即日還付使者，送尚書省以進，乃更其封，以付内掌之人。若復有事，左符以次出，周而復始，仍各置曆注付受日月。若盗賊急速不容先陳者，雖三百人以上，其掌兵官司亦許給付，隨即言上，詔即施行之。

貞祐三年，更定樞密院用鹿符，宣撫司用魚符，統軍司用虎符。

若發銀牌，若省付部及點檢司者，左右司用匣封印，驗封交受。若發於他處，并封題押，以匣貯之。

的人，尚書省詳細抄録聖旨，和符一起用盒子封上，蓋上尚書省印，都要派專使帶牌騎馬快速送到那個地方。掌符的人查驗封口，用右符核對是否吻合，然後執行。如果有一處不吻合，不敢執行。掌符的人再用袋封存左符，蓋上官印，寫明調發軍隊的理由和符一起蓋上本司印封，當天交還使者，送尚書省奏進，於是换封後交給宫内掌管的人。如果又有事，左符依次發出，周而復始，并各設日曆登記發出和收回的日月。如果遇到盗賊來得很快來不及先上報的，雖然調兵三百人以上，掌管軍隊的官府也允許給符，隨即上報，下詔後馬上施行。

貞祐三年，又改爲樞密院用鹿符，宣撫司用魚符，統軍司用虎符。

如果發銀牌，如果由省交給部及點檢司的，左右司把匣子蓋印封存，查驗封口後進行交接。如果發到其他地方，都要封好并題寫記號，用匣子貯藏。

印制

太子之寶。大定二十二年，世宗幸上京，鑄“守國之寶”以授皇太子。二十八年，世宗不豫，以皇太孫攝政，鑄“攝政之寶”。貞祐三年十二月，以皇太子守緒控制樞密院，詔以金鑄“撫軍之寶”，如世宗時制，於啓稟之際用之。

百官之印。天會六年，始詔給諸司，其前所帶印記無問有無新給，悉上送官，敢匿者國有常憲。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舊名及階品大小不一，有用遼、宋舊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禮部更鑄焉。

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并金印，方二寸，重八十兩，駝紐。一字王印，方一寸七分半，金鍍銀，重四十兩，鍍金三字。諸郡王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字。國公無印。一品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

太子的實印。大定二十二年，世宗巡視上京，鑄造了刻有“守國之寶”字樣的印授給皇太子。二十八年，世宗病重，讓皇太孫攝政，鑄造了一枚“攝政之寶”的印。貞祐三年十二月，讓皇太子守緒控制樞密院的印，詔令用金鑄造一枚“撫軍之寶”的印，按照世宗時的制度，在啓奏時使用。

百官之印。天會六年，纔下詔令給各官府，以前所帶的印記無論有無新給的官印，都上交官府，隱藏的依國法治罪。到正隆元年，鑒於内外官印新舊名稱以及階品大小不一，還有使用遼、宋舊印及契丹文字的，於是規定，命令禮部重新鑄造。

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都爲金印，方二寸，重八十兩，駝紐。一字王印，方一寸七分半，金鍍銀，重四十兩，鍍金三字。各郡王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字。國公無印。一品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字。二品印，方一寸六分，金鍍銅，重二十六兩。東宫三師、宰執與郡

字。二品印，方一寸六分，金鍍銅，重二十六兩。東宫三師、宰執與郡王同。三品印，方一寸五分半，銅，重二十四兩。四品印，方一寸五分，銅，重二十兩。五品印，方一寸四分，銅，重二十兩。六品印，一寸三分，銅，重十六兩。七品印，一寸二分，銅，重十六兩。八品印，一寸一分半，銅，重十四兩。九品印，一寸一分，銅，重十四兩。凡朱記，方一寸，銅，重十四兩。

王相同。三品印，方一寸五分半，銅，重二十四兩。四品印，方一寸五分，銅，重二十兩。五品印，方一寸四分，銅，重二十兩。六品印，一寸三分，銅，重十六兩。七品印，一寸二分，銅，重十六兩。八品印，一寸一分半，銅，重十四兩。九品印，一寸一分，銅，重十四兩。凡是朱記，方一寸，銅，重十四兩。

天德二年行尚書省以其印小，遂命擬尚書省印小一等改鑄。大定二十四年二月，鑄行尚書省、御史臺、并左右三部印，以從幸上京。

天德二年行尚書省認爲他們的印小，於是命令模仿尚書省印以小一等的規格改鑄。大定二十四年二月，鑄行尚書省、御史臺和左右三部印，帶着它跟隨皇帝巡視上京。

泰和元年八月，安國軍節度使高有鄰言："本州所掌印三，曰'安國軍節度使之印'；曰'邢州觀察使印'，吏、户、禮案用之；曰'邢州之印'，兵、刑、工案用之。以名實不正，乞改鑄。"宰臣奏謂："節度使專行之事自當用節度使印，觀察使亦如之，其六曹提點所軍兵民訟，則當用本州印，著爲定制。"上從之。

泰和元年八月，安國軍節度使高有鄰説："本州掌管的印有三個，一是'安國軍節度使之印'；一是'邢州觀察使印'，在吏、户、禮三部的案卷上使用；一是'邢州之印'，在兵、刑、工三部的案卷上使用。由於名實不正，請求改鑄。"宰臣上奏説："節度使專行的事務自然應當用節度使印，觀察使也一樣，至於六曹提點所軍民的訴訟，則應當用本州印，應當登記下來，作爲定制。"皇上采納了。

泰和八年閏四月，敕殿前都點檢司，依總管府例鑄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爲號，如本司差人則給之。

泰和八年閏四月，皇上下令殿前都點檢司，依照總管府的辦法鑄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爲標記，如果本司差派人員執行任務則授給他們。

鐵券

以鐵爲之，狀如卷瓦。刻字畫欄，以金填之。外以御寶爲合，半留内府，以賞殊功也。

以鐵製作，形狀如捲曲的瓦。刻上文字畫上邊欄，用金填塞。外面加蓋御印封合，一半留在御府中，用來獎賞特殊的功勛。

官誥

親王，紅遍地雲氣翔鸞錦褾。金鸞五色羅十五幅，寶裝犀軸。一品，紅遍地雲鶴錦褾，金雲鶴五色羅十四幅，犀軸。二品、三品，紅遍地龜蓮錦褾，素五色綾十二幅，玳瑁軸。四品、五品，紅遍地水藻戲鱗錦褾，大

親王，用紅遍地雲氣翔鸞錦裱。金鸞五色羅十五幅，寶裝犀軸。一品，用紅遍地雲鶴錦裱，金雲鶴五色羅十四幅，犀軸。二品、三品，用紅遍地龜蓮錦裱，素五色綾十二幅，玳瑁軸。四品、五品，用紅遍地水藻戲鱗錦裱，大白綾十幅，銀裹間鍍軸，元牙軸承安四年改，大安二年

白綾十幅，銀裏間鍍軸，元牙軸承安四年改之，大安二年復改爲金縷角軸。六品、七品，紅遍地草錦褾，小白綾八幅，角軸，大安加銀縷。

又改爲金縷角軸。六品、七品，用紅遍地草錦裱，小白綾八幅，角軸，大安時加銀縷。

公主、王妃與親王同。郡主、縣主、夫人，紅遍地瑞蓮鸂鶒錦褾，金蓮鸂鶒五色羅十五幅。

公主、王妃與親王一樣。郡主、縣主、夫人，用紅遍地瑞蓮鸂鶒錦裱，金蓮鸂鶒五色羅十五幅。

郡王夫人、國夫人，紅遍地芙蓉花錦褾，金花五色綾十二幅，玳瑁軸。

郡王夫人、國夫人，用紅遍地芙蓉花錦裱，金花五色綾十二幅，玳瑁軸。

縣君、孺人、鄉君，紅遍地雜花錦褾，素五色小綾十幅，銀裏間鍍軸。軸之制，如徑二寸餘大錢貫樞之，兩端復以犀象爲鈿以轄之，可圜轉如輪。金格，一品，紅羅畫雲氣盤龍錦褾，金龍五色羅十七幅，寶裝玉軸。二品，翔鳳褾，金鳳羅十六幅，犀軸。三品、四品，盤鳳褾，金鳳羅十五幅。五品，翔鸞錦褾，金鸞羅十四幅。以上幅皆用五色羅，軸皆用犀。六品，御仙花錦褾，金花五色綾十二幅。七品、八品、九品，太平花錦褾，金花五色小綾十幅。軸皆用玳瑁。凡褾皆紅，幅皆五色。夫人以上制授，餘敕授，皆給本色錦囊。

縣君、孺人、鄉君，用紅遍地雜花錦裱，素五色小綾十幅，銀裏間鍍軸。軸的形制，就像直徑二寸多的大錢貫穿作爲轉軸，兩端又以犀象作爲裝飾不使它滑落，可以像輪一樣旋轉。金代的制度，一品，爲紅羅畫雲氣盤龍錦裱，金龍五色羅十七幅，寶裝玉軸。二品，爲翔鳳裱，金鳳羅十六幅，犀軸。三品、四品，爲盤鳳裱，金鳳羅十五幅。五品，爲翔鸞錦裱，金鸞羅十四幅。以上幅都用五色羅，軸都用犀。六品，爲御仙花錦裱，金花五色綾十二幅。七品、八品、九品，爲太平花錦裱，金花五色小綾十幅。軸都用玳瑁。凡是裱都爲紅色，幅都爲五色。夫人以上都由制授，其他由敕授，都授給本色錦囊。

百官俸給

正一品：三師，錢粟三百貫石，麯米麥各五十稱石，春衣羅五十匹，秋衣綾五十匹，春秋絹各二百匹，綿千兩。三公，錢粟二百五十貫石，麯米麥各四十稱石，春衣羅四十匹，秋衣綾四十匹，春秋絹各一百五十匹，綿七百兩。親王、尚書令，錢粟二百二十貫石，麯米麥各三十五稱石，春衣羅三十五匹，秋衣綾三十五匹，春秋絹各一百二十匹，綿六百兩。皇統二年，定制，皇兄弟及子封一字王者爲親王，給二品俸，餘宗室封一字王者以三品俸給之。天德二年，以三師、宰臣以下有以一官而兼數職者，

正一品：三師，錢糧三百貫、石，麯米麥各五十稱、石，春衣羅五十匹，秋衣綾五十匹，春秋絹各二百匹，綿一千兩。三公，錢糧二百五十貫、石，麯米麥各四十稱、石，春衣羅四十匹，秋衣綾四十匹，春秋絹各一百五十匹，綿七百兩。親王、尚書令，錢糧二百二十貫、石，麯米麥各三十五稱、石，春衣羅三十五匹，秋衣綾三十五匹，春秋絹各一百二十匹，綿六百兩。皇統二年規定，皇帝的兄弟及兒子封一字王的爲親王，給二品官的俸祿，其他宗室封一字王的給三品官的俸祿。天德二年，認爲三師、宰臣以下有一官兼任多種職務的，以及有親王領取自己的俸祿卻又兼任其他事的，以前都給予俸祿，現在應該按所任的一個最高官職給俸祿，兼任職務的俸

及有親王食其禄而復領他事者，前此并給以俸，今宜從一高，其兼職之俸并不重給。至大定二十六年，詔有一官而兼數職，其兼職得罪亦不能免，而無廩給可乎。遂以職務煩簡定爲分數，給兼職之俸。

禄不再重給。到大定二十六年，詔令有一官兼任多種職務的，他們兼職犯罪也不能免予處罰，而没有俸禄，可以嗎？於是按照職務的煩簡確定標準，發給兼職的俸禄。

從一品：左右丞相、都元帥、樞密使、郡王、開府儀同，錢粟二百貫石，䴵米麥各三十稱石，春秋衣羅綾各三十匹，絹各一百匹，綿五百兩。平章政事，錢粟一百九十貫石，䴵米麥各二十八稱石，春羅秋綾各二十五匹，絹各九十五匹，綿四百五十兩。大宗正，錢粟一百八十貫石，䴵米麥各二十五稱石，羅綾同上，絹各九十匹，綿四百兩。

從一品：左右丞相、都元帥、樞密使、郡王、開府儀同，錢糧二百貫、石，䴵米麥各三十稱、石，春秋衣羅綾各三十匹，絹各一百匹，綿五百兩。平章政事，錢糧一百九十貫、石，䴵米麥各二十八稱、石，春羅秋綾各二十五匹，絹各九十五匹，綿四百五十兩。大宗正，錢糧一百八十貫、石，䴵米麥各二十五稱、石，羅綾同上，絹各九十匹，綿四百兩。

正二品：東宫三師、副元帥、左右丞，錢粟一百五十貫石，䴵米麥各二十二稱石，春羅秋綾各二十二匹，絹各八十匹，綿三百五十兩。

正二品：東宫三師、副元帥、左右丞，錢糧一百五十貫、石，䴵米麥各二十二稱、石，春羅秋綾各二十二匹，絹各八十匹，綿三百五十兩。

從二品：錢粟一百四十貫石，䴵米麥各二十稱石，春羅秋綾各二十匹，絹各七十五匹，綿三百兩。同判大宗正，錢粟一百二十貫石，䴵米麥各十八稱石，春羅秋綾各十八匹，絹各七十匹，綿二百五十兩。

從二品：錢糧一百四十貫、石，䴵米麥各二十稱、石，春羅秋綾各二十匹，絹各七十五匹，綿三百兩。同判大宗正，錢糧一百二十貫、石，䴵米麥各十八稱、石，春羅秋綾各十八匹，絹各七十匹，綿二百五十兩。

正三品：錢粟七十貫石，䴵米麥各十六稱石，春羅秋綾各十二匹，絹各五十五匹，綿二百兩。外官，錢粟一百貫石，䴵米麥各十五稱石，絹各四十匹，綿二百兩，公田三十頃。統軍使、招討使、副使，錢粟八十貫石，䴵米麥十三稱石，絹各三十五匹，綿百六十兩，公田二十五頃。都運、府尹，錢粟七十貫石，䴵米麥十二稱石，絹各三十匹，綿百四十兩。天德二年，省奏："職官公田歲入有數，前此百姓各隨公宇就輸，而吏或貪冒，多取以傷民。宜送之官倉，均

正三品：錢糧七十貫、石，䴵米麥各十六稱、石，春羅秋綾各十二匹，絹各五十五匹，綿二百兩。外官，錢糧一百貫、石，䴵米麥各十五稱、石，絹各四十匹，綿二百兩，公田三十頃。統軍使、招討使、副使，錢糧八十貫、石，䴵米麥十三稱、石，絹各三十五匹，綿一百六十兩，公田二十五頃。都運、府尹，錢糧七十貫、石，䴵米麥十二稱、石，絹各三十匹，綿一百四十兩。天德二年，尚書省奏："職官公田每年的收入有定額，以前百姓將租税送交到各地公倉，而吏人有的貪婪，多收取損害百姓利益。應該送交官倉，公平確定數額，與月俸一起發給各官。"

定其數，與月俸隨給。”

從三品：錢粟六十貫石，麴米麥各十四稱石，春秋衣羅綾各十匹，絹各五十匹，綿百八十兩。外官，錢粟六十貫石，麴米麥各十稱石，絹各二十五匹，綿一百二十兩，公田二十一頃。皇統元年二月，詔諸官、職俱至三品而致仕者，俸祿、傔人，各給其半。

從三品：錢糧六十貫、石，麴米麥各十四稱、石，春秋衣羅綾各十匹，絹五十匹，綿一百八十兩。外官，錢糧六十貫、石，麴米麥各十稱、石，絹各二十五匹，綿一百二十兩，公田二十一頃。皇統元年二月，詔令各官、職都達到三品而退休的，俸祿、侍從各給一半。

正四品：錢粟四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十二稱石，春秋衣羅綾各八匹，絹各四十匹，綿一百五十兩。外官，錢粟四十五貫石。副統軍，錢粟五十貫石，絹各二十二匹，綿八十兩，職田十七頃。餘同下：麴米麥各八稱石，絹各二十匹，綿七十兩，公田十五頃，許帶酒三十瓶、鹽三石。

正四品：錢糧四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十二稱、石，春秋衣羅綾各八匹，絹各四十匹，綿一百五十兩。外官，錢糧四十五貫、石。副統軍，錢糧五十貫、石，絹各二十二匹，綿八十兩，職田十七頃。其餘官職的俸祿統一如下：麴米麥各八稱、石，絹各二十匹，綿七十兩，公田十五頃，准許帶酒三十瓶、鹽三石。

從四品：錢粟四十貫石，麴米麥各十稱石，春秋羅綾各六匹，絹各三十匹，綿一百三十兩。外官，錢粟四十貫石，麴米麥各七稱石，絹各十八匹，綿六十兩，公田十四頃。猛安，錢粟四十八貫石，餘皆無。烏魯古使，同，無職田。大定二十年，詔猛安謀克俸給，令運司折支銀絹。省臣議：“若估粟折支，各路運司儲積多寡不均，宜令依舊支請牛頭稅粟。如遇凶年盡貸與民，其俸則於錢多路府支放，錢少則支銀絹亦未晚也。”從之。

從四品：錢糧四十貫、石，麴米麥各十稱、石，春秋羅綾各六匹，絹各三十匹，綿一百三十兩。外官，錢糧四十貫、石，麴米麥各七稱、石，絹各十八匹，綿六十兩，公田十四頃。猛安，錢糧四十八貫、石，其餘的都没有。烏魯古使也一樣，没有職田。大定二十年，詔令猛安謀克的俸祿，由運司折合支給銀絹。省臣建議：“如果估量粟米數額折合支給，各路運司儲積的多少不一，應當命令依照舊例支給他們牛頭稅粟。如果遇到災荒年粟米全部貸給了百姓，他們的俸祿則由錢多的路府發給，錢少則發給銀絹，也不晚。”皇上采納。

正五品：錢粟三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八稱石，春秋衣羅綾各五匹，絹各二十五匹，綿一百兩。外官，刺史、知軍、鹽使，錢粟三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六稱石，絹各十七匹，綿五十五兩，公田十三頃。餘官，錢粟三十貫石，麴米麥同上，絹各十六匹，綿五十兩，職田十頃。

正五品：錢糧三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八稱、石，春秋衣羅綾各五匹，絹各二十五匹，綿一百兩。外官，刺史、知軍、鹽使，錢糧三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六稱、石，絹各十七匹，綿五十五兩，公田十三頃。其他官員，錢糧三十貫、石，麴米麥同上，絹各十六匹，綿五十兩，職田十頃。

從五品：錢粟三十貫石，麴米麥

從五品：錢糧三十貫、石，麴米麥六稱、

六稱石，春秋羅綾各五匹，絹各二十匹，綿八十兩。外官，錢粟二十五貫石，麯米麥各四稱石，絹各十匹，綿四十兩，公田七頃。謀克，錢粟二十貫石，餘皆無。喬家部族都鈐轄，無職田。

正六品：錢粟二十五貫石，麥五石，絹各十七匹，綿七十兩。外官與從六品，皆錢粟二十貫石，麯米麥三稱石，絹各八匹，綿三十兩，公田六頃。

從六品：錢粟二十二貫石，麥五石，春秋絹各十五匹，綿六十兩。烏魯古副使，同，無職田。

正七品：錢粟二十二貫石，麥四石，衣絹各一十二匹，綿五十五兩。外官，諸同知州軍、都轉運判、諸府推官、諸節度判、諸觀察判、諸京縣令、諸劇縣令、提舉南京京城、規措渠河官、諸都巡檢、諸酒麯鹽稅副、諸正將，錢粟一十八貫石，麯米麥各二稱石，春秋衣絹各七匹，綿二十五兩。諸司屬令、諸府軍都指揮，俸同上，無職田。潼關使，錢粟一十八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三十兩，無職田。

從七品：錢粟一十七貫石，麥四石，衣絹各一十匹，綿五十兩。外官、統軍司知事，錢粟一十七貫石，麥四石，衣絹各一十匹，綿五十兩。諸鎮軍都指揮使，錢粟一十八貫石，麯米麥各二稱石，衣絹各七匹，綿二十五兩。諸招討司勘事官、諸縣令、諸警巡副、京兆府竹監管勾、五品鹽使司判、諸部禿里、同提舉上京皇城司、同提舉南京京城所、黃河都巡河官、諸酒稅榷場使，錢粟一十七貫石，麯米麥各二稱石，衣絹各七匹，綿二十五兩，職田五頃。會安關使，

石，春秋羅綾各五匹，絹各二十匹，綿八十兩。外官，錢糧二十五貫、石，麯米麥各四稱、石，絹各十匹，綿四十兩，公田七頃。謀克，錢糧二十貫、石，其他的都没有。喬家部族都鈐轄，没有職田。

正六品：錢糧二十五貫、石，麥五石，絹各十七匹，綿七十兩。外官與從六品，都爲錢糧二十貫、石，麯米麥三稱、石，絹各八匹，綿三十兩，公田六頃。

從六品：錢糧二十二貫、石，麥五石，春秋絹各十五匹，綿六十兩。烏魯古副使，與此相同，没有職田。

正七品：錢糧二十二貫、石，麥四石，衣絹各十二匹，綿五十五兩。外官，各同知州軍、都轉運判、各府推官、各節度判、各觀察判、各京縣令、各劇縣令、提舉南京京城、規措渠河官、各都巡檢、各酒麯鹽稅副、各正將，錢糧十八貫、石，麯米麥各二稱、石，春秋衣絹各七匹，綿二十五兩。各司屬令、各府軍都指揮，俸禄同上，没有職田。潼關使，錢糧十八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三十兩，没有職田。

從七品：錢糧十七貫、石，麥四石，衣絹各十匹，綿五十兩。外官、統軍司知事，錢糧十七貫、石，麥四石，衣絹各十匹，綿五十兩。各鎮軍都指揮使，錢糧十八貫、石，麯米麥各二稱、石，衣絹各七匹，綿二十五兩。各招討司勘事官、各縣令、各警巡副、京兆府竹監管勾、五品鹽使司判、各部禿里、同提舉上京皇城司、同提舉南京京城所、黃河都巡河官、各酒稅榷場使，錢糧十七貫、石，麯米麥各二稱、石，衣絹各七匹，綿二十五兩，職田五頃。會安關使，各知鎮城堡寨，錢糧十五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二十兩，職田四頃。

諸知鎮城堡寨，錢粟二十五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二十兩，職田四頃。

正八品：朝官，錢粟一十五貫石，麥三石，衣絹各八匹，綿四十五兩。外官，市令、諸録事、諸防禦判、赤縣丞、諸劇縣丞、崇福埽都巡河官、諸酒税使、醋使、榷場副、諸都巡檢，錢粟一十五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二十兩，職田四頃。烏魯古判官，俸同上，無職田。按察司知事、大興府知事、招討司知事、諸副都巡檢使，錢粟一十三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二十兩，職田二頃。諸司屬丞，俸同上，無職田。諸節鎮以上司獄、諸副將，錢粟一十三貫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職田二頃。南京京城所管勾、京府諸司使管勾、河橋諸關渡譏察官、同樂園管勾、南京皇城使、通州倉使，錢粟一十二貫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節鎮諸司使、中運司柴炭場使，錢粟一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

從八品：朝官，錢粟一十三貫石，麥三石，衣絹各七匹，綿四十兩。外官，南京交鈔庫使、諸統軍按察司知法，錢粟一十三貫石，麥三石，衣絹各七匹，綿四十兩。諸州軍判官、諸京縣丞、諸次劇縣丞、諸三品鹽司判官、漕運司管勾、永豐廣備庫副使、左右别貯院木場使，錢粟一十三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二十兩，職田三頃。諸麽忽、諸移里菫，錢粟一十三貫石，麥二石，衣絹各五匹，綿一十五兩，職田三頃。

正九品：朝官，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各六匹，綿三十五

正八品：朝官，錢糧十五貫、石，麥三石，衣絹各八匹，綿四十五兩。外官，市令、各録事、各防禦判、赤縣丞、各劇縣丞、崇福埽都巡河官、各酒稅使、醋使、榷場副、各都巡檢，錢糧十五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二十兩，職田四頃。烏魯古判官，俸禄同上，没有職田。按察司知事、大興府知事、招討司知事、各副都巡檢使，錢糧十三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六匹，綿二十兩，職田二頃。各司屬丞，俸禄同上，没有職田。各節鎮以上的司獄、各副將，錢糧十三貫、石，衣絹各三匹，綿十兩，職田二頃。南京京城所管勾、京府各司使管勾、河橋各關渡譏察官、同樂園管勾、南京皇城使、通州倉使，錢糧十二貫、石，衣絹各三匹，綿十兩。節鎮各司使、中運司柴炭場使，錢糧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

從八品：朝官，錢糧十三貫、石，麥三石，衣絹各七匹，綿四十兩。外官，南京交鈔庫使、各統軍按察司知法，錢糧十三貫、石，麥三石，衣絹各七匹，綿四十兩。各州軍判官、各京縣丞、各次劇縣丞、各三品鹽司判官、漕運司管勾、永豐廣備庫副使、左右別貯院木場使，錢糧十三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綿二十兩，職田三頃。各麽忽、各移里菫，錢糧十三貫、石，麥二石，衣絹各五匹，綿十五兩，職田三頃。

正九品：朝官，錢糧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各六匹，綿三十五兩。外官，南京交鈔庫

兩。外官，南京交鈔庫副，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六匹，綿三十五兩。諸警巡判官，錢粟一十三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六匹，綿一十兩，職田三頃。諸縣丞、諸酒税副使，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五斗，衣絹各五匹，綿一十七兩，職田三頃。市丞、諸司候、諸主簿、諸録判、諸縣尉、散巡河官、黄河埽物料場官，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職田二頃。管勾泗州排岸兼巡檢、副都巡檢、諸巡檢，俸例同上，并無麥及職田。諸鹽場管勾、左右別貯院木場副、永豐廣備庫判，錢粟一十二貫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職田二頃。諸部將、隊將，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職田二頃。店宅務管勾，錢粟一十二貫石，綿絹同上。京府諸司副、南京皇城副、通州倉副、同管勾河橋、諸副譏察，錢粟一十一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諸州軍司獄，錢粟一十一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職田二頃。節鎮諸司副、中運司柴炭場副，錢粟一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

從九品：朝官，錢粟一十貫石，麥二石，衣絹各五匹，綿三十兩。外官，諸教授，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職田二頃。三品以上官司知法，錢粟一十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一十兩。司候判官，錢粟一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職田二頃。諸防次軍轄，俸同上，無職田。諸榷場同管勾、左右別貯院木場判，錢粟一十貫石，衣絹各三匹，綿六兩。諸京作院都監、通州倉判、五品以上官司知法，錢粟九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六

副，錢糧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六匹，綿三十五兩。各警巡判官，錢糧十三貫、石，麯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六匹，綿十兩，職田三頃。各縣丞、各酒税副使，錢糧十二貫、石，麥一石五斗，衣絹各五匹，綿十七兩，職田三頃。市丞、各司候、各主簿、各録判、各縣尉、散巡河官、黄河埽物料場官，錢糧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十兩，職田二頃。管勾泗州排岸兼巡檢、副都巡檢、各巡檢，俸禄規格同上，并没有麥及職田。各鹽場管勾、左右別貯院木場副、永豐廣備庫判，錢糧十二貫、石，衣絹各三匹，綿十兩，職田二頃。各部將、隊將，錢糧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十兩，職田二頃。店宅務管勾，錢糧十二貫石，綿絹同上。京府各司副、南京皇城副、通州倉副、同管勾河橋、各副譏察，錢糧十一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各州軍司獄，錢糧十一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職田二頃。節鎮各司副、中運司柴炭場副，錢糧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

從九品：朝官，錢糧十貫、石，麥二石，衣絹各五匹，綿三十兩。外官，各教授，錢糧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十兩，職田二頃。三品以上官司知法，錢糧十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綿十兩。司候判官，錢糧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八兩，職田二頃。各防次軍轄，俸禄同上，没有職田。各榷場同管勾、左右別貯院木場判，錢糧十貫、石，衣絹各三匹，綿六兩。各京作院都監、通州倉判、五品以上官司知法，錢糧九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六兩。各府作院都監、各埽物料場都監，錢糧八貫、石，衣絹各一匹，綿六兩。各節鎮作院都監、各司都監，錢糧八貫、石，衣絹各二匹。各

兩。諸府作院都監、諸埽物料場都監，錢粟八貫石，衣絹各一匹，綿六兩。諸節鎮作院都監、諸司都監，錢粟八貫石，衣絹各二匹。諸司同監，錢粟七貫石，絹同上。陝西東路德順州世襲蕃巡檢，分例月支錢粟一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綿一十兩。陝西西路原州世襲蕃巡檢，月支錢二貫三百九十文，米四石五斗，絹三匹。河東北路葭州等處世襲蕃巡檢，月支錢粟一十貫石，絹二匹，綿一十兩。

宮闈歲給：

太后、太妃宮，每歲各給錢二千萬，綵二百段，絹千匹，綿五千兩。諸妃，歲給錢千萬，綵百段，絹三百匹，綿三千兩。嬪以下，錢五百萬，綵五十段，絹二百匹，綿二千兩。貞元元年，妃、嬪、婕妤、美人、及供膳女侍、并仙韶、長春院供應人等，歲給錢帛各有差。

凡內職，貞祐之制，正一品，歲錢八千貫，幣百段，絹五百匹，綿五千兩。正二品，歲錢六千貫，幣八十段，絹三百匹，綿四千兩。正三品，歲錢五千貫，幣六十段，絹二百匹，綿三千兩。正四品，歲錢四千貫，幣四十段，絹百五十匹，綿二千兩。正五品，尚宮夫人，歲錢二千貫，幣二十段，絹百匹，綿千兩。尚宮左右夫人至宮正夫人，錢千五百貫，幣十九段，絹九十匹，綿九百兩。寶華夫人以下至資明夫人，錢千貫，幣十八段，絹八十匹，綿八百兩。有大、小令人，大、小承御，大、小近侍，俸各異。正六品，尚儀御侍以下，錢五百貫，幣十六段，絹五十匹，綿二百兩。正七品，司正御侍以下，錢四百貫，幣十四段，絹四十匹，綿百五十兩。正

司同監，錢糧七貫、石，絹同上。陝西東路德順州世襲蕃巡檢，分別照例每月支錢糧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綿十兩。陝西西路原州世襲蕃巡檢，每月支錢二貫三百九十文，米四石五斗，絹三匹。河東北路葭州等處世襲蕃巡檢，每月支錢糧十貫、石，絹二匹，綿十兩。

宮廷中每年的供給：

太后、太妃宮，每年各給錢二千萬，彩色絲織品二百段，絹一千匹，綿五千兩。諸妃，每年給錢一千萬，彩色絲織品一百段，絹三百匹，綿三千兩。嬪以下，錢五百萬，彩色絲織品五十段，絹二百匹，綿二千兩。貞元元年，妃、嬪、婕妤、美人以及供膳女侍和仙韶、長春院供應人等，每年供給的錢帛各有等差。

凡是內職，按照貞祐時的制度，正一品，每年給錢八千貫，絲織品一百段，絹五百匹，綿五千兩。正二品，每年給錢六千貫，絲織品八十段，絹三百匹，綿四千兩。正三品，每年給錢五千貫，絲織品六十段，絹二百匹，綿三千兩。正四品，每年給錢四千貫，絲織品四十段，絹一百五十匹，綿二千兩。正五品，尚宮夫人，每年給錢二千貫，絲織品二十段，絹一百匹，綿一千兩。尚宮左右夫人至宮正夫人，錢一千五百貫，絲織品十九段，絹九十匹，綿九百兩。寶華夫人以下至資明夫人，錢一千貫，絲織品十八段，絹八十匹，綿八百兩。有大、小令人，大、小承御，大、小近侍，俸祿各不相同。正六品，尚儀御侍以下，錢五百貫，絲織品十六段，絹五十匹，綿二百兩。正七品，司正御侍以下，錢四百貫，絲織品十四段，絹四十匹，綿一百五十兩。正八品，典儀御侍以下，錢三百貫，絲織品十二段，絹三十匹，綿一百兩。正九品，掌儀御侍以下，錢二

八品，典儀御侍以下，錢三百貫，幣十二段，絹三十匹，綿百兩。正九品，掌儀御侍以下，錢二百五十貫，幣十段，絹二十六匹，綿百兩。

百司承應俸給：

省令史、譯史，錢粟一十貫石，絹四匹，綿四十兩。省通事、樞密令史譯史，錢粟十二貫石，絹三匹，綿三十兩。樞密通事、六部御史臺令譯史，錢粟一十貫石，衣絹三匹，綿三十兩。六部等通事、誥院令史、國史院書寫、隨府書表、親王府祗候郎君、典客署引接書表，錢粟八貫石，絹二匹，綿二十兩。走馬郎君、一品子孫十貫石，内祗八貫石，班祗七貫石，并絹二匹，綿二十兩。護衛長，支正六品俸。長行，從六品俸。符寶郎、奉御、東宮護衛長，錢粟十七貫石，絹八匹，綿四十兩。東宮護衛長行，十五貫石，絹四匹，綿四十兩。筆硯承奉、閤門祗候、侍衛親軍百户，十二貫石，絹四匹，綿三十兩。妃護衛、奉職、符寶典書、東宫入殿小底，十貫石，絹三匹，綿三十兩，勒留則添二貫石。尚衣、奉御、捧案、擎執、奉輦、知把書畫、隨庫本把、左右藏庫本把、儀鸞局本把、尚輦局本把、妃奉事，八貫石，絹三匹，綿三十兩。侍衛親軍五十户，九貫石，絹三匹，綿三十兩。未係班，絹三匹，綿二十兩。長行，七貫石，絹二匹，綿二十兩。弩傘什將，八貫石。傘子，五貫石。太醫長行，八貫石。正奉上太醫，十貫石。副奉上，同。隨位承應都監，未及十五歲者六貫石，從八品七貫石，從七品八貫石，從六品九貫石，從五品十貫石，從四品十二貫石，止掌文書者添支三貫石，牌子頭等添支二貫石。司天四

百五十貫，絲織品十段，絹二十六匹，綿一百兩。

各官署承應人員的俸禄：

省令史、譯史，錢糧十貫、石，絹四匹，綿四十兩。省通事、樞密令史譯史，錢糧十二貫、石，絹三匹，綿三十兩。樞密通事、六部御史臺令譯史，錢糧十貫、石，衣絹三匹，綿三十兩。六部等通事、誥院令史、國史院書寫、隨府書表、親王府祗候郎君、典客署引接書表，錢糧八貫、石，絹二匹，綿二十兩。走馬郎君、一品官子孫十貫、石，内祗八貫、石，班祗七貫、石，還有絹二匹，綿二十兩。護衛長，發給正六品官的俸禄。長行，發給從六品官的俸禄。符寶郎、奉御、東宮護衛長，錢糧十七貫、石，絹八匹，綿四十兩。東宮護衛長行，十五貫、石，絹四匹，綿四十兩。筆硯承奉、閤門祗候、侍衛親軍百户，十二貫、石，絹四匹，綿三十兩。妃護衛、奉職、符寶典書、東宮入殿小底，十貫、石，絹三匹，綿三十兩，勒令留任的則添二貫石。尚衣、奉御、捧案、擎執、奉輦、知把書畫、隨庫本把、左右藏庫本把、儀鸞局本把、尚輦局本把、妃奉事，八貫、石，絹三匹，綿三十兩。侍衛親軍五十户，九貫、石，絹三匹，綿三十兩。未係班，絹三匹，綿二十兩。長行，七貫、石，絹二匹，綿二十兩。弩傘什將，八貫、石。傘子，五貫、石。太醫長行，八貫、石。正奉上太醫，十貫、石。副奉上也一樣。隨位承應都監，不到十五歲的六貫、石，從八品七貫、石，從七品八貫、石，從六品九貫、石，從五品十貫、石，從四品十二貫、石，祇掌管文書的添發三貫、石，牌子頭等添發二貫、石。司天四科的人員，九品給六貫、石，八品七貫、石，六品九貫、石，五品十貫、石，四品十二貫、石，祇有教授管勾給十貫、石，學生給錢三貫、米五斗。典客、書表，八貫石，絹二匹，綿二十兩。東宮筆硯，六貫、石。尚厩獸醫、秘書監楷書，六貫、石。秘書琴棋等待詔，七貫、石。駝馬牛

科人，九品六貫石，八品七貫石，六品九貫石，五品十貫石，四品十二貫石，止教授管勾十貫石，學生錢三貫、米五斗。典客、書表，八貫石，絹二匹，綿二十兩。東宫筆硯，六貫石。尚厩獸醫、秘書監楷書，六貫石。秘書琴棋等待詔，七貫石。駝馬牛羊群子、擠酪人，皆三貫石。

羊群子、擠酪人，都給三貫、石。

諸使司都監食直，二十萬貫以上六十貫，十萬貫已上五十貫，五萬貫已上四十貫，三萬貫已上三十貫，二萬貫已上二十五貫。諸院務監官食直，五千貫已上監官二十貫、同監十五貫，二千貫已上監官十五貫、同監十貫，一千貫已上監官十五貫，一千貫已下監官十貫。

各使司都監的伙食費，利税二十萬貫以上的給六十貫，十萬貫以上的給五十貫，五萬貫以上的給四十貫，三萬貫以上的給三十貫，二萬貫以上的給二十五貫。各院務監官的伙食費，利税五千貫以上的監官二十貫、同監十五貫，二千貫以上的監官十五貫、同監十貫，一千貫以上的監官十五貫，一千貫以下的監官十貫。

舊制，凡監臨使司、院務之商税，增者有賞，虧者剋俸。大定九年，上以吏非禄無以養廉，於是止增虧分數爲殿最，乃罷剋俸、給賞之制，而監官酬賞仍舊。二十年，詔十萬貫以上鹽酒等使，若虧額五厘，剋俸一分。奏隨處提點院務官賞格，其省除以上提點官、并運司親管院務，若能增者十分爲率以六分入官，二分與提點所官、二分與監官充賞，若虧亦依此例剋俸，若能足數則全給。大定二十二年，定每月先支其半外，如不虧則全支，虧一分則剋其一分，補足貼支。隨路使司、院務并坊場，例多虧課，上曰："若其實可減處，約量裁減，亦公私兩便也。"二十三年，以省除提控官、與運司置司處，虧課一分剋俸一分，其罰涉重。亦命先給月俸之半，餘半驗所虧分數剋罰補，公田則不在剋限。二十六年四月，奏定院務監官虧永陪償格。

以前規定，凡是監臨使司、院務徵收的商税，增長的有賞，虧損的扣俸錢。大定九年，皇上鑒於官吏没有俸禄不能養成廉潔的風氣，於是衹以增長和虧損的多少作爲考核的等級，停止扣俸錢、給予獎賞的辦法，而對監官的酬賞照舊不變。二十年，詔令利税十萬貫以上的鹽酒等使，如果虧損額達五厘，扣俸錢一分。奏請制定各地提點院務官的獎賞辦法，由尚書省以上委任的提點官與運司親管的院務官，如果能增加利税的，分爲十分，以六分交官府，二分給提點所官員，二分給監官作爲獎賞，如果虧損也要按這個辦法扣俸錢，如果能收足數額，俸錢就全發。大定二十二年，規定每月先發給一半的俸錢，如果利税不虧損則全發，虧損一分則扣掉一分俸錢，補足貼支。各路使司、院務和坊場，通常多有虧損利税的情况，皇上説："如果確實可以裁減的地方，酌情裁減，對公私都有好處。"二十三年，由於尚書省委任的提控官、與運司設官署的地方，虧損利税一分就要被扣除一分俸錢，處罰太重。於是也命令先發給一半的月薪，另一半根據虧損的數額扣除補足，公田則不在扣除的範圍。二十六年四月，制定院務監官虧損利税的賠償辦法。

諸京府運司提刑司節鎮防刺等，

各京府運司提刑司節鎮防刺等，漢人、女

漢人、女直、契丹司吏、譯史、通事、孔目官，八貫。押司官，七貫。前後行，六貫。諸防刺已上女直、契丹司吏、譯史、通事，不問千里内外，錢七貫，公田三頃。諸鹽使司都目，十四貫。司吏，六貫。諸巡院司縣司獄等司吏，有譯史、通事者同，錢五貫。凡諸吏人，月支大紙五十張，小紙五百紙，筆二管，墨二錠。

真、契丹司吏、譯史、通事、孔目官，俸錢爲八貫。押司官，七貫。前後行，六貫。各防刺以上的女真、契丹司吏、譯史、通事，無論在一千里以内或以外，錢七貫，公田三頃。各鹽使司都目，十四貫。司吏，六貫。各巡院司縣司獄等司吏，有譯史、通事的一樣，都爲錢五貫。凡是各級官吏，每月發給大紙五十張，小紙五百張，筆二支，墨二錠。

諸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罷任過初五日者，給當月俸。或受差及因公幹未能之官者，計程外聽給到任禄。若文牒未至，前官在任，及後官已到，前官差出，其禄兩支，職田皆給後官。凡職田，畝取粟三斗、草一稱。倉場隨月俸支俸，麴則隨直折價。諸親王授任者，禄從多，職田從職。朝官兼外者同。六十以上及未六十而病致仕者，給其禄半。承應及軍功初出職未歷致仕，雖未六十者亦給半禄。内外吏員及諸局分承應人，病告至百日則停給。除程給假者俸禄職田皆以半給，衣絹則全給。皇家袒免以上親户别給，夫亡，妻亦同。若同居兄弟收充猛安謀克及歷任承應人者，不在給限。大功以上，錢粟一十三貫石，春秋衣絹各四匹。小功，粟一十貫石，春秋衣絹各三匹。緦麻、袒免，錢粟八貫石，春秋衣絹二匹。

各職官上任，不超過初二日，罷任超過初五日的，發給當月的俸禄。有的接受差事以及因爲公事没能到任的，計算日程外允許發給到任的俸禄。如果公文没有送到，前任官還在任上，以及後任官已到，前任官因事外出，兩官都要發俸禄，職田都交給後任官。凡是職田，每畝收粟三斗、草一稱。倉場按月俸發給俸禄，麴則按值錢多少折價。各親王任官的，按最多的俸禄發給，職田則按官職發給。朝官兼外官的也一樣。六十歲以上以及不到六十歲而因病退休的官員，發給一半的俸禄。承應以及因軍功纔出職未曾退休的，雖然不滿六十歲也祇發一半的俸禄。内外官吏以及各局分承應人，告病達一百天的就停發俸禄，除去路上時間外給的假期俸禄職田都給一半，衣絹則全發。皇家袒免以上的親户另發，丈夫死了，妻子也一樣。如果同居兄弟收充猛安謀克及歷任承應人的，不在發給俸禄的範圍。大功以上，發給錢糧十三貫、石，春秋衣絹各四匹。小功，發給錢糧十貫石，春秋衣絹各三匹。緦麻、袒免親，發給錢糧八貫石，春秋衣絹二匹。

諸馳驛及長行馬，職官日給，謂奉宣省院臺部委差、或許差者，下文置所等官同。一品三貫文，二品二貫文，三品一貫五百文，四品一貫二百文，五品一貫文，六品八百文，七品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文。

各種馳驛及長行馬，職官每天的供給，指奉宣省院臺部之命委派，或允許差使的，下文置所等官也一樣。一品三貫文，二品二貫文，三品一貫五百文，四品一貫二百文，五品一貫文，六品八百文，七品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文。

有職事官日給，外路官往回口券，依上款給，一品二貫五百文，二品一貫六百文，三品一貫二百文，四品一貫文，五品九百文，六品七百

有職事官每天的供給，外路官往返的口券，按上面的規定發給，一品二貫五百文，二品一貫六百文，三品一貫二百文，四品一貫文，五品九百文，六品七百文，七品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

文，七品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文。

無職事官并驗前職日給，無前職者以應仕及待闕職事給之。四品一貫三百文，五品一貫二百文，六品九百文，七品七百文，八品九品五百文。

隨朝吏員宣差及省部差委官踏逐者，引者亦同。及統軍司按察司書吏譯人、本局差委及隨逐者，日給錢各一百五十文。

燕賜各部官僚以下，日給米糧分例，無草地處内，親王給馬二十五匹草料，親王米一石，宰執七斗，王府三斗，府尉二斗，員外郎、司馬各一斗六升，監察御史、尚書省都事、大理司直、六部主事各八升，檢、知法七升，省令、譯史六升，院臺令譯史、省通事各五升，院臺通事、六部令譯史通事、省祗候郎君、使庫都監各四升，誥院令史、樞密院移剌各三升，王府直府、王府及省知印直省、御史臺通引、王府教讀、王傅府尉等下司吏、外路通事、省醫工調角匠、招討司移剌各二升，寫誥諸祗候人、本破人同。大程官院子酒匠柴火各一升，萬户一斗六升，猛安八升，謀克四升，蒲輦二升，正軍阿里喜、旗鼓吹笛司吏各一升。

諸外方進貢及回賜、并人使長行馬，每匹日給草一稱、粟一斗。

宫中東宫同。承應人因公差出，皆驗見請錢粟貫石、口給食料，若係本職者住程不在給限，其常破馬草料局分，如被差長行馬公幹本支草料，即聽驗日尅除，若特奉宣差勾當者，依本格：十八貫石以上九百文，十七貫石八百六十文，十五貫石以上五百四十文，七貫石以上四百六十文，六貫石四百二十文，五貫石三百八十文，四貫石三百三十文，三貫石二百

文。

無職事官都根據前任官職的標準供給，没有前任官職的按照應仕及待缺職事的標準供給。四品一貫三百文，五品一貫二百文，六品九百文，七品七百文，八品九品五百文。

隨朝吏員宣差及省部差派官考察的，引者也一樣。及統軍司按察司書吏譯人、本局差派及隨時派遣的，每天給錢各一百五十文。

宴會賞賜各部官僚以下，每天給米糧的數量，没有草地的範圍内，親王發給二十五匹馬的草料，親王給米一石，宰執七斗，王府三斗，府尉二斗，員外郎、司馬各一斗六升，監察御史、尚書省都事、大理司直、六部主事各八升，檢、知法七升，省令、譯史六升，院臺令譯史、省通事各五升，院臺通事、六部令譯史通事、省祗候郎君、使庫都監各四升，誥院令史、樞密院移剌各三升，王府直府、王府及省知印直省、御史臺通引、王府教讀、王傅府尉等以下司吏、外路通事、省醫工調角匠、招討司移剌各二升，寫誥各祗候人、本破人也一樣。大程官院子酒匠柴火各一升，萬户一斗六升，猛安八升，謀克四升，蒲輦二升，正軍阿里喜、旗鼓吹笛司吏各一升。

各外國進貢及回賜和使者長行馬，每匹每天給草一稱、粟一斗。

宫中東宫也一樣。辦事人因公出差，都根據目前所需的錢糧多少、牲口消費的草料發給。如果屬於本職的任務，停留路上的時間不在供給的範圍，其常破馬草料局分，如果是被差使的長行馬辦公事本來應當支給的草料，就允許按日扣除，如果是特别奉命差使的，按照下述辦法供給：十八貫、石以上的九百文，十七貫、石以上的八百六十文，十五貫、石以上的五百四十文，七貫、石以上的四百六十文，六貫、石以上的四百二十文，五貫、石以上的三百八十文，四貫、

八十文，二貫石二百三十文。

石以上的三百三十文，三貫、石以上的二百八十文，二貫、石以上的二百三十文。

諸試護衛親軍，聽自起發日爲始，計程至都，比至試補，其間各日給口券，若揀退還家者，亦驗回程給之。未起閑住口數不在支限。其正收之後再揀退者，亦給人三口米糧錢一百文、馬二匹草料。諸簽軍赴鎮防處、及班祇充押遞横差別路勾當千里以上者，沿路各日給米一升、馬一匹草料。無馬有驢者，各支依本格。車駕巡幸，顧工，馬夫三百文，步夫二百三十文，圍鵜夫、隨程幹辦人各二百文，傳遞果子夫一百五十文。車駕巡幸，若於私家内安置行宫者，約量給賜段匹。太廟神厨祠祭度勾當人、少府監隨色工匠、部役官受給官司吏，錢粟二貫石，春秋衣絹各一匹。

各報考護衛親軍的人，允許從出發那天開始，計算到達都城的日期，等到考試合格被録用時，按其間的天數發給口券，如果落選回家的，也按回程天數發給。没有起程而閑住者的口券之數不在支給的範圍。正式録用後又辭退的，也給三口人的米糧錢一百文、馬二匹的草料。各種簽軍到駐防地，以及班祇充當押運的額外差使到千里以外的其他路辦事，沿途每天給米一升、馬一匹的草料。没有馬而有驢的，也按本規定支給。皇帝外出巡視，雇傭工人，馬夫給錢三百文，步夫給錢二百三十文，圍鵜夫、沿途辦事人各二百文，傳遞果子夫一百五十文。皇帝外出巡視，如果在私家中安置行宫的，酌情賜給紡織品。太廟神厨祠祭度管理人員、少府監各種工匠、部役官受給官司吏，錢糧二貫、石，春秋衣絹各一匹。

諸局作匠人請俸，綉女都管錢粟五貫石，都綉頭錢粟四貫石，副綉頭三貫五百石，中等細綉人三貫石，次等細綉人二貫五百石，習學本把正辦人錢支次等之半，描綉五人錢粟三貫石，司吏二人三貫石。修内司，作頭五貫石，工匠四貫石，春秋衣絹各二匹。軍夫除錢糧外，日支錢五十、米一升半。百姓夫每日支錢一百、米一升半。國子監雕字匠人，作頭六貫石，副作頭四貫石，春秋衣絹各二匹。長行三貫石，射糧軍匠錢粟三貫石，春秋衣絹各二匹，習學給半。初習學匠錢六百，米六斗，春秋絹各一匹，布各一匹。民匠日支錢一百八十文。

各局作匠人的俸禄，綉女都管錢糧五貫、石，都綉頭錢糧四貫、石，副綉頭三貫五百石，中等細綉人三貫、石，次等細綉人二貫五百石，習學本把正辦人錢給次等的一半，描綉五人錢糧三貫、石，司吏二人三貫、石。修内司，作頭五貫、石，工匠四貫、石，春秋衣絹各二匹。軍夫除錢糧外，每天給錢五十文、米一升半。民工每天給錢一百文、米一升半。國子監雕字匠人，作頭六貫、石，副作頭四貫、石，春秋衣絹各二匹。長行三貫、石，射糧軍匠錢糧三貫、石，春秋衣絹各二匹，學徒衹給一半。初學匠人給錢六百文，米六斗，春秋絹各一匹，布各一匹。民工匠人每天給錢一百八十文。

諸隨朝五品以下職事官身故，因公差出、及以理去任、未給解由者，身故同。驗品，從去鄉地里支給津遣錢。并受職事給之，下條承應人準此。若外路官員在任依理身故者，各依上官品地

各隨朝五品以下的職事官去世，因公出差，以及正常離任、没有給調任文書的，與去世的一樣。按照品級，根據離故鄉的里程發給路費。接受職事的也發給，下條承應人也按此辦理。如果外路官員在任中正常死亡的，各按以上官品里程减半發給。

里減半給之。若係五百里内不在給限，五百里外，五品一百貫，六品七品八十貫，八品九品六十貫。一千里外，五品一百二十貫，六品七品一百貫，八品九品八十貫。二千里外，五品一百七十貫，六品七品一百五十貫，八品九品一百貫。三千里外，五品二百五十貫，六品七品二百貫，八品九品一百五十貫。

諸隨朝承應人身故應給津遣錢者，護衛、東宫護衛同。奉御、符寶、都省樞密院御史臺令譯史同九品官，通事、宗正府六部令譯史、統軍司書史譯書、按察司書史，同。親軍減九品官五分之二，通事、隨朝書表、吏員、譯人、統軍司通事、守當官，按察司書吏、譯人，分治都水監典吏，同。及諸局分承應人武衛軍同。減五分之三。

天壽節設施老疾貧民錢數，在都七百貫，宫籍監給。諸京二十五貫，此以下并係省錢給。諸府二十貫文，諸節鎮一十五貫文，諸防刺州軍一十貫文，諸外縣五貫文。城寨係保鎮同。

諸孤老幼疾人，各月給米二㪷、錢五百文，春秋衣絹各一匹，五歲以下三分給二。身死者給錢一貫埋殯。

諸因災傷或遭賊驚刼饑荒去處，良民典顧、冒賣爲驅，遇恩官贖爲良分例，若元價錢給。男子一十五貫文，婦人同，老幼各減半。六歲已下即聽出離，不在贖换之限。

諸士庶陳言利害，若有可采，行之便於官民者，依驗等第給賞，上等銀絹三十兩匹，中等二十兩匹，下等一十兩匹，其陳數事，止從一支。若用大事應補官者，從吏部格。

宣宗貞祐元年十二月，以糧儲

如果屬五百里以内的不在發給的範圍，五百里以外，五品官給一百貫，六品七品八十貫，八品九品官六十貫。一千里以外，五品官給一百二十貫，六品七品官一百貫，八品九品官八十貫。二千里以外，五品官一百七十貫，六品七品官一百五十貫，八品九品官一百貫。三千里以上，五品官二百五十貫，六品七品官二百貫，八品九品官一百五十貫。

各隨朝承應人死亡應給路費的，護衛、東宫護衛也一樣。奉御、符寶、都省樞密院御史臺令譯史與九品官一樣，通事、宗正府六部令譯史、統軍司書史譯書、按察司書史，相同。親軍比九品官減少五分之二，通事、隨朝書表、吏員、譯人、統軍司通事、守當官，按察司書吏、譯人，分治都水監典吏，也一樣。以及各局分承應人武衛軍相同。減少五分之三。

天壽節施捨老病貧民的錢數，在京城的七百貫，由宫籍監給。其他各京二十五貫，這以下都由尚書省給錢。各府二十貫文，各節鎮十五貫文，各防刺州軍十貫文，各外縣五貫文。城寨保鎮也一樣。

各孤老幼疾之人，每月給米二斗、錢五百文，春秋衣絹各一匹，五歲以下的給三分之二。死亡的給錢一貫埋葬。

各種因災害或被盜賊騷擾而饑荒的地方，良民典當、自賣爲奴隸，遇到恩典官府出錢贖出爲良民，官府出錢的數量，按原來的價錢給。男子十五貫文，婦人相同，老人和小孩各減半。六歲以下則允許出離爲良民，不在贖换的範圍。

各士人和普通百姓上書評論時政得失，如果有可以采納的建議，推行後對官府和百姓都有好處的，按照等級給予賞賜，上等的賞銀絹各三十兩、匹，中等各二十兩、匹，下等十兩、匹，如果建議了幾件事，也祇按一件事給賞賜。如果采納了，他建議的大事而應當授官的，按照官員的獎賞標準進行處理。

宣宗貞祐元年十二月，由於糧食儲備不足，

不足，詔隨朝官、承應人俸，計口給之，餘依市直折之。諭旨省臣曰："聞親軍俸，粟每石以麥六斗折之，所省能幾，而失衆心，今給本色。"二年八月，始給京府州縣及轉運司吏人月俸有差。舊制惟吏案孔目官有俸，餘止給食錢，故更定焉。

三年，詔損宫中諸位歲給有差。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行纔數月，已後停滯，所患在支太多、收太少，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收，庶可久也。"因條五事，"一曰朝官及令譯史、諸司吏員、諸局承應人，太冗濫宜省并之。隨處屯軍皆設寄治官，徒費俸給，不若令有司兼總之。且沿河亭障各駐鄉兵，彼皆白徒，皆不可用，不若以此軍代之，以省其出"。

四月，以調度不及，罷隨朝六品以下官及承應人從己人力輸傭錢。減修内司所役軍夫之半。經兵處，州、府、司吏減半，司、縣三分減一，其餘除開封府、南京轉運司外，例減三分之一。有禄官吏而不出境者，并罷給券，出境者給其半。

興定二年正月，詔"陝州等處司、縣官徵税不足，閣其俸給何以養廉？自今不復閣俸"。彰化軍節度使張行信言："送宣之使，其視五品而上各有定數，後竟停罷。今軍官以上奉待使者有所饋獻，至六品以下亦不免如例，而莫能辦，則斂所部以與之，至有獲罪者。保舉縣尹，特增其俸，然法行至今，而關以西尚有未到任者，豈所舉少而不敷耶，宜廣選舉，以補其闕。且丞簿亦親民者也，而獨不增，安能禁其侵牟哉。"

詔令隨朝官、承應人的俸禄，按口糧發給，其餘的按市價折合。皇上詔諭省臣説："聽説親軍的俸禄，每石粟用六斗麥折合，這樣能節省多少糧食，却喪失了人心！從現在起發給應得的東西。"二年八月，纔多少不一地發給京府州縣及轉運司吏人的月俸。以前規定衹有孔目官有俸禄，其他人衹給伙食費，所以這時要重新規定。

三年，下詔多少不一地裁減宫中各位每年的供給。監察御史田迥秀説："國家調度，纔推行幾個月，而後就停滯了，毛病在於支出太多、收入太少，如果隨時節省開支，而增加收入，就可以長久。"於是陳述五件事，"一是朝官及令譯史、各官署吏員、各局承應人，多餘的應該裁減合并。各地屯軍都設寄治官，白白浪費俸禄，不如命令有關部門兼管。而且沿黄河的各亭障駐守鄉兵，都是白徒，都不能使用，不如用這種軍代替，來節省開支"。

四月，由於調度不足，免除隨朝六品以下官員以及承應人隨從人員的佣金。減省修内司所役使軍夫的一半。遭受兵亂的地方，州、府、司吏減半，司、縣減三分之一，其他地方除去開封府、南京轉運司外，都照例減三分之一。有俸禄的官員不出境的，都停止給券，出境的給一半。

興定二年正月，下詔"陝西等地司、縣官徵税不足數，如果扣除他們的俸禄怎麼能培養他們廉潔的風氣？命令從今以後不再扣俸禄"。彰化軍節度使張行信説："傳送詔令的使者，依照規定五品以上的官員各有定額，後來竟停止。現在軍官以上招待使者有所饋獻，以至於六品以下官也不免仿效，如果無法置辦，就搜刮所管轄的人，竟至有因此而被治罪的人。保舉縣尹，特地增加他們的俸禄，但法令行使至今，而潼關以西還有没到任的，是不是保舉的人數少而不够用呢？應當擴大選舉，來補充缺員。而且丞簿也是親近百姓的官，却單單不增加俸禄，怎麼能禁止他們侵奪呢？"



金史卷五十九

表第一

宗室表

古者太史掌叙邦國之世次，辨其姓氏，别其昭穆，尚矣。金人初起完顔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爲氏，史臣記録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顔者。稱完顔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顔，蓋疏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顔，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内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顔，不復識别焉。大定、泰和之間，袒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輟朝，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譜牒散失，大概僅存，不可殫悉，今掇其可次第者著于篇。其上無所係、下無所承者，不能盡録也。

古代太史掌管編排邦國的世代次第，辨别他們的姓氏，區分他們的父子關係，已經很久遠了。金人最初由完顔十二部興起，後來都以部爲姓氏，史臣記録有的稱"宗室"，有的稱完顔。稱完顔的也有兩種，有同姓完顔，是疏遠的宗族，如石土門、迪古乃就是這一類；有不同姓的完顔，是部人，如歡都就是這一類。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内族，其實是一樣的。書寫名不書寫姓氏，金人的制度就是這樣的。宣宗詔令宗室都稱完顔，不再區别。大定、泰和之間，五代以上的遠親都納入宗室的册籍，按次序授予官職。大功以上的人去世，停止朝會以表示哀悼，敬愛親人的道德規範仍很盛行。貞祐以後，記述氏族世系的書籍散失，祇存大概，不能知道全部詳情，現在選取世系可編排順序的人載入宗室表中。那些上不知爲誰的後代、下不知誰爲繼承者，就不能全都記録了。

斡魯		匡 本名撒速。八世孫。太師、尚書令。		

右始祖子，與德帝凡二人。

上爲始祖子，與德帝共二人。

輩魯		胡率	劾者 特進。	

右德帝子，與安帝凡三人。

上爲德帝子，與安帝共三人。

信德				
謝庫德		拔達 儀同三司。		
謝夷保	盆納 開府儀同三司。			
謝里忽				

右安帝子，與獻祖凡五人。婆盧火稱安帝五代孫，不稱誰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以上爲安帝子，與獻祖共五人。婆盧火稱爲安帝五代孫，未説是誰的兒子，不能認定其世次，將其列於卷末。

朴都				
阿保寒				
敵酷				
敵古迺				
撒里輦				
撒葛周				

右獻祖子，與昭祖凡七人。

以上爲獻祖子，與昭祖共七人。

烏骨出	辭不失 阿買勃極烈。		宗亨 寧州刺史。	
			宗賢 尚書左丞相。	
跋黑		昂 本名奔睹。太保、兼都元帥。	宗浩 右丞相、兼都元帥。	
跋里黑				
斡里安				
胡失荅				

右昭祖子，與景祖凡六人。什古稱昭祖曾孫，崇成稱昭祖玄孫，不稱誰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以上爲昭祖子，與景祖共六人。什古稱爲昭祖曾孫，崇成稱爲昭祖玄孫，未説父親是誰，不能認定其世次，將他們列於卷末。

劾者 韓國公。	撒改 國論、忽魯勃極烈、金源郡王。	宗翰 本名粘没曷。太保、領三省事、晋國王。		秉德 左丞相。
				斜哥
		扎保迪 特進。		
		宗憲 尚書右丞相。		

	斡魯 西南路都統、金源郡王。	撒八 銀青光禄大夫。	賽里	
劾孫 沂國公。	昱 本名蒲家奴。大司空。			阿魯
劾真保 代國公。				
麻頗 虞國公。	謾都本 金紫光禄大夫。			
	謾睹			
	賽也	宗尹 平章政事。		
		宗寧 平章政事。	亶 韓州刺史。	
阿离合懣	晏 本名斡論。太尉、左丞相。	悪里乃		
		宗道 河南路統軍使。		
謾都訶 阿捨勃極烈、鄭國公。	謀里也 工部尚書。			

右景祖子，與世祖、肅宗、穆宗凡九人。冶訶、阿魯補稱係出景祖，不稱誰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以上爲景祖子，與世祖、肅宗、穆宗共九人。冶訶、阿魯補稱爲景祖的後代，未説是誰的兒子，不能認定其世次，將他們列於卷末。

斡帶 魏王。				
杲 本名斜也。諳班勃極烈、遼王。	宗義 本名孛吉。平章政事。			
	蒲馬 龍虎衛上將軍。			
	孛論出 龍虎衛上將軍。			
	阿魯 龍虎衛上將軍。			
	偎喝 龍虎衛上將軍。			
	阿虎里 襲猛安。			
斡賽 鄭王。	宗永 震武軍節度使。			
斡者 魯王。	神土懣驃騎上將軍。	璋 本名胡麻愈。御史大夫。		
烏故乃 漢王。				
闍母 魯王。	宗叙 參知政事。			
查剌 沂王。				

昂 本名烏特。平章政事、鄆王。	鄭家 益都尹。	承暉 右丞相。		
	鶴壽 耶魯瓦群牧使。			

右世祖子，與康宗、太祖、太宗凡十一人。

以上爲世祖子，與康宗、太祖、太宗共十一人。

槨酷款 温國公。				
蒲魯虎 崇國公。				

右肅宗子二人。

以上爲肅宗子二人。

勗 本名烏也。太師、領三省事。	宗秀 刑部尚書。			
撻懶 左副元帥。				
蒲察 齊國公。				
蒲里迭 崇國公。				
撒柷 銀青光禄大夫。				

右穆宗子五人。胡八魯稱穆宗孫，不稱誰子，不可以世，置之卷末。

以上爲穆宗子五人。胡八魯稱爲穆宗孫，未説是誰的兒子，不能認定其世次，將其列於卷末。

謀良虎	余里也		蒲帶 上京路提刑使。	
	蒲魯虎 襲猛安。	桓端 金紫光禄大夫。	裊頻	
	按荅海 太子太保、金源郡王。			
	燕京			
	阿鄰 兵部尚書。			
同刮茁 昭武大將軍。				
隈可 龍虎衛上將軍。				

右康宗子三人。史載常春、胡里剌、胡剌、鶻魯、茶扎、怕八、訛出皆稱謀良虎孫，不稱誰子，不可以世。

以上爲康宗子三人。史書記載常春、胡里剌、胡剌、鶻魯、茶扎、怕八、訛出都稱作謀良虎孫，而未説是誰的兒子，不能認定其世次。

宗幹 太師、領三省事、遼王。	充 左丞相、代王。	檀奴 歸德軍節度使。		
		永元 本名元奴。		
		耶補兒 同知濟南尹。		
		阿里白 輔國上將軍。		
	兖 太尉、領三省事。	阿合 同知定武軍節度使。		
	襄 輔國上將軍。	和尚 應國公。		
	充 西京留守。			
宗望 本名斡里不。左副元帥、宋王。	齊	齕住 襄猛安。		
	京 西京留守。			
	文 大名尹、荆王。			
宗弼 本名兀术。太師、領三省事、梁王。	亨 廣寧尹、韓王。	羊蹄		
烏烈 豐王。				
宗傑 趙王。	爽 會寧牧、鄆王。	阿懶		
		撻懶		
宗雋 右丞相、陳王。				
訛魯 瀋王。				
訛魯朵 豳王。				
宗强 衛王。	爽 本名阿鄰。太子太傅、榮王。			
	可喜 兵部尚書。			
	阿瑣 濟南尹。			
宗敏 左丞相、曹王。	褒 舒國公。			
	阿里罕 密國公。			
習泥烈 紀王。				
寧吉 息王。				
燕孫 莒王。				
斡忽 鄆王。				

右太祖子，與景宣、睿宗凡十六人。遼王宗幹子與海陵五人。

以上爲太祖子，與景宣、睿宗共十六人。遼王宗幹子與海陵五人。

宗磐 太師、領三省事、宋王。				
宗固 左丞相、豳王。				
宗雅 代王。				
阿魯補 虞王。				
斛沙虎 滕王。				
宗懿 薛王。				
宗本 左丞相、原王。	阿里虎			
鶻懶 翼王。				
宗美 豐王。				
神土門 鄆王。				
斛孛束 霍王。				
斡烈 蔡王。				
宗哲 畢王。				
宗順 徐王。				

右太宗子十四人。史載北京留守卞、平陽尹稟皆太宗孫，不稱誰子，不可以世。

以上爲太宗子十四人。史書記載北京留守完顏卞、平陽尹完顏稟均爲太宗孫，未說是誰的兒子，不能認定其世次。

元 本名常勝。胙王。				
查剌 安武軍節度使。				

右景宣子，與熙宗，凡三人。

以上爲景宣子，與熙宗共三人。

濟安 皇太子。				
道濟 魏王。				

右熙宗子二人。

以上爲熙宗子二人。

光英 皇太子。				
元壽 崇王。				

矧思阿不 宿王。				
廣陽 滕王。				

右海陵子四人。　　以上爲海陵子四人。

吾里補 齊王。				

右睿宗子，與世宗凡二人。　　以上爲睿宗子，與世宗共二人。

永中 鎬王。	瑜 石古乃。			
	璋 神土門。			
	玘 阿思懣。			
	瑑 阿离合懣。			
執中 趙王。				
斜魯 越王。				
永功 越王。	璐 福孫。奉國上將軍。			
	璹 壽孫。密國公。			
	琳 粘沒曷。			
永成 豫王。	瑋 仁壽。			
	瑭 仁安。			
永升 夔王。	璡 歡睹。			
永蹈 鄭王。	按春			
	阿辛			
永德 曹王。	琰 斡論。			

右世宗子，與顯宗、衛紹王凡十人。　　以上爲世宗子，與顯宗、衛紹王共十人。

琮 承慶。鄆王。				
瓌 歡睹。瀛王。				
瓚 阿鄰。霍王。				
琦 吾里補。瀛王。				

玠 謀良虎。溫王。				

右顯宗子，與章宗、宣宗凡七人。　以上爲顯宗子，與章宗、宣宗共七人。

洪裕 絳王。				
洪靖 阿虎懶。荊王。				
洪熙 斡魯不。榮王。				
洪衍 撒改。英王。				
洪輝 訛論。壽王。				
忒鄰 葛王。				

右章宗子，凡六人。　以上爲章宗子共六人。

從恪 皇太子。				
琚 猛安。				
瑄 按出。				
璪 按辰。				

右衛紹王子，史稱六子，可以名見者四人。　以上爲衛紹王子，史書上說他有六個兒子，但出現名字的衹有四人。

守忠 皇太子，謚莊獻。	鏗 皇太孫，謚沖懷。			
玄齡				
守純 荊王。	訛可 曹王。			
	孛德 覃王。			

右宣宗子，與末帝凡四人。他書載守純子三人，可以名見者二人。　以上爲宣宗子，與哀宗共四人。別的書上記載守純有三個兒子，但出現名字的衹有二人。

阿古迺 始祖兄。	不知世次	撻不也 遼太尉。	胡十門 驃騎衛上將軍。	鈎室
	不知世次	合住 遼領辰、復二州。	蒲速越 遼中正節度使。	
			余里也 曹州防禦使。	

			布輝 順天軍節度使。	
保活里 始祖弟。	四世孫滓不乃	石土門 金源郡王。	習失 特進。	
			思敬 平章政事。	
		阿斯懣		
		迪古乃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婆盧火 安帝五代孫。泰州都統。	婆速	吾扎忽		
胡特孛山 婆盧火族兄弟。	杲 本名撒離喝。行臺尚書、左丞相。	宗安 御史大夫。		
什古 昭祖曾孫。東京留守。	阿魯帶 參知政事。	褭 尚書左丞相。		
崇成 昭祖玄孫。武衛軍都指揮使。				
冶訶 係出景祖。銀青光祿大夫。	阿魯補 元帥右監軍。			
	骨赧 天德軍節度使。	喜哥		
	訛古乃 西南路招討使。			
	撒荅	蒲查 西南路招討使。		
阿魯補 係出景祖。行臺左丞相。	烏帶 尚書左丞相。			
	方 簽書樞密院事。			
胡八魯 穆宗孫。寧州刺史。	齊 利涉軍節度使。			
拔離速 宗室子。元帥左監軍。				
	銀术可 拔離族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轂英 平章政事。		
	麻吉 銀术可弟。銀青光祿大夫。	沃側 西北路招討使。		
宗賢 本名阿魯。太祖從侄。婆速路兵馬都總管				

右諸宗室可譜者凡十一族，雖稱係出某帝，而不能世次，不譜于各帝之下，所以慎也。

以上爲各宗室可以譜記的共十一族，其雖稱作是某帝的後嗣，但不能排定世系相承先後順序，因此不譜記於各帝表中，以示慎重。

金史卷六十

表第二

交聘表(上)

天下之勢，曷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疆圉，以求逞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即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之？厥後使者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者？取天下者不徇小節，成算既定矣，終不爲卑辭厚禮而輟攻。

天下形勢，哪有固定不變的呢。金人天天征戰，安撫控制各個部落，保衛它的邊疆，來求得對遼的爲所欲爲，這種情形由來已久，難道纔一天嗎？到金太祖，再次趁着勝利，已即帝位，遼國纔招降他，這就好比龍已騰飛，虎已抖擻，誰還能干預制止它呢？那以後遼國使者往返八九次，最終仍不能約束它。爲什麽呢？奪取天下的人不拘小節，主意已定，終究不會爲言辭謙卑、禮物豐厚而停止進攻。

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刃相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之，難得而易與人，豈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撤三關故塞不能固燕山塞，汴京城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約質，立梁楚而不力戰而江左稱臣。金人豈愛宋人而爲和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東；不然，亦不失爲晉元帝，其孰能亡之？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誰强之邪？

遼人錯打了算盤，宋人也錯打了主意，宋金海上結盟的盟書中說："攻克遼國以後，五代時陷入契丹的漢人土地希望能歸還下國。"這是多麽錯誤的估計啊！沾滿鮮血的刀劍相互殘殺，經過多次戰鬥而得到的土地，用謙卑的言辭、豐厚的禮物來求取，土地得來很難而輕易送給别人，難道是人之常情嗎？宋朝的錯誤有三個：撤三關舊塞而不能鞏固燕山要塞，汴京城下之盟耗盡公私錢財而以人質爲約，立梁、楚而不奮力作戰而於江左稱臣。金人難道是憐愛宋人而與宋人講和嗎！結果是謀劃失算，名分受屈。假使宋高宗在歸德立都，即使不能收復河北，也可保住河南、山東；不然，也不失爲晉元帝，誰能消滅它？金人不能占有天下，而宋人却以尊稱給它，是誰强迫它這樣的？

金人出于高麗，始通好爲敵國，後稱臣。夏國始稱臣，末年爲兄弟，於其國自爲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侄禮往復稱"書"。故識

金人出於高麗，開始通好時與宋是對等國家，後來稱臣。夏國開始稱臣，後來與宋互稱兄弟，它在本國自稱帝。宋對金，開初有時以臣子禮節稱"表"，最終以侄禮往返稱"書"。因此，

其通好與間有兵爭之歲，其盛衰大指可觀也已。使者或書本階，或用借授，兩國各因舊史，不必强同云。

記載他們之間通好和偶有戰爭的年歲，他們的盛衰大概就可看出來了。使臣有的寫本來的官階，有的用借授的官職，兩國各自沿襲舊史，沒有必要强求一致。

	宋	夏	高麗
始通好。			穆宗時，高麗醫者自完顏部歸，謂高麗人曰："女直居黑水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年穀屢稔。"高麗王聞之，乃遣使來通好。
太祖收國元年			
二年			閏正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請保州，太祖曰："爾自取之。" 高麗遣蒲馬請保州，詔諭高麗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
天輔元年	十二月，宋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來聘，請石晉時陷入契丹漢地。		
二年	十月，遣散覩報聘于宋，所請之地，與宋夾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		十二月，遣孛菫术孛以勝遼報諭高麗，仍賜馬一匹。
三年	六月，宋遣馬政及其子宏來聘。		
四年	四月，宋復遣趙良嗣以書來議燕京、西京之地。		詔使習顯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高麗使謂習顯曰："此與先父國王之書。"習顯就館，即依舊禮接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
五年			
六年		六月，夏遣李良輔率兵三萬救遼，斡魯、婁室敗之于野谷。	

七年	正月，宋復遣趙良嗣來議燕京、西京地，答書如初約，合攻隨得者有之，今自我得，理應有報。趙良嗣言，奉命若得燕京，即納銀、絹二十萬匹、綾二萬匹，以代燕地之租税。 二月，宋復遣趙良嗣來定議，加歲幣代燕地租税，并議畫疆、遣使、置榷場、復請西京等事。癸卯，遣孛堇銀术可、鐸剌報聘于宋，許以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其於西北一帶接連山後州縣，不在許與之限。戊申，詔平州官與宋使一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地。 三月，宋使盧益、趙良嗣、馬宏以誓書來。 四月，復誓書于宋。 五月甲寅，南京留守張覺以南京叛入于宋。		
太宗天會元年	十一月，割武、朔二州與宋。是月庚午，宗望敗張覺于南京城東，覺夜遁奔于宋。 十二月，遣孛堇李靖告哀于宋。	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許以割地。	十二月，高隨、斜野奉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不敢往。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遽强之。"命隨等還。
二年	四月，宋始遣太常少卿連南夫等來吊。以高术僕古等充遺留國信使，高興輔、劉興嗣充告即位國信使如宋。 八月，以孛堇烏爪乃、李用弓爲賀宋生日使。 十月戊午，宋使賀天清節。 十二月，孛堇高居慶、大理卿丘忠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夏人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 三月，夏使把里公亮等來上誓表。 閏三月，遣王阿海、楊天吉賜誓詔于夏。 十月，夏使謝賜誓詔。戊午，夏使賀天清節。	

三年	正月癸酉朔，宋使賀正旦。 六月辛丑，宋龍圖閣直學士許亢宗等賀即位。 六月，遣李用和等以滅遼告慶于宋。 七月，以耶律固等爲報謝宋國使。 十月壬子，宋使賀天清節。是月，詔諸將伐宋。 十二月，宋給事中李鄴等奉金百鋌，請復修好。是月甲辰，宗望敗宋兵于白河，遂取燕山州縣。	正月癸酉朔，夏使賀正旦。乙未，夏使奉表致奠于和陵。 十月壬子，夏使賀天清節。	
四年	正月己巳，宗望諸軍渡河，使吴孝民入汴，問宋取首謀平山者。癸酉，諸軍圍汴。甲戌，宋知樞密院事李棁等奉書謝罪，且請修好。丙子，宗望許宋修好約質，割三鎮地，增歲幣，載書稱伯侄。戊寅，宋以康王構、少宰張邦昌爲質。辛巳，宋使沈晦等賫所上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癸未，諸軍解圍。 二月丁酉朔夜，宋姚平仲以兵四十萬襲宗望軍。己亥，復進兵圍汴。辛丑，宋遣資政殿學士宇文虛中以書來，辯姚平仲兵非出宋主意。改肅王樞爲質，遣康王構歸。壬子，宗望渡河，以滑州、濬州與宋。 七月戊子，宋以蠟書陰構右都監耶律余篤，蕭仲恭獻其書。 八月，諸軍復伐宋，元帥府遣楊天吉、王汭以書責宋。 十一月丙戌，宗望軍至汴。 閏月壬辰朔，宗望敗宋兵于汴城下。癸巳，宗翰至汴。辛酉，宋帝詣宗翰、宗望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以表降，是日歸于汴城。	正月丁卯朔，夏使賀正旦。 十月丁未，夏使賀天清節。	六月，高麗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仍以保州地賜。 七月，遣高伯淑、烏至忠使高麗。 十月丁未，高麗賀天清節。 十一月，遣高隨等爲賜高麗生日使。

五年	正月庚子，宋帝復至青城。 二月丁卯，宋上皇至青城。 是月，降宋二帝爲庶人。 四月，執宋二帝以歸。 五月庚寅朔，宋康王構即位于歸德。 十二月丙寅，宗輔伐宋。	正月辛卯朔，夏使賀正旦。 十月辛未，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辛卯朔，高麗使賀正旦。 八月，以耶律居謹、張淮爲宣慶高麗使。 十月辛未，高麗使賀天清節。
六年	正月，宋康王奔揚州。 七月乙巳，宋康王貶號稱臣，遣使奉表。 十月，宗翰、宗輔會軍于濮。	正月丙戌朔，夏使賀正旦。 十月丙寅，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丙戌朔，高麗使賀正旦。 十月丙寅，高麗使賀天清節。
七年	十月己亥，宋壽春安撫使馬世元以城降。 十一月壬戌，宗弼渡江。 丁卯，宋知江寧府陳邦光以城降。 十二月丁亥，宗弼克杭州。阿里、蒲盧渾追宋康王于明州，宋康王入于海。	正月庚辰朔，夏使賀正旦。 十月庚寅，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庚辰朔，高麗使賀正旦。 十月庚寅，高麗使賀天清節。
八年		正月甲辰朔，夏使賀正旦。 十月甲申，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甲辰朔，高麗使賀正旦。 十月甲申，高麗使賀天清節。
九年		正月己亥朔，夏使賀正旦。 十月戊寅，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己亥朔，高麗使賀正旦。 二月乙亥，高麗使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邊户事。 十月戊寅，高麗使賀天清節。
十年		正月癸巳朔，夏使賀正旦。 十月壬寅，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癸巳朔，高麗使賀正旦。 十月壬寅，高麗使賀天清節。
十一年		正月丁巳朔，夏使賀正旦。 十月丙申，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丁巳朔，高麗使賀正旦。 十月丙申，高麗使賀天清節。

十二年		正月辛亥朔，夏使賀正旦。 十月庚寅，夏使賀天清節。	正月辛亥朔，高麗使賀正旦。 十月庚寅，高麗使賀天清節。
熙宗天會十三年		正月，遣使如夏報哀。	正月，遣使如高麗報哀。 三月己卯，高麗使祭奠吊慰。 四月戊午，高麗使賀登寶位。
十四年		正月己巳朔，夏使賀正旦。乙酉，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己巳朔，高麗使賀正旦。乙酉，高麗使賀萬壽節。 十月甲寅，以乾文閣待制吴激爲賜高麗生日使。
十五年		正月癸亥朔，夏使賀正旦。己卯，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癸亥朔，高麗使賀正旦。己卯，高麗使賀萬壽節。
天眷元年	八月，以河南地賜宋。右司侍郎張通古等詔諭江南。	正月戊子朔，夏使賀正旦。甲辰，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戊子朔，高麗使賀正旦。甲辰，高麗使賀萬壽節。 十二月甲戌，高麗使入貢。
二年	四月己卯，宋遣其端明殿大學士韓肖胄等奉表，謝賜河南地。 九月壬寅，宋端明殿學士王倫、保信軍節度使藍公佐奉表乞歸父喪。	正月壬午朔，夏使賀正旦。戊戌，夏使賀萬壽節。 十月癸酉，夏國王李乾順薨，子仁孝嗣位，遣使來告喪。	正月壬午朔，高麗使賀正旦。戊戌，高麗使賀萬壽節。
三年	四月癸亥，宋禮部尚書莫將等來迎護梓宫。 五月己卯，詔復取河南、陝西。 十二月乙亥，復伐宋淮南。	正月丁丑朔，夏使賀正旦。癸巳，夏使賀萬壽節。 九月，夏使謝賻贈，復謝封册。	正月丁丑朔，高麗使賀正旦。癸巳，高麗使賀萬壽節。
皇統元年	二月，宗弼克廬州。 九月，宗弼渡淮，宋乞罷兵，宗弼以便宜與宋畫淮爲界。	正月辛丑朔，夏使賀正旦。壬寅，夏使請上尊號。丁巳，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辛丑朔，高麗使賀正旦。壬寅，高麗使請上尊號。丁巳，高麗使賀萬壽節。 十一月己酉，高麗使賀尊號。

二年	二月辛卯，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容州觀察使曹勛來進誓表。 三月丙辰，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劉筈册宋康王爲宋帝，以故天水郡王等三喪及宋帝母韋氏歸于宋。 五月乙卯，遣使賜宋誓詔。 八月丁卯，詔遣宋使朱弁、張邵、洪皓等歸。 十二月庚午，宋使上表，謝歸三喪及母韋氏。	正月乙未朔，夏使賀正旦。辛亥，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乙未朔，高麗使賀正旦。乙巳，詔加高麗國王王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辛亥，高麗使賀萬壽節。 十二月乙丑，高麗使謝賜封册。
三年	正月己丑朔，宋使賀正旦。乙巳，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己丑朔，夏使賀正旦。乙巳，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己丑朔，高麗使賀正旦。乙巳，高麗使賀萬壽節。
四年	正月癸丑朔，宋使賀正旦。己巳，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癸丑朔，夏使賀正旦。己巳，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癸丑朔，高麗使賀正旦。己巳，高麗使賀萬壽節。
五年	正月丁未朔，宋使賀正旦。癸亥，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丁未朔，夏使賀正旦。癸亥，夏使賀萬壽節。 四月庚辰，以右衛將軍撒海、兵部郎中耶律福爲横賜夏國使。	正月丁未朔，高麗使賀正旦。癸亥，高麗使賀萬壽節。
六年	正月辛未朔，宋使賀正旦。丁亥，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辛未朔，夏使賀正旦。丁亥，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辛未朔，高麗使賀正旦。丁亥，高麗使賀萬壽節。 五月壬申，高麗國王王楷薨，子晛嗣位，遣使來報喪。 六月乙丑，遣使祭吊高麗。
七年	正月乙丑朔，宋使賀正旦。辛巳，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乙丑朔，夏使賀正旦。辛巳，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乙丑朔，高麗使賀正旦。辛巳，高麗使賀萬壽節。 三月戊寅，高麗使來謝吊祭。
八年	正月庚申朔，宋使賀正旦。丙子，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庚申朔，夏使賀正旦。丙子，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庚申朔，高麗使賀正旦。丙子，高麗使賀萬壽節。 六月，高麗使謝賜封册。

九年	正月甲申朔，宋使賀正旦。庚子，宋使賀萬壽節。	正月甲申朔，夏使賀正旦。庚子，夏使賀萬壽節。	正月甲申朔，高麗使賀正旦。庚子，高麗使賀萬壽節。
海陵天德元年	十二月，宋賀正旦使至廣寧，遣人諭以廢立之事，於中路遣還。	十二月，夏賀正旦使至廣寧，遣人諭以廢立之事，於中路遣還。	十二月，高麗賀正旦使至廣寧，遣人諭以廢立之事，於中路遣還。
二年	正月辛巳，以名諱告諭宋。是月，遣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翟永固爲報諭宋國使。 二月甲子，以兵部尚書完顏元宜、修起居注高懷貞爲賀宋生日使。 三月丙戌，宋參知政事余唐弼、保信軍節度使鄭藻賀即位。余唐弼等回，以天水郡王玉帶歸于宋主。	正月辛巳，以名諱告諭夏。再遣使報諭夏國。七月戊戌，夏御史中丞雜辣公濟、中書舍人李崇德賀登寶位。再遣開封尹蘇執義、秘書監王舉賀受尊號。	正月辛巳，以名諱告諭高麗。再遣使報諭高麗。三月丙戌，高麗遣知樞密院事文公裕、殿中監朴純冲賀登寶位。
三年	正月癸酉朔，宋使賀正旦。 三月庚寅，以翰林學士中奉大夫劉長言、少府監耶律五哥爲賀宋生日使。 六月，宋使奉表祈請山陵地，不許。 十月，以右副點檢不术魯阿海、翰林侍講學士蕭永祺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癸酉朔，夏使賀正旦。九月甲子，夏使上表，請不去尊號。以經武將軍修起居注蕭彭哥爲夏生日使。	正月癸酉朔，高麗使賀正旦。 九月，以東京路兵馬都總管府判官蕭子敏爲高麗生日使。
四年	正月丁酉朔，宋使賀正旦。壬子，宋使賀生辰。三月，刑部尚書田秀穎、東上閤門使大斌爲賀宋生日使。 十月甲申，以太子詹事張用直、左司郎中温都斡帶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辛未，以張用直卒，改遣汴京路都轉運使左瀛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丁酉朔，夏使賀正旦。壬子，夏使賀生辰。 九月，吏部郎中蕭中立爲夏生日使。	正月丁酉朔，高麗使賀正旦。壬子，高麗使賀生辰。 九月，都水使者完顏麻潑爲高麗生日使。

貞元元年	正月辛卯，以皇弟充薨，不視朝，命有司受宋貢獻。 四月，以右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廣威將軍兵部郎中蕭簡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户部尚書蔡松年、右司郎中婁室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辛卯，以皇弟充薨，不視朝，命有司受夏貢獻。 九月丁亥朔，以翰林待制謀良虎爲夏生日使。	正月辛卯，以皇弟充薨，不視朝，命有司受高麗貢獻。 九月，以吏部郎中宼合山充高麗生日使。
二年	正月甲寅朔，以疾不視朝，宋使就館燕。己巳，宋使賀生辰。 四月辛卯，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吏部侍郎許霖爲賀宋生日使。 十月，以刑部侍郎白彦恭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丁未，宋使貢方物。	正月甲寅朔，以疾不視朝，賜夏使就館燕。己巳，夏使賀生辰。 三月戊辰，夏使王公佐賀遷都。 九月辛亥朔，夏使謝恩，且請市儒、釋書。 十二月丁未，夏使貢方物。	正月甲寅朔，以疾不視朝，賜高麗使就館燕。己巳，高麗使賀生辰。 六月己亥，高麗使謝横賜。 十一月戊辰，高麗使謝賜生日。 十二月丁未，高麗使貢方物。
三年	正月己酉朔，宋使賀正旦。甲子，宋使賀生辰。 三月庚午，以左司郎中李通、同知南京路都轉運司事耶律隆爲賀宋生日使。 十月己亥，翰林學士承旨耶律歸一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己酉朔，夏使賀正旦。甲子，夏使賀生辰。 五月癸亥，夏使謝恩。	正月己酉朔，高麗使賀正旦。甲子，高麗使賀生辰。
正隆元年	正月癸卯朔，宋使賀正旦。戊午，宋使賀生辰。 三月庚申，以左宣徽使敬嗣暉、大理卿蕭中立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右司郎中梁銶、左將軍耶律湛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癸卯朔，夏使賀正旦。戊午，夏使賀生辰。	正月癸卯朔，高麗使賀正旦。戊午，高麗使賀生辰。
二年	正月戊辰朔，宋使賀正旦。癸未，宋使賀生辰。 六月辛丑，以禮部尚書耶律守素、刑部侍郎許竑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助不古、户部侍郎阿勒根宼産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戊辰朔，夏使賀正旦。癸未，夏使賀生辰。 四月，宿直將軍温敦斡喝爲横賜夏國使。 九月乙丑，以宿直將軍僕散烏里黑爲夏生日使。	正月戊辰朔，高麗使賀正旦。癸未，高麗使賀生辰。 三月丙寅朔，高麗使賀受尊號。 四月，以簽書宣徽院事張喆爲横賜高麗使。

三年	正月壬戌朔，宋使孫道夫賀正旦。丁丑，宋使賀生辰。 三月辛巳，以兵部尚書蕭恭、太府監魏子平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辛酉，以工部尚書蘇保衡、吏部侍郎阿典和實懣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壬戌朔，夏使賀正旦。丙寅，夏奏告使還，命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云云。丁丑，夏使賀生辰。 九月庚午，以宿直將軍阿魯保爲夏生日使。	正月壬戌朔，高麗使賀正旦。丁丑，高麗使賀生辰。 九月丁丑，以教坊提點高存福爲高麗生日使。
四年	正月丙辰朔，宋使賀正旦。辛未，宋使賀生辰。 四月，遣資德大夫秘書監王可道、朝散大夫左司郎中王蔚爲賀宋生日使。 七月甲辰，宋使上表，謝賜戒諭。 十一月甲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施宜生、宿州防禦使耶律闢里剌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乙卯，宋使來告其母韋氏哀。乙丑，以左副點檢大懷忠、大興少尹耨盌温都謙爲宋吊祭使。	正月丙辰朔，夏使賀正旦。辛未，夏使賀生辰。 三月丙辰朔，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 九月，昭毅大將軍宿直將軍加古撻懶爲夏生日使。	正月丙辰朔，高麗使賀正旦。辛未，高麗使賀生辰。 九月，遣宣武將軍翰林待制完顔達紀爲高麗生日使。
五年	正月庚辰朔，宋使賀正旦。乙未，宋使賀生辰。 二月壬子，宋參知政事賀允中等爲韋后遺獻使。 四月，宋使葉義問等來謝吊祭。 十一月，以濟南尹僕散烏者、翰林直學士韓汝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庚辰，夏使賀正旦。乙未，夏使賀生辰。	正月庚辰朔，高麗使賀正旦。乙未，高麗使賀生辰。
六年	正月甲戌朔，宋使賀正旦。己丑，宋使賀生辰。 四月，以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爲賀宋生日使。 九月，以三十二總管兵伐宋。甲午，發南京。 十月丁未，渡淮。癸亥，次和州。宋人陷德順州。 十一月，上駐軍江北，遣武平總管阿鄰先渡至南岸，失利。上進兵揚州。甲午，會師瓜洲渡。乙未，遇弒。	正月甲戌朔，夏使賀正旦。己丑，夏使賀生辰。	正月甲戌朔，高麗使賀正旦。己丑，高麗使賀生辰。 八月，遣太常博士張崇爲高麗生日使。

金史卷六十一

表第三

交聘表(中)

	宋	夏	高麗
世宗大定元年	十一月，宋人破陝州。十二月，元帥左監軍高忠建、德昌軍節度使張景仁以罷兵、歸正隆所侵地，報論宋國。		十一月壬午，尚書右司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報諭高麗。
二年	三月，徒單合喜敗宋吴璘于德順州。 六月，宋翰林學士洪邁、鎮東軍節度使張掄賀上，書詞不依舊式，詔諭洪邁，使歸諭宋主。 七月丁酉，復取原州。丙午，宋主内禪。 九月，大敗吴璘于德順州。宗尹復取汝州。 十月己丑，詔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伐宋。 十一月癸巳朔，右丞相僕散忠義節制伐宋諸軍。志寧移書張浚，使依皇統舊式通好，浚復書曰："謹遣使者至麾下議之。"	四月，夏左金吾衛上將軍梁元輔、翰林學士焦景顏、押進樞密副都承旨任純忠賀登寶位。再遣武功大夫賀義忠、宣德郎高慎言賀萬春節。 八月癸酉，夏左金吾衛上將軍蘇執禮、匭柙使王琪、押進御史中丞趙良賀尊號。 九月庚子，以尚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爲夏生日使。 十二月辛未，以夏乞兵復宋侵地，遣尚書吏部郎中完顏達吉體究陝西利害。夏武功大夫芭里昌祖、宣德郎揚彦敬等賀正旦。	十二月，高麗衛尉少卿丁應起賀正旦。

三年	五月，宋人破宿州。是月，志寧復取宿州。宋洪遵與志寧書，約爲叔侄國。志寧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使胡昉以湯思退與忠義書，稱侄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胡昉，詔釋之。	三月壬辰朔，夏武功大夫訛留元智、宣德郎程公濟賀萬春節。 五月，以宿直將軍阿勒根和衍爲横賜夏國使。 七月甲寅，詔市馬於夏國。 九月癸巳，以宿直將軍僕散習尼列爲夏生日使。 十月己巳，夏遣金吾衛上將軍蘇執禮、匭匣使李子美謝横賜。	二月庚寅，高麗守司空金永胤、尚書禮部侍郎金淳夫進奉使，禮賓少卿許勢脩賀登寶位，秘書少監金居實謝宣諭。 三月壬辰朔，高麗衛尉少卿李公老賀萬春節。 四月己卯，以引進使韓綱爲横賜高麗使。 十月丙寅，以許王府長史移剌天佛留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乙酉，高麗使殿中少監金存夫謝横賜。
四年	十一月，徒單克寧敗宋兵于十八里口，克楚州。宋周葵、王之望與忠義書，約世爲侄國，書仍書名再拜，不稱“大”字，并以宋書副本來上，和議始定。	正月丁亥朔，夏遣武功大夫嵬咩執信、宣德郎李師白賀正旦。 三月丙戌朔，夏武功大夫紐卧文忠、宣德郎陳師古賀萬春節。 九月，以宿直將軍宗室烏里雅爲夏生日使。 十二月，夏奏告使殿前太尉梁惟忠、翰林學士樞密都承旨焦景顔上章奏告，乞免徵索正隆末年所虜人口。	正月丁亥朔，高麗禮賓少卿高處約賀正旦。 三月丙戌朔，高麗遣秘書少監崔孝温進奉使，朝散大夫衛尉少卿鄭孝偁賀萬春節。 九月，以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高麗禮賓少卿金莊謝賜生日。
五年	正月癸亥，宋通問使禮部尚書魏杞、崇信軍承宣使康湑奉國書及誓書入見。 二月，以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顔仲、太子詹事楊伯雄報問宋國。 三月庚戌，宋禮部尚書洪适、崇信軍承宣使龍大淵賀萬春節。 八月，宋吏部尚書李若川、寧國軍承宣使曾覿等賀尊號。 九月，以吏部尚書高衎、移剌道爲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殿前右副都點檢烏古論粘没曷、尚書禮部侍郎劉仲淵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辛亥朔，夏武功大夫訛羅世、宣德郎高嶽賀正旦。 三月庚戌，夏使賀萬春節。 九月，以宿直將軍朮虎蒲查爲夏生日使。	正月辛亥朔，高麗衛尉少卿高珍縉賀正旦。 三月庚戌，高麗殿中少監陳力升進奉使，秘書少監元頤冲賀萬春節。 十月，以大宗正丞璋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高麗遣吏部尚書李知深、中書舍人尹敦信賀尊號，衛尉少卿王輔謝賜生日。

六年	正月丙午朔，宋户部尚書方滋、福州觀察使王抃賀正旦。 三月甲辰朔，宋吏部尚書王曮、利州觀察使魏仲昌賀萬春節。 九月，以户部尚書魏子平、殿前左衛將軍夾谷查剌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殿前右副都點檢駙馬都尉烏古論元忠、少府監張仲愈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丙午朔，夏武功大夫高遵義、宣德郎安世等賀正旦。 三月甲辰朔，夏武功大夫曹公達、宣德郎孟伯達、押進知中興府趙衍賀萬春節。戊申，夏御史中丞李克勤、翰林學士焦景顔奏告，乞免索正隆末年所虜人口，許之。 四月戊戌，以宿直將軍斜卯摑剌爲横賜使。 九月辛亥，以翰林待制移剌熙載爲夏生日使。 十二月戊戌，夏御史中丞賀義忠、翰林學士楊彦敬謝横賜。	正月丙午朔，高麗太府少卿李世儀賀正旦。 三月甲辰朔，高麗國子司業趙仁貴進奉使，秘書少監李復基等賀萬春節。 四月戊戌，以尚書右司郎中移剌道爲横賜高麗使。 十月己卯，以尚書兵部侍郎移剌按荅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戊戌，高麗禮賓少卿崔椿謝賜生日，衛尉少卿金資用謝横賜。
七年	正月庚子朔，宋試工部尚書薛良朋、昭慶軍承宣使張説賀正旦。 三月己亥朔，宋翰林學士梁克家、安慶軍承宣使趙應熊等賀萬春節。 九月，以勸農使蒲察莎魯窩、東上閤門使梁彬爲賀宋生日使。	正月庚子朔，夏武功大夫劉志真、宣德郎李師白等賀正旦。 三月己亥朔，夏武功大夫任得仁、宣德郎李澄等賀萬春節。 九月乙亥，以宿直將軍唐括鶻魯爲夏生日使。 十二月壬戌，夏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樞密都承旨趙衍奏告，以其臣任得敬有疾，乞遣良醫診治。詔賜之醫。	正月庚子朔，高麗司宰少卿潘咸有賀正旦。 三月己亥朔，高麗尚書户部侍郎柳德容賀萬春節。 十二月壬戌，高麗禮賓少卿崔僎謝賜生日使。
八年	正月甲子朔，宋試户部尚書唐瑑、保寧軍承宣使宋鈞賀正旦。 三月癸亥朔，試工部尚書王瀹賀萬春節。 九月，以右宣徽使移剌神獨斡、太府監高彦佐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同簽大宗正事宗室闢合土、尚書右司郎中李昌圖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甲子朔，夏武功大夫利守信、宣德郎李穆賀正旦。 三月癸亥朔，夏武功大夫咩布師道、宣德郎嚴立本等賀萬春節。 四月戊午，夏遣任德聰謝恩使，詔却其禮物。 九月丁卯，以引進使高希甫爲夏生日使。	正月甲子朔，高麗司宰少卿金起賀正旦。 三月癸亥朔，高麗尚書户部侍郎金光利進奉使，朝散大夫秘書少監趙湜賀萬春節。 十月乙未，以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宗室靖爲高麗生日使。

九年	正月戊午朔，宋試工部尚書鄭聞、明州觀察使董誠等賀正旦。 三月丁巳朔，宋翰林學士胡元質、保康軍承宣使宋直温等賀萬春節。 九月，以刑部尚書高德基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京兆尹宗室榖、尚書左司郎中牛德昌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戊午朔，夏武功大夫莊浪義顯、宣德郎劉裕等賀正旦。 三月丁巳朔，夏武功大夫渾進忠、宣德郎王德昌等賀萬春節。 五月丙辰，以宿直將軍完顔賽也爲横賜夏國使。 九月，以宿直將軍僕散守忠爲夏生日使。	正月戊午朔，高麗司宰少卿陳玄光、禮賓少卿徐諏等賀正旦。 三月丁巳朔，高麗秘書少監金利誠賀萬春節，朝散大夫衛尉少卿崔偦爲進奉使。 五月，以符寶郎徒單懷貞爲横賜高麗使。 九月丙辰，以提點司天臺馬貴中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戊戌，高麗邊報稱王晛誕得繼孫，欲遣使奏告。庚戌，高麗太府少卿裴衍謝賜生日，司宰少卿李世美謝横賜。
十年	正月壬子朔，宋試吏部尚書汪大猷、寧國軍承宣使曾覿賀正旦。 三月壬子朔，宋試工部尚書司馬伋、泉州觀察使馬定遠等賀萬春節。 閏五月丁酉，尚書省奏宋祈請使赴闕日期，詔以九月十一日朝見。 九月，以簽書樞密院事移剌子敬、官籍監張僅言爲賀宋生日使。丙戌，宋祈請使資政殿大學士范成大、崇信軍節度使康湑至，求免起立接受國書，詔不許。 十一月，以太子詹事蒲察蒲速越、同知宣徽院事韓綱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壬子朔，夏武功大夫劉志直、宣德郎韓德容等賀正旦。 三月壬子朔，夏武功大夫張兼善、宣德郎李師白等賀萬春節。丁丑，詔以夏奏告使於閏五月十六就行在。 閏五月乙未，夏權臣任得敬中分其國，脅其主李仁孝遣左樞密使浪訛進忠、參知政事楊彦敬、押進翰林學士焦景顔等上表爲得敬求封，詔不許，遣使詳問。 七月庚子，宋人以蠟丸書遺任得敬，夏執其人并書以來。 九月庚寅，以尚書户部郎中夾古阿里補爲夏生日使。 十一月癸巳，夏以誅任得敬，遣其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樞密直學士高岳等上表陳謝。	正月壬子朔，高麗禮賓少卿陳升賀正旦。 三月壬子朔，高麗衛尉少卿崔侁進奉使，尚書禮部侍郎崔光涉等賀萬春節。 十月己酉，以大宗正丞宗室糺爲高麗生日使。 十一月己卯，高麗翼陽公晧廢晛自立，不肯接受賜王晛生日使，王晧稱兄晛讓國，求封册。詔遣使詳問。

十一年	正月丙子朔，宋試工部尚書吕正己、利州觀察使辛堅之賀正旦。 三月乙亥，宋翰林學士趙雄、泉州觀察使趙伯驌等賀萬春節。 八月，以尚書刑部侍郎駙馬都尉烏林荅天錫、御史中丞李文蔚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西南路招討使宗室宗寧、户部侍郎程𪸩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丙子朔，夏遣武功大夫煞執直、宣德郎馬子才賀正旦。 三月乙亥，夏使賀萬春節。 八月丁卯，以近侍局使劉琉爲夏生日使。	正月壬辰，高麗王晧報稱，前王久病，昏耗不治，以母弟晧權攝國事。 四月丁卯，權軍國事王晧上表，并以兄晛表求封。 五月，以尚書吏部侍郎宗室靖爲宣問高麗王晛使。靖至高麗，晧稱晛避位出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乃以王晛表附奏。其表大概與前表同。 十二月丁卯，權高麗國事王晧告奏使、尚書禮部侍郎張翼明以王晧表求封。
十二年	正月庚午朔，宋試工部尚書莫濛、利州觀察使孫顯祖賀正旦。 三月己巳朔，宋龍圖閣學士翟紱、宜州觀察使組士粲等賀萬春節。 四月，宋試吏部尚書姚憲、安德軍承宣使曾覿賀加上尊號。 九月，以殿前右副都點檢夾谷清臣、尚書左司郎中張汝弼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户部尚書曹望之、尚書右司郎中紇石烈哲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庚午朔，夏武功大夫嵬㥦執忠、宣德郎劉昭等賀正旦。 三月己巳朔，夏武功大夫党得敬、宣德郎田公懿賀萬春節。殿前馬步軍太尉訛羅紹甫、樞密直學士吕子温、押進匭匣使芭里直信等賀加上尊號。 四月癸亥，以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爲横賜夏國使。 九月辛巳，以殿前右衛將軍粘割斡特剌爲夏生日使。 十二月癸亥，夏殿前太尉罔榮忠、樞密直學士嚴立本等謝横賜。	正月庚午朔，高麗使賀正旦。 三月己巳朔，權高麗國王晧遣尚書户部侍郎金黄裕等賀萬春節。衛尉少卿蔡祥正賀加上尊號。丁丑，宿直將軍烏古論思列、尚書右司員外郎張亨爲封册王晧使。 四月丁卯，高麗户部尚書李著、國子祭酒崔誧賀尊號。 十月，高麗檢校太尉金于蕃、太府少卿金瑄謝封册。

十三年	正月乙丑朔，宋試吏部尚書馮檮、泉州觀察使龍雲等賀正旦。 三月癸巳朔，宋試禮部尚書韓元吉、利州觀察使鄭興裔等賀萬春節。 八月，以殿前左副都點檢兼侍衛將軍副都指揮使宗室襄、國子司業兼尚書户部郎中張汝霖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大興尹璋、客省使兼東上閤門使高翊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乙丑朔，夏武功大夫卧落紹昌、宣德郎張希道等賀正旦。 三月癸巳朔，夏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蹈等賀萬春節。 九月辛卯朔，以宿直將軍胡什賚爲夏生日使。	正月乙丑朔，高麗國王王晧遣司宰少卿史正儒賀正旦。 三月癸巳朔，高麗太府少卿李應求賀萬春節。 十一月甲午，以引進使大洞爲高麗生日使。
十四年	正月己丑朔，宋翰林學士留正、利州觀察使張嶷等賀正旦。癸巳，宋使朝辭，尚書省奏，宋來書語涉平易，遣人就館諭宋使。大興尹璋至宋，宋人就館奪其國書，璋乃赴其宴、受其私物，璋坐除名。 二月，以刑部尚書梁肅、趙王府長史蒲察訛里剌爲詳問宋國使。 三月戊子朔，宋遣户部尚書韓彦直、保信軍承宣使劉炎等賀萬春節。梁肅等至宋，宋主接書如舊儀。 五月，梁肅等還，宋主以謝書附奏。 九月，以兵部尚書完顏讓、秘書少監賈少冲爲賀宋生日使。己酉，宋試工部尚書張子顔、明州觀察使劉崈爲報聘使，仍求免起立接書，詔不許。 十一月，以御史中丞劉仲誨、殿前左衛將軍兼修起居注紇石烈奥也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己丑朔，夏武功大夫煞進德、宣德郎李師旦賀正旦。 三月戊子朔，夏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蹈等賀萬春節。 九月乙未，以宿直將軍宗室崇肅爲夏生日使。	正月己丑朔，高麗遣尚書吏部侍郎崔均等賀正旦。 二月丙戌，高麗遣尚書刑部侍郎車仁揆進奉。 三月戊子朔，高麗尚書户部侍郎金鍊光等賀萬春節。 四月乙亥，以勸農副使完顔蒲涅爲横賜高麗使。 十一月戊申，以儀鸞局使曹士元爲高麗生日使。

十五年	正月，宋試户部尚書蔡洸、江州觀察使趙益等賀正旦。 閏九月，以歸德尹完顔王祥、客省使兼東上閤門使盧璣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右宣徽使宗室靖、拱衛直都指揮使高運國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夏武功大夫李嗣卿、宣德郎白慶嗣等賀正旦。 閏九月己未，以符寶郎斜卯和尚爲夏生日使。 十二月丙午，夏遣中興尹訛羅紹甫、翰林學士王師信等謝横賜。	七月丙申，曷懶路奏，得高麗邊報，以其西京留守趙位寵作亂，欲遣告奏，而義州路梗不通，欲由定州入曷懶路，詔許之。 九月，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遣徐彦等進表，欲以慈悲嶺以西、鴨緑江以東内附，詔不許。 閏九月辛酉，高麗國王王晧以平趙位寵之亂，遣秘書少監朴紹奉表告奏。 十一月戊辰，以宿直將軍阿典蒲魯虎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丙午，高麗遣朝散大夫禮賓少卿趙永仁謝賜生日。
十六年	正月戊申朔，宋試户部尚書謝廓然、泉州觀察使黄夷行等賀正旦。 三月丙午朔，宋試工部尚書張宗元、利州觀察使謝純孝等賀萬春節。 壬子，宋翰林學士知制誥朝散大夫湯邦彦、昭信軍承宣使陳雷等奉書申請。丙辰，宋申請使朝辭，上以書答之。 九月，以殿前都點檢蒲察通、尚書左司郎中張亨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同知宣徽院事劉琉、近侍局使烏林荅愿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戊申朔，夏武功大夫嵬宰師憲、宣德郎宋弘等賀正旦。 三月丙午朔，夏武功大夫骨勒文昌、宣德郎王禹珪賀萬春節。 九月癸丑，以宿直將軍完顔覿古速爲夏生日使。	正月戊申朔，高麗尚書吏部侍郎李章賀正旦。 三月丙午朔，高麗遣尚書户部侍郎蔡順禧賀萬春節。 十一月，以尚書兵部郎中移剌子元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庚子，高麗遣禮賓少卿王珪謝賜生日。户部尚書吴光陟、尚書工部侍郎尹崇誨等以不許趙位寵内附，陳謝。

十七年	正月壬寅朔，宋遣試吏部尚書閻蒼舒、江州觀察使李可久等來賀正旦。 三月辛丑朔，宋遣試户部尚書張子正、明州觀察使趙士葆等賀萬春節。 九月，以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習尼烈、提點太醫院兼儀鸞使曹士元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延安尹完顏蒲剌覩、左諫議大夫兼翰林直學士鄭子聃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壬寅朔，夏武功大夫訛啰德昌、宣德郎楊彦和等賀正旦。 三月辛丑朔，夏武功大夫芭里慶祖、宣德郎梁宇等賀萬春節。 九月丁酉朔，以尚書兵部郎中石抹忽土爲夏生日使。 十月，夏國獻百頭帳，詔不受。 十一月，仁孝再以表上，曰："若不包納，則下國深誠無所展效。"詔許與正旦使同來。 十二月甲午，夏遣東經略使蘇執禮横進。	正月壬寅朔，高麗尚書户部侍郎吴淑夫賀正旦。 二月己亥，高麗遣朝散大夫尚書户部侍郎丁守弼進奉。 三月辛丑朔，高麗遣尚書工部侍郎崔光遠賀萬春節。 四月戊子，以滕王府長史徒單烏者爲横賜高麗使。 十二月戊辰，以宿直將軍僕散懷忠爲高麗生日使。甲午，遣禮賓少卿崔美謝横賜。
十八年	正月丙申朔，宋翰林學士錢良臣、嚴州觀察使延璽等賀正旦。 三月乙未朔，宋遣試禮部尚書趙思、宜州觀察使鄭槐等賀萬春節。 九月，以大理卿張九思、殿前左衛將軍宗室崇肅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静難軍節度使烏延查剌、太府監王汝楫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丙申朔，夏武功大夫恧恧存忠、宣德郎武用和等賀正旦。 三月乙未朔，夏武功大夫嵬名仁顯、宣德郎趙崇道等賀萬春節。 四月己丑，以太子左贊善兼翰林修撰阿不罕德甫爲横賜夏國使。 九月辛未，以侍御史完顏蒲魯虎爲夏生日使。 十二月戊午，夏遣殿前太尉浪訛元智、翰林學士劉昭謝横賜。	正月丙申朔，高麗尚書户部侍郎孫應時賀正旦。 二月癸巳，高麗遣吏部侍郎崔孝求進奉。 三月乙未朔，高麗尚書刑部侍郎李仁成等賀萬春節。 十一月丙戌，以東上閤門使左光慶爲賜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戊午，高麗禮賓少卿奇世謝賜生日。
十九年	正月庚申朔，宋遣户部侍郎宇文价、江州觀察使趙甭等賀正旦。 三月己未朔，宋龍圖閣學士錢冲之、潭州觀察使劉咨等賀萬春節。 九月，以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尚書刑部郎中高德裕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御史中丞移剌慥、東上閤門使左光慶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庚申朔，夏武功大夫張兼善、宣德郎張希聖等賀正旦。 三月己未朔，夏遣武功大夫來子敬、宣德郎梁介等賀萬春節。 九月戊午，以太子左衛率府率裴滿胡剌爲夏生日使。	正月庚申朔，高麗刑部侍郎金節賀正旦。 二月丁巳，高麗尚書吏部侍郎柳得仁進奉。 三月己未朔，高麗尚書户部侍郎盧卓儒賀萬春節。 十一月戊辰，以西上閤門使盧拱爲賜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壬子，高麗遣朝散大夫禮賓少卿柳得義謝賜生日。

二十年	正月甲寅朔，宋試禮部尚書陳峴、宜州觀察使孔異賀正旦。 三月癸丑朔，宋試工部尚書傅淇、婺州觀察使王公弼等賀萬春節。 九月，以太府監李佾、尚書左司郎中完顔烏里也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真定尹駙馬都尉徒單守素、左諫議大夫楊伯仁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甲寅朔，夏武功大夫安德信、宣德郎吴日休賀正旦。 三月癸丑朔，夏武功大夫罔進忠、宣德郎王禹玉賀萬春節。 九月壬戌，以少府少監宗室賽補爲夏生日使。 十二月癸卯，詔有司，夏使入界，如遇當月小盡，限二十五日至都，二十七朝見。丙午，夏遣奏告使御史中丞罔永德、樞密直學士劉昭等入見。	正月甲寅朔，高麗尚書户部侍郎尹東輔賀正旦。 二月辛亥，高麗尚書吏部侍郎金鉉公進奉。 三月癸丑朔，高麗尚書户部侍郎孫碩賀萬春節。 四月己亥，以西上閤門使郭喜國爲横賜高麗使。 十一月乙亥，以太常少卿任倜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丙午，高麗禮賓少卿沈晋升謝生日，禮賓少卿王度等謝横賜。
二十一年	正月戊申朔，宋龍圖閣學士葉宏、福州觀察使張韶賀正旦。 三月丁未朔，宋試户部尚書蓋經、閬州觀察使裴良能等賀萬春節。 八月，以殿前右副都點檢宗室胡什賚、尚書左司郎中鄧儼爲賀宋生日使。	正月戊申朔，夏遣武功大夫謀寧好德、宣德郎郝處俊賀正旦。 三月丁未朔，夏武功大夫蘇志純、宣德郎康忠義等賀萬春節。 四月戊辰，以滕王府長史把德固爲横賜夏使。 八月乙丑，以尚書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爲夏生日使。	正月戊申朔，高麗尚書禮部侍郎賀正旦。 二月甲辰，高麗尚書吏部侍郎李德基進奉。 三月丁未朔，高麗尚書户部侍郎申寶至賀萬春節。
二十二年	三月辛未朔，宋使賀萬春節。 九月，以殿前左衛將軍宗室禪赤、翰林直學士吕忠翰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昭毅大將軍吏部尚書孛术魯阿魯罕、中大夫都水監宋中爲賀宋正旦使。	三月辛未朔，夏使賀萬春節。 九月乙酉，以尚輦局使僕散曷速罕爲夏生日使。	三月辛未朔，高麗使賀萬春節。 十一月甲申，以宿直將軍僕散忠佐爲高麗生日使。

二十三年	正月丁卯朔，宋試吏部尚書王藺、明州觀察使劉弢賀正旦。 三月丙寅朔，宋試工部尚書賈選、武奉軍承宣使鄭興裔等賀萬春節。 九月，以同簽大宗正事宗室方、同知宣徽院事劉瑋爲賀宋生日使。 閏十一月，以西京留守宗室婆盧火、尚食局使李滤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丁卯朔，夏武功大夫劉進忠、宣德郎李國安等賀正旦。 三月丙寅朔，夏武功大夫吴德昌、宣德郎劉思忠等賀萬春節。 九月己巳，以宿直將軍完顔斜里虎爲夏生日使。	正月丁卯朔，高麗尚書禮部侍郎崔永濡賀正旦。 二月甲子，高麗户部侍郎文章煒進奉。 三月丙寅朔，高麗户部侍郎盧孝敦賀萬春節。 四月癸丑，以大理正紇石烈述列速爲横賜高麗使。 十二月丁亥，高麗使崔孝著朝辭，以詔答王晧。是歲，晧母任氏薨。
二十四年	正月辛卯朔，宋顯謨閣學士余端禮、宜州觀察使王德顯等賀正旦。 三月庚寅朔，宋試吏部尚書陳居仁、隨州觀察使賀錫來賀萬春節。 八月，以太府監張大節、尚書左司郎中完顔婆盧火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甲午，詔上京地遠天寒，行人跋涉艱苦，來歲宋國正旦、生日并不須遣使。	正月辛卯朔，夏武功大夫劉執中、宣德郎李昌輔賀正旦。 二月丙戌，以器物局使宗室亘爲横賜夏國使。 三月庚寅朔，夏武功大夫晁直信、宣德郎王庭彦等賀萬春節。 五月丙申，尚書省奏，夏國王以車駕幸上京，願遣使入賀。上曰："往復萬里，暑雨泥濘，不須遣使。"令諭止之。 八月癸亥，以侍御史遥里特末哥爲夏生日使。 十月丙辰朔，詔上京地遠天寒，行人跋涉艱苦，來歲賀正旦、生日、謝横賜使，權止一年。	二月甲戌，高麗王王晧以母憂未卒哭，請免今年萬春節及進貢。詔以王晧未經起復，不當陳賀，其進貢方物宜令隨明年賀正旦使同來。丙戌，以高麗王晧母喪，遣東上閤門使完顔進兒、翰林修撰郝俣爲敕祭使，西上閤門使大仲尹爲慰問使，虞王府長史永明爲起復使。 十月丙辰朔，詔上京地遠天寒，行人跋涉艱苦，來歲高麗賀正旦、生辰、進奉使，權止一年。其謝敕祭、慰問、起復三番人使，令以後隨朝賀人使同來。
二十五年	十一月，以臨潢尹僕散守中、御史中丞馬惠迪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宋遣試禮部尚書王信、明州觀察使吴瓌賀正旦。	十一月丙申，夏國以車駕還京，賀尊安使御史大夫李崇懿、中興尹米崇吉、押進匭匣使李嗣卿等朝見。	十一月壬寅，以尚書禮部員外郎移剌履爲高麗生日使。 十二月戊寅，高麗户部尚書梁翼京、府少監卿崔素謝敕祭，司宰少卿康勇儒謝慰問，禮賓少卿崔仁謝起復。

二十六年	正月庚辰朔，宋使賀正旦。 三月己卯朔，宋試户部尚書章森、容州觀察使吴曦等賀萬春節。 八月，以益都尹宗浩、左諫議大夫黄久約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刑部尚書移刺子元、尚書左司郎中馬琪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庚辰朔，夏武功大夫麻骨進德、宣德郎劉光國等賀正旦。 三月己卯朔，夏武功大夫麻骨德懋、宣德郎王慶崇等賀萬春節。 八月己丑，以宿直將軍李達可爲夏生日使。	正月庚辰朔，尚書工部侍郎崔仁請賀正旦，以宣孝太子未大燒飯，詔權停三日曲宴禮，三國人使各賜在館宴。 二月丁丑，高麗户部侍郎門義赫進奉。 三月己卯朔，高麗禮部侍郎柳公權賀萬春節。 四月壬戌，以客省使李磐爲横賜高麗使。 十二月庚子，高麗禮部侍郎任濡謝横賜，禮賓少卿盧元謝生日。
二十七年	正月癸卯朔，宋遣試刑部尚書李巘、漳州觀察使趙多才賀正旦。 三月癸卯朔，宋遣試兵部尚書張淑春、鄂州觀察使謝卓然等賀萬春節。 九月，以河中尹田彦皋、近侍局使宗室鶻殺虎爲賀宋生日使。 十月乙亥，宋前主殂。 十一月，以殿前左副都點檢崇安、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李晏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壬午，宋敷文閣學士韋璞、鄂州觀察使姜特立來告哀。	正月癸卯朔，夏武功大夫嵬德昭、宣德郎索遵德賀正旦。 三月癸卯朔，夏武功大夫遇忠輔、宣德郎吕昌齡等賀萬春節。 九月己酉，以武器署令斜卯阿土爲夏生日使。 十二月，夏殿前太尉訛羅紹先、樞密直學士嚴立本謝横賜。	正月癸卯朔，高麗司宰少卿崔匡輔賀正旦。 二月辛丑，高麗禮賓少卿車若松進奉。 三月癸卯朔，高麗户部侍郎李公鈞賀萬春節。 十二月庚午，以翰林待制趙可爲高麗生日使。 甲午，高麗禮賓少卿崔存謝賜生日。
二十八年	正月丁酉朔，宋試工部尚書萬鍾、宜州觀察使趙不違賀正旦。是月，以左宣徽使駙馬都尉蒲察克忠、户部尚書劉瑋爲宋吊祭使。 二月，宋試户部尚書顔師魯、福州觀察使高震來進其前主遺留禮物。	正月丁酉朔，夏武功大夫麻奴紹文、宣德郎安惟敬賀正旦。 三月丁酉朔，夏武功大夫渾進忠、宣德郎鄧昌祖等來賀萬春節。 九月甲午朔，以鷹坊使崇夔爲夏國生日使。	正月丁酉朔，高麗司宰少卿崔迪元賀正旦。 二月乙未，高麗禮賓少卿吉仁進奉。 三月丁酉朔，高麗户部侍郎李禧賀萬春節。 十二月丙寅，以大理正移刺彦拱爲高麗生日使。庚寅，

	三月丁酉朔，宋試户部尚書胡晉臣、鄂州觀察使鄭康孫賀萬春節。 五月甲辰，宋試禮部尚書京鏜、容州觀察使劉端仁來報謝。 九月丙申，以安武軍節度使王克温、近侍局使鶻殺虎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以河中尹田彦皋、吏部侍郎移剌仲方爲賀宋正旦使。		高麗户部侍郎周匡美謝賜生日。
二十九年	正月壬辰朔，宋顯謨閣學士鄭僑、廣州觀察使張時修等賀正旦。上大漸，宋正旦使遣還。甲辰，遣大理卿王元德等報哀于宋。 二月，宋主內禪，子惇嗣立。 四月辛未，宋葛廷瑞、趙不慢來吊祭。 五月壬寅，宋遣羅點、譙熙載來報嗣位。戊午，遣東北路招討使温迪罕速可等使宋賀即位。 閏月庚辰，宋遣沈揆、韓侂胄來賀登位。 六月乙卯，敕有司移報宋天壽節。 七月辛巳，遣刑部尚書完顔守貞等爲賀宋生辰使。 八月丙辰，宋遣禮部尚書謝深甫、觀察使趙昂賀天壽節。 十一月辛酉，遣右宣徽使裴滿餘慶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壬辰朔，夏武功大夫紐尚德昌、宣德郎字得賢賀正旦。上大漸，夏使遣還。 三月，夏殿前太尉李元貞、翰林學士餘良來陳慰。 四月，進奉使御史中丞鄒顯忠、樞密直學士李國安入奠。 五月，夏知興中府事廼令思敬、秘書少監梁介賀登位，知中興府事田周臣押進使。 八月丙辰，夏嵬茗彦、劉文慶賀天壽節。	正月壬辰朔，高麗禮賓少卿李尚儒賀正旦。上大漸，高麗使遣還。 六月乙卯，高麗檢校尚書右僕射户部尚書李英搢、檢校工部尚書户部侍郎黄清來奏會葬、并祭奠。 七月辛未，高麗檢校太尉鄭存實、殿中監任沖來賀登位。 八月，高麗遣户部尚書崔膺庸賀天壽節。 十二月，高麗禮部侍郎閔湜謝生日，户部侍郎孫衍謝横賜。

金史卷六十二

表第四

交聘表(下)

	宋	夏	高麗
章宗明昌元年	正月丙辰朔，宋試户部尚書郭德麟、宜州觀察使蔡鍚賀正旦。 七月己巳，遣禮部尚書王翛等爲賀宋生辰使。 八月己酉，宋顯謨閣學士丘崈、福州觀察使蔡必勝賀天壽節。 十一月乙卯，遣簽書樞密院事把德固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丙辰朔，夏武節大夫唐彦超、宣德郎揚彦直賀正旦。 八月己酉，夏武節大夫拽税守節、宣德郎張仲文賀天壽節，知中興府罔進忠謝横賜。	八月己酉，高麗户部侍郎陳克修，及進奉使户部鄭世鬈賀天壽節。 十二月丁未，高麗户部侍郎盧湜謝生日。
二年	正月庚戌朔，宋試吏部尚書蘇山、潭州觀察使劉詢賀正旦。丙寅，遣左副都點檢完顔亶等使宋告哀。 三月丁丑，宋遣試禮部尚書宋之瑞、嚴州觀察使宋嗣祖爲皇太后吊祭使，太常少卿王叔簡讀祭文。 七月己巳，遣同簽大睦親府事完顔兖等爲賀宋生辰使。 八月乙巳，宋試户部尚書趙靡、婺州觀察使田皋賀天壽節。 十一月丁巳，遣豳王傅完顔宗璧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庚戌朔，夏武節大夫王全忠、宣德郎張思義賀正旦。許使貿易三日。 三月丁巳，夏左金吾衛正將軍李元膺、御史中丞高俊英爲陳慰使。 丁卯，夏進奉使知中興府李嗣卿、樞密直學士永昌奉奠皇太后。 八月乙巳，夏武節大夫孰嵬英、宣德郎焦元昌賀天壽節。	正月庚戌朔，高麗禮賓少卿鄭克温賀正旦。 三月乙亥，高麗檢校尚書右僕射工部尚書韓正修、吏部侍郎崔敦禮奉慰，檢校尚書文得品、禮部侍郎李世長祭奠。 八月乙巳，高麗户部侍郎柳光壽來賀天壽節，户部侍郎宋弘迪進奉。 十二月癸卯，高麗户部侍郎李至純謝賜生日。

三年	正月乙巳朔，宋焕章閣學士黄申、明州觀察使張宗益賀正旦。 七月辛卯，遣殿前都點檢僕散端等爲賀宋生辰使。 八月，宋工部尚書錢之望、廣州觀察使楊大節賀天壽節。 十一月戊寅，遣右副都點檢温敦忠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乙巳朔，夏武節大夫趙好、宣德郎史從禮賀正旦。 八月丁卯，夏武節大夫罔敦信、宣德郎韓伯容賀天壽節。	正月乙巳朔，高麗禮賓少卿洪孝忠賀正旦。 八月丁卯，高麗衛尉少卿朴初賀天壽節，秘書少監師威謝横賜，禮賓少卿石城柱進奉。 十二月丁卯，高麗遣户部侍郎丁光叙謝賜生日。
四年	正月己巳朔，宋顯謨閣學士鄭汝諧、均州觀察使譙令雍賀正旦。 七月己丑，遣御史中丞董師中等爲賀宋生辰使。 八月辛酉，宋吏部尚書許及之、明州觀察使蔣介賀天壽節。 十一月戊寅，遣翰林直學士完顏匡更名弼，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己巳朔，夏武節大夫吴哆遂良、宣德郎高崇德賀正旦。 八月辛酉，夏武節大夫龐静師德、宣德郎張崇師賀天壽節，御史中丞迺令思聰謝横賜。 九月，仁孝薨，子純佑立。 十一月壬申，夏御史大夫李元吉、翰林學士李國安來訃告。 十二月甲午朔，夏殿前太尉咩銘友直、副使樞密直學士李昌輔奉遺進禮物。	正月己巳朔，高麗司宰少卿揚淑節賀正旦。 八月辛酉，高麗禮賓少卿蘇良美賀天壽節，吏部侍郎門侯軾進奉。 十二月庚申，高麗户部侍郎陳光卿等謝賜生日。
五年	正月癸亥朔，宋翰林學士倪思、知閤門使王知新賀正旦。 六月戊戌，宋前主昚殂。 七月甲子，宋主禪位于子擴。 八月乙卯，宋試工部尚書梁總、明州觀察使戴勳賀天壽節。 九月壬申，宋顯謨閣學士薛叔似、廣州觀察使謝淵來告哀。戊寅，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爲宋吊祭使。	正月癸亥朔，夏武節大夫恧恧世忠、宣德郎劉思問等賀正旦。辛巳，命中憲大夫國子祭酒劉璣、尚書右司郎中烏古論慶裔等充夏國王李純佑封册起復使。 四月壬寅，夏御史中丞浪訛文廣、副使樞密直學士劉俊才、押進知中興府野遇克忠來報謝。	正月癸亥朔，高麗衛尉少卿李居正賀正旦。 八月己丑朔，高麗禮賓少卿權信賀天壽節，太府少監柳澤進奉。 十二月丁巳朔，高麗户部侍郎劉邦氏謝賜生日。

	十月庚寅，宋户部尚書林湜、泉州觀察使游恭獻遺留物。 閏十月戊午朔，宋翰林學士鄭湜、廣州觀察使范仲任報即位。甲戌，以河東南北路提刑使王啓、廣威將軍前左副都點檢石抹仲温爲賀宋即位國信使。 十一月庚子，以廣威將軍右宣徽使移剌敏、山東東路轉運使高世忠爲賀宋正旦使。	八月乙卯，夏武節大夫野遇思文、宣德郎張公輔賀天壽節。	
六年	正月丁亥朔，宋試禮部尚書曾三復賀正旦。 二月癸未，宋焕章閣學士林季友、明州觀察使郭正己報謝。 八月辛未，遣吏部尚書吴鼎樞等爲賀宋生辰使，己卯，宋試吏部尚書汪義瑞、福州觀察使韓侂胄賀天壽節。 十一月丙申，遣刑部尚書紇石烈貞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丁亥朔，夏武節大夫王彦才、宣德郎高大節賀正旦。 三月丙申，夏御史大夫李彦崇、知中興府事郝庭俊謝賜生日。 八月己卯，夏武節大夫宋克忠、宣德郎吴子正賀天壽節。	正月丁亥朔，高麗户部侍郎白存儒賀正旦。 八月己卯，高麗禮部侍郎徐諧賀天壽節，衛尉少卿周元迪謝横賜。 十二月丁丑，高麗尚書户部侍郎孫弘謝賜生日。
承安元年	正月辛巳朔，宋遣翰林學士黄艾、均州觀察使柳正一賀正旦。 八月甲戌，宋試工部尚書吴宗旦、湖州觀察使張卓賀天壽節。 九月癸未，遣吏部尚書張嗣等爲賀宋生辰使。 十一月甲午，遣陝西路統軍使完顔崇道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辛巳朔，夏武節大夫員元亨、宣德郎元叔等賀正旦。 八月甲戌，夏武節大夫同崇義、宣德郎吕昌邦賀天壽節。	正月辛巳朔，高麗禮賓少卿宋䞭賀正旦。 八月甲戌，高麗尚書禮部侍郎趙冲賀天壽節，太府監卿劉應舉進奉。 十二月丙午朔，高麗户部侍郎金光當謝賜生日。

二年	正月乙亥朔，宋焕章閣學士張貴謨、嚴州觀察使郭倪賀正旦。辛丑，宋試禮部尚書趙介、利州觀察使朱龜年以母喪告哀。 八月戊戌，宋試工部尚書衛涇、泉州觀察使陳奕賀天壽節。 九月丁未，遣知歸德府事完顔愈等爲賀宋生辰使。	正月乙亥朔，夏武節大夫嵬茗世安、宣德郎李師廣賀正旦。 八月戊戌，夏武節大夫囉哆守忠、宣德郎王彦國賀天壽節。知中興府事李德冲、樞密直學士劉思問等奏告榷場。 十二月丁酉，夏殿前太尉李嗣卿、知中興府事高德崇謝復榷場。	正月乙亥朔，高麗禮賓少卿牙應卿賀正旦。 八月戊戌，高麗禮部侍郎趙謙賀天壽節，户部侍郎梁元進奉。
三年	正月己亥朔，宋焕章閣學士曾炎、鄂州觀察使鄭挺賀正旦。乙丑，宋試禮部尚書趙介、利州觀察使朱龜年以宋祖母喪告哀。 八月癸未，宋試刑部尚書湯碩、福州觀察使李汝翼等報謝。 九月丙申，宋顯謨閣學士楊王休、利州觀察使李安禮賀天壽節。遣中都路都轉運使孫鐸等爲賀宋生辰使。 十一月丁未，遣太常卿楊庭筠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己亥朔，夏武功大夫隗敏修、宣德郎鍾伯達賀正旦。 八月甲午，夏武節大夫折哆俊乂、宣德郎羅世昌賀天壽節。	三月丙寅，王晧以國讓其弟晫，禮賓少卿趙通來奏告，求封册晫。遣使宣問。 是歲，晧薨，晫嗣立，遣禮賓少卿白汝舟來奏告。
四年	正月癸巳朔，宋工部尚書馬覺、廣州觀察使鄭蓋賀正旦。 八月己丑，宋試工部尚書李大性、泉州觀察使金湯楫賀天壽節。 九月己未，遣知東平府事僕散琦等爲賀宋生辰使。 十一月甲寅，遣知濟南府事范楫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癸巳朔，夏武節大夫李慶源、宣德郎鄧昌祖賀正旦。 八月己丑，夏武節大夫紐尚德昌、宣德郎李公達賀天壽節。殿前太尉廼令思聰、樞密直學士楊德先謝横賜。	正月丁酉，高麗告哀。 三月，遣使册高麗王王晫。 八月己丑，高麗王晫遣户部侍郎劉元順賀天壽節，户部侍郎鄭邦輔進奉。 十二月乙酉，高麗知樞密院金陟侯、太府卿王儀謝封册。

五年	正月戊子朔，宋焕章閣學士朱致知、福州觀察使李師擊賀正旦。 八月壬子，宋户部尚書趙善義、鄂州觀察使厲仲詳賀天壽節。是月，宋前主惇殂。 十月庚子，宋試刑部尚書吴旰、利州觀察使林可大來告母喪。 十一月己巳，宋焕章閣學士李寅仲、福州觀察使張良顯來告前主喪。乙卯，遣工部尚書烏古論誼等爲宋吊祭使。辛未，遣殿前右副點檢紇石烈忠定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癸未，遣河南路統軍使完顔充等爲宋吊祭使。	正月戊子朔，夏武節大夫連都敦信、宣德郎丁師周賀正旦，附奏爲母疾求醫。詔遣太醫時德元、王利貞往診治，仍以御劑藥賜焉。 八月壬子，夏武節大夫連都敦信、宣德郎丁師周賀天壽節，南院宣徽使劉忠亮、知中興府高永昌來謝恩。	正月戊子朔，高麗禮賓少卿白元軾來賀正旦。 八月壬子，高麗户部侍郎池資深賀天壽節，户部侍郎申周錫等進奉。
泰和元年	正月壬子朔，宋寶謨閣學士林桷、利州觀察使王康成賀正旦。壬戌，宋試工部尚書丁常任、嚴州觀察使郭倓進遺留物。 三月乙亥，宋試刑部尚書虞儔、泉州觀察使張仲舒等來報謝。 八月丙申，宋試户部尚書俞烈、福州觀察使李言等報謝。丙申，宋遣試吏部尚書陳宗召、廣州觀察使竇夔賀天壽節。 九月戊申，遣右宣徽使徒單懷忠等爲賀宋生辰使。 十一月庚申，遣殿前右衛將軍紇石烈七斤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壬子朔，夏武節大夫卧德忠、宣德郎劉筠國賀正旦。 三月乙丑，夏左金吾衛上將軍野遇思文、知中興府田文徽等來謝恩。 八月戊寅朔，夏武節大夫柔思義、宣德郎焦思元等賀天壽節。	正月壬子朔，高麗禮賓少卿李惟卿賀正旦。 八月，高麗户部侍郎鄭公順賀天壽節，禮賓少卿趙淑進奉，衛尉卿秦彦匡謝賜生日。 十二月乙巳，高麗禮賓少卿崔南敷進奉。

二年	正月丁未朔，宋焕章閣學士李景和、福州觀察使陳有功賀正旦。 八月庚子，宋試工部尚書趙不艱、鄂州觀察使黄卓然賀天壽節。 九月丙辰，以完顔瑭、張行簡爲賀宋生日使。 十二月癸酉，遣武安軍節度使徒單公弼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丁未朔，夏武節大夫白克忠、宣德郎蘇責孫賀正旦。 八月庚子，夏武節大夫天籍辣忠毅、宣德郎王安道賀天壽節，殿前太尉李建德、知中興府事楊紹直等謝橫賜。	正月丁未朔，高麗司宰少卿門孝軾賀正旦。 八月庚子，高麗户部侍郎史洪祐賀天壽節，禮賓少卿韓氏謝賜生日。 閏十二月己巳，高麗禮賓少卿宋弘烈進奉。
三年	正月辛未朔，宋試吏部尚書魯翛、利州觀察使王處久賀正旦。 八月甲子，宋試禮部尚書劉甲、泉州觀察使郭倬賀天壽節。 九月壬申，遣刑部尚書承暉等爲賀宋生辰使。 十一月辛未，遣簽樞密院事獨吉思忠等爲賀宋正旦使。	正月辛未朔，夏武節大夫崔元佐、宣德郎劉彦輔賀正旦。 八月甲子，夏武節大夫紀德元、宣德郎高大亨賀天壽節。	正月辛未朔。八月甲子高麗户部侍郎郭公儀賀天壽節，禮賓少卿師公直謝賜生日。 十二月癸亥，高麗禮賓少卿林德元進奉。 是歲，王晫薨，子韺嗣位。
四年	正月乙丑朔，宋試吏部尚書張孝曾、容州觀察使林伯成賀正旦。丁丑，張孝曾迴至慶都縣卒，賻贈絹、布各二百二十匹，差防禦使女奚烈元充敕祭使，館伴使張雲獲送以還。 八月癸丑，宋試禮部尚書張嗣古、廣州觀察使陳渙賀天壽節。乙卯，遣知真定府事完顔昌等爲賀宋生辰使。 十一月丁卯，遣殿前右副都點檢烏林荅毅等爲賀宋正旦使。癸未，寶雞、郿縣諸社屢被宋抄掠。	正月乙丑朔，夏武節大夫梅訛宇文、宣德郎韓師正賀正旦。 八月癸丑，夏武節大夫李德廣、宣德郎韓承慶賀天壽節。	正月乙丑朔，高麗司宰少卿李延壽賀正旦。 三月庚寅，禮部侍郎王永齡來告哀。 八月癸丑，高麗國王韺遣户部侍郎曹光壽賀天壽節，户部侍郎李儆謝賜生日。 十二月丁巳，高麗禮賓少卿姜植材進奉，司宰少卿車富民謝橫賜，户部尚書金慶夫、禮部侍郎崔克遇謝敕祭，衛尉少卿門存謝慰問，禮賓少卿黄孝卿謝起復。

五年	正月己未朔，宋試吏部尚書鄧友龍、利州觀察使皇甫斌賀正旦。庚申，宋兵入遂平縣，縱掠，出獄囚，火官舍，害令尉而去。 二月己酉，宋兵掠泌陽，剽巡檢家貲，害其家人。三月戊午朔，宋兵焚平氏鎮，剽民財。庚午，宋兵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貲，持其印去。辛巳，宋兵犯鞏州來遠鎮。丁亥，唐州獲宋諜，言韓侂胄屯兵鄂州，將謀北侵。 四月，命樞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約，撤新兵，毋縱入境。 五月甲子，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籍諸道兵備宋。宣撫司移文宋三省樞密，問用兵之故，宋以鐫諭邊臣爲辭。乃罷宣撫司，僕散揆還京師。甲申，宋楚州安撫使戚拱遣其將高顯以兵五百人破漣水縣。 閏八月辛巳，宋試吏部尚書李璧、廣州觀察使林仲虎賀天壽節。 九月甲申，遣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等爲賀宋生辰使。 十一月乙酉，宋兵入內鄉。己丑，遣太常卿趙之傑等爲賀宋正旦使。 十二月，宋吳曦擁衆興元，欲窺關、隴。皇甫斌擾淮北。	正月己未朔，夏武功大夫遇惟德、宣德郎高大倫賀正旦。 閏八月辛巳，夏武節大夫趙公良、宣德郎米元懿賀天壽節，殿前太尉廼來思聰、知中興府通判劉俊德來謝橫賜。	正月己未朔，高麗司宰少卿林仁碩賀正旦。 閏八月辛巳，高麗司宰少卿崔義賀天壽節。 十二月辛巳，高麗衛尉卿吴應天進奉。

六年	正月癸未朔，宋試刑部尚書陳景俊、知閤門事吴琯賀正旦。 四月丙寅，詔平章政事僕散揆行省于汴，督諸道兵伐宋。 十月庚戌，僕散揆出潁、壽。 十一月丁亥，克安豐軍，壬辰，次廬江。宋主密諭丘崈，使歸罪韓侂胄，將乞盟。崈既送韓元靚歸，遣忠訓郎林拱持書乞和於僕散揆。癸卯，丘崈復遣武翼郎宋顯等以書幣乞和於揆。 十二月癸丑，宋吴曦納款于都大提舉完顏綱，賜詔褒諭。宋簽書樞密院事丘崈復遣陳壁奉書詣揆乞和，揆以其辭尚倨，不見。乙丑，僕散揆班師，封吴曦爲蜀國王。吴曦遣郭澄、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吴氏譜牒來上。	正月癸未朔，夏武節大夫紐尚德、宣德郎鄭曷賀正旦。 乙丑，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自立，令純佑母羅氏爲表，遣御史大夫罔佐執中等來奏求封册。七月戊戌，詔宣問羅氏所以廢立之故，安全復以羅氏表來。 九月辛丑，以朝議大夫尚書左司郎中温迪罕思敬、朝請大夫太常少卿黄震爲夏國王李安全封册使。 十二月乙丑，夏御史大夫謀寧光祖、翰林學士張公甫謝封册，押進使知中興府梁德樞等入見。	正月癸未朔，高麗禮賓少卿崔甫淳賀正旦。 八月丙子，高麗遣衛尉少卿李迪儒賀天壽節，衛尉卿金升謝賜生日，禮賓卿李佾謝起復，知樞密事韓奇、太府卿李承白等來謝封册。 十二月乙亥，高麗衛尉少卿慶裕升進奉。
七年	正月庚寅，僕散揆還至下蔡，有疾。丙申，以左丞相宗浩代揆行省于汴。 二月，宋安丙殺吴曦。宋方信孺詣行省，以書乞和。 五月丙申，宋張巖復遣方信孺詣都元帥府，請增歲幣。 九月，宗浩薨，以平章政事完顏匡行省于汴。 十一月丙子，宋韓侂胄遣王柟以書詣元帥府。壬辰，宋錢象祖、李壁移書行省議和。	正月丁丑朔，夏武節大夫隈敏修、宣德郎鄧昌福賀正旦。 八月甲辰朔，夏武節大夫囉哆思忠、宣德郎安禮賀天壽節。	正月丁丑朔，高麗户部侍郎師應瞻賀正旦。 四月壬子，以昭勇大將軍宫籍副監楊序爲横賜高麗使。 八月壬申，高麗遣衛尉少卿徐珗賀天壽節，衛尉少卿金義元謝賜生日。 十二月壬寅朔，高麗遣户部侍郎鄭光習進奉。

八年	二月乙巳，宋錢象祖復遣王柟以書上行省。 閏四月乙未，宋函韓侂胄、蘇師旦首，贖淮南故地，元帥府露布以聞。宋請改叔侄爲伯侄，增歲幣至三十萬。 六月癸酉，宋試禮部尚書許奕、福州觀察使吴衡奉誓書通謝。 七月戊申，答宋誓書，以左副點檢完顔侃爲宋諭成使。 八月己丑，遣户部尚書高汝礪等爲賀宋生辰使。 十月己卯，宋户部尚書鄒應龍、泉州觀察使李謙賀天壽節。	正月辛未朔，夏武節大夫渾光中、宣德郎梁德懿賀正旦。 三月甲申，夏樞密使李元吉、觀文殿大學士羅世昌等奏告。 五月辛亥，夏殿前太尉罔勒遵議、樞密都承旨蘇寅孫謝賜生日。 十月己卯，夏武節大夫李世昌、宣德郎米元傑賀天壽節，御史大夫權鼎雄、樞密直學士李文政謝横賜，參知政事浪訛德光、光禄大夫田文徽等來奏告。	正月辛未朔，高麗户部侍郎林柱材賀正旦。 十月己卯，高麗禮部侍郎林永祖賀天壽節，禮賓卿池利中謝賜生日。
衛紹王大安元年	八月，宋使賀萬秋節。		五月，高麗來賀即位。
二年	八月，宋使賀萬秋節。		
三年	正月乙酉朔，宋使賀正旦。	正月乙酉朔，夏使賀正旦。	正月乙酉朔，高麗使賀正旦。
崇慶元年	正月，宋使賀正旦。	正月，夏使賀正旦。 三月，遣使册李遵頊爲夏國王。 十二月，夏國王李遵頊謝封册。	
至寧元年			
宣宗貞祐元年	閏九月辛未，奉國上將軍武衛軍都指揮使烏林荅與、尚書户部侍郎高霖爲報諭宋使。 十一月，宋賀正旦使入境有期，以大兵在近，姑停之，令有司移報。	十二月癸亥，夏人陷鞏州，涇州節度使夾谷守中死之。	
二年	正月丁丑，宋刑部尚書真德秀等賀即位，駐境上，以中都被圍，諭罷之。	十一月乙卯，蘭州譯人程陳僧叛入于夏。自是，連歲與夏交兵矣。	

三年	正月辛酉朔，宋顯謨閣學士聶子述、廣州觀察使周師銳賀正旦。 三月壬申，宋寶謨閣學士丁焴、利州觀察使侯忠信賀長春節。是月丙子，宋使朝辭，因言宋主請減歲幣如大定例。上以本自稱賀，不宜別有祈請，諭遣之。 九月己巳，以左諫議大夫把胡魯、尚書工部侍郎徒單歐里白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庚辰，以拱衛直都指揮使蒲察五斤、尚書禮部侍郎楊雲翼爲賀宋正旦使。		
四年	正月乙卯朔，宋試工部尚書施累、廣州觀察使陳萬春賀正旦。 三月甲子，宋遣華文館學士留筠、宜州觀察使右武衛上將軍師亮賀長春節。 九月乙未，以榮祿大夫中衛尉完顏奴婢、太子少詹事納坦謀嘉爲賀宋生日使。 十一月甲辰，以尚書工部侍郎內族和尚、尚書右司郎中僕散毅夫爲賀宋正旦使。		
興定元年	正月己卯朔，宋煥章閣學士陳伯震、福州觀察使霍儀賀正旦。 三月己丑，宋試工部同書錢撫、潭州觀察使馮柄賀長春節。 四月丁未朔，以宋歲幣不至，命烏古論慶壽經略南邊。		

二年	十二月甲寅，朝議乘勝與宋議和，以開封治中吕子羽、南京路轉運副使馮璧爲詳問宋國使，行至淮中流，宋人拒止之，自此和好遂絶。		四月癸丑，以詔付遼東行省夾谷必蘭，出諭高麗貸糧、開市二事，遣典客署書表劉丙從行。
三年			正月戊辰朔，遼東行省報，高麗有奉表朝貢之意，詔行省受其表章以聞，朝貢之禮俟他日徐議。
四年			
五年			
元光元年			
二年			
哀宗正大元年	三月，以邊帥意，遣忠孝軍三百，送省令史李唐英往滁州通好。宋人宴犒旬日，以奏禀爲辭，和事竟不成。 六月，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以文榜遍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自是宋人亦斂兵。	十一月，夏遣使議和。	
二年		九月，夏國和議定，夏稱弟，各用本國年號，遣光禄大夫吏部尚書李仲諤、南院宣徽使羅世昌、中書省左司郎李紹膺來聘。 十月，遣聶天驥、張天綱使夏講和事。 十二月，夏使朝辭，國書報聘稱“兄大金皇帝致書於弟大夏皇帝闕下”，遣禮部尚書奥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充報成使。	

三年		正月丁巳朔，夏遣精鼎匭匣使武紹德、副儀增、御史中丞咩元禮賀正旦。 十月，夏使報哀。 十一月甲戌，遣人使夏賀正旦。丙子，夏以兵事方殷，來報各停使。是月，遣中奉大夫完顏履信、昭毅大將軍太府監徒單居正爲吊祭夏國使。	
四年		夏遣精方匭匣使王立之來，未復命，國亡。	
五年			
六年			
七年	揚州制置趙善湘遣黄謨詣京東帥府約和，朝廷以寧陵令王渥往議，凡再往，約竟不成。		
八年			
天興元年			
二年	八月己卯，假蔡州都軍致仕内族阿虎帶同簽大睦親府事，如宋借糧，宋人不許。		
三年	正月己酉，國亡。		

金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始祖明懿皇后　德帝思皇后　安帝節皇后　獻祖恭靖皇后
昭祖威順皇后　景祖昭肅皇后　世祖翼簡皇后
肅宗靖宣皇后　穆宗貞惠皇后　康宗敬僖皇后
太祖聖穆皇后　太祖光懿皇后　太祖欽憲皇后
太祖宣獻皇后　太祖崇妃蕭氏　太宗欽仁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　海陵嫡母徒單氏
海陵母大氏　海陵后徒單氏 海陵諸嬖(附)

古者天子娶后，三國來媵，皆有娣侄，凡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廣繼嗣，息妒忌，防淫慝，塞禍亂也。后亡，則媵爲繼室，各以其叙；無三媵，則娣侄繼室，亦各以其叙。繼室者，治其内政，不敢正其位號。禮，廟無兩祔，不并尊也。魯成風始兩祔，宋國三媵，齊管氏三歸，《春秋》皆譏之。《周禮》内宰，其屬則内小臣、閽人、寺人次之，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内司服又次之。《昏義》稱“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與《春秋》、《周禮》合，後世因仍其説，後宫遂至數千。

古時候天子娶皇后，三個國家送來陪嫁的女子，她們都帶有陪嫁的妹妹和侄女，共有十二名女子。諸侯娶妻，連同陪嫁的共有九名女子。這是爲了明確正妻和小妾的地位，多育子女，平息嫉妒，防止淫亂，堵塞禍事。如果皇后去世，那麽陪嫁的人各按秩序成爲繼室；如果没有三妾，那麽陪嫁的妹妹和侄女也各按秩序成爲繼室。繼室衹是管理内宫事務，不能正式稱皇后。按照禮法，祖廟中不能有兩妻祔祭，不能同時尊崇兩人。魯國成風開始將兩人祔祭於祖廟中，宋國的三個小妾，齊國管氏的三個小妾祔祭，都遭到了《春秋》的譏刺。按《周禮》記載，内宰下屬官依次有内小臣、掌管宫門者、宦官，又依次有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内司服。《昏義》上説“皇后建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與《春秋》、《周禮》的記載不符合，但後世仍沿襲這種説法，使後宫嬪妃達到數千人。

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齊姜之義。國初諸妃皆無位

金代，不娶庶族旁支的女子爲皇后，帝后兩族之間如同周姬、齊姜的婚姻關係一樣。建國

號，熙宗始有貴妃、賢妃、德妃之號。海陵淫嬖，後宫濅多，元妃、姝妃、惠妃、貴妃、賢妃、宸妃、麗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後宫簡少，明昌以後大備。

初期，妃子們都没有名號，熙宗時纔有貴妃、賢妃、德妃的稱號。海陵濫施寵幸，後宫人數逐漸增多，有元妃、姝妃、惠妃、貴妃、賢妃、宸妃、麗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共十二位。大定時後宫人數少，明昌以後又大大增加了。

内官制度：諸妃視正一品，比三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視正二品，比九嬪。婕好九人視正三品，美人九人視正四品，才人九人視正五品，比二十七世婦。寶林二十七人視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視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視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有尚宫、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皆内官也。

内官制度：各妃子相當於正一品，比照三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相當於正二品，比照九嬪。婕好九人相當於正三品，美人九人相當於正四品，才人九人相當於正五品，比照二十七世婦。寶林二十七人相當於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相當於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相當於正八品，比照八十一御妻。還有尚宫、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都是内官。

太祖嫡后聖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幹，有定策功，欽憲有保佑之功，故自熙宗時聖穆、光懿、欽憲皆祔。宣獻生睿宗，大定祔焉。故太祖廟祔四后，睿、世、顯、宣皆祔兩后，惟太宗、景宣、熙宗、章宗室祔一后。貞、慈、光獻、昭聖雖庶姓，皆以子貴。宣宗册温敦氏，乃賜姓，變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國亡，列其世次，著其族里，可考鑒焉。其無與於世道者，置不録。

太祖的正妻聖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幹，有策立天子的功勞，欽憲有保佑天子的功勛，所以從熙宗時起，聖穆、光懿、欽憲都祔祭於祖廟。宣獻生睿宗，大定時祔祭祖廟。因此太祖廟祔祭有四個皇后，睿、世、顯、宣都祔祭兩個皇后，衹有太宗、景宣、熙宗、章宗在廟中祔祭一個皇后。貞、慈、光獻、昭聖雖出身平民，都因兒子而顯貴。宣宗册封温敦氏，因而賜予國姓，對古代制度改變甚大。所以從金的興起到滅亡，羅列她們的世系先後，著録她們的族系里籍，可資考察借鑒。其中無關世道的事，棄而不録。

始祖明懿皇后

始祖明懿皇后，完顔部人。年六十餘嫁始祖。天會十五年追謚。

始祖明懿皇后，完顔部人。六十多歲嫁給始祖。天會十五年追封謚號。

德帝思皇后

德帝思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德帝思皇后，不知是哪一部人。天會十五年追封謚號。

安帝節皇后

安帝節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安帝節皇后，不知是哪一部人。天會十五年追封謚號。

獻祖恭靖皇后

獻祖恭靖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獻祖恭靖皇后，不知是哪一部人。天會十五年追封謚號。

昭祖威順皇后

昭祖威順皇后，徒單氏，諱烏古論都葛，活剌渾水敵魯鄉徒單部人。其父拔炭都魯海。后性剛毅，人莫敢以爲室。獻祖將爲昭祖娶婦，曰："此子勇斷異常，柔弱之女不可以爲配。"乃爲昭祖娶焉。天會十五年追謚。

昭祖威順皇后，姓徒單，名叫烏古論都葛，是活剌渾水敵魯鄉徒單部人。她的父親名叫拔炭都魯海。皇后性格剛强堅毅，没有人敢娶她做妻子。獻祖準備爲昭祖娶妻，説："這孩子異常勇敢果斷，柔弱的女子不可以做他的妻子。"於是爲昭祖娶了她。天會十五年追封謚號。

景祖昭肅皇后

景祖昭肅皇后，唐括氏，帥水隈鴉村唐括部人，諱多保真。父石批德撒骨只，巫者也。后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父母出，則多置酒饌享鄰里，追于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人名之"活羅"，解在《景祖紀》。昭祖曰："儉嗇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迺聞后性度如是，乃娶焉。

景祖昭肅皇后，姓唐括，是帥水隈鴉村唐括部人，名叫多保真。父親名叫石批德撒骨只，是個巫師。皇后有見識度量，在娘家時喜歡招待賓客，父母外出，就準備許多酒食給鄰居享用，甚至於供給過路的人。景祖食量過人，當時人稱他爲"活羅"，詳情記録在《景祖紀》中。昭祖説："節儉吝嗇的女子吝惜酒食，不能做景祖的妻子。"烏古迺聽説她性格度量如此，於是娶了她。

遼使同幹來伐五國蒲聶部，景祖使后與劾孫爲質於拔乙門，而與同幹襲取之，遼主以景祖爲節度使。

遼國派同幹前來討伐五國蒲聶部，景祖令皇后和劾孫到拔乙門處作人質，而和同幹襲取蒲聶部，遼主以景祖爲節度使。

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景祖與客飲，后專聽之。翌日，枚數其人所爲，無一不中其綮肯。有醉而喧呶者，輒自歌以釋其忿争。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輒與偕行，政事獄訟皆與决焉。

皇后雖然喜歡招待賓客，但自己不飲酒。景祖和客人飲酒，皇后專心聽他們説話。第二天，一一列舉客人的所作所爲，無不説中要害。有喝醉而争吵的人，皇后就親自唱歌來調解他們的怨忿争鬥。軍隊中有受到鞭笞懲罰的人，皇后常用酒食來安慰并開導他們。景祖巡行境内，皇后和他一起前往，政事獄訟都參加决斷。

景祖没後，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稟於后而後行，勝負皆有懲勸。農月，親課耕耘刈穫，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勤於事者勉之，晏出早休者訓勵之。

景祖去世後，世祖兄弟凡是用兵打仗，都要先稟告皇后纔行動，皇后對他們的勝負都各有奬懲。農忙時，皇后親自督促耕耘收穫，路遠就乘馬，路近就拄杖，對勤勞於農事的人加以勉勵，對晚出早歸的人加以訓誡。

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會桓赧、散達偕來，是時已有隙，被酒，語相侵不能平，遂舉刃相向。后起，兩執其手，謂桓赧、散達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輩忿争乎？"因

皇后前往邑屯村，世祖、肅宗都跟隨前去。恰巧桓赧、散達一起跟來，這時他們已有矛盾，飲酒後，言談中互相污辱不能平息，於是舉刀相對。皇后起身，抓着他們的手，對桓赧、散達説道："你們都是我丈夫在世時的舊人，爲什麽一下就忘記了我丈夫的恩情，和小兒子輩忿争呢？"

自作歌，桓赧、散達怒乃解。其後桓赧兄弟起兵來攻，當是時，肅宗先已再失利矣，世祖已退烏春兵，與桓赧戰于北隘甸。部人失束寬逃歸，袒甲而至，告后曰："軍敗矣。"后方憂懣，會康宗來報捷，后乃喜。既而桓赧、散達皆降。

并親自唱歌，桓赧、散達的怒氣纔消除。後來桓赧兄弟發兵前來進攻，這時，肅宗先已兩次失利了，世祖已擊退烏春的軍隊，和桓赧在北隘甸交戰。部人失束寬逃跑歸來，袒露鎧甲而到，告訴皇后說："軍隊被打敗了。"皇后正在憂慮忿懣，恰逢康宗來報捷，皇后纔高興起來。不久桓赧、散達都投降了。

后不妒忌，闊略女工，能輯睦宗族，當時以爲有丈夫之度云。天會十五年追謚。

皇后不妒忌，女紅粗疏，能使宗族和睦，當時人認爲她有大丈夫的度量。天會十五年追封謚號。

世祖翼簡皇后

世祖翼簡皇后，拏懶氏。大安元年癸酉歲卒。天會十五年追謚。

世祖翼簡皇后，姓拏懶。大安元年癸酉年去世。天會十五年追封謚號。

肅宗靖宣皇后

肅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將舉兵，入告于后。后曰："汝邦家之長，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亦必不至是。"太祖奉觴爲壽，即奉后出門，酹酒禱天。后命太祖正坐，號令諸將。自是太祖每出師還，輒率諸將上謁，獻所俘獲。天會十五年追謚。

肅宗靖宣皇后，姓蒲察。太祖將要出兵，進宮告訴皇后。皇后說："你是一國之主，認爲可以就行動。我老了，不要給我留下憂患，你也肯定不會這樣。"太祖舉杯祝壽，立刻侍奉皇后出門，灑酒祈禱上天。皇后令太祖正位就座，號令部將。從此太祖每次出師歸來，就率部將上拜皇后，獻上俘虜和繳獲的財物。天會十五年追封謚號。

穆宗貞惠皇后

穆宗貞惠皇后，烏古論氏。天會十五年追謚。

穆宗貞惠皇后，姓烏古論。天會十五年追封謚號。

康宗敬僖皇后

康宗敬僖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五年追謚。

康宗敬僖皇后，姓唐括。天會十五年追封謚號。

太祖聖穆皇后

太祖聖穆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三年追謚。仍贈后父留速太尉、榮國公，祖迭胡本司徒、英國公，曾祖劾廼司空、温國公。

太祖聖穆皇后，姓唐括。天會十三年追封謚號。同時贈皇后的父親留速爲太尉、榮國公，祖父迭胡本爲司徒、英國公，曾祖父劾廼爲司空、温國公。

太祖光懿皇后

太祖光懿皇后，裴滿氏。天會十三年追謚。

太祖光懿皇后，姓裴滿。天會十三年追封謚號。

太祖欽憲皇后

太祖欽憲皇后，紇石烈氏。天會十三年，尊爲太皇太后，宮號慶

太祖欽憲皇后，姓紇石烈。天會十三年，尊爲太皇太后，宮名叫慶元。十四年正月初一，

元。十四年正月己巳朔，熙宗朝于慶元宫，然後御乾元殿，受群臣賀。是月丁丑，崩于慶元宫。二月癸卯，祔葬睿陵。

熙宗到慶元宫朝拜，然後到乾元殿接受群臣拜賀。這月丁丑，於慶元宫逝世。二月癸卯，祔葬在睿陵。

太祖宣獻皇后

太祖宣獻皇后，僕散氏，睿宗母也。天會十三年，追册曰德妃。大定元年追謚。

太祖宣獻皇后，姓僕散，是睿宗的母親。天會十三年，追封爲德妃。大定元年追封謚號。

太祖崇妃蕭氏

崇妃，蕭氏。熙宗時封貴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蕭氏甚謹。海陵篡立，尊大氏爲皇太后，居永寧宫。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積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惡，殺之，并殺所生子任王隈喝。

崇妃，姓蕭，熙宗時封爲貴妃。天德二年正月，封爲元妃。同月，尊封爲太妃。海陵的母親大氏事奉蕭氏非常謹慎。海陵篡位後，尊崇大氏爲皇太后，住在永寧宫。每當有宴會時，太妃坐上座，大氏遵行媳婦的禮節。海陵王積怨不能平息，到殺宗義等人時，誣衊太妃包庇壞人，將她殺掉，同時殺掉她所生的兒子任王隈喝。

大定十九年，詔改葬。大宗正丞宗安監護葬事，遣使致祭。上欲復太妃舊號，下禮官議。“前代稱太妃者皆以子貴。古者入廟稱‘后’繫夫，在朝稱‘太’繫子，與今蕭妃事不同，恐不得稱‘太’，止當追封妃號”。詔從之，乃封崇妃云。

大定十九年，詔令改葬。大宗正丞宗安監護改葬的事，派遣使者祭奠。皇上想恢復太妃過去的封號，下交禮官商議。“前代稱太妃的人都因兒子而顯貴。古時候入祖廟稱‘后’是依附丈夫，在朝稱‘太’是依附兒子，和今天蕭妃事不同，恐怕不能稱‘太’，衹應追封妃的稱號”。皇上下詔同意，於是封爲崇妃。

太宗欽仁皇后

太宗欽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即位，與太祖欽憲皇后俱尊爲太皇太后，號明德宫。贈后父阿魯束太尉、宋國公，祖實匹司徒、英國公，曾祖阿魯瑣司空、温國公。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兩宫太后，然後御乾元殿受賀，自後歲以爲常。皇統元年，上自燕京還京師，朝謁于明德宫。明年，上如天開殿，皇子生，使使馳報太后。太后至天開殿，上與皇后親迎之。三年，崩于明德宫。謚曰欽仁皇后，祔葬恭陵。

太宗欽仁皇后，姓唐括。熙宗即位，和太祖欽憲皇后都被尊爲太皇太后，稱明德宫。贈給皇后的父親阿魯束太尉、宋國公的官號，祖父實匹爲司徒、英國公，曾祖父阿魯瑣爲司空、温國公。十四年正月初一，皇上朝拜兩宫太后，然後到乾元殿接受拜賀，自此以後每年作爲常例。皇統元年，皇上從燕京返回京師，到明德宫朝拜。第二年，皇上到天開殿，皇子出生，派遣使者飛馳報告太后。太后到天開殿，皇上和皇后親自迎接她。三年，於明德宫逝世。謚號叫欽仁皇后，祔葬在恭陵。

熙宗悼平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裴滿氏。熙宗

熙宗悼平皇后，姓裴滿。熙宗即位，封爲

即位，封貴妃。天眷元年，立爲皇后。父忽達拜太尉，贈曾祖斜也司空，祖鶻沙司徒。皇統元年，熙宗受尊號，册爲慈明恭孝順德皇后。二年，太子濟安生。是歲，熙宗年二十四，喜甚，乃肆赦，告天地宗廟。彌月，册爲皇太子，未一歲薨。

熙宗在位，宗翰、宗幹、宗弼相繼秉政，帝臨朝端默。雖初年國家多事，而廟算制勝，齊國就廢，宋人請臣，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宗弼既没，舊臣亦多物故，后干預政事，無所忌憚，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濟安薨後，數年繼嗣不立，后頗掣制熙宗。熙宗内不能平，因無聊，縱酒酗怒，手刃殺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厩馬賜之，后亦附賜生日禮物。熙宗聞之，怒，遂杖興國而奪回所賜。海陵本懷覬覦，因之疑畏愈甚，蕭墻之變，從此萌矣。近侍高壽星隨例遷屯燕南，入訴於后，后激怒熙宗，殺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壽星竟得不遷。秉德、唐括辯之奸謀起焉，海陵乘之，以成逆亂之計。

久之，熙宗積怒，遂殺后，而納胙王常勝妃撒卯入宫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妃夾谷氏、張氏、裴滿氏。明日，熙宗遇弑。海陵已弑熙宗，欲收人心，以后死無罪，降熙宗爲東昏王，追謚后爲悼皇后，封后父忽達爲王。大定間，復熙宗帝號，加謚后爲悼平皇后，祔葬思陵。

海陵嫡母徒單氏

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李氏生長子鄭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即海陵庶人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歡甚。徒單雖養充爲己

貴妃。天眷元年，立爲皇后。父親忽達任太尉，贈曾祖父斜也爲司空，祖父鶻沙爲司徒。皇統元年，熙宗接受尊號，册封爲慈明恭孝順德皇后。二年，太子濟安出生。當年，熙宗二十四歲，非常高興，於是大赦，祭告天地宗廟。滿月後，册封爲皇太子，不到一歲死去。

熙宗在位期間，宗翰、宗幹、宗弼相繼執政，皇帝臨朝端坐沉默。雖然在位初年國家多事，但能在朝廷中謀劃取勝，齊國被廢，宋人請求稱臣，吏治清明，政事簡略，百姓安居樂業。宗弼死後，舊臣也大多去世，皇后干預政事，肆無忌憚，朝廷官員往往依附她來謀取宰相職位。濟安死後，多年没立繼嗣，皇后多方牽制熙宗。熙宗心中不滿，因爲無所寄托，縱酒狂怒，親手殺人。左丞相完顔亮生日那天，皇上派大興國携帶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厩馬前去賞賜他，皇后也附上賞賜的生日禮物。熙宗聽説後，發怒，就棒打興國而奪回所賜的禮物。海陵本來懷有非分之想，因這事而更加疑心畏懼，内亂從此萌芽了。近侍高壽星按慣例改官，屯駐燕南，他進宫向皇后訴求，皇后激怒熙宗，殺死左司郎中三合，棒打平章政事秉德，而高壽星最終得以不升官。秉德、唐括辯的奸謀就是由這事引起，海陵藉機實現逆亂的計謀。

過了很久，熙宗積怒難忍，於是殺死皇后，而娶胙王常勝的妃子撒卯入宫作繼室。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妃子夾谷氏、張氏、裴滿氏。第二天，熙宗被殺。海陵殺死熙宗後，想要收買人心，認爲皇后無罪被殺，降封熙宗爲東昏王，追封皇后謚號爲悼皇后，封皇后父親忽達爲王。大定年間，恢復熙宗皇帝稱號，加封皇后謚號爲悼平皇后，祔葬在思陵。

海陵的嫡母，姓徒單，是宗幹的正妻。徒單氏没有兒子，次室李氏生長子鄭王完顔充，次室大氏生有三子，長子就是海陵庶人。徒單氏很賢惠，對待手下人有恩，大氏對她很敬重，相處很融洽。徒單雖然收養完顔充作爲自己的兒子，

子，充與海陵俱爲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單常責怒之，尤愛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與徒單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及弑熙宗，徒單與太祖妃蕭氏聞之，相顧愕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入宫見海陵，不曾賀，海陵銜之。

完顔充和海陵都是熙宗的宰相，完顔充嗜酒，徒單經常斥責怒駡他，而特别喜愛海陵。海陵自己因母親大氏和徒單有嫡妾的區分，心中常常不安。到殺熙宗時，徒單和太祖的妃子蕭氏聽説這事後，相互看着而驚愕地説："皇帝雖然有失爲君之道，人臣難道可以這樣做!"徒單入宫見海陵，没有祝賀他當皇帝，海陵懷恨在心。

天德二年正月，徒單與大氏俱尊爲皇太后。徒單居東宫，號永壽宫，大氏居西宫，號永寧宫。天德二年，太后父蒲帶與大氏父俱贈太尉，封王。徒單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方與坐客語，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

天德二年正月，徒單和大氏都被尊爲皇太后。徒單住在東宫，稱永壽宫，大氏住在西宫，稱永寧宫。天德二年，太后的父親蒲帶和大氏的父親都贈太尉，册封爲王。徒單太后生日那天，人們酒興正濃，大氏起身爲她祝壽。徒單正和坐客談話，大氏跪了很久。海陵發怒而退。第二天，海陵召集那些和太后談話的公主宗婦，杖打她們，大氏認爲這樣不可以。海陵説："今天的事情，怎麽能够還如以前呢?"從此仇怨更深了。

天德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於上京。徒單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太后，謂海陵曰："永壽宫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徒單氏生日，海陵使秘書監納合椿年往上京爲太后上壽。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宫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宫當如事我。"

天德四年，海陵遷都中都，祇把徒單留在上京。徒單常常憂慮畏懼，每當宫中使者到來，一定更衣等候詔命。大氏在中都常常思念徒單太后，對海陵説："永壽宫對待我母子很仁厚，千萬不要忘記了。"十二月十四日，是徒單氏生日，海陵派秘書監納合椿年到上京爲太后祝壽。貞元元年，大氏病重，遺憾不能和徒單見一面。臨終時，對海陵説："你因爲我的緣故，不讓永壽宫和我們一起來中都。我死後，一定要將她接來，侍奉永壽宫應當如侍奉我一樣。"

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大宗正丞胡拔魯往上京奉遷山陵，海陵因命永壽宫太后與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宫於廣寧，海陵謂玉曰："醫巫閭山多佳致，祭奠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游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謁梓宫，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温凊，願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后親扶起之，叱約杖者使去。太后

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大宗正丞胡拔魯到上京奉命遷移陵園，海陵因而詔命永壽宫太后和他們一起來中都。接着派平章政事蕭玉到廣寧迎祭祖宗棺木，海陵對蕭玉説："醫巫閭山多有美好的景致，祭奠儀式結束後，可以奏請太后在景色美好的地方游覽。"到了沙流河，海陵迎拜棺木，於是拜見太后。海陵命身邊的人捆木棒二束，跟隨自己前往，海陵跪在太后面前，謝罪説："完顔亮不孝，很久没有問候您了，請求太后狠狠打我，否則的話，我將不安。"太后親自扶起他，叱駡捆木棒的人，令他們離開。太后

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寧忍笞乎?"十月，太后至中都，海陵帥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是日，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

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腋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伐宋，太后諫止之，海陵心中益不悦，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

及至汴京，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及樞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撒八，辭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久之。大概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謂太后以充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翰林待制斡論、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使殺太后于寧德宮，命護衛高福、辭勒、蒲速斡以兵士四十人從，且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擊殺之，勿令艱苦。太后同乳妹安特，多口必妄言，當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太后方樗蒱，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等縊殺之，年五十三。并殺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魯瓦、叉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斡里

說："如今百姓有能繼承父祖事業的人，掙得很多財產，尚且憐愛不忍鞭打。我有這樣的兒子，難道忍心鞭打嗎?"十月，太后到中都，海陵率領百官到郊外迎接，進居壽康宮。這天，海陵和後宮的妃嬪、宰相以下的官員舉杯祝壽，極盡歡樂而散。

海陵在宮中侍奉太后，表面上很恭敬孝順，太后坐起，都親自攙扶，常常跟着太后的車輛步行，有時親自拿着太后所用的物品。看見的人都認爲他很孝敬，太后也認爲確實如此。到朝廷謀劃討伐宋時，太后勸阻他，海陵心中更加不高興，每次拜謁太后回來，必定很忿怒，人們不知道其中原因。

到了汴京後，太后住在寧德宮。太后派侍婢高福娘向海陵問安，海陵寵幸她，因而派她窺伺太后的動靜。凡是太后的行動，不管事情大小，福娘的丈夫特末哥教福娘誇大其辭報告海陵。到樞密使僕散師恭征討契丹撒八時，辭拜太后，太后和師恭談了很久。大概說"國家世代居住在上京，遷往中都後，又從中都遷到汴京，現在又發兵渡長江、淮河討伐宋，使中原衰弱破敗，我曾經諫阻，但不被采納。契丹的事情又如此，怎麽辦呢"。福娘將這事報告海陵。海陵認爲太后以完顏充作兒子，完顏充的四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怕師恭率領軍隊在外，太后或許有别的打算。於是召點檢大懷忠、翰林待制斡論、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讓他們去寧德宮殺太后，命令護衛高福、辭勒、蒲速斡帶兵四十人跟隨前去，又告誡他們說："你們見到太后，衹説有詔旨，命令太后跪下接詔，就打死她，不要使她痛苦。太后同乳妹安特，愛多嘴，必然亂説，應當儘快處死她。"同時指名太后手下的幾個人，都命令殺死。太后正在玩樗蒱的游戲，大懷忠等到來，命令太后跪下接詔。太后驚愕不已，剛跪下，虎特末就從後面擊打她，太后被擊倒又爬起很多次。高福等人將她勒死，太后死時五十三歲。同時殺死安特和郡君白散、阿魯瓦、叉察，奶媽南撒，侍女阿斯、斡里保，寧德宮護衛温迪罕查剌，直長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人。海

保，寧德宫護衛温迪罕查剌，直長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焚太后于宫中，棄其骨於水。并殺充之子檀奴、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匿，歸于世宗。自軍中召師恭還，殺之。及殺阿斯子孫、撒八二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爲鄖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海陵許福娘征南回以爲妃，賜銀二千兩。敕戒特末哥："無酗酒毆福娘，毆福娘，必殺汝。"

陵命令在宫中焚燒太后尸體，把骨灰丢在水中。同時殺死完顔充的兒子檀奴、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走藏匿起來，後來投歸世宗。從軍中將僕散師恭召回，殺了他。又殺阿斯的子孫、撒八的兩個兒子、忽沙的兩個兒子。册封高福娘爲鄖國夫人，任命特末哥爲澤州刺史。海陵許諾南征返回後册封高福娘爲妃子，賜銀二千兩。下敕告誡特末哥："不要酗酒毆打福娘，如果毆打福娘，就必定要殺你。"

大定間，謚徒單氏曰哀皇后，自澤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誅之。其後貶海陵爲庶人。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封遼王妃云。

大定年間，封徒單氏謚號爲哀皇后，從澤州將特末哥、高福娘拘送到中都殺死。後來貶降海陵爲平民。宗幹被除去皇帝稱號，又册封爲遼王，徒單氏降封爲遼王妃。

海陵母大氏

海陵母，大氏。天德二年正月，與徒單氏俱尊爲皇太后。大氏居永寧宫。曾祖堅嗣贈司空，祖臣寶贈司徒，父昊天贈太尉、國公，兄興國奴贈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十一月，昊天進封爲王。

海陵的母親，姓大氏。天德二年正月，和徒單氏都被尊封爲皇太后。大氏住在永寧宫。曾祖父堅嗣贈司空，祖父臣寶贈司徒，父親昊天贈太尉、國公，兄興國奴贈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十一月，昊天進封爲王。

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於武德殿。大氏歡甚，飲盡醉。明日，海陵使中使奏曰："太后春秋高，常日飲酒不過數杯，昨見飲酒沉醉。兒爲天子，固可樂，若聖體不和，則子心不安，其樂安在。至樂在心，不在酒也。"及遷中都，永壽宫獨留上京，大氏常以爲言。

三年正月十六日，是海陵的生日，在武德殿宴請宗室百官。大氏非常高興，完全喝醉了。第二天，海陵派中使奏告説："太后年歲大，平常飲酒不過數杯，昨天却飲酒大醉。兒子做天子，固然可以高興，如果您身體欠佳，那麽兒子心中將不安，那快樂又在哪裏呢？最快樂是在心，不在酒。"到遷中都時，衹有永壽宫留在上京，大氏常常提到這事。

貞元元年四月，大氏有疾，詔以錢十萬貫求方藥。及病篤，遺言海陵，當善事永壽宫。戊寅，崩。詔尚書省："應隨朝官至五月一日方治事。中都自四月十九日爲始，禁樂一月。外路自詔書到日後，官司三日不治事，禁樂一月，聲鐘七晝夜。"

貞元元年四月，大氏有病，下詔用十萬貫錢徵求治病藥方。到病重時，留下遺言給海陵，應當好好侍奉永壽宫。戊寅，去世。下詔給尚書省："所有在朝的官員到五月一日纔辦公。中都從四月十九日開始，禁止音樂一個月。外面各路從詔書送到那天起，官府三天不辦公，禁止音樂一個月，敲鐘七天七夜。"

貞元三年，大祥，海陵率後宫奠哭于乾宫。海陵將遷山陵于大房山，故大氏猶在乾宫也。九月，太祖、太

貞元三年，大氏逝世兩周年大祭，海陵率領後宫嬪妃在乾宫祭奠。海陵將遷祖宗陵墓到大房山，所以大氏仍然在乾宫。九月，太祖、太宗、

宗、德宗梓宫至中都。尊謚曰慈憲皇后。海陵親行册禮，與德宗合葬于大房山，升祔太廟。大定七年，降封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謚號。及宗幹降帝號，封遼王，詔以徒單氏爲妃，而大氏與順妃李氏、寧妃蕭氏、文妃徒單氏并追降爲遼王夫人。

德宗的棺木送到中都。尊上大氏謚號爲慈憲皇后。海陵親自主持册封的儀式，和德宗一起葬在大房山，升祔在太廟中。大定七年，降封爲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謚號。到宗幹除去皇帝稱號，封爲遼王時，下詔封徒單氏爲王妃，而大氏和順妃李氏、寧妃蕭氏、文妃徒單氏一起追降爲遼王夫人。

海陵后徒單氏

廢帝海陵后，徒單氏。太師斜也之女。初爲岐國妃，天德二年封爲惠妃，九月，立爲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生日，百僚稱賀於武德殿。久之，海陵後宫寖多，后寵頗衰，希得進見。沈璋妻張氏嘗爲光英保母，耶律徹在北京與海陵游從，海陵使璋妻及徹妻侯氏入宫侍后。徹本名神涅，負官錢二千六百餘萬，海陵皆免之。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海陵備法駕，乘玉輅，與后及太子光英共載而入。海陵伐宋，后與光英居守。海陵遇害，陀滿訛里也殺光英于汴。后至中都，居于海陵母大氏故宫。頃之，世宗憐其無依，詔歸父母家于上京，歲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廪。大定十年卒。

廢帝海陵皇后，姓徒單，是太師斜也的女兒。最初封爲岐國妃，天德二年封爲惠妃，九月，立爲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皇后生日，很多臣僚到武德殿祝賀。過了很久，海陵後宫嬪妃漸漸增多，皇后受到的寵愛越來越少，很少有機會晋見海陵。沈璋的妻子張氏曾經做過光英的保姆，耶律徹在北京和海陵交游時，海陵派沈璋的妻子和耶律徹的妻子侯氏入宫侍奉皇后。耶律徹原來的名字是神涅，欠公家二千六百多萬錢，海陵都免除了。正隆六年，海陵到南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張浩率領百官迎拜。海陵準備法駕，乘玉輅，和皇后以及太子光英同車入城。海陵討伐宋，皇后和光英留守。海陵遇害，陀滿訛里也在開封殺害光英。皇后到中都，住在海陵母親大氏生前居住的宫殿中。不久，世宗可憐她無依無靠，下詔允許她返回上京父母家中，每年賞賜二千貫錢，奴婢都由官府支付糧食。大定十年去世。

海陵爲人善飾詐，初爲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逞欲無厭，後宫諸妃十二位，又有昭儀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初即位，封岐國妃徒單氏爲惠妃，後爲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貴妃，第三娘子蕭氏封昭容，耶律氏封修容。其後貴妃大氏進封惠妃，貞元元年，進封姝妃，正隆二年，進封元妃。昭容蕭氏，天德二年，特封淑妃，貞元二年，進封宸妃。修容耶律氏，天德四年，進昭媛，貞元元年，進昭儀，三年，進封

海陵爲人善於欺詐作假，最初做宰相時，妾媵不過幾個，到登上皇帝位後，縱欲無度，後宫妃子有十二位，又有昭儀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低，其他的不可遍舉。初即位時，封岐國妃徒單氏爲惠妃，後封爲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貴妃，第三娘子蕭氏封昭容，耶律氏封修容。後來貴妃大氏進封爲惠妃，貞元元年，進封爲姝妃，正隆二年，進封爲元妃。昭容蕭氏，天德二年，特封淑妃，貞元二年，進封爲宸妃。修容耶律氏，天德四年，進封爲昭媛，貞元元年，進封爲昭儀，三年，進封爲麗妃。海陵剛即位時，後宫衹有這三人，尊卑的秩序，等級威嚴的分别，或許有可稱道的地方。到了奢侈之

麗妃。即位之初，後宫止此三人，尊卑之叙，等威之辨，若有可觀者。及其侈心既萌，淫肆蠱惑，不可復振矣。

心産生後，淫亂迷惑，不能重新振作起來了。

昭妃蒲察阿里虎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没里野女。初嫁宗盤子阿虎迭。阿虎迭誅，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時南家父突葛速爲元帥都監，在南京，海陵亦從梁王宗弼在南京，欲取阿里虎，突葛速不從，遂止。及篡位方三日，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閲兩月，以婚禮納之。數月，特封賢妃，再封昭妃。阿里虎嗜酒，海陵責讓之，不聽，由是寵衰。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是駙馬都尉没里野的女兒。最初嫁給宗盤的兒子阿虎迭。阿虎迭被殺，又嫁給宗室南家。南家死，當時南家父親突葛速爲元帥都監，在南京，海陵也跟從梁王宗弼在南京，想娶阿里虎，突葛速不同意，海陵就放棄了這個打算。奪取皇位纔三天，下詔遣返阿里虎回到父母家。過了兩個月，按婚禮娶了阿里虎。又過了幾月，特封爲賢妃，又封爲昭妃。阿里虎嗜酒，海陵責備她，不聽，從此就失寵了。

昭妃初嫁阿虎迭，生女重節。海陵與重節亂，阿里虎怒重節，批其頰，頗有詆訾之言。海陵聞之，愈不悦。阿里虎以衣服遺前夫之子，海陵將殺之，徒單后率諸妃嬪求哀，乃得免。

昭妃最初嫁給阿虎迭時，生有女兒重節。海陵和重節淫亂，阿里虎怒斥重節，摑了她耳光，説了很多責駡的話。海陵聽説這事，更加不高興。阿里虎送衣服給前夫的兒子，海陵要殺死她，徒單后領着妃嬪向海陵求情，纔免於死。

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有勝哥者，阿里虎與之同卧起，如夫婦。厨婢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爲過，惟戒阿里虎勿笞棰三娘。阿里虎榜殺之。海陵聞昭妃閤有死者，意度是三娘，曰：“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問之，果然。是月，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阿里虎聞海陵將殺之也，即不食，日焚香禱祝，冀脱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爲，海陵使人縊殺之，并殺侍婢擊三娘者。

凡是妃子都給侍女穿戴男子衣帽，稱爲“假廝兒”。有一人名叫勝哥，阿里虎和她同睡同起，就像夫婦一樣。厨房婢女三娘把這件事告訴海陵，海陵認爲没有錯，衹是告誡阿里虎不要鞭打三娘。阿里虎拷打三娘致死。海陵聽説昭妃房裏死了人，估計是三娘，説：“如果真是這樣，我一定要殺了阿里虎。”一問，果然如此。當月，光英滿月，海陵心中忌諱，没有殺人。阿里虎聽説海陵要殺她，就不進食，每天焚香禱告，希望免於一死。過了一個月，阿里虎餓得虚脱乏力而昏迷糊塗，海陵派人將她吊死，同時殺死了拷打三娘的侍婢。

貴妃唐括定哥

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陵舊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葛温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宫

貴妃定哥，姓唐括。有姿色。是崇義節度使烏帶的妻子。海陵以前曾和她私通，侍婢貴哥瞭解這事。烏帶在地方時，每遇元旦、生日，派家奴葛魯、葛温到京城拜壽，定哥也派貴哥問候海陵和兩宫太后安好。海陵通過貴哥傳話給定哥

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耻。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爲此!"海陵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荅補爲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烏荅補爲符寶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葛温、葛魯縊殺烏帶，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爲哀傷。已葬烏帶，即納定哥宫中爲娘子。貞元元年，封爲貴妃，大愛幸，許以爲后。每同輦游瑶池，諸妃步從之。海陵嬖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駡海陵，海陵陽爲不聞而去。

說："自古以來天子也有立兩個皇后的，你能殺了你丈夫來跟我嗎?"貴哥返回，將海陵的話全部告訴定哥。定哥說："年輕時的醜惡，事情已很可耻了。如今兒女已長大成人，怎麼可以這樣呢!"海陵獲知後，派人對定哥說："你不忍心殺你丈夫，我將滅你全家。"定哥很害怕，就以兒子烏荅補作藉口，說："他常常侍奉在他父親身旁，我找不到機會。"海陵立刻召任烏荅補爲符寶祗候。定哥說："事情不能避免了。"藉烏帶喝醉，命令葛温、葛魯將他勒死，這是在天德四年七月。海陵聽説烏帶死了，假裝悲傷。埋葬烏帶後，就接定哥到宫中做娘子。貞元元年，册封爲貴妃，海陵非常寵愛她，許諾立她爲皇后。經常同車游覽瑶池，其他妃子步行跟從。海陵寵愛的女人增多，定哥很少能見到他。一天獨在樓上，海陵和其他妃子同乘一車從樓下經過，定哥看見，大呼海陵請求離去，并咒駡海陵，海陵假裝没聽到而離開了。

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閻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爲貴妃，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疏己，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宫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宫中，恐閽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宫。閽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固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閽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玩視，何也?我且奏之。"閽者惶恐曰："死罪。請後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宫中，閽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宫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宫婢，抵暮遣出。貴哥以告海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封貴哥莘國夫人。

定哥在她丈夫活着時，就和家奴閻乞兒私通，曾經把衣服送給乞兒。當上貴妃後，乞兒因是貴妃家原來的僕人，就在妃子本宫供職。定哥怨恨海陵疏遠自己，又想和乞兒私通。有三個尼姑出入宫中，定哥叫尼姑向乞兒索要送給他的衣服來挑逗他。乞兒明白她的意思，笑道："貴妃今天富貴而忘記我了。"定哥想用計將乞兒接到宫中，害怕看門人檢查，就命令侍從將内衣裝入大筐裏，派人運到宫中。看門人檢查，看見筐中都是内衣，心中已很後悔害怕。定哥又派人責問看門人："我是天子的妃子。貼身的内衣，你却故意玩弄檢查，爲什麼?我要上奏。"看門人驚恐地說："這是死罪。今後不敢。"定哥於是叫人將乞兒裝到筐裏運到宫中，看門人果然不敢再檢查了。乞兒入宫十多天，叫他穿上女人的衣服，和其他宫中婢女混在一起，到傍晚時送出宫外。貴哥將這事報告海陵。定哥被吊死，乞兒和三個尼姑都被殺死。册封貴哥爲莘國夫人。

初，海陵既使定哥殺其夫烏帶，

當初，海陵叫定哥殺死她丈夫烏帶後，派小

使小底藥師奴傳旨定哥，告以納之之意。藥師奴知定哥與閻乞兒有奸，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賂藥師奴使無言與乞兒私事。定哥敗，杖藥師奴百五十。先是，藥師奴嘗盜玉帶當死，海陵釋其罪，逐去。及遷中都，復召爲小底。及藥師奴既以匿定哥奸事被杖，後與秘書監文俱與靈壽縣主有奸，文杖二百除名，藥師奴當斬。海陵欲杖之，謂近臣曰："藥師奴於朕有功，再杖之即死矣。"丞相李睹等執奏藥師奴於法不可恕，遂伏誅。海陵以葛温、葛魯爲護衛，葛温累官常安縣令，葛魯累官襄城縣令，大定初，皆除名。

底藥師奴傳旨給定哥，告訴娶她的意思。藥師奴知道定哥和閻乞兒有奸情，定哥以十八個奴婢賄賂藥師奴，叫他不講她和閻乞兒的奸情。定哥事情敗露，杖打藥師奴一百五十。這之前，藥師奴曾經偷盜玉帶被判死罪，海陵寬恕他的罪行，將他驅逐出去。到遷中都時，又召他爲小底。到藥師奴因隱瞞定哥的奸情被杖打，後來和秘書監文都與靈壽縣主有奸情，文被杖打二百并罷官，藥師奴判斬刑。海陵想杖打他，對身邊的大臣說："藥師奴有功於我，再杖打就死了。"丞相李睹等堅持奏請說藥師奴按照法律不能寬恕，於是藥師奴被殺。海陵用葛温、葛魯爲護衛，葛温多次遷官至常安縣令，葛魯多次遷官至襄城縣令，大定初年，都被除去名籍。

麗妃唐括石哥

麗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秘書監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納宫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别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别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文不得已，與石哥相持慟哭而訣。是時，海陵遷都至中京，遣石哥至中都，俱納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哥穢談戲文以爲笑。定哥死，遣石哥出宫。不數日復召入，封爲修容。貞元三年，進昭儀。正隆元年，進封柔妃。二年，進麗妃。

麗妃石哥，是定哥的妹妹，秘書監文的妻子。海陵和她私通，想把她娶入宫中。就叫文的庶母按都瓜掌管文的家務。海陵對按都瓜說："一定要趕走你的媳婦，否則我將另外有行動。"按都瓜把這話告訴文，文感到爲難。按都瓜說："皇上說另外有行動，是想殺你。難道因一個妻子而被殺嗎?"文没有辦法，和石哥相抱痛哭訣别。當時，海陵遷都到中京，派石哥到中都，同時娶了定哥、石哥。海陵召文到便殿，叫石哥用淫穢的言語調戲文來取樂。定哥死後，逐石哥出宫。没過幾天，又召入宫，册封爲修容。貞元三年，進封爲昭儀。正隆元年，進封爲柔妃。第二年，進封爲麗妃。

柔妃耶律彌勒

柔妃彌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于汴。過燕京，拱父仲恭爲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者，嘆曰："上必以疑殺拱矣。"及入宫，果非處女，明日遣出宫。海陵心疑蕭拱，竟致之死。彌勒出宫數月，復召入，封爲充媛，封其母張氏莘國夫人，伯母蘭陵郡君

柔妃彌勒，姓耶律。天德二年，派禮部侍郎蕭拱到汴京娶她。經過燕京，蕭拱父親仲恭爲燕京留守，看見彌勒的體形不像處女，感嘆道："皇上定會因疑心而殺蕭拱。"進宫後，果然不是處女，第二天遣返出宫。海陵心中懷疑蕭拱，竟然將他置之死地。彌勒離開皇宫幾個月，又被召入宫中，册封爲充媛，册封她母親張氏爲莘國夫人，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爲鞏國夫人。蕭拱的妻

蕭氏爲鞏國夫人。蕭拱妻擇特懶，彌勒女兄也。海陵既奪文妻石哥，却以擇特懶妻文。既而詭以彌勒之召，召擇特懶入宫，亂之。其後，彌勒進封柔妃云。

子擇特懶，是彌勒的姐姐。海陵奪走文的妻子石哥後，却把擇特懶嫁給文作妻子。不久詭稱彌勒有召，把擇特懶召入宫中，和她淫亂。以后，彌勒進封爲柔妃。

昭妃阿懶

昭妃阿懶，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海陵殺宗敏而納阿懶宫中，貞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宫。

昭妃阿懶，是海陵叔父曹國王宗敏的妻子。海陵殺死宗敏而接阿懶到宫中，貞元元年，册封爲昭妃。大臣奏説"宗敏屬近親該尊敬，這樣不行"。就命令將阿懶遣出宫去。

修儀高氏

修儀高氏，秉德弟糺里妻也。海陵殺諸宗室，釋其婦女。宗本子莎魯剌妻、宗固子胡里剌妻、胡失來妻及糺里妻，皆欲納之宫中，諷宰相奏請行之。使徒單貞諷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宫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爲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遂納之。未幾，封高氏爲修儀，加其父高耶魯瓦輔國上將軍，母完顔氏封密國夫人。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海陵自熙宗時，見悼后干政，心惡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得預政事。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請于宰相者，收其使以聞。

修儀高氏，是秉德弟弟糺里的妻子。海陵殺害宗室成員，放了他們的妻女。宗本的兒子莎魯剌的妻子、宗固的兒子胡里剌的妻子、胡失來的妻子以及糺里的妻子，海陵都想接到宫中，暗示宰相上奏請求辦理這事。叫徒單貞暗示蕭裕説："我後代不多，這些黨人的妻女有我的内外親戚，接到宫中來，怎麼樣？"蕭裕説："最近殺害宗室，朝廷内外有很多不同的議論，爲什麽又做這件事呢？"海陵説："我本就知道蕭裕不肯聽從我的話。"就叫徒單貞以自己的意思勸告蕭裕，一定要蕭裕等人上奏請求辦理這件事。徒單貞對蕭裕説："皇上的意思已經決定了，你堅持制止他，將會有害。"蕭裕説："如果一定不肯罷休，就按皇上的抉擇辦吧。"徒單貞説："一定要你們上奏其事。"蕭裕迫不得已，就上奏，於是將她們都接到宫中。不久，封高氏爲修儀，加封她的父親高耶魯瓦爲輔國上將軍，母親完顔氏封爲密國夫人。高氏將家中的事情告訴海陵。海陵從熙宗時起，看見悼后干預政事，心裏很厭惡，所以從一即位開始，就不讓母后、皇后干預政事。於是遣返高氏回父母家。下詔尚書省，凡是后妃有事請求宰相的，拘留使者上報。

昭媛耶律察八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爲昭媛。堂古帶爲護衛，察八使侍女習撚以軟金鵪鶉袋數枚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謁告在河間驛，召問之。堂古帶

昭媛察八，姓耶律。曾同意嫁給奚人蕭堂古帶。海陵將她娶進宫中，封爲昭媛。堂古帶爲護衛，察八叫侍女習撚帶給他幾個軟金鵪鶉袋。事情被發覺。當時，堂古帶請假住在河間驛，被海陵召來詢問這件事。堂古帶如實回答，海陵免了

以實對，海陵釋其罪。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徇諸后妃，手刃擊之，墮門下死，并誅侍女習撚。

他的罪。海陵登寶昌門樓，拿察八向后妃示衆，親手用刀刺她，摔在門樓下死去，同時殺了侍女習撚。

壽寧縣主完顔什古(等)

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静樂縣主蒲剌及習撚，梁王宗弼女也。師姑兒，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再從姊妹。郕國夫人重節，宗磐女孫，再從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剌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耻，使高師姑、内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奈剌忽出入元妃位，蒲魯胡只出入麗妃位，莎里古真、餘都出入貴妃位，什古、重節出入昭妃位，蒲剌、師姑兒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内哥召什古。先於暖位小殿置琴阮其中，然後召之。什古已色衰，常譏其衰老以爲笑。唯習撚、莎里古真最寵，恃勢笞决其夫。海陵使習撚夫稍喝押護衛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謂撒速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於家，常令宿於妃位。"每召入，必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高師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每於卧内遍設地衣，倮逐以爲戲。莎里古真在外爲淫泆。海陵聞之大怒，謂莎里古真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娱樂，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少頃，乃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爾慚恧。遇燕會，當行立自如，無爲衆所測度也，恐致非笑。"後亦屢召入焉。

壽寧縣主什古，是宋王宗望的女兒。静樂縣主蒲剌和習撚，是梁王宗弼的女兒。師姑兒，是宗雋的女兒。都是堂姐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和妹妹餘都，是太傅宗本的女兒，同一祖父的姐妹。郕國夫人重節，是宗磐的孫女，同一祖父的兄長的女兒。以及海陵的母親大氏的表兄張定安的妻子奈剌忽、麗妃的妹妹蒲魯胡只，都有丈夫，衹有什古死了丈夫。海陵毫不顧及羞耻，叫高師姑、内哥、阿古等傳達他的話，要和她們私通。凡是和海陵有過私情的妃主宗婦，都分屬於各個妃子，出入於各個妃子門下。奈剌忽出入元妃門下，蒲魯胡只出入麗妃門下，莎里古真、餘都出入貴妃門下，什古、重節出入昭妃門下，蒲剌、師姑兒出入淑妃門下。海陵叫内哥召什古前來。先將琴等樂器放在有保暖設施的小殿中，然後召她進來。什古姿色已衰，海陵常常譏諷她的衰老來取笑。衹有習撚、莎里古真最受寵，依靠寵勢鞭打她們的丈夫。海陵叫習撚的丈夫稍喝押護衛值夜班，莎里古真的丈夫撒速在近侍局值夜班。對撒速説："你的妻子年輕，遇到你值夜班時，不要叫她住在家中，而要住在妃子那裏。"每次召她進來，一定要親自在走廊中等候，站立時間長了，就坐到高師姑腿上。高師姑説："天子何必這樣辛苦。"海陵説："我從來認爲天子的位置很容易取得，這樣的約會難於得到，纔可貴啊。"經常在卧房内鋪滿地毯，赤身裸體相互追逐來玩樂。莎里古真在外面很淫蕩，海陵聽説這事大怒，對莎里古真説："你愛那些尊貴的官員，有尊貴比得上天子的嗎？你愛那些人才，有文武雙全像我一樣的嗎？你喜歡娱樂，有豐壯偉岸超過我的嗎？"非常憤怒，氣得不能説話。過了一會兒，又安慰她説："不要因我知道了這事，便感到慚愧。遇到宴會時，應該舉止自如，不要使那些人有所猜測，以免引起嘲笑。"後來多次召入宫中。餘都，是牌印鬆古剌的妻子。海陵曾

餘都，牌印鬆古剌妻也。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蒲剌進封壽康公主，什古進封昭寧公主，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重節進封蓬萊縣主。重節即昭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節與海陵淫，批其頰，海陵怒蒲察氏，終殺之者也。

說："餘都雖然其貌不揚，但肌膚却潔白可愛。"蒲剌進封爲壽康公主，什古進封爲昭寧公主，莎里古真進封爲壽陽縣主，重節進封爲蓬萊縣主。重節就是昭妃蒲察氏生的，蒲察憤恨重節和海陵淫亂，搧了她耳光。海陵怨恨蒲察氏，最終將她殺了。

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説淫穢語於其前。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凡坐中有嬪御，海陵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誡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刓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

凡是宮中婦人在外面有丈夫的，都輪番出入。海陵想隨意得到她們，把她們的丈夫全部遣往上京，婦人都不准外出。常常命令教坊樂隊到宮中值班，每次寵幸婦人，一定要奏樂，撤掉幃帳，有時叫人在面前説淫穢的話。曾經寵幸未出嫁的女子不遂，就叫元妃用手抓住兩邊。有時妃嬪排坐，就任意淫亂，叫大家一起觀看。有時叫人仿效他的樣子來取笑。凡是在座的人中有嬪御，海陵一定要丢一物品在地下，叫近侍環視，看别的就被殺。告誡宮中任職的男子，在妃嬪面前抬頭的要剜去眼睛。進出不能獨自一個人，小便，要四人一起去，有關官吏拿刀監護，不從規定的路走的殺掉。太陽落山後，下階梯行走的人處死，告密的賞錢二百萬。男女倉促間誤相撞碰，先爲自己辯白的人賞三品官，後爲自己辯白的人處死，一齊辯白的都免罪。

女使闢懶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闢懶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海陵不顧，竟墮其胎。

女使闢懶在外面有丈夫，海陵封她爲縣君，想占有她，嫌她懷孕，使她喝麝香水，親自搓揉她的腹部，想打下胎兒。闢懶哀求海陵，想保全胎兒的性命，衹要能分娩，就不再養育。海陵不聽，竟打下了她的胎兒。

蒲察叉察

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誅，當連坐，太后使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納叉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剌補。海陵數使人諷乙剌補出之，因而納之。叉察與完顏守誠有奸，守誠本名遏里來，事覺，海陵殺守誠，太

蒲察阿虎迭的女兒叉察，是海陵的姐姐慶宜公主所生，嫁給秉德的弟弟特里。秉德被殺，特里應該受到株連，太后叫梧桐到海陵那裏去求情，因此得到寬恕。海陵告訴太后，想接叉察入宮。太后説："這孩子剛生下時，先皇帝親自抱到我家來養育，纔長大成人。皇帝雖是舅舅，就像父親一樣，這事不行。"以後，嫁給皇族安達海的兒子乙剌補。海陵多次叫人勸乙剌補將她休了，因而將她娶到宮中。叉察和完顏守誠有奸情，守誠原名叫遏里來，事情被發覺，海陵殺了

后爲叉察求哀，乃釋之。叉察家奴告叉察語涉不道，海陵自臨問，責叉察曰："汝以守誠死詈我邪？"遂殺之。

同判大宗正阿虎里妻蒲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見元妃，海陵逼淫之。蒲速碗自是不復入宫。

世宗爲濟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荅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守誠，太后爲叉察求情，就放了她。叉察的家奴告發叉察有大逆不道的言語，海陵親自前去詢問，責備叉察説："你因守誠死了罵我嗎？"於是將她殺了。

同判大宗正阿虎里的妻子蒲速碗，是元妃的妹妹，因進宫拜見元妃，海陵强奸了她。蒲速碗從此不再進宫。

世宗做濟南尹時，海陵召他的夫人烏林荅氏前去。夫人對世宗説："我不去，皇上定要殺你。我當自勉，不會連累你。"夫人走到良鄉自殺，所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再立皇后。

金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

后妃(下)

睿宗欽慈皇后　睿宗貞懿皇后　世宗昭德皇后　世宗元妃張氏
世宗元妃李氏　顯宗孝懿皇后　顯宗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
章宗元妃李氏　衛紹王后徒單氏　宣宗皇后王氏
宣宗明惠皇后　哀宗徒單皇后

睿宗欽慈皇后

睿宗欽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后之母，太祖之妹也。睿宗爲左副元帥，天會十三年薨，追封潞王，后封潞王妃。皇統六年，進號冀國王妃。天德間，進國號。正隆例，親王止封一字王，睿宗封許王，后封許王妃。世宗即位，睿宗升祔，追謚欽慈皇后。贈后曾祖賽補司空、韓國公，祖蒲剌司徒、鄭國公，父按補太尉、曹國公。大定二年，祔葬景陵。

世宗嘗曰："今之女直，不比前輩，雖親戚世叙，亦不能知其詳。太后之母，太祖之妹，人亦不能知也。"謂宗叙曰："亦是卿父譚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疏遠何。"十九年，后族人勸農使莎魯窩請致仕，宰相以莎魯窩未嘗歷外，請除一外官，以均勞佚。上曰："莎魯窩不閑政事，不可使治民。雖太后戚屬，富貴之可也。"不聽。

睿宗欽慈皇后，姓蒲察。她是睿宗的原配。皇后的母親，是金太祖的妹妹。睿宗任左副元帥，天會十三年去世，追封爲潞王，皇后被封爲潞王妃。皇統六年，進號爲冀國王妃。天德年間，進國號。正隆時規定，親王衹封一字王，睿宗封許王，皇后封許王妃。金世宗登位，睿宗祔祭先祖，追贈謚號爲欽慈皇后。追贈皇后的曾祖父賽補爲司空、韓國公，祖父蒲剌爲司徒、鄭國公，父親按補爲太尉、曹國公。大定二年，祔葬在景陵。

金世宗曾説："現在的女真人，不比他們的前輩，即使是親戚的世系次第，也不能詳盡瞭解。太后的母親，是金太祖的妹妹，人們也不知道。"又對宗叙説："她也是你父親譚王的妹妹，你知道嗎?"宗叙説："我不瞭解。""金世宗説："父親的妹妹尚且不瞭解，那對更疏遠的又怎樣呢。"大定十九年，皇后的族人勸農使莎魯窩請求退休，宰相因莎魯窩未曾在外做官，請求授任他做一次外官，以便均衡勞逸。金世宗説："莎魯窩不熟悉政事，不能讓他管理百姓。雖然他是太后的族人，讓他得到榮華富貴就行了。"没有采納宰相的意見。

睿宗貞懿皇后

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雛訛只，仕遼，官至桂州觀察使。天輔間，選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親曰："吾兒有奇相，貴不可言。"居上京，內治謹嚴，臧獲皆守規矩，衣服飲食器皿無不精潔，敦睦親族，周給貧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剛正有决，容貌端整，言不妄發。

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爲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營建清安禪寺，別爲尼院居之。貞元三年，世宗爲東京留守。正隆六年五月，后卒。世宗哀毀過禮，以喪去官。未幾，起復爲留守。是幾十月，后弟李石定策，世宗即位于東京，尊謚爲貞懿皇后，其寢園曰孝寧宮。

大定二年，改葬睿宗於景陵。初，后自建浮圖于遼陽，是爲垂慶寺，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毋忘此言。"世宗深念遺命，乃即東京清安寺建神御殿，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敕禮部尚書王競爲塔銘以叙其意。贈后曾祖參君司空、潞國公，祖波司徒、衛國公，父雛訛只太尉、隋國公。四年，封后妹爲邢國夫人，賜銀千兩、錦綺二十端、絹五百匹。九年，神御殿名曰報德殿。詔翰林學士張景仁作《清安寺碑》，其文不稱旨，詔左丞石琚共修之。十三年，東京垂慶寺起神御殿，寺地褊狹，詔買傍近民地，優與其直，不願鬻者以官地易之。二十四年，世宗至東京，幸清

貞懿皇后，姓李，是金世宗的母親，遼陽人。父親雛訛只，在遼做官，官做到桂州觀察使。天輔年間，挑選東京有姿色德行的士族女子赴上京，皇后被選入睿宗家。天輔七年，金世宗出生。天會十三年，睿宗去世，金世宗當時十三歲。皇后家教有方，曾秘密地對親近的人說："我兒有奇相，貴不可言。"皇后住在上京，治家謹嚴，奴婢都守規矩，衣服飲食器皿無不浄潔，對親族寬厚和睦，周濟窮人，宗室中人都很尊敬她。皇后天性明敏，剛正果决，容貌端莊，不隨意亂說話。

按照舊俗，寡居的婦女，由宗族的人續娶。皇后於是削髮做尼姑，號通慧圓明大師，受賜紫衣，回到遼陽，營建清安禪寺，另建尼院居住。貞元三年，金世宗任東京留守。正隆六年五月，皇后去世。金世宗哀傷過度，因守喪離官。不久，喪期未滿重任留守。這年十月，皇后的弟弟李石决策，金世宗在東京登位，尊崇追加謚號爲貞懿皇后，陵園叫孝寧宮。

大定二年，將睿宗改葬到景陵。當初，皇后在遼陽自建佛塔，這就是垂慶寺，臨終時對金世宗說："思念鄉土，是人之常情，我已按佛法在這裏建塔，不必再合葬了。我死後，不要忘了這句話。"金世宗牢記遺言，於是在東京清安寺建造一座供奉皇后神位的殿堂，詔令官府擴建舊塔，在塔前起建奉慈殿。令禮部尚書王競撰寫塔銘表達這個意思。追贈皇后的曾祖父參君爲司空、潞國公，祖父李波爲司徒、衛國公，父親雛訛只爲太尉、隋國公。大定四年，封皇后的妹妹爲邢國夫人，賜銀一千兩、錦綺二十端、絹五百匹。大定九年，將供奉神位的殿堂命名爲報德殿。詔令翰林學士張景仁撰寫《清安寺碑》，碑文寫出來不合意，詔令左丞石琚共同修改。大定十三年，在東京垂慶寺修建供奉神位的殿堂，寺地窄小，詔令購買附近百姓的土地，付高價，不願賣地的用官地交換。大定二十四年，金世宗到東京，親臨清安、垂慶寺。

安、垂慶寺。

世宗昭德皇后

世宗昭德皇后。烏林荅氏，其先居海羅伊河，世爲烏林荅部長，率部族來歸，居上京，與本朝爲婚姻家。曾祖勝管，康宗時累使高麗。父石土黑，騎射絶倫，從太祖伐遼，領行軍猛安。雖在行伍間，不嗜殺人。以功授世襲謀克，爲東京留守。

后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歸世宗，事舅姑孝謹，治家有叙，甚得婦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没後，世宗寶畜之。后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以爲然，獻之熙宗，於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頗酗酒，獨於世宗無間然。

海陵篡立，深忌宗室。烏帶譖秉德以爲意在葛王。秉德誅死，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説其心，如故遼骨睹犀佩刀、吐鶻良玉茶器之類，皆奇寶也。海陵以世宗恭順畏己，由是忌刻之心頗解。

后不妒忌，爲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而此心不移。后嘗有疾，世宗爲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爲視疾，不知者必有專妒之嫌。"又曰："婦道以正家爲大，第恐德薄，無補内治，安能效嬪妾所爲，惟欲己厚也。"

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僕張僅言諭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爲我禱諸東岳，我不負王，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

金世宗昭德皇后。姓烏林荅，她的祖先居住在海羅伊河，世代爲烏林荅部長，率領部族前來歸附，住在上京，與金朝結爲姻親。曾祖父勝管，康宗時多次出使高麗。父親石土黑，騎馬射箭的技藝無與倫比，跟隨金太祖討伐遼，領行軍猛安。雖在軍隊中，但不喜殺人。因功授爲世襲謀克，任東京留守。

皇后聰明機敏，孝順仁慈，儀態端莊，在父母家時，宗族的人都敬重她。嫁給金世宗後，事奉公婆孝順謹慎，治家井井有條，很合於婦道。睿宗討伐宋，得到白玉帶，這是帝王佩用的。睿宗死後，金世宗把白玉帶珍藏起來。皇后對金世宗説："這東西不是王府該有的，應當把它獻給天子。"金世宗認爲説得對，就把白玉帶獻給金熙宗，因而悼后非常歡喜。金熙宗晚年很好酗酒使性，惟獨和金世宗没有嫌隙。

海陵王篡位，十分忌恨宗室的人。烏帶誣陷秉德，認爲他的心意傾向於葛王。秉德被殺，皇后勸金世宗多獻珍奇異寶討海陵王的歡心，如原屬遼的骨睹犀佩刀、吐鶻良玉茶器之類，都是奇寶。海陵王認爲金世宗恭順畏懼自己，對他的忌恨之心減輕了許多。

皇后不妒忌，爲金世宗挑選後房，增加後代，即使在顯宗出生後也没有改變這種用心。皇后曾患病，金世宗爲她請醫弄藥，幾天不離開。皇后説："大王待我過厚，知道的人以爲是探病，不知道的人一定會有專寵妒人之嫌。"又説："婦道以正家爲根本，祇怕我德薄，無補於治家，怎能效法衆多侍妾的所作所爲，祇想自己得到厚愛呢。"

金世宗在濟南，海陵王召皇后去中都。皇后想如果身死濟南，海陵王必定會殺死金世宗，祇有遵奉詔令，離開濟南再死，這樣金世宗可以免禍。皇后對金世宗説："我會自己盡力，不可牽累大王。"召來王府臣僕張僅言，告諭他説："你是大王的心腹。替我向東岳禱告，我不會對不起大王，讓皇天后土明察我的心。"又召來家人對

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爲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不良，傲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舊恩，無或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爲。"衆皆泣下。后既離濟南，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陵，將自爲之所，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間即自殺。海陵猶疑世宗教之使然。

他們説："我從當年爲妻到今天，不曾見大王做過違道的事。現在宗室常常受到猜疑，都是因爲奴僕居心不良，傲恨主人，誣陷主人罷了。你們都是先國王時的舊人，應當念舊恩，不要别有用心。誰要違背我這些話，我死後在陰間看得到你們的所作所爲。"衆人都流淚。皇后離開濟南後，隨行的人知道皇后一定不願見海陵王，將自尋歸宿，對她防護很嚴。走到良鄉，距中都七十里，隨行的人防護稍有鬆懈，皇后就抓住機會自殺了。海陵王仍懷疑是金世宗教皇后這樣做的。

世宗自濟南改西京留守，過良鄉，使魯國公主葬后于宛平縣土魯原。大定二年，追册爲昭德皇后，立别廟。贈三代，曾祖勝管司空、徐國公，曾祖母完顔氏徐國夫人，祖术思黑司徒、代國公，祖母完顔氏代國夫人，父石土黑太尉、瀋國公，母完顔氏瀋國夫人。敕有司改葬，命皇太子致奠。以后兄暉子天錫爲太尉，石土黑後授世襲猛安。上謂天錫曰："朕四五歲時與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于膝上曰：'吾婿七人，此婿最幼，後來必大吾門。'今卜葬有期，疇昔之言驗矣。"

金世宗從濟南改任西京留守，經過良鄉，派魯國公主把皇后安葬在宛平縣土魯原。大定二年，追册爲昭德皇后，單獨立廟。追贈三代，曾祖勝管爲司空、徐國公，曾祖母完顔氏爲徐國夫人；祖父术思黑爲司徒、代國公，祖母完顔氏爲代國夫人；父親石土黑爲太尉、瀋國公，母親完顔氏爲瀋國夫人。敕令官府改葬，命皇太子致祭。以皇后的哥哥烏林荅暉的兒子天錫爲太尉，石土黑的後代授予世襲猛安。金世宗對天錫説：'我四五歲時與皇后定婚，你的祖父太尉把我放在他膝上説：'我的七個女婿，這個女婿最小，以後必定會光大我家。'現在已經選定安葬的日期，過去的話應驗了。"

六年，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捕逃軍受賕，當死。有司奏，鈔兀，后大功親，當議。詔論如法。

大定六年，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追捕逃軍接受賄賂，應當處死。官府上奏説，鈔兀是皇后服大功喪的親人，應當商議。詔令依法論處。

八年七月，章宗生，世宗喜甚。謂顯宗曰："得社稷冢嗣，朕樂何極。此皇后貽爾以陰德也。"

大定八年七月，章宗出生，金世宗很高興。金世宗對顯宗説："有了國家的繼承人，我無比快樂。這是皇后留給你的陰德。"

十年十月，將改葬太尉石土黑，有司奏禮儀，援唐葬太尉李良器、司徒馬燧故事，百官便服送至都門外五里。上曰："前改葬太后父母，未嘗用此故事。但以本朝禮改葬之，惟親戚皆送。"詔皇太子臨奠。

大定十年十月，準備改葬太尉石土黑，官府上奏改葬的禮儀，援引唐安葬太尉李良器、司徒馬燧的舊例，百官穿便服送葬到都門外五里處。金世宗説："以前改葬太后的父母，不曾按此舊例。衹是按本朝禮儀改葬，衹是親戚都去送葬。"詔令皇太子親臨祭奠。

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於

大定十一年，皇太子生日，金世宗在東宫設

東宫。酒酣，命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宫者，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故也。"

宴。酒酣耳熱，命豫國公主起舞。金世宗流淚説："這個女兒的母親作爲皇后，遵循婦道盡善盡美。我之所以不立中宫，就是想到皇后的德操現在没有人比得上的緣故。"

十二年四月，立皇后别廟于太廟東北隅。是歲五月，車駕幸土魯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甲寅，皇后梓宫至近郊，百官奉迎。乙卯，車駕如楊村致祭。丙辰，上登車送，哭之慟。戊午，奉安于磐寧宫。庚申，葬于坤厚陵，諸妃祔焉。二十九年，祔葬興陵。章宗時，有司奏太祖謚有"昭德"字，改謚明德皇后。

大定十二年四月，在太廟東北角爲皇后單獨立廟。這年五月，皇上到土魯原致祭。大定十九年，改葬在大房山。十一月甲寅，皇后的梓宫送到近郊，百官奉迎。乙卯，皇帝到楊村祭奠。丙辰，皇帝登車送喪，痛哭。戊午，將梓宫停在磐寧宫。庚申，安葬在坤厚陵，各妃子祔葬。大定二十九年，祔葬在興陵。章宗時，官府上奏説金太祖的謚號有"昭德"二字，改皇后謚號爲明德皇后。

世宗元妃張氏

元妃張氏，父玄徵。母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葭莩親。世宗納爲次室，生趙王永中，而張氏卒。大定二年，追封宸妃。是歲十月，追進惠妃。十九年，追進元妃。

元妃張氏，父親叫張玄徵。母親高氏和金世宗的母親貞懿皇后是遠親。金世宗娶她爲次室，生下趙王永中，張氏就去世了。大定二年，追封爲宸妃。這年十月，追封爲惠妃。大定十九年，追封爲元妃。

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於諸子最長，而世宗與徒單克寧議立章宗爲太孫。世宗嘗曰："克寧與永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真社稷臣也。"尚書左丞汝弼者，玄徵子，永中母舅。汝弼妻高陀斡屢以邪言怵永中，畫元妃像，朝夕事之，覬望徼福，及挾左道。明昌五年，高陀斡誅死，事連汝弼及永中，汝弼以死後事覺，得不追削官爵，而章宗心疑永中，累年不釋。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欲寬解上意，章宗愈不悦。平章政事完顔守貞持其事不肯决，章宗怒守貞，罷知濟南府，諸諫官皆斥外，賜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禍，惟張氏云。

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去世。永中在諸子中年齡最大，而金世宗和徒單克寧商議立章宗爲太孫。金世宗曾説："克寧和永中是親戚，却建議立太孫，真是國家的忠臣。"尚書左丞張汝弼，是張玄徵的兒子，永中的母舅。張汝弼的妻子高陀斡多次以邪言誘惑永中，畫元妃像，朝夕祭奉，覬望求福，仰仗邪道。明昌五年，高陀斡被誅殺，事情牽連張汝弼和永中，張汝弼因死後事情纔暴露，得以不被追削官爵，而章宗疑心永中，多年還耿耿於懷。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想寬解皇上的怒氣，章宗更加不高興。平章政事完顔守貞不肯處理這事，章宗憤恨完顔守貞，把他貶知濟南府，諫官們都被逐出朝廷，賜永中自殺。金代由外戚引起的禍患，衹有張氏這一件事。

世宗元妃李氏

元妃李氏，南陽郡王李石女。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潞王允德。豫王允成母昭儀梁氏早卒，上

元妃李氏，是南陽郡王李石的女兒。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潞王允德。豫王允成的母親昭儀梁氏早死，皇上命允成做元妃的養子。

命允成爲妃養子。大定元年，封賢妃。二年，進封貴妃。七年，進封元妃。世宗即位，感念昭德皇后，不復立后。嘗曰："朕所以不復立后者，今後宫無皇后之賢故也。"元妃下皇后一等，在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賞而深制之，寵以尚書令之位，而責成左右丞相以下，妃雖貴，不得預政，宫壼無事。

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長春宫。戊子，妃以疾薨。詔允成、允蹈、允濟、允德皆服衰絰居喪。己丑，皇太子及扈從臣僚，奉慰于芳明殿。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曹王允功等上表奉慰。御史中丞張九思提控殯事，少府監左光慶、大興少尹王脩典領鹵簿儀仗。宫籍監別治殯所，還殯京師。乙未，入自崇智門，百官郊迎，親戚迎奠道路，殯于興德宫西位別室。庚子，上至京師，幸興德宫致奠。比葬，三致奠焉。詔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監護葬事。癸未，啓菆，上輟朝。皇太子、親王、宗戚、百官送葬。甲申，葬于海王莊。丙戌，上如海王莊燒飯。二十八年九月，與賢妃石抹氏、德妃徒單氏、柔妃大氏俱陪葬于坤厚陵。衛紹王即位，追謚光獻皇后，贈妃弟獻可特進。貞祐三年九月，削皇后號。

大定元年，封爲賢妃。二年，進封爲貴妃。七年，進封爲元妃。金世宗登位，思念昭德皇后，不再立皇后。曾說："我之所以不再立皇后，是因爲現在後宫中沒有皇后那樣的賢人的緣故。"元妃比皇后低一等，但位在各妃子之上。李石有爲國定策的功勞，金世宗重賞他，但對他控制很嚴，給他尚書令的官位，而責成左右丞相以下，元妃雖然高貴，但不得干預政事，所以宫廷無事。

大定二十一年二月，皇上去游獵，住在長春宫。戊子，元妃因病去世。詔令允成、允蹈、允濟、允德都穿黑色孝服守喪。己丑，皇太子和隨從臣僚在芳明殿奉慰。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曹王允功等人上表奉慰。御史中丞張九思主管停殯待葬的事，少府監左光慶、大興少尹王脩主管鹵簿儀仗。宫籍監另建停殯所，將元妃遺體送回京師。乙未，從崇智門入京師，百官在郊外迎奉，元妃的親人在路上迎祭，停殯在興德宫西面另一屋子中。庚子，皇上回到京師，到興德宫祭奠。快安葬時，三次祭奠。詔令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監護安葬。癸未，起喪席，皇上罷朝。皇太子、親王、宗戚、百官送葬。甲申，安葬在海王莊。丙戌，皇上去海王莊燒飯。大定二十八年九月，和賢妃石抹氏、德妃徒單氏、柔妃大氏都陪葬在坤厚陵。衛紹王登位，追加謚號爲光獻皇后，贈元妃的弟弟李獻可爲特進。貞祐三年九月，取消皇后稱號。

顯宗孝懿皇后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其先忒里闢剌人也。曾祖抄，從太祖取遼有功，命以所部爲猛安，世襲之。祖婆盧火，以戰功多，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齊國公。父貞尚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贈太師、廣平郡王。

顯宗孝懿皇后，姓徒單。她的祖先是忒里闢剌人。曾祖父徒單抄，隨金太祖攻取遼有功，命他以所在部族爲猛安，世代相襲。祖父婆盧火，因戰功多，多次升官至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齊國公。父親徒單貞娶遼王宗幹的女兒梁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贈太師、廣平郡王。

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焰滿室，既寤而生，

皇后在皇統七年生於遼陽。她的母親夢見神人交給她寶珠，滿屋光焰，夢醒後生下皇后，紅

紅光燭于庭。后性莊重寡言，父母嘗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男不及也。

世宗初即位，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臣，然未嘗助彼爲虐，况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爲朕子妃。"及顯宗爲皇太子，大定四年九月，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而罷。是年十一月，顯宗生辰，初封爲皇太子妃。

八年七月，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獨斡以名馬、寶刀、御膳賜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願平安得雄。有慶之後，宜以此刀置左右。"既而皇孫生，是爲章宗。時上幸金蓮川，次冰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又賜御服佩刀等物，謂顯宗曰："祖宗積慶，且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謂李石、紇石烈志寧曰："朕諸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孫，觀其骨相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衍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爲章宗小字。

后素謙謹，每畏其家世崇寵，見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章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更所居仁壽宫名曰隆慶宫。詔有司歲奉金千兩、銀五千兩、重幣五百端、絹二千匹、綿二萬兩、布五百匹、錢五萬貫。他所應用，内庫奉之，毋拘其數。

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敬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惇睦九族，恩紀皆合。尤惡聞人過，諛佞

光照庭。皇后生性莊重，寡言少語，父母曾讓她總管家事，事無巨細，都管理得很好，兄弟們都比不上她。

金世宗登位之初，徒單貞任御史大夫，從南京馳馬來見。金世宗高興地對他説："你雖是被廢棄的君主的心腹臣子，但不曾爲虎作倀，况且你的家法值得崇尚，讓你的女兒做我兒子的妃子吧。"到顯宗做皇太子時，大定四年九月，備辦禮物去徒單貞家迎親。金世宗臨宴，盡歡而散。這年十一月，顯宗生日，初封爲皇太子妃。

大定八年九月，皇上派宣徽使移剌神獨斡以名馬、寶刀、御膳賜皇太子及皇太子妃，同時告諭他們説："妃子現在臨産，希望平安生下一個男孩。喜慶之後，應當把寶刀放在身邊。"不久皇孫出生，這就是章宗。當時皇上去金蓮川，住在冰井，第二天，皇上親臨探視，宴飲很高興。又賞賜御服佩刀等物，對顯宗説："祖宗積福，而且皇后陰德無窮，纔有今天，是國家的大福。"又對李石、紇石烈志寧説："我的兒子雖多，但皇后衹有太子一人。現在有幸得到嫡孫，看他骨相不同尋常，又生在麻達葛山，此山勢盛氣清，我非常贊賞。"因而用山名作章宗的小字。

皇后素來謙虚謹慎，常擔心她的家過於受到尊崇和恩寵，見到父母流着淚説："地位高貴顯赫的人家，是古人所忌諱的，希望你們好好保持。"後來，她家果然因海陵王的事被毁，皇后就是如此深謀遠慮。金世宗曾對王妃、公主們説："皇太子妃的儀態舉止及服飾都很得體，你們應當效法她。"金章宗登位，尊崇爲皇太后，改她住的仁壽宫名叫隆慶宫。詔令官府每年供給金一千兩、銀五千兩、重幣五百端、絹二千匹、綿二萬兩、布五百匹、錢五萬貫。其他方面的花費，由内庫供給，不得限定數額。

皇上每月看望太后五六次，而皇后更加謹慎謙恭，見到大長公主們，如平時一樣以禮相待，使九族和睦，恩意禮法都合尺度。尤其討厭聽人

之言無所得入。恕以容物，未嘗見喜慍。然御下公平，雖至親無所阿徇。嘗誡諸侄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一日，妹并國夫人、嫂涇國夫人等侍側，因諭之曰："爾家累素重，且非豐厚，宜節約財用，勿以吾爲可恃。吾受天下之養，豈有所私積哉。況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以富爾之私室。"家人有以玉盂進者，却之，且曰："貴異物而殫財用，非我所欲也。況我之賜予有度，今爾以此爲獻，何以自給。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後勿復爾。"明昌元年，禮官議以五月奉上册寶，后弗許。上屢爲之請，后曰："今世宗服未終，遽衣錦綉、佩珠玉，於禮何安。當俟服闋行之。"上諭有司曰："太后執意甚堅，其待來年。"明昌二年正月，崩於隆慶宮，年四十五。謚曰孝懿，祔葬裕陵。

后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逮嬪御以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視之如己所生，慈訓無間。上時問安，見事有未當者，必加之嚴誡云。

顯宗昭聖皇后

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見有黄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性聰慧，凡字過目不忘。初讀《孝經》，旬日終卷。最喜佛書。世宗爲東京留守，因擊球，見而奇之，使見貞懿皇后于府中，進退閑雅，無恣睢之色。大定元年，選入東宮，時年二十三。

三年三月十三日，宣宗生。是日，大雨震電，后驚悸得疾，尋卒。

說別人的過失，因此阿諛奉承的話無孔可入。寬人容物，不曾流露喜怒之色。待下公平，即使是至親也不徇私。曾告誡侄子們說："皇帝因爲我的緣故，纔施恩給外戚家，你們應當忠心報答。不要以爲小善没有什麽好處就不做，小惡没有什麽妨礙就不去除。不要仰仗我的尊貴，就肆意胡作非爲，而違反國家法令。"一天，妹妹并國夫人、嫂嫂涇國夫人等在一旁，就告諭她們說："你們的家庭拖累素來很重，并且不富裕，應當節約財用，不要認爲可以靠我。我受天下人供養，哪有私人積蓄呢。何況財用是天下的財用，我總不能多取來使你們的家庭富裕。"家中有人把玉盂進獻給皇后，皇后推辭不受，并且說："看重稀有物品而耗盡財用，不是我樂意的。何況我的賜予有限，現在你拿這個獻給我，拿什麽自給。枉自花費你們的錢財，對我確實没用，以後不要再這樣了。"明昌元年，禮官商議在五月奉上册寶，皇后不准許。皇上多次向她請求，皇后說："現在世宗的喪還没服完，就穿錦綉、佩珠玉，從禮的角度講怎能安心？應當等到服完喪再進行。"皇上告諭官府說："太后執意很堅决，等來年吧。"明昌二年正月，在隆慶宮去世，享年四十五歲。謚號叫孝懿，祔葬在裕陵。

皇后喜好《詩經》、《尚書》，尤喜《老子》、《莊子》，崇尚純淡清懿，舉止必合禮儀。對嬪御平和，對生子而母亡的，像自己生的那樣對待，慈詳教導，與親子無别。皇上時常問安，發現有不妥的事，必定嚴加告誡。

昭聖皇后，姓劉，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晚上，皇后家好像有黄衣女子進入她母親房中，不久，皇后出生。皇后生性聰慧，凡字過目不忘。初讀《孝經》，十天就讀完了。最喜好佛書。金世宗任東京留守時，因擊球見到她而覺得她不同一般，讓她去府中見貞懿皇后，她舉止嫻雅，毫無欣喜過望的神色。大定元年，被選進東宮，當時二十三歲。

大定三年三月十三日，宣宗出生。這天，大雨閃電，皇后受驚患病，不久去世。承安五年，

承安五年，贈裕陵昭華。宣宗即位，追尊爲皇太后，升祔顯宗廟，追謚昭聖皇后。

贈裕陵昭華。宣宗登位，追尊爲皇太后，升祔顯宗廟，追加謚號叫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上京路曷速河人也。曾祖太神，國初有功，累階光祿大夫，贈司空、應國公。祖阿胡迭，官至特進，贈司徒、譙國公。父鼎壽尚熙宗鄭國公主，授駙馬都尉、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累官至金吾衛上將軍，贈太尉、越國公。

章宗欽懷皇后，姓蒲察，上京路曷速河人。曾祖父太神，開國之初有功，屢次升遷至光祿大夫，贈司空、應國公。祖父阿胡迭，官做到特進，贈司徒、譙國公。父親鼎壽娶熙宗鄭國公主，授駙馬都尉、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積官至金吾衛上將軍，贈太尉、越國公。

后之始生，有紅光被體，移時不退。就養於姨冀國公主，既長，孝謹如事所生。大定二十三年，章宗爲金源郡王，行納采禮。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單懷忠就賜金百兩、銀千兩、厩馬六匹、重綵三十端。拜命間，慶雲見于日側，觀者異之。是年十一月，備禮親迎。詔親王宰執三品已上官及命婦會禮，封金源郡王夫人，後進封妃，崩。

皇后初生時，紅光照體，過了很長時間都没消逝。由姨媽冀國公主撫養，長大後，孝順恭謹地事奉姨媽，就像是她親生的一樣。大定二十三年，金章宗爲金源郡王，舉行納采禮。金世宗派近侍局使徒單懷忠前去賞賜金一百兩、銀一千兩、厩馬六匹、重綵三十端。拜命時，吉祥的彩雲出現在太陽旁，見到的人覺得很奇異。這年十一月，準備禮物迎親。詔令親王宰執三品以上官吏和有封號的婦女會禮，封爲金源郡王夫人，後來進封爲妃，去世。

后性淑明，風儀粹穆，知讀書爲文。帝即位，遂加追册，仍詔告中外，奉安神主于坤寧宫，歲時致祭。大安初，祔葬于道陵。

皇后生性善良明敏，風儀純静，懂讀書作文。皇帝登位後，就加以追封，并詔告中外，奉安皇后的牌位於坤寧宫，每年逢時節舉行祭奠。大安初年，祔葬在道陵。

章宗元妃李氏

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没入宫籍監。父湘，母王盼兒，皆微賤。大定末，以監户女子入宫。是時宫教張建教宫中，師兒與諸宫女皆從之學。故事，宫教以青紗隔障蔽内外，宫教居障外，諸宫女居障内，不得面見。有不識字及問義，皆自障内映紗指字請問，宫教自障外口説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爲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宫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

元妃李師兒，因她家獲罪，被没入宫籍監。父親李湘，母親王盼兒，都很微賤。大定末年，以監户女子的身份入宫。這時宫教張建在宫中執教，李師兒和宫女們都跟他學習。按舊例，宫教用青紗隔蔽内外，宫教在障外，宫女們在障内，不得見面。有不認識的字和問題，都從障内映紗指字請教，宫教在障外口答。宫女們中衹有李師兒最善領悟理解，張建不知道她是誰，衹知道她的聲音十分清亮。章宗曾問張建，宫教中的女子誰可培養。張達回答説："其中聲音清亮的那個女子最可培養。"章宗按張建的話求得李師兒。宦官梁道稱贊李師兒才華出衆，勸章宗娶她。章

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爲昭容。明年，進封淑妃。父湘追贈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隴西郡公。祖父、曾祖父皆追贈。

宗喜好文辭，元妃天性聰慧機靈，能寫字，懂文義，尤其善於察顏觀色，迎合章宗心意，於是大受寵愛。明昌四年，封爲昭容。第二年，進封爲淑妃。父親李湘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隴西郡公。祖父、曾祖父都受到追贈。

兄喜兒舊嘗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風采動四方，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南京李炳、中山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怙財固位，上下紛然，知其奸蠹，不敢擊之，雖擊之，莫能去也。紇石烈執中貪愎不法，章宗知其跋扈，而屢斥屢起，終亂天下。

元妃的哥哥李喜兒過去曾做盜賊，和弟弟李鐵哥都被提拔到顯要職位，勢傾朝廷，風采震動四方，邀功求利之徒爭相奔走在他們門下。南京李炳、中山李著與李氏兄弟同屬一個族系，因此超取高位。胥持國依附他們以至做了宰相。謀取財富，鞏固權位，上下紛紛，人們知道他們奸邪誤國，但不敢抨擊他們，即使抨擊他們，也没有人能讓他們失勢。紇石烈執中貪婪不法，章宗知道他的專横跋扈，但多次貶斥他，他又多次受到任用，最終禍亂天下。

自欽懷皇后没世，中宫虚位久，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拏懶、僕散、紇石烈、烏林荅、烏古論諸部部長之家，世爲姻婚，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是，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爲言，帝不得已，進封爲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宫中，優人瑇瑁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則加官進禄。"上笑而罷。

自欽懷皇后去世後，皇后的位置長期無人，章宗意在李氏。而按本朝舊例，都是與徒單、唐括、蒲察、拏懶、僕散、紇石烈、烏林荅、烏古論各部部長家，世代結爲婚姻，娶皇后，嫁公主，而李氏出身很卑微。到這時，章宗果然想立李氏爲皇后，大臣們執意不從，御史、諫官也對這事進行議論，章宗迫不得已，進封李氏爲元妃，但勢位顯赫，與皇后相當。一天，章宗在宫中設宴，戲子瑇瑁頭在宴中逗笑。有人問："我國有什麽符瑞？"優人説："你没聽説鳳凰出現了嗎？"那人説："知道，但不知道詳情。"優人説："鳳凰飛的方向有四種，感應也因此不同。如果向上飛就風調雨順，向下飛就五穀豐登，向外飛四方各國就會來朝貢，向裏飛就會加官進禄。"章宗笑而罷宴。

欽懷后及妃姬嘗有子，或二三歲或數月輒夭。承安五年，帝以繼嗣未立，禱祀太廟、山陵。少府監張汝猷因轉對，奏"皇嗣未立，乞聖主親行祀事之後，遣近臣詣諸岳觀廟祈禱"。詔司空襄往亳州禱太清宫，既而止之，遣刑部員外郎完顏匡往焉。

欽懷后和妃姬曾生有兒子，有的兩三歲，有的幾個月就夭折了。承安五年，章宗因無繼嗣，去太廟、陵園祈禱祭祀。少府監張汝猷因轉對，上奏説"皇位繼承人還没有確立，請求聖明的皇上親自祭祀之後，派近臣去各大山觀廟祈禱"。詔令司空襄去亳州太清宫祈禱，不久作罷，改派刑部員外郎完顏匡去那裏。

泰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鄰，群臣上表稱賀。宴五品以上于神龍殿，六品以下宴于東廡下。詔平章政事徒單鎰報謝太廟，右丞完顏匡報謝山陵，使使亳州報謝太清宫。既彌月，詔賜名，封爲葛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後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國號無葛。尚書省奏，請於瀛王下附葛國號，上從之。十二月癸酉，忒鄰生滿三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于玄真觀，爲忒鄰祈福。丁丑，御慶和殿，浴皇子。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五品以上進禮物。生凡二歲而薨。

兄喜兒，累官宣徽使、安國軍節度使。弟鐵哥，累官近侍局使、少府監。

至八年，承御賈氏及范氏皆有娠，未及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頗困。是時衛王永濟自武定軍來朝。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欲使繼體立之，語在《衛紹王紀》。衛王朝辭，是日，章宗力疾與之擊球，謂衛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遽欲去邪?"元妃在傍，謂帝曰："此非輕言者。"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黄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内侍潘守恒召之。守恒頗知書，識大體，謂元妃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乃使守恒召平章政事完顏匡。匡，顯宗侍讀，最爲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與定策立衛王。丙辰，章宗崩，遺詔皇叔衛王即皇帝位。詔曰："朕之内人，見有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

衛紹王即位，大安元年二月，詔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遺旨謂掖庭内人有娠者兩位，如得男

泰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下皇子忒鄰，群臣上表祝賀。在神龍殿宴集五品以上官吏，在東廊下宴集六品以下官吏。詔令平章政事徒單鎰報謝太廟，右丞完顏匡報謝山陵，派使臣去亳州報謝太清宫。皇子滿月後，下詔賜名，封爲葛王。葛王，是世宗首封的名號，大定後不再用來封臣下，因此三等國號無葛。尚書省上奏，請求在瀛王下附上葛的國號，章宗同意了。十二月癸酉，忒鄰滿三月，下詔頒發僧道度牒三千道，在玄真觀設道場，爲忒鄰求福。丁丑，皇上到慶和殿，爲皇子沐浴。詔令百官按元旦禮儀進酒祝賀，五品以上官吏上進禮物。皇子兩歲時夭折。

元妃的哥哥李喜兒，積官至宣徽使、安國軍節度使。弟弟李鐵哥，升官至近侍局使、少府監。

到泰和八年，承御賈氏和范氏都有身孕，還没有生，章宗已患咳嗽病，很重。這時衛王永濟從武定軍來朝見。章宗在父親的兄弟輩中最愛衛王，想讓他即位，記載在《衛紹王紀》中。衛王上朝辭行，這天，章宗忍着病痛與他擊球，對衛王說："叔王不願做君主，就想辭去嗎?"元妃在一旁，對章宗說："這不是隨便說得的。"十一月乙卯，章宗病重，衛王没有出發，元妃和宦官李新喜商議立衛王，讓内侍潘守恒去召衛王來。潘守恒知書識理，對元妃說："這是大事，應當和大臣商議。"於是派潘守恒召平章政事完顏匡。完顏匡，顯宗時的侍讀，資歷最老的舊臣，有征戰的功勞，因此衹召他。完顏匡到後，就和他定策立衛王。丙辰，章宗去世，留下詔令讓皇叔衛王即皇帝位。遺詔說："我的内人中，有兩位懷有身孕。如果其中有一個男孩，應當立爲繼承人。如果都是男孩，選可立的立。"

衛紹王登位，大安元年二月，詔書說："章宗皇帝把國家大權交給我，遺書說宫廷内人有兩位懷有身孕，如果生下男孩就立爲繼承人。曉諭

則立爲儲貳。申諭多方，皎如天日。朕雖凉菲，實受付托，思克副於遺意，每曲爲之盡心，擇静舍以俾居，遣懿親而守視。欽懷皇后母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人晝夜不離。昨聞有爽於安養，已用軫憂而弗寧，爰命大臣專爲調護。今者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言，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知。范氏產期，合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顔言，自年前十一月診得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迄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及范氏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爲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聞此，深用怛然。今范氏既已有損，而賈氏猶或可冀，告於先帝，願降靈禧，默賜保全，早生聖嗣。尚恐衆庶未究端由，要不匿於播敷，使咸明於吾意。”

天下，明白如天日可見。我雖德薄，確實受到托付，希望能够實現章宗的遺願，每每爲此曲盡心意，挑選安静的房舍讓她們居住，派至親守護她們。欽懷皇后的母親鄭國公主和乳母蕭國夫人日夜不離開她們。昨天獲知在安養中有差失，已因擔憂而不得安寧，於是命令大臣專門爲她們調護。現在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上奏説，承御賈氏應在十一月分娩，現在已過去三個月，今後的事難以預知。范氏的産期，應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顔説，從去年十一月發現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至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范氏自願在先皇帝神位前削髮爲尼。深念先皇帝重托大事，哪想聽到這樣的消息，因此深感不安。現在范氏既已損失胎形，而賈氏或許還有希望，禀告先帝，希望降下靈福，默賜保全，早日生下皇位繼承人。衹怕衆人不明緣由，所以要通告天下而不隱匿，使大家明白我的心意。”

四月，詔曰：“近者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暫嘗違豫，李氏與新喜竊議，爲儲嗣未立，欲令宫人詐作有身，計取他兒詐充皇嗣。遂於年前閏月十日，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若有積塊，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謀，令賈氏詐稱有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入，月日不偶則規别取，以爲皇嗣。章宗崩，謀不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顔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明有敕旨，‘我有兩宫人有娠’，更令召平章，左右并聞斯語。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敕旨，欲唤喜兒、鐵哥，事既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發勘同。平章入内，一遵遺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

四月，下詔説：“近來有人告元妃李氏，説她暗施詭計，忘恩負義，從泰和七年正月以來，章宗暫曾患病，李氏和李新喜暗中商議，因没有皇位繼承人，想讓宫人謊稱懷孕，設計用另外的嬰孩冒充皇子。於是在去年閏月十日，藉賈承御患病嘔吐，肚中看上去像有積塊，李氏和她的母親王盼兒以及李新喜策謀，令賈氏謊稱懷孕，等到要生的時候，從李家取嬰兒進宫，如果月日不合就打算從别處弄嬰兒，作爲皇位繼承人。章宗去世，她們的陰謀没來得及施行。在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顔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明頒詔令，‘我有兩位宫人懷有身孕’，又下令召來平章，左右的人都聽到這話。李氏和李新喜竟敢不依詔令，想叫李喜兒、李鐵哥進宫，事既不成，又暗叫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參與計議，因品評各王，没能商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派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纔發給通行證。平章進入宫内，完全遵照遺令，定奪大事。當先帝病危時，多次召見李氏，李氏不到。到索衣服時，李氏接到召命也不立即來，繼續和她的母親暗中商

服，李氏承召亦不即來，猶與其母私議。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妒，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致絶聖嗣。所爲不軌，莫可殫陳。事既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命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百僚，執奏堅確。今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弟少府監鐵哥如律，仍追除復係監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并依律令施行。承御賈氏亦賜自盡。”

蓋章宗崩三日而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疾彌留，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敕旨。或謂完顏匡欲專定策功，構致如此。自後天下不復稱元妃，但呼曰李師兒。

及胡沙虎弒衛王，立宣宗，請貶降衛王，降爲東海郡侯。其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虚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紿。近因集議，武衛軍副使兼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内有冤。此時，達職在近侍，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無據，當時被罪貶責者可俱令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族皆得還。

衛紹王后徒單氏

衛紹王后徒單氏，大安元年，立爲皇后。至寧元年，胡沙虎亂，與衛王俱遷于衛邸。帝遇弒，宣宗即位，衛王降爲東海郡侯，徒單氏削皇后號。貞祐二年，遷都汴，詔凡衛紹王及鄗厲王家人皆徙鄭州，仍禁錮，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興元年，詔釋禁錮。是時，河南已不

議。先皇平時去别的宫人處，李氏嫉妒，就令女巫李定奴做紙人木人、鴛鴦符從事鬼魅活動，導致皇位繼承人斷絶。她做的無法無天的事，没法説得完。事情敗露後，派大臣審問她，她全部服罪。派宰臣去審問她，同樣如此。有關部門商議，應當對她處以極刑。因她長期侍奉先帝，想免她一死。但王公百官，執奏堅决。現在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分别依法論處。李氏的哥哥安國軍節度使李喜兒、弟弟少府監李鐵哥依法論處，同時追削官職，重新歸入監籍，安置到遠方。其他有牽連的人依照法令治罪。承御賈氏也賜她自盡。"

章宗去世三天後就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彌留之際，也没有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的詔令。有人説是完顏匡想獨占定策的大功，纔如此編造的。從此之後天下人不再稱元妃，衹稱李師兒。

到胡沙虎殺死衛王，擁立宣宗後，請求貶降衛王，降爲東海郡侯。詔書説："大安初年，頒告天下，説李氏和她的母親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謊稱懷孕，這些人都受到治罪。我想章宗皇帝聖德聰明，哪容有這樣的欺騙。最近因衆官會集議事，武衛軍副使兼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政德都説賈氏的事有冤。當時，完顏達在近侍局供職，大政德護衛賈氏，所以瞭解情況。我親自去詢問證據，這事曖昧不明，没有證據，當時因罪受到貶責的人可以全都放免回家。"因此李氏家族的人都得以回家。

衛紹王后徒單氏，大安元年，立爲皇后。至寧元年，胡沙虎作亂，和衛王一起遷到衛府。衛王被殺，宣宗登位，衛王被降爲東海郡侯，徒單氏被取消皇后稱號。貞祐二年，遷都到汴京，下詔凡是衛紹王和鄗厲王的家人都遷到鄭州，仍受禁錮，不得出入。不能男婚女嫁十九年。天興元年，下詔解除禁錮。這時，河南已失守，他們的子孫不知結果如何。

能守，子孫不知所終。

宣宗皇后王氏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二玉梳化爲月，已而生二后，及没，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封翼王，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以廣繼嗣。是時，后與龐氏偕入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九月，封后爲元妃，姊爲淑妃，龐氏爲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守純，后無子，養哀宗爲己子。貞祐二年七月，賜姓温敦氏，立爲皇后。追封后曾祖得壽司空、冀國公，曾祖母劉氏冀國夫人，祖璞司徒、益國公，祖母楊氏益國夫人，父彦昌太尉、汴國公，母馬氏汴國夫人。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是明惠皇后的妹妹。她的父親微賤時曾夢見兩把玉梳變成月亮，不久生下兩位皇后，到死時，棺木上長出靈芝。當初，宣宗封爲翼王，章宗詔令各王尋求民家女子，以便增加後代。這時，皇后和龐氏都進入王府，到見到皇后的姐姐也有姿色時，又娶了她的姐姐。貞祐元年九月，封皇后爲元妃，她的姐姐爲淑妃，龐氏爲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守純，皇后無子，養哀宗作爲自己的兒子。貞祐二年七月，賜姓温敦，立爲皇后。追封皇后的曾祖父得壽爲司空、冀國公，曾祖母劉氏爲冀國夫人；祖父王璞爲司徒、益國公，祖母楊氏爲益國夫人；父親彦昌爲太尉、汴國公，母親馬氏爲汴國夫人。

三年，莊獻太子薨，哀宗爲皇太子。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爲皇太后，號其宫曰仁聖，進封后父曰南陽郡王。

貞祐三年，莊獻太子去世，哀宗做皇太子。宣宗去世，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崇皇后爲皇太后，稱她住的宫殿叫仁聖宫，進封皇后的父親爲南陽郡王。

或曰：宣宗爲諸王時，莊獻太子母爲正妃，及即位，尊爲皇后。貞祐元年九月，詔曰："元妃某氏久奉侍於潛藩，已賜封於國號，可立爲皇后。"其名氏蓋不可考也。或又曰：自王氏姊妹入宫而后寵衰，尋爲尼，王氏遂立爲后，皆后姊明惠之謀也。

有人説：宣宗做王時，莊獻太子的母親是正妃，到宣宗登位後，尊崇爲皇后。貞祐元年九月，下詔説："元妃某氏長期在王府侍奉，已賜封國號，可立爲皇后。"這人的名氏已不可考了。有人又説：從王氏姊妹入宫以來皇后就失寵了，不久做了尼姑，於是立王氏爲皇后，這都是皇后的姐姐明惠的陰謀。

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昏霾，黄氣充塞天地。已而，后夢丐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窶，將誰訴焉?"后遂敕有司，京城設粥與冰藥。及壬辰、癸巳歲，河南饑饉。大元兵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餘萬，后皆目睹焉。

當初，王氏姊妹受封那天，大風昏暗，黄氣充塞天地。不久，皇后夢見有幾萬乞丐跟在她後面，心裏十分厭惡。占卜的人説："皇后，是天下的母親。百姓貧困，向誰訴説呢?"於是皇后令官府，在京城設粥和冰藥救濟百姓。到壬辰、癸巳年，河南饑荒。大元兵包圍汴京，加上大疫流行，汴京城的百姓死了一百多萬，皇后都親眼目睹了。

哀宗釋服，將禘饗太廟，先期，有司奏冕服成，上請仁聖、慈聖兩宫太后御内殿，因試衣之以見，兩宫大

哀宗服完喪，將在太廟祭享，這之前，官府奏告冕服製成，皇上請仁聖、慈聖兩宫太后到内殿，藉試衣見她們，兩宫太后非常高興。皇上穿

悦。上更便服，奉觴爲兩宫壽。仁聖太后諭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何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祖廟行禘饗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嘗忘。"慈聖太后亦曰："恒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遂酌酒爲上壽，歡然而罷。

天興元年冬，哀宗遷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單四喜、术甲荅失不奉迎兩宫。后御仁安殿，出鋌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從行忠孝軍。是夜，兩宫及柔妃裴滿氏等乘馬出宫，行至陳留，城左右火起，疑有兵，不敢進。后亟命還宫。明日，入京憩四喜家。少頃，輦迎入宫。方謀再行，京城破，后及諸妃嬪北遷，不知所終。惟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李氏自入院，止寢佛殿中，作爲幡旆。會當同后妃北行，將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上便服，舉杯祝兩宫太后長壽。仁聖太后告諭皇上説："祖宗當初奪取天下很不容易。何時讓四方太平，百姓安樂，天子穿上這禮服，在中都祖廟舉行祭享呢?"皇上説："阿婆有這種想法，我何曾忘記?"慈聖太后也説："如果常有這樣的心思，那麽這一天就爲期不遠了。"於是斟酒爲皇上祝壽，高興地散去。

天興元年冬，哀宗遷往歸德。二年正月，派近侍徒單四喜、术甲荅失不奉迎兩宫。皇后到仁安殿，拿出鋌金和七寶金洗，分賜隨行的忠孝軍。這天晚上，兩宫及柔妃裴滿氏等乘馬出宫，走到陳留時，城的附近起火，懷疑有伏兵，不敢前進。皇后急忙命令回宫。第二天，回京城在徒單四喜家休息。不久，用車迎入宫中。正在商量再次外出，京城被攻破，皇后和嬪妃們北遷，不知所終。衹有寶符李氏跟隨到宣德州，住在摩訶院。李氏自從入院後，衹在佛殿中居住，製作幡旗。恰逢應當同后妃北行，要出發時，在佛像前吊死，并且在門紙上寫下"寶符御侍在此身亡"。

宣宗明惠皇后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爲淑妃。及妹立爲后，進封元妃。哀宗即位，詔尊爲皇太后，號其宫曰慈聖。

后性端嚴，頗達古今。哀宗已立爲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檟楚。一日，宫中就食，尚器有玉碗楪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宫。荆王母真妃龐氏以瑪瑙器進食，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别，荆王母豈卑我兒婦耶。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宫中奉真妃有加。或告荆王謀不軌者，下獄，議已决。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絶，何爲欲效之耶。趣赦出，使來見

宣宗明惠皇后，是王皇后的姐姐。生哀宗。宣宗登位，封爲淑妃。到妹妹立爲皇后後，進封爲元妃。哀宗登位，下詔尊崇爲皇太后，稱她住的宫殿爲慈聖宫。

皇后生性嚴正，頗能通達古今。哀宗被立爲皇太子後，有過錯都還要斥責他，到登位後，纔免受責打。一天，宫中就餐，尚器局有三個玉碗楪，一個給太后用，另兩個給皇帝和皇后用。荆王的母親真妃龐氏用瑪瑙器進餐，太后見了發怒，召管事的人斥責説："誰讓你隨意區分等級，荆王的母親難道比我兒媳卑賤嗎?要不是這是飲食方面的小問題，我已讓官府用棍棒打死你了。"這以後，宫中侍奉真妃比以前更好了。有人告荆王圖謀不軌，荆王被投入監獄，已議定罪名。皇帝告訴太后，太后説："你衹有這一個哥哥，怎麽因誹謗的話就想加害他呢?章宗殺了他的伯伯和叔叔，壽命不長，絶了後代，爲什麽要效法他

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

呢？趕快赦免放出，讓他來見我。過一會兒他不來，我就不見你了。”皇帝起身，太后站着等待，荆王到來後，太后流着淚撫慰他。

哀宗甚寵一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計何人，首遇者即賜之。”於是遇一販繒者，遂賜爲妻。點檢撒合輦教上騎鞠，后傳旨戒之云：“汝爲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汝矣。”

哀宗很寵愛一個宮女，想立她爲皇后。太后嫌這個宮女出身低賤，堅持要把她趕出宮。皇上迫不得已，命令放她出宮，告訴使者說：“你出了東華門，把她賜給最先遇到的人，不管他是誰。”在那兒遇到一個賣繒的人，就把這個宮女賜給他做妻子。點檢撒合輦教皇上騎馬擊球，太后傳旨告誡他說：“你身爲臣子，應當用正道輔佐君主，反而教皇上游戲嗎？我再聽說這樣的事，一定要大打你一頓。”

比年小捷，國勢頗振，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爲言者。后聞不悦曰：“帝年少氣鋭，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

連年取得一些小勝利，國勢頗爲振奮，文士中有人上奏賦頌稱美聖德中興。太后聽説後不高興地説：“皇帝年輕氣盛，没有畏懼之心就會驕傲鬆懈。如今僥幸取得一次勝利，談得上什麽中興，而你們却如此諂媚。”

正大八年九月丙申，后崩，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門外五里莊獻太子墓之西。謚明惠皇后。

正大八年九月丙申，太后去世，遺命要求陵園的規格務從儉約。十二月己未，安葬在汴京迎朔門外五里莊獻太子墓的西面。謚號叫明惠皇后。

哀宗徒單皇后

哀宗皇后，徒單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嘗刲膚以進，宣宗聞而嘉之。興定四年，后父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宣宗以后純孝，因曲赦之，聽其致仕。正大元年，詔立爲皇后。哀宗遷歸德，遣后弟四喜等詣汴奉迎，夜至陳留，不敢進，復歸于汴。未幾，城破北遷，不知所終。

哀宗皇后，姓徒單。宣宗和皇后患病，哀宗皇后曾割下自己的肉進獻，宣宗知道後很贊賞她。興定四年，皇后的父親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宣宗因皇后很孝順，因而設法赦免了他，讓他退休。正大元年，下詔立爲皇后。哀宗遷往歸德，派皇后的弟弟四喜等去汴奉迎，晚上到達陳留，不敢前進，又回到汴京。不久，城破北遷，不知所終。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静，守節整齊，行己有耻，動静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説，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

贊曰：《周禮》“九嬪，掌管婦學之法，包括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對此論述道：“婦德，不一定要才明絶異。婦言，不一定要言辭敏捷。婦容，不一定要顔色美麗。婦功，不一定要功巧過人。清閑貞潔沉静，守節前後一致，處己講廉耻，動静有法度，這就叫婦德。説話選擇辭語，不説惡語，時機成熟後纔説，不使人討厭，這就叫婦言。浣洗塵穢，服飾鮮潔，按時沐

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修，麗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衒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悼平掣頓皇統，以隕其身；海陵蠱惑群嬖，幾亡其國。道陵李氏擅寵蠹政，卒僨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浴，身不垢辱，這就叫婦容。專心紡織，不好嬉笑，以清潔齊備的酒食侍奉賓客，這就叫婦功。”後代不講究婦學，以美麗的容顏相推崇，以花言巧語相傾陷，炫耀才能以買恩，阿諛奉迎以固寵。因此悼平皇后牽制熙宗，結果被熙宗所殺；海陵王爲所寵愛的宫女所蠱惑，幾乎使金國滅亡；章宗元妃李氏擅寵害政，結果使整個宗族覆滅。唉，能不引以爲戒嗎！

金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

始祖以下諸子(上)

斡魯　輩魯　謝庫德（孫）拔達　謝夷保（子）盆納　謝里忽
烏古出　跋黑　崇成（本名僕灰）　劾孫（子）蒲家奴
麻頗（子）謾都本　謾都訶　斡帶　斡賽（子）宗永
斡者（孫）璋　昂（本名吾都補）（子）鄭家

始祖子

完顔斡魯

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烏魯，季曰斡魯，女曰注思版，皆福壽之語也。以六十後生子，異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

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烏魯，小兒子叫斡魯，女兒叫注思版，都是福壽的意思。因是六十歲以後生的，認爲不同尋常，所以都用吉祥的字命名。

德帝子

完顔輩魯

德帝思皇后生安帝，季曰輩魯。輩魯與獻祖俱徙海姑水，置屋宇焉。

德帝思皇后生安帝，小兒子叫輩魯。輩魯和獻祖都遷到海姑水，在那裏建造房屋。

完顔劾者

輩魯之孫胡率。胡率之子劾者，與景祖長子韓國公劾者同名。韓國公前死，所謂肅宗納劾者之妻加古氏者是也。穆宗四年伐阿疎。阿疎走遼。遼使使來止伐阿疎軍。穆宗陽受遼帝約束，先歸國，留劾者守阿疎城。凡三年，卒攻破之。天會十五年贈特進。

輩魯的孫子是胡率。胡率的兒子劾者，和景祖的長子韓國公劾者同名。韓國公先死，人們所説的肅宗娶劾者的妻子加古氏是指的這個劾者。穆宗四年攻伐阿疎，阿疎逃跑到遼。遼派使者來阻止討伐阿疎的軍隊。穆宗假裝接受遼皇帝的約束，先回國，留下劾者守阿疎城。共歷三年，終於攻破了城。天會十五年贈特進。

安帝子

完顏謝庫德 完顏拔達 **完顏謝夷保** 完顏盆納

安帝節皇后生獻祖，次曰信德，次曰謝庫德，次曰謝夷保，次曰謝里忽。

安帝節皇后生獻祖，其次是信德、謝庫德、謝夷保、謝里忽。

謝庫德之孫拔達，謝夷保之子盆納，皆佐世祖有功。盆納勇毅善射，當時有與同名者，嘗有貳志，目之曰“惡盆納”。天會十五年，拔達贈儀同三司，盆納贈開府儀同三司。在世祖時，歡都、冶訶及劾者、拔達、盆納五人者，不離左右，親若手足，元勛之最著者也。明昌五年皆配饗世祖廟廷。

謝庫德的孫子拔達，謝夷保的兒子盆納，都輔佐世祖有功。盆納勇猛剛毅，擅長射箭，當時有和他同名的人，曾有二心，稱他爲“惡盆納”。天會十五年，拔達贈儀同三司，盆納贈開府儀同三司。在世祖時，歡都、冶訶和劾者、拔達、盆納五人，都左右不離，親如手足，是功勞最大的。明昌五年都配饗世祖廟庭。

准德、束里保者，皆加古部人。申乃因、醜阿皆驰滿部人。富者粘没罕，完顏部人。阿庫德、白達皆雅達瀾水完顏部勃堇。此七人者，當携離之際，能一心竭力輔戴者也。

准德、束里保，都是加古部人。申乃因、醜阿都是驰滿部人。富者粘没罕，是完顏部人。阿庫德、白達都是雅達瀾水完顏部勃堇。這七個人，都是在衆心離散的關頭，能够一心盡力輔佐擁戴世祖的人。

達紀、胡蘇皆术甲部勃堇。勝昆、主保皆术虎部人。阿庫德，温迪痕部人。此五人者，又其次者也。

達紀、胡蘇都是术甲部勃堇。勝昆、主保都是术虎部人。阿庫德，是温迪痕部人。這五個人，是僅次於前七人的。

世祖初年，跋黑爲變，烏春盛强，使人召阿庫德、白達。阿庫德曰：“吾不知其他，死生與太師共之。”太師，謂世祖也。白達大喜曰：“我心正如此耳。烏春兵來，堅壁自守，勿與戰可也。”達紀、胡蘇居琵里郭水，烏春兵出其間，不爲變，終拒而不從。勝昆居胡不干村，其兄滓不乃勃堇，烏春止其家，而以兵圍勝昆。烏春解去，世祖殺滓不乃，勝昆請無孥戮，世祖從之。世祖破桓赧、散達，主保死焉。天會十五年，准德、申乃因、阿庫德、白達皆贈金紫光禄大夫。束里保、醜阿、富者粘没罕、達紀、胡蘇、勝昆、主保、温迪痕、阿庫德皆贈銀青光禄大夫，皆天會十五年追贈。

世祖初年，跋黑作亂，烏春强盛，派人召阿庫德、白達。阿庫德説：“其他的我不知道，衹知道和太師共生死。”太師，指世祖。白達非常高興地説：“我正是這樣想的。如果烏春的軍隊到來，我們堅壁自守，不與他打就行了。”達紀、胡蘇住在琵里郭水，烏春出兵其間，他們没有因此變節，始終拒不相從。勝昆住在胡不干村，他的哥哥滓不乃勃堇，烏春住在他家，而用兵包圍勝昆。烏春解圍離去，世祖殺了滓不乃，勝昆請求不要殺他的子女，世祖同意了。世祖攻破桓赧、散達，主保戰死。天會十五年，准德、申乃因、阿庫德、白達都受贈金紫光禄大夫。束里保、醜阿、富者粘没罕、達紀、胡蘇、勝昆、主保、温迪痕、阿庫德都贈銀青光禄大夫，都是天會十五年追贈的。

又有胡論加古部勝昆勃堇、蟬春水烏延部富者郭赦，畏烏春强，請世祖兵出其間，以爲重也。世祖使斜列、躍盤將别軍過之。郭赦教斜列取先在烏春軍中二十二人，烏春覺之，殺二人，得二十人。郭赦又以土人益斜列軍。穆宗他日嘉此功不能忘，以斜列之女守寧妻郭赦子胡里罕焉。

又有胡論加古部勝昆勃堇、蟬春水烏延部富人郭赦，懼怕烏春强盛，請求世祖出兵其間，作爲倚重。世祖派斜列、躍盤率别軍經過。郭赦教斜列召回原先安插在烏春軍中的二十二人，烏春察覺，殺了兩人，捉到二十人。郭赦又用當地人充實斜列的軍隊。後來穆宗贊賞這個功勞不能忘記，把斜列的女兒守寧嫁給郭赦的兒子胡里罕。

婆多吐水裴滿部斡不勃堇附於世祖，桓赧焚之。斡不卒，世祖厚撫其家。因并録之，以見立國之艱難云。

婆多吐水裴滿部斡不勃堇歸附世祖，桓赧焚毁了他的部落。斡不去世，世祖優厚地安撫他的家人。所以一并記載，以表明立國的艱難。

完顏謝里忽

謝里忽者，昭祖將定法制，諸父、國人不悦，已執昭祖，將殺之。謝里忽亟往，彎弓注矢，射於衆中，衆乃散去，昭祖得免。國俗，有被殺者，必使巫覡以詛祝殺之者，乃繫刃于杖端，與衆至其家，歌而詛之曰："取爾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横視之則有左右翼者。"其聲哀切凄婉，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畫地，劫取畜産財物而還。其家一經詛祝，家道輒敗。

謝里忽這個人，昭祖將定法制時，諸父、國人不高興，已將昭祖抓起來，準備殺了他。謝里忽急忙趕去，彎弓搭箭，向人群射去，人們纔散開，昭祖幸免。本國風俗，有被殺的人，一定要讓巫人詛咒殺人的人，於是把刀繫在杖端，和衆人一起到殺人者家中，唱歌詛咒他説："取你家一角朝天、一角朝地的牛，無名的馬，對着它就看見花臉，背着它就看見白尾，横着看就有左右翅膀的。"歌聲哀切凄婉，就像《蒿里》的音調。接着用刀畫地，劫取畜産財物而回。那家人一經詛咒，家道就衰敗了。

及來流水烏薩扎部殺完顏部人，昭祖往烏薩扎部以國俗治之，大有所獲，頒之於諸父昆弟而不及謝里忽。謝里忽曰："前日免汝於死者吾之力，往治烏薩扎部者吾之謀也。分不及我，何邪。"昭祖於是早起，自齎間金列鞢往饋之。時謝里忽猶未起，擁寢衣而問曰："爾爲誰?"昭祖曰："石魯先擇此寶，而後頒及他人，敢私布之。"謝里忽既揚言，初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鞢者，腰佩也。

到來流水烏薩扎部殺完顏部人時，昭祖去烏薩扎部按國俗治理他們，收獲很大，分賜給父輩兄弟而没分給謝里忽。謝里忽説："以前免你一死是我出的力，去整治烏薩扎部是我的計謀。分賜財物不給我，爲什麽呢?"昭祖於是早起，親自帶着間金列鞢前去饋贈給他。當時謝里忽還没有起床，裹着睡衣問道："你是誰?"昭祖説："石魯先挑選了這些財寶，然後纔頒贈給别的人，衹好私下給你。"謝里忽既已説過那樣的話，本來還有些不安，這時纔高興起來。列鞢，就是腰佩。

獻祖子

獻祖恭靖皇后生昭祖，次曰朴都，次曰阿保寒，次曰敵酷，次曰敵古廼，次曰撒里輦，次曰撒葛周。

獻祖恭靖皇后生昭祖，其次分别是朴都、阿保寒、敵酷、敵古廼、撒里輦、撒葛周。

昭祖子

昭祖威順皇后生景祖，次曰烏古出。次室達胡末，烏薩扎部人，生跋黑、僕里黑、斡里安。次室高麗人，生胡失答。

昭祖威順皇后生景祖，其次是烏古出。次室達胡末，是烏薩扎部人，生跋黑、僕里黑、斡里安。次室高麗人，生胡失答。

完顏烏古出

烏古出。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廼。"是爲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

烏古出。當初，昭祖長期没有兒子，有巫人能傳達神的話，很靈驗，於是前去巫人那裏祈禱。巫人過了很久説："男孩的魂到了。這男孩有大福大德，子孫昌盛，可以下拜接受。如果出生，就取名叫烏古廼。"這就是景祖。又過了很久説："女孩的魂到了，可取名叫五鵶忍。"又過了很久説："女孩的徵兆又出現了，可取名叫斡都拔。"又過了很久，又説："男孩的徵兆又出現了，但品性不馴良，長大會很殘忍，没有愛親人的恩意，必定會做不義的事，不能接受。"昭祖正憂慮没有繼承人，於是説："即使不馴良，也願意接受。"巫人説："應當取名叫烏古出。"不久生下兩男兩女，先後次序都與巫人的話相合，於是用巫人取的名給他們取名。

景祖初立，烏古出酗酒，屢悖威順皇后。后曰："巫言驗矣，悖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殺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謂衆曰："爲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廼不知也，汝輩寧殺我乎？"衆乃罷去。烏古出之子習不失，自有傳。

景祖初立時，烏古出酗酒，多次冒犯威順皇后。皇后説："巫人的話應驗了，逆亂的人終不能留下。"於是和景祖謀劃殺掉他。部人發怒説："這孩子性情如此，按國俗應當繼承父母大業，怎麽殺了他呢？"想殺掉景祖。皇后於是把景祖藏起來，出來對衆人説："作爲兒子却違背母親，都像這樣行事，用他做什麽呢？我割愛殺了他，烏古廼不知道，你們難道要殺我嗎？"衆人纔散去。烏古出的兒子習不失，單獨有傳。

完顏跋黑

跋黑及同母弟二人，自幼時每争攘飲食，昭祖見而惡之，曰："吾娶此妾而生子如此，後必爲子孫之患。"

跋黑和他的同母弟弟兩人，小時候常争吃喝，昭祖見了厭惡地説："我娶這個妾生下這樣的兒子，今後必定成爲子孫的禍患。"世祖初立

世祖初立，跋黑果有異志，誘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離間部屬，使貳於世祖。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爲勃菫而不令典兵。

時，跋黑果然有二心，引誘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挑撥部屬，使他們對世祖有二心。世祖憂慮，就小心對待他，讓他做勃菫，但不讓他掌握軍隊。

跋黑既陰與桓赧、烏春謀計，國人皆知之，而童謡有"欲生則附於跋黑，欲死則附於劾里鉢、頗剌淑"之語。世祖亦以策探得兄弟部人向背。烏春、桓赧相次以兵來攻，世祖外禦强兵，而内畏跋黑之變。將行，聞跋黑食於其愛妾之父家，肉張咽而死，且喜且悲，乃迎尸而哭之。

跋黑暗中和桓赧、烏春陰謀策劃，國人都知道，而童謡有"想活就依附跋黑，想死就依附劾里鉢、頗剌淑"的話。世祖也設計探測到兄弟部族的人心向背。烏春、桓赧相繼率兵前來進攻，世祖對外抵禦强兵，對内怕跋黑作亂。準備出征時，聽説跋黑在他的愛妾的父親家中吃飯，被大肉噎死，又喜又悲，於是迎尸而哭。

完顔崇成

崇成，本名僕灰，泰州司屬司人，昭祖玄孫也。大定十八年收充奉職，改東宫入殿小底，轉護衛。二十五年，章宗爲原王，充本府祗候郎君。明年，上爲皇太孫，復爲護衛。上即位，授河間府判官，以憂去職。起復爲宿直將軍，累遷武衛軍都指揮使。泰和三年卒，賻贈有加。崇成謹飭有守，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過，故久侍密近云。

崇成，本名僕灰，泰州司屬司人，是昭祖的玄孫。大定十八年收充奉職，改任東宫入殿小底，轉任護衛。大定二十五年，章宗爲原王時，充任王府祗候郎君。第二年，皇上做皇太孫，又任護衛。皇上登位，授河間府判官，因守喪離任。喪期没滿起任宿值將軍，多次升遷至武衛軍都指揮使。泰和三年去世，追贈官爵與賜予助葬財物比慣例增加。崇成謹慎自律，宿衛二十多年，不曾有過失，因此長期在宫中任職。

景祖子

景祖昭肅皇后生韓國公劾者，次世祖，次沂國公劾孫，次肅宗，次穆宗。次室注思灰，契丹人，生代國公劾真保。次室温迪痕氏，名敵本，生虞國公麻頗、隋國公阿离合懣、鄭國公謾都訶。劾者、阿离合懣别有傳。

景祖昭肅皇后生韓國公劾者，其次分别是世祖、沂國公劾孫、肅宗、穆宗。次室注思灰，是契丹人，生代國公劾真保。次室温迪痕氏，名敵本，生虞國公麻頗、隋國公阿离合懣、鄭國公謾都訶。劾者、阿离合懣另有傳。

完顔劾孫　完顔蒲家奴

劾孫。天會十四年大封宗室，劾孫追封王爵。正隆例降封鄭國公。

劾孫。天會十四年大封宗室時，劾孫被追封王爵。按正隆例降封爲鄭國公。

子蒲家奴又名昱，嘗從太祖伐留可、塢塔。太祖使蒲家奴招詐都，詐都即降。康宗八年，係遼籍女直紇石烈部阿里保太彎阻兵，招納亡命，

兒子蒲家奴又名昱，曾隨太祖征伐留可、塢塔。太祖派蒲家奴招降詐都，詐都立即投降。康宗八年，屬遼籍的女真紇石烈部阿里保太彎依仗軍隊，招納亡命之徒，邊地百姓多逃歸他。蒲

邊民多亡歸之。蒲家奴以偏師夜行晝止，抵石勒水，襲擊破之，盡俘其孥而還。邊民自此無復亡者。後與宗雄視泰州地土，太祖因徙萬家屯田于其地。

天輔五年，蒲家奴爲昊勃極烈，遂爲都統，使襲遼帝，而以雨潦不果行。既而，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内外諸軍以取中京，蒲家奴等皆爲之副。遼帝西走，都統杲使蒲家奴以兵一千助撻懶擊遼都統馬哥，與撻懶不相及，蒲家奴與賽里、斜野降其西北居延之衆。而降民稍復逃散，毗室部亦叛，遂率兵襲之。至鐵吕川，遇敵八千，遂力戰，兵敗。察剌以兵來會，追及敵兵于黄水，獲畜産甚衆。是役也，奥燉按打海被十一創，竟敗敵兵而還。軍于旺國崖西。

賽里亦以兵會太祖，自草濼追遼帝，蒲家奴、宗望爲前鋒，戒之曰："彼若深溝高壘，未可與戰，即偵伺巡邏，勿令遁去，以俟大軍。若其無備，便可擊也。"上次胡离畛川，吴十、馬和尚至小魚濼，夜潛入遼主營，執新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蒲家奴等晝夜兼行，追及于石輦鐸。我兵四千，至者才千人，遼兵圍之。余睹指遼帝麾蓋，騎兵馳之，遼帝遁去，兵遂潰，所殺甚衆。

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蒲家奴、斡魯爲之副。烏虎部叛，蒲家奴討平之。天會間，爲司空，封王。天眷二年，宗磐等誅，辭及蒲家奴，詔奪司空。是年，薨。天德初，配享太祖廟廷。正隆二年，例封豫國公。

家奴率偏師晚上行軍，白天休息，到達石勒水，襲擊攻破了阿里保，全部俘虜了他的子女而返回。邊民從此不再有逃亡的人。後來和宗雄視察泰州土地，太祖因而遷移一萬户到那裏開荒種地。

天輔五年，蒲家奴任昊勃極烈，於是任都統，派他襲擊遼皇帝，因久雨積水没有成行。不久，忽魯勃極烈完顔杲率領内外各軍奪取中京，蒲家奴等人都做副都統。遼皇帝西逃，都統杲派蒲家奴率兵一千人協助撻懶攻打遼都統馬哥，蒲家奴没有追上撻懶，和賽里、斜野降服馬哥西北面居延的民衆。降民又逐漸逃散，毗室部也反叛了，於是率兵襲擊他們。到達鐵吕川，遇敵八千人，於是力戰，兵敗。察剌率兵來會合，在黄水追上敵兵，繳獲很多牲口。這一仗，奥燉按打海身上十一處受傷，竟打敗敵兵而回。駐扎在旺國崖西面。

賽里也率兵和太祖會師，從草濼追擊遼皇帝，蒲家奴、宗望作前鋒，告誡他們説："敵人如果深溝高壘，就不可跟他們打，衹需偵察巡邏，不要讓他們逃走，等我們的大軍趕來。如果他們没有防備，就可以攻打。"皇上駐扎在胡离畛川，吴十、馬和尚到達小魚濼，晚上潛入遼皇帝軍營中，抓到新羅奴回來，於是獲知遼皇帝的所在地。蒲家奴等晝夜兼行，在石輦鐸追上遼皇帝。我軍四千人，僅到達一千人，遼兵包圍了他們。余睹指着遼皇帝的旗蓋，派騎兵追擊，遼皇帝逃離，遼軍於是潰散，殺死了很多人。

宗翰任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蒲家奴、斡魯任副都統。烏虎部反叛，蒲家奴討伐平定了他們。天會年間，爲司空，封王。天眷二年，宗磐等被誅殺，供詞牽連到蒲家奴，皇上下詔削奪司空之位。就在這一年，蒲家奴去世。天德初年，讓他配祭太祖廟庭。正隆二年，例封他爲豫國公。

完顔麻頗 完顔謾都本

麻頗，天會十五年封王，正隆例封虞國公。

麻頗，天會十五年封王，按正隆年間的規定降封爲虞國公。

長子謾都本，孝友恭謹，多謀而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從攻窩盧歡。及係遼女直胡失荅等爲變，謾都本自爲質，遂從胡失荅歸，中途以計殺守者而還。攻寧江州，取黄龍府，破高永昌，取春、泰州，皆有功，多受賞賚，遂爲謀克。討嶺東未服州郡。過土河東山，敗賊三千人。奚、契丹寇土河西，與猛安蒙葛麻吉擊之。謾都本對敵之中，推鋒力戰，破其衆九萬人。奚衆萬餘保阿鄰甸，復擊敗之，降其旁近居人。復以五百騎破遼兵一千，生擒其將以歸。與闍母攻興中府，中流矢卒，年三十七。天眷中，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英毅。

長子謾都本，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恭敬謹慎，多謀善戰。十五歲時，在軍隊中，跟隨攻打窩盧歡。到屬遼的女真胡失荅等作亂時，謾都本自願做人質，於是隨胡失荅回去，半路上設計殺死看守他的人逃回。進攻寧江州，奪取黄龍府，攻破高永昌，攻取春州、泰州，都有戰功，多次受到賞賜，於是做了謀克。討伐嶺東還没歸服的州郡。經過土河東山，打敗賊軍三千人。奚、契丹侵犯土河西部，和猛安蒙葛麻吉打擊敵人。謾都本在對敵作戰中，衝鋒力戰，攻破敵衆九萬人。奚軍一萬多人保守阿鄰甸，又打敗他們，降服附近的居民。又用五百騎兵攻破遼兵一千人，活捉遼軍將領而回。和闍母攻打興中府，中流矢而死，享年三十七歲。天眷年間，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號英毅。

完顏謾都訶

謾都訶，屢從征伐，天會二年爲阿捨勃極烈，參議國政，明年薨。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王。正隆例封鄭國公，明昌五年，謚定濟。

謾都訶，多次跟隨征伐，天會二年任阿捨勃極烈，參議國政，第二年去世。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爲王。按正隆時的規定降封爲鄭國公，明昌五年，謚號叫定濟。

完顏蠻覩

蠻覩，襲父麻頗猛安。蠻覩卒，子掃合襲。掃合卒，子撒合輦襲。撒合輦卒，子惟鎔襲。

蠻覩，繼承父親麻頗的猛安職位。蠻覩去世，兒子掃合繼承。掃合去世，兒子撒合輦繼承。撒合輦去世，兒子惟鎔繼承。

完顏惟鎔

惟鎔本名没烈，字子鑄，駢脅多力，喜周急人。至寧初，守楊文關有功，兼都統，護漕運。貞祐二年，佩金牌護親軍家屬遷汴，遥授同知祁州軍州事，充提控。貞祐三年，破紅襖賊於大沬堌，惟鎔入自北門，諸軍繼進，生獲劉二祖，功最。遷泰安軍節度副使，改遂王府尉、都水少監、東平府治中。坐誤以刃傷同知府事紇石烈牙吾塔，當削降殿年，仍從軍自效。討花帽賊于曹、濟間，行省蒙古綱奏其功，復前職。遷邳州經略使，卒。子從傑襲猛安，累功遥授鎮南軍節度副使。

惟鎔本名没烈，字子鑄，兩脅很有力氣，喜好周濟危急的人。至寧初年，守楊文關有功，兼任都統，保護水道運糧。貞祐二年，佩金牌保護親軍家屬遷往汴，遥授同知祁州軍州事，充任提控。貞祐三年，在大沬堌攻破紅襖賊軍，惟鎔從北門進入，各軍跟着進入，活捉劉二祖，功勞最大。升任泰安軍節度副使，改任遂王府尉、都水少監、東平府治中。因用刀誤傷同知府事紇石烈牙吾塔，應當削降官職，年終考評最下，但仍隨軍效力。在曹、濟間討伐花帽賊軍，行省蒙古綱奏報他的功勞，恢復原職。升任邳州經略使，去世。兒子從傑繼承猛安，積功遥授鎮南軍節度副使。

世祖子

世祖翼簡皇后生康宗，次太祖，次魏王斡帶，次太宗，次遼王斜也。次室徒單氏生衛王斡賽，次魯王斡者。次室僕散氏生漢王烏故乃。次室术虎氏生魯王闍母。次室术虎氏生沂王查剌。次室烏古論氏生鄆王昂。

世祖翼簡皇后生康宗，其次分别是太祖、魏王斡帶、太宗、遼王斜也。次室徒單氏生衛王斡賽，其次是魯王斡者。次室僕散氏生漢王烏故乃。次室术虎氏生魯王闍母。次室术虎氏生沂王查剌。次室烏古論氏生鄆王完顔昂。

完顔斡帶

斡帶，年二十餘，撒改伐留可，斡帶與習不失、阿里合懣等俱爲裨將。諸將議攻取，斡帶主攻城便。太祖將至軍，斡帶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議。"太祖從之。至軍中，衆議乃决。斡帶急起治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遲明破之。及二涅囊虎路、二蠢出路寇盜，斡帶盡平之。

斡帶，二十多歲時，撒改攻伐留可，斡帶和習不失、阿里合懣等都是副將。將領們商議攻取的事，斡帶主張攻城。太祖將到軍中，斡帶迎接，對太祖説："留可城快攻下了，不要被别的意見迷惑。"太祖同意了。太祖到軍中，衆人的意見纔統一。斡帶急忙準備攻城器具。晚上進兵攻城，黎明城被攻破。連二涅囊虎路、二蠢出路的盜寇，斡帶都全部平定了。

康宗二年甲申，蘇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斡帶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羅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含國部斡豁勃堇不至。斡准部狄庫德勃堇、職德部厮故速勃堇亦皆遁去，遇塢塔於馬紀嶺，塢塔遂執二人以降。於是，使斡帶將兵伐斡豁，募軍于蘇濱水，斡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闢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

康宗二年甲申，蘇濱水各部不聽指揮，康宗派斡帶等人去處理這事。走到活羅海川撒阿村，召集各部，各部都到了，衹有含國部斡豁勃堇没到。斡准部狄庫德勃堇、職德部厮故速勃堇也都逃離，在馬紀嶺遇上塢塔，塢塔就捉住他們二人來投降。因此，派斡帶率兵討伐斡豁，在蘇濱水招募軍隊，斡豁修城聚糧，堅城固守，斡帶攻克了此城。進軍北琴海闢登路，攻克泓忒城，抓回叛逃的人。

太祖於母弟中最愛斡帶。斡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寧江州，欲與斡帶偕行，斡帶曰："兵役久勞，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還，晝寐于來流水旁，夢斡帶之場圃火，禾盡焚，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以爲憂。是時，斡帶已寢疾，太祖至，聞之，過家門不下馬，徑至斡帶所問疾。未幾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慟，謂人曰："予强與之偕行，未必

太祖在同母弟中最愛斡帶。斡帶從泓忒城回來，太祖因事去寧江州，想與斡帶一起去，斡帶説："打仗長期勞累，還來不及休息。"因而没有成行。太祖回來，白天在來流水旁邊睡覺，夢見斡帶的場圃起火，禾杆全部被燒掉，不能撲滅，醒來後老是想，感到擔憂。這時，斡帶已卧病不起，太祖到，聽説斡帶病情，經過家門不下馬，徑直到斡帶住處探病。不久斡帶去世，享年三十四歲。太祖每每爲他痛哭，對人説："我如果强迫和他一起去，他未必會死。"

死也。"

斡帶剛毅果斷，服用整肅，臨戰决策，有世祖風。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嘆曰："恨斡帶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王，謚曰定肅。

完顔斡賽

斡賽，穆宗初，斡准部族相鈔略，遣納根涅孛堇以其兵往治，納根涅擅募蘇濱水人爲兵，不聽，輒攻略之。其人來告，穆宗使斡賽及冶訶往問狀。納根涅雖伏而不肯償所取，因遁去。冶訶等皆不欲追，斡賽督軍而進。至把忽嶺西毛密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焉。斡賽撫定蘇濱水民部，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穆宗曰："斡賽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斡帶治蘇濱水諸部，斡賽、斡魯佐之，定諸部而還。

久之，高麗殺行人阿聒、勝昆，而築九城於曷懶甸。斡賽將内外兵，劾古活你茁、蒲察狄古廼佐之。高麗兵數萬來拒，斡賽分兵爲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之。斡賽母和你隈疾篤，召還，以斡魯代之。未幾，斡賽復至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七月，高麗請和，盡歸前後亡命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遂與之和。皇統五年，追封衛國王。

完顔宗永

宗永，本名挑撻，斡賽子。長身美髯，忠確勇毅。天眷初，以宗室子預誅宗磐，擢寧遠大將軍。皇統初，充牌印祗候。五年，出爲趙州刺史，秩滿再任，轉興平軍節度使，改大名尹。貞元三年，復爲興平軍節度使，歷昭德軍、臨洮、鳳翔尹。

大定二年，入爲工部尚書，與蘇

斡帶剛毅果斷，穿戴整嚴，臨戰決策，有世祖的風範。世祖時，軍隊的事大多專門交給他承擔。太祖平定遼，感嘆説："遺憾斡帶來不及見到。"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王，謚號叫定肅。

斡賽，穆宗初年，斡准部族相互侵擾，派納根涅孛堇率兵前去整治，納根涅擅自招募蘇濱水人當兵，蘇濱水人不聽命，納根涅就攻打劫掠他們。蘇濱水人來告狀，穆宗派斡賽和冶訶前去審問。納根涅雖服罪，但不願償還他所奪取的財物，因而逃離。冶訶等人都不想追，斡賽督促軍隊前進。到達把忽嶺西面毛密水時，追上了，大破納根涅的部衆，納根涅戰死。斡賽安定蘇濱水民衆，將納根涅的母親和妻子兒女抓回。穆宗説："斡賽還年輕，已能成事，可贊賞啊。"康宗二年甲申，斡帶整治蘇濱水各部，斡賽、斡魯輔佐他，平定各部而回。

過了很久，高麗殺死使臣阿聒、勝昆，而在曷懶甸建築九城。斡賽統領内外兵，劾古活你茁、蒲察狄古廼做他的副手。高麗兵幾萬人來抵禦，斡賽把軍隊分爲十隊，輪番出擊，於是大破高麗兵。斡賽的母親和你隈病重，召他回來，用斡魯代替他。不久，斡賽又回到軍中，再次攻破高麗軍隊，進兵圍城。七月，高麗請求言和，全部歸還前後逃亡到高麗的人和所占的土地，撤掉九城的守兵，於是和高麗言和。皇統五年，追封爲衛國王。

宗永，本名挑撻，是斡賽的兒子。身高鬚美，忠誠、勇敢、剛毅。天眷初年，以宗室子參預誅宗磐，升爲寧遠大將軍。皇統初年，任牌印祗候。五年，出任趙州刺史，任期滿後連任，轉任興平軍節度使，改任大名尹。貞元三年，又任興平軍節度使，歷任昭德軍、臨洮、鳳翔尹。

大定二年，入朝任工部尚書，和蘇保衡、完

保衡、完顏余里也還加伐宋將士官賞。宗永性滯不習事，凡與土賊戰者一概加之。世宗久乃知之，謂宰相曰："若一概追還，必生怨望。若因循不問，則爵賞濫矣。其與土賊戰者，有能以寡敵衆，一人敵三十人以上者，依已遷爲定。"改同簽大宗正事、震武軍節度使，卒。

顏余里也一道，對伐宋將有功將士加以獎賞。宗永呆滯不熟習政事，對凡與土賊打仗的人一概加賞。世宗過了很久纔知道，對宰相說："如果一律追回賞賜的財物，一定會引起怨恨。如果照這樣不加追問，那麽封賞就太濫了。與土賊打仗的人中，有能以少勝多，一人戰勝三十人以上的，以已經升遷的官職爲準。"改任同簽大宗正事、震武軍節度使，去世。

完顏斡者 *完顏璋*

斡者，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魯王，正隆例改封公。子神土懣，驃騎衛上將軍。

斡者，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時，追封爲魯王，按正隆時的規定改封爲公。兒子神土懣，是驃騎衛上將軍。

子璋本名胡麻愈，多勇略，通女直、契丹、漢字。年十八，左副元帥撒离喝引在麾下。以事如京師，見梁王宗弼與語，宗弼悦之。皇統六年，父神土懣卒，宗弼奏璋可襲謀克，詔從之。天德三年，充牌印祗候，以罪免，奪其謀克，寓居中都。

兒子完顏璋本名胡麻愈，智勇雙全，通女真、契丹、漢文字。十八歲時，左副元帥撒离喝把他召在手下。因事去京師，見到梁王宗弼和他談話，宗弼很喜歡他。皇統六年，父親神土懣去世，宗弼上奏説可讓完顏璋繼任謀克，下詔同意。天德三年，充任牌印祗候，因罪免職，削奪謀克，寄居在中都。

海陵伐宋，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佩金牌掌留府事。世宗即位于遼陽，璋勸沙离只歸世宗，沙离只不從。璋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烏林荅愿、徒單三勝、蒲察蒲查等以兵晨入留守府，遂殺沙离只及判官漫撚撒离喝，推宗强子阿瑣爲留守，璋行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與愿、蒲查、中都轉運使左淵子貽慶、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奉表如東京，賀即位。世宗嘉之，以愿、蒲查爲武義將軍，充護衛。貽慶賜及第，授從仕郎。磐充閤門祗候。就以璋爲同知中都事。

海陵王攻伐宋，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佩金牌掌留府事。世宗在遼陽登位，完顏璋勸沙离只歸附世宗，沙离只不願意。完顏璋和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烏林荅愿、徒單三勝、蒲察蒲查等人率兵在早晨進入留守府，於是殺掉沙离只和判官漫撚撒离喝，推舉宗强的兒子阿瑣爲留守，完顏璋行同知留守事。派石家奴佩沙离只的金牌和烏林荅愿、蒲查、中都轉運使左淵的兒子貽慶、大興少尹李天吉的兒子李磐奉表去東京，祝賀世宗登位。世宗很贊賞他們，任烏林荅愿、蒲察蒲查爲武義將軍，充任護衛。賜左貽慶進士及第，授從仕郎。李磐充任閤門祗候。就地任完顏璋爲同知中都事。

璋以殺沙离只自攝同知留守，世宗因而授之，心常不自安，遂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因世宗謁山陵作亂。大定二年，上謁山陵，璋等九人會于可喜家，説萬户高松，不從。璋知事不成，乃與可喜共執斡論詣有司陳，上

完顏璋因殺沙离只自任同知留守，世宗因而授任給他，完顏璋因此常心懷不安，於是和兵部尚書可喜策謀，想藉世宗謁拜山陵時作亂。大定二年，世宗謁拜山陵，完顏璋等九人在可喜家聚會，游説萬户高松，高松不願意。完顏璋知道不能成事，於是和可喜一起執斡論到官府陳訴，皇

誅可喜、李惟忠等，以璋爲彰化軍節度使。

宋將吴璘出散關，據寶雞以西，詔璋赴元帥都監徒單合喜軍前任使。於是，宋人據原州，寧州刺史顔盞門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將姚良輔以兵十萬至原州，權副統完顔習尼列以千騎援門都兵，而姚良輔兵多，諸將皆不敢與戰。及璋至軍，會平涼、涇州、潘原、長武等戍兵，合二萬人。璋使押軍猛安石抹許里阿補以兵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軍於城西北十里麥子原，皆據高阜爲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良輔出自北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子原下，捍以劍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鎖足行馬間，持大刀爲拒，分爲八陣，而别以騎二千襲璋軍。璋方出迎戰，習尼列來報曰："宋之重兵皆在麥子原矣。"璋遣萬户特里失烏也以押軍猛安奚慶喜、照撒兵二千援許里阿補，遣撒屋出、崔尹以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宋人接戰，良久，敗之。宋兵在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與移剌補、奥屯撒屋出、崔尹、僕根撒屈出以兵五千沿壕爲伏，餘兵皆捨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於是，行馬以前衝以長槍，行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撤其行馬，破其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少却，而璋已破城下宋兵，與習尼列會。使僕根以伏兵擊良輔。習尼列亦整兵與戰，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可勝數，鎖足行馬者盡殪之，獲甲二萬餘，器仗稱是。良輔亦中兩創脱去。遂圍原州，穴其西城，城圮，宋人宵遁。璋等入原州。宋戍軍在寶雞

上誅殺可喜、李惟忠等人，任完顔璋爲彰化軍節度使。

宋將吴璘出散關，占據寶雞以西，詔令完顔璋赴元帥都監徒單合喜軍中效力。這時，宋人占據原州，寧州刺史顔盞門都率兵四千人攻打，沒能攻克。宋將姚良輔率兵十萬人到達原州，代理副統完顔習尼列率領一千騎兵援助門都的軍隊，而姚良輔兵多，將領們都不敢和他交戰。等到完顔璋到軍中時，會合平凉、涇州、潘原、長武等守兵，共計二萬人。完顔璋派押軍猛安石抹許里阿補率兵二千人駐扎在城北，習尼列率兵三千人駐扎在城西北面十里處的麥子原，都據高地爲陣。完顔璋率本部兵列陣於城西。姚良輔從北嶺出兵，先派一萬人進攻許里阿補，自己率兵九萬人布置在麥子原下，用劍盾、行馬捍衛，外列騎兵，步兵居中，敢死隊士兵站在行馬間，手持大刀，分成八個陣，而另派騎兵二千人襲擊完顔璋的軍隊。完顔璋正出來迎戰，習尼列來報告説："宋的重兵都在麥子原了。"完顔璋派萬户特里失烏也率押軍猛安奚慶喜、照撒的軍隊二千人援助許里阿補，派撒屋出、崔尹率兵二千人增援習尼列。許里阿補和宋人交戰，很久，纔打敗宋人。在麥子原的宋兵最强，習尼列和移剌補、奥屯撒屋出、崔尹、僕根撒屈出率兵五千人沿壕設伏，其餘的士兵都捨馬徒步作戰，攻打敵人前行騎兵，打跑了他們。於是，用長槍衝擊行馬以前的敵軍，用强弓射擊行馬後的敵軍。姚良輔的軍隊稍退，習尼列乘勝揮兵，打亂敵軍的行馬，攻破七陣。姚良輔又整兵出戰，習尼列略微退兵，而完顔璋已攻破城下宋兵，和習尼列會師。派僕根率伏兵襲擊姚良輔。習尼列也整兵和敵軍交戰，奮力攻擊，大破姚良輔的軍隊，殺敵一萬多人，墜落壕溝中而死的敵兵不可勝數，鎖足行馬全部被消滅，繳獲鎧甲二萬多，武器與此相稱。姚良輔也身受兩傷逃離。於是包圍原州，在西城墻上打洞，城塌，宋人晚上逃去。完顔璋等進入原州。宋守軍在寶雞以西，獲知消息後都從散關逃離。

以西，聞之皆自散關遁去。

京兆尹烏延蒲离黑、丹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已去德順州，宋吳璘復據之，都監合喜以璋權都統，與習尼列將兵二萬救德順。璋率騎兵前行，與璘騎兵二萬戰于張義堡遂沙山下，敗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遇隘不得前，斬首數十級。璋至德順，璘據城北險要爲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可三里許。兩軍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已據城北岡阜，與其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陽却，城中出兵來追，璋反旆與戰，大敗之。合喜遣統軍都監泥河以兵七千來會，與璘軍復戰，敗之。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栅，璋與習尼列、泥河議曰："敵若據東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習尼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恃濠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習尼列追擊之。璘城北營兵可六千人，登北岡來戰，璋之漢軍少却，傷者二百人。璘遂焚璋軍攻城具，璋率移剌補猛安兵逾北岡擊走之。璘軍隔小塹射璋軍，移剌補少却，習尼列望見北原火發，乃止攻東山堡，亟與將士來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劉安漢軍三百人擊敗之。璘軍皆走險，璘以軍三萬據險作三陣，皆環以劍盾、行馬。璋遣萬户石抹迭勒由別路自後擊之，特里失烏也、移剌補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强弓射之，璘兵大敗，墮溝壑者甚衆。璋軍度澗追之，斬數千級而還。

璘軍雖敗，猶恃其衆，都監合喜使武威軍副總管夾古查剌來問策。諸將皆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我退軍平凉，彼必棄險就平地，然後可圖也。"璋曰："不然。彼恃其衆，非

京兆尹烏延蒲离黑、丹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已離開德順州，宋吳璘又占據了該州，都監合喜以完顏璋代任都統，和習尼列率兵二萬人救德順州。完顏璋率騎兵先行，在張義堡遂沙山和吳璘的騎兵二萬人交戰，打敗吳璘軍，追擊敗逃的宋軍四十多里。吳璘軍遇上險隘不能前進，斬殺幾十人。完顏璋到德順，吳璘占據城北險要地方爲營，完顏璋也建軍營和吳璘相對，大約相距三里左右。兩軍在城東遭遇，共五次交戰，吳璘軍敗逃，完顏璋追到城下。吳璘軍占據城北山岡後，和他在城上的軍隊相應，用箭夾射完顏璋軍。完顏璋軍假裝退却，城中出兵追擊，完顏璋掉轉軍隊與他們作戰，大敗吳璘軍。合喜派統軍都監泥河率兵七千人來會師，又和吳璘軍交戰，打敗敵軍。吳璘派兵占據東山堡，想建栅欄，完顏璋和習尼烈、泥河商議說："敵人如果占據東山堡，這城就不能攻下，應猛攻他們。"於是完顏璋先據要地，習尼列率兵逼近東山堡，吳璘軍依仗濠溝抵抗，短兵相接，吳璘軍退逃，習尼列追擊。吳璘在城北軍營中的士兵約六千人，登上北岡來交戰，完顏璋的漢軍稍稍退却，二百人受傷。吳璘於是焚毁完顏璋軍的攻城器具，完顏璋率移剌補猛安兵越過北岡打跑敵兵。吳璘軍隔着小溝向完顏璋軍射箭，移剌補猛安兵略微退却，習尼列望見北原起火，於是停止攻打東山堡，急忙和將士們趕來，率擅長射箭的人衝在前，率劉安的漢兵三百人打敗敵軍。吳璘的軍隊都逃往險地，吳璘率軍三萬人據險擺開三個戰陣，都用劍盾、行馬環護。完顏璋派萬户石抹迭勒從另一條路的後面攻打，特里失烏也、移剌補率二千人在敵軍前面，用强弓射擊，吳璘軍大敗，墜落在壕溝山谷中的人很多。完顏璋軍渡水追擊，殺敵幾千人而回。

吳璘軍雖被打敗，仍仗恃人多勢衆，都監合喜派武威軍副總管夾古查剌來詢問計策。將領們都說："吳璘仗恃險要地勢，不善於野戰，我們如果退兵到平凉，他們一定會放棄險要地勢而到平地，然後可以謀取。"完顏璋說："不是這樣。

特恃險也。昔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彼軍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則如之何。”查剌還報，合喜於是親率四萬人赴之。吴璘詰旦乘陰霧晦冥分兵四道來襲，戰于城東，離而復合者數四。漢軍千户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奮擊之，璘軍陣動。璋乘勝踵擊，璘軍復敗，追至北岡，璘走險，璋急擊之，殺略殆盡。璘分半軍守秦州，合喜駐軍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引歸。

宋經略使荆皋以步騎三萬自德順西去，璋以兵八千、習尼列以兵五千追擊之。習尼列兵乃出其前，還自赤觜，遇其前鋒，敗之于高赤崖下。復與其中軍戰，自日昃至暮，乃罷。荆皋乘夜來襲營，爲退軍八十里。明日，習尼列追之。璋兵至上八節，宋兵據險爲陣，璋捨馬步戰，地險不得接，相拒至曙。宋兵動，璋乘之，追至甘谷城，習尼列兵亦至，宋兵宵遁，璋遂班師。習尼列追至伏羌城，不及而還。

上使御史中丞達吉視諸軍功狀，達吉舊與璋有隙，故損其功。詔璋將士賞比諸軍半之，璋兼陝西路都統，進官一階。及元帥府上功，璋居多，詔達吉削官兩階，杖八十，解職。上復賞璋及將士如諸軍，以璋爲西北路招討使。召爲元帥左都監，兼安化軍節度使，賜以弓矢衣帶佩刀。改益都尹，左都監如故。

宋人棄海州遁去，焚官民廬舍且盡。璋至海州，得所棄糧三萬六千餘石，安集其人，復其屯戍。五年，宋人約和，罷三路都統，復置陝西路統軍司，璋爲統軍使。上曰：“監軍合

他們仗恃人多，不衹是仗恃地險。過去有人説，‘寧願放棄千軍萬馬，也不拋棄一寸土地’，因此退兵不如增兵。如果我們退兵平涼，敵軍深入我境，修築堡壘來抗拒我們，那怎麽辦呢?”查剌回去報告，合喜於是親自率領四萬人趕來。吴璘軍在黎明趁陰霧瀰漫分兵四路來襲擊，在城東作戰，離散而又合聚多次。漢軍千户李展率領手下兵衝鋒在前奮力攻擊，吴璘軍戰陣騷動。完顔璋乘勝跟在後面攻擊，吴璘軍又被打敗，追到北岡，吴璘向險要地方逃走，完顔璋猛打他們，幾乎把他們全部消滅。吴璘分出一半軍隊守秦州，合喜駐軍在水洛城東，從六盤山到石山頭分兵把守，截斷敵軍的糧道。吴璘於是引兵撤回。

宋經略使荆皋率步騎兵三萬人從德順西去，完顔璋率兵八千人、習尼列率兵五千人追擊。習尼列的軍隊就趕到宋軍的前面，從赤觜返回，遇到宋軍前鋒，在高赤崖下將他們打敗。又和敵人中軍交戰，從太陽西斜到天黑，纔停戰。荆皋趁夜晚來襲擊軍營，因此退兵八十里。第二天，習尼列追趕宋軍。完顔璋軍到達上八節，宋軍據險爲陣，完顔璋軍捨馬徒步作戰，地勢險要不能接近敵人，相拒到天亮。宋兵騷動，完顔璋抓住機會，追到甘谷城，習尼列的軍隊也到了，宋兵趁夜逃去，完顔璋於是回師。習尼列追到伏羌城，没追上返回。

皇上派御史中丞達吉視察各軍立功情況，達吉過去和完顔璋有矛盾，因此貶低他的功勞。詔令對完顔璋軍將士的賞賜衹有其餘各軍的一半，完顔璋兼陝西路都統，進官一階。到元帥府上報軍功時，完顔璋的功勞最多，下詔削減達吉的官階兩級，杖罰八十，解除職務。皇上重新按照各軍的規格賞賜完顔璋及其將士，任完顔璋爲西北路招討使。召爲元帥左都監，兼安化軍節度使，賜給弓箭衣帶佩刀。改任益都尹，左都監依舊。

宋人棄海州逃離，幾乎把官民房舍燒光。完顔璋到達海州，得到宋人棄下的糧食三萬六千多石，安置百姓，恢復屯戍。五年，宋人請和，撤銷三路都統，重新設置陝西路統軍司，完顔璋任統軍使。皇上説：“監軍合喜已年老，因此授予

喜年老，故授卿此職。邊境無事，且召卿矣。”以本官兼京兆尹。

你這個職位。如果邊境無事，就將你召回。”以本官兼任京兆尹。

召爲御史大夫。璋奏：“竊觀文武百官有相爲朋黨者，今在臺自臣外無女直人，乞不限資考，量材奏擬。”上曰：“朋黨爲誰，即糾治之。朕選女直人，未得其人，豈以資考爲限，論其人材而已。”頃之，璋奏曰：“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太宗皇帝奄定宋土，自古帝王之興，必稱受命，當製‘大金受命之寶’，以明示萬世。”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乃遣使夏國市玉，十八年，受命寶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上御正殿。

召入朝任御史大夫。完顏璋上奏説：“我看文武百官有的結爲黨羽，現在御史臺的官除我外没有女真人，請求不拘限資歷，量才任用。”皇上説：“誰結爲黨羽，就查治誰。我挑選過女真人，没有得到合適的人選，哪裏是以資歷爲限，論人才罷了。”不久，完顏璋上奏説：“太祖武元皇帝接受上天明命，太宗皇帝很快平定宋境，自古以來帝王興起，必稱是承受天命，應造‘大金受命之寶’，以顯明萬世。”皇上説：“你的話正合我意。”於是派人出使夏國買玉，十八年，受命寶製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皇上親臨正殿。

十三年，改大興尹，爲賀宋正旦使。璋受命使宋，既行，上遣人馳諭璋曰：“宋人若不遵舊禮，慎勿付書。如不令卿等入見，即持書歸。若迫而取之，亦勿赴宴，其回書及禮物一切勿受。”璋至臨安，宋人請以太子接書，不從。宋人就館迫取書，璋與之，且赴宴，多受禮物。有司以聞，上怒，欲置之極刑。左丞相良弼奏曰：“璋爲將，大破宋軍，宋人仇之久矣。將因此陷之死地，未可知也。今若殺璋，或者墮其計中耳。”上以爲然，乃杖璋百五十，除名，副使客省使高翊杖百，没入其所受禮物。

十三年，改任大興尹，爲賀宋正旦使。完顏璋奉命出使宋，出發後，皇上派人馳馬告諭完顏璋説：“如果宋人不守舊禮，就千萬不要把信交給他們。如果不讓你們入見，就把信帶回來。如果他們逼取書信，也不要赴宴，他們的回信和禮物一概不收。”完顏璋到達臨安，宋人請求讓太子接信，不同意。宋人到館舍逼取書信，完顏璋給了他們，并且赴宴，接受很多禮物。官府上報，皇上發怒，想將完顏璋處以極刑。左丞相良弼説：“完顏璋做將領時，大敗宋軍，宋人恨他很久了。想藉此把他置之死地，也未可知。現在如果殺了完顏璋，或許正落入他們的圈套中。”皇上認爲對，於是杖打完顏璋一百五十下，開除公職，杖打副使客省使高翊一百下，没收所收禮物。

後歲餘，上念璋有征伐功，起爲景州刺史，遷武定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蒲底山拏兀魯河謀克，改臨洮尹。十九年，卒。

後一年多，皇上想到完顏璋有征戰功勞，起用他爲景州刺史，遷武定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蒲底山拏兀魯河謀克，改任臨洮尹。十九年，去世。

完顏昂

鄆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常從太祖征伐。天輔六年，昂與稍喝以兵四千監護諸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聞之，

鄆王完顏昂，本名叫吾都補，是世祖最小的兒子。常跟隨太祖征戰。天輔六年，完顏昂和稍喝率兵四千人監護各部投降的人，把他們安置在嶺東，就地率兵守臨潢府。完顏昂不善於安撫、管理，投降的人受苦，很多人叛逃。皇上獲

使出里底戒諭昂。已過上京，諸部皆叛去，惟章愍宫、小室韋二部達内地。詔諳版勃極烈吴乞買曰："比遣昂徙諸部，多致怨叛，稍喝駐兵不與討襲，致使降人復歸遼主，違命失衆，當置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是時，太宗居守，辭不失副之，辭不失勸太宗因國慶可薄其罰，於是杖昂七十，拘之泰州，而殺稍喝。

天會六年，權元帥左都監。十五年，爲西京留守。天眷三年，爲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詔昂署銜帶"皇叔祖"字，封鄆王。是歲，薨。

子鄭家、鶴壽。鶴壽累官耶魯瓦群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難，語在《忠義傳》。

完顔鄭家

鄭家，皇統初，以宗室子授定遠大將軍，除磁州刺史。天德間，爲右諫議大夫，累遷會寧尹、安化軍節度使，改益都尹。海陵伐宋，爲浙東道副統制，與工部尚書蘇保衡以舟師自海道趨臨安，至松林島阻風，泊島間。詰旦，舟人望見敵舟，請爲備。鄭家問："去此幾何?"舟人曰："以水路測之，且三百里。風迅，行即至矣。"鄭家不曉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頃，敵果至，見我軍無備，即以火炮擲之。鄭家顧見左右舟中皆火發，度不得脱，赴水死，時年四十一。

知後，派出里底告諭完顔昂。已過上京，各部都叛離，祇有章愍宫、小室韋二部到達内地。下詔對諳版勃極烈吴乞買説："近來派完顔昂遷移各部，導致很多人怨恨叛逃，稍喝按兵不動，不加以討伐襲擊，致使投降的人又回到遼主那裏，違背命令，損失很多人，應當處以重罰。如有所懷疑，就把他拘禁起來，等回師後定奪。"這時，太宗居守，辭不失爲副，辭不失勸太宗藉國家喜慶可以減輕對完顔昂的處罰，於是杖打完顔昂七十下，把他拘禁在泰州，而殺了稍喝。

天會六年，代理元帥左都監。十五年，任西京留守。天眷三年，任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詔令完顔昂的署銜加"皇叔祖"三字，封爲鄆王。這年，去世。

兒子鄭家、鶴壽。鶴壽官做到耶魯瓦群牧使，死於契丹撒八之難，記載在《忠義傳》中。

鄭家，皇統初年，因是宗室子弟授定遠大將軍，任磁州刺史。天德年間，任右諫議大夫，官升到會寧尹、安化軍節度使，改任益都尹。海陵王攻宋，任浙東道副統制，和工部尚書蘇保衡率水軍從海上奔赴臨安，到松林島時因風受阻，停泊在島中。黎明，水兵望見敵船，請求作防備。鄭家問："敵船離這裏多遠?"水兵説："按水路推測，約三百里。風大，很快敵船就會到。"鄭家不懂海路舟船的情況，不相信。不久，敵船果然到來，見我軍没有防備，就用火炮攻擊。鄭家望見左右船中都起火，估計不能脱身，就跳水自殺，當時四十一歲。

金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四

始祖以下諸子(下)

勗(本名烏野) (子)宗秀 隈可

宗室

胡十門 合住 (子)布輝 掴保 衷(本名醜漢)
齊(本名掃合) 朮魯 胡石改 宗賢(本名阿魯) 撻懶
卞(本名吾母) 𡇎(本名阿里刺) 弈(本名三寶) 阿喜

穆宗子

完顏勗

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輦鐸。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

完顏勗，字勉道，本名烏野，是穆宗的第五個兒子。喜好學問，國人稱他爲秀才。十六歲時，隨太祖攻打寧江州，隨宗望在石輦鐸襲擊遼帝。太宗繼位，把他從軍中召回，和他商計政事。宗翰、宗望平定汴州，接受宋帝投降。太宗派完顏勗去軍中慰勞他們。宗翰等人問他想要什麼。回答說：“祇喜歡書罷了。”載了幾車書回來。

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仿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録，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

女真人最初没有文字，到攻破遼時，俘獲契丹、漢人，纔懂契丹、漢字，於是子弟都學契丹、漢字。宗雄能在兩個月内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就依仿契丹字創製女真字。女真既然没有文字，也就不曾有記録，因此祖宗舊事都没有記載。宗翰喜好問詢女真老人，獲知很多祖宗遺事。太宗剛登位，恢復進士考試，而韓昉等人都在朝廷，文學之士逐漸受到提拔重用。天會六年，下詔書訪求祖宗遺事，爲編國史做準備，命令完顏勗和耶律迪越掌管這事。完顏勗等人采集

耶律迪越掌之。勗等采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别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

遺言舊事，從始祖以下十位皇帝，綜合爲三卷。凡是部族，既稱某部，又稱某水之某，又稱某鄉某村，以便識别。凡和契丹有往來和征伐各部，其中的奸謀詭計，一點都不隱瞞。記事有詳有略，都是如實記載。

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勗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户口，皆前世奸宄叛亡，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爲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强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爲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己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

自從太祖和高麗議和以來，所有逃入高麗的女真人都要被索取，以至十多年間，不斷索取。完顔勗上書勸諫説："我聽説德没有比使上帝歡樂更大的了，仁没有比施惠於百姓更重要的了。我們所索取的人口，都是前代作亂叛逃的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束的後代。先世安撫四境，但四境還没有臣服，自從先君和高麗交往，高麗獲知我們將壯大起來，因而纔説與我們同出一祖，稍稍親附。高麗既不同意，於是産生邊患，以致交戰，過了很久纔和好，大概有三十年。當時身强力壯的人現在都死了，他們的子孫安於當地的風俗，婚姻關係密切，如果我們不斷索取，他們固然不敢滯留，但骨肉分離，實在不是人們樂意的事。人心憂傷是很值得同情的，却一定要求爲己有，不過是受了妄分彼此的蒙蔽，不是一視同仁的大德。國家人口衆多，物産豐富，幅員萬里，不知要回這些人究竟有什麽好處。現在如果要不回來，我們用强兵勁旅奪回并不困難。但武器是凶器，戰争是危險的事，迫不得已然後纔用。高麗自稱藩國，進貢不缺，國家都臣屬我們了，百姓也不例外。聖人實行仁義，不責備小的過失，道理所在，不待終日。我認爲應當廣施惠及百姓的仁義，弘揚樂及上天的大德，停止徵索人口，那麽高麗不説那些人是他們的，就如從我國獲得了。"太祖同意了他的建議。

十五年，爲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磐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勗皆力辭不受。

十五年，任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與平定宗磐之難，賞賜很多，加儀同三司，在他的署銜前加上"皇叔祖"三字。完顔勗都極力推辭不接受。

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册文。上召勗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實録》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左丞

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册文。皇上召完顔勗到便殿飲酒，把玉帶賜給他。撰成《祖宗實録》，共三卷，進上，皇上燒香站立接受它，分别賞賜。詔令在左丞完顔勗、平章政事弈的俸禄

勗、平章政事弈職俸外别給二品親王俸傔。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别給親王俸，皆異數也。宴群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起立，宰臣進曰："至尊爲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己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盡歡。俄同監修國史，進拜平章政事。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勗諫而止。

外另給二品親王俸禄。按舊的制度，皇帝的兄弟、兒子做親王的給二品俸禄，宗室成員封一字王的給三品俸禄，完顔勗等另給親王俸禄，都是特殊的恩典。在五雲樓宴集群臣，完顔勗進酒致謝。皇帝起身站立，宰臣上前説："至尊爲臣下多次起身，在禮儀上不妥。"皇上説："我委屈自己對待臣下，又有什麽妨害。"這天，皇上和臣子們極盡歡樂。不久完顔勗任同監修國史，晋升爲平章政事。光懿皇后的忌日，熙宗準備外出打獵，完顔勗勸阻了他。

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悦，賜以佩刀、玉帶、良馬。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能諫之。勗上疏諫，乃爲止酒。進拜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實録》二十卷，賜黄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五十端，絹百匹，通犀、玉鈎帶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魯國王。

熙宗在海島打獵，三天之間，親自射獲五隻老虎。完顔勗獻《東狩射虎賦》，皇上高興，賜給他佩刀、玉帶、好馬。他能用契丹文字寫詩作文，凡是游樂宴飲有可寫的，總是作詩表達心意。當時皇上天天和近臣酣飲，有時通宵達旦，没有人能諫阻。完顔勗上疏勸諫，皇上於是戒酒。晋升爲左丞相，兼侍中、監修依舊。八年，奏上《太祖實録》二十卷，賜給黄金八十兩，銀一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一百匹，通犀、玉鈎帶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授太保，領三省、領行臺依舊，封爲魯國王。

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强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九年，進拜太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簒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修如故。

完顔勗剛正寡言。海陵王正專權，很多朝臣依附他。一天，大臣聚議，海陵王後到，完顔勗當面斥責他説："我五十多歲了，還不敢遲到，你年輕强健，竟敢如此。"海陵王跪下道歉。九年，晋升爲太師，進封爲漢國王。海陵王簒權登位，對大臣施恩以便收買人心，封爲秦漢國王，領三省、監修依舊。

及宗本無罪誅，勗髭鬢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篤不言，表請愈切，海陵不懌，從之。以本官致仕，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與宗室俱遷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

到宗本無罪被殺時，完顔勗的頭髮鬍鬚一下全變白了，因而上表告老退休，海陵王不准許，賜給他玉帶，用辭旨優渥的詔書告諭他。命令宰臣凡有大事到他家去商議，他入朝時可以不下拜。完顔勗於是稱病重不説話，上表請求退休更加迫切，海陵王不高興，同意了。以原官退休，進封爲周宋國王。正隆元年，和宗室一起都遷到中都。二年，按規定降封爲金源郡王。去世，享年五十九歲。

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譜》及他文甚衆。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録》，其《射虎賦》詩文等篇什，可鏤版行之。"子宗秀。

撰定《女真郡望姓氏譜》和很多其他文章。大定二十年，下詔説："太師完顔勗寫的諫表詩文很有法度，我從登位以來不曾見過。他寫的諫表可載入《實録》，他的《射虎賦》等詩文，可刻版流傳。"兒子叫宗秀。

完顔宗秀

宗秀，字實甫，本名斯里忽。涉獵經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騎射，與平宗磐、宗雋之亂，授定遠大將軍，以宗磐世襲猛安授之。

宗秀，字實甫，本名叫斯里忽。涉獵經史，精通契丹大小字。擅長騎馬射箭，參加平定宗磐、宗雋之亂，授任定遠大將軍，把宗磐的世襲猛安授給他。

宗弼復取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前任使。宋將岳飛軍于亳、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遂與諸軍逆擊敗之。師還，爲太原尹，改婆速路統軍使，不受。高麗遣使以土産獻，却之。入爲刑部尚書，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學士。天德初，轉承旨，封宿國公，賜玉帶。歷平陽尹、昭義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歲，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贈金紫光禄大夫。

宗弼再次攻取河南，宗秀和海陵王都赴軍中效力。宋將岳飛駐軍在亳、宿之間，宗秀率步兵騎兵三千人扼守宋軍要道，於是和各軍迎擊打敗宋軍。回師，任太原尹，改任婆速路統軍使，不接受。高麗派使臣獻土産給他，推辭不受。入朝任刑部尚書，改任御史中丞，授翰林學士。天德初年，轉任承旨，封爲宿國公，賜給玉帶。歷任平陽尹、昭義軍節度使，封爲廣平郡王。正隆二年死在任上，享年四十二歲。這年，按規定降二品以上官的封爵，改贈金紫光禄大夫。

康宗子

完顔隈可

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謀良虎。次室温都氏生昭武大將軍同刮茁。次室僕散氏坐事早死，生龍虎衛上將軍隈可。

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謀良虎。次室温都氏生昭武大將軍同刮茁。次室僕散氏因事早死，生龍虎衛上將軍隈可。

隈可亦作偎喝，美髯鬚，勇健有材略。從太祖伐遼，取寧江州，戰出河店。天眷二年，授驃騎上將軍，除迭魯苾撒糺詳穩，遷忠順軍節度使、興平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入爲大宗正丞。四年，出爲昭德軍節度使。以兄謀良虎孫唤端合扎謀克餘户，授偎喝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屬世襲謀克。改德昌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曷速館節度使，

隈可也叫偎喝，鬚髮很美，勇猛剛健有才略。隨太祖攻伐遼，奪取寧江州，在出河店作戰。天眷二年，授任驃騎上將軍，任迭魯苾撒糺詳穩，遷忠順軍節度使、興平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入朝任大宗正丞。四年，出任昭德軍節度使。以哥哥謀良虎的孫子唤端的合扎謀克餘户，授偎喝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屬世襲謀克。改德昌軍節度使，封爲廣平郡王。正隆二年，按規定削奪王爵，改任曷速館節度使，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定元年，封爲宗國公，任勸農使，死在任

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國公，爲勸農使，卒官，年六十五。

上，享年六十五歲。

宗室

始祖兄弟三人，保活里之後爲神土懣、迪古乃，别有傳。

始祖兄弟三人，保活里的後代是神土懣、迪古乃，另有傳。

完顔胡十門

胡十門者，曷蘇館人也。父撻不野，事遼爲太尉。胡十門善漢語，通契丹大小字，勇而善戰。高永昌據東京，招曷蘇館人，衆畏高永昌兵强，且欲歸之。胡十門不肯從，召其族人謀曰："吾遠祖兄弟三人，同出高麗。今大聖皇帝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麗，自高麗歸于遼。吾與皇帝皆三祖之後。皇帝受命即大位，遼之敗亡有徵，吾豈能爲永昌之臣哉!"始祖兄阿古廼留高麗中，胡十門自言如此，蓋自謂阿古廼之後雲。於是率其族屬部衆詣撒改，烏蠢降，營于駞回山之下。永昌攻之，胡十門力戰不能敵，奔于撒改。及攻開州，胡十門以糧餉給軍。後攻保州，遼將以舟師遁，胡十門邀擊敗之，降其士卒。賞賜甚厚，以爲曷蘇館七部勃堇，給銀牌一、木牌三。天輔二年卒。贈監門衛上將軍，再贈驃騎衛上將軍。

胡十門是曷蘇館人。父親撻不野，在遼任太尉。胡十門善説漢話，精通契丹大小字，勇猛善戰。高永昌占據東京，招曷蘇館人，衆人畏懼高永昌兵强，將要歸附他。胡十門不肯答應，召集他的族人商議説："我的遠祖兄弟三人，同出高麗。現在大聖皇帝的祖父入了女真，我的祖父留在高麗，從高麗歸附遼。我和皇帝都是三祖的後代。皇帝受命登大位，遼的敗亡有了徵兆，我怎麼能做高永昌的臣子呢!"始祖的哥哥阿古廼留在高麗，胡十門自己説是這樣，自稱是阿古廼的後代。於是率領他的族屬部衆到撒改，烏蠢投降，駐營在駞回山下。高永昌攻打他，胡十門奮力作戰不能抵禦，於是逃奔撒改。到攻開州時，胡十門用糧食供給軍隊。後來攻打保州，遼軍將乘船逃跑，胡十門攔擊打敗他們，收降他們的士兵。賞賜很厚重，任他爲曷蘇館七部勃堇，發給一面銀牌、三面木牌。天輔二年去世。贈監門衛上將軍，再贈驃騎衛上將軍。

子鉤室，嘗從攻顯州，領四謀克軍，破梁魚務，功最，以其父所管七部爲曷蘇館都勃堇。

兒子鉤室，曾跟隨攻打顯州，率領四謀克軍，攻破梁魚務，功勞最大，以他父親所管七部爲曷蘇館都勃堇。

完顔合住　*完顔布輝*

有合住者，亦稱始祖兄苗裔，但不知與胡十門相去幾從耳。

有個叫合住的，也稱是始祖哥哥的後代，但不知他和胡十門的關係相距多遠。

合住，曷速館苾里海水人也。仕遼，領辰、復二州漢人、渤海。

合住是曷速館苾里海水人。在遼做官，統領辰、復二州漢人、渤海人。

子蒲速越，襲父職，再遷静江中正軍節度使，佩金牌，爲曷速館女直部長。

兒子蒲速越，繼承父親的職位，再遷静江中正軍節度使，佩金牌，任曷速館女真部首領。

子余里也與胡十門同時歸朝，屢

兒子余里也和胡十門同時歸朝，多次用糧餉

以糧餉助伐高永昌及高麗、新羅。後從宗望伐宋，以功遷真定府路安撫使兼曹州防禦使，佩金牌。授苾里海水世襲猛安。

長子布輝，識女直、契丹、漢字，善騎射。年十八，宗弼選爲扎也，從阿里、蒲盧渾追宋康王于明州。睿宗聞其才，召置麾下，從經略山東、河北、陝西，襲其父猛安，授昭勇大將軍。海陵伐宋，以本猛安兵從，半道與南征萬户完顏福壽等俱亡歸，謁世宗于遼陽。

世宗即位，除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刑部侍郎斜哥爲都統，布輝副之，坐擅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財物，削兩階解職。未浹旬，世宗獻享山陵。兵部尚書可喜、昭毅大將軍斡論、中都同知完顏璋等謀反，欲因上謁山陵舉事。斡論與布輝親舊，與之謀議，事具《可喜傳》。既知事不可成，乃與可喜、璋執斡論等上變。可喜不肯以始謀盡首，遂并誅之，而賞布輝、璋。除布輝濬州防禦使，累遷順天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七。

完顏㩉保

昭祖族人㩉保者，從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還至姑里甸，昭祖得疾，寢于村舍，洞無門扉，乃以車輪當門爲蔽，㩉保卧輪下爲捍禦。已而賊至，刃交於輪輻間。㩉保洞腹見膏，恐昭祖知之，乃然薪取膏以爲炙，問之，以他肉對。昭祖心知之，遂中夜啓行。

完顏衷

衷，本名醜漢，中都司屬司人，世祖曾孫。祖霸合布里封鄆王，父悟烈官至特進。大定中，收充閤門祇候，授代州宣鋭軍都指揮使。歲旱，

協助討伐高永昌和高麗、新羅。後來隨宗望攻宋，因功遷真定府路安撫使兼曹州防禦使，佩金牌。授苾里海水世襲猛安。

長子布輝，認識女真、契丹、漢字，擅長騎馬射箭。十八歲時，宗弼選他任扎也，隨阿里、蒲盧渾追宋康王到明州。睿宗聽説他的才能，把他召到手下，隨睿宗略取山東、河北、陝西，繼承他父親的猛安，授任昭勇大將軍。海陵王攻宋，率本猛安兵跟隨前去，半路上和南征萬户完顏福壽等都逃回來，在遼陽拜見世宗。

世宗登位，任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刑部侍郎斜哥任都統，布輝任副都統，因擅自任命官吏、私用官府財物被治罪，削兩級官階，解除原職。不到十天，世宗在陵園獻祭。兵部尚書可喜、昭毅大將軍斡論、中都同知完顏璋等謀反，想趁皇上拜謁陵園之機起事。斡論和布輝是親信故舊，和他商議，事情見《可喜傳》。知道不能成事後，布輝就和可喜、完顏璋抓斡論等人上告變亂。可喜不願把開初的陰謀全部坦白，於是一并被誅殺，而獎賞布輝、完顏璋。任布輝爲濬州防禦使，多次遷官至順天軍節度使。退休後去世，享年六十七歲。

昭祖的族人㩉保，隨昭祖在青嶺、白山炫耀兵威。回到姑里甸，昭祖患病，住在村舍，屋門洞開無門板，就用車輪當門作掩蔽，㩉保躺在車輪旁作保護。不久賊兵來到，就在車輪間殺來殺去。㩉保的肚子被刺穿，露出肥脂，他怕昭祖知道，就點燃柴草割下肥脂來烤，昭祖問他，他用别的肉作回答。昭祖心中明白，於是在半夜出發。

完顏衷，本名醜漢，中都司屬司人，是世祖的曾孫。祖父霸合布里封鄆王，父親悟烈官至特進。大定年間，收充閤門祇候，授任代州宣鋭軍都指揮使。有一年天旱，州府委托他去五臺

州委禱雨于五臺靈潭，步致其水，雨隨下，人爲刻石紀之。四遷引進使，兼典客署令，改尚輦局使。扈從北幸，賜厩馬二以旌其勤。尋爲夏國王李仁孝封册使，歷寧海、蠡州刺史，入爲大睦親府丞。除順義軍節度使，陛辭，賜金幣，特寵異之。移鎮鎮西。泰和六年，致仕，卒。

靈潭求雨，他走到潭水邊，雨隨之而下，人們爲他刻石記載這事。四次升官至引進使，兼典客署令，改任尚輦局使。隨從皇上北巡，賜給他兩匹御馬表彰他的勤勞。不久任夏國王李仁孝封册使，歷任寧海、蠡州刺史，入朝任大睦親府丞。任順義軍節度使，上朝辭行，賜給金幣，表示對他特别的恩寵。改鎮鎮西。泰和六年，退休，去世。

衷孝悌貞謹，深悉本朝婚禮，皇族婚嫁每令衷相之。治復有能稱，其在寧海、蠡州，平賦役無擾，民立石頌遺愛。大安初，追贈輔國上將軍。

完顏衷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爲人正派，處事慎重。深通本朝婚禮，皇族的婚嫁大事常讓他操辦。治政上也有能幹的聲譽，他在寧海、蠡州，平均賦役，百姓無憂，百姓立碑頌揚他的遺恩。大安初年，追贈爲輔國上將軍。

完顏齊

齊，本名掃合，穆宗曾孫。父胡八魯，寧州刺史。大定中，以族次充司屬司將軍，授同知復州軍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上諭曰："本朝以來，未嘗有内族爲六部郎官者，以卿歷職廉能，故授之。"先是，復州合厮罕關地方七百餘里，因圍獵，禁民樵捕。齊言其地肥衍，令賦民開種則公私有益。上然之，爲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厮罕猛安。

完顏齊，本名掃合，是穆宗的曾孫。父親胡八魯，是寧州刺史。大定年間，按族次充任司屬司將軍，授同知復州軍州事，多次升官至刑部員外郎。皇上告諭他説："本朝以來，不曾有内族任六部郎官的，因你在職廉潔能幹，所以授予你。"這之前，復州合厮罕關方圓七百多里，因圍獵，禁止百姓打柴捕獵。完顏齊説這地方土地肥沃，租給百姓耕種對公私都有利。皇上認爲對，爲此解除禁令。隨即統領百姓居住，田産收獲很豐厚，因而給這地方取名叫合厮罕猛安。

章宗立，改户部員外郎，出爲磁州刺史，治以寬簡，未嘗留獄。屬邑武安，有道士視觀宇不謹，吏民爲請鄰郡王師者代主之。道士忿奪其利，告王私置禁銅器，法當徒。縣令惡其爲人，反坐之，具獄上。齊審其誣。又以王有德，不忍坐之，問同僚，無以對。齊曰："道士同請即同居也，當准首，俱釋其罪。"其寬明有體，皆此類也。

章宗登位，改任户部員外郎，出任磁州刺史，以寬宏簡約治理政事，不曾有滯留的獄案。屬縣武安，有個道士主持觀宇事務不審慎，官吏百姓因此請鄰郡王師代管。道士對剥奪了他的利益很氣憤，告王師私下購置禁止的銅器，依法當判徒刑。縣令討厭道士的爲人，反而判道士有罪，準備好獄案上報。完顏齊察知縣令獄案不真實。又因王師有德於民，不忍處治，詢問同僚的意見，都無話以對。完顏齊説："道士同被請也就是同居此職，應准他們自首，都免他們的罪。"他寬明得體，都是這一類的事。

磁，名郡，刺史皆朝廷遴選，郡人以前政有聲如劉徽柔、程輝、高德裕皆不及也。河北提刑司以治狀聞。

磁州，是個名郡，刺史都是朝廷選派的，以前治郡有政聲的如劉徽柔、程輝、高德裕都比不上他。河北提刑司把他的政績上報。明昌三年，

明昌三年，始議置諸王傅，頗難其選，乃以齊傅兗王。王將至任郡，猛安迎接，齊峻却之。王怪問故，曰："王國藩輔，猛安皆總戎職，於王何利焉，却之以遠嫌也。"王悅服。王府家奴爲不法，輒發還本猛安，終更無敢犯者。

初議設置諸王傅的事，對人選感到很爲難，於是以完顏齊爲兗王傅。兗王將到任職的郡中，猛安來迎接，完顏齊堅决不讓他們迎接。兗王感到奇怪，問他這是什麽緣故，完顏齊説："王國是藩輔國，猛安都掌管着兵權，對王有什麽好處呢，不讓他們迎接，以便避開嫌疑。"兗王心悦誠服。有做違法之事的王府家奴，就把他們遣送回原來所在猛安，直到他離任時，再没有敢違法的了。

明年，授山東東、西路副統軍，兼同知益都府事。有惠愛，郡人爲之立碑。轉彰化軍節度使。六年，移利涉軍。召見，勞慰有加。詔留守上京。承安二年，致仕，卒。齊明法識治體，所至有聲，内族中與丞相承暉并稱云。

第二年，授任山東東路山東西路副統軍，兼同知益都府事。對百姓有恩義，郡中人爲他立碑。轉彰化軍節度使。六年，調任利涉軍。皇上召見他，特加慰勞。詔令他留守上京。承安二年，退休，去世。完顏齊懂法律，瞭解治政的根本，所到之處都有政績，在皇族中他和丞相承暉齊名。

完顏术魯

术魯，宗室子。從鄭王斡賽敗高麗于曷懶，取亞魯城，克寧江州，取黄龍府。出河店之役、達魯古城之役、護步荅岡之役皆力戰有功。東京降，爲本路招安副使。敗遼兵，破同刮營。蘇州漢民叛走，术魯追復之，以功爲謀克。天輔四年卒，年四十一。皇統中，贈鎮國上將軍。

术魯是宗室子弟。隨鄭王斡賽在曷懶打敗高麗，攻取亞魯城，攻克寧江州，奪取黄龍府。在出河店之戰、達魯古城之戰、護步荅岡之戰中都奮力作戰有功。東京投降，任東京路招安副使。打敗遼兵，攻破同刮營。蘇州漢民叛逃，术魯追回他們，因功任謀克。天輔四年去世，享年四十一歲。皇統中，追贈爲鎮國上將軍。

完顏胡石改

胡石改，宗室子也。從太祖攻寧江，敗遼兵於達魯古城，破遼主親兵，皆有功。遼軍來援濟州，胡石改與其兄實古乃以兵迎擊，敗之。還攻濟州，中流矢，戰益力，克其城。軍中稱其勇。從攻春、泰州，降之，并降境内諸部族，其不降者皆攻拔之。遼主西走，胡石改追至中京，獲其宫人、輜重凡八百兩。

胡石改是宗室子弟。隨太祖攻打寧江，在達魯古城打敗遼兵，攻破遼主的親兵，都有戰功。遼軍趕來援救濟州，胡石改和他哥哥實古乃率兵迎擊，打敗遼軍。返回攻打濟州時，中流矢，更加奮力作戰，攻克濟州城。軍中稱贊他的勇敢。跟隨攻打春州、泰州，降服這兩個州，同時降服境内各部族，全部攻克了不投降的部族。遼主向西逃跑，胡石改追到中京，俘獲宫女，繳獲運送物資的車輛總共八百輛。

有思泥古者，復以本部叛去，胡石改以兵五百追及之，獲其親屬部人以還。德州復叛，胡石改以兵五千克其城。從婁室擊敗敵兵二萬於歸化之南，并降歸化。從取居庸關，并燕之

有個叫思泥古的人，率本部叛離，胡石改率領五百士兵追上他，俘獲他的親屬部人返回。德州也反叛，胡石改率五千士兵攻克德州城。隨婁室在歸化南面打敗敵兵二萬人，并降服歸化。跟隨攻取居庸關，以及燕的屬縣和山谷中各屯。移

屬縣及其山谷諸屯。移失部既降，復叛去，胡石改引兵追及，戰敗之，俘獲甚衆。澤州諸部有逃者，皆追復之。又敗叛人於臨潢，誅其酋領而安撫其人民。

天眷二年，遷永定軍節度使，改武定軍，徙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卒，年六十八。

完顏宗賢

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從宗望復取之。爲内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内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秉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爲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

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盗司執數人至府，宗賢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獄具矣。"宗賢閲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冤。"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歷廣寧尹，封廣平郡王。改崇義軍節度使，兼領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奪王爵，加金紫光禄大夫，改臨海軍。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賢率諸宗室見於遼陽，除同簽大宗正事，封景國公，致仕。起爲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復致仕，卒。

失部投降後，又叛逃，胡石改率兵追上，打敗他們，俘獲很多人。澤州各部有逃跑的，都被他追回，又在臨潢打敗反叛的人，殺掉他們的首領而安撫百姓。

天眷二年，遷永定軍節度使，改武定軍，調任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予世襲猛安。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宗賢，本名叫阿魯。太祖攻伐遼，跟隨攻打寧江州、臨潢府。太宗代理國政，選他在身邊侍奉，很受信任。臨潢府又反叛，隨宗望再次奪取。任内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爲政寬厚簡易，境内得到很好的治理。任滿後，成百上千的士民一起到朝廷請求讓他留任。到他改任武定軍時，百姓扶老携幼送他幾十里，痛哭離去。改永定軍。秉德查訪官吏政績，士民手捧水盆、鏡子，上前下拜説："使君廉明清直同水、鏡一樣，百姓確實依靠他。"秉德説："我聽説郡中官吏廉潔能幹如同一人，你們認爲如何?"衆人回答説："他們的公勤清儉都是效法使君罷了。"秉德因而對宗賢説："人們稱你善於治政，當在甲乙等，你果然是位賢明的使君。"因此越級升遷兩階。

天德初年，授任世襲謀克，騎驛馬召他。雄州父老鄉親一起在公署拉着青繩，懸挂明鏡，老幼盈門，三天過後纔得以離開。封爲定國公，再任忠順軍節度使，賜給玉帶。捕盗司抓了幾個人到府上，宗賢問道："罪狀是否弄清楚了?"回答説："獄案齊備了。"宗賢翻閲獄案，對僚佐們説："我看這些人一定很冤枉。"没過幾天，果然抓到真正的盗賊，人們佩服他的精明。改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歷任廣寧尹，封爲廣平郡王。改任崇義軍節度使，兼領北京宗室事。按正隆時的規定削奪王爵，加金紫光禄大夫，改臨海軍。大定初年，派使臣召他。宗賢率各宗室到遼陽進見，任同簽大宗正事，封爲景國公，退休。起用他任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又退休，去世。

完顏撻懶

特進撻懶，宗室子。年十六，事太祖，未嘗去左右。出河店之役，太祖欲親戰，撻懶控其馬而止之曰："主君何爲輕敵。臣請效力。"即挺槍前，手殺七人。已而槍折，騎士曳而下者九人。太祖壯之曰："誠得此輩數十，雖萬衆不能當也。"及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一千陣于營外，太祖遣撻懶往擊之。撻懶衝出敵陣，大敗其衆。攻臨潢府、春、泰州、中、西二京，皆有功。天輔六年，授謀克。

天會四年，從伐宋，屢以功受賞。明年，再舉至汴。宗望聞宋人會諸路援兵于睢陽，遣撻懶與阿里刮將兵二千往拒之。敗其前鋒軍三萬于杞縣，又破三寨，擒宋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南路都統制隋師元及其三將并直孺二子，遂取拱州，降寧陵。復破二萬于睢陽，進取亳州。聞宋兵十萬且至，會宗望益兵四千，合擊，大敗之。其卒二千，陣而立，馳之不動，即麾軍去馬擊之，盡殪，擒其將石瑱而還。帥府嘉其功，賞賚優渥。睿宗駐兵熙州，分遣諸將略地。撻懶以軍五百入六盤山十六寨，降其官八十餘，民户四千，獲馬二千匹。

皇統中，累加銀青光禄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授世襲猛安。卒，年六十五。海陵遷諸陵於大房山，以撻懶嘗給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前。

特進撻懶是宗室子弟。十六歲時，事奉太祖，不曾離開太祖身邊。出河店之戰，太祖想親自參戰，撻懶拉住他的馬阻止他説："君主爲什麽輕敵。我請求效力。"隨即挺槍衝上前，親手殺死七名敵兵。不久槍折斷了，他徒手拉下九名敵人的騎兵。太祖贊賞他的英勇，説："真能得到這樣的人幾十個，即使千軍萬馬也不能抵擋。"到在達魯古城作戰時，遼兵一千人在軍營外擺開戰陣，太祖派撻懶去攻打他們。撻懶衝出敵陣，大敗敵軍。攻打臨潢府、春州、泰州、中京、西京，都有戰功。天輔六年，授謀克。

天會四年，跟隨攻宋，多次因功受賞。第二年，再次出兵到汴州。宗望聽説宋人會聚各路援兵到睢陽，派撻懶和阿里刮率兵兩千人前去抵禦。在杞縣打敗敵人前鋒軍三萬，又攻破三個寨子，活捉宋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南路都統制隋師元和他的三個將領以及胡直孺的兩個兒子，於是攻取拱州，收降寧陵。又在睢陽攻破宋軍二萬人，進取亳州。獲知宋兵十萬人將到，恰逢宗望增兵四千人，聯合攻擊，大敗宋軍。敵兵兩千人，擺陣而立，用騎兵衝擊他們，他們不動，就指揮軍隊下馬攻打他們，將他們全殲，活捉他們的將領石瑱返回。帥府嘉獎他的戰功，賞贈十分豐厚。睿宗在熙州駐兵，分派各將略取土地。撻懶率兵五百人進入六盤山十六寨，降服軍官八十多人，民户四千，繳獲馬兩千匹。

皇統中，加官至銀青光禄大夫。天德初年，加特進，授世襲猛安。去世，享年六十五歲。海陵王遷陵墓到大房山，因撻懶曾事奉太祖，命令爲他造石像，放在睿陵前。

完顏卞

卞，本名吾母，上京司屬司人，大定二年，收充護衛，積勞授彰化軍節度副使，入爲都水監丞，累遷中都、西京路提刑使，徙知歸德府、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奏卞前在都水監導河有勞，除北京留守。未幾，改知

完顏卞，本名吾母，上京司屬司人，大定二年，收充護衛，積累功勞授予彰化軍節度副使，入朝任都水監丞，多次遷官至中都、西京路提刑使，調知歸德府、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奏報完顏卞以前在都水監任職時引黄河水有功，官拜北京留守。不久，改知大興府事。當時傳言説，尚

大興府事。時有言，尚書左丞夾谷衡在軍不法，詔刑部問狀。事下大興府，卞輒令追攝，上以爲失體，杖四十。久之，乞致仕，不許。拜御史大夫。先是，左司諫赤盞高門上言，御史大夫久闕，憲紀不振，宜選剛正疾惡之人肅清庶務。上由是用卞。前時孫鐸、賈鉉俱爲尚書，鉉拜參知政事，而鐸再任，對賀客誦唐張在詩，有鬱鬱意。卞劾奏之，鐸坐降黜。既而復申前請，遂以金吾衛上將軍致仕，薨。

完顏賽

賽，本名阿里刺，隸上京司屬司。大定十年，以皇家近親，收充東宮護衛。轉十人長，授御院通進，從世宗幸上京。會皇太子守國薨，世宗以賽親密可委，特命與滕王府長史臺馳驛往護喪。時章宗爲金源郡王，亦留中都，且命賽等保護，諭之曰："郡王遭此家難，哀哭當以禮節之，飲食尤宜謹視。"世宗還都，遷符寶郎，除吏部郎中。

章宗即位，坐與御史大夫唐括貢爲壽，犯夜禁，奪官一階，罷。明昌元年，起爲同知棣州防禦使事，上書歷詆宰執。帝以小臣敢譏訕宰輔，杖八十，削一官，罷之，發還本猛安。明年，降授同知宣德州事。召授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四遷知大興府事，轉左右宣徽使。承安二年，拜尚書右丞，出爲泰定軍節度使，移知濟南府，卒。

完顏弈

弈，本名三寶，隸梅堅塞吾司屬司。大定七年，以近親充東宮護衛十人長，轉爲尚厩局使。章宗即位，遷左衛副將軍，累遷右副都點檢，兼提點尚厩局使。諭旨曰："汝非有過人

書左丞夾谷衡在軍中不守法，詔令刑部瞭解情況。事情下到大興府，完顏卞就命令追捕，皇上認爲有失國體，將他杖打四十。過了很久，請求退休，没有獲准。任爲御史大夫。這之前，左司諫赤盞高門進言説，御史大夫長期缺員，法紀不振，應當挑選剛强正直、疾惡如仇的人主持庶務。皇上因此任用完顏卞。以前孫鐸、賈鉉都任尚書，賈鉉升任爲參知政事，而孫鐸再任尚書，對祝賀他的賓客誦讀唐人張在的詩，有鬱鬱不得志之意。完顏卞彈劾他，孫鐸因此被貶降。不久又申請退休，於是以金吾衛上將軍退休，去世。

完顏賽，本名阿里刺，屬上京司屬司。大定十年，因爲是皇家近親，收充東宮護衛。轉任十人長，授御院通進，隨世宗到上京。恰逢皇太子守國喪，世宗因完顏賽親密可以托付，特命他和滕王府長史完顏賽騎驛馬去護喪。當時章宗爲金源郡王，也留在中都，準備命令完顏臺等人保護，告諭他們説："郡王遭受這樣的家難，哀哭應當用禮節制，飲食尤其應當小心從事。"世宗回都，遷符寶郎，任吏部郎中。

章宗登位，因與御史大夫唐括貢祝壽，違犯夜禁被判罪，削官一階，罷職。明昌元年，起任同知棣州防禦使事，上書一一批評宰執。皇帝因小臣竟敢譏刺宰輔，杖打他八十下，削官一階，罷職，遣回原猛安。第二年，降官授同知宣德州事。召授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四次遷官至知大興府事，轉任左右宣徽使。承安二年，拜爲尚書右丞，出任泰定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去世。

完顏弈，本名三寶，屬梅堅塞吾司屬司。大定七年，因是皇族近親，充任東宮護衛十人長，轉任尚厩局使。章宗登位，遷左衛副將軍，多次遷官至右副都點檢，兼提點尚厩局使。章宗告訴他説："你没有過人的才能，衹是因爲時間久了

才，第以久次遷授。當謹乃職，勿復有非違事，使朕聞之。”未幾，坐厩馬瘦，决三十。承安二年，改左副都點檢，兼職如舊。俄授同簽大睦親府事，卒。

纔給你升官。應當盡職，不要又做違法的事，讓我聽到。”不久，因厩馬太瘦坐罪，被杖打三十下。承安二年，改任左副都點檢，兼職依舊。不久授同簽大睦親府事，去世。

弈爲人貪鄙，數以贓敗，帝愛其能治圍場，故進而委信之。

完顏弈爲人貪婪鄙劣，多次因受賄而貶黜，皇帝看重他能管理好圍場，因此提拔并信用他。

完顏阿喜

阿喜，宗室子，好學問。襲父北京路笞栢山猛安，聽訟明决，人信而愛之。察廉能，除彰國軍節度副使，改上京留守判官。提刑司奏彰國軍治狀，遷同知速頻路節度事，改歸德軍，歷海、邳二州刺史，皆兼總押軍馬。

阿喜是宗室子弟，喜好學問。繼承父親的北京路笞栢山猛安，處理獄案精明果决，人們信任愛戴他。通過廉能考察，任彰國軍節度副使，改任上京留守判官。提刑司奏報他在彰國軍的治理情况，升同知速頻路節度事，改歸德軍，歷任海、邳二州刺史，都兼任總押軍馬。

宋統領劉文謙以兵犯宿遷，阿喜逆擊，破之。復破戚春、夏興國舟兵萬餘人，斬夏興國于陣。遷鎮國上將軍，再賜銀幣，爲元帥左監軍紇石列執中前鋒。渡淮，破寶應、天長二縣。師還，遷同知歸德府事，改泗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大安二年，改華州防禦使，遷鎮南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大名府，充馬軍都提控，歷横海、安化軍節度使，充宣差山東路左翼都提控。尋知濟南府事，徙沁南軍節度使，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卒。

宋統領劉文謙率兵侵犯宿遷，阿喜迎擊，攻破宋軍。又攻破戚春、夏興國水兵一萬多人，在戰場上斬殺夏興國。升鎮國上將軍，又被賞賜銀幣，任元帥左監軍紇石列執中的前鋒。渡過淮河，攻破寶應、天長二縣。回師，升同知歸德府事，改任泗州防禦使。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起任復官。大定二年，改任華州防禦使，升鎮南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大名府，充任馬軍都提控，歷任横海、安化軍節度使，充任宣差山東路左翼都提控。不久知濟南府事，調任沁南軍節度使，遷河南統軍使，兼任昌武軍節度使，去世。

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爲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爲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贊曰：金的各宗室，從始祖到康宗共八代。獻祖移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遷到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是就居處而言。完顏十二部，都以部名爲姓氏，宣宗下詔給宗室都寫姓氏，但也有部人以部爲氏，并非宗室同姓的，於是就不能分辨了。

金史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

石顯　桓赧（弟）散達　烏春　温敦蒲剌（附）　臘醅（弟）麻產
鈍恩　留可　阿疎　奚王回离保

石顯

石顯，孩懶水烏林荅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石顯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没于逼剌紀村，部人以柩歸，至孩懶水，石顯與完顏部窩忽窩出邀於路，攻而奪之柩，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爲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告于蒲馬太彎，與馬紀嶺劾保村完顏部蒙葛巴土等募軍追及之，與戰，復得柩。衆推景祖爲諸部長，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五國皆從服。

石顯，孩懶水烏林荅部人。昭祖用法令管束各部，石顯囂張不可控制。當昭祖死在逼剌紀村，部人送回他的靈柩，走到孩懶水，石顯和完顏部窩忽窩出在路上攔截，奪走靈柩，揚言說："你們認爲石魯能幹而推崇他，我現在得到他了。"昭祖手下的人報告蒲馬太彎，和馬紀嶺劾保村完顏部蒙葛巴土等招募軍隊追上石顯，和他交戰，又奪回靈柩。衆人推舉景祖爲各部首領，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五國都服從。

及遼使曷魯林牙來索逋人，石顯皆拒阻不聽命，景祖攻之，不能克。景祖自度不可以力取，遂以詭計取之。乃以石顯阻絶海東路請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絶鷹路？審無他意，遣其酋長來。"石顯使其長子婆諸刊入朝，曰："不敢違大國之命。"遼人厚賜遣還，謂婆諸刊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石顯信之，明年入見於春蒐，婆諸刊從。遼主謂石顯曰："罪惟在汝，不在汝子。"乃命婆諸刊還，而流石顯於邊地。蓋景祖以計除石顯而欲撫有其子與部人也。

遼的使臣曷魯林牙前來索取逃亡的人，石顯都予以拒絶，不聽命令，景祖攻打他，没能攻克。景祖估計不能靠武力戰勝石顯，於是設巧計謀取。因而以石顯阻絶海東路爲藉口向遼請求，遼帝派人斥責他説："你怎麽敢阻絶鷹路？如果確實没有别的用心，就派你們的酋長來。"石顯派他的長子婆諸刊入朝，説："不敢違抗大國的命令。"遼人重賞了他并且讓他回去，對婆諸刊説："你父親如果確實没有别的用心，應當親自來朝。"石顯相信了，第二年在春獵時入見，婆諸刊跟隨。遼主對石顯説："罪衹在你，不在你的兒子。"於是命令婆諸刊回去，而把石顯流放到邊地。這是景祖既設計除掉了石顯而又想安撫他的兒子和部人。

婆諸刊蓄怨未發，會活剌渾水

婆諸刊的蓄怨還没得到發泄，恰逢活剌渾水

紇石烈部臘醅、麻産起兵，婆諸刊往從之。及敗於暮稜水，麻産先遁去，婆諸刊與臘醅就擒，及其黨與，皆獻之遼主。久之，世祖復使人言曰："婆諸刊不還，則其部人自知罪重，因此恐懼，不肯歸服。"遼主以爲然，遂遣婆諸刊及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

紇石烈部臘醅、麻産起兵，婆諸刊去跟隨他們。在暮稜水被打敗時，麻産先逃離，婆諸刊和臘醅被俘，連同他們的黨羽，都被獻給遼主。過了很久，世祖又派人去說："如果婆諸刊不回來，那麽他的部人自感罪重，因此恐懼，不願歸服。"遼主認爲是這樣，於是將婆諸刊和前後所獻的罪人都遣返回來。

完顏桓赧 完顏散達

桓赧、散達兄弟者，國相雅達之子也。居完顏部邑屯村。雅達稱國相，不知其所從來。景祖嘗以幣與馬求國相於雅達，雅達許之。景祖得之，以命肅宗，其後撒改亦居是官焉。

桓赧、散達兄弟是國相雅達的兒子，住在完顏部邑屯村。稱雅達爲國相，不知道根據是什麽。景祖曾用錢幣和馬匹向雅達索求國相職位，雅達同意了。景祖得到國相一職後，用來任命肅宗，後來撒改也任該職。

桓赧兄弟嘗事景祖。世祖初，季父跋黑有異志，陰誘桓赧欲與爲亂。昭肅皇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行，遇桓赧、散達各被酒，言語紛争，遂相毆擊，舉刃相向。昭肅皇后親解之，乃止，自是謀益甚。

桓赧兄弟曾事奉景祖。世祖初年，叔父跋黑有二心，暗中引誘桓赧，想和他一道作亂。昭肅皇后去邑屯村，世祖、肅宗都隨行，恰逢桓赧、散達都喝醉了，言語紛争，相互毆打，舉刀相對。昭肅皇后親自爲他們調解，纔作罷，從此陰謀更多。

是時烏春、窩謀罕亦與跋黑相結，詭以烏不屯賣甲爲兵端，世祖不得已而與之和。間數年，烏春以其衆涉活論、來流二水，世祖親往拒之。桓赧、散達遂起兵。

這時烏春、窩謀罕也和跋黑相勾結，陰謀以烏不屯賣鎧甲引起兵端，世祖迫不得已而和他們講和。過了幾年，烏春率衆渡過活論、來流二水，世祖親自前去抵抗。桓赧、散達於是起兵。

肅宗以偏師拒桓赧、散達。世祖畏其合勢也，戒之曰："可和則和，否則戰。"至斡魯紺出水，既陣成列，肅宗使盆德勃堇議和。桓赧亦恃烏春之在北也，無和意。盆德報肅宗曰："敵欲戰。"或曰："戰地迫近村墟，雖勝不能盡敵，宜退軍誘之寬地。"肅宗惑之，乃令軍少却，未能成列。桓赧、散達乘之，肅宗敗焉。桓赧乘勝，大肆鈔略。是役也，烏春以久雨不能前，乃罷兵。

肅宗率偏師抵抗桓赧、散達。世祖怕他們聯合，告誡肅宗説："可和就和，不能和就打。"到了斡魯紺出水，列好戰陣，肅宗派盆德勃堇去議和。桓赧也仗恃烏春在北面，没有和意。盆德報告肅宗説："敵人想打。"有人説："戰地靠近村落，即使打勝了也不能全殲敵人，應當退兵把敵人引到開闊地。"肅宗迷惑不解，於是下令軍隊略退，未能成陣。桓赧、散達抓住機會，肅宗被打敗。桓赧乘勝大肆劫掠。這一戰，烏春因久雨不能前進，於是撤兵。

世祖聞肅宗敗，乃自將，經舍很、貼割兩水取桓赧、散達之家，桓

世祖得知肅宗戰敗，於是親自率兵，經舍很、貼割兩水奪取桓赧、散達的老家，桓赧、散

赧、散達不知也。世祖焚其所居，殺略百許人而還。未至軍，肅宗之軍又敗。世祖至，責讓肅宗失利之狀，使歡都、冶訶以本部七謀克助之，復遣人議和。桓赧、散達欲得盈歌之大赤馬、辭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不許，遂與不术魯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及混同江左右匹古敦水北諸部兵皆會，厚集爲陣，鳴鼓作氣馳騁。桓赧恃其衆，有必勝之心，下令曰："今天門開矣，悉以爾車自隨。凡烏古廼夫婦寶貨財産恣爾取之，有不從者俘略之而去。"於是婆多吐水裴滿部斡不勃堇附於世祖，桓赧等縱火焚之。斡不死，世祖厚撫其家，既定桓赧，以舊地還之。

達不知道。世祖焚毁他們的家，殺了百把人而回。還没回到軍中，肅宗的軍隊又被打敗。世祖到後，責問肅宗戰敗的情况，派歡都、冶訶率本部七謀克助戰，又派人議和。桓赧、散達想要盈歌的大赤馬、辭不失的紫騮馬，世祖不答應，於是和不术魯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以及混同江附近匹古敦水北各部兵會合，聚集大軍爲陣，鳴鼓振作士氣，戰馬馳騁。桓赧仗恃他人多勢衆，有必勝的信心，下令説："現在天門打開了，全部帶上你們的車子。凡是烏古廼夫婦的寶物財産任你們拿，有不願的人就搶走他們。"這時婆多吐水裴滿部斡不勃堇依附世祖，桓赧等人放火燒他。斡不被燒死，世祖優厚地撫恤他的家人，平定桓赧後，把舊地還給了他。

桓赧軍復來，蒲察部沙秖勃堇、胡補荅勃堇使阿喜間道來告，且問曰："寇將至，吾屬何以待之？"世祖復命曰："事至此，不及謀矣。以衆從之，自救可也，惟以旗幟自别耳。"每有兵至，則輒遣阿喜穿林潛來，令與畢察往還大道，即故潛往來林中路也。桓赧至北隘甸，世祖將出兵，聞跋黑食于䭾滿村死矣。乃沿安术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术烈速勃堇之衆而後戰。覘者來報曰："敵至矣。"世祖戒辭不失整軍速進，使待於脱豁改原。當是時，桓赧兵衆，世祖兵少，衆寡不敵。比世祖至軍，士氣衄甚。世祖心知之而不敢言，但令解甲少憩，以水洗面，飲麨水。頃之，士氣稍蘇息。是時，肅宗求救於遼，不在軍中。將戰，世祖屏人獨與穆宗私語，兵敗，則就與肅宗乞師以報仇。仍令穆宗勿預戰事，介馬以觀勝負，先圖去就。乃袒袖韔弓服矢，以緼袍下幅護前後心，三揚旗，三撾鼓，棄旗提劍，身爲軍鋒，盡鋭搏戰。桓赧

桓赧的軍隊又來，蒲察部沙秖勃堇、胡補荅勃堇派阿喜從小路來報告，并且問道："敵寇將到，我們怎樣對付？"世祖又下命令説："事情到這一步，來不及商量了。率領衆人，自救就行了，衹以旗幟來標明自己。"每當敵兵到來，就派阿喜暗中穿過森林悄悄來到世祖處，世祖令他仔細察看往來大道，也就是以前他悄悄往來的林中路。桓赧到達北隘甸，世祖準備出兵，聽説跋黑在䭾滿村進食時死去。於是沿着安术虎水前進，想一并得到海故术烈速勃堇的部衆然後再作戰。探子來報告説："敵人到了。"世祖令辭不失整頓軍隊迅速前進，讓他在脱豁改原待命。這時，桓赧兵多，世祖兵少，寡不敵衆。等世祖到軍中時，士氣十分低落。世祖心中明白而不敢説，衹是下令解甲稍事休息，用水洗臉，吃乾糧。不久，士氣稍微恢復。這時，肅宗向遼求救，不在軍中。快開戰時，世祖打發身邊的人離開，單獨和穆宗私談，如果兵敗，就讓他和肅宗一起去求兵報仇。同時令穆宗不要參戰，全副武裝以觀勝負，事先考慮去留。於是袒開衣袖，將弓放進弓袋，佩上箭，用緼袍的下幅護住前後心，三次揚旗，三次擊鼓，棄旗提劍，親爲前鋒，奮力搏戰。桓赧的步軍手持干盾挺進，世祖

步軍以干盾進，世祖之衆以長槍擊之，步軍大敗。辭不失從後奮擊之，桓赧之騎兵亦敗。世祖乘勝逐北，破多退水水爲之赤。世祖止軍勿追，盡獲所棄車甲馬牛軍實，以戰勝告于天地，頒所獲於將士，各以功爲差。

的軍隊用長槍攻擊他們，桓赧的步軍大敗。辭不失從敵軍背後奮擊，桓赧的騎兵也被打敗。世祖乘勝追擊逃兵，破多退水都被血染紅了。世祖停兵不再追，全部繳獲敵軍扔下的車甲馬牛和其他軍用物資，將戰勝的消息祭告天地，把繳獲的財物發給將士們，分别按功勞大小獎賞。

未幾，桓赧、散達俱以其屬來降。卜灰猶保撒阿辣村，招之不出。撒骨出據阿魯紺出村，世祖遣人與之議和，撒骨出謾言爲戲，答之曰："我本欲和，壯士巴的懣不肯和，泣而謂我曰：'若果與和，則美衣肥羊不可復得。'是以不敢從命。"遂縱兵俘略鄰近村墅。有人從道傍射之，中口死。

不久，桓赧、散達都率領他們的部衆來投降。卜灰仍保守撒阿辣村，世祖招降他，他不出來。撒骨出占據阿魯紺出村，世祖派人和他議和，撒骨出傲慢地開玩笑，回答説："我本來想和，但壯士巴的懣不願和，哭着對我説：'如果真的與他們講和，那麽美衣肥羊就不能再得到了。'因此不敢從命。"於是縱兵搶劫附近的村舍。有人從道旁用暗箭射他，他的嘴被射中而死去。

卜灰之屬曰石魯，石魯之母嫁于駞滿部達魯罕勃堇而爲之妾。達魯罕與族兄弟抹腮引勃堇俱事世祖，世祖欲間石魯於卜灰，謂達魯罕曰："汝之事我，不如抹腮引之堅固也。"蓋謂石魯母子一彼焉，一此焉，以此撼石魯。石魯聞之，遂殺卜灰而降。

卜灰的族屬叫石魯，石魯的母親嫁給駞滿部達魯罕勃堇做妾。達魯罕和他的同族兄弟抹腮引勃堇都事奉世祖，世祖想挑撥石魯和卜灰，對達魯罕説："你事奉我，不如抹腮引堅定可靠。"這是説石魯母子一人在那裏，一人在這裏，藉此動摇石魯。石魯聽説後，就殺了卜灰而投降。

石魯通於卜灰之妾，常懼得罪，及聞世祖言，惑之，使告于達魯罕曰："將殺卜灰而來，汝待我于江。"伺卜灰睡熟，剚刃於胸而殺之。追者急，白日露鼻匿水中，逮夜，至江，方游以濟。達魯罕使人待之，乃得免。久之，醉酒，而與達魯罕狠争，達魯罕殺之。

石魯和卜灰的妾私通，常常懼怕獲罪，得知世祖的話後，迷惑不解，派人告訴達魯罕説："我將殺了卜灰前來，你在江邊等我。"等到卜灰熟睡後，把刀刺進卜灰胸中殺了他。追石魯的人追得很緊，石魯白天露出鼻子藏在水中，晚上到了江邊，纔游渡過江。達魯罕派人接應他，他纔逃脱。過了很久，石魯喝醉酒，而和達魯罕激烈争吵，達魯罕殺了他。

烏春

烏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鍛鐵爲業。因歲歉，策杖負檐與其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以本業自給。既而知其果敢善斷，命爲本部長，仍遣族人盆德送歸舊部。盆德，烏春之甥也。

烏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打鐵爲業。因年成歉收，拄着手杖、挑着擔子和他的族屬前來歸附。景祖給他住處，讓他靠本業自謀生路。不久知道他果敢善斷，任命他爲本部長，同時派族人盆德送他回原部。盆德，是烏春的外甥。

世祖初嗣節度使，叔父跋黑陰懷覬覦，間誘桓赧、散達兄弟及烏春、

世祖剛繼任節度使時，叔父跋黑暗懷非分之想，暗中引誘桓赧、散達兄弟以及烏春、窩謀罕

窩謀罕等。烏春以跋黑居肘腋爲變，信之，由是頗貳於世祖，而虐用其部人。部人訴於世祖，世祖使人讓之曰：“吾父信任汝，以汝爲部長。今人告汝有實狀，殺無罪人，聽訟不平，自今不得復爾爲也。”烏春曰：“吾與汝父等輩舊人，汝爲長能幾日，干汝何事。”世祖内畏跋黑，恐群朋爲變，故曲意懷撫，而欲以婚姻結其歡心。使與約婚，烏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處，豈能生育。胡里改與女直豈可爲親也。”烏春欲發兵，而世祖待之如初，無以爲端。

等人。烏春因跋黑身居近要而作亂，就相信他能成功，因此對世祖頗有二心，而虐待他的部人。部人向世祖訴苦，世祖派人責備他說：“我父親信任你，讓你做部長。現在有人告你，證據確實，你殺没有罪的人，處理訴訟不公平，從今以後不能再這樣做了。”烏春說：“我和你父親是同輩老朋友，你能做幾天首領，干你什麼事！”世祖内心懼怕跋黑，怕他們結黨作亂，因此曲意安撫他們，而想用婚姻來取得他們的歡心。派人去與烏春定婚，烏春不願，笑着說：“與猪狗之子同處，怎能生兒育女。胡里改和女真怎能結親？”烏春想出兵，而世祖待他像過去一樣，使他没有藉口。

加古部烏不屯，亦鐵工也，以被甲九十來售。烏春聞之，使人來讓曰：“甲，吾甲也。來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輒取吾甲，其亟以歸我。”世祖曰：“彼以甲來市，吾與直而售之。”烏春曰：“汝不肯與我甲而爲和解，則使汝叔之子斜葛及厮勒來。”斜葛蓋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真肯議和者，將以有爲也，不欲遣。衆固請曰：“不遣則必用兵。”不得已，遣之。謂厮勒曰：“斜葛無害。彼且執汝矣，半途辭疾勿往。”既行，厮勒曰：“我疾作，將止不往。”斜葛曰：“吾亦不能獨往矣。”同行者强之使行。既見烏春，烏春與斜葛厚爲禮，而果執厮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殺汝。”世祖與其甲，厮勒乃得歸。烏春自此益無所憚。

加古部的烏不屯，也是個鐵匠，帶着九十副披甲來賣。烏春得知後，派人去責備世祖說：“甲，是我的甲。來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都是我的土地。爲什麼拿我的甲？趕快還我。”世祖說：“他拿甲來賣，我付錢買甲。”烏春說：“你不願還我的甲作和解，那就派你叔叔的兒子斜葛和厮勒來。”斜葛是跋黑的兒子。世祖估計他并非真有和意，將會有所行動，因此不想派斜葛和厮勒去。衆人執意請求說：“不派人去就必定會打仗。”不得已，派去了。世祖對厮勒說：“斜葛没有關係。他們要抓你，半路上托病不去。”出發後，厮勒說：“我發病，準備留下不去了。”斜葛說：“我也不能單獨去了。”同行的人强迫他去。見到烏春後，烏春對斜葛厚禮相待，果然抓了厮勒，說：“我們得到甲你就能活，否則殺了你。”世祖把甲給他們，厮勒纔回來。烏春從此更加肆無忌憚。

後數年，烏春舉兵來戰，道斜寸嶺，涉活論、來流水，舍於术虎部阿里矮村滓布乃勃堇家。是時十月中，大雨累晝夜不止，冰凘覆地，烏春不能進，乃引去。於是桓赧、散達亦舉兵。世祖自拒烏春，而使肅宗拒桓赧。已而烏春遇雨歸，叔父跋黑亦

過了幾年，烏春出兵來戰，途經斜寸嶺，渡過活論、來流水，住在术虎部阿里矮村滓布乃勃堇家。這時是十月中旬，連着幾個晝夜大雨不停，冰水覆地烏春不能前進，於是撤離。這時桓赧、散達也起兵。世祖親自抵抗烏春，而派肅宗抵抗桓赧。不久烏春遇雨返回，叔父跋黑也死了，因此世祖得以合力對付桓赧、散達，一戰就

死，故世祖得并力於桓赧、散達，一戰而遂敗之。

斡勒部人盃乃，舊事景祖，至是亦有他志，徙于南畢懇忒村，遂以縱火誣歡都，欲因此除去之，語在《歡都傳》中。世祖獲盃乃，釋其罪，盃乃終不自安，徙居吐窟村，與烏春、窩謀罕結約。烏春舉兵度嶺，世祖駐軍屋闢村以待之。進至蘇素海甸，兩軍皆陣，將戰，世祖不親戰，命肅宗以左軍戰，斜列、辭不失助之，徵異夢也。肅宗束緼縱火，大風從後起，火熾烈，時八月，野草尚青，火盡燎，烟焰張天。烏春軍在下風，肅宗自上風擊之，烏春大敗，復獲盃乃，獻于遼，而城蘇素海甸以據之。

紇石烈臘醅、麻產與世祖戰於野鵲水。世祖中四創，軍敗。臘醅使舊賊禿罕等過青嶺，見烏春，賂諸部與之交結。臘醅、麻產求助於烏春，烏春以姑里甸兵百十七人助之。世祖擒臘醅獻于遼主，并言烏春助兵之狀，仍以不修鷹道罪之。遼主使人至烏春問狀，烏春懼，乃爲譎言以告曰："未嘗與臘醅爲助也。德鄰石之北，姑里甸之民，所管不及此。"

臘醅既敗，世祖盡得烏春姑里甸助兵一百十七人，而使其卒長斡善、斡脱往招其衆，繼遣斜鉢勃堇撫定之。斜鉢不能訓齊其人，蒲察部故石、跋石等誘三百餘人入城，盡陷之。世祖治鷹道還，斜列來告，世祖使歡都爲都統，破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故石、跋石皆就擒。世祖自將過烏紀嶺，至窩謀海村，胡論加古部勝昆勃堇居，烏延部富者郭赧請分一軍由所部伐烏春，蓋以所部與烏春近，欲以自蔽故也。乃使斜列、躍盤以支軍道其所居，世祖自將大軍與歡

打敗了他們。

斡勒部人盃乃，過去事奉景祖，到這時也有二心，遷到南畢懇忒村，於是用縱火的罪名誣陷歡都，想藉此除掉他，記載在《歡都傳》中。世祖抓到盃乃，免了他的罪，盃乃終究不安心，遷居吐窟村，和烏春、窩謀罕結盟。烏春出兵度嶺，世祖駐軍屋闢村待戰。進軍到蘇素海甸時，兩軍都擺開陣勢，準備開戰，世祖不親自參戰，命令肅宗率左軍作戰，斜列、辭不失助戰，這是爲了驗證一個奇怪的夢。肅宗捆麻放火，大風從後起，火勢熾烈，當時是八月，野草還青，火全部燒掉野草，烟焰遮天。烏春軍處在下風，肅宗從上風攻打他們，烏春大敗，又抓獲盃乃，把他獻給遼，而在蘇素海甸築城據守。

紇石烈臘醅、麻產和世祖在野鵲水交戰。世祖身負四處傷，被打敗。臘醅派舊賊禿罕等越過青嶺，見烏春，賄賂各部和他交結。臘醅、麻產向烏春求救，烏春派姑里甸一百一十七名士兵援助他們。世祖擒獲臘醅獻給遼主，并報告烏春援兵的情況，仍用不修鷹道的罪名怪罪烏春。遼主派人到烏春那裏宣布罪狀，烏春害怕，於是就編謊話報告說："不曾援助臘醅。德鄰石北面，是姑里甸的百姓，不在我的管轄範圍内。"

臘醅被打敗後，世祖全部得到烏春姑里甸的援兵一百一十七人，而派他們的卒長斡善、斡脱去招降他們的人馬，接着派斜鉢勃堇去安定他們。斜鉢不能控制這些人，蒲察部故石、跋石等引誘三百多人入城，攻陷此城。世祖整治鷹道回來，斜列來報告，世祖派歡都任都統，在斜堆攻破烏春、窩謀罕，故石、跋石都被捉獲。世祖親自率兵經過烏紀嶺，到達窩謀海村，胡論加古部勝昆勃堇在那裏，烏延部富人郭赧請求分一軍從他所轄之地攻伐烏春，因他的部族和烏春靠近，想藉此保護自己。於是派斜列、躍盤率部分軍隊經過郭赧的住地，世祖親自率大軍與歡都會合。到達阿不塞水，嶺東各部都會合了，石土門

都合。至阿不塞水，嶺東諸部皆會，石土門亦以所部兵來。

也率他所部兵前來。

是時，烏春前死，窩謀罕聞知世祖來伐，訴於遼人，乞與和解。使者已至其家，世祖軍至，窩謀罕請緩師，盡以前所納亡人歸之。世祖使烏林荅故德黑勃堇往受所遣亡者。窩謀罕以三百騎乘懈來攻，世祖敗之。遼使惡其無信，不復爲主和，乃進軍圍之。太祖衣短甲行圍，號令諸軍，窩謀罕使太峪潛出城攻之。太峪馳馬援槍，將及太祖，活臘胡擊斷其槍，太祖乃得免。斜列至斜寸水，用郭赦計，取先在烏春軍者二十二人。烏春軍覺之，殺二人，餘二十人皆得之。益以土軍來助，窩謀罕自知不敵，乃遁去。遂克其城，盡以貲産分賚軍中，以功爲次，諸部皆安輯焉。穆宗常嘉郭赦功，後以斜列之女守寧妻其子胡里罕。

這時，烏春先死，窩謀罕聞知世祖前來討伐，告訴遼人，請求和解。遼的使者已到他家，世祖的軍隊到了，窩謀罕請求緩兵，把以前收留的叛逃過來的人全部送回。世祖派烏林荅故德黑勃堇前去接受遣返叛逃的人。窩謀罕率三百騎兵乘機前來攻擊，世祖打敗他們。遼的使者討厭窩謀罕不講信用，不再主和，於是進軍包圍他。太祖身穿短甲巡視圍攻部隊，號令各軍，窩謀罕派太峪暗中出城攻擊太祖。太峪馳馬握槍，快要刺到太祖，活臘胡打斷他的槍，太祖纔得以幸免。斜列到達斜寸水，采用郭赦的計策，捉取先在烏春軍中的二十二個人。烏春軍察覺，殺了二人，其餘二十人都被捉到。加上當地軍隊來助戰，窩謀罕自知不是對手，衹得逃離。於是攻克城池，把全部財産分賞軍隊，按功勞大小爲序，各部都安定了。穆宗常常贊賞郭赦的功勞，後來把斜列的女兒守寧嫁給他的兒子胡里罕。

烏春之後爲温敦氏，裔孫曰蒲剌。

烏春的後代是温敦氏，裔孫叫蒲剌。

温敦蒲剌

温敦蒲剌始居長白山阿不辛河，徙隆州移里閔河。蒲剌初從希尹征伐，攝猛安謀克事，遇賊突出，力擊敗之，手殺二十餘人，用是擢修武校尉。天德初，充護衛，遷宿直將軍，與衆護衛射遠，皆莫能及，海陵以玉鞍、銜賞之。往曷懶路選可充護衛者，使還稱旨，遷耶盧椀群牧使，改遼州刺史。正隆伐宋，召爲武翼軍副都總管，將兵二千，至汝州南，遇宋兵二萬餘，邀擊敗之，手殺將士十餘人。是時，嵩、汝兩州百姓多逃去，蒲剌招集，使之復其業。改莫州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再遷隴州防禦使，歷鎮西、胡里改、顯德軍節度使。致仕，卒。

温敦蒲剌初居長白山阿不辛河，後遷居隆州移里閔河。蒲剌初隨希尹征戰，代理猛安謀克事，遇賊突然殺出，奮力打敗賊人，親手殺死二十多人，因此被提拔爲修武校尉。天德初年，充任護衛，升爲宿直將軍，和護衛們進行射遠比賽，都比不上他，海陵王用玉鞍、玉銜賞賜他。奉命去曷懶路挑選可以充當護衛的人，出使回來稱意，升任耶盧椀群牧使，改遼州刺史。正隆年間伐宋，召爲武翼軍副都總管，率兵二千人，到達汝州南面，遇上宋兵二萬多人，攔擊打敗宋軍，親手殺死宋軍將士十多人。這時，嵩、汝兩州百姓大多逃離，蒲剌招集他們，讓他們恢復生産。改任莫州刺史，召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再遷隴州防禦使，歷任鎮西、胡里改、顯德軍節度使。退休，去世。

臘醅 麻產

臘醅、麻產兄弟者，活剌渾水訶鄰鄉紇石烈部人。兄弟七人，素有名聲，人推服之。及烏春、窩謀罕等爲難，故臘醅兄弟乘此際結陶温水之民，浸不可制。其同里中有避之者，徙於苾罕村野居女直中，臘醅怒，將攻之，乃約烏古論部騷臘勃堇、富者撻懶、胡什滿勃堇、海羅勃堇、斡茁火勃堇。海羅、斡茁火間使人告野居女直，野居女直有備，臘醅等敗歸。臘醅乃由南路復襲野居女直，勝之，俘略甚衆。海羅、斡茁火、胡什滿畏臘醅，求援于世祖。斜列以輕兵邀擊臘醅等于屯睦吐村，敗之，盡得所俘。

臘醅、麻產兄弟，是活剌渾水訶鄰鄉紇石烈部人。他們兄弟七人，向來有名，受到人們的推崇信服。到烏春、窩謀罕等作亂時，臘醅兄弟乘此時機聯合陶温水百姓，漸漸不可控制。他們同鄉中有人躲避他們，遷到苾罕村野居女真中，臘醅發怒，準備攻打他們，於是聯合烏古論部騷臘勃堇、富者撻懶、胡什滿勃堇、海羅勃堇、斡茁火勃堇。海羅、斡茁火暗中派人告訴野居女真，野居女真有了防備，臘醅等人敗歸。臘醅於是又從南路襲擊野居女真，打勝了，俘掠很多。海羅、斡茁火、胡什滿懼怕臘醅，向世祖求援。斜列率輕兵在屯睦吐村攔擊臘醅等人，打敗他們，全部奪回了俘虜。

臘醅、麻產驅掠來流水牧馬。世祖至混同江，與穆宗分軍。世祖自姤骨魯津倍道兼行，馬多乏，皆留之路傍，從五六十騎，遇臘醅于野鵲水。日已曛，臘醅兵衆，世祖兵少，歡都鏖戰，出入數四，馬中創，死者十數。世祖突陣力戰，中四創，不能軍。穆宗自庵吐渾津度江，遇敵于蒲蘆買水。敵問爲誰，應之曰："歡都。"問者射穆宗，矢著于弓韔。是歲，臘醅、麻產使其徒舊賊禿罕及馳朵剽取户魯不濼牧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馬合七百餘匹，過青嶺東，與烏春、窩謀罕交結。世祖自將伐之，臘醅等僞降，還軍。臘醅復求助於烏春、窩謀罕。窩謀罕以姑里甸兵百有十七人助之。臘醅據暮稜水，保固險阻，石顯子婆諸刊亦往從之。世祖率兵圍之，克其軍，麻產遁去，遂擒臘醅及婆諸刊，皆獻之遼。盡獲其兵，使其卒長斡善、斡脱招撫其衆，使斜鉢撫定之。復使阿离合懣察暮稜水人情，并募兵與斜鉢合，語在《烏春

臘醅、麻產驅掠來流水牧馬。世祖到達混同江，和穆宗分軍。世祖從姤骨魯津倍道兼行，馬多疲乏，把它們都留在路旁，衹有五六十名騎兵跟從，在野鵲水和臘醅相遇。這時天色已經昏暗，臘醅兵多，世祖兵少，歡都鏖戰，多次出入戰陣，馬受傷，死了十多人。世祖衝鋒陷陣，奮力作戰，四處受傷，不能指揮軍隊。穆宗從庵吐渾津渡江，在蒲蘆買水遇敵。敵人問他是誰，應聲說："是歡都。"問話的人以箭射穆宗，箭射在箭袋上。當年，臘醅、麻產派他手下的老賊禿罕和馳朵剽取户魯不濼的牧馬四百匹，以及富者粘罕的馬共七百多匹，過青嶺東，和烏春、窩謀罕勾結。世祖親自率兵討伐他們，臘醅等僞裝投降，回軍。臘醅又向烏春、窩謀罕求助。窩謀罕用姑里甸一百一十七名士兵援助他。臘醅占據暮稜水，依險而守，石顯的兒子婆諸刊也去跟隨他。世祖率兵包圍他，攻克他的軍隊，麻產逃離，於是擒獲臘醅和婆諸刊，都獻給遼。全部繳獲他們的武器，派他們的卒長斡善、斡脱招集安撫部衆，讓斜鉢撫定他們。又派阿离合懣瞭解暮稜水風土人情，并招兵與斜鉢會合，記載在《烏春傳》中。

傳》。

世祖既没，肅宗襲節度使。麻產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招納亡命，杜絶往來者。恃陶温水民爲之助，招之不聽，使康宗伐之。是歲，白山混同江大溢，水與岸齊，康宗自阿鄰岡乘舟至於帥水，舍舟沿帥水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產家屬，盡獲之。康宗圍麻產急，太祖來會軍，於是麻產先亡在外，其人乘夜突圍遁去。太祖曰："麻產之家蕩盡矣，走將安歸?"追之。麻產不知太祖急求己也，與三騎來伺軍，其一人墜馬下，太祖識之，問狀。其人曰："我隨麻產來伺軍，彼走者二人，麻產在焉。"麻產與其人分道走，太祖命劾魯古追東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鎧水，失麻產不見，急追之，得遺甲於路，迹而往，前至大澤，濘淖。麻產棄馬入萑葦，太祖亦棄馬追及之，與之挑戰。烏古論壯士活臘胡乘馬來，問曰："此何人也。"太祖初不識麻產，佯應曰："麻產也。"活臘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馬援槍進戰。麻產連射活臘胡，活臘胡中二矢，不能戰。有頃，軍至，圍之。歡都射中麻產首，遂擒之。無有識之者，活臘胡乃前扶其首而視之，見其齒豁，曰："真麻產也。"麻產張目曰："公等事定矣。"遂殺之。太祖獻馘於遼。

世祖死後，肅宗繼任節度使。麻產占據直屋鎧水，修補加固營堡，招納亡命之徒，禁絶來往行人。麻產仗恃陶温水百姓作後盾，不接受招降，派康宗去討伐他。當年，白山混同江漲大水，江水與岸一樣高，康宗從阿鄰岡乘船到帥水，捨船沿帥水而進。派太祖從東路捉拿麻產的家屬，全部捉到。康宗緊圍麻產，太祖來會合，這時麻產先已逃亡在外，别的人乘夜晚突圍逃離。太祖說："麻產的家被毁光了，他又能逃回哪裏?"追擊。麻產不知太祖正加緊追捕自己，和三名騎兵來窺伺軍情，其中一人從馬上墜下，太祖認出他，問他情况。這人說："我跟麻產來窺伺軍情，逃跑的兩個人中，麻產在其中。"麻產和另一人分道逃跑，太祖命令劾魯古追東逃的那個人，自己追西逃的那個人。追到直屋鎧水，麻產不見了，猛追，在路旁發現棄下的鎧甲，尋迹追趕，追到大澤邊，道路泥濘。麻產棄馬進入蘆葦中，太祖也棄馬追上去，和他交戰。烏古論壯士活臘胡騎馬趕來，問道："這是什麼人?"太祖本不認識麻產，假裝回答說："是麻產。"活臘胡說："今天終究追到這人了。"於是下馬持槍參戰。麻產連射活臘胡，活臘胡中兩箭，不能戰。過了一會兒，軍隊趕到，圍住麻產。歡都射中麻產的頭部，於是擒獲他。没有認識麻產的人，活臘胡上前扶住麻產的頭看，見他牙齒裂開，說："真是麻產。"麻產瞪眼說："你們的事成了。"於是殺掉麻產。太祖向遼獻耳報捷。

鈍恩

鈍恩，阿里民忒石水紇石烈部人。祖曰劾魯古，父納根涅，世爲其部勃堇。斡准部人冶剌勃堇、海葛安勃堇暴其族人斡達罕勃堇及諸弟屋里黑、屋徒門，抄略其家，及抄略阿活里勃堇家，侵及納根涅所部。穆宗使納根涅以本部兵往治冶剌等。行至蘇濱水，輒募人爲兵，主者拒之，輒抄

鈍恩是阿里民忒石水紇石烈部人。祖父叫劾魯古，父親叫納根涅，世代做本部勃堇。斡准部人冶剌勃堇、海葛安勃堇對他的族人斡達罕勃堇及諸弟屋里黑、屋徒門很暴虐，抄掠他們的家，并抄掠阿活里勃堇家，禍及納根涅所在部。穆宗派納根涅率本部兵去整治冶剌等人。走到蘇濱水時，招人當兵，主人拒絶，就抄掠主人家。接着進攻烏古論部敵庫德，進入米里迷石罕城。

略其人。遂攻烏古論部敵庫德，入米里迷石罕城。及斡賽、冶訶來問狀，止蘇濱水西納木汗村，納根涅止蘇濱水東屋邁村。納根涅雖款伏而不肯徵償，時甲戌歲十月也。明年八月，納根涅遁去，斡賽追而殺之，執其母及其妻子以歸，而使鈍恩復其所。

當斡賽、冶訶前來瞭解情況，住在蘇濱水西納木汗村，納根涅住在蘇濱水東屋邁村。納根涅雖承認過錯却不願賠償，這時是甲戌年十月。第二年八月，納根涅逃離，斡賽追上殺了他，抓獲他的母親和妻子兒女返回，而讓鈍恩回到原部。

留可

留可，統門、渾蠢水合流之地烏古論部人，忽沙渾勃堇之子。詐都，渾蠢水安春之子也。間誘奧純、塢塔兩部之民作亂。敵庫德、鈍恩皆叛而與留可、詐都合。兩黨揚言曰："徒單部之黨十四部爲一，烏古論部之黨十四部爲一，蒲察部之黨七部爲一，凡三十五部。完顏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戰十二部，三人戰一人也，勝之必矣。"世祖降附諸部亦皆有離心。當是時，惟烏延部斜勒勃堇及統門水温迪痕部阿里保勃堇、撒葛周勃堇等皆使人來告難。斜勒，達紀保之子也，先使其兄保骨臘來，既而以其甲來歸。阿里保等曰："吾等必不從亂，但乞兵爲援耳。"

留可是統門、渾蠢水合流處的烏古論部人，忽沙渾勃堇的兒子。詐都是渾蠢水安春的兒子。暗中引誘奧純、塢塔兩部百姓作亂。敵庫德、鈍恩都反叛而和留可、詐都聯合。兩黨揚言說："徒單部黨十四部爲一，烏古論部黨十四部爲一，蒲察部黨七部爲一，共三十五部。完顏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戰十二部，三人戰一人，是必勝的了。"世祖降附的各部也都有離意。這時，祇有烏延部斜勒勃堇和統門水温迪痕部阿里保勃堇、撒葛周勃堇等都派人來告急。斜勒，是達紀保的兒子，先派他的哥哥保骨臘來，不久率兵來歸。阿里保等人說："我們一定不跟隨作亂，祇求派兵援助而已。"

穆宗使撒改伐留可，使謾都訶伐敵庫德。既而太祖以七十甲詣撒改軍，中道以四十甲與謾都訶。石土門之軍與謾都訶會于米里迷石罕城下。而鈍恩將援留可，聞謾都訶之兵寡，以爲無備，而未知石土門之來會也，欲先攻謾都訶。謾都訶、石土門迎擊，大破鈍恩。米里迷石罕城遂降，獲鈍恩、敵庫德，皆釋弗誅。太祖至撒改軍，明日遂攻破留可城，城中渠帥皆誅之，取其孥累貲産而還。塢塔城亦撤守備而降。留可先在遼，塢塔已脱身在外，由是皆未獲。詐都亦詣蒲家奴降，太祖釋之。於是，諸部皆

穆宗派撒改攻伐留可，派謾都訶攻伐敵庫德。不久太祖帶着七十名士兵到撒改軍中，半路上把四十名士兵交給謾都訶。石土門的軍隊和謾都訶在米里迷石罕城下會合。而鈍恩準備援助留可，聽説謾都訶的兵少，認爲没有防備，而不知石土門來會師的消息，想先進攻謾都訶。謾都訶、石土門迎擊，大破鈍恩。米里迷石罕城守軍於是投降，俘獲鈍恩、敵庫德，都釋放了没有殺。太祖到撒改軍，第二天就攻破留可城，城中各部首領都被殺掉，奪取他們的子女財産而回。塢塔城也解除守備投降。留可先在遼，塢塔已逃身在外，因此都没有抓到。詐都也到蒲家奴那裏投降，太祖放了他。到這時，各部都像原來一樣安居樂業。過了很久，留可、塢塔都來投降。

安業如故。久之，留可、塢塔皆來降。

阿疎

阿疎，星顯水紇石烈部人。父阿海勃堇事景祖、世祖。世祖破烏春還，阿海率官屬士民迎謁于雙宜大濼，獻黄金五斗。世祖喻之曰："烏春本微賤，吾父撫育之，使爲部長，而忘大恩，乃結怨於我，遂成大亂，自取滅亡。吾與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念我，竭力以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阿海與衆跪而泣曰："太師若有不諱，衆人賴誰以生，勿爲此言。"未幾，世祖没，阿海亦死，阿疎繼之。

阿疎，是星顯水紇石烈部人。父親阿海勃堇事奉景祖、世祖。世祖攻破烏春回來，阿海率官吏士民到雙宜大濼迎拜，進獻五斗黄金。世祖告諭他説："烏春本來微賤，我父親撫育他，讓他作部長，他却忘記大恩，竟和我結怨，因而釀成大亂，自取滅亡。我和你們三十部的人，從今以後可以平安地休養生息了。我的壽命也快完了。我死後，你們應念在我的份上，盡力輔助我的兒子，如果一旦産生亂心，那就會像烏春一樣滅亡。"阿海和衆人跪下哭泣説："太師如有不測，我們靠誰生存，不要説這樣的話。"不久，世祖去世，阿海也死了，阿疎繼任。

阿疎自其父時常以事來，昭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月餘乃遣歸。阿疎既爲勃堇，嘗與徒單部詐都勃堇争長，肅宗治之，乃長阿疎。

阿疎自從他父親在時就常因事而來，昭肅皇后很憐愛他，他每次來，必定留他住一月多纔讓他回去。阿疎做了勃堇後，曾和徒單部詐都勃堇争作首領，肅宗處理此事，最終以阿疎爲首領。

穆宗嗣節度，聞阿疎有異志，乃召阿疎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陰察其意趣。阿疎歸，謀益甚，乃斥其事。復召之，阿疎不來，遂與同部毛睹禄勃堇等起兵。

穆宗繼任節度，聽説阿疎另有打算，於是召阿疎，賜給他鞍馬，表示深切的慰問，暗中觀察他的意向。阿疎回來，加緊策謀，因而察知他的事。穆宗又召阿疎，阿疎不來，於是和同部的毛睹禄勃堇等起兵。

穆宗自馬紀嶺出兵攻之。撒改自胡論嶺往略，定潺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宗略阿茶檜水，益募軍，至阿疎城。是日辰巳間，忽暴雨，晦暝，雷電下阿疎所居，既又有大光，聲如雷，墜阿疎城中。識者以謂破亡之徵。

穆宗從馬紀嶺出兵攻打阿疎。撒改從胡論嶺前去掠取，平定潺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宗攻占阿茶檜水，增招軍隊，到達阿疎城。這天辰巳間，忽然下起暴雨，天色陰暗，雷電降在阿疎的住處，接着又出現很亮的光，聲音如雷，落在阿疎城中。識天象的人認爲這是阿疎敗亡的徵兆。

阿疎聞穆宗來，與其弟狄故保往訴于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劾者勃堇守阿疎城而歸。金初亦有兩劾者，其一撒改父，贈韓國公。其一守阿疎城者，後贈特進云。

阿疎聽説穆宗前來，和他的弟弟狄故保去告訴遼。遼人來勸阻穆宗不要攻打。穆宗不得已，留下劾者勃堇守阿疎城而返回。金初也有兩個劾者，一個是撒改的父親，贈韓國公。一個是守阿疎城的這位，後來贈特進。

劾者以兵守阿疎城者二年矣。阿

劾者率兵守阿疎城兩年了。阿疎在遼不敢回

疎在遼不敢歸，毛睹禄乃降。遼使復爲阿疎來。穆宗聞之，使烏林荅石魯濟師，且戒劾者令易衣服旗幟與阿疎城中同色，使遼使不可辨。遼使至，乃使蒲察部胡魯勃堇、邈遜勃堇與俱至劾者軍，而軍中已易衣服旗幟，與阿疎城中如一，遼使果不能辨。劾者詭曰："吾等自相攻，干汝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刺殺胡魯、邈遜所乘馬，遼使驚怖走去，遂破其城。狄故保先歸，殺之。

阿疎聞穆宗以計却遼使，破其城，殺狄故保，復訴於遼。遼使奚節度使乙烈來問狀，且使備償阿疎。穆宗復使主隈、禿荅水人僞阻絶鷹路者，而使鼈故德部節度使言於遼，平鷹路非己不可。遼人不察也，信之。穆宗畋於土温水，謂遼人曰："吾平鷹路也。"遼人以爲功，使使來賞之。穆宗盡以其物與主隈、禿荅之人而不復備償阿疎。遼人亦不復問。

阿疎在遼無所歸，後二年，使其徒達紀至生女直界上，曷懶甸人畏穆宗，執而送之，阿疎遂終于遼。

及太祖伐遼，底遼之罪告于天地，而以阿疎亡命遼人不與爲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及之。天輔六年，闍母、婁室略定天德、雲内、寧邊、東勝等州，獲阿疎。軍士問之曰："爾爲誰？"曰："我破遼鬼也。"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醅、婆諸刊，既獻之遼以爲功，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爲亂階。"遼人不察，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止同幹，穆宗止遼使阿疎城，始終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黄馬，服乘如意，景祖没，遼貴人争欲

來，毛睹禄於是投降。遼使又爲阿疎而來。穆宗知道後　派烏林荅石魯增兵，并且誡令劾者换衣服旗幟與阿疎城中同色，讓遼使不能分辨。遼使到來，於是派蒲察部胡魯勃堇、邈遜勃堇和他一起到劾者軍中，而劾者軍中已换了衣服旗幟，和阿疎城中一樣，遼使果然不能分辨。劾者假裝説："我們自相攻打，干你什麼事，誰認識你們的太師。"於是刺殺胡魯、邈遜騎的馬，遼使驚慌恐懼地逃離，因而攻破阿疎城。狄故保先回，殺了他。

阿疎獲知穆宗設計趕跑遼使，攻破他的城，殺死狄故保，又向遼告難。遼派奚節度使乙烈來問罪，并且要求賠償阿疎的全部損失。穆宗又派主隈、禿荅水人僞裝成阻斷鷹路的人，而派鼈故德部節度使對遼説，平定鷹路非穆宗不行。遼人没察覺，相信了。穆宗在土温水打獵，對遼人説："我已平定鷹路。"遼人認爲有功，派使者來賞賜。穆宗把全部賞賜的財物給了主隈、禿荅人而不再賠償阿疎。遼人也不再追問。

阿疎在遼無處可去，兩年後，派他手下的達紀到生女真界上，曷懶甸人怕穆宗，把達紀抓起來送交穆宗，阿疎於是老死於遼。

到太祖伐遼時，將遼的罪行申告天地，而以阿疎逃命，遼人不送還爲話柄，凡是和遼來往的書信必定提及此事。天輔六年，闍母、婁室略取平定天德、雲内、寧邊、東勝等州，俘獲阿疎。軍士問他説："你是誰？"回答説："我是破遼鬼。"

贊曰：金的興起，是自有來由的。世祖擒獲臘醅、婆諸刊，既把他們獻給遼而立功，然後又説："如果不遣返他們回去，他們的部人就會産生疑懼，將造成動亂。"遼人不能明察，把金前後所獻的罪人全部放回去了。景祖阻止曷魯林牙、阻止同幹，穆宗阻止遼使到阿疎城，始終都以鷹路欺騙遼人，而遼人不明白。景祖有一匹黄馬，騎起來很稱意，景祖死後，遼的貴人都争着

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秃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爲己重，既獻而求之則市以爲己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興亡有數，蓋天奪其魄歟。

想得到這匹馬。世祖不給，說："災難還没平息，馬不可以給人。"於是割下馬的雙耳，稱爲秃耳馬，遼的貴人纔不要了。金人削平各部就藉遼的勢力以增大自己的聲勢，既獻俘虜而又要求釋放，即是買恩以增大自己的聲名。戰陣上的一匹良馬最終都不給遼人，而遼人始終不醒悟，難道興亡有命，上天奪了遼的魂魄嗎。

奚王回离保

奚，與契丹俱起，在元魏時號庫莫奚，歷宇文周、隋、唐，皆號兵强。其後契丹破走奚，奚西保冷陘，其留者臣服于契丹，號東西奚。厥後遼太祖稱帝，諸部皆内屬矣。鐵勒者，古部族之號，奚有其地，號稱鐵勒州，又書作鐵驪州。奚有五王族，世與遼人爲昏，因附姓述律氏中，事具《遼史》，今不載。

奚，和契丹同時興起，在元魏時稱庫莫奚，歷經宇文周、隋、唐，都號稱兵强。後來契丹打跑奚人，奚西保冷陘，留下的則向契丹稱臣，稱爲東奚、西奚。後來遼太祖稱帝，各部都内附。鐵勒，是古代部族的稱號，奚占據了它的地域，號稱鐵勒州，又寫作鐵驪州。奚有五個王族，世代與遼人聯姻，因而附姓述律氏中，事情寫在《遼史》中，這裏不記載。

奚有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一帳、三百六十二族。甲午歲，太祖破耶律謝十，諸將連戰皆捷，奚鐵驪王回离保以所部降，未幾，遁歸于遼。及遼主使使請和，太祖曰："歸我叛人阿踈、降人回离保、迪里等，餘事徐議之"。久之，遼主至鴛鴦濼，都統杲襲之，亡走天德。

奚有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零一帳、三百六十二族。甲午年，太祖攻破耶律謝十，將領們連連獲勝，奚鐵驪王回离保率他的部族投降，不久，逃歸到遼。到遼主派使臣請和時，太祖說："歸還我方叛逃的人阿踈、投降的人回离保、迪里等，其餘的事慢慢商議。"過了很久，遼主到鴛鴦濼，都統完顔杲襲擊他，遼主逃跑到天德。

回离保與遼大臣立秦晋國王耶律揑里于燕京。揑里死，蕭妃權國事。太祖入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出奔。回离保至盧龍嶺，遂留不行，會諸奚吏民于越里部，僭稱帝，改元天復，改置官屬，籍渤海、奚、漢丁壯爲軍。太祖詔回离保曰："聞汝脅誘吏民，僭竊位號。遼主越在草莽，大福不再。汝之先世臣服于遼，今來臣屬，與昔何異。汝與余睹有隙，故難其來。余睹設有睚眦，朕豈從之。儻能速降，盡釋汝罪，仍俾主六部族，總山前奚衆，還其官屬財産。若尚

回离保和遼大臣在燕京擁立秦晋國王耶律揑里。揑里死後，蕭妃代理國事。太祖入居庸關，蕭妃從古北口出逃。回离保到盧龍嶺，就留下不走，在越里部會集各奚官民，越位稱帝，改年號叫天復，改設官屬，徵調渤海、奚、漢青壯年男子當兵。太祖下詔給回离保說："聽說你威逼引誘官民，竊取皇帝的位號。遼主逃奔在草莽中，不再有大福。你的先人臣服於遼，現在如果來臣屬於我，跟過去有什麽不同？你和余睹有矛盾，因此對來歸附感到很爲難。如果余睹刁難你，我難道會容忍。如果你能儘快來投降，我會全部免去你的罪，仍讓你統管六部族，統領山前奚人，把財産官位還給你們。如果你還執迷不

執迷，遣兵致討，必不汝赦。”回离保不聽。天輔七年五月，回离保南寇燕地，敗於景、薊間，其衆奔潰。耶律奥古哲及甥八斤、家奴白底哥等殺之。其妻阿古聞之，自剄而死。

先是，速古部人據劾山，奚路都統撻懶招之不服，往討之。鐵泥部衆扼險拒戰，殺之殆盡。至是，速古、啜里、鐵泥三部所據十三岩皆討平之。撻魯古部節度使乙列已降復叛，奚馬和尚討達魯古并五院司等諸部，諸部皆降，遂執乙列，杖之一百，其父及其家人先被獲者皆還之。

初，太祖破遼兵于達魯古城，九百奚營來降。至是，回离保死，奚人以次附屬，亦各置猛安謀克領之。

贊曰：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俱强爲鄰國，合并爲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爲終始。奚有五，大定間，類族著姓有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

悟，我就會派兵討伐你，一定不會赦免你。”回离保不理睬。天輔七年五月，回离保南侵燕地，在景、薊間被打敗，他的部衆逃散。耶律奥古哲和外甥八斤、家奴白底哥等人殺了他。他的妻子阿古聽説後，自殺身亡。

這之前，速古部人占據劾山，奚路都統撻懶招降他不聽，就去討伐他。鐵泥部人拒險抗戰，幾乎把他們全部殺光。至此，速古、啜里、鐵泥三部占據的十三岩都被討伐平定了。達魯古部節度使乙列投降後又反叛，奚馬和尚討伐達魯古和五院司各部，都投降了，於是抓獲乙列，杖打一百下，將他的父親和先前俘虜的家人都還給了他。

當初，太祖在達魯古城攻破遼兵，九百奚營前來投降。到這時，回离保已死，奚人陸續歸附，也各自設置猛安謀克統領。

贊曰：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都是强大的鄰國，合并爲君臣，歷時八百多年，始終相伴。奚有五部，大定年間，大的類族有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

金史卷六十八

列傳第六

歡都 (子)謀演　冶訶　阿魯補　骨赧　訛古乃　蒲查

完顏歡都

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同川居，死則同谷葬。"土人呼昭祖爲勇石魯，呼石魯爲賢石魯。

歡都，完顏部人。祖父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很合得來，發誓說："生則同川居，死則同谷葬。"當地人稱昭祖爲勇石魯，稱石魯爲賢石魯。

初，烏薩扎部有美女名罷敵悔，青嶺東混同江蜀束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長曰達回，幼曰滓賽。昭祖與石魯謀取之，遂偕至嶺右，炷火於箭端而射。蜀束水人怪之，皆走險阻，久之，無所復見，却還所居。昭祖及石魯以衆至，攻取其貲産，虜二女子以歸。昭祖納其一，賢石魯納其一，皆以爲妾。是時，諸部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入于蘇濱、耶懶之地，賢石魯佐之也。其後別去。

當初，烏薩扎部有個美女名叫罷敵悔，青嶺東混同江蜀束水的人把她搶走，生下二女，大的叫達回，小的叫滓賽。昭祖與石魯合謀奪回二女，於是一同來到嶺右，把箭頭點燃發射。蜀束水人感到奇怪，都逃到險要地方躲藏，經過很長時間，再沒有發現什麼，就回到居住的地方。昭祖和石魯率衆人趕來，奪取他們的財産，搶到那兩個女子返回。昭祖娶一個，賢石魯娶一個，都作爲妾。這時，各部落不肯遵守法令，昭祖在青嶺、白山一帶顯示武力，進入蘇濱、耶懶這些地方，都有賢石魯輔佐他。後來賢石魯離別而去。

至景祖時，石魯之子劾孫舉部來歸，居於安出虎水源胡凱山南。胡凱山者，所謂和陵之地是也。

到景祖時，石魯的兒子劾孫率領全部落前來歸附，居住在安出虎水源頭胡凱山南面。胡凱山，就是和陵那個地方。

歡都，劾孫子。世祖初，襲節度使。而跋黑以屬尊，蓄異謀，不可制。諸部不肯受約束，相繼爲變。歡都入與謀議，出臨戰陣，未嘗去左右。

歡都是劾孫的兒子。世祖初年，繼任節度使。而跋黑因爲地位尊貴，心懷異謀，世祖無法控制。各部落不願受約束，相繼叛亂。歡都在內則與世祖謀劃，在外則親臨戰陣，未曾離開世祖身邊。

斡勒部人盃乃，自景祖時與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烏春作難，盃乃將與烏春合，間誘斡魯紺出水居

斡勒部人盃乃，從景祖時起與他的兄弟都居住在安出虎水以北，到烏春叛亂時，盃乃將與烏春聯合，暗中引誘在斡魯紺出水居住的人與他們

人與之相結，欲先除去歡都。會其家被火，陰約隸人不歌束，詭稱放火乃歡都、胡土二人，使注都來謂世祖曰："不歌束來告曰'前日之火，歡都等縱之'。若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疑之。石盧斡勒勃堇曰："盃乃兄弟也，豈以一二人之故，而與兄弟構怨乎。彼自取之，又將尤誰，不如與之便。"歡都被甲執戟而起曰："彼爲亂之人也，若取太師兄弟，則亦與之乎。今取我輩，我輩决不可往，若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宗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爾。"贈歡都以馬，曰："戰則乘此。"衆皆稱善。世祖乃往見盃乃，隔鼈刺水而與之言曰："不歌束既告縱火由歡都等，謹當如約。當先遣不歌束來。"不歌束至，世祖於馬前殺之，使盃乃見之。既而聞之，放火者盃乃家人阿出胡山也，盃乃欲開此釁，故以誣歡都云。

結交，想先除掉歡都。正遇到他家失火，盃乃暗中和奴隸不歌束約定，讓他詐稱放火的是歡都、胡土二人，并派注都來對世祖說："不歌束來報告說'前日的大火，是歡都等人放的'。如果不想斷絶以前的友誼，就抓住縱火的人交來。"世祖懷疑這件事。石盧斡勒勃堇說："盃乃是兄弟，怎麽能因爲一兩個人的緣故，而與兄弟結怨呢。他們是自作自受，又能怨誰呢？不如抓住歡都等人送交他們。"歡都披上鎧甲拿起武器起身說："他們是作亂的人，如果要抓太師兄弟，那也要交給他們嗎？現在要抓我們，我們决不能去，如果一定要打仗，我們願盡力到死。"穆宗說："有氣魄啊歡都！依我所見，正應該這樣。"於是贈馬給歡都，說："打仗時就騎上它。"大家都説好。世祖於是去見盃乃，隔着鼈刺水對他說："不歌束既然報告放火的是歡都等人，我要遵照約定。你應當先派不歌束來。"不歌束到後，世祖在馬前殺了他，讓盃乃看到。不久聽説，放火的人是盃乃家的人阿出胡山，盃乃想挑起事端，所以用來誣陷歡都。

臘醅、麻產與世祖遇于野鵲水。日已曛，惟從五六十騎，歡都入敵陣鏖擊之，左右出入者數四，世祖中創乃止。烏春、窩謀罕據活剌渾水，世祖既許之降，遂還軍。於是騷臘勃堇、富者撻懶觀勝負不助軍，而騷臘、撻懶先曾與臘醅、麻產合，世祖欲因軍還而遂滅之，馳馬前進。撻懶者，貞惠皇后之弟也。歡都下馬執轡而諫曰："獨不念愛弟蒲陽温與弟婦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陽温者，漢語云幼弟也。世祖母弟中穆宗最少，故云然。穆宗德歡都言，後以撻懶女曷羅哂妻其子谷神。太祖追麻產，歡都射中其首，遂獲之。遼人命穆宗、太祖、辭不失、歡都俱爲詳穩。

臘醅、麻產與世祖在野鵲水遭遇，已是黄昏，世祖衹帶了五六十人馬，歡都衝入敵陣苦戰，多次左右出入，世祖受傷後纔停止。烏春、窩謀罕把守住活剌渾水，世祖同意他們投降，纔回到軍中。在這場戰鬥中騷臘勃堇、富者撻懶坐觀勝負而不助戰，而騷臘、撻懶先曾與臘醅、麻產勾結，世祖想乘回兵時消滅他們，就馳馬前進。撻懶是貞惠皇后的弟弟。歡都下馬拉住繮繩勸阻說："你就不想想愛弟蒲陽温與弟婦嗎？"世祖被他的話感動，纔停止進攻。蒲陽温，漢語是幼弟的意思。世祖同母弟中穆宗最小，所以這樣說。穆宗感激歡都的話，後來把撻懶的女兒曷羅哂嫁給他的兒子谷神。太祖追擊麻產，歡都射中麻產的頭部，於是抓住了他。遼人任命穆宗、太祖、辭不失、歡都爲詳穩。

斡善、斡脱以姑里甸兵來歸，使

斡善、斡脱帶着姑里甸兵來歸附，派斜鉢勃

斜鉢勃堇撫定之。蒲察部故石、拔石等，誘其衆入城，陷三百餘人。歡都爲都統，往治斜鉢失軍之狀，盡解斜鉢所將軍、大破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擒故石、拔石。

堇安撫他們。蒲察部故石、拔石等引誘斜鉢軍入城，損失三百多人。歡都爲都統，去處理斜鉢損失軍隊的罪行，全部解救了斜鉢所帶的兵，在斜堆大敗烏春、窩謀罕，擒獲了故石、拔石。

初，耶悔水納喝部撒八之弟曰阿注阿，與人爭部族官，不得直，來歸穆宗。阿注阿之甥曰三濱、曰撒達。辭不失破烏春窩謀罕城，獲三濱、撒達，并獲其母，以爲次室，撫其二子。撒達告阿注阿必爲變，不信而殺之。撒達臨刑嘆曰："後必知之。"至是，阿注阿果爲變。因穆宗晨出獵，糾率七八人操兵入宅，奪據寢門，劫貞惠皇后及家人等。歡都入見阿注阿曰："汝輩所謀之事奈何。閨門眷屬豈足劫質，徒使之驚恐耳。汝固識我，盍以我爲質也。"再三言之，阿注阿從之，貞惠皇后乃得解，而質歡都。而撒改、辭不失使人告急于獵所。穆宗亦心動，罷獵。中途逢告者，日午至，阿注阿謂穆宗曰："可使係案女直知名官僚相結，送我兄弟親屬由咸州路入遼國，庫金廄馬與我勿惜，歡都亦當送我至遼境，然後還。"而要穆宗盟，穆宗皆從之。遂執歡都及阿魯太彎、阿魯不太彎等七人，以衣裾相結，與阿注阿俱行，至遼境，乃釋歡都。歡都至濟州，實黄龍府，使人馳驛要遮阿注阿黨屬，惟縱其親人使去。遂殺三濱并其母，具報於遼，乞還阿注阿，遼人流之曷董城。其後，阿注阿懷思鄉土，亡歸，附于係案女直，因亂其官僚之室，捕之，不伏，乃見殺。

當初，耶悔水納喝部撒八的弟弟名叫阿注阿，與人爭當部族官，理虧，來歸附穆宗。阿注阿的外甥叫三濱、撒達。辭不失攻破烏春窩謀罕城，擒獲了三濱、撒達，并捉到了他們的母親，娶爲二夫人，撫養她的兩個兒子。撒達報告説阿注阿一定要作亂，辭不失不相信，殺了他。撒達臨刑時嘆息説："以後你們會知道的。"到這時，阿注阿果真作亂了。他趁穆宗早晨出去打獵，糾合七八個人拿着兵器進入穆宗的住宅，搶占了寢門，劫持貞惠皇后及家人等。歡都進去見阿注阿説："你們謀劃的事如何？婦女家眷哪裏值得劫持作爲人質，枉自使他們驚恐不安而已。你一定認識我，怎麽不把我作爲人質呢？"經過再三勸説，阿注阿同意了，貞惠皇后纔被釋放，而以歡都作人質。撒改、辭不失派人去穆宗打獵的地方告急。穆宗也心有所感，停止打獵。中途遇到報告的人，中午時回到家中，阿注阿對穆宗説："可使係案女真的知名官僚聯合，護送我的兄弟親屬由咸州路到遼國，庫中的金銀和圈中的馬要不吝惜地給我，歡都也應當送我到遼境，然後纔回來。"并要挾穆宗盟誓，穆宗都照辦了。阿注阿於是押着歡都及阿魯太彎、阿魯不太彎等七人，把衣裙連在一起趕路，到了遼境，纔放了歡都。歡都到達濟州，其實是黄龍府，派人騎上快馬堵截阿注阿的人馬，衹放掉他的親屬讓他們離去。於是殺了三濱和他的母親，向遼報告，要求送回阿注阿，遼把他流放到曷董城。後來，阿注阿思念故土，逃了回來，依附於係案女真，由於淫亂其官僚的家室，被逮捕，他不認罪，被殺掉了。

穆宗襲位之初，諸父之子習烈、斜鉢及諸兄有異言，曰："君相之位，皆渠輩爲之，奈何？"歡都曰："汝輩若紛爭，則吾必不默默但已。"衆聞

穆宗繼位初期，他叔父的兒子習烈、斜鉢及各位兄長有不同的意見，説："君相的職位，都是他們那些人擔當，怎麽辦？"歡都説："你們如果紛爭不已，那我一定不會沉默不管。"大家聽

之遂帖然，自是不復有異言者。

歡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征伐之際遇敵則先戰，廣廷大議多用其謀。世祖嘗曰：“吾有歡都，則何事不成。”肅宗時，委任冠於近僚。穆宗嗣位，凡圖遼事皆專委之。康宗以爲父叔舊人，尤加敬禮，多所補益。

康宗十一年癸巳二月，得疾，避疾於米里每水，薨，年六十三。喪歸，康宗親迓於路，送至其家，親視葬事。天會十五年，追贈儀同三司、代國公。明昌五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敏。子谷神、謀演。谷神別有傳。

完顏謀演

謀演，當阿注阿之難，從歡都代爲質。後與宗峻俱侍太祖，宗峻坐謀演上，上怒，命坐其下。孛堇老孛論、拔合汝轄、拔速三人爭千户，上曰：“汝輩能如歡都父子有勞於國者乎。”乃命謀演爲千户，三人者皆隸焉，其眷顧如此。天輔五年十二月卒，天會十五年贈太子少傅。

完顏冶訶

冶訶系出景祖，居神隱水完顏部，爲其部勃堇。與同部人把里勃堇，斡泯水蒲察部胡都化勃堇、厮都勃堇，泰神忒保水完顏部安團勃堇，統門水温迪痕部活里蓋勃堇，俱來歸，金之爲國，自此益大。

肅宗拒桓赧已再失利，世祖命歡都、冶訶，以本部謀克之兵助之。冶訶與歡都常在世祖左右，居則與謀議，出則莅行陣，未嘗不在其間。

天會十五年，贈銀青光禄大夫。明昌五年，贈特進，謚忠濟，與代國公歡都、特進劾者、開府儀同三司盆納、儀同三司拔達，俱配享世祖廟

後纔服從，從此不再有不同意見。

歡都奉事四個君主，出入四十年，征伐之時遇到敵人則身先士卒，許多大的决策都采用他的計謀。世祖曾說：“我有了歡都，没有什麽事不能成功。”肅宗時，委任歡都職位在近臣之上。穆宗繼位，凡是謀取遼的事都專門交給他。康宗認爲他是父親和叔父的舊臣，特别加以敬重禮遇，他也作了很多貢獻。

康宗十一年癸巳二月，歡都患病，在米里每水休養，去世，時年六十三歲。靈柩運回，康宗親自在路上迎接，送到他家中，親自看着辦理他的喪事。天會十五年，追贈爲儀同三司、代國公。明昌五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忠敏。兒子谷神、謀演。谷神另外有傳記。

謀演，當阿注阿作亂時，與歡都一起代爲人質。後來與宗峻一起事奉太祖，宗峻位於謀演之上，太祖發怒，命令位於謀演之下。孛堇老孛論、拔合汝轄、拔速三人争當千户，皇上說：“你們能像歡都父子那樣對國家有功績嗎?”於是任命謀演爲千户，三人都歸他管，他受寵愛如此。天輔五年十二月去世，天會十五年贈太子少傅。

冶訶的世系出自景祖，居住在神隱水完顏部，是部落的勃堇。與同部落的把里勃堇，斡泯水蒲察部胡都化勃堇、厮都勃堇，泰神忒保水完顏部安團勃堇，統門水温迪痕部活里蓋勃堇，一起來歸附，金作爲國家，從此更爲强大。

肅宗抵抗桓赧再次失利後，世祖命令歡都、冶訶，率領本部謀克的兵去協助他。冶訶與歡都常在世祖左右，在内則互相謀劃，出征則親臨戰陣，没有不在其中的時候。

天會十五年，贈銀青光禄大夫。明昌五年，贈特進，謚號忠濟，與代國公歡都、特進劾者、開府儀同三司盆納、儀同三司拔達，都配享世祖的廟庭。

廷。

冶訶子阿魯補、骨赧、訛古乃、散荅。散荅子蒲查。

冶訶的兒子有阿魯補、骨赧、訛古乃、散荅。散荅的兒子是蒲查。

完顏阿魯補

阿魯補，冶訶之子。爲人魁偉多智略，勇於戰。未冠從軍，下咸州、東京。遼人來取海州，從勃堇麻吉往援，道遇重敵，力戰，斬首千級。從斡魯古攻豪、懿州，以十餘騎破敵七百，進襲遼主。阿魯補徇北地，招降營帳二十四，民户數千。時已下西京，闍母攻應州未下，退營於州北十餘里，夜遣阿魯補率兵四百伺敵，城中果出兵三千來襲，阿魯補道與之遇，斬首百餘，獲馬六十。後遼兵三萬出馬邑之境，以千兵擊之，斬其將於陣。

阿魯補，冶訶之子。身材魁偉，足智多謀，作戰勇猛。没成年就從軍，攻克咸州、東京。遼人來進攻海州，隨勃堇麻吉前往救援，途中遇到敵人重兵，奮力戰鬥，斬殺一千人。隨斡魯古攻豪、懿州，以十多人擊潰敵人七百人，進攻遼主。阿魯補巡行北部地區，招降二十四個營帳，民户數千。當時已攻下西京，闍母攻應州不下，退兵在州城以北十多里地方安營，夜晚派阿魯補率兵四百等候敵人，城中果然出兵三千人來偷襲，阿魯補在路上與他們相遇，斬殺一百多人，繳獲戰馬六十匹。後來遼兵三萬人出現在馬邑境内，阿魯補用一千人襲擊他們，在戰陣中殺了他們的將領。

天會初，宋王宗望討張覺於平州，聞應州有兵萬餘來援，遣阿魯補與阿里帶迎擊之，斬馘數千而還。復從其兄虞劃，率兵三千攻乾州，虞劃道病卒，代領其衆，至乾州，降其軍及營帳三十，獲印四十，與僕虺攻下義州。

天會初年，宋王宗望去平州討伐張覺，聽説應州有一萬多人來增援，派阿魯補與阿里帶迎擊，斬殺敵兵數千人而回。又隨其兄虞劃，率兵三千人進攻乾州，虞劃在途中病死，阿魯補代管他的人馬，到達乾州，收降敵軍及三十個營帳，繳獲四十個印，又與僕虺一起攻下義州。

宗望伐宋，與郭藥師戰于白河。宗望命阿魯補以二謀克先登，奮戰，賞賚特異。至汴，破淮南援兵，斬其二將。大軍退次孟陽，姚平仲夜以重兵來襲，阿魯補適當其中，力戰敗之。既還，聞大名、開德合兵十餘萬來争河。至河上，知去敵尚遠，乃以輕兵夜發，詰旦至衛縣，遇敵，斬首數千級，餘皆潰去。師次邢州，滹沱橋已焚，阿魯補先以偏師營於水上，比軍至而橋成。宗望嘉其功，出真定庫物賞之，爲長勝軍千户。

宗望討伐宋，在白河與郭藥師作戰。宗望命令阿魯補與二謀克先登城墻，奮力戰鬥，賞賜不同一般。到達汴京，打敗淮南的援兵，斬殺兩個將領。大軍退駐孟陽，姚平仲在夜晚率重兵來偷襲，阿魯補正在營中，力戰擊敗了敵人。回兵以後，聽説大名、開德聯合出兵十多萬人來争奪黄河渡口。到了黄河邊，知道離敵人還遠，於是派輕兵晚上出發，第二天早晨到達衛縣，與敵人相遇，斬殺數千人，其他的都潰散逃走。軍隊駐扎在邢州，滹沱橋已被焚毁，阿魯補先以非主力部隊在水上修橋，等大軍來到橋已修好。宗望嘉獎他的功勞，拿出真定倉庫中的物品賞賜他，任命爲長勝軍千户。

及再伐宋，從宗望破敵於井陘，遂下欒城。師自大名濟河，阿魯補屯

到再次征伐宋時，隨宗望在井陘打敗敵人，於是攻下欒城。軍隊從大名渡過黄河，阿魯補屯

於洺州之境。時康王留相州，大名府以兵來攻我營，阿魯補乘夜以騎二百潛出其後，反擊敗之。居數日，敵復來，蘇統制以兵二萬先至，阿魯補乘其未集，以三百騎出戰，大敗其衆，生擒蘇統制，殺之。大軍既克汴京，攻洺州，敗大名救兵，遂下洺州。從撻懶攻恩州還，洺人復叛，阿魯補先至城下，城中出兵來戰，敗之，執其守佐，遂與蒲魯懽取信德軍。

梁王宗弼取開德，阿魯補以步兵五千赴之。大名境内多盜，命阿魯補留屯其地。賊犯莘縣，聞阿魯補至，即潰去，追襲一晝夜，至館陶及之，皆俘以歸。

從宗弼襲康王，既渡淮，阿魯補以兵四千留和州，總督江、淮間戍將，以討未附郡縣。遂攻下太平州，隳其城。廬州叛，以偏師討之，敗其騎六千，擒三校。明日復破敵二萬於慎縣，斬首五百。張永合步騎數萬來戰，阿魯補兵止二千，敵圍之，阿魯補潰圍力戰，竟敗之，追殺四十里，獲馬三百而還。再攻廬州，與迪古不敗敵萬衆於拓皋，至廬州，騎兵五百出戰，敗之，斬其二校。師還。宗弼趨陝西，道聞大名復叛，遣阿魯補經略之，獨與譯者至城下，招之，大名果降。翌日，下令民間兵器，悉上送官，於是吏民按堵如故。爲大名開德路都統。

齊國建，阿魯補屯兵於汴城外。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已執劉麟，阿魯補先入汴京備變。明年，除歸德尹。割河南地與宋，入爲燕京内省使。宗弼復河南，阿魯補先濟河，撫定諸郡，再爲歸德尹、河南路都統。宋兵來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魯補，與許州韓常、潁州大㚖、陳州赤盞暉，

駐在洺州境内。當時康王留在相州，大名府派兵來進攻我方軍營，阿魯補乘天黑用二百名騎兵偷偷摸到敵後，反而打敗了敵人。幾天後，敵人又來進攻，蘇統制帶兵二萬人先到，阿魯補乘敵人還没有集結，用三百騎兵出戰，大敗敵軍，活捉蘇統制，殺了他。大軍攻克汴京，又攻打洺州，打敗大名的救兵，於是攻下洺州。隨撻懶進攻恩州回來，洺州人又反叛，阿魯補先到城下，城中出兵迎戰，阿魯補打敗了他們，擒獲了長官和僚屬，於是又與蒲魯懽一起攻取信德軍。

梁王宗弼攻取開德，阿魯補率步兵五千人前往。大名境内强盗很多，命令阿魯補留駐那裏。盗賊侵犯莘縣，聽説阿魯補來了，立刻潰散而去，阿魯補追擊一晝夜，在館陶追上，全部俘虜回來。

隨宗弼襲擊康王，渡過淮河後，阿魯補留下四千兵在和州，統領長江、淮河一帶的守將，征討没有歸附的郡縣。於是攻下了太平州，摧毁城防。廬州叛亂，阿魯補以非主力部隊討伐，擊敗了六千名騎兵，擒獲三個軍校。第二天又在慎縣打敗敵人二萬人，殺敵五百人。張永糾合步兵騎兵數萬人來進攻，阿魯補的兵衹有二千人，敵人圍住了他們，阿魯補突圍力戰，竟然打敗了敵人，追殺四十里，繳獲三百匹馬回來。再進攻廬州，與迪古不在拓皋打敗敵軍一萬人，到達廬州，以五百名騎兵出戰，打敗敵人，斬殺兩個軍校。回師。宗弼奔赴陝西，在途中聽説大名又叛亂，派阿魯補去處理，他衹與翻譯來到城下，招撫叛軍，大名果然投降。第二天，下令民間的兵器，都上交官府，於是官吏和百姓像從前一樣安居樂業。阿魯補任大名開德路都統。

齊國建立後，阿魯補駐兵在汴京城外。天會十五年，下詔廢除齊國，抓住劉麟以後，阿魯補先進入汴京防備事變。第二年，委任爲歸德尹。割河南的土地給宋，回朝任燕京内省使。宗弼收復河南，阿魯補先渡過黄河，安撫各郡，再任歸德尹、河南路都統。宋兵來奪取河南的土地，宗弼召回阿魯補，與許州韓常、潁州大㚖、陳州赤盞暉，都在汴京會集，由於敵人在近處，阿魯

皆會於汴，阿魯補以敵在近，獨不赴。而宋將岳飛、劉光世等，果乘間襲取許、潁、陳三州，旁郡皆響應。其兵犯歸德者，阿魯補連擊敗之，復取亳、宿等州，河南平，阿魯補功最。

補惟獨不去。而宋將岳飛、劉光世等人，果然乘機攻取許、潁、陳三州，鄰近各郡都響應。侵犯歸德的宋兵，被阿魯補接連擊敗，又攻取了亳、宿等州，河南的平定，阿魯補的功勞最多。

皇統五年，爲行臺參知政事，授世襲猛安，兼合扎謀克。改元帥右監軍，婆速路統軍，歸德軍節度使，累階儀同三司。

皇統五年，任行臺參知政事，授任爲世襲猛安，兼任合扎謀克。改任元帥右監軍，婆速路統軍，歸德軍節度使，屢次升官直到儀同三司。

其在汴時，嘗取官舍材木，構私第於恩州，至是事覺，法當"議勛"、"議親"。海陵嘗在軍中，惡阿魯補，詔曰："若論勛勞，更有過於此者。況官至一品，足以酬之。國家立法，貴賤一也，豈以親貴而有異也。"遂論死。年五十五。

他在汴京時，曾用官府房屋的木材，在恩州建造私房，到這時事情被發覺，按法律可以減輕對他的懲罰。海陵王曾在軍中，憎惡阿魯補，下詔說："如果論功勛，還有比他更大的。何況授官達到一品，足够用來酬賞他。國家制定的法律，貴賤平等，怎能因爲他是親貴而有特殊。"於是處以死刑。時年五十五歲。

阿魯補以將家子從征伐，屢立功，歷官有惠愛，得民心。及死，人皆惜之。大定三年，贈儀同三司，詔以其子爲右衛將軍，襲猛安及親管謀克，賜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三百匹。

阿魯補作爲將門之子隨從征戰，多次立功，作官有恩惠，得民心。到他死時，人們都深感惋惜。大定三年，贈儀同三司，詔令任命他的兒子爲右衛將軍，繼承猛安及親管謀克的職位，賞賜銀五百兩、重綵二十段、絹三百匹。

完顔骨赧

骨赧，冶訶子，善騎射，有材幹。從討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留可之叛，皆有功。從太祖伐遼，骨赧從軍戰寧江州出河店，破遼主親軍，皆以力戰受賞，襲其父謀克。領秦王宗翰千户，攻下中、西兩京。

骨赧，冶訶的兒子，善於騎馬射箭，有才幹。隨從征討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留可的叛亂，都有功勞。隨太祖進攻遼國，骨赧隨軍在寧江州出河店參加戰鬥，打敗遼主的親軍，都由於奮力戰鬥而受到賞賜，繼承其父謀克的職位。兼任秦王宗翰的千户，攻下中、西兩京。

宗翰伐宋，圍太原未下，宗翰還西京，骨赧以右翼軍佐銀术可守太原。是時汾州、團柏、榆次、嵐、憲、潞皆有兵來援，骨赧凡四戰，皆破之。大軍圍汴，骨赧引萬户軍，屢敗其援兵。憲、潞等州復叛，骨赧引兵復取之，并收撫保德、火山而還。

宗翰進攻宋，圍住太原沒有攻下，宗翰回到西京，骨赧以右翼軍隊協助銀术可守太原。這時汾州、團柏、榆次、嵐、憲、潞都有宋軍來增援，骨赧先後四場激戰，都打敗了他們。大軍圍困汴京，骨赧率領萬户軍，多次打敗宋的援兵。憲、潞等州又叛亂，骨赧帶兵再次攻取了這些地方，并且收復安撫了保德、火山纔回來。

後領軍鎮夏邊，在職十二年。天

後來領兵鎮守與夏國交界的邊境，在職十二

會八年，授世襲猛安。天眷初，爲天德軍節度使，致仕。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卒，年八十五。子喜哥襲猛安，加宣武將軍。

年。天會八年，授任爲世襲猛安。天眷初年，爲天德軍節度使，辭官。官升到開府儀同三司，去世，時年八十五歲。兒子喜哥繼承猛安的職位，加宣武將軍。

完顔訛古乃

訛古乃，冶訶子，姿質魁偉。年十四，隸秦王宗翰軍中，常領兵行前爲偵候。及大軍襲遼主，訛古乃以甲騎六十，追遼招討徒山，獲之，又以七騎追獲遼公主牙不里以獻。有軍來爲遼援，方臨陣，中有躍馬而出者，軍帥謂之曰："爾能爲我取此乎?"訛古乃曰："諾。"果生擒而還，問其名，曰同瓜，蓋北部中之勇者也。

訛古乃善馳驛，日能千里。及伐宋，屢遣將命以行。天會八年，從秦王在燕，聞余睹反於西北，秦王令訛古乃馳驛以往，訛古乃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

皇統元年，以功授寧遠大將軍，迭剌唐古部節度使。五年，授千户。六年，遷西北路招討使。九年，再遷天德尹、西南路招討使。天德二年，召見。四年，遷臨洮尹，加金紫光禄大夫。卒官，年五十三。

訛古乃，冶訶的兒子，外貌體魄魁梧奇偉。十四歲時，隸屬於秦王宗翰軍中，常常帶兵在前面偵察。到大軍襲擊遼主時，訛古乃用六十名騎兵，追擊遼的招討徒山，抓住了他，又以七名騎兵追擊抓到遼的公主牙不里獻上。有軍隊來增援遼兵，剛剛接近戰陣，其中有一個人躍馬而出，軍帥對訛古乃説："你能爲我捉住他嗎?"訛古乃回答説："好。"出戰，果然把那人活捉回來，問那人的名字，叫同瓜，是北部中勇猛的人。

訛古乃善於騎馬奔馳，一天能跑一千里。到進攻宋時，多次派他去傳達命令。天會八年，隨秦王在燕地，聽説余睹在西北叛亂，秦王命令訛古乃騎驛馬前往，訛古乃黎明時從天德出發，到達時，天還没黑。

皇統元年，依據功勛授任爲寧遠大將軍，迭剌唐古部節度使。五年，授任爲千户。六年，升遷爲西北路招討使。九年，又升遷爲天德尹、西南路招討使。天德二年，被召見。四年，升爲臨洮尹，加金紫光禄大夫。在任上去世，時年五十三歲。

完顔蒲查

蒲查，自上京梅堅河徙屯天德。初爲元帥府扎也，使於四方稱職，按事能得其實，領猛安。皇統間，除同知開遠軍節度使，斥候嚴整，邊境無事。正隆初，爲中都路兵馬判官。是時，京畿多盗，蒲查捕得大盗四十餘人，百姓稍安。改安化軍節度副使。大定二年，領行軍萬户，充邳州刺史、知軍事，領本州萬户，管所屯九猛安軍，昌武軍節度使，山東副都統。撒改南征，元帥府以蒲查行副統事。入爲太子少詹事，再遷開遠軍節

蒲查，從上京梅堅河遷徙到天德居住。最初作元帥府扎也，因爲出使四方稱職，調查事情能得到真實情況，所以任猛安。皇統年間，委任爲同知開遠軍節度使，偵察嚴密，邊境没有出事。正隆初年，任中都路兵馬判官。這時，京郊盗賊很多，蒲查捕捉到大盗四十多人，百姓逐漸安定下來。改任安化軍節度副使。大定二年，任行軍萬户，充任邳州刺史、知軍事，領本州萬户，管轄所屯駐的九個猛安軍，昌武軍節度使，山東副都統。撒改南征，元帥府以蒲查行使副統的職權。回朝爲太子少詹事，又升遷爲開遠軍節度使，繼承伯父骨赧猛安的職位，歷任婆速路兵

度使，襲伯父骨赧猛安，歷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西北路招討使，卒。

馬都總管，西北路招討使，去世。

蒲查性廉潔忠直，臨事能斷，凡被任使，無不稱云。

蒲查生性廉潔忠厚正直，遇事能决斷，凡是被委派的差使，没有不稱職的。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爲友，歡都事景祖、世祖爲之臣。蓋金自景祖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臣，以歡都爲首。冶訶雖宗室，與歡都同功，故列敘焉。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是朋友，歡都作爲臣子事奉景祖、世祖。這是因爲金從景祖時開始强大，各部君臣的名分開始確定，所以給異姓的臣屬作傳記，以歡都爲首。冶訶雖然是宗室，但與歡都功勞相當，所以并列敘記。

金史卷六十九

列傳第七

太祖諸子

宗雋(本名訛魯觀) 宗傑(本名没里野) 宗强(本名阿魯)
爽(本名阿鄰) 可喜 阿瑣 宗敏(本名阿魯補) 元(本名常勝)

太祖聖穆皇后生景宣帝、豐王烏烈、趙王宗傑。光懿皇后生遼王宗幹。欽憲皇后生宋王宗望、陳王宗雋、瀋王訛魯。宣獻皇后生睿宗、豳王訛魯朵。元妃烏古論氏生梁王宗弼、衛王宗强、蜀王宗敏。崇妃蕭氏生紀王習泥烈、息王寧吉、莒王燕孫。娘子獨奴可生鄴王斡忽。宗幹、宗望、宗弼自有傳。

太祖聖穆皇后生景宣帝、豐王烏烈、趙王宗傑。光懿皇后生遼王宗幹。欽憲皇后生宋王宗望、陳王宗雋、瀋王訛魯。宣獻皇后生睿宗、豳王訛魯朵。元妃烏古論氏生梁王宗弼、衛王宗强、蜀王宗敏。崇妃蕭氏生紀王習泥烈、息王寧吉、莒王燕孫。娘子獨奴可生鄴王斡忽。宗幹、宗望、宗弼都各有傳記。

完顔宗雋

宗雋，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爲東京留守。天眷元年，入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俄爲尚書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兖國王，既而以謀反，誅。

宗雋，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任東京留守。天眷元年，入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把河南、陝西土地給宋。不久爲尚書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任侍中，封爲陳王。二年，拜爲太保，兼辦三省事，進封爲兖國王，後來因謀反罪，被處死。

完顔宗傑

宗傑，本名没里野。天會五年，薨。天會十三年，謚孝悼。天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爽爲會寧牧，封鄧王。後爲上京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統三年，薨。子阿楞、撻楞。海陵爲相，將謀弑立，構而殺之。海陵簒立，并殺宗傑妻。大定

宗傑，本名没里野。天會五年去世。天會十三年，加謚號爲孝悼。天眷元年，追封爲越王。任命他的長子完顔爽爲會寧牧，封爲鄧王。後來任上京留守，又改任燕京、西京留守。皇統三年去世。兒子阿楞、撻楞。海陵王作宰相時，將要策劃殺掉皇帝簒位，羅織罪名殺害了他們。海陵王簒奪皇位後，同時殺害了宗傑的妻子。大定年

間，贈宗傑太師，進封趙王。

完顏宗强

宗强，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代宗固爲燕京留守，封衛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薨，輟朝七日。喪至上京，上親臨哭之慟，仍親視喪事。子阿鄰、可喜、阿瑣。

完顏爽

爽，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正隆二年，除横海軍節度使，改安武軍，留京師奉朝請。海陵將伐宋，嚴酒禁，爽坐與其弟阿瑣，及從父兄京、徒單貞會飲，被杖，下遷歸化州刺史，奪猛安。未幾，復除安武軍節度使。

海陵渡淮，分遣使者翦滅宗室，爽憂懼不知所出。會世宗即位東京，宗室璋推爽弟阿瑣行中都留守，遣人報爽。爽棄妻子來奔，與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東迎車駕，至梁魚務入見，世宗大悦，即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温王，改秘書監。母憂，尋起復，遷太子太保，進封壽王。

頃之，世宗第五女蜀國公主下嫁唐括鼎，賜宴神龍殿，謂爽曰："朕與卿兄弟，在正隆時，朝夕常懼不保，豈意今日賴爾兄弟之福，可以享安樂矣。"爽泣下，頓首謝。未幾，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

爽有疾，詔除其子符寶祗候思列爲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遷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閑政事，卿訓以義方，使有善可稱，別加升擢。"爽疾少間，將從上如凉陘，賜錢千萬，進封英王，轉太子太傅。復世襲猛安，進封榮王，改太子太師。

間，贈宗傑爲太師，追封爲趙王。

宗强，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爲紀王。三年，代替宗固任燕京留守，封爲衛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去世，停朝七天。靈柩到上京，皇上親自到靈前痛哭，并親自察看喪事。兒子阿鄰、可喜、阿瑣。

完顏爽，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任爲世襲猛安。正隆二年，官拜横海軍節度使，又改任安武軍，留在京城事奉朝廷。海陵王將要討伐宋，嚴禁飲酒，完顏爽因與他的弟弟阿瑣及堂兄完顏京、徒單貞聚衆飲酒的罪名，被處以杖刑，降官爲歸化州刺史，削去猛安的爵位。不久，又恢復了安武軍節度使的官職。

海陵王渡過淮河，派使者分頭去消滅宗室，完顏爽憂慮恐懼不知如何是好。正逢世宗在東京即位，宗室完顏璋推舉完顏爽弟阿瑣行使中都留守之職，派人向完顏爽通報。完顏爽拋棄妻子兒女來投奔，與弟忻州刺史可喜一同來到中都。向東行進迎接皇帝，到梁魚務晋見，世宗非常高興，立即委任爲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爲温王，改任秘書監。爲母守喪，不久又被起用，升爲太子太保，進封爲壽王。

不久，世宗第五女蜀國公主下嫁給唐括鼎，皇上在神龍殿賜宴，對完顏爽説："我與你們兄弟，在正隆時，朝夕常怕不能自保，哪想到今天靠你們兄弟的福分，可以享受安樂啊！"完顏爽流下眼淚，磕頭道謝。不久，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的職位不變。

完顏爽有病，皇上下詔委任他的兒子符寶祗候思列爲忠順軍節度副使。完顏爽入朝謝恩，皇上説："我因爲你有病，讓你的兒子升官，希望你由於高興而痊愈。思列年少，不熟悉政事，你要用正確的道理和方法教育他，使他有優點可以稱道，我好另外加以提升。"完顏爽的病稍有好轉，將隨皇上到凉陘去，賞賜錢達千萬，進封英王，轉爲太子太傅。恢復世襲猛安，進封爲榮王，改拜爲太子太師。

顯宗長女鄴國公主下嫁烏古論誼，賜宴慶和殿，爽坐西向，迎夕照，面發赤似醉。上問曰："卿醉邪?"對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紅也。"上悦，顧群臣曰："此弟出言，未嘗不實，自小如此。"因謂顯宗兄弟曰："汝等可以爲法。"以爽貲用有闕，特賜錢一萬貫。二十三年，爽疾久不愈，敕有司曰："榮王告滿百日，當給以王俸。"

既薨，上悼痛，輟朝，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爲恨。"其見友愛如此。

顯宗長女鄴國公主下嫁給烏古論誼，皇上在慶和殿賜宴，完顏爽面向西而坐，對着夕陽，臉發紅像醉了一樣。皇上問道："你醉了嗎?"回答説："没有啊，我臉迎着太陽的顔色，不是酒醉臉紅。"皇上高興，回頭對群臣説："這位老弟説話，没有不真實的，從小就是這樣。"於是對顯宗兄弟説："你們應該效法。"由於完顏爽缺少錢財，特别賞錢一萬貫。二十三年，完顏爽的病長期没有痊愈，命令有關部門説："榮王假滿一百天，應當給國王的俸禄。"

他死後，皇上悲痛，停朝，派官員去祭祀，賜銀一千兩、重綵四十段、絹四百匹。陪葬在皇帝的陵墓旁，親王、百官送葬。後來有一天，皇上對大臣説："榮王的出葬，我以没能親自去送葬而感到遺憾。"皇上對榮王的厚愛就是這樣。

完顏可喜

可喜，以宗室子，累官唐括部族節度使，降忻州刺史。海陵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即位，即棄州來歸，與其兄歸化州刺史阿鄰會于中都。是時，弟阿瑣權中都留守事，可喜謂阿鄰曰："阿瑣愚戇，恐不能撫治，欲少留以助之。"阿鄰乃行。可喜留中都，聞世宗發東京，乃迎見于麻吉鋪。除兵部尚書，佩金牌，將兵往南京。行至中都，聞南京已定，遂止。

可喜材武過人，狠戾好亂，自以太祖孫，頗有異志。世宗初至中都，倥傯多事，扈從諸軍未暇行賞，或有怨言。昭武大將軍斡論，正隆末，被詔佩金牌，取河南兵四百人，監完顏轂英軍于歸化，次彰德。會獨吉和尚持大定赦文至。和尚使人招之，斡論不聽，率兵來迎，和尚亦以所將蒲輦兵，列陣待之。斡論兵皆不肯戰，遂請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置酒相勞，斡論托腹疾，不肯飲。至夜，已張燈，時時出門，與其心腹密謀，欲就執和尚。稍具弓矢，和尚覺

可喜，因爲是宗室之子，升官爲唐括部族節度使，降爲忻州刺史。海陵王派使者去殺害他，可喜聽説世宗即位，立即棄州前來投奔，與他的哥哥歸化州刺史阿鄰在中都相會。這時，弟阿瑣暫任中都留守，可喜對阿鄰説："阿瑣愚笨，恐怕不能安撫治理，我想稍留一段時間來幫助他。"阿鄰於是先走了。可喜留在中都，聽説世宗從東京出發，於是到麻吉鋪迎接，被委任爲兵部尚書，佩金牌，帶兵去南京。走到中都，聽説南京已經安定，於是停止前進。

可喜才幹武藝過人，狠毒好作亂，自以爲是太祖的孫子，常有其他打算。世宗剛到中都，繁忙多事，對隨從的各支軍隊没有時間行賞，有人有怨言。昭武大將軍斡論，正隆末年，受詔佩金牌，得到河南兵四百人，在歸化監督完顏轂英的軍隊，駐扎在彰德。遇到獨吉和尚帶着大定赦文來。和尚派人去邀請他，斡論不聽，率兵來迎戰，和尚也用所帶的蒲輦兵，布陣等待。斡論的士兵都不肯打仗，於是請求投降。和尚請他到相州，收了他的武器和軍隊，設酒慰勞，斡論藉口肚子痛，不肯飲酒。到晚上，已經點燈，他還時時出門，與他的心腹密謀，想就地抓住和尚。剛剛準備武器時，和尚發覺，假裝不知，讓自己的

之，佯爲不知，使其從者迫而伺之，斡論不得發。上至中都近郊，斡論上謁，上亦撫慰之。斡論自慊，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令史斡里朵，爲人狡險，憙圖事，斡論取兵于河南統軍使陁滿訛里也，斡里朵與俱來，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熙宗弒逆，構殺韓王亨，世宗疏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初自領其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爲副統，以罪解職，居京師。於是可喜、斡論、李惟忠、斡里朵、璋、布輝謀，欲因扈從軍士怨望作亂。斡論曰："押軍猛安沃窟剌，必不違我。"惟忠曰："惟忠嘗爲神翼軍總管，有兩銀牌尚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萬户高松與我舊，必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斡論往約沃窟剌，沃窟剌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語在《松傳》。

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謁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歸。乙亥夜，召斡論、惟忠、斡里朵、璋、布輝會其家，沃窟剌以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擒斡論、惟忠、斡里朵、沃窟剌，詣有司自首。既下詔獄，可喜不肯自言其始謀，及與斡論面質，然後款伏。上念兄弟少，太祖孫惟數人在，惻然傷之。詔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孫皆不緣坐。遂誅斡論、惟忠、斡里朵、沃窟剌等，其沃窟剌下謀克士卒皆釋之。除璋彰化軍節度使，布輝澮州防禦使。辛巳，詔天下。是日，賜扈從萬户銀百兩，猛安五十兩，謀克絹十匹，甲士絹五匹、錢六貫，阿里喜以下賜各有差。

隨從緊跟着監視，斡論無法行動。皇上到了中都近郊，斡論去晋見，皇上也安撫慰勞他。斡論很自滿，原沒有投降的意思。河南統軍司令史斡里朵，爲人陰險狡詐，喜歡惹事，斡論取兵於河南統軍使陁滿訛里也，斡里朵與他一起來，都感到不安。延安副尹李惟忠，參加殺害熙宗篡位的勾當，誣陷殺害了韓王完顏亨，世宗斥責過他。同知中都留守完顏璋，當初是自任的這個職務，皇上也因此委任給他。完顏布輝爲副統，因罪被解除職務，居住在都城。於是可喜、斡論、李惟忠、斡里朵、完顏璋、布輝密謀，想趁隨從軍士的怨氣作亂。斡論説："在猛安掌管軍隊的沃窟剌，一定不會違背我。"惟忠説："惟忠曾任過神翼軍總管，兩塊銀牌還在，可以假傳軍令拿出内庫的財物賞給軍士。萬户高松與我有舊情，必然聽從我的意見。"大家都説："如果得到這支軍隊，起事就没有什麽困難了。"斡論前去約定沃窟剌，沃窟剌同意了。惟忠去游説高松，高松不同意，這件事記載在《高松傳》中。

大定二年正月甲戌，皇上去拜謁各帝的陵墓，可喜在途中稱病回去。乙亥夜，他召集了斡論、惟忠、斡里朵、完顏璋、布輝在家中聚會，沃窟剌帶兵趕來，完顏璋説："現在得不到高松軍隊的幫助，事情不能成功了。"可喜、完顏璋、布輝於是抓捕斡論、惟忠、斡里朵、沃窟剌，到官府自首。下獄以後，可喜不肯招供自己爲首謀，直到與斡論當面對質，然後纔認罪。皇上想到兄弟少，太祖的孫子衹有幾人在世，感到很悲痛。下詔衹處罰可喜一人，他的兄弟子孫都不牽連。於是處死斡論、惟忠、斡里朵、沃窟剌等人，把沃窟剌手下的謀克士兵都釋放了。委任完顏璋爲彰化軍節度使，布輝爲澮州防禦使。辛巳，詔告天下。這一天，賞賜隨從的萬户銀一百兩，猛安五十兩，謀克絹十匹，士兵絹五匹、錢六貫，阿里喜以下賞賜各有不同。

完顏阿瑣

阿瑣，宗强之幼子也，長身多力。天德二年，以宗室子，授奉國上

阿瑣，是宗强的小兒子，高大有力。天德二年，因爲是宗室子弟，授官爲奉國上將軍，累加

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居於中都。

到金吾衛上將軍，居住在中都。

海陵伐宋，以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守管鑰。世宗即位東京，阿瑣與璋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等，入留守府，殺沙离只、府判抹撚撒离喝。衆以阿瑣行留守事，璋自署同知留守事，即遣謀克石家奴、烏林荅愿、蒲察蒲查、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等，奉表東京。

海陵王討伐宋，以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爲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管理鑰匙。世宗在東京即位，阿瑣與完顔璋率領守城的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等，進入留守府，殺掉沙离只和府判抹撚撒离喝。大家讓阿瑣代理留守的職務，完顔璋自任同知留守事，隨即派謀克石家奴、烏林荅愿、蒲察蒲查、大興少尹李天吉子李磐等人到東京上奏章。

大定二年，授横海軍節度使，賜以名鷹，詔曰："卿方年少，宜自戒慎，留心政事。"改武定軍，以母憂去官。起復興平軍節度使，賜以襲衣厩馬。遷廣寧尹，坐贓一萬四千餘貫，詔杖八十，削兩階，解職。入見于常武殿，上曰："朕謂汝有才力，使之臨民。今汝在法當死，朕以親親之故，曲爲全貸。當思自今戒懼，勿復使惡聲達于朕聽。"改平凉、濟南尹，卒官，年三十七。上命有司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

大定二年，授任爲横海軍節度使，賜名鷹，下詔説："你正年少，應當自己戒備謹慎，留心政事。"改任武定軍節度使，由於守母喪離任。起用爲興平軍節度使，賜給襲衣厩馬。升爲會寧尹，因貪贓一萬四千多貫，詔令處杖刑八十，削去兩級官資，解除職務。阿瑣進入常武殿見皇上，皇上對他説："我認爲你有才能，讓你治理百姓。現在根據法律應當處死你，我因爲親愛親人的緣故，特意赦免了你。你應當想想從今以後謹慎從事，不要再讓我聽到你的壞名聲。"改任平凉、濟南尹，死在任上，時年三十七歲。皇上命令有關部門去祭奠，賞賜銀一千兩、重綵四十段、絹四百匹。

完顔宗敏

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爲東京留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大宗正事。再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曹國王。

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爲邢王。皇統三年，爲東京留守，拜爲左副元帥，兼任會寧牧。進拜爲都元帥，兼判大宗正事。再升爲太保，領三省事，兼任左副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爲曹國王。

海陵謀弑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構誣以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而國家事重，奈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爲指斥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

海陵王陰謀殺害皇帝篡奪皇位，怕宗敏輩分尊貴并且能幹勇猛，想羅織罪名除掉他。當時熙宗多次殺害大臣，宗敏很憂慮，對海陵王説："主上喜歡殘殺，而國家事大，怎麽辦呢?"宗敏説的時候，正好左右無人，海陵想用這件事誣陷他，自己考慮到没有證人不能這樣做，纔罷休。

及弑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聞海陵召，疑懼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即往，

直到殺害了熙宗，海陵王派葛王召宗敏。葛王，是世宗當初的封號。宗敏聽説海陵王召見，懷疑恐懼不敢前往，葛王説："叔父現在不立即

至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宫，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宗敏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藉遍地。葛王見殺宗敏，問於衆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蟣虱耳，何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爲太師，進封爵。妃蒲察氏，進國號。封子撒合輦舒國公，賜名褒，進封王；阿里罕封密國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殺諸宗室，阿里罕遂見殺。大定間，詔復官爵。

去，到明天，怎樣與他相見。”宗敏來到宫中，海陵王想殺了他，還在猶豫，詢問手下的人。烏帶説：“他是太祖的兒子，不殺了他，衆人一定有異議，不如除掉他。”於是派僕散忽土殺害他，忽土用刀刺殺宗敏，宗敏左右逃避，膚髮血肉，遍地都是。葛王見殺了宗敏，問衆人説：“國王因什麽罪而死?”烏帶説：“上天允許的大事，尚且已經做了，他衹不過是小小的蟣虱罷了，不值一提。”天德三年，海陵王追封宗敏爲太師，進封爵。妃蒲察氏，進國號。封他的兒子撒合輦爲舒國公，賜名爲褒，進封爲王；阿里罕封爲密國公。正隆六年，契丹人撒八反叛，海陵王派使者殺害各位宗室成員，阿里罕於是被殺害。大定年間，下詔恢復官爵。

完顔元

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爲北京留守。弟查剌，爲安武軍節度使。

胙王完顔元，是景宣皇帝宗峻的兒子，本名常勝，爲北京留守。弟查剌爲安武軍節度使。

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阿虎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户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

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阿虎特的兒子娶公主，進獻禮物，皇帝在便殿賜宴。熙宗喝醉了酒，酌酒賜完顔元，完顔元不能飲，皇上發怒，拿着劍逼他喝下，完顔元逃走。皇上命令左丞宗憲召回完顔元，宗憲與完顔元一起逃走，皇上更加惱怒，這時户部尚書宗禮在旁邊，皇上命令他跪下，親手殺了他。

海陵與唐括辯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意謂己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辯與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常勝乃熙宗之弟，辯答曰：“無胙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疏。”由是海陵謂胙王有人望，不除之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并阿楞。是時，阿楞方爲奉國上將軍。

海陵王與唐括辯密謀廢掉皇帝另立他人，海陵王説：“如果行大事，應當立誰呢?”海陵王心想自己是太祖的長房孫子，應當立爲皇帝。而唐括辯與秉德最初的意思并不是海陵王，常勝是熙宗的弟弟，唐括辯回答説：“莫非是胙王常勝嗎?”海陵王又問其次的人選，唐括辯説：“鄧王的兒子阿楞。”海陵王説：“阿楞屬於疏遠的家族。”從此海陵王認爲胙王得人心，不除去他不能當皇帝，所以心中忌恨常勝和阿楞。這時，阿楞正任奉國上將軍。

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也，使特思鞫之，無狀。特思乃嘗疑

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心“皇弟”二字或許指常勝，派特思去審訊，没有結果。特思曾經懷疑海陵王與唐括辯時時私

海陵與唐括辯時時竊議，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因此可以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有端，不稱他人，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查剌。特思鞫不以實，故出之矣。"熙宗以爲然，使唐括辯、蕭肄按問特思，特思自誣服，故出常勝罪。於是，乃殺常勝及其弟查剌，并殺特思。海陵乘此并擠阿楞殺之。阿楞弟撻楞，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既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爲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詐也。

下議論，是向悼后告密的人。海陵王知道熙宗有懷疑常勝的意思，可以趁這個機會除掉他，對熙宗説："孫進謀反有緣故，不稱他人，却稱皇弟大王。陛下的弟弟衹有常勝、查剌。特思不按實情審理，故意爲他開脱。"熙宗認爲有道理，派唐括辯、蕭肄審問特思，特思被迫誣稱自己有罪，故意開脱了常勝。於是殺害了常勝及他的弟弟查剌，并殺了特思。海陵王并乘機排擠阿楞，殺害了他。阿楞弟撻楞，熙宗本來無意殺他，海陵王説："他的哥哥既然已經被殺掉了，怎麽能惟獨留下弟弟活着。"於是又殺了他。熙宗認爲海陵王忠誠，更加信任他，而不知道他的狡詐。

海陵篡立，追封常勝、查剌、阿楞官爵，親臨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諸王，侍食于清輝殿，曰："或稱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譎詐，睢盱殺人，空虚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

海陵王篡奪皇位後，追封常勝、查剌、阿楞的官爵，親自到墓地祭奠。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集皇太子和各王，陪自己在清輝殿吃飯，説："有人稱贊海陵王能幹，這是爲什麽？海陵王詭詐，任意殺人，使天下空虚三分之二。太祖的各位孫子中，衹有胙王完顏元天性最賢。"

完顏育

元子育，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遷大宗正丞，兼勸農副使。上問宰臣曰："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曰："爲人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陽温胙王元，外若愚訥，臨事明敏過人。朕於兄弟間，於元尤款密。"

完顏元的兒子完顏育，本名叫合住，大定二十七年，從南京副留守升爲大宗正丞，兼任勸農副使。皇上問宰臣説："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完顏襄、參政宗浩回答説："爲人清廉能幹。"皇上説："他的父親也是這樣。"又説："蒲陽温胙王完顏元，外表看來似乎愚笨不善言語，處理事情却聰明過人。我在兄弟之中，與完顏元最爲親密。"

贊曰：太祖躬擐甲胄，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略材識，足以遂父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贊曰：太祖親自披上甲胄，來建立國家，完全没有失誤，而各位兒子的勇敢、謀略、才幹和見識，足以完成父親的事業。傳到太宗，各位孫子就坐享其成了。

金史卷七十

列傳第八

撒改　宗憲(本名阿懶)　習不失　宗亨(本名撻不也)
宗賢(本名賽里)　石土門　忠(本名迪古乃)　習室　思敬(本名撒改)

完顏撒改

撒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劾者之長子，世祖之兄子也。劾者於次最長。景祖方計定諸部，愛世祖膽勇材略。及諸子長，國俗當異宮居，而命劾者與世祖同邸，劾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使，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初襲位，念劾者長兄不得立，遂命撒改爲國相。

穆宗履藉父兄趾業，鋤除强梗不服己者，使撒改取馬紀嶺道攻阿踈，穆宗自將，期阿踈城下會軍。撒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勃堇來謁，謂撒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踈城下，此爲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潺蠢、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攻鈍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撒改遂攻下鈍恩城，而與穆宗來會阿踈城下。鈍恩在南，阿踈在北，穆宗初遣撒改分道，即會攻阿踈。聞其用斜勒計，先取鈍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及遼使來止勿攻阿踈，然後深以先取鈍恩城爲功也。及以國相都統討留可、詐都、塢塔等軍，而阿踈亡入于遼，終不敢歸，留可、詐都、塢

撒改，是景祖的孫子，韓國公劾者的長子，世祖哥哥的兒子。劾者在兄弟中最年長。景祖正計劃平定各部，喜愛世祖的膽略、勇敢和才能。到各位兒子長大後，按女真習俗應當分開居住，於是讓劾者與世祖住在一起，劾者專管家務，世祖專管外面的事務。世祖繼任節度使，越過劾孫而傳給肅宗、穆宗，都是景祖的意思。穆宗剛繼位時，考慮到劾者是長兄却不得作節度使，於是任命撒改爲國相。

穆宗踏着父兄的足迹，鏟除那些强硬不順從自己的人，派撒改沿着馬紀嶺的道路進攻阿踈，穆宗親自帶兵，與撒改約定在阿踈城下會師。撒改行軍駐扎在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勃堇來拜見，對撒改説："聽説國相將與太師在阿踈城下會師，這是深入敵境一定要采取的策略，應當先安撫平定潺蠢、星顯之路，瓦解他們的盟友，奪取他們的人民，然後會師也不遲。"撒改采納了他的建議，進攻鈍恩城，請求增兵，穆宗增派了援軍，撒改於是攻下了鈍恩城，而與穆宗在阿踈城下會師。鈍恩在南，阿踈在北，穆宗當初派撒改分路出兵，就是爲了合兵攻打阿踈。聽説他采用斜勒的計策，先攻下鈍恩城，與當初的計劃不合，很不以爲然。直到遼的使者來阻止他們不要進攻阿踈，纔深深感到先攻下鈍恩城是大功勞。到以國相爲都統討伐留可、詐都、塢塔等軍時，而阿踈逃到遼國，始終不敢回來，留可、詐都、

塔、鈍恩皆降。

康宗没，太祖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脱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甲午，嗣節度命方至。

遼主荒于游畋，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九月，與遼人戰于界上，獲謝十，太祖使告克于撒改，賜以所獲謝十乘馬，撒改及將士皆歡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必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顔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十二月，太宗及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撒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計决於迪古迺，贊成大計實自撒改啓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屬，且長房，繼肅宗爲國相，既貴且重，故身任大計，贊成如此，諸人莫之或先也。

太祖即位後，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焉。七月，太宗爲諳版勃極烈，撒改國論勃極烈，辭不失阿買勃極烈，杲國論昊勃極烈。勃極烈，女直之尊官也。太祖自正位號，凡半歲，未聞有封拜。太宗介弟優禮絶等，杲母弟之最幼者，撒改、辭不失以宗室，同封拜。九月，加國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薨。太祖往吊，乘白馬，剺額哭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賵以所御馬。

撒改爲人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爲國相，能

塢塔、鈍恩都投降了。

康宗死後，太祖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别治理各部，匹脱水以北由太祖管理，來流水的人民由撒改管理。第二年甲午，繼承節度使的任命纔下達。

遼皇帝沉溺於游玩打獵，國事荒廢，太祖知道可以征伐遼，於是出兵。九月，與遼人在邊界上開戰，擒獲謝十，太祖派使者向撒改報捷，把謝十的坐騎賜給他，撒改及將士都歡呼説："義兵剛到遼界，一戰而勝，滅掉遼一定可以從這裏開始。"撒改派兒子宗翰及完顔希尹來祝賀勝利，趁機勸太祖即皇帝位，太祖没有同意。十月，軍隊攻克寧江州，在鴨子河打敗遼軍十萬人，凱旋而歸。十二月，太宗及撒改、辭不失率領各將領再次勸太祖當皇帝。收國元年正月初一，太祖即位，撒改仍舊作國相。討伐遼國的計策由迪古迺决定，幫助成就大事實際上從撒改開始。撒改由於是宗室近親，而且是長房，繼肅宗之後爲國相，既尊貴，權勢又大，所以親自主持大計，像這樣輔助太祖成就大事，没有誰可以和他相比。

太祖即位後，群臣奏事，撒改等上前跪下，皇上起身，流着淚阻止説："今日的成功，都是各位協助輔佐的功勞，我雖然身處皇位，不應該輕易改變過去的風俗啊。"撒改等人很感激，再次拜謝。凡是臣下舉行宴會，太祖常去參加，主人下拜，皇上也答拜。天輔以後，君臣間的禮節纔正式定下來。七月，太宗任諳版勃極烈，撒改爲國論勃極烈，辭不失爲阿買勃極烈，完顔杲爲國論昊勃極烈。勃極烈，是女真人的尊貴官位。太祖自即皇位後，有半年，没有聽説封拜過官位。對太宗小弟的優待超過其他人，完顔杲爲同母弟中最小的，撒改、辭不失因爲是宗室，也一起封拜。九月，加官爲國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去世。太祖前去悼念，騎着白馬，劃破額頭痛哭。到埋葬時，又親自前往，賜給所騎的馬助辦喪事。

撒改爲人敦厚有智謀，擅長任用人才，生活儉樸，喜愛種莊稼。從開始任國相時，就能够馴

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决。"及舉兵伐遼，撒改每以宗臣爲内外倚重，不以戰多爲其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降封陳國公。大定三年，改贈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忠毅。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宫。子宗翰、宗憲。宗翰别有傳。

服各部落，能够按實際情况處理案件，當時有句話説："不見國相，事情怎麽决定?"到起兵討伐遼國時，撒改常因爲是宗室大臣而受到内外倚重，不以打仗多居功自傲。天會十五年，追封爲燕國王。正隆時降爲陳國公。大定三年，改贈金源郡王，在太祖廟中爲他設靈位，享受祭祀，謚號爲忠毅。大定十五年，下詔在衍慶宫爲他畫像。兒子宗翰、宗憲。宗翰另外有傳記。

完顔宗憲

宗憲本名阿懶。頒行女直字書，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賞久之。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争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與我合。"由是器重之。

宗憲本名阿懶。頒布推行女真字書時，十六歲，被選入學校。太宗到學校視察，宗憲和同學們都來拜見，宗憲舉止文雅，太宗召他上前，讓他背誦所學的東西，他語音清晰宏亮，善於對答。侍臣上奏説："這是左副元帥宗翰的弟弟。"皇上贊嘆了很久。他兼通契丹文、漢字。還未成年，就跟隨宗翰進攻宋，攻克汴京後，大家争相到府庫中掠奪財物，宗憲獨自載着圖書回來。朝廷討論制度禮樂，往往沿襲遼的舊制度，宗憲建議："金國現在占有遼、宋的領土，應當參照古代，因時制宜，成就一代的制度，怎麽就衹近取遼代的制度呢?"希尹説："你的意見與我很一致。"因此很器重他。

撻懶、宗雋唱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争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其後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如宗憲策。以捕宗磐、宗雋功，授昭武大將軍。修國史，累官尚書左丞。熙宗從容謂之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爲不當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

撻懶、宗雋倡議把齊地給宋，宗憲在朝廷上駁斥他們，當時朝廷没有采用他的話，以後宗弼又奪回了河南、陝西土地，與宗憲的計策相同。由於宗憲逮捕宗磐、宗雋的功勞，朝廷授任他爲昭武大將軍。編修國史，積累官階爲尚書左丞。熙宗從容地對他説："以前把河南、陝西的土地給宋人，你認爲不該給，現在又奪了回來，這還是采納了你的建議。你見識深遠，從今以後，你要暢所欲言，不要隱諱。"宗憲拜謝，於是讓宗憲代理門下侍郎。

初，熙宗以疑似殺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功于國，無罪而死，朕將録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念希尹，録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

當初，熙宗因疑心殺了左丞相希尹，很久以後，發覺他無罪，很惋惜他，對宗憲説："希尹對國家有大功，無罪而死，我要録用他的孫子，怎麽樣?"宗憲回答説："陛下很思念希尹，録用他的孫子，很好。如果不先説明死者無罪，生者怎麽能做官。"皇上説："你説得對。"當天恢復希尹的官爵，任命他的孫子守道爲應奉翰林文

爵，用其孫守道爲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覃恩止及女直人，宗憲奏曰："莫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邪。"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轉行臺平章政事。天德初，爲中京留守、安武軍節度使。封河内郡王。改太原尹，進封鉅鹿郡王。正隆例奪王爵，再遷震武、武定軍節度使。

字。皇統五年，將要大赦，擬議衹給女真人恩典，宗憲上奏説："所有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喜事怎麼能有差别呢?"於是修改赦文，使全國百姓都享受到了大赦的恩賜。宗憲轉任行臺平章政事。天德初，擔任中京留守、安武軍節度使。被封爲河内郡王。改任太原尹，進封爲鉅鹿郡王。依照正隆官制削去王爵，又改官爲震武、武定軍節度使。

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詔曰："叔若能來，宜速至此，若爲紇石烈志寧、白彦敬所遏，亦不煩叔憂。"宗憲聞世宗即位，先已棄官來歸，與使者遇於中都，遂見上于小遼口，除中都留守，即遣赴任。詔與元帥完顏穀英同議軍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僕散忠義自行臺朝京師，宗憲攝行臺尚書省事。召爲太子太師，上謂宗憲曰："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謹訓導之。"俄拜平章政事，太子太師如故。詔以《太祖實録》賜宗憲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左丞紇石烈良弼、判秘書監温王爽各一本。

世宗即位，派使者去召見他，詔書説："叔父如果能來，應當儘快到這裏，如果被紇石烈志寧、白彦敬阻攔，也不敢煩勞叔父擔心。"宗憲聽説世宗即位，先已抛棄官職來投奔，與使者在中都相遇，於是到小遼口相見，被委任爲中都留守，馬上派去赴任。詔令他與元帥完顏穀英共同商議軍中事務。第二年，改任西京留守。八月，改任南京留守。僕散忠義從行臺到都城朝拜，宗憲代理行臺尚書省事。召回任命爲太子太師，皇上對宗憲説："你是年紀大的舊人，經歷的事多，皇太子還小，你要好好教導他。"不久拜爲平章政事，照舊任太子太師。下詔賞賜《太祖實録》給宗憲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左丞紇石烈良弼、判秘書監温王完顏爽各一部。

移剌高山奴前爲寧州刺史，以貪污免，世宗以功臣子孫宗族中無顯仕者，以爲秘書少監。是時，母喪未除，有司奏其事，宗憲曰："高山奴傲狠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耳，既爲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因顧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爲考。詔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改爲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有不職者，其弟侄中更

移剌高山奴曾任寧州刺史，因貪污被免職，世宗鑒於功臣子孫宗族中没有做高官的人，任命他爲秘書少監。這時，他守母喪還没有滿期，有關官員把這件事上奏，宗憲説："高山奴狠毒貪殘，不能讓他在皇上身邊。"世宗説："我原以爲他的父祖有功，他爲人既然這樣，怎麼能讓他來玷污職位呢。"追回了任命書，并對右丞相蘇保衡、參政石琚説："這是我的錯誤，不可不改正，你們應當盡心來輔佐我。"有關官員説，各路猛安謀克，依仗他們世襲的職位，騷擾百姓，請求按照隨時調遣的官吏那樣，每三十個月考核一次。下詔交給尚書省討論，宗憲於是建議説："過去太祖皇帝平定天下，發誓封功臣繼承猛安謀克，現在如果改爲任調，不是太祖的約定。我認爲凡是猛安謀克，應當查明善惡，任用賢能的，擯退不好的，有不稱職的，在他的兄弟侄兒

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輟朝，悼惜者久之，命百官致奠，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中另選賢能的人替代他。”皇上采納他的建議。宗憲進拜爲右丞相。大定六年，去世，終年五十九歲。皇上停朝，追悼惋惜了很久，命令百官祭奠，賜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段、絹五百匹。

完顏習不失

習不失本作辭不失，後定爲習不失，昭祖之孫，烏骨出之次子也。初，昭祖久無繼嗣，與威順皇后徒單氏禱於巫，而生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而酗酒，屢悖其母。昭祖没，徒單氏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單氏自以爲事，而景祖乃得免。

習不失本來叫作辭不失，後來定爲習不失，他是昭祖的孫子，烏骨出的次子。當初，昭祖很久都没有兒子，與威順皇后徒單氏向女巫禱告，生下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大後酗酒，多次觸犯母親。昭祖死後，徒單氏與景祖合謀殺了他。部落的人發怒，想害景祖，徒單氏自己承擔了責任，景祖纔得以幸免。

習不失健捷，能左右射。世祖襲節度，肅宗與拒桓赧、散達，戰於斡魯紺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軍，吏士無人色。世祖使習不失先陣於脱豁改原，而身出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方戰，其外兄烏葛名善射，居敵騎中，將射，習不失熟視識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乎，何爲推鋒居前如此。"以弓弰擊馬首而去。是役也，習不失之功居多。桓赧、散達既敗，習不失馬棄陣中者亦自歸。

習不失强健敏捷，能够左右開弓。世祖繼任節度使，肅宗和他一起抵禦桓赧、散達，在斡魯紺出水交戰，已兩次失利，世祖來到軍中，官兵們面無人色。世祖派習不失先在脱豁改原列陣，自己親自出去搏鬥，打敗了敵人的步軍。習不失從陣後奮力攻擊，打敗了敵人的騎兵，所騎的馬中了九箭，不能奔馳，於是下馬跑出陣。正在戰鬥時，他的外兄烏葛名善於射箭，處在敵人的騎兵中，將要射擊，習不失仔細端詳認出了他，喊道："這個小孩子，是你一個人的事嗎，怎麽這樣衝鋒在前呢！"於是用弓弰敲擊馬頭離去。這場戰鬥，習不失的功勞很大。桓赧、散達戰敗以後，習不失抛棄在戰陣中的馬也自己回來了。

世祖嘗疑术甲孛里篤或與烏春等爲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觀，孛里篤與忽魯置酒樓上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昵昵，若將執己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棄馬而歸，其勇趫如此。盃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甸與烏春遇，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束緼縱火，烟焰蔽天，大敗烏春，執盃乃以歸。太祖獲麻産，獻馘于遼，遼人賞功，穆宗、太祖、歡都、習不失皆爲詳穩焉。後與阿里合懣、斡帶俱佐撒改攻留可城，下之。

世祖曾懷疑术甲孛里篤可能幫助烏春等人一起叛亂，派習不失一人騎馬去察看，孛里篤與忽魯在樓上設酒招待他。習不失聽見他們竊竊私語，像是要抓捕自己，於是一躍下樓，從旁邊出了籬笆，棄馬而回，他的勇敢矯健就是這樣。盃乃約烏春起兵，世祖到蘇素海甸與烏春相遇，肅宗上前戰鬥，斜列、習不失協助他，捆上亂麻放火，烟霧與火焰籠罩了天空，大敗烏春，擒獲盃乃而歸。太祖抓獲麻産，割下他的左耳獻給遼，遼人賞功，穆宗、太祖、歡都、習不失都被任命爲詳穩。後來與阿里合懣、斡帶一起幫助撒改進攻留可城，攻下了它。太祖進攻遼國，派他帶兵

太祖伐遼，使領兵千人，夾侍左右。出河店之役，惟習不失之策與太祖合，卒破十萬之師，挫其軍鋒。遂與太宗、撒改等勸進。收國元年七月，與太宗、撒改、杲俱爲勃極烈，習不失爲阿買勃極烈云。

天輔七年，太宗與習不失居守，鄆王昂違紀律失衆，法當死。於是，遼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三月，世宗生。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之。今國家迭有大慶，可減昂以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爲說。"太宗然之，遂杖昂以聞。太祖每伐遼，輒命習不失與太宗居守，雖無方面功，而倚任與撒改比侔矣。是歲七月，薨。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奉迎謁見，恐太祖感動而疾轉甚，不敢以薨告。太祖輒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紿對曰："今即至矣。"正隆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大定三年，進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忠毅。

子鶻沙虎，國初有功，天會間，爲真定留守。子撻不也。

完顏宗亨

宗亨本名撻不也，性忠謹。天眷初，以宗室子，充護衛。擒宗磐、宗雋有功，加忠勇校尉，遷昭信校尉、尚厩局直長。三年，升本局副使。丁父憂，時宗正官屬，例以材選，宗亨在選中，遂起復，爲淑温特宗室將軍。改會寧府少尹，歷登州刺史，改獻州刺史，爲特滿群牧使、同知北京路轉運使，改澤州定國軍節度使。海陵庶人南伐，以本職領武揚軍都總管，過淮。

世宗即位，以手詔賜宗亨，宗亨得詔，即入朝。大定二年，授右宣徽

一千人，跟在身邊。出河店之戰，衹有習不失的計策與太祖相合，最後打敗十萬敵軍，挫敗敵軍的鋭氣。他於是與太宗、撒改等人勸太祖稱帝。收國元年七月，與太宗、撒改、完顏杲都做了勃極烈，習不失做了阿買勃極烈。

天輔七年，太宗與習不失留守，鄆王完顏昂違反紀律損失部隊，按法令應當處死。在這時，遼人以燕京投降金國，宋人約定每年交納錢幣。三月，世宗出生。習不失對太宗説："兄弟骨肉之情，恩愛超過正義，寧可違反法律來保全他。現在國家接連有大喜，可以減輕完顏昂的罪不要處死，如果皇上有責備的話，就拿我是問。"太宗同意了，於是處完顏昂以杖刑上報。太祖每當討伐遼時，往往讓習不失與太宗留守，雖然没有獨擋一面的功勞，而受到的倚重信任與撒改相當。這年七月，去世。恰逢太祖在回師途中生病，太宗去迎接拜見，怕太祖因悲慟而加重病情，不敢把習不失去世的消息告訴他。太祖總是問："阿買勃極烈在哪裏?"太宗騙他説："馬上就來。"正隆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爲曹國公。大定三年，進封爲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庭，謚號爲忠毅。

他的兒子鶻沙虎，建國初有功，天會年間，做真定留守。他另一個兒子叫撻不也。

宗亨本名撻不也，生性忠厚謹慎。天眷初，由於是宗室子弟，充任護衛。擒獲宗磐、宗雋有功，加官忠勇校尉，改任昭信校尉、尚厩局直長。三年，升爲本局副使。守父喪，當時宗正的官員，按常規是依才能選任，宗亨在被選用之列，於是喪期未滿重新起用，爲淑温特宗室將軍。改任會寧府少尹，歷任登州刺史，改爲獻州刺史，爲特滿群牧使、同知北京路轉運使，改爲澤州定國軍節度使。海陵庶人南征，以本職領武揚軍都總管，渡過淮河。

世宗即位，賜手詔給宗亨，宗亨得到詔書，立即入朝。大定二年，授任右宣徽使，不久，任

使，未幾，爲北京路兵馬都統，以討契丹賊。右副元帥僕散忠義與窩斡遇于花道，宗亨與左翼萬户蒲察世傑等，以七謀克軍與之戰，失利。及窩斡敗，其黨括里、扎八率衆南奔，宗亨追及之。扎八詐降，宗亨信之。扎八詭曰："括里遁，願往邀。"宗亨聽其去。大縱軍士，取賊所棄囊橐人畜，多自有之。括里、扎八亡入于宋。坐是，降爲寧州刺史。

北京路兵馬都統，討伐契丹。右副元帥僕散忠義與窩斡在花道相遇，宗亨與左翼萬户蒲察世傑等，用七謀克軍與敵人戰鬥，失利。到窩斡被打敗時，他的黨羽括里、扎八率衆人向南逃竄，宗亨追上他們。扎八詐稱投降，宗亨聽信了。扎八騙他説："括里逃掉了，我願意去攔截他。"宗亨放他離開。於是放縱軍士，奪取賊兵遺棄的包裹人畜，多被他私吞。括里、扎八逃到宋。因這件事，宗亨被降爲寧州刺史。

完顏宗賢

宗賢本名賽里，習不失之孫也。從都統杲取中京，襲遼帝于鴛鴦濼。宗翰使撻懶襲耶律馬哥，都統使蒲家奴及賽里等，以兵助之。蒲家奴使賽里、斜野、裴滿胡撻、達魯古厮列、耶律吴十等各率兵分行招諭，獲遼留守迪越家人輜重，并降群牧官木盧瓦，得馬甚多，使逐水草牧之。賽里等趨業迭，遂以偏師深入，敵邀擊之，撒合戰没。蒲家奴至旺國崖西，賽里兵會之。累官至左副點檢。

宗賢本名賽里，習不失的孫子。隨都統完顏杲攻下中京，在鴛鴦濼襲擊遼皇帝。宗翰派撻懶進攻耶律馬哥，都統派蒲家奴及賽里等帶兵協助。蒲家奴派賽里、斜野、裴滿胡撻、達魯古厮列、耶律吴十等各帶兵分路去招撫，繳獲遼留守迪越的家人財物，并降服了群牧官木盧瓦，得到很多馬匹，讓他隨水草放牧。賽里等人追趕業迭，於是以非主力軍隊深入，敵人在半路截擊，撒合戰死。蒲家奴到達旺國崖西，與賽里的軍隊會合。積功升官至左副點檢。

天眷二年，方捕宗雋，賽里坐會飲其家，奪官爵。未幾，復官。皇統四年，授世襲謀克，轉都點檢，封豳國公。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兼中書令。進拜太保、左丞相，監修國史。罷爲左副元帥。無何，復爲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進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帥，監修國史。出爲南京留守，領行臺尚書省事。復爲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再爲太保，領三省事。復爲左丞相，兼都元帥。

天眷二年，正要逮捕宗雋，賽里因在他家中聚衆飲酒，被削去官爵。不久恢復官職。皇統四年，授任世襲謀克，轉任都點檢，封爲豳國公。拜爲平章政事。進拜爲右丞相，兼任中書令。進拜爲太保、左丞相，監修國史。罷官爲左副元帥。不久，復官任太保、左丞相，依舊爲左副元帥。進爲太師，領三省事，兼任都元帥，監修國史。出任南京留守，領行臺尚書省事。又爲左副元帥，兼任西京留守。再任爲太保，領三省事。又任左丞相，兼都元帥。

賽里自護衛，未十年位兼將相，常感激，思自效以報朝廷。雖於悼后爲母黨，后專政，大臣或因之以取進用，賽里未嘗附之。皇太子濟安薨，魏王道濟死，熙宗未有嗣子，賽里

賽里從護衛開始，不到十年位兼將相，常常心懷感激，想盡力報效朝廷。雖然與悼后是母親一系的親族，悼后專權時，有的大臣依靠她升官，他却不曾依附過她。皇太子濟安去世，魏王道濟也死去，熙宗没有繼承人，賽里勸熙宗選後

勸熙宗選後宮以廣繼嗣，不少顧忌於后，后以此怨之。與海陵同在相位，未嘗少肯假借，海陵雖專而心憚賽里，外以屬尊加禮敬而內常忌之。海陵知悼后怨賽里，因與后共力排出之，賽里亦不以是少變。

胙王常勝死，熙宗納其妻宮中，頃之，殺悼后及妃數人，將以常勝妻爲后，未果也。及海陵弒熙宗，詭以熙宗將議立后，召諸王大臣，賽里聞召，以爲信然，將入宮，謂人曰："上必欲立常勝妻爲后，我當力争之。"及被執，猶以爲熙宗將立常勝妻，而先殺之也，曰："誰能爲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主上左右無助耳。"遂遇害。

完顏石土門

石土門，漢字一作神徒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爲其部長。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久矣。景祖時，直离海使部人邈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邈孫歲餘，厚其餼廩飲食，善遇之。及還，以幣帛數篚爲贈，結其厚意。久之，耶懶歲饑，景祖與之馬牛，爲助糴費，使世祖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歸，與握手爲别，約它日無相忘。石土門體貌魁偉，勇敢善戰，質直孝友，强記辯捷，臨事果斷。

世祖襲位，交好益深，鄰部不悦，遂合兵攻之。石土門使弟阿斯懣率二百人南下拒敵，敵兵千人，已出其東據高阜，石土門將五千人迎擊之。敵將斡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戰，石土門射中其馬，斡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門腹，石土門拔箭，戰愈力。阿斯懣與勇士七人步戰，殺斡里本，諸部兵遂敗。石土門因招諭諸

宮的嬪妃來多生兒子，一點也不顧忌皇后，皇后因此恨他。與海陵一道任宰相，不曾絲毫依附，海陵王雖然專斷，心中却怕賽里，表面上因爲他屬於尊長而加以尊重，心中常常忌恨他。海陵王知道悼后怨恨賽里，於是與悼后一起合力排擠他，賽里也不因此而有一點改變。

胙王常勝死後，熙宗把他的妻子娶到宮中，不久，殺掉悼后和幾名妃子，將要立常勝的妻子爲皇后，没有辦成。直到海陵王殺死熙宗，詐稱熙宗將討論立皇后，召見各位大臣，賽里聽説召見，信以爲真，將要入宮，對人説："皇上一定想立常勝妻爲皇后，我要盡力抗争。"直到被捉捕，還以爲是熙宗要立常勝妻爲皇后，而先殺了自己，説："誰能替我説話，我死了固然不值得可惜，衹擔心皇上左右没有輔佐的人。"然後就遇害了。

石土門，漢字又作神徒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代爲部落首領。父親直离海，是始祖的弟弟保活里的四世孫，雖然是同一宗族，許久都不相聯係。景祖時，直离海派本部落的邈孫來請求再聯通宗系。景祖把邈孫留了一年多，供給他豐厚的飲食，對他很好。到他回去時，贈給他幾筐錢幣絲織品，以深厚的情意與他結交。又過了很久，耶懶遭饑荒，景祖送給他們馬牛，作爲幫助買糧的花費，派世祖送去。恰逢世祖生病，石土門早晚不離左右，世祖病好後告辭回去，與他握手告别，約定以後不要忘記。石土門體貌魁偉，勇敢善戰，質樸正直，孝順友愛，博聞强記，口齒伶俐，遇事果斷。

世祖繼位，他們更加友好，鄰近部落不高興，於是聯合進攻他們。石土門派弟弟阿斯懣帶領二百人南下抵抗敵人，敵兵有一千人，已經占據了東面的高地，石土門帶領五千人去迎擊。敵將斡里本是一個勇士，出來挑戰，石土門射中他的馬，斡里本反射，射中了石土門的腹部，石土門拔出箭，打得更起勁。阿斯懣與勇士七人徒步戰鬥，殺了斡里本，各部落的軍隊於是被打敗。石土門於是招撫各部落，使他們歸附世祖，世祖

部，使附於世祖，世祖嘉之。後伐烏春、窩謀罕及鈍恩、狄庫德等，皆以所部從戰，有功。

弟阿斯懣尋卒，及終喪，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烏自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曰："烏鳶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即以金版獻之。後以本部兵從擊高麗。及伐遼，功尤多。王師攻下西京，賜以金牌。其子蟬蠢從行，上語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遼，俟其獲，當以爲汝婦。"竟如其言。

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乃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其至，親出迎勞。繼聞黃龍府叛，與睿宗討平之，睿宗賜以奴婢五百人，師還，賞賚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王。子習失、思敬。

完顏忠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門之弟。太祖器重之，將舉兵伐遼，而未决也，欲與迪古乃計事，於是宗翰、宗幹、完顏希尹皆從。居數日，少間，太祖與迪古乃凴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爲我决之。遼名爲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杖義而西，君以爲如何?"迪古乃曰："以主公英武，士衆樂爲用。遼帝荒于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婆盧火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師。收國元年十二月，上禦遼主兵，次爻剌，迪古乃與銀术哥守達魯古路。二年，與斡魯、蒲察會斡魯古，

嘉獎他。後來討伐烏春、窩謀罕及鈍恩、狄庫德等，石土門都帶領本部落人馬跟隨戰鬥，立有功勞。

弟弟阿斯懣不久去世，完喪以後，石土門召來本族人大規模聚會，太祖率領官屬前往，向他詢問討伐遼的計劃。正當聚集祭祀時，有烏鴉從東向西飛去，太祖射它，箭射穿了它的左翼而落地，石土門拿到太祖面前稱賀說："烏鳶是人們很討厭的東西，現在射死了它，這是吉兆啊!"立即把金板獻給太祖。後來石土門率領本部落的兵馬隨從進攻高麗。到討伐遼時，立功特别多。太祖的軍隊攻下西京，賜給他金牌。他的兒子蟬蠢隨行，皇上對他說："我妃子的妹妹白散在遼，等獲取她後，會把她嫁給你作媳婦。"後來的情況果然就如太祖所言。

皇上西征，各將領都隨從，石土門於是率領擅長射箭的三百人來保護京城，當時太宗留守，對他的到來很高興，親自出去迎接慰勞。後來聽說黃龍府叛亂，他與睿宗一起去平定，睿宗賜給他奴婢五百人，回師後，賞賜很優厚。到這時去世，終年六十一歲。正隆二年，封爲金源郡王。兒子習失、思敬。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是石土門的弟弟。太祖器重他，將要起兵討伐遼，而没有最後决定，想與迪古乃商議，於是宗翰、宗幹、完顏希尹都跟隨而來。過了幾天，稍微有空閑，太祖與迪古乃肩靠肩對他說："我這次來難道没有原因？我是想與你謀劃，你爲我决定這件事。遼名爲大國，其實很空虛，主上驕横而戰士怯懦，打仗無勇氣，可以攻取它。我想起兵，依靠正義向西進攻，你認爲如何?"迪古乃說："以主公的英武，戰士們樂意效勞。遼帝沉湎於打獵，政策法令無常，容易對付。"太祖同意他的意見。第二年，太祖討伐遼，派婆盧火來徵兵，迪古乃帶兵去會師。收國元年十二月，皇上抵禦遼主的軍隊，駐扎在爻剌，迪古乃與銀术哥守衛達魯古路。二年，與斡魯、蒲察聯合斡魯古，討伐高永昌，打敗他的軍隊，東京投降。於是與斡魯古等

討高永昌，破其兵，東京降。遂與斡魯古等禦耶律捏里，敗之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惠等州降。

天輔二年，與婁室俱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各杖之三十。"太祖駐軍草濼，迪古乃取奉聖州，破其兵五千于鷄鳴山，奉聖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土門爲耶懶路都勃堇。天會二年，以耶懶地薄斥鹵，遷其部於蘇濱水，仍以术實勒之田益之。

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師。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饗太祖廟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

完顏習室

習室。康宗時，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習室從斡賽軍。太祖攻寧江州，習室推鋒力戰，授猛安。後從斜也克中京，襲遼主于鴛鴦濼，略定山□，敗夏將李良輔兵，與婁室俱獲遼帝于余睹谷。

宗翰伐宋，與銀术可圍守太原。明年，攻襄垣，下潞城，降西京，至汴。元帥府以懷、孟北阻太行，南瀕河，控制險要，使習室統十二猛安軍鎮撫之。於是，殄平寇盜，招集流亡，四境以安。天會五年，薨。熙宗時，贈特進。大定間，謚威敏。

世宗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群臣勛業最著者，圖像于衍慶宮：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斡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婁室、楚王宗雄、魯王闍母、金源郡王銀术可、隋國公阿离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兗國公劉彦宗、特

抵抗耶律捏里，在蒺藜山打敗了他，攻下顯州，乾、惠等州投降。

天輔二年，與婁室一起進見皇上，皇上説："遼主近在中京，你們敢輕易來，各打三十大棍。"太祖駐軍在草濼，迪古乃攻下奉聖州，在鷄鳴山打敗敵軍五千人，奉聖州投降。太祖進入燕京，迪古乃取道德勝口，去代替石土門爲耶懶路都勃堇。天會二年，鑒於耶懶土地貧瘠，把部落遷到蘇濱水，并增加术實勒的土地。

熙宗即位，給迪古乃加官太子太師。十四年，加官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去世。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饗太祖廟庭。大定二年，追封爲金源郡王。

習室。康宗時，高麗在曷懶甸修築九座城池，習室參加了斡賽的軍隊。太祖進攻寧江州。習室衝鋒奮戰，被委任爲猛安。後來隨斜也攻克中京，在鴛鴦濼襲擊遼皇帝，平定山□，打敗西夏將領李良輔的軍隊，與婁室一起在余睹谷抓獲了遼皇帝。

宗翰討伐宋，與銀术可一起圍守太原。第二年，進攻襄垣，攻下潞城，使西京投降，到達汴京。元帥府鑒於懷、孟北隔太行山，南臨黄河，控制險要，派習室率十二猛安軍鎮守。在這裏，他消滅寇盜，招集流亡百姓，四境因此安定。天會五年，去世。熙宗時，贈特進。大定年間，謚威敏。

世宗想到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挑選當時群臣功勛最卓著的，把這些人的像畫在衍慶宫：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斡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婁室、楚王宗雄、魯王闍母、金源郡王銀术可、隋國公阿离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兗國公劉彦宗、特進斡魯古、齊國公韓企先，與習室共二十一人。

進斡魯古、齊國公韓企先，并習室凡二十一人。

初，海陵罷諸路萬户，置蘇濱路節度使。世宗時，近臣奏請改蘇濱爲耶懶節度使，不忘舊功。上曰："蘇濱、耶懶二水相距千里，節度使治蘇濱，不必改。石土門親管猛安子孫襲封者，可改爲耶懶猛安，以示不忘其初。"

當初，海陵王廢除各路萬户，設置蘇濱路節度使。世宗時，近臣上奏請求改蘇濱爲耶懶節度使，不忘舊功。皇上説："蘇濱、耶懶二水相距千里，節度使管轄蘇濱，不必改。石土門的親管猛安由子孫繼承的，可以改爲耶懶猛安，以表示不忘他們的過去。"

完顔思敬

思敬本名撒改，押懶河人，金源郡王神土懣之子，習失弟也。初名思恭，避顯宗諱改焉。體貌雄偉，美鬚髯，純直有材幹。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太祖在納鄰淀，方獵，因詔從獵，射黄羊獲之，太祖賜以從馬。

思敬本名叫撒改，押懶河人，是金源郡王神土懣的兒子，習失的弟弟。原名思恭，避顯宗諱而改名。他體貌雄偉，髯鬚很美，純直有才能。十一歲時，隨他的父親拜見太祖。太祖在納鄰淀，正在打獵，於是詔令他隨從打獵，射得黄羊，太祖把身邊的馬賜給他。

宗翰自太原伐宋，從其兄習室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從完顔活女涉渡河，下洛陽、圍汴皆有功。師還，隸遼王宗幹麾下。太宗幸東京温湯，思敬權護衛，押衛卒百人從行。領謀克。從征术虎麟有功，遂充護衛。天眷二年，以捕宗磐、宗雋功，遷顯武將軍。

宗翰從太原攻打宋，思敬跟隨他的哥哥習室進攻太原。宗翰攻取河南，思敬隨完顔活女渡過黄河，攻下洛陽、圍困汴京都立過功。回師後，隸屬遼王宗幹的軍中。太宗到東京温泉，思敬代理護衛，帶領一百名衛兵隨行。兼任謀克。跟隨征討术虎麟有功，於是充任護衛。天眷二年，由於逮捕宗磐、宗雋的功勞，升爲顯武將軍。

熙宗捕魚混同江，網索絶，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繫網大繩，沉於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稱嘆，賞賚甚厚。擢右衛將軍，襲押懶路萬户，授世襲謀克。七年，召見，賜以襲衣、厩馬、錢萬貫。及歸，復遣使賜弓劍。是年，入爲工部尚書，改殿前都點檢。無何，爲吏部尚書。

熙宗在混同江捕魚，網索斷了，曹國王宗敏乘着酒興，打馬入江，手拉着繫網的大繩子，沉入水中。熙宗叫身邊的人去救他，倉猝之中没有人回答，思敬躍入水中，拉宗敏出來。熙宗贊嘆，賞賜很豐厚。提拔爲右衛將軍，繼承押懶路萬户，授任爲世襲謀克。七年，被召見，賜給重衣、厩馬、錢一萬貫。返回後，又派使者賜給他弓劍。這年，思敬入朝任工部尚書，改任殿前都點檢。不久，任吏部尚書。

天德初，爲報諭宋國使。宋人以舊例，請觀錢塘江潮，思敬不觀，曰："我國東有巨海，而江水有大於錢塘者。"竟不往。使還，拜尚書右

天德初年，任報諭宋國使。宋人按舊例，請他觀賞錢塘江潮，思敬不看，説："我國東有大海，而江水有比錢塘江還大的。"終究没有去。出使回來，拜爲尚書右丞，罷免後又任真定尹。

丞，罷爲真定尹。用廉，封河内郡王，徙封鉅鹿。丁母憂，起復本官，改益都尹。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慶陽尹。

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兼天德軍節度使。俄爲北路都統，佩金牌及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將本路兵二千，會孛古底，視地形衝要，或于狗濼屯駐，伺契丹賊出没之地，置守禦，遠斥候，賊至則戰，不以晝夜爲限。詔孛古底曰："爾兵少，思敬未至，不得先戰。"僕散忠義敗窩斡於陷泉，詔思敬選新馬三千，備追襲。窩斡入于奚中，思敬爲元帥右都監，以舊領軍入奚地張哥宅，會大軍討之。敗僞節度特末也，獲二百餘人。賊降將稍合住與其黨神獨斡，執窩斡并其母徐輦、妻子弟侄家屬及金銀牌印詣思敬降。思敬獻俘于京師，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玉帶、厩馬、名鷹。拜右副元帥，經略南邊，駐山東。罷爲北京留守。復拜右副元帥，仍經略山東。

初，猛安謀克屯田山東，各隨所受地土，散處州縣。世宗不欲猛安謀克與民户雜處，欲使相聚居之，遣户部郎中完顏讓往元帥府議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徒單克寧議曰："大軍方進伐宋，宜以家屬權寓州縣，量留軍衆以爲備禦。俟邊事寧息，猛安謀克各使聚居，則軍民俱便。"還奏，上從之。其後遂以猛安謀克自爲保聚，其田土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還京師，以爲北京留守，賜金鞍、勒馬。七年，召爲平章政事。先是，省并猛安謀克，及海陵時無功授猛安謀克者，皆罷之，失職者甚衆。思敬請量才用之，上從其

因爲官廉潔，任命爲河内郡王，轉封鉅鹿郡王。守母喪，起用任原來的官職，改任益都尹。正隆二年，按規定削去王爵，改任慶陽尹。

大定二年，授任爲西南路招討使，封爲濟國公，兼天德軍節度使。不久任北路都統，佩金牌及兩塊銀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任副都統。他帶領本路二千名兵士，與孛古底一起，察看地形險要，或者在狗濼屯駐，偵察契丹賊軍出没的地方，設置防守的人，派人深入偵察，賊軍一來就打，不受白天晚上的限制。皇上詔令孛古底説："你的兵力少，思敬没有到，不得先開戰。"僕散忠義在陷泉打敗了窩斡，詔令思敬挑選新馬三千匹，以備追擊敵人。窩斡逃入奚人之中，思敬爲元帥右都監，帶着以前統領的軍隊進入奚地張哥宅，聯合大軍去討伐。打敗僞節度使特末也，俘獲二百多人。賊軍降將稍合住與他的黨羽神獨斡，捉住窩斡和他的母親徐輦、妻子兒女弟侄家屬，帶着金銀牌印到思敬那裏投降。思敬獻俘虜到京城，被賞賜黄金一百兩、銀一千兩、重綵四十段、玉帶、厩馬和名鷹。拜爲右副元帥，負責處理南邊事務，駐扎在山東。後來罷免爲北京留守。又拜爲右副元帥，仍然負責處理山東事務。

當初，猛安謀克在山東屯兵墾田，各隨所授給的土地，散居在各州縣。世宗不想讓猛安謀克與民户雜居，想讓他們聚居在一起，派户部郎中完顏讓到元帥府商議這件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徒單克寧商議説："大軍正進攻宋，應當把家屬暫時安置在各州縣，適量留一些軍士防守護衛。等到邊境的事平息以後，再讓各猛安謀克聚居在一起，則對軍民都有好處。"完顏讓回去上奏，皇上同意了。那以後就讓猛安謀克自行聚居在一地，他們的土地與百姓的土地犬牙交錯的，就互相調换。三年四月，思敬被召回京城，任命爲北京留守，賜給金鞍、勒馬。七年，召任爲平章政事。在這以前，合并裁減猛安謀克，以及海陵王時無功被任命爲猛安、謀克的，都撤銷了，失去職位的人很多。思敬請求量才録用他們，皇上采

請。

思敬前爲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爲妾。至是，其兄乞離異，其妾畏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詔還其家。

九年，拜樞密使，上疏論五事：其一，女直人可依漢人以文理選試。其二，契丹人可分隸女直猛安。其三，鹽濼官可罷去。其四，與猛安同勾當副千户官亦可罷。其五，親王府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直語言文字。上皆從之。其後女直人試進士，夾谷衡、尼厖古鑑、徒單鎰、完顔匡輩，皆由此致宰相，實思敬啓之也。

久之，上謂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實録》，卿嘗爲侍從，必能記其事迹。"對曰："熙宗時，内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何必餘事。"上大悦。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大定十三年，薨。上輟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

孫吾侃术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將軍，授速濱路寶鄰山猛安。

贊曰：劾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撒改治國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謀遠略，爲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蓋前人之愆，著勛五世。《易》曰"有子，考無咎"，其此之謂乎。始祖與季弟異部而處，子孫俱爲强宗，而取遼之策，卒定于迪古乃，豈天道陰有以相之邪。

納了他的建議。

思敬以前任真定尹時，他的兒子搶所管轄百姓的女兒做妾。到這時，她的哥哥請求離異，那做妾的女子怕思敬身居相位，不敢離開。皇帝下詔准許她回家。

九年，思敬拜官樞密使，上疏議論五件事：其一，女真人可以依照漢人的辦法按文理選舉考試。其二，契丹人可以分别隸屬女真猛安。其三，鹽濼官可以撤銷。其四，與猛安同樣職能的副千户官也可以撤銷。其五，親王府的官吏按文資官委任，用女真語言文字教授他們。皇上都聽從了他的建議。其後女真人考進士，夾谷衡、尼厖古鑑、徒單鎰、完顔匡等人，都由此而官至宰相，實際上由思敬開拓了這條道路。

過了很久，皇上對思敬説："我想編寫《熙宗實録》，你曾經作過侍從，一定記得他的事迹。"他回答説："熙宗時，内外都得到人才，風調雨順，糧食豐收，盜賊平息，百姓安定，這是那時總的情況，何必記其他事。"皇上非常高興。世宗喜歡辦事，所以思敬這樣暗裏諫諍。大定十三年，思敬去世。皇上罷朝，親自去吊喪，哭得很傷心，説："他是舊臣啊！"賞賜很多，葬禮的費用全部由官府開支。

他的孫子吾侃术特，大定二十四年，被委任爲明威將軍，授給速濱路寶鄰山猛安的職位。

贊曰：劾者讓國給世祖，由此開創了帝王的基業。撒改治理國家，安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謀遠慮，爲一代宗仰的大臣，賢明啊！習不失掩蓋了前人的仇怨，功勛昭著於五個朝代。《易經》説"有才能出衆的兒子，父親就不會擔過錯"，説的就是這種事吧！始祖與小弟在不同部落居住，子孫都成爲强大的宗族，而進攻遼的策略，最終由迪古乃决定，難道是上天暗中相助嗎？

金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九

斡魯　斡魯古勃堇　婆盧火　吾扎忽
闍母　宗叙(本名德壽)

完顔斡魯

斡魯，韓國公劾者第三子。康宗初，蘇濱水含國部斡豁勃堇及斡准、職德二部有異志，斡帶治之，斡賽、斡魯爲之佐，遂伐斡豁，拔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斡賽母疾病，斡魯代將其兵者數月。斡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斡賽用之，卒城高麗。

斡魯是韓國公劾者的第三個兒子。康宗初，蘇濱水含國部斡豁勃堇及斡准、職德兩部落有二心，斡帶去處治他們，斡賽、斡魯協助他，於是討伐斡豁，攻下了他的城池回來。高麗在曷懶甸修築九座城池。斡賽的母親生病，斡魯代替他領兵幾個月。斡魯也築九座城池與高麗對抗，出則戰鬥，入則防守，斡賽任用他，終於在高麗建城。

收國二年四月，詔斡魯統諸軍，與闍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統斡魯古等，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耳。此非有遠大計，其亡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易爲招懷。如其不從，即議進討，無事多殺。"

收國二年四月，詔令斡魯統率各軍，與闍母、蒲察、迪古乃聯合咸州路都統斡魯古等，討伐高永昌。詔書説："高永昌誘迫戍兵，霸占一方，可以直接乘機而攻取他。這没有什麽遠大的計謀，他的滅亡可以馬上看到。東京渤海人老早就感激我，容易招撫。如果他們不順從，就考慮討伐，不要殺人過多。"

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甔口。永昌見遼政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元隆基。遼人討之，久不能克。

高永昌是渤海人，在遼任副將，帶領三千名士兵，駐扎在東京八甔口。永昌見遼政權一天天敗壞，太祖起兵，遼人不能對付，於是産生了非分的想法。這時，東京漢人和渤海人有仇，殺了很多渤海人。高永昌於是引誘渤海人和他的戍兵占領東京，一個月之内，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於是他越位稱帝，改年號叫隆基。遼人討伐他，許久都攻不下。

永昌使撻不野、杓合，以幣求救

高永昌派撻不野、杓合，帶着禮品求救於太

於太祖，且曰："願并力以取遼。"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款，當處以王爵。仍遣係遼籍女直胡突古來。"高永昌使撻不野與胡沙補、胡突古偕來，而永昌表辭不遜，且請還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與撻不野往招諭之。

祖，并説："願意合力攻取遼。"太祖派胡沙補去告訴他説："協力攻取遼是可以的。東京是我的近地，你輕易占據了它，來越位稱帝，可以嗎？你如果能歸附我，將封給你王爵。并派隸屬遼籍的女真人胡突古來。"高永昌派撻不野與胡沙補、胡突古一起來，而高永昌書表出言不遜，并要求歸還所俘獲的渤海人。太祖扣留胡突古不放回去，派遣大藥師奴與撻不野前往招安他。

斡魯方趨東京，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斡魯與遼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家奴鐸剌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之。會渤海高楨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緩師耳。斡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來拒。遇于沃里活水，我軍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島。

斡魯正直奔東京，遼兵六萬人來進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烏論石準與他們在益褪的地方戰鬥，大敗遼兵。五月，斡魯與遼兵在瀋州遭遇，打敗了他們，又進攻瀋州，攻取了。高永昌聽説攻下了瀋州，很害怕，派家奴鐸剌獻上金印一枚、銀牌五十塊，表示願意削去皇帝名號，作爲藩臣。斡魯派胡沙補、撒八去答覆他。正巧渤海人高楨投降，説永昌并不是真的投降，衹不過是用作緩兵之計。斡魯進軍，永昌於是殺了胡沙補等人，率軍來抵禦。在沃里活水遭遇，我軍渡河以後，高永昌的軍隊不戰而退，斡魯追擊到東京城下。第二天，高永昌率領他的所有軍隊來交戰，又大敗，於是率領五千騎兵逃往長松島。

初，太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既以克敵下城，何爲多殺。昔先太師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亡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亡，後日當有效用者。"至是，東京人恩勝奴、仙哥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先太師，蓋謂世祖云。未幾，撻不野執永昌及鐸剌以獻，皆殺之。於是，遼之南路係籍女直及東京州縣盡降。

當初，太祖攻下寧江州，把俘虜的東京渤海人都放了，他們往往在半路上逃跑，各位將領請求殺掉他們，太祖説："既然已經打敗了敵人攻下了城池，何必多殺人。當初先太師曾攻破敵人，俘獲一百多人，放掉他們，都逃跑了。後來，那些人往往招引他們部落的人來投降。現在這些人逃走，以後一定會有來報效的。"到這時，東京人恩勝奴、仙哥等人，捉住高永昌的妻子兒女以城投降，他們就是寧江州放掉的東京渤海人。先太師，指的是世祖。不久，撻不野抓住高永昌及鐸剌獻上，把他們都殺了。於是，遼南路係籍女真及東京的各州縣都投降了。

以斡魯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留烏蠢知東京事。詔除遼法，省賦税，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斡魯上謁于婆魯買水，上慰勞

以斡魯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留下烏蠢知東京事。下詔廢除遼的法律，減少賦税，依照本朝的制度設置猛安謀克。九月，斡魯到婆魯買水晉見皇帝，皇上慰勞他。辛亥，皇上到斡魯家

之。辛亥，幸斡魯第，張宴，官屬皆預，賜賚有差。

去，設宴，官屬都參加，賞賜不等。

燭偎水部實里古達，殺酬斡、僕忽得，斡魯分胡剌古、烏蠢之兵討之。酬斡宗室子，魁偉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多見任用。以兵五百，敗室韋，獲其民衆。及招降燭偎水部，以功爲謀克。僕忽得初事撒改，從討蕭海里，降燭偎水部，領行軍千户。從破黄龍府，戰達魯古城，皆有功。其破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去，僕忽得追復之。至是，與酬斡同被害。

燭偎水部實里古達，殺死酬斡、僕忽得，斡魯分胡剌古、烏蠢的兵去討伐。酬斡是宗室子弟，魁偉善戰，十五歲時從軍，很受重用，以五百名士兵打敗室韋，俘獲其民衆。到招降燭偎水部時，因有功而升爲謀克。僕忽得當初事奉撒改，隨從討伐蕭海里，招降了燭偎水部，領行軍千户。隨從攻破黄龍府，進攻達魯古城，都有功勞。攻破寧江州時，渤海人乙塞補叛逃，僕忽得把他追了回來。到這時，與酬斡一起遇害。

斡魯至石里罕河，實里古達遁去，追及于合撻剌山，誅其首惡四人，撫定餘衆。詔曰："汝討平叛亂，不勞師衆，朕甚嘉之。酬斡等死於國事，聞其尸棄于河，俟冰釋，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户爲一謀克，以衆所推服者領之，仍以其子弟等爲質。"斡魯乃還。天眷中，酬斡贈奉國上將軍，僕忽得贈昭義大將軍。

斡魯到達石里罕河，實里古達逃走，在合撻剌山被追上，斡魯殺了爲首作惡的四個人，安撫其他人。皇上下詔說："你討平叛亂，不使軍隊受勞苦，我很贊賞。酬斡等人爲國而死，聽説他們的尸體被抛入河中，等到冰融化時，一定要找到并安葬。實里古達的人民可以三百人組成一個謀克，由大家服從的人統領他們，并把他們的子弟作爲人質。"斡魯於是回來。天眷年間，酬斡被贈給奉國上將軍的稱號，僕忽得贈昭義大將軍的稱號。

斡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敵據城西浮圖，下射攻城者。斡魯與鶻巴魯攻浮圖，奪之，復以精鋭乘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國王使李良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于天德之境。婁室與斡魯合軍擊敗之，追至野谷，殺數千人。夏人渡澗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勝計。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斡魯爲西南路都統，往襲之。使勃剌淑、撒曷懣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喝离質於白水濼，獲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塚，領兵一萬，往應州。遣照里、背答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遼主營，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斡魯使使奏捷曰："賴陛下威靈，屢敗敵兵，

斡魯跟隨都統襲擊遼主，遼主西逃，西京投降後又叛亂，敵人占據城西的佛塔，往下射擊攻城的人。斡魯與鶻巴魯進攻佛塔，奪取了它，又用精鋭的兵力登上佛塔居高臨下向城中射箭，於是攻破了西京。夏國王派李良輔率領三萬士兵來救遼，駐扎在天德境内。婁室與斡魯合兵打敗了他，追到野谷，殺敵數千人。夏人渡澗水，水暴漲，被漂走而淹死的不可勝數。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斡魯爲西南路都統，前去襲擊。派勃剌淑、撒曷懣帶兵二百人，在白水濼襲擊遼代理六院司喝离質，俘獲了他。遼主把軍需物資留在青塚，帶兵一萬人，前往應州。派照里、背答分别帶兵截擊，宗望突襲遼主軍營，把遼主的妻子、兒女、宗族全部俘獲，得到遼的傳國璽。斡魯派使者報捷說："依靠陛下的威名，多次打敗敵兵，遼主没有地方可去，一定會來投降。我已經嚴厲

遼主無歸，勢必來降，已嚴戒鄰境毋納。宋人合饋軍糧，令銀术可往代州受之。”詔：“遍諭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耻，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楊璞徵糧於宋，銀术可不須往矣。遼趙王習泥烈及諸官吏，并釋其罪，且撫慰之。”

告誡鄰國不要接納。宋人應當供給的軍糧，令銀术可到代州去接受。”詔令説：“遍告有功的將士，等我到那裏後，要按等級行賞。不要奪去遼主親屬的車輛帳篷，要善待他們。遼主孤單地離開國家，心懷悲傷和耻辱，我怕他喪命。他雖然是自己作孽，但曾經做過皇帝，我很不忍心。如果招降他肯來，把他的宗族交給他。我已經派楊璞向宋徵收糧食，銀术可就不必去了。遼趙王習泥烈及各官吏，都免掉他們的罪，并安撫他們。”

太祖還京師，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斡魯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師，詔：“以夏人言，宋侵略新割地，以便宜决之。”斡魯奏曰：“夏人不盡歸户口資帑，又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或不欲歸我户口，沮吾追襲遼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誠有異圖。宜謹守備，盡索在夏户口，通聞兩國，事審處之。”斡魯復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通。復詔曰：“宗翰請毋與宋山西地，卿復及此，疆埸之事當慎毋忽。”及宗翰等伐宋，斡魯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天會五年，薨。皇統五年，追封鄭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

太祖回到京師，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斡魯及蒲家奴爲副。宗翰到京師朝拜，皇上下詔説：“據夏人説，宋人侵犯新割讓的土地，你們要見機行事。”翰魯上奏説：“夏人不把户口資産全交上來，還以宋人侵犯賜給的土地爲藉口請求援兵。宋的邊疆守臣要奪取賜給夏人的疆土，可能有其他打算。”下詔説：“夏人多次求援兵，或許是不想交出户口，阻止我們追擊遼主的事情。宋人敢説自己奪取夏人疆土，肯定有其他打算。你們應當謹慎防守，索取在西夏的全部户口，通報兩國，對事情要審慎處理。”斡魯又請求不要割山西的土地割給宋，則遼主無法與宋的郭藥師勾結。皇上又下詔説：“宗翰請求不要把山西地給宋，你又説到這事，疆埸上的事情應當慎重不要草率。”到宗翰等人討伐宋時，斡魯爲西南路、西北路都統。天會五年，去世。皇統五年，追封爲鄭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

子撒八，銀青光禄大夫。子賽里。

兒子撒八，爲銀青光禄大夫。兒子賽里。

完顔斡魯古

斡魯古勃堇，宗室子也。太祖伐遼，使斡魯古、阿魯撫諭斡忽、急賽兩路係遼女直，與遼節度使撻不也戰，敗之，斬撻不也，酷輦嶺阿魯臺罕等十四太彎皆降，斡忽、急賽兩路亦降。與遼都統實婁戰于咸州西，敗之，斬實婁于陣，與婁室克咸州。陁滿忽吐以所部降于斡魯古，鄰部户

斡魯古勃堇，是宗室子弟。太祖討伐遼時，派斡魯古、阿魯安撫斡忽、急賽兩路的係遼女真，與遼節度使撻不也戰鬥，打敗了他，斬殺了撻不也，酷輦嶺阿魯臺罕等十四太彎都投降，斡忽、急賽兩路也投降了。又與遼都統實婁在咸州西交戰，打敗了他，在戰鬥中斬殺實婁，與婁室攻克咸州。陁滿忽吐統率所帶的人向斡魯古投降，鄰近部落七千户也來歸附，於是又與遼將喝

七千亦來歸，遂與遼將喝補戰，破其軍數萬人。太祖嘉之，以爲咸州軍帥。

斡魯伐高永昌于東京，斡魯古以咸州軍佐之。遼秦晋國王耶律捏里來伐，迪古乃、婁室、婆盧火等將二萬衆，合斡魯古咸州兵往擊之。

胡突古嘗叛入于遼，居于東京，高永昌據東京，太祖索之以歸。斡魯古伐永昌，以便宜署胡突古爲千户。散都魯、訛魯補皆無功，亦以便宜除官。及以便宜解權謀克斛拔魯、黄哥、達及保等職，皆非其罪。太祖聞之，盡復斛拔魯等謀克，胡突古等皆罷去。

太祖聞斡魯古軍中往往闕馬，而官馬多匿於私家，遂檢括之。耶律捏里、佛頂遺斡魯古書，請和。斡魯古以捏里書并所答書來上，且請曰："復有書問，宜如何報之?"詔曰："若彼再來請和，汝當以阿疎等叛亡，索而不獲至於交兵，我行人賽刺亦不遣還。若歸賽剌，及送阿疎等，則和好之議方敢奏聞。仍恐議和非實，無失備禦。"

耶律捏里軍蒺藜山，斡魯古以兵一萬，戍東京。太祖使迪古乃、婁室復以兵一萬益之，詔曰："遼主失道，肆命徂征，惟爾將士，當體朕意，拒命者討之，服者撫安之，毋貪俘掠，毋肆殺戮。所賜捏里詔書，可傳致也。"詔捏里曰："汝等誠欲請和，當廢黜昏主，擇立賢者，副朕吊伐之意，然後可議和約。不然，當盡并爾國。其審圖之。"捏里復書斡魯古，云："降去人痕孛見還，則當送阿疎等。"上曰："痕孛等乃交兵之後來降，阿疎則平日以罪亡去，其事特異。"復詔捏里，令此月十三日送阿

補交戰，打敗敵軍數萬人。太祖贊賞他，任命爲咸州軍帥。

斡魯到東京討伐高永昌，斡魯古帶領咸州的軍隊去協助。遼秦晋國王耶律捏里來進攻，迪古乃、婁室、婆盧火等帶領二萬人，聯合斡魯古的咸州兵去迎擊。

胡突古曾經叛逃到遼，住在東京，高永昌占據東京後，太祖把他要了回來。斡魯古討伐永昌，酌情委任胡突古爲千户。散都魯、訛魯補都没有功勞，也酌情委任官職。直到不經請示解除了暫任謀克斛拔魯、黄哥、達及保等人的職務，都不是他們的罪過。太祖聽説後，全部恢復斛拔魯等人謀克的職務，罷免了胡突古等人的官職。

太祖聽説斡魯古軍中往往缺少馬匹，而官馬多藏在私人家中，於是下令檢查收繳。耶律捏里、佛頂送信給斡魯古，請求講和。斡魯古把捏里的信與自己的回信上報，并且請求説："如果他們再寫信來，應當如何回答?"皇上下詔説："如果他們再來求和，你應當説阿疎等叛逃，我們索取不到以至於交戰，我方的使者賽刺也不放回。如果放回賽剌，及送回阿疎等人，則和好的建議我纔敢上報。并且怕講和不是真的，不要鬆懈防備。"

耶律捏里駐扎在蒺藜山，斡魯古帶兵一萬，駐防東京。太祖派迪古乃、婁室再以一萬兵力增援他，下詔説："遼主無道，任意征戰，你們這些將士，應當明白我的心意，討伐拒絶命令的人，安撫歸附的人，不要貪圖俘虜敵人和掠奪財物，不要任意殺戮。賜給捏里的詔書，可以傳送給他。"詔令捏里説："你們如果真的想講和，應當廢黜昏君，選立賢能的人，以滿足我討伐的目的，然後纔可以講和。不然，我要全部兼并你們的國家。你仔細考慮吧。"捏里回信給斡魯古，説："如果把投降到你們那裏的痕孛遣送回來，我們就送回阿疎等人。"皇上説："痕孛等人是交戰後纔投降來的，阿疎則是平時因罪逃去的，兩件事大不一樣。"又詔令捏里，命令本月十三日

疎至顯州，各遣重臣議疆埸事。

斡魯古等攻顯州，知東京事完顏斡論以兵來會，即以兵三千先渡遼水，得降户千餘，遂薄顯州。郭藥師乘夜來襲，斡論擊走之。斡魯古等遂與捏里等戰于蒺藜山，大敗遼兵，追北至阿里真陂，獲佛頂家屬。遂圍顯州，攻其城西南，軍士神篤逾城先入，燒其佛寺，烟焰撲人，守陴者不能立，諸軍乘之，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乾州後爲閭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徙成、川州人于同、銀二州居之。

捏里再以書來請和，斡魯古承前詔，以阿疎爲言，答之。駐軍顯州以聽命。賜斡魯古等馬十匹，詔曰："汝等力摧大敵，攻下諸城，朕甚嘉之。遼主未獲，人心易摇，不可恃戰勝而失備禦。"遼雙州節度使張崇降，斡魯古以便宜命復其職，仍令世襲。

斡魯古久在咸州，多立功，亦多自恣，劾里保、雙古等告斡魯古不法事：遼帝在中京可追襲而不追襲，咸州糧草豐足而奏數不以實，攻顯州獲生口財畜多自取。捏里、孛剌束等亦告孛堇㬫葛、麻吉、窩論、赤閏、阿剌本、乙剌等多取生口財畜。遂以闍哥代爲咸州路都統。

闍哥亦宗室子也，既代斡魯古治咸州。初，迪古乃、婁室奏，攻顯州新降附之民，可遷其富者于咸州路，其貧者徙内地。於是，詔使闍哥擇其才可幹事者授之謀克，其豪右誠心歸附者擬爲猛安，録其姓名以聞，饑貧之民，官賑給之，而使闍母爲其副統云。久之，遼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家，詣咸州都統降。上

把阿疎送到顯州，各派重臣討論戰事。

斡魯古等人進攻顯州，知東京事完顏斡論帶兵來會合，立即派三千士兵先渡過遼水，獲得投降的一千多户，於是逼近顯州。郭藥師乘夜來襲擊，斡論打跑了他們。斡魯古等人於是與捏里在蒺藜山交戰，大敗遼兵，追擊到了阿里真陂，俘獲佛頂的家屬。於是圍困顯州，攻打城的西南，軍士神篤越過城墻先進入城中，燒掉佛寺，濃烟與烈焰撲面而來，守城墻的人不能站立，各軍乘勢進攻，攻下了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都投降了。乾州後來改爲閭陽縣，遼的皇陵多在這裏，命令不要侵犯。遷移成、川二州的人到同、銀二州居住。

捏里又寫信來求和，斡魯古根據以前的詔令，以阿疎爲藉口，答覆他。駐扎在顯州聽候命令。皇上賜給斡魯古等人馬十匹，下詔説："你們力挫大敵，攻下各個城池，我很贊賞。遼主還没有被抓獲，人心容易動摇，不可陶醉在勝利中而失於防備。"遼雙州節度使張崇投降，斡魯古不經請求酌情命令他恢復原職，并讓世代相傳。

斡魯古在咸州很久，立了很多功，也很放縱自己，劾里保、雙古等告發斡魯古做的違法的事：遼帝在中京時，可以追擊而不追擊，咸州糧草充足而不如實上報，進攻顯州俘獲的人口財畜多據爲己有。捏里、孛剌束等人也告發孛堇㬫葛、麻吉、窩論、赤閏、阿剌本、乙剌等人多私占人口和財物牲畜。於是以闍哥代任咸州路都統。

闍哥也是宗室子弟，代替斡魯古治理咸州。當初，迪古乃、婁室上奏説，攻下顯州後新降附的百姓，可以把富裕的遷到咸州路，貧窮的遷到内地。於是，下詔派闍哥挑選其中有才能可以辦事的人委任爲謀克，把誠心歸附的有勢力的人委任爲猛安，開列他們的名單上報，飢餓貧困的人，由官府救濟，而任命闍母爲副都統。過了很久，遼通、祺、雙、遼四州的百姓八百多家，向咸州都統投降。皇上説："遼人賦税搜刮無度，

曰："遼人賦斂無度，民不堪命，相率求生，不可使失望，分置諸部，擇善地以處之。"

百姓無法活命，相率來求生，不可使他們失望，要分別把他們安置在各部，挑選好的地方讓他們居住。"

太祖召斡魯古自問之，斡魯古引伏。閣哥鞫窩論等。詔降斡魯古爲謀克，而禁錮窩論等。天輔六年，討賊于牛心山，道病卒。天眷中，贈特進。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大定十五年，謚莊翼。

太祖召見斡魯古親自詢問，斡魯古供認服罪。閣哥審問窩論等人。下詔降斡魯古爲謀克，而關押窩論等人。天輔六年，斡魯古到牛心山討伐盜賊，病死在途中。天眷年間，贈特進。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大定十五年，謚號莊翼。

完顔婆盧火

婆盧火，安帝五代孫。太祖伐遼，使婆盧火徵迪古乃兵，失期，杖之。後與渾黜以四千人，往助婁室、銀术哥攻黄龍府。辭勒罕、轍孛得兄弟，直撒里部人，嘗寇耶懶路，穆宗遣婆盧火討之。至阿里門河，辭勒罕僞降，遂略馬畜三百而去，復掠兀勒部二十五寨。太祖復使婆盧火討之。婆盧火渡蘇衮河，招降旁近諸部，因籍丁壯爲軍，至特滕吴水，轍孛得僞降，復叛去，執而殺之。婆盧火至特鄰城，圍之，辭勒罕遁去。婆盧火破其城，執其妻子，辭勒罕遂降，曰："我之馬牛財貨盡矣，何以爲生。"婆盧火與之馬十四。直撒里部産良馬，太祖使紇石烈阿習罕掌其畜牧，婆盧火及子婆速，俱爲謀克。

婆盧火，爲安帝的五代孫。太祖討伐遼，派婆盧火去徵迪古乃的兵，誤期，被處以杖刑。後來與渾黜一起帶四千人去協助婁室、銀术哥進攻黄龍府。辭勒罕、轍孛得兄弟，是直撒里部人，曾經侵犯過耶懶路，穆宗派婆盧火去討伐。至阿里門河，辭勒罕僞降，搶三百匹牲畜而去，復掠兀勒部二十五寨。太祖復使婆盧火討之。婆盧火渡過蘇衮河，招降附近各部落，於是徵發壯丁當兵，到達特滕吴水，轍孛得假意投降，又叛逃離去，被抓住殺掉了。婆盧火到達特鄰城，圍困了它，辭勒罕逃離。婆盧火攻下特鄰城，抓住了他的妻子兒女，辭勒罕於是投降，説："我的馬牛財産全完了，怎麽生活。"婆盧火給他十四馬。直撒里部出産好馬，太祖派紇石烈阿習罕掌管他們的畜牧，婆盧火及兒子婆速，都爲謀克。

天輔五年，摘取諸路猛安中萬餘家，屯田于泰州，婆盧火爲都統，賜耕牛五十。婆盧火舊居按出虎水，自是徙居泰州，而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俱徙焉。唯族子撒剌喝嘗爲世祖養子，獨得不徙。

天輔五年，挑選各路猛安中一萬多家，在泰州屯駐耕種，婆盧火爲都統，被賜給五十頭耕牛。婆盧火以前住在按出虎水，從這以後遷居泰州，并派拾得、查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一起遷徙。衹有同族子撒剌喝曾爲世祖的養子，没有遷徙。

太祖取燕京，婆盧火爲右翼，兵出居庸關，大敗遼兵，遂取居庸。蕭妃遁去，都監高六等來送款乞降。習古乃追蕭妃至古北口，蕭妃已過三日，不及而還。上令婆盧火、胡實賚率輕騎追之，蕭妃已遠去，獲其從官

太祖攻取燕京，婆盧火爲右翼，從居庸關出兵，大敗遼兵，於是攻下居庸。蕭妃逃走，都監高六等人來投誠求降。習古乃追蕭妃到古北口，蕭妃已離開三天，没有追上而回。皇上命令婆盧火、胡實賚率領輕騎追擊，蕭妃已遠去，俘獲了她的隨從官統軍察剌、宣徽查剌和她的家族成

統軍察刺、宣徽查刺，并其家族，又銀牌二、印十有一。及迭刺叛，婆盧火、石古乃討平之，其群官率衆降者，就使領其所部。太宗以空名宣頭及銀牌給之。

同時有婆盧火者，婁室平陝西，婆盧火、繩果監戰。後爲平陽尹，西南路招討使，終於慶陽尹。

泰州婆盧火守邊屢有功，太宗賜衣一襲，并賜其子剖叔。八年，以甲冑賜所部諸謀克。天會十三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眷元年，駐烏骨迪烈地，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剛毅。

子剖叔，襲猛安，天眷二年，爲泰州副都統，子斡帶，廣威將軍。

婆速，官特進，子吾扎忽。

完顏吾扎忽

吾扎忽，善騎射，年二十，以本班祗候郎君都管，從征伐有功，授修武校尉。皇統二年，權領泰州軍。平陝西，至涇州，大破宋兵於馬西鎮，超遷寧遠大將軍，襲猛安。復以本部軍從宗弼，權都統。正隆末，從海陵伐宋。契丹反，與德昌軍節度使移室懣同討契丹，許以便宜從事。

大定初，除咸平尹，駐軍泰州。俄改臨潢尹，攝元帥左都監。與廣寧尹僕散渾坦俱從元帥右都監神土懣解臨潢之圍。契丹引衆東行，吾扎忽追及于窊歷山。押軍猛安契丹忽刺叔以所部助敵，攻官軍，官軍失利。泰州節度使烏里雅來救，未至臨潢與敵遇，烏里雅敗，僅以數騎脱歸。敵攻泰州，其勢大振，城中震駭，將士不敢出戰，敵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士數人持鐔刀循城，應敵力戰，斫刈甚衆，敵乃退，泰州得完。吾扎忽乃使謀克蒲盧渾徙百姓旁

員，以及兩塊銀牌、十一枚印。直到迭刺叛亂，婆盧火、石古乃平定他們，他們手下的官員們率領衆人投降的，就讓他們統領手下的人。太宗把空白委任狀及銀牌交給婆盧火。

同時還有一人叫婆盧火，婁室平定陝西，婆盧火、繩果督戰。後來任平陽尹，西南路招討使，官做到慶陽尹。

泰州婆盧火守邊多次立功，太宗賜衣一套，并賞賜他的兒子剖叔。八年，賜鎧甲頭盔給他所統領的各謀克。天會十三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眷元年，駐扎在烏骨迪烈這個地方，去世。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剛毅。

兒子剖叔，繼承猛安的職位，天眷二年，爲泰州副都統，兒子斡帶，爲廣威將軍。

婆速，官至特進，兒子吾扎忽。

吾扎忽，善於騎馬射箭，二十歲時，以本班祗候郎君都管，隨從征戰有功，授給修武校尉的官職。皇統二年，暫時統領泰州軍。平定陝西，到達涇州，在馬西鎮大敗宋軍，破格提升寧遠大將軍，繼承猛安職位。又帶領本部軍跟隨宗弼，暫任都統。正隆末，跟隨海陵王進攻宋。契丹人造反，他與德昌軍節度使移室懣一起討伐契丹，被允許見機行事。

大定初，被委任爲咸平尹，駐軍在泰州。不久改任臨潢尹，暫任元帥左都監。與廣寧尹僕散渾坦一起隨元帥右都監神土懣解臨潢之圍。契丹人率軍東走，吾扎忽在窊歷山追上他們。押軍猛安契丹人忽刺叔用所帶領的人幫助敵人，進攻官軍，官軍失利。泰州節度使烏里雅趕來援救，未到臨潢就與敵人遭遇，烏里雅戰敗，僅帶幾個騎兵逃了回來。敵人進攻泰州，軍威大振，城中震驚，將士不敢出戰，敵人從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領軍士數人手持鐔刀沿着城墻奮力迎擊敵人，殺敵很多，敵人退却，泰州得以保全。吾扎忽於是派謀克蒲盧渾把百姓遷到附近各地及險要地方，等候大軍到來。第二年，在濟州

邑及險厄之地，以俟大軍。明年，聚甲士萬三千於濟州，會元帥謀衍，敗窩斡於長濼。戰霿鬆河，戰陷泉，皆有功，改胡里改節度使，卒。

集合甲兵一萬三千人，聯合元帥謀衍，在長濼打敗了窩斡。霿鬆河之戰，陷泉之戰，吾扎忽都有功，改任胡里改節度使，去世。

吾扎忽性聰敏，有才智，善用軍，常出敵之不意，故能以寡敵衆，而所往無不克，號爲"鶻軍"云。

吾扎忽生性聰明敏捷，有才智，善於用兵，經常出敵不意，所以能以少勝多，而戰無不勝，號稱"鶻軍"。

完顏闍母

闍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異母弟也。高永昌據東京，斡魯往伐之，闍母等爲之佐。已克瀋州，城中出奔者闍母邀擊殆盡。與永昌隔沃里活水，衆遇淖不敢進，闍母以所部先濟，諸軍畢濟。軍東京城下，城中人出城來戰，闍母破之于首山，殲其衆，獲馬五百匹。

闍母是世祖的第十一個兒子，太祖的異母弟。高永昌占據東京，斡魯前去討伐，闍母等人輔助他。攻克瀋州後，從城中出逃的人幾乎全被闍母截擊。與高永昌隔沃里活水，衆人遇到泥沼不敢前進，闍母以所帶的人馬先渡過，各軍隨後全部渡過來。軍隊駐扎在東京城下，城中的人出來交戰，闍母在首山打敗了他們，消滅敵軍，繳獲馬五百匹。

及斡魯古以罪去咸州，闍母代之，於是闍母爲咸州路副統。遼議和久不成，太祖進兵，詔咸州路都統司，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會于渾河。太祖攻上京，實臨潢府，諭之不下。遼人恃儲蓄自固。上親臨陣，闍母以衆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率衆出降。都統杲兵至中京，闍母自城西沿土河以進，城中兵尚餘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

到斡魯古因罪離開咸州時，闍母代替他，於是闍母任咸州路副統。與遼講和很久都不成功，太祖進兵，詔令咸州路都統司，命令斜葛留兵一千人鎮守，闍母帶領其他兵到渾河會合。太祖進攻上京，實際上是臨潢府，招降敵人，敵人不投降。遼人依仗儲蓄固守。皇上親自上陣，闍母帶人先登城，攻下外城，留守撻不野率領衆人投降。都統完顏杲帶兵到中京，闍母從城西沿土河前進，城中敵兵還有三千人，都不能堅守，於是攻下了城。

宗翰等攻西京，闍母、婁室等於城東爲木洞以捍蔽矢石，於北隅以芻茭塞其隍，城中出兵萬餘，將燒之。温迪罕蒲匣率衆力戰，執旗者被創，蒲匣自執旗，奮擊却之。又爲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闍母與麾下乘車先登，諸軍繼之，遂克西京。

宗翰等人進攻西京，闍母、婁室等人在城東做木洞來遮擋箭和石頭，在北角用草塞住護城壕，城中出兵一萬多人，將要放火燒他們。温迪罕蒲匣率兵力戰，掌旗的人受傷，蒲匣親自掌旗，奮力打退了敵人。又造四輪皮車，高於城墻，闍母與部下乘車先登，各軍接上，於是攻下西京。

與遼步騎五千戰于朔州之境，斬首三百級。復敗遼騎三百于河陰。遼兵五千屯于馬邑縣南，復擊破之，隳其營壘，盡得其車馬、器械。遼兵三萬，列營于西京之西，闍母以三千擊之。闍母使士卒皆去馬，陣於溝塹之

闍母與遼步軍騎兵五千人在朔州交戰，殺敵三百人。又在河陰打敗遼騎兵三百人。遼兵五千人駐扎在馬邑縣南，闍母又打敗了他們，搗毀了他們的營壘，全部繳獲了他們的車馬、器械。遼兵三萬人，在西京的西面列陣，闍母派三千人去進攻。闍母命令士兵都下馬，在壕溝之間列陣，

間，曰："以一擊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戰，遼兵遂敗，追到其營而止。明日，復敗其兵七百餘人。

興中府宜州復叛，闍母討之，并下詔招諭，詔闍母曰："遼之土地皆爲我有，彼雖復叛，終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勃堇蒙刮、斜鉢、吾撻等獲契丹九斤，興中平。

闍母爲南路都統，討回离保，詔曰："回离保以烏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必將自斃。若彼不出掠，毋庸攻討。"耶律奥古哲等殺回离保于景、薊之間，其衆遂潰。

張覺據平州叛，入于宋，闍母自錦州往討之。覺將以兵脅遷、來、潤、隰四州之民，闍母至潤州，擊走張覺軍，逐北至榆關，遣俘持書招之。復敗覺兵於營州東北，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雨，退屯海壖，逐水草休息，使僕虺、蒙刮兩猛安屯潤州，制未降州縣，不得與覺交通。九月，闍母破覺將王孝古於新安，敗覺軍於樓峰口。復與覺戰於兔耳山，闍母大敗。太宗使宗望問闍母敗軍之狀，宗望遂以闍母軍討覺。及宗望破張覺，太宗乃赦闍母，召宗望赴闕。

闍母連破僞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遣使迎勞之，詔曰："聞下南京，撫定兵民，甚善。諸軍之賞，卿差等以給之。"又詔曰："南京疆埸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遂下宜州，拔叉牙山，殺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歲饑，許田獵。

其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闍母輒因降人知之，即具奏，語在宋事

說："以一攻十，不讓他們身處死境，就不能迫使他們戰鬥。"他對衆人說："如果不戰勝敵人，不可以求生。"於是人們都殊死作戰，遼兵敗退，闍母追到他們的營地纔停止。第二天，又打敗敵兵七百多人。

興中府宜州又叛亂，闍母去討伐，皇上下詔招撫，詔令闍母說："遼的土地都爲我所有，他們雖然又叛亂，終究都是我的臣民，可以放他們從事生產，不得侵奪。"勃堇蒙刮、斜鉢、吾撻等人抓獲契丹人九斤，興中平定。

闍母爲南路都統，討伐回离保，皇上下詔說："回离保帶領烏合之衆，占據險要地勢，他們的結果一定是自取滅亡。如果他們不出來掠奪，不必攻討。"耶律奥古哲等在景、薊之間殺了回离保，他的部衆於是潰散。

張覺占據平州叛亂，歸附宋，闍母從錦州去討伐。張覺將要率兵逼迫遷、來、潤、隰四州的人民，闍母到達潤州，打走張覺的軍隊，追擊到榆關，派俘虜帶書信回去招降他。又在營州東北打敗張覺的軍隊，想乘勝進取南京。當時正天熱下雨，退駐在海邊空地，找有水草的地方休息，派僕虺、蒙刮兩猛安駐扎潤州，控制没有投降的各州縣，不得與張覺聯絡。九月，闍母在新安攻破張覺的部將王孝古，在樓峰口打敗張覺的軍隊。又與張覺在兔耳山交戰，闍母大敗。太宗派宗望查問闍母敗軍的情況，宗望於是用闍母的軍隊討伐張覺。直到宗望攻破張覺，太宗纔赦免闍母，召宗望回朝廷。

闍母接連打敗僞都統張敦固，於是攻克南京，抓住敦固殺掉了。皇上派使者去慰勞他，下詔說："聽説攻下了南京，安撫軍民，很好。各軍的賞賜，你就按等級給他們。"又下詔說："南京的疆埸照舊駐軍鎮守。命令有關部門運米五萬石到廣寧，供應南京、潤州的守軍。"於是闍母又攻下宜州，攻克叉牙山，殺掉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下詔鑒於南路鬧饑荒，允許打獵。

後來宋童貫、郭藥師整治軍隊，闍母往往通過投降過來的人瞭解情況，立即上奏，這記載

中。而宗翰、宗望皆請伐宋，於是闍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闍母屬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請以爲都統，己監戰事。於是闍母爲都統，掃喝副之，敗郭藥師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于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闍母與劉彦宗留燕京，節制諸軍。八月，復伐宋，大軍克汴州，諸軍屯于城上。城中諸軍潰而西出者十三萬人，闍母、撻懶分擊，大敗之。師還，闍母爲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於莫州。宗輔爲右副元帥，徇地淄、青。闍母與宗弼分兵破山谷諸屯。宋李成兵圍淄州，烏林荅泰欲破之。闍母克濰州。迪克補、术烈速連破趙子昉等兵，至于河上。烏林荅泰欲破敵于靈城鎮。及議伐康王，闍母欲先定河北，然後進討，太宗乃酌取群議之中，使婁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

天會七年，薨，年四十。熙宗時，追封吴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正隆，改封譚王。大定二年，徙封魯王，謚莊襄。子宗叙。

在宋朝的史事中。而宗翰、宗望都請求進攻宋，於是闍母協助宗望進攻宋，宗望鑒於闍母地位尊貴，先皇帝任用他立過功，請求任命他爲都統，自己監督戰事。於是闍母任都統，掃喝爲副都統，在白河打敗郭藥師的軍隊，於是燕山投降，以先鋒渡過黄河圍困汴京，宋人請求訂立盟約。將士們分别駐扎在安肅、雄、霸、廣、信境内，宗望返回山西，闍母與劉彦宗留在燕京，指揮各軍。八月，又進攻宋，大軍攻克汴州，各路軍隊駐扎在城上。城中各軍潰散向西逃出的有十三萬人，闍母、撻懶分兵出擊，大敗敵人。軍隊回來，闍母任元帥左都監，攻下了河間，在莫州大敗一萬多名敵兵。宗輔爲右副元帥，巡行降服淄、青等地。闍母與宗弼分兵攻破山谷中各堡壘。宋李成的軍隊圍困淄州，烏林荅泰欲攻破了他。闍母攻克濰州。迪古補、术烈速接連打敗趙子昉等人的軍隊，到達黄河邊。烏林荅泰欲在靈城鎮打敗了敵人。直到計劃討伐康王，闍母想先平定河北，然後進討，太宗於是對各種議論進行折衷，派婁室進攻陝西，宗翰、宗輔南征。

天會七年，闍母去世，時年四十歲。熙宗時，追封爲吴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時改封譚王。大定二年，改封魯王，謚號莊襄。兒子宗叙。

完顔宗叙

宗叙，本名德壽，闍母第四子也。奇偉有大志，喜談兵。天德二年，充護衛，授武義將軍。明年，授世襲謀克，擢御院通進，遷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轉國子司業，兼左補闕。正隆初，轉符寶郎，在宫職凡五年，皆帶劍押領宿衛。遷大宗正丞，以母憂去官。以本官起復，未幾，遷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改左驍騎都指揮使。明年，海陵幸南京，宗叙至汴。契丹撒八反，宗叙爲咸平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以甲仗四千付之，許以便宜。

宗叙，本名德壽，是闍母的第四個兒子。奇偉有大志，喜歡談論軍事。天德二年，充任護衛，授官武義將軍。第二年，授任爲世襲謀克，提升爲御院通進，升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轉國子司業，兼任左補闕。正隆初，轉符寶郎，在宫内共任職五年，都帶劍負責保衛。升遷爲大宗正丞，由於守母喪離任。喪期未滿起用任原職，不久，升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改任左驍騎都指揮使。第二年，海陵王巡行南京，宗叙到達汴京。契丹人撒八造反，宗叙任咸平尹，兼任本路兵馬都總管，交給宗叙四千帶兵器的士卒，允許他靈活行事。

宗敘出松亭關，取牛遞于廣寧。聞世宗即位，將歸之。廣寧尹按荅海弟燕京勸宗敘，乃還興中。白彦敬、紇石烈志寧使宗敘奉表降。宗敘見世宗於梁魚務，授寧昌軍節度使。

明年二月，契丹攻寧昌，宗敘止有女直、渤海騎兵三十、漢兵百二十人，自將擊之。遇賊千餘騎，漢兵皆散走，宗敘與女直、渤海三十騎盡鋭力戰，身被二創，所乘馬中箭而仆，遂爲所執。居百餘日，會賊中有臨潢民移剌阿塔等，盜馬授之，得脱歸。

宗敘陷賊久，盡得其虚實，見元帥完顔謀衍、平章政事完顔元宜，謂之曰："賊衆烏合，無紀律，破之易耳。"於是帥府欲授軍職，宗敘見謀衍貪鹵掠，失事機，欲歸白上，不肯受職，曰："我有機密，須面奏。"是夕，乃遁去，至廣寧，矯取驛馬，馳至京師。而帥府先事以聞，上遣中使詰之曰："汝爲節度，不度衆寡，戰敗被獲，幸得脱歸，乃拒帥府命，輒自乘傳赴都，朕姑置汝罪，可速還軍，并力破賊。"宗敘附奏曰："臣非辭難者，事須面奏，不得不來。"遂召入，乃條奏賊中虚實，及諸軍進退不合事機狀。詔大臣議，皆以其言爲然。是時，已詔僕散忠義代謀衍爲元帥進討，於是拜宗敘爲兵部尚書，以本職領右翼都統，率宗寧、烏延查剌、烏林荅剌撒兵各千人，號三萬，佐忠義軍。至花道，遇賊，與戰，左翼都統宗亨先敗走，忠義亦引却，宗敘勒本部遮擊之，麾帳下士三百，捨馬步戰，賊不得逞。大軍整列復至，合勢擊之，賊遂敗去。而元帥右監軍紇石烈志寧率軍至，追及窩斡於陷泉，大破之。復與志寧及徒單克寧，追至七渡河，復大敗之。元帥忠義遂

宗敘從松亭關出發，在廣寧攻取牛遞。聽説世宗即位，將要去歸附他。廣寧尹按荅海的弟弟燕京勸宗敘，他於是回到興中。白彦敬、紇石烈志寧令宗敘上書表投降。宗敘到梁魚務見世宗，被委任爲寧昌軍節度使。

第二年二月，契丹人進攻寧昌，宗敘衹有女真、渤海騎兵三十人、漢兵一百二十人，親自率領他們迎擊。遇到敵人騎兵一千多人，漢兵都逃散，宗敘與女真、渤海騎兵三十人盡力戰鬥，身上受了二處傷，騎的馬中箭倒下，於是被俘。過了一百多天，遇到敵軍中有臨潢百姓移剌阿塔等人，偷來馬交給他，纔逃脱回來。

宗敘陷入敵軍中時間長了，盡知敵人的虚實，見元帥完顔謀衍、平章政事完顔元宜，對他們説："敵人乃烏合之衆，没有紀律，打敗他們很容易。"於是元帥府想委任他軍職，宗敘見謀衍貪圖掠奪，失去戰機，想回去告訴皇上，不肯接受職務，説："我有機密，必須當面向皇上奏報。"於是當天晚上逃走，到達廣寧，假傳命令獲得驛馬，趕到京城。而帥府却先上奏，皇上派中使責問他説："你身爲節度使，不考慮人馬多少，戰敗被俘，僥幸逃回，却拒絶帥府的命令，擅自騎驛馬到都城，我暫且饒了你的罪，你可以趕快回到軍中，同心協力打敗敵人。"宗敘附奏説："我并不是推脱困難的人，事情需要當面禀奏，不得不來。"於是被召進去，他逐條上奏敵人中的情况，以及各軍進退不合時機的情况。皇上詔令大臣討論，都認爲他説得對。這時，已經詔令僕散忠義代替謀衍爲元帥進討，於是拜宗敘爲兵部尚書，以本職領右翼都統，率領宗寧、烏延查剌、烏林荅剌撒的兵各一千人，號稱三萬，協助忠義軍。到達花道，遇到敵軍，與他們交戰，左翼都統宗亨先敗逃，忠義軍也退却，宗敘率領本部軍馬迎擊，指揮部下三百士兵，捨棄馬匹徒步作戰，敵軍不能得逞。大軍整隊又來，聯合兵力進攻，敵人於是敗逃。而元帥右監軍紇石烈志寧率軍到達，在陷泉追上窩斡，大敗敵軍。宗敘又與志寧及徒單克寧追擊到七渡河，又大敗敵軍。元帥忠義於是留下宗敘跟隨自己。平定賊

留宗叙自從。賊平，入爲右宣徽使。

宋兵據海州，將謀深入。詔以宗叙爲元帥右監軍，往禦之。宗叙駐山東，分兵據守要害，敵不得西。尋奉詔，與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參議軍事。四年，宗叙入朝，奏曰："暑月在近，頓兵邊陲，飛輓煩艱，乞俟秋凉進發。"上從其請。及還軍，授以成算，賜襲衣、弓矢。九月，渡淮，宗叙出唐、鄧，比至襄陽，屢戰皆捷。明年，宋人請和，軍還，除河南路統軍使。

河决李固渡，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肅視河决，宗叙言："河道填淤不受水，故有决溢之患。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决溢山東，非曹、單比也。沿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摇，恐宋人乘間扇誘，構爲邊患。"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

十年，召至京師，拜參知政事，上曰："卿奏黄河利害，甚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調，官吏爲奸，率斂星火，所費倍蓰，委積經年，腐朽不可復用，若此等類，百孔千瘡，百姓何以堪之。卿參朝政，擇利而行，以副朕心。"及與上論南邊事，宗叙曰："南人遣諜來，多得我事情。我遣諜人，多不得其實。蓋彼以厚賞故也。"上曰："彼以厚利資諜人，徒費其財，何能爲也。"

十一年，奉詔巡邊。六月，至軍中，將戰，有疾，詔以右丞相紇石烈志寧代，宗叙還。七月，病甚，遺表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力疾，使其子上之。薨，年四十六。上見其遺表，傷悼不已，輟朝，遣宣徽使敬嗣暉致祭，賻銀千兩、綵四十端、絹四

兵後，入朝任右宣徽使。

宋兵占據海州，將謀劃深入國境。皇上詔令以宗叙爲元帥右監軍，前去抵禦。宗叙駐扎在山東，分兵據守要害地方，敵人不能西進。不久奉詔，與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一起參議軍事。四年，宗叙入朝，上奏説："天熱的月份臨近，駐兵在邊陲，運輸很困難，請求等秋天凉爽時再進發。"皇上同意他的請求。到回軍時，皇上授給現成的計謀，賜給衣服、弓矢。九月，渡過淮河，宗叙從唐、鄧出發，快到襄陽，屢次戰鬥都獲勝。第二年，宋人求和，軍隊回來，他被委任爲河南路統軍使。

黄河在李固渡决口，分流在曹、單之間。皇上下詔派都水監梁肅視察黄河决口情况，宗叙説："河道淤塞容不下水，所以有决堤泛濫的災害。現在想要黄河水回到原來的水道，終究難於成功，幸而可以堵塞，以後不免在山東决口泛濫，不是曹、單可比的。沿黄河的各州，突然興起大的勞役，人心動摇，擔心宋人乘機煽動引誘，形成邊患。"梁肅也請求聽任兩河分流，以減少水勢，於是停止勞役不堵塞决口。

十年，召宗叙到京城，拜爲參知政事，皇上説："你上奏談黄河的利害，很合我的心意。我考慮到百姓的賦税勞役，官吏做壞事，搜刮急如星火，花費幾倍的錢財，棄置多年，腐朽無法再用，像這樣的問題，百孔千瘡，百姓如何忍受。你參與朝政，選擇有利的事推行，來實現我的心願。"到與皇上討論南邊的事時，宗叙説："南人派間諜來，瞭解了我們很多的事情，我們派間諜過去，却大多不能瞭解對方的實情。這是由於他們賞賜多的緣故。"皇上説："他們重賞間諜，白白地浪費財物，又有什麽意義呢。"

十一年，奉詔巡視邊疆。六月，到達軍中，即將交戰，生病，下詔以右丞相紇石烈志寧代替他，宗叙回來。七月，病得很重，留下表章論朝政得失，以及邊防利害，盡力支撑病體派他的兒子上奏。去世，時年四十六歲。皇上看到他的遺表，悲痛不已，停朝，派宣徽使敬嗣暉去祭奠，賜銀一千兩、彩色絲織品四十端、絹四百匹。皇

百匹。上謂宰臣曰："宗敘勤勞國家，他人不能及也。"

上對宰臣說："宗敘爲國家操勞，其他人趕不上。"

初，宗敘嘗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廩粟，既貧者無艱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勞，得專農業。上善其言，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謂宰臣曰："戍邊之卒，歲冒寒暑，往來番休，以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奪其農時，敗其生業，朕甚閔之。朕欲使百姓安于田里，而邊圉强固，卿等何術可以致此。"左丞相良弼曰："邊地不堪耕種，不能久戍，所以番代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務爲末事耶？往歲，參政宗敘嘗爲朕言此事。若宗敘，可謂盡心於國者矣。今以兩路招討司、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詳定以聞，朕將親覽。"

當初，宗敘曾建議招募貧民守邊墾田，供給他們糧食，這樣貧困的人没有缺食的憂患，富裕人家也免去了輪流服役的勞苦，可以專心從事農業生產。皇上認爲他的話對，但没有實行。十七年，皇上對宰臣說："守邊的士兵，每年冒着寒暑，來來往往輪流代替，用牛馬去戍守地，往往都死掉，而且耽誤農時，敗壞他們的生業，我很同情他們。我想讓百姓安心生産，而邊防也得到鞏固，你們有什麽辦法達到這個目的？"左丞相良弼說："邊地無法耕種，不能長期守衛，所以輪番戍守。"皇上說："你們把這種急事看得不重要嗎？往年，參政宗敘曾爲我說過這件事。像宗敘，可以說是盡心於國家的人。現在在兩路招討司、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路，分別設置堡壘戍衛，詳細論定後告訴我，我要親自看。"

上追念宗敘，聞其子孫家用不給，詔賜錢三千貫。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皇上追念宗敘，聽說他的子孫家庭經濟困難，下詔賜錢三千貫。明昌五年，在世宗廟庭中設位供祭。

金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十

婁室　活女　謀衍　仲(本名石古乃)　海里　銀术可
穀英(本名撻懶)　麻吉　(子)沃側　拔离速　習古廼

完顔婁室

婁室，字斡里衍，完顔部人。年二十一，代父白荅爲七水諸部長。太祖克寧江州，使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直，遂降移燉益海路太彎照撒等。敗遼兵于婆剌赶山。復敗遼兵，擒兩將軍。既而益改、捺末懶兩路皆降。進兵咸州，克之。諸部相繼來降，獲遼北女直係籍之户。遼都統耶律訛里朵以二十餘萬衆來戍邊。太祖趨達魯古城，次寧江州西，召婁室。婁室見上于軍中。上見婁室馬多疲乏，以三百給之，使隸右翼宗翰軍，與銀术可縱兵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復與銀术可戍邊。

婁室，字斡里衍，完顔部人。二十一歲時，代替父親白荅爲七水各部落首領。太祖攻克寧江州，派婁室去招撫歸屬遼户籍的女真人，於是收降了移燉益海路太彎照撒等人。在婆剌赶山打敗遼兵。又打敗遼兵，擒獲兩個將軍。後來益改、捺末懶兩路都投降了。婁室進軍咸州，攻克了它。各部落相繼來投降，由此獲得了編入遼户籍的北女真人户。遼都統率耶律訛里朵二十多萬人來守邊。太祖趕到達魯古城，駐扎在寧江州西，召見婁室。婁室在軍中拜見皇上。皇上見婁室的馬多疲乏，又給了他三百匹，令他隸屬右翼宗翰軍，與銀术可出兵衝擊敵人的中堅，陷入敵陣共九次，都力戰而出。又與銀术可一起戍守邊疆。

及九百奚營等部來降，則與銀术可攻黄龍府，上使完顔渾黜、婆盧火、石古乃以兵四千助之，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宗雄等下金山縣，使婁室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耶律捏里軍蒺藜山，斡魯古、婁室等破之，遂取顯州。太祖取黄龍府，婁室請曰："黄龍一都會，且僻遠，苟有變，則鄰郡相扇而起。請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諸路謀克，命婁室爲萬户，守黄龍府。進都統，從杲取中京，與希尹等襲走迪六、和

等到九百奚營等部來投降時，婁室則與銀术可攻打黄龍府，皇上派完顔渾黜、婆盧火、石古乃以四千兵協助他們，在白馬濼打敗遼兵一萬多人。宗雄等攻下金山縣，派婁室分兵二千，招回沿山逃散的人。耶律捏里駐扎在蒺藜山，斡魯古、婁室等攻破了他，於是攻下顯州。太祖攻取黄龍府，婁室請求説："黄龍是一個都市，而且偏僻，如果有變，則相鄰各郡相互煽動響應。請讓我統領的兵士駐守。"太祖同意，於是合并各路謀克，任命婁室爲萬户，守衛黄龍府。升爲都統，隨完顔杲攻取中京，與希尹等打跑迪六、和尚、雅里斯等，打敗奚王霞末，收降了奚部西

尚、雅里斯等，敗奚王霞末，降奚部西節度訛里剌。遼主自鴛鴦濼西走，婁室等追至白水濼，獲其内庫寶物。婁室遂與闍母攻破西京。復與闍母至天德、雲内、寧邊、東勝，其官吏皆降，獲阿疎。

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婁室使突撚、補攧以騎二百爲候兵，夏人敗之，幾盡。阿土罕復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脱歸。時久雨，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即來攻我矣。"乃選千騎，與習失、拔离速往。斡魯壯其言，從之。婁室遲明出陵野嶺，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野谷，登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水爲陣，乃使人報斡魯。婁室分軍爲二，迭出迭入，進退轉戰三十里。過宜水，斡魯軍亦至，合擊敗之。

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壁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照里、馬和尚等以兵取之，生獲大石，其衆遂降。遼闢里剌守奉聖州，棄城遁去。後與宗望追遼帝，婁室、蒲察以二十騎候敵，敗其軍三千人于三山，有千人將趨奉聖州，蒲察復敗之，擒其主帥而還。夏人屯兵於可敦館，宗翰遣婁室戍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萬，擒其帥趙公直。其後復襲遼帝于余都谷，獲之。賜鐵券，惟死罪乃笞之，餘罪不問。

銀术可圍太原，宋統制劉臻救太原，率衆十萬出壽陽，婁室擊破之，繼敗宋兵數千於榆次。宋張灝軍出汾州，拔离速擊走之。灝復營文水，婁室與突葛速、拔离速與戰，灝大敗。宗翰定太原，婁室取汾、石二

節度使訛里剌。遼皇帝從鴛鴦濼向西逃跑，婁室等追到白水濼，繳獲他的内庫寶物。婁室於是與闍母一起攻破西京。又與闍母到達天德、雲内、寧邊、東勝，這些地方的官吏都投降，擒獲了阿疎。

夏人援救遼，軍隊駐扎在天德，婁室派突撚、補攧以騎兵二百人作爲偵察兵，夏人打敗他們，幾乎被全殲。阿土罕又派二百騎兵去，遇上伏兵，衹有阿土罕一人逃回來。當時下了很久的雨，各位將領想暫時休息，婁室説："他們兩次打敗我的騎兵，我如果不再去，他們還認爲我膽怯，就會來進攻我了。"於是挑選一千名騎兵，與習失、拔离速前往。斡魯覺得他威武不凡，一同前往。婁室天亮時從陵野嶺出發，留下拔离速帶兵二百人占據險要地勢防守。擒獲俘虜審問，敵人的統帥是李良輔。將到野谷，登高觀望，夏人依仗人多，但隊伍不整齊，正在渡河列陣，於是派人報告斡魯。婁室把軍隊分爲兩部分，輪流出入，進退轉戰三十里。渡過宜水後，斡魯的軍隊也趕到，聯合打敗了敵人。

遼都統大石進犯奉聖州，在龍門東面二十五里安營，婁室、照里、馬和尚等率兵攻下敵營，生擒大石，他的人馬於是投降。遼闢里剌守衛奉聖州，棄城逃跑。後來與宗望追擊遼帝，婁室、蒲察用二十多名騎兵偵察敵人，在三山打敗敵人三千人，有一千人將逃往奉聖州，蒲察又打敗他們，擒獲敵人的主帥回來。夏人駐軍在可敦館，宗翰派婁室戍守朔州，在霸德山西南二十里築城，於是打敗了朔州西山的敵兵二萬人，擒獲敵軍主帥趙公直。以後又在余都谷襲擊遼帝，擒獲了他。婁室被賜給鐵券，衹有死罪纔處以笞刑，其他罪不審問。

銀术可圍困太原，宋軍統制劉臻援救太原，率十萬人越過壽陽，婁室攻破他們，接着在榆次打敗宋兵數千人。宋張灝的軍隊越過汾州，拔离速打跑他們。張灝又駐扎在文水，婁室與突葛速、拔离速一起和他交戰，張灝大敗。宗翰平定太原，婁室攻下汾、石二州，及其屬縣温泉、方

州，及其屬縣溫泉、方山、離石，蒲察降壽陽，取平定軍及樂平，復招降遼州及榆社、遼山、和順諸縣。宗翰趨汴州，使婁室等自平陽道先趨河南，曰："若至澤州，與賽里、婆盧火、習失遇，當與俱進。"習失之前軍三謀克，敗宋兵三千于襄垣，遇伏兵二千，又敗之。撒剌荅破天井關，復破步兵於孔子廟南，遂降河陽。婁室軍至，既渡河，遂薄西京。城中兵來拒戰，習失逆擊敗之，西京降。婁室取偃師，永安軍、鞏縣降。撒剌荅敗宋兵於汜水。於是，滎陽、滎澤、鄭州、中牟相次皆降。宗翰已與宗望會軍于汴，使婁室率師趨陝津，攻河東郡縣之未下者。阿离土罕敗敵于河上，撒按敗敵于陜城下，鶻沙虎降虢州守陴卒三百人，遂克陜府。習古乃、桑衮破陜之散卒于平陸西北。活女別破敵於平陸。婁室破蒲、解之軍二萬，盡覆之，安邑、解州皆降，遂克河中府，降絳、慈、隰、石等州。

山、離石，蒲察收降了壽陽，攻下平定軍及樂平，又招降遼州及榆社、遼山、和順等縣。宗翰趕到汴州，派婁室等取道平陽先往河南，說："如果到達澤州，與賽里、婆盧火、習失相遇，應當與他們一起前進。"習失的前軍三謀克，在襄垣打敗宋兵三千人，遇到二千伏兵，又打敗了他們。撒剌荅攻破天井關，又在孔子廟南打敗敵人的步兵，於是河陽投降。婁室的軍隊到達，渡過黄河，逼近西京。城中兵前來抵抗，習失迎擊，打敗了他們，西京投降。婁室攻取偃師，永安軍、鞏縣投降。撒剌荅在汜水打敗宋兵。在那時，滎陽、滎澤、鄭州、中牟相繼投降。宗翰已經與宗望在汴京會師，派婁室率軍奔赴陜津，進攻還没有被攻下的河東郡縣。阿离土罕在黄河打敗敵人，撒按在陜城下打敗敵人，鶻沙虎收降虢州守城兵三百人，於是攻克陜府。習古乃、桑衮在平陸西北打敗陜州的散兵。活女另在平陸打敗敵人。婁室打敗蒲、解的軍隊二萬人，全部消滅了他們，安邑、解州都投降，於是攻克了河中府，降服絳、慈、隰、石等州。

宗翰往洛陽，使婁室取陝西，敗宋將范致虛軍，下同、華二州，克京兆府，獲宋制置使傅亮，遂克鳳翔。阿鄰等破宋大兵於河中，斡魯破宋劉光烈軍於馮翊，訛特剌、桑衮敗敵於渭水，遂取下邽。宗翰會宗輔伐康王，命婁室、蒲察專事陝西，以婆盧火、繩果監戰。繩果等遇敵於蒲城及同州，皆破之。婁室、蒲察克丹州，破臨真，進克延安府，遂降綏德軍及静邊、懷遠等城寨十六，復破青澗城。宋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婁室。晋寧所部九寨皆降，而晋寧軍久不下，婁室欲去之，賽里不可，曰："此與夏鄰，且生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以爲飲，乃决渠于東，泄其水，城中遂

宗翰前往洛陽，派婁室攻取陝西，打敗宋將范致虛的軍隊，攻下同、華二州，攻克京兆府，俘獲宋制置使傅亮，於是攻克了鳳翔。阿鄰等在河中打敗宋的大軍，斡魯在馮翊打敗宋劉光烈的軍隊，訛特剌、桑衮在渭水打敗敵人，於是攻下了下邽。宗翰與宗輔一起討伐康王，命令婁室、蒲察專門負責陝西，用婆盧火、繩果監戰。繩果等人在蒲城及同州遇到敵人，都打敗了他們。婁室、蒲察攻克丹州，攻破臨真，進軍攻下延安府，於是收降了綏德軍及静邊、懷遠等城的十六個寨子，又攻破青澗城。宋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及九個堡寨向婁室投降。晋寧所轄九個寨子都投降了，而晋寧軍久攻不下，婁室想離去，賽里不同意，説："這個地方與夏相鄰，恐怕會發生其他變故。"城中没有水井，每天取河水飲用，他們於是在東邊挖渠，排走河水，城中於是陷入困境。李位、石乙打開城門投

困。李位、石乙啓郭門降，諸將率兵入城。守將徐徽言據子城，戰三日，衆潰，徽言出奔，獲之。使之拜，不聽，臨之以兵，不爲動，縶之軍中。使先降者諭之使降，徽言大駡，與統制孫昂皆不屈，乃并殺之。遂降定安堡、渭平寨及鄜、坊二州。於是，婁室、婆盧火守延安，折可求屯綏德，蒲察還守蒲州。延安、鄜、坊州皆殘破，人民存者無幾，婁室置官府輯安之。别將斡論降建昌軍。京兆府叛，婁室復討平之，遂與阿盧補、謀里也至三原，訛哥金、阿骨欲擊淳化兵，敗之。婁室攻乾州，已築甬道，列炮具，而州降。遂進兵克邠州，軍于京兆。

降，各將領率兵入城。守將徐徽言據守子城，戰鬥三天，人馬潰散，徽言出逃，被抓獲。迫使他下拜，他不聽，用兵器威脅他，他不屈服，於是把他捆在軍營中。派先投降的人勸他投降，徽言大駡，與統制孫昂都不屈服，就把他們一起殺了。於是定安堡、渭平寨及鄜、坊二州投降。這時，婁室、婆盧火守延安，折可求駐扎在綏德，蒲察回守蒲州。延安、鄜、坊州都殘破，幸存下來的人民不多，婁室設置官府安定他們。别將斡論收降建昌軍。京兆府叛亂，婁室又討平了他們，於是與阿盧補、謀里也到達三原，訛哥金、阿骨欲進攻淳化兵，打敗了他們。婁室進攻乾州，築好了甬道，布置了炮具，而乾州却投降了。於是進軍攻下邠州，駐軍京兆。

陝西城邑已降定者，輒復叛，於是睿宗以右副元帥，總陝西征伐。時婁室已有疾，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張浚軍遂敗。睿宗曰："力疾鏖戰，以徇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銀器，及甲胄，并馬七匹與之。

陝西已經投降的城邑，往往又叛亂，於是睿宗以右副元帥身份，總領陝西的征伐之事。當時婁室已有疾病，睿宗與張浚在富平戰鬥，宗弼的左翼軍已退却，婁室用右翼軍力戰，軍隊的氣勢又振作起來，張浚的軍隊被打敗。睿宗説："帶病鏖戰，來爲國家盡力，打敗大敵，即使古代的名將也趕不上他。"把自己用的犀玉金銀器，以及鎧甲頭盔，和七匹馬送給他。

天會八年，薨。十三年，贈泰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師。皇統元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廟廷，謚壯義。子活女、謀衍、石古乃。

天會八年，去世。十三年，贈泰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師。皇統元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爲莘王。按照正隆官制改贈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廟庭，謚號壯義。兒子活女、謀衍、石古乃。

完顏活女

活女，年十七從攻寧江州，力戰創甚，扶出陣間。太祖憑高望見，問之，知是婁室子，親撫慰賜藥，嘆曰："此兒他日必爲名將。"其攻濟州，敗敵八千。與敵遇于信州，移剌本陷于陣，活女力戰出之，敵遂北。敗耶律佛頂等兵于瀋州。及宗翰以兵襲奚王霞末，活女以兵三百，敗敵

活女，十七歲隨從攻打寧江州，努力戰鬥身負重傷，被扶出陣地。太祖在高處望見，問起他，知道是婁室的兒子，親自安慰賜藥，贊嘆説："這孩兒以後一定會成爲名將。"他攻打濟州，打敗八千敵人。與敵人在信州遭遇，移剌本陷入陣中，活女奮戰把他救出來，敵人於是敗逃。在瀋州打敗耶律佛頂等軍隊。到宗翰帶兵襲擊奚王霞末時，活女用三百名士兵，打敗二千

二千。從攻乙室部，敗之，破其二營。迭剌部族叛，率二謀克突入，大破之。

活女常從婁室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活女擊敗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婁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大軍於是皆繼之。宋將郭京出兵數萬，趨婁室營，活女從旁奮擊，敵亂，遂破之。師還，破敵於平陸渡，得其船以濟。又以兵破敵於張店原。時屯留、太平、翼城皆有重敵，并破之。又分兵取陝西，蒲州降，留活女鎮之。攻鳳翔，活女先登。睿宗定陝西，活女爲都統，進攻涇州，敗其兵。王開山以兵拒歸路，邀戰，再擊，再敗之，遂降京兆、鳳翔諸縣。

婁室薨，襲合扎猛安，代爲黄龍府路萬户。天眷三年，爲元帥右都監，遷左監軍。元帥府罷，改安化軍節度使。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以正隆例，改封代國公，進封隋國公，謚貞濟。卒年六十一。

名敵人。隨從進攻乙室部，打敗了敵人，攻破敵人的兩個營壘。迭剌部族叛亂，活女率領二謀克突襲攻入敵陣，大敗敵人。

活女常跟隨婁室圍攻太原，宋將种師中帶領十萬兵來救援，活女打敗了他們。大軍到達黄河邊，没有船，無法渡過。婁室派活女順水上下，活女率領三百名士兵，從孟津而下，選擇可以渡過的地方，領軍渡河，於是大軍都跟着渡過去了。宋將郭京出兵數萬人，直奔婁室的營壘，活女從旁邊攻擊，敵人亂成一團，於是打敗了敵人。軍隊返回，在平陸渡打敗敵人，得到他們的船隻渡河。又用兵在張店原打敗敵人。當時屯留、太平、翼城都有敵人的重兵，活女把他們都打敗了。又分兵進攻陝西，蒲州投降，留下活女鎮守。進攻鳳翔，活女先登城。睿宗平定陝西，活女任都統，進攻涇州，打敗敵兵。王開山用兵阻擋活女的歸路，路上阻擊，兩次進攻，活女兩次打敗他們，於是收降了京兆、鳳翔各縣。

婁室去世後，活女繼承合扎猛安的職位，代任黄龍府路萬户。天眷三年，任元帥右都監，升左監軍。元帥府撤銷後，改任安化軍節度使。歷任京兆尹，封爲廣平郡王，根據正隆官制，改封爲代國公，進封爲隋國公，謚號貞濟。終年六十一歲。

完顔謀衍

謀衍，勇力過人，善用長矛突戰。天眷間，充牌印祗候，授顯武將軍，擢符寶郎。皇統四年，其兄活女襲濟州路萬户，以親管奥吉猛安讓謀衍，朝廷從之，權濟州路萬户。八年，爲元帥右都監。天德三年，爲順天軍節度使，歷河間、臨潢尹，數月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

撒八反，謀衍往討之，是時世宗爲東京留守，自將討括里還，遇謀衍于常安縣，盡以甲士付之。世宗還東京，完顔福壽、高忠建率所部南征軍，亡歸東京。謀衍亦率其軍來附，即以臣禮上謁，遂殺高存福、李彦隆

謀衍，勇力過人，善於用長矛突擊戰鬥。天眷年間，充任牌印祗候，授顯武將軍，提升爲符寶郎。皇統四年，他的哥哥活女繼承濟州路萬户，把親管奥吉猛安讓給謀衍，朝廷同意了，暫任濟州路萬户。八年，任元帥右都監。天德三年，任順天軍節度使，歷任河間、臨潢尹，幾個月後改任婆速路兵馬都總管。

撒八造反，謀衍前去討伐，這時世宗任東京留守，帶兵討伐括里回來，在常安縣遇到謀衍，把甲士全部交給他。世宗回到東京，完顔福壽、高忠建率領所統領的南征軍，逃回東京。謀衍也率領他的軍隊來歸附，以臣禮拜見世宗，於是殺了高存福、李彦隆等人。謀衍、福壽、忠建及各

等。謀衍、福壽、忠建及諸將吏民勸進，世宗即位，拜右副元帥。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拒不受命，謀衍伐之，遇其衆于建州之境，皆不肯戰，彥敬、志寧遂降。

二年正月，謀衍率諸軍討窩斡，會兵於濟州，合甲士萬三千人，過泰州，至术虎崖，乃捨輜重，持數日糧，輕騎追之。是時窩斡新敗于泰州，將走濟州。謀衍兵至長濼南，獲其諜者，知敵將由別路邀糧運，遂分軍往迎之。敵吏糺者來降，謀衍用其計，因夜亟往邀敵輜重，忽大風，不能燧火，路暗莫相辨，比曉纔行三十餘里。將至敵營，將士少憩，謀衍率善射者數十騎，往覘之。而都統志寧、克寧等，已敗敵衆二萬餘於長濼，追殺甚衆，敵遂西遁。志寧軍先追及於霿䨚河，急擊敗之。而謀衍貪鹵掠，不復追，以故敵得縱去，遂涉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窺取北京，西攻三韓縣。惟克寧軍追躡，謀衍托馬弱，引還懿州。上聞之，下詔切責謀衍，以僕散忠義爲右副元帥代之，紇石烈志寧爲右監軍代完顏福壽。而謀衍子斜哥暴横軍中，詔勒歸本貫。

謀衍至京師，以爲同判大宗正事，世宗責之曰："朕以汝爲將，汝不追賊，當正汝罪。以汝父婁室有大功，特免汝死。汝雖非宗室，而授此職，汝其勉之。"未幾，速頻路軍士术里古，告斜哥寄書與謀衍謀反，有司并上其書，世宗察其誣，詔鞫告者，术里古款伏，遂誅之。召謀衍謂之曰："人有告卿子爲反謀者，朕知卿必不爲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

位將領、官吏、百姓勸世宗登位，世宗即皇帝位，拜謀衍爲右副元帥。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拒不接受命令，謀衍去討伐他們，在建州境内和他們的人馬相遇，都不肯戰鬥，於是彥敬、志寧投降。

二年正月，謀衍率領各軍討伐窩斡，在濟州集合部隊，會集一萬三千士兵，經過泰州，到達术虎崖，於是丢掉軍用物資，帶上幾天的糧食，輕裝騎馬追擊敵人。這時窩斡纔在泰州打了敗仗，將要逃往濟州。謀衍的軍隊到達長濼南，抓獲他的間諜，得知敵人將由其他路截擊我方的糧食運輸，於是分兵去迎擊。敵人的官吏糺者來投降，謀衍采用他的計策，乘夜晚立即去截擊敵人的軍用物資，忽然颳起大風，不能點火，路暗無法分辨，到拂曉纔走了三十多里。將到敵營時，將士們稍微休息一下，謀衍率領善於射箭的幾十名騎兵，前去偵察敵情。而都統志寧、克寧等人，已在長濼打敗敵軍二萬多人，追殺了很多敵人，敵人於是向西逃跑。志寧的軍隊先在霿䨚河追上敵人，迅速出擊打敗了他們。而謀衍貪圖掠奪，不再追擊，因此敵人得以逃跑，於是進入懿州界，攻下靈山、同昌、惠和等縣，窺視北京，向西進攻三韓縣。衹有克寧的軍隊繼續追踪，謀衍藉口馬弱，帶兵回到懿州。皇上聽説後，下詔嚴厲責備謀衍，用僕散忠義爲右副元帥替代他，紇石烈志寧爲右監軍替代完顏福壽。而謀衍的兒子斜哥在軍中横行霸道，皇上下詔勒令他回到原籍。

謀衍到達京師，被任命爲同判大宗正事，世宗責備他説："我任你爲大將，你不追擊敵人，本來要治你的罪。由於你的父親婁室有大功，特地免你一死。你雖然不是宗室成員，但委任你這個職務，你要努力。"不久，速頻路軍士术里古告發斜哥寄信給謀衍謀反，有關部門把他的信上報，世宗發覺是誣告，下詔審問告發人，术里古招供，於是殺了他。皇上召見謀衍，對他説："有人告發你的兒子謀反，我知道你一定不會做這種事，現在告發人果真自己認罪，你應知道我的意思。"

初，窩斡方熾，上使温迪罕阿魯帶守古北口。及窩斡敗于陷泉，入于奚中，率諸奚攻古北口。阿魯帶因其妻生日，輒離軍六十里，賊衆聞之，來襲，殺傷士卒甚衆。阿魯帶坐除名。詔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通以兵三千，會舊屯兵，擊之。擒賊黨猛安合住。未幾，窩斡平，乃還。

七年，出爲北京留守，上御便殿，賜食，及御服衣帶佩刀，謂之曰："以卿故老，欲以均勞逸，故授此職，卿其勉之。"改東京留守，封榮國公。大定十一年，薨，年六十四。

謀衍性忠厚，善擊球射獵，時論以爲雖智略不及其父，而勇敢肖之云。

完顏仲

仲，本名石古乃。體貌魁偉，通女真、契丹、漢字。其兄斡魯爲統軍，愛仲才，欲使通吏事，每視事，常在左右，遇事輒問之，應對如響，斡魯嘆曰："此子必爲令器。"皇統初，充護衛，授世襲謀克。天德元年，攝其兄活女濟州萬户，部内稱治。除濱州刺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知積石軍事，轉同知河南尹。

正隆六年，伐宋，爲神勇軍副都總管。與大軍北還，除同知大興尹，將兵二千，益遵化屯軍，備契丹。遷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政尚忠信，决獄公平，蕃部不敢寇邊。召爲左副都點檢，宿衛嚴謹，每事有規矩，後來者守其法，莫能易也。世宗常謂侍臣曰："石古乃入直，朕寢益安。"

五年，宋人請和，爲侄國，不稱臣，仲爲報問使。仲請與宋主相見禮儀，世宗曰："宋主親起立接書，則

當初，窩斡勢力正大，皇上派温迪罕阿魯帶守古北口。到窩斡在陷泉戰敗時，逃到奚人中間，率領各部奚人進攻古北口。阿魯帶因爲他妻子的生日，擅自離開軍隊六十里，敵軍聽説後，前來進攻，殺傷很多士兵。阿魯帶因此被除名。詔令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通率三千士兵，會合以前的駐軍，去攻打敵人。擒獲了敵人的同夥猛安合住。不久，窩斡被平定，於是回朝。

七年，謀衍出任北京留守，皇上來到便殿，賜給他食品，以及御服衣帶佩刀，對他説："由於你是元老，我想平衡勞逸，所以授給你這個職務，你要努力啊!"改任東京留守，封爲榮國公。大定十一年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謀衍生性忠厚，善於擊球射箭和打獵，當時人認爲他雖然智謀不及他父親，但勇敢相似。

仲，本名石古乃。體貌魁偉，懂女真、契丹和漢文字。他的哥哥斡魯爲統軍，喜愛完顏仲的才能，想讓他學習做官的本事，每當處理事情時，常在左右，遇事就問他，應答如流，斡魯贊嘆説："這孩子一定會成大器。"皇統初年，充任護衛，授世襲謀克。天德元年，代他哥哥活女任濟州萬户，管區治理得很好。被委任爲濱州刺史，由於守母喪離任。喪期未滿起用爲知積石軍事，轉任同知河南尹。

正隆六年，討伐宋，任神勇軍副都總管。與大軍一起回到北方，被委任爲同知大興尹，帶兵二千人，增援遵化的駐軍，防備契丹人。升爲西南路招討使，兼任天德軍節度使，當政崇尚忠信，處理案件公平，蕃部不敢騷擾邊境。召回任左副都點檢，宿衛嚴格謹慎，樣樣事都有規矩，後來的人遵照他的辦法，没有人能變更。世宗曾對侍臣説："石古乃進來值班，我睡得更安穩。"

五年，宋人求和，作爲侄國，不稱臣，完顏仲任報問使。完顏仲請教與宋皇帝相見的禮儀，世宗説："宋皇帝親自起立接書，就交給他。"到

授之。"及至宋，一一如禮。正隆用兵，宋人執商州刺史完顔守能以歸，至是，仲取守能與俱還，上嘉之。轉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遷河南路統軍使，上曰："卿在禁近，小心畏慎。河南控制江、淮，爲國重地，卿益勉之。"賜厩馬、金帶、玉吐鶻。後有罪，解職。久之，起爲西北路招討使，改北京留守，卒。

了宋，宋人一一按禮儀辦事。正隆用兵時，宋人俘獲商州刺史完顔守能回去，到這時，完顔仲帶着守能一起回來，皇上贊賞他。轉任都點檢，兼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遷河南路統軍使，皇上説："你在宫中時，小心謹慎。河南控制江、淮，是國家的重地，你應更加努力。"賜給他厩馬、金帶、玉吐鶻。後來有罪，被解職。過了很久，起用爲西北路招討使，改任北京留守，去世。

完顔海里

海里，婁室族子。體貌豐偉，善用稍。婁室爲黄龍府萬户，海里從徙於孰吉訛母。從婁室追及遼主於朔州阿敦山，遼主從數十騎逸去，婁室遣海里及术得，往見遼主，諭之使降。遼主已窮蹙，待於阿敦山之東，婁室因獲之，賞海里金五十兩、銀五百兩、幣帛二百匹、綿三百兩。睿宗經略陝西，海里戰却吴玠軍於涇、邠之南，尋遣修棧道，宋人恐棧道成，以兵來拒，破其兵，賞銀百五十兩、奴婢十人。

天眷元年，擢宿直將軍。與定宗磐、宗雋之亂，再遷廣威將軍，除都水使者。改西北路招討都監，歷復州、灤州刺史、耶盧椀群牧使，迭剌部族節度使，同知大興尹、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改武寧軍節度使，廣寧尹。卒，年六十二。

海里，是婁室同族兄弟之子。體貌豐偉，善於使用稍這種兵器。婁室爲黄龍府萬户，海里跟隨遷移到孰吉訛母。跟隨婁室在朔州阿敦山追上遼帝，遼帝和幾十人騎馬逃跑，婁室派海里及术得去見遼帝，勸他投降。遼帝已窮途末路，停留在阿敦山的東面，婁室於是擒獲了他，賞給海里黄金五十兩、銀五百兩、絲織品二百匹、綿三百兩。睿宗籌劃陝西，海里在涇、邠的南邊打退吴玠的軍隊，不久又派他修棧道，宋人怕棧道修成，派兵來襲擊，海里打敗了宋兵，又被賞銀一百五十兩、奴婢十人。

天眷元年，提升海里爲宿直將軍。參加平定宗磐、宗雋的叛亂，又升爲廣威將軍，委任爲都水使者。改任西北路招討都監，歷任復州、灤州刺史、耶盧椀群牧使，迭剌部族節度使，同知大興尹、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改任武寧軍節度使，廣寧尹。六十二歲時去世。

完顔銀术可

銀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蒲家奴如遼取阿踈，事久不决，乃使習古廼、銀术可繼往。當是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體。銀术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遼國可伐之狀。太祖决意伐遼，蓋自銀术可等發之。

太祖與耶律訛里朵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术可、婁室率

銀术可，是宗室子弟。太祖繼位，派蒲家奴到遼去索取阿踈，事情很久都没有結果，於是派習古廼、銀术可接着前往。正在這個時候，遼帝荒廢政事，上下解體。銀术可等人回來，把遼的政事和人情全部告訴太祖，并説明遼國可以討伐的情况。太祖决意討伐遼國，大概是由銀术可等人啓發的。

太祖與耶律訛里朵在達魯古城戰鬥，遼兵二十多萬人，銀术可、婁室率兵攻打敵人的中堅，

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大敗遼軍。銀术可爲謀克，遂與婁室戍邊，復與婁室、渾黜、婆盧火、石古乃等攻黄龍府，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太祖拒遼兵，銀术可守達魯古城。收國二年，分鴨撻、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户，以銀术可爲謀克，屯寧江州。

共九次陷入敵陣，都打了出來，大敗遼軍。銀术可爲謀克，與婁室一起守衛邊疆，又與婁室、渾黜、婆盧火、石古乃等進攻黄龍府，在白馬濼打敗遼軍一萬多人。太祖抵抗遼兵，銀术可守衛達魯古城。收國二年，分鴨撻、阿懶所遷移的謀克二千户，以銀术可爲謀克，駐扎在寧江州。

遼大册使習泥烈遣回，約以七月半至，而盡九月習泥烈未來，上使諸軍過江屯駐。遼曳剌、麻答十三人，兵士八人縱火於渾河，以絶芻牧。銀术可獲之，乃知遼邊吏乙薛使之，太祖命釋之。從都統杲克中京，銀术可與習古廼、蒲察、胡巴魯率兵三千，擊奚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末棄兵遁。遼主西奔天德，銀术可以兵絶其後，遼主遂見獲。

遼大册使習泥烈被遣回，約定七月半再來，而九月底習泥烈還没有來，皇上派各軍過江駐扎。遼曳剌、麻答十三人，兵士八人在渾河縱火，來斷絶他們放牧的路。銀术可抓住了他們，知道是遼邊吏乙薛指使的，太祖下令放了他們。跟隨都統完顏杲攻克中京，銀术可與習古廼、蒲察、胡巴魯率兵三千人，在京西七十里攻打奚王霞末，霞末棄兵逃走。遼帝西逃到天德，銀术可用兵隔斷他的退路，遼帝於是被抓獲。

後從宗翰伐宋，圍太原，宗翰進兵至澤州，及宗翰還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銀术可留兵圍之。招討都監馬五破宋兵於文水。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黄迪兵於西都谷，所殺不可勝計。宋樊夔、施詵、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據近部，銀术可與習失、盃魯、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於太谷。宋兵據太谷、祁縣，阿鶻懶、拔離速復取之。种師中出井陘，據榆次，救太原，銀术可使斡論擊之，破其軍。活女斬師中於殺熊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州谷，大敗之。撒里土敗宋軍於回馬口，郭企忠殲宋軍於五臺。及宗翰定太原，與宗望會兵于汴，銀术可等攻汴城，克之。師還，銀术可降岢嵐、寧化等軍，攻嵐州拔之，招降火山軍。與希尹同賜鐵券。

後來跟隨宗翰進攻宋，圍攻太原，宗翰進軍到澤州，直到宗翰回西京，太原也没有攻下，都命令銀术可留兵圍攻。招討都監馬五在文水打敗宋兵。節度使耿守忠等在西都谷打敗宋黄迪的軍隊，殺敵不可勝數。宋樊夔、施詵、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别占據附近各地，銀术可與習失、盃魯、完速大敗他們。索里乙室在太谷打敗宋兵。宋兵占據太谷、祁縣，阿鶻懶、拔離速又攻下了這些地方。种師中從井陘出發，占據榆次，援救太原，銀术可派斡論進攻，打敗了他們的軍隊。活女在殺熊嶺斬殺种師中，在隆州谷進攻宋制置使姚古的軍隊，大敗姚軍。撒里土在回馬口打敗宋軍，郭企忠在五臺殲滅宋軍。到宗翰平定太原時，與宗望在汴會師，銀术可等人進攻汴城，攻下了它。軍隊回來，銀术可收降了岢嵐、寧化等軍，攻下嵐州，招降火山軍。與希尹一起被賜給鐵券。

宗翰趨洛陽，賽里取汝州，銀术可取鄧州，殺其將李操等。薩謀魯入

宗翰進軍洛陽，賽里攻下汝州，銀术可攻下鄧州，殺將領李操等。薩謀魯進入襄陽，拔離速

襄陽，拔离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擒轉運使劉吉、鄧州通判王彬。拔离速破唐、蔡、陳三州，克潁昌府，沙古質别克舊潁昌。

進入均州，馬五攻下房州，擒獲轉運使劉吉、鄧州通判王彬。拔离速攻下唐、蔡、陳三州，攻克潁昌府，沙古質另外攻克了以前的潁昌。

宗翰會伐康王，銀朮可守太原。天會十年，爲燕京留守。天會十三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八。以正隆例贈金源郡王，配饗太宗廟廷。大定十五年，謚武襄，改配享太祖廟廷，子㲄英。

宗翰會集兵馬討伐康王，銀朮可守衛太原。天會十年，爲燕京留守。天會十三年，辭官，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升遷爲中書令，封爲蜀王。天眷三年，去世，時年六十八歲。按正隆官制贈金源郡王，配饗太宗廟庭。大定十五年，謚號武襄，改配享太祖廟庭。兒子㲄英。

完顏㲄英

㲄英，本名撻懶。幼警敏有志膽，初丱角，太祖見而奇之。年十六，父銀朮可授以甲，使從伐遼，常爲先鋒，授世襲謀克。

㲄英本名撻懶。從小機敏，有志向和膽量，還没有成年時，太祖看見他就認爲他不尋常。十六歲時，父親銀朮可給他鎧甲，讓他跟隨討伐遼，常派他做先鋒，被授予世襲謀克。

宗翰自太原還西京，銀朮可圍守之，㲄英在行間，屢有功。宋兵數萬救太原，至南關，銀朮可與弟拔离速、完顏婁室等擊之，當隘巷間，一卒揮刀向拔离速，㲄英以刀斷其腕，一卒復從旁以槍刺之，㲄英斷其槍，追殺之。拔太原，下河東諸州，攻汴京，皆有功。與都統馬五徇地漢上，至上蔡，以先鋒破孔家軍。睿宗攻開州，㲄英先登，流矢中其口，睿宗親視之，創未愈，强起之，攻大名府。第功，宗弼第一，㲄英次之。攻東平，㲄英居最。

宗翰從太原回到西京，銀朮可圍守太原，㲄英在軍中，多次立功。宋兵數萬人援救太原，到達南關，銀朮可與弟拔离速、完顏婁室等攻打他們，在窄巷中，一個士兵揮刀向拔离速砍來，㲄英用刀砍斷了他的手腕，一個士兵又從旁邊用槍刺來，㲄英砍斷了他的槍，追殺了這兩個人。攻克太原後，攻下河東各州，進攻汴京，㲄英都有功。與都統馬五在漢上巡行，到達上蔡，率先鋒打敗了孔家軍。睿宗進攻開州，㲄英先登城，流矢射中了他的口，睿宗親自給他看傷，傷還没有好，他支撑着起來，進攻大名府。評論功勞，宗弼第一，㲄英第二。進攻東平，㲄英功勞最大。

拔离速襲宋康王于揚州，㲄英爲先鋒。拔离速追宋孟后於江南，㲄英前行趨潭州。宋大兵在常武，㲄英以選兵薄其城，敗千餘人。明日，城中出兵來戰，㲄英以五百騎敗之，獲馬二百匹，遂攻常武。拔离速以諸軍爲大陣，居其後，㲄英以五百騎爲小陣，當前行，即麾兵馳宋軍，宋軍亂，遂大敗之。拔离速觀其周旋，嘆

拔离速在揚州襲擊宋康王，㲄英爲先鋒。拔离速到江南追擊宋孟后，㲄英在前面挺進到潭州。宋大軍在常武，㲄英用挑選過的士兵進逼城下，打敗敵軍一千多人。第二天，城中出兵來交戰，㲄英率五百名騎兵打敗他們，繳獲馬二百匹，於是進攻常武。拔离速把各軍擺成大陣，位於後面，㲄英把五百名騎兵擺成小陣，在前面進軍，就指揮軍隊直奔宋軍，宋軍亂，於是大敗。拔离速看見他與敵軍周旋，贊嘆不已。

賞之。

其後河東郡縣多叛，斡英以先鋒攻絳州，克之。復攻沁州，飛炮擊其右脅，舁歸營中。諸軍攻沁州，三日不能下，别將骨赧强起斡英指麾士卒，遂克之。

那以後河東郡縣多次叛亂，斡英作爲先鋒攻克絳州，又進攻沁州，飛炮擊中他的右邊腋下肋骨，被抬回營中。各軍進攻沁州，三天没能攻下，别將骨赧强制讓斡英帶傷指揮士兵，於是攻下了沁州。

攝河東路都統，從左監軍移剌余睹招西北諸部。斡英將騎三千五百，平其九部，獲生口三千，馬牛羊十五萬。以先鋒破宋吴山軍，再戰再勝，遂衄宋兵于隘，死者不可勝計，宋兵遁去。

斡英代理河東路都統，跟隨左監軍移剌余睹招降西北各部。斡英率領騎兵三千五百人，平定九部，俘獲人口三千，馬牛羊十五萬。充任先鋒攻破宋吴山軍，兩戰兩勝，在狹窄地方挫敗宋兵，被殺死的宋軍無法統計，宋兵逃走。

宗弼再取和尚原，斡英以本部破宋五萬人，遂奪新叉口，宗弼留兵守之。是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勢重不可徑取，宗弼用斡英策，入自傍近高山叢薄翳薈間，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

宗弼再次攻取和尚原，斡英用本部人馬攻破宋兵五萬人，於是奪取了新叉口，宗弼留兵守衛。這天晚上，天下大雪，道路上都結了冰，和尚原的宋兵勢力大不能直接攻取，宗弼采納斡英的策略，從旁邊的高山叢林中進去，出其不意，於是攻下了和尚原。

斡英請速入大散關，自以本部爲殿，以備伏兵。宗弼至仙人關，斡英先攻之，宗弼止之，斡英不止，宗弼以刀背擊其兜鍪，使之退，斡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而取之，後必悔之。"已而果然。宗弼嘆曰："既往不咎。"乃班師。斡英殿，且戰且却，遂達秦中。

斡英請求快速進入大散關，自己帶領人馬斷後，以防備敵人的伏兵。宗弼到達仙人關，斡英先進攻，宗弼阻止他，斡英不停，宗弼用刀背敲他的兜鍪，命令他退却，斡英説："敵人的士氣已經沮喪，不趁機攻取，必定後悔。"後來果然如此。宗弼嘆息説："既往不咎。"於是回師。斡英殿後，邊戰邊退，到達秦中。

齊國初廢，元帥右監軍撒离喝馳驛撫治諸郡，至同州，故齊觀察使李世輔出迎，陽墜馬稱折臂，舁歸。撒离喝入城，世輔詐使通判獻甲，以壯士十人，被甲上廳事，世輔自壁後突出，執撒离喝。斡英方索馬于外，變起倉卒，不得入。城門已閉，皆有兵衛，至東門，合荅雅領騎三十餘，與斡英遇，遂斬門者出。而世輔擁衆自西門出，斡英與合荅雅襲之，一進一退以綴世輔，使不得速。世輔慮救兵至，乃要撒离喝與之盟，勿使追之。留撒离喝於道側，斡英識其聲，與騎

齊國剛廢除，元帥右監軍撒离喝騎馬安撫各郡，到達同州，過去齊的觀察使李世輔出來迎接，假意墜馬，宣稱摔折了手臂，被抬回去。撒离喝入城，世輔假意叫通判獻甲，以壯士十人，披甲上廳，世輔從壁後衝出，抓住了撒离喝。斡英正在外面搜索馬匹，事變來得突然，他無法進去。城門已關閉，都有兵守衛，到達東門，合荅雅帶領三十多名騎兵，與斡英相遇，於是斬了守門的士兵出來。而世輔帶着衆人從西門出來，斡英與合荅雅襲擊他們，一進一退跟着世輔，使他無法走快。世輔怕救兵到來，於是要挾撒离喝與他發誓，不要派人追他們。他們把撒离喝留在路邊，斡英聽出他的聲音，帶他一起騎馬回去。斡

而歸。除安遠大將軍，攝太原尹，四境咸治，兼攝河東南北兩路兵馬都總管。

英被委任爲安遠大將軍，代理太原尹，管轄區内都治理得很好，兼攝河東南北兩路兵馬都總管。

朝廷以河南、陝西與宋，已而復取之，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道隘，騎不得逞。穀英請兵五百，薄暮先使五十人趨山巔，令之曰："旦日視敵出，舉幟指其所向。"乃以餘兵伏山谷間。明日，城中人出閱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争馳入城。穀英麾軍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後者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

朝廷把河南、陝西給宋，不久又奪回，軍隊到達耀州。宋人每天早晨出城，張旗閲隊，到黄昏纔回去。道路狹窄，騎兵無法發揮優勢。穀英請兵五百人，黄昏時先派五十人上山頂，命令他們説："明天看見敵人出來，舉旗幟指出他們去的方向。"於是用其餘的兵埋伏在山谷中。第二天，城中人像平時一樣出來閲兵，山頂上的人舉旗，伏兵出擊，宋兵争相騎馬跑入城中。穀英指揮軍隊登城，拔掉宋兵的旗幟，樹立金軍旗幟。後面的宋兵望見後不敢入城，於是投降，城中的人也投降了。

宋吴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元帥撒离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東軍。穀英曰："我退守，吴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撒离喝曰："計將安出？"穀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穀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摧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拔离速曰："二子當其左右，拔离速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爲疑兵，可以得志。"撒离喝從之。吴玠兵果自西原來，穀英、斜補出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吴玠左右軍少退，拔离速當其前衝擊之，遂敗玠軍，僵尸枕藉，大澗皆滿。自此蜀人喪氣，不敢復出，關、陜遂定。

宋吴玠率重兵據守涇州，涇原以西多響應他。元帥撒离喝想退守京兆，等候河南、河東的援軍。穀英説："我方退守，吴玠一定會攻取鳳翔、京兆、同、華，占據潼關，我們這些人活不成了。"撒离喝説："怎麽辦呢？"穀英説："事情危急了，不如速戰。我軍在涇的南原布陣，宋兵一定會從西原來。穀英與斜補出各帶領經過挑選的五百騎兵進攻敵人的兩側，元帥進攻敵人的中部，可以成功。"監軍拔离速説："你們二人進攻敵軍左右側，拔离速願意攻打敵軍中部。元帥占據山岡，多設旗幟作爲疑兵，可以成功。"撒离喝采納了。吴玠的軍隊果然從西原來，穀英、斜補出進攻敵軍的左右，從早晨到中午，吴玠的左右軍稍稍退却，拔离速在前面衝擊敵軍，於是打敗了吴玠的軍隊，僵尸到處都是，大澗都堆滿了。從此以後蜀人大喪士氣，不敢再出戰，關、陜於是平定了。

歷行臺吏部工部侍郎，從宗弼巡邊，遷刑部尚書，轉元帥左都監。天德二年，遷右監軍。元帥府罷，改山西路統軍使，領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兵馬，坐無功，降臨海軍節度使，歷平陽、太原尹。正隆末，爲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統，討契丹撒八，駐軍歸化州。

穀英歷任行臺吏部工部侍郎，跟隨宗弼巡守邊境，升爲刑部尚書，轉元帥左都監。天德二年，遷右監軍。元帥府撤銷後，改任山西路統軍使，領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兵馬，由於無功，降爲臨海軍節度使，歷任平陽、太原尹。正隆末年，任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統，討伐契丹人撒八，駐軍在歸化州。

世宗即位於遼陽，使穀英侄阿魯瓦持詔往歸化，命穀英爲左副元帥，就遣使召陝西統軍徒單合喜，宣大定改元詔、赦于西南、西北詔討司，河東、河北、山東諸路州鎮，調猛安軍屯京畿。阿魯瓦見穀英，穀英猶豫未決，士卒皆欲歸世宗，穀英不得已，乃受詔。以元帥令下諸路，亟泥馬槽二萬具，諸路聞之，以爲大軍且至，然後遣人宣赦，所至皆聽命。

大定元年十一月，穀英以軍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議事。穀英疑璋有謀，乃陽許諾，排節仗若將往者，遂率騎從出施仁門，駐兵通州。見世宗于三河。詔穀英以便宜規措河南、陝西、山東邊事。二年正月，至南京，遂復汝、潁、嵩等州縣，授世襲猛安。入拜平章政事，罷爲東京留守，未行，改濟南尹。

初，穀英宿將恃功，在南京頗瀆貨，不恤軍民。詔使問以邊事，穀英不答，謂詔使曰："爾解何事，待我到闕奏陳。"及召入，竟無一語及邊事者。在相位多自專，己所欲輒自奏行之。除留守，輒忿忿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上怒，遂改濟南。上數之曰："朕念卿父有大功于國，卿舊將亦有功，故改授此職，卿宜知之。若復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穀英頓首謝。

久之，改平陽尹，致仕。起爲西京留守，以母憂去官。尋以本官起復。俄復爲東京，歷上京，詔曰："上京王業所起，風俗日趨詭薄，宗室聚居，號爲難治。卿元老大臣，衆所聽服，當正風俗，檢制宗室，持以大體。"十五年，致仕。

久之，史臣上《太宗》、《睿宗實

世宗在遼陽即位，派穀英的侄子阿魯瓦携帶着詔書前往歸化，任命穀英爲左副元帥，順便派使者召見陝西統軍徒單合喜，向西南、西北詔討司，河東、河北、山東諸路州鎮宣布大定改元詔書、赦書，調猛安軍屯駐京郊。阿魯瓦見穀英，穀英猶豫不决，士兵都想歸附世宗，穀英迫不得已，於是接受詔書。以元帥令下達各路，要求儘快製造馬槽二萬具，各路得知後，以爲大軍將到，然後派人宣布赦令，所到的地方都聽從命令。

大定元年十一月，穀英帶兵到中都，同知留守完顔璋請他到府上商議事情。穀英懷疑完顔璋有陰謀，於是表面上同意，準備儀仗像要去的樣子，於是自己率騎兵從施仁門出去，駐兵在通州。在三河晋見世宗。詔令穀英靈活處理河南、陝西、山東邊界的事務。二年正月，到達南京，於是收復了汝、潁、嵩等州縣，被授予世襲猛安。入朝拜爲平章政事，罷爲東京留守，還没有赴任，改任濟南尹。

當初，穀英作爲老將依仗功勞，在南京很貪財，不體恤軍民。皇上派使者詢問邊界上的事，穀英不答，對皇上的使者説："你懂什麽，等我到朝廷上去向皇帝奏報。"到被召進朝時，竟没有一句話説到邊界上的事情。他在相位上很專横，自己想辦的事就自己上奏施行。委任爲留守後，就忿忿不平，不接待賓客，即使皇帝身邊的近臣去也不見。皇上發怒，於是改任他爲濟南尹。皇上責備他説："我念你的父親對國家有大功，你作爲舊將也有功，所以改授這個職務，你應當明白。如果你再不悔改，不但保不住官爵，生命也不能保住。"穀英叩頭謝罪。

過了很久，改任平陽尹，辭官。起用爲西京留守，由於守母喪離任。不久以本官起用。不久又任東京留守，歷任上京留守，皇上下詔説："上京是帝王大業興起的地方，風俗一天天變壞，宗室成員聚居，號稱難以治理。你是元老大臣，大家都聽你的話，應當糾正風俗，約束宗室，把握住大體。"十五年，辭官。

過了很久，史臣獻上《太宗實録》、《睿宗實

錄》，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轂英在。"詔修撰溫迪罕締達往北京就其家問之，多更定焉。

十九年，薨，年七十四。最前後以功被賞者十有一，金爲兩二百五十，銀爲兩六千五百，絹爲匹八百，綿爲兩二千，馬三百十有四，牛羊六千五百，奴婢百三十人。

錄》，皇上說："當時舊人親眼看到的，衹有轂英還在。"詔令修撰溫迪罕締達前往北京到轂英家詢問，對史實多有更正。

十九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合計前後因功被賞賜十一次，賞賜金爲二百五十兩，銀爲六千五百兩，絹爲八百匹，綿爲二千兩，馬爲三百一十四匹，牛羊六千五百頭，奴婢一百三十人。

完顏麻吉

麻吉，銀术可之母弟也。年十五，隸軍中，從破高麗兵，下寧江州，平係遼女直，克黃龍府，皆身先力戰，以功爲謀克，繼領猛安。破奚兵千餘。自斡魯古攻下咸、信、瀋州及東京諸城，麻吉皆有功。都統杲取中京，與稍合、胡拾答別降楚里迪部，屯兵高州。以兵援蒙刮勃堇，大破敵兵，復敗恩州兵五萬人。討平遼人聚中京山谷者，降三千餘人。戰于高州境上，伏矢射之中目，遂卒。

麻吉大小三十餘戰，所至皆捷。皇統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毅敏。子沃側。

麻吉，是銀术可的同母弟。十五歲時，在軍中，跟隨打敗高麗兵，攻下寧江州，平定屬於遼户口的女真人，攻克黃龍府，都衝在前面努力戰鬥，因功升爲謀克，接着又兼任猛安。打敗奚兵一千多人。在斡魯古攻下咸州、信州、瀋州及東京各城的戰鬥中麻吉都有功。都統完顏杲攻取中京，與稍合、胡拾答另外收降了楚里迪部，駐兵在高州。帶兵增援蒙刮勃堇，大敗敵兵，又打敗恩州兵五萬人。討平聚集在中京山谷中的遼人，收降三千多人。在高州境内打仗，被伏兵射中了眼睛，於是去世。

麻吉經歷大小三十多次戰鬥，都打勝了。皇統時，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號毅敏。兒子沃側。

完顏沃側

沃側，年十七，隸軍中，從拔離速擊遼將馬五，敗之。麻吉死，領其職。宗望伐宋，至河上。宋兵屯于河外，以二舟來伺我師，乃遣沃側率勇士數輩，以一舟往迎之，盡俘以還。襲康王於江、淮間，沃側皆與焉。師還，駐東平。及廢齊，屯兵河北，招降旁近諸營，多獲畜產兵仗，軍帥嘉之，賞以甲馬。

從攻陝西，爲右翼都統，攻城破敵，皆與有功。師還，正授謀克。遷華州防禦使，屬關中歲飢，盜賊充斥，沃側募兵討平之，部以無事。郡人列狀丐留，不報。未幾，除迪列部族節度使，改迭剌部。用廉入爲都水

沃側，十七歲時隸屬軍中，跟隨拔離速打敗了遼將馬五。麻吉死後，代理他的職務。宗望攻伐宋，到了黃河邊。宋兵駐扎在黃河外，用兩隻船來偵察我軍，宗望於是派沃側率幾名勇士，用一隻船去迎擊，把他們全部俘虜回來。在江、淮之間襲擊康王，沃側都參加了。軍隊回來後，駐扎在東平。到廢除齊國時，駐兵在河北，招降附近各營，獲得了很多畜產和武器，軍帥贊揚他，賞給他盔甲和戰馬。

跟隨進攻陝西，爲右翼都統，攻城破敵，都立下了功勞。軍隊回來，正式授予謀克。遷華州防禦使，正當關中鬧饑荒，盜賊充斥，沃側招募兵士討平盜賊，管轄區内因此平安無事。當地人上書請求他留任，没有答覆。不久，委任爲迪列部族節度使，改爲迭剌部。由於考察合格入朝任

使者，秩滿，同知燕京留守事，爲西北路招討使。

撒八秩滿已數月，冒其俸禄，不即解去，沃側發其事。撒八反，沃側遇害。

都水使者，任滿後，任同知燕京留守事，爲西北路招討使。

撒八任滿已經幾個月了，還冒領俸禄，没有立即解職離任，沃側揭發了這件事。撒八造反，沃側遇害。

完顏拔离速

拔离速，銀术可弟。天輔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將會斜也于奚王嶺，遼兵奄至古北口，使婆盧火、渾黜各領兵二百，擊之。渾黜請濟師，宗翰欲自往，希尹、婁室曰："此易與耳，請以千人爲公破之。"渾黜以騎士三十人前行，至古北口，遇其游兵，逐入山谷，遼人以步騎萬餘迫戰，亡騎五人，渾黜退據關口。希尹、婁室至，拔离速、訛謀罕、胡實海推鋒奮擊，大破之，斬馘甚衆，盡獲甲胄輜重。希尹與撒里古獨、裴滿突撚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婁室拒夏人出陵野嶺，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

拔离速是銀术可的弟弟。天輔六年，宗翰在北安州，打算在奚王嶺與斜也會合，遼兵突然來到古北口，宗翰派婆盧火、渾黜各領兵二百人，去襲擊敵人。渾黜請求派援軍，宗翰想親自去，希尹、婁室説："這好辦，請讓我們用一千人爲你打敗敵人。"渾黜帶三十名騎兵先行，到達古北口，遇到敵人的游兵，追入山谷，遼人用步兵、騎兵一萬餘人迫戰，渾黜丢失騎兵五人，退據關口。希尹、婁室趕到，拔离速、訛謀罕、胡實海指揮軍隊奮勇攻擊，大敗敵人，斬殺很多，全部繳獲了敵人的軍用物資。希尹與撒里古獨、裴滿突撚打敗敵人的伏兵，殺一千多人，繳獲馬一百多匹。婁室越過陵野嶺與夏人抗拒，留拔离速帶兵二百人，占據險要地勢防守。

銀术可圍太原，近縣先已降，宋軍來救太原者復據太谷、祁縣，拔离速、阿鶻懶復取之。宋姚古軍隆州谷，拔离速敗之，張灝兵出汾州，又擊走之。天會四年，克太原，拔离速爲管勾太原府路兵馬事，復與婁室敗宋兵于文水，遂從宗翰圍汴。與銀术可略地襄、鄧，入均州，還攻唐、蔡、陳三州，皆破之，克潁昌府。遂與泰欲、馬五襲宋康王于揚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

銀术可圍攻太原，附近各縣已先投降，宋軍來援救太原的又占據了太谷、祁縣，拔离速、阿鶻懶又攻下這些地方。宋姚古駐軍在隆州谷，拔离速打敗了他，張灝從汾州出兵，拔离速又打跑了他們。天會四年，攻克太原，拔离速任管勾太原府路兵馬事，又與婁室在文水打敗了宋兵，於是跟隨宗翰圍攻汴京。與銀术可一起到襄、鄧一帶攻取土地，進入均州，回攻唐、蔡、陳三州，都攻下了，攻克潁昌府。於是與泰欲、馬五在揚州襲擊宋康王，康王渡長江進入建康。

天會十五年，還元帥左都監。宗弼再定河南，撒离喝經略陝西，至涇州，拔离速大破宋軍于渭州，渭州、德順軍皆降，陝西平。還元帥左監軍，加金吾衛上將軍，卒，謚敏定。

天會十五年，升爲元帥左都監。宗弼再次平定河南，撒离喝籌劃陝西，到達涇州，拔离速在渭州大敗宋軍，渭州、德順軍都投降，陝西平定。升爲元帥左監軍，加金吾衛上將軍，去世，謚號敏定。

完顏習古迺

習古迺，亦書作實古迺。嘗與銀

習古迺，也寫作實古迺。曾與銀术可一起到

术可俱往遼國取阿疎，還言遼人可取之狀，太祖始决意伐遼矣。婆盧火取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出奔，太祖使習古迺追之，不及。後爲臨潢府軍帥，討平迭剌，其群官率衆降者，請使就領諸部。太宗賜以空名宣頭及銀牌，使以便宜授之。獲遼許王莎邏、駙馬都尉蕭乙辛。遼梁王雅里在紇里水自立，不知果在何處，至是始知之。於是，徙遼降人於泰州，時暑未可徙，習古迺請姑處之嶺西。及習古迺築新城於契丹周特城，詔置會平州。

遼國去索取阿疎，回來後報告遼人可以攻取的情况，太祖纔决意攻打遼。婆盧火攻下居庸關，蕭妃從古北口逃跑，太祖派習古迺去追趕，没有追上。後來爲臨潢府軍帥，討伐平定迭剌，請求讓投降的衆官統領各部。太宗賜給他空名委任狀和銀牌，讓他靈活授給。俘獲遼許王莎邏、駙馬都尉蕭乙辛。遼梁王雅里在紇里水自立爲皇帝，原來不知道他到底在哪裏，到這時纔知道。這時，遷投降的遼人到泰州，當時天熱無法遷移，習古迺請求暫時把他們安置在嶺西。直到習古迺在契丹周特城修築新城，下詔把他們安置在會平州。

烏虎里部人迪烈、劃沙率部族降，朝廷以撻僕野爲本部節度使，烏虎爲都監。習古迺封還撻僕野等宣誥，以便宜加撻僕野散官，填空名告身授之，及録上降附有勞故官八百九十三人，朝廷從之。於是，迪烈加防禦使，爲本部節度使。劃沙加諸司使，爲節度副使，知迪烈底部事。撻离答加左金吾衛上將軍，節度副使，知突鞠部事。阿梟加觀察使，爲本部節度使。其餘遷授有差。以尨葛城地分賜烏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其未墾者聽任力占射。

烏虎里部人迪烈、劃沙率領部族投降，朝廷任命撻僕野爲本部節度使，烏虎爲都監。習古迺退回了撻僕野等人的任命文誥，自己靈活授予撻僕野散官，填寫空白委任狀給他，并報上投降有功勞的舊官八百九十三人，朝廷同意了。於是，迪烈加防禦使，任本部節度使。劃沙加諸司使，任節度副使，知迪烈底部事。撻离答加左金吾衛上將軍，節度副使，知突鞠部事。阿梟加觀察使，爲本部節度使。其餘人授官不等。把尨葛城的土地分賜給烏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没有開墾的土地准許憑能力占有。

久之，領咸州烟火事。天會六年，完顏慎思所部及其餘未置猛安謀克户口，命習古迺通閲具籍以上。天會十年，改南京路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習古迺爲都統，移治東京，鎮高麗。

過了很久，習古迺領咸州烟火事。天會六年，完顏慎思統領的人以及其餘没有設置猛安謀克的户口，命令習古迺普查登記上報。天會十年，改南京路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習古迺爲都統，移治東京，鎮防高麗。

贊曰：金啓疆土，斡魯、斡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婁室最先封，泰州之邊圉，黄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闍母之勤勞南路，婁室之經營陜西，銀术可之圍守太原，勞亦至矣。斡魯古之不治，闍母之敗，譴罰

贊曰：金朝開拓疆土，斡魯、斡魯古獨擋一面的功勞最早顯現，婆盧火、婁室最先得到封賞，泰州邊境，黄龍府要害之地，托付是很重的。至於闍母在南路勤勞，婁室經營陜西，銀术可圍守太原，功勞也是很大的。斡魯古的不法，闍母的失敗，處罰的嚴厲，使各將領很恐懼。最

之亟，諸將懾焉。夫能以弱小終制强大，其效驗與。銀术可、習古迺觀人之國而知其可伐，古語云“國有八觀”，善矣夫。

終能以弱小制服强大，效果很顯著。銀术可、習古迺觀察别人的國家而知道可以攻伐，古語説“國有八觀”，説得多好啊！

金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十一

阿离合懣　晏(本名斡論)　宗尹(本名阿里罕)　宗寧(本名阿土古)
宗道(本名八十)　宗雄(本名謀良虎)　阿鄰　按荅海
希尹(本名谷神)　守貞(本名左靨)　守能(本名胡剌)

完顔阿离合懣

阿离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臘醅、麻産起兵據暮稜水，烏春、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臘醅，暮稜水人尚反側，不自安，使阿离合懣往撫察之，與斜鉢合兵攻窩謀罕。烏春已死，窩謀罕棄城遁去。後從撒改討平留可，阿离合懣功居多。

阿离合懣，是景祖的第八個兒子。健壯敏捷善戰。十八歲時，臘醅、麻産起兵占據暮稜水，烏春、窩謀罕用姑里甸的軍隊幫助他們。世祖擒獲臘醅，暮稜水的人還三心二意，不安心，朝廷派阿离合懣去安撫視察，與斜鉢合兵進攻窩謀罕。烏春死後，窩謀罕棄城逃跑。後來跟隨撒改討平留可，阿离合懣立功居多。

太祖擒蕭海里，使阿离合懣獻馘于遼。太祖謀伐遼，阿离合懣實贊成之。及舉兵，阿离合懣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离合懣、昱、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爲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頃之，爲國論乙室勃極烈。

太祖擒獲蕭海里，派阿离合懣獻頭給遼國。太祖計劃討伐遼，實際上阿离合懣幫助這件事成功。到興兵時，阿离合懣在作戰中多次立下戰功。到太宗等勸太祖當皇帝時，太祖没有同意這件事。阿离合懣、完顔昱、宗翰等人説："現在大功已成，如果不及時建立國號，那就没有什麽可以維係天下的人心。"太祖説："我將考慮這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懣與宗翰獻上九件耕具，祝願説："這是讓陛下不要忘記農業生産的艱難。"太祖恭敬地接受了。不久，阿离合懣任國論乙室勃極烈。

爲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并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

阿离合懣爲人聰明機敏有口才，對人或事衹要聽到或見到一次，終身不忘。當初没有文字，他對祖宗、族屬和時事都能默記在心，與斜葛一起編寫本朝的譜牒。見到以前不認識的人，聽到他父祖的名字，就能説出他的部族，世系所出。有的多年的往事，偶然因其他事涉及到，人們有

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强記，人不可及也。

時遺忘了，他往往能够一一辨析説出來，對有疑問的都能解釋其意義。世祖曾稱贊他博聞强記，人們趕不上他。

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爲奏，奏有誤語，即哂之，宗翰從傍爲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

天輔三年，阿离合懣卧病，宗翰每天去詢問他，全部瞭解了祖宗的舊俗法度。病重，皇上到他家去探問病情，詢問國家的事，他回答說："馬是戰爭中要使用的，現在四方還没有平定，而本國風俗多用良馬陪葬，可以禁止這樣做。"於是他獻出平生所騎的戰馬。到把他的馬獻給太宗時，派他的兒子蒲里迭代他上奏，奏章中有説錯的話，阿离合懣就斥責他，宗翰在旁邊爲他改定。進奏完後，去世，享年四十九歲。

上聞阿离合懣臨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臣也。"哭之慟。及葬，上親臨。熙宗時，追封隋國王。天德中，改贈開府儀同三司、隋國公。大定間，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剛憲。子賽也、斡論。賽也子宗尹。

皇上聽説阿离合懣臨死前有奏章，説："臨終不亂，關心到國家的事，真是賢臣啊！"哭得很悲痛。到埋葬時，皇上親自參加。熙宗時，追封爲隋國王。天德年間，改贈開府儀同三司、隋國公。大定年間，配饗太祖廟庭，謚號剛憲。兒子賽也、斡論。賽也的兒子宗尹。

完顏晏

晏本名斡論，景祖之孫，阿离合懣次子也。明敏多謀略，通契丹字。天會初，烏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籌策，召問，稱旨，乃命督扈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楫艤江，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爲柵，多張旗幟，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遂大破之，據險之衆不戰而潰。月餘，一境皆定。師還，授左監門衛上將軍，爲廣寧尹，入爲吏、禮兩部尚書。

完顏晏本名斡論，是景祖的孫子，阿离合懣的次子。他聰明敏鋭多謀略，精通契丹文字。天會初年，烏底改叛亂。太宗到北京，鑒於完顏晏有謀略，召來詢問，很合皇帝的意，於是命令他率領隨從護衛皇帝的軍隊去討伐。到達混同江，他告訴將士們説："現在叛亂的人依據山谷，地勢險要，樹林深密，我的騎兵無法列陣，不能在短時期内打敗敵人。"於是準備舟船停靠江邊，命令各軍占據高山，連接樹木做成栅欄，張設很多旗幟，顯示出打算長久駐扎的樣子，聲稱等大軍全部集結後纔進攻。於是暗地裏用水軍駕船沿江而下，直搗敵營，大敗敵軍，占據險要之處的敵人没開戰就潰散了。一個多月後，全境都安定了。軍隊回來後，被授予左監門衛上將軍，任廣寧尹，入朝爲吏、禮兩部尚書。

皇統元年，爲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徙東京。天德初，封葛王，入拜同判大宗正事，進封宋王，授世襲猛安。海陵遷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

皇統元年，任北京留守，改任咸平尹，遷東京留守。天德初，封爲葛王，入朝拜爲同判大宗正事，進封爲宋王，授任世襲猛安。海陵王遷都，完顏晏留守上京，被授予金牌一塊、銀牌二

一、銀牌二，累封豫王、許王，又改越王。貞元初，進封齊。時近郊禁圍獵，特畀晏三百人從獵。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爲臨潢尹，遂致仕，還居會寧。

海陵南伐，世宗爲東京留守，將士皆自淮南來歸，晏之子惡里乃亦自軍前率衆來歸世宗。白彥敬等在北京聞惡里乃等逃還，使會寧同知高國勝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鶻魯補馳驛促之。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即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宴勞彌日。未幾，兼都元帥。

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禮畢，上將獵，有司已夙備。晏諫曰："邊事未寧，畋游非所宜也。"上嘉納之。因謂晏等曰："古者帝王虛心受諫，朕常慕之。卿等盡言毋隱。"進拜太尉。復致仕，還鄉里。是歲，薨。詔有司致祭，賻贈銀幣甚厚。

完顏宗尹

宗尹，本名阿里罕。以宗室子充護衛，改牌印祗候，授世襲謀克，爲右衛將軍。歷順天、歸德、彰化、唐古部族、橫海軍節度使。正隆南伐，領神略軍都總管，先鋒渡淮，取揚州及瓜洲渡。大定二年，改河南路副都統，駐軍許州之境。

是時，宋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潑及漢軍二千人。宗尹遣萬户孛术魯定方、完顏阿喝懶、夾谷清臣、烏古論三合、渠雛訛只將騎四千往攻之，遂復取汝州。除大名尹，副統如故。頃之，爲河南路統軍使，遷元帥左都監，除南京留守。上曰："卿年

塊，累封爲豫王、許王，又改封越王。貞元初年，進封爲齊王。當時近郊禁止打獵，特給完顏晏三百人隨從他一起打獵。在上京共五年。正隆二年，依例削去王爵，改任西京留守。不久，任臨潢尹，於是辭官，回到會寧居住。

海陵王南伐，世宗任東京留守，將士們都從淮南前來歸附，完顏晏的兒子惡里乃也從軍前率領人們來歸附世宗。白彥敬等在北京聽說惡里乃等人逃回，派會寧同知高國勝拘囚完顏晏的家族。世宗即位以後，派使者召見完顏晏，後來又派完顏晏的哥哥的兒子鶻魯補騎驛馬去催他。完顏晏於是帶着幾名宗室成員入見，立即被拜爲左丞相，封爲廣平郡王，世宗整天宴請慰勞他。不久，兼任都元帥。

大定二年正月，皇上去拜望先帝的陵墓。行禮結束後，皇上將要打獵，有關部門已準備就緒。完顏晏進諫説："邊境上的戰事還没有止息，打獵是不應該的。"皇上贊許，采納了他的建議。皇上於是對完顏晏説："古時候帝王虛心接受規勸進諫，我常常仰慕他們。你們要儘量説出來不要隱瞞。"進拜爲太尉。又辭官，回到鄉下。這一年，去世。詔令有關部門去祭奠，贈給很多銀錢和絲織品作爲喪葬費用。

宗尹，本名阿里罕。作爲宗室子弟充任護衛，改任牌印祗候，被授予世襲謀克，任右衛將軍。歷任順天、歸德、彰化、唐古部族、橫海軍節度使。正隆時南伐，領神略軍都總管，作爲先鋒渡過淮河，攻下揚州及瓜洲渡。大定二年，改任河南路副都統，駐軍在許州境内。

這時，宋人攻下汝州，殺死刺史烏古孫麻潑及漢軍二千人。宗尹派萬户孛术魯定方、完顏阿喝懶、夾谷清臣、烏古論三合、渠雛訛只率騎兵四千人前去進攻，於是又攻取了汝州。宗尹被委任爲大名尹，照舊任副統。不久，任河南路統軍使，升元帥左都監，被委任爲南京留守。皇上説："你年輕力壯，但心力尚未充分發揮。前任

少壯，而心力多滯。前任點檢京尹，勤力不怠，而處事迷錯。勉修職業，以副朕意。”賜通犀帶、厩馬。八年，置山東路統軍司，宗尹爲使。遷樞密副使。録其父功，授世襲蒲與路屯河猛安，并親管謀克。除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

上問宰臣曰：“宗尹雖才無大過人者，而性行淳厚，且國之舊臣，昔爲達官，卿等尚未仕也。朕欲以爲平章政事，何如？”宰執皆曰：“宗尹爲相，甚協衆望。”即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國公，兼太子太傅。

是時民間苦錢幣不通，上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税、養馬錢。大定初，軍事未息，調度不繼，故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悉宜罷去。”上曰：“卿留意百姓，朕復何慮。太尉守道老矣，捨卿而誰。”於是，養馬等錢始罷。

他日，上謂宰臣曰：“宗尹治家嚴密，他人不及也。”顧謂宗尹曰：“政事亦當如此矣。”有頃，北方歲饑，軍食不足，廷議輸粟賑濟。或謂比雖不登，而舊積有餘，秋成在近，不必更勞輸輓。宗尹曰：“國家平時積粟，本以備凶歲也，必待秋成，則憊者衆矣。人有損瘠，其如防戍何。”上從之。

宗尹乞令子銀术可襲其猛安，會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襲其謀克。凡承襲人不識女直字者，勒令習學。世宗曰：“此二子，吾識其一習漢字，未習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漢字曾學其一者，即許承襲。”遂著于令。

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問宰臣

點檢京尹，努力不懈，但處理事情往往錯亂。你要努力工作，以合我意。”賜給他通犀帶、厩馬。八年，設置山東路統軍司，宗尹爲使。升爲樞密副使。記録他父親的功勞，被授予世襲蒲與路屯河猛安，并親管謀克。委任爲太子太保，依舊任樞密副使。

皇上問宰臣說：“宗尹雖然才能没有大大超過别人的地方，但生性淳樸忠厚，而且是國家的舊臣，過去做大官時，你們還没有做官。我想任命他爲平章政事，怎麽樣？”宰執們都說：“宗尹作宰相，很符合大家的心願。”當天，就拜宗尹爲平章政事，封爲代國公，兼任太子太傅。

這時民間苦於錢幣不流通，皇上問宗尹，宗尹回答說：“錢是有限的東西，積壓在官府則民間阻滯，所以不流通。海陵王發動戰争，對一切東西都徵收賦税，有菜園、房税、養馬錢。大定初年，戰争還没有停息，調度跟不上，所以沿襲没有更改。現在天下太平無事，官府倉庫充實，應該全部免除。”皇上說：“你關心百姓，我還擔心什麽。太尉守道年紀大了，除了你還有誰。”於是，養馬等錢纔被免除。

有一天，皇上對宰臣說：“宗尹治家嚴密，其他人趕不上。”回頭對宗尹說：“處理政事也應當這樣。”不久，北方鬧饑荒，軍糧不足，朝廷討論運輸糧食進行救濟。有人認爲雖然連年收成不好，但以前的儲備還有剩餘，秋收將近，不必再麻煩運輸。宗尹說：“國家平時儲備的糧食，本來是用來防備災年的，如果一定要等到秋收，那困乏的人就會很多。人員如果有所减少，怎麽來防守邊境呢。”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

宗尹請求讓兒子銀术可繼承他的猛安職位，正巧太尉守道也請求讓他的兒子神果奴繼承他的謀克職務。凡是繼承人不認識女真字的，勒令都要學習。世宗說：“這兩個兒子，我知道其中一個學過漢字，没有學女真字。從今以後曾經學過女真、契丹、漢字中一種的，就允許繼承。”於是作爲法令記録下來。

宗尹有病，不能上朝。皇上問宰臣說：“宗

曰："宗尹何爲不入朝？"太尉守道以疾對。上曰："丞相志寧嘗言，'若詔遣征伐，所不敢辭。宰相之職，實不敢當'。宗尹亦豈此意耶。"

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上曰："臨潢、烏古里石壘歲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三月過東京，謁太后陵寢，五月可達上京。春月鳥獸孳孕，東作方興，不必蒐田講事，卿等以爲何如？"宗尹曰："南道歲熟，芻粟賤，宜如聖旨。"遂由南道往焉。世宗至上京，聞同簽大宗正事宗寧不能撫治上京宗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謂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懲戒之。"宗尹奏曰："隨仕之子，父没不還本土，以此多好游蕩。"上命召還。宴宗室于皇武殿，擊球爲樂。上曰："賞賜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概遷官，欲令諸局分收補，其間人材孰可者？"宗尹對曰："奉國斡準之子按出虎、豫國公昱之曾孫阿魯可任使。"上曰："度可任何職，更訪其餘以聞。"詔以按出虎、阿魯爲奉御。

二十七年，乞致仕。世宗曰："此老不事事，從其請可也。"宰臣奏曰："舊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總天下事，非養老之地。若不堪其職，朕亦有愧焉。如賢者在朝，利及百姓，四方瞻仰，朕亦與其光美。"宰臣無以對。宗尹入謝。上曰："卿久任外官，不聞有過失，但恨用卿稍晚，今精力似衰矣。省事至煩，若勉留卿，則四方以朕爲私，卿亦不自安也。"頃之，上問宗尹子："汝父致仕，將居何所？"其子曰："聚屬既多，不能復在京師。"上遣使問宗尹曰："朕欲留卿，時相從游，卿子之言如此，今定何如？"宗尹曰："臣豈不欲在此，但餘閑之年，猶在輦下，

尹爲什麽不入朝？"太尉守道回答説病了。皇上説："丞相志寧曾説過，'如果皇帝下詔派我去征討，我不敢推辭。宰相的職位，我實在不敢當'。宗尹難道也有這個意思嗎？"

二十四年，世宗將要巡行上京。皇上説："臨潢、烏古里石壘年成都不好，我想從南路前往，三月經過東京，拜謁太后的陵墓，五月可以到達上京。春天鳥獸繁殖孕育，作物剛長出來，不必打獵練武，你們認爲怎麽樣？"宗尹説："南路年成好，糧草賤，應該按皇上的意思辦。"於是由南路前往。世宗到上京，聽説同簽大宗正事宗寧不能安撫治理上京的皇族，皇族子弟往往不從事生産。皇上對宗尹説："你去調查這事，應當進行懲罰警告。"宗尹奏報説："跟隨父親做官的兒子，在父親死後不回本土，因此多喜歡游蕩。"皇上下令召回他們。皇上在皇武殿宴請皇族成員，打球作樂。皇上説："賞賜皇族，也不過是小恩小惠，又不能一概升官，想讓各局分别録用，他們中間哪些人才可以？"宗尹回答説："奉國斡準的兒子按出虎、豫國公昱的曾孫阿魯可以任用。"皇上説："考慮他們可以任什麽職務，再查訪其餘有才能的人告訴我。"下詔任命按出虎、阿魯爲奉御。

二十七年，宗尹請求辭官。世宗説："這個老頭不管事，可以同意他的請求。"宰臣上奏説："舊臣應該在皇上左右。"皇上説："宰相總管全國的事，不是養老的地方。如果不勝任這個職位，我也内心有愧。如果賢人在朝廷，對百姓有好處，四方瞻仰，我也沾他的光。"宰臣無話可説。宗尹入朝謝恩。皇上説："你久任外官，没聽説有過失，衹恨任用你稍微晚了一點，似乎現在精力衰退了。尚書省中的事很煩雜，如果勉强留你，則四方的人認爲我有私心，你自已心中也會不安。"不久，皇上問宗尹的兒子："你父親辭官後，將住在哪裏？"他兒子説："聚居的親屬既然很多，不能再住在都城。"皇上派使者問宗尹説："我想留你，常在一起游玩，你的兒子却這樣説，你决定怎麽辦？"宗尹説："我怎麽不想住在這裏，衹是晚年還在京城，怕聖明的皇帝操

恐聖主心困耳。既哀老臣不忍擯棄，時時得瞻望天顏，臣豈敢他往。鄉里故老無存者，雖到彼，尚將與誰游乎。”於是賜甲第一區，凡宴集畋獵皆從焉。二十八年，薨。

心。皇上既然憐憫老臣，不忍心拋棄我，我能時時看到皇上，哪裏還敢到其他地方去。鄉下的故舊都不在了，雖然到了那裏，我還能和誰交游呢。”於是皇上賜給他一處住宅，凡是宴樂打獵都讓他跟在身邊。二十八年，去世。

完顏宗寧

宗寧本名阿土古，系出景祖，太尉阿离合懣之孫。性勤厚，有大志。起家爲海陵征南都統，戰瓜洲渡，功最。歷祁州刺史。

宗寧本名阿土古，世系出自景祖，太尉阿离合懣的孫子。生性勤勞忠厚，胸有大志。開始做官任海陵王征南都統，在瓜洲渡打仗，功最多。歷任祁州刺史。

大定二年，爲會寧府路押軍萬户，擢歸德軍節度使。時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絶。移鎮寧昌軍，改知臨潢府事，移天德軍。世宗嘗謂宰臣曰：“宗寧智慮雖淺，然所至人皆愛之。”即命爲行軍右翼都統，爲賀宋正旦使。累遷兵部尚書，授隆州路和團猛安烈里没世襲謀克。出知大名府事，徙鎮利涉軍，俄同簽大睦親府事。

大定二年，任會寧府路押軍萬户，被提升爲歸德軍節度使。當時正值旱災和蝗災，宗寧督促百姓捕捉蝗蟲，每捕一斗死蝗蟲給糧一斗，幾天就捉完了。調任鎮守寧昌軍，改知臨潢府事，調天德軍。世宗曾對宰臣説：“宗寧智慮雖淺，但所到的地方人們都喜歡他。”就任命他爲行軍右翼都統，爲賀宋正旦使。多次升遷後做到兵部尚書，被授予隆州路和團猛安烈里没世襲謀克。出知大名府事，調任鎮守利涉軍，不久任同簽大睦親府事。

宗寧多病，世宗欲以凉地處之，俾知咸平，詔以其子符寶郎亘爲韓州刺史，以便養。無幾，入授同判大睦親府事，拜平章政事。明昌二年，薨。宗寧居家約儉如寒素，臨事明敏。其鎮臨潢，鄰國有警，宗寧聞知乏糧，即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得粟，即遁去。邊人以窩斡亂後，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

宗寧多病，世宗想把他安置在不熱的地方，使他知咸平，詔令以他的兒子符寶郎亘爲韓州刺史，以便贍養。不久，入朝被授予同判大睦親府事，拜爲平章政事。明昌二年，去世。宗寧持家節儉像平民百姓，處理事情明白敏鋭。鎮守臨潢時，鄰國有警報，宗寧聽説缺糧，立即放出倉庫中的糧食，讓對方用牛交易，敵人知道得了糧食，就逃走了。邊境的人們由於窩斡叛亂後，苦於無牛，宗寧又讓百姓交糧食换牛，不久百姓得到了牛而官府倉庫中的糧食倍增，他的治理就是這樣。

完顏宗道

宗道本名八十，上京司屬司人，系出景祖，太尉訛論之少子也。通《周易》、《孟子》，善騎射。大定五年，充閤門祗候，累除近侍局使。

宗道本名八十，上京司屬司人，世系出自景祖，太尉訛論的小兒子。精通《周易》、《孟子》，善於騎馬射箭。大定五年，充任閤門祗候，累官到近侍局使。

右丞相烏古論元忠、左衛將軍僕散揆等嘗燕集，有所竊議，宗道即密

右丞相烏古論元忠、左衛將軍僕散揆等曾經聚會，私下有所議論，宗道於是秘密上奏。世宗

以聞。世宗嘉之，授右衛將軍，出爲西南路副招討。章宗即位，改同知平陽府事。陝西路副統軍、左宣徽使移剌仲方舉以自代，除西北路招討使。故事，諸部賀馬八百餘匹，宗道辭不受，諸部悦服，邊鄙順治。提刑司察廉，召爲殿前右副都點檢。尋除陝西路統軍使，以鎮静得軍民心，特遷三階，兼知京兆府事。時夏旱，俾長安令取太白湫水，步迎於遠郊，及城而雨。是歲大稔，人以爲精意所感，刊石紀之。

承安二年，爲賀宋正旦使，尋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冤，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貨五千餘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爲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其明。後乞致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立像於層觀，以時祭之。移知臨洮，以病解。泰和四年，卒。贈龍虎衛上將軍。

贊揚他，授右衛將軍，出任西南路副招討。章宗即位，改任同知平陽府事。陝西路副統軍、左宣徽使移剌仲方推薦他代替自己，宗道被任命爲西北路招討使。按以前的規矩，各部族以八百多匹馬作爲賀禮，宗道辭謝不接受，各部族高興順服，邊境歸順大治。提刑司考察，宗道被召回任殿前右副都點檢。不久委任爲陝西路統軍使，由於安静沉着得到軍民的擁護，特别升遷三階，兼知京兆府事。當年夏天乾旱，他讓長安令到太白湫取水，自己步行到遠郊迎接，到了城中天就下雨了。這年大豐收，人們認爲是精誠的感應，刻石記録這件事。

承安二年，爲賀宋正旦使，不久被任命爲河南路統軍使。泗州百姓張偉抓獲宋人王萬，説宋國那邊的事情，宗道懷疑他冤枉，於是審問得到實情。王萬，是楚州的商人，張偉欠王萬五千多貫錢的財物，三年没有償還，王萬來索取，被張偉誣告。於是因罪處罰張偉而放回王萬，當時人佩服他的精明。後來請求辭官，朝廷知道不是他的本意，改知河中府，有好的政績，百姓在樓觀中爲他立像，隨時祭祀。調知臨洮，因病解職。泰和四年，去世。贈龍虎衛上將軍。

完顏宗雄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既長，風表奇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謙謹，人愛敬之。康宗没，遼使阿息保來，乘馬至靈帷階下，擇取賵贈之馬。太祖怒，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止。

太祖將舉兵，宗雄曰："遼主驕侈，人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蕭海里，而我兵擒之。"太祖善其言。攻寧江州，渤海兵鋭甚。宗雄以所部

宗雄本名謀良虎，是康宗的長子。他剛生下來時，世祖看見他很驚異，説："這孩子的風骨不一般，以後一定是國家的棟梁。"於是解下佩刀，讓人常放在他身邊，説："等他成人後就讓他佩帶。"九歲時能射奔跑着的兔子。十一歲時，能射中奔跑的鹿。世祖讓他坐在膝上，説："孩子還小就這樣，以後將出類拔萃。"賜給他銀酒器。長大以後，儀表奇偉，善於談吐辯論，足智多謀，孝敬尊長，謙虚謹慎，人們都喜歡他。康宗死後，遼使阿息保來，騎馬到靈帷階下，選取人們贈送的馬。太祖發怒，想殺阿息保，宗雄進諫勸阻，太祖纔罷休。

太祖將要起兵，宗雄説："遼帝驕横奢侈，遼人不懂打仗，可以攻取。他們無力擒獲一個蕭海里，而我們却能够。"太祖認爲他説得對。進攻寧江州，渤海兵很精鋭。宗雄用手下的人打敗

敗渤海兵，以功授世襲千户謀克。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推鋒力戰，功多。達魯古城之役，宗雄將右軍，身先士卒戰，遼兵當右軍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軍擊遼兵。宗雄繞遼兵後擊之，遼兵遂大潰，乘勝逐北。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突圍出，追殺至乙吕白石而還。上撫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不濟。"以御服賜之。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騶門，諸將皆曰："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追及遼帝于護步荅岡。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梃擊遼兵馬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宗雄功，執其手勞之，以御介冑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

斜也攻春州，宗雄與宗幹、婁室取金山縣。行近白鷹林，獲候者七人，縱其一人使歸。縣人聞大軍至，乃潰，遂下金山縣。與斜也俱取泰州。

太祖自將取臨潢府，遣宗雄先啓行，遇遼兵五千，宗雄與戰，大軍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撻不野降，上以其女與宗雄，賞其啓行破遼援兵之功也。既而與蒲家奴按視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上從之。由是徙萬餘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也。

西京既降復叛，時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

渤海兵，因功被授任爲世襲千户謀克。太祖在出河店打敗遼兵，宗雄衝鋒力戰，立了很多功。達魯古城之戰，宗雄率領右軍，身先士卒戰鬥，抵抗右軍的遼兵已經退却，皇上命令宗雄協助左軍進攻遼兵。宗雄繞到遼兵後面進攻，遼兵於是大敗，宗雄乘勝追擊逃兵。天已黄昏，把遼兵圍困住。第二天黎明，遼兵突圍出去，他們又追殺到乙吕白石纔回來。皇上撫摸着宗雄的背説："我有這個人，什麽事不能成功。"把自己穿的衣服賜給他。到遼帝帶七十萬人到達騶門時，各將都説："遼軍氣勢很大，不宜速戰。"宗雄説："不對。遼兵雖然人多，但都是庸將，士兵惴惴不安，不值得害怕。如果交戰，打敗他們很容易。"皇上説："好。"在護步荅岡追上遼帝。宗雄帶兵勇往直前，與遼軍短兵相接。宗雄命令前面的人持棍棒打遼兵的馬頭，後面的人用箭射他們，大敗遼兵。皇上嘉獎宗雄的功勞，握住他的手慰勞他，以自己用的甲冑、戰馬、財寶和奴婢賞賜他。

斜也進攻春州，宗雄與宗幹、婁室攻取金山縣。走到白鷹林，抓獲七名敵人的偵探，放回其中一人。縣裏的人聽説大軍到達，就潰散了，於是攻下金山縣。又與斜也一道攻取泰州。

太祖親自帶兵攻取臨潢府，派宗雄先出發，遇到遼兵五千人，宗雄與他們交戰，大軍也趕到了，大敗遼兵。到留守撻不野投降時，皇上把他的女兒給宗雄，獎賞他先出發打敗遼援兵的功勞。後來與蒲家奴巡視泰州土地，宗雄包上那裏的泥土來奏報説："那裏的泥土像這樣，可以種植糧食。"皇上同意了。因此遷一萬多家到泰州屯駐墾田，是因爲宗雄等人説那裏的土地可以種植莊稼。

西京投降後又叛亂，當時軍隊的糧餉快完了，討論想停止進攻。宗雄説："西京，是一個大都市，如果放棄了它而離去，那投降過來的人就會動摇，遼的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我們了。"於是設重賞激勵將士。不久，晚上出現火球，大如斗，墜落在城中。宗雄説："這是攻破城池的

及克西京，賜宗雄黄金百兩，衣十襲及奴婢等。

與宗翰等擊耿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東四十里，大破之。迎謁太祖于鴛鴦濼，從至歸化州。疾篤，宗幹問所欲言。宗雄曰：“國家大業既成，主上壽考萬年，肅清四方，死且無恨。”天輔六年，薨，年四十。太祖來問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群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陣勇决，少見其比。”賻贈加等。詔合扎千户駙馬石家奴護喪歸，葬於歸化州，仍於死所建佛寺。

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托疾歸家，卧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金國初建，立法定制，皆與宗幹建白行焉。及與遼議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翰、希尹主其事。而材武驍捷，挽强射遠，幾三百步。嘗走馬射三獐，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彀滿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兔，撻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輕健如此。

天眷中，追封太師、齊國王。天德二年，加秦漢國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楚王，謚威敏，配享太祖廟廷。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宫。子蒲魯虎、按荅海、阿鄰。孫常春、胡里剌、胡剌、鶻魯、荼扎、怕八、訛出。

初，宗幹納宗雄妻，海陵銜之。及篡位，使宿直將軍晁霞、牌印間山往河間，囚宗雄妻於府署，明日，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荼扎之子七人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濠水。大定十七

預兆。”攻克西京以後，賜給宗雄黄金一百兩，衣物十套和奴婢等。

宗雄與宗翰等在西京東四十里進攻耿守忠兵七千人，大敗敵人。在鴛鴦濼迎接太祖，跟隨到歸化州。病重，宗幹問他想説什麽。宗雄説：“國家大業已成，皇上萬壽無疆，肅清了四方，我死而無憾。”天輔六年，去世，時年四十歲。太祖來詢問病情，没有見上一面，哭得很悲痛。太祖對群臣説：“這個人謀略過人，臨陣勇敢果斷，很少有可以和他相比的。”贈給的東西特别多。詔令合扎千户駙馬石家奴護喪回去，葬在歸化州，并在他去世的地方修建佛寺。

宗雄好學愛書，曾經跟隨皇上打獵，誤中飛箭，而神色不變，怕皇上知道了處罰射箭的人。他拔出箭後，稱病回家，在床上躺了兩個月，趁機學習契丹大小字，都學通了。大凡金國初建，建立法規，制定制度，都是他與宗幹建議實施的。直到與遼人議和，詔書寫契丹、漢字，宗雄與宗翰、希尹負責這事。宗雄武藝健捷，挽强弓射遠，將近三百步。曾經騎馬奔跑射三隻獐，已射中了其中的兩隻，他又拉弓時，馬失蹄，他跳下來，照舊拉弦，於是拉滿弓步行射中了另外一隻。宗雄正追兔子，撻懶也從後面射它，已經發了箭，撻懶大叫道：“箭來了！”宗雄回頭，用手接住了撻懶射的箭，就用這隻箭射兔子，射中了，他就是如此輕快敏捷。

天眷年間，追封爲太師、齊國王。天德二年，加秦漢國王。正隆二年，改封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爲楚王，謚號威敏，配享太祖廟庭。十五年，詔令畫像在衍慶宫。兒子蒲魯虎、按荅海、阿鄰。孫子常春、胡里剌、胡剌、鶻魯、荼扎、怕八、訛出。

當初，宗幹娶宗雄的妻子，海陵王懷恨這事。到海陵王篡位後，派宿直將軍晁霞、牌印間山前往河間，把宗雄的妻子囚禁在府署，第二天，把她和兒子、兒媳及常春兄弟、荼扎的兒子共七人殺掉并焚尸，把骨頭抛在護城河水中。大

年，詔有司收葬。

初，蒲魯虎襲猛安。蒲魯虎卒，贈金紫光禄大夫，子桓端襲之，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桓端卒，子裊頻未襲而死。章宗命宗雄孫蒲帶襲之。

蒲帶，大定末，累官同簽大睦親府事。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帶爲北京臨潢提刑使。詔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懋乃事。"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或謂廉問使者，頗以愛憎立殿最，以問宰相。宰相曰："臣等復爲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於即位之初行之。

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慶和殿，上曰："建立官制，當寬猛得中。凡軍民事相涉者，均平决遣，鈐束家人部曲，勿使沮擾郡縣事。今以司獄隸提刑司，惟冀獄犴無冤耳。"既退，復遣近臣諭之曰："卿等皆妙簡才良，付以專責，盡心舉職，別有旌賞，否則有罰。"明年，蒲帶乃襲猛安云。

定十七年，世宗詔令有關部門收葬。

當初，蒲魯虎繼承猛安職位。蒲魯虎死後，贈金紫光禄大夫，兒子桓端繼承，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桓端去世，兒子裊頻没有繼承職位就死去。章宗命令宗雄的孫子蒲帶繼承職位。

蒲帶，大定末多次升官到同簽大睦親府事。章宗即位，剛設置九路提刑司，蒲帶任北京臨潢提刑使。章宗下詔説："我剛即位，擔心天下百姓，常考慮到刑罰不公平，農業和養蠶没有被督促，有的官吏不遵守法紀，敗壞了我的統治。朝廷派使者調查，情况也難以完全瞭解。提刑勸農采訪的官，自古都有。現在分九路專設這個職務，你要盡心盡力，努力做好你的事。"從熙宗時開始，派使者調查官吏當政的得失。世宗即位，每幾年就派使者去調查一次，對官吏進行考核升降，所以大定年間，郡縣官吏都遵守法紀，百姓人口增長，號稱小康。有人説廉問使者往往以愛憎確定等級高低，皇上以此詢問宰相。宰相説："我們再去爲陛下調查。"因此世宗曾經想設置提刑司而没有辦成。章宗繼承前朝，於是在剛即位時就實施這件事。

到九路提刑使在慶和殿朝拜辭行時，皇上説："建立官制，應當寬鬆和嚴厲適中。凡是與軍民相關的事，要公平處理，約束家人和手下人，不要讓他們干擾郡縣的事情。現在把司獄隸屬於提刑司，我衹希望獄中没有受冤枉的人。"他們退朝後，皇上又派近臣告訴他們説："你們都是經過仔細挑選的人才，我交給你們專門的職責，你們要盡心履行職責，我另有獎賞，否則處罰你們。"第二年，蒲帶就繼承了猛安的職位。

完顏阿鄰

阿鄰，穎悟辯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幼時嘗入宫，熙宗見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年十八，授定遠大將軍，爲順天軍節度使。天德二年，用廉，遷益都尹兼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歷泰寧、定海、鎮西、安國等軍節度。

海陵南伐，以爲神勇、武平等軍

阿鄰，聰明敏捷，有口才，懂女真、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小時候曾經進宫，熙宗看見他，很驚奇，説："這孩子以後一定能爲國家出力。"十八歲時，被授任爲定遠大將軍，任順天軍節度使。天德二年，由於廉察合格，升爲益都尹兼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歷任泰寧、定海、鎮西、安國等軍節度。

海陵王南伐，任命他爲神勇、武平等軍都總

都總管，由壽州道渡淮，與勸農使移剌元宜合兵三萬爲先鋒。是歲十月，至廬州，與宋將王權軍十餘萬戰于柘臯鎮、渭子橋，敗之。至和州南，復與王權軍八萬餘會戰，又敗之，追殺至江上，斬首數千級。

管，從壽州渡過淮河，與勸農使移剌元宜合兵三萬作爲先鋒。這年十月，到達廬州，與宋將王權軍十多萬人在柘臯鎮、渭子橋交戰，打敗了敵人。到達和州南，又與王權軍八萬多人會戰，又打敗了宋兵，追殺到長江邊，殺敵數千人。

上即位于遼陽。海陵死，大軍北還。將渡淮而舟楫甚少，軍士争舟不得亟渡。阿鄰得生口，知可涉處，識以柳枝，命本部涉濟。既至北岸，而諸軍之争渡者果爲宋人邀擊之。及入見，上聞阿鄰淮上戰功，又以全軍還，遷兵部尚書，監督經畫征窩斡諸軍糧餉，授以金牌一、銀牌四。窩斡敗，還至懿州，以疾卒。喪至京師，上命致祭于永安寺，百官赴吊，賻銀五百兩、重綵三十端、絹百匹。

世宗在遼陽即位。海陵王被殺，大軍回北方。將要渡過淮河但舟船很少，軍士争船，不能迅速渡過。阿鄰抓獲活口，瞭解到可以趟水過河的地方，用柳枝做好標記，命令自己的人馬步行渡河。到達北岸後，各軍争渡的人果然被宋人半路截擊。到入朝見皇上時，世宗聽説阿鄰在淮河岸邊立了功，又把全軍帶了回來，升爲兵部尚書，監督管理征討窩斡各軍的糧餉，授給他金牌一塊、銀牌四塊。窩斡失敗後，阿鄰回到懿州，因病去世。遺體運到京城，皇上命令在永安寺奠祭，百官前去哀悼，贈給辦喪事銀子五百兩、重綵三十段、絹一百匹。

完顔按荅海

按荅海，又名阿魯綰，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輕發，有父之風。年十五，太祖賜以一品傘。二十餘，御球場分朋擊球，連勝三算，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荅海爲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

按荅海，又名阿魯綰，是宗雄的次子。生性端莊持重，不輕易行動，有他父親的作風。十五歲時，太祖賜給他一品傘。二十多歲時，在御球場分組打球，連勝三場，宗室官員和老輩人都對他很驚奇。大家進獻贏得的禮物，按荅海爲冠軍，太宗高興地説："今天的勝利，是這孩子的功勞。"賞賜他特別豐厚。

天眷二年，襲父猛安。除大宗正丞，以猛安讓兄子唤端，加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金源郡王，進封譚王，遷同判大宗正事，别授世襲猛安。

天眷二年，繼承他父親的猛安職位。任大宗正丞，把猛安讓給哥哥的兒子唤端，加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改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爲金源郡王，進封譚王，遷同判大宗正事，另外授予世襲猛安的職位。

海陵將遷中都，按荅海諫曰："棄祖宗興王之地而他徙，非義也。"海陵不悦，留之上京。久之，進封鄆王，改封魏王，除濟南尹。按荅海不堪卑濕，多在病告，海陵聞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奪王爵，改廣寧尹。

海陵王將遷都到中都，按荅海進諫説："拋棄祖宗建立王業的地方而遷到别處，是不義的。"海陵王不高興，把他留在上京。過了很久，進封爲鄆王，改封爲魏王，任濟南尹。按荅海受不了低地潮濕的侵襲，多請病假，海陵王聽説後，改任他爲西京留守。依照正隆官制削去王爵，改任廣寧尹。

世宗即位于東京，赦令至廣寧，

世宗在東京即位，赦令傳到廣寧，弟弟燕京

弟燕京勸按荅海拒弗受。按荅海受之。會海陵遣使至城下，按荅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遼陽，勢不能抗，聊且從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譙樓與使者語，指斥不遜。及諸郡皆詣東京，按荅海兄弟亦上謁。有司議，既拜赦令，復有異言，持兩端，請并誅之。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按荅海爲弟所惑耳。"於是釋按荅海，乃誅燕京。不數日，復判大宗正事，再遷太子太保，封蘭陵郡王。改勸農使。

海陵時，自上京徙河間，土瘠，詔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從便遷居近地，乃徙平州。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進金源郡王，致仕。

大定八年，召見，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幾人邪。"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預巡幸球獵宴會。十四年，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曰："汝輩勿以生富貴中而爲暴戾，宜自謙退。海陵以猜忌剪滅宗室，我以純謹得免死耳。汝輩惟日爲善，勿墜吾家。"

勸按荅海拒絶接受。按荅海接受了赦令。遇上海陵王派使者到達城下，按荅海登城告訴使者說："這個府臨近遼陽，力量無法抗拒，暫時遵從命令，這是不得已啊！"燕京也登上譙樓與使者説話，指責世宗，出言不遜。直到各地官員都到東京，按荅海兄弟也去拜見世宗。有關部門商議，既然拜受了赦令，又有不同的言論，動摇不定，請求把二人一起殺掉。皇上說："正隆時剪除皇室成員，我不能效法。按荅海衹是受了弟弟的蠱惑。"於是赦免按荅海，殺掉了燕京。不幾天，又判大宗正事，再升爲太子太保，封爲蘭陵郡王。改任勸農使。

海陵王時，從上京遷到河間，那裏土地貧瘠，世宗詔令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隨方便遷到好地方居住，於是遷到平州。詔令給他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進封爲金源郡王，退休。

大定八年，皇上召見他，說："皇族中像你這樣的老臣，能有幾人呢！"賜給他錢一萬貫，住宅一處，留在京城，讓他參加巡行、打球、打獵和宴會。十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他臨終時，告誡各位兒子說："你們不要因爲生在富貴之中而做壞事，自己應該謙讓。海陵王因爲猜疑而消滅皇族成員，我由於純正謹慎得免一死。你們要天天做好事，不要毁壞我們的家風。"

完顏希尹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或從太祖、或從撒改，或與諸將征伐，比有功。

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强，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悦，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是歡都的兒子。自從太祖起兵以來，就常在軍中，有時跟隨太祖，有時跟隨撒改，有時與各位將領一起征戰，頻頻立功。

金人當初没有文字，國勢逐漸强盛，與鄰國通好，就使用契丹文字。太祖命令希尹制定本國文字，完備典章制度。希尹就仿照漢人的正楷字，沿用契丹字的體制，配合本國的語言，製造女真文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完成，太祖非常高興，下令頒布推行。賜給希尹馬一匹、衣一套。以後熙宗也造女真文字，與希尹所造的一起推行使用。希尹所造的稱爲女真大字，熙宗所造的稱爲小字。

遼人迪六、和尚、雅里斯棄中京走，希尹與迪古乃、婁室、余睹襲之。迪六等聞希尹兵，復走。遂降其旁近人民而還。奚人落虎來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節度使訛里剌。訛里剌以本部降。

宗翰駐軍北安，使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于鴛鴦濼。宗翰遂請進兵。宗翰將會都統杲于奚王嶺。遼兵屯古北口。使婆盧火將兵二百擊之，渾黜亦將二百人爲後援。渾黜聞遼兵衆，請益兵。宗翰欲親往，希尹、婁室曰："此小寇，請以千兵爲公破之。"渾黜至古北口，遇遼游兵，逐之入谷中。遼步騎萬餘迫戰，死者數人。渾黜據關口，希尹等至，大破遼兵，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復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遂與宗翰至奚王嶺，期會於羊城濼。

宗翰襲遼帝于五院司，希尹爲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明日，希尹得降人麻哲，言遼主在漠，委輜重，將奔西京。幾及遼主于白水濼南。遼主以輕騎遁去。盡獲其內庫寶物，遂至西京。西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遼主而還。及宗翰入朝，希尹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

是時，夏人已受盟，遼主已獲，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國與婁室書，責諸帥棄盟，軍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書，且奏曰："聞夏使人約大石取山西諸郡，以臣觀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軍入其境，不知信與否也。大石合謀，不可不察，其嚴備之。"

及大舉伐宋，希尹爲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主以歸。師還，賜

遼人迪六、和尚、雅里斯放棄中京逃走，希尹與迪古乃、婁室、余睹去襲擊他們。迪六等聽說是希尹的軍隊，又逃跑了。希尹等人於是收降了那附近的人民而回。奚人落虎前來投降，希尹派落虎去招降他的父親西節度使訛里剌。訛里剌帶領本部人馬投降。

宗翰駐軍北安，派希尹經略附近地方，俘獲了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道遼皇帝在鴛鴦濼打獵。宗翰於是請求進軍。宗翰將與都統完顏杲在奚王嶺會合。遼兵駐扎在古北口。宗翰派婆盧火率兵二百人進攻他們，渾黜也帶兵二百人作爲後援。渾黜聽說遼兵人多，請求增兵。宗翰想親自去，希尹、婁室說："這是小敵，請讓我們用一千名士兵打垮他們。"渾黜到達古北口，遇到遼人的游兵，把他們趕入山谷中。遼步兵騎兵一萬多人來逼戰，死了幾個人。渾黜占據關口，希尹等人趕到，大敗遼兵，殺敵很多，全部繳獲了敵人的軍用物資。又打敗敵人的伏兵，殺死一千多人，繳獲馬一百多匹。希尹於是與宗翰到達奚王嶺，約定時間在羊城濼會合。

宗翰在五院司襲擊遼皇帝，希尹作爲前驅，纔帶領八名騎兵，與遼皇帝的兵交戰，一天三次打敗敵人。第二天，希尹獲得投降過來的人麻哲，說遼皇帝在沙漠中，丢棄軍用物資，將逃往西京。他們差點在白水濼南面追上遼皇帝。遼皇帝用輕騎逃走。於是全部繳獲了遼人的內庫寶物，到達西京。西京投降，派蒲察守衛。希尹到達乙室部，没有追上遼皇帝而回。宗翰入朝後，希尹暫任西南、西北兩路都統。

當時，夏人已接受盟約，遼皇帝已被俘獲，耶律大石自立爲皇帝，而夏國寫信給婁室，責備各將帥背棄盟約，軍隊入侵他們的國境，掠奪很多財物。希尹把這封信上報，并且上奏說："聽說夏派人約大石攻取山西各郡，依我來看，夏人的盟約不可信啊。"皇上說："對夏國的事要酌情處理。軍隊入侵他們的國境，不知是不是真的。他們與大石合謀，不可不察，要嚴加防範。"

到大舉伐宋時，希尹爲元帥右監軍。再次征伐宋，抓獲兩個皇帝回來。軍隊回來以後，賜給

希尹鐵券，除常赦不原之罪，餘釋不問。宗翰伐康王，希尹追之于揚州，康王遁去。後與宗翰俱朝京師，請立熙宗爲儲嗣，太宗遂以熙宗爲諳班勃極烈。

希尹鐵券，除了通常赦令不能原諒的罪以外，其他罪都放過不問。宗翰討伐康王，希尹追到揚州，康王逃走。後來希尹與宗翰一起到京師朝見皇上，請求立熙宗爲皇位繼承人，太宗於是以熙宗爲諳班勃極烈。

熙宗即位，希尹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希尹爲相，有大政皆身先執咎。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許，罷爲興中尹。二年，復爲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陳王。與宗幹共誅宗磐、宗雋。三年，賜希尹詔曰："帥臣密奏，奸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章敗。"遂賜死，并殺右丞蕭慶并希尹子同修國史把荅、符寶郎漫帶。是時，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

熙宗即位後，希尹任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希尹任宰相，有大的政事都是自己首先受過。天眷元年，申請退職，没有被允許，任命爲興中尹。二年，又任左丞相兼侍中，不久封爲陳王。與宗幹一起誅殺宗磐、宗雋。三年，賜希尹詔書説："帥臣秘密上奏説你的邪惡已經萌生，心中没有君王，口裏説的不合爲臣之道。到閑居時却私下議論，説皇位將歸誰，傳到我的耳裏，終於敗露了。"於是賜死，并殺掉右丞蕭慶和希尹的兒子同修國史把荅、符寶郎漫帶。當時，熙宗没有皇子，所以忌恨希尹的人用這話詆毁他。

皇統三年，上知希尹實無他心，而死非其罪，贈希尹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之，蕭慶銀青光禄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謚貞憲。孫守道、守貞、守能。守道自有傳。

皇統三年，皇上知道希尹真的没有别的意思，而死非其罪，贈給希尹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了他，贈給蕭慶銀青光禄大夫。天德三年，追封爲豫王。正隆二年，按條例降爲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謚號爲貞憲。孫子守道、守貞、守能。守道本身有傳記。

完顔守貞

守貞本名左靨，貞元二年，襲祖谷神謀克。大定改元，收充符寶祗候，授通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遷北京留守，移上京。坐安置契丹户民部内娶妻，杖一百，除名。二十五年，起爲西京警巡使。世宗愛其剛直，授中都左警巡使，遷大興府治中，進同知，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臺奏守貞治有善狀，世宗因謂侍臣曰："守貞勛臣子，又有材能，全勝其兄守道，它日可用也。"

守貞本名左靨，貞元二年，繼承祖父谷神謀克的職位。大定改年號時，録用爲符寶祗候，授任爲通進，委任爲彰德軍節度副使，升爲北京留守，轉爲上京留守。由於安置契丹户民部内娶妻，被處杖刑一百，除名。二十五年，起用爲西京警巡使。世宗喜歡他剛直，授任爲中都左警巡使，升爲大興府治中，進爲同知，改任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臺奏報守貞治理得好，世宗於是對侍臣説："守貞是功臣的兒子，又有才能，全勝過他的哥哥守道，以後可以重用。"

章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守貞與修起居注張暐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閣，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説。又起居

章宗即位，召任爲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守貞與修起居注張暐上奏説："唐朝的中書門下官員入内閣，諫官跟隨，是想讓他們參預和瞭解政事，有所建議。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

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視朝，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緣侍從官每遇視朝，正合侍立。自來左司上殿，諫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從官除授及議便遣，始令避之。比來一例令臣等廻避，及香閤奏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所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録，何所開說，似非本設官之義。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上從之。尋爲賀宋生日使，還拜參知政事。時上新即政，頗鋭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厲精無倦耳。”久之，進尚書左丞，授上京世襲謀克。

明昌三年夏，旱，天子下詔罪己。守貞惶恐，表乞解職。詔曰：“天嗇時雨，薦歲爲災，所以警懼不逮。方與二三輔弼圖回遺闕，宜思有以助朕修政。上荅天戒，消沴召和，以康百姓。卿達機務，朕所親倚，而引咎求去，其如思助何。”守貞懇辭，乃出知東平府事。命參知政事夾谷衡諭之曰：“卿勛臣之裔，早登膴仕，才用聲績，朕所素知。故嗣位之初，擢任政府，于今數載，毗贊實多。既久任繁劇，宜均適逸安，矧内外之職，亦當更治，今特授卿是命。東平素號雄藩，兼比年飢歉，正賴經畫，卿其爲朕往綏撫之。”仍賜金幣、厩馬，以寵其行。它日，上問宰臣：“守貞治東平如何?”對曰：“亦不勞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誠有餘矣。”右丞劉瑋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淹留于外，誠可惜也。”上默然。尋改西京留守。

當皇帝視朝時，在左右相對站立，有什麼命令就上臺階低頭聽取，退朝後記下它，作爲起居注。因此侍從官每當遇到皇上視朝時，正應當侍立左右。從來左司上殿，諫官、修起居注官不迴避，有時委任侍從官以及討論對他們的適當差遣，纔讓他們迴避。近來一概叫我們迴避，以及在香閤上奏陳言文字，也不讓我們侍立。那麼凡是有聖訓及所商議的政事，我們無從得知，如何記録，如何建議，這似乎不合設官的目的。如果我們泄露了政事，自然有保密不嚴的罪。”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不久作爲賀宋生日使，回來後拜爲參知政事。當時皇上剛剛親政，非常鋭意於治理，曾詢問漢宣帝綜合考核事物名實的辦法，施行的實際效果如何。守貞陳述“關鍵周密，名目齊備”來回答。皇上說：“究竟從什麼開始實行?”守貞說：“在於陛下勵精圖治、不要倦怠罷了。”過了很久，升爲尚書左丞，被授予上京世襲謀克的官職。

明昌三年夏，發生旱災，天子下詔責備自己。守貞惶恐不安，上表請求解除職務。詔書說：“上天吝惜不按時降雨，連年製造災害，這是用來警告威嚇犯有過錯的人。我現在正與二三個輔佐大臣力圖改正過失，大臣應當考慮對我行政有所幫助。對上響應天帝的警告，消除災害招致和氣，來使百姓安康。你通達事務，是我親近倚重的人，却引咎要求離去，這哪裏是考慮對我有所幫助呢。”守貞誠懇地辭職，於是出知東平府事。皇上命令參知政事夾谷衡告訴他說：“你是功臣的後裔，很早就擔任美官，才能和名聲政績，我早就瞭解。所以繼位之初，提升你擔任政府之職，到現在好幾年了，你對我的輔佐確實很多。你既然久任繁重的職務，應當平均勞逸，況且内外的職務，也應當輪流擔任，現在特地授給你這個任命。東平向來號稱重要的地區，加之連年饑荒，糧食歉收，正依靠經劃，你要爲我去安撫它。”并賜給金幣、厩馬，來榮耀他的出行。有一天，皇上問宰臣說：“守貞治理東平怎麼樣?”回答說：“并不費力。”皇上說：“以他的才能，治理一路確實有餘。”右丞劉瑋說：“當今人

監察御史蒲剌都劾奏守貞前宴賜北部有取受事，不報。右拾遺路鐸上章辯之。四年，召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上御後閣，召守貞曰："朕以卿乃太師所舉，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過，門下人少慎擇，復與丞相不協，以是令卿補外。載念我昭祖、太祖開創以來，乃祖佐命，積有勛勞，兹故召用。卿其勉盡乃心，與丞相議事宜相和諧，率循舊章，無輕改革。"因賜玉帶，并以蒲剌都所彈事與之，曰："朕度卿必不爾，故以示卿。"

舊制，監察御史凡八員，漢人四員皆進士，而女直四員則文資右職參注。守貞曰："監察乃清要之職，流品自異，俱宜一體純用進士。"一日奏事次，上問司吏移轉事。守貞曰："今吏權重而積弊深，移轉爲便。"上嘗嘆文士卒無如党懷英者，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渢、王庭筠甚有時譽。上曰："出倫者難得耳。"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然國家培養久，則人材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漢人進士得人居多，此舉更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大定後才許叙使。經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爲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爲常選。天德間，尋以停罷。陛下即位，復立是科，朝廷寬大，放及百數，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宜稍裁減，以清流品。"又言節用省費之道，并嘉納焉。

先是，鄭王允蹈等伏誅，上以其家産均給諸王，户部郎中李敬義言恐因之生事，上又以董壽爲宫籍監都

才没有超過守貞的，滯留在外面，實在可惜。"皇上沉默不語。不久改任西京留守。

監察御史蒲剌都揭發守貞從前宴請賞賜北方部族有收取賄賂的行爲，没有得到答覆。右拾遺路鐸上奏章爲他辯解。四年，召拜爲平章政事，封爲蕭國公。皇上去後閣，召見守貞説："我鑒於你是太師推薦的人，所以特加任用。但近來行事多太過分，又不審慎挑選門下的人，又與丞相不和，因此讓你出任外官。想到我昭祖、太祖開創基業以來，你的祖父輔佐王業，積累了功勛，所以召回任用。你要努力盡心，與丞相商議事情要互相和諧，全部遵循舊章程，不要輕易改變。"於是賜給玉帶，并把蒲剌都所彈劾他的事交給他，説："我想你一定不會這樣，所以交給你看。"

以前的制度，監察御史共八人，漢人四員都是進士，而女真四員則是文資官和右職官參雜任用。守貞説："監察是清要的職位，流品自然不同，應都一律用進士。"一天奏事之間，皇上詢問司吏轉移的事。守貞説："現在吏權重而積累的弊病深，轉移較爲合理。"皇上曾感嘆文士終没有趕得上党懷英的，守貞上奏説進士之中如趙渢、王庭筠當時很有好名聲。皇上説："出類拔萃的人難得啊。"守貞説："曠世的人才，自古難得。然而國家培養日久，則人才將自然出現。"守貞因而進言説："國家選舉人才的辦法，衹有女真、漢人進士得人居多，這次選舉更應當增加録取名額。各司局承應人以前没有出身的，大定以後纔允許任用。經童這一科，古代不常設，唐代由各道上表推薦，有時録取五人至十人。近代認爲没有好處，廢除了。本朝皇統年間，録取達五十人，於是作爲常規的選舉。天德年間，隨即停止。陛下即位後，又設這一科，朝廷寬大，録取達一百多人，恐怕時間久了不能給他們委派官職。應當稍稍裁減，來肅清流品。"又談到節約開支減省費用的途徑，都被贊賞和采納了。

當初，鄭王允蹈等人被誅殺，皇上把他們的家産平均分給諸王，户部郎中李敬義説恐怕會因此産生事端，皇上又任命董壽爲宫籍監都管

管勾，并下尚書省議。守貞奏："陛下欲以允蹈等家產分賜懿親，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減諸王弓矢，府尉司其出入，臣以爲賜之無害。如董壽罪人也，特恩釋之，已爲幸矣，不宜更加爵賞。"上是守貞所言。

勾，并下達尚書省討論。守貞上奏說："陛下想把允蹈等的家產分賜給好的親屬，恩命已經發出，恐怕不可更改。現在已經減少了諸王的弓箭，由府尉管理它的進出，我認爲賜給他們没有害處。如董壽則是罪人，特地施恩放過他，已經是幸運了，不應再加官爵賞賜。"皇上同意守貞所說的。

自明昌初，北邊屢有警，或請出兵擊之。上曰："今方南議塞河，而復用兵於北，可乎?"守貞曰："彼屢突軼吾圉，今一懲之，後當不復來，明年可以見矣。"上因論守禦之法。守貞曰："惟有皇統以前故事，捨此無法耳。"

自從明昌初，北方邊境多次發生警報，有人請求出兵襲擊敵人。皇上說："現在南邊正商議堵塞黄河决口，却又在北方用兵，可以嗎?"守貞說："他們多次突襲我們的邊境，現在一旦懲罰他們，以後必不再來，明年就可以看到了。"皇上於是討論防守和抵禦敵人的辦法。守貞說："祇有用皇統以前的老辦法，除此之外没有辦法了。"

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國朝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雜亂無貫，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善類，接援後進，朝廷正人，多出入門下。

守貞讀書，通曉法律，熟悉本朝舊事。當時金立國七十年，禮樂刑政沿襲遼、宋舊制度，雜亂不連貫，章宗即位，纔改定修正，作爲一代的法制。它的儀式條款，多爲守貞裁訂，所以明昌的政治，號稱清明。守貞又喜歡推舉優秀人物，提拔後進，朝廷中的正人，多出入他的門下。

先是，上以疑忌誅鄭王允蹈，後張汝弼妻高陀斡獄起，意又若在鎬王允中。時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疏陳時事，思有以寬解上意。右拾遺路鐸繼之，言尤切直。帝不悦。守貞持其事，獄久不决。帝疑有黨，乃出守貞知濟南府事，仍命即辭，前舉守貞者董師中、路鐸等皆補外。上語宰臣曰："守貞固有才力，至其讀書，方之真儒則未也。然太邀權譽，以彼之才而能平心守正，朝廷豈可少離。今兹令出，蓋思之熟矣。"俄以在政府日嘗與近侍竊語宫掖事，而妄稱奏下，上命有司鞫問，守貞款伏，奪官一階，解職。遣中使持詔責諭之曰："挾奸罔上，古有常刑，結援養交，臣之大戒。孰謂予相，乃蹈厥辜。爾

當初，皇上由於疑忌誅殺了鄭王允蹈，後來張汝弼妻高陀斡的案子發生，用意又像在鎬王允中。當時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書陳述時事，想對皇上的心有所寬解。右拾遺路鐸接着他，言詞尤其懇切直接。皇帝不高興。守貞負責處理這件事，案子很久都没有决斷。皇帝懷疑有團夥，就調守貞出去知濟南府事，并命令立即辭行，以前推舉守貞的董師中、路鐸等人都出任外官。皇上對宰臣說："守貞固然有能力，至於他讀書，較之真儒則還不够。然而太求取權勢和名聲，以他的才能而能够平心守正道，朝廷哪能離得開他。現在讓他出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不久由於他在政府時曾與近侍私下談論宫廷内的事，而妄稱上奏過，皇上命令有關部門審問，守貞招認，被削奪官一階，解除職務。皇上派中使拿着詔書責備他說："懷抱奸謀欺騙上級，古代有固定的刑罰，拉幫結派，是臣子的大戒。哪想到我的輔

本出勳門，寖登膴仕。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閲歲時，升爲宰輔，每期納誨，共致太平。蓋求所長，不考其素，拔擢不爲不峻，任用不爲不專。曾報效之弗思，輒私權之自樹，交通近侍，密問起居，窺測上心，預圖趨向。繇患失之心重，故欺君之罪彰，指所無之事而妄以肆誣，實未始有言而謂之嘗諫。義豈知於歸美，意專在於要君。其飾詐之若然，豈爲臣之當耳。復觀彈奏，益見私情，求親識之援而列布宫中，縱罪廢之餘而出入門下。而又凡有官使，斂爲己恩，謂皆涉於回邪，不宜任之中外。質之清議，固所不容，揆之乃心，烏得無愧。姑從輕典，庸示薄懲。”仍以守貞不公事，宣論百官於尚書省。

佐之臣，就犯下了那種罪行。你出自功臣之家，慢慢做上高官。我剛繼位時，急着想任用你。不到一年，升爲宰相，我常期望接受教誨，共同獲得太平。這是因爲衹求你的長處，不調查你平時的表現，提拔不爲不快，任用不爲不專。你却不思報效，往往自己樹立個人權威，與近侍交結，秘密打聽我的起居，窺測我的心思，預謀不軌。由於怕受損失的心重，所以欺君的罪行敗露，指没有的事而亂加誣陷，實際上没有説却謊稱曾經進諫過。道義上你哪裏懂得把美名歸君主，心中專在於要挾君王。像這樣掩飾欺詐，哪裏是作臣子的人應該做的。再看你的彈劾奏章，更看得出私情，尋求親近相識的靠山而遍布宫中，放任有罪廢黜的人出入門下。而且凡是有官位差使，收爲自己的恩惠，説什麽都涉及奸回邪僻，不應當委任到朝廷内外做官。考察輿論，固然不會被寬容，用你的良心衡量，怎能無愧。暫且依照輕刑，用來表示小小的懲罰。”并把守貞做的不公正的事，在尚書省向百官公布。

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禦使。五年，改部羅火扎石合節度使。過闕，上賜手詔責論之，令赴職。久之，遷知都府事。時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安撫，乃移知濟南府，卒。上聞而悼之。敕有司致祭，賻贈禮物依故平章政事蒲察通例。謚曰肅。

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禦使。五年，改任部羅火扎石合節度使。經過朝廷，皇上賜手詔責備他，命令他去上任。過了很久，改任知都府事。當時南部邊境打仗，皇上鑒於山東重要地方，須大臣去安撫，於是改知濟南府，去世。皇上聽説後悼念他。命令有關部門去祭奠，依照已故平章政事蒲察通的規格贈給辦喪事的財物。謚號爲肅。

守貞剛直明亮，凡朝廷論議及上有所問，皆傅經以對。上嘗與泛論人材，守貞乃迹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故爲胥持國輩所忌，竟以直罷。後趙秉文由外官入翰林，遽上書言：“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問君子小人謂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知政事胥持國。”其爲天下推重如此。

守貞剛直聰明，凡是朝廷中的討論以及皇上有什麽詢問，都傅會經義來回答。皇上曾與他泛論人才，守貞於是推究他們的心術和行事，評論好壞没有絲毫隱瞞，所以被胥持國之類的人所忌恨，竟因正直而被罷職。後來趙秉文由外官入翰林，立即上書説：“希望陛下進用君子斥退小人。”皇上問君子小人指的是誰。秉文回答説：“君子指舊丞相完顏守貞，小人指現在的參知政事胥持國。”他就是如此被天下人推重。

完顏守能

守能本名胡剌，累官商州刺史。正隆末，宋人陷商州，守能被執。大

守能本名胡剌，累官商州刺史。正隆末年，宋人攻下商州，守能被俘虜。大定五年，宋人求

定五年，宋人請和，誓書曰："俘虜之人，盡數發還。"完顏仲爲報問國信使，求守能及新息縣令完顏按辰於宋，遂與俱歸。守能等至京師，入見，詔給舊官之俸。

大定十九年，爲西北路招討使。是時，詔徙窩斡餘黨于臨潢、泰州。押剌民列嘗從窩斡，其弟閘敵也當徙，僞稱身亡，以馬賂守能，固匿不遣。及受賕補賽也蕃部通事，事覺。是時，烏古里石壘部族節度副使奚沙阿補杖殺無罪鎮邊猛安，尚書省俱奏其事。上曰："守能由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貪墨。向者招討司官多進良馬、橐駝、鷹鶻等物，蓋假此以率斂爾，自今并罷之。"因責其兄守道曰："守能自刺史躐遷招討，外官之尊，無以逾此。前招討哲典以貪墨伏誅，守能豈不知，乃敢如此，其意安在。爾之親弟，何不先訓戒之也。"上謂宰臣曰："監察專任糾彈。宗州節度使阿思懣初之官，途中侵擾百姓，到官舉動皆違法度。完顏守能爲招討使，貪冒狼籍。凡達官貴人，皆未嘗舉劾。斡睹只群牧副使僕散那也取部人球杖兩枝，即便彈奏。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然後遷除。不舉職者，大則降罰，小則决責，仍不得去職。"尚書省奏，守能兩贓俱不至五十貫，抵罪。奚沙阿補解見居官，并解世襲謀克。上曰："此舊制之誤。居官犯除名者，與世襲并罷之，非犯除名者勿罷。"遂著于令。特詔守能杖二百，除名。

贊曰：阿离合懣之善頌，宗雄之强識，希尹之敏學，益之以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和，誓書說："俘虜的人，全部放回。"完顏仲爲報問國信使，向宋索要守能及新息縣令完顏按辰，於是和他一起回來。守能等到達京師，進宮去見皇上，詔令發給原官的俸禄。

大定十九年，任西北路招討使。這時，下詔遷移窩斡的餘黨到臨潢、泰州。押剌民列曾經跟隨窩斡，他的弟弟閘敵也應當遷移，謊稱去世，用馬賄賂守能，頑固地隱藏不遣送。到受賄補任賽也爲蕃部通事時，事情被發覺。這時，烏古里石壘部族節度副使奚人沙阿補打死無罪的鎮守邊疆的猛安，尚書省把他的事一起上奏。皇上說："守能由刺史破格提升到這個職位，敢任意貪贓枉法。以前招討司官多進獻良馬、駱駝、鷹鶻等東西，不過是藉此來紛紛聚斂罷了，從今以後全部停止。"於是責備他的哥哥守道說："守能從刺史超升爲招討，外官的尊貴，没有超過這個職位的。前招討哲典由於貪贓枉法被殺掉，守能難道不知道，却敢如此，他的用意在哪裏？你的親弟弟怎麼不先教訓告誡呢。"皇上對宰臣說："監察專門負責檢舉揭發。宗州節度使阿思懣剛去上任時，在途中侵害騷擾百姓，上任後舉動都違反法令。完顏守能任招討使，貪贓枉法名聲很壞。凡是達官貴人，都未曾檢舉揭發。斡睹只群牧副使僕散那也拿了部人的球杖兩枝，就立即上奏揭發。從今以後，監察御史盡到職守，然後纔升遷。不盡職的，大的則予以處罰，小的則予以批評，并不得離職。"尚書省上奏，守能兩次贓物都不到五十貫，抵償罪行。奚人沙阿補解除現任官職，并解除世襲謀克的職務。皇上說："這是以前制度的失誤。犯除名罪的官吏所任官職，與世襲職務一起罷免，没有犯除名罪的不要罷免。"於是作爲法令記録下來。特地詔令將守能處以二百杖刑，除名。

贊曰：阿离合懣的善於頌揚，宗雄的好記憶力，希尹的勤勉好學，加上征戰的功勛，豈不是很偉大嗎！

金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十二

宗翰(本名粘罕)(孫)斜哥　宗望(本名斡离不)(子)齊 京 文

完顔宗翰

宗翰本名粘没喝，漢語訛爲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獲耶律謝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顔希尹來賀捷，即稱帝爲賀。及太宗以下宗室群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宗翰與阿离合懣、蒲家奴等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决。遼都統耶律訛里朵以二十餘萬戍邊，太祖逆擊之，宗翰爲右軍，大敗遼人于達魯古城。

宗翰本名粘没喝，漢語錯訛爲粘罕，是國相撒改的長子。十七歲時，軍中就佩服他的勇敢。到商議討伐遼時，宗翰與太祖的心意相合。太祖在邊境上打敗了遼軍，擒獲耶律謝十。撒改派宗翰及完顔希尹來祝賀勝利，所作賀詞就稱太祖爲皇帝。直到太宗以下的宗室群臣都勸太祖稱帝，太祖仍在謙讓。宗翰與阿离合懣、蒲家奴等進言説："如果不及時建立國號，無法維係天下人心。"太祖纔下定决心。遼都統耶律訛里朵派二十多萬人防守邊疆，太祖迎擊他們，宗翰作爲右軍，在達魯古城大敗遼人。

天輔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群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釂，解御衣以衣之。群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

天輔五年四月，宗翰上奏説："遼主没有德行，内外離心。我朝起兵，大業已經奠定，而根本的禍患還没有鏟除，以後必定爲害。現在乘敵人的空隙，可以攻取他們。天時人事，不可喪失啊。"太祖同意他的話，立即命令各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柳，宴會群臣。皇上回頭對宗翰説："現在商議西征，你前後的計議多與我的心意相合。宗室中雖有比你年長的，如果考慮任命元帥，却没有人能替代你。你要整頓軍隊，來等待出師的日期。"皇上親自斟酒給他喝，并讓他把酒喝完，解下自己的衣服給他穿上。群臣説當時正是暑月，纔没有出兵。不久，宗翰任移賚勃極烈，協助蒲家奴向西襲擊遼帝，没有去成。

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

十一月，宗翰又請求説："各路大軍停駐很久了，人們都想自我振作，馬也健壯，應當趁這

進取中京。”群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内外諸軍，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

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乃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晋王敖魯斡，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盌温都、移剌保報都統杲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杲使奔睹與移剌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即整衆俟兵期。及奔睹至，知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即决策進兵。使移剌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軍會于何地，幸以見報。”宗幹勸杲當如宗翰策，杲意乃决，約以奚王嶺會議。

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杲會。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于羊城濼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蒲察烏烈、谷赧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

個時候進攻中京。”群臣説當時正是寒冷季節，太祖不聽，最終采納了宗翰的計策。於是，忽魯勃極烈完顔杲總領内外各路軍隊，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爲副都統，宗峻統率合扎猛安，都接受金牌，余睹爲嚮導，進攻中京，實際上是北京。攻克中京以後，宗翰率領非主力部隊奔赴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州於是投降。

宗翰駐軍北安，派希尹籌劃謀取附近地區，俘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纔知道遼帝在鴛鴦濼打獵，殺害了自己的兒子晋王敖魯斡，人們更加三心二意，西北、西南兩路兵馬都很虚弱，不可使用。宗翰派耨盌温都、移剌保報告都統完顔杲説：“遼帝在山西走投無路，還要打獵，不擔憂危亡，親手殺害自己的兒子，群臣和百姓都失望。攻取的策略，希望你儘快告訴我。如果有不同的意見，我這裏將用非主力部隊去討伐敵人。”完顔杲派奔睹與移剌保一起來答覆説：“近來接到皇上的命令，不讓立即奔赴山西，應當審慎地慢慢商議。”當時，宗翰派人向完顔杲報告，就整頓軍隊等候出兵的日期。奔睹到來時，知道完顔杲無意進攻，宗翰擔心等待完顔杲的約定可能會失掉機會，就决定出兵。他派移剌保再去報告都統説：“當初受命雖然没有讓立即進攻山西，也允許靈活行事。遼人可以攻取，形勢已經顯露，一旦失去機會，以後就難以謀取了。我現在已經進軍，應當與大軍在哪裏會合，希望告訴我。”宗幹勸完顔杲應按照宗翰的策略行事，完顔杲纔下定决心，約定在奚王嶺會合商議。

宗翰到達奚王嶺，與都統完顔杲會合。完顔杲軍經由青嶺，宗翰軍經由瓢嶺，約定在羊城濼會師。宗翰用精兵六千人襲擊遼帝，聽説遼帝從五院司來迎戰，宗翰加速兼行，一晚上就趕到，遼帝逃走。於是派希尹等人去追擊。西京又叛亂，耿守忠用五千兵力來救援，到達城東四十里處，蒲察烏烈、谷赧先進攻他們，殺敵一千多人。宗翰、宗雄、宗幹、宗峻接着趕到，宗翰率領部下從敵人中間衝擊，派其餘兵士丢下馬從旁邊射擊敵人。守忠敗逃，他的人馬被消滅了。宗

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弟扎保迪没于陣。天眷中，贈扎保迪特進云。

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部族，謁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希尹、撻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爲都統，昃勃極烈昱、迭勃極烈斡魯副之，駐軍雲中。

太宗即位，詔宗翰曰："寄爾以方面，當遷官資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頭百道給之。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絶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當與之。"

諸將獲耶律馬哥，宗翰歸之京師。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撻懶、石古乃精兵討諸部。詔曰："宗望軍不可分，別以精鋭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先皇帝時，山西、南京諸部漢官，軍帥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以朝命。"詔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詔敕從事，卿等度其勤力而遷授之。"

宗翰復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

翰的弟弟扎保迪陣亡。天眷年間，贈扎保迪特進。

宗翰已經平定了西路州縣部族，在行宫拜謁皇上，於是跟隨皇上攻取燕京。燕京平定後，分別等級賜給宗翰、希尹、撻懶、耶律余睹金器。太祖把燕京送給宋人後，回軍駐扎在鴛鴦濼，身體不舒服，將要返回京城。以宗翰爲都統，昃勃極烈昱、迭勃極烈斡魯爲副都統，駐軍在雲中。

太宗即位，詔令宗翰説："托付你獨擋一面，應該升官的，你見機行事。"并且交給他空白委任狀一百份。宋人來請求割給各城池，宗翰答應給武、朔二州。宗翰向皇上請求説："宋人不把叛逃的人送還我們，切斷了燕山的往來道路，以後必定違反盟約，我請求不要割山西郡縣給他們。"太宗説："先皇帝曾經答應了的，應該給他們。"

將領們擒獲了耶律馬哥，宗翰把他送回京城。詔令賜給宗翰軍隊七百匹馬，用糧種一千石、米七千石賑濟新歸附的百姓。詔令説："新歸附的百姓，等到農作時節，選地方安置他們。"宗翰請求分宗望、撻懶、石古乃的精兵討伐各部。詔令説："宗望的軍隊不可分，我另外給你五千名精鋭士兵。"宗翰朝拜太祖陵墓，進宫見皇上，上奏説："先皇帝在時，山西、南京各部的漢官，軍帥都可以稟承皇上的命令委任。現在南京都遵循舊辦法，祇有山西以朝廷的命令委任相優待。"詔令説："都按照先皇帝在燕京所發布的詔令行事，你們根據他們努力的情況升遷委任。"

宗翰又上奏説："先皇帝征討遼的初期，希望宋合力夾攻，所以許諾把燕地給他們。宋人與我們結盟以後，請求增加歲幣來求得山西各鎮，先皇帝推辭了他們增加的歲幣。盟書説：'不收容藏匿逃亡的人，不引誘騷擾邊民。'現在宋在幾路招引收納叛逃的人，對那些人賞賜很優厚。我們多次開列叛逃人的姓名，向童貫索取，曾經約定時間，用誓書相約，却一無所獲。訂盟不到一周年，現在已經如此，萬世守約，還可以指望

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請。

上以宗翰破遼，經略夏國奉表稱藩，深嘉其功，以馬十匹，使宗翰自擇二匹，餘賜群帥。

及斡魯奏宋不遣歲幣户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諸路户籍按籍索之。而闍母再奏宋敗盟有狀，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諳班勃極烈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爲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

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术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天會四年，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盂縣，復留銀术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

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睹，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孝純等。鶻沙虎取平遥，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荅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河爲界，復請修好，不克和。丙辰，銀术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奏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

嗎？再説西部邊境還不安寧，割給他們山西各郡，則各軍失去了屯駐的地方，如果將有所籌劃謀取，可能難以持久，我請求暫且擱置不要割給。”皇上全依照他的請求辦。

皇上鑒於宗翰打敗了遼，籌劃謀取夏國使它上表稱臣，深深嘉獎他的功勞，賜馬十匹，讓宗翰自己挑選二匹，其他賜給各位統帥。

等到斡魯上奏宋不送交歲幣和户口的事，并且將要背叛盟約，不可不防備，太宗命令宗翰取各路户籍按名册索要。而闍母再次上奏宋破壞盟約已有迹象，宗翰、宗望都請求討伐宋。於是，諳班勃極烈完顏杲任都元帥，住在京城，宗翰爲左副元帥，從太原路討伐宋。

宗翰從河陰出發，於是收降了朔州，攻克了代州，圍困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人救援太原，在汾河之北戰敗，一萬多人被殺。宗望從河北奔赴汴京，很久都没有消息，於是留銀术可等圍太原，宗翰率軍去南邊。天會四年，收降平定了各縣及威勝軍，攻下隆德府，實際上是潞州。軍隊到達澤州，宋使者來到軍中，纔知道割讓三鎮以及講和的事。路允迪帶着宋割讓太原的詔書來到，太原人不接受詔令。宗翰攻下文水及盂縣，再留銀术可圍困太原，宗翰於是回到山西。

宋少帝誘使蕭仲恭送信給余睹，用興復遼的社稷來動摇他。蕭仲恭獻出那封信，詔令再次征伐宋。八月，宗翰從西京出發。九月丙寅，宗翰攻克太原，擒獲宋經略使張孝純等。鶻沙虎攻克平遥，收降了靈石、介休、孝義等縣。十一月甲子，宗翰從太原奔赴汴京，收降了威勝軍，攻克隆德府，於是奪取了澤州。撒剌荅等人先已攻破天井關，進逼河陽，攻破宋兵一萬人，收降了他們的城池。宗翰進攻懷州，攻克了它。丁亥，渡過黄河。閏十一月，宗翰到達汴京，與宗望會師。宋約定劃黄河爲界，再次請求恢復友好關係，講和没有成功。丙辰，銀术可等人攻克汴州。辛酉，宋少帝來到軍前，住在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上表投降。皇上詔令元帥府説：“將帥士兵立了功的，評定功勞大小予以升官獎

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没於王事者，厚恤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五年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賜與甚厚。

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黄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是時河東寇盜尚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答。

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并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决，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婆盧火監戰，平陝西。銀术可守太原，耶律

賞。那些死於軍中，爲帝王事業獻身的人，要優厚撫恤他們的家人，賜贈官爵一定要優厚。”派勗到軍中慰勞賞賜宗翰、宗望，讓他都拉着他們的手慰勞。五年四月，把宋的兩位皇帝及其宗族四百七十多人以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一起帶回北方。七月，賜給宗翰鐵券，除造反罪外，其他罪都不過問，賞賜非常優厚。

宗翰上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求挑選前資官中優秀能幹的人任用他們，來安撫新歸附的人民。皇上派耶律暉等人跟隨宗翰前行。詔令黄龍府路、南路、東京路在管轄區内分别挑選如耶律暉的人遣送他們。宗翰於是奔赴洛陽。宋董植帶兵到鄭州，鄭州人又反叛。宗翰派諸將襲擊董植的軍隊，再次攻下了鄭州。於是遷移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的百姓到河北，并且派婁室平定陝西州郡。這時河東寇盜還很多，宗翰就分留將士，夾黄河駐守，而回師山西。昏德公寫信來“請求立趙氏爲皇帝，奉行職守交納貢物，百姓必然歡喜，這是有利萬代的啊。”宗翰接到他的信而不予答覆。

康王派王師正上表，暗地裏用書信招誘契丹人、漢人。康王的信被繳獲上奏。太宗下詔討伐康王。河北諸將想撤回陝西的兵力，合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同意，説：“陝西與西夏相鄰，事情重大，軍隊不可撤回。”宗翰説：“當初與夏人約定夾攻宋人，而夏人不響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與西夏勾結。如果我們丢棄陝西而會師河北，他們必定認爲我們有緊急情況。河北不值得擔心，應該先處理陝西的問題，平定五路，削弱西夏以後，然後攻取宋。”這是因爲宗翰有意於夏人。議論很久都無法决定，向皇帝奏請，皇上説：“康王趙構跑到哪裏就要追到哪裏。等平定宋以後，應當立像張邦昌那樣的藩臣。陝右的土地，也不能放棄不要。”於是婁室、蒲察率軍，繩果、婆盧火督戰，平定陝西。銀术可鎮守太原，耶律余睹留在西京。

余睹留西京。

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府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离速、烏林荅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月兩書皆然。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撻懶、宗弼、拔离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語在《劉豫傳》。歸德叛，都統大糺里平之。

宗翰在黎陽津與東路軍會合，於是在濮與睿宗相會。進軍到東平，宋知府權邦彥拋棄家人黑夜逃走，宗翰收降了這座城池，駐軍在東平東南五十里。又攻取徐州。這以前，宋人運輸的江、淮一帶的金幣都在徐州官府倉庫中，宗翰全部繳獲了，分別供給各軍。襲慶府投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池向撻懶投降。於是派拔离速、烏林荅泰欲、馬五在揚州襲擊宋康王，離揚州還有一百五十里，馬五帶領五百騎兵先奔到揚州城下。康王聽說大軍到來，已在前一晚上渡過長江了。在這時，康王寫信來請求保存趙氏江山。這以前，康王曾致信元帥府，聲稱"大宋皇帝趙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到這時就減掉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他四月、七月兩封信都是這樣。元帥府給他回信，招引他投降。於是，撻懶、宗弼、拔离速、馬五等分路南伐。宗弼的軍隊渡過長江攻下建康，進入杭州。康王逃入海上，阿里、蒲盧渾等人從明州下海航行三百里，沒有追上他。宗弼於是回兵。那以後宗翰想采用徐文的計策征伐江南，睿宗、宗弼的意見不合，就罷休了。這記載在《劉豫傳》中。歸德府叛亂，都統大糺里平息了它。

初，太宗以斜也爲諳班勃極烈，天會八年，斜也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孫，宗幹等不以言太宗，而太宗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京師，謂宗幹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剌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議，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乃從之，遂立熙宗爲諳班勃極烈。於是，宗翰爲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

當初，太宗任命斜也爲諳班勃極烈，天會八年，斜也去世，這個職位長期空缺。而熙宗是宗峻的兒子，太祖的嫡孫，宗幹等人不向太宗建議，而太宗也沒有立熙宗爲繼承人的意思。宗翰到京城朝拜，對宗幹說："繼承人的位置空缺了很久，合剌是先帝的嫡孫，應該立，如果不早決定這件事，恐怕會交給不適當的人。宗翰我日夜未曾忘却這事。"於是與宗幹、希尹商定，進去向太宗說，再三請求。太宗鑒於宗翰等人都是大臣，情理上不可拒絕，就同意了，於是立熙宗爲諳班勃極烈。在這時，宗翰任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

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詔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

熙宗即位後，拜宗翰爲太保、尚書令，兼管三省事，封爲晉國王。宗翰請求辭官，詔令不允許。天會十四年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追封爲周

周宋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間，改贈秦王，謚桓忠，配享太祖廟廷。

宋國王。正隆二年，按規定封爲金源郡王。大定年間，改贈秦王，謚號桓忠，配享太祖廟庭。

孫秉德、斜哥。秉德别有傳。

孫子秉德、斜哥。秉德另有傳記。

完顏斜哥

斜哥，累官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都統，與副統完顏布輝自東京先赴中都，輒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財物。世宗至中都，事覺，斜哥當死，布輝當除名。詔寬減，斜哥除名，布輝削兩階，解職。

斜哥，歷任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大定初年，被委任爲刑部侍郎，充任都統，與副統完顏布輝從東京先前去中都，往往安置官吏，私自使用官府財物。世宗到中都後，事情被覺察，斜哥應當處死，布輝應當除名。皇上下詔減罪，斜哥除名，布輝削去兩階，解除職務。

二年，起爲大宗正丞，除祁州刺史。坐贓枉法，當死，詔杖一百五十，除名。遣左衛將軍夾谷查剌諭斜哥曰："卿何面目至鄉中與宗族相見。今徙鄜州，以家人自隨，俟汝身死，聽家人從便。"久之，起同知興中尹，遷唐括部族節度使，歷開遠、順義軍。

二年，啓用爲大宗正丞，委任爲祁州刺史。由於貪贓枉法，應當處死，皇上下詔處杖刑一百五十，除名。派左衛將軍夾谷查剌告訴斜哥說："你有什麼臉面到家鄉與宗族相見。現在命令你遷居鄜州，帶家人隨你一起去，等你死後，允許家人自便。"過了很久，啓用爲同知興中尹，升爲唐括部族節度使，歷任開遠、順義軍。

斜哥前在雲内受贓，御史臺劾奏，上謂宰臣曰："斜哥今三犯矣，蓋其資質鄙惡如此。"令强幹吏鞫之。獄成，法當死。上曰："斜哥祖父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復起爲勸農副使。

斜哥從前在雲内接受臟物，御史臺上奏揭發，皇上對宰臣說："斜哥現在是第三次犯罪了，這是由於他的本質就是這樣惡劣。"命令能幹的官吏審訊他。獄訟結案，按刑法應處死。皇上說："斜哥的祖父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地免去死罪，處一百五十杖刑，除名。"過了很久，又起用爲勸農副使。

贊曰：宗翰内能謀國，外能謀敵，决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臨潢既捷，諸將皆有怠忽之心，而請伐不已。越千里以襲遼主，諸將皆有畏顧之心，而請期不已。勸其欲置江、淮，專事陝服，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甫釋干戈，斂衽歸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贊曰：宗翰對内能够謀劃國家大事，對外能够謀劃打敗敵人，制定策略以取得勝利，有古代名將的風範。臨潢打勝仗以後，各將領都有懈怠疏忽的情緒，而宗翰却不斷地請戰。越過幾千里去襲擊遼帝，各將領都有畏懼觀望的心理，而宗翰却不斷地請求出兵的時間。看他想放棄江、淮，專門處理陝西的問題，當時没有能明白他意思的人。剛放下武器，就整理衣襟回朝，以確定熙宗的地位，他顯示的精誠，誰能掩蓋呢。

完顏宗望

宗望本名斡魯補，又作斡离不，太祖第二子也。每從太祖征伐，常在左右。

宗望本名斡魯補，又作斡离不，是太祖的第二個兒子。每每跟隨太祖征戰，都在太祖身邊。

都統杲已克中京，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主在鴛鴦濼，宗翰請襲之。杲出青嶺，遼兵三百餘掠降人家貲。宗望曰："若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在虛實。"遂與宗弼率百騎進。騎多罷乏，獨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騎趣後軍，即馳擊敗之，生擒五人。因審遼主尚在鴛鴦濼未去無疑也，於是進兵。宗翰倍道兼行，追遼主于五院司，不及。婁室等追之至白水濼，遼主走陰山。遼秦晉國王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

都統完顏杲已經攻克中京，宗翰在北安州，擒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道遼帝在鴛鴦濼，宗翰請求襲擊他。完顏杲從青嶺出擊，遼兵三百多人搶劫投降者的家產。宗望說："如果生擒這些人，可以審問出遼帝所在地的虛實。"於是與宗弼率一百名騎兵前進。騎兵多疲乏，宗望獨與馬和尚追趕越盧、孛古、野里斯等人，留一名騎兵督促後軍，立即驅馬擊敗敵人，生擒五人。因而瞭解到遼帝確實還在鴛鴦濼沒有離開，於是進軍。宗翰加速前進，追遼帝到五院司，沒有追上。婁室等追到白水濼，遼主逃到陰山。遼秦晉國王捏里在燕京自立爲皇帝。新降附的州部，人心不穩定，完顏杲派宗望請太祖到軍中來。

宗望至京師，百官入賀。上曰："宗望與十餘騎經涉兵寇數千里，可嘉也。"上宴群臣，歡甚。宗望奏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尚在陰山、天德之間，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諸將望陛下幸軍中也。"上曰："懸軍遠伐，授以成算，豈能盡合機事。朕以六月朔啓行。"既次大濼西南，杲使希尹奏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上顧謂群臣曰："徙諸部人當出何路？"宗望對曰："中京殘弊，芻糧不給，由上京爲宜。然新降之人，遽爾騷動，未降者必皆疑懼。勞師害人，所失多矣。"上京謂臨潢府也。上乃下其議，命軍帥度宜行之。

宗望到達京城，百官前來祝賀。皇上說："宗望與十多名騎兵追擊敵兵轉戰數千里，值得嘉獎啊。"皇上宴請群臣，很高興。宗望上奏說："現在雲中剛剛平定，各路遼兵還有數萬，遼帝還在陰山、天德之間，而捏里在燕京自立爲皇帝，新降附的百姓，人心沒有安定，因此各位將領希望陛下駕臨軍中。"皇上說："孤軍遠征，授給他們現成的計策，哪能完全合乎實際情況。我在六月初一出發。"皇上駐扎在大濼西南以後，完顏杲派希尹上奏請求把西南招討司各部遷移到內地。皇上回頭對群臣說："應當把各部人遷到哪一路？"宗望回答說："中京殘破，糧草不足，到上京較爲合適。但新降附的人，如果突然騷動，沒有降附的人必然都會驚疑不安。勞累軍隊損害人民，失去的就多了。"上京，指的是臨潢府。皇上於是把他的意見下發，命令軍帥考慮適當施行。

上聞遼主在大魚濼，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追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軍餘二

皇上聽說遼帝在大魚濼，親自率精兵一萬人去襲擊。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爲前鋒，日夜加倍趕路，馬多疲乏，在石輦驛追上遼帝，到達的軍士纔一千人，遼軍還剩下二萬五千人。正要修

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余睹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宗望等還。上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宗望以騎兵千餘追之，蒲家奴爲後繼。

築營壘，蒲家奴與諸將商議。余睹說："我軍還没有結集，人馬很疲乏，不可交戰。"宗望說："現在追上遼帝而不趕快交戰，等日落後他逃掉了，就追不上了。"於是交戰，短兵相接，遼兵把他們重重圍困，士兵都殊死戰鬥。遼主認爲宗望兵少必敗，於是與嬪御都從高岡下到平地觀戰。余睹指示諸將說："這就是遼帝的麾蓋。如果合兵迫近，可以抓到他。"騎兵驅馬朝遼帝奔去，遼帝望見大驚，立即逃走，遼兵於是潰敗。宗望等人返回。皇上說："遼帝逃離不遠，趕快追擊。"宗望以騎兵一千多人追趕，蒲家奴爲後繼。

太祖已定燕京，斡魯爲都統，宗望副之，襲遼主于陰山、青塚之間。宗望、婁室、銀术可以三千軍分路襲之。將至青塚，遇泥濘，衆不能進。宗望與當海四騎以繩繫遼都統林牙大石，使爲鄉導，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女骨欲、餘里衍、斡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斡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使孛迭、赤狗兒皆降。得車萬餘乘，惟梁王雅里及其長女乘軍亂亡去。婁室、銀术可獲其左右輿帳。進至掃里門，爲書以招遼主。

太祖已經平定了燕京，斡魯爲都統，宗望爲副都統，在陰山、青塚一帶襲擊遼帝。宗望、婁室、銀术可以三千兵力分路襲擊他。快到青塚，遇上泥濘，隊伍不能前進。宗望與當海四人騎馬用繩索捆住遼都統林牙大石，讓他做嚮導，直奔遼帝的營帳。當時遼帝去了應州，他的各個宫内女官見敵兵突然到達，驚慌地想逃跑，宗望命令手下人抓住她們。過了一會兒，後面的軍隊趕到。遼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和他的兒子秦王、許王，女兒骨欲、餘里衍、斡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斡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使孛迭、赤狗兒都投降。繳獲車一萬多輛，衹有梁王雅里和他的長女乘軍隊混亂之機逃走。婁室、銀术可繳獲了遼帝左右車帳。進軍到掃里門，寫信招降遼帝。

遼主自金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决戰。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遁去。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追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照里、特末、胡巴魯、背荅别獲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于行在，太祖曰："此群臣之功也。"遂置璽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録諸帥功，加賞

遼帝從金城回來，知道他的宗族家屬都被俘虜，率兵五千多人决戰。宗望以一千兵力打敗了他。遼帝相距一百步，逃走了。宗望擒獲他的兒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玉璽。追趕二十多里，繳獲了全部跟隨的馬匹，照里、特末、胡巴魯、背荅另外繳獲了牧馬一萬四千匹、車八千輛。等到太祖那裏獻傳國玉璽時，太祖說："這是群臣的功勞啊。"於是把玉璽放入懷中，面向東恭敬地拜謝天地，於是大規模地記録各位統帥的功勞，

焉。

遼主乃使謀盧瓦持免鈕金印請降。宗望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石晉北遷事。遂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所以沮疑其救遼之心也。宗望趨天德，遼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吴十回，皆言夏國迎護遼主度大河矣。宗望乃傳檄夏國曰："果欲附我，當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及遼秦王等以俘見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餘里衍賜之。

闍母與張覺戰，大敗於兔耳山。上使宗望問狀，就以闍母軍討張覺，降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覺敗，宵遁奔宋，語在《覺傳》。城中人執覺父及其二子來獻，宗望殺之。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爲都統，劫府庫，掠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賞破張覺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

初，張覺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責宋人納叛人，且徵軍糧。久不聞問，宗望欲移書督之，請空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新附長吏職員仍舊。已命諸路轉輸軍糧，勿督於宋。給銀牌十、空名宣頭五十道。及遷、潤、來、隰四州人徙于瀋州者，俟畢農各復其業"。乃詔咸州輸粟宗望軍。

張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隊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曰："屢嘗拒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遥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闍母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別敕有司輕徭賦、勸稼穡，疆場之事，一决於宗

施加賞賜。

遼主於是派謀盧瓦拿着免鈕金印請求投降。宗望接受了它，看它的文字，是"元帥燕國王之印"。宗望再次寫信招降他，用石晉北遷的故事勸説他。於是派使者去告訴夏國，表示和好，來阻止和打亂夏國救援遼國的意圖。宗望奔赴天德，遼耶律慎思投降。等到偵察的人吴十回來時，都説夏國迎接保護遼帝渡過黄河了。宗望於是送檄文到夏國説："如果真的想歸附我們，就應當照以前告訴你們的，抓住遼帝送給我們。如果還猶豫不定，恐怕以後會後悔。"到遼秦王等作爲俘虜面見太祖時，太祖嘉獎宗望的功績，把遼蜀國公主餘里衍賜給他。

闍母與張覺交戰，在兔耳山大敗。皇上派宗望去查問情況，宗望就用闍母的軍隊進攻張覺，收降了沿海郡縣。於是與張覺在南京城東交戰。張覺戰敗，黑夜逃奔宋，這記載在《張覺傳》中。城中人抓來張覺的父親和他的兩個兒子獻上，宗望殺掉他們。使者以詔書勸説城中張敦固等人出來投降。派使者與張敦固一起入城收繳兵器。城中人殺掉使者，立敦固爲都統，搶劫官府倉庫，掠奪居民，上城抵抗防守。太宗分別等級賞賜有打敗張覺功績以及有功的將士。

當初，張覺逃奔宋，進入燕京，宗望責備宋人收容反叛的人，并且索要軍糧。過了很久都没有消息，宗望想寫信去催促，申請空白委任狀一千份，增加信牌，安撫新降附的百姓。詔令説"新歸附的官吏職位和人數依舊。已下令各路運輸軍糧，不要向宋人催促。交給銀牌十塊、空白委任狀五十份。并且遷、潤、來、隰四州人遷移到瀋州的，等農事完後恢復他們各自的産業"。於是下詔咸州向宗望的軍隊運輸糧食。

張敦固以八千兵力分四隊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導勸告，敦固等説："我們曾經多次抗戰，不敢匆忙投降。"宗望允許他面向宫闕在遠處下拜。敦固於是打開一道門。宗望派闍母上奏他的事，皇上於是下詔赦免南京官民，大小罪都釋放他們，官職照舊。另外敕令有關部門減輕徭役賦税、鼓勵農耕，戰場上的事，全部由宗望决定。

望。又曰："議索張覺及逋亡户口於宋。聞比歲不登，若如舊徵斂，恐民匱乏，度其糧數賦之。射糧軍願爲民者，使復田里。小大之事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勛賢及有民望者爲南京留守，及諸闕員，仍具姓名官階以聞。"是時，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保山寨者甚衆，宗望乞選良吏招撫。上從之。

又說："討論向宋索取張覺以及逃亡的户口。聽說連年歉收，如果照舊徵收租税，恐怕百姓匱乏，應根據他們收糧的數量徵收賦税。射糧軍願意爲民的，讓他們回歸田里。大小事情向軍帥報告，不要直接上報朝廷。"詔令宗望說："挑選有功賢能以及在百姓中有威望的人爲南京留守，及各種缺人的職位，并開列姓名和官階告訴我。"這個時候，遷、潤、來、隰四州的百姓保護山寨的很多，宗望請求選派好官吏去招撫。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上召宗望赴闕，而闍母克南京，兵執僞都統張敦固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無割山西地與宋，斡魯亦言之。闍母論奏宋渝盟有驗，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曰："徵歲幣于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爾軍及六部東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度盧斡，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望索户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請伐宋曰："苟不先之，恐爲後患。"宗翰亦以爲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實啓之。

皇上召宗望到朝廷，而闍母攻克了南京，兵士抓住僞都統張敦固殺掉了，南京平定。宗望前往京城。在這個時候，宗翰請求不要把山西土地割讓給宋，斡魯也這樣說。闍母上奏說宋違背盟約已有明證，不可不防備。到宗望回師時，皇上說："向宋索取歲幣，把白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給你的軍隊及六部東京各軍。"宗望到軍中，宋兵三千人從海路來，攻破九寨，殺死馬城縣守將節度使度盧斡，奪取了他的銀牌武器和馬匹而離去。宗望索取户口，宋人不遣送，并且聽說童貫、郭藥師在燕山整頓軍隊。宗望上奏請求征伐宋說："如果不先發制人，恐怕成爲後患。"宗翰也說起這件事。所以征伐宋的策略，實際上是宗望提出來的。

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闍母於臣爲叔父，請以闍母爲都統，臣監戰事。"上從之。以宗望監闍母、劉彦宗兩軍戰事。宗望至三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蒲莧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匹、甲胄五萬、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彦、劉璧率兵二千來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遇中山三萬人於厄隘之地，力戰，死之。术烈速、活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鄲。宋李鄴請修舊好。宗望留軍中不遣。

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闍母爲副都統，從燕山路征伐宋。宗望上奏說："闍母對我來說是叔父，請求以闍母爲都統，我監督戰事。"皇上同意了。以宗望監督闍母、劉彦宗兩軍戰事。宗望到達三河，在白河攻破郭藥師四萬五千人，蒲莧在古北口打敗宋兵三千人，郭藥師投降。於是攻下燕山府，繳獲敵人全部的軍用物資，馬一萬匹、鎧甲頭盔五萬件、兵器七萬件，州縣全部平定。宋中山守將王彦、劉璧率兵二千人來投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在狹窄地帶與中山兵三萬人相遇，奮力戰鬥，陣亡。术烈速、活里改的軍隊接着趕到，殺敵二萬多人。宗望打敗宋真定兵五千人，於是攻克信德府，臨時駐扎在邯鄲。宋李鄴請恢復從前的友好關係，宗望把他留在軍中不送回。

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以爲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太宗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

四年正月己巳，諸軍渡河，取滑州。使吳孝民入汴，以詔書問納平州張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黄河爲界，納質奉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請爲伯侄國，效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書用伯侄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爲質。沈晦以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

二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問舉兵之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宗望輟弗攻，改肅王樞爲質，康王構遣歸。師還，河北兩鎮不下，遂分兵討之。

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爲右副元帥，有功將士遷賞有差。

頃之，宋少帝以書誘余睹，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律鐸破敵兵三萬于雄州，殺萬餘人。那野敗宋軍七千於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四萬人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東還，遂克真定，殺知府李邈，得户三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

十一月戊辰，宗望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降臨河縣，至大名縣，德清軍、

自從郭藥師投降以後，更加瞭解了宋的虛實，宗望請求任命郭藥師爲燕京留守。到董才投降時，更加知道宋的地理，宗望請求任給他軍職。太宗把兩人賜姓完顏氏，都發給金牌。

四年正月己巳，各軍渡過黄河，攻取了滑州。派吳孝民進入汴京，憑詔書責問收容平州張覺的事，命令抓童貫、譚稹、詹度送來，以黄河爲界，交出人質奉送貢物。癸酉，各軍圍困汴京。宋少帝請求結爲伯侄國，獻出人質割給土地，增加歲幣求和。於是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書信用伯侄的禮節，以康王趙構、太宰張邦昌爲人質。沈晦帶着誓書、三鎮地圖來到軍中，歲幣和割地的事一律依照已約定的辦，這記載在宋的史事中。

二月丁酉初一，與宋講和，退軍到孟陽。這天晚上，姚平仲的軍隊四十萬人前來襲擊。偵察的騎兵發覺了他們，分派各將迎擊，大敗姚平仲的軍隊，再次進攻汴京城，追究發動戰事的事。少帝非常驚恐，派宇文虛中來辯解説："當初不知道這件事，并將對那個人治罪。"宗望停止進攻，改以肅王趙樞爲人質，康王趙構被遣送回去。軍隊返回，河北兩鎮没有攻下，於是分兵去討伐。

宗望撤銷常勝軍，歸還燕人的田産，命令將士分别屯駐在安肅、雄、霸、廣信境内。宗望回到山西。不久，升任爲右副元帥，對有功的將士給予不同等級的升遷賞賜。

不久，宋少帝寫書信引誘余睹，蕭仲恭獻出那封信，皇上下詔再次討伐宋。八月，宗望會同各將，從保州出發。耶律鐸在雄州打敗敵兵三萬人，殺敵一萬餘人。那野在中山打敗宋軍七千人。高六、董才在廣信打敗宋兵三千人。宋种師閔的軍隊四萬人駐扎在井陘，宗望大敗他們，於是攻下了天威軍。返師東進，攻克了真定，殺死知府李邈，得到三萬户，收降五個縣。於是從真定奔赴汴京。

十一月戊辰，宗望到達黄河邊，收降魏縣。各軍渡過黄河，留下各將分别進軍大名境内。收降了臨河縣，到達大名縣，德清軍、開德府都被

開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騎兵三千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覆宋兵千人，擒數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遏宋援兵，奔睹、那野、賽剌、臺實連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出自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五千，使當海、忽魯、雛鶻失擊敗之。癸巳，宗翰自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五年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衮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

攻克。阿里刮以騎兵三千人先奔赴汴京，在路上打敗宋軍六千人。攻下了胙城，到達汴京城下，消滅宋兵一千人，擒獲幾名將領。宗望到達汴京，分派諸將阻攔宋的援兵，奔睹、那野、賽剌、臺實接連打敗宋的援兵。閏十一月壬辰初一，宋兵一萬人出汴京城來交戰。宗望挑選强健勇敢的士兵五千人，派當海、忽魯、雛鶻失打敗了宋兵。癸巳，宗翰從太原來汴京會師。丙辰，攻克了汴州。辛酉，宋少帝來到軍前。十二月癸亥，宋帝獻表投降。皇上派完顔勗到軍中慰勞賞賜宗翰、宗望，讓他拉着他們的手慰勞。五年四月，把宋兩位皇帝和他們的宗族四百七十多人，以及珪璋、寶印、衮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一起帶回北方。

宗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乃西上凉陘。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申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毀蕩者，當底於罰。"

宗望於是分派各將鎮守河北。董才收降了廣信軍及附近各縣鎮。宗望於是西上凉陘。皇上詔令宗望説："自黄河以北，現在既然劃分了疆界，特别考慮到那些百姓見到被摧殘的城邑，於是違抗命令堅守，你要勸説安撫保全他們。倘若頑固不化，自然應當招致討伐。如果各軍膽敢貪利於俘獲劫掠，肆意毀壞滌蕩的，應當受到懲罰。"

六月，宗望薨。天會十三年，封魏王。皇統三年，進許國王，又徙封晋國王。天德二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廟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謚桓肅。子齊、京、文。

六月，宗望去世。天會十三年，封爲魏王。皇統三年，進封許國王，又改封晋國王。天德二年，追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廟庭。正隆二年，按規定降封。大定三年，改封爲宋王，謚號桓肅。兒子完顔齊、完顔京、完顔文。

初，遼帝之奔陰山也，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男慎思俱被擒，都統杲使阿鄰護送得里底、和尚、雅里斯等入京師。得里底道亡，太祖誅阿鄰。和尚弟道温爲興中尹，太祖使謾都本以兵千人與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克，至興中城下，以矢繫書射城中，教道温毋降。事泄，謾都本責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對曰："以忠報國，何反覆之有，雖死不恨。"乃殺之。既而宗望軍遇遼都統

當初，遼帝逃奔陰山，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兒子慎思都被擒獲，都統完顔杲派阿鄰護送得里底、和尚、雅里斯等人進京城。得里底在途中逃走，太祖殺掉阿鄰。和尚弟道温爲興中尹，太祖派謾都本帶兵一千人與和尚一起去招降他。和尚想逃走，没有成功，到達興中城下，以箭捆着信射入城中，教道温不要投降。事情泄露，謾都本責問他説："你怎麽這樣反覆不定?"和尚回答説："以忠心報效國家，哪裏有什麽反覆，即使死也無憾。"於是謾都本殺掉了他。後來宗望的軍隊遇上遼都統孛迭等，道温在其中，

李迭等，道温在其中，相與隔水而語。宗望承制招之，李迭唯諾，無降意。宗望謂道温曰："汝兄和尚因戰而獲，未嘗加罪，後以叛誅，能無痛悼。"道温曰："吾兄辱於見獲，榮於死國。"宗望顧馬和尚曰："能爲我取此乎?"對曰："能。"遂以所部渡水擊敗其衆，直趨道温，射中其臂，獲而殺之。

互相隔水交談。宗望遵照皇上的命令招降他，李迭衹是答應，却没有投降的意思。宗望對道温説："你的哥哥和尚由於與我們交戰而被抓獲，我們未曾加罪於他，後來由於反叛被殺，能够不痛惜傷悼嗎。"道温説："我的哥哥因被擒獲而受耻辱，因爲國捐軀而光榮。"宗望回頭對馬和尚説："能爲我拿下這人嗎?"回答説："能。"於是以所率領的人馬渡水打敗他們的人馬，直奔道温，射中他的手臂，抓住殺掉了他。

完顔齊

齊本名受速，長身美髯。天眷三年，以宗室子授鎮國上將軍。皇統元年，遷光禄大夫。正隆六年，遷銀青榮禄大夫。大定初，遷特進，加安武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齊以近屬，上所寵遇，而性庸滯無材能。大定三年，罷節度官，給隨朝三品俸，累官特進。卒。

弟京、弟文皆以謀反誅。世宗盡以其家財産與齊之子鮻住。詔齊妻曰："汝等皆當緣坐，有至大辟及流竄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問，且以其家産賜汝子。宜悉朕意。"十五年，上召英王爽謂曰："卿於諸公主女子中爲鮻住擇婚，其禮幣命有司給之。"俄襲叔父京山東西路徒毋堅猛安。

完顔齊本名受速，身材修長，鬍鬚俊美。天眷三年，因爲是宗室子弟，被授官鎮國上將軍。皇統元年，升爲光禄大夫。正隆六年，升爲銀青榮禄大夫。大定初，升爲特進，加安武軍節度使，留在京城任奉朝請。完顔齊由於是近親，被皇帝寵愛，而生性平庸遲鈍，没有才能。大定三年，撤銷節度官，給隨朝三品的俸禄，累官到特進，去世。

弟弟完顔京、完顔文都因爲謀反被殺。世宗把他們的家産全部給完顔齊的兒子鮻住。詔令完顔齊的妻子説："你們都應當被株連判罪，乃至有大辟及流竄的。我考慮到宋王，所以放過不問，并且把他們的家産賜給你的兒子。你要瞭解我的心意。"十五年，皇上召見英王完顔爽説："你在各位公主女子中爲鮻住挑選配偶，禮金命令有關部門提供給他。"不久繼承叔父完顔京山東西路徒毋堅猛安的職位。

完顔京

京本名忽魯，以宗室子累遷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遷工部尚書，改禮部、兵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間尹。正隆二年，例封瀋國公，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益都尹。六年，坐違制，立春日與徒單貞飲酒，降灤州刺史。未幾，改絳陽軍節度使。海陵遣護衛忽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走入汾州境得免。

世宗即位，來見于桃花塢。復判

完顔京本名忽魯，因爲是宗室子弟，累次升遷到特進。天德二年，委任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編修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升爲工部尚書，改任禮部、兵部尚書，判大宗正事，封爲曹王，授任爲河間尹。正隆二年，按規定封爲瀋國公，北京留守，因爲守喪離任。起復用爲益都尹。六年，由於違反制度，立春日與徒單貞飲酒，降爲灤州刺史。不久，改任絳陽軍節度使。海陵王派護衛忽魯到絳州去殺他。完顔京由小路逃入汾州境内纔得以幸免。

世宗即位，完顔京來桃花塢朝見。又判大宗

大宗正事，封壽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不視朝，減膳徹樂。詔京代拜行禮。世宗懲創海陵疏忌宗室，加禮京兄弟，情若同生。謂京等曰："朕每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必審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群臣集議，庶幾無過舉也。"是時，伐宋未罷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給全俸。京家人數百口，財用少，上聞之，賜金一百五十兩、重綵百端、絹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厩馬。

京到西京，京妻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禄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爲。"邦榮察其意，乃詐爲圖讖，作詩，中有"鶻魯爲"之語，以獻於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謡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户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獄成，還奏。上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上田。遣兀古出、劉珫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爲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爲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詔于樓煩縣，爲京作第一區，月給節度廩俸。

正事，封爲壽王。二年正月戊辰初一，有日食，擊鼓行用幣禮，皇上不視朝，減省飲食撤去音樂。詔令完顏京代拜行禮。世宗吸取海陵王疏遠忌恨宗室的教訓，禮敬完顏京兄弟，感情如同親生的一樣。世宗對完顏京等説："我每當看見天象有異常變化，就想到政事的過失，朝夕自責不暇。凡事必須慎重思考後去做，還擔心個人的見解未必全對，常令群臣集體商議，希望没有錯誤的舉動。"這個時候，討伐宋還没有停止用兵，財政開支不足，百官没有給全薪。完顏京家人數百口，錢財少，皇上聽説後，賜給黄金一百五十兩、彩色絲織品一百段、絹五百匹。改任西京留守，賜給他佩刀和厩馬。

完顏京到西京，他的妻子曾召占卜人孫邦榮爲完顏京推算官運。邦榮説留守的官要作到太師，爵位達到封王。完顏京問："這以上再没有了嗎?"邦榮説："到這裏就没有了。"完顏京説："如果在這裏就完結了，還做這些官幹什麽。"邦榮明白了他的意圖，於是假造圖讖，作詩，其中有"鶻魯爲"的話，把它獻給完顏京。完顏京説："以後果真會如此嗎?"於是接受了他的詩，再讓他占卜。邦榮宣稱所得的卦有獨掌大權的預兆。完顏京又讓邦榮推算世宗活在世上的年月。家人孫小哥亂造謡言欺騙蠱惑完顏京，按照邦榮的意思，完顏京相信了它。完顏京的妻子公壽完全知道那些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向上告發。皇上詔令刑部侍郎高德基、户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去審訊他們，完顏京等都招供。罪名成立，回來上奏。皇上説："海陵王無道，假如光英還在，我也要保全他，何况是完顏京等人呢。"於是特免完顏京夫婦死罪，處杖刑一百，除名，在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一百人跟隨，官府撥給上等的田地。派兀古出、劉珫向完顏京宣布皇上的詔書，詔書説："我與你都是太祖的孫子。海陵王失道，消滅宗室，我考慮到兄弟没有幾個，對你尤其親愛，你自已也知道的，爲什麽懷有這種心思。我考慮到是骨肉，不忍心完全按刑法處理。你如果還不悔過，我即使不殺你，天地哪能容你呢。"十年四月，下詔給樓煩縣，爲完

顏京建造一處住宅，每月發給節度使的俸祿。

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上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爲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頃在大名，以贓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產應没入者，盡與卿兄子鮫住。卿宜悉此意。"

十二年，他的哥哥德州防禦使完顏文謀反。皇上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說："完顏京圖謀不軌，我特地免予死罪，現在又應被株連，怎麽辦？"宰臣有的説完顏京圖謀造反，現在不除掉他，恐怕成爲以後的禍患。皇上說："皇帝的位置屬於有德的人，海陵王失道，我纔得到它。祇要致力於整治德行，其餘的事哪值得擔憂。"太子說："確實如皇上說的那樣。"於是派使者向完顏京宣布聖旨，詔書說："你的哥哥完顏文，以前被封爲國公，不任職事，我進封他爲王爵，把大地方托付給他治理。不久在大名因爲貪贓犯罪，祇削職降官，他却不知恩情，胸懷怨恨之心，圖謀不軌，罪行牽連到兄弟。我考慮到宋王，都免去株連治罪。完顏文的家產應當没收的，全部交給你哥哥的兒子鮫住。你應當明白我的心意。"

二十年十一月，上問宰臣曰："京之罪始於其妻，妄卜休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但廪給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爲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爲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久，乃止。

二十年十一月，皇上問宰臣說："完顏京的罪起因於他的妻子，亂占卜吉凶。太祖的各位孫子活在世上的不多，我想把他們召回安置在我的身邊，不讓他們擔任職務，祇供給他們俸禄，你們認爲何如？"宰臣都說："把他們安置在身邊，我們認爲不妥。"皇上說："我如果整治德行，何必先懷有猜疑之心。"過了很久，皇上又想召回完顏京，宰臣說："完顏京，犯的是不能赦免的罪行，赦免了他已經是大幸了，怎麽可以召回來。"皇上沉默了很久，纔罷休。

完顏文

文本名胡剌。皇統間，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軍，居中京。

完顏文本名胡剌。皇統年間，被授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軍，居住在中京。

海陵篡立，賜錢二萬貫。是時，左淵爲中京轉運使，市中有穢術敵仙者，文與淵皆與之游。海陵還中京，聞，召敵仙詰問，窮竟本末。既而殺之于市，責讓文、淵。貞元元年，除秘書，坐與靈壽縣主阿里虎有奸，杖二百，除名。俄復爲秘書監，封王。正隆例封鄖國公，以喪去官。起復翰林學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

海陵王篡位當皇帝後，賜給完顏文錢二萬貫。當時，左淵任中京轉運使，市井中有一個行邪術的人名叫敵仙的，完顏文與左淵都與他交往。海陵王回到中京，聽說後，召敵仙盤問，徹底追查本末。不久把他殺死在街市，責備完顏文、左淵。貞元元年，委任爲秘書監，由於與靈壽縣主阿里虎有奸情，被處杖刑二百，除名。不久又任秘書監，封王。按正隆條例封鄖國公，因喪事離任。起用爲翰林學士承旨、同判大宗正

武軍節度使。

大定初，改武定軍，留京師，奉朝請。三年，賜上常御絲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卿頗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爲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弟京得罪，上謂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驕縱無度。宋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封。朕即位，封卿兄弟爲王。自今懲咎悔過，赤心事朕，無患朕不知也。"除真定尹，賜以衣帶。改大名尹，徙封荊王。

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駑馬易之，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直。尋常占役弓手四十餘人，詭納稅草十六萬束。公用闕，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坐是奪爵，降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矯正解職。監察御史董師中按文事失糾察，已除尚書省都事，降沁南軍節度副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僚佐不矯正，又不言上，并嚴行懲斷。"

文既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爲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頗里，銀术可與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家僮剛哥等往南京以書幣遺阿古等。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從。合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耳。"剛哥到南京，見阿古等，不言其本來之事。及還，紿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乃造兵仗，使家奴斡敵畫陣圖。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遣

事、昌武軍節度使。

大定初，改武定軍節度使，留在京城，任奉朝請。三年，賜給皇上經常穿戴的絲服和佩刀而派他出去。皇上對完顔文說："我没有兄弟，見你去外郡，我内心很憂傷。你很放縱自己，應該加以檢點。"委任他爲廣寧尹，召回任爲判大宗正事，封英王。當時，弟弟完顔京犯罪，皇上對完顔文說："我對待完顔京不差，他却包藏禍心，圖謀不軌，我不忍心對骨肉兄弟用刑，於是按輕刑治罪。你也驕横放縱没有節制。宋王對國家有大功。武靈封太祖的各位孫子爲王，衹你一人没受封。我即位後，封你們兄弟爲王。自今以後你要吸取教訓懺悔過錯，忠心事奉我，不要擔心我不會知道。"委任他爲真定尹，賜給衣帶。改任大名尹，改封爲荊王。

完顔文到達大名，多奪取猛安謀克的良馬，或者用劣馬交换良馬，購買百姓的東西不給足價錢。平時占用役使弓手四十多人，欺騙收取稅草十六萬束。公用缺乏，就徵收民錢一萬九千多貫。因此被削去爵位，降爲德州防禦使，手下的僚屬都因不矯正他的過失而被解除職務。監察御史董師中考察完顔文的事，對他的罪行有失糾察，已經被委任爲尚書省都事，又降爲沁南軍節度副使。詔書說："從今以後長官不守法度，僚屬不矯正，又不向上報告的，都要嚴加懲處。"

完顔文丢掉官職後，平時常常不滿，天天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發怨言。合住猜測到他的心思，於是説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頗里，銀术可與大王關係很好，如果真的要幹大事，他們都願意跟隨。完顔文相信了他的話。於是召占卜人康洪占卜吉凶，暗中把陰謀告訴康洪。康洪説來年很吉利。完顔文重謝康洪，派家僮剛哥等前往南京贈送書信和錢財給阿古等人。剛哥問合住怎麽知道阿古等人必定聽從。合住説："阿古等人與大王友善，因此我想他們一定會聽從的。"剛哥到了南京，見到阿古等人，不談他本來的事。回來後，他騙完顔文説："阿古聽從大王了。"完顔文於是製造武器，派家奴斡敵畫陣圖。家奴重喜到河北東路告發，知府派總

總管判官孛特馳往德州捕文。孛特至德州，日已晚。會文出獵，召防禦判官酬越謀就獵所執之。酬越言："文兵衛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會上執之。"孛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覺，乃與合住、忽里者等俱亡去。河間府使奏文事，詔遣右司郎中紇石烈哲典、翰林修撰阿不罕訛里也往德州鞫問。

管判官孛特騎馬奔赴德州逮捕完顏文。孛特到達德州，天已晚，遇上完顏文出去打獵，召防禦判官酬越謀劃到打獵的地方去抓他。酬越説："完顏文的衛兵很多，而且日暮天黑，明天是完顏文的生日，可以到宴會上去抓他。"孛特纔罷休。當天晚上，完顏文知道本府使者到了，估計他的事情敗露，於是與合住、忽里者等人一起逃走。河間府使者上奏完顏文的事，皇上下詔派右司郎中紇石烈哲典、翰林修撰阿不罕訛里也前往德州審訊。

上聞文亡命，謂宰臣曰："海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爲寬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上恐文久不獲，詿誤者多，督所在捕之。詔募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覺，亡命凡四月，至十二月被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詔釋其妻术實懶。孛特、酬越不即捕，致文亡去，孛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兩階。詔曰："德州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禄命，陷于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爲異説。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違者徒二年，重者從重。"上以文家財産賜其故兄特進齊之子鈜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没入家産賜之。

皇上聽説完顏文逃命，對宰臣説："海陵王幾乎把宗室消滅乾净，我考慮到太祖的孫子活在世上的没有幾人，曲意爲他寬容，而完顏文却不知恩幸，還心懷其他的意圖，怎麽如此狂妄悖逆。"皇上擔心長時間抓不到完顏文，連累的人很多，督促當地捕捉他。下詔徵求捕獲完顏文的人升官五級，賜錢三千貫。完顏文在大定十二年九月事情敗露，逃命共四個月，到十二月被捕獲，伏法被誅。康洪被判死刑，其他人都按法律論處。下詔放了完顏文的妻子术實懶。孛特、酬越不立即逮捕，致使完顏文逃走，孛特被處二百杖刑，除名，酬越處一百杖刑，削官兩級。下詔説："德州防禦使完顏文、北京曹貴、鄜州李方都因術士亂談官運，陷入死罪之中。大凡術士多追求苟且獲取財物，任意亂説。自今以後宗室、宗女屬於皇室户籍的人以及官職三品以上的人，除了占卜嫁娶、修造、葬事以外，不得推算相命，違者處二年徒刑，重的從重處罰。"皇上把完顏文家財産賜給他的已故哥哥特進完顏齊的兒子鈜住，并把西京留守完顏京被没收的家産也賜給他。

贊曰：宗望啓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兵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爲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絶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

贊曰：宗望從平州出發，在白河打了勝仗，全軍向南挺進，行動如風如電一樣快，兵士没有停留，兩個月就圍困了汴京。這就是所謂的敵人不能與他較量嗎？攻下信德以後，留兵守衛，以此抗拒後面的進攻力量，這難道不重要嗎？《管子》説："直往絶地，進攻頑抗的敵人，獨出獨入，而没有誰能够阻擋他們。"就是説的宗望吧！

金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十三

盧彦倫 (子)璣 (孫)亨嗣　毛子廉　李三錫
孔敬宗　李師夔　沈璋　左企弓
虞仲文 曹勇義 康公弼(附)　左泌 (弟)淵 (侄)光慶

盧彦倫

盧彦倫，臨潢人。遼天慶初，蕭貞一留守上京，置爲吏，以材幹稱。是時，臨潢之境多盗，而城中兵無統屬者，府以彦倫爲材，薦之於朝，即授殿直、勾當兵馬公事。

遼兵敗於出河店，還至臨潢，散居民家，令給養之，而軍士縱恣侵擾，無所不至，百姓殊厭苦之。留守耶律赤狗兒不能禁戢，乃召軍民諭之曰："契丹、漢人久爲一家，今邊方有警，國用不足，致使兵士久溷父老間，有侵擾亦當相容。"衆皆無敢言者。彦倫獨曰："兵興以來，民間財力困竭，今復使之養士，以國家多故，義固不敢辭。而此輩恣爲强暴，人不能堪。且番、漢之民皆赤子也，奪此與彼，謂何。"

初取臨潢，軍中有辛訛特剌者，舊爲臨潢驛吏，與彦倫善，使往招諭，彦倫殺之。遼授彦倫團練使、勾當留守司公事。

天輔四年，彦倫從留守撻不野出降。授夏州觀察使，權發遣上京留守事。師還，撻不野以城叛，彦倫乃率所部逐撻不野，盡殺城中契丹，遣使

盧彦倫，臨潢人。遼天慶初，蕭貞一留守上京，任用他做吏人，以才幹著稱。當時，臨潢境内多盗賊，而城中的士兵也没有統管的人，官府認爲彦倫有才能，向朝廷推薦，他立即被授予殿直、勾當兵馬公事。

遼兵在出河店戰敗，回到臨潢，分散居住在百姓家中，命令供養他們，而軍士肆意侵犯騷擾，無所不至，百姓苦不堪言，非常厭惡他們。留守耶律赤狗兒不能禁止，於是召集軍民告訴他們説："契丹、漢人很久以來都是一家人，現在邊疆有戰事，國家財用不足，致使兵士長期混雜在父老中間，即使有侵犯騷擾也應當容忍。"大家都不敢説話。惟獨彦倫説："戰争爆發以來，民間財力困乏，現在又讓他們養兵，由於國家多事，從道義上説固然不敢推辭。而這些人肆意做强暴的事，人民無法忍受。而且番、漢的百姓都是赤子，掠奪這方給那方，這是幹什麽呢。"

當初金兵進攻臨潢，軍中有一個叫辛訛特剌的人，以前是臨潢的驛吏，與彦倫友善，受命去招降彦倫，彦倫殺了他。遼委任彦倫爲團練使、勾當留守司公事。

天輔四年，彦倫跟隨留守撻不野出來投降。被委任爲夏州觀察使，暫時派往任上京留守事。金兵回去後，撻不野以城叛亂，彦倫於是率領部下驅逐撻不野，把城中的契丹人全部殺掉，派使

來報。未幾，遼將耶律馬哥以兵取臨潢，彦倫拒守者七月。會援兵至，敵解圍去，因赴闕。

者來報告。不久，遼將耶律馬哥帶兵進攻臨潢，彦倫固守了七個月。遇上援兵趕到，敵人解圍離去，彦倫於是上朝。

天會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彦倫爲經畫，民居、公宇皆有法。改静江軍節度留後，知咸州烟火事。未幾，遷静江軍節度使。天眷初，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内所，改利涉軍節度使。未閲月，還，復爲提點大内所。彦倫性機巧，能迎合悼后意，由是頗見寵用。歲餘，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爲宋國歲元使。改禮部尚書，加特進，封郇國公。天德二年，出爲大名尹。明年，詔彦倫營造燕京宫室，以疾卒，年六十九。子璣。

天會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剛開始建造，彦倫爲它規劃，民居、公房都有章法。改任静江軍節度留後，知咸州烟火事。不久，升爲静江軍節度使。天眷初，代理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任提點京城大内所，改任利涉軍節度使。不到一個月，回朝，再次任提點大内所。彦倫生性靈巧，能迎合悼后的心意，因此很受寵愛重用。過了一年多，升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爲宋國歲元使。改任禮部尚書，加特進，封郇國公。天德二年，出任大名尹。第二年，詔令彦倫營造燕京宫室，因病去世，年六十九歲。兒子盧璣。

盧璣

璣字正甫，以廕補閤門祇候，累遷客省使，兼東上閤門使，改提點太醫、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使，遷同知宣徽院事。丁母憂，起復太府監，改開遠軍節度使，入爲右宣徽使。章宗即位，轉左宣徽使，致仕。明昌四年，起復左宣徽使，改定武軍節度使，復爲左宣徽使。

盧璣字正甫，由於門廕補任閤門祇候，累次升遷到客省使，兼東上閤門使，改任提點太醫、教坊、司天，充當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使，升爲同知宣徽院事。守母喪離任，起用爲太府監，改任開遠軍節度使，入朝任右宣徽使。章宗即位，轉爲左宣徽使，退休。明昌四年，起用爲左宣徽使，改任定武軍節度使，又爲左宣徽使。

是時，璣年已七十，詔許朝參得坐於廊下。復致仕。泰和初，詔璣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宗以璣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爲洗兒禮物。章宗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其眷遇如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子亨嗣。

當時，盧璣已經年滿七十，皇上下詔允許朝拜參見時可以坐在廊下。又辭官。泰和初，詔令盧璣在天壽節參加宴會。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宗鑒於盧璣年老而又健壯，命令以他所拄的拐杖作爲洗兒的禮器。章宗到玉泉山，詔令盧璣與辭官的宰相一起去會餐，允許拄拐杖，由人攙扶。後來參加天壽節，皇上命令盧璣與大臣玩握槊的游戲，盧璣獲勝了。跟隨皇上入秋山打獵，皇上賜給名馬。皇上說："這是酬勞給你的賭金。"他就是如此被寵愛。泰和六年去世，年八十歲。兒子亨嗣。

盧亨嗣

亨嗣字繼祖，以廕補閤門祇候、

盧亨嗣字繼祖，由於門廕補任閤門祇候、内

内供奉。調同監平凉府醋務，改同監天山鹽場。丁母憂，服闋，監萊州酒課，累調監豐州、任丘、汲縣、東平酒務。課最，遷白登縣令。明昌四年，行六部差規措軍前糧料，入爲典給直長，改西京户籍判官，歷官西京、中都太倉使，中都户籍判官，尚醖署丞。丁父憂。大安初，復爲典給署丞兼太子家令。崇慶元年，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是時，兵興，徵調煩急，亨嗣以辦最，遷定遠大將軍，入爲户部員外郎。貞祐二年，遷莒州刺史。三年，山東宣撫司討楊安兒，亨嗣行六部，兵罷，還州。興定二年，卒，年六十一。

亨嗣與弟亨益，盡友愛之道。亨嗣初以祖蔭得官，大定十六年，父璣爲同知宣徽院事，當蔭子，亨嗣以讓弟亨益。亨益早卒，子銑。銑幼稚，亨嗣盡以舊業田宅奴畜財物與之。

供奉。調任同監平凉府醋務，改任同監天山鹽場。守母喪，期滿，監萊州酒課，累調監豐州、任丘、汲縣、東平酒務。考核政績最好，升爲白登縣令。明昌四年，代理六部差使規劃措置軍前糧料，入朝任典給直長，改任西京户籍判官，歷任西京、中都太倉使，中都户籍判官，尚醖署丞。守父喪。大安初，又任典給署丞兼太子家令。崇慶元年，升爲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當時，戰争爆發，徵調繁多急迫，亨嗣由於完成得最好，升爲定遠大將軍，入朝任户部員外郎。貞祐二年，升任莒州刺史。三年，山東宣撫司討伐楊安兒，亨嗣代理六部，戰事結束，回到州裏。興定二年，去世，年六十一歲。

亨嗣與弟弟亨益，極盡友愛之道。亨嗣當初因爲祖父的門蔭得到官職，大定十六年，父親盧璣任同知宣徽院事，兒子應當受恩封官，亨嗣把它讓給弟弟亨益。亨益去世早，兒子叫盧銑。盧銑年幼，亨嗣把從前的産業、田宅、奴婢、牲畜、財物全部給他。

毛子廉

毛子廉本名八十，臨潢長泰人，材勇善射。遼季群盜起，募勇士，子廉應募。遼主召見，賜甲仗，率百人，會所在官兵捕盜。以功授東頭供奉官，賜良馬。

天輔四年，遣謀克辛斡特剌、移剌窟斜招諭臨潢，子廉率户二千六百來歸。令就領其衆，佩銀牌，招未降軍民。盧彦倫怒子廉先降，殺子廉妻及二子，使騎兵二千伺取子廉。子廉與窟斜經險阻中，騎兵圍之，兩騎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斃其一人，其一人挺槍幾中子廉腋。子廉避其槍，與搏戰，生擒之，乃彦倫健將孫延壽也。餘衆潰去。

天會三年，除上京副留守。久之，兼鹽鐵事。天眷中，除燕京麴院

毛子廉本名八十，臨潢長泰人，能幹勇敢，擅長射箭。遼末出現很多强盜，官府招募勇士，子廉應招。遼帝召見他，賜給鎧甲武器，讓他率領一百人，與當地官兵一起捕捉强盜。因功被授予東頭供奉官，賜給良馬。

天輔四年，派謀克辛斡特剌、移剌窟斜招諭臨潢府，子廉率領二千六百户來歸附。命令他就統率那些人，佩帶銀牌，招降没有投降的軍民。盧彦倫對於子廉先投降非常氣憤，殺掉子廉的妻子及兩個兒子，派騎兵二千人伺機擒獲子廉。子廉與窟斜經過險要地方，騎兵圍困了他們，兩名騎兵衝出來直奔子廉。子廉拉弓射殺其中一人，另一人執槍幾乎擊中子廉的腋部。子廉避開他的槍，與他搏鬥，生擒了他，原來是彦倫的健將孫延壽。其他人潰敗逃離。

天會三年，被委任爲上京副留守。很久以後，兼鹽鐵事。天眷年間，被委任爲燕京麴院都

都監。遼王宗幹問宰相曰："子廉有功，何爲下遷。"宰相以例對。宗幹曰："盧彦倫何不除此職？子廉之功十倍彦倫，在臨潢十餘年，吏民畏愛如一日，誰能及此。"是時盧彦倫已以少府監除節度使，故宗幹引以爲比。除寧昌軍節度使。海陵弑熙宗，子廉聞之，嘆曰："曾不念國王定策之功耶。"乃致仕。大定二年，卒。

監。遼王宗幹問宰相說："子廉有功，爲什麽降官？"宰相回答説是按規定。宗幹說："盧彦倫爲什麽不委任這個官職？子廉的功勞是彦倫的十倍，在臨潢爲官時，吏民敬愛他十餘年如一日，有誰能達到這個地步？"當時盧彦倫已由少府監被委任爲節度使，所以宗幹引他來相比。後來子廉被委任爲寧昌軍節度使。海陵王殺害熙宗，子廉聽説後，嘆息說："怎麽不想想國王决策的功績呢。"於是退休。於大定二年去世。

李三錫

李三錫字懷邦，錦州安昌人，以貲得官。遼季，盗攻錦州，州人推三錫主兵事，設機應變，城賴以完。録功授左承制。遼主走天德，劉彦宗辟三錫將兵保白雲山。

李三錫字懷邦，錦州安昌人，靠財物得官。遼末，强盗進攻錦州，州中人推舉三錫負責軍事，設置機關應付事變，城池靠他得以保全。登記功勞，被授予左承制。遼帝逃往天德，劉彦宗召三錫帶兵守據白雲山。

金兵次來州，三錫以其衆降。攝臨海軍節度副使，參預元帥府軍事，改知嚴州。宗望伐宋，三錫領行軍猛安，敗郭藥師軍於白河。進官安州防禦使。再克汴京，三錫從闍母護宋二主北歸。復知嚴州，改歸德軍節度副使。詔廢齊國，擇吏三十人與俱行，三錫在選中。還爲慶州刺史，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察廉第一，遷三階，改安國軍節度使，除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

金兵駐扎在來州，三錫率領他的人馬投降。代理臨海軍節度副使，參預元帥府軍事，改知嚴州。宗望討伐宋，三錫兼任行軍猛安，在白河打敗郭藥師的軍隊。進官安州防禦使。金兵再次攻克汴京，三錫跟隨闍母護送宋二帝回北方。又知嚴州，改任歸德軍節度副使。皇上下詔廢除齊國，挑選官吏三十人一起去，三錫也被選入。回來後爲慶州刺史，經三次升遷任武勝軍節度使。考察政績第一，升三級，改任安國軍節度使，委任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直到退休。

三錫政事强明，所至稱治。世宗舊聞其名，大定初，起爲北京路都轉運使。制下，而三錫已卒。

三錫處理政事能幹明白，所到之地號稱治理得好。世宗曾經聽説他的名聲，大定初，起用爲北京路都轉運使。任命文件下達時，三錫已經去世。

孔敬宗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東垣人，石晋末，徙遼陽。遼季，敬宗爲寧昌劉宏幕官。斡魯古兵至境上，敬宗勸劉宏迎降，遂以敬宗爲鄉導，拔顯州，以功補順安令。天輔二年，詔敬宗與劉宏率懿州民徙内地，授世襲猛安，知安州事。將兵千人從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嘗自

孔敬宗字仲先，他的祖先是東垣人，石晋末，遷到遼陽。遼末，敬宗任寧昌劉宏的幕僚。斡魯古的軍隊來到境上，敬宗勸劉宏迎降，於是以敬宗爲嚮導，攻克顯州，因功補任順安令。天輔二年，皇上下詔命令敬宗與劉宏率領懿州的百姓遷到内地，授予他世襲猛安，知安州事。敬宗帶兵一千人跟隨宗望討伐宋。汴京平定後，宗望命令敬宗守衛汴京。他曾經從汴京騎驛馬兼程趕

汴馳驛至河北，還至河上，會日暮無舟，敬宗策馬亂流，遂達南岸。遷静江軍節度使，歷石、辰、信、磁四州刺史，階光禄大夫。

到河北，回來到了黄河邊，遇上天晚没有船，敬宗策馬横渡激流，於是到了南岸。升爲静江軍節度使，歷任石、辰、信、磁四州刺史，官階達到光禄大夫。

海陵問張浩曰："卿識孔敬宗否，何階高職下也。"浩對曰："國初，敬宗勸劉宏以懿州效順，其後從軍積勞，有司不知，故一概常調耳。"明日，除寧昌軍節度使。徙歸德軍，致仕。大定二年，卒。

海陵王問張浩："你認識孔敬宗嗎？爲何官階高而職位低呢？"張浩回答説："建國初，敬宗勸劉宏以懿州效順，那以後隨從軍隊積累功勞，有關部門不瞭解，所以一概按普通程序升遷。"第二天，被委任爲寧昌軍節度使。轉爲歸德軍節度使，退休。大定二年，去世。

李師夔

李師夔字賢佐，奉聖永興人。少倜儻，有大志。以蔭入仕，爲本州麴監。天輔六年，太祖襲遼主于鴛鴦濼，郡守委城遁去，衆無所屬，相與叩門請師夔主郡事。師夔許之，乃搜卒治兵。

李師夔字賢佐，奉聖永興人。少年風流倜儻，有大志。由門蔭做官，任本州麴監。天輔六年，太祖在鴛鴦濼襲擊遼帝，郡守棄城逃跑，人們没有人管，紛紛叩門請師夔主管郡中事務。師夔答應他們，於是搜羅士兵整治武器。

迪古乃兵至奉聖州，師夔與其故人沈璋密謀出降，曰："一城之命懸於此舉。"璋曰："君言是矣。如軍民不從，奈何。"師夔即率親信十數輩詰旦出城，見余睹，與之約曰："今已服從，願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内。"余睹許諾。詔以師夔領節度，以璋佐之。賜師夔駿馬二，俾招未附者，許以便宜從事。明年，加左監門衛大將軍。

迪古乃的軍隊到達奉聖州，師夔與他的老朋友沈璋密謀出去投降，説："一城的生命決定於此舉。"沈璋説："你説得對。如果軍民不服從，怎麽辦？"師夔就率領親信十多人天亮出城，面見余睹，與他約定説："我們現在已經服從，希望不要帶兵入城以及俘虜劫掠境内。"余睹許諾。皇上下詔以師夔任節度，以沈璋協助他。賜給師夔駿馬二匹，讓他招降没有歸附的人，允許他靈活行事。第二年，加左監門衛大將軍。

劇賊張勝以萬人逼城，師夔度衆寡不敵，乃僞與之和，日致饋給，勝信之。師夔乘其不備，使人刺勝，殺之。以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脅從至此，今元惡已誅，可棄兵歸復其所。"賊衆大驚，皆散去。别賊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寇。師夔以兵臨之，設伏歸路，使人反間之。智穆果疑，望天先引去。智穆勢孤，亦還，遇伏而敗，遂執斬之。是後賊衆不敢入境。以勞遷静江軍節度留後，累遷武平軍節度使，改東京路轉運

大盗張勝以一萬人逼近城池，師夔估計寡不敵衆，於是假裝與他講和，天天送東西給他，張勝相信了他。師夔趁他不防備，派人行刺張勝，殺了他。用他的頭示衆説："你們都是良民，被脅迫跟隨到這裏，現在首惡已除，可以放下武器回到自己的家鄉。"賊兵大驚，都逃散了。另外一夥强盜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人來騷擾。師夔領兵逼近他們，在歸路上設下伏兵，派人挑撥他們。智穆果然起疑心，望天先帶兵離去。智穆勢力孤單，也回去，遇上伏兵，被打敗。於是被抓住殺掉了。這以後賊兵不敢入境了。因功升任静江軍節度留後，累積升遷到武平軍節度使，改

使，徙陝西東路轉運使。致仕，封任國公。卒，年八十五。

任東京路轉運使，轉爲陝西東路轉運使。辭官，封任國公。去世，年八十五歲。

沈璋

沈璋字之達，奉聖州永興人也。學進士業。迪古乃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迎降。明日，擇可爲守者，衆皆推璋，璋固稱李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遷鴻臚卿。丁母憂，起復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貲貨，璋獨無所取，惟載書數千卷而還。

沈璋字之達，奉聖州永興人。學習準備考進士。迪古乃的軍隊到達上谷，沈璋與李師夔密謀開門迎降。第二天，選舉可以作守將的人，大家都推舉沈璋，沈璋堅持推舉李師夔，於是委任師夔爲武定軍節度使，以沈璋爲他的副手。被授予太常少卿，升爲鴻臚卿。守母喪，喪期未滿起用爲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衛尉卿。跟隨征伐宋。攻下汴京後，大家争相掠奪錢財，惟獨沈璋没有參與奪取，衹是運載數千卷書回去。

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璠，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横尸葬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顔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爲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

太行山的强盜攻下潞州，殺掉守將姚璠，官兵討伐平定了他們，命令沈璋暫時主管知州事。沈璋到了那裏，招回逃亡的人，賑濟收養貧困飢餓的人，收葬野外横陳的死尸。不久，百姓過上安寧生活。當初，盜賊占據城池，潞州的軍士應當受株連的有七百人，帥府命令沈璋把他們全殺掉，沈璋没有服從。帥府聽説後，大怒，召沈璋斥責他，并且想殺沈璋，左右的人很害怕，沈璋臉色不變，從容回答説："招集流亡的人，安撫現存的百姓，是我沈璋的職責。這些人當初并没有叛心，是由於被賊兵脅迫，不得已而爲之，所以招撫他們，他們又回來了。現在想殺了他們，這是殺害投降的人。如果對大家有好處，沈璋死了又有什麽遺憾。"不久，帥府的怒氣消失。於是召集潞州軍士説："我當初下令殺你們，現在你們的長官保全了你們。"那些人都感激得流下了眼淚，而後離去。朝廷聽説後嘉獎他，拜爲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爲他修建生祠。移知忻州，改任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

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

當時介休人張覺糾合黨羽逃命在山谷中，掠奪邑縣，招他們不肯投降，説："以前曾有投降的人，都被殺掉了。現在用好話引誘我們，這是想殺我們罷了。衹有得到侍郎沈公一句話，我們纔不疑心。"於是，命令沈璋前去招安他們，張覺當天就投降了。

轉尚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遷利涉軍節度使，爲東

沈璋轉任尚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升任利涉軍節度使，任東京路都轉運

京路都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

使，改任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因病辭官。去世，享年六十歲。

子宜中，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及第。

兒子沈宜中，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進士及第。

贊曰：危難之際，兩軍方爭，專城之將，國家之輕重繫焉。李師夔非有君命，爲衆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猶有説也。盧彦倫之降，雖云城潰，初志不確，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仕海陵，沈璋以片言降張覺，一善足稱，何可掩也。

贊曰：危難的時候，兩軍正在争鬥，專守城池的將領，國家的安危繫在他們身上。李師夔并没有得到君主的任命，被人們推舉，又能保全那裏的人民，還有理由可説。盧彦倫的投降，雖説是因爲城被攻破，但當初的意志就不堅定，怎麽能怪罪毛子廉呢？至於毛子廉不在海陵王時做官，沈璋用幾句話收降張覺，有一點好事也值得稱道，哪裏可以掩蓋呢。

左企弓

左企弓字君材。八世祖皓，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戍燕，遼取燕，使守薊，因家焉。企弓讀書，通《左氏春秋》。中進士，再遷來州觀察判官。蕭英弼賊昭懷太子，窮治黨與，多連引。企弓辨析其冤，免者甚衆。自御史知雜事，出爲中京副留守，按刑遼陽。有獄本輕而入之重者，已奏待報，企弓釋之以聞。累遷知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

左企弓字君材。八世祖左皓，任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守燕，遼攻下燕後，讓他守薊，於是在那裏安家。企弓讀書，尤其精通《左氏春秋》。考中進士，通過兩次升遷任來州觀察判官。蕭英弼殺害昭懷太子，追查治罪其黨羽，牽連了很多人。企弓分辨他們的冤情，免罪的人很多。由御史臺知雜事，出任中京副留守，到遼陽巡察案情。有罪名本來輕而處罰過重的，已經上奏等候批示，企弓放掉他們，向上彙報。累積升遷到三司使事。天慶末，拜爲廣陵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

金兵已拔上京，北樞密院恐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北樞密院，然後奏御。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邪？"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爲自容計。"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遼主聞金已克中京，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

金兵已經攻下上京，北樞密院害怕觸怒皇帝，不立即上奏。遼的慣例，軍政都由北樞密院處理，然後向皇帝報告。企弓把這件事上奏皇帝。遼帝説："軍事恐怕不是你的職責範圍吧？"企弓回答説："國家形勢像這樣，哪敢循規蹈矩作保存自己的打算。"於是陳述防守的策略。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當時遼帝聽説金已攻克了中京，將到西部巡行來躲避金兵。企弓勸説不聽。

遼主自鴛鴦濼亡保陰山。秦晋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廢遼主爲湘陰王，改元建福。企弓守司徒，封燕

遼帝從鴛鴦濼逃到陰山保全自己。秦晋國王耶律捏里在燕京自立爲皇帝，廢遼帝爲湘陰王，改年號爲建福。企弓守司徒，封爲燕國公。虞仲

國公。虞仲文參知政事，領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內外諸軍都統。曹勇義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燕國公。康公弼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賜號“忠烈翊聖功臣”。德妃攝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襲燕，奄至城中，已而敗走。或疑有內應者，欲根株之，企弓争之，乃止。

文任參知政事，領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內外諸軍都統。曹勇義任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燕國公。康公弼任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賜號“忠烈翊聖功臣”。德妃輔政，企弓加侍中。宋兵進攻燕京，突然進入城中，不久又敗逃。有人懷疑有內應，想徹底清除，企弓力争，纔罷休。

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監高六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徑至城下。高六等開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猶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副使權知院事、簽中書省，封陳國公。遼致仕宰相張琳進上降表，詔曰：“燕京應琳田宅財物并給還之。”琳年高，不能入見，止令其子弟來。

太祖來到居庸關，蕭妃從古北口逃走。都監高六等人向太祖表達誠意，太祖徑直來到城下。高六等開門接待他們，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人還不知道。太祖的車駕停留在燕京城南，企弓等上表投降，太祖讓他們恢復舊職，都接受了金牌。企弓守太傅、中書令，仲文任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弼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副使權知院事、簽中書省，封陳國公。遼辭官宰相張琳進上降表，皇上下詔說：“燕京屬於張琳的田宅財物都還給他。”張琳年紀大，不能入朝見皇上，衹命令他的子弟來。

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

太祖平定了燕京後，遵守當初的約定，把它交給宋。企弓獻詩，大略說：“君王莫聽放棄燕京的建議，一寸山河要值一寸金。”太祖没有采納。

是時，置樞密院于廣寧府。企弓等將赴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辭兵曰：“如此，是促之亂也。”及過平州，舍于栗林下，張覺使人殺之。企弓年七十三，謚恭烈。天會七年，贈守太師，遣使致奠。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濟國公。

當時，在廣寧府設置樞密院。企弓等人將要前往廣寧，張覺在平州有二心，太祖想用兵護送他們。企弓等推辭說：“如果像這樣，就是促使他叛亂。”到經過平州時，住在栗林下，張覺派人殺害了他們。企弓七十三歲去世，謚號恭烈。天會七年，贈守太師，皇上派人去祭奠。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濟國公。

虞仲文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日記千言，刻苦學問。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方正，對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三遷至太常少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七歲時就會作詩，十歲時能够寫文章，每天記誦一千言，刻苦學習。考中進士，累次在州縣作官，以廉潔能幹著稱。應賢良方正科試，回答策問屬優等。被提升爲起居郎、史館修撰，經過三次升遷到太常

卿。宰相有左降，仲文獨出餞之。或指以爲黨，仲文乃求養親。久之，召復前職。宰相薦文行第一，權知制誥，除中書舍人。討平白霫，拜樞密直學士，權翰林學士，爲翰林侍講學士。年五十五卒，謚文正。天會七年，贈兼中書令。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濮國公。

少卿。宰相降職，惟獨仲文出去爲他餞行。有人指控他是同黨，仲文於是請求回家養親。過了很久，召回他恢復原職。宰相推薦他文才德行第一，暫任知制誥，被委任爲中書舍人。平定白霫，拜爲樞密直學士，暫任翰林學士，爲翰林侍講學士。五十五歲時去世，謚號文正。天會七年，贈兼中書令。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濮國公。

曹勇義

曹勇義，廣寧人。第進士，除長春令。樞府辟令史。上書陳時政，累擢館閣，遷樞密副都承旨，權燕京三司使，加給事中。召爲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與大公鼎、虞仲文、龔誼友善。與虞仲文同在樞密，群小擠之。復出爲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卒，謚文莊。天會七年，贈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贈特進、定國公。

曹勇義，廣寧人。考中進士，被委任爲長春令。樞密院徵召他爲令史。上書陳述對時政的意見，累次提升到館閣官職，升爲樞密副都承旨，暫任燕京三司使，加給事中。召回任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與大公鼎、虞仲文、龔誼友好。與虞仲文同在樞密院，小人們排擠他。再次出去任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去世，謚號文莊。天會七年，贈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贈特進、定國公。

康公弼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應州人。曾祖胤，遼保寧間以戰功授誓券，家于燕之宛平。公弼好學，年二十三中進士，除著作郎、武州軍事判官。辟樞府令史，求外補，出爲寧遠令。縣中隕霜殺禾稼，漕司督賦急，繫之獄。公弼上書，朝廷乃釋之，因免縣中租賦，縣人爲立生祠。監平州錢帛庫，調役糧于川州。大盜侯概陷川州，使護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權乾州節度使。卒，謚忠肅。天會七年，贈侍中。正隆二年，改贈特進、道國公。

康公弼字伯迪，他的祖先是應州人。曾祖康胤，遼保寧時因戰功被授予誓券，安家在燕的宛平。公弼好學，二十三歲考中進士，委任爲著作郎、武州軍事判官。被徵召爲樞府令史，請求外出任官，出任寧遠令。縣中降霜凍死莊稼，漕司催促租賦很急，把他關押在監獄中。公弼上書，朝廷於是放了他，於是免除縣中的租賦，縣中人爲他建造生祠。監管平州錢帛庫，調發軍糧到川州。大盜侯概攻克川州，派人護送公弼出境，說："他是好官吏啊。"暫任乾州節度使。去世，謚號忠肅。天會七年，贈侍中。正隆二年，改贈特進、道國公。

左泌

企弓子泌、瀛、淵。

泌字長源，企弓長子也。仕遼，官至棣州刺史。太祖平燕，泌從企弓歸朝。既而東遷至平州，企弓爲張覺所害，泌復還燕。是時，以燕與宋，宣撫司遣至汴，泌以平州仇人在是，

左企弓的兒子左泌、左瀛、左淵。

左泌字長源，是左企弓的長子。在遼國做官，官至棣州刺史。太祖平定燕，左泌跟隨企弓回朝。後來東遷到平州，企弓被張覺殺害，左泌又回到燕。當時，把燕送給宋，宣撫司派他到汴京，左泌認爲平州的仇人在那裏，於是從小路跑

乃間道奔還。朝廷嘉之，擢西上閤門使。從宋王宗望南伐，破真定有功，知祁州，歷刺澤、隰等州。貞元初，爲濬州防禦使，遷陝西路轉運使，封戴國公。

泌性夷澹，好讀《莊》、《老》，年六十一，即請致仕。親友或以爲早，泌嘆曰："予年三十秉旄鉞，侵尋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時人高之。卒年七十四。

左淵

淵累官燕京副留守、中京路都轉運使，歷河北東路、中都路都轉運使。淵貪鄙，三任漕事，務以錢穀自營。在中都凡八年，不求遷。與李通、許霖交關賄賂，詭納漕司諸物，規取財利。世宗即位，淵使其子貽慶詣東京上表，特賜貽慶任忠傑榜第三甲進士，授從仕郎。貽慶還中都，世宗詔淵曰："凡殿位張設悉依舊，毋增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擾百姓。謹官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世宗素知其爲人，戒之曰："卿宰相子，練習朝政，前爲漕司，朕甚鄙之。毋或刻削百姓，若復敢爾，勿思再用。"淵到懷州未幾，坐前爲中都轉運嘗盜用官材木，除名，子光慶。

左光慶

光慶字君錫，幼穎悟，沉厚少言。淵嘗謂所親曰："世吾家者，此子也。"以蔭，補閤門祗候，遷西上閤門副使。丁父憂，起復東上閤門副使，再轉西上、東上閤門使，兼太廟署令。

光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爲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宫廟榜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

回來。朝廷嘉獎他，提升爲西上閤門使。跟隨宋王宗望南伐，攻下真定有功，知祁州，歷任澤、隰等州刺史。貞元初，任濬州防禦使，升爲陝西路轉運使，封戴國公。

左泌生性平易恬静，喜歡讀《莊子》、《老子》，六十一歲時，就請求辭官。親友有人認爲太早，左泌嘆息説："我三十歲掌旗幟和鈇鉞，慢慢尋求仕途又三十年，名成身退，可以了。"當時人認爲他高明。終年七十四歲。

左淵積官爲燕京副留守、中京路都轉運使，歷任河北東路、中都路都轉運使。左淵貪婪庸俗，三任漕司官，致力於爲自己謀求錢財糧食。在中都共八年，不求升遷。與李通、許霖勾結行賄，欺詐侵吞漕司的各種物品，謀求錢財。世宗即位，左淵派他的兒子貽慶到東京上表，世宗特别賜給貽慶任忠傑榜第三甲進士，授予他從仕郎。貽慶回到中都，世宗詔令左淵説："凡是宫殿位置擺設全部照舊，不要增添。不得役使一人，騷擾百姓。你衹不過要謹慎防備人們出入宫禁而已。"大定二年，改任沁南軍節度使。世宗向來瞭解他的爲人，告誡他説："你是宰相的兒子，熟悉朝政，以前任漕司官，我很鄙視你。不要再刻剥百姓，如果還敢那樣，你不要想再得到我的任用。"左淵到達懷州不久，由於以前任中都轉運使時曾經盜用官府的木材，被除名。兒子叫左光慶。

左光慶字君錫，少年時就很聰明，沉默寡言。左淵曾對他親近的人説："繼承我家的，是這個兒子。"因恩蔭，補閤門祗候，升遷爲西上閤門副使。守父喪，喪期未滿起用爲東上閤門副使，再轉爲西上、東上閤門使，兼太廟署令。

光慶好古，讀書懂得大義，喜歡寫詩，擅長篆書隸書，特别擅長寫大字。世宗行郊祀，接受尊號，以及受命寶印，都是光慶篆刻的。宫殿廟宇匾額凡是光慶寫的，人們稱贊它有法度。負責

法。典領原廟、坤厚陵、壽安宫工役，不爲苛峻，使勞逸相均。身兼數職，勤慎周密，未嘗自伐，世宗獨察之。

主管原廟、坤厚陵、壽安宫的工程，不做苛刻嚴厲的事，使勞逸相當。身兼數職，勤勞謹慎，辦事周密，不曾自誇，惟獨世宗瞭解他。

初，御史大夫璋請製大金受命寶，有司以秦璽文進，上命以“大金受命萬世之寶”爲文。徑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蟠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典領工事，詔光慶篆之。遷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母憂，起復右宣徽使。世宗幸上京，光慶往上京治儀仗制度，時人以爲得宜。

當初，御史大夫璋請求製造大金受命寶，有關部門用秦璽文進獻，皇上命令以“大金受命萬世之寶”作爲印文。直徑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蟠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半。禮部尚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主管工事，詔令光慶篆刻。升爲同知宣徽院事，改任少府監。守母喪離任，起用爲右宣徽使。世宗巡視上京，光慶前往上京修整儀仗制度，當時人認爲辦得恰到好處。

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十端、絹百匹。平時喜爲善言，蓄善藥，號“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真贊》，語皆任達云。

二十五年，光慶去世，時年五十一歲。皇上派使者去祭奠，贈給辦葬事的銀子三百兩、彩色絲織品十段、絹一百匹。平時喜歡講好話，貯存好藥，號稱“善善道人”。晚年信仰佛法，自作《真贊》，語言都放任達觀。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君，隕身逆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人，都是有才有識的人士，他們奉事遼帝，提過不少有建樹的意見。到他們接受爵號僭越官位，爲兩位君主獻身，爲逆黨而死，三件事都錯了，可悲啊！

金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十四

太宗諸子

宗磐(本名蒲魯虎) 宗固(本名胡魯) 宗本(本名阿魯) 蕭玉(附)
杲(本名斜也) 宗義(本名孛吉) 宗幹(本名斡本)
充(本名神土懣) (子)檀奴(等) 永元(本名元奴)
兗(本名梧桐) 襄(本名永慶) 衮(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蒲魯虎、胡魯、斛魯補、阿魯帶、阿魯補、斛沙虎、阿鄰、阿魯、鶻懶、胡里甲、神土門、斛孛束、斡烈、鶻沙。

太宗兒子十四人：蒲魯虎、胡魯、斛魯補、阿魯帶、阿魯補、斛沙虎、阿鄰、阿魯、鶻懶、胡里甲、神土門、斛孛束、斡烈、鶻沙。

完顏宗磐

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斡魯、宗翰、宗幹皆爲之副。天會十年，爲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即位，爲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并領三省事。

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完顏杲攻取中京，宗磐與斡魯、宗翰、宗幹都作他的副將。天會十年，任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即位，任尚書令，封爲宋國王。不久，拜爲太師，與宗幹、宗翰都領三省事。

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没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幹争論於上前，即上表求退。烏野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爲兩解。宗磐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

熙宗優待宗室，宗翰死後，宗磐日益蠻横霸道。他曾經與宗幹在皇上面前争論，就上表要求退職。烏野上奏説："陛下年輕有爲，而大臣不和，恐怕不是國家的幸福。"熙宗於是爲兩方調解。宗磐更加驕横。那以後他在熙宗面前持刀要殺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斥阻止了他。

既而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遂爲右丞相，用事。撻懶屬尊，功多，先薦劉豫，立爲齊帝，至是唱議以河南、陝西與宋，使稱臣。熙宗命群臣

後來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暗中與他們勾結，宗雋於是任右丞相，專攬大權。撻懶屬於尊長，功勞多，以前推薦劉豫，立爲齊帝，到這時倡議把河南、陝西交給宋，讓宋稱臣。熙宗命令群臣商議，宗室大臣認爲這樣不

議，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雋助之，卒以與宋。其後宗磐、宗雋、撻懶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宴飲者，皆貶削决責有差。赦其弟斛魯補等九人，并赦撻懶，出爲行臺左丞相。

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輒構逆謀，情不能樂也。"以黄金合及兩銀鼎獻明德宫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銀鼎賜宗幹、希尹焉。

完顏宗固

宗固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爲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本名斛魯補，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原王。鶻懶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豐王。神土門封鄆王。斛孛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鶻沙，封畢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魯帶，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禄大夫，後封徐王。

宗磐既誅，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宗固。既而翼王鶻懶復與行臺左丞相撻懶謀反伏誅。詔曰："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或謂當絶屬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審依舊典。"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爲代王。宗固爲判大宗正，六年，爲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七年，薨。

海陵在熙宗時，見太宗諸子勢强，而宗磐尤跋扈，與鶻懶相繼皆以逆誅，心忌之。熙宗厚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嘗與秉德、唐括辯私議，主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謁奠太廟。韓王亨素號材武，使攝右衛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

行。宗磐、宗雋贊同協助他，終於把河南、陜西交給了宋。其後宗磐、宗雋、撻懶陰謀作亂，宗幹、希尹揭發他們的事，熙宗下詔殺掉他們。參與宴飲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貶官削職處罰。赦免宗磐的弟弟斛魯補等九人，并赦免撻懶，貶他出任行臺左丞相。

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宫祝賀。熙宗命令撤去音樂，説："宗磐等人都是親屬，竟然就陰謀作亂，感情上不能快樂啊。"把黄金盒及兩個銀鼎獻給明德宫太皇太后，并把金盒、銀鼎賜給宗幹、希尹。

宗固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任燕京留守，封爲豳王。宗雅本名斛魯補，封爲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爲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爲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爲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爲原王。鶻懶封爲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爲豐王。神土門封爲鄆王。斛孛束封爲霍王。斡烈封爲蔡王。宗哲本名鶻沙，封爲畢王。都是天眷元年接受的封號。宗順本名阿魯帶，天會二年去世，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禄大夫，後來封爲徐王。

宗磐被殺後，熙宗派宗固之子完顏京去燕京安慰告諭宗固。後來翼王鶻懶又與行臺左丞相撻懶謀反被殺。皇上下詔説："有人認爲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人應當開除出皇族户籍，我不忍心。宗固等人衹是不能稱爲皇叔，他的母親妻子的封號因而降低，要審慎地按舊規定辦。"皇統二年，又封宗雅爲代王。宗固爲判大宗正，六年，爲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七年，宗固去世。

海陵王在熙宗時，見太宗諸子勢力强大，而宗磐尤其專横，與鶻懶相繼都因謀反被殺，心中很懼怕。熙宗對宗室很優待，禮遇不減。海陵王曾與秉德、唐括辯私下議論説，皇上不應當過分寵愛太宗諸子。直到海陵王篡位作皇帝後，到太廟拜祭祖先。韓王完顏亨向來號稱勇武，海陵王讓他攝右衛將軍，暗地裏告訴他説："你不要

此職爲輕，朕疑太宗諸子太强，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秘書監蕭裕謀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焉盡，語在《宗本傳》中。

完顔宗本　蕭玉

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爲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領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

初，宗幹謀誅宗磐，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强，主上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秘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别，因會飲，約内外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舊，必無它意，可布腹心事。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説軍民，無以外患爲慮。若太傅爲内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宗本言：“内侍張彦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爲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祇太傅便合爲北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日近圍場内予決”。宗本因以爲一匹、袍一領與玉，充表識物。玉恐圍場日近，身縻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秘書監蕭裕。裕具以聞。

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構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

認爲這個職位輕，我疑心太宗諸子太强，得到你護衛左右，我可以無憂了。”於是與秘書監蕭裕陰謀除掉宗本兄弟。太宗的子孫於是被殺光，這記載在《宗本傳》中。

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任右丞相兼中書令，晋封太保，領三省事。海陵王篡位後，晋封太傅，領三省事。

當初，宗幹密謀殺掉宗磐，所以海陵王心中忌恨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王私下議論宗本等人勢力强大，皇上不應當優待太過分。到海陵王篡位後，猜忌更深，於是與秘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告説秉德出去擔任行臺尚書，與宗本告别，於是一起飲酒，約定内外相應。指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發宗本親口對他説：“以你與我是老朋友，必定没有别的意思，我可以告訴你心事。領省臨行時，説他在外面向軍民宣傳，不要擔心外患。如果太傅爲内應，什麽事不能成功。”又説：“長子鎖里虎應當大富大貴，因此不讓他見皇上。”宗本又説：“左丞相在我和我的妃子那裏，説皇上近日看見他就不高興，所以心中常恐懼不安，如果太傅哪天作了皇帝，這顆心纔能安定。”唐括辯對宗本説：“内侍張彦善於看相，看出太傅有天子之福。”宗本回答説：“宗本有哥哥東京留守在那裏，宗本哪能這樣做。”當時宗美説“太傅正是太宗的管家子，祇是太傅便應當作北京留守”。完顔卞臨行時對宗本説“事不宜遲”。宗本對蕭玉説“大事祇在接近圍獵的日子内見分曉”。宗本於是把一匹馬、一件袍給蕭玉，作爲標記。蕭玉擔心圍獵的日子臨近，自己在外面，不能親自上奏，於是把它告訴秘書監蕭裕。蕭裕把它上奏。

蕭玉出入宗本家，被親近和信任如同一家人。海陵王既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告天下，擔心天下人認爲宗本、秉德這些人都是近親大臣，本來没有造反的事情，蕭裕牽合成那件事害人，而蕭玉與宗本關係很好，這是人們都知道的，讓蕭玉告發，或許可以表明是真的。於是派

陵先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婿近侍局副使耶律闢离剌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

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弟點檢蕭祚家。逮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爲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即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

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遷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禀、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别所，止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絶。卞本名可喜。禀本名胡离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賚。

蕭玉既如蕭裕教對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玉上變實之。

海陵使太府監完顏馮六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爲人持去，馮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爲監丞時，太府監失火，案牘盡焚毁，數月

人召來宗本等人打球，海陵王先登上樓，命令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的妹婿近侍局副使耶律闢离剌小底暗中等候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到來後立即殺掉他們。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時神色不變。

宗本已死，蕭裕派人召見蕭玉。這一天，蕭玉送客出城，喝醉了酒，露髮披衣，軍士用車把他載到蕭裕弟弟點檢蕭祚家。到天黑時，蕭玉酒醒，見軍士把他圍住，心想可能被人連累獲罪，所以到這裏。他用頭撞屋壁，號哭道："我未曾犯罪，老母七十歲了，希望可憐可憐她。"蕭裕附在他耳邊告訴他説："皇上認爲宗本等人不可留，已殺掉了他們，想加以謀反的罪名，命令你出面告發他們的事。現在已經寫好了你的告發信，皇上就要問你了，你衹管説宗本等人謀反就如告發信説的那樣，不要再有不同的説法，不然的話恐怕禍及你家。"蕭裕於是交給蕭玉頭巾衣服，引他去見海陵王。海陵王問蕭玉。蕭玉説宗本謀反，全按蕭裕所教的回答。

海陵王派使者去殺害了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完顏卞。直到遷徙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完顏禀、左宣徽使完顏京等，家屬分别安置在其他地方，衹允許各帶奴婢五人跟隨。不久又派人在路上攔截，連同他們的兒子一起無論老少都殺掉。而中京留守宗雅喜歡供奉佛，也稱"善大王"，海陵王知道他無能，準備留下他來供奉太宗。後來召他到朝廷，不幾天，竟殺了他。太宗的子孫被殺死七十多人，太宗的後代於是斷絶。完顏卞本名可喜。完顏禀本名胡离改。完顏京，是宗固的兒子，本名胡石賚。

蕭玉按照蕭裕所教的回答海陵王後，海陵王於是以宗本、秉德等人的罪詔告天下，以蕭玉的告發作爲證據。

海陵王派太府監完顏馮六登記宗本各家的財産，告訴他説："珠玉金帛官府没收，器物我將分賜給各位大臣。"馮六因此不再登記没收器物，往往被人拿去，馮六的家童也拿了他家的檀木屏風。少監劉景以前任監丞時，太府監失火，文件全部被焚毁，幾個月後纔取各司的賬簿補上，監

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爲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景有舊，坐逋負，久不得調，景爲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就宫中相忿争，馮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誘馮六家奴發盗屏事。馮六自陳於尚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雜治。資福等奏馮六非自盗，又嘗自首。海陵素惡馮六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馮六嘗用所盗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盗宫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宫中物何異。"謂馮六曰："太府掌宫中財賄，汝當防制奸欺，而自用盗物。"於是，馮六棄市，資福、竑坐鞫獄不盡，决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

吏因此事被延誤，應被治罪。劉景爲吏，倒寫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劉景有交情，由於拖欠官物，長久不得調動，劉景爲他盡力開脱。過了很久，馮六與劉景在宫中互相忿怒地争執，馮六説出劉景倒寫年月以及爲焦子忠開脱的事。御史上奏彈劾劉景，劉景的黨羽誘使馮六的家奴揭發盗竊屏風的事，馮六自己向尚書省説明情况。海陵王派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共同處理。資福等人上奏馮六不是自盗，又曾經自首過。海陵王向來討厭馮六與宗室交往，對宰臣説："馮六曾經使用所盗竊的財物，他自首没有提到這些。法律規定，盗竊宫中物品的處死，那些東西已經登記没收歸官府，與宫中的東西有什麽區别。"對馮六説："太府掌管宫中的財物，你應當防範奸邪欺詐的事，却擅自使用盗竊的物品。"於是，馮六被殺，資福、許竑因審案不盡，被處以不同的杖刑。劉景也招認接受了焦子忠賄賂的錢。海陵王説："接受錢財的事没有憑證，劉景倒寫年月，以免除官吏的罪行，這是不可饒恕的。"於是殺了他。

大定二年，追封宗固魯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王、神土門豳王、斛孛束瀋王、斡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賚、可喜并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魯補、斛沙虎、鶻懶四人不復加封。

大定二年，追封宗固爲魯王、宗雅爲曹王、宗順爲隋王、宗懿爲鄭王、宗美爲衛王、宗哲爲韓王、宗本爲潞王、神土門爲豳王、斛孛束爲瀋王、斡烈爲鄂王，胡里改、胡什賚、可喜都贈金吾衛上將軍，衹有宗磐、阿魯補、斛沙虎、鶻懶四人不再加封。

蕭玉，奚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史爲禮部尚書，加特進，賜錢二千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數月爲參知政事。丁母憂，以參政起復，俄授猛安，子尚公主。海陵謂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强，賴社稷之靈，卿發其奸。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也。"賜第一區，分宗本家貲賜之。頃之，代張浩爲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

蕭玉，奚族人。隨從蕭裕誣陷宗本的罪後，海陵王非常高興，從尚書省令史升爲禮部尚書，加特進，賜錢二千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一千口，幾個月後任參知政事。守母喪，以參知政事起用，不久被授予猛安，兒子娶了公主。海陵王對蕭玉説："我剛得到天下時，常常擔心太宗諸子勢力正强，靠社稷的威靈，你揭發了他們的陰謀。我没有什麽報答你的這件功勞，讓我的女兒作你兒子的妻子，代替我服侍你。"賜給他一處住宅，分宗本的家財賜給他。不久，代替張浩任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爲陳國公。

文思署令閻拱與太子詹事張安妻坐奸事，獄具，不應訊而訊之。海陵怒，玉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决杖有差。玉等入謝罪。海陵曰："爲人臣以己意愛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徵、狄仁傑、姚崇、宋璟，豈肯立威使人畏哉，楊國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顧謂左司郎中吾帶、右司郎中梁銶曰："往者德宗爲相，蕭斛律爲左司郎中，趙德恭爲右司郎中，除吏議法，多用己意。汝等能不以己意愛憎爲予奪輕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過則决責之，亦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來疲於奔走，有死道路者。朕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處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

文思署令閻拱因與太子詹事張安的妻子通奸，案子成立，不應審訊而審訊他們。海陵王發怒，蕭玉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被處以不同的杖刑。蕭玉等進宫謝罪。海陵王説："作爲臣子却以私人的愛憎，隨意作威作福，使人畏懼。如唐魏徵、狄仁傑、姚崇、宋璟，哪肯建立威風使人畏懼呢，楊國忠這些人纔樹立威風使人畏懼。"回頭對左司郎中吾帶、右司郎中梁銶説："從前德宗作丞相時，蕭斛律任左司郎中，趙德恭任右司郎中，委任官吏商議法令，多用自己的意見。你們能够不以自己的意見愛憎來予奪輕重，不是很好嗎。我信任你們，有過錯則予以處罰，也是不得已的事。古時候大臣有罪，貶謫到數千里之外，往來疲於奔走，有死在道路上的。我就不這樣，有過錯就處以杖刑，處杖刑後則任用如初。如果有不可饒恕的罪，或許把他們處死，也不可知。你們要自己努力。"

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參知政事李通諭旨曰："判宗正之職固重，御史大夫尤難其人。朕將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御史大夫與宰執不相遠，朕至南京，徐當思之。"繼以司徒判大興尹，玉固辭司徒。海陵曰："朕將南巡，京師地重，非大臣不能鎮撫，留卿居守，無爲多讓。"海陵至南京，以玉爲尚書左丞相，進封吴國公。

正隆三年，拜爲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蕭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海陵王派參知政事李通向他宣布聖旨説："判宗正的職責固然重大，御史大夫尤其難以得到合適的人選。我將行幸南京，官吏多不守法令，接受賄賂，你要專門檢舉揭發，小事不是你的職責。御史大夫與宰執不相上下，我到南京，要慢慢考慮。"接着以司徒判大興府尹，蕭玉堅持辭去司徒。海陵王説："我將巡行南方，京城地位重要，不是大臣無法鎮撫，留你居守，不必推讓。"海陵王到達南京，以蕭玉爲尚書左丞相，進封爲吴國公。

海陵將伐宋，因賜群臣宴，顧謂玉曰："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内閣，因以《漢書》一册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議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爲如何?"玉對曰："不可。"海陵曰："朕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爲不可?"玉曰："天以

海陵王將進攻宋，於是賜群臣宴會，回頭對蕭玉説："你曾經讀過書嗎?"蕭玉回答説："曾經也看過書。"宴會進行到中間，海陵王起身，就召蕭玉到内閣，於是把一册《漢書》給蕭玉看，接着丢下它説："這不是我想問的，我想與你商量事情。我現在想征伐江南，你認爲如何?"蕭玉回答説："不可。"海陵王説："我看攻下宋國輕而易舉，怎麽不可?"蕭玉説："上天以長江

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苻堅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因周福兒附奏，海陵杖張浩，并杖玉。因謂群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苻堅比朕，朕欲斷其舌，釘而磔之，以玉有功，隱忍至今。大臣决責，痛及爾體，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

劃分南北，使用舟船不是我們的長處。苻堅用百萬兵力進攻晉，一匹馬也不能渡過長江，因此知道它不可。”海陵王發怒，呵叱讓他出去。直到張浩通過周福兒附奏，海陵王杖打張浩，并杖打蕭玉。海陵王於是對群臣說：“張浩是大臣，不當面上奏，靠人傳話，像這樣不負責任。蕭玉用苻堅比我，我想割掉他的舌頭，釘上他處以磔刑，鑒於蕭玉有功，我容忍到現在。大臣被處罰，痛在你們身上，就像在我身上一樣，這是不得已的，你們應當明白。”

及海陵自將發南京，玉與張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奪所賜家產。久之，起爲孟州防禦使。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欲殺太宗子孫，借汝爲證，遂被進用。朕思海陵肆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質成其事，豈得專罪汝等。今復用汝，當思改過。若謂嘗居要地，以今日爲不足，必罰無赦。”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烏古論掃喝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

直到海陵王親自帶兵從南京出發，蕭玉與張浩留下負責處理尚書省的事。世宗即位，蕭玉被降爲奉國上將軍，放回鄉下，剥奪被賜給的家產。過了很久，起用爲孟州防禦使。世宗告誡他說：“過去海陵王想殺太宗子孫，藉你爲證，於是被升官任用。我考慮到海陵王任意施暴，先殺害宗本等人，然後用你對證那些事，怎麼能衹怪罪你們。現在重新用你，你要考慮改正錯誤。如果你認爲曾經身居要職，認爲現在不足，我一定要懲處，不予饒恕。”轉爲定海軍節度使，改任太原尹，與少尹烏古論掃喝互相告發不公平的事，各被削去一官，解除職務，不久去世。

子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玉子德用當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玉以快其毒，玉子豈可升除邪。”

兒子蕭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蕭玉的兒子德用應該升遷，世宗說：“海陵王藉蕭玉的口來快慰他的狠毒，蕭玉的兒子怎麼能升遷呢！”

贊曰：宗磐嘗從斜也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禄鮮禮，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爲保全之道耳。熙宗殺宗磐而存恤其母后，雖云矯情，猶畏物論。海陵造謀，殺宗本兄弟不遺餘力。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再傳而無噍類，於是太祖之美意無復幾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與夷而立其弟，禍延數世，害及五國，誠足爲後世監乎。

贊曰：宗磐曾經跟隨斜也攻取中京，不可説没有功勞，世代有俸禄的人少禮，自古就是這樣，在於國家善於制定保全的辦法。熙宗殺死宗磐而保存撫恤他的母后，雖説是裝模作樣，還是害怕輿論。海陵王製造陰謀，殺害宗本兄弟不遺餘力，太宗滅宋而占有中原，是金百代不遷移的宗廟，兩代之後就没有了活着的後人，在這點上太祖的好意一點也不再存在了。春秋時代，宋公捨棄與夷而立他的弟弟爲王，禍患延續幾代人，損害到五國，實在值得爲後世借鑒啊。

完顔杲

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國元年，太宗爲諳班勃極烈，杲爲國論昊勃極烈。天輔元年，杲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中積粟轉致烏林野，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内地。

天輔五年，爲忽魯勃極烈，都統内外諸軍，取中京實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睹爲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并先次津發赴闕。"

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芻糧，欲徙居民遁去。奚王霞末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則退保山西。杲知遼人無鬥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駝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俟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善撫存降附，宜諭將士，使知朕意。"

完顔歡都游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餘紿曰："乞明旦來降于此。"杲

完顔杲本名斜也，是世祖的第五個兒子，太祖的同母弟。收國元年，太宗任諳班勃極烈，完顔杲任國論昊勃極烈。天輔元年，完顔杲以一萬兵力進攻泰州，攻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都來投降，於是攻克泰州，把城中積蓄的糧食轉運到烏林野，賑濟先投降的各部，於是把他們遷到内地。

天輔五年，任忽魯勃極烈，總領内外各軍，攻下中京，實際上是北京，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爲副都統，宗峻任合扎猛安，都接受金牌，耶律余睹爲嚮導。皇上下詔説："遼國的政治敗壞，人和神都拋棄它。我現在想統一國内外，所以命令你率領大軍，行使討伐。你對軍事要慎重，要選用好的謀略。賞罰一定要執行，糧餉一定要運到。不要騷擾降服的人，不要放縱士兵擄掠。見到可行就進軍，不要耽誤軍期。有些事可以靈活處理，不要麻煩上奏禀報。"又下詔説："如果攻克中京，所獲得的禮樂圖書文籍，都要首先運送到朝廷來。"

在這個時候，守衛中京的遼人，瞭解到出兵的日期，燒掉糧草，想遷移居民逃離。奚王霞末則想看到我方兵力少就迎戰，如果打不贏就退守山西。完顔杲知道遼人没有鬥志，於是丢下軍需物資，用輕兵去襲擊他們。六年正月，攻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軍到中京。遼兵都不戰而潰，於是攻克中京。繳獲馬一千二百匹、牛五百頭、駝一百七十頭、羊四萬七千隻、車三百五十輛。於是分兵駐守在要害地方。駐兵在中京，派使者報捷、獻俘虜。皇上下詔説："你們帶兵在外，能够勝任職務，攻下城邑，安撫人民，我很贊賞。已經分派將士去招降山前各部，估計已經安撫平定。山後如果不能去，就種田放牧，等秋天再大規模出擊，更應當仔細商議，見可以就行動。如果想增兵，申報數目上來。不能憑一次戰鬥的勝利，就自我鬆弛懈怠。要好好安撫降附的人，向將士們傳達，讓他們明白我的心意。"

完顔歡都的游兵從中京南出去，遇到敵人三十多名騎兵騙他們説："我們請求明天早晨在這

信之，使温迪痕阿里出、納合鈍恩、蒲察婆羅偎、諸甲拔剔鄰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圍阿里出等。遂據坂去馬，皆殊死戰，敗霞末兵，追殺至暮而還。是役，納合鈍恩功爲多。

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言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杲，請進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尚未决。宗幹勸杲當從宗翰策，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既會，始定議，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會軍。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哥趨擣里。宗翰遣撻懶以兵一千往擊之。撻懶請益兵于都統杲，而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父子。

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剌逾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趨白水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晋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請上臨軍。耶律坦招西南招討司及所屬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頂亦降于坦。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千叛去，坦與阿沙兀野、撻不野簡料新降丁壯，追夜襲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仗就擒。

耶律捏里移書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禀命上國，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昨即位時，在兩國絶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强大。今忘此施，欲絶我宗祀，

裏投降。"完顏杲相信了他們，派温迪痕阿里出、納合鈍恩、蒲察婆羅偎、諸甲拔剔鄰前去迎接他們。奚王霞末的兵圍困了阿里出等人。阿里出等人占據山坡丢下馬匹，都殊死戰鬥，打敗霞末的兵，追殺到天黑纔回來。這場戰鬥，納合鈍恩的功勞最多。

宗翰收降了北安州，希尹擒獲遼護衛習泥烈，説遼帝在鴛鴦濼打獵，可以攻取他。宗翰寫信給完顏杲，請求進軍。使者第二次去，説："一旦失去機會，事情就難辦了。"完顏杲的主意還没有定。宗幹勸完顏杲應當同意宗翰的計策，完顏杲於是約定宗翰在奚王嶺會面。會面後，纔商定，完顏杲從青嶺出發，宗翰從瓢嶺出發，約定在羊城濼會師。當時遼帝在草濼，完顏杲派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千人去襲擊他。遼帝西逃，他的都統馬哥逃奔擣里。宗翰派撻懶以一千兵力去襲擊他。撻懶向都統完顏杲請求增兵，而抓獲了遼樞密使得里底父子。

西京投降後又反叛，完顏杲派人招降他們，不答應，於是進攻他們。留守蕭察剌爬出城牆投降。四月，再次攻下西京。完顏杲率大軍奔赴白水濼，分派諸將招撫没有投降的州郡及各部族。在這時，遼秦晋國王耶律捏里在燕京自立爲皇帝。山西各城雖然投降，而人心不穩定，完顏杲派宗望奏事，并請求皇上到軍中來。耶律坦招降西南招討司及所屬的各部，西到夏境都投降，耶律佛頂也向坦投降。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千人叛逃，坦與阿沙兀野、撻不野挑選新投降的丁壯，趁黑夜去襲擊他們。到天亮時，在黄河邊交戰，大敗那些人，那些人都放下武器就擒。

耶律捏里寫信給完顏杲求和，完顏杲回信，責備他不先向上國接受任命，就稱皇帝，如果能自己歸降，將任命他爲燕京留守。捏里又寫信來，大概内容説："以前我即位時，是在兩國斷絶往來交戰的時候。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擁戴我，我哪有功夫請求任命。現在各軍已經集結，如果想用兵威脅，我也不能束手待斃。過去我的祖先，未曾殘害過大金的人民，而是用位號榮耀你們，你們日益强大。你們現在忘了這些恩情，

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杲復書曰："閣下向爲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爲閣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疏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捏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捏里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

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杲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魯河。斡魯、婁室敗夏將李良輔，杲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希尹等見上于大濼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鴛鴦濼，杲上謁。上追遼主至回离畛川，南伐燕京，次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杲决遣。若有大疑，即令聞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鴛鴦濼，以宗翰爲都統，杲從上還京師。

太宗即位，杲爲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會三年伐宋，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伐宋，獲宋二主以歸。

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五年，謚曰智烈。子孛吉。

完顏宗義

宗義本名孛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間，爲平章政事。

海陵已殺太宗子孫，尤忌斜也諸

想斷絶我們的宗祀，在道義上説得通嗎。倘若承蒙惠顧，我將感恩戴德，没有窮盡。"完顏杲回信説："閣下曾經爲元帥，總領各軍，責任不是不重大，竟然没有一點功勞。你想占據一城，來對抗我國的軍隊，不是很困難嗎。你所任用的人，以前既然不能爲國而死，現在誰又肯爲閣下效力呢。却説主上受辱臣下要死，想依靠這個來成功，計謀也太不周密了。幕府遵奉皇上的詔令，對歸順的人封官，對反叛的人討伐。你如果堅持錯誤不順從，我一定要消滅你纔罷休。"捏里於是派使者向太祖請求。太祖賜給捏里詔書説："你，是遼的親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家一起存亡，却竊據孤城，越分自稱皇帝，如果不降附，將會有後悔。"

六月，皇上從京城出發，詔令都統説："你們想要我親征，我已在本月初一早晨啓程。遼帝現在到底在哪裏，有什麼辦法可以抓住他，你們詳細報告給我。"完顏杲派馬和尚到撻魯河迎接太祖。斡魯、婁室打敗夏將李良輔，完顏杲派完顏希尹等報捷，并請求遷徙西南招討司各部到內地。希尹等人在大濼西南朝見皇上，皇上嘉獎他們。皇上到達鴛鴦濼，完顏杲前來拜見。皇上追擊遼帝到回离畛川，南攻燕京，駐扎在奉聖州。下詔説："自今以後各種訴訟文書交給都統完顏杲决斷。如果有大的疑問，就上奏給我。"太祖平定燕京，回來駐扎在鴛鴦濼，任命宗翰爲都統，完顏杲跟隨皇上回到京城。

太宗即位，完顏杲任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一起處理國政。天會三年進攻宋，完顏杲領都元帥，住在京城。宗翰、宗望分路進兵。四年，再次進攻宋，俘獲了宋的兩個皇帝回來。

天會八年，去世。皇統三年，追封爲遼越國王。天德二年，配祭太祖廟庭。按正隆時的規定封爲遼王。大定十五年，加謚號爲智烈。兒子孛吉。

宗義本名孛吉，是斜也的第九個兒子。天德年間，任平章政事。

海陵王已經殺害了太宗的子孫，尤其忌恨斜

子盛强，欲盡除宗室勛舊大臣。是時，左副元帥撒离喝在汴京與撻不野有隙，撻不野女爲海陵妃，海陵陰使撻不野圖撒离喝。於是都元帥府令史遥設迎合風指，詐爲撒离喝與其子宗安家書，宗安誤遺宫外，遥設因拾得之，以上變。其書契丹小字，其封題已開。其中白紙一幅，有白字隱約，狀若經水浸，致字畫可讀者，上有撒离喝手署及某王印。書辭云："阿渾，汝安樂否。早晚到闕下。前者走馬來時，曾議論我教汝阿渾平章、謀里野阿渾等處覰事勢再通往來，緩急圖謀，知汝已嘗備細言之。謀里野阿渾所言瞭是，只殺撻不野則南路無憂慮矣。"詳略互見《撒离喝傳》中。女直謂子"阿渾"。前"阿渾"謂撒离喝子，其子宗安。後"阿渾平章"指宗義，宗義本宗室子，猶有舊稱。以是殺宗義、謀里野，并殺宗安及太祖妃蕭氏、任王隈喝及魏王斡帶孫活里甲。遥設詐書無活里甲，海陵見其坦率善修飾，惡之。大臣以無罪爲請，海陵曰："第殺之，無復言也。"殺斜也子孫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謀里野，景祖孫，謾都訶次子。

也的兒子們强盛，想把宗室勛舊大臣全部除掉。當時，左副元帥撒离喝在汴京與撻不野不和，撻不野的女兒爲海陵王的妃子，海陵王暗中指使撻不野陷害撒离喝。於是都元帥府令史遥設迎合暗示的意圖，僞造撒离喝給他的兒子宗安的家信，宗安假裝誤把它丢失在宫外，遥設於是拾到它，將信交上去告發。封書是用契丹小字寫的，它的封口已開。其中有白紙一幅，有白字隱約可見，好像經水浸過，以使字畫可讀，上面有撒离喝親筆簽名及某王印。信中寫道："阿渾，你安康快樂嗎。早晚我會到京城。前次騎馬來時，曾經商議我教你在阿渾平章、謀里野阿渾等處觀察形勢再通往來，慢慢圖謀，知道你已曾詳細說過了。謀里野阿渾所説的很對，衹要殺掉撻不野，南路就没有憂慮了。"詳略情况互見於《撒离喝傳》中。女真人稱兒子爲"阿渾"。前一個"阿渾"指撒离喝的兒子，他的兒子宗安。後一個"阿渾平章"指宗義，宗義本來是宗室子弟，還有舊稱呼。海陵王因此殺害宗義、謀里野，并殺害宗安及太祖妃蕭氏、任王隈喝及魏王斡帶的孫子活里甲。遥設僞造的書信中無活里甲，海陵王見他坦率善於修飾，厭惡他。大臣請示説他無罪，海陵王説："衹管殺掉他們，不要再説了。"殺害斜也的子孫一百多人，謀里野的子孫二十多人。謀里野，是景祖的孫子，謾都訶的次子。

斜也有幼子阿虎里，其妻撻不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將殺阿虎里，使者不忍見其面，以衾覆而縊之，當其頤，久不死，及去被再縊之，海陵遣使赦其死，遂得免。後封爲王，授世襲千户。

斜也有一個小兒子叫阿虎里，他的妻子是撻不野的女兒，海陵王妃大氏的姐姐。將殺阿虎里，使者不忍心看到他的臉，用被子蓋上用繩索勒死他，正勒在下巴上，長時間不死，到拿開被子再次勒他時，海陵王派使者赦免他的死罪，於是得以幸免。後來被封爲王，授予世襲千户。

大定初，追復宗義官爵，贈特進。弟蒲馬、孛論出、阿魯、隈喝并贈龍虎衛上將軍。

大定初年，恢復宗義的官爵，贈特進。弟弟蒲馬、孛論出、阿魯、隈喝都贈龍虎衛上將軍。

完顔宗幹

宗幹本名斡本，太祖庶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禦，遇于境上。使宗

宗幹本名斡本，是太祖的庶長子。太祖進攻遼，遼人來抵禦，在邊境上相遇。太祖派宗幹率

幹率衆先往填塹，士卒畢渡。渤海軍馳突而前，左翼七謀克少却，遂犯中軍。杲輒出戰，太祖曰："遇大敵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哲垤之馬，杲乃還。達魯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爲疑兵。太祖既攻下黄龍府，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黄龍不守，大懼，即自將，籍宗戚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爲然，遂班師。

兵先去填塞溝濠，使士兵全部渡了過去。渤海軍騎馬衝上前來，左翼七謀克稍稍退却，敵人於是進犯中軍。完顏杲輕易出戰，太祖說："遇上大敵不可輕視啊。"派宗幹去阻止完顏杲。宗幹騎馬奔到完顏杲面前，拉住領頭兵哲垤的馬，完顏杲纔回來。達魯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爲疑兵。太祖攻下黄龍府後，就想攻取春州。遼帝聽說黄龍失守，很恐懼，就親自帶兵，登記宗室親屬、有勢力人家的少年與四方勇士及懂軍事的人，都隸屬於軍中。宗幹勸太祖不要進攻春州，讓士兵休息。太祖認爲正確，於是回師。

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縣。宗雄即以兵三千屬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擇土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

宗幹獲得投降的人，說春州、泰州沒有守備，可以攻取。於是斜也攻取春州、泰州，宗雄、宗幹等攻下金山縣。宗雄就把三千兵給宗幹，用來招集沒有降附的各部。宗幹挑選當地有才幹的人，用詔書告諭他們。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都投降。

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罷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餉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從都統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杲不能决。宗翰使再至。宗幹謂杲曰："移賚勃極烈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宗翰會奚王嶺。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城濼，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院司。遼主已遁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

太祖攻克臨潢府，到達沃黑河。宗幹進諫說："地方遠天又熱，人馬疲乏，如果深入敵境，糧餉跟不上，恐怕以後艱難。"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回師。宗幹跟隨都統完顏杲攻取中京。宗翰從北安州寫信給完顏杲。當時，希尹抓獲遼人，知道遼帝在鴛鴦濼，可以襲擊攻取他。完顏杲不能决斷。宗翰的使者第二次到來。宗幹對完顏杲說："移賚勃極烈明瞭事情的關鍵，他一定不會輕易地再次派使者來請求。而且他已經出兵，不能中止，請你同意他的計策。"宗幹再三說，完顏杲纔回信請宗翰在奚王嶺會面。如果當時沒有宗幹，完顏杲最終也不會有進軍的意圖。在羊城濼會師後，完顏杲派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到五院司襲擊遼人。遼帝已經逃走，宗幹等與遼將耿守忠在西京城東四十里交戰。守忠敗逃。

太宗即位，宗幹爲國論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三年，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詔中外。

太宗即位，宗幹任國論勃極烈，與斜也一起輔助政事。天會三年，在應州西余睹谷抓獲了遼帝。纔開始討論禮儀制定法規，訂正官名，制定服飾顏色，興建學校，設立選舉人才的辦法，修訂曆法闡明天時變化，都由宗幹開創。四年，頒行官制，詔令中外。

十年，熙宗爲諳班勃極烈，宗幹爲國論左勃極烈。熙宗即位，拜太傅，與宗翰等并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

十年，熙宗任諳班勃極烈，宗幹任國論左勃極烈。熙宗即位，拜爲太傅，與宗翰等一起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封太師，封爲梁宋國王，規定入朝不拜，可以拄杖上殿，并賜給他拐杖。宗幹脚上有病，詔令爲他設立座位奏事。不久，監督編纂國史。皇統元年，賜准宗幹坐小車上殿，制書詔書不稱他的名字。

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

皇上巡視燕京，宗幹跟隨。宗幹生病，皇上親自去詢問。從燕京回來，到達野狐嶺，宗幹病重不能行動，皇上親自去詢問病情，談到軍國大事，皇帝悲痛哭泣不已。第二天，皇上和皇后一起去看望他，皇后親自給宗幹喂吃的，到天黑纔回去。皇上於是赦免獄中的罪人，來給宗幹消災。過了幾天，宗幹去世。皇上哭得很悲痛，停朝七天。大臣死後停朝，是從宗幹開始的。皇上去祭奠他，這天是庚戌，太史上奏説戌亥日不宜哭，皇上不聽，説："我年幼時，太師有保傅我的功勞，我怎能不哭。"哭得很悲痛。皇上生日不奏樂。皇上回上京，到他的家中視察停放靈柩的情況。遺體運到上京，皇上親自去祭奠。到安葬時，皇上又親自去送葬。

海陵篡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爲興聖宫。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謚明肅皇帝。及海陵廢爲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瘞之閑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爲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詔内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爲皇伯、

海陵王篡奪皇位後，追謚爲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以舊居爲興聖宫。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謚爲明肅皇帝。直到海陵王被廢爲庶人，大定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上奏，大概説："追想熙宗是繼承正脉的統緒，海陵王無道，殺害皇帝自立，現在要端正昭穆，削掉他煬王的謚號，讓他排在平民百姓的行列。把他埋在荒野之中，不封土，不栽樹，已經伸張大義，表明公道了。海陵王追尊他的親屬，不正當地供在祖廟中。現在海陵王既然被廢爲庶人，而明肅却還盗用皇帝的尊號，列在祖廟之中。海陵王大逆不道，端正名分確定罪行，明肅也應當株連治罪。當時明肅已死，没有參加作亂，我認爲應當削掉明肅的帝號，衹恢復以前的爵位。或者按照太祖對待有功的諸王的辦法，封給官爵，明白詔告朝廷中外，讓他們知道大義。"上奏後，世宗贊賞并采納，下達給尚書省討論。於是剥奪

太師、遼王，謚忠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廟廷。

了明肅的帝號，封爲皇伯、太師、遼王，謚號忠烈，妻子和子孫後代都隨之降封。明昌四年，配祭太祖廟庭。

子充、亮、充、襄、衮。亮，是爲海陵庶人。

兒子完顏充、完顏亮、完顏兖、完顏襄、完顏衮。完顏亮，就是海陵庶人。

完顏充

充本名神土懣。母李氏，徒單氏以爲己子。熙宗初，加光禄大夫。天眷間，爲汴京留守。皇統間，封淄國公，爲吏部尚書，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左丞相。是歲，薨。追封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儀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耶補兒、阿里白。

完顏充本名神土懣。母親李氏，徒單氏把他作爲自己的兒子。熙宗初，加封爲光禄大夫。天眷年間，任汴京留守。皇統年間，封爲淄國公，任吏部尚書，進封爲代王，升遷爲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爲左丞相。這一年，去世。追封爲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爲儀同三司、左丞相。兒子檀奴、元奴、耶補兒、阿里白。

完顏檀奴(等)

檀奴，爲歸德軍節度使。阿里白，定遠大將軍、和魯忽土猛安忽鄰河謀克。海陵弒徒單氏，以充嘗爲徒單養子，因并殺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歸于世宗。檀奴贈榮禄大夫，阿里白輔國上將軍。詔有司改葬。世宗時，元奴爲宗正丞；耶補兒爲鎮國上將軍，後爲同知濟南尹事。

完顏檀奴，任歸德軍節度使。阿里白，任定遠大將軍、和魯忽土猛安忽鄰河謀克。海陵王殺害了徒單氏，由於完顏充曾爲徒單氏的養子，於是一同殺掉了檀奴和阿里白二人。元奴、耶補兒逃去歸附世宗。檀奴被贈予榮禄大夫，阿里白爲輔國上將軍。詔令有關部門改葬。世宗時，元奴任宗正丞；耶補兒任鎮國上將軍，後來任同知濟南尹事。

完顏永元

永元字惇禮，本名元奴。幼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元年，試宗室子作詩，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襲謀克。

完顏永元字惇禮，本名元奴。小時候很聰明，每天記誦一千字。皇統元年，考宗室子弟作詩，永元合格。會讀《左氏春秋》，懂得它的大義。天德初，被授予百女山世襲謀克。

海陵伐宋，已渡淮，軍士多亡歸，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殺永元兄弟檀奴、阿里白，永元與弟耶補兒逃匿得免。

海陵王進攻宋，已渡過淮河，軍士多逃回，契丹人又叛亂，因此海陵王更加疑忌宗室。已經殺害了永元的兄弟檀奴、阿里白，永元與弟弟耶補兒逃跑躲藏得以幸免。

世宗即位于遼陽，與耶補兒俱來歸，上慰勞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寶郎，爲灤州刺史。授世襲猛安，乞以謀克與耶補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

世宗在遼陽即位，永元與耶補兒一起來投奔，皇上慰勞很優厚。授予宗正丞，改任符寶郎，任灤州刺史。被授予世襲猛安，他請求把謀克的職位給耶補兒，皇上下詔同意。轉任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

張弘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民間

張弘信普查山東物力，專門以多得民間物力

物力爲功，督責苛急。永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今使者所至，以殘酷妄加農民田產，棰擊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貿販貿易有贏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稅得以實自占。遷震武軍節度使。

大定六年，丁母憂，起復崇義軍節度使，徙順義軍。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蠹獄訟，瞀亂賦役，永元剔其宿奸，百姓安之。坐賣馬與驛人取贏利，及濬州防禦使斡論坐縱孳畜踐民田，俱解職。頃之，永元起爲保大軍節度使，歷昭義、絳陽、震武軍，遷濟南尹、北京副留守。

寧國家婢醜底與咸平人化胡有奸，醜底於主印處紿取印署空紙與化胡，遂寫作永元、寧國生日時辰，誣告永元、寧國謀逆。詔有司鞫問，乃醜底意望爲良，使化胡爲之。上曰："化胡與醜底有奸，造作惡言，誣害宗室，化胡斬，醜底處死。"改興中尹，爲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五十一。喪過中都，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綵十端、絹百匹。

永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棣、順義政迹尤著，其民并爲立祠。

完顏兗

兗本名梧桐。皇統七年，爲左副點檢，轉都點檢。九年，爲會寧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兗使宋還，拜司徒兼都元帥，領三省事，進拜太尉。及殺太祖妃蕭氏，盡以其財產賜兗。罷都元帥府，立樞密院，兗爲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天德四

爲功勞，催促很苛刻急迫。永元當面責備弘信說："朝廷鑒於差役徵調不均，設立普查的辦法。現在使者所到的地方，以殘酷的手段胡亂增加農民的田產，鞭打百姓有致死的。市場上的商販做生意有贏虧，田園房屋的收入有多寡，舊官子孫閉門自守，讓他們與商人同樣負擔上等差役，難道是立法的本意嗎！"弘信無話回答。於是棣州的賦稅能够按實際情況自己申報。永元升任震武軍節度使。

大定六年，守母喪，喪期未滿起用爲崇義軍節度使，轉爲順義軍節度使。朔州西境多强盜，而奸猾的官吏和大姓破壞打官司，擾亂賦税徭役，永元鏟除掉他們中老奸巨滑的人，百姓安寧。由於賣馬給驛人牟利，以及濬州防禦使斡論因放縱牲畜踐踏民田，兩人都被解除職務。不久，永元被起用爲保大軍節度使，歷任昭義、絳陽、震武軍節度使，升遷爲濟南尹、北京副留守。

寧國家的奴婢醜底與咸平人化胡有奸情，醜底在管印處騙取蓋有印的空白紙給化胡，於是寫上永元、寧國的生日時辰，誣告永元、寧國謀反。皇上下詔有關部門審問，原來是醜底想作良民，讓化胡編造的。皇上說："化胡與醜底有奸情，製造流言，誣陷宗室，命令把化胡斬首，醜底處死。"永元改任興中尹，爲彰德軍節度使。死在任上，終年五十一歲。靈柩經過中都，皇上派使者去祭奠，贈給喪葬銀三百兩、彩色絲織品十段、絹一百匹。

永元歷任大州郡的長官，熟悉民間的利害，所到的地方都號稱治理得好，相、棣、順義的政績尤其顯著，那些地方的百姓都爲他建立生祠。

完顏兗本名梧桐。皇統七年，任左副點檢，轉爲都點檢。九年，任會寧牧，改任左宣徽使。海陵王篡位，完顏兗出使宋回來，拜爲司徒兼都元帥，領三省事，進拜爲太尉。直到殺害太祖妃蕭氏，海陵王把她的財產全部賜給完顏兗。撤銷都元帥府，設立樞密院，完顏兗任樞密使，依舊任太尉、領三省事。天德四年十二月最後一天，

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貞元元年元旦，海陵爲充輟朝，不受賀。宋、夏、高麗、回鶻賀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貢獻。追進充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進。

充妻烏延氏，正隆六年坐與奴有奸，海陵殺之。其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泥烈私于族弟屋謀魯之妻，屋謀魯之奴謀欲執習泥烈，習泥烈乃殺其奴。海陵聞之，遂殺習泥烈。

充子阿合，大定中爲符寶祇候，俄遷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上曰："汝歲秩未滿，朕念乃祖乃父爲汝遷官，勿爲不善，當盡心學之。"

完顏襄

襄本名永慶，海陵母弟。爲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禄大夫。

子和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與和尚鬥爭，其母妃命家奴捽入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毆詈之。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玉、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爲首者，餘决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失大臣禮，及所訴有妄，笞二十。

大定間，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寢之次有異徵，襄妃僧酷以爲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雲當爲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僧酷、和尚下吏驗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翦滅宗族。今和尚所爲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便以爲真，不可不滅。朕於此子，蓋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去世。第二天，即貞元元年元旦，海陵王爲完顏充停朝，不接受朝賀。宋、夏、高麗、回鶻祝賀元旦的使節，命令由有關部門接受他們進獻的物品。追加完顏充的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爲特進。

完顏充的妻子烏延氏，正隆六年由於與奴僕有奸情，海陵王殺掉了她。他的弟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泥烈與族弟屋謀魯的妻子私通，屋謀魯的奴隸設法想捉住習泥烈，習泥烈就殺了他的奴隸。海陵王聽説後，就殺掉了習泥烈。

完顏充的兒子阿合，大定時任符寶祇候，不久升爲同知定武軍節度使。皇上説："你任期没有滿，我考慮到你的祖父和你的父親纔爲你升官，你不要做壞事，應當盡心向他們學習。"

完顏襄本名永慶，是海陵王的同母弟。任輔國上將軍。去世後，天德二年，被追封爲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爲銀青光禄大夫。

兒子和尚被封爲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的兒子知彰與和尚爭鬥，他的母妃指使家奴把知彰揪進來凌辱，并派人把許霖拉到家中毆打謾駡。第二天，許霖上告到朝廷。海陵王詔令大興尹蕭玉、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共同處理，妃被處杖刑一百，殺掉爲首的家奴，其他人都處以不同程度的杖刑。許霖曾經跪在妃前，失去大臣的體統，而且他所控訴的有假，被打二十鞭。

大定年間，家奴小僧月一胡説和尚熟睡的地方有奇異的特徵，完顏襄的妃子僧酷認爲確實是這樣。召來占卜人李端卜問。李端説完顏襄應當作天子，司天張友直也説應當大貴。家奴李添壽告發。僧酷、和尚被交給官吏審問有這麽回事，都被殺。世宗説："我曾經痛心海陵王消滅宗族。現在和尚所做的就像這樣，我想饒恕他的罪行，人們就會認爲迷惑愚民的怪妄事情是真的，不可不消滅。我對於這個人，是不得已啊！"悲傷了很久。

完顔衮

衮本名蒲甲，亦作蒲家，桀驁强悍。海陵不喜其爲人。初爲輔國上將軍。天德初，加特進，封王，爲吏部尚書，判大宗正事。坐語禁中起居狀，兵部侍郎蕭恭首問，護衛張九具言之。海陵親問。恭奪官解職，張九對不以實，特處死，衮與翰林學士承旨宗秀、護衛麻吉、小底王之章皆決杖有差。海陵自是愈忌之。未幾，授猛安。

完顔衮本名蒲甲，也作蒲家，桀驁不馴，凶暴强悍。海陵王不喜歡他的爲人。開始時任輔國上將軍。天德初，加特進，封王，任吏部尚書，判大宗正事。由於談論宮中的起居情況，兵部侍郎蕭恭首先詢問，護衛張九詳細給他們説。海陵王親自審問。蕭恭被剥奪官位解除職務，張九不如實回答，特此處死，完顔衮與翰林學士承旨宗秀、護衛麻吉、小底王之章都不同程度地處以杖刑。海陵王從此更是恨他。不久，被授予猛安的職位。

及還中都，道中以蒲家爲西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顔謨盧瓦與蒲家有舊，同在西京，遂相往來。蒲家嘗以玉帶遺之。蒲家稱謨盧瓦驍勇不減尉遲敬德。編修官圓福奴之妻與蒲家姻戚，圓福奴嘗戒蒲家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謙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變告之，言與謨盧瓦等謀反，嘗召日者問天命。御史大夫高楨、刑部侍郎耶律慎須吕就西京鞫之，無狀。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家等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之于市。謨盧瓦、圓福奴并日者皆凌遲處死。

到遷都中都時，海陵王在途中任命蒲家爲西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顔謨盧瓦與蒲家有舊交，同在西京，於是互相往來。蒲家曾經送玉帶給他。蒲家稱贊謨盧瓦勇猛不比尉遲敬德差。編修官圓福奴的妻子與蒲家是親戚，圓福奴曾告誡蒲家説："大王的名聲太顯著，應該稍微謙虚一點。"蒲家心中明白海陵王恨他，曾經召來算命先生卜問吉凶。家奴喝里知道海陵王懷疑蒲家，於是告發他，説他與謨盧瓦等人謀反，曾經召來算命先生問天命。御史大夫高楨、刑部侍郎耶律慎須吕到西京審訊他們，没有證據。海陵王發怒，派使者去把蒲家等人用鐐銬押送到中都，不再審問，在街市上把他們斬了。謨盧瓦、圓福奴和算命先生都被分割肢體處死。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禄，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杲子宗義爲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僇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贊曰：金代討論禮儀制定法規，排列爵位俸禄，訂正刑法，修訂曆法明確時令，施行天子的事業，完成一代的典章，完顔杲、宗幹開創的功績很多。完顔杲的兒子宗義被海陵王殺掉，宗幹的後人又不幸出了個海陵王，所以他們的子孫昌盛的又少，而也不免於殺戮的耻辱。秦、漢以來，宗臣世家與國家同命運的，多麼少啊。君子從這裏，可以看出世事的變化。

金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十五

宗弼(本名兀术)　亨(本名孛迭)　張邦昌　劉豫　撻懶

完顏宗弼

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

宗弼，本名叫斡啜，又作兀术，也作斡出，或作晃斡出，是太祖的第四個兒子。

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問知遼帝獵鴛鴦濼。都統杲出青嶺，宗望、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遂審得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尚未去，可襲取者。

希尹俘獲了遼國的護衛習泥烈，審問得知遼帝在鴛鴦濼狩獵。都統杲從青嶺出兵，宗望、宗弼率領一百名騎兵與馬和尚追擊遼國的越盧、孛古、野里斯等人，驅馬打敗他們。宗弼的箭射完了，便奪過遼國兵士的槍，獨自殺死八個人，活捉五個人，於是確知遼帝在鴛鴦濼打獵，還沒有離去，可以襲擊抓住他。

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吴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

到宗望討伐宋的時候，宗弼跟隨軍隊，奪取湯陰縣，迫使宋兵三千人投降。到達御河時，宋人已經焚燒橋梁，不能從橋上過河，合魯索帶領七十名騎兵涉水過河，殺死燒橋的宋兵五百人。宗望派遣吴孝民先行進入汴京宣諭宋人，宗弼率三千名騎兵逼近汴京城，宋徽宗出城逃走，宗弼挑選一百名騎兵追他，没有追上，繳獲三千匹馬回來。

宗望薨，宗輔爲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黄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

宗望去世，宗輔任右副元帥，在淄、青二州攻占土地。宗弼打敗宋鄭宗孟數萬人馬，於是攻克青州。又在臨朐擊潰賊將趙成，大敗黄瓊的軍隊，於是奪取臨朐。宗輔的軍隊撤回，在黄河邊遇上敵軍三萬人，宗弼擊敗他們，殺一萬多人。

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

太祖下詔討伐宋康王，宗輔從河北出發，宗弼攻打開德府，由於糧食缺乏，轉而攻打濮州。前鋒烏林荅泰欲打敗王善的二十萬軍隊，於

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

是攻克濮州，降服附近五個縣。攻打開德府，宗弼率領他的軍隊首先登上城墻，奮力擊潰守軍。攻打大名府，宗弼的軍隊又搶先登上城墻，攻克這座城池。河北平定。

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進兵歸德，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者，當海復敗之。乃絶隍築道，列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酈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鶻盧補、當海、迪虎、大臭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斡里也守江寧。使阿魯補、斡里也别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溯江而西，屢敗張永等兵，杜充遂降。

宋帝從揚州逃奔到江南，宗弼等分路討伐他。進軍歸德，城中有從西門和北門出來的軍隊，當海又打敗他們。於是絶斷城壕修築道路，把炮架在城壕上，準備發動進攻，城内的人懼怕，就投降了。宗弼先派遣阿里、蒲盧渾到達壽春，他的軍隊隨後趕到。宋安撫使馬世元率領官屬出城投降。接着降服廬州，又降服巢縣王善的軍隊。當海等人在和州擊潰酈瓊的一萬多軍隊，於是從和州渡過長江。將要到江寧以西二十里時，宋杜充率領步兵和騎兵共六萬人來抵禦，鶻盧補、當海、迪虎、大臭聯合擊潰杜充。宋陳邦光以江寧府投降。宗弼留下長安奴、斡里也守衛江寧府。派遣阿魯補、斡里也另外帶兵攻占土地，攻下太平州、濠州以及句容、溧陽等縣，逆長江西上，屢次打敗張永等人的軍隊，杜充於是投降。

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訛魯補、术列速降越州。大臭破宋周汪軍，阿里、蒲魯渾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阿里、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蒲盧渾乃還。

宗弼從江寧取道廣德軍，在越州追襲宋帝。到達湖州，奪取了這個地方。他先派阿里、蒲盧渾奔赴杭州，在錢塘江上備辦船隻。宗弼到杭州，官吏守將和富家大族全都逃跑了，於是攻打杭州，奪取了這個地方。宋帝聽説杭州失守，便從越州逃奔明州。宗弼留在杭州，命阿里、蒲盧渾率四千精鋭部隊襲擊明州。訛魯補、术列速降服越州。大臭擊潰宋周汪的軍隊，阿里、蒲魯渾擊敗宋軍三千人，便渡過曹娥江，在離明州二十五里的地方，大敗宋軍，追擊到明州城下。城中出兵迎戰，戰鬥失利，宋帝逃跑到海上。宗弼分出所屬軍隊的一半，協同攻打明州，攻克了此城。阿里、蒲盧渾航海到達昌國縣，抓獲宋明州守官趙伯諤，伯諤説“宋帝逃奔到温州，將要從温州奔赴福州”。他們於是在海上追趕了三百多里，没有追上，阿里、蒲盧渾纔返回。

宗弼還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

宗弼從杭州撤回，就奪取了秀州。赤盞暉在平江打敗宋軍，於是奪取了平江。阿里帶兵先行

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没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溯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黄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撻懶使移剌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荅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

奔赴鎮江。宋韓世忠派遣水軍扼守住長江口，宗弼的船小，他統領的契丹、漢軍被淹死了二百多人，於是從鎮江逆流向西行。世忠攻擊他們，被宗弼奪取了十艘大船，於是宗弼沿着南岸，世忠沿着北岸，兩軍邊戰邊行。世忠的戰船中大艦比宗弼的多幾倍，出現在宗弼軍隊的前後數里，報更敲打木柝的聲音，從入夜一直響到早晨。世忠用輕便的戰船來挑戰，一天交戰好幾次。將要到黄天蕩時，宗弼就順着老鸛河的舊道挖掘了三十里通到秦淮河，一天一夜就完成了，宗弼纔得以到達江寧。撻懶派移剌古從天長縣奔赴江寧府援救宗弼，烏林荅泰欲也帶兵來會合，接連打敗宋軍。

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絶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緉，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緉，五緉著火箭，皆自焚，烟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

宗弼從江寧府出發，將要渡過長江撤回北方。宗弼的軍隊從下流渡江，移剌古從上流渡江，與世忠在江邊的渡口交戰。世忠分派船隊斷絶了上下流，打算從左右發動全面進攻。世忠的戰船上都張挂着用鷄毛結成的測風器，宗弼挑選善於射箭的人，駕着輕便的小船，用火箭射世忠船上的測風器，測風器被火箭射中，都自己燃燒起來，濃烟火焰籠罩水面，世忠的部隊潰不成軍，敗退了七十里，水軍船隊被殲滅，祇有世忠幸免於難。

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灕，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吴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没。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瀋王。

宗弼渡過長江北歸，就跟從宗輔平定陝西。與張浚在富平交戰，宗弼陷於重重包圍之中，韓常被飛箭射中眼睛，他憤怒地拔掉箭，鮮血淋灕，他用泥土塞住傷口，躍馬大叫着搏殺格鬥，於是解除了圍困，與宗弼一起衝出來。宗弼在富平打敗張浚的軍隊後，便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到了在和尚原攻打吴玠的時候，遇到險隘不能前進，於是退軍，宋朝的伏兵出擊，宗弼邊戰邊跑，走了三十里，快要到平地時，宋軍在山口排列好陣勢，宗弼大敗，許多將官和兵士戰死。第二年，又攻打和尚原，攻克了這個地方。天會十五年，宗弼任右副元帥，封爲瀋王。

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

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堅持主張把河南的土地割賜給宋，熙宗下詔派遣張通古等人出使江南。明年，宋帝派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獻表致謝，派遣王倫等人請求歸還父親的遺體和母親韋

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撻懶在行臺，復與鶻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保，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入于宋，追至祁州，殺之。

氏及自己的兄弟。宗弼從軍隊中入朝，晋升都元帥。宗弼覺察到撻懶與宋人交往，接受賄賂饋贈，於是把河南、陝西還給宋，上奏請求處死撻懶，恢復原來的疆土。當時，宗磐已被處死，撻懶在行臺任職，又與鶻懶謀劃反叛。恰逢在燕京設置行臺，熙宗詔命宗弼任太保，兼領行臺尚書省，任都元帥仍舊，前往燕京誅殺撻懶。撻懶從燕京往南方逃走。將要逃入宋境的時候，宗弼追趕到祁州，把他殺了。

詔"諸州郡軍旅之事，决于帥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討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

熙宗詔令"各州郡軍隊的事情，決定於元帥府；民間的訴訟及錢糧事，由行臺尚書省治理"。宗弼同時總管這些事，於是商議向南進伐。太師宗幹以下的官員都説："趙構蒙受再生的恩德，不想報德，狂妄自大而囂張，祈求没有滿足，現在如果不攻取，今後恐怕難以對付。"熙宗説："趙構可能説我不能占有河南這塊地方。况且都元帥長久獨擋一面，深知利弊，應該立即發兵討伐他們。"於是命令元帥府收復河南的疆土，下詔書通告朝廷内外。

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离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并加忠勇校尉。攻嵐、石、保德，皆克之。

宗弼從黎陽奔赴汴京，右監軍撒离喝從河中出兵奔赴陝西。宋將岳飛、韓世忠分别據守河南州郡的要衝險隘，又出動軍隊經過河東，駐扎在嵐州、石州、保德境内，以此互相牽制。宗弼派孔彦舟攻下汴、鄭兩州，派王伯龍攻取陳州，李成攻取洛陽，自己率領軍隊攻取亳州和順昌府，嵩、汝等州相繼都被攻下。時值酷暑，宗弼撤軍到汴京，岳飛等人的軍隊都退去，河南被平定，當時是天眷三年。熙宗派使者犒勞慰問宗弼以下將士，有功的軍士總計三千人，全都加官爲忠勇校尉。攻打嵐州、石州、保德，全都攻克了。

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居再旬，宗弼還軍，上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胄弓矢及馬二匹。宗弼已啓行四日，召還。至日，希尹誅。越五日，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

宗弼入朝，這時，熙宗巡幸燕京，宗弼在巡行地拜見皇上。住了二十天，宗弼要回軍隊，熙宗起身斟酒賜與他飲，賜給他甲胄、弓箭和兩匹馬。宗弼已經啓行四天，熙宗又召他回來。宗弼到的那天，希尹被誅殺。過了五天，宗弼回軍隊，進軍討伐淮南，攻克廬州。

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從之。制詔都元帥宗弼，比還

熙宗巡幸燕京。宗弼到燕京朝見，請求攻取江南，熙宗聽從了。下制書詔令都元帥宗弼，等

軍與宰臣同入奏事。俄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斂兵，許弊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中勞之。

到軍隊返回後與宰輔大臣一同入朝奏事。不久宗弼任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帥、領行臺的職務仍舊。詔令把燕京路隸屬尚書省，西京和山後各部族隸屬元帥府。宗弼於是回到軍隊，隨即討伐江南。已渡過淮水，發文書責難宋人，宋人覆信請求寬恕。宗弼要宋帝派遣親信的大臣來稟告商議，宋帝請求"先撤回軍隊，允許本國上奏金帝"，宗弼以隨機定奪事務的權力，與宋人約定以淮水劃界。熙宗派遣護衛將軍撒改前往宗弼軍中犒勞。

皇統二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爲弊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絶。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

皇統二年二月，宗弼赴京城朝見，兼任監修國史。宋帝派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人進奏誓表，表文説："臣趙構上言，現今劃分疆界，應以淮水中流爲界，西面的唐州、鄧州割讓給貴國。從鄧州向西四十里與向南四十里爲國界綫，屬於鄧州管轄。在四十里以外和西南全部屬光化軍管轄，作爲下國沿邊境的州城。既然蒙受恩惠得以生存，允許作爲一方屬國，宋室世世子孫，謹慎保持臣子的操守。每年皇帝的生日和正月初一，派遣使臣前來祝賀不斷。每年貢獻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從壬戌年開始，每年春末派人搬送到泗州交納。如有違背這一盟約的地方，明神誅殺，喪命亡族，顛覆國家。臣現在已進奏誓表，敬望貴國早日降下誓詔，希望使下國永遠有憑據。"

宗弼進拜太傅。乃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衮冕圭寶珮璲玉册册康王爲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册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内給銀、絹二千兩、匹。

宗弼進升爲太傅。於是派遣左宣徽使劉筈出使宋，用衮衣冠冕、圭玉寶物、佩帶的瑞玉、玉製册書封康王爲宋的皇帝。册文説："皇帝説：唉，宋康王趙構你不仁，上天纔使你的國家喪亡。你很快背棄兩國的盟約，給自己帶來覆滅，使你流落在長江以南。因此辛勞我的軍隊，到現在大約有十八年了。我爲此驚悸悲痛，那些老百姓有什麽罪過？現今上天大概不願再有禍亂，引導了你的誠心，不斷呈送奏章，願意列身爲藩輔屬國。現在派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人拿着符節册封你爲皇帝，國號叫作宋，世世履行臣子的職責，永遠作爲我國的屏藩。唉，要恭敬啊！望你恭順地聽從朕的命令！"同時把這件事詔告天下。賞賜宗弼人口、牛馬各一千、駱駝一

百、羊一萬，并且從宋朝每年進貢的貢品内賜給銀二千兩、絹二千匹。

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七年，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皇統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謚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廟廷。子孛迭。

宗弼上表請求退休，熙宗不允許，用優渥的詔書回答他，頒賜他世代享受特權的金書鐵券。皇統七年，宗弼任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依舊。皇統八年，去世。大定十五年，謚爲忠烈，大定十八年，陪位太宗廟庭分享祭祀。他的兒子叫孛迭。

完顏亨

亨本名孛迭。熙宗時，封芮王，爲猛安，加銀青光禄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海陵忌太宗諸子，將謁太廟，以亨爲右衛將軍，語在《太宗諸王傳》。海陵賜良弓，亨性直，材勇絶人，喜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爲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强，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爲重耳。"其實忌亨也。歷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海陵益疑之。改廣寧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静，且令構其罪狀。

完顏亨本名叫孛迭。在熙宗時，被封爲芮王，任猛安，加官銀青光禄大夫。天德初年，加授特進。海陵王嫉妒太宗的各位兒子，即將拜告祖廟，任命完顏亨爲右衛將軍，載在《太宗諸王傳》中。海陵王賞賜完顏亨好的箭弓，完顏亨稟性率直，才力勇武超人，好自誇，推辭説："所賞賜給我的弓，柔弱不可使用。"海陵王於是忌恨他，讓他離開京城任真定府尹，對完顏亨説："太宗各位兒子的勢力正强盛，多數在河朔、山東、真定扼守要衝，如果有變亂，想倚重你。"其實是忌恨完顏亨。完顏亨歷任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遵告發完顏亨和衛士符公弼商量造反，考查驗證没有犯罪的情狀，梁遵因此被殺。海陵王更加懷疑完顏亨。完顏亨改任廣寧尹，再以李老僧爲同知廣寧尹，讓他伺察完顏亨的行動，并且叫他羅織完顏亨的罪狀。

亨初除廣寧，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徒單氏，太祖長女兀魯曰："孛迭雖稍下遷，勿以爲嫌，國家視京府一也，况孛迭年富，何患不貴顯乎?"是時，兀魯與徒單斜也爲室，斜也妾忽撻得幸於徒單后，忽撻詣后，告"兀魯語涉怨望，且指斥，又言孛迭當大貴"。海陵使蕭裕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兀魯怨望，斜也不先奏聞故也。乃封忽撻爲莘國夫人。

完顏亨最初任廣寧尹時，各位公主和宗室大夫的妻子到完顏亨母親徒單氏那裏祝賀，太祖的長女兀魯説："孛迭的官職雖然稍微下降，不要因此有不滿，國家把京城和州府同等看待，況且孛迭富有年華，何必擔心不尊貴顯達呢?"此時，兀魯嫁給徒單斜也爲妻，徒單斜也的侍妾忽撻得到徒單后的寵愛，忽撻到徒單后那裏去，告發"兀魯話涉不滿，而且指斥朝廷，還講孛迭應當大貴"。海陵王命令蕭裕審訊，見證人都不敢講話，於是誅殺兀魯，而對徒單斜也施加杖刑，罷免了他的官職，這是因爲兀魯心懷不滿，徒單斜也没有事先上奏報告緣故。於是封忽撻爲莘國夫人。

久之，亨家奴六斤頗黠，給使總

過了很久，完顏亨的家奴六斤很狡黠，受差

諸奴，老僧謂六斤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爲奴，寧不念爲良乎？"六斤識其意。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殺此奴。"六斤聞之懼，密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之奴有自京師來者，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貸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則將及我矣。"六斤即以爲怨望，遂誣亨欲因間刺海陵。老僧即捕繫亨以聞。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忒里等鞫之，亨言嘗論鐵券事，實無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妾私通，亨嘗言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鞫之。與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陰間殺之。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海陵聞亨死，佯爲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水致死。"

使管理衆家奴，李老僧對六斤説："你是渤海大家族的子弟，不幸被連累成了家奴，難道不想成爲良民嗎？"六斤明白他話中的含意。六斤曾經同完顏亨的侍妾私通，完顏亨知道了這件事，發怒説："一定要殺掉這個家奴。"六斤聽到後感到恐懼，暗地同李老僧商量告發完顏亨圖謀造反。完顏亨有好馬，準備趁海陵王的壽辰作禮物進獻。由於認爲壽辰獻馬的人多，不能以好馬顯示自己與衆不同，想改日入見時進獻。六斤説完顏亨譏笑海陵王不能辨别馬，不值得進獻。完顏亨有家奴從京城來，詳細地講了徒單阿里出虎被殺的情形。完顏亨説："他有寬免死罪的誓券，怎麽能殺他呢？"家奴説："一定要殺他，誓券有什麽用！"完顏亨説："既然這樣，那麽即將輪到我了。"六斤即以此作爲完顏亨心懷不滿的證據，於是誣告完顏亨想利用機會行刺海陵王。老僧就逮捕囚禁了完顏亨而後上奏。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忒里等人審訊完顏亨，完顏亨説曾經談論過鐵券一事，確實没有造反的念頭，而六斤也供認了與侍妾私通，完顏亨曾經説要殺他的情況。安禮等人回去上奏，海陵王發怒，又派安禮等人同老僧一同去審訊。對完顏亨及其家奴都施加鞭笞，全都不服罪。老僧晚上到囚禁完顏亨的地方，叫人踢完顏亨的下體殺害了完顏亨。完顏亨快死時，忍受不住痛苦，呼叫聲傳到牢房外。海陵王聽説完顏亨已死，假裝流淚，派人告訴完顏亨的母親説："你兒子所犯的法，應當受到拷問鞭打，想不到給他水喝導致死去。"

亨擊鞠爲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持鐵連鍾擊狐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群豕，亨曰："吾能以鍾殺之。"即奮鍾遥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焉。

完顏亨擊球算天下第一高手，經常獨自對付幾個人。馬不論好與劣，都能如意駕馭。馬在奔馳中，常常向馬前投擲木棍，從馬背上側身靠近地面，拾取木棍而離去。每次打獵，手持鐵鏈錘投擊狐狸和兔子。一天同海陵王在路上同行，遇見一群野猪，完顏亨説："我能够用鐵錘殺死野猪。"隨即舉起鐵錘遠擊，擊中野猪的腹部，鐵錘穿入腹腔内。最終因爲他的勇力被海陵王猜忌。

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殺諸宗室，於是殺亨妃徒單氏、次妃大氏及子羊

正隆六年，海陵王派遣使者誅殺各個皇族中人，於是殺了完顏亨的正妃徒單氏、次妃大氏以

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復亨官爵，封韓王。十七年，詔有司改葬亨及妻子。

及兒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年，爲完顏亨恢復官職和爵位，封爲韓王。十七年，世宗詔令有關部門改葬完顏亨以及他的妻子、兒子。

贊曰：宗弼蹙宋主于海島，卒定畫淮之約。熙宗舉河南、陝西以與宋人，矯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死，宗磐、宗雋、撻懶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爲之心，宗幹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宗弼，金之國勢亦曰殆哉。世宗嘗有言曰："宗翰之後，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贊曰：宗弼把宋帝逼迫到海島，最終簽定劃分淮水爲界的和約。熙宗把河南、陝西全部還給宋人，糾正這一做法的是宗弼。宗翰死後，宗磐、宗雋、撻懶沉溺在富貴中，人人都有稱王稱帝之心，宗幹才幹超群，也不能把這些人怎麼樣，當時若没有宗弼，金的國勢就可以説危險了。世宗曾經説過："宗翰死後，可稱道的衹有宗弼一人。"這話不假。

張邦昌

張邦昌，《宋史》有傳。天會四年，宗望軍圍汴，宋少帝請割三鎮地及輸歲幣、納質修好。於是，邦昌爲宋太宰，與肅王樞俱爲質以來。而少帝以書誘耶律余睹，宗翰、宗望復伐宋，執二帝以歸。劉彦宗乞復立趙氏，太宗不許。宋吏部尚書王時雍等請邦昌治國事，天會五年三月，立邦昌爲大楚皇帝。

初，少帝以康王構與邦昌爲質，既而肅王樞易之，康王乃歸。及宗望再舉兵，少帝復使康王奉玉册、玉寶、衮冕，增上太宗尊號請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縣渡河圍汴矣。及二帝出汴州，從大軍北來，而邦昌至汴，康王入于歸德。邦昌勸進于歸德。康王已即位，罪以隱事殺之。

邦昌死，太宗聞之，大怒，詔元帥府伐宋，宋主走揚州，事具宗翰等傳。其後，太宗復立劉豫繼邦昌，號大齊。

張邦昌，《宋史》上有傳。天會四年，宗望的軍隊包圍汴京，宋少帝請求割讓三鎮地方以及每年上貢銀、絹，獻上人質與金和好。在這時，邦昌任宋朝的太宰，同肅王趙樞都作爲人質來到金營。而少帝用書信誘惑耶律余睹，宗翰、宗望又攻伐宋，捉拿二帝歸金。劉彦宗請求恢復趙氏皇帝的地位，太宗不允許。宋吏部尚書王時雍等人請求讓張邦昌治理國事，天會五年三月，立邦昌爲大楚皇帝。

當初，少帝將康王趙構與張邦昌作爲人質，隨即用肅王趙樞交换康王，康王纔返回。到宗望第二次發兵，少帝又派遣康王捧玉册、玉寶、衮衣冠冕，加上太宗尊號請求講和。康王到達磁州，而宗望已經從魏縣渡過黄河包圍汴京。當二帝離開汴州，跟隨大軍向北，而邦昌到了汴京，康王進入歸德。張邦昌到歸德勸康王即皇帝位。康王即位後，以與宫女關係曖昧的罪名殺了張邦昌。

張邦昌死，太宗聽到這個消息，大怒，下詔元帥府攻伐宋，宋帝向揚州逃跑，事情詳細記載在宗翰等人的傳記裏。以後，太宗重新立劉豫繼承邦昌，國號叫大齊。

劉豫

劉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爲河北西路提刑。徙浙

劉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年，做官任河北西路提刑。調任浙西，到達儀真時，

西，抵儀真，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康王至揚州，樞密使張慤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爲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初，康王既殺張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詔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撻懶爲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輔議："既策爲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人抗禮，餘禮并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爲子皇帝，既爲鄰國之君，又爲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并行皇帝禮。"

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册命，立豫爲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赦境内。復自大名還居東平，以東平爲東京，汴州爲汴京，降宋南京爲歸德府，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俱爲州。張孝純等爲宰相，弟益爲北京留守，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錢氏，宣和内人也。以辛亥年爲阜昌元年。以其子麟爲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

妻子翟氏死亡，接着遭遇父親身亡。康王到揚州，樞密使張慤推薦劉豫任濟南府知府。這時，山東遍地是盜賊，劉豫想去江南某一郡，宰相没有答應，劉豫憤怒不平地前往濟南赴任。撻懶進攻濟南，有個叫關勝的人，是濟南勇猛的將官，多次出城抵抗戰鬥，劉豫於是殺害關勝出城投降。就被金任命爲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東平府知府兼各路馬步軍都總管，調度管束黄河以南各軍。劉豫的兒子劉麟被任用爲濟南府知府，撻懶在要道屯駐軍隊，以便控制這些地區。

當初，康王已殺張邦昌，從歸德逃奔揚州，金太宗詔命左右副元帥集合軍隊討伐康王，詔命説："待到平定宋，應當幫助建立藩國輔佐，用以鎮撫南方，像張邦昌那樣。"到宋帝從明州入海逃走，宗弼返回北方，纔商議重立張邦昌那樣的人。大家商議認爲折可求、劉豫都可立，而劉豫也有這種心願。撻懶爲劉豫求封，太宗采用封張邦昌的先例，於九月初一早晨授予策封文書，劉豫接受策封以後，用藩國國王禮儀接見使者。臣下宗翰、臣下宗輔上議説："既然已策封劉豫爲藩國輔佐，劉豫稱臣上表，朝廷答覆指示、下達詔書命令，劉豫避開正位同使者行對等之禮，其餘都按皇帝禮儀。"太宗下詔説："現在立劉豫爲兒皇帝，既成爲鄰國的君主，又是大朝的兒子，他接見大朝的使者，衹有初見使者親自問候大金皇帝安否和當面向皇帝辭别上奏就站立，其餘都行使皇帝的禮儀。"

天會八年九月戊申日，按既定禮儀進行册封，立劉豫爲大齊國皇帝，在大名建都，仍然稱爲北京，設置丞相及以下官吏，對國境内有罪的人實行赦免。又從大名返回東平居住，把東平作爲東京，汴州作爲汴京，把宋的南京降級爲歸德府，把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都降級爲州。張孝純等人任宰相，弟弟劉益任北京留守，母親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錢氏，是宣和年間的宫女。將辛亥這一年作爲阜昌元年。任命兒子劉麟爲尚書左丞相、各路兵馬大總管。宋人懼怕大齊，用對等國家的禮儀對待，在國書裏稱呼爲大齊皇帝。劉豫的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鄴

李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撫之。阜昌二年，豫遷都于汴。睿宗定陝西，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

元帥府使蕭慶如汴，與豫議以伐宋事，豫報曰："宋主軍帥韓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寧。今舉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劉光世拒守江寧；若出宿州抵揚州，則世忠必聚海船截瓜洲渡。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我必徑渡江矣。光世海船亦在潤州，韓世忠必先取之，二將由此必不和。以此逼宋主，其可以也。"

未幾，宋主閤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船六十隻、軍兵七百餘人來奔，至密州界中，率將佐至汴。豫與元帥府書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内有船二百隻。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别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處。今大軍可先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可五日夜到昌國縣，或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

初，宗弼自江南北還，宗翰將入朝，再議以伐宋事。宗翰堅執以爲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宗翰曰："都監務偷安爾。"及豫以書報，而睿宗亦不肯用豫策，使撻懶帥師至瓜洲而還。

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本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降封豫爲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

的家人都在宋境，宋人對他們特别注意安撫。阜昌二年，劉豫把都城遷移到汴京。睿宗平定陝西，太宗將這一地區賞賜給劉豫，這是沿襲張邦昌所受封疆的緣故。

元帥府派遣蕭慶到汴京，同劉豫商量伐宋的事，劉豫回答説："宋帝的軍帥韓世忠駐扎在潤州，劉光世駐扎在江寧。現在出動大兵，想要前往采石渡過長江，而劉光世抵禦守衛在江寧；如果經宿州到達揚州，那麽韓世忠必定會聚集海船在瓜洲渡阻擋。假使用小部隊直接奔赴采石，他們没有準備，我軍一定能直渡長江了。劉光世的海船也停泊在潤州，韓世忠必定要先把海船收取過來，二將因此必定會不和睦。以此逼迫宋帝，這是可行的。"

不久，宋帝的閤門宣贊舍人徐文帶領大小船六十隻、官兵七百多人投奔過來，到達密州境内，率領將佐到汴京。劉豫寫信給元帥府説："徐文一行人，在海上的時間很久，全知道江南的利害所在。徐文説宋帝在杭州，在候潮門外的錢塘江裏有二百隻船。宋帝當初逃跑入海時，就在此地登船，過錢塘江另有河道進入越州，朝明州定海口曲折前往昌國縣，昌國縣地處海上，是宋人集聚船隻、屯積糧食的地方。現在大軍可以先往昌國縣，攻擊奪取船隻糧食，回軍奔赴明州城下，奪取宋帝的御船，直接到達錢塘江口。現在從密州登船，如果風勢順，五天五夜可到達昌國縣，假使風勢稍慢，十天或者半月可以到達。"

當初，宗弼從江南回到北方，宗翰將要入朝，再一次商議伐宋一事。宗翰堅持認爲可以攻伐。宗弼説："江南地勢低下，氣候潮濕，現在士兵馬匹疲憊，糧食儲備不充足，恐怕不會取得成功。"宗翰説："都監想苟且偷安罷了。"等到劉豫用書信報告時，而睿宗也不肯采用劉豫的計策，命撻懶統率軍隊到瓜洲便撤回。

天會十四年，熙宗下詔令"齊國與本朝軍民互相訴訟，有關的來往文書，簽署年號衹用天會"。天會十五年，下詔廢除齊國，降封劉豫爲蜀王。劉豫稱國號總共有八年。於是在汴京設置

置行臺尚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悦。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遂遷豫家屬於臨潢府。

皇統元年，賜豫錢一萬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二年，進封曹王。六年，薨。子麟。

劉麟

麟字元瑞，豫之子也。宋宣和間，父蔭補將仕郎，累加承務郎。

天會七年，豫以濟南降，麟因從軍，討水賊王江，破降之。豫節制東平，以麟知濟南府事。齊國建，以濟南爲興平軍，麟爲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充諸路兵馬大總管，判濟南府事。明年，爲齊尚書左丞相。明年，從豫還汴，罷判濟南，依前開府，聽置參謀。豫請立麟爲太子，朝廷不許，曰："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是，麟連歲帥兵南伐，皆無功而還。

及朝廷議廢齊，報以南伐之期，俾豫先遣兵駐淮上。撻懶以軍廢豫，止刁馬河，麟從數百騎出迎，撻懶諭麟，止從騎南岸，獨召麟渡河，因執麟。豫廢，麟遷臨潢。頃之，授北京路都轉運使，歷中京、燕京路都轉運使、參知政事、尚書左丞，復爲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開府儀同三司，封韓國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間，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贈特進、息國公。

完顏撻懶

昌本名撻懶，穆宗子。宗翰襲遼主于鴛鴦濼，遼都統馬哥奔撻里，撻懶收其群牧。宗翰使撻懶追擊之，不及，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還。

太祖自將襲遼主于大魚濼，留輜重于草濼，使撻懶、牙卯守之。奚路

行臺尚書省，廢除劉豫的弊政，人情大喜。任命前齊國宰相張孝純代理行臺左丞相，於是遷移劉豫家屬到臨潢府居住。

皇統元年，賜予劉豫錢一萬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二年，進封劉豫爲曹王。六年，去世。他的兒子名叫麟。

劉麟字元瑞，是劉豫的兒子。宋宣和年間，以父親的門蔭補將仕郎，積官爲承務郎。

天會七年，劉豫以濟南投降，劉麟就隨軍，討伐水賊王江，打敗并使王江歸降。劉豫調度管理東平，任劉麟知濟南府事。齊國建立，以濟南爲興平軍，劉麟任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擔任各路兵馬大總管，判濟南府事。第二年，任齊國尚書左丞相。九年，跟隨劉豫遷移到汴京，罷判濟南府事，開府儀同三司照舊，允許他設置參謀。劉豫請求立劉麟爲太子，朝廷不允許，説："如果爲我伐宋有功就立他。"於是劉麟年年帶兵向南進攻，都無功而返。

到朝廷商議廢除齊國時，將向南討伐的日期告知齊國，使劉豫先派兵駐扎在淮河岸上。撻懶領軍隊廢除劉豫，停駐在刁馬河，幾百名騎兵跟隨劉麟出外迎接，撻懶告訴劉麟，跟隨他的騎兵留在南岸，衹叫劉麟一人渡河，於是拘捕了劉麟。劉豫被廢除，劉麟被遷移到臨潢府。不久，授予北京路都轉運使，歷任中京、燕京路都轉運使、參知政事、尚書左丞，又任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開府儀同三司，封爲韓國公。去世，享年六十四歲。正隆年間，降二品以上官的封爵，改贈特進、息國公。

完顏昌本名叫撻懶，是穆宗的兒子。宗翰在鴛鴦濼襲擊遼帝，遼都統馬哥向撻里逃奔，撻懶俘獲了遼的群牧使。宗翰命令撻懶追擊遼帝，没趕上，俘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及其兒子磨哥、那野而回。

太祖親自率軍在大魚濼襲擊遼帝，在草濼留下軍用物資，命令撻懶、牙卯守護。奚路軍的官

兵官渾黜不能安輯其衆，遂以撻懶爲奚六路軍帥鎮之。習古廼、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内地，上戒之曰："若過險厄，則分兵以往。"習古廼、婆盧火乃合於撻懶。

長渾黜不能安撫衆人，於是任用撻懶爲奚六路軍的統帥來加以控制。習古廼、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和燕京的大族、工匠從松亭關進入内地，太祖告誡他倆說："如果遇到艱險阻塞就分兵而行。"習古廼、婆盧火便與撻懶會合。

久之，討劾山速古部奚人，奚人據險戰，殺且盡，速古、啜里、鐵尼十三岩皆平之。詔曰："朕以奚路險阻，經略爲難，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托，良用嘉嘆。今回离保部族來附，餘衆奔潰，無能爲已。比命習古廼、婆盧火護送降人，若遇險阻，即分兵以行，餘衆悉與汝合。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當審度其事，從宜處之。"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表請設官鎮守。上曰："依東京渤海例置千户、謀克。"

過了許久，撻懶征討劾山速古部的奚族人，奚族人憑藉險阻戰鬥，幾乎被殺光，速古、啜里、鐵尼十三岩都被平定。詔命說："朕認爲奚路艱險阻塞，難以經營謀取，命令你前去負責這件事，而能够勝任所托付的事，真令人因此而贊美感嘆。現在回离保部族前來歸附，剩下的人奔逃潰敗，不能有什麽作爲了。近來已命令習古廼、婆盧火護送投降的人，如果遇到艱險阻塞，就分兵而行，其餘的人全與你會合。下達詔書二十封，招徠曉諭没有投降的人，你應當對這件事仔細考慮衡量，用適當的辦法處理。"以後安撫平定了奚部以及劃分南路的邊界，上表請求設官鎮守。太祖說："按照東京渤海例設置千户、謀克。"

遼外戚遥輦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襲走之，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撻懶復擊之，擒其隊將曷魯燥、白撒曷，殺之，降民户千餘，進降金源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遥輦二部，再破興中兵，降建州官屬，得山寨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復敗昭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勢蹙亦降，興中、建州皆平。詔第將士功賞，撫安新民。

遼帝的外戚遥輦昭古牙部族居住在建州，斜野襲擊趕跑了他們，俘獲了他們的妻子兒女，以及官僚、大户的家族。撻懶又攻擊他們，抓獲他們的隊將曷魯燥、白撒曷，殺死他們，招降一千多家百姓，進而又降服金源縣。太祖下詔增賜給十面銀牌。又招降遥輦等二部族，再次打敗興中的部隊，招降建州的官屬，獲得山寨二十個，村堡五百八十個。阿忽又打敗昭古牙，招降他很多官吏、百姓。昭古牙形勢窘迫，也投降了，興中、建州都被平定。太祖下詔按將士的功勞等次給予賞賜，安撫新歸附的百姓。

撻懶請以遥輦九誉爲九猛安。上以奪鄰有功，使領四猛安，昭古牙仍爲親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帥，命撻懶擇人授之。撻懶與劉彦宗舉蕭公翊爲興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及宗翰、宗望伐宋，撻懶爲六部路都統。宗望已受宋盟，軍還，撻懶乃歸中京。

撻懶請求以遥輦九營設置九個猛安。太祖因奪鄰有功勞，任命他統率四個猛安，昭古牙仍然爲親管猛安。五個猛安的都帥，命令撻懶選人授任。撻懶同劉彦宗推薦蕭公翊爲興中尹，郡和府各用契丹、漢族官員輔助治理，太祖都聽從了。到宗翰、宗望攻伐宋朝時，撻懶任六部路都統。宗望已經接受宋的盟約，軍隊返回，撻懶纔回到中京。

天會四年八月，復伐宋。閏月，宗翰、宗望軍皆至汴州。撻懶、阿里刮破宋兵二萬於杞，覆其三營，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隋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寧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復睢陽，又擊走之，擒其將石瑱。

天會四年八月，又討伐宋。閏八月，宗翰、宗望的軍隊都到了汴州。撻懶、阿里刮在杞縣打敗宋軍二萬人，毀了宋軍三個營壘，俘虜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和他的兩個兒子，以及南路都統制隋師元和他的三位將領，於是攻克拱州，降服寧陵，攻破睢陽，占領亳州。宋軍來收復睢陽，又擊跑了他們，捉拿住宋軍將領石瑱。

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撻懶爲元帥左監軍，徇地山東，取密州。迪虎取單州，撻懶取鉅鹿，阿里刮取宗城，迪古不取清平、臨清，蒙刮取趙州。阿里刮徇下滄、滑、恩及高唐，分遣諸將趣磁、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爲安撫使，治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决焉。後爲右副元帥。天會十五年爲左副元帥，封魯國王。

宋朝的兩個皇帝已經投降，大軍向北撤回，撻懶任元帥左監軍，在山東攻占土地，奪取密州。迪虎攻取單州，撻懶攻取鉅鹿，阿里刮攻取宗城，迪古不攻取清平、臨清，蒙刮攻取趙州。阿里刮攻占滄、滑、恩及高唐，分別派遣各位將領奔赴磁、信德，將兩地的人都降服了。劉豫以濟南府投降，太宗下詔以劉豫爲安撫使，治理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守安撫這些地方，大事由他獨自決定。後來任右副元帥。天會十五年任左副元帥，封爲魯國王。

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撻懶力舉劉豫。豫立爲帝，號大齊。豫爲帝數年，無尺寸功，遂廢豫爲蜀王。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于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熙宗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力，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撻懶弟勗亦以爲不可。既退，撻懶責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利國家，豈敢私邪?"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爲宰相，位在宗幹上，撻懶、宗雋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

當初，宋人已殺了張邦昌，太宗詔令衆將重新尋求像張邦昌那樣的人立爲皇帝，有人推薦折可求，撻懶極力推薦劉豫。劉豫被立爲皇帝，國號爲大齊。劉豫作皇帝幾年，没有絲毫功勞，於是被廢爲蜀王。撻懶同右副元帥宗弼都在河南，宋使臣王倫向撻懶請求歸還河南、陝西兩地。第二年，撻懶到京城朝見，提議把廢掉的齊國的舊有地方給予宋，熙宗下令衆臣討論，恰巧東京留守宗雋來京城朝見，同撻懶合力主張，宗幹等人對此爭辯没能成功。宗雋說："我們把土地給予宋，宋必然會感激我們。"宗憲批駁他說："我們俘虜了宋人的父老兄弟，怨恨不是一天積下的，如果又用土地資助他們，這是幫助仇人，談得上什麼感激呢！不要給予土地爲有利。"撻懶的弟弟完顏勗也認爲給予土地的建議不可行。衆臣僚已退下後，撻懶責備完顏勗說："別人還有贊同我的，你怎麼持不同的意見呢?"完顏勗回答說："如果對國家有利，難道敢顧念私情嗎?"這時候，太宗長子宗磐任宰相，地位在宗幹之上，撻懶、宗雋依附他，竟然堅持主張把河南、陝西兩地給予宋。張通古任詔諭江南使。

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爲

日子久了，宗磐特別專横跋扈，宗雋也任丞

丞相，撻懶持兵柄，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撻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爲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鶻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懶者，熙宗乃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并殺翼王及宗人活离胡土、撻懶二子斡帶、烏達補，而赦其黨與。

宗弼爲都元帥，再定河南、陝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臣，畫淮爲界，乃罷兵。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屨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常斁壞。遼之太宗，慢褻神器，倒置冠屨，援立石晉，以臣易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豫乘時徼利，金人欲倚以爲功，豈有是理哉。撻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視猶儻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積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哀哉。

相，撻懶掌握兵權，有謀反之勢。宗磐、宗雋都被殺，熙宗下詔以撻懶在宗族中爲尊長，有大的功勞，因此釋罪不予追問，出任爲行臺尚書左丞相，親自寫詔書慰問遣送。撻懶到達燕京，愈加驕恣放肆不守法，又與翼王鶻懶陰謀造反，而朝中逐漸知道撻懶當初同宋朝勾結而倡議割讓河南、陝西土地。宗弼請求重新索回河南、陝西。恰逢有人向朝廷報告撻懶謀亂，熙宗纔下詔處死撻懶。撻懶從燕京向南方逃跑，在祁州被追上殺死，并殺了翼王及宗室的活离胡土、撻懶的兩個兒子斡帶、烏達補，而赦免了他們的黨羽。

宗弼任都元帥，再次平定河南、陝西。渡過淮水討伐宋朝，宋康王請求講和，於是向金朝稱臣，劃分淮水爲國界，纔停止用兵。

贊曰：君與臣的位置，好比帽與鞋各自規定了職分，不可有瞬間的倒置。五代混亂到了極點，三綱五常敗壞。遼國的太宗，輕慢帝位，顛倒帽與鞋的位置，援立石晉，把臣子變爲君主，是有天地以來的一個大變故。金人仿效，而張邦昌、劉豫這樣的事便出現了。張邦昌即使不是出於本心，如以死拒絶，誰説不可。劉豫憑藉時機求取私利，金人想依仗他建立功業，難道有這樣的道理嗎。撻懶當初舉薦劉豫，後來把陝西、河南歸還宋朝，把這些土地看成無意偶得之物，本没有堅定的意志來占據這些地方。他的輕浮急躁的習性逐漸積蓄，最終墮落到犯上作亂的地步，事情敗露後向南奔逃，正好足以證實勾結宋朝一事而已。可哀啊。

金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十六

劉彥宗　劉萼　劉筈　劉仲誨　劉頍
時立愛　韓企先 (子)鐸

劉彥宗

劉彥宗字魯開，大興宛平人。遠祖怦，唐盧龍節度使。石晉以幽、薊入遼，劉氏六世仕遼，相繼爲宰相。父霄至中京留守。彥宗擢進士乙科。天祚走天德。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擢彥宗留守判官。蕭妃攝政，遷簽書樞密院事。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監高六送款于太祖。太祖奄至，駐蹕城南，彥宗與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見，器遇之，俾復舊，遷左僕射，佩金牌。

張覺爲南京留守，太祖聞覺有異志，使彥宗、斜鉢宣慰之。太祖至鴛鴦濼，不豫，還上京，留宗翰都統軍事，留彥宗佐之。及張覺敗奔于宋，衆推張敦固爲都統，殺使者，乘城拒守，攻之不肯下。彥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軍。宗望奏，方圖攻取，凡州縣之事委彥宗裁决之。

天會二年，詔彥宗曰："中京等兩路先多拒命，故遣使撫諭，貰其官民之罪，所犯在降附前者勿論。卿等選官與使者往諭之，使勤于稼穡。"未幾，大舉伐宋，彥宗畫十策，詔彥宗兼領漢軍都統。蔡靖以燕山降，詔

劉彥宗字魯開，大興宛平人。遠祖劉怦，在唐朝任盧龍節度使。石晉以幽、薊二州劃入遼國，劉氏六代在遼作官，相繼任宰相。父親劉霄官至中京留守。彥宗中進士乙科。遼天祚帝逃跑到天德。秦晉國王耶律捏里在燕京自立爲帝，提升彥宗爲留守判官。蕭妃攝政時，彥宗遷任簽書樞密院事。太祖到達居庸關，蕭妃從古北口逃走，都監高六向太祖表示歸誠之意。太祖突然到達，車駕駐於城南，彥宗同左企弓等人獻表投降。太祖一見彥宗，很器重他，讓他重任舊職，遷升爲左僕射，佩戴金牌。

張覺任南京留守，太祖聽說張覺有二心，命彥宗、斜鉢安撫他。太祖到鴛鴦濼，患病，返還上京，留下宗翰總領軍事，留下彥宗輔佐宗翰。等到張覺失敗逃亡到宋，衆人推擁張敦固任都統，殺了金的使臣，登城拒守，攻打張敦固，敦固等不肯投降。彥宗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加任侍中，輔佐宗望軍機。宗望上奏，正在謀劃攻占南京，凡是州縣的事情委托彥宗裁決。

天會二年，太宗詔令彥宗說："中京等兩路先前屢屢抗拒命令，所以派遣使者去安撫曉諭，赦免官吏百姓的罪過，不追究投降歸附以前犯的罪。你們選派官吏與使臣前往曉諭，讓他們努力耕種。"不久，金大規模進攻宋，彥宗謀劃了十條計策，詔令彥宗兼任漢軍都統。蔡靖以燕山之

彦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進兵伐宋，至汴，宋少帝割地納質，師還。宗望分將士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留闍母、彦宗于燕京節制諸軍。明年，再伐宋，已圍汴京，彦宗謂宗翰、宗望曰："蕭何入關，秋豪無犯，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二帥嘉納之，執二帝以歸。

地投降，詔令彦宗凡是燕京一品以下官員都可代表皇帝選派。接着進兵攻擊宋，到汴京，宋少帝割讓土地、交納人質，軍隊撤回。宗望分派將士駐扎在安肅、雄、霸、廣信的境内，留下闍母、彦宗在燕京調度管理各個部隊。第二年，再次進攻宋，已經包圍汴京，彦宗對宗翰、宗望説："漢代的蕭何進入關中，對財物絲毫不侵犯，祇收取地圖與户籍。遼太宗進入汴京，裝載宋朝皇帝與貴族乘坐的輅車、各種禮服、石刻的經書回國，都是好的榜樣。"兩個元帥贊成采納了他的意見，俘獲宋的兩個皇帝歸國。

天會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鄆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兗國公，謚英敏。子蕚、筈。

劉彦宗在天會六年去世，享年五十三歲，追封爲鄆王。正隆二年，按例降封爲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爲兗國公，謚號英敏。他的兒子叫劉蕚、劉筈。

劉蕚

蕚，彦宗季子也。遼末以蔭補閤門祇候。天輔七年，授禮賓使，累官德州防禦使。天德初，稍加擢用，歷左右宣徽使，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爲沁南軍節度使，歷臨洮、太原尹。正隆南伐，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大定初，除興中尹，封任國公，歷順天、定武軍節度使、濟南尹。

劉蕚是劉彦宗的幼子。遼代末年以恩蔭補閤門祇候。天輔七年，授官爲禮賓使，累升官至德州防禦使。天德初年，略加提拔任用，歷任左右宣徽使，被拜爲參知政事，進位尚書左丞，任沁南軍節度使，歷任臨洮、太原府尹。正隆年間向南方進攻，任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大定初年，升任興中尹，封爲任國公，歷任順天、定武軍節度使、濟南府尹。

蕚淫縱無行，所至貪墨狼籍。廉使劾之，詔遣大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鞫問。既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里，卒。子仲詢，天德三年，賜王彦潜榜及第。

劉蕚荒淫放縱品行很壞，所到之處貪財好利，聲名狼籍。廉訪使揭發他的罪行，詔令派遣大理少卿張九思到濟南審問。劉蕚被逮捕後，不能預料會受到怎樣的處罰，抽刀自殺，没有死。詔令把他的官階削減一級，罷免職務放歸鄉里，然後去世。他的兒子叫劉仲詢，天德三年，賜王彦潜榜進士及第。

劉筈

筈，彦宗次子。幼時以蔭隸閤門，不就，去從學。遼末調兵，而筈在選中。遼兵敗，左右多散亡，乃選筈爲扈從，授左承制。遼主西奔，蕭妃攝政，賜筈進士第，授尚書左司員外郎，寄班閤門。

劉筈是劉彦宗的第二子。年幼時以恩蔭隸屬閤門，未就職，離家去從事學業。遼代末年徵兵，而劉筈在被選人内。遼軍被打敗，遼帝周圍的人員多半走散逃亡，於是選拔劉筈爲護駕隨從，授官爲左承制。遼帝向西奔逃，蕭妃代理政事，賜劉筈進士及第，授任尚書左司員外郎，值

天輔七年，太祖取燕，筈從其父兄出降，遷尚書左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監。太祖崩，宋、夏遣使吊慰，凡館見禮儀皆筈詳定。遷衛尉少卿，授西上閤門使，仍從事元帥府。元帥府以便宜從事，凡約束廢置及四方號令多從筈之畫焉。

班閤門。

天輔七年，太祖攻取燕京，劉筈跟隨他的父親兄長出城投降，升任尚書左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監。太祖崩，宋朝、西夏派遣使臣悼念慰問，凡是館舍接見的禮儀都由劉筈詳細審定。後升任衛尉少卿，授西上閤門使，仍舊在元帥府辦事。元帥府按情況自行處理事務，凡是約束、廢除、設置以及四方號令，多數聽從劉筈的籌劃。

天會二年，遷太常少卿、東上閤門使，從宗翰伐宋，圍太原。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諫議大夫。秋，復南征，權中書省樞密院事。丁父憂，明年起復，直樞密院事加給事中。七年，爲禮部侍郎。十年，改彰信軍節度使，權簽中書省樞密院事。

天會二年，升任太常少卿、東上閤門使，跟隨宗翰進攻宋，包圍太原。遷升衛尉卿，代理簽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諫議大夫。秋天，又向南征討，代理中書省樞密院事。恰逢父親喪亡解官，第二年喪期未滿就被起用，任直樞密院事加給事中。七年，任禮部侍郎。十年，改任彰信軍節度使，代理簽中書省樞密院事。

天眷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駕儀仗筈討論者爲多。皇統二年，充江南封册使，假中書侍郎。既至臨安，而宋人榜其居曰“行宫”，筈曰：“未受命，而名行宫，非也。”請去榜而後行禮。宋人驚服其有識，欲厚賄説之，奉金珠三十餘萬，而筈不之顧，皆嘆曰：“大國有人焉。”

天眷二年，改任左宣徽使，熙宗巡行燕，有關車駕儀仗制度，多是由劉筈推求議定的。皇統二年，以中書侍郎的名義充任江南封册使。已到臨安，而宋人把臨安的門額題爲“行宫”，劉筈説：“你們還没有接受册命，而稱行宫，是不對的。”要求取掉門額而後舉行册封的禮儀。宋人很佩服他有見識，想重重地賄賂劉筈讓他高興，奉送價值三十多萬錢的金子珠寶，但劉筈看都不看，宋人都感嘆説：“大金國有人才啊。”

六年，爲行臺尚書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師。或請釐革河南官吏之濫雜者，筈曰：“廢齊，用兵江表，求一切近效，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爲大吏，不試弓馬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爲是紛更也。”遂仍其舊。

六年，任行臺尚書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在京城。有人請求裁汰河南官吏中的冗雜人員，劉筈説：“罷廢齊國，用兵江南，一切都追求近期效果，不必都按照規章任用人，所以有不經過科舉考試而成爲大官的人，有不測試騎馬射箭而掌握兵權的人。現今安撫平定還不久，姑且收買人心，怎麽可以這樣變亂更改呢。”於是仍舊不變。

七年，帥府議於館陶築三城，以爲有警即令北軍入居之。筈曰：“今天下一家，孰爲南北。設或有變，軍人入城，獨能安耶？當嚴武備以察奸，無示彼此之間也。”其後，竟從筈議。初，以河外三州賜夏人，或言

七年，元帥府商議在館陶修築三座城池，認爲有危急時就可命令北方軍隊入城居住。劉筈説：“現在天下像一家人，哪裏有南北之分。假設發生變亂，軍人進城，僅這樣就能安全嗎？應當嚴格進行軍事準備以伺察奸邪，不要讓人看作彼此有區别。”這以後，終於聽從了劉筈的建議。

秦之在夏者數千人，皆願來歸。諸將請約之，筈曰："三小州不足爲輕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於此，何獨捨彼而取此乎。"遂從筈議。陝西邊帥請完沿邊城郭以備南寇，筈曰："我利車騎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則勞民而結怨。况盟已定，豈可妄動。"遂罷之。

當初，把黄河以南的三個州賜予西夏人，有人説在西夏有好幾千秦人，都願意來歸附。衆將要求與西夏訂約，劉筈説："三個小州不會影響大局，恐怕這樣會喪失朝廷大的信義。而且在蜀地的秦人是在夏的好幾倍，爲什麽衹捨棄在蜀的秦人而取在夏的秦人呢?"於是聽從了劉筈的建議。陝西邊疆的主將請求修繕沿邊疆的城邑以防備南方的侵犯，劉筈説："我軍長於駕車騎馬而不長於據城守禦。現在修繕城邑，那就會使百姓辛勞而結下仇恨。况且與宋朝已簽定了盟約，怎麽可以輕舉妄動。"於是停止修城。

九年八月，拜司空。九月，拜平章政事，封吴國公，行臺右丞相如故。天德元年，封滕王。二年，拜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封鄭王。未幾，以疾求解政務，授燕京留守，進封曹王。

九年八月，被任命爲司空。九月，被任命爲平章政事，封爲吴國公，行臺右丞相職務依舊。天德元年，封爲滕王。二年，被任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封爲鄭王。不久，因病請求解除職務，授燕京留守，進封爲曹王。

居數月，乞致仕。筈自爲宣徽使，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即位，意頗鄙之。及筈求致仕，詔略曰："不爲暗於臨事，不爲諂於事君。未許告歸，姑從解職。"筈因慚懼而死，年五十八。子仲誨。

過了幾個月，劉筈請求退休。劉筈從任宣徽使以來，因爲能迎合悼后的心意，地位達到了宰相。海陵王即帝位，心裏很鄙視他。到劉筈請求退休時，下詔令大略説："在處理事務上不算愚昧，在侍奉君主上不算諂諛。不許告病歸居，姑且同意解除職務。"劉筈因慚愧畏懼而死去，時年五十八歲。他的兒子叫劉仲誨。

劉仲誨

仲誨字子忠。皇統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嚴暴，臣下應對多失次。嘗以時政訪問在朝官，仲誨從容敷奏，無懼色，海陵稱賞之。貞元初，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大定二年，遷待制，尋兼修起居注、左補闕。

劉仲誨字子忠。皇統初年，因爲是宰相的兒子而被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及第，除授應奉翰林文字。海陵王嚴酷殘暴，臣下對答多語無倫次。曾經以當時的政事詢問在朝廷的官員，仲誨從容陳述奏對，没有害怕的表情，海陵王稱贊賞識他。貞元初年，遇父親喪亡解官，喪期未滿被起用爲翰林修撰。大定二年，升任待制，不久兼任修起居注、左補闕。

三年，詔仲誨與左司員外郎蒲察蒲速越廉問所過州縣，仲誨等還奏狀，詔玉田縣令李方進一階，順州知法、權密雲縣事王宗永擢密雲縣尉，順州司候張璘、密雲縣尉石抹烏者皆免去。丁母憂，起復太子右諭德，遷

三年，世宗詔令仲誨同左司員外郎蒲察蒲速越巡查所經過的州縣，仲誨等人回朝進奏情况，詔令玉田縣縣令李方升官一級，順州知法、權密雲縣事王宗永提拔爲密雲縣尉，順州司候張璘、密雲縣尉石抹烏者都被罷官離任。遇母親喪亡解官，喪期未滿起用爲太子右諭德，遷升爲翰林直

翰林直學士、改棣州防禦使。猷次縣捕得强盗數十人，詣州欲以全獲希賞。仲誨疑其有冤，緩其獄。同僚曰：“縣境多盗，請置之法，以懲其餘。”仲誨乃擇老稚者先釋之。未幾，乃獲真盗。

學士、改任棣州防禦使。猷次縣捉到盗賊幾十人，到州裏想以全部捉獲盗賊求得獎賞。仲誨懷疑其中有被冤枉的人，推遲斷案。有同僚説：“縣境内盗賊多，請你用法律處理他們，用此警示其他的人。”仲誨却選年老和年幼的人先釋放。不久，就捕捉到真正的盗賊。

入爲禮部侍郎兼左諭德，遷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夫。上曰：“東宫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位者，具以名聞。”又曰：“東宫講書或論議間，當以孝儉德行正身之事告之。”頃之，東宫請增牧人及張設什用，上謂仲誨曰：“太子生於富貴，每教之恭儉。朕服御未嘗妄有增益，卿以此意諭之。”改御史中丞。

仲誨入朝任禮部侍郎兼左諭德，升任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夫。皇上對他説：“太子宫的官員，特别應當選拔任用正人，如果有操行不好和不稱職的人，開列他們的姓名奏聞。”又説：“給太子講書或者評論時，應當用孝道、節儉、道德品行、端正自身的事迹告訴太子。”不久，東宫請求增加管理人員及其帳幕設備、日用器具，皇上對仲誨説：“太子在富貴中生長，常常教導他要恭敬節儉。朕的衣服車馬從没隨意有所增加，卿把這個意思告訴太子。”後改任御史中丞。

十四年，爲宋國歲元使，宋主欲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抃來議，曲辨强説，欲要以必從。仲誨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而信約所載，非使臣輒敢變更。公等宋國腹心，毋僥倖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起接書成禮而還。

十四年，任宋國歲元使，宋帝想改變親自起身接受國書的儀式，派遣館伴官王抃來商議，多方争辯，反復强調，想要挾仲誨一定依從。仲誨説：“使臣接受命令，從遠方來使兩國和好，本想完成禮儀，而誓約上所記載的規定，不是使臣敢隨意改變的。你們是宋國的心腹之臣，不要圖暫時的僥幸，失去了大國的歡心。”再三往返交涉，終究采用舊的儀式，宋帝親自起身接受國書，禮儀完畢後返回。

復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坐失糾舉大長公主事，與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階。仲誨前後爲東宫官且十五年，多進規戒，顯宗特加禮敬。大定十九年卒。

仲誨後來又任太子詹事，升任吏部尚書，轉任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因未糾舉大長公主事而獲罪，與侍御史李瑜各降一級。仲誨前後任東宫官將近十五年，經常進言規勸告誡，顯宗對他特别禮貌尊敬。大定十九年死去。

仲誨立朝峻整，容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誨嘗若將切諫者。”其以剛嚴見知如此。

仲誨在朝廷上嚴正穩重，面容莊重，世宗曾經説：“朕看見劉仲誨常常都像要直言極諫似的。”他就是這樣以剛直嚴正爲君主所知。

劉頍

頍字元矩。以大臣子孫充閤門祗候，調莘縣令，召爲承奉班都知，遷西上閤門副使兼宫苑令，累遷西上、東上閤門使。

劉頍字元矩。因爲他是大臣的子孫而充任閤門祗候，調任莘縣令，召入爲承奉班都知，升任西上閤門副使兼宫苑令，多次遷官至西上、東上閤門使。

泰和二年，宋盱眙軍報：明年

泰和二年，宋朝盱眙軍通報：明年來祝賀

賀正旦使魯詛、楊明輝。及過界，副使乃王處久。入見，魯詛殿上不雙跪。詔頍就閤詰問先報名銜楊明輝不復報改王處久之故，及不雙跪者。魯詛對，拜時并雙跪，有足疾似單跪者。

初，南苑有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上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頍家本怦後，詔賜頍錢三百貫改葬之。

三遷右宣徽使。貞祐二年，轉左宣徽使。明年，致仕，遷一官。上曰：“卿舊人也，今朝廷多故，豈宜去位。朕自東宮薨後，思慮不周，俟稍寧息，即以上郡處卿。”頃之，起爲知開封府。四年正月元日，攝左宣徽使。再請老，未半歲復起爲御史中丞。詔安撫河南路，捕盜賊。坐與保靜軍節度使會飲，解職。起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詹事院欲闢廣東宮周墻，頍請於皇太子曰：“師旅饑饉之際，何爲興此役？”遂止。尋卒。

時立愛

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飢，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

遼太康九年，中進士第，調泰州幕官。丁父憂，服除，調同知春州事。未逾年，遷雲内縣令，再除文德令。樞密院選爲吏房副都承旨，轉都承旨。累遷御史中丞，剛正敢言，忤權貴。除燕京副留守，丁母憂，起復舊職，遷遼興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

太祖已定燕京，訪求得平州人韓詢持詔招諭平州。是時，奚王回离保在盧龍嶺，立愛未敢即朝見，先使人來送款曰：“民情愚執，不即順從，

正旦節的使臣是魯詛、楊明輝。到宋使臣越過邊界，副使却是王處久。入朝覲見，魯詛在殿廷上不雙膝下跪。詔令劉頍到閤門責問先報告的姓名官銜是楊明輝却不重新報告改成王處久的原因，以及爲何不雙膝下跪。魯詛回答，拜見時都是雙膝下跪的，因有足病看上去像是單膝下跪。

當初，南苑有唐代的舊石碑，上面寫着“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的文字。皇上看見説：“苑囿裏不應當有墓地。”劉頍家本來是劉怦的後代，下詔賜劉頍三百貫錢遷墓改葬。

劉頍三次遷官到右宣徽使。貞祐二年，轉任左宣徽使。第二年，退休，遷升一級。章宗説：“你是老臣，現在朝廷多事，難道應當離開職位？朕自從太子死後，考慮不周到，等待心情稍微平静，就把上等州郡讓卿治理。”不久，起用爲知開封府。四年正月一日，攝左宣徽使。又一次以年高請求退休，不到半年，又起用爲御史中丞。詔令劉頍安撫河南路，捉拿盜賊。因與保静軍節度使一起飲酒獲罪，被解除職務。後起用爲太子詹事，升任太子少師。詹事院準備開闢擴大東宮周圍的院墻，劉頍向皇太子請求説：“戰亂飢餓的時候，爲什麼興起這種勞役？”於是就停止了。不久，劉頍死去。

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父親叫時承謙，因爲富有稱雄鄉里，年景饑荒時他打開糧倉救濟窮苦缺糧的人，爲借貸人毁棄債券。

遼國太康九年，立愛考中進士，調任泰州幕官。遇父親喪亡解官，喪期後調任同知春州事。不到一年，遷任雲内縣縣令，又除授文德令。被樞密院挑選爲吏房副都承旨，轉任都承旨。多次遷官至御史中丞，他剛强正直敢於進言，觸犯權臣貴族。除授燕京副留守，遇母親喪亡解官，喪期没滿起用任舊職，遷任遼興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

太祖已經平定燕京，派遣平州人韓詢拿着詔令去招降宣諭平州。這時候，奚族國王回离保在盧龍嶺，立愛不敢立即朝見太祖，先派人表達誠意説：“百姓性情愚昧固執，没有立即順從，是

願降寬恩，以慰反側。”詔曰：“朕親巡西土，底定全燕，號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款，特示優恩，應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諸囚禁配隸并從釋免。”於是，遼帝尚在天德，平州雖降，民心未固。奚王回离保軍所在保聚，薊州已降復叛。民間流言謂“金人所下城邑，始則存撫，後則俘掠。”時立愛雖開諭而不肯信，乃上表“乞下明詔，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義。他日兵臨于宋，順則撫之，逆則討之，兵不勞而天下定矣。”上覽表嘉之，詔答曰：“卿始率吏民歸附，復條利害，悉合朕意，嘉嘆不忘。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恐陰相連結，故遷處于嶺東。西京人民既無異望，皆按堵如故。或有將卒貪悍，冒犯紀律，輒掠降人者。已諭諸部及軍帥，約束兵士，秋豪有犯，必刑無赦。今遣斡羅、阿里等爲卿副貳，以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朕意。”

希望你降下寬大的恩命，用此安慰心懷反復的人。”太祖下詔說：“朕親自巡行西方，平定全部燕地，號令傳達到的地方，城邑都被攻克。嘉賞你的真誠，特別表示優厚的恩命，所有在遼的大小官員都可以充任原有官職，關押在獄、發配爲奴的各色人等全部免罪釋放。”在這時，遼帝還在天德，平州雖然已經投降，人心還不穩固。奚族國王回离保軍隊所在地方聚兵固守，薊州已經投降又反叛。民間流言說：“金人攻克的城邑，開始是撫恤，後來就搶奪。”時立愛即使開導曉諭，衆人也不願意相信，於是上奏表“乞求下達明白的詔書，派官員分別巡行郡邑，宣諭皇帝的仁德信義。今後軍隊到達宋，歸順的就對他們實行安撫，反抗的就對他們實行討伐，軍隊不辛苦而天下就平定了。”太祖閱覽奏表後表示贊賞，下詔書回答說：“卿首先率領官吏百姓歸附，又分條陳述利害，全部符合朕的意思，贊美感嘆，不會忘記。山西部族因爲遼國君主還没有被俘獲，恐怕他們暗中勾結，所以遷徙他們到嶺東去居住。西京人民既然没有别的企圖，全都像從前那樣安居。或許將官兵士有貪財凶狠、觸犯紀律、隨意搶劫投降者的人。已經曉諭各部及其軍隊將帥，管束兵士，有絲毫的侵犯，一定嚴懲不貸。現派遣斡羅、阿里等人擔任你的副手，以安撫百姓。希望你曉諭所部人衆，讓他們知道朕的意思。”

其後，以平州爲南京，用張覺爲留守，時立愛遂去平州。而張覺遂因燕京人東徙，其衆怨望，覺遂叛入于宋。

以後，把平州作爲南京，任用張覺爲留守，時立愛於是離開平州。但張覺因爲燕京人向東遷徙，他手下的人心懷不滿，張覺於是叛變投歸到宋。

立愛既去平州歸鄉里，太祖以燕、薊與宋，新城入于宋。宋累詔立愛，立愛見宋政日壞，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

立愛已離開平州回歸家鄉，太祖把燕、薊給了宋，新城劃入宋的疆土。宋多次下詔召見立愛，立愛看見宋朝的政治一天天敗壞，不願意應詔，告誡他宗族中的人不能去求取官職。

及宗望再取燕山，立愛詣幕府上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其子侄數人。立愛從宗望軍數年，謀畫居多，封陳國公。表求解機務，不從。九年，爲侍中、知樞密院事。久之，

到宗望再次奪取燕山時，立愛到幕府進見，被任命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并任命他的兒子、侄子數人爲官。立愛跟隨宗望的軍隊數年，出謀劃策以他最多，封爲陳國公。立愛上表章請求解除他的重要職務，没被接受。九年，任侍中、知

加中書令。

天會十五年，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賻贈錢布繒帛有差。詔同簽書燕京樞密院事趙慶襲護喪事，葬用皆官給之。

韓企先

韓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爲中書令，徙居柳城，世貴顯。

乾統間，企先中進士第，回翔不振。都統杲定中京，擢樞密副都承旨，稍遷轉運使。宗翰爲都統經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

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改更。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爲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

十二年，以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爲相，每欲爲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爲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漏，密謨顯諫，必咨於王。宗翰、宗幹雅敬重之，世稱賢相焉。

樞密院事。時間既久，加任中書令。

天會十五年，退休，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死在家裏，終年八十二歲。朝廷贈賜助喪的錢財帛物各有不等。詔令同簽書燕京樞密院事趙慶襲治理喪事，喪葬的費用都由官府供給。

韓企先，燕京人。九代祖韓知古，在遼國任中書令，遷徙到柳城居住，世代富貴顯赫。

乾統年間，企先考中進士，盤旋下僚，没能提升。都統完顏杲平定中京，提拔他任樞密副都承旨，逐漸遷升至轉運使。宗翰任都統治理山西，表奏企先代理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去世，企先代替他的官職，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官爲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受封爲楚國公。

當初，太祖平定燕京，開始把漢人的宰相官稱賞賜左企弓等人，在廣寧府設置中書省、樞密院，而朝廷中的宰相職務采用原來的女真官號。太宗初年，對此没有改變。到張敦固被處死，把中書省、樞密院遷移到平州設置，蔡靖獻燕山投降，又遷移到燕京設置，凡是漢人居住地區的官吏選授、勞役調發、租税徵收，都代表皇帝處理。所以從時立愛、劉彥宗到企先這些人，官雖爲宰相，職責大約不過如此。斜也、宗幹主持國政，勸説太宗改變女真的舊制度，采用漢人職官制度。天會四年，開始確定職官制度，設立尚書省以下的各司、府、寺。

十二年，以企先任尚書右丞相，召他到上京。他入朝拜見，太宗很驚奇地説："朕從前曾經夢見過這人，今天果然見到了他。"這時候，正在商議禮儀制度，增損舊的章程。企先廣博地通曉經史書籍，瞭解前朝的典章制度，有的繼承，有的改變，都由他取正判斷。企先任宰相，常常想使各個職務都選擇到合適的人，一心把培養扶植、獎許勉勵後輩視爲自己的責任。推薦讀書人，鑒别人物，一個時期内臺省多正人君子。彌補朝政的過失和遺漏，暗中獻策和公開規諫，必然要向君主謀議。宗翰、宗幹素來敬重他，世間稱贊他是賢明的宰相。

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齊國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廟廷。

皇統元年，受封爲濮王。六年，去世，終年六十五歲。正隆二年，按例降封爲齊國公。大定八年，陪位太宗廟庭分享祭祀。

十年，司空李德固孫引慶求襲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無功，其猛安且闕之。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於關决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十五年，謚簡懿。

十年，司空李德固的孫子李引慶請求承襲他祖父的猛安官位，世宗說："德固没有功勞，他的猛安姑且空缺。漢人中的宰相衹有韓企先最賢明，其餘的人趕不上他。"十一年，將要在衍慶宮畫功臣像，世宗說："丞相企先，本朝的典章制度多出在這個人手上，至於參與決定大的政事，同大臣謀劃商議，不叫外人知道，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功勞。漢人中在他以前和以後任宰相的都比不上他，把他列在功臣的畫像裏，也足以鼓勵後來的人。"十五年，賜謚號爲簡懿。

韓鐸

韓鐸字振文，企先次子也。皇統末，以大臣子授武義將軍。熙宗聞其有儒學，賜進士第，除宣徽判官。再遷刑部員外郎，海陵遣中使諭之曰："郎官，高選也。汝勛賢之子，行己莅官，能世其家，故以命汝。苟能夙夜在公，當不次擢用，雖公相可到。"鐸感奮，獄或有疑，據經議讞。海陵伐宋，改兵部員外郎。

韓鐸字振文，是韓企先的第二個兒子。皇統末年，因爲是大臣的兒子被授任爲武義將軍。熙宗聽説他有儒家學問，賜進士及第，除授宣徽判官。又遷任爲刑部員外郎，海陵王派遣宦官曉諭他說："郎官，是選官中的高等職位。你是功臣賢人的兒子，個人修養、當官供事，能够繼承先世的傳統，所以將此官職任命你。如果你能够朝夕盡心爲公，必當不按等次提拔任用你，即使三公宰相也可以達到。"韓鐸感激奮發，獄訟有疑竇，就根據儒家經義審議。海陵王討伐宋，改任爲兵部員外郎。

大定初，遷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禦使，求養親，解去。召爲左諫議大夫，遷中都路都轉運使。頃之，上謂宰臣曰："韓鐸年高，不任繁劇，且其母老矣，可與之便郡。"於是，改順天軍節度使。卒。

大定初年，遷升爲兵部郎中，積官到河州防禦使，請求供養母親，卸職離開朝廷。被召入任左諫議大夫，遷任中都路都轉運使。不久，世宗告訴輔政大臣說："韓鐸年紀大了，不能擔任繁重的事務，而且他的母親老了，可給他近便的郡。"於是，改任順天軍節度使。後去世。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彦宗、時立愛規爲施設，不見于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内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贊曰：太祖進入燕地，開始采用遼國南、北面的官僚制度。所以劉彦宗、時立愛規劃的設施，没有出現在朝廷上。戰爭中的空閑，處理官府的政事，治理民間的事務，致力農事，積蓄糧食，對内供應京城，對外運供軍糧，這是他們的功勞。韓企先擔任兩朝的宰相將近二十年，功成業著，世宗稱贊他賢能。



金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十七

酈瓊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施宜生　張中孚
張中彥　宇文虛中　王倫

酈瓊

酈瓊字國寶，相州臨漳人。補州學生。宋宣和間，盗賊起，瓊乃更學擊刺挽强，試弓馬，隸宗澤軍，駐于磁州。未幾告歸，括集義軍七百人，復從澤，澤署瓊爲七百人長。澤死，調戍滑州。時宗望伐宋，將渡河。戍軍亂，殺其統制趙世彥而推瓊爲主。瓊因誘衆，號爲勤王，行且收兵，比渡淮，有衆萬餘。康王以爲楚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武泰軍承宣使。未幾，率所領步騎十餘萬附于齊，授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齊國廢，以爲博州防禦使。用廉，遷驃騎上將軍。宗弼復河南，以瓊爲山東路弩手千户，知亳州事。丁母憂，去官。

宗弼再伐江南，以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與計事。從容語同列曰："瓊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吴合，可謂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

酈瓊字國寶，是相州臨漳縣人。補爲州學學生。宋宣和年間，盗賊興起，酈瓊於是改學擊劍挽弓，考試射箭騎馬，隸屬宗澤的部隊，駐扎在磁州。不久告假回鄉，招集義軍七百人，又跟隨宗澤，宗澤以酈瓊充任七百人的長官。宗澤死後，改戍守滑州。當時宗望攻伐宋，即將渡黄河。戍守的軍人作亂，殺了他們的統制趙世彥而推舉酈瓊爲首領。酈瓊藉此引導衆人，號稱起兵援救王室，一邊聚集軍隊，等到渡淮河時，已有兵一萬多人。康王任命爲楚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多次遷升至武泰軍承宣使。不久，酈瓊率領他統領的十多萬步兵騎兵歸附齊國，授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齊國廢除，被任命爲博州防禦使。考察合格，升驃騎上將軍。宗弼收復河南，以酈瓊爲山東路弩手千户，知亳州事。爲母親守喪，離官。

宗弼再次討伐江南，認爲酈瓊向來知道南方山川的險易，召他到軍中參與軍事的謀劃。酈瓊從容地對同僚説："酈瓊曾經跟隨大軍向南攻伐，常見元帥國王親臨戰場督戰，矢石交錯聚集，而國王脱下頭盔，指揮三軍，意氣鎮定，用兵取勝，都與孫子、吴起的戰術符合，可以説得上是著名於當世的英雄。至於他親自冒着刀刃箭鏃，向前不避危險，將士們看見他這樣，誰還敢吝惜死亡呢。這就必然一往無前，一天開闢千里國土。江南的統帥，才能趕不上平常人，每當出兵

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决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衆以爲確論。元帥，謂宗弼也。

作戰，一定是身居幾百里以外，説這叫慎重。有時督促招集軍隊，更换將校，衹用一個人拿着空文往來通知，這就叫做調發。制服敵人决定勝負完全托付給副將，因此有智慧的人叛離，愚蠢的人喪失軍隊。僥幸獲得一次小勝，就捷報飛馳，增報俘虜斬殺的人數作爲自己的功勞，招致將士的怨恨。即使有時親自臨戰，也必定是首先逃跑。而國政又没有法度，剛取得微小的功勞，已給予豐厚的賞賜，有的犯有大罪，却擱置不殺。没有淪爲覆滅，已經是上天的寵愛了，哪裏能够振作奮起呢?”衆人都認爲對。元帥，指的是宗弼。

及宗弼問瓊以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我。頗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既而，江南果稱臣，宗弼喜瓊爲知言。

又宗弼以江南成敗及誰敢抗拒之事咨詢酈瓊時，酈瓊説：“江南軍勢怯弱，都是敗逃之餘，又没有好的統帥，拿什麽來抵抗我軍。略微聽説秦檜掌管國事。秦檜是老儒生，就是所説的亡國的大夫，小心戒慎地守護自己的疆土，衹怕遭到滅亡。我們大軍到江南，他們君臣正心驚膽碎，將會連悲嘆都來不及，就像受箭傷的鳥可以用空張之弦聲嚇落下來。”不久，江南果真稱臣，宗弼喜愛酈瓊有遠見。

初，瓊去亳未幾，宋兵陷之而不守，復棄去，乃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軍至，超復以州事委其鈐轄衛經而遁去。帥府使人招經，經不下。及城潰，百姓惶懼待命，瓊請於元帥曰：“城所不下者，凶竪劫之也。民何罪，願慰安之。”元帥以瓊先嘗守亳，因止戮經而釋其州人，復命瓊守亳。凡六年，亳人德之。遷武寧軍節度使。皇統八年，爲泰寧軍節度使。九年，遷歸德尹。貞元元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卒于官，年五十。

當初，酈瓊離開亳州不久，宋軍攻陷亳州而不能守衛，又遺棄離去，衹用本州人宋超守衛。等大軍到達的時候，宋超又把政事委托給鈐轄衛經而逃離。元帥府派人招降衛經，衛經不投降。到州城被攻破，老百姓驚惶待命，酈瓊向元帥請求説：“亳州城不投降的原因，是凶惡的小人威逼百姓。百姓有什麽罪過，希望慰問安撫他們。”元帥因爲酈瓊曾經爲亳州守，於是衹殺了衛經而赦免了州民，又任命酈瓊爲亳州守。總共六年，亳州的人感激他。遷武寧軍節度使。皇統八年，任泰寧軍節度使。九年，遷歸德尹。貞元元年，加官金紫光禄大夫，死在任上，時年五十歲。

李成

李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勇力絶倫，能挽弓三百斤。宋宣和初，試弓手，挽强異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衆爲盗，鈔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歸齊，累除知開德府，

李成字伯友，是雄州歸信人。勇力超過常人，能够拉三百斤的弓。宋宣和初年，參加弓箭手考試，拉强弓入特等。積官至淮南招捉使。李成却聚集衆人爲强盜，在江南劫掠，宋派兵擊敗他，李成於是歸附僞齊國，積官授至執掌開德

從大軍伐宋。齊廢，再除安武軍節度使。

成在降附諸將中最勇鷙，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雨具，雖沾濕自如也。有告成反者，宗弼察其誣，使成自治，成杖而釋之，其不校如此。以此，士樂爲用，所至克捷。

宗弼再取河南，宋李興據河南府。成引軍入孟津，興率衆薄城，鼓噪請戰，成不應。日下昃，興士卒倦且飢，成開門急擊，大破之。興走漢南，成遂取洛陽、嵩、汝等。河南平，宗弼奏成爲河南尹，都管押本路兵馬。嘗取官羨粟充公費，坐奪兩官，解職。正隆間，起爲真定尹，封郡王，例封濟國公。卒，年六十九。

府，跟隨大軍攻伐宋。齊國被廢除，又授任安武軍節度使。

李成在歸附的衆將中最勇敢凶猛，號令很嚴格，没有誰敢於觸犯。在戰場上身處衆將之前。士兵没有進餐自己就不先吃，有生病的親自看望。不拿雨具，即使淋濕也安然自如。有人告李成謀反，宗弼發現控告不實，命令李成自己處理，李成處以杖刑而釋放了他，他就像這樣不計較。因此，將士樂意爲他效力，所到之處能取得勝利。

宗弼再次攻占河南，宋李興占據河南府。李成帶領軍隊進入孟津，李興率軍逼近城池，擊鼓呐喊挑戰，李成不應戰。太陽西斜，李興的士兵又疲倦又飢餓，李成打開城門驟然攻擊，大敗李興。李興向漢南逃跑，李成於是攻占洛陽、嵩、汝等地。河南平定，宗弼上奏李成任河南尹，總管本路兵馬。他曾經取官府餘糧充公費，因此罪官被削兩級，解除職務。正隆年間，起用爲真定尹，封郡王，依例封濟國公。去世，終年六十九歲。

孔彥舟

孔彥舟字巨濟，相州林慮人。亡賴，不事生産，避罪之汴，占籍軍中。坐事繫獄，説守者解其縛，乘夜逾城遁去。已而殺人，亡命爲盜。宋靖康初，應募，累官京東西路兵馬鈐轄。聞大軍將至山東，遂率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渡河南去。宋人復招之，以爲沿江招捉使。彥舟暴横，不奉約束，宋人將以兵執之，彥舟走之齊，從劉麟伐宋，爲行軍都統，改行營左總管。

齊國廢，累知淄州。從宗弼取河南，克鄭州，擒其守劉政，破孟邦傑於登封，授鄭州防禦使。討平太行車轅嶺賊。從征江南，渡淮破孫暉兵萬餘人，下安豐、霍丘。及攻濠州，以彥舟爲先鋒，順流薄城，擒其水軍統制邵青，遂克濠州。師還，累官

孔彥舟字巨濟，相州林慮人。他不務正業，不事生産，逃罪到汴京，在軍中落户。因事獲罪囚於監獄，游説看守人解開身上的繩索，趁夜晚翻越城墻逃走。不久殺人，逃命當了强盜。宋靖康初年，應召參軍，積官至京東西路兵馬鈐轄。他聽説金國大軍將到山東，於是率領部屬搶劫殺害百姓，焚燒房屋，掠奪財物，渡過黄河向南而去。宋人重新招他，任命爲沿江招捉使。彥舟殘暴横行，不遵守法令，宋人準備派軍隊捉拿他，彥舟跑到齊國，跟隨劉麟攻伐宋，任行軍都統，改任行營左總管。

齊國被廢除，彥舟積官至知淄州。跟隨宗弼奪取河南，攻破鄭州，活捉守將劉政，在登封打敗孟邦傑，授官鄭州防禦使。討伐平定太行車轅嶺的賊軍。彥舟跟隨征討江南，渡淮河打敗孫暉軍兵一萬多人，占領安豐、霍丘。到進攻濠州時，任用彥舟爲先鋒，順流迫近城池，活捉濠州水軍統制邵青，於是攻克濠州。軍隊撤回，積官

工、兵部尚書，河南尹，封廣平郡王。正隆例降金紫光祿大夫，改西京留守。

彦舟荒于色，有禽獸行。妾生女姿麗，彦舟苦虐其母，使自陳非己女，遂納爲妾。其官屬負官錢，私其妻與折券。惟破濠州時，諸軍凡係獲皆殺之，彦舟號令毋輒殺，免者數千人，人頗以此稱之。然自幼至老常在行伍，習兵事，知利鈍。海陵欲以爲征南將佐，正隆五年，除南京留守。

彦舟有疾，朝臣有傳彦舟死者，而彦舟尚無恙，海陵盡杖妄傳彦舟死者，以激勵之。無何竟死於汴，年五十五。遺表言"伐宋當先取淮南"云。

徐文

徐文字彦武，萊州掖縣人，徙膠水。少時販鹽爲業，往來瀕海數州，剛勇尚氣，儕輩皆憚之。宋季盜起，募戰士，爲密州板橋左十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爲"徐大刀"。後隸王龍圖麾下，與夏人戰，生擒一將，補進武校尉。東還，破群賊楊進等，轉承信郎。

宋康王渡江，召文爲樞密院準備將，擒苗傅及韓世績，以功遷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材勇。是時，李成、孔彦舟皆歸齊，宋人亦疑文有北歸志，大將閻皋與文有隙，因而譖之。宋使統制朱師敏來襲文，文乃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于齊。

齊以文爲海、密二州滄海都招捉使兼水軍統制，遷海道副都統兼海道總管，賜金帶。文以策干劉豫，欲自海道襲臨安，豫不能用。齊國廢，元

至工部、兵部尚書，河南尹，封爲廣平郡王。正隆年間依例降官爲金紫光祿大夫，改西京留守。

彦舟迷亂於女色，有禽獸之行。他的妾生的女兒姿容美麗，彦舟竭力虐待她的母親，要她母親承認她不是自己的親生女，於是收納爲妾。他的下屬官吏虧欠官府錢，彦舟私通他們的妻子而爲其抵折債券。衹有攻破濠州時，各軍凡是俘獲的人都殺了，彦舟下令不要任意殺戮，免死的有數千人，這件事很受人稱贊。因爲他從幼至老常在軍隊中，熟習軍事，知道利害。海陵王想任用他爲征討南方的將佐，正隆五年，任南京留守。

彦舟有病，朝臣中有人傳説彦舟死了，但彦舟還平安無事，海陵王杖責亂傳彦舟死了的全部人，以此來激勵彦舟。不久彦舟終於在汴京死去，時年五十五歲。他的遺表説"討伐宋應當首先奪取淮南"。

徐文字彦武，是萊州掖縣人，移居膠水。少年時以販鹽爲職業，來往於靠近海的數州，剛强勇敢崇尚意氣，同輩人都害怕他。宋朝末年盜賊興起，招募戰士，徐文爲密州板橋左十將之一。他的勇力超過别人，揮動的大刀重五十斤，所到之處，鋭不可當，人稱"徐大刀"。後來隸屬王龍圖帳下，與西夏人作戰，活捉一員將領，補爲進武校尉。東還，打敗群賊楊進等人，轉官承信郎。

宋康王渡長江，召徐文爲樞密院準備將，捉獲苗傅和韓世績，因功遷升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衆將嫉妒他的才力勇武。這時，李成、孔彦舟都已歸附齊國，宋人也懷疑徐文有歸附北方的打算，大將閻皋與徐文有怨恨，藉此誣陷徐文。宋命令統制朱師敏襲擊徐文，徐文於是率戰船數十艘航海歸附齊國。

齊國任命徐文爲海、密二州滄海都招捉使兼水軍統制，遷升海道副都統兼海道總管，賜予金帶。徐文以計策説服劉豫，想從海道襲擊臨安，劉豫没有采納。齊國廢除，元帥府秉承旨意任徐

帥府承制以文爲南京步軍都虞候，權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眷元年，破太行賊梁小哥，以本職兼水軍統制。朝廷以河南與宋，除文山東路兵馬鈐轄。

宗弼復取河南，文破宋將李寶於濮陽、孟邦傑於登封。宋蔣知軍據河陽，文遲明至其城下，使别將攻城東北，自將精鋭潛師襲南門。城中悉衆救東北，文乃自南門斬關入城。宋軍潰去，追擊敗之。破郭清、郭遠於汝州。鄭州叛，復取之，擊走宋將戚方。河南既平，宗弼勞賞將士，賞文銀幣鞍馬。充行軍萬户，從宗弼取廬、濠等州，超换武義將軍。知濟州，在職七年，移知泰安軍。

海陵即位，録舊功，累遷中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金帶，改滄州防禦使。未幾，海陵謀伐宋，改行都水監，監造戰船於通州。

東海縣人徐元、張旺作亂，縣人房真等三人走海州，及走總管府，上變。州、府皆遣使效隨真等詣東海觀賊形勢，皆爲賊所害。州、府合兵攻之，累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惡聞其事，詔文與步軍指揮使張弘信、同知大興尹李惟忠、宿直將軍蕭阿窊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謂文等曰："朕意不在一邑，將以試舟師耳。"文等至東海，與賊戰，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獲徐元、張旺，餘衆請降。是役也，張弘信行至萊州，稱疾留止，日與妓樂飲酒。海陵聞之。師還，杖弘信二百。文遷定海軍節度使。房真三人官賞有差。死賊者皆贈官三級，以銀百兩、絹百匹賜其家。

大定二年，詣闕自陳年老目昏，懇求致仕。許之。以覃恩遷龍虎衛上將軍，卒于家。

文爲南京步軍都虞候，權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眷元年，徐文擊敗太行賊人梁小哥，以本官兼任水軍統制。朝廷把河南付與宋，授任徐文山東路兵馬鈐轄。

宗弼重新奪取河南，徐文在濮陽打敗宋將李寶、在登封打敗孟邦傑。宋朝蔣知的軍隊占據河陽，徐文黎明到達河陽城下，派别的將領進攻城的東北，自己帶領精鋭部隊秘密出兵襲擊南門。城中全部人馬都到東北面援救，徐文於是從南門進城。宋軍崩潰逃走，又被追擊打敗。徐文在汝州擊潰郭清和郭遠。鄭州叛變，又重新奪取，打跑宋將戚方。河南已經平定，宗弼犒勞獎賞將士，賞給徐文銀幣鞍馬。充任行軍萬户，跟隨宗弼奪取廬、濠等州，破格换爲武義將軍。知濟州，在職七年，移知泰安軍。

海陵王登位，記録舊有功勞，多次遷升至中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金帶，改任滄州防禦使。不久，海陵王謀劃討伐宋朝，徐文改任都水監，在通州監造戰船。

東海縣人徐元、張旺作亂，縣人房真等三人逃到海州，及到總管府，報告謀反叛亂。州和府都派遣使者效力并跟隨房真等人到東海觀察賊人的情況，他們都被賊人殺害。州和府集合軍隊進攻東海，連續幾個月都攻不下。海陵王將要討伐宋，厭惡聽這件事，下詔徐文與步軍指揮使張弘信、同知大興尹李惟忠、宿直將軍蕭阿窊率領九百水軍浮海征討，告訴徐文等人説："朕的心意不在一座城邑，要以此來考較水軍罷了。"徐文等人到東海，與賊人交戰，打敗他們，斬首五千多級，俘獲徐元和張旺，其餘的賊人請降了。這次戰役，張弘信行進到萊州，稱説有病留下來，天天與歌妓作樂飲酒。海陵王聽説了這件事。軍隊撤回，杖責張弘信二百。徐文遷升定海軍節度使。房真三人分别按官階受恩賞。死於賊的人都贈官三級，以一百兩銀、一百匹絹賜他們的家屬。

大定二年，徐文赴朝廷自述年老眼花，懇求退休。世宗應允了。因普行封賞遷官爲龍虎衛上將軍，死在家裏。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聞强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及王師入汴，宜生走江南。復以罪北走齊，上書陳取宋之策，齊以爲大總管府議事官。失意於劉麟，左遷彰信軍節度判官。齊國廢，擢爲太常博士，遷殿中侍御史，轉尚書吏部員外郎，爲本部郎中。尋改禮部，出爲隰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參知政事張浩薦宜生可備顧問，海陵召爲翰林直學士，撰《太師梁王宗弼墓銘》，進官兩階。正隆元年，出知深州，召爲尚書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

施宜生字明望，是邵武人。他見聞廣博，記憶力强，不到二十歲，由鄉里推薦進太學。宋政和四年，擢升上舍第，經過學官的考試，授潁州教授。到金軍入汴，施宜生跑到江南。又因犯罪北逃到齊國，上書陳述攻取宋的計謀，齊國任命他爲大總管府議事官。因與劉麟意見不合，降爲彰信軍節度判官。齊國廢除，施宜生提升爲太常博士，遷殿中侍御史，轉尚書吏部員外郎，任本部郎中，隨即改官禮部，出任隰州刺史。天德二年，因參知政事張浩舉薦施宜生可以充任顧問，海陵王召他任翰林直學士，撰寫《太師梁王宗弼墓銘》，進升官階兩級。正隆元年，出任知深州，召入任尚書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

四年冬，爲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耻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間以首丘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幾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闢離剌使還以聞，坐是烹死。

四年冬，任宋國正旦使。施宜生自認爲是犯罪北逃，耻於見到宋人，堅決推辭，不允許。宋命令張燾安排他住宿都亭館舍，藉機以狐狸首丘之義諷之。施宜生環顧他的副手不在旁邊，作隱語説：“今天北風很强勁。”又拿幾案上的筆扣擊説：“筆來，筆來。”於是宋開始警戒。他的副使耶律闢離剌使還以此奏聞，施宜生因此獲罪被烹死。

初，宜生困于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爲於建、劍。已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泰之吴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置疑邪。”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餕，而汝獨遜諸儕，且撤器有嘆聲，是以識汝非真傭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贐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當初，施宜生爲科舉考試所困，遇見一個善於相面的僧人，告訴施宜生説：“你臉上有掌權的骨相，可以爲公可以爲卿。但看你身上的毛，都逆着朝上，而且覆蓋手腕，必定先符合這種情形而後纔能够顯貴。”施宜生聽了他的話，大喜，竟然到建、劍去跟隨范汝爲。不久，汝爲失敗，施宜生改换服裝在泰地吴翁家裏當了三年傭人，翁認爲他不同於尋常，一天屏斥其他人追問施宜生的姓名，施宜生説：“我謹慎地做傭人，主人竟然還懷疑。”翁固執地追問他，施宜生請教其中的緣故。翁説：“往日宴請客人，做工的人全都在吃餘下的食品，而祇有你避開同伴，而且撤除餐具時有嘆息聲，因此知道你不是真的傭人。”施宜生於是將自己的情況告訴翁，翁贈送路費給施宜生，夜間渡淮河而歸。考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被選爲第一名，他以後的遭遇竟然同僧人

說的一樣。

張中孚

張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仕宋至太師，封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承節郎。宗翰圍太原，其父戰歿，中孚泣涕請迹父尸，乃獨率部曲十餘人入大軍中，竟得其尸以還。累官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屢從吴玠、張浚以兵拒大軍。浚走巴蜀，中孚權帥事。天會八年，睿宗以左副元帥次涇州，中孚率其將吏來降，睿宗以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

張中孚字信甫，他的祖先從安定遷居到張義堡。父名達，在宋作官至太師，封慶國公。中孚因父親恩蔭補爲承節郎。宗翰包圍太原，中孚的父親戰亡，中孚哭泣請求尋找父親的尸體，於是獨自率領家僕十多人入金大軍中，竟然獲得尸體回來。積官至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多次跟隨吴玠、張浚率軍隊抵抗大軍。張浚逃奔巴蜀，中孚代行統帥事務。天會八年，睿宗以左副元帥之職駐軍於涇州，中孚率領他的將官來投降，睿宗任命他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任涇原路經略安撫使。

齊國建，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壯爲鄉軍。中孚以爲涇原地瘠無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習，今遽紛更，人必逃徙，祇見其害，未見其利也。竟執不行。時齊政甚急，莫敢違，人爲中孚懼，而中孚不之顧。未幾齊國廢，一路獨免掊克之患。

齊國建立，用什一法收繳百姓田地，注册成年男子爲鄉軍。中孚認爲涇原土地貧瘠没有良田，而且保甲法實行已久，現在突然更改，人們必然逃亡遷移，祇能見到它的害處，不見它的好處。竟然堅持不施行。當時齊國政令很嚴峻，没有人敢違反，有人爲中孚害怕，而中孚却不理會。不久齊國廢除，祇有涇原路免遭搜刮民田的禍害。

天眷初，爲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賜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河南、陝西，移文宋人，使歸中孚。至汴，就除行臺兵部尚書，遷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明年，拜參知政事。貞元元年，遷尚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三年，以疾告老，乃爲濟南尹，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進封崇王。卒，年五十九，加贈鄧王。

天眷初年，任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賜予土地給江南，中孚於是入宋。宗弼再次平定河南、陝西，向宋人發公文，要他們歸還中孚。中孚到了汴州，就地任命爲行臺兵部尚書，升任參知行臺尚書省事。第二年，拜參知政事。貞元元年，遷尚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三年，因病告老辭官，於是任濟南尹，加開府儀同三司，封爲宿王。改任南京留守，又進位封崇王。去世，終年五十九歲，加贈鄧王。

中孚天性孝友剛毅，與弟中彥居，未嘗有間言。喜讀書，頗能書翰。其御士卒嚴而有恩，西人尤畏愛之。葬之日，老稚扶柩流涕蓋數萬人，至爲罷市，其得西人之望如此。正隆例封崇進、原國公。

中孚天性孝順友愛，剛强堅毅，與弟弟中彥同住，從來没有閑言雜語。喜愛讀書，很能寫文章。他治理士兵嚴而有恩，西戎特别畏懼敬愛他。安葬之日，老幼扶着棺柩流淚的大概有幾萬人，爲之罷市停業，他在西戎中獲得這樣的聲望。正隆年間依例封崇進、原國公。

張中彥

張中彥字才甫，中孚弟。少以父

張中彥字才甫，是中孚的弟弟。少年時因父

任仕宋，爲涇原副將，知德順軍事。睿宗經略陝西，中彦降，除招撫使。從下熙、河、階、成州，授彰武軍承宣使，爲本路兵馬鈐轄，遷都總管。

宋將關師古圍鞏州，與秦鳳李彦琦會兵攻之。王師下饒風關，得金、洋諸州，以中彦領興元尹，撫輯新附。師還，代彦琦爲秦鳳經略使。秦州當要衝而城不可守，中彦徙治北山，因險爲壘，今秦州是也。築臘家諸城，以扼蜀道。帥秦凡十年，改涇原路經略使、知平凉府。

朝廷以河南、陝西賜宋，中孚以官守隨例當留關中。熙河經略使慕洧謀入夏，將窺關、陝，中彦與環慶趙彬會兩路兵討之，洧敗入于夏。中彦與兄中孚俱至臨安，被留，以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靖海軍節度使。

皇統初，恢復河南，詔徵中彦兄弟北歸，爲静難軍節度使，歷彰化軍、鳳翔尹，改尹慶陽，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寧州刺史。宗室宗淵毆死傔佐梁郁。郁，遠人家貧無能赴告者。中彦力爲正其罪，竟置于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均賦調法，奸豪無所蔽匿，人服其明。

正隆營汴京新宫，中彦采運關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絶，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彦使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鈎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艦畢功，將發旁郡民曳之就水。中彦召役

親蔭庇在宋做官，任涇原副將，知德順軍事。睿宗籌劃謀取陝西，中彦投降，任招撫使。跟隨睿宗攻下熙、河、階、成四州，授彰武軍承宣使，任本路兵馬鈐轄，升任都總管。

宋將領關師古包圍鞏州，中彦與秦鳳李彦琦會合軍隊進攻師古。王師攻下饒風關，獲得金、洋各州，任命中彦領興元尹，安撫團聚新歸附的人。軍隊撤回，代李彦琦任秦鳳經略使。秦州處在交通要道而城池不能防守，中彦把官署移到北山，憑藉險要地勢修築城壘，這就是現在的秦州。又修築臘家等城，以此控制蜀道。中彦在秦州作主帥共十年，改任涇原路經略使、知平凉府。

朝廷把河南、陝西賜給宋朝，中孚因爲是當地長官，按例應當留在關中。熙河經略使慕洧圖謀歸附夏國，將要覬覦關、陝，中彦與環慶趙彬會合兩路兵討伐他，慕洧兵敗逃入夏國。中彦與其兄中孚一同到臨安，被留下來，任命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靖海軍節度使。

皇統初年，收復河南，下詔徵召中彦兄弟回歸北方，中彦任静難軍節度使，歷任彰化軍、鳳翔尹，改任慶陽尹，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寧州刺史。皇族宗淵毆打傔佐梁郁致死。梁郁是遠方人，家境貧寒，没有人替他赴官申訴，中彦盡力整治宗淵的罪過，最終按律處置了宗淵。改任彰德軍節度使，公正執行徵調賦税法令，奸人豪强没有可隱瞞的，大家都佩服他的精明。

正隆年間營造汴京新宫，中彦負責采集運輸關中木材。青峰山大樹最多，但山高谷深、交通阻隔，唐、宋以來都不能運出。中彦派人在山崖壑谷間鋪設通道，建成長橋十多里，用車搬運木材，如行平地，開通六盤山水洛的道路，於是直通汴梁。第二年，在黄河上架設浮橋，又命中彦兼領這項勞役。開始造船的時候，匠人没有掌握製造方法，中彦親手製作衹有幾寸長的小船，不用膠和漆而船的頭尾自相鈎連在一起，叫做“鼓子卯”，衆匠人無不驚嘆佩服，他的智慧靈巧就像這樣。浮橋、大船完工後，將要調發附近郡

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于河，取新秫秸密布於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衆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

邑的老百姓拉船下水。中彥招集幾十個役夫，修整地勢向下傾斜到黄河，取新的秫秸杆密密地鋪在地上，又用大木材在浮橋和大船旁邊作限制，清晨督促衆人趁着霜雪拉浮橋和大船，毫不費力就使橋和船到達水中。

俄遷平陽。海陵將伐宋，驛召赴闕，授西蜀道行誉副都統制，賜細鎧，使先取散關俟後命。

不久，遷官平陽。海陵王將要伐宋，用驛馬召中彥赴京城，授西蜀道行營副都統制，賜給精緻的鎧甲，叫他首先奪取大散關然後等待以後的命令。

世宗即位，赦書至鳳翔，諸將惶惑不能决去就，中彥曉譬之，諸將感悟，受詔。上召中彥入朝，以軍付統軍合喜。及見，上賜以所御通犀帶，封宗國公。尋爲吏部尚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禁止。"從之。

世宗即位，赦免文書下到鳳翔，衆將惶恐疑惑不能決定去留，中彥開導他們，衆將感動醒悟，接受詔命。世宗召中彥入朝，中彥將軍隊交付給統軍合喜。到面見皇上時，世宗把自己用的通犀帶賜給他，封爲宗國公。不久任吏部尚書。中彥上奏疏説："古代檢查關卡和集市而不收税，現在讓掌管關卡和集市的官吏收税而不檢查。盤問扣留來往商人，以至於打開行囊，比搶劫掠奪還厲害，這樣對國家的體統有所傷害，請求禁止。"世宗聽從了。

逾年，除南京留守。時淮楚用兵，土民與戍兵雜居，訟牒紛紜，所司皆依違不决。中彥得戍兵爲盗者，悉論如法，帥府怒其專决，劾奏之，朝廷置而不問。秩滿，轉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未幾，致仕，西歸京兆。明年，起爲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鞏州劉海構亂，既敗，籍民之從亂者數千人，中彥惟論爲首者戮之。

過了一年，中彥任南京留守。這時淮、楚兩地用兵，當地百姓與戍兵混雜居住，訴訟文書紛紜繁雜，受理的官員都遲疑不決。中彥抓到戍兵中爲盜賊的人，全部按照法律判罪，帥府憤怒他獨斷專行，上奏彈劾他，朝廷置而不問。任期滿，轉爲真定尹兼任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不久，辭官，西歸京兆。第二年，起用爲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鞏州的劉海叛亂，失敗後，登記跟隨作亂的老百姓有幾千人，中彥衹把爲首的人判罪處死。

西羌吹折、密臧、隴逋、厖拜四族恃險不服，使侍御史沙醇之就中彥論方略，中彥曰："此羌服叛不常，若非中彥自行，勢必不可。"即至積石達南寺，酋長四人來，與之約降，事遂定，賞而遣之。還奏，上大悦，遣張汝玉馳驛勞之，賜以球文金帶，用郊恩加儀同三司。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哀號輟市，立像祀之。

西羌的吹折、密臧、隴逋、厖拜四部族依仗地勢險要不服從朝廷，世宗派侍御史沙醇之到中彥那裏討論策略，中彥説："這些羌人歸附反叛無常，如果不是中彥親自去，勢必不成。"他就到積石的達南寺，酋長四人來後，中彥與他們約定投降，事情便確定了，中彥獎賞四個酋長并遣送他們。回來後上奏，皇上很高興，派遣張汝玉乘驛馬慰勞中彥，賞賜他球文金帶，因爲郊祀的恩典加封儀同三司。因病死在任上，終年七十五歲。百姓悲傷大哭，停止交易，塑像祭祀。

贊曰：自古健將武夫，其不才者，遭世變遷，賣降恐後。此其常態，君子之所不責也，酈瓊、徐文是已。施宜生反覆壬人，李成盜賊之靡，孔彦舟漁色親出，自絶人類，又何責也。張中孚、中彦雖有小惠足稱，然以宋大臣之子，父戰没於金，若金若齊，義皆不共戴天之仇。金以地與齊，則甘心臣齊，以地歸宋，則忍耻臣宋，金取其地，則又比肩臣金。若趨市然，唯利所在，於斯時也，豈復知所謂綱常也哉？吁。

贊曰：從古代以來的健將武夫，其中没有才能的人，遇到世道變化，賣國投降惟恐落後。這是他們經常的態度，也是君子不責求他們的原因，酈瓊、徐文就是這樣的人。施宜生是個反覆無常的奸佞小人，李成是盜賊中罪惡累累的，孔彦舟貪取親生女兒的美色，自絶於人類，又責備他什麽呢。張中孚和張中彦雖然有小的惠政值得稱贊，但是以宋朝大臣的兒子，父親與金人交戰陣亡，不論是金國還是齊國，從道義上説都是不共戴天的仇人。金國把土地賜予齊國，他們就甘心作齊國的臣子，把土地歸還宋，就忍受羞耻做宋朝的臣子，金國奪回那些土地，就又并肩爲金國的臣子。好像趨赴集市一樣，衹求有利可圖，在那個時候，又哪裏還知道所謂的三綱五常呢？唉！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蜀人。初仕宋，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天會四年，宋少帝已結盟，宗望班師至孟陽，宋姚平仲乘夜來襲，明日復進兵圍汴。少帝使虛中詣宗望軍，告以襲兵皆將帥自爲之，復請和議如初，且視康王安否。頃之，臺諫以和議歸罪虛中，罷爲青州，復下遷祠職。建炎元年，貶韶州。二年，康王求可爲奉使者，虛中自貶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是時，興兵伐宋，已留王倫、朱弁不遣，虛中亦被留，實天會六年也。朝廷方議禮制度，頗愛虛中有才藝，加以官爵，虛中即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見虛中甚鄙之。

天會十三年，熙宗即位。宗翰爲太保領三省事，封晋國王，乞致仕。批答不允，其詞虛中作也。天眷間，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内郡開國公。書《太祖睿德神功碑》，

宇文虛中字叔通，蜀人。當初在宋做官，歷任至資政殿大學士。天會四年，宋少帝已經同金人締結和約，宗望把軍隊調回孟陽，宋姚平仲趁着黑夜來襲擊，宗望第二天重新進兵包圍汴京。少帝命令虛中到宗望軍營，告訴偷襲之事全是將帥自作主張，又請求和議依舊，并看望康王是否平安。不久，臺諫官把和議的罪過歸於虛中，虛中被罷官，降任青州，又降職擔任宫祠。建炎元年，降職到韶州。二年，康王尋求能够奉命出使金國的人，虛中從貶謫中應詔，恢復資政殿大學士，任祈請使。這時，興兵討伐宋，已經扣留了王倫、朱弁，虛中也被扣留，這是在天會六年。朝廷正商議禮儀制度，很喜愛虛中有才藝，封以官職爵位，虛中立即接受了，與韓昉等人一起掌管誥命。第二年，洪皓到達上京，見到虛中，很鄙薄他。

天會十三年，熙宗即位。宗翰任太保領三省事，封爲晋國王，請求退休。朝廷批答不許，文詞是虛中撰寫。天眷年間，虛中積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爲河内郡開國公。書寫《太祖睿德神功碑》，進官爲金紫光禄大夫。皇統

進階金紫光禄大夫。皇統二年，宋人請和，其誓表曰："自來流移在南之人，經官陳説，願自歸者，更不禁止。上國之於弊邑，亦乞并用此約。"於是，詔尚書省移文宋國，理索張中孚、張中彦、鄭億年、杜充、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家屬，發遣李正民、畢良史還宋，惟孟庾去留聽其所欲。時虛中子師瑗仕宋，至轉運判官，携家北來。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

二年，宋人請和，誓表説："自來流落遷移在南方的人，向官府陳説，自願回去的，更不禁止。貴國對於敝國，也請同樣執行這一條約。"於是，下詔尚書省移公文於宋國，分别索取張中孚、張中彦、鄭億年、杜充、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的家屬，遣送李正民、畢良史回宋，衹有孟庾去留聽任他的志願。當時虛中的兒子師瑗在宋做官，官至轉運判官，携帶家眷來到北方。四年，轉官爲承旨，加封特進。遷禮部尚書，依舊爲承旨。

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直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虛中嘗撰宫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惡虛中者擿其字以爲謗訕朝廷，由是媒蘖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虛中謀反，詔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至今冤之。

虛中依仗才學輕率放肆，喜歡譏刺人，凡是看見女真人就稱他們爲"礦鹵"，達官貴人往往積憤不能平息。虛中曾經撰寫宫殿門額，本來都是贊美的話，厭惡虛中的人挑剔出其中有的字，認爲是誹謗諷刺朝廷，因此醖釀構陷爲虛中的罪狀。六年二月，唐括酬斡的家奴杜天佛留告發虛中圖謀反叛，熙宗詔令官吏審問定罪，但没有罪狀，於是虛構虛中家的圖書爲謀反證據，虛中説："死自然是我應得的。至於圖書，從南方來的士大夫家家都有，高士談的圖書更比我家多，難道也是謀反嗎?"官吏順從旨意，一并殺了士談，到現在人們還認爲這事冤枉。

士談字季默，高瓊之後。宣和末，爲忻州户曹參軍。入朝，官至翰林直學士。虛中、士談俱有文集行于世。

高士談字季默，是高瓊的後代。宣和末年，任忻州户曹參軍。入金，官至翰林直學士。虛中、士談都著有文集流行於世間。

王倫

王倫字正道，故宋宰相王旦弟王勉玄孫。俠邪無賴，年四十餘尚與市井惡少群游汴中。

王倫字正道，是原宋朝宰相王旦的弟弟王勉的第五代孫。混迹於烟花柳巷不務正業，四十多歲還與街上的惡少年結夥成群游蕩於汴京城中。

天會五年，宋人以倫爲假刑部侍郎，與閤門舍人朱弁充通問使。是時，方議伐宋，凡宋使者如倫及宇文虛中、魏行可、顧縱、張邵等，皆留之不遣。居數年，倫久困，乃唱爲和議求歸。元帥府使人謂之曰："此非江南情實，特汝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何爲來哉。惟元帥

天會五年，宋人以王倫任代理刑部侍郎，與閤門舍人朱弁充當通問使。這時，正商議討伐宋，凡是宋的使者像王倫以及宇文虛中、魏行可、顧縱、張邵等人，都扣留不遣送。過了幾年，王倫久處困境，於是倡導和議，請求歸宋。元帥府派人告訴他説："這不是江南的真實情況，衹不過是你自己想出來的這番話罷了。"王倫説："我的使命就有這一意圖，不然爲什麽來呢。望

察之。”

天會十年，劉豫連歲出師皆無功，撻懶爲元帥左監軍經略南邊，密主和議，乃遣倫歸。先此，宋已遣使乞和，朝廷未之許也。倫見康王言和議事，康王大喜，遷倫官，并官其子弟。宋方與齊用兵，未可和。

天會十五年，康王聞天水郡王已薨，以倫假直學士來請其喪，使倫請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自有，與其封劉豫，曷若歸之趙氏。”是歲，劉豫受封已八年，不能自立其國，尚勤屯戍，朝廷厭其無能爲也，乃廢劉豫。撻懶以左副元帥守汴京，於是倫適至。撻懶，太祖從父兄弟，於熙宗爲祖行。太宗長子宗磐以太師領三省事，位在宗幹上。宗翰薨已久，宗幹不能與宗磐獨抗。明年，天眷元年，撻懶與東京留守宗雋俱入朝，熙宗以宗雋爲左丞相。宗雋，太祖子也。撻懶、宗磐、宗雋三人皆跋扈嗜利，陰有異圖，遂合議以齊地與宋，自宗幹以下争之不能得。以侍郎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遣倫先歸。

明年，宋以倫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復來請天水郡王喪柩，及請母韋氏兄弟宗族等。保信軍節度使藍公佐副之。是歲，宗磐、宗雋、撻懶皆以謀反屬吏，熙宗誅宗磐、宗雋，以撻懶屬尊，赦其死，以爲行臺尚書省事左丞相，奪其兵權。右副元帥宗弼奏曰：“撻懶、宗磐陰與宋人交通，遂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會撻懶復謀反，捕而殺之於祁州。倫至上京，有司詳讀康王表文，不書年，閲進奉狀，稱禮物不言職貢，上使宰相責問倫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遂留不遣，遣其副藍公佐歸。

元帥明察。”

天會十年，因劉豫年年出兵都没有戰功，撻懶任元帥左監軍經略南方，秘密主張議和，於是派遣王倫返回宋。在這之前，宋已經派遣使者請和，朝廷没有答應。王倫面見康王談和議之事，康王非常高興，升遷王倫官職，并給他的子弟封官。宋正在與齊國交戰，還不可講和。

天會十五年，康王聽説天水郡王 趙佶已經逝世，以王倫藉直學士之職請求歸還殯喪，叫王倫請求撻懶説：“河南的土地，貴國既然不自己占有，與其封賜給劉豫，不如歸還給趙氏。”這年，劉豫受封已經八年了，他的國家不能自立，還要金幫助駐守，朝廷憎惡他的無所作爲，於是廢除劉豫。撻懶以左副元帥駐守汴京，這時王倫恰好來到。撻懶是太祖皇帝的堂兄弟，於熙宗是祖父一輩。太宗的長子宗磐以太師兼領三省事，地位在宗幹之上。宗翰死去已經很久，宗幹不能獨自與宗磐抗衡。第二年，是天眷元年，撻懶與東京留守宗雋一起入朝，熙宗任命宗雋爲左丞相。宗雋，是太祖的兒子。撻懶、宗磐、宗雋三人都專横跋扈喜好財利，暗地裏有野心，於是一同商議把齊國土地給宋，從宗幹以下的人與他們争論但没有成功。朝廷任命侍郎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派王倫先回宋。

第二年，宋朝任王倫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獻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再次來請求天水郡王 趙佶的靈柩，并請求歸還母親韋氏、兄弟和宗族的人等。保信軍節度使藍公佐爲王倫的副使。這一年，宗磐、宗雋、撻懶都以謀反罪下獄，熙宗殺了宗磐和宗雋，因爲撻懶輩分高，赦免他的死罪，任命爲行臺尚書省事、左丞相，剥奪了他的兵權。右副元帥宗弼上奏説：“撻懶和宗磐暗中與宋人勾結，於是把河南、陝西兩處的土地給予宋人。”正好撻懶又圖謀反叛，在祁州被捕并被殺。王倫到上京，有關部門詳盡研讀康王的表文，没有書寫年號，讀宋朝進奉禮物的文書，稱禮物而不説是貢賦，皇上命宰相責問王倫説：“你衹知道有元帥，哪裏知道有我們上國呢?”於是扣留王倫不遣送，遣送他的副使藍公

佐返宋。

三年五月，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遂伐江南，已渡淮。皇統元年，宋人請和。二年二月，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容州觀察使曹勛進誓表。三月，遣左副點檢賽里、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祹送天水郡王喪柩，及宋帝母韋氏還江南。五月，李正民、畢良史南歸。七月，朱弁、張邵、洪皓南歸。

三年五月，宗弼重新攻取河南、陝西土地，於是討伐江南，已經渡過淮河。皇統元年，宋人請和。二年二月，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和容州觀察使曹勛進獻誓書表文。三月，派遣左副點檢賽里和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祹護送天水郡王趙佶的靈柩，以及宋帝的母親韋氏返回江南。五月，李正民、畢良史回歸南方。七月，朱弁、張邵、洪皓回歸南方。

四年，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上曰："此反覆之人也。"遂殺之於上京，年六十一。

四年，以王倫爲平州路轉運使，王倫已經接受任命後又辭讓，皇上説："這是個反覆無常的人。"於是在上京殺了他，死時六十一歲。

贊曰：孔子云，"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宇文虚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倫紈袴之子，市井爲徒。此豈"行己有耻"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子之死雖冤，其自取亦多矣。

贊曰：孔子説，"自己行爲能保持羞惡之心，出使别國不辱使命，可以叫做士了"。宇文虚中早晨到達上京，晚上就接受了官爵。王倫是個紈絝子弟，與里巷間的市民爲同類。這難道是"自己行爲能保持羞惡之心"的士人，可以獨任使節嗎？二人的死雖然冤枉，大半也是自取殺身之禍啊！

金史卷八十

列傳第十八

熙宗二子

濟安　道濟

斜卯阿里　突合速　烏延蒲盧渾　赤盞暉
大臭(本名撻不野)　磐(本名蒲速越)　阿离補(子)方

熙宗諸子：悼平皇后生太子濟安，賢妃生魏王道濟。

熙宗的各個兒子：悼平皇后生的太子叫濟安，賢妃生的是魏王道濟。

完顏濟安

濟安，皇統二年二月戊子生於天開殿。上年二十四始有皇子，喜甚，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三月甲寅，告天地宗廟。丁巳，翦鬌，奏告天地宗廟。戊午，册爲皇太子。封皇后父太尉胡塔爲王，賜人口、馬牛五百、駝五十、羊五千。隨朝職官并遷一資，皆有賜。己未，詔天下。十二月，濟安病劇，上與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禱，曲赦五百里内罪囚。是夜，薨。謚英悼太子，葬興陵之側，上送至烏只黑水而還。命工塑其像于儲慶寺，上與皇后幸寺安置之。海陵毁上京宫室，寺亦隨毁。

濟安，皇統二年二月戊子日出生於天開殿。皇上二十四歲纔有皇子，非常喜悦，派遣使臣飛馳報告明德宫太皇太后。濟安出生五天就給他取名字，在全國實行大赦。三月甲寅日，祭告天地和祖廟。丁巳日，剪去胎髮，上奏祭告天地和祖廟。戊午日，册封爲皇太子。皇上恩封皇后的父親太尉胡塔爲王，賜給人口、馬牛各五百，駱駝五十、羊五千。隨朝職官都遷升一級官資，都有賞賜。己未日，下詔告知天下。十二月，濟安的疾病嚴重，皇上與皇后親自到佛寺焚香，流着淚悲哀地禱告，特别赦免方圓五百里以内的囚犯。當天夜晚，濟安死去。謚號爲英悼太子，埋葬在興陵的旁邊，皇上送葬到烏只黑水纔返回。命令工匠在儲慶寺塑造濟安的像，皇上與皇后親自到寺廟安置塑像。海陵王毁壞上京的宫殿居室，寺廟也一并毁壞。

完顏道濟

道濟，皇統三年，命爲中京留守，以直學士阿懶爲都提點，張玄素爲同提點，左右輔導之。俄封魏王，

道濟，皇統三年，被任命爲中京留守，以直學士阿懶任都提點，張玄素任同提點，在道濟身旁輔助引導他。他很快被封爲魏王，他的母親被

封其母爲賢妃。初居外，至是養之宫中。未幾，熙宗怒殺之。

封爲賢妃。當初他居住在宫外，到這時纔被收養在宫中。不久，熙宗發怒殺了道濟。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贊曰：金國建國初年制度没有建立，太宗、熙宗都從諳班勃極烈即皇位。諳班勃極烈，在漢語裏是最尊貴的官。熙宗册立濟安爲皇太子，開始辨正名分地位，定立制度。

斜卯阿里

斜卯阿里，父渾坦，穆宗時内附，數有戰功。阿里年十七從其伯父胡麻谷討詐都，獲其弟沙里只。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渾坦攻之，遇敵於木里門甸，力戰久之，阿里挺槍馳刺其將於陣中，敵遂潰。渾坦與石適歡合兵於徒門水，阿里首敗敵兵，取其二城。高麗入寇，以我兵屯守要害，不得進，乃還。阿里追及于曷懶水，高麗人争走冰上，阿里乘之，殺略幾盡，遂合兵于石適歡。道遇敵兵五萬，擊走之。又與石適歡遇敵七萬，阿里先登，奮擊大敗之。石適歡曰："汝一日之間，三破重敵，攻豈可忘。"乃厚賜之。

斜卯阿里，他的父親叫渾坦，穆宗的時候歸附，多次立下戰功。阿里十七歲時跟隨他的伯父胡麻谷討伐詐都，俘獲了詐都的弟弟沙里只。高麗國在曷懶甸修築了九座城池，渾坦進攻他們，與敵軍在木里門甸相遇，奮力交戰已久，阿里舉槍在戰陣中奔馳，刺殺敵人將領，敵軍於是崩潰。渾坦與石適歡在徒門水會合軍隊，阿里首先打敗敵兵，奪取了他們的兩座城池。高麗國入侵，因我軍駐守在要害地方，不能前進，於是撤回。阿里在曷懶水追上敵軍，高麗人争着從冰上逃跑，阿里追擊他們，幾乎把他們殺盡搶光，於是與石適歡會合軍隊。在路上與五萬敵軍相遇，阿里打跑了他們。阿里又與石適歡同七萬敵軍相遇，阿里率先前進，奮勇攻打，大敗敵軍。石適歡説："你一天之内，三次擊潰强敵，功績哪能忘記。"於是優厚地賞賜給他。

斡塞、烏睹本攻駝吉城，阿里鑿墉爲門，日已暮，不可入，以兵守之，旦日遂取其城。烏睹本以被甲并乘馬賜之。從攻下寧江州，授猛安。又從攻信州、賓州，皆克之。遼人來攻孛堇忽沙里城，阿里率百餘騎救之。遼兵數萬，阿里兵少，乃令軍士裂衣多爲旗幟，出山谷間，遼兵望見，遁去。

斡塞和烏睹本進攻駝吉城，阿里鑿穿城墻爲入口，天色已晚，不可進入，用兵守住，第二天便奪取了駝吉城。烏睹本把披甲和坐騎賞賜給他。阿里跟隨他們攻下寧江州，被授任猛安。又跟隨進攻信州和賓州，都攻破了。遼人來進攻孛堇忽沙里城，阿里率領一百多名騎兵去救援。遼軍有數萬人，阿里的兵少，於是命令軍士撕衣服做成許多旗幟，出現在山谷中，遼兵遠遠看見，就逃走了。

蘇、復州叛，衆至十萬。旁近女直皆保於太尉胡沙家，築壘爲固。敵圍之數重，守者糧芻俱盡，牛馬相食其鬃尾，人易子而食。夜，縋二人出，告急於阿里。阿里赴之，内外合

蘇州和復州叛亂，聚衆達到十萬。附近女真人都在太尉胡沙家保衛，修築堡壘固守。敵軍包圍他們幾層，守衛的人糧草全用完了，牛和馬互相咬頸尾，人互相交换兒子來吃。夜晚，用繩子吊兩個人下堡壘逃出包圍，到阿里那裏告急。阿

擊之，破其衆於闢离密罕水上，剿殺幾盡，水爲之不流。蒲离古胡什吉水、馬韓島凡十餘戰，破數十萬衆。契丹、奚人聚舟千艘，將入于海。阿里以二十七舟邀之，中流矢，卧舟中，中夜始蘇。敵船已入王家島，即夜取海路追及之，敵走險以拒，阿里以騎兵邀擊，再中流矢，力戰不退，竟破之，盡獲其舟。於是，蘇、復州、婆速路皆平。

攻顯州，下靈山縣，取梁魚務，敗余睹兵，功皆最。後與散睹魯屯高州，契丹昭古牙、九斤合興中兵數萬攻胡里特寨，阿里以八謀克兵救之。胡里特先往，敗於城下。阿里指陣前緋衣者二十餘人曰："此必賊酋也。"麾兵奮擊，皆殺之，餘衆大潰。來州、隰州兵圍胡里特城，聞阿里來救，即解圍去。

闍母討張覺，有兵出樓峰口山谷間，阿里、散篤魯、忽盧補三猛安擊敗之。宗望代闍母討張覺，阿里再敗平州兵。及伐宋，阿里別擊宋兵，敗之。孟陽之役，阿里扼橋渡力戰。明年，再伐宋，至保州、中山，累破之。進圍真定，阿里與婁室、豁魯乘風縱火，焚其樓櫓，諸軍畢登，克其城。師至河上，粘割胡撒擊走宋人，扼河津，兵數千遂渡河。諸將分出大名境，阿里破敵四百盡殪，遂圍汴。汴中夜出兵來焚攻具，阿里與謀克常孫陽阿禦之，其衆大潰。還攻趙州，降之。

天會六年，伐宋主，取陽穀、莘縣，敗海州兵八萬人，海州降。破賊船萬餘於梁山泊。招降滕陽、東平、

里奔赴胡沙家，内外結合攻打，在闢离密罕水上擊潰那些人，幾乎把他們殺盡，河水因爲死尸太多而不能流動。在蒲离古胡什吉水和馬韓島共進行了十多次戰鬥，擊潰了幾十萬敵軍。契丹和奚人聚集了一千艘船，將要進入海上。阿里率二十七艘船在半路攔截，被亂箭射中，躺在船裏，半夜纔蘇醒。敵船已經進入王家島，阿里立即在當夜取道海路追上敵軍，敵軍逃跑到險要地帶抵抗，阿里用騎兵攔擊，再次被亂箭射中，奮戰不後退，終於擊潰敵軍，全部繳獲了他們的船。於是，蘇州、復州、婆速路全部被平定。

進攻顯州，攻克靈山縣，奪取梁魚務，打敗余睹的軍隊，阿里的戰功都是第一。後來他與散睹魯駐守高州，契丹昭古牙和九斤會合興中的數萬軍隊進攻胡里特的營寨，阿里率八個謀克的軍隊去救援。胡里特首先前往，在城下被打敗。阿里指着戰陣前面穿紅衣的二十多人説："這些一定是賊軍的首領。"指揮軍隊奮力攻擊，全部殺了他們，剩下的衆兵大敗。來州和隰州的軍隊包圍了胡里特城，聽説阿里來救援，即刻解除包圍撤離。

闍母討伐張覺時，有軍隊從樓峰口的山谷間出來，阿里、散篤魯、忽盧補三個猛安擊敗了他們。宗望代替闍母討伐張覺，阿里再次打敗平州的軍隊。到討伐宋朝時，阿里分兵攻擊宋軍，打敗了他們。孟陽這次戰役，阿里把守橋梁渡口奮力戰鬥。第二年，再次討伐宋朝，阿里到達保州、中山，多次擊潰宋軍。進兵包圍真定，阿里與婁室、豁魯憑藉風勢放火，焚燒城上的瞭望臺，衆軍全部登上城墻，攻占了城市。軍隊到達黄河邊，粘割胡撒打跑宋人，據守黄河渡口，數千兵士於是渡過黄河。衆將分頭離開大名境域出發，阿里擊潰四百名敵軍并將他們全部殺死，於是包圍汴京。汴京半夜出兵來焚燒攻城器具，阿里與謀克常孫陽阿抵禦，宋兵大敗。回兵進攻趙州，降服了這座城市。

天會六年，討伐宋帝，阿里奪取陽穀和莘縣，打敗海州的軍隊八萬人，海州投降。在梁山泊擊潰一萬多賊軍的戰船。招降滕陽、東平、泰

泰山群盜。盜攻范縣，擊走之，獲船七百艘。宗弼攻下睢陽，與烏延蒲盧渾先以二千人往招壽春，具舟淮水上。時康民聚賈船四百與壽春相近，术列速以騎四百破康民，斬馘數千。與當海、大臭破賊十萬於淮南。比至江，連破宋兵，獲舟二百艘。宗弼至江寧，阿里、蒲盧渾別降廣德軍，先趣杭州。去杭十餘里，遇宋伏兵二千，取我前驅甲士三十人。阿里使諸軍去馬搏戰，伏兵敗，皆逼死於水。宗弼至餘杭，而宋主走明州，阿里與蒲盧渾以精騎四千襲之，破東關兵，濟曹娥江，敗宋兵於高橋鎮。至明州，頗失利。宋主已入于海，乃退軍餘姚。宗弼使當海濟師，遂下明州，執宋守臣趙伯諤，進至昌國縣。宋主自昌國走温州，由海路追三百餘里，弗及。遂隳明州，與宗弼俱北歸。

睿宗經略陝西，駐涇州，阿里先取渭州。睿宗趨熙河，阿里、斜喝、韓常三猛安爲前軍。十二年，與高彪監護水運。宋以舟師阻亳州河路，擊敗之，追殺六十餘里，獲其將蕭通。破漣水水寨賊，盡得其大船，遂取漣水軍，招徠安輯之。天眷間，盜據石州，阿里討之。粘割胡撒與所部先登，遂克其城，石州平。

宗弼再伐宋，阿里已老，督造戰船。宋稱臣，詔賜阿里錢千萬。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江、淮用兵，無役不從，時人以水星目之。爲迭里部節度使，歷順義、泰寧軍，歸德、濟南尹。天德初，致仕，加特進，封王。正隆例封韓國公，召赴闕，命造戰船。以疾薨，年七十八，謚智敏。

山的衆多盜賊。盜賊進攻范縣，阿里打跑他們，繳獲了七百艘船。宗弼攻下睢陽，阿里與烏延蒲盧渾先率二千人前往招降壽春，在淮水上準備船隻。時康民聚集四百艘商船與壽春相鄰近，术列速率四百騎兵擊潰康民的部隊，殺幾千人。阿里與當海、大臭在淮南擊潰十萬盜賊。到達長江時，接連擊潰宋軍，繳獲了二百艘船。宗弼到江寧，阿里與蒲盧渾分兵降服廣德軍，先奔赴杭州。離杭州十多里，與宋朝的兩千伏兵相遇，俘獲我軍前鋒披甲士兵三十人。阿里命令各軍下馬搏鬥，伏兵被打敗，都被追逼到水中淹死。宗弼到達餘杭，而宋帝向明州逃跑，阿里與蒲盧渾率四千名精鋭騎兵襲擊他，擊潰東關軍隊，渡過曹娥江，在高橋鎮打敗宋軍。阿里與蒲盧渾到達明州，很不利。宋帝已經逃到海上，於是退軍到餘姚。宗弼命令當海的部隊渡江，於是攻下明州，捉獲宋守臣趙伯諤，進兵到昌國縣。宋帝從昌國縣逃向温州，阿里從海路追趕三百多里，没有追上。於是毁壞明州城，與宗弼一起返回北方。

睿宗籌劃謀取陝西，駐扎在涇州，阿里先奪取渭州。睿宗急赴熙河，阿里、斜喝、韓常三個猛安爲前軍。十二年，阿里與高彪監督保護水運。宋朝用水軍在亳州河道上阻截，阿里打敗了他們，追殺六十多里，俘獲他們的將領蕭通。擊潰漣水水寨的盜賊，全部繳獲他們的大船，於是奪取漣水軍，招徠安撫他們。天眷年間，盜賊占據石州，阿里討伐他們。粘割胡撒與他的部隊先登上城墻，於是攻占了這座城市，石州被平定了。

宗弼再次討伐宋朝，阿里已經年老，監督修造戰船。宋朝向金國稱臣，皇上下詔賞賜阿里一千萬錢。阿里從年輕時參加軍隊，經過大小數十次戰鬥，特别熟悉舟船，長江、淮水用兵，没有哪一次戰役他没有參加，當時的人把他看成水星。擔任迭里部節度使，歷任順義、泰寧軍，歸德、濟南尹。天德初年，辭官，加特進，封爲王。正隆年間依例封爲韓國公，召赴京城，命令他負責造戰船。因病死去，享年七十八歲，謚號爲智敏。

阿里性忠直，多智略。兄弟相友愛，家故饒財，以己猛安及財物盡與弟愛拔里。愛拔里不肯受，逃避歲餘，阿里終與之。

阿里禀性忠誠正直，足智多謀。兄弟之間互相友愛，家庭原有充裕的財產，阿里把自己的猛安及財物全部給弟弟愛拔里。愛拔里不肯接受，逃避了一年多，阿里最終給了他。

完顏突合速

突合速，宗室子，拏罕塞人。初隸萬户石家奴麾下，嘗領偏師破雲中諸山寇盜。宗望攻平州，遣突合速討應州賊，平之，撫安其民而還。

突合速是皇族子弟，拏罕塞人。最初隸屬在萬户石家奴部下，曾經帶領一支軍隊擊潰雲中各個山裏的寇盜。宗望進攻平州，派遣突合速討伐應州的盜賊。平定了他們，安撫那裏的老百姓後撤回。

及伐宋，在宗翰軍，以八謀克破石嶺關屯兵數萬，殺戮幾盡。師至太原，祁縣降而復叛，突合速攻下之。進取文水縣，後從諸帥列屯汾州之境。宋河東軍帥郝仲連、張思正，陝西軍帥張關索及其統制馬忠，合兵數萬來援，皆敗之。

討伐宋朝的時候，突合速在宗翰的部隊中，他用八個謀克的兵力擊潰石嶺關數萬駐軍，幾乎把他們殺光。軍隊到達太原，祁縣投降後又叛變，突合速攻克了這個地方。突合速進攻奪取文水縣，以後跟從衆帥分駐汾州境内。宋朝河東軍帥郝仲連、張思正，陝西軍帥張關索及其統制馬忠，會合幾萬軍隊來救援，突合速都打敗了他們。

宗翰南伐至潞還，太原猶未下，即留完顏銀術可總督諸軍，經略其地。於是，宋援兵大至，突合速從馬五、沃魯破宋兵四千于文水。聞宋將黄迪等以兵三十萬栅于縣之西山，復與耿守忠合兵九千擊之，殺八萬餘人，獲馬及資糧甚衆。宋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谷，突合速與拔离速以步騎萬餘禦之。种師中兵十萬據榆次，銀术可乃召突合速，使中分其兵而還，與活女等合兵八千擊敗之，斬師中于殺熊嶺。宋將張灝以兵十萬營于文水近郊，復與拔离速擊破之。潞州復叛，宋兵號十七萬，骨赧、突合速、拔离速皆被圍。突合速麾軍士，下馬力戰，遂潰圍而出。

宗翰向南討伐，到潞州後返回，太原還没有被攻下，就留下完顏銀术可總督各軍，籌劃謀取這個地方。在這時，宋救援軍隊大批到達，突合速隨從馬五和沃魯在文水縣擊潰四千宋兵。聽説宋將黄迪等人用三十萬軍隊在文水縣的西山上結成栅欄，他又與耿守忠會合九千軍隊去攻擊宋軍，殺八萬多人，繳獲很多馬匹以及物資糧食。宋制置使姚古率領軍隊到達隆州谷，突合速與拔离速率一萬多名步兵騎兵去抵禦。种師中的十萬部隊占據榆次，銀术可於是召來突合速，要他分一半兵回去，他與活女等人會合成八千人的部隊擊敗宋軍，在殺熊嶺殺了种師中。宋將領張灝率十萬軍隊在文水縣近郊駐營，突合速又與拔离速擊潰他。潞州又叛變，宋軍號稱十七萬人，骨赧、突合速、拔离速都被圍困。突合速指揮軍士，下馬奮力搏鬥，於是衝破包圍而逃出。

及再舉伐宋，宗翰命婁室率軍先趨汴。婁室至澤州，突合速、沃魯以五百騎爲前驅，往招河陽。先據黄河津，宋兵萬餘背水陣，進擊敗之，皆擠于水，遂降河陽。汴京平，諸將西

到再次舉兵討伐宋朝時，宗翰命令婁室率領軍隊先急赴汴京。婁室到達澤州，突合速和沃魯率五百名騎兵擔任先鋒，前往招降河陽。他們先占據了黄河渡口，一萬多宋兵背對着水列陣，突合速等進兵打敗宋軍，把他們全部迫入河中，於

趣陝津，略定河東郡縣。突合速取憲州，遇其援軍，擊敗之，生擒其將。孛堇濃瑰术魯等攻保德，未下，突合速進兵助擊，梯衝并進，遂克其城。孛堇烏谷攻石州，屢敗，亡其三將，軍士歿者數百人。突合速謂烏谷曰："敵皆步兵，吾不可以騎戰。"烏谷曰："聞賊挾妖術，畫馬以繫其足，疾甚奔馬，步戰豈可及之？"突合速笑曰："豈有是耶？"乃令諸軍去馬戰，盡殪之。六年，宗輔駐師鄧州，突合速、馬五、拔离速西取均、房，遂下其城。攻唐、蔡、陳州及潁昌府，皆克之。

是使河陽投降。汴京被平定，衆將向西奔赴陝州的渡口，平定河東郡縣。突合速攻取憲州時，與救援的宋軍相遇，打敗宋軍，活捉宋將領。孛堇濃瑰术魯等人進攻保德，没有攻下，突合速進兵協助攻擊，雲梯和戰車一齊前進，於是攻下這座城市。孛堇烏谷進攻石州，多次被打敗，三位將領陣亡，兵士戰死的有數百人。突合速告訴烏谷説："敵軍都是步兵，我們不可用騎兵交戰。"烏谷説："聽説賊兵懷有妖術，把畫的馬綁在他們的脚上，行動快得超過奔跑的馬，步行作戰哪裏能趕得上他們？"突合速笑着説："難道有這樣的事嗎？"於是命令衆軍下馬作戰，全部殲滅了宋軍。六年，宗輔在鄧州駐扎軍隊，突合速、馬五、拔离速向西奪取均、房二州，很快就攻下這兩座城。進攻唐、蔡、陳州以及潁昌府，全都攻破。

天眷初，除彰德軍節度使。三年，爲元帥左監軍。皇統八年，改濟南尹。天德間，封定國公，授世襲千户。卒，年七十二。正隆二年，贈應國公。

天眷初年，授任彰德軍節度使。三年，任元帥左監軍。皇統八年，改任濟南尹。天德年間，封爲定國公，授給世襲千户。去世，享年七十二歲。正隆二年，贈應國公。

初，突合速以次室受封，次室子因得襲其猛安。及分財異居，次室子取奴婢千二百口，正室子得八百口。久之，正室子争襲，連年不決，家貲費且盡，正室子奴婢存者二百口，次室子奴婢存者纔五六十口。世宗聞突合速諸子貧窘，以問近臣，具以争襲之故爲對，世宗曰："次室子豈當受封邪。"遂以嫡妻長子襲。

當初，突合速因爲他的侍妾受到封贈，侍妾的兒子所以能承襲他的猛安。到他的兒子分家産各自居住時，侍妾的兒子分取一千二百名奴婢，正妻的兒子獲得八百人。時間久了，正妻的兒子争奪承襲權利，多年得不到解决，家財消耗得快完了，正妻的兒子衹剩下二百名奴婢，侍妾的兒子剩下的奴婢纔五六十人。世宗聽説突合速的兒子們都貧窮窘困，因此詢問親近的臣子，都用争奪世襲權這個原因回答，世宗説："妾的兒子哪裏應當受到恩封呢。"於是讓正妻的長子承襲猛安。

烏延蒲盧渾

烏延蒲盧渾，曷懶路烏古敵昏山人。父孛古剌，龍虎衛上將軍。蒲盧渾膂力絶人，能挽强射二百七十步。與兄鶻沙虎俱以勇健隸闍母軍，居帳下。攻黄龍府，力戰有功。闍母敗于兔耳山，張覺復整兵來，諸將皆

烏延蒲盧渾，曷懶路烏古敵昏山人。他的父親名叫孛古剌，任龍虎衛上將軍。蒲盧渾體力超人，能够拉强弓射二百七十步遠。他和哥哥鶻沙虎都因爲勇敢强健隸屬闍母的軍隊，在闍母帳前效力。進攻黄龍府時，蒲盧渾奮力作戰有功。闍母在兔耳山被打敗，張覺重新整頓軍隊前來，

不敢戰。蒲盧渾登山望之，乃紿諸將曰："敵軍少，急擊可破也。若入城，不可復制。"遂合戰，破之。

郭藥師、蔡靖以燕京降，蒲盧渾率九十騎先伺察城中居民去就。遂將漢兵千，隸完顏蒙适攻真定。進攻贊皇，取之，獲人畜甲仗萬餘。汴城破，日已暮，宋人猶力戰，槍刺中蒲盧渾手，戰益力，遂敗宋軍，賜金五十兩。

睿宗爲右副元帥，已定關、陝，議取劍外諸州，遂拔和尚原。元帥府承制以蒲盧渾爲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及宋主在揚州，蒲盧渾與蒙适將萬騎襲之，宋主已渡江，破其餘兵。後與斜卯阿里俱從宗弼自淮西渡江取江寧。宗弼入杭州，宋主走明州，再走温州，由海道追三百餘里，隳明州而歸，語在《阿里傳》。

天眷二年，授鎮國上將軍，除安國軍，以疾去官。皇統六年，授世襲謀克，起爲延安尹，賜尚衣一襲，尋致仕。海陵遷中都，起爲歸德尹，就其家授之，賜銀牌、襲衣、玉吐鶻，馳驛之官。蒲盧渾留數十日，已違程，復聽致仕。召赴京師，至薊州，見海陵于獵所。明日，從獵，獲一狐。海陵曰："卿年老，尚能馳逐擊獸，健捷如此。"賜以御服，封豳國公。除太子少師，進太子太保，改真定尹，入判大宗正事。

頃之伐宋，以本官行右領軍副都督事。師次西采石，海陵欲渡江，蒲盧渾曰："宋軍船高大，我船庳小，恐不可遽渡。"海陵怒曰："汝昔從梁王追趙構於海島，皆大舟耶？今乃沮吾兵事。設不能遽渡江，不過有少損

衆將都不敢應戰。蒲盧渾登山遠望張覺軍隊，於是哄騙衆將説："敵軍人少，急速攻擊可以擊潰。如果他們進了城，就不能重新制服了。"於是交戰，擊潰張覺。

郭藥師、蔡靖以燕京歸降，蒲盧渾率領九十名騎兵先去探察城内居民的去留情況。於是帶領一千名漢兵，隸屬於完顏蒙适進攻真定。又進兵攻打贊皇，奪取了這個地方，俘獲一萬多人員、牲畜、兵器。汴京城被攻克時，天色已晚，宋人還奮力作戰，蒲盧渾的手被槍刺中，更加奮力戰鬥，於是打敗宋軍，被賞賜五十兩黄金。

睿宗任右副元帥，已經平定關、陝，商議奪取劍外各州，於是攻取和尚原。元帥府代行帝命，任命蒲盧渾爲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宋帝在揚州時，蒲盧渾與蒙适帶領一萬騎兵襲擊他，宋帝已經渡過長江，蒲盧渾等擊潰剩下的宋軍。此後他與斜卯阿里一起跟隨宗弼從淮西渡長江奪取江寧。宗弼進入杭州，宋帝逃跑到明州，再向温州逃跑，蒲盧渾從海路追趕三百多里，摧毁明州城後撤回，此事記載在《阿里傳》中。

天眷二年，任鎮國上將軍，授任安國軍，因病辭職。皇統六年，授任世襲謀克，起用爲延安尹，熙宗賞賜他上等衣服一套，很快就辭官了。海陵王升任到中都，蒲盧渾被起用爲歸德府尹，到他家裏授官，賞賜他銀牌、成套的衣服、玉質腰帶，要他乘驛車迅速赴任。蒲盧渾停留了幾十天，已經超過了期限，又聽任他辭官。海陵王召他前往京師，他到達薊州，在打獵的地方晋見海陵王。第二天，蒲盧渾跟隨海陵王打獵，獵獲一隻狐狸。海陵王説："你已年老，還能趕馬追擊野獸，這樣矯健敏捷。"用自己的衣服賞賜給蒲盧渾，封爲豳國公。任命爲太子少師，升任太子太保，改任真定尹，入朝判大宗正事。

不久討伐宋朝，蒲盧渾以原官兼管右領軍副都督的事。軍隊抵達西采石，海陵王想渡過長江，蒲盧渾説："宋軍的船高大，我軍的船矮小，恐怕不可以倉促渡過長江。"海陵王發怒説："你從前跟隨梁王追擊趙構到了海島，都是乘大船嗎？今天却阻止我的軍事。即使不能够急速渡過

耳。爾年已七十，縱自愛，豈有不死理耶？明日當與奔睹先濟。”既而復止之，乃遣别將先渡江，舟小不可戰，遂失利，兩猛安及兵士二百餘人皆陷没。海陵遇害，軍還。

大定二年，至中都上謁，除東京留守。世宗召問年幾何，對曰：“臣今年七十三矣。”上曰：“卿宿將，久練兵事，年雖老，精神不衰。”因命到官，每旬月一視事。賜衣一襲，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豳國公。是歲，卒。十八年，孫扎虎遷廣威將軍，襲烏古敵昏山世襲猛安，并親管謀克。

赤盞暉

赤盞暉字仲明，其先附於遼，居張皇堡，故嘗以張爲氏。後家來州。暉體貌雄偉，慷慨有志略。少游鄉校。遼季以破賊功，授禮賓副使，領來、隰、遷、潤四州屯兵。天輔六年降，仍命領其衆，從闍母定興中府義、錦等州。及破張覺，皆與有功，以粟萬五千石助軍，授洺州刺史。

宗望初伐宋，孟陽之戰，敵之中軍徑薄宗望營，暉與諸將擊敗之，追殺至城下。訖師還，數立戰功。明年，再舉伐宋，攻下保州、真定，暉皆與焉。進圍汴，宋人夜出兵二萬焚我攻具，暉以二謀克兵擊走之。凡城中出兵拒戰，暉之所當，無不勝捷。

既克宋還，從攻河間。敵將李成以雄、莫之兵來援，暉與所部迎擊，馬傷而墮，暉輒奮起步鬥，竟敗成兵。是日，凡七戰皆勝，敵人多逼死濠隍間，暉兩臂亦數中流矢。賊將劉

長江，祇不過稍有損失而已。你已經七十歲了，即使愛惜自己，難道有不死的道理嗎？明天你應當與奔睹先渡長江。”隨即又叫他停止，於是派遣其他的將領渡長江，因船小不能戰鬥，於是失利，兩個猛安以及二百多名士兵都落水死亡。海陵王遭到殺害，軍隊撤回。

大定二年，蒲盧渾到中都進見皇上，授任東京留守。世宗召見問他的年齡有多大，蒲盧渾回答説：“臣今年滿七十三歲了。”世宗説：“你是老將，熟練軍事，年紀雖然老了，精神還没有衰退。”因此命令他到任，每一個月處理一次政事。賞賜衣服一套，官階升爲開府儀同三司，仍舊封爲豳國公。這一年，蒲盧渾死去。十八年，他的孫子扎虎升任廣威將軍，承襲烏古敵昏山的世襲猛安，并且親自管理謀克。

赤盞暉字仲明，他的祖先依附於遼國，居住在張皇堡，所以曾經用張爲姓。後來在來州安家。赤盞暉模樣雄偉，意氣風發而有志向才略。少年時在鄉里學校游學。遼國末年因攻破盜賊有功，任禮賓副使，統率來、隰、遷、潤四州的駐軍。天輔六年歸降，仍然集合他統率那些軍隊，跟隨闍母平定了興中府的義、錦等州。到擊潰張覺，他都參加并有功，又用粟米一萬五千石幫助軍需，被授任洺州刺史。

宗望初次討伐宋朝，孟陽這次戰役，敵軍主將率領的部隊直接迫近宗望的軍營，赤盞暉與衆將擊敗了他們，追殺到城下。到軍隊撤回時，赤盞暉多次立下戰功。第二年，再次興兵討伐宋朝，攻下保州、真定，赤盞暉都參加了。進兵包圍汴京，宋人派二萬軍隊在夜間出城來焚燒我軍的攻城器具，赤盞暉用兩個謀克的兵力擊跑他們。凡是城中出兵抵禦交戰，赤盞暉所到之處，無不取勝。

戰勝宋軍撤回後，跟隨進攻河間。敵將領李成率雄和莫的軍隊來援助，赤盞暉與他統領的部隊去迎擊，馬受傷把他摔下，赤盞暉就奮起步行戰鬥，最終打敗李成的軍隊。這一天，總共七場戰鬥都取得了勝利，敵人大多被逼死在護城河

先生以兵二萬夜襲營，暉力戰達旦，賊始敗走，皆溺死于水。暉復傅城力戰，如是連月，諸軍四面合攻，遂克之。加桂州管內觀察使，因留撫河間。時居民皆爲軍士所掠，老幼存者亡幾。暉下令軍中聽贖還之。未幾，皆按堵如故。

裏，赤盞暉的兩臂也多次被亂箭射中。賊將領劉先生以二萬軍隊晚上偷襲軍營，赤盞暉奮力戰鬥到早晨，賊軍纔敗逃，都淹死在水裏。赤盞暉又靠近城池奮戰，像這樣連續進行了幾個月，衆軍四面協力進攻，於是攻克了這座城。赤盞暉加官桂州管内觀察使，因此被留下來安撫河間。當時居民都被士兵搶劫去了，連老人和孩子留居原地的也没多少。赤盞暉下令軍中，任憑居民用財物换回去。不久，居民都像從前一樣安居。

從睿宗經略山東，既攻下青州，復從闍母攻濰州。暉督其裨校先登，而城中積芻茭乘風縱火發機石，暉率將士衝冒而下，力戰敗之。軍還，復以三十騎破敵于范橋。帥府承制加静江軍節度使。進攻，城中炮出，幾中暉，拂其甲裳裂之。暉益奮攻，卒破其城。又從攻泗州，克之。還屯汶陽，破賊衆于梁山濼，獲舟千餘。移軍攻濟州，既敗敵兵，因傅城諭以禍福，乃舉城降。暉約束軍士，無秋毫犯，自是曹、單等州皆聞風而下。

赤盞暉跟隨睿宗籌劃謀取山東，已經攻下了青州，又隨闍母進攻濰州。赤盞暉督促他的副將校尉先登上城墻，而城中堆積起乾草，憑藉風勢放火，用機關發擊石器，赤盞暉率領將士冒着火、石衝下城墻，奮力作戰打敗宋軍。軍隊撤回，又率三十名騎兵在范橋擊潰敵軍。元帥府秉承皇帝旨意加任静江軍節度使。進兵攻擊，城中打炮出來，幾乎擊中赤盞暉，擦破他的甲衣。赤盞暉更加奮力進攻，終於攻克濰州城。赤盞暉又跟隨進攻泗州，攻下了這個地方。回來駐扎在汶陽，在梁山濼擊潰衆賊，繳獲一千多艘船。又轉移軍隊去進攻濟州，已經打敗敵軍，因而靠近城用禍福來曉諭城内人，於是全城投降了。赤盞暉約束軍人，對城内人的財産不能有絲毫的侵犯，自此曹、單等州都聽到風聲就歸降了。

從攻壽春、歸德，及渡淮爲先鋒，遇重敵于秀州、蘇州，皆擊敗之，遂至餘杭。通糧餉，治橋道，暉之力爲多，乃還，載《資治通鑑》版以歸。大軍過江寧，徙其官民北渡，時暑多疾疫，老弱轉死道路，其知府陳邦光者訴于宗弼，怒將殺之，暉曰："此義士也。"力營救之，竟得免。

赤盞暉跟隨攻打壽春、歸德，以及擔任先鋒渡過淮水，在秀州和蘇州與强敵相遇，他都擊敗了敵軍，於是到達餘杭。讓軍糧軍餉通行無阻，修理橋梁道路，赤盞暉出力很多，於是撤回，裝載《資治通鑑》這部書的雕版而歸。大軍經過江寧，遷移該地區的官員和老百姓渡過長江北去，當時暑熱多疫病，年老體弱的人死於遷徙途中，江寧知府陳邦光向宗弼訴説，宗弼發怒將要殺掉他，赤盞暉説："這個人是義士。"出力營救陳邦光，使他終於得到豁免。

富平之戰，暉在右翼，遇淖而敗，睿宗念其前功，杖而釋之。師至熙河，暉别降諸寨將鈐轄及吐蕃酋長等，并民户萬五千餘。蘭州叛，與訛魯補等攻下之，獲河州安撫使白常、

富平之戰，赤盞暉在右面，遇上爛泥而失敗，睿宗考慮他以前的功勞，判處杖刑後就釋放了他。軍隊到了熙河，赤盞暉分别降服衆寨將領、鈐轄官以及吐蕃酋長等人，和一萬五千多户老百姓。蘭州叛變，赤盞暉與訛魯補等人攻下

熙河路副都總管劉維輔以獻。還攻慶陽，兩敗重敵，殺其將戴巢。師還，遷歸德軍節度使。

它，俘獲河州安撫使白常、熙河路副都總管劉維輔進獻朝廷。返回進攻慶陽，兩次打敗强敵，殺慶陽將領戴巢。軍隊撤回，遷升爲歸德軍節度使。

宋州舊無學，暉爲營建學舍，勸督生徒，肄業者復其身，人勸趨之。屬縣民家奴王夔者，嘗業進士，暉以錢五十萬贖之，使卒其業，夔後至顯官。密州吏龐乙卒於官，其孤貧，不克葬，暉爲營治葬事，且資給其家。

宋州以前没有學校，赤盞暉爲它營建了校舍，勸導督促學生，讀書的人終身免除勞役，人們相互勉勵趕赴學校。宋州所屬縣老百姓家有個奴隸叫王夔的，曾經從事於進士學業，赤盞暉用五十萬錢解除了他的奴隸身份，讓他完成學業，王夔後來成了貴官。密州吏員龐乙任職期間死去，他的兒子貧窮，不能安葬，赤盞暉幫他經營辦理安葬的事，而且供給他的家庭。

十三年，復從大軍渡淮。還鎮，丁母憂，尋以舊職起復。既廢齊，爲安化軍節度使。天眷三年，復河南，宋人乘間陷海州，帥府以登、萊、沂、密四州委暉經畫，敵無敢窺其境者。爲定海軍節度使，尋改濟南尹，累遷光禄大夫。俄以罪罷，久之，起爲昌武軍節度使。天德二年，遷南京留守，尋改河南路統軍使，授世襲猛安，拜尚書右丞，封河内郡王。歲餘，拜平章政事，封戴王。正隆初，出爲興平軍節度使。正隆降王爵，爲樞密副使，封景國公。未幾，復爲左丞，封濟國公。尋除大興尹，封榮國公。薨，年六十五。大定間謚曰武康。子師直，登進士第。

十三年，赤盞暉又跟隨大軍渡過淮水。他回到原來鎮守的地方，爲母親守喪解除官職，隨即以原職在服喪期内被起用。廢除齊國後，任安化軍節度使。天眷三年，收復河南，宋人乘機攻陷海州，元帥府把登、萊、沂、密四州委托給赤盞暉經營籌劃，敵軍中没有誰敢窺視這些地方。任定海軍節度使，隨即改任濟南尹，多次升任光禄大夫。不久因犯罪被罷免，過了很久，起用爲昌武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升任南京留守，隨即改任河南路統軍使，授任世襲猛安，拜授尚書右丞，封爲河内郡王。過了一年多，拜授平章政事，封爲戴王。正隆初年，出任興平軍節度使。正隆年間降下王的爵位，任樞密副使，封爲景國公。不久，復官爲左丞，封爲濟國公。隨即任大興尹，封爲榮國公。薨，享年六十五歲。大定年間謚作武康。他的兒子叫師直，進士及第。

大㚖

大㚖本名撻不野，其先遼陽人，世仕遼，有顯者。太祖伐遼，遼人徵兵遼陽，時㚖年二十餘，在選中。遼兵敗，㚖脱身走寧江。寧江破，㚖越城而逃，爲軍士所獲，太祖問其家世，因收養之。收國二年，爲東京奚民謀克。是時，初破高永昌，東京旁郡邑未盡服屬，使㚖伺察反側。有聞必達，太祖以爲忠實，授猛安，兼同知東京留守事。

大㚖本名叫撻不野，他的祖先是遼陽人，世代在遼國做官，有顯貴的人。太祖討伐遼國，遼人到遼陽徵兵，當時大㚖二十多歲，在入選名單中。遼軍被打敗，大㚖逃脱後跑到寧江。寧江被攻克，大㚖翻過城墻逃跑，被士兵所俘獲，太祖詢問他的家族世系，因此收養了他。收國二年，他任東京奚民謀克。這時，剛剛打敗高永昌，東京附近的郡縣没有全部降服歸屬，命令大㚖去偵察那些不順從的人，凡他聽到的一定向上報告，太祖認爲他忠實，授任猛安，兼管同知東京

留守事。

取中、西兩京，隸闍母軍。遼軍二十萬來戰，吴王使臬以本部守營，臬堅請出戰，不許。或謂臬曰："戰，危事，獨苦請，何也？"臬曰："丈夫不得一决勝負，尚何爲。苟臨戰不捷，雖死猶生也。"吴王聞而壯之，乃遣出戰。既合戰，闍母軍少却，遼兵後躡之，臬麾本部兵横擊，殺數百人，由是顯名軍中。

奪取中京和西京時，大臬隸屬在闍母的軍隊中。遼軍二十萬人來挑戰，吴王命令大臬用他的本部軍隊守衛軍營，大臬堅持請求出戰，没有允許。有人告訴大臬説："打仗是危險的事，衹有你竭力請求，這是爲什麽呢？"大臬説："男子漢不能决一勝敗，還有什麽可以做的。假如臨戰不能取勝，即使死了也猶如活着。"吴王聽説後認爲他有氣魄，於是派他出戰。既已交鋒，闍母的部隊稍微後退，遼軍隨後跟上，大臬指揮本部軍隊横腰攻打，斬殺數百人，從此聞名軍中。

天會三年，宗望伐宋，信德府居燕、汴之中，可駐軍以濟緩急，欲遂攻之，恐不能亟下，議未决。臬獨率本部兵，選善射者射其城樓，别以輕鋭潛升於樓角之間，遂克其城。明年，軍至濬州，宋人已燒河橋，宗望下令，"軍中有能先濟者功爲上"。臬捕得十餘舟，使勇悍者徑渡，擊其守者而奪其戍栅，由是大軍俱濟。

天會三年，宗望討伐宋朝，信德府地處燕京和汴京的中間，可以駐扎軍隊以救援危急情况，想立刻進攻這座府城，擔心不能很快攻克，商議後還没有作出决定。大臬單獨率領本部將士，挑選出好的射箭手射擊城樓，另外用輕裝精鋭的部隊在城樓與角樓之間的隱蔽處攀登上城，於是攻下了這座城。第二年，軍隊到達濬州，宋人已經燒毁了黄河上的橋梁，宗望下達命令，"軍隊中有能够先渡過河的人爲上功"。大臬搜捕到十多艘船，派遣勇猛的人直接渡河，攻打那些防守部隊而奪取他們駐守的栅欄，因此大軍全部渡過了黄河。

八月，再伐宋，授萬户，賜金牌。既破汴京，臬爲河間路都統。已克河間，闍母怒其不早降，因縱軍大掠，臬諫止之，已掠者官爲贖還。除河間尹，從攻襲慶府。先一日，臬命軍士預備畚鍤及薪，既傅城，諸將方經營攻具，未鳴鼓，臬軍有素備，遂先登。軍帥以臬未鳴鼓輒戰，不如軍令，請罪臬，朝廷釋弗問，仍例賞之。

八月，再次討伐宋朝，太宗授官大臬爲萬户，賜給金牌。攻克汴京後，大臬任河間路都統。已經攻下河間後，闍母因河間没有即時投降而發怒，所以放縱軍隊大肆搶劫，大臬勸説中止了這種行爲，已經被搶劫的人由官府用財物换回來。大臬授任河間尹，跟隨進攻襲慶府。進攻的前一天，大臬命令兵士預備畚具、鐵鍬及柴草，已經靠近城，衆將正在安排攻城器具，没有擊鼓，大臬的部隊早有準備，於是首先登城。軍中統帥因爲大臬没有擊鼓就開戰，不合軍令，請求處罰大臬，朝廷放下這事不過問，仍然按例賞賜他。

宗弼伐江南，濟淮，宋將時康民率兵十七萬來拒，臬率本部從擊，敗之。復以騎二千與當海擊敗淮南賊十萬，殺萬餘人，王善來降。將渡江，

宗弼討伐江南，渡過淮水，宋朝將領時康民率領十七萬人來抵禦，大臬率領本部將士跟隨攻打，打敗了宋軍。又率二千名騎兵與當海擊敗了淮南的十萬盜賊，殺了一萬多人，王善來投降。

臭軍先渡，舟行去岸尚遠，宋列兵江口，臭視其水可涉，則麾兵捨舟趨岸疾擊之，宋兵走，大軍相繼而濟。俄遇杜充兵六萬於江寧之西，臭與鶻盧補擊走之。師還，臭留爲揚州都統，經略淮、海、高郵之間。再爲河間尹，兼總河北東路兵馬。

十一年，入見，太宗賜坐，慰勞甚久，特遷太子太保，賜衣一襲、馬二匹及鞍轡鎧甲，改元帥右都監。齊國廢，臭守汴京。熙宗念臭久勞，降御書寵異之。天眷三年，罷漢、渤海千户謀克，以臭舊臣，獨命依舊世襲千户。是歲，拜元帥右監軍。

宗弼再伐宋，宋人稱臣乞和，遂班師，臭獨留汴，行元帥府事。皇統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進左監軍。天德二年，改右副元帥，兼行臺左丞。遷平章行臺省事，進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如故。海陵疑左副元帥撒离喝，以爲行臺左丞相，使臭伺察之，詔軍事不令撒离喝與聞。撒离喝不知海陵意旨，每與臭争軍事不能得，遂與臭有隙。海陵竟殺撒离喝，召臭入朝，拜尚書右丞相，封神麓郡王。

四年，請老，爲東京留守。貞元三年，拜太傅，領三省事，累封漢國王。十二月，有疾，海陵幸其第問之。是歲，薨，年六十八。海陵親臨哭之，詔有司廢務三日，禁樂三日。其三日當賜三國使館燕，以不賜教坊樂，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宣諭之。贈太師、晋國王，謚傑忠，遣使護喪歸葬。正隆奪王爵，贈太傅、梁國公。子磐。

將要渡長江，大臭的部隊先渡，船行進到離江岸還遠時，宋軍已排列在長江岸口，大臭察看水的深度，已可以徒步過江，就指揮兵士下船奔赴岸上急速攻打宋軍，宋軍逃走，大軍相繼渡過長江。很快與杜充的六萬部隊在江寧的西邊相遇，大臭與鶻盧補擊跑了他們。軍隊撤回，大臭被留下任揚州都統，治理淮、海、高郵之間的地區。再次任河間尹，兼總領河北東路兵馬。

十一年，大臭入朝晋見，太宗賜坐，慰勞很久，特升他爲太子太保，賞賜一套衣服、兩匹馬以及鞍轡、鎧甲，改授元帥右都監。齊國被廢除，大臭守衛汴京。熙宗考慮大臭長久辛勞，降下御筆書信以表示特别優寵。天眷三年，罷免漢人和渤海人的千户謀克，因爲大臭是舊臣，僅任命他一人依舊世襲千户。這一年，拜授大臭爲元帥右監軍。

宗弼再次討伐宋朝，宋人稱臣求和，於是軍隊撤回，大臭獨自留在汴京，代理元帥府事。皇統三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八年，升任左監軍。天德二年，改任右副元帥，兼任行臺左丞。升任平章行臺省事，升任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依舊。海陵王懷疑左副元帥撒离喝，任用他爲行臺左丞相，命令大臭探察他，詔令不讓撒离喝參與軍事。撒离喝不知道海陵王旨意，常常與大臭争論軍事問題，不能一致，於是與大臭有裂痕。海陵王終於殺了撒离喝，召大臭入朝，拜授爲尚書右丞相，封爲神麓郡王。

四年，大臭因年老請求退休，被任爲東京留守。貞元三年，拜授太傅，兼任三省事，多次恩封至漢國王。十二月，有病，海陵王到他的家問候。這年去世，享年六十八歲。海陵王親自到喪所哭吊他，下詔官吏廢止政務三天，禁止奏樂三天。第三天應當爲三個國家使臣賜館宴，因爲不賜教坊音樂，海陵王命令左宣徽使敬嗣暉傳宣曉諭三國使臣。贈大臭爲太師、晋國王，謚號傑忠，派遣使者護送大臭的喪柩回鄉安葬。正隆年間削奪王的爵號，贈大臭爲太傅、梁國公。他的兒子叫磐。

大磐

磐本名蒲速越，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襲猛安。大定三年，除嵩州刺史，從僕散忠義伐宋有功。五年，召爲符寶郎，遷拱衛直都指揮使。

大磐本名叫蒲速越，因爲是大臣的兒子屢次升任至登州刺史，承襲猛安。大定三年，任嵩州刺史，跟隨僕散忠義討伐宋朝有功。五年，召任符寶郎，遷升爲拱衛直都指揮使。

初，磐以伐宋功，進官一階，磐心少之，頗形于言。上聞之，下吏按問，杖一百五十，改左衛將軍。詔求良弓，磐多自取，及護衛入直者，輒以己意更代。護衛婁室告其事，詔點檢司詰問。磐有妹在宫中爲寶林，磐屬内侍僧兒員思忠使言于寶林曰，“我無罪，問事者迫我，使自誣服”。寶林訴于上，上怒，杖僧兒一百，磐責隴州防禦使。上戒之曰：“汝在近密，執迷自用，朕以卿父之功，不忍廢棄，姑令補外，其思勉之。”改亳州防禦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坐事除名。起爲韓州刺史，改祁州刺史，復坐事，削四官，解職。

當初，大磐因爲討伐宋朝有功，進官階一級，大磐心裏不滿足，常常表現在言語上。皇上聽説了，把他交官吏審問，處杖刑一百五十下，改授左衛將軍。皇上下詔尋求好弓，大磐多取來自己使用，以及對入朝當班的護衛人員，總是隨意更換。護衛婁室舉報了這件事，皇上詔令點檢司責問他。大磐有個妹妹在宫中爲寶林，大磐囑托宫内侍者僧兒員思忠，讓他們對寶林轉達説“我没有犯罪，審問的人逼迫我，使我自己無辜服罪”。寶林對皇上訴説，皇上發怒，處罰僧兒一百杖刑，大磐被受罰貶任隴州防禦使。皇上告誡他説：“你身任近職，執迷不悟，憑自己的意思行事，朕因爲你父親的功勞，不忍心廢棄你，姑且讓你補爲外官，你應當思過勉勵。”改授亳州防禦使，升任武寧軍節度使，因事獲罪被除名。起用爲韓州刺史，改任祁州刺史，又因事獲罪，削四級官階，解除職務。

久之，尚書省奏“大磐以年當叙”，上曰：“剛暴之人，屢冒刑章，不可復用。太傅大臭，别無嫡嗣，其世襲猛安謀克，不可易也。”

時間久了，尚書省上奏“大磐以在官年數應當叙官”，皇上説：“他是個剛愎粗暴的人，多次觸犯刑法，不可以重新任用。太傅大臭，另外没有嫡子，他的世襲猛安、謀克不可改變。”

完顏阿离補

阿离補，宗室子，系出景祖。屢從征伐，滅遼舉宋皆有功。天會九年，睿宗經略陝西，阿离補爲左翼都統，與右翼都統宗弼，撫定鞏、洮、河、西寧、蘭、廓等州軍，來賓、定遠、和政、甘峪、寧洮、安隴等城寨，及鎮、堡、蕃、漢營部四十餘處，漢官軍民蕃部酋長甚衆，於是涇原、熙河兩路皆平。詔以兄猛安沙离質親管謀克之餘户，以阿离補爲世襲謀克。

阿离補是皇室子弟，世系出自景祖。他多次跟隨去征伐，滅亡遼國和攻克宋朝都立有戰功。天會九年，睿宗籌劃謀取陝西，阿离補任左翼都統，與右翼都統宗弼，安撫平定了鞏、洮、河、西寧、蘭、廓等州軍，來賓、定遠、和政、甘峪、寧洮、安隴等城寨，以及鎮、堡、番、漢營部四十多處，安撫的漢官軍民、番部酋長很多，於是涇原和熙河兩路都平定了。皇上下詔讓阿离補的哥哥猛安沙离質親管謀克的多餘人户，讓阿离補任世襲謀克。

天會十二年，爲元帥右都監。十

天會十二年，任元帥右都監。十五年，升任

五年，遷左監軍。天眷三年，從宗弼復河南，遷左副元帥。皇統三年，封譚國公。六年，爲行臺左丞相，元帥如故。是歲薨。

大定間，大褒功臣，圖像衍慶宫。歡都死康宗時，不及與馳騖遼、宋之郊，然而異姓之臣莫先焉。故定衍慶亞次功臣：代國公歡都，金源郡王石土門，徐國公渾黜，鄭國公謾都訶，濮國公石古乃，濟國公蒲查，韓國公斜卯阿里，元帥左監軍拔离速，魯國公蒲察石家奴，銀青光禄大夫蒙适，隨國公活女，特進突合速，齊國公婆盧火，開府儀同三司烏延蒲盧渾，儀同三司阿魯補，鎮國上將軍烏林荅泰欲，太師領三省事勗，太傅大臭，大興尹赤盞暉，金吾衛上將軍耶律馬五，驃騎衛上將軍韓常并阿离補，咸著勳焉。子言、方，言别有傳。

完顔方

方以宗室子累京兆少尹，遷陝西路統軍部都監。方專事財賄，不恤軍旅，詔戒之曰："卿宗室舊人，乃縱肆敗法，惟利是營，朕甚惡之。自今至於後日，萬一爲之，必罰無赦。"大定三年，遷元帥右都監，轉元帥左監軍，改順天軍節度使，上曰："卿本無功，歷顯仕，不能接僚友，往往交惡，在京兆貪鄙彰聞，至無謂也。朕今卿已過中年，必能悛改，慎勿復爾。"除西南路招討使，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爲招討都監，以佐之。詔通曰："卿到天德，毋以其官長曲從之也。簡閲沿邊士卒，毋用孱弱之人，毋以僕隸代役。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弈棋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從其居處之便，亦不可召集擾之。"久之，方坐强買

左監軍。天眷三年，阿离補跟隨宗弼收復河南，升任左副元帥。皇統三年，封爲譚國公。六年，任行臺左丞相，元帥依舊。這年去世。

大定年間，大肆褒獎功臣，在衍慶宫畫功臣像。歡都死在康宗時，没能參與消滅遼、宋的戰役，然而非皇族的功臣中，没有誰的功勞在他之上。所以排定衍慶宫的功臣次第是：代國公歡都，金源郡王石土門，徐國公渾黜，鄭國公謾都訶，濮國公石古乃，濟國公蒲查，韓國公斜卯阿里，元帥左監軍拔离速，魯國公蒲察石家奴，銀青光禄大夫蒙适，隨國公活女，特進突合速，齊國公婆盧火，開府儀同三司烏延蒲盧渾，儀同三司阿魯補，鎮國上將軍烏林荅泰欲，太師領三省事勗，太傅大臭，大興尹赤盞暉，金吾衛上將軍耶律馬五，驃騎衛上將軍韓常及阿离補，都有顯著的功勛。阿离補的兒子名叫言和方，言另外有傳記。

方因爲是皇族子弟積官至京兆少尹，遷任陝西路統軍都監。方一心經營財物，不體恤軍隊，皇上下詔告誡他説："你是皇族的舊人，却放肆地敗壞法紀，衹營求財利，朕很厭惡你這種行爲。從今天開始到以後，你萬一還要這樣，一定處罰不赦免。"大定三年，遷任元帥右都監，轉任元帥左監軍，改官爲順天軍節度使，皇上説："你本來没有功勞，歷任貴官，不能與同僚們友好相處，往往互相懷恨，在京兆時你貪婪鄙陋的名聲顯著，這是最説不過去的。朕考慮到你已經過了中年，一定能够悔過改正，切不可重犯。"授任西南路招討使，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爲招討都監，以輔佐方。皇上下詔書給高通説："你到了天德，不要因爲方是長官而曲意順從他。考察邊疆的士兵，不要使用懦弱的人，不要用僕人奴隸代服軍役。女真舊的風俗是，凡是酒食聚會，以騎馬射箭娛樂。現在却是下棋和玩雙陸，應該全部禁止，讓他們練習騎馬射箭。任隨居處條件

部人馬二區，削一階，解職，降耀州刺史。通亦坐贓除名。方後遷橫海軍節度使，入爲同簽大宗正事，簽書樞密院事。

初，阿魯補當授謀克，未封而薨，烏帶受之。烏帶死，兀荅補襲之。兀荅補死，烏也阿補當襲。是時，已降海陵爲庶人，世宗以烏帶在熙宗逆黨中，其子孫不合受封，停封者久之，而阿离補功亦不可廢絶，特詔方襲之云。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臭、阿离補等六人，皆收國以來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録者焉。

擇便進行，也不可召集起來打擾他們。”時間久了，方因强行收買部族人的二區馬獲罪，削减官階一級，解除了職務，貶爲耀州刺史。高通也因貪臟罪除名。方後來遷橫海軍節度使，入朝任同簽大宗正事，簽書樞密院事。

當初，阿魯補應當授謀克，没有恩封他就死了，由烏帶受封。烏帶死後，兀荅補承襲。兀荅補死後，烏也阿補應當承襲。這時候，已經貶降海陵王爲庶民，世宗因爲烏帶列名在熙宗的叛逆黨徒中，他的子孫不應該受封，停封很久，但阿离補的功勞也不可以没滅，特别下詔由方承襲。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臭、阿离補等六人，都是收國年間以來所説的如熊似羆的勇士、没有二心的臣子，他們的功勞值得記録下來。

金史卷八十一

列傳第十九

鶻謀琶　迪姑迭　阿徒罕　夾谷謝奴　阿勒根没都魯　黄摑敵古本
蒲察胡盞　夾谷吾里補　王伯龍　高彪　温迪罕蒲里特
伯德特离補　耶律懷義　蕭王家奴　田顥　趙隇

斜卯鶻謀琶

鶻謀琶，术吉水斜卯部人也。性忠直寬厚，重節義，勇於戰。父阿鶻土，贈金吾衛上將軍。

鶻謀琶，术吉水斜卯部人。他生性忠誠正直，心地寬厚，看重節義，作戰勇敢。他的父親叫阿鶻土，被追贈爲金吾衛上將軍。

穆宗時，鶻謀琶内附，先遣子寧吉從間道送款。遂使活里疃與鶻謀琶合軍攻降諸部，因領其衆，與弟胡麻谷、渾坦、侄阿里等攻下諸城，從撒改破塢塔城，穆宗屢賞之。破高麗戍兵。與石適歡討平諸部。蒲察部雅里孛堇與其兄弟胡八、雙括等欲叛歸遼，鶻謀琶執之，送于康宗，賜賚甚厚。破高麗曷懶甸及下陁魯城有功。

在穆宗時，鶻謀琶歸附，他先派遣兒子寧吉從小路前來投誠。穆宗就令活里疃與鶻謀琶會合軍隊進攻，降服各部落，於是他率領自己的部衆，與弟胡麻谷、渾坦、侄子阿里等人攻下了各座城池，跟隨撒改攻克了塢塔城，穆宗多次賞賜他。鶻謀琶擊潰了高麗國的守邊部隊。他與石適歡征討平定了各部落。蒲察部的雅里孛堇與他的兄弟胡八、雙括等人想叛變回到遼國，鶻謀琶拘捕了他們，把他們送到康宗那裏，康宗很優厚地賞賜了他。在攻克高麗國的曷懶甸以及攻克陁魯城時，鶻謀琶立下了戰功。

天輔六年卒，年七十二。天眷中，贈銀青光禄大夫。

天輔六年去世，時年七十二歲。天眷年間，追贈爲銀青光禄大夫。

温迪罕迪姑迭

迪姑迭，温迪罕部人。祖扎古廼，父阿胡迭，世爲胡論水部長。迪姑迭年二十餘代領父謀克，攻寧江州，敗遼援兵，獲甲馬財物。攻破奚營，回至韓州，遇敵二千人，擊走之。斡魯古與遼人戰于咸州，兵已却，迪姑迭以本部兵力戰，諸軍復振，遂大破之。護步荅岡之役，乙里

迪姑迭，温迪罕部人。他的祖父名扎古廼，父親名叫阿胡迭，世代任胡論水部首領。迪姑迭二十多歲時代任父親的謀克，進攻寧江州，打敗了遼國的援兵，繳獲甲仗、馬匹、財物。在攻克了奚人的營壘，回到韓州後，與敵軍二千人相遇，迪姑迭打跑了他們。斡魯古與遼軍在咸州交戰，軍隊已經戰退，迪姑迭以本部兵力奮勇作戰，衆軍重新振作起來，於是大敗了遼軍。護步

補孛堇陷敵中，迪姑迭援出之。攻黄龍府，身被數創，授猛安。天輔七年，從上至山西，病卒，年四十七。天眷中，贈光禄大夫。

荅岡戰役，乙里補孛堇陷入敵軍中，迪姑迭把他救援出來。進攻黄龍府時，他身上受了幾處傷，授任爲猛安。天輔七年，他跟隨皇上到山西，病逝，享年四十七歲。天眷年間，追贈爲光禄大夫。

温迪罕阿徒罕

阿徒罕，温迪罕部人。年十七從撒改、斡帶等討平諸部，皆身先力戰。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斡塞禦之，阿徒罕爲前鋒。高麗有屯于海島者，阿徒罕率衆三十人夜渡，焚其營柵戰艦，大破之，遂下駞吉城。既而八城皆下，功最。遼兵自寧江州東門出，阿徒罕逆擊，盡殪之，以功授謀克。從攻黄龍府，力戰，身被數十創，竟登其城。後與烏論石準援照散城，阿徒罕請乘不備急擊之，遂夜過益褪水，詰朝，大敗之，斡魯上其功，賜幣與馬。

阿徒罕，温迪罕部人。他十七歲時跟隨撒改、斡帶等人征討平定各部，都衝在前面奮力作戰。高麗國在曷懶甸修築了九座城，斡塞去抵禦他們，阿徒罕任前鋒。高麗國有駐扎在海島上的部隊，阿徒罕率領三十人在夜間渡過去，焚燒了他們的營房欄栅和戰船，大敗他們，於是攻下了駞吉城。不久，其餘八座城都被攻下，阿徒罕的功勞最大。遼軍從寧江州的東門出來，阿徒罕迎面攻擊，全部殺死了遼兵，因功被任爲謀克。在跟隨進攻黄龍府時，阿徒罕奮勇作戰，身上受了幾十處傷，終於登上了城墻。他以後與烏論石準援助照散城，阿徒罕請求趁敵還未防備急速地攻擊，於是在夜裏渡過益褪水，第二天早晨，大敗敵軍，斡魯將他的功勞報告上去，賞賜他錢幣和馬匹。

天輔四年五月疾病，賜良馬一匹，詔曰："汝安則乘之。"年六十五卒。上悼惜之，遣使吊祭，以馬爲贈。阿徒罕爲人孝弟，好施惠，健捷善弋獵，至角抵、擊鞠，咸精其能。

天輔四年五月阿徒罕患疾病，太祖賞賜他好馬一匹，下詔説："你病愈就乘坐它。"他六十五歲時去世。皇上悼念惋惜他，派遣使者去吊唁祭祀，用馬爲贈賻。阿徒罕做人講孝道，對弟兄友愛，喜歡施捨恩惠，健壯敏捷，善於射獵，至於摔跤、擊球，這些技能全都精通。

夾谷謝奴

夾谷謝奴，隆州納魯悔河人也。國初，祖阿海率所部來歸，獻器用甲仗。父不剌速，襲本部勃堇，從太祖伐遼，授世襲猛安，親管謀克，爲曷懶路都統。

夾谷謝奴，隆州納魯悔河人。建國初年，他的祖父阿海率領屬部前來歸附，進獻器具甲胄和兵器。他的父親名叫不剌速，承襲了本部的勃堇，跟隨太祖討伐遼國，被授任世襲猛安，親管謀克，任曷懶路都統。

謝奴，其長子也。長身多髯，善騎射，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既冠，隨其父見太祖，命佩金牌，總領左翼護衛。

夾谷謝奴是不剌速的大兒子。他身材高大面頰上鬍髯多，善於騎馬射箭，通曉女真和契丹的大小文字以及漢字。成年以後，隨從他的父親朝見太祖，太祖命他佩戴金牌，總領左翼護衛。

西京未下，謝奴獲城中生口，乃知城中潛遣人求救於外，都統府得爲

西京没有被攻下時，謝奴俘獲了城裏的人，纔知道城中暗地派人向外面請求援救，都統府據

之備，却其救兵，西京乃下。自燕京還，過判泥恩納阿，遇敵於隘。謝奴身先士卒，射殺敵中先鋒二人，敵潰走，總管蒲魯虎以甲及馬贈之。後領其父猛安，從攻和尚原，出仙人關，宋兵據險，猛安雛訛只突戰不克，謝奴選麾下五十人戰，克之。與吴玠相拒，烏里雅行陣不整，吴玠乘之，謝奴領兵逆戰，遂大破敵。計前後功，襲其父猛安謀克。

此纔作了準備，打退了救援軍隊，西京纔被攻下。謝奴從燕京返回，經過判泥恩納阿時，在險要地方與敵軍相遇。謝奴衝在士兵前面，射死了敵軍的兩名先鋒，敵軍瓦解逃跑，總管蒲魯虎把鎧甲和馬贈送給他。後率領父親的猛安部衆，跟隨進攻和尚原，取道仙人關，宋軍占據着險要地勢，猛安雛訛只衝擊不勝，謝奴挑選了部下的五十人出戰，打敗了宋軍。在與吴玠相抵禦時，烏里雅部隊的行列不整齊，吴玠趁機進攻，謝奴帶領部隊迎戰，大敗了敵軍。累計前後的功勞，謝奴承襲了他父親的猛安謀克職位。

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宋人欲潜兵襲取石閏諸營，謝奴自渭南大禹鎮掩其伏兵，射中其軍帥，宋兵敗走，多獲旗幟兵仗，帥府厚賞之。除華州防禦使。

宗弼重新奪取河南和陝西，宋人想潜伏兵馬襲擊攻取石閏各軍營，謝奴從渭南大禹鎮突襲宋軍的埋伏部隊，用箭射中宋軍的主將，宋軍敗逃，繳獲了他們很多的旗幟和兵器，元帥府重重地奬賞了謝奴。授任華州防禦使。

入爲工部侍郎，遷本部尚書。改平凉尹、昭義軍節度使。大定初，卒。

入朝任工部侍郎，升任工部尚書。改任平凉尹、昭義軍節度使。大定初年，去世。

阿勒根没都魯

阿勒根没都魯，上京納鄰河人也，後徙咸平路梅黑河。雄偉美鬚髯，勇毅善射。國初伐遼，没都魯在軍中，領謀克猛安，每遇敵，往來馳突，人莫敢當，故所戰皆克。皇統元年，計功擢宣威將軍。明年，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改移剌都糺詳穩。授世襲本路寧打渾河謀克。爲滑州刺史，改肇州防禦使、蒲與路節度使，遷驃騎上將軍。累官金吾衛上將軍。是歲，以年老致仕，卒。年七十三。

阿勒根没都魯，上京納鄰河人，後來移居到咸平路梅黑河。他身材雄偉，鬚髯長得美，勇敢堅毅，善於射箭。建國初年討伐遼國，没都魯在軍隊中，率領謀克猛安部衆，每當與敵軍相遇，他來往奔馳衝鋒，没有人敢於阻擋，所以每次戰鬥他都取勝。皇統元年，累計功勛，提升爲宣威將軍。第二年，任同知通遠軍節度使，改任移剌都糺詳穩。授任世襲本路寧打渾河謀克。任滑州刺史，改任肇州防禦使、蒲與路節度使，遷升爲驃騎上將軍。屢經升遷至金吾衛上將軍。這一年，因年老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黄摑敵古本

黄摑敵古本，世居星顯水。從破寧江，取咸州，平東京路及諸山寨柵，皆有功。從麻吉破遼將和尚節使兵七千於上京，復破那野軍二萬。再從麻吉遇敵於阿鄰甸，麻吉被創，不能戰，敵古本率兵擊敗之，剿殺殆盡。從攻回鶻城，破其兵九萬，敗木

黄摑敵古本，他世代居住在星顯水。在跟隨攻克寧江，奪取咸州，平定東京路以及衆山寨柵的戰鬥中，他都立下戰功。他跟隨麻吉在上京擊潰了遼國將領和尚節制指揮的七千軍隊。又擊潰那野的二萬軍隊。再次跟隨麻吉在阿鄰甸與敵軍相遇時，麻吉受傷，不能作戰了，敵古本率領軍隊擊敗了敵軍，敵軍幾乎被全部剿滅斬殺。敵古

匠直撒兵於山後，俘獲甚衆。敗昭古牙之兵三千，獲其家屬而還。攻平州張覺，吾春被圍於西山，敵古本引兵救之，解其圍，并獲糧五千斛，招降户口甚衆。從平興中，撫安其民人。天會間，大軍伐宋，敵古本從取濬、開德、大名，及取濟南、高唐、棣、密等州。皇統間，以功襲謀克，移屯於壽光縣界爲千户。六年，授世襲千户，棣州防禦使。卒。

本跟隨進攻回鶻城，擊潰了九萬敵軍，在山後打敗木匠直撒的軍隊，俘虜敵人繳獲戰利品很多。打敗昭古牙的三千兵馬，俘獲了他們的家屬而撤回。攻打平州張覺時，吾春被圍困在西山，敵古本帶領軍隊去援救他，解除了對吾春的圍困，并且還繳獲了五千斛糧食，招降了很多人口。又跟隨平定了興中，安撫那裏的老百姓。天會年間，大軍討伐宋朝，敵古本跟隨着奪取了濬、開德、大名，并奪取了濟南、高唐、棣、密等州。皇統年間，因功勞承襲謀克，移駐在壽光縣界任千户。六年，授任爲世襲千户、棣州防禦使。去世。

蒲察胡盞

蒲察胡盞，案出滸水人。年十八從軍，其父特厮死，襲爲謀克。天輔間，夏以兵三萬出天德路，胡盞從婁室迎戰，以兵三百，敗敵二千。天會三年，大軍攻太原，城中出兵萬餘來戰，胡盞以所領千户軍擊之，復敗敵兵三萬餘於榆次境。六年，從婁室攻京兆，以所部兵屢與宋人接戰，皆先登有功。七年，取邠州，遇宋人二十餘萬，我軍右翼少却，時胡盞爲左翼千户，摧鋒陷陣，敵遂敗去。敗張浚富平復有功。十二年，擊關師古於臨洮衆三萬餘。從攻涇州，從破德順、秦、鞏、臨洮、河、蘭等州，破吴璘兵，胡盞皆有力焉。授德順州刺史，改隴州防禦使，鳳翔尹。卒，年五十五。

蒲察胡盞，案出滸水人。他十八歲參軍，他的父親特厮死後，他承襲爲謀克。天輔年間，夏國以三萬軍隊從天德路出動，胡盞跟隨婁室迎戰，用三百名士兵，打敗敵軍二千人。天會三年，大軍進攻太原，城中出動一萬多人的軍隊來交戰，胡盞以他帶領的千户兵馬攻擊，又在榆次境内打敗三萬多敵軍。六年，他跟隨婁室攻打京兆，用他統率的軍隊多次與宋軍交戰，都以進兵在前有功。七年，奪取邠州時，與宋人的二十多萬軍隊相遇，我軍的右翼稍微後退，當時胡盞任左翼千户，他挫敗了敵軍的先鋒，衝入敵陣，敵軍便被打敗逃走。在富平打敗張浚，又立下功勞。十二年，在臨洮攻擊了關師古的三萬多軍隊。在跟隨進攻涇州，跟隨攻克德順、秦、鞏、臨洮、河、蘭等州，擊潰吴璘兵馬的戰役中，胡盞都出了力。授任德順州刺史，改任隴州防禦使，鳳翔尹。去世，終年五十五歲。

夾谷吾里補

夾谷吾里補，暗土渾河人，徙天德。父兀屯，討烏春、窩謀罕有功。吾里補隸婁室帳下，攻係遼女直，招降太彎照三等。從婁室救斡魯古于咸州，敗遼兵于押魯虎城。遼軍營遼水，吾里補五謀克軍乘夜擊之，遼軍驚潰，殺獲幾盡。

斡魯伐高永昌，吾里補以數騎奮

夾谷吾里補，暗土渾河人，移居到了天德。他的父親名叫兀屯，征討烏春和窩謀罕有功。吾里補隸屬在婁室軍中，攻打依附遼國的女真人，招降太彎的照三等部。他跟着婁室到咸州去援救斡魯古，在押魯虎城打敗了遼國軍隊。遼軍在遼水修築營壘，吾里補等五個謀克趁着黑夜攻擊，遼軍驚亂瓦解，幾乎全部被斬殺或俘獲。

斡魯討伐高永昌，吾里補率數名騎兵在遼水

擊于遼水之上，復以四十騎伏于津要，遇其候騎，擊之，獲生口，因盡知永昌虛實。太祖嘉之，賞奴婢八人。永昌駐軍於兔兒陁，先據津要，軍不得渡。吾里補與撒八射殺其先鋒二人，永昌衆稍却，大軍遂渡遼水。及攻廣寧，軍帥選勇士先登，吾里補與赤盞忽没渾各領所部，突入其陣，大軍繼之，遂拔廣寧。

的岸上奮力攻擊，又用四十名騎兵埋伏在水陸要道，遇見敵軍巡邏偵察的騎兵就攻擊，捉住了俘虜，因此全部知道了永昌的虛實情况。太祖贊賞他，賞賜給他八名奴婢。永昌在兔兒陁駐扎了軍隊，搶先占據了水陸衝要地帶，金軍不能够渡過去。吾里補與撒八射死了敵軍兩名先鋒，永昌的人馬稍稍退却，大軍於是渡過了遼水。當攻取廣寧時，軍中主帥挑選勇士率先進擊，吾里補與赤盞忽没渾各自帶領自己的部隊，突然衝入敵軍的陣地，大軍跟着他們，於是攻克了廣寧。

太祖攻臨潢，吾里補面被重創，奮擊自若，賞以遼宫女二人。遼王杲已取中京，吾里補以四十騎覘敵，獲遼喉舌人，因知遼主所在。後從都統斡魯定雲中，從宗翰屯應州，遼軍在近境，吾里補以所部擊敗之。宗望伐宋，宋安撫使蔡靖詣吾里補降。婁室攻陜西，諸郡往往復叛，吾里補攻敗之。敗張浚軍于富平，吾里補先登，睿宗賞以金器名馬。遂以先鋒攻蘭州，下其城。加昭武大將軍，授世襲猛安。累官孛特本部族節度使，以老致仕，封芮國公。

太祖攻打臨潢時，吾里補面部受了重傷，依然奮力拼搏，太祖把兩名遼國宫女賞賜給他。遼王杲已奪取了中京，吾里補以四十名騎兵偵察敵情，俘獲了遼國掌握機要情况的人，因此知道了遼帝所在的地方。以後跟隨都統斡魯平定了雲中，跟着宗翰駐屯應州時，遼軍就在附近地方，吾里補以他統率的部隊擊敗了遼軍。宗望討伐宋朝時，宋安撫使蔡靖到吾里補那裏去投降。婁室進攻陜西，各郡往往重新叛變，吾里補打敗了他們。在富平打敗張浚軍隊的戰鬥中，吾里補進攻在前面，睿宗用金器和名馬賞賜他。於是以他爲先鋒進攻蘭州，攻下了這座城。加官爲昭武大將軍，授任爲世襲猛安。屢經升官至孛特本部族節度使，因年老退休，封爲芮國公。

吾里補多智略，膂力過人，雖甚老，勇健不少衰。大定初，劇賊嘯聚，出特鄰關，吾里補率鄉里年少逆擊之，賊黨遂潰。事聞，賞賚甚厚。大定二十六年卒，一百有五歲。

吾里補很有智謀，體力過人，雖然年事很高，勇猛强健，威風絲毫不减。大定初年，勢力盛大的盜賊相約會集，從特鄰關出動，吾里補率領家鄉的青年人迎頭攻擊，賊黨於是瓦解。朝廷得知此事，給予很優厚的獎賞。大定二十六年去世，時年一百零五歲。

王伯龍

王伯龍，瀋州雙城人也。遼末，聚黨爲盜。天輔二年，率衆二萬及其輜重來降，授世襲猛安，知銀州，兼知雙州。

王伯龍，瀋州雙城人。遼國末年，他聚集黨徒爲盜賊。天輔二年，他率領二萬徒衆以及物資來歸降，被授任爲世襲猛安，知銀州，兼知雙州。

四年，太祖攻臨潢，伯龍與韓慶和以兵護糧餉，輓夫千五百人皆授甲，慶和已將兵行前，伯龍從糧居後，遇遼兵五千餘邀於路，伯龍率輓

四年，太祖進攻臨潢，伯龍與韓慶和率軍護送糧餉，一千五百名拉糧餉車的漢子都授給了鎧甲，慶和已帶部隊在前面行進，伯龍跟隨糧餉在後面，遇上五千多遼軍在路上阻截，伯龍率領拉

夫擊敗之，獲馬五百匹。六年，從攻下中京，并克境内諸山寨，爲静江軍節度留後。天會元年，真授節度使，從宗望討張覺於平州，伯龍先登馳擊，手殺數十百人，遷右金吾衛將軍。白河之戰，伯龍當其左軍，麾兵疾馳蹂之，宋軍亂，我師乘勝奮擊敗之。

宗望伐宋，伯龍爲先鋒，次保州，遇敵五萬，破之，招降新樂軍民十餘萬。大軍圍汴，宋太尉何㮚以軍數萬出酸棗門，伯龍以本部遮擊，多所斬獲。及破汴，伯龍以治攻具有功。進破孔彦舟、酈瓊衆三萬於洺州。

是年，同知保州兵馬安撫司事，將兵數千攻北平，拔之。復取保州、河間。睿宗經略山東，伯龍從攻青州，未下，城中夜出兵襲伯龍營，伯龍不及甲，獨被衣挺刃拒營門，敵不得入，因奮擊殺數十人。已而，軍士皆甲出，殺傷宋兵不可勝計，并獲其一將，斬之。及下青州，第功，伯龍第一。

六年，還攻莫州，降之，加太子少保、莫州安撫使。破李固寨衆十餘萬於濮州。濮城守，城中鎔鐵揮我軍，攻之不能剋。伯龍被重甲，首冠大釜，挺槍先登，殺守陴者二十餘人，大軍相繼而上，遂剋之。進攻徐州，伯龍復先登，充徐、宿、邳三路軍馬都統。敗高托山之衆十五萬餘於清河。進擊韓世忠於邳州，走之，與大軍會於宿遷，追世忠至揚州。還攻泗州。泗州守將以城降。

屯軍嶓陽，破陳宏賊衆四十餘萬。破黄戬於單州。進攻歸德，軍帥遣伯龍立攻具，伯龍從二十餘騎行視

車漢子擊敗了遼軍，繳獲了五百匹馬。六年，跟隨攻下了中京，并且攻克了中京境内的各山寨，被任命爲静江軍節度留後。天會元年，實際授任節度使，跟隨宗望到平州征討張覺，伯龍率先前進奔馳攻擊，親手斬殺了幾十上百的人，升任右金吾衛將軍。白河這次戰役，伯龍面對宋軍的左翼部隊，他揮師猛衝，踏着宋兵的軀體前進，宋軍混亂，我軍乘勝奮力擊敗了宋軍。

宗望討伐宋朝，王伯龍擔任先鋒，進抵保州，遇上五萬敵軍，擊潰了他們，招降了新樂地區的十多萬軍民。大軍包圍了汴京，宋朝的太尉何㮚率數萬軍隊從酸棗門出來，伯龍用本部人馬截擊，斬殺和俘虜許多人。到攻克汴京時，伯龍因備辦攻城器械有功。他進兵到洺州，擊潰了孔彦舟和酈瓊的三萬人馬。

這一年，伯龍任同知保州兵馬安撫司事，帶領數千人馬攻打北平，攻取了這個地方。又奪取了保州和河間。睿宗攻取山東，伯龍跟隨進攻青州，未攻下時，城中夜間出兵襲擊伯龍的軍營，伯龍來不及穿鎧甲，衹披衣持刀在營門抵抗，敵軍不能進入，接着他奮勇攻擊，殺死數十人。隨即，軍士都穿上鎧甲出來，殺死和刺傷的宋兵難以計數，并且還捕獲一員宋將，處死了他。當攻克青州後評定功勞，伯龍居第一。

六年，回軍攻打莫州，招降了這個地方，伯龍被加官太子少保、莫州安撫使。在濮州，他擊潰了李固寨的十多萬人馬。濮州據城防守，城中熔化了鐵澆灑我軍，攻擊不能取勝。伯龍身披厚重的鎧甲，頭頂大鍋，持槍先登城，斬殺了在城上矮墻邊防守的二十多人，大軍相繼登上城，於是攻破了該城。進兵攻打徐州，伯龍又率先登城，充任徐、宿、邳三路軍馬都統。伯龍在清河打敗了高托山的人馬十五萬多。進兵到邳州攻擊韓世忠，韓世忠被打跑了。伯龍與大軍在宿遷會合，追趕韓世忠到了揚州。又回軍攻打泗州。泗州守將獻城投降。

駐軍嶓陽時，伯龍擊潰了陳宏的四十多萬賊兵。在單州擊敗了黄戬。進兵攻打歸德時，軍中主帥派遣伯龍去樹立攻城器械，伯龍讓二十多名

地形，城中忽出兵千餘，欲生得伯龍，伯龍縱騎馳之，敵兵亂，墮隍而死者幾二百人。破王善之衆於巢縣，取廬州、和州，伯龍之功多。軍渡采石，擊敗岳飛、劉立、路尚等兵，獲芻糧數百萬計。

還過真、揚，道遇酈瓊、韓世忠軍，復戰敗之。復爲莫州安撫，改知澤州。太行群賊往往嘯聚，伯龍皆平之。

天眷元年，爲燕京馬軍都指揮使。從元帥府復收河南，權武定軍節度使，兼本路都統。宋兵據許州，伯龍擊走之，招復其人民。是年秋，泰安卒徒張貴驅脅良民，據險作亂，伯龍討平之。

皇統元年，以本部從宗弼南伐，攻破濠州而還。三年，爲武定軍節度使，改延安尹，寧昌軍節度使。天德三年，改河中尹，徙益都尹，封廣平郡王。卒，年六十五。正隆間，例贈特進、定國公。

騎兵跟隨他去巡視地形，城中忽然出來了一千多士兵，想活捉伯龍，伯龍縱馬向他們奔去，敵軍混亂，掉入護城壕而死的將近有二百人。在巢縣擊潰了王善的部衆，在奪取廬州和和州的戰鬥中，伯龍的功勞多。軍隊渡過采石，擊敗岳飛、劉立、路尚等人的軍隊，繳獲的糧草達數百萬。

回軍經過真州和揚州，途中與酈瓊、韓世忠的軍隊相遇，又打敗了他們。再次任莫州安撫使，改知澤州。太行成群的盜賊常常呼應集結，伯龍都平定了他們。

天眷元年，任燕京馬軍都指揮使。跟隨元帥府重新收復河南時，伯龍臨時代理武定軍節度使，兼任本路都統。宋軍占據了許州，伯龍打跑了宋軍，招回了那裏的老百姓。這一年的秋天，泰安差役張貴驅趕脅迫老百姓，依靠險要地方作亂，被伯龍征討平定了。

皇統元年，伯龍率領本部軍隊跟隨宗弼討伐南方，攻克了濠州後回師。三年，任武定軍節度使，改任延安尹，寧昌軍節度使。天德三年，改任河中尹，轉任益都尹，封爲廣平郡王。去世，時年六十五歲。正隆年間，依例追贈爲特進、定國公。

高彪

高彪，本名召和失，辰州渤海人。祖安國，遼興、辰、開三鎮節度使。父六哥，左承制，官至刺史。彪始生，其父用術者言，爲其時日不利於己，欲不舉，其母爲營護。居數歲，竟逐之，彪匿於外家。遼人調兵東京時，六哥已老，當從軍，悵然謂所親曰：“吾兒若在，可勝兵矣。”所親具以實告，因代其父行。戰於出河店，遼兵敗走，彪獨力戰，軍帥見之曰：“此勇士也。”令生致之。斡魯攻東京，六哥率其鄉人迎降，以爲榆河州千户。久之告老，彪代領其衆。

高彪，原名召和失，辰州渤海人。他的祖父名安國，在遼國任興、辰、開三鎮節度使。父親名六哥，任左承制，官至刺史。高彪剛降生時，他父親采用術士的說法，以爲高彪出生的時間對自己不利，想不養育，他的母親周旋救護了他。過了幾年，終究趕走了他，高彪就隱藏在外祖父家裏。遼人在東京調集軍隊時，六哥已經年老，應當參軍，他遺憾地告訴親近的人說：“我的兒子如果還在，已能當兵了。”他所親近的人把全部情形如實告訴了他，高彪因此代替他父親參軍。在出河店的戰役中，遼軍失敗逃跑，高彪獨自奮力作戰，金軍主帥看見後説：“這人真是勇士。”下令活捉他。斡魯進攻東京，六哥率領他家鄉的人迎接歸降，被任命爲榆河州千户。過了許久，因年老請退，高彪代爲統領父親的部衆。

都統杲攻中京，彪領謀克，從斡

都統杲進攻中京，高彪率領謀克兵，跟隨斡

魯破遼將合魯燥及韓慶民於高、惠之境。已而駐軍武安，合魯燥以勁兵二萬來襲，從斡魯出戰，與所部皆去馬先登，奮擊敗之。奚人負險拒命，所在屯結，彪屢戰有功。

魯在高、惠一帶擊潰了遼國將領合魯燥和韓慶民。隨即駐軍在武安，合魯燥以精鋭軍隊二萬人來襲擊，高彪跟隨斡魯出兵迎戰，他與自己的部衆都棄馬步戰，衝鋒在前，奮力擊敗了遼軍。奚人依靠險阻抗拒命令，在各處聚衆屯兵，高彪多次與他們交戰，立下了戰功。

宗望攻平州，彪徇地西北道，破敵，招降石家山寨。再從宗望伐宋，爲猛安。師次真定，彪率兵士七十人，臨城築甬道，城中夜出兵焚攻具，彪擊走之。大軍圍汴，以五十騎屯於東南水門。宋人再以重兵出戰，彪皆敗之。師還，屯鎮河朔，復破敵於霸州，擒其裨將祝昂。河間夜出兵二萬襲我營壘，彪率三謀克兵擊敗之。

宗望進攻平州，高彪在西北道攻占土地，擊潰了敵軍，招降了石家山寨。他再次跟隨宗望討伐宋朝，任猛安。軍隊暫駐在真定，高彪率領七十名士兵，在靠近城的地方修築兩側是墻的通道，城中在夜裏出兵來焚燒攻城器械，高彪擊跑了他們。大軍包圍汴京，高彪以五十名騎兵駐扎在東南水門。宋人再次以衆多的軍隊出城交戰，高彪都打敗他們。軍隊撤回，駐扎鎮守在河朔，又在霸州擊潰了敵軍，捕捉敵軍副將祝昂。河間的敵人夜裏出兵二萬人來襲擊我軍營壘，高彪率領三個謀克的兵力擊敗了他們。

天會五年，授静江軍節度使、壽州刺史。明年，伐宋，從帥府徇地山東，攻城克敵，數被重賞。七年，師至睢，彪以所部招誘京西人民。次柘城縣，其官吏出降，彪獨與五十餘騎入城。繼而城中三千餘人復叛，彪率其衆力戰敗之，撫安其民而還。

天會五年，授任静江軍節度使、壽州刺史。第二年，討伐宋朝，高彪跟隨元帥府在山東攻占土地，攻城破敵，多次被重賞。七年，軍隊到達睢，高彪以所率部隊招集勸誘京西的老百姓。進抵柘城縣時，這個縣的官吏出城投降，高彪獨自與五十多名騎兵進城。隨後城中三千多人重新叛變，高彪率領他的衆兵奮力戰敗了他們，安撫了那裏的老百姓後撤回。

從梁王宗弼襲康王，至杭州。師還，宋將韓世忠以戰艦數百扼於江北。宗弼引而西，將至黄天蕩，敵舟三十餘來逼南岸，其一先至者載兵士二百餘，彪度垂及，以鉤拽之，率勇士數十，躍入敵舟，所殺甚衆，餘皆逼死於水中。

高彪跟隨梁王宗弼襲擊宋康王，到達了杭州。軍隊撤回時，宋將韓世忠用數百艘戰船扼制住長江北岸。宗弼帶領軍隊向西行，將到黄天蕩時，三十多艘敵船來，迫近了南岸，其中先到的一船載有二百多士兵，高彪揣量它快要到了，用鐵鈎拉過來，帶領數十名勇士，跳進敵船，被斬殺的宋兵很多，其餘的都被逼死在水中。

明年，從攻陝西，師至寧州，彪與宗人昂率兵三千取鄜州。始至，有來降者言，“城東北隅守兵將謀爲内應”。彪即夜從家奴二人以登，左右守者覺之，彪與從者皆殊死戰，諸軍繼進，遂克其城。從攻和尚原及仙人關。與阿里監護漕糧并戰艦至亳州，

第二年，跟隨進攻陝西，軍隊到寧州時，高彪與同族人昂帶兵三千奪取鄜州。剛到鄜州時，有來投降的人説，“城東北角的守城士兵將策劃作内應”。高彪當天夜裏就帶領兩名家奴登城，左右守城的人發現了他們，高彪與隨從家奴都拼死戰鬥，衆軍跟着進來，於是攻下了這座城。又跟隨攻打和尚原和仙人關。他與阿里督察護送漕

宋人以舟五十艘阻河路，擊敗之，擒其將蕭通。擊漣水賊水寨，進取漣水軍，其官民已遁去，悉招降之。

運糧船和戰船到亳州，宋人用五十艘船阻住水路，高彪擊敗宋軍，活捉宋軍將領蕭通。在攻擊漣水賊軍的水寨，進兵奪取漣水軍時，那裏的官吏和老百姓已經逃走，高彪全部招降了他們。

彪勇健絶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及臨敵，身先士卒，未嘗反顧，大小數十戰，率以少擊衆，無不勝捷。

高彪勇健超人，能够一天走三百里路，身上穿着厚重的鎧甲，過險要也像飛一樣。每當臨陣對敵，他都身先士卒，從不徘徊退縮，大小幾十次戰鬥，他都是以少擊多，没有不勝利的。

齊國既廢，攝滕陽軍以東諸路兵馬都統，撫諭徐、宿、曹、單，滕陽及其屬邑皆按堵如故。爲武寧軍節度使，頗黷貨，嘗坐贓，海陵以其勛舊，杖而釋之。改沂州防禦使，歷安化、安國、武勝軍節度使，遷行臺兵部尚書，改京兆尹，封郜國公。以憂去官，起復爲武定軍節度使，歸德尹。正隆例授金紫光禄大夫。久之致仕，復起爲樞密副使、舒國公，賜名彪。卒年六十七，謚桓壯。彪性機巧，通音律，人無貴賤，皆温顔接之。

齊國被廢除後，高彪代理滕陽軍以東諸路兵馬都統，安撫曉諭徐、宿、曹、單，滕陽及其附屬的城鎮都安居如舊。他任武寧軍節度使時，十分貪圖財物，曾經犯下貪污罪，海陵王因他是有功勛的舊臣，加以杖刑就釋放了他。改任沂州防禦使，歷任安化、安國、武勝軍節度使，遷升爲行臺兵部尚書，改授爲京兆尹，封郜國公。遇親屬喪亡而離任，服喪期未滿被起用爲武定軍節度使，任歸德尹。正隆年間依例任命爲金紫光禄大夫。過了許久他辭官歸居，又被起用爲樞密副使，封舒國公，賜名爲彪。死時六十七歲，謚號稱爲桓壯。高彪生性機智靈巧，通曉樂理，人不分貴和賤，他都和悦地接待。

温迪罕蒲里特

温迪罕蒲里特，隆州移离閔河胡勒出寨人也。魁梧美髯，有謀略，以智勇聞。都統杲取中京，蒲里特權猛安，領軍五千，遇契丹賊萬餘，與戰敗之。出衮古里道，敗敵八千餘。至臘門華道，復以伏兵敗敵萬人。太祖定燕，自儒州至居庸關，執其喉舌人。有頃，賊三千餘人復寇臘門華道，蒲里特整隊先登，賊識其旗幟，望風而遁，遂奮擊之，親執賊帥。

温迪罕蒲里特，隆州移离閔河胡勒出寨人。他身材魁梧，鬚髯長得美，有計謀韜略，以智慧和勇敢聞名。都統杲奪取中京時，蒲里特任猛安，帶領五千軍隊，與契丹賊軍一萬多人相遇，交戰打敗了他們。經由衮古里道，打敗了敵軍八千多人。到達臘門華道，又用埋伏的軍隊打敗了敵軍一萬人。太祖平定燕京時，蒲里特從儒州到居庸關，捉住了他們的掌握着機密情況的人。不多久，三千多賊人又侵犯臘門華道，蒲里特整頓部隊衝在前面，賊軍認識他的旗幟，望風逃走，於是奮勇追擊，蒲里特親手捉住了賊軍的主帥。

皇統元年，從梁王宗弼伐宋，留軍唐州。敵衆奄至，蒲里特擊之，大名軍萬四千號二十萬，蒲里特率親管猛安，身先士卒，衝擊，敵少却，乃張左右翼并擊之，敵衆散走。而别遇兵二萬來援，復以兵三千擊走之。時

皇統元年，蒲里特跟隨梁王宗弼討伐宋朝，留下他的部隊在唐州。衆敵突然襲到，蒲里特迎擊他們，大名的一萬四千軍隊號稱爲二十萬人，蒲里特率領親管猛安軍，身先士卒，經過衝擊，敵軍稍微退却，於是左右方的部隊并力攻擊，敵衆兵散亂地逃跑了。而另外又與二萬來援助的敵

邳州土賊嘯聚，幾二十萬，蒲里特軍三千，分爲數隊急攻之，賊潰去。南京路遇敵軍二萬，蒲里特以軍三千擊敗之。是日，有兵自城中出者，復擊敗之。

軍相遇，又以三千人的部隊擊跑了援軍。當時邳州的土賊邀約聚集，將近有二十萬人，蒲里特的軍隊有三千人，分成幾個隊急速向賊軍進攻，賊軍瓦解離去。在南京路與二萬敵軍相遇，蒲里特用三千人的部隊擊敗了敵軍。這一天，有從城中出來的軍隊，蒲里特又擊敗了他們。

皇統二年，遷定遠大將軍，同知鳳翔尹。六年，改京兆尹，轉寧州刺史，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永定軍節度使。海陵南征，改武衛軍都總管。大定三年，授開遠軍節度使，改泰寧軍。卒。十九年，以功授其子兀帶武功將軍、本猛安奚出痕世襲謀克。

皇統二年，蒲里特升任定遠大將軍，同知鳳翔尹。六年，改任京兆尹，轉任寧州刺史，改任西北路招討都監。升任永定軍節度使。海陵王征討南方時，改任武衛軍都總管。大定三年，授任開遠軍節度使，改任泰寧軍節度使。去世。十九年，因爲他的功勞授任他的兒子兀帶爲武功將軍、本猛安所轄的奚出痕的世襲謀克。

伯德特离補

伯德特离補，奚五王族人也，遼御院通進。天會初，與父撻不也歸朝，授世襲謀克，後以京兆尹致仕。

伯德特离補是奚五王的同族人，任遼國的御院通進。天會初年，與他的父親撻不也一起歸順朝廷，任世襲謀克，他父親後來以京兆尹退休。

特离補招降松山等州未附軍民，及招降平州、薊州境内，督之耕作。宗望伐宋，特离補爲軍馬猛安，與諸將留，規取保、遂、安三州。攻安肅軍，河間、雄、保等兵十餘萬來救，特离補率所部先戰，大軍繼之，大破其兵，遂拔安肅。特离補攝通判事，降將胡愈陰結衆謀亂，特离補勒兵擒愈及其衆五十餘人。安肅軍改爲州，就除同知州事。改磁州，捕獲太行群盜。元帥府以磁、相二州屯兵屬之，擒王會、孫小十、苗清等，群盜遂平。遷濱州刺史，廉入優等。以母憂去官，起復本職，改涿州刺史。

特离補招降了松山等州還没有歸附的軍民，并在平州和薊州境内招降，督促招降到的人從事耕作。宗望討伐宋朝時，特离補任軍馬猛安，與衆將留下來，謀劃奪取保、遂、安三州。攻打安肅軍時，河間、雄、保等地有十多萬軍隊來救援，特离補率領自己的軍隊率先迎戰，大軍緊接其後，大敗了這些援軍，於是攻克了安肅。特离補攝安肅通判事，投降將領胡愈暗地連結徒衆圖謀作亂，特离補統率軍隊捕捉了胡愈以及他的徒衆五十多人。安肅軍改爲州，就地任他爲同知州事。改任到磁州，特离補捕獲了太行的成群盜賊。元帥府把磁州和相州的駐軍交付給特离補，他捕捉了王會、孫小十、苗清等人，群盜於是被平定了。升任濱州刺史，經政績考核列入優等。因母親喪亡解去官職，守喪期未滿被起用恢復原官職，改任涿州刺史。

入爲工部郎中，從張浩營繕東京宫室。及田瑴黨事起，朝省爲之一空，特离補攝行六部事，遷大理卿，出爲同知東京留守。天德三年，復爲大理卿，同知南京留守。

入朝任工部郎中，跟隨張浩營建修繕東京的宫殿居室。田瑴黨事興起時，朝廷各官署幾乎爲此而空無官員了，特离補攝行尚書六部事，升任大理卿，離都任同知東京留守。天德三年，又任大理卿，同知南京留守。

丁父憂，起復洺州防禦使。正隆

遇父親喪亡解職，服喪期未滿被起用任洺州

盗起，州縣無兵，不能禦。洺舊有河附于城下，特离補乃引水注濠中以爲固，盗弗能近，州賴以安。遷崇義軍節度使，未幾，告老歸田里，卒。

特离補爲人孝謹，爲政簡静不積財，常曰："俸禄已足養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耶律懷義

耶律懷義本名孛迭，遼宗室子。年二十四，因戰功累遷同知點檢司事。宗翰已取西京，遼主謀奔于夏，懷義諫止之，不見聽，乃竊取遼主厩馬來降。

太祖自燕還師，留宗翰、斡魯經略西方，懷義領謀克從軍。天會初，帥府以新降諸部大小遠近不一，令懷義易置之，承制以爲西南路招討使。乃擇諸部衝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賈。諸部兵革之餘，人多匱乏，自是衣食歲滋，畜牧蕃息矣。

從宗翰伐宋，降馬邑，破雁門，屯兵，進攻太原，以所部别降清源縣徐溝鎮，遂與諸將列屯汾州之境。時河東、陝西路兵來救太原，劉光世、折可求栅于文水西山，懷義捕得生口，盡知宋兵屯守要害，乃分兵襲敗之。

明年，再伐宋，從婁室取汾州及其屬邑，遂過平陽，出澤、潞以趨河陽，所至皆降。及大軍圍汴，懷義屯京西，汴城既下，宋兵之出奔者，邀擊盡之。從攻鄭、鄧州及討平鄭州叛者，攻下濮州及雷澤縣，從破大名、東平府、徐、兖等州，皆有功。七年，還鎮。十年，加尚書左僕射，改

防禦使。正隆年間盗賊興起，州縣没有軍隊，不能够抵禦。洺州原有河道靠近城邊，特离補於是引水灌注到護城河中以堅固城防，盗賊不能接近，洺州依靠這設施得以安定。升任崇義軍節度使，不久，因年老退休回到家鄉，去世。

特离補爲人講孝道，辦事謹慎，爲政簡静不積蓄財産，他常常説："俸錢禄米已够養成廉潔的操守，穿衣吃飯之外，哪裏用得着蓄積財物。"凡是調任官職，衹有一車行李、幾個婢女僕夫罷了。

耶律懷義本名叫孛迭，是遼國的皇族子弟。他二十四歲時，以戰功多次遷升至同知點檢司事。宗翰已經奪取了西京，遼帝計劃逃奔到西夏，懷義勸諫制止，没有被聽從，於是盗取了遼帝馬棚裏的馬來歸降。

太祖從燕京撤回軍隊，留下宗翰和斡魯治理西方，懷義率謀克人衆參加軍隊。天會初年，元帥府因新歸降的各部大小遠近不一致，下令懷義改變設置，秉承皇帝的旨意任命懷義爲西南路招討使。於是選擇各部的要道要塞地段，修建城市，通商貿易。各部在戰争之後，大多數的人都貧窮困乏，從此以後生活年年提高，畜牲得到了繁衍生長。

懷義跟隨宗翰討伐宋朝，招降了馬邑，攻克了雁門，聚集軍隊，進兵攻打太原，懷義用他統率的部隊另外招降了清源縣的徐溝鎮，於是與衆將分别駐扎在汾州的區域内。當時河東、陝西路的軍隊來援救太原，劉光世和折可求在文水的西山建立欄栅，懷義活捉宋人，全部知道了宋軍駐守的要害地區，於是分兵襲擊打敗了宋軍。

第二年，再次討伐宋朝，懷義跟隨婁室奪取了汾州及其附屬城鎮，於是經過平陽，從澤、潞二州奔向河陽，所到的地區都歸降了。大軍包圍汴京時，懷義駐守在京西，汴京城被攻下後，出城奔逃的宋軍，被他攔擊全部消滅。隨主帥攻取鄭州、鄧州并平定鄭州的叛逆者，攻克濮州及雷澤縣，隨主帥攻破大名、東平府、徐、兖等州，在這些戰役中懷義都建有功勛。七年，回到原來

西北路招討使。

懷義在西陲幾十年，撫御有恩，及去，老幼遮道攀戀，數日不得發。天眷初，爲太原尹，治有能聲。改中京留守。從宗弼過烏納水，還中京，以老乞致仕，不許。改大名尹，命不赴治所，止以俸傔給之。每歲春水扈從，餘聽自便。明年，再請老得謝，給俸傔之半。海陵即位，封漆水郡王，進封莘王。久之，進封蕭王。正隆例封景國公。

其子神都斡爲西北路招討都監，迎侍之官。神都斡從海陵南征，懷義卒于雲中，年八十二。

蕭王家奴

蕭王家奴，奚人也，居庫党河。爲人魁偉多力，未冠仕遼，爲太子率府率。天輔七年，都統杲定奚地，王家奴率其鄉人來降，命爲千户領之。奚王回离保既死，其親黨金臣阿古者猶保撒葛山，王家奴與突撚往討之，生擒金臣阿古者，降其餘衆。時平、灤多盗，王家奴以所部屢破賊兵，斬馘執俘，數被賞賚。

宗望伐宋，敗郭藥師於白河，亦與有功。至河上，宋兵扼津要，與諸將擊敗之。進圍汴，破其東門兵。明年，再伐宋，宗望軍至中山，諸門分兵出戰，焚我攻具，祁州、河間各以兵來援，皆敗之。

師還，屯鎮河朔。濱州賊葛進聚衆數萬臨淄，孛堇照里以騎兵二千討之，王家奴領謀克先登，力戰大破其衆。

明年，攻滄州，宋兵拒戰，復從

鎮守的地方。十年，加授尚書左僕射，改任西北路招討使。

懷義在西部邊疆將近十年，安撫治理有恩於民，他離開這個地方時，年老和年幼的人攔路牽挽車輿戀戀不捨，幾天都不能够出發。天眷初年，他任太原尹，治政有能幹的名聲。改任中京留守。跟隨宗弼渡過烏納水，回到中京，因年老請求退休，没有被允許。改任大名尹，詔命他不必到治理的地方去，衹以俸錢和侍從人員供給他。每年隨從皇帝觀光游獵，其餘時間聽從自己的方便處理。第二年，再次以年老請求退休，獲准辭去官職，供給他一半的俸錢和侍從人員。海陵王即位，恩封懷義爲漆水郡王，進封莘王。過了許久，進封蕭王。正隆年間依例封爲景國公。

他的兒子神都斡任西北路招討都監，接他到自己官邸。神都斡跟隨海陵王征討江南時，懷義在雲中去世，時年八十二歲。

蕭王家奴，是奚族人，居住在庫党河。他身材魁偉力氣大，没成年就在遼國做官，任太子率府率。天輔七年，都統杲平定奚族地區，王家奴帶領他家鄉的人來歸降，被任命爲千户，統率鄉人。奚王回离保死後，他的親信徒黨金臣阿古者還守住撒葛山，王家奴與突撚前往征討，活捉了金臣阿古者，招降了其餘衆人。當時平、灤盗賊多，王家奴用他統率的部隊多次打敗賊軍，賊軍被斬殺或被俘獲，王家奴多次被賞賜。

宗望討伐宋朝，在白河打敗了郭藥師，王家奴也有戰功。軍隊到達黄河上，宋軍據守住水陸衝要地區，王家奴與衆將擊敗了宋軍。進兵包圍汴京，王家奴擊潰了汴京東門的軍隊。第二年，再次討伐宋朝，宗望的軍隊到達中山，中山各城門分别派出軍隊交戰，焚燒了我軍的攻城器械，祁州、河間各自派軍隊來援救，都被打敗了。

軍隊撤回，駐守在河朔。濱州賊人葛進在臨淄聚集了數萬人，孛堇照里率二千名騎兵去征討，王家奴帶領謀克軍進攻在前面，奮力作戰大敗了葛進的衆兵。

第二年，進攻滄州，宋軍抵禦迎戰，王家奴

照里擊走之。宋將徐文以舟百艘泊海島，即以商船十八進襲，斬首七百級，獲舟二十。

天會八年，除静江軍節度使，授世襲千户。從梁王宗弼征伐，爲萬户，還爲五院部節度使。天德二年，改烏古迪烈招討都監，卒。

又跟隨照里擊跑了宋軍。宋將徐文以百艘船停泊在海島，王家奴就用十八艘商船進兵襲擊，斬殺七百人，繳獲了二十艘船。

天會八年，任命爲静江軍節度使，授予世襲千户。他跟隨梁王宗弼討伐，任萬户，出征回來，任五院部節度使。天德二年，改任烏古迪烈招討都監，去世。

田顥

田顥字默之，興中人。遼天慶八年進士，歷官金部員外郎，權歸德節度使。太祖定燕，顥舉四州版圖歸朝，加都官郎中，權節度使事，四遷知真定府事。招降齊博、游貴等賊衆五千餘人。已而，貴復叛去，顥遣齊博僞叛從貴，因令伺間殺之，降其衆，賊壘悉平。

三遷行臺左丞、彰德軍節度使。是時，新定力役，顥蠲籍之半而上之，故相之繇賦比他州獨輕。徙同知河北東路都總管，改同簽燕京留守司事，民遮留不得出，易服夜去。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尋改絳陽軍節度使。居三年，以疾請謝事，徑解印歸。數奏不允，移鎮振武軍。入爲刑部尚書，居三月請老，卒于家。

田顥字默之，興中人。遼國天慶八年進士，歷官至金部員外郎，代理歸德節度使。太祖平定燕京，田顥以四個州的户籍和地圖歸順朝廷，加官爲都官郎中，權節度使的事務，四次遷升至知真定府事。田顥招降了齊博和游貴等五千多名盗賊。隨即，游貴又叛變離去，田顥派遣齊博假裝叛變去跟隨游貴，因而命令他窺測時機殺死了游貴，招降其餘的人，盗賊的營壘全部被平定了。

三次遷升至行臺左丞、彰德軍節度使。這時候，新制定了勞役法，田顥除去户籍的一半上報，所以比起其他州來衹有相州的勞役和賦税輕。移任同知河北東路都總管，改任爲同簽燕京留守司事，老百姓攔路挽留，不能出境，衹好改變服裝在夜晚離去。改任爲河東南路轉運使，不久改任爲絳陽軍節度使。過了三年，因疾病請求辭去職事，徑直解下印綬回家。多次上奏得不到允許，移任鎮守振武軍。入朝任刑部尚書，過了三個月，就以年老請求退休，死在家裏。

趙隇

趙隇字德固，遼陽人。其婦翁以優伶得幸於遼主，隇補閤門祗候，累遷太子左衛率。後居灤州。宗望討張覺，隇逾城出降，授洛苑副使，爲灤州千户。遷洛苑使，檢校工部尚書。

從伐宋，至汴，遷棣州刺史、侍衛步軍都虞候。及再伐宋，攻真定與有功，改商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五年，同知信德府路統押軍兵，兼沿邊安撫司事。明年，權知濟州事。八年，從定河南，授隴州團練使。十年，改知石州。隇久在兵間，

趙隇字德固，遼陽人。他的岳父憑藝人身份得到遼帝的寵愛，趙隇補官爲閤門祗候，多次遷升至太子左衛率。以後居住在灤州。宗望征討張覺，趙隇翻越城墻出來投降，授任洛苑副使，任灤州千户。升任洛苑使，任檢校工部尚書。

他跟隨討伐宋朝，到達汴京時，升任棣州刺史、侍衛步軍都虞候。再次討伐宋朝時，因爲他進攻真定時參與而有功，改任商州刺史，任檢校尚書右僕射。五年，同知信德府路統押軍兵，兼任沿邊安撫司事。第二年，代理知濟州事。八年，跟隨平定河南，任隴州團練使。十年，改官知石州。趙隇長久在軍隊裏，不善於治理老百

不善治民；坐謗議，謫監平州甜水鹽。

齊國廢，河南皆以宿將守之，授隳宿州防禦使，統本路軍兵。隳重義，接儒士。嘗以事至汴，有故人子負官錢百萬，隳以槖金贈之，其子悉爲私費，復代輸之。頃之，有訟徐帥不法者，朝廷使隳鞫治，隳委曲營護，坐是廢罷，寓居於燕。

海陵出領行臺省，至燕，隳往見之，因訴其事。及海陵即位，起爲保大軍節度使。貞元初，改內省使。未幾，爲中都路都轉運使。明年，再徙順義、興平，入爲太子詹事，鎮沁南，以疾卒，年六十六。

後十餘年，隳子孫、司徒張通古子孫皆不肖淫蕩，破貲産，賣田宅。世宗聞之，詔曰："自今官民祖先亡没，子孫不得分割居第，止以嫡幼主之，毋致鬻賣。"仍著于令。

姓，因誹謗議論獲罪，貶官監平州甜水鹽。

齊國被廢除，河南都任用老將去守衛，授任趙隳爲宿州防禦使，統領本路的軍隊。趙隳重情義，結交讀書人。他曾經因有事到汴京，有個舊時朋友的兒子欠了官府錢一百萬，趙隳把口袋裏的錢贈送給他，舊友的兒子則全部作爲了自己的私人費用，趙隳又代他繳納了。不久，有人訴訟徐地主帥不守法，朝廷命趙隳審問定罪，趙隳曲折輾轉地救護他，因此獲罪被廢除了官職，寓居在燕京。

海陵王出朝兼任行臺省，到了燕京，趙隳前往見他，藉此訴説了這件事。海陵王即帝位後，趙隳被起用爲保大軍節度使。貞元初年，改任内省使。不久，任中都路都轉運使。第二年，再次移鎮順義、興平，召入朝任太子詹事，鎮守沁南，因病去世，時年六十六歲。

以後過了十多年，趙隳的子孫、司徒張通古的子孫都没有才能而淫蕩，破敗家産，出賣田地住宅。世宗聽説後，下詔説："從現在起，官吏和老百姓的祖先死亡後，子孫不能分掉居住的房屋，衹能以嫡系後代主持家務，以此不至於賣掉産業。"并寫入法令中。

金史卷八十二

列傳第二十

郭藥師(子)安國　耶律塗山　烏延胡里改　烏延吾里補　蕭恭
完顏習不主　紇石烈胡剌　耶律恕　郭企忠　烏孫訛論
顏盞門都　僕散渾坦　鄭建充　烏古論三合　移剌温
蕭仲恭(子)拱　蕭仲宣　高松

海陵諸子

光英　矧思阿補　廣陽

郭藥師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國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直，號曰"怨軍"，藥師爲其渠帥。斡魯古攻顯州，敗藥師于城下。遼帝亡保天德，耶律捏里自立，改"怨軍"爲"常勝軍"，擢藥師諸衛上將軍。捏里死，其妻蕭妃稱制，藥師以涿、易二州歸于宋。藥師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甄五臣以五千人奪迎春門，皆入城。蕭妃令閉城門與宋兵巷戰。藥師大敗，失馬步走，逾城以免。宋人猶厚賞之。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遼國招募遼東人當兵，讓他們向女真人報仇，號稱爲"怨軍"，郭藥師是這支軍隊的統帥。斡魯古進攻顯州，在城下打敗了郭藥師。遼帝逃亡到天德進行守衛，耶律捏里自立爲帝，改"怨軍"爲"常勝軍"，提拔郭藥師爲諸衛上將軍。捏里死後，他的妻子蕭妃行使皇帝的權力，郭藥師以涿和易兩個州歸降宋朝。郭藥師率領六千宋軍突然到達燕京，甄五臣率領五千人奪取了迎春門，宋軍都進了城。蕭妃下令關閉城門與宋軍巷戰。郭藥師大敗，丟掉了馬徒步走，越城逃脱。宋人仍然重重地賞賜他。

太祖割燕山六州與宋人，宋使藥師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張覺而殺之，函其首以與宗望，藥師深尤宋人，而無自固之志矣。宗望軍至三河，藥師等拒戰于白河。兵敗，藥師乃降。宗望遂取燕山。

太祖割讓燕山六州給宋人，宋命郭藥師協助王安中守衛燕山。到王安中不能够庇護張覺而殺了他，用匣子裝着張覺的頭顱給與宗望時，郭藥師深深地責怪宋人，就不能固守自己的志向了。宗望的軍隊到達三河，郭藥師等人在白河抵禦交戰。軍隊被打敗，郭藥師就投降了。宗望便取得了燕山。

太宗以藥師爲燕京留守，給以金

太宗任命郭藥師爲燕京留守，賜給他金牌，

牌，賜姓完顏氏。從宗望伐宋，凡宋事虛實，藥師盡知之。宗望能以懸軍深入，駐兵汴城下，約質納幣割地，全勝以歸者，藥師能測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及兩鎮不受約束，命諸將討之，藥師破順安軍營，殺三千餘人。海陵即位，詔賜諸姓者皆復本姓，故藥師子安國仍姓郭氏。

又賜姓完顏。讓他跟從宗望討伐宋朝，宋朝一切事務的虛實情況，郭藥師全部知道。宗望能够孤軍深入宋境，駐軍在汴京城下，簽署和約，約定人質和收受貢禮，割占土地大獲全勝而回，這是郭藥師能够測度宋人的情況，抓住他們要害的緣故。當兩處戍軍不接受約束時，朝廷下令衆將去討伐，郭藥師攻克順安軍的營壘，斬殺三千多人。海陵王即帝位，下詔凡是曾被賜給各種姓氏的人都恢復其原來的姓氏，所以郭藥師的兒子安國仍然姓郭。

郭安國

郭安國，藥師子也。累遷奉國上將軍、南京副留守。貞元三年，南京大內火，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銶、同知安武軍節度事王全按問失火狀。留守馮長寧、都轉運使左瀛各杖一百，除名。安國及留守判官大良順各杖八十，削三官。火起處勾當官南京兵馬都指揮使吴濬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并斬。諭之曰："朕非以宫闕壯麗也。自即位以來，欲巡省河南，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奸細，燒延殆盡。本欲處爾等死罪，特以舊人寬貸之。押宿人兵法當處死，疑此輩容隱奸細，故皆斬也。"

郭安國是郭藥師的兒子。他多次升官至奉國上將軍、南京副留守。貞元三年，南京的皇宫起火，海陵王命令右司郎中梁銶、同知安武軍節度使王全審查詢問失火情況。留守馮長寧、都轉運使左瀛每人被打一百大板，除去官籍。安國以及留守判官大良順每人處以杖刑八十，削減三級官階。起火地區的勾當官南京兵馬都指揮使吴濬被處以杖刑一百五十，除去官籍。失火地點負責值宿的士兵和官吏共十三人全部處斬。海陵王下詔書説："我這樣處理不是因爲宫殿的壯麗。自從我即位以來，就打算巡視河南，你們不知道謹慎防備，招引來遠方的間諜縱火，大火蔓延，宫殿幾乎全部焚毁。本來想判處你們死罪，因爲你們是舊人特别寬恕。值宿的官吏和士兵依法應當被處以死刑，我懷疑這些人隱瞞包庇了間諜，所以全部處斬了。"

安國性輕躁，本無方略。海陵將伐宋，以安國將家子，擢拜兵部尚書，改刑部尚書。軍興，領武捷軍都總管，與武勝、武平軍爲前鋒。海陵授諸將方略，安國前奏曰："趙構聞王師至，其勢必逃竄。臣等不以遠近，追之獲而後已，但置之何地?"海陵大喜曰："卿言是也。得構即置之寺觀，嚴兵守之。"及聞世宗即位，海陵謀北還，更置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府，以完顏元宜爲都統制，安國副之。及海陵遇弑，衆惡安國所爲，與

安國生性輕浮急躁，原本没有計謀策略。海陵王將要討伐宋朝，認爲安國是將家子弟，提升他爲兵部尚書，又改授刑部尚書。戰爭開始時，兼任武捷軍的都總管，與武勝和武平兩軍一起擔任先鋒。海陵王向衆將傳授謀略時，安國進前上奏説："趙構如果聽説我國的軍隊到達，勢必逃竄。臣等不管他逃亡到多麽遠，不追趕抓到他不罷休，但是把他安置在哪裏呢?"海陵王很高興地説："你的話説得對。抓到趙構就把他安置在寺廟道觀裏，派兵嚴密看守。"當聽説世宗即了帝位後，海陵王謀劃撤回北方，改設了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府，任命完顏元宜爲都統制，郭安國任

李通輩皆殺之。

他的副職。海陵王被殺後，衆人厭惡郭安國的所作所爲，把他與李通等人都殺死了。

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爲三國之禍福，如是其不侔也。魏公叔痤勸其君殺衛鞅，豈無所見歟？

贊曰：郭藥師這人，是遼國殘餘的罪人，宋朝的禍端，金國的功臣。他身爲一個臣子，但給三個國家帶來的禍福，竟是如此的不同啊。當年戰國時魏國的公叔痤勸說他的國君處死衛鞅，難道說没有遠見嗎？

耶律塗山

耶律塗山系出遥輦氏，在遼世爲顯族。塗山仕至金吾衛大將軍、遥里相温。遼帝奔天德，塗山以所部降，宗翰承制授尚書，爲西北路招討使。宗翰伐宋，塗山率本部爲先鋒。至汾州，遇宋將折家軍，請濟師并力破之。從攻太原、隆德府，從入汴，克洛陽，及從婁室平陝右。天會七年，授太子少保。十年，遷尚書左僕射。致仕，卒，年九十一。正隆例贈特進、郜國公。

耶律塗山的族系出自遥輦氏，在遼國世代爲顯貴的家族。塗山做官至金吾衛大將軍、遥里相温。遼帝逃奔到天德，塗山率本部歸降，宗翰秉承皇上的旨意授任他爲尚書，任西北路招討使。宗翰討伐宋朝時，塗山統率本部人馬任先鋒。到達汾州時，與宋將折家的軍隊相遇，請求增加軍隊合力擊潰宋軍。塗山隨主將攻打太原和隆德府，跟從進入了汴京，攻占了洛陽，又跟隨婁室平定了陝右。天會七年，授任太子少保。十年，升任尚書左僕射。退休，去世，享年九十一歲。正隆年間依例追贈爲特進、郜國公。

烏延胡里改

烏延胡里改，曷懶路星顯水人也。後授愛也窟謀克，因家焉。

從闍母圍平州，有功。及伐宋，圍汴，五謀克與宋兵萬人遇于城南，胡里改先馳擊敗之，元帥府遂賞良馬一匹。天會五年，攻宗城縣，敵棄城走恩州，胡里改追殺千餘人，獲車四百兩。帥府賞牛三十頭、馬一匹。七年，討泰山群盗，平之，毁其營栅。兖州群寇三千餘保據山險，胡里改復破之。賞牛二十二頭、馬四匹。八年，攻廬州，至柘皋鎮，胡里改領甲士三十爲前鋒，執宋所遣持書與劉四廂錡者七人。復以先鋒軍攻和州，比至含山縣五里，獲甲士二人，乃知宋三將將兵且至，胡里改伏其軍，遂獲姚觀察。帥府賞馬二匹。九年，定陝

烏延胡里改，是曷懶路星顯水人。後來授任愛也窟謀克，因此就安家在愛也窟。

他跟從闍母包圍平州，立有戰功。討伐宋朝，包圍汴京時，五謀克軍隊與宋軍一萬人在城南相遇，胡里改率先縱馬疾行擊敗了宋軍，元帥府於是獎賞給他一匹好馬。天會五年，攻打宗城縣，敵軍放棄縣城向恩州逃跑，胡里改追趕斬殺了一千多人，繳獲了四百輛車。元帥府獎賞給他三十頭牛和一匹馬。七年，征討泰山的成群盗賊，平定了他們，摧毁了他們的營壘和栅欄。兖州成群的盗匪三千多人據守在山巒的險要處，胡里改又攻克了。獎賞給他二十二頭牛和四匹馬。八年，進攻廬州，到達柘皋鎮時，胡里改帶領三十名士兵擔任前鋒，捉獲宋朝所派遣的送書信給劉四廂錡的七個人。又率先鋒軍進攻和州，接近到含山縣還有五里路程的時候，捕獲了兩名宋朝士兵，纔知道宋朝三員將領統率的軍隊將要到

右，胡里改以所部遇敵千人，敗之，生擒甲士一人，盡得敵之虛實。又從蒲魯渾徇地熙秦，敗敵兵二千於秦州，賞馬一匹。宋人屯襄陽府，監軍按補遣胡里改領四猛安往攻之。宋兵三千已渡江，方營壁壘，乘其未就，突戰破之。梁王宗弼復河南，將攻陳州，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偵候人。至蔡州西，遇兵八十餘，戰敗之，獲南頓縣令。及攻陳州，夜將四更，忽聞敵開門潰走，胡里改亟領二謀克軍追及之，而猛安突葛速亦領軍繼至，大敗之。

達，胡里改伏擊他們的軍隊，於是俘獲了姚觀察。元帥府獎賞給他二匹馬。九年，平定陝右時，胡里改統率他的部隊與敵軍一千人相遇，擊敗了敵軍，活捉士兵一人，獲得了敵軍全部的虛實情況。又跟隨蒲魯渾到熙秦去攻占土地，在秦州打敗了二千敵軍，獎賞給他一匹馬。宋人駐扎在襄陽府，監軍按補派遣胡里改帶領四個猛安的軍隊前往攻擊。宋軍已有三千人渡過了長江，正在修築軍營的圍墻，胡里改趁着圍墻還沒有完成，突然襲擊攻克了襄陽府。梁王宗弼收復河南，將要進攻陳州，派遣胡里改率領三十名士兵去捕捉敵軍的偵察人員。到達蔡州的西面，與敵軍八十多人相遇，胡里改戰敗了他們，俘獲了南頓縣縣令。攻打陳州時，時辰已近深夜四更，忽然聽說敵軍打開城門潰散逃跑，胡里改急忙帶領兩個謀克軍隊追趕上，而猛安官突葛速也帶領軍隊緊接着到達，大敗了敵軍。

皇統二年，遷定遠大將軍。八年，授臨洮少尹，兼熙秦路兵馬副都總管。九年，改同知京兆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天德，改同知平陽尹，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貞元三年，改同知曷懶路總管。大定四年，授胡里改節度使。七年，改歸德軍節度使。十年，移鎮顯德。卒官，年六十九。十九年，詔授其子五十六武功將軍，世襲本路婆朵火河謀克。

皇統二年，升任爲定遠大將軍。八年，任命爲臨洮少尹，兼任熙秦路兵馬副都總管。九年，改任同知京兆尹，兼任本路兵馬都總管。天德年間，改任同知平陽尹，兼任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貞元三年，改任同知曷懶路總管。大定四年，授任胡里改爲節度使。七年，改任歸德軍節度使。十年，改官鎮守顯德。死在官任上，享年六十九歲。十九年，世宗下令任命他的兒子五十六爲武功將軍，世代繼任本路婆朵火河謀克。

烏延吾里補

烏延吾里補，曷懶路禪嶺人也。徙大名路。天會中，從其父達吉補隸元帥右監軍麾下。撻賴以事赴闕，以達吉補自隨。吾里補領其父謀克，從大軍攻滄州。方夷濠隍，城中兵來拒，吾里補以本部擊却之。王師下青州，力戰有功，獲馬百匹以獻，降獲賊黨甚衆。

烏延吾里補，是曷懶路禪嶺人。移居到大名路。天會年間，他跟着父親達吉補隸屬於元帥右監軍的部下。撻懶因事入朝，帶着達吉補隨自己前往。吾里補接領父親的謀克，跟隨大軍攻打滄州。正在填平護城壕溝的時候，城裏的軍隊出來抵抗，吾里補用本部人馬擊退了他們。在金軍攻克青州的戰鬥中，吾里補奮力作戰有功，繳獲了一百匹馬進獻，招降和俘獲的賊徒很多。

青州戍將覩吉補以萊州兵衆，請濟於帥府。吾里補將十二謀克兵往救之。遂降其四營，拔其一營，得户四

青州駐守將領覩吉補因爲萊州的人馬很多，請求元帥府增兵。吾里補統率十二謀克軍隊前往救援。於是招降了萊州的四個軍營的部隊，攻取

千。又敗賊兵五萬于恩州，攻破其營，降户五萬，獲牛畜萬餘。將至臨清縣，遇敵兵三千，又敗之，俘獲甚衆，生擒賊首以獻。帥府嘉其功，以奴婢百、牛三十賞之。時覻吉補敗于恩州之境，吾里補復以兵四千往救之，破敵萬餘。

一座營壘，獲得四千户人口。又在恩州打敗賊軍五萬人，攻克他們的營壘，招降了五萬户人，繳獲的牛畜有一萬多頭。將到達臨清縣時，與三千敵軍相遇，吾里補又打敗他們，俘虜很多，活捉到敵軍首領進獻。元帥府嘉獎他的功勞，以一百名奴婢和三十頭牛賞賜給他。當時覻吉補在恩州地區被打敗，吾里補又率四千人馬前往援救他，擊潰敵軍一萬多人。

宋兵十萬在單父間，總管宗室移剌屋選步卒一萬、騎兵四千往討之。吾里補領其親管謀克以從，遇敵先登，力戰有功。大軍經略密州，吾里補將兵二千爲前鋒，遇敵萬人于高密，遂敗其衆，追至城下，殺戮殆盡，獲馬牛三千餘。吾里補與李太欲敗賊王義軍十餘萬于州南。是夜，賊兵數千來襲營，吾里補以兵横擊走之。後從大軍攻楚、揚、通、泰等州。

宋軍十萬人在單父之間，任總管的皇族人移剌屋挑選了一萬步兵和四千名騎兵前往征伐。吾里補帶領他的親管謀克軍跟隨去，一遇敵人就争先衝鋒，奮戰有功。大軍謀取密州，吾里補率領軍隊二千人擔任先鋒，在高密與敵軍一萬人相遇，便打敗了敵軍，追到城下，敵軍差不多被全部殺死，繳獲的馬和牛有三千多。吾里補與李太欲在密州以南打敗盜賊王義的十多萬兵馬。這天夜裏，賊軍數千人來偷襲營壘，吾里補率軍隊攔腰衝擊打敗了他們。後來跟隨大軍進攻了楚、揚、通、泰等州。

天眷二年，襲其父世襲猛安，授寧遠大將軍。皇統七年，益以親管謀克。天德三年，除同知歸德尹。正隆初，爲唐古部族節度使。大定二年，爲保大軍節度使。是歲改鎮通遠。是時，宋軍十萬餘入河、隴，據險要，攻郡邑。元帥左都監合喜奏益兵。詔益兵七千，遣吾里補與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七人偕往，以備任使。進階龍虎衛上將軍。卒于軍中。

天眷二年，吾里補承襲他父親的世襲猛安，授寧遠大將軍。皇統七年，以親管謀克加授給他。天德三年，授爲同知歸德尹。正隆初年，任唐古部族節度使。大定二年，任保大軍節度使。這一年改官鎮守通遠。這時候，宋軍十萬多人進入河、隴，占據險要地勢，攻打郡城。元帥左都監合喜上奏請增加軍隊。世宗詔令增兵七千人，派遣吾里補與彰化軍節度使皇族人完顔璋等七人一同前往，以備元帥府安排任用。吾里補進升官階爲龍虎衛上將軍。他死在軍隊中。

蕭恭

蕭恭字敬之，乃烈奚王之後也。父翊，天輔間歸朝，從攻興中，遂以爲興中尹。師還，以恭爲質子。宗望伐宋，翊當領建、興、成、川、懿五州兵爲萬户，軍帥以恭材勇，使代其父行，時年二十三。至中山，宋兵出戰，恭先以所部擊敗之。經山東，及渡淮，襲康王，皆在軍中。

蕭恭字敬之，是乃烈奚王的後代。他的父親名叫翊，在天輔年間歸順朝廷，跟隨進攻興中，於是被任命爲興中尹。軍隊撤回，蕭翊把蕭恭作爲人質交給朝廷。宗望討伐宋朝，蕭翊應當帶領建、興、成、川、懿五州軍隊任萬户官隨往，軍中主帥認爲蕭恭有才力又勇武，讓他代替他父親前行，當時他二十三歲。軍隊到了中山，宋軍出來迎戰，蕭恭搶先率本部人馬擊敗了宋軍。經過山東，以及渡過淮水，襲擊宋康王，蕭恭都在軍

隊中。

師還，帥府承制授德州防禦使，奚人之屯濱、棣間者，皆隸焉。改棣州防禦使。皇統間，改同知横海軍節度使。丁父憂，起復爲太原少尹，用廉，遷同知中京留守事。累遷兵部侍郎，授世襲謀克。坐問禁中起居狀，决杖，奪一官。貞元二年，爲同知大興尹。歲餘，遷兵部尚書，爲宋國生日使。以母憂去官，起復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正隆四年，遷光禄大夫，復爲兵部尚書。

軍隊撤回，元帥府秉承皇上旨意授予蕭恭爲德州防禦使，聚居在濱州、棣州間的奚人都隸屬於他。改任爲棣州防禦使。皇統年間，改任同知横海軍節度使。爲父親服喪解職，服喪期未滿被起用爲太原少尹，通過考察，遷升爲同知中京留守事。多次遷升至兵部侍郎，授予世襲謀克。因詢問宫廷中的起居情况獲罪，被判處杖刑，削奪一級官階。貞元二年，任同知大興尹。一年多後，升任兵部尚書，擔任賀宋國君主生日的使臣。因母親喪亡解去官職，服喪期未滿起用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正隆四年，遷官爲光禄大夫，再次擔任兵部尚書。

是歲，經畫夏國邊界，還過臨潼，失所佩金牌。至太原，憂恚成疾。時已具其事驛聞於朝，海陵復命給之，仍遣諭恭曰："汝失信牌，亦猶不謹。朕方俟汝，欲有委使，乃稱疾耶？必以去日身佩信牌，歸則無以爲辭，欲朕先知耳。"使至，恭已疾篤，稽顙受命，俄頃而卒。海陵方遣使與其子護衛九哥馳視，乃戒府官使善護之，至保州，已聞訃矣，海陵深悼惜之。命九哥護喪以還，所過州府設奠。喪至都，命百官致祭。親臨奠，賻贈甚厚，并賜厩馬一。謂九哥曰："爾父銜命，卒於道途，甚可悼惜。朕乘此馬十年，今賜汝父，可常控至柩前。既葬，汝則乘之。"

這一年，蕭恭規劃夏國的邊界後，返回經過臨潼時，遺失了他佩帶的金牌。到達太原時，因憂愁惱怒而患了病。當時已經把這件事通過驛使奏聞朝廷，海陵王又下令給予他金牌，并派遣使者曉諭蕭恭説："你遺失了作爲憑證的金牌，也衹是不够謹慎。朕正在等待你，打算有所委任，怎麽却聲稱生病了呢？必定是因爲你離開的時候身上佩帶信牌，歸來却丢失没法解釋，想讓朕先知道這事而已。"使者到達時，蕭恭的疾病已經很重了，他稽首領受了諭命，很快就死了。海陵王正派遣使者與蕭恭的兒子護衛九哥騎馬去探望，并告誡府官要好好看護蕭恭，使者與九哥到達保州，就已得知死訊了，海陵王深切地哀悼和惋惜他。命令九哥護送靈柩返回，經過的州和府要設置酒食祭奠。靈柩到達都城，詔令百官去祭奠。海陵王親臨祭奠，贈賜的助喪財物很豐厚，并賜給御馬一匹。他對九哥説："你父親奉命行事，死在道路上，很令人傷感惋惜。朕乘坐這匹馬十年了，今天賞賜給你父親，你可以常常勒馬到靈柩面前。安葬後，你就乘坐這匹馬。"

完顏習不主

完顏習不主，年十六，從伐宋，攻下懷仁縣，功居最。從睿宗經略陝西，以兵七百人入丹州諸山，遇盗三千，擊敗之。又破賊四千，生擒其將帥。出隴州，以兵四百敗敵數千。宋

完顏習不主，十六歲時隨軍征伐宋朝，攻下了懷仁縣，功勞列爲第一。跟隨睿宗謀取陝西，率七百人的軍隊進入丹州的叢山中，與三千盗賊相遇，擊敗了他們。又擊潰賊兵四千人，活捉了他們的將領和主帥。從隴州出兵，率四百人的部

兵七千來取鞏州，復擊走之。又以五千兵敗吴玠之衆三萬。白塔口遇敵五千，復敗之。别降定遠等寨。皇統二年，授同知臨洮尹，以憂去官。未期，以舊職起復，改孟州防禦使，遷臨洮尹。復以罪罷。正隆三年，起爲京兆尹，改河南尹。卒，年五十八。

隊打敗了敵軍數千人。宋軍七千人來奪取鞏州，習不主又擊跑了他們。他又率五千士兵打敗吴玠的三萬人馬。在白塔口與五千敵軍相遇，又打敗了他們。另外招降了定遠等寨。皇統二年，授任同知臨洮尹，因親屬喪亡解去官職。没到一年，起用任原職，改任孟州防禦使，升任臨洮尹。又因犯罪被罷免官職。正隆三年，被起用任京兆尹，改任河南尹。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紇石烈胡剌

紇石烈胡剌，晦發川唵敦河人，徙西北路。識契丹字，爲帥府小吏。梁王宗弼復陝西，久不通問。睿宗在燕京，遣胡剌往候之。是時，宗弼自鳳翔攻和尚原，使胡剌視彼中地形，修道築城。天會十二年，往濱州密訪南邊事體，及觀劉豫治齊狀，盡得其虚實。睿宗甚嘉之。

紇石烈胡剌，晦發川唵敦河人，移居在西北路。他認識契丹文字，是元帥府的一名小官吏。梁王宗弼恢復陝西，長久没有與朝廷通消息。睿宗在燕京，派遣胡剌前往打聽。這時候，宗弼從鳳翔進攻和尚原，叫胡剌去探察那個地方的地形，修理道路、築造城墻。天會十二年，胡剌前往濱州秘密探察南方的事態，并觀察劉豫治理齊國的情况，獲得了他們全部的真實情况。睿宗很賞識他。

皇統初，從宗弼渡淮，及下廬、和二州，大破張浚、韓世忠等軍。遣胡剌馳奏，賞以金盂、重綵五端、絹五匹。七年，授同知景州軍州事，以廉，加忠武校尉。天德初，以監察御史分司行臺，歷同知濟州防禦使事，入爲監察御史。秩滿再任。大定二年，遷刑部員外郎，與御史大夫白彦敬往西北部族市馬。累轉泗州防禦使，三遷蒲與路節度使，移寧昌軍，卒。

皇統初年，胡剌跟隨宗弼渡過淮水，并攻下廬州和和州，大敗張浚和韓世忠等人的軍隊。宗弼派遣胡剌騎馬疾行上奏，被賞賜以金盂、五端重綵、五匹絹。七年，授任同知景州軍州事，通過查訪，加授忠武校尉。天德初年，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分管行臺，歷任同知濟州防禦使事，被召入朝任監察御史。任期滿再連任。大定二年，升任刑部員外郎，與御史大夫白彦敬前往西北部族買馬。多次遷升至泗州防禦使，三次遷升至蒲與路節度使，改任寧昌軍節度使，去世。

耶律恕

耶律恕字忠厚，本名耨里，遼横帳秦王之族也。爲人謹愿有志，喜讀書，通契丹大小字。與耶律高八來歸。婁室問高八曰："與爾同來者，誰可任用治軍旅事?"高八對曰："耨里可。"

耶律恕字忠厚，本名叫耨里，是遼國横帳秦王的同族人。他爲人誠實有志向，喜愛讀書，通曉契丹的大小文字。他與耶律高八來歸順。婁室詢問高八説："與你同來的人中，誰可以被任用來治理軍隊的事?"高八回答説："耨里可任。"

婁室與宗翰伐宋，恕隸前鋒，取和尚原，攻仙人關，特爲睿宗所知，再除太原、真定少尹。撒離喝辟署陝

婁室與宗翰討伐宋朝，耶律恕隸屬於前鋒，奪取和尚原，攻打仙人關，特别受到睿宗的賞識，先後授任太原和真定少尹。撒離喝徵召他任

西參謀，委以軍務，遷行臺兵部侍郎，再遷尚書左司郎中。

海陵爲平章政事，謂恕曰："君亦有黨乎?"恕正色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以其道得之，非恕之志也。何朋黨之有。"海陵徐曰："前言戲之耳。"久之，爲泌南軍節度使，遷行臺工部尚書。行臺罷，改安國軍節度使，爲參知政事。以疾求解，爲興中尹，入爲太子少保。正隆元年，致仕。封廣平郡王。薨，年六十九。二年，例贈銀青光禄大夫。

陝西參謀，把軍中事務委托給他，升任行臺兵部侍郎，又升任尚書左司郎中。

海陵王任平章政事時，問耶律恕説："你也結有朋黨嗎?"耶律恕嚴肅地説："處境困厄就獨自完善自身的修養，地位顯達就同時使天下的人都達到善的境界。不用那種正道獲得顯達，不是我耶律恕的志向。我有什麽朋黨可言呢。"海陵王緩慢地説："剛纔我説的話是與你開玩笑的。"過了許久，耶律恕任泌南軍節度使，升任爲行臺工部尚書。行臺廢除後，改任安國軍節度使，任參知政事。因病請求解除職務，任興中尹，被召入任太子少保。正隆元年，退休。封廣平郡王。去世，享年六十九歲。二年，依例追贈爲銀青光禄大夫。

郭企忠

郭企忠字元弼，唐汾陽王子儀之後。郭氏自子儀至承勳，皆節鎮北方。唐季，承勳入于遼，子孫繼爲天德軍節度使，至昌金降爲副使。

企忠幼孤，事母孝謹。年十三，居母喪，哀毁如成人。服除，襲父官，加左散騎常侍。天輔中，大軍至雲中，遣耶律坦招撫諸部。企忠來降。軍帥命同勾當天德軍節度使事，徙所部居于韓州。及見太祖，問知其家世，禮遇優厚，以白鷹賜之。

郭企忠字元弼，是唐朝汾陽王郭子儀的後代。郭氏從郭子儀到郭承勳，都任節度使鎮守北方。唐朝末年，承勳歸附遼國，他的子孫相繼任天德軍節度使，到郭昌金降職爲節度副使。

企忠幼年時父親就去世了，他侍奉母親孝順恭謹。十三歲時，在母親喪期中，他悲傷得像成年人一樣。守喪期滿，承襲了他父親的官爵，加授左散騎常侍。天輔年間，大軍到達雲中，派遣耶律坦去招降安撫各部。企忠前來歸降。軍中主帥任命他爲同勾當天德軍節度使事，遷移他的部衆到韓州居住。當他朝見太祖時，太祖經詢問瞭解到他的家世，給予他優厚的禮遇，把白色的獵鷹賞賜給他。

天會三年，伐宋，領西南諸部番、漢軍兵，爲猛安，從破雁門，屯兵，加桂州管内觀察留後，鎮代州。明年，賊楊麻胡等聚衆數千于五臺，企忠與同知州事迪里討平之。遷知汾州事。是時，汾州初下，居民多爲軍士掠去，城邑蕭然。企忠詣帥府力請，願聽其親舊贖還。帥府從之。未幾，完實如故。石州賊閻先生衆數萬至城下，僚屬慮有内變，請爲備。企忠曰："吾於汾人有德，保無他。"乃

天會三年，討伐宋朝，企忠統率西南各部少數民族和漢族人的軍隊，任猛安官，跟隨大軍攻克了雁門，在這裏屯駐兵馬，加授桂州管内觀察留後，鎮守代州。明年，盜賊楊麻胡等人在五臺聚衆數千人，企忠與同知州事迪里征討平定了他們的叛亂。升任知汾州事。這時候，汾州剛被攻下，居民有許多被軍士搶劫去了，城鎮一派冷落景象。企忠到元帥府去竭力請求，希望允許被劫者的親朋將他們贖回。元帥府聽從了。不久，城鎮就完善充實如前。石州盜賊閻先生的幾萬人到達城下，企忠的屬官擔心内部發生變亂，請求爲

率吏民城守。會援至，合擊，破之。

此而作準備。企忠說：“我對汾州的人有恩德，可以擔保他們没有異心。”於是率領官吏和老百姓登城防守。恰逢援軍到達，合力攻擊，擊潰了閻先生的人馬。

六年，改静江軍節度留後，遷天德軍節度使、汴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金吾衛上將軍。秩滿，權沁州刺史。到官歲餘，卒，年六十八。

六年，改任爲静江軍節度留後，升任天德軍節度使、汴京步軍都指揮使，多次遷升至金吾衛上將軍。任期滿，代理沁州刺史。到任一年多，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烏孫訛論

烏孫訛論，善騎射，襲父撒改謀克。從蒙刮攻東京及廣寧，擊北京山賊，皆有功。蕭霸哲來攻恩州，訛論以六十騎偵之。逮夜，遇敵數百騎，掩擊之，生獲三人，知霸哲衆九萬且至，故蒙刮得以爲備，遂破霸哲。

烏孫訛論，善於騎馬射箭，承襲了他父親的撒改謀克。他跟隨蒙刮進攻東京及廣寧，打擊北京的山賊，都建立了戰功。蕭霸哲來進攻恩州，訛論率六十名騎兵去窺探。到了夜晚，與數百名敵軍騎兵相遇，訛論突然襲擊，活捉了三人，從而知道霸哲軍隊多達九萬而且將要到達，因而蒙刮得以作好戰備，於是擊潰了霸哲。

宗望伐宋，已至汴，訛論破尉氏、中牟援兵，取其城。久之，以兵百五十人破敵一千於滄州西。明年，再伐宋。蒙刮戍開州，訛論以騎四百守河，復敗千餘人，斬首七百餘。宗弼渡淮，阿里先具舟于江上，聞王善兵扼其前。宗弼使訛論濟師，敗王善于和州北。李成以兵七萬據烏江，訛論帥二千人直前敗之。宗弼遂渡江至江寧。

宗望討伐宋朝，已經到達汴京，訛論擊潰了尉氏和中牟來的救援部隊，還奪取了這兩座城市。過了許久，訛論率一百五十人的部隊在滄州以西擊潰敵軍一千人。明年，再次討伐宋朝。蒙刮駐守在開州，訛論以四百名騎兵防守黄河，又打敗一千多人，斬殺七百多人。宗弼要渡過淮水，阿里先在長江上準備船隻，聽説王善的軍隊已控制住了他們的前方。宗弼叫訛論渡過軍隊，訛論在和州的北面打敗了王善。李成率七萬部隊據守着烏江，訛論統領二千人直衝向前打敗了他。宗弼於是渡過長江到達江寧。

十五年，沂州竇防禦叛。訛論敗之，獲竇防禦。録前後功，授猛安，加昭武大將軍。宗弼再取河南，訛論以五十騎敗楊家賊五百於徐州東。以功受賞，不可勝計。

十五年，沂州的竇防禦叛變。訛論打敗了叛軍，俘獲了竇防禦。累計訛論前後的功績，授予他猛安，加授昭武大將軍。宗弼再次攻占河南，訛論以五十名騎兵在徐州以東打敗楊家賊五百人。因立功受到的賞賜，無法統計。

天德二年，除唐州刺史，移淄州，遷石壘部族節度使。行至北京，病卒。

天德二年，任爲唐州刺史，改任淄州刺史，升任石壘部族節度使。行進到北京，因病去世。

顏盞門都

顏盞門都，隆州帕里干山人也。身長，美鬚髯。天會間，從其兄羊艾在軍中。方取汴京，其兄戰殁，遂擐

顏盞門都，是隆州帕里干山人。他身材高大，鬍鬚很美。天會年間，他跟着哥哥羊艾在軍隊中。在奪取汴京的時候，他的哥哥戰死，門都

甲代其兄充軍。睿宗定陜右，以門都爲蒲輦，隸監軍杲親管萬户，攻饒風關。至坊州，杲欲與總管蒲魯虎會於鳳翔，遣門都領六十騎先往期會。及還，備得地形險厄，賞銀五十兩。其後梁王宗弼駐軍山東，遣人詣陜西，特召門都至。令齎廢齊及安撫百姓詔書，往諭監軍宗室杲。門都既還，宗弼賞以良馬銀絹。事畢，復遣從杲。

於是披挂甲胄代替他哥哥參了軍。睿宗平定陜右，任命門都爲蒲輦，隸屬在監軍杲的親管萬户軍中，去攻打饒風關。到達坊州時，杲想與總管蒲魯虎在鳳翔會面，派遣門都率六十名騎兵先去約定聚會的日期。等到門都返回後，獲得了全部地形的險要情況，獎賞給門都五十兩銀子。後來梁王宗弼駐軍在山東，派人到陜西，特地把門都召到山東。命令他携帶廢除齊國及安撫百姓的詔書，前往宣諭監軍皇族杲。門都返回後，宗弼賞給他好馬、銀兩和絹帛。事情辦完後，又派他跟隨杲。

天眷初，叛將定國軍節度使李世輔僞邀杲至私署，以獻甲爲名，遂以兵劫執而去。門都突出，以告押軍猛安完顔撻懶，同率兵追及，首出與戰，杲由此得脱，以功遷明威將軍。復從杲招復陜西，進至鳳翔。齊國初廢，諸路多反覆不一。杲授門都牌札，令往撫定。門都所至，多張甲兵，從者安之，違者討之，帖然無復叛者，杲甚嘉之。

天眷初年，叛變將領定國軍節度使李世輔假裝邀請杲到他自己的官署中去，以奉獻鎧甲爲名，隨即率兵劫持杲而離去。門都突圍出來，把這情況告訴了押軍猛安完顔撻懶，一起率領軍隊追趕上，門都首先出來與叛軍交戰，杲因此得以脱身，門都因有功升任明威將軍。又跟隨杲招降收復陜西，進兵到了鳳翔。齊國剛被廢除時，各路許多地方反覆無常。杲把令牌文書授給門都，命令他前往安撫平定。門都每到一地，都布署了許多軍隊，對順從的實行安撫，對違抗的實施討伐，各地安寧，不再有叛亂，杲非常贊賞他。

皇統初，遷廣威將軍。四年，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改知保安軍事。天德三年，爲丹州刺史兼知軍事。正隆初，爲寧州刺史。

皇統初年，升任廣威將軍。四年，授任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改任知保安軍事。天德三年，任丹州刺史兼知軍事。正隆初年，任寧州刺史。

大定初，宋將吴璘等以軍數十萬人據秦、隴，元帥府承制以門都爲勇烈軍都總管，領軍討之。宋人保據德順。都監合喜遣武威軍副都總管夾谷查剌，會宗室璋，議征討之策。璋與門都曰："須都監親至，敵必退矣。"合喜領軍四萬來赴，遂復德順州。明年，秦、隴平，以功遷金吾衛上將軍，授通遠軍節度使。

大定初年，宋朝將領吴璘等人以數十萬人的軍隊占據了秦和隴，元帥府秉承皇上的旨意任命門都爲勇烈軍都總管，統率軍隊去征討。宋軍在德順守衛。都監合喜派遣武威軍副都總管夾谷查剌，會同皇族人璋，一起商議出征討伐的計謀。璋對門都説："等待都監親自到達，敵軍一定會撤退。"合喜統率四萬軍隊趕來，於是收復了德順州。第二年，秦和隴被平定，門都因功升任金吾衛上將軍，任通遠軍節度使。

五年，改慶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卒于官。十九年，録功，以子六哥世襲本路曷懶兀主猛安、敵骨論窟申謀克，授武功將軍。

五年，改任慶陽尹，兼任本路兵馬都總管，死在官任上。十九年，登記功勞，任命門都的兒子六哥世襲本路曷懶兀主猛安、敵骨論窟申謀克，授任武功將軍。

門都性忠厚謹愨，安置營壁，尤能慎密。有敵忽來，雖矢石至前，泰然自若，乃號令士卒如平時，由是人益安附，而功易成焉。

門都生性忠厚、謹慎樸實，安排設置軍營壁壘，特别能够慎重嚴密。有敵軍突然來襲擊，雖然飛箭炮石射到了面前，他却鎮定自如，就同平時一樣向士兵發號施令，由此人越加安定依附，而功業容易成就。

僕散渾坦

僕散渾坦，蒲與路挾懣人也。身長七尺，勇健有力，善騎射。年十六，從其父胡没速征伐。初授修武校尉，爲宗弼扎也。天眷二年，與宋岳飛相拒。渾坦領六十騎，深入覘伺，至鄢陵，敗宋護糧餉軍七百餘人，多所俘獲。皇統九年，除慈州刺史，再遷利涉軍節度使，授世襲濟州和术海鸞猛安涉里斡設謀克。貞元初，以憂去官。起復舊職，歷泰寧、永定軍，改咸平尹。

僕散渾坦，蒲與路挾懣人。他身高七尺，勇敢健壯有力氣，善於騎馬射箭。在十六歲時，就跟隨他的父親胡没速去征戰攻伐。開始授官爲修武校尉，是宗弼的隨從。天眷二年，在與宋朝的岳飛相抗拒時，渾坦帶領六十名騎兵，深入偵察，到達鄢陵，打敗宋軍護送糧食軍餉的七百多人，俘虜和繳獲的很多。皇統九年，授任慈州刺史，再次升官至利涉軍節度使，授予世襲濟州和术海鸞猛安所屬的涉里斡設謀克。貞元初年，因親屬喪亡離任。服喪期未滿，被起用任原官，歷任泰寧軍和永定軍地方官，改任咸平尹。

海陵殺渾坦弟樞密使忽土，召渾坦至南京。既見，沈思久之，謂之曰："汝有功舊，不因忽土得官，以此致罪，甚可矜憫。"遂釋之。改興平軍節度使。世宗即位，以爲廣寧尹。窩斡反，爲行軍都統，與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俱在左翼，敗窩斡於長濼。改臨潢尹。賊平，賜金帛。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徙顯德軍、慶陽尹。致仕。大定十二年，上思舊功，起爲利涉軍節度使，復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

海陵王處死了渾坦的弟弟樞密使忽土，把渾坦召到南京。朝見後，海陵王沉思了許久，對渾坦説："你有舊功，不是依靠忽土獲得的官職，如果因此獲罪，很讓人憐憫惋惜。"於是釋放了他。改授興平軍節度使。世宗即帝位，任命他爲廣寧尹。窩斡造反，渾坦任行軍都統，與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一起在左翼部隊，在長濼打敗了窩斡。改任爲臨潢尹。賊軍被平定，賞賜了金和帛給渾坦。改任爲曷懶路兵馬都總管。移任到顯德軍，任慶陽尹。退休。大定十二年，皇上思念起他舊時的功績，起用他任利涉軍節度使，又以金紫光禄大夫的身份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渾坦歷一十七官，未嘗爲佐貳。性沈厚有識，雖未嘗學問，明於聽斷，所至有治聲云。

渾坦歷任了十七個官職，從没有擔任過副職。他生性樸實穩重有見識，雖然從來没有讀書求學，但在聽取意見、裁决事務方面是精明的，他每到一地都有施政的好聲譽。

鄭建充

鄭建充字仲實，其先京兆人，占籍鄜州。仕宋，累官知延安府事。天會七年來降，仍知延安府，屯兵三千。宋劉光烈兵八萬來攻建充，相距四十餘日。攻益急，建充遣人會斜喝

鄭建充字仲實，祖先是京兆人，遷移到鄜州取得了當地的户籍。他在宋朝做官，多次升遷至知延安府事。天會七年來歸降，仍然知延安府，駐扎軍隊三千人。宋朝劉光烈的軍隊八萬人來攻打建充，抗拒了四十多天。劉光烈的進攻越來越

軍，夾擊破之，俘其裨將賀貴。遷節制司統制軍馬。改京兆府路兵馬都監。敗宋曲端於彭原。高昌宗據延安，爲宋守，建充擊之，盡復城邑。復知延安軍府事。

猛烈，建充派人會見斜喝的軍隊，夾擊打敗宋軍，俘虜了宋軍偏將賀貴。升任爲節制司統制軍馬。改任京兆府路兵馬都監。在彭原打敗宋朝曲端的人馬。高昌宗占據了延安，爲宋朝守衛，建充去攻擊，收復了全部城鎮。再次知延安軍府事。

齊國建，累遷博州團練使，知寧州。齊國廢，朝廷以地賜宋，爲宋環慶路經略安撫副使，仍知寧州。天眷復取陝西，仍以爲經略安撫使，知慶陽。從破甘谷城，改平凉尹。

齊國建立，他多次升遷至博州團練使，知寧州。齊國被廢除，朝廷把土地賜給宋朝後，建充任宋環慶路經略安撫副使，仍然知寧州。天眷年間重新奪取回陝西，仍然任命他爲經略安撫使，知慶陽。他跟隨主帥攻克了甘谷城，改任爲平凉尹。

是時營建南京宫室，大發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柱之險，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聞，乃誣以逃亡，錮其家。建充白其事，請至砥柱解筏，順流散下，令善游者下流接出之，而錮者得釋。正隆軍興，括筋角造軍器，百姓往往椎牛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有泣下者。建充白其事於朝。

這時候營造修建南京宫殿，大量調發河東和陝西的木材，從黄河上游漂浮而下，經過砥柱這段險阻時，許多木筏上的工匠被淹死，有關部門不敢把這件事奏聞，於是誣陷筏工逃亡，把死者家裏的人抓了起來。建充向朝廷陳述了這事，請求到砥柱時解開木筏，讓木材散開順流而下，令善於游泳的人從下流接出來，因此被抓的人獲得了釋放。正隆年間戰争興起，搜求牛筋牛角製造軍器，老百姓往往殺死牛來獲取筋角，或者活生生地拔取牛的角，牛有流淚的。建充向朝廷陳述了這件事。

建充性剛暴，常畜猘犬十數，奴僕有罪既笞，已復嗾犬嚙之，骨肉都盡。雖謙遜下士，於敵已上一無所屈。省部文移有不應法度，輒置之坐下，或即毁裂，由是在位者銜之。軍胥李换竊用公帑，自度不得免，乃誣建充藏甲欲反，更再鞫，皆無狀。方奏上，攝事者素與建充有隙，恐其得釋，使吏持文書紿建充曰："朝省有命，奈何?"建充曰："惟汝所爲。"是夜，死于獄中。長子愬亦死焉。

建充個性强硬暴烈，他經常喂養十來隻猛狗，奴僕犯罪已經被鞭打過，隨即又唤狗去咬，骨肉全被啃光。他雖然謙遜恭敬地對待讀書人，對地位相當或高於自己的人絲毫不屈服。省部公文中有不合法律制度的，就扔在座位下，或者立即毁壞撕裂，因此在位的官吏懷恨他。軍中的小官吏李换盗用了公庫裏的財物，自己衡量不能免罪，於是誣告建充隱藏兵器打算造反，經過一再審訊，都没有罪證。正要上報時，主管獄事的人平常與建充有仇怨，恐怕他獲得釋放，便派手下拿着文書去欺騙建充説："朝廷和省部有命令，怎麽辦?"建充説："你們想怎樣辦就怎樣辦。"這天夜裏，他就死在監獄中。他的大兒子鄭愬也死在那裏。

烏古論三合

烏古論三合，曷懶路愛也窟河

烏古論三合，曷懶路愛也窟河人，後來遷居

人，後徙真定。睿宗爲右副元帥，聞三合勇略，選充扎也。後從宗弼征伐，補麯院都監。未幾，從伐宋。與宋兵遇於潁州，三合先登破之。皇統元年，領漢軍千户，帥府再以軍四千隸焉。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再遷太子少詹事。

大定六年，改洺州防禦使。上曰："卿昔事睿宗，積勞苦。逮事朕，輔佐太子，宣力多矣。今典名郡，所以勞卿也。"遷永定軍節度使，歷臨潢、鳳翔尹，陝西路統軍使，東平尹。節制州郡，躬行儉約，政先寬簡，邊庭久寧，人民獲安。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卒。

十八年，世宗追録三合舊勞，授其子大興河北西路愛也窟河世襲猛安、阿里門河謀克，階武功將軍。

移剌温

移剌温本名阿撒，遼横帳人，工契丹小字。睿宗爲左副元帥伐宋，温從大臭渡江，辟江寧府都巡檢。江寧、太平初下，宋遣諜人扇構百姓，應者數萬人。温擒其諜者，遂不敢竊發。宗弼嘉之，賜銀千兩、重綵百端、絹二百匹。宗弼每出征伐，未嘗不在行間。除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會宗弼巡邊，温從軍，不之官。

宗弼入朝，熙宗宴群臣，宗弼欲有奏請，已被酒失次，温掖而出宫。明日，熙宗謂宗弼曰："阿撒事叔甚謹，不可去左右。"由是宗弼益親信之。嘗謂女婿紇石烈志寧曰："汝可效阿撒之爲人也，可以幾古人矣。"未幾，除同知中京路都轉運使事，累遷左諫議大夫兼修起居注。正隆伐宋，以本官爲濟州路行軍萬户，從至揚州。軍還，除同知宣徽院事。

到真定。睿宗任右副元帥時，聽説三合勇武有謀略，選拔他充任隨從。後來他跟隨宗弼出征討伐，補官爲麯院都監。不久，他跟着討伐宋朝。在潁州與宋軍相遇，三合率先衝鋒擊潰了宋軍。皇統元年，兼任漢軍千户，元帥府再把四千人的部隊隸屬於他。授任同知鄭州防禦使事，又升任太子少詹事。

大定六年，改任洺州防禦使。世宗説："卿從前侍奉睿宗，長期辛勞。到侍奉朕，輔助太子，都很賣力。現在卿去掌管有名的郡邑，這是慰勞卿的。"升爲永定軍節度使，歷任臨潢、鳳翔尹，陝西路統軍使，東平尹。他管轄州郡，親身奉行節約，治政以寬厚簡要爲先，邊境長久安寧，老百姓獲得安居。召入朝，任簽書樞密院事。去世。

十八年，世宗追記三合舊時的勞苦，任他兒子大興爲河北西路愛也窟河世襲猛安屬下的阿里門河謀克，官階爲武功將軍。

移剌温本名叫阿撒，遼國横帳人，擅長於契丹小字。睿宗任左副元帥討伐宋朝，移剌温跟隨大臭渡過長江，被徵召爲江寧府都巡檢。江寧和太平剛剛被攻下，宋朝派遣間諜在百姓中煽動挑撥，響應的有數萬人。移剌温捉獲宋間諜，於是其他人就不敢暗中發動了。宗弼贊許他，賞給他千兩銀、百端重綵、二百匹絹。宗弼每次出兵征伐，移剌温從没有不在行伍之間。任命爲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恰逢宗弼巡視邊疆，移剌温隨從在軍隊中，没有到任。

宗弼入朝，熙宗宴集群臣，宗弼想有所奏請，已酒醉而語無倫次，移剌温扶持着他離開宫廷。第二天，熙宗對宗弼説："阿撒侍奉叔叔很謹慎，不可讓他離開你身邊。"從此宗弼越加親近信任他。宗弼曾經告訴他的女婿紇石烈志寧説："你可以效仿阿撒的爲人，就可以接近古人了。"不久，任移剌温爲同知中京路都轉運使事，多次遷升至左諫議大夫兼修起居注。正隆年間討伐宋朝，移剌温以本官任濟州路行軍萬户，跟隨到了揚州。軍隊撤回，任同知宣徽院事。

世宗御饌不適口，召温嘗之。奏曰："味非不美也，蓋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上意遂釋。

世宗感覺飲食不合口味，把移剌温召來品嘗。移剌温上奏説："味道不是不美，大概是南北方邊疆的戰事没有停止，聖上的思慮有所牽挂吧。"皇上的疑慮於是消除了。

歷永定、震武、崇義節度使，移臨海軍。州治近水，秋雨，水潦暴至城下，城頗决，百姓惶駭，不知所爲。温躬督役夫繕完之，雖臨不測，無所避。僚屬或止温，温曰："爲政疵癘，水泛溢爲災，守臣之罪。當以此身爲百姓謝，雖死不恨。"移鎮武定，歲旱且蝗，温割指，以血瀝酒中，禱而酹之。既而雨沾足，有群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人以爲至誠之感云。以老致仕，卒。

歷任永定、震武、崇義節度使，移任臨海軍。州署所在地接近水流，秋天下雨，大水猛急地涌到城下，城墻多處被水冲塌，老百姓惶恐驚駭，不知怎麽辦。移剌温親自督促役夫修繕堅固被雨水冲開的地方，雖然身臨無法臆測的危險，也絲毫不躲避。下屬官吏有的勸止移剌温，移剌温説："行政有過失，大水泛濫成災，這是守臣的罪過。應當用我自身爲老百姓謝罪，即使死了也不遺憾。"移任鎮守武定，武定地區當年乾旱而且有蝗災，移剌温割破手指，把血滴到酒裏，一面祈禱，一面灑酒在地，不久就下了足够的雨，又有成群的烏鴉吃盡了蝗蟲，因此一年的農作物得以成熟，人們認爲這是移剌温最深的誠意感動上天的結果。因老退休，去世。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目屬旌旗，心屬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于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録，所以明功也。

贊曰：就軍中事體而言，雖面對兵刃飛箭，不顧自己的生命，耳專注於鑼鼓，眼專注於旌旗，心專注於號令，這是軍人的職責。自收國年間用兵以來，至大定年間與宋朝講和以前，對效命朝廷的將士，雖名位低下也必加以記載，這是爲了表彰他們的功勛。

蕭仲恭

蕭仲恭本名术里者。祖撻不也，仕遼爲樞密使，守司徒，封蘭陵郡王。父特末，爲中書令，守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謹，動有禮節，能被甲超橐駝。遼故事，宗戚子弟别爲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爲班使，歷宫使、本班詳穩。

蕭仲恭本名叫术里者。他的祖父叫撻不也，在遼國做官任樞密使，兼任司徒，封爲蘭陵郡王。父親叫特末，任中書令，兼任司空，娶公主爲妻。仲恭生性恭敬謹慎，行動符合禮節，能穿着鎧甲跳過駱駝。按遼國慣例，皇族親戚的子弟另外成立一班，號稱爲"孩兒班"，仲恭曾經任"孩兒班"的班使，歷任宫使、本班詳穩。

遼帝西奔天德，仲恭爲護衛太保，兼領軍事。至霍里底泊，大軍奄至，倉卒走。仲恭母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兄弟曰："汝等盡節國家，無以我爲也。"仲恭母，遼道宗季女也。

遼帝向西方的天德奔逃，仲恭任護衛太保，兼任軍事。到達霍里底泊時，金國大軍突然到達，遼帝一行倉促逃跑。仲恭的母親乘坐的馬疲乏不能走了，她告訴仲恭兄弟説："你們盡力效忠國家，不要管我了。"仲恭的母親，是遼國道

遼主傷之，命弟仲宣留侍其母。仲恭從而西。時大雪，寒甚，遼主乏食，仲恭進衣并進乾糒。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憩。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獲，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待。

宗皇帝的小女兒。遼帝爲此而傷感，命令仲恭的弟弟仲宣留下來侍候他母親。仲恭跟隨遼帝西行。當時正下着大雪，非常寒冷，遼帝缺乏食物，仲恭進獻上衣服及乾糧。遼帝疲乏了，仲恭伏身在冰雪中，遼帝枕着他的身體休息。共走了六天，纔到了天德，獲得食品。後來他與遼帝一起被俘獲，太宗因爲仲恭對他的君主忠心，特别以禮相待。

天會四年，仲恭使宋。且還，宋人意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國之戚，而余睹爲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余睹，使爲内應。仲恭素忠信，無反覆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陽許。還見宗望，即以蠟丸書獻之。宗望察仲恭無他，薄罰之。於是再舉伐宋，執二帝以歸。累遷右宣徽使，改都點檢。

天會四年，仲恭出使宋朝。將要返回時，宋人猜測仲恭和耶律余睹都有亡國的悲傷，而余睹任監軍，有兵權，可以引誘并利用他，於是把一封用蠟球包裹的密信讓仲恭交給余睹，叫余睹作宋軍的内應。仲恭一貫忠誠，没有反覆無常的心意，衹擔心宋人扣留不放，於是假裝答應了。回來面見宗望，就把蠟丸書信獻給他。宗望觀察仲恭没有二心，輕微地處罰了他。於是再次發動對宋朝的討伐，拘捕了宋朝的兩個皇帝後撤回。仲恭多次遷升至右宣徽使，改任爲都點檢。

宗磐與宗幹争辯於熙宗前，宗磐拔刀向宗幹，仲恭呵之乃止。既而宗磐以反罪誅，仲恭衛禁有備，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尚書右丞。

宗磐與宗幹在熙宗面前争辯，宗磐拔出刀來對着宗幹，仲恭大聲喝斥宗磐纔停止下來。不久宗磐因造反罪被殺死，仲恭保衛皇宫有準備，因功加官爲銀青光禄大夫，升任尚書右丞。

皇統初，封蘭陵郡王，授世襲猛安，進拜平章政事，同監修國史，封濟王。詔葬遼豫王於廣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改行臺左丞相。居無何，入爲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封曹王。天德二年，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海陵親爲書，以玉山子賜之。是歲，薨，年六十一。謚貞簡。正隆例降王爵，改儀同三司、鄭國公。子拱。

皇統初年，封爲蘭陵郡王，授予世襲猛安，進位拜任爲平章政事，同監修國史，封濟王。熙宗詔令在廣寧安葬遼國的豫王，仲恭請求前往參加葬禮，熙宗贊賞他的忠義，允許了。改任行臺左丞相。過了不久，入朝任尚書右丞相，拜授太傅，領三省事，封曹王。天德二年，封越國王，任命爲燕京留守。海陵王親自寫信，以玉山子賞賜他。這一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謚號稱貞簡。正隆年間依例取消王爵，改封儀同三司、鄭國公。他的兒子名叫拱。

蕭拱

拱本名迪輦阿不，初爲蘭子山猛安。海陵爲宰相，徼取人譽，薦大臣子以爲達官，遂以拱爲禮部侍郎。

蕭拱本名叫迪輦阿不，最初任蘭子山猛安。海陵王任宰相時，爲了求取聲譽，便薦舉大臣的兒子任命爲高官，於是任蕭拱爲禮部侍郎。

耶律彌勒，拱妻女弟也，海陵將納爲妃，使拱自汴取之。還過燕，是時仲恭爲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不類

耶律彌勒，是蕭拱妻子的妹妹，海陵王將要把她收爲嬪妃，派蕭拱由汴京迎娶入京。返回經過燕京，這時仲恭任燕京留守，看見彌勒身形不

處子，竊憂之，曰："上多猜嫌，拱其及禍矣。"拱去不數日，仲恭卒。拱至上京，聞訃，以本官起復，佩信牌，往燕京治葬事。未行，彌勒入宫，果如仲恭所相度，即遣出宫。夜半召拱至禁中，詰問無狀。海陵終疑之，乃罷拱禮部侍郎，奪其信牌。拱待命，逾年不報，歸蘭子山治猛安事。

像處女，私下爲此擔憂，説："皇上多猜忌，蕭拱可能會遇禍。"蕭拱離開燕京不幾天，仲恭就去世了。蕭拱到了上京，得知死訊，離任後又被起用復職，佩帶信牌，前往燕京處理喪事。蕭拱還没有起程，彌勒入宫，果然像仲恭所觀察推測的那様，立即被打發出宫。海陵王半夜把蕭拱召到宫中，經過追問没有證據。海陵王始終懷疑他，於是罷免了蕭拱的禮部侍郎，剥奪了他的信牌。蕭拱期待復職命令，過了一年都没報上去，就回到蘭子山治理猛安的事務。

是時，蕭恭、張九坐語禁中事得罪，拱至蘭子山，與客會語及之。有阿納與拱有隙，乃誣拱言張九無罪被誅，語涉怨謗。海陵遣使鞫之，戒使者曰："此子狂妄，宜有此語，不然彼中安得知此事。"使者不復問拱，但榜掠其左驗，使如告語證之，拱遂見殺。

這時候，蕭恭和張九因談論皇宫裏的事獲罪，蕭拱到了蘭子山，與賓客會面時談到了這件事。有個名叫阿納的與蕭拱有仇，於是誣告蕭拱説張九無罪被殺，話中含有怨恨和誹謗。海陵王派遣使者去審問蕭拱，告誡使者説："蕭拱這小子狂妄，應當會説出這様的話，不然哪能獲知這件事。"使者就不再詢問蕭拱，祇拷打其他的證人，令他們的供詞如原告而作爲佐證，蕭拱於是被處死。

蕭仲宣

仲宣本名野里補，仲恭母弟。聰敏好學，沉厚少言。五歲，遥授郡刺史，累加太子少師，爲本班詳穩。從天祚西，爲護衛太保左右班詳穩。至石輦鐸，遼主留仲宣侍母，遂與其母皆見獲。太宗嘉之，且謂仲宣能知遼國故事，命權宣徽使，從睿宗伐康王。師還，家居者久之。

蕭仲宣本名叫野里補，是仲恭的同母弟弟。他聰明敏捷、喜愛學習，樸實穩重、少言寡語。他五歲時，被授予遠郡刺史的空頭銜，多次加授到太子少師，任本班詳穩官。他跟隨天祚帝西行，任護衛太保左右班詳穩官。到達石輦鐸後，遼帝留下仲宣侍奉他母親，於是仲宣與他母親都被俘獲。太宗賞識仲宣，并認爲仲宣知道遼國的典章制度，任命他權宣徽使，跟隨睿宗討伐宋康王。軍隊撤回，在家裏住了許久。

皇統二年，特授鎮國上將軍，歷順義、永定、昭義、武寧四鎮節度使。爲政平易，小吏不敢爲奸。賄賂禁絶，奴婢入郡人莫識其面。朔、潞百姓皆爲立祠刻石頌之。正隆二年，卒，年六十四。

皇統二年，特授爲鎮國上將軍，歷任順義、永定、昭義、武寧四鎮節度使。他爲政平和簡易，小官吏也不敢作邪惡的事。賄賂被杜絶了，他的奴婢進入郡城没有人認識。朔和潞的老百姓都爲他建立生祠、在石上刻文贊頌他。正隆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高松

高松本名檀朵，澄州析木人。年十九，從軍爲蒲輦，有力善戰。宗弼聞其名，乃置左右。從破汴京及和尚

高松本名叫檀朵，澄州析木人。他十九歲時，參軍任蒲輦，有力氣而善戰。宗弼聽説他的名字，把他召來安排在身邊。他隨軍攻克了汴京

原，累官咸平總管府判官。世宗即位，充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户。

兵部尚書可喜謀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與萬户高松謀之，必從我矣。"衆曰："若得此軍，舉事易矣。"老僧往見松，説松曰："君有功舊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縣令也，每念聖恩，累世不能報，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輝、阿瑣知事不可成，遂上變，共捕斡論赴有司。

松從征窩斡，以功遷咸平少尹，四遷崇義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

贊曰：忠信行己，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嚮之，與宗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誼遏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

海陵諸子

海陵后徒單氏生太子光英，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壽，柔妃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補，才人南氏生滕王廣陽。

完顏光英

光英本名阿魯補，徒單后所生。是時燕京轉運使趙襲慶多男，故又名曰趙六。養于同判大宗正方之家，故崇德大夫沈璋妻張氏嘗爲光英保母，於是贈璋銀青光禄大夫，賜宗正方錢千萬。

天德四年二月，立光英爲皇太子。是月，安置太祖畫像于武德殿，盡召國初嘗從太祖破寧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并加宣武將軍，賜酒帛。其中有忽里罕者，解其衣進光英

及和尚原，積官升至咸平總管府判官。世宗登帝位，他充任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户。

兵部尚書可喜圖謀造反，前任同知延安尹李老僧説："我與萬户高松商量，他必然會跟隨我們。"衆人都説："假如得到這支軍隊，起事就容易了。"老僧前往會見高松，勸説高松説："你是有功的舊人，到現在得不到大官，這是什麽緣故呢?"高松説："我不過是個縣令，但常常想到聖上的恩典，幾代都不能報答，哪裏還敢有奢望啊。"老僧於是不敢再説下去了。可喜、布輝、阿瑣知道事情不可能成功，於是向朝廷密告了謀反事件，共同捉拿了斡論押往有關部門。

高松隨軍征討窩斡，因功遷升爲咸平少尹，四次遷升至崇義軍節度使。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贊曰：身體力行忠實誠信的準則，難道不是件大事嗎！蕭仲恭對他的舊君主竭盡心力，而富貴福澤歸於他，與皇族和舊臣受同等待遇。仲恭在殿廷上喝斥宗磐而維護了朝廷的尊嚴，高松用道義阻止李老僧而國家獲得安定，他們都有古代那種剛烈男子的風骨啊。

海陵王的皇后徒單氏生太子光英，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壽，柔妃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補，才人南氏生滕王廣陽。

光英本名叫阿魯補，是徒單后所生。這時燕京轉運使趙襲慶的兒子多，所以光英又叫趙六。撫養在同判大宗正方的家中，已故崇德大夫沈璋的妻子張氏曾經做過光英的保姆，於是追贈沈璋爲銀青光禄大夫，賞賜給宗正方錢一千萬。

天德四年二月，册立光英爲皇太子。這個月，在武德殿安放太祖的畫像，召來全部建國之初曾經跟隨太祖攻克寧江州的有功人員，共有一百七十六人，都加官爲宣武將軍，賞賜酒和帛。其中一人名叫忽里罕，脱下他的衣服進獻給光英

曰："臣今年百歲矣，有子十人。願太子壽考多男子與小臣等。"海陵使光英受其衣，海陵即以所服并佩刀賜忽里罕，答其厚意。後以"英"字與"鷹隼"字聲相近，改"鷹坊"爲"馴鷙坊"。國號有"英國"又有"應國"，遂改"英國"爲"壽國"，"應國"爲"杞國"。宋亦改"光州"爲"蔣州"，"光山縣"爲"期思縣"，"光化軍"爲"通化軍"云。

說："臣今年滿百歲了，有十個兒子。祝願太子長壽、多子和小臣一樣。"海陵王令光英接受了他的衣服，海陵王隨即把自己穿的衣服和佩帶的刀賞賜給忽里罕，回報他的厚重情意。以後因"英"字與"鷹隼"的"鷹"字聲音相近，便改"鷹坊"爲"馴鷙坊"。國號有"英國"又有"應國"，便改"英國"爲"壽國"，"應國"爲"杞國"。宋朝也改"光州"爲"蔣州"，"光山縣"爲"期思縣"，"光化軍"爲"通化軍"。

太醫院保全郎李中、保和大夫薛遵義俱以醫藥侍光英，李中超換宣武將軍、太子左衛副率，薛遵義丁憂，起復宣武將軍、太子右衛副率。光英襁褓時，養于宗正方家，其後養于永寧宫及徒單斜也家。貞元元年，詔朝官，京官五品以下奉引自通天門入，居于東宫。

太醫院保全郎李中、保和大夫薛遵義都以醫藥侍奉光英，李中破格改官爲宣武將軍、太子左衛副率，薛遵義遇親屬喪亡解職，服喪期未滿被起用爲宣武將軍、太子右衛副率。光英還在襁褓中時，在宗正方的家裏撫養，後來在永寧宫及徒單斜也的家裏撫養。貞元元年，詔令常參官、五品以下京官迎接開道，由通天門進入皇城，居住在東宫。

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光英生日，宴百官于神龍殿，賜京師大酺一日。四年八月，光英射鴉，獲之。海陵大喜，命薦原廟，賜光英馬一匹，黄金三斤，班賜從者有差。正隆六年，海陵行幸南京，次安肅州。光英獲二兔，遣使薦于山陵。居數日，復獲獐兔，從官皆稱賀。賜光英名馬弓矢，復遣使薦于山陵。六月，海陵至南京，群臣迎謁，海陵與徒單后、光英共載而入。

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是光英的生日，在神龍殿宴請百官，賞賜京城居民大會飲一天。四年八月，光英射烏鴉，射中了。海陵王大喜，下令把烏鴉薦獻到太祖別廟，賞賜光英一匹馬，三斤黄金，頒賜跟從的人各有不同。正隆六年，海陵王前往南京，駐在安肅州。光英捕獲兩隻兔子，海陵王派遣使者薦獻給先皇陵墓。居住了幾天，光英又捕到了獐和兔，跟隨的官吏都表示祝賀。海陵王賞賜給光英名馬、弓箭，又派遣使者薦獻給先皇陵墓。六月，海陵王到達南京，群臣迎接拜見，海陵王與徒單后、光英共坐在一輛車上進城。

海陵嘗言："俟太子年十八，以天下付之。朕當日游宴於宫掖苑囿中以自娱樂。"光英頗警悟，海陵謂侍臣曰："上智不學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學而成者。太子宜擇碩德宿學之士，使輔導之，庶知古今，防過失。詩文小技，何必作耶？至於騎射之事，亦不可不習，恐其懦柔也。"及將親征，后與光英挽衣號慟，海陵亦

海陵王曾經說："等到太子滿了十八歲，就把天下交給他。朕將每天在皇宫和苑囿中游玩宴飲，以此取樂。"光英很機敏聰慧，海陵王告訴侍臣說："上等才智的人不學習就具備才能，中等才性的人沒有不經過學習而有成就的。對太子應該挑選高尚而且博學的名士，讓他們進行輔導，這樣就能知道古今的得失，防止犯錯誤。寫詩和作文都是雕蟲小技，何必去做呢？至於騎馬射箭這樣的事，也不可不去學習，這是擔心他畏

泣下曰："吾行歸矣。"

怯軟弱。"到海陵王將要親自去征討時，徒單后與光英牽着他的衣裳放聲痛哭，海陵王也流着眼淚說："我很快就要回來的。"

後誦《孝經》。一日，忽謂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何爲不孝？"對者曰："今民家子博弈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光英默然良久，曰："此豈足爲不孝耶。"蓋指言海陵弑母事。

光英後來誦讀《孝經》。一天，他忽然對人說："《孝經》說三千種罪過，没有比不孝更大，什麼叫做不孝呢？"回答的人說："現在老百姓家的孩子去下棋賭博或飲酒，不敬養父母親，都叫做不孝。"光英沉默了很久，說："這些哪能算作不孝呢。"這話大概是針對海陵王殺害他自己母親的事而說的。

及伐宋，光英居守，以陁滿訛里也爲太子少師兼河南路統軍使，以衛護之。完顏元宜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移文訛里也，殺光英于汴京，死時年十二。後與海陵俱葬於大房山諸王墓次。

到討伐宋朝時，光英留守，海陵王任命陁滿訛里也爲太子少師兼河南路統軍使，用以保護光英。完顏元宜的軍隊發動兵變，海陵王遭到了殺害，都督府將公文發給訛里也，訛里也在汴京殺死了光英，光英死時十二歲。他後來與海陵王一起被安葬在大房山衆王的墳墓旁。

訛里也，咸平路窟吐忽河人，襲其父忽土猛安。除邳州刺史，三遷昌武軍節度使、歸德尹、南京留守、河南路統軍使、太子少師。大定二年，遷元帥右都監。宋人陷陳、蔡，訛里也師久無功，已而兵敗于宋，解職。俄起爲京兆尹。世宗謂之曰："卿爲河南統軍，門多私謁，百姓惡之。其後經略陳、蔡，不惟無功，且復致敗。以汝舊勞，故復用汝。京兆地近南邊，宜善理之。"大定三年，卒。

訛里也，咸平路窟吐忽河人，承襲了他父親忽土的猛安身份。被任爲邳州刺史，三次遷升至昌武軍節度使、歸德尹、南京留守、河南路統軍使、太子少師。大定二年，升任元帥右都監。宋人攻陷陳和蔡，訛里也出兵很久而無戰績，隨即軍隊被宋軍打敗，他被解除了官職。不久又被起用爲京兆尹。世宗對他說："你任河南統軍時，因私事來你家謁見請托的人很多，老百姓厭惡你。以後你治理陳和蔡，不僅没有功績，而且又招致失敗。因你舊時的勞苦，所以重新任用你。京兆土地挨近南方邊疆，應該妥善地治理。"大定三年，去世。

元壽，天德元年封崇王。三年，薨。

元壽，天德元年册封爲崇王。三年，去世。

完顏矧思阿補

矧思阿補，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底東勝家保養之，賜東勝錢千萬，仍爲起第。五月己酉，彌月，封其母唐括氏爲柔妃，賜京師貧者五千人錢，人錢二百。二年，矧思阿補生日，海陵與永壽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東勝家。三年正月五日，矧思阿補薨。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醫者安宗義

矧思阿補，出生於正隆元年四月。小底東勝一家撫養了他，海陵王賞賜東勝一千萬錢，并爲他修建了住宅。五月己酉這天，矧思阿補滿月，册封他母親唐括氏爲柔妃，賜錢給京城五千貧苦人，每人二百錢。二年，在矧思阿補生日這一天，海陵王與永壽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來到東勝家。三年正月五日，矧思阿補去世。海陵王誅殺了太醫副使謝友正、醫生安宗義及矧思阿補的

及其乳母，杖東勝一百，除名。明日，追封烈思阿補爲宿王，葬大房山。

諫議大夫楊伯雄入直禁中，因與同直者相語，伯雄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宫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謂伯雄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爲，豈得言風俗？宫禁中事，豈爾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不視朝，衹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奏决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决，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敕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閲教坊聲樂，聊以自娱。《書》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海陵曰："本欲殺汝，今衹杖汝二百。"既决杖至四十，使近臣傳詔諭伯雄曰："以爾藩邸有舊，今特釋之。"

乳母，對東勝處以杖刑一百，除去名籍。第二天，追封烈思阿補爲宿王，安葬在大房山。

諫議大夫楊伯雄進入皇宫值班，因而與一起值班的人互相談論，伯雄説："宿王的死，是因爲撫養在皇宫外面，供養守護雖然謹慎，但不如在父母身邊。難道國家的風俗向來就是這樣？"有人把這話告訴了海陵王。海陵王大怒，對楊伯雄説："你是臣子，君父所做的事情，哪能説成是風俗？宫廷裏的事情，哪是你應當説的。朕有時身體不舒服，間或不臨朝聽政，衹是少得到臣下幾次跪拜罷了。而衆事都在别殿上奏決定，即使有死刑犯人没有立即判决，不過使被囚禁人得以延遲死亡。至於拜官授職、宣布敕令，雖然有遲緩，又有什麽危害呢？朕每有空閑，很喜歡觀聽教坊司的歌聲音樂，姑且讓自己歡樂。《書經》上説：'在内喜悦女色而精神惑亂，在外逐獵鳥獸而精神迷亂，對酒和音樂没有滿足，修造高大的宫室，飾畫墻壁，有其中的一項，没有不亡國的。'這是警戒君主不關心國事而沉溺在這些事情上的。像朕即使讓歌聲音樂喧天動地，宰相敢隨便不當地把官職給人，而官吏中敢有受贓的嗎？外邊敢有私下非議的嗎？你是諫官，有值得議論的事，應當公開地講出來。你説了而我不采納，是我的錯誤。但你却私下議論，這樣可以嗎？"楊伯雄回答説："陛下德行高尚，英明神聖，本來没有人會私下議論。愚臣我言語不當，罪該萬死，衹請陛下哀憐我。"海陵王説："本想殺你，今天衹對你處以二百杖刑。"已經施刑到四十，海陵王命近臣傳詔宣諭伯雄説："因你與我爲侯王時有舊情，現破例釋免你。"

完顔廣陽

滕王廣陽，母南氏，本大臭家婢，隨元妃大氏入宫，海陵幸之，及有娠，即命爲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廣陽。十月滿月，海陵分施在京貧民，凡用錢千貫。三年二月，封南氏爲才人。七月，封廣陽爲滕王。九月，薨。

滕王廣陽，他的母親姓南，本是大臭家的婢女，跟隨元妃大氏入皇宫，海陵王寵愛她。到她懷孕時，就任命腹中兒爲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廣陽出生。十月滿月時，海陵王分别施捨在京城的貧民，共用了一千貫錢。三年二月，册封南氏爲才人。七月，册封廣陽爲滕王。九月，去世。

贊曰：海陵伐宋，光英居守，使陁滿訛里也以宫師兼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荀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己子之謀安，不可得矣。

贊曰：海陵王討伐宋朝，光英留守，讓陁滿訛里也任太子少師兼統軍，計劃是非常完美的，哪裏意料得到光英就死在他手中。荀首有這樣的話：“不把别人的兒子當兒子看待，自己的兒子哪能獲得保全。”海陵王視别人的兒子不過如魚肉，而衹爲自己的兒子謀劃安全，這是不可能得到的。

金史卷八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　祁宰

張通古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遁去，屏居興平。太祖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他讀書過目不忘，廣博融會了經史書籍，善於寫文章。在遼國天慶二年進士及第，補任樞密院令史。遇父親喪亡解職，服喪期未滿被起用復職，張通古懇切地推辭没有獲准，因此悄悄地溜走，隱居在興平。太祖平定了燕京，把它割讓給了宋朝。宋人想要收取有聲望的人，召通古，通古推辭謝絶，隱居在易州太寧山下。

宗望復燕京，侍中劉彦宗與通古素善，知其才，召爲樞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遼王宗幹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諭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己何心獨求用哉。"宗幹爲論理之，除中京副留守。爲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宋主遽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起皆如儀。使還，聞宋已置戍河南，謂送伴韓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

宗望收復了燕京，侍中劉彦宗與通古向來友好，知道他的才能，召他來任樞密院主奏，後改任爲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剛建立尚書省，任通古爲工部侍郎，兼任六部事。高慶裔制定官吏考核法，在任官員大多被削奪了官職，通古也免官離去。遼王宗幹一向知道通古的名氣，珍惜他的才能，派遣人去曉諭他，叫他主動申理。通古不願意，説："衆多人士都已離任而去，我個人又有什麽心思獨自請求任用呢。"宗幹替他進行了申辯，朝廷任他爲中京副留守。任詔諭江南使者出使宋時，宋帝想要面向南方接見，讓通古面向北。通古説："大國的卿大夫相當於小國的君主。天子把河南和陝西賞賜給了宋，宋約定上奏章自稱爲臣，使者不可以面向北方。如果想要貶低使者，使者就不敢傳達金帝的詔書。"於是索取馬匹想要返回北方。宋帝急忙下令設立向東和向西的座位，使者面向東，宋帝面朝西，接受詔書下拜起立都按照禮儀。出使後返回時，聽説宋

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興師問罪，將何以爲辭？江左且不可保，况齊乎？”肖胄惶恐曰：“敬聞命矣。”即馳白宋主。宋主遽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即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

已經在河南布置駐守部隊，通古就對宋伴送他的韓肖胄說：“天子分割境土以擴充南國，南國應當考慮怎樣報答大恩。現在就布置駐防，自取嫌疑，如果金國興師問罪，到時候你們用什麽理由來辯解呢？江東尚且不能保全，何况齊地呢？”韓肖胄惶恐地說：“我恭敬地聽命了。”立即奔告宋帝。宋帝立刻下令撤防。通古到達上京，把出使的情况一一向宗幹禀報，并且說：“趁他們部置還没有確定，應當商議收復的事。”宗幹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心意。”立即任命通古爲參知行臺尚書省事。

未幾，詔宗弼復取河南，通古請先行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謂通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自許、宿來襲我。”通古曰：“南人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乃使人覘之，宋人果潰去。宗弼撫髀笑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

不久，皇上令宗弼重新攻取河南，通古請求先行到汴京曉諭宋人。等他到達汴京時，宋軍已經離去了。有人對通古說：“宋軍先退，是騙局，現在聽説將要從許和宿來襲擊我們。”通古說：“南人聲言要來，正是用作逃跑的幌子而已。”於是派人去偵察，宋軍果真潰退而去。宗弼拍腿笑着說：“誰說書生不能够通曉兵事啊。”

河南卒孫進詐稱“皇弟按察大王”謀作亂。是時海陵爲相，内懷覬覦，欲先除熙宗弟胙王常勝，因孫進稱皇弟大王，遂指名爲胙王以誣構之。熙宗自太子濟安薨後，繼嗣未定，深以爲念。裴滿后多專制，不得肆意後宫，頗鬱鬱，因縱酒，往往迷惑妄怒，手刃殺人。及海陵中傷胙王，熙宗以爲信然不疑，遣護衛特思就汴京鞠治。行臺知熙宗意在胙王，導引孫進連屬之。通古執其咎，極力辯止。及孫進引服，蓋假托名稱，將以惑衆，規取財物耳，實無其人也。特思奏狀，海陵譖之曰：“特思且將徼福於胙王。”熙宗益以海陵爲信，遂殺胙王，并特思殺之。行臺諸人乃責通古曰：“爲君所誤，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獲罪死，賢於生。”海陵既殺胙王，不復緣害他人，由是坐止特思，行臺不坐。

河南有個叫孫進的士兵假稱“皇弟按察大王”圖謀作亂。這時候海陵王任宰相，心懷非分的意圖，想要先除掉熙宗的弟弟胙王常勝，藉着孫進宣稱皇弟大王，於是便指名爲胙王，以此誣告陷害他。熙宗自從太子濟安死後，繼承的人還没有確定，深深地惦念着這件事。裴滿后多獨斷專行，熙宗因此在内宫中不能隨心所欲，非常愁悶，因而放縱飲酒，常常神志不清胡亂發怒，親手用刀殺人。等到海陵王中傷胙王時，熙宗信以爲真而不懷疑，派遣護衛特思到汴京去審問治罪。行臺知道熙宗的用意在胙王，誘導孫進牽連附會胙王。通古抓住其中的謬誤，極力辯解制止。到孫進服罪，纔知他是假托名稱，以此來迷惑衆人，謀取財物罷了，事實上并無所謂的“皇弟大王”。特思上奏了這情況，海陵王誣陷他說：“特思將要向胙王求福。”熙宗更認爲海陵王的話確實，於是處死了胙王，把特思也一起殺了。行臺衆人於是責備通古說：“我們受了你的害，現在要獲死罪了。”通古說：“以正道獲罪而死，比活着好。”海陵王殺胙王後，不再牽連加害他人，因此獲罪的衹有特思，行臺官員没有獲罪。

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瀋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

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召法寶謂之曰："汝既爲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懼，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

天德初年，通古升任行臺左丞，進授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爲鄆王。因病請求解除政務，朝廷不允許。拜授司徒，封爲瀋王。海陵王控制臣下嚴厲，收回他們的威權，對親王和大臣從未給過好臉色，祇有接見通古時，一定禮貌對待。

正逢磁州僧人法寶打算離去，張浩和張暉想挽留他辦不到，朝官中又有想挽留他的人。海陵王聽說了這件事，令三品以上的官員上殿，責備他們說："聽説你們每次到寺廟去，僧人法寶坐在正位，你們都坐在他的兩側，朕認爲這種做法很不可取。佛本來是一個小國的王子，能够輕視并抛棄富貴，親歷苦難而修行，因此纔成佛。現在的人崇敬佛門，希望求福求利，都是荒謬的。況且那些僧人，常常是科舉没考中的秀才，街市間游走謀生的人，生計不足，纔去當僧人，論他們的身份貴賤，不能和一縣的主簿縣尉平起平坐。民間的老年婦女，迫近死期，大都依歸信奉佛。你們的地位是輔政大臣，却仿效這樣做，喪失了大臣的體統。張司徒是年高有德的老人，儒、釋、道三教都通曉，完全可以作爲榜樣，爲什麽不以他爲你們的老師呢。"海陵王召來法寶，對他說："你既然是僧人，去留在你自己，何必要讓人知道呢？"法寶顫抖恐懼，不知道怎麽辦好。海陵王說："你是長老，應當具有定力，今天却怕死嗎？"於是在朝堂打了他二百棍棒，張浩和張暉各打了二十棍棒。

正隆元年，以司徒致仕，進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

正隆元年，通古以司徒退休，進封爲曹王。這一年，死去，時年六十九歲。

通古天資樂易，不爲表襮，雖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子沆，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及第。

通古天性和樂平易，不自我炫耀，雖然位在宰相，自己的供養如普通人家。他的兒子名叫沆，天德三年，賜給他楊建中這一榜的進士及第資格。

張浩

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曾祖霸，仕遼而爲張氏。天輔中，遼東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爲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及第，授秘書郎。

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他本姓高，是東明王的後代。他的曾祖父名叫霸，在遼國做官而改爲張氏。天輔年間，遼東被平定了，張浩獻計求見太祖，太祖任命張浩爲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予進士及第，授任爲秘書郎。

太宗將幸東京，浩提點繕修大

太宗將去東京，張浩任提點官修繕皇宮，被

内，超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管勾御前文字。初定朝儀，求養親，去職。起爲趙州刺史。官制行，以中大夫爲大理卿。天眷二年，詳定内外儀式，歷户、工、禮三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田瑴黨事起，臺省一空，以浩行六部事。簿書叢委，决遣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補除彰德軍節度使，還燕京路都轉運使。俄改平陽尹。平陽多盜，臨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争香火之利，累年不决。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强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

破格升任爲衛尉卿，代簽宣徽院事，辦理御前文字。初步制定朝廷禮儀時，張浩請求供養父母，離了職。被起用爲趙州刺史。官制實行後，他以中大夫任大理卿。天眷二年，張浩審定編制了内外儀式，歷任户、工、禮三部侍郎，升任禮部尚書。田瑴朋黨事件興起，御史臺和尚書省都大量缺員，任命張浩代理六部的政事。簿册文書堆積，他處理發送没有積留，人們都佩服他的才幹。張浩因病請求外任，補任爲彰德軍節度使，升任爲燕京路都轉運使。不久改任爲平陽尹。平陽盗賊多，臨汾有男子在夜間搶劫别人的妻子，張浩捉拿到他，將他鞭死，盗賊便減少止息了。近郊有濫設的祠廟，許多郡人去事奉。廟中管香火的人和田主争奪香火的財利，多年不能解决。張浩拆毁了這些祠屋，把廟中的塑像扔到水中。豪門大族和奸猾之吏斂迹，没有敢於違犯的。郡中得到很好的治理。於是修繕堯帝祠，建起了擊壤遺風亭。

海陵召爲户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天德二年，丁母憂。起復參知政事，進拜尚書右丞。天德三年，廣燕京城，營建宫室。浩與燕京留守劉筈、大名尹盧彦倫監護工作，命浩就擬差除。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詔發燕京五百里内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

海陵王召來張浩任户部尚書，拜授參知政事。天德二年，他因母親喪亡解職。服喪期未滿，被起用爲參知政事，升任尚書右丞。天德三年，擴大燕京城，修建宫室。張浩與燕京留守劉筈、大名尹盧彦倫督察營建，下令張浩就地擬定授官人選。隨即到了盛夏，許多工役患上疫病。海陵王下詔徵發燕京五百里以内的醫生，命令他們治療疫病，官府供給藥物，拯救病人多的給與官職，其次的給與獎賞，下等的由轉運司檢舉奏報。

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爲中都，改析津府爲大興府。浩進拜平章政事，賜金帶玉帶各一，賜宴于魚藻池。浩請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尚書右丞相兼侍中，封潞王，賜其子汝霖進士及第。未幾，改封蜀王，進拜左丞相。

貞元元年，海陵王定國都於燕京，改燕京爲中都，改析津府爲大興府。進授張浩爲平章政事，賞賜金帶、玉帶各一條，在魚藻池賜宴。張浩請求凡是四方老百姓願居中都的，免除徭役十年，以此充實京城，海陵王聽從了。拜授爲尚書右丞相兼侍中，封爲潞王，賜他的兒子張汝霖進士及第。不久，改封爲蜀王，進授左丞相。

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

正隆二年，改封爲魯國公。張浩上表請求退休。海陵王説："君主不英明，規勸没有被實行，進言不被聽從，那麽宰相請求離去。宰相年老或

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養病之地也,是以求去。”不許。

有病不能擔任政事就請求離去。你在這兩者中屬哪一種呢?”張浩回答說:“臣瘦弱有病不能擔任政事,宰相不是養病的地方,所以要求離去。”没有被允許。

海陵欲伐宋,將幸汴,而汴京大内失火,於是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宫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諫,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觀天意欲絶趙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疏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海陵雖喜其言,而不能從也。浩至汴,海陵時時使宦者梁珫來視工役,凡一殿之成,費累巨萬。珫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抗而與之均禮。汴宫成,海陵自燕來遷居之。浩拜太傅、尚書令,進封秦國公。

海陵王要討伐宋朝,將要前往汴京,而汴京皇宫失火,於是派遣張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的宫殿。張浩從容不迫地上奏說:“往年營造中都時,天下的百姓樂意趨赴。現在老百姓的財力物力没有恢復,而重新勞累他們,恐怕不像上次那樣容易成功。”海陵王没有聽從。張浩到朝堂上辭行,海陵王詢問用兵的利與害。張浩不敢直接規勸,於是用委婉的話來回答,想用隱微不顯的話制止海陵王用兵,他上奏說:“臣觀察上天的旨意是很久就想滅絶趙氏了。”海陵王驚訝地説:“你是怎麽知道的?”張浩對答説:“趙構没有兒子,把疏遠親屬中的人立爲繼承人,這就勢必要發生變亂,可以不煩勞用兵而降服他們。”海陵王雖然喜歡他的話,但不能聽從。張浩到達汴京,海陵王時常派宦官梁珫來視察工程,凡一座宫殿的建成,花費上萬萬。梁珫指着説:“某處不合法度。”就拆除了。張浩不能違抗而與他交往都用平輩的禮節。汴京皇宫落成,海陵王從燕京遷徙來居住。張浩被拜爲太傅、尚書令,進封爲秦國公。

海陵至汴,累月不視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者,以爲千户謀克。”而海陵部署已定,惡聞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將發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書省事。

海陵王到了汴京,幾個月不臨朝聽政,每天練兵準備南征,部署衆將。張浩要上奏政事,得不到接見。逢海陵王派遣周福兒到張浩家,張浩附帶上奏説:“衆將都是新提拔的年輕人,恐怕耽誤國事。應徵求熟悉軍事的舊人,任命爲千户謀克。”但海陵王的部署已定,他厭惡聽到這樣的話,於是對張浩處以杖刑。海陵王親自統率軍隊從汴京出發,皇后和太子留守。張浩留下來治理尚書省的事務。

世宗即位于遼陽,揚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户部員外郎完顔謀衍上賀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師。入見,世宗謂曰:“朕思天位惟艱,夙夜惕懼,不遑寧處。卿國之元老,當戮力贊治,宜令後世稱揚德政,毋失委注之

世宗在遼陽即帝位,揚州發生兵變,海陵王遭到殺害。都督府派使者在南京殺害了太子光英。張浩派遣户部員外郎完顔謀衍向世宗進獻祝賀表文。第二年二月,張浩到京城朝見。入宫進見,世宗告訴他説:“朕考慮處在帝位是艱難的,朝夕戒懼,没有閑暇安寧的時候。你是國家的元老,應該努力輔佐治理國家,應當使後代的人贊

意也。”俄拜太師、尚書令，封南陽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時爲首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竭民力，汝亦嘗諫，故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餘年，練達政務，故復用卿爲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謝。居數日，世宗謂浩曰：“卿爲尚書令，凡人材有可用者，當舉用之。”浩舉紇石烈志寧等，其後皆爲名臣。

揚你好的政績，不要辜負了朕重用你的心意。”不久拜授張浩爲太師、尚書令，封南陽郡王。世宗說：“你在正隆年間任首相，不能匡正補救，哪能没有罪過。建造兩地的皇宫，竭盡了民力，你也曾經規勸，所以天下人不歸罪於你，祇怨恨海陵王。而你在尚書省十多年，閱歷豐富而通曉政務，所以再次任你爲首相，應當自我勉勵，不要辜負了朕的心意。”張浩磕頭道謝。過了幾天，世宗告訴張浩說：“你擔任尚書令，凡是有可以任用的人才，應當舉薦任用。”張浩舉薦了紇石烈志寧等人，後來他們都成了名臣。

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衎及浩侄汝弼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入朝毋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或體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决。浩雖受詔，然每以退爲請。三年夏，復申前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請致仕。

張浩有病，請假休養了很長時間。世宗派遣左司郎中高衎以及張浩的侄子張汝弼曉諭張浩。張浩勉强支撑病體入朝對答，世宗立即下詔要他入朝不要跪拜，允許在殿陛的東邊給他安置座位，如果世宗有徵詢，然後纔進前回答。倘若身體不舒服，不必每天到尚書省，大的政事可以就在家裏處理決定。張浩雖然接受了詔命，但常常請求退位。大定三年夏季，張浩又申述先前的請求。於是任爲判東京留守。張浩因病不能赴任，因此請求退休。

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

當初，世宗的親近侍從中有想要罷除科舉的，世宗說：“我召見太師商議。”張浩入見，世宗說：“自古以來帝王中有不用文學的嗎？”張浩回答說：“有。”世宗問：“是誰呢？”張浩說：“秦始皇。”世宗回頭看着左右的人說：“難道可以讓我成爲秦始皇嗎？”這件事便作罷了。

是歲，薨。上輟朝一日，詔左宣徽使趙興祥率百官致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謚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宫。子汝爲、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這一年，張浩去世。世宗停止上朝一天，令左宣徽使趙興祥率領百官去祭奠，賞賜助喪銀千兩、重綵五十段、絹五百匹。謚號爲文康。明昌五年，配位祔祭於世宗廟庭。泰和元年，在衍慶宫畫上他的像。他的兒子名叫汝爲、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張汝霖

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貞元二年，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特授左補闕，擢大興縣令，再遷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

張汝霖字仲澤，他少年時聰慧愛好學習，張浩曾經稱贊他説：“這是我家的千里馬。”貞元二年，被賜予呂忠翰這一榜下的進士及第資格，特授任左補闕，提拔爲大興縣縣令，再次遷升爲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任命爲刑部郎

召見於香閣，諭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爲降。朕以刑部闕漢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試其能耳。如職事修舉，當有升擢。爾父太師以户部尚書升諸相位，由崇德大夫躐遷金紫，卿所自見也。當既厥心，無忝乃父。"明年，授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先是，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郎中，世宗諭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汝霖者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别職。擢刑部侍郎。以憂解，起復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譽，良吏奉法不爲表襮，必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爲臺官，可革其弊。"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俄轉吏部，爲御史大夫。

中，世宗在香閣召見他，曉諭他說："你由待制改任爲刑部郎中，不要認爲是降職。朕因爲刑部缺乏漢人官吏，所以纔授給你。而且你進入仕途不久，姑且試試你的才能罷了。如果本職之事能圓滿完成，當會提升你。你的父親太師以户部尚書上升到宰相官位，從崇德大夫破格升爲金紫光禄大夫，這是你親眼所見的。你應當盡心，不要有辱於你父親。"第二年，授任爲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在這以前，知登聞檢院王震改任禮部郎中，世宗告諭輔政大臣說："這項任命不合人們的願望，禮官應當選擇有學術的人士，像張汝霖這樣的人就可以。"於是就任命張汝霖兼任禮部郎中而授給王震别的官職。汝霖又被提升爲刑部侍郎。因遇親喪解職，服喪期未滿被起用爲太子詹事，升任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見并對他說："你曾經說，監察御史所舉薦的州縣官許多是靠沽買而釣取名譽，優良的官吏奉公守法不好自我炫耀，必定没有稱贊他的人。朕的想法也是這樣。你現在擔任臺官，可以革除這種弊端。"不久張汝霖改任爲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没多久又轉任吏部，任御史大夫。

時將陵主簿高德温大收税户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温有人在宫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宫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幾，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頃之，復爲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如故。是日，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尚書左丞，時人榮之。

當時將陵主簿高德温大量收取税户的米，被逮捕進御史監獄。張汝霖開列了兩種處理辦法上報。世宗責備他說："朕認爲你是公正的人，所以提拔任用你。德温有人在皇宫内，所以朕很瞭解他的事。朕肯因宫中人的私情撓亂法規嗎？想不到你們會如此顧情徇私。"張汝霖下跪謝罪。過了許久，皇上看着左諫議大夫楊伯仁說："臺官如此不正直。"伯仁上奏說："罪狀不明就從輕處理，所以開列兩種處理辦法呈上請示，由陛下裁决罷了。况且人才難得，與其任用有才幹智慧却行爲奸邪的人，不如用愚笨而正直的人。"世宗生氣地說："你們這類人都是既愚笨又不正直的人。"不久，又因錯免大興推官高公美的罪行而獲罪，被貶謫爲棣州防禦使。不久，再次受任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又拜授參知政事，太子少師依舊。這一天，汝霖的哥哥汝弼也進授爲尚書左丞，當時的人認爲這是件榮耀的事。

後因朝奏日論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成難者，正謂此也。"上以爲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興府事，上命汝霖但涓視事日且加輔導。尋坐擅支東宫諸皇孫食料，奪官一階。久之，遷尚書右丞。

後因張汝霖趁着朝奏日上前議論政事，世宗對他說："朕觀覽唐代史籍，見唐太宗辦事開始很勤奮認真，晚年他與衆臣的議論許多是虚浮不實之辭，朕不會像他這樣做。"世宗又說："唐太宗是英明的天子，晚年也有錯誤的舉動。朕雖然不能與聖明的帝王并駕齊驅，但常常想始終如一。現在雖然老了，恭敬謹慎的心没有哪個時候懈怠過。"張汝霖回答說："古人有這樣的話，'人最初無不有善行，但很少有人能堅持到底'，有始有終的恐怕衹有聖人吧。唐代的魏徵所說要保持住已取得的成就是困難的，正是針對這種情況說的。"世宗認爲說得對。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的身份執掌大興府事，世宗命令張汝霖衹選擇章宗治事的日子暫且加以輔導。不久張汝霖因擅自支出東宫諸皇孫的食物而獲罪，被剥奪官階一級。過了許久，遷升爲尚書右丞。

是時，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薦達。一日，世宗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因顧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慚色。二十八年，進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命。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禄大夫，進封莘。

這時候，世宗在位已久，熟悉天下的事情，想得到賢明的人才與他一起來謀求國家的安定清平，但大臣們都遲疑不決因循苟且，没有舉薦一個人才。一天，世宗召來輔政大臣對他們說："你們身居宰相重臣之職，竟然一個人才都推薦不出，這是什麼原因？而且你們都老了，難道没有可以替代你們的人才嗎？衹是朕曾經說某人可以任用，然後你們纔跟着說可用。你們既然没有可說的，一定要等待朕瞭解之後進升任用，將又有幾人呢？"世宗又看着汝霖說："像右丞這樣的職位，也是要通過右丞相舉薦後纔知道的嗎。"汝霖回答說："臣等如果有所瞭解，怎敢不舉薦，衹是没有人罷了。"皇上說："春秋時代各國分裂，土地狹小，都稱說有賢人。現在天下這麼大，難道没有人才，衹是你們不舉薦罷了。現在朕自我勉勵，或許可以達到太平盛世。今後誰來與朕的子孫共同治理國家呢？"汝霖等人都面有慚愧的表情。二十八年，汝霖進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封爲芮國公。世宗生了病，汝霖與太尉徒單克寧和右丞相完顔襄一起接受了世宗臨終的遺詔。章宗即帝位，汝霖被加官爲銀青榮禄大夫，進封爲莘國公。

先是，右丞相襄言："熙宗聖節

在此以前，右丞相完顔襄說："熙宗生日的

蓋七月七日，爲係景宣忌辰，更用正月受外國賀。今天壽節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闕，有礙行李，乞移他月爲便。"汝霖言："帝王之道當示信於天下。昔宋主構生日，亦係五月。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賜禮，不聞有霖潦礙阻之說。今與宋構好日久，遽以暑雨爲辭，示以不實。萬一雨水逾常，愆期到闕，猶愈更用別日。"參知政事劉瑋、御史大夫唐括貢、中丞李晏、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貞、修起居注完顏烏者、同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亦皆言其不可。帝初從之，既而竟用襄議。時帝在諒陰，初出獵，諫院聯章言心喪中未宜。其後冬獵，汝霖諫之。詔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爲當矣。"

慶祝節在七月七日，因爲是景宣皇帝去世的日子，改在正月接受外國的祝賀。現在皇帝的生日壽節在七月，大雨不停，河水猛漲，外國使者來朝道路受阻，請推移到其他月份，這樣更便利。"汝霖說："帝王治國的基本原則是給天下樹立信譽。從前宋帝趙構的生日，也是在五月份。這時，國都在會寧，我國派遣使者去賞賜他禮物，没有聽到有連綿大雨阻礙使者前去的說法。現在與宋朝講和日久，突然用夏雨爲辭，顯得自己無誠意。萬一雨水超越常規，使者誤期到達，也比改爲其他日期强。"參知政事劉瑋、御史大夫唐括貢、中丞李晏、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貞、修起居注完顏烏者、同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也都說日期不可改變。章宗開始時聽從了，隨後終於采用了襄的建議。當時章宗正在居喪期間，初次出外打獵，諫院官員們聯名上奏說喪期中不適宜這樣做。以後的冬獵，汝霖又勸阻。章宗下詔回答說："你能够每件事都像這樣做，朕還有什麽可擔憂的。但時代不同，事情有別，難以與古代相同，如果能够斟酌而求得適中，這就算得當了。"

一日，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爲相，未逾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材耶。"時有司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乞禁之。汝霖謂："王者之法，譬猶江、河，欲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爲不刊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曉然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爲便。"詔從之。

一天，章宗告訴輔政大臣說："現在任用人，過分拘泥資格，這樣哪能獲得人才？"汝霖上奏說："不限資格，是用來對待不同尋常的人才。"章宗說："崔祐甫任宰相，不到一年就舉薦了八百人，難道都是傑出的人才。"這時候有關部門報告說民間收藏法制文書，擔心因此而滋長訴訟，請求禁止。汝霖說："帝王的法制，好比長江和黄河，要讓它容易迴避而難於觸犯。本朝的法制，平易明白，現已編撰成不可改易的法典，天下的人無不傳布和稱道。倘若允許私家收藏，那麽人人都清楚明白，不敢做壞事，這也是幫助治理的一個方面。不禁止爲便利。"章宗下詔聽從了。

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卒。時帝獵饒陽，訃聞，敕百官送葬，賻禮加厚，謚曰文襄。

明昌元年三月，汝霖上表乞求退休，没有被允許。十二月，去世。當時章宗在饒陽打獵，得知他的死訊後，敕令百官送葬，助喪事的財物禮品比通常豐厚，謚號文襄。

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

汝霖通達敏捷熟悉事務，凡進言奏事必定揣

意，及朋附多人爲説，故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宗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綉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爲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蓋汝霖有以導之云。

測皇上隱藏不露的心意，并依附許多人的某種説法，所以他的言論不違逆而好像是忠言。當初，章宗剛即位，有官吏進説改造宫殿各種陳設物品，每天要用綉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纔能完工。章宗認爲費用過多，有意停止改造。汝霖説："這不是皇上享用，不算過分奢侈。將來外國使節來朝賀聚會，殿宇壯觀，也是國家的體面。"這以後奢侈花費越來越大，這和汝霖的誘導有關。

張玄素

張玄素字子真，與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遼至節度使。玄素初以廕得官。高永昌據遼陽，玄素在其中。斡魯軍至，乃開門出降，特授世襲銅州猛安。天會間，歷西上閤門使、客省使、東宫計司。天眷元年，以静江軍節度使知涿州，察廉最，進官一階。皇子魏王道濟遥領中京，以玄素爲魏王府同提點，尋改鎮西軍節度使，還東京路都轉運使，改興平軍節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盗起，玄素發民夫增築城郭，同僚諫止之，不聽。未幾，寇掠鄰郡，皆無備，而興平獨安。

張玄素字子真，與張浩是同曾祖的遠房兄弟。他的祖父名叫祐，父親名叫匡，在遼國作官至節度使。玄素最初因祖先有勛勞而循例得官。高永昌占據遼陽時，玄素在城中。斡魯的軍隊到達，玄素開城門投降，被特别授予爲世襲銅州猛安。天會年間，歷任西上閤門使、客省使、東宫計司。天眷元年，以静江軍節度使知涿州，在朝廷的考察中，玄素的政績列爲第一等，進官階一級。皇子魏王道濟遥領中京的事務，任命玄素爲魏王府同提點，不久改任爲鎮西軍節度使，升任東京路都轉運使，改任興平軍節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盗賊興起，玄素調發民夫修築增高城墻，同僚勸止，他不聽從。不久，盜匪搶劫相鄰的郡邑，那些郡邑都没有準備，而衹有興平獨自平安。

世宗即位，玄素來見于東京。玄素在東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嘗取在官黄糧，及摭其數事。至是來見，世宗一切不問。玄素與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遷户部尚書，出鎮定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

世宗即帝位，玄素到東京來朝見。玄素在東京時，迎合海陵王的旨意，説世宗曾經拿取了官倉中的糧食，以及搜集了世宗的幾件事例。到這時來朝見，世宗對這一切都不追究。玄素與李石竭力建議世宗宜早日去燕京，世宗認爲他倆的話十分對。遷升玄素爲户部尚書，出京鎮守定武，隨即退休。八十四歲去世。

玄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片紙署字其上治瘧疾，輒愈，人皆異之。

玄素生性厚道而剛强果决，人們畏懼他。他常常在一張紙條上寫字給人治瘧疾，總是治愈，人們都爲此而驚奇。

張汝弼

汝弼字仲佐，父玄徵，彰信軍節度使，玄素之兄也。汝弼初以父廕補官。正隆二年，中進士第，調瀋州樂

張汝弼字仲佐，他的父親名叫玄徵，任彰信軍節度使，是張玄素的哥哥。汝弼最初靠他父親的庇廕補官。正隆二年，他考中進士，調任瀋州

郊縣主簿。玄徵妻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有屬，世宗納玄徵女爲次室，是爲元妃。張氏生趙王允中。世宗即位于遼陽，汝弼與叔玄素俱往歸之，擢應奉翰林文字。

樂郊縣主簿。玄徵的妻子高氏與世宗的母親貞懿皇后有親屬關係，世宗娶玄徵的女兒爲妾，這就是元妃。元妃張氏生趙王允中。世宗在遼陽即帝位，汝弼與他的叔叔玄素一起前往歸依世宗，汝弼被提拔爲應奉翰林文字。

世宗御翠鑾閣，召左司郎中高衎及汝弼問曰："近日除授，外議何如？宜以實奏，毋少隱也。有不可用者當改之。"衎、汝弼皆無以對。自皇統以來，內藏諸物費用無度，吏費緣爲奸，多亡失。汝弼與宮籍直長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兒閱實之，以類爲籍，作四庫以貯之。於是，內藏庫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進階。頃之，兼修起居注，轉右司員外郎。母憂去官。起復吏部郎中，累遷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世宗在翠鑾閣，召見左司郎中高衎及汝弼詢問說："近日拜官授職，外面的議論怎麼樣？當以實情上奏，不要稍有隱瞞。有不可以任用的人就應該改正。"高衎和汝弼都無話可對。自從皇統年間以來，內庫各種財物的花費不依法度，官吏趁機勾結，營私舞弊，許多財物都丟失了。汝弼與宮籍直長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兒檢查核實，分類登記在簿册上，分成四個庫房以貯藏財物。於是，內藏庫使王可道等人都被處以一百杖刑，汝弼等人各進升了官階。不久，汝弼兼任撰寫起居注，轉任右司員外郎。因母喪離職。服喪期未滿，被起用爲吏部郎中，多次遷升至吏部尚書，任參知政事。

詔徙女直猛安謀克于中都，給以近郊官地，皆塉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專爲己有。上出獵，猛安謀克人前訴所給地不可種蓺，詔拘官田在民久佃者與之。因命汝弼議其事。請"條約立限，令百姓自陳。過限，許人首告，實者與賞"。上可其奏。仍遣同知中都轉運使張九思拘籍之。

世宗下詔遷移女真猛安謀克到中都，賜給他們近郊的官地，都是貧瘠的土地。那些肥沃的田地都被有財有勢的人長久租佃，到這時便占爲己有。世宗出外打獵，猛安謀克的人上前訴說所給的土地不能種植，世宗下詔收取豪民長期租佃的官田給與他們。因此下令汝弼商議這件事。汝弼請求"頒布條約定出期限，令百姓自動呈報。超過了期限，准許他人出面告發，對告發確實的給與獎賞"。世宗許可了他的奏請。又派遣同知中都轉運使張九思按册籍傳呼登記官田。

上問："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對曰："故遼與夏爲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用遼故禮，所以然耳。"汝弼曰："誓書稱一遵遼國舊儀，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聞尚書省除授小官多不稱職，召汝弼至香閣謂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宜盡心。"汝弼對曰："材薄不足以副聖意耳。"進

世宗詢問："高麗國和夏國都稱臣。使者到了高麗國，與他的國王行對等之禮。而夏國國王站立接受使者的下拜，這是什麼原因呢？"左丞完顏襄回答說："從前遼國與夏國是舅父同外甥的關係，夏國國王因爲公主的緣故，所以接受使者的下拜。本朝與夏國簽訂的和約是采用遼國從前的禮儀，所以纔這樣罷了。"汝弼說："盟誓文書上說完全遵照遼國的舊禮儀，到現在已經執行了四十年，是不可改變的。"世宗說："你們的話是對的。"世宗聽說尚書省授任的小官許多不稱職，把汝弼召到香閣對他說："其他宰相已年老，

拜尚書右丞。於是，户部糶官倉粟，汝弼請使暖湯院得糴之。上譲曰：“汝欲積陰德邪？何區區如此。”

你們應該盡心。”汝弼回答説：“我的才能淺薄，不能够符合聖上的心意呀。”汝弼被進授爲尚書右丞。這時候，户部出賣官倉的糧食，汝弼請求讓暖湯院得以買進。世宗責備他説：“你想要積陰德嗎？爲什麽像這樣留心區區小事？”

左丞相徒單克寧得解政務，爲樞密使。是日，汝弼亦懷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老，未可退也。”進左丞，與族弟參加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以爲榮。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許。汝弼曰：“聖旨嘗許六十致仕。”上責之曰：“朕嘗許至六十者致仕，不許未六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則可行，否則當言。卿等不言，皆此類也。”久之，坐擅增諸皇孫食料，與丞相守道、右丞粘割斡特剌、參政張汝霖各削官一階。上曰：“准法當解職，但示薄責耳。”汝弼在病告，上謂宰相曰：“汝弼久居執政，練習制度，頗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爲廣寧尹，賜通犀帶。

左丞相徒單克寧獲許解除政務，改任樞密使。這一天，汝弼也懷着奏表請求退休。世宗派人勸止他説：“你還没年老，不可退休。”進升爲左丞，與同族兄弟參知政事張汝霖同一天拜官，家族和家鄉的人都以此爲光榮。有年齡未滿六十歲請求退休的人，世宗不允許。汝弼説：“聖旨曾經允許六十歲的退休。”世宗責備他説：“朕曾經許可滿六十歲的退休，不允許未滿六十歲的。而且朕説六十歲的可以退休，如果這話正確就可以執行，不對你們就應當奏論。你們有話不講，都是這一類。”過了許久，汝弼因擅自增加諸皇孫的食物，與丞相守道、右丞粘割斡特剌、參政張汝霖各被削減官階一級。世宗説：“依照法律應該解除官職，這祇是表示輕微的處罰罷了。”汝弼因病休假，世宗對宰相説：“汝弼長期任執政官，熟悉制度，很能衡量人才，但用心不正。”於是放遣汝弼爲廣寧尹，賜給他通犀帶。

汝弼爲相，不能正諫。上所欲爲，則順而導之，所不欲爲，則微言以觀其意。上責之，則婉辭以引過，終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黷貨，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奇好，士論薄之。二十七年，薨。

汝弼擔任宰相，不能正面規勸皇上。皇上想做的，就順着他的心意去引導，不想做的，就用隱微不顯的言詞觀察皇上的心意。皇上責備他，就用委婉的言詞承認過失，始終不敢違逆。而皇上也知道他這一套。汝弼還貪污納賄，用計謀奪取了多家有名的庭園、上等的房屋、珍貴的玩物、奇美的物品，士人的議論都鄙薄他。大定二十七年，去世。

汝弼既與永中甥舅，陰相爲黨。章宗即位，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畫永中母像侍奉祈祝，使術者推算永中。有司鞫治，高氏伏誅。事連汝弼，上以事覺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

汝弼既與永中爲甥舅關係，暗中結成一黨。章宗即帝位後，張汝弼的妻子高氏常常用不正的言語引誘永中謀取非分的名利，畫永中母親的像來侍奉祈禱，叫算命人來推算永中的命運。有關官吏審問處理了這件事，高氏被殺。案情牽連汝弼，皇上因爲事情在汝弼死後被發覺，纔不對他削官奪職。

耶律安禮

耶律安禮本名納合，系出遥輦

耶律安禮本名叫納合，世系出自遥輦氏。幼

氏。幼孤，事母以孝聞。遼季，間關避難，未嘗一日怠溫凊。入朝，當路者重其行義，使主帥府文字，授左班殿直。天眷初，從元帥於山西。母喪，不克歸葬，主帥憐之，賻禮甚厚。安禮冒大暑，挽柩行千餘里，哀毀骨立，行路嗟嘆。服除，由行臺吏、禮部主事累遷工部侍郎，改左司郎中。

年時父親就死了，侍奉母親以孝順而有名聲。遼國末年，輾轉避難，一天也沒有懈怠對母親的精心奉養。入朝，掌權的人看重他的品行道義，讓他主管元帥府的文書，授任爲左班殿直。天眷初年，他跟隨元帥到山西。他的母親去世了，不能還鄉安葬，主帥憐憫他，贈給他助喪的財物禮品非常豐厚。安禮冒着酷暑，拉着靈車走了一千多里，因悲哀而消瘦得好像僅剩下一副骨架，路上的人都爲此感嘆。服喪期滿，由行臺吏、禮部主事多次升任至工部侍郎，改任左司郎中。

天德間，罷行臺尚書省，入爲工部侍郎，累遷本部尚書。明年冬，爲宋國歲元使。被詔鞫治韓王亨獄于廣寧。亨無反狀，安禮還奏。海陵怒，疑安禮梁王宗弼故吏，乃責安禮曰："孛迭有三罪。其論阿里出虎有誓券不當死，既引伏。其謂不足進馬，及密遣刺客二者，安得無之？汝等來奏，欲測我喜怒以爲輕重耳。"乃遣安禮再往，與李老僧同鞫之。老僧由是殺亨于獄。海陵猶謂安禮輒殺亨以絶滅事迹，親戚得以不坐。安禮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

天德年間，撤銷行臺尚書省，安禮入朝任工部侍郎，多次遷升至工部尚書。第二年冬，任賀宋國春節的使臣。安禮受詔到廣寧審理韓王亨一案。亨没有謀反的罪狀，安禮回京上奏了。海陵王發怒，懷疑安禮是梁王宗弼舊時的屬吏而故意庇護，於是斥責安禮説："孛迭有三條罪狀。他議論阿里出虎有立誓的鐵券不應該被處死，既已服罪。他説不值得進獻馬匹，以及秘密派遣刺客這兩條，怎麼能説没有罪？你們上奏，是想猜度我的喜怒來決定判罪的輕重罷了。"於是派遣安禮再次前往，與李老僧一同審問亨。李老僧因此在監獄中殺死了亨。海陵王還説安禮殺死亨是爲了毁滅事迹，使亨的親戚得以免受處罰。安禮就是這樣對上不迎合，對下不刻薄。

改吏部尚書，護大房山諸陵工作。拜樞密副使，封譚國公，遷尚書右丞，進封郕國公，轉左丞。議降累朝功臣封爵，密諫伐江南，忤海陵意，罷爲南京留守，封溫國公。安禮長於吏事，廉謹自將，從帥府再伐宋，寶貨人口一無所取。貴爲執政，奴婢止數人，皆有契券，時議賢之。薨，年五十六。

安禮改任吏部尚書，統轄大房山各皇陵的營建。又拜官樞密副使，封譚國公，晋升尚書右丞，進封郕國公，轉任左丞。他建議降低各朝功臣的封號爵位，暗中勸止討伐江南，違逆了海陵王的心意，被放遣爲南京留守，封溫國公。安禮擅長於吏事，保持自己廉潔謹慎的作風，他跟隨元帥再次伐宋，對珍寶財貨人口一點不取。身處執政大臣的高貴地位，他家的奴僕婢女衹有幾個人，都有契約，當時的輿論稱贊他品德高尚。去世，享年五十六歲。

納合椿年

納合椿年本名烏野。初置女直字，立學官於西京，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京教授耶魯教之，椿年

納合椿年本名叫烏野。開始創立女真文字時，在西京設立了學校，椿年與各部兒童一起入學，他被稱爲最機敏聰慧的一個。過了許久，選拔衆多學生送到京城，讓上京教授耶魯教育他

在選中。補尚書省令史，累官殿中侍御史，改監察御史。

們，椿年在被選拔上的人當中。他補爲尚書省令史，多次升官至殿中侍御史，改任爲監察御史。

海陵爲相，薦爲右司員外郎，編定新制。海陵篡立，以爲諫議大夫。椿年有酒失，海陵使之戒酒，遂終身不復飲。改秘書監，修起居注，授世襲猛安，爲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貞元初，起上京諸猛安於中都、山東等路安置，以勞賜玉帶閑厩馬。奉遷山陵，還爲都點檢。賜今名，拜參知政事。海陵謂椿年曰："如卿吏材甚難得，復有如卿者乎?"椿年薦大理丞紇石烈婁室。海陵以婁室爲右司員外郎。未旬日，海陵謂椿年曰："吾試用婁室，果如卿言。惟賢知賢，信矣。"婁室後賜名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時，至左丞相，號賢相焉。

海陵王任宰相時，舉薦椿年擔任右司員外郎，編定新的制度。海陵王篡位自立爲帝，任命椿年爲諫議大夫。椿年有酒後誤事的情况，海陵王叫他戒酒，於是他終身不再飲酒。改任爲秘書監，修撰起居注，被授予世襲猛安，任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貞元初年，椿年發動上京的各猛安到中都和山東等路去安置，因有功勞被賞賜給玉帶和御苑厩中的馬匹。奉命遷移皇陵，回來後任都點檢。被賜用現在的名字，拜任參知政事。海陵王對椿年説："像你這樣的吏才很難獲得，還有像你這樣的人嗎?"椿年舉薦了大理丞紇石烈婁室。海陵王任命婁室爲右司員外郎。還没過十天，海陵王對椿年説："我試用了婁室，果然像你説的那樣。衹有賢人纔知道賢人，這話是可信的。"婁室後被賜名良弼，有宰相的才能，在世宗時，官至左丞相，被稱爲有德多才的丞相。

正隆二年，椿年薨。海陵親臨哭之，追封特進、譚國公，謚忠辯，賻銀二千兩、綵百端、絹千匹、錢千萬。以長子參謀合爲定遠大將軍，襲猛安，次子合荅爲忠武校尉。及歸葬，再賜錢百萬，仍給道路費。

正隆二年，椿年去世。海陵王親臨哭吊他，追封他爲特進、譚國公，謚號忠辯，贈助喪銀二千兩、綵一百端、絹一千匹、錢一千萬。任命他的大兒子參謀合爲定遠大將軍，承襲猛安，第二個兒子合荅爲忠武校尉。到回鄉安葬時，海陵王再次賜錢一百萬，并供給旅途費用。

椿年有宰相才，好推挽士類，然頗營産業，爲子孫慮。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大定中，括撿田土，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種。温都思忠子長壽、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冒占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税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賦貧民種佃。世頗以此譏椿年云。

椿年有宰相的才能，喜歡引薦讀書人，但他多經營産業，爲自己的子孫考慮。他冒名侵占了西南路的官田八百多頃。大定年間，查考田地，老百姓告説官僚豪强占據官地，貧民没有土地耕種。温都思忠的兒子長壽和椿年的兒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多家總共冒名侵占了官田三千多頃。世宗詔令各家除牛頭税地外每家再給予十頃地，其餘的田地全部給予貧民租種。當世的人多因此而譏刺椿年。

祁宰

祁宰字彦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

祁宰字彦輔，長江與淮水間人。北宋末年，他以醫術補官。金軍攻克汴京後得到了他，後來他隸屬於太醫院多次遷升至中奉大夫、太醫使。多次受到賞賜，他常懷感激之情，打算盡力效勞。

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疏諫，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巳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綦戩，宰婿也，海陵疑奏疏戩爲之。辭曰："實不知也。"海陵猶杖戩。召禁中諸司局官至咸德門，諭以殺宰事。

海陵王將要討伐宋朝，祁宰想要規勸，但見不到海陵王。恰逢元妃有病，召祁宰去診視。祁宰入宮拜見後，立即呈上奏疏勸諫，其中大概說："在本朝的初年，祖宗持正義討伐不仁不義的遼和宋，連十年都不到，就掃蕩了遼國和制服了宋朝。在那時候，上面有太祖、太宗這樣英明威武的君主，下面有宗翰、宗雄這樣有謀有勇的臣僚，尚且不能够統一天下，而把全部長江、淮水和巴、蜀地區，給予了宋人。況且現在的謀臣勇將，已經不同於從前。而且宋人没有罪過，出兵攻打它没有理由。加上大量興起勞役，營建中都和南京，修製鎧甲兵器，調發軍隊，賦税和勞役繁多沉重，老百姓怨恨嘆息，這是人事没有管理好。近來在牛、斗二星宿之間白天看到星辰，火星隱伏在翼、軫二星宿之後。巳年不吉利，邪氣隱現在揚州，金星没有出現，進兵的要失敗，這是天時不合用兵。水軍在枯水時節，船隻不能相繼進發，而在江湖洲島之間，騎兵馳馬射箭，不能渡河追趕，這是地利上的不便。"言語很激烈率直，海陵王發怒，下令把祁宰殺死在街市上，把他的家產没收入官，天下的人都爲他悲哀。綦戩是祁宰的女婿，海陵王懷疑祁宰的奏疏是綦戩代寫的。綦戩推脱說："我實在不知道。"海陵王還是對綦戩處以杖刑。把皇宮中各司局的官吏召到咸德門，把處死祁宰的事向大家講明。

明年，世宗即位於遼東。四年，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田宅。章宗即位，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監公史，擢尚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即位，贈之以官，陛下録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時居高官、食厚禄者，不爲無人，皆畏罪

第二年，世宗在遼東即帝位。四年，下詔追贈祁宰爲資政大夫，歸還他被没收的田地住宅。章宗登位後，下詔尋找祁宰的兒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監祁公史，提拔爲尚藥局都監。泰和初年，章宗下詔議定功臣的謚號，尚書省掾李秉鈞上奏說："事情似乎應當遲緩但實際上很急迫，好像輕微但確實重要的，這就是禮教。伏見原追贈資政大夫祁宰因進忠言被誅殺，仰慕正義的人士傷痛了心。世宗即位，追贈祁宰官號，陛下録用了他的兒子，這是很大的恩惠。雖然周武王培修比干的墳墓，孔子稱譽伯夷和叔齊的仁愛，比起現在對待祁宰來没有什麽不同。而有關部門的官吏拘泥於法令條文，認爲官職不到三品的不在議加謚號的範圍内，臣私下感到疑惑。如果官職

洪涊，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到三品纔能請求加謚號，當時身居高官、享受優厚俸禄的，不是没有人，都懼怕犯罪而怯懦，從不敢說一句話，謀劃一條計策，以此爲國家着想。終於使樹立名望、爲節義而死的人，却出現在醫術、卜筮一類人中，這也可以令人稍感慚愧吧。臣認爲對傑出的人士，就應該給予特殊的禮遇。請令有關部門特賜謚號以表彰祁宰的忠心，這也是輔助禮教的一方面。”章宗詔命說：“可以。”交付太常寺討論，定謚號爲忠毅。

贊曰：异哉，海陵之爲君也！舞智御下而不恤焉。君子仕於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耻。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爲，無役不從，爲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徇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贊曰：奇特啊，海陵王這樣地作君主！玩弄心計控制臣下而不憫惜他們。君子在朝廷作官，行動一定要符合禮法，然後纔能免受耻辱。張通古、耶律安禮的官位比不上張浩，但一生的作爲，遠遠超過了張浩。張浩没有哪件事不幹，没有哪次戰役不跟隨，擔任丞相時間最久，任用重而待遇薄，難道也是他自取的嗎？海陵王討伐宋朝，張浩、耶律安禮都身爲大臣，一人用委婉的辭語阻止，一人采用秘密的方式勸止，這不過比不勸諫好一點而已。祁宰衹是一名醫官，獨能竭力規勸，後來的事實完全和他說的一樣。海陵王殺害了他，足以成就他百代的名聲。納合椿年推舉優秀人物，有君子的風度。他的死恰好在宋軍没有發動之前，但觀察他熱衷經營産業，也未必是能爲國獻身的人。祁宰的高風亮節没有人趕得上啊！

金史卷八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杲(本名撒离喝)　耨盌温敦思忠 (子)乙迭
温敦兀帶　奔睹　高楨　白彦敬　張景仁

完顔杲

杲本名撒离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火之族，胡魯補山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婆盧火爲泰州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撒离喝嘗爲世祖養子，獨得不遷，仍居安出虎水。

杲本名叫撒离喝，是安帝的第六代孫，泰州婆盧火的同族人，胡魯補山的兒子。他身材雄偉具有才能謀略，太祖喜愛他，他經常在軍隊中。婆盧火擔任泰州都統時，宗族都隨着遷移到泰州。撒离喝曾經是世祖收養的兒子，祇有他能够不遷移，仍舊居住在安出虎水。

宗翰、宗望已再克汴，執宋二主北還。宗望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闍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走，撒离喝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略山東，留撒离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内有賊衆，自稱元帥秦王。撒离喝擊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离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奔睹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撒离喝而戒勵宗弼。

宗翰和宗望第二次攻克汴京後，押着宋朝的兩位君主返回北方。宗望分别派遣衆將去平定河北。左都監闍母攻下河間。雄州的李成棄城逃跑，撒离喝阻截攻擊，大敗李成，雄州於是投降。睿宗策劃謀取山東，留下撒离喝在黄河邊，而真定境内還有衆盗賊，自稱爲元帥秦王。撒离喝擊潰賊衆，捉拿到的就殺掉。隨主帥平定陝西時，撒离喝攻取了自渭水以西的土地，招降了德順軍，又招降了涇原路的鎮戎軍，進兵平定熙河，招降了甘泉等三座城堡，於是奪取了保川城。第二年，撒离喝和奔睹一起去征討平定黄河以西地區，招降了寧洮和安隴兩寨，一并招降了下河及樂州。到達西寧時，全部招降了都護官和他的部屬，於是木波族長等人都來迎接歸降。攻打慶陽時，擊敗了抗拒的兵馬，於是招降了慶陽城。慕洧以環州來歸降，得城市和營壘共十三座，步兵和騎兵共一萬人。這時，宗弼的軍隊在和尚原被打敗，皇上稱贊表彰撒离喝而告誡激勵宗弼。

睿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衝要，使

睿宗平定陝西後，留下軍隊駐守衝要地帶，

撒离喝總之。居無何，請收劍外十三州。與宋王彦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灤，敗之，遂克金州。連破吴玠諸軍于饒峰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吴玠兵于固鎮，擒其兩將。撒葛枖等破宋兵，盡下諸寨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右監軍。

命撒离喝總管這件事。過了不久，撒离喝請求收復劍外十三州。他與宋王彦的七千人馬在沙會灤相遇，打敗了宋軍，於是攻占了金州。又在饒峰關接連擊潰了吴玠的各軍，於是奪取了真符縣，攻取洋州并進入興元府。在固鎮又打敗吴玠的軍隊，活捉了吴玠的兩員將領。撒葛枖等人擊潰宋軍，全部攻占了各個營寨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撒离喝擔任元帥右監軍。

天眷三年，宗弼復取河南，撒离喝自河中出陝西。既至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撒离喝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拔离速追擊，大敗之。未幾，爲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錫賚甚厚。熙宗出獵，賜具裝馬二，命射于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宰臣餞之。

天眷三年，宗弼重新奪取河南時，撒离喝從河中出兵陝西。一到鳳翔，就擊跑了宋軍。這時，宋軍在京兆以西的人馬很多。衆將因盛夏降雨，想駐扎軍隊。又聽説宋軍九萬人在涇州會合，都元帥派遣河南的步兵前來會師。撒离喝留下衆將駐扎在環慶，獨自帶領輕裝騎兵去攻奪涇州。六月，在涇州打敗宋軍。宋軍向渭州逃跑，拔离速去追擊，大敗了宋軍。不久，撒离喝任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爲應國公，給予他的賞賜很豐厚。熙宗出外游獵，賜給撒离喝全裝束的馬兩匹，命他在圍場中射獵。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他將要返回軍隊，皇上命令輔政大臣爲他餞行。

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撒离喝爲河中尹，左副元帥如故。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即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絶，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言，色變，撒离喝亦悔其言。既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念撒离喝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撒离喝至汴，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离喝預軍事。撒离喝不知，每事輒争之。撻不野詭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撻不野，今未嘗别奉詔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

海陵王把蒲州升爲河中府，撒离喝任河中府尹，左副元帥依舊。撒离喝從陝西入京朝見，趁便從容不迫地進言説："唐朝的太子李建成無道，太宗憑藉正義除掉了他，即帝位以後，努力推行清明的政治，後代人贊揚他賢明。陛下因前君主喪失了德行，用大義廢止暴政，努力推行好的政治，就如唐太宗一般。"海陵王聽了他的話，臉色就改變了，撒离喝也後悔他自己的話。不久進封爲國王，對隨行官吏都加官行賞。海陵王考慮到撒离喝在外地長期掌握着軍隊，頗得軍心，猜忌他，因此任命他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擔心撒离喝不接受任命，表面上用特殊的禮遇尊崇他，讓他挂名於皇帝族譜，把玉帶和璽印封記的文書賞賜給他。撒离喝到了汴京，海陵王下詔曉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不要讓撒离喝干預軍事。撒离喝不知道這回事，每件事情都要與撻不野争辯。撻不野謊稱："太師梁王把陝西的軍事托付給你，把河南的軍事托付我撻不野，

將帥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撻不野。使還，撻不野獨有附奏，撒离喝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之矣。

現在没有接受到另外的詔命。陝西的軍事，撻不野固然不敢干涉。"撻不野長期在河南，將帥畏懼而依附他。撒离喝剛到勢力孤單，没有能力與他抗爭，便向朝廷陳述。大臣知道海陵王的旨意，告知他說："依照梁王的教令。"宣詔使者到汴京時，向撻不野宣諭旨意。使者返回時，祇有撻不野附有奏書，撒离喝没能參與，大家都知道海陵王命令撻不野設法對付撒离喝。

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帥府令史遥設希海陵旨，誣撒离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尚書謀里野等。遥設學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睹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分明者，稱御史大夫宗安於宫門外遺下此書，遥設拾得之。其書略曰："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堤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剌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毫，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渾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掃胡令史却寫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置掃胡爐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掃胡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决，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厮魯渾殺撒离喝于汴，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

適逢海陵王想除掉遼王斜也的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人，元帥府令史遥設迎合海陵王的旨意，誣告撒离喝父子圖謀反叛，一同的還有平章宗義、尚書謀里野等人。遥設模仿撒离喝的親手簽字以及印信文字，僞造了用契丹小字寫成、給與撒离喝兒子宗安的家信，然後附和左都監奔睹向朝廷密告撒离喝等人謀反。密封的題識僞作成已經開拆過的樣子，信紙上隱隱約約地有白字，僞造成經過水的浸漬，使字的筆畫清楚，他們聲稱御史大夫宗安在宫門外遺失這封家信，遥設拾到了。這封信大概說："撻不野從來對我不好，每件事常對我防範，當是獲知皇上的旨意。移剌補丞相對我不好，如果有絲毫的遲緩，對我們的猜疑就一定會落到他手裏。"信上還說："你們見到這封家信後，約定好某月某日，教掃胡令史還是寫白字的家信來。"有關部門進行審問，宗安不服地說："假如真的有這樣的信，我割開肌肉藏到裏面，還恐怕泄露出去，怎會在朝門下遺失它？"官吏用毒刑拷打，宗安神色不變。於是把掃胡放到爐炭上面，掃胡不能忍受，自認了無辜的罪名。宗安告訴掃胡說："你是太痛苦了。"宗義被拷打，不能忍受，也自認無辜的罪名，他說："我等知道不能脱難，不及早了結，祇有使自己受痛苦。"宗安說："現在雖然没法自我辯明，黄泉下應當有冤案可查，我始終不能够屈服。"最終不服而死。海陵王命令厮魯渾在汴京處死了撒离喝，誅滅了他的家族，但詔命没有列寫信人和傳信人主犯的姓名。

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撒离喝。特末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

有個叫折哥的，能寫契丹小字，舊時曾經跟隨撒离喝。特末是撒离喝在陝西時的舊將領，曾爲左副元帥的事駕驛車前往朝廷。這兩人的家族

撒离喝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魯王斡者孫耶魯候撒离喝于汴，厮魯渾執之，耶魯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厮魯渾亦殺之。其家訟于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

都被誅殺。撒离喝的親屬中因此事被處死的有二十多人。魯王斡者的孫子耶魯到汴京去看望撒离喝，厮魯渾拘捕了他，耶魯説："希望把我交給有關官員，如果按法律我應當一起獲罪，即使被處死也不遺憾。"厮魯渾也誅殺了他。耶魯家的人向朝廷辯冤，海陵王不過問，衹賜給錢二百萬。

奔睹遷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遥設爲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离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指蕭玉也。蕭玉名老人，故云然。遥設在博州數歲，後與蕭裕謀反，伏誅。

奔睹遷升爲元帥左監軍，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遥設被任命爲同知博州事，賞賜錢三百萬。海陵王對他説："你自己不要與老人相比。老人親自告訴我，你是向有關部門告發，如果有撒离喝的同黨在裏面，就要敗壞我的事情。"老人指的是蕭玉。蕭玉又名老人，所以這様稱呼。遥設在博州任職數年，後來與蕭裕圖謀造反，被處死。

大定初，詔復撒离喝官爵。三年，追封金源郡王，謚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爲營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廟廷。

大定初年，世宗下詔恢復撒离喝的官職爵位。三年，追封爲金源郡王，謚號莊襄，按郡王的品級規格，由官府籌辦他的喪葬。十七年，陪位太宗廟庭分享祭祀。

耨盌温敦思忠

耨盌温敦思忠本名乙剌補，阿補斯水人。太祖伐遼，是時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誤。及遼人議和，思忠與烏林荅贊謀往來專對其間，號閘剌。閘剌者，漢語云行人也。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僧家奴來，使者三往反，議不决。使者賽剌至遼，遼人殺之。遼主自將，至駝門，大敗，歸，復遣使議和。太祖使胡突衮往，書曰："若不從此，胡突衮但使人送至界上，或如賽剌殺之，惟所欲者。"

耨盌温敦思忠本名叫乙剌補，阿補斯水人。太祖討伐遼國，當時没有文字，凡是軍事應向朝廷彙報并應保密的，衆將都口授給思忠，思忠當面上奏并接受詔令，返回軍中傳達詔命的辭意，雖然往返奏報傳令達數千字的内容，没有一點差錯。到遼人來商議和約時，思忠與烏林荅贊謀在兩國之間往返交涉應對，號稱爲閘剌。閘剌，在漢語中叫使者。從收國元年正月，遼人派遣僧家奴來，使者往返了三次，和議都没有定下來。使者賽剌到遼國，遼人殺了他。遼帝親自帶兵，到了駝門，遭到惨敗，撤軍後，重新派遣使者來議和。太祖命令胡突衮前往，國書上説："如果不依從這些條件，衹叫人把胡突衮送到邊界上，或者像賽剌那様被殺掉，你們想怎麽辦就怎麽辦吧。"

天輔三年六月，遼大册使太傅習泥烈以册璽至上京一舍，先取册文副録閲視，文不稱兄，不稱大金，稱東懷國。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

天輔三年六月，遼國的大册使者太傅習泥烈帶着册文和國書到了離上京還有三十里的時候，朝廷先取他的册文副本閲視，册文上不稱呼兄，不稱大金，而稱爲東懷國。太祖不接受，命宗

幹、希尹商定册文義指，楊朴潤色，胡十荅、阿撒、高慶裔譯契丹字，使贊謀與習泥烈偕行。贊謀至遼，見遼人再撰册文，復不盡如本國旨意，欲見遼主自陳，閽者止之。贊謀不顧，直入。閽者相與搏撠，折其信牌。遼人懼，遽遣贊謀歸。太祖再遣贊謀如遼。遼人前後十三遣使，和議終不可成。太祖自將，遂克臨潢。

翰、宗雄、宗幹、希尹去商議確定册文的要旨，楊朴修飾文辭，胡十荅、阿撒、高慶裔翻譯成契丹文字，命贊謀與習泥烈一同前行。贊謀到達遼國，見遼人再次撰寫的册文，還是不全符合本國的旨意，想見遼帝親自陳述，守門人制止他。贊謀不理睬，直接進入。守門人與他相互搏擊扭打在一起，折斷了贊謀的信牌。遼人懼怕了，急速地打發贊謀返回。太祖再次派遣贊謀到遼國。遼人前後十三次派遣使者來，和議終究沒有達成。太祖親自領兵，於是攻占了臨潢。

其後伐宋，思忠從宗翰軍，封劉豫爲齊帝，思忠爲傳宣使，俄授謀克。從宗弼克和尚原。還爲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禦使。元帥府在陝西者，其官屬往往豪壓貧民爲奴，起遣工匠千人東來，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聞，詔皆還之。爲行臺尚書左丞。是時，贊謨爲行臺參知政事，思忠黷貨無厭，贊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臺。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贊謨，殺之。是歲，思忠入爲尚書右丞。俄進平章政事，封鄗國公。進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國公。

這以後討伐宋朝時，思忠跟隨宗翰的軍隊，册封劉豫爲齊帝時，思忠任傳宣使，不久被授予謀克。又跟隨宗弼攻占了和尚原。返回後任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年，改任蒲州防禦使。在陝西的元帥府，其中的屬官常常强迫貧民作奴僕，徵發一千名工匠調往東方，到達黄河邊，思忠留住這些人後奏聞，皇上下令全部放回。思忠擔任了行臺尚書左丞。這時候，贊謨任行臺參知政事，思忠貪圖財物没有滿足，贊謨鄙薄他，兩人因此互相懷恨在心。海陵王在行臺誅殺了左丞相秉德。贊謨的妻子是秉德的乳母。思忠因而陷害贊謨，贊謨被誅殺。這一年，思忠入朝任尚書右丞。不久進升平章政事，封爲鄗國公。又進授左丞相兼侍中，封爲沂國公。

天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卿神氣康實，習先朝舊事，舍卿無能知者，當爲朕起，共治國政。"對曰："君之命，臣敢不敬從，但恨老病疏謬，無以塞責耳。"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宫，拜太傅，領三省事，封齊國王。尋拜太師兼勸農使。已而罷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置尚書令，位丞相上。思忠爲尚書令，特置散從八人，聽隨至宫，省奏賜坐。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異姓或封公或一品、二品階。惟封思忠廣平郡王，賜以玉帶。思忠言百官不當封

天德三年，思忠辭職了。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王率領三品以上的官員來到思忠的住宅，令他用家人的禮節相見，海陵王告訴思忠說："你的身體安康，精力充沛，熟悉先朝的舊事，除了你就没人能瞭解，你應當爲朕起身任職，共同治理國政。"思忠回答說："君主的命令，臣怎敢不恭聽，衹怨我年老多病神志昏亂，無法盡到責任罷了。"海陵王便令思忠乘馬跟隨着進宫，拜授太傅、兼任三省事，封爲齊國王。不久又拜授太師兼勸農使。隨後撤銷中書門下省，不設置領三省事一職。設置尚書令，官位在丞相之上。思忠任尚書令，特别給他安排了八名差役，允許隨從入宫，看閲奏章時賜以座位。海陵王想制定封賜爵位的制度，暗示思忠建議陳述這件事。封賜爲王的都降低了封賜，不是皇族的有的封爲公、有的

妻，海陵從之。惟封思忠次室爲郡夫人。而思忠亦自謂太祖舊臣，頗自任，雖海陵遂非拒諫，而思忠盡言無所避。

爲一品或二品官階。衹封賜思忠爲廣平郡王，賞賜給他玉帶。思忠説百官的妻子不應當封賜，海陵王聽從了。衹封思忠的妾爲郡夫人。而思忠也認爲自己是太祖的舊臣，很能盡到自己的職責，即使海陵王文過飾非而拒絶規勸，但思忠盡言不迴避。

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悦，謂思忠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爲期。"海陵曰："何久也？期月耳。"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湫濕，不堪久居，未能以歲月期也。"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爲正統。爾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讀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

海陵王將要討伐宋朝，詢問衆大臣，都不敢回答。思忠説："不可以。"海陵王不高興，對思忠説："你不要議論可以或不可以，衹説什麽時候纔能攻下宋？"思忠説："以十年爲期限。"海陵王説："爲什麽要這樣長呢？一個整月而已。"思忠説："太祖討伐遼國，尚且花了幾年時間。現在老百姓愁苦怨恨，出兵又没有正當理由。長江和淮水之間酷熱潮濕，不能够長期居住，不能用一年或一月來期望。"海陵王發怒，回頭注視左右的人，好像要拿取刀劍的樣子。思忠毫不畏懼，又説："老臣先後效勞於四朝，官位到了公卿宰相，如果我的話對國家有所補益，就是死又有什麽遺憾。"隔了一會兒，海陵王説："自古以來，帝王統一了天下，然後纔可以建立一脉相承的國統。你這老頭子自然不懂這個道理，你兒子乙迭在讀書，可以去請教他。"思忠説："臣從前親見太祖奪取天下，那時難道有文字嗎？臣的年齡將近七十了，經過的事是多的，那個乳臭未乾的小兒，哪裏用得着去問啊。"

海陵既不用思忠言，運四方甲仗于中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盗賊？"海陵盡籍丁壯爲兵，思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後，州郡盗起，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窩斡果反，期年乃克之。

海陵王既不采用思忠的意見，就把四方的兵器運到中都，思忠説："州郡没有兵器，拿什麽去防禦盗賊？"海陵王徵發所有青壯年男子當兵，思忠説："恐怕山後契丹各部族不能全部徵調。"海陵王都不聽從。後來，州郡間盗賊興起，郡守、縣令不能遏制。契丹的撒八和窩斡果真反叛，經過整整一年纔戰勝他們。

當是時，海陵伐宋，祁宰諫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疏，孔彦舟畫策先取兩淮，他無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深悼惜之，親臨奠，賻贈加等，賜金螭頭車，使者監護，給道路費。

在那時，海陵王要討伐宋朝，祁宰勸止而被處死，張浩進言被處以杖刑，思忠被疏遠，孔彦舟謀劃了先奪取兩淮地區的計策，其他人就没有涉及了。正隆六年，思忠去世，享年七十三歲。海陵王深深地哀悼惋惜他，親自臨喪祭奠，助喪費和追贈都高於常規，賞賜給金螭頭的喪車，派使者負責喪葬，供給安葬的旅途費。

大定十二年，詔復烏林荅贊謨官爵，贈特進。上謂宰臣曰："贊謨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勸海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謨，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家財產。章宗即位，贊謨女五十九乞改葬。詔賜葬地于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

大定十二年，世宗下令恢復烏林荅贊謨的官位爵號，追贈爲特進。世宗告訴輔政大臣說："贊謨忠誠老實，意志堅强，即使是古人也不能超過他。他與思忠有怨恨，思忠便勸海陵王殺死了他。現在思忠的子孫都不成器，也是暗中的報應。"當初，思忠陷害贊謨後，就娶了他的妻子曹氏，奪取了他家的所有財産。章宗登位後，贊謨的女兒五十九乞求改葬贊謨。皇上下令在懷州賜給安葬土地，并且把思忠原奪取的家資交還給贊謨的子孫。

耨盌温敦謙

謙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托，有以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頹弊如此，其糾正之。"

耨盌温敦謙本名叫乙迭，多次升官至御史中丞。世宗告訴他說："省部官吏接受别人私下的囑托，有用自己家裏的人來傳達信息的。懲戒官吏的刑法不嚴肅，士大夫的風氣墮落敗壞到了如此地步，你要糾正它。"

初，世宗至中都，多放宫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宫，心常怏怏。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發。十六位宫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爲之。稱心等伏誅，賞賜袁六娘六人，放出宫爲良。謙意宫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修建。上使張汝弼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遽有營繕也。卿可悉之。"

當初，世宗到達中都後，釋放了許多宫女回家，有稱心等數人屬於釋放遣送的範圍，有關人員失於查對，她們因此不能出宫，心裏時常不滿意。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這天夜裏，稱心等人便在宫中十六位放火，蔓延燒毁了太和殿、神龍殿。世宗命令左右近侍臣子推究起火的原因。十六位的宫女袁六娘等六人告發了，的確是稱心等人幹的。稱心等人被殺，世宗賞賜了袁六娘等六人，釋放出宫爲平民。耨盌温敦謙想到宫殿遭火災後，將要重新動工修築，勞民傷財，於是上表請求暫且延緩修建。世宗命張汝弼下詔給耨盌温敦謙說："朕考慮到正隆年間連年興發勞役，老百姓所受的創傷還没有平復，邊疆的戰事也没有停止，怎會立刻營造修建。你應瞭解朕的心意。"

久之，襲父思忠濟州猛安、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追捕逃軍，至猛安中，謙畏其擾，乃醵民財買銀賂鈔兀。事覺，鈔兀抵罪，謙坐奪猛安。遇赦，求叙。上曰："乙迭無自輿贓，使復其所。"

過了許久，耨盌温敦謙承襲了他父親思忠的濟州猛安、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追捕逃兵，到達猛安部族中，耨盌温敦謙懼怕騷擾，於是湊聚老百姓的錢財買銀來賄賂鈔兀。事情被發覺，鈔兀獲罪，耨盌温敦謙因此事被剥奪猛安。遇到朝廷實行赦免的時候，請求授位。皇上說："乙迭没有自己收受贓款，讓他恢復職位。"

耨盌温敦兀帶

耨盌温敦兀帶，太師思忠侄也。

耨盌温敦兀帶，是太師思忠的侄子。天會年

天會間，充女直字學生，學問通達，觀書史，工爲詩。選爲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轉行臺右司郎中，入爲左司員外郎。累官同知大興尹，京師盜賊止息，事無留滯。再遷刑部尚書，改定海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改吏部。正隆伐宋，爲武定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爲北邊行軍都統。改會寧尹，都統如故。

間，他充當女真文字的學生，學問通曉，閱覽經書史籍，擅長作詩。被選任爲尚書省的令史，授任右司都事，轉任行臺右司郎中，入朝任左司員外郎。多次升官至同知大興尹，京城盜賊被平息，政事沒有停留拖延。再次遷升至刑部尚書，改任定海軍節度使。授任兵部尚書，改任爲吏部尚書。正隆年間討伐宋朝時，兀帶任武定軍都總管。世宗即帝位後，派遣使臣召他來，授任爲咸平尹，任北邊行軍都統。又改任爲會寧尹，都統一職依舊。

是時，初定窩斡，人心未安，兀帶爲治寬簡，多備禦，謹斥候，邊郡以寧。改北京留守。以廉察舉"兀帶所在有能名，無私過"，由是入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或不當理，咨稟不從，卿以所見奏聞。下位有可用之才，當推薦之。"

這時候，剛平定了窩斡，人心沒有安定，兀帶治政寬大簡易，作了許多防備，謹慎地偵察，邊疆的州郡得到了安寧。改任爲北京留守。因考察政績的官員薦舉"兀帶每到一地都有政績突出的名聲，沒有營私的過錯"，因此被召入拜任爲參知政事。世宗曉諭他說："凡是官職比你高的，辦事有不合理的，商量稟告不聽從，你就將見到的奏聞。職位在你之下的有可任用的人才，應當推薦他們。"

久之屬疾，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往視，遣醫治療。薨，年四十七。上聞悼惜之，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敕有司致祭。久之，上謂侍臣曰："故參知政事兀帶、刑部尚書彥忠、滄州節度使兀不喝、侍郎敵斡、郎中骨赧皆爲人忠直，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朕樂得忠直之人，有如兀帶輩者乎？卿等爲朕舉之。"其見思如此。

過了許久，兀帶染病，世宗命令左宣徽使敬嗣暉前往看望，派遣醫生去爲他治療。兀帶去世，享年四十七歲。世宗聽到後爲此哀悼惋惜，賜助喪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命有關部門舉行祭奠。過了許久，世宗告訴侍從官員說："原參知政事兀帶、刑部尚書彥忠、滄州節度使兀不喝、侍郎敵斡、郎中骨赧都是忠誠正直的人，後輩中很少有能够趕得上他們的人。朕喜歡得到忠誠正直的人，有像兀帶等這樣的人嗎？你們爲朕舉薦上來。"皇上對他的思念就像這樣。

完顏昂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孫，斜斡之子。幼時侍太祖。太祖令數人兩兩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顧曰："汝能此乎？"對曰："有命，敢不勉。"遂連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勿遠左右。"居數日，賜金牌，令佩以侍。年十七，太祖伐遼，謂之曰："汝可擐甲從軍矣。"昂遂佩所賜金牌從軍。太祖平燕，策功，賜

完顏昂本名叫奔睹，他是景祖的弟弟孛黑的孫子，斜斡的兒子。他幼年時侍奉太祖。太祖叫幾個人來每兩個人相對比武。當時完顏昂十五歲，太祖回頭看着他說："你會這種武技嗎？"完顏昂回答說："既有命令，豈敢不努力。"於是接連擊倒六人。太祖高興地說："你，是我的同族弟弟，從今天起不要遠離我身邊。"過了幾天，太祖賜給完顏昂金牌，讓他佩帶着侍從自己。完顏昂十七歲時，太祖討伐遼國，對完顏昂說：

甲第一區。天輔六年，宗翰駐北安州，聞遼主延禧在鴛鴦濼，遣耨盌温敦思忠請於國論勃極烈杲，願以所部軍追之。杲不能决，乃遣昂與思忠詣宗翰議，其事遂定。天會二年，南京叛，軍帥闍母遣昂、劉彦宗分兵討之。

“你可以穿上鎧甲參軍了。”完顏昂於是佩帶着太祖所賜的金牌隨軍作戰。太祖平定燕京後，爲完顏昂記功，賜給他上等住宅一所。天輔六年，宗翰駐守在北安州，聽説遼帝延禧在鴛鴦濼，就派遣耨盌温敦思忠去向國論勃極烈杲請求，願率本部人馬去追擊。杲不能决定，就派遣完顏昂與思忠到宗翰那裏去商議，這件事便確定了。天會二年，南京發生叛變，軍中主帥闍母派遣完顏昂和劉彦宗分别帶兵去征討。

宗望伐宋，承制以爲河南諸路兵馬都統，稱“金牌郎君”。及攻汴州，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爲前鋒。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馳至其北門。時軍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納。昂諭之以事，遂得入。宗望至汴，令闍母、撻懶等屯于城之東北隅。慮宋主遁去，遣昂等率輕騎環城巡邏。昂所領止八謀克，遇敵萬人，與戰，敗之，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七年，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爲堅守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决，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

宗望討伐宋朝時，秉承皇上的旨意任命完顏昂爲河南各路兵馬都統，稱爲“金牌郎君”。進攻汴州時，宗弼和完顏昂率三千人馬擔任前鋒。到了晚上，完顏昂先用一千人的部隊奔馳到汴州的北門。當時軍中派遣使者進城，宋人不接納。完顏昂用事情曉諭宋人，於是使者被許可進城。宗望到了汴京，命令闍母和撻懶等人駐扎在城市的東北角。宗望擔心宋帝逃離，派遣完顏昂等人率領輕裝騎兵圍繞城池巡邏。完顏昂帶領的部隊衹有八個謀克，與敵軍一萬人相遇，兩軍交戰，打敗了宋軍，宋步兵淹死在汴水中的超過半數。七年，大軍横渡長江，在長江邊擊敗了宋軍。元帥府派遣完顏昂等人帶領軍隊去追趕宋帝。宋帝進入了會稽城，好像在作堅守的策劃，有幾千人的部隊在城東面的竹林、蘆葦之間排列開陣勢。衆將打算去攻擊。完顏昂説：“這是欺騙我們的。不如急速攻城，不這樣宋帝將要從其他的城門逃走。”衆將猶豫不决，而宋帝果真從其他城門憑藉一隻船入海，完顏昂等人没有俘獲到宋帝便撤回。

宗輔定陝西，宗弼經略熙秦，遣昂與撒离喝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昂等遂取寧洮、安隴二寨。進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樂州，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復進取三寨，至西寧州，都護許居簡以城降，吐蕃酋長之孫趙鈐轄率其所部木波首領五人來降。昂别領軍四千往積石軍，降其軍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鈐轄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

宗輔平定陝西時，宗弼籌劃謀取熙秦，派遣完顏昂與撒离喝率領八千人的軍隊攻取河西地區的郡縣。完顏昂等人於是奪取了寧洮和安隴兩座寨壘。進兵到達河州，河州通判率領官吏和老百姓來迎接歸降。進攻樂州時，樂州都護以及河州安撫使郭寧一起投降。又進兵奪取了三座寨壘，到達了西寧州，都護許居簡獻城投降，吐蕃酋長的孫子趙鈐轄率領他的部屬木波首領五人來歸降。完顏昂另外帶領四千人的軍隊前往積石軍，招降了積石軍的軍隊以及所屬五個寨壘的官吏。

攻取之。

追擊吐蕃鈐轄官等十二人到達了廓州，招降無效，完顏昂就攻克了廓州。

天眷元年，授鎮國上將軍，除東平尹。明年夏，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兵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爲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清口，飛衆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昂乃附水屯營。夜將半，忽促衆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泥淖，饑憊未食，恐難遽行。"昂怒不應，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絶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溯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襲我必矣。"衆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爲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爲聲援，飛乃退。

天眷元年，完顏昂被授予鎮國上將軍，任命爲東平尹。第二年夏季，宋將岳飛統率十萬人的軍隊，號稱一百萬人，前來攻打東平。東平有軍隊五千人，匆促出城抵禦宋軍。這時桑和柘長得正茂盛，完顏昂下令在桑柘林裏多陳設旗幟，以之作爲疑兵，自己帶領精鋭的軍隊列陣在前面。岳飛不敢出動，相持了幾天便撤退了。完顏昂統率軍隊襲擊岳飛，到達了清口，岳飛的衆兵浮船逆水離去。當時連綿大雨晝夜不停，完顏昂於是靠近水流扎營。將近半夜時，忽然催促衆軍向北行進。衆將勸止說："士兵在泥淖中遠途跋涉，飢餓疲倦，還沒進食，恐怕難以匆忙啓程。"完顏昂發怒不答應，擂鼓督促，他下命令說："鼓聲停止而膽敢落後的人處斬。"於是放棄營壘離去，將近走了二十里纔停下來。這天夜裏，宋軍來偷襲營壘，沒有收獲而離去。衆將來祝賀，并且詢問這原因。完顏昂說："順流而下行，是真正的跑了。逆流而上行，是引誘我軍斷然追擊。現在天降大雨，遍地泥淖，他們坐船行走安穩，我們在陸地行走勞累。士兵飢餓無力，弓箭壞弱，我軍處在他們的下流，地勢不利，他們來襲擊是必然的。"衆人都說他的見解高妙。岳飛用十萬人的軍隊緊緊地包圍邳州，城中軍隊纔一千多人，守城將領畏懼了，派人請求援救。完顏昂說："爲我告訴守城將領，我曾經到過下邳，城裏西南角有壕溝一丈多深，應立即填滿它。"守城將領依照他說的那樣，填了壕溝。岳飛真的從這裏穿地洞進入，知道城内有準備，於是停止了。完顏昂起兵以作聲援，岳飛纔撤退了。

在東平七年，改益都尹，遷東北路招討使，改崇義軍節度使，遷會寧牧。天德初，改安武軍節度使，遷元帥右都監，轉左監軍，授上京路移里閔斡魯渾河世襲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猛安不足酬也。"益以四謀克。昂受親管謀克，餘三謀克讓其族兄弟。拜樞密副使，轉太子少

完顏昂在東平任職七年，改任爲益都尹，升任東北路招討使，改任崇義軍節度使，升任會寧牧。天德初年，改任安武軍節度使，遷升元帥右都監，轉任左監軍，授予上京路移里閔斡魯渾河世襲猛安。海陵王說："你有大功，一個猛安是不够報答的。"給完顏昂增加了四個謀克。完顏昂接受了親管謀克，其餘的三個謀克都讓給他同族的兄弟。拜授樞密副使，轉官爲太子少保，升

保，進樞密使、尚書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久之，拜太尉，封瀋國公。進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國公，累進封莒、衛、齊，兼樞密使，太保如故。

任樞密使、尚書左丞相。完顏昂對同族弟弟的妻子發怒，脱去她的上衣後用棍棒打她的脊背，海陵王聽説後，打了完顏昂五十棍棒。過了許久，拜官爲太尉，封瀋國公。升爲太保，兼任大宗正事，封楚國公，先後封至莒國公、衛國公、齊國公，兼任樞密使，太保一職依舊。

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爲三十二總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遂以昂爲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右領軍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昂懼，欲亡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既而至揚州，軍變，海陵死。

海陵王討伐南方，分各路軍隊爲三十二個總管，分別隸屬於左右領軍大都督府，於是任命完顏昂爲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王在長江邊修築了土臺，召集完顏昂和右領軍副大都督蒲盧渾來告訴他倆説："舟船已經準備好，可以渡江了。"蒲盧渾説："船小不能渡江。"海陵王發怒了，命完顏昂與蒲盧渾第二天率先渡江。完顏昂懼怕，想逃走。到夜間，海陵王派人制止他説："先前説的是一時的氣話罷了。"不久到達揚州，軍隊發生變亂，海陵王被殺死。

世宗即位遼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與其婿牌印祇候回海等奉表賀登寶位。大軍北還，昂恐宋人躡其後，即以罷兵移書于宋。二年，入見世宗，深慰勞之。進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置元帥府於山東，經略邊事。未幾，奉遷睿宗皇帝梓宫於山陵，以昂爲敕葬使。事畢，還山東。

世宗在遼陽即帝位，完顏昂命人在南京殺死了太子光英，派遣他的兒子寢殿小底宗浩與他的女婿牌印祇候回海等人進獻表章祝賀世宗即帝位。大軍向北撤回，完顏昂擔心宋人在後面跟踪，立即以罷兵爲名給宋朝遞交了文書。二年，入朝拜見世宗，世宗對他表示了深切的慰問。進封爲漢國公，拜授都元帥，太保依舊。在山東設置元帥府，完顏昂治理邊事。不久，敬遷睿宗皇帝的棺材到山陵安葬，任命完顏昂爲敕葬使。使事完畢後，完顏昂返回山東。

三年，召至京師，以疾薨，年六十四。上爲輟朝，親臨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三年，完顏昂被召到京城，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歲。世宗爲此停止視朝，親臨祭奠，賜助喪銀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面戒不令飲。得閒輒飲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卧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睦於兄弟，尤善施予，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

完顏昂在海陵時，縱情飲酒沉醉了，就幾天都不醒。海陵王聽説了，經常當面告誡他不要飲酒。他有空閑總是照舊狂飲。大定初年，他從揚州返回，他的妻子和兒子在自己家裏爲他設置酒宴，没斟幾輪酒，就睡卧不飲了。完顏昂的妻大氏，是海陵庶人姨表姐，奇怪地詢問他。完顏昂説："我本來就不是貪酒的人，但從前如果不用酒來自我韜晦，那麽你的表弟早就把我殺了。現在遭遇到聖明時候，正應當愛護自己，所以不飲酒了。"聽到這話的都稱贊他。完顏昂與哥哥和

帳、衣衾、器皿、僕馬之屬，常預設於家。即命駕相就，爲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即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爲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君子以爲達。

弟弟和睦相處，特别喜歡施捨，他的親族中有貧困的，必定要豐厚地供給。至於像帳帷、衣被、器具、僕人馬匹之類，時常預先準備在家裏。就駕車前往貧家，在備辦酒肴、歡樂整天後，把預備好的東西全部奉送，當天就讓貧困者富裕充足。有人勸他爲子孫考慮，完顏昂回答説："人各自有自己的命運，衹要子孫們能自立於世就行了，哪需作子孫的奴僕呢?"有才德的人認爲完顏昂見識通達。

贊曰：撒离喝、温敦思忠、奔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撒离喝既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臭辨争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荅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敓其貲，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將，内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逼側趑趄，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贊曰：撒离喝、温敦思忠、奔睹都是有功的舊臣，在天會與皇統之際，戰則勝，攻必克，可以説是雄壯啊！到海陵王時代，他們的處境艱險受到猜忌，撒离喝既然自己以説話招來猜疑，還要與大臭争辯軍事問題，他爲什麽不及早看出苗頭呢！烏林荅贊謨廉潔正直而自力奮發，思忠陷害他致死，自以爲和海陵王關係緊密，像金石一樣的堅固，哪裏會想到所持意見不投合而被很快地抛棄呀。開始不按道義行事，没人能够有好結果。而且思忠最應當受到譴責的，是誣告陷害贊謨，又搶占了他的妻子并强取了他的財産，這與殺人性命以搶劫財物的行爲有什麽不同呢？暗中的報應不在他自己身上，而在他的子孫後代，報應也太遲了。正隆末年，奔睹位居三公，職任大將，在内不願參加謀劃，在外不肯作戰，好像在狹窄的路上徘徊不前，衹圖免罪自保，大臣的道義，本來就像奔睹這樣的嗎?

高楨

高楨，遼陽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遼，官至太師。楨少好學，嘗業進士。斡魯討高永昌，已下瀋州，永昌懼，僞送款以緩師。是時，楨母在瀋州，遂來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誠，斡魯乃進攻。既破永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授猛安。天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判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鎮八年，政令清肅，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提點河北

高楨，遼陽渤海人。他的五世祖高牟翰在遼國做官，官至太師。高楨少年時就喜好學習，曾經從事進士舉業。斡魯討伐高永昌，已經攻占了瀋州，永昌畏懼，假意投誠以延緩軍隊的進攻。這時，高楨的母親在瀋州，他於是來歸降，將永昌假意投誠一事告訴了斡魯，斡魯就發動進攻。擊潰了永昌後，朝廷就任命高楨爲同知東京留守事，授予猛安。天會六年，升任尚書左僕射，兼任廣寧尹，加授太子太傅。在軍鎮八年，治政法令清明嚴肅，屬吏畏懼而人們因此獲得安定。十

西路錢帛事。天眷初，同簽會寧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封戴國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濟出守中京，以楨爲同判，俄改行臺平章政事，爲西京留守，封任國公。是時，奚、霫軍民皆南徙，謀克別朮者因之嘯聚爲盗。海陵患之，即以楨爲中京留守，命乘驛之官，責以平賊之期。賊平，封河内郡王。海陵至中京，楨警夜嚴肅。有近侍馮僧家奴、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嘗夜飲干禁，楨杖之瀕死，由是權貴皆震懾。遷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進封代王，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如故。

五年，加官爲太子太師，任提點河北西路錢帛事。天眷初年，任同簽會寧牧。熙宗來到燕京時，兼任同知留守，封戴國公，改任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濟出朝守中京，任命高楨爲同判，不久改任行臺平章政事，任西京留守，封任國公。這時，奚族和霫族的軍民都向南遷徙，一個名叫別朮的謀克趁機邀集人衆爲盗。海陵王爲此憂慮，就任命高楨爲中京留守，命令他乘坐驛車赴任，要求在限定的時間内平定盗賊。盗賊被平定後，高楨被封爲河内郡王。海陵王到達中京，高楨在夜間戒備嚴肅。有近侍馮僧家奴、李街喜等人都得到海陵王的寵愛，曾經在夜裏飲酒冒犯了禁令，高楨對他們處以杖刑，打得他們幾乎要死，因此有權勢的人都爲此而恐懼。升任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以策書拜授爲司空，封代王，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等職依舊。

楨久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别流品，進善退惡爲言。當路者忌之，薦張忠輔、馬諷爲中丞，二人皆險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楨。正隆例封冀國公。楨因固辭曰："臣爲衆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書空獨語曰："某事未决，某事未奏，死有餘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致奠，賻贈加等。

高楨長期在御史臺，檢舉揭發官吏没有避諱，每次進宫答問，必定以區分人的類别，薦引善士黜退惡人作爲言辭。掌權的人憎恨他，舉薦了張忠輔和馬諷擔任御史中丞，這兩人都是邪惡不正、嚴峻刻薄的人，掌權者想叫他倆找事中傷高楨。正隆年間依例被封爲冀國公。高楨因此堅持推辭説："臣遭到許多小人的嫉恨，恐怕不能够免罪，哪裏還可以接受封賜的爵位呢?"海陵王知道他忠誠正直，安慰一番後送走他。當高楨病危時，用手指在空中比劃着獨自説："某件事還没有解决，某件事還没有上奏，死有遺憾。"去世，享年六十九歲。海陵王悼念惋惜他，派遣使者去舉行祭奠，助喪和追贈的規格都有提高。

楨性方嚴，家居無聲伎之奉。雖甚暑，未嘗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高楨生性方正嚴肅，在家裏没有歌舞伎的侍奉。即使是酷暑，也從没有脱去上衣、寬鬆衣帶。他面對妻子兒女端坐一整天，也没有一句談笑的話，他的簡樸沉静就像這樣。

白彦敬

白彦敬本名遥設，部羅火部族人。初名彦恭，避顯宗諱，改焉。祖屋僕根。父阿斯，仕遼爲率府率。

白彦敬本名叫遥設，部羅火部族人。他最初名叫彦恭，因迴避顯宗允恭名諱，纔改名爲彦敬。他的祖父名叫屋僕根。父親名叫阿斯，在遼國做官，任率府率。

彦敬善騎射，起家爲吏，補元帥

彦敬善於騎馬射箭，最初充當吏員，補任元

府令史。伐宋，爲錢帛司都管勾。立三省，選爲尚書省令史，除都元帥府知事。招諭諸部，授以金牌，行數千里，有功，超遷兵部郎中。熙宗罷統軍司改招討司，遣彥敬分僚屬收牌印，諭諸部隸招討司。還爲本部侍郎，遷大理卿，出爲通州防禦使，改刑部侍郎。怨家告誣開府慎思與西北路部族謀叛，彥敬鞫得其實，海陵嘉之。遷簽書樞密院事，以便宜措置邊防。

正隆六年，調諸路兵伐宋，及調民馬，使彥敬主會寧、蒲與、胡里改三路事。改吏部尚書，充南征萬户，遷樞密副使。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以無功坐誅，以彥敬爲北面行營都統，與副統紇石烈志寧以便宜往，賜御服皮襖。行至北京，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奔東京，欲推戴世宗。彥敬與志寧謀，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以圖之。

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補等九人招彥敬、志寧。彥敬拒之，使移迭跪。移迭不屈，皆殺之。及完顏謀衍將兵攻北京，彥敬使偏將率兵拒於建州之境，而獨吉義先歸世宗，蒲速賚稱疾不至。世宗密遣人乘夜揭榜於北京市，購以官賞。彥敬、志寧恐爲人圖己，遂降。以爲曷速館節度使。不數月，召爲御史大夫。

窩斡僭帝號。諸軍馬瘦弱，遣彥敬往西北路招討司市馬，得六千餘匹。窩斡敗，西走山後。完顏思敬以新馬三千備追襲。彥敬屯于夏國兩界間。窩斡平，召還爲兵部尚書，出爲鳳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尋改河中尹。大定九年，卒于

帥府令史。討伐宋朝時，任錢帛司都管勾。建立三省時，被選爲尚書省令史，任命爲都元帥府知事。彥敬去招撫宣諭各部族，被授給金牌，行走了幾千里路，有功勞，被破格擢升爲兵部郎中。熙宗撤銷統軍司而改置招討司，派遣彥敬分派屬官去收取信牌官印，宣諭各部隸屬於招討司。返回後任本部侍郎，升爲大理卿，出京任通州防禦使，改任刑部侍郎。開府慎思的仇人誣告慎思與西北路部族圖謀反叛，彥敬審問到真實情況，海陵王贊許他。升任簽書樞密院事，持見機行事的權力處理邊疆的防務。

正隆六年，調集各路軍隊去討伐宋朝，并徵調老百姓的馬匹，任命彥敬主管會寧、蒲與、胡里改三路的事務。改任爲吏部尚書，充任南征萬户，升任樞密副使。契丹人撒八造反，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人因無功獲罪被殺，海陵王任命彥敬爲北面行營都統，與副都統紇石烈志寧以見機行事的權力前往，賜予御服皮襖。顏敬等人前行到北京，聽説南征衆軍中逃跑回來的都奔向東京，打算擁戴世宗爲皇帝。彥敬與志寧謀劃，暗中交結了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和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來設法對付世宗。

世宗即位後，命石抹移迭、移剌曷補等九人去招降彥敬和志寧。彥敬拒絶了，命令移迭下跪。移迭不屈服，都被彥敬殺了。到完顏謀衍率領軍隊進攻北京時，彥敬命偏將帶兵在建州的境土上抵禦，但獨吉義首先歸順了世宗，蒲速賚聲言有病不到北京來。世宗秘密派人趁夜間在北京的集市上揭示布告，用封官行賞的許諾來緝捕彥敬等人。彥敬和志寧恐怕自己被人謀算，於是投降了。彥敬被任命爲曷速館節度使。没過幾個月，被召入朝任御史大夫。

窩斡自稱皇帝，建立年號。各軍的馬匹瘦弱，世宗派遣彥敬前往西北路招討司買馬，買到六千多匹。窩斡失敗後，向西逃跑到山後。完顏思敬把三千匹新買的馬用作追趕襲擊窩斡。彥敬駐軍在與夏國的交界之間。窩斡被平定後，被召回朝任兵部尚書，出京任鳳翔尹，改任爲太原尹，兼任河北東路兵馬總管，不久改任爲河中尹。

官。

張景仁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貞元二年，與翟永固俱試禮部進士，以“尊祖配天”爲賦題，忤海陵旨，語在《永固傳》。

大定二年，僕散忠義伐宋，景仁掌其文辭。宋人議和朝廷，已改奉表爲國書，稱臣爲侄，但不肯世稱侄國。往復凡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爲之。世宗稱其能，嘗曰：“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五年，罷兵，入爲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講。八年，爲詳讀官。宋國書中有“寶鄰”字，景仁奏“鄰”字太涉平易。上問累年國書有“鄰”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書中亦有之，上責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琚亦請罪曰：“臣嘗預六年詳讀。”上曰：“此有司之過，安得一一責宰臣邪?”詔有司就諭宋臣王淪，使歸告其主，後日國書不得復爾。仲淵時爲禮部侍郎，降石州刺史，景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

久之，上召景仁讀陳言文字。上問：“事款幾何?”景仁率易，少周密，對曰：“二十餘事。”復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餘皆無謂也。”明日，上召景仁責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觀之，中復有不可行者。卿謂無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別可否，卿輒專可否，何也? 自今戒之。”十年，兼太常卿，學士、同修國史如故。轉承旨，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爲御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國史。

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老儒，

大定九年，死於官任。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屢經升遷至翰林待制。貞元二年，他與翟永固一起參加禮部的進士考試，以“尊祖配天”爲賦文題目，觸犯了海陵王的旨意，事見本書《永固傳》中。

大定二年，僕散忠義討伐宋朝，景仁主管他的文書。宋人與朝廷議和，已在來書中把奉表改作奉國書，原稱臣現改稱爲侄，但不肯世代自稱侄國。往返的國書共計七封，然後纔確定下來，這些給宋朝的國書都是景仁寫作的。世宗稱贊他的才能，曾經說：“現在的文章像張景仁與宋人往返的國書，指明事物和表達意義都周全而善於剪裁，他纔真正是能寫文章的人。”五年，停止用兵，景仁入朝任翰林直學士。七年，改任侍講。八年，任詳讀官。宋朝國書中有“寶鄰”二字，景仁上奏說“鄰”字顯得太淺俗。世宗詢問歷年國書中有“鄰”字沒有，命令一一查對。大定六年的國書中也有“鄰”字，世宗責問大定六年的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琚也自請加罪說：“臣曾經參加了大定六年的詳讀。”世宗說：“這是有關官員的過失，哪能一一責備輔政大臣呢?”世宗令官吏去宣諭宋的使臣王淪，叫他回去後報告他的君主，以後的國書中不能再這樣。仲淵當時任禮部侍郎，降職爲石州刺史，景仁升爲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

過了許久，世宗召景仁讀陳述文字。世宗問他：“事情條目有多少?”景仁輕率簡易，缺乏周密，他回答說：“二十多件事。”又說：“其中如某件事某件事共十項可以施行，其餘的都是沒有意義的。”第二天，世宗召景仁來責備他說：“你昨天說可以施行的，朕觀看了，其中還有不可施行的。你說沒有意義的，其中也有可以施行的。我沒有叫你分別可和不可，你就擅自說可和不可，這是爲什麼? 從今後要戒除這種毛病。”十年，景仁兼任太常卿，學士和同修國史依舊。轉任承旨，兼修國史。改任爲河南尹。二十一年，召回任御史大夫，仍然兼任承旨、修國史。

世宗告訴景仁說：“你是博學的老先生，要

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後行之，斯爲稱矣。不能如古之人，衆人不獨誚卿，亦謂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頗輕脱失言，當以酒爲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不可任臺察。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輒以便服視决罰。上聞之，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爲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罰及矣！”景仁頓首謝。

未幾，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上曰：“卿劾奏甚當。”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敕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决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元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然。是歲，薨。

贊曰：高楨以舊勞爲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己而行，自古難之。白彦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必有竦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求自己要像古代的御史大夫，然後去實行，那就稱職了。不能像古代的人，衆人不單是譴責你，也説朕不能鑒别人才。你酒醉了很不穩重地亂説話，應當戒酒。”當初，朝臣説景仁有學問但很輕率簡易，不可以擔任御史臺的監察職務。景仁接受詔命，在御史臺中處理獄案，審察罪狀，總是穿着便服進行判決處罰。世宗聽説了，責備景仁説：“朕當初任用你爲御史大夫，有人説你不可以擔任這種官職，現在你果然不遵守制度，輕率簡易像這樣。你要自我謹慎，不然罷黜懲罰就要到你身上！”景仁叩頭認錯。

不久，世宗下詔在海王莊安葬元妃李氏。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掌管安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修治道路不合標準，元忠不上奏，對他處以四十杖刑。景仁上奏彈劾元忠擅自判罰六品官，没有做臣下的體統。世宗説：“你彈劾得很正確。”命令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達詔書戒令元忠説：“監丞是六品官，犯有罪過應當上奏，現却完全是倉促從事，擅自判决六品官，法律應當像這樣嗎？御史意在尊重朝廷，你應當責怪你自己，不要再次犯這樣的罪過！”元忠娶的是豫國公主，他依恃皇上的寵愛放縱自己，在朝臣中驕傲自大。景仁彈劾他後，朝廷顯得嚴肅了。這一年，張景仁去世。

贊曰：高楨因舊的功勞擔任了御史大夫，以剛正明白作爲自己的責任，執法無所迴避，差一點被憎恨他的人殘害。使自己正直地去做事，從古時以來就是艱難的。白彦敬不接受大定年間的詔命而世宗認爲他賢良。假使他長久在御史大夫職位上，他深遠的計謀和正直的言論，必定有驚動人的地方。張景仁以讀書人的勇氣，在朝廷上論劾元忠，真是正直呀。

金史卷八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世宗諸子

永中　永蹈　永功(子)璹　永德　永成　永升

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趙王孰輦、越王斜魯。元妃張氏生鄗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潞王允德。昭儀梁氏生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升。孰輦、斜魯皆早卒。

世宗的昭德皇后生顯宗、趙王孰輦、越王斜魯。元妃張氏生鄗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潞王允德。昭儀梁氏生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升。孰輦和斜魯都早亡了。

完顏永中

鎬王永中，本名實魯剌，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五年，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禄大夫。是歲，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寧宫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黄傘者前導。俄頃，皇后柩出磐寧宫，顯宗徒跣。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黄傘者，不應。既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傘人誤耳。"僅言乃止。

鎬王永中，本名叫實魯剌，又名叫萬僧。大定元年，被封爲許王。五年，兼任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授樞密使。十九年，他的兒子石古乃擔任光禄大夫。這一年，改葬明德皇后到坤厚陵，永中的母親元妃張氏陪同安葬。十一月庚申這一天，從磐寧宫執紼導引柩車出殯。永中引元妃的柩車先出發，命執黄傘的人在柩車前面引導。一會兒，皇后的柩車從磐寧宫出發，顯宗赤足步行。少府監張僅言呼喚拿黄傘的人，没有人答應。安葬後，僅言想上奏這件事，顯宗勸解他説："這有什麽值得計較啊，或許是持傘人的失誤罷了。"僅言纔作罷。

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悦，顯宗勸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疏，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貴，豈以官職閑劇爲計邪？"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

二十一年，改任大宗正事。永中對此不高興，顯宗勸導他説："宗正的職務，從皇族近親到疏遠的親族，這是皇親賢才的職任。况且皇子的尊貴，難道是用官職的閑散繁劇來衡量的嗎？"永中纔歡喜起來。二十四年，世宗前往上京，顯宗留守，永中也一同留下。顯宗先派遣章宗和宣

宗、宣宗奉表問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禄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

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天平山好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詔曹王永功視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并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復爲樞密使。是歲，世宗賜諸孫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門曰璋，阿思懣曰玘，阿离合懣曰瑑。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起復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絹二千匹。再賜永中修公廨錢三百萬，特加石古乃銀青榮禄大夫，阿离合懣奉國上將軍。

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吴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疾，不能至。上怒，頗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入臨。辛卯，始克行燒飯禮。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遇雖在，而嫌忌自此始矣。

四月，進封并王。三年，判平陽府事，進封鎬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爲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旨，過爲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不堪，殊鬱鬱，乃表乞閑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户出入，球獵游宴皆

宗到上京上表問安，隨即派遣永中的兒子光禄大夫石古乃進表。世宗高興地告訴豫國公主説："皇太子天生就有孝順的品德，先派遣他的兩個兒子來，接着又派遣永中的兒子來，他們兄弟之間是這樣的互相友愛。"

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天平山的好水川消暑，顯宗在中都去世，世宗命曹王永功看顧章宗，召永中前往他所在的地方。這一年，永中與章宗以及永功等人一起被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永中再次擔任樞密使。這一年，世宗爲衆孫命名。石古乃名叫瑜，神土門名叫璋，阿思懣名叫玘，阿离合懣名叫瑑。二十七年，玘已年過十五歲，加官爲奉國上將軍。章宗即帝位，永中服喪期未滿被起用任西京留守，進封爲漢王，他與衆弟各自被賞賜了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絹二千匹。再次賞賜永中修建官署的錢三百萬，特别加授石古乃爲銀青榮禄大夫，阿离合懣爲奉國上將軍。

明昌二年正月辛酉這天，孝懿皇后去世。代理真定府之吴王永成、代理定武軍節度使之隋王永升奔喪晚到，各自被罰停一個月的俸禄，對他倆的長史官處以杖刑五十。永中恰逢患寒病，不能到達。章宗發怒了，很懷疑衆王有輕視傲慢他的心理，派遣使者去責備永中説："已經接近因公除掉喪服的日期了，你也不必來了。"二月丙戌這天，舉行去除喪服祭禮，永中纔到達，入内哭悼。辛卯這天，永中纔能够行燒飯禮儀。壬辰這天，永中以及衆王上朝辭行，章宗賜予皇后遺留的物品，相待的禮節雖然存在，但猜忌從這時開始了。

四月，永中進封爲并王。三年，任平陽府事，進封爲鎬王。開始設置王傅官和府尉官，名義上是王府的屬官，實際是約束衆王的。府尉迎合旨意，過分地苛責細查。永中認爲自己是世宗的長子，而且年老了，凡事遭到限制，感情上忍受不了，特别鬱悶不樂，於是上表請求退位閑居。章宗下令不允許。四年，鄭王永蹈因圖謀叛亂被誅殺。朝廷給衆王各增設了一員司馬官，檢

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嘗受永中請托，爲石古乃求除官，可孫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書右丞張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斡自大定間畫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永中求福，希覬非望。明昌五年，高陀斡坐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

察王府門庭的人員出入，擊球、狩獵、游樂、宴飲都有限制，家裏的人進出都有限制防備。河東提刑判官把里海因私自謁見永中獲罪，被處以杖刑一百，解除了官職。前任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曾經接受過永中私下的囑托，爲石古乃請求授官，可孫已經改任爲同知西京留守，還是獲罪被罷免官職。已故尚書右丞張汝弼，是永中的舅父。汝弼的妻高陀斡從大定年間畫永中母親的畫像，供奉得很恭敬，持邪術爲永中求福，心懷非分的追求。明昌五年，高陀斡因求神加禍於人獲罪被誅殺。章宗懷疑此事在於永中，但没有表露出來。

會鎬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簽大睦親府事亶、御史中丞孫即康鞫問，并求得第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爲大王，以爾爲妃。"詔遣官覆按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暐、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覆之。上謂宰臣曰："鎬王衹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對便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宫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詔賜永中死，神徒門、阿离合懣等皆棄市。敕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平陽府監護，官給葬具，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復永中王爵，賜謚曰厲。敕石古乃於威州擇地，以禮改葬，歲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

適逢鎬王的王傅和府尉官上奏説永中的第四個兒子阿离合懣因爲防備限制嚴密，言語中有違背道義處。章宗令同簽大睦親府事亶和御史中丞孫即康去審問，同時查出永中的第二個兒子神徒門所撰寫的詞曲中有不恭敬的語言。永中的家奴德哥揭發永中曾經跟自己的侍妾瑞雪説："我如果得到了天下，兒子當大王，以你爲妃子。"章宗令派官吏去審查檢驗的情狀相同。再次派遣禮部尚書張暐和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去審察。章宗告訴輔政大臣説："鎬王衹因語言獲罪，與永蹈的罪不同。"參知政事馬琪説："永中與永蹈的罪狀雖然不同，人臣不得叛亂，那是一律的。"章宗説："大王爲什麽總是説這樣的話?"左丞相清臣説："他向來就有妄想的心理。"章宗下令把永中的罪狀宣示給百官共同商議，五品以下官員聯名上奏，四品以上官員進入别殿回答。官員們都説："請按法律判罪。"衹有宫籍監丞盧利用請寬免永中一死。章宗下詔賜永中自殺，神徒門和阿离合懣等人都在街市上被處以死刑。章宗令有關部門用國公的禮儀收葬永中，由平陽府督察，官府供給安葬器具，永中的妻子和兒子貶謫到威州去安置。泰和七年，章宗下令恢復永中的王位，賜謚號叫厲。令石古乃到威州選擇墓地，以禮儀改葬永中，每年按時祭奠。貞祐二年，宣宗令遷移永中的妻子和他的兒子石古乃等人到鄭州去安置。

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嘗爲

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曾經作盜賊，逃亡

盜，亡入衛真界，詭稱愛王。所謂愛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劉全欲爲亂，因假托以惑衆，誘王氏女爲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東平人李寧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時温稱寧可論大事，乃使范元書僞號召之。寧至，推爲國師，議僭立。事覺，全、温、寧皆伏誅。

到衛真境内，以謊言自稱爲愛王。所説的愛王，就是指石古乃。石古乃實際上未曾有過王爵的封號，小人荒謬地用愛王稱石古乃。劉全打算發動叛亂，於是藉用這名號來迷惑衆人，他誘騙了王氏的女兒爲妻，而且説他的兒子正在河北聚集軍隊。東平人李寧居住在嵩山，挾有妖術。劉全的同縣人時温説李寧可以論斷大事，於是叫范元用自稱的名號作書召李寧。李寧來到後，被推舉爲國師，商議自立一國。事情被發覺，劉全、時温、李寧都被處決。

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子孫于南京。興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今匿迹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爲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歐榮輩結構逆黨，市兵仗，大署旌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幾四十年。天興初，詔弛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貞祐四年，潼關被敵軍攻克，遷移永中的子孫到南京。興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説："愛王終究會振奮起來，現在他在民間隱藏踪迹，自稱叫劉二。"衛真的老百姓王深等人都信以爲真。有個叫劉二的人出來充當了這個角色，他派遣歐榮等人去勾結叛亂黨徒，購買兵器，到處插上旗幟，試圖自立爲帝。事情暴露，被處死的有五十二人，因牽連而獲罪的有六十多人。永中的子孫被禁錮，從明昌年間直到正大末年，將近有四十年。天興初年，哀宗下令解除禁錮。不久，南京也守衛不住了。

完顏永蹈

鄭王永蹈本名銀术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滕王，未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爲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明昌二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

鄭王永蹈本名叫銀术可，最初名叫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爲滕王，没到一個月進封爲徐王。二十五年，任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任大興尹。章宗即帝位後，永蹈任彰德軍節度使，進封爲衛王。明昌二年，改封爲鄭王。三年，改官兼任定武軍。

初，崔温、郭諫、馬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説讖記災祥，畢慶壽以告永蹈："郭諫頗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己及妻子。諫説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也。"永蹈召崔温、馬太初論讖記天象。崔温曰："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注

當初，崔温、郭諫、馬太初與永蹈的家奴畢慶壽私下談説預言吉凶的隱語圖録以及禍福，畢慶壽以此告訴永蹈："郭諫很能給人看相。"永蹈於是召郭諫來替自己和妻子、兒子看相。郭諫告訴永蹈説："大王的相貌不同尋常，王妃以及兩個兒子都有大富貴的相貌。"郭諫又説："大王，你是元妃的大兒子，衆王不能與你相比配。"永蹈召來崔温和馬太初討論預决吉凶的隱語圖録和天文星象。崔温説："丑年有戰争的災害，屬兔命的人明年春季應當結束戰争得帝位。"郭諫説：

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說，乃陰結内侍鄭雨兒伺上起居，以崔温爲謀主，郭諫、馬太初往來游説。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蒲剌覩致書于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壽以語同輩奴千家奴，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事完顔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户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决。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相夾谷清臣奏曰：“事貴速絶，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玉，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剌覩、崔温、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僕散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千家奴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敘使。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

“昨日看見赤色氣進入紫微星座，白色的虹氣貫穿月亮，都表明丑年後、寅年前有戰争僭越叛亂的事件發生。”永蹈深深地相信這些説法，於是暗中勾結皇宫中的侍者鄭雨兒探察皇上的日常生活，以崔温爲主謀人，郭諫和馬太初往來游説。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娶了永蹈的妹妹韓國公主，永蹈圖謀收取河南的軍隊以爲輔佐，他與妹妹澤國公主長樂謀劃，叫駙馬都尉蒲剌覩給僕散揆寫信去，而且先求婚，以此觀察他的態度。僕散揆堅決不同意聯姻，使者不敢再説越軌的事了。永蹈的家奴董壽勸止永蹈，不聽從。董壽將這件事告訴了他一起的家奴千家奴，千家奴向朝廷密告了這起謀反事件。這時，永蹈居住在京城，章宗命平章政事完顔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户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去審問，牽連的人很多，長期不能決斷。章宗發怒，召守貞等人來詢問情况。右丞相夾谷清臣上奏説：“這事利於速决，以便安定人心。”於是，賜令永蹈以及他的王妃卞玉，兩個兒子按春和阿辛，公主長樂自殺。蒲剌覩、崔温、郭諫、馬太初等人都被殺。僕散揆雖然没有與永蹈通音訊，還是獲罪被取消原有身份。董壽免去死罪，列入宫籍監的名册。千家奴被賞錢二千貫，特加官階五等，在雜班官吏内安排任用。從這時起對衆王的限制防備與禁止更嚴密了。

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改葬，賜謚曰刺，以衛王永濟子按辰爲永蹈後，奉其祭祀。

泰和七年，章宗下令恢復永蹈的王爵封號，備辦禮儀改葬了永蹈，賜謚號爲刺，以衛王永濟的兒子按辰作爲永蹈的後代，供奉永蹈的祭奠。

完顔永功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笑，勇健絶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曰：“侍郎張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學爲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襲猛安。十八年，改大興尹。

越王永功本名叫宋葛，又名叫廣孫，貞元二年出生。他沉默少説笑，勇壯超人，涉獵圖書史籍，喜愛名家的書法和繪畫。大定四年，被封爲鄭王。七年，進封爲隋王。十一年，進封爲曹王。十五年，任命爲刑部尚書。世宗説：“侍郎張汝霖，是你舅父一輩的人，可以向他學習治理政事。”十七年，授予活活土世襲猛安。十八年，改任大興尹。

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

世宗前往金蓮川，剛出中都，隨身護衛軍中的兩名奴僕縱馬吃了老百姓田地裏的莊稼，世宗

各杖一百。彈壓百户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爲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决蒼頭，使彈壓待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

令永功：“兩名奴僕每人處以一百杖刑。彈壓百户官二人失於覺察，勒令停職。”世宗暫住在望京淀，永功上奏説：“隨身護衛兵每人衹有一名奴僕，兩名彈壓官供事勤勞，已有很長時間了。臣冒死違背了詔令，酌情處分了兩名奴僕，讓彈壓官帶罪供職，可以令他們賠償那田地裏損失的價值，衹請皇帝陛下憐憫明察。”世宗都聽從了。

老嫗與男婦憩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踪迹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爲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黄氏、望雲王氏豪猾不逞，永功發其罪，畿内肅然。

有一老婦人與她的兒媳在道路旁休息，兒媳跟隨她的情夫一起逃離，有人告訴老婦説：“剛纔看見一個年輕女人從水邊小路離去了。”老婦向伍長告狀後一起沿着踪迹去追趕。有個男子私自宰殺牛，手裏拿着帶血的刀，遠看到伍長，認爲是來捉拿自己，立即逃跑躲避。老婦與伍長懷疑這人殺害了那媳婦，把此人捉拿送到了縣衙裏，這男子經受不了毒刑拷打，於是無辜服罪。詢問他死尸在哪裏？男子欺騙説：“丢棄到水中了。”到水中去打撈，果然獲得一具死尸，已經腐爛了差不多一半。縣裏的官吏認爲這位男子確實殺害這媳婦了，立即把定案的案卷向上報告。永功懷疑這案情説：“這媳婦死了多少日子，而尸體竟然會腐爛了一半。”不久，老婦在媳婦的情夫那裏找到了她。永功説：“這男子偶然被以殺人罪抓進監獄，對他的拷打足够相當於他殺牛的罪罰了。”於是釋放他離去。武清黄氏和望雲王氏强横狡詐而爲非作歹，永功揭發了他們的罪惡，京都地區内呈現出清平的景象。

二十三年，判東京留守。是月，改河間尹。閲月，改北京留守。居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功到北京爲政無良，雖朕子，萬一敗露，法可廢乎。朕已戒敕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山好水川，皇太子薨。詔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宗封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大宗正事。

二十三年，永功任東京留守。當月，改任河間尹。經過一個月，改任北京留守。過了不久，世宗告訴輔政大臣説：“朕聽説永功到北京治政不好，雖然他是朕的兒子，他做的事萬一敗壞暴露，法律難道可以爲他廢止嗎？朕已經告誡永功，你們可以曉諭他的長史，叫長史輔佐糾正他。”永功到北京共有七個月，又改任東京留守。世宗前往上京，經過東京時，永功隨行。第二年，世宗返回到天平山好水川時，皇太子去世。世宗令永功治理喪事，隨即拜授御史大夫。章宗被封爲原王，加授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以及永功兄弟都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第二年，永功判大宗正事。

應州僧與永功有舊，將訴事于彰國軍節度使移剌胡剌，求永功手書與胡剌爲地。胡剌得書，奏之。上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囑事胡剌，此雖細微，不可不懲也。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功解職。未幾，復判大宗正事。

應州有個僧人與永功有交情，將要向彰國軍節度使移剌胡剌申訴事情，請求永功親自寫封書信給胡剌講情。胡剌收到書信後，上奏了。世宗告訴輔政大臣說："永功用書信向胡剌囑托事情，這件事雖然細小，但不可以不懲罰。凡是人的小過錯不改正，便要發展到大過失。犯有過錯必定要懲罰，就可能改正，這也是一種教育手段。"衆人都說："陛下用法没有私心，臣下豈敢不警戒畏服。"於是永功被解除了職務。不久，再次任大宗正事。

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封冀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沈思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朕知此事，當痛斷監奴及治府掾長史管轄府事者罪，仍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裔失覺察，笞四十。於是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雖細事，法令不得不如此。今已釋矣，後毋復然。濟南先帝舊治，風土甚好，可悉此意也。"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猛安。二年，判廣寧府事，進封魯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進封鄆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復判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譙王，判中山府事。明年，進封越王。

章宗即帝位，任命永功爲判平陽府事，進封爲冀王。永功赴任，隨行醫人沈思存超過了限制，應當被解除官職。章宗説："朕知道這件事，應當狠狠地對監奴以及治理王府的掾長史和管轄王府事的人判罪，并把這載入法令條文。"永功的家奴王唐犯罪當判徒刑，永功曲法包庇他。平陽治中高德裔有失覺察，被處以笞刑四十。於是永功改任濟南府事。章宗詔令永功説："你所犯的雖然是小事，但按法律不得不這樣辦。現已免除罪罰，今後不要再這樣。濟南是先皇帝舊時的治地，民風環境很好，你應該瞭解我的這種心意。"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猛安。明昌二年，任廣寧府事，進封魯王。第二年，任彰德府事。承安元年，進封鄆王。第二年，任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任西京留守。八年，再次任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爲譙王，任中山府事。第二年，進封爲越王。

宣宗即位，免常參。明年，從遷汴京。久之，詔永功每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疾革，賜尚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謚曰忠簡。

宣宗即帝位，免去永功定時入朝對皇上的朝見。第二年，永功跟隨遷移到汴京。過了許久，皇上令永功衹在每月的初一朝見一次。興定四年，下詔永功不要朝見了。五年，永功患病，宣宗賞賜了御用藥物。病危時，賜御醫給永功治療，一天之内五次派遣使者去問候。這一年，永功去世。宣宗爲永功的死哭得很悲哀，賜謚號爲忠簡。

子福孫、壽孫、粘没曷。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名璐，壽孫名璹，粘没曷名琳。是年，璐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禄大夫，封

永功的兒子福孫、壽孫、粘没曷。大定二十六年，世宗下詔賜福孫名叫璐，壽孫名叫璹，粘没曷名叫琳。這一年，完顏璐加官爲奉國上將軍。章宗即帝位後，完顏璐加官爲銀青榮禄大

蕭國公。初爲興陵崇妃養子，常居京師，奉朝請。泰和五年，卒。章宗輟朝，百官進名奉慰。

夫，封爲蕭國公。完顔璐最初是世宗崇妃收養的兒子，經常居住在京城，侍候朝見。泰和五年，去世。章宗停止朝政，百官聯名上表安慰。

完顔璹

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爲詩，工真草書。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國上將軍。明昌初，加銀青榮禄大夫。衛紹王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貞祐中，封胙國公。正大初，進封密國公。

完顔璹本名叫壽孫，璹是世宗賜給的名，他表字叫仲實，又有一表字叫子瑜。他的禀賦簡易穩重，博學而有卓越的才智，喜愛寫詩，擅長楷書和草書。大定二十七年，加授奉國上將軍。明昌初年，加授銀青榮禄大夫。衛紹王時，加授開府儀同三司。貞祐年間，封爲胙國公。在正大初年，進封爲密國公。

璹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咏爲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後，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

完顔璹侍候朝見四十年，每天以講詩吟詞作爲他的事業，常常暗中與士大夫用詩詞唱和，但不敢公開往來。永功去世後，漸漸獲得出外交游，與文人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等人相交友好。當初，宣宗向南遷徙，衆王和皇族人顛沛奔走，完顔璹却全部裝載走了他家的名家書法和名畫，一函也没有抛棄。完顔璹居住在汴京中，家裏人口多，俸禄收入少，來了客人，貧困得不能備辦酒肉，一起吃的是菜蔬飯食，完顔璹焚香煮茶，出示所有藏書，或談論大定和明昌年間以來的舊事，整天都不讓客人離去，自覺歡樂而不嫌清貧。

天興初，璹已卧疾，論及時事，嘆曰："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顔氏一族歸吾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是時，曹王出質，璹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璹奏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年六十一。

天興初年，完顔璹已經患病卧床，談論到當前的國事時，他嘆息説："戰爭形勢是這樣，不能够支撑了，衹有投降一條路。能保全完顔氏一族人返回我們原來的國境内，使女真族不滅亡就是幸事了，其餘還有什麽奢望。"這時，曹王出朝作人質，完顔璹在隆德殿拜見哀宗。哀宗詢問："叔父想講什麽？"完顔璹上奏説："聽説訛可打算出去講和。訛可年幼，極不熟悉情况，恐怕不能辦大事。臣請求作他的副手，或者替他去。"哀宗安慰他説："南來以後，國家對大臣有所照顧，但叔父也從没有受到恩澤。無事時就把你棄置到清寒的地方，對你没有照顧撫慰，有急事就把你放到危險的境地去，叔父竭盡忠誠本來是好的，天下的人會怎麽樣議論朕呢？叔父就算了吧。"於是君臣對望流淚。不久，完顔璹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平生詩文甚多。自删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第五子守禧，字慶之，風神秀徹，璹特鍾愛，嘗曰："平日所蓄書畫將以付斯子。"及汴城降，守禧病卒，年未三十。

完顏璹一生作的詩歌和文章很多。他自己删減了他的詩，存留了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稱爲《如菴小藁》。他的第五個兒子名叫守禧，表字叫慶之，有清秀的風姿，完顏璹特别鍾愛他，曾經説："我平時所積蓄的書畫將來交付給這個兒子。"到汴京城投降時，守禧因病去世，年齡還不到三十歲。

完顏永德

潞王永德本名訛出。大定二十五年，與章宗及諸兄俱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秘書監。二十九年，進判秘書監，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把魯古必剌猛安。二年，進封豳王。五年，還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衛紹王時，累遷太子太師。宣宗即位，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睦親府事。子斡論，賜名琰。

潞王永德本名叫訛出。大定二十五年，他與章宗以及衆位哥哥一起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爲薛王。第二年，任命爲秘書監。二十九年，進升任秘書監，進封爲瀋王。明昌元年，授予山東東路把魯古必剌猛安。二年，進封爲豳王。五年，改任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爲潞王。承安三年，再次擔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關官員彈劾永德在正月初一進獻酒晚了時間，章宗有詔不予追究。在衛紹王時，永德多次升任至太子太師。宣宗即帝位，永德改任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升任大睦親府事。他的兒子名叫斡論，宣宗賜名叫琰。

完顏永成

豫王永成本名鶴野，又曰婁室。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瀋王，以太學博士王彦潛爲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豳。十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秘書監。明年，授世襲山東東路把魯古猛安，判大睦親府事。既而改中都路胡土靄哥蠻猛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軍節度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爲御史大夫。

豫王永成本名叫鶴野，又叫婁室。他的母親是昭儀梁氏。永成的風采奇特，他廣博地學習，善於寫文章。世宗特别喜愛和看重他。大定七年，初封爲瀋王，以太學博士王彦潛任王府文學官，永成把他當作老師對待。十一年，永成進封爲豳王。十五年，永成到皇宫外的住宅居住。十六年，任秘書監。第二年，授予世襲山東東路把魯古猛安，任大睦親府事。隨即改授中都路胡土靄哥蠻猛安。二十年，改授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任定武軍節度使事，不久又改任廣寧府事。二十五年，世宗前往上京，命令永成留下來守衛中都，任吏部尚書，進升爲開府儀同三司，任御史大夫。

章宗即位，起復，進封吴，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改山東西路盆買必剌猛安。明年，進封兗。坐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

章宗即帝位，永成服喪期未滿被起用，進封爲吴王，任真定府事。明昌元年，改授山東西路盆買必剌猛安。第二年，進封爲兗王。因率領軍隊和老百姓合圍狩獵而獲罪，被解除了官職，上表認罪。章宗賜給親自寫的詔書説："你在親屬

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起之苫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荐更，蕞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閑之小誡，欲成終始之洪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慎者修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爲龜鑒。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工詞翰，臨文草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沁南軍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成誕日，親爲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啓金縢"之語，當世榮之。

關係上像朕的肺腑一樣，早就顯示出忠誠和純正。在東宫中你侍奉過朕的父皇，婉轉地盡到了兄弟間的敬愛，到年幼的我繼承了帝位，愈加明瞭你的忠心赤誠。在國事艱難之際，你對朕有許多的輔助增益。朕都藏在心中，用筆和紙不能完全表達出來，因此在睡草墊枕土塊的守喪中起用了你，授給以連城衛國的重任。自從你掌管了國家屏障般的地域，光陰荏苒，那狹小的趙國舊地，朕知道你千里馬般的俊逸才能難以施展，渺小的鎮府，固然你牛刀一樣的大才没法使用。朕正想命驛車召你回到朝廷，哪會想到你這麽快落入國法中。偶然因爲一時的狩獵，相當嚴重地驚擾了部内的百姓。按法律是不能寬容的，憲臺的官吏以此奏聞。朕尚且包涵寬容了幾個月，不忍心立刻按法執行，雖然想徇個人的情義，終究不能違背公議，解除了你前任的官職，讓你回到世襲的領地。呵，祖宗建立法制，不是朕就敢行私的；骨肉一樣的至親，雖然遠隔千里豈能被人離間。用這退職閑居的小誡，想保全君臣有始有終的大恩。《經》書上説：'在上位的不驕傲，處在高處就没有危險。'因此知道節制謹慎是修身的根本，驕傲自負是敗壞道德的源頭。朕常常自我勉勵，現在以此來告誡你。從前漢代的東平憲王劉蒼以行善爲樂，能够成就不朽的名聲；梁孝王劉武奢侈淫逸，最終招致擔憂疑慮的悔恨。前代人所做的事情，可以成爲今天的借鑒。你兼備文武才幹，多藝多才，遵循正道行事，没有哪樣設施是不可以的。假如你能够使道德和事業天天更新，就不要考慮恢復官職的早晚。朕素來不精於寫作，寫這篇詔書又匆促，就直抒心裏想到的，希望不要因爲文辭妨礙朕表達的内容。"不久，任爲沁南軍節度使。三年，改任咸平府事，永成還没赴任，就被改任判太原府事。章宗因永成的生日，親自寫詩賜予他，有"美好的聲譽自當照耀皇室的族譜，忠心誠意不需要等到像周成王開啓金縢櫃後纔知道"這樣的語句，當時的人都認爲這是件榮耀的事。

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進封豫。明年冬，進馬八

七年，改任平陽府事。改新年號爲承安，因普行封賞被進封爲豫王。第二年冬季，永成進獻

十四，以資守禦之備。上賜詔獎諭曰：“卿夙有雋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於外服，來輸駿於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獎。”五年，再任。俄召還，以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視。泰和四年，薨。訃聞，上爲之震悼，賻贈甚厚，謚曰忠獻。

馬八十四，以此來資助守衛防禦的裝備。章宗賜詔書獎勵曉諭他說：“你早有才智出衆的聲望，是此時皇族中的賢才。你通曉古往今來的變化，磨煉了忠義的品德。你正在外地分擔憂患，又把駿馬輸送到上等馬厩，打算幫助邊防，增强軍事裝備。衹有盡心於體察國事，纔會藉物而表現忠誠。想到你的忠誠勤勞，朕很深切地表示嘉獎。”五年，再次擔任平陽府事。不久被召回朝，因病不能入宫拜見。章宗親自到他的住宅探望。泰和四年，去世。死訊傳來，章宗爲此而驚悸悲痛，贈賜的助喪費非常豐厚，謚號稱爲忠獻。

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永成從年幼時就喜愛讀書，晚年所學更加醇正，每當空閑日就招引文人互相研討，禮貌地接待他們，從沒有顯露出驕矜的表情。他自稱爲“樂善居士”，著有文集傳布在世上。

完顏永升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書，授山東西路按必出虎必剌猛安。章宗即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之，改封宛王。衛紹王即位，徙今封。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允升年高，素羸疾，詔宫中聽扶杖。尋薨。既殯，燒飯，上親臨奠。

夔王允升，改名叫永升，本名叫斜不出，一名叫鶴壽。大定十一年，被封爲徐王，進封爲虞王。二十六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第二年，任吏部尚書，授予山東西路按必出虎必剌猛安。章宗即位，加恩於皇族，改封爲隋王，任命爲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爲曹王。過了許久，改封爲宛王。衛紹王即位，改封爲夔王。貞祐元年九月，宣宗因允升年老，向來瘦弱有病，下令在皇宫中允許他拄持手杖。不久去世。安葬後，行燒飯禮，宣宗親臨祭祀。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贊曰：世宗爲了保全皇族的人，無微不至，雖然是爲了矯正海陵王的過錯，也是出於他天性資質的仁愛寬厚纔這樣的。他的兒子永中和永蹈都死在章宗手上，其理由大概有不可追問的。章宗没有子孫，那麼他的報應也就秋毫不爽了。

金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李石 (子)獻可　完顏福壽　獨吉義　烏延蒲离黑
烏延蒲轄奴　烏延查剌　李師雄　尼厖古鈔兀
孛术魯定方　夾谷胡剌　蒲察斡論　夾谷查剌

李石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遼，爲宰相。高祖仙壽，嘗脱遼主之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千頃，佗物稱是，常以李舅目之。父雛訛只，桂州觀察使，高永昌據東京，率衆攻之，不勝而死。

石敦厚寡言，而器識過人。天會二年，授世襲謀克，爲行軍猛安。睿宗爲右副元帥，引置軍中，屬之宗弼。八年，除禮賓副使，轉洛苑副使。天眷元年，置行臺省於汴，石爲汴京都巡檢使，歷大名少尹、汴京馬軍副都指揮使，累官景州刺史。海陵營建燕京宫室，石護役皇城端門。海陵遷都燕京，石隨例入見。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 葛王，謂世宗也。未幾，除興中少尹。石知海陵忌宗室，頗歉前日之言，秩滿，托疾還鄉里。世宗留守東京，禦契丹括里，石留東京巡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世宗動静，知軍李蒲速越知存福謀，以告世宗，石因勸世宗先除存福，然後舉事，世宗從之。大定元年，以定策功爲户部尚書。無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是貞懿皇后的弟弟。他的祖先在遼國做官，任宰相。高祖父名叫仙壽，曾經使遼帝的舅父逃脱危難，遼帝將遼陽以及湯池的一千頃土地賞賜給仙壽，賞賜的其他財物與此相當，經常用李舅的名稱稱説他。他的父親名叫雛訛只，任桂州觀察使，高永昌占據東京，雛訛只率領衆兵攻打他，不勝而死亡。

李石誠樸寬厚少於言談，但度量見識超人。天會二年，被授予世襲謀克，任行軍猛安。睿宗任右副元帥時，引進安置李石在軍隊中，隸屬於宗弼。八年，任命爲禮賓副使，轉任洛苑副使。天眷元年，在汴京設置行臺尚書省，李石任汴京都巡檢使，歷任大名少尹、汴京馬軍副都指揮使，積官至景州刺史。海陵王修建燕京的皇宫居室，李石總領皇城端門的勞役。海陵王遷都到燕京，李石依慣例入宫朝見。海陵王指着李石説道："這不是葛王的舅父嗎?" 葛王，指的是世宗。不久，任命爲興中少尹。李石知道海陵王猜忌皇族中人，很爲海陵王前次説的話不安，任期滿，藉口有病回到家鄉。世宗任東京留守，抵禦契丹的括里，李石留在東京巡察城中。海陵王命副留守高存福偵察世宗的行動，知軍李蒲速越知道存福的圖謀，把這事告訴了世宗，李石因此勸世宗首先除掉存福，然後舉行大事，世宗聽從了。大定元年，李石因擁立世宗的功勞任户部尚

何，拜參知政事。

書。没過多久，拜授爲參知政事。

阿瑣殺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東京，而群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曰：“正隆遠在江、淮，寇盜蜂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因此時直赴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惟陛下無牽於衆惑。”上意遂决，即日啓行。世宗納石女後宫，生鄭王永蹈、衛紹王永濟，是爲元妃李氏。

阿瑣誅殺了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派遣使者到東京上表，而群臣中多數的人都勸世宗前往上京。李石上奏説：“海陵王遠在長江和淮水，匪盜蜂擁而起，百姓都伸頸向東殷切盼望你，應趁這時機直接奔赴中都，占據中心地區向天下發號施令，這是萬代的事業。希望陛下不要被衆人的疑惑所牽制。”世宗的心意便决定了，當日就從東京啓行。世宗娶了李石的女兒到皇宫，生鄭王永蹈和衛紹王永濟，這就是元妃李氏。

三年，户部尚書梁銶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僞相雜，請一切停罷。”石買革去舊貼，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與之。上聞其事，以問梁銶。梁銶對不以實。上命尚書左丞翟永固鞫之。梁銶削官四階，降知火山軍，石罷爲御史大夫。久之，封道國公。

大定三年，户部尚書梁銶上奏説：“大定以前，官吏士兵俸粟糧的支領簿帖真假混雜，請求全部停止使用。”李石收買了廢棄不用的舊帖，到倉庫支領粟糧，糧倉的官吏不敢違抗，把新粟糧給予了他。世宗聽説了這件事，以此詢問梁銶。梁銶没有説出真實情况。世宗命令尚書左丞翟永固去審問。梁銶被削减官階四級，降職知火山軍，李石被降任爲御史大夫。過了許久，封李石爲道國公。

六年，上幸西京，石與少詹事烏古論三合守衛中都宫闕。詔曰：“京師巡禦不可不嚴。近都猛安内選士二千人巡警，仍給口豢芻粟。”謂宰臣曰：“府庫錢幣非徒聚貨也，若軍士貧弱，百姓困乏，所費雖多，豈可已哉。”故事，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問起居。上以使傳頻煩，命二十日一進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故。賜第一區。

大定六年，世宗前往西京，李石與少詹事烏古論三合守衛中都的宫城。世宗下詔説：“京城的巡邏守衛不可以不嚴密。在靠近都城的猛安部族内挑選士兵二千人巡邏警戒，依例供給人口和牲畜的糧草。”又告訴輔政大臣説：“府庫中的錢幣不衹是用作收聚財物，如果兵士貧窮衰弱，老百姓貧困缺乏，花費雖然多，難道可以算了嗎?”按照舊日的制度，凡是皇上出行巡幸，留守中都的官吏每隔十天就要上表問安。世宗因使者往返頻繁，下令二十天進獻一次表奏。七年，拜授李石爲司徒，兼任太子太師，御史大夫依舊。賜予他住宅一所。

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温，平章政事合喜之侄也，贓濫不法，石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爲天下奸污未盡誅耳。”聞者悚然。一日，上謂石曰：“御史分别庶官邪、正。卿等惟劾有罪，而未嘗舉善也，宜令監察分路刺舉善惡

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温，是平章政事合喜的侄子，他貪贜枉法，李石就上奏彈劾他。正當李石陳奏此事時，宰相下殿佇立，等了很久。退朝後，宰相又問李石奏事爲什麽這樣久，李石臉色嚴肅地説：“正是因爲天下犯法貪污的還没有全部被誅殺罷了。”聽到這話的人感到震動。一天，世宗告訴李石説：“御史應該區别百官的邪和正。你們衹彈劾有罪的人，但没有舉薦好的，應令監

以聞。"

石司憲既久，年寖高。御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新條改斷者。上曰："若在制前行者，豈可改也。"上御香閣，召中丞移剌道謂之曰："李石耄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不當，豈涉於私乎?"他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惡邪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善事，亦不負此職也。"十年，進拜太尉、尚書令。詔曰："太后兄弟惟卿一人，故命領尚書事。軍國大事，涉於利害，議其可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

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奏事，石神色不懌。世宗察之，謂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事，卿當共議可否。在上位者所見有不可，順而從之，在下位者所見雖當，則遽不從乎? 豈可以與己相違而蓄怒哉。如此則下位者誰敢復言?"石對曰："不敢。"上曰："朕欲於京府節鎮運司長佐三員内任文臣一員，尚未得人。"石奏曰："資考未至，不敢擬。"上曰："近觀節度轉運副使中才能者有之。海陵時，省令史不用進士，故少尹節度轉運副使中乏人。大定以來，用進士，亦頗有人矣，節度轉運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聞，朕將用之。朝官不歷外任，無以見其才，外官不歷隨朝，無以進其才，中外更試，庶可得人。"他日，上復問曰："外任五品職事多闕，何也?"石對曰："資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對不稱旨，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進封廣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輟朝臨弔，哭之慟，賻錢萬貫，官給葬事。

察御史分路察訪，列舉官吏的優劣上報。"

李石掌管御史臺已有很長時間，漸漸年老。御史臺上奏，對朝廷定制前已經裁決的事情，請求按照新條例另行裁處。世宗說："如果在定制以前已經執行了的，怎能改變呢。"世宗親臨香閣，召來中丞移剌道告訴他說："李石已經很老了，你們應該竭盡心力。前次上奏的事情很不恰當，難道牽涉到私情麼?"另一天，又告訴李石說："你近來多次上奏的都是平常之事。臣下的善與惡、邪與正，没有談論到。你老了，不能够長久地任這個官職，如果你能够奏上一件或二件好事，也不辜負這官職。"十年，李石進位爲太尉、尚書令。世宗下詔説："太后的兄弟衹剩你一人了，所以任命你領尚書事。軍務與國政是大事，涉及到利害關係，需論證是否可行，小事情就不煩勞你了。"進封爲平原郡王。

平章政事完顏守道上奏政事，李石有不滿的神情。世宗察覺到了，對李石説："守道所上奏的，既然不是他個人的私事，你就應當共同商議是否可行。在高位的人見解有不當之處，能附和而聽從，在下位的人見解雖然恰當，反而不聽從嗎? 難道可以因爲同自己的意見相違背而積怒嗎? 這樣在下位的官吏誰還敢再説話呢?"李石回答説："不敢。"世宗説："朕打算在京府節鎮運司的正副三位官員内任命文臣一員，還没有獲得恰當的人。"李石上奏説："資歷不够格的人，不敢考慮。"世宗説："近來觀察在節度轉運副使中有才能的人是有的。海陵王時，省中令史不任用進士，所以少尹、節度副使和轉運副使中缺乏人才。大定以來，任用了進士，也相當有人才了，節度轉運副使中有廉潔能幹的人舉出姓名奏聞，我將要予以任用。在朝中的官員不出任地方官，不能够顯示其才能，地方官不入朝班就不能增進他的才能，在中央和地方交替試用，大概就能够獲得人才了。"後來，世宗又詢問説："地方上的五品職事官缺員多，這是什麽原因?"李石回答説："資歷合格的人很少。"世宗説："如果有賢良能幹的，應當不拘資格任用。"李石回答不符合旨意，上表請求解職，就以太保退休，進

少府監張僅言監護，親王、宰相以下郊送，謚襄簡。

封爲廣平郡王。十六年，薨。世宗停止視朝親臨吊唁，哭得很悲痛，賜給喪葬費一萬貫，官府經辦安葬事宜。少府監張僅言主持治喪，親王和宰相以下的官吏到郊外送葬，謚號稱襄簡。

石以勛戚，久處腹心之寄，内廷獻替，外罕得聞。觀其劾奏徒單子温退答宰臣之問，氣岸宜有不能堪者。時論得失半之，亦豈以是耶？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復何憂。"及中年，以冒粟見斥，衆譏貪鄙，如出二人。史又稱其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爲長者言如是，又與他日氣岸迥殊。

李石因爲是有功勞的皇族親戚，長期處在中樞機構，他在宫内進獻良策議除弊病，外面很少能得知。觀察他上奏彈劾徒單子温退下後回答輔政大臣的問話，氣勢傲岸應當有不能忍受的。當時對他的評論是得和失各占一半，難道也是以這件事而論嗎？舊的史籍記載他少年時貧困，貞懿后周濟他，他不接受，説："國家正在急着任用人才，正應該自我勉勵，哪用擔憂貧困。"貞懿后感動得流淚説："你如果能够這樣，我還有什麽擔憂呢。"到中年時，因冒領粟糧被斥退，衆人指責他貪婪卑鄙，這些行爲好像出在兩個人身上。史籍又説他還没有顯貴的時候，有人怠慢了他，到他擔任宰相時，那人因爲有事去見李石，顯得恐懼。李石説："我哪會是記舊怨的人。"對待他更加寬厚。能够像這樣説出謹厚者的話，又與他以後的氣勢傲岸的情形迥然不同。

山東、河南軍民交惡，争田不絶。有司謂兵爲國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無争，是爲長久之術。"趣有司按問，自是軍民之争遂息。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貴等陰謀久不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論斬。石是之。又議從坐，久不能决。石曰："罪疑惟輕。"入，詳奏其狀，上從之，緣坐皆免死。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没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

山東、河南的軍和民互相懷恨，争田不止。有關部門認爲軍隊是國家的根本所在，暫時應予寬容。李石持不可寬容的意見，説："軍隊和老百姓是一體，哪一個輕哪一個重？國家所依仗以立國的是法度，法度不分明，所以下面的敢於輕易冒犯。衹當劃明各自的田地疆界，公布法制禁令，使他們不發生争奪，這纔是長遠的辦法。"催促官吏去察問，從此軍民的争奪便平息了。北京平民曹貴圖謀造反，大理寺官員在殿廷中議論，説曹貴等人的陰謀長久不能付諸行動，在法律是"文詞的道理不能够煽動衆人，威信和力量不足以統率他人"，按罪衹是判定爲處斬。李石表示贊同。又商議相關罪犯的判處，長久不能决定。李石説："罪案有疑就從輕發落。"入朝，詳細地上奏了其中的情狀，皇上聽從了，因牽連而獲罪的人都被免去死罪。北部邊疆年年告急，朝廷打算調發民工挖深溝作爲抵禦。李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都説："不能這樣辦。古代修築長城來防備北方，白白地浪費了民力，對軍事没有好

力，爲此無益。"議遂寢。是皆足稱云。

處。北方民族的風俗習慣是沒有固定的居住地，出入也不固定，祇應用恩德來感化他們。如果用深溝，必定要設置戍守軍隊，但北方風沙多，不到一年，溝壕已被風沙填平了。不可以疲憊中原有用的民力，做這沒好處的事情。"這議論於是止息了。這些事都是值得稱道的。

世宗在位幾三十年，尚書令凡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顔守道以功，徒單克寧以顧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子獻可、遠可。

世宗在位將近三十年，任尚書令的共有四個人：張浩以舊職繼任，完顔守道憑藉功勞，徒單克寧靠接受了皇上的遺詔，李石因擁立皇上，其餘就沒有誰得到這職位。明昌五年，李石陪位世宗廟廷分享祭祀。他的兒子名叫獻可和遠可。

李獻可

獻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進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孫舉進士，甚盛事也。"累官户部員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召爲大興少尹，遷户部侍郎，累遷山東提刑使。卒。衛紹王即位，以元舅贈特進，追封道國公。子道安，擢符寶郎。

李獻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他考中進士。世宗高興地說："太后家裏有子孫登進士第，這是很盛大的事。"幾次升遷至户部員外郎，因事獲罪降任爲清水令，召入任大興少尹，升任户部侍郎，多次遷升至山東提刑使。去世。衛紹王即位，因他是自己的大舅父而贈官爲特進，追封爲道國公。他的兒子名叫道安，被提拔爲符寶郎。

完顔福壽

完顔福壽，曷速館人也。父合住，國初來歸，授猛安。天眷二年，福壽襲父合住職，授定遠大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海陵省并猛安謀克，遂停封。

完顔福壽，是曷速館人。他的父親名叫合住，建國初期來歸附，授予猛安。天眷二年，福壽承襲了父親合住的官職，被授任爲定遠大將軍，多次加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海陵王裁省合并猛安謀克，於是停止封授。

正隆末，海陵伐宋，福壽領婁室、臺答藹二猛安由山東道進至泰安。既受甲，福壽乃誘將校北還，而高忠建、盧萬家奴等亦各率衆萬餘俱歸東京，欲共立世宗。至遼口，世宗遣徒單思忠、府吏張謀魯瓦等來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數騎馳入軍中，見福壽等問曰："將軍何爲至此?"福壽等向南指海陵而言曰："此人失道，不能保天下。國公乃太祖皇帝親孫，我輩欲推戴爲主，以此來耳。"諸軍皆東向拜，呼萬歲。爲書以授思忠。於是督諸軍渡遼水，徑至東京城下，即諭軍士擐甲入衛宫城，殺高存福

正隆末年，海陵王討伐宋朝，福壽率領婁室和臺答藹二猛安從山東的道路行進到泰安。領取鎧甲後，福壽就誘使將士向北撤回，而高忠建和盧萬家奴等人也各自率領一萬多人馬一起歸往東京，想共同擁立世宗。軍隊到達遼口時，世宗派遣徒單思忠和府吏張謀魯瓦等人來迎接，觀察他們的去留動態。思忠等人帶着幾名騎兵奔入軍隊中，見福壽等人探問說："將軍爲什麽來到這裏?"福壽等人面向南方針對海陵王而說道："這個人無道，不能够保有天下。國公是太祖皇帝的親孫子，我們打算推舉擁戴他爲君主，就爲此而來罷了。"衆軍都向着東方作揖跪拜，呼喊萬歲。福壽寫了書信交與思忠。於是督促衆軍渡過遼水，一直到達東京城下，立即曉諭士兵穿上鎧甲

等。明日，與諸將及東京吏民從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完顏謀衍勸進。世宗即位，以福壽爲元帥右監軍，賜以銀幣御馬。

入城保衛宮殿城池，處死了高存福等人。第二天，福壽與衆將以及東京的官吏百姓跟隨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完顏謀衍勸世宗即帝位。世宗即帝位，任命福壽爲元帥右監軍，賞賜銀和幣以及御馬。

初，謀衍之至也，大會諸軍，以福壽之軍居左，高忠建軍居右。忠建曰："何以我軍爲右軍?"謀衍曰："樹置在我，爾曷敢言!"福壽曰："始建大事，左右軍高下何足争也。"遂讓忠建爲左軍。世宗聞而賢之。未幾，從完顏謀衍討白彦敬、紇石烈志寧于北京。是冬，上聞臨潢尹兼元帥左都監吾扎忽等與窩斡戰不利，命福壽將兵進討。已敗賊，俘獲生口萬計。世宗以紇石烈志寧代之，召還，授興平軍節度使，復其世襲猛安，尋領濟州路諸軍事。大定三年，卒。

當初，謀衍到達後，大聚衆軍，將福壽的軍隊處於左方，高忠建的軍隊處於右方。忠建説："爲什麽把我的軍隊作爲右軍?"謀衍説："建置安排在於我，你怎敢亂説!"福壽説："剛開始建立大事，左右軍的高低哪裏值得去競争。"讓忠建的隊伍作左軍。世宗聽説後認爲福壽有賢德。不久，福壽跟隨完顏謀衍到北京去征討白彦敬和紇石烈志寧。這年冬季，世宗聽説臨潢尹兼元帥左都監吾扎忽等人與窩斡交戰不順利，下令福壽率領軍隊進伐。打敗賊軍後，俘虜的敵人和牲畜數以萬計。世宗以紇石烈志寧代替他，召他返回，任命爲興平軍節度使，恢復他的世襲猛安，隨即領濟州路諸軍事。大定三年，福壽去世。

獨吉義

獨吉義本名鶻魯補，曷速館人也。徙居遼陽之阿米吉山。祖回海，父祕剌。收國二年，曷速館來附，祕剌領户三百，遂爲謀克。祕剌長子照屋，次子忽史與義同母。祕剌死，忽史欲承謀克。義曰："長兄雖異母，不可奪也。"忽史乃以謀克歸照屋，人咸義之。

獨吉義本名叫鶻魯補，是曷速館人。後移居到遼陽的阿米吉山。他的祖父叫回海，父親叫祕剌。收國二年，曷速館人來歸附，祕剌統領三百户，於是被任爲謀克。祕剌的大兒子叫照屋，第二個兒子忽史與獨吉義是同母所生。祕剌死後，忽史想承襲謀克。獨吉義説："大哥雖然是異母所生，但不能剥奪他的承繼權。"忽史於是把謀克給了照屋，人人都稱道獨吉義講義氣。

義以質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爲管勾御前文字。天會十五年，擢右監門衛大將軍，除寧化州刺史。察廉，遷迭剌部族節度使、復州防禦使，改卓魯部族節度使、河南路統軍都監，爲武勝軍節度使。邊郡妄稱寇至，統軍司徙居民於汴，義獨不聽，日與官屬擊球游宴。統軍司使人責之，義曰："太師梁王南伐淮南，死者未葬，亡者未復，彼豈敢先發?此城中有榷場，若自動，彼將謂我無人。"既而果無事，統軍謝之，請以

獨吉義作爲人質到了上京。他擅長於女真、契丹文字，任管勾御前文字。天會十五年，被提拔爲右監門衛大將軍，任命爲寧化州刺史。通過考察，升任迭剌部族節度使、復州防禦使，改任卓魯部族節度使、河南路統軍都監，又任武勝軍節度使。邊郡謡傳敵寇要到，統軍司遷移居民到汴京，衹有獨吉義不聽信，每天與屬下官吏擊球游宴。統軍司命人責備他，獨吉義説："太師梁王向南討伐到淮南，南方死去的人没有安葬，逃亡的人没有回來，他們怎麽敢於先行發兵呢?這座城中有邊境的互市市場，如果自己先動，他們將要説我們没有能人。"後來果然没事，統軍向

沿邊唐州等處諸軍猛安皆隸于義。

他道歉，請求朝廷把沿邊境的唐州等處各軍及猛安都劃歸獨吉義管轄。

貞元元年，改唐古部族節度使，爲彰化軍，改利涉軍節度使。是時，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彦敬自北京使人陰結義，欲與共圖世宗。頃之，世宗即位，義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彦敬密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爲參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率諸道兵伐宋，若反旆北指，則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嫡母，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若太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窩斡必太熾。今正隆已渡淮，窩斡未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爲便。"上嘉納之。次榛子嶺，世宗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罷爲益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賜金五十兩、銀五百兩。三年，以疾致仕。四年，薨于家，年七十一。

貞元元年，獨吉義改任唐古部族節度使，又任彰化軍節度使，改任爲利涉軍節度使。這時候，海陵王討伐宋朝，各軍常常有逃跑回來的，而世宗在東京得人心。都統白彦敬從北京派人來暗中結交獨吉義，想與他一起陷害世宗。不久，世宗即位，獨吉義立刻來歸附，全部稟告了他與白彦敬密謀的緣由。世宗賞識他不欺騙，任命他爲參知政事。世宗對獨吉義説："海陵王率領各路軍隊討伐宋朝，如果他回師北上，那麽對付的計策該從哪兒着手呢?"獨吉義説："海陵王幹了許多不道義的事，殺死了他自己的嫡母，擁兵虐待衆人，一定會自取滅亡。陛下是太祖的孫子，現正是當即位的時候。"世宗説："你怎麽知道這一點?"獨吉義説："陛下這舉動如果太早，那麽海陵王還没有渡淮水，太遲了那窩斡的叛亂必定太猖狂。現在海陵王已經渡過淮水，窩斡還没有到太盛時，將士在南方，他們的家屬都在這裏，衹有早日駕臨中都爲宜。"世宗嘉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行至榛子嶺時，世宗聽説海陵王已死在軍隊中，就告訴獨吉義説："果真同你預料的一樣。"大定二年，獨吉義被降爲益都尹，兼任本路兵馬都總管，賞賜給他金五十兩、銀五百兩。三年，因病退休。四年，在家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子和尚，大定初，除應奉翰林文字，佩金牌。陀滿訛里也子撒曷輦充護衛，司吏王得兒加保義校尉，皆佩銀牌。持詔書宣諭中都以南州郡，及往南京諭太傅張浩。中道聞海陵遇害，南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賀，乃止。和尚爲奉使，擅廢置州縣官，輒行殺戮，詔尚書省鞫治之。十九年，詔以義孫引壽爲斜魯荅阿世襲謀克。義性辯給，善談論，服玩不尚奢侈，食不兼味云。

獨吉義的兒子叫和尚，大定初年，任命爲應奉翰林文字，佩帶金牌。陀滿訛里也的兒子撒曷輦充任護衛，司吏王得兒加授保義校尉，都佩帶銀牌。和尚帶着詔書去宣諭中都以南的州郡，并前往南京曉諭太傅張浩。在半路上聽説海陵王已經被殺害，南京以及都督府都獻表祝賀世宗即位，於是中止了。和尚任奉命使者，擅自罷廢設置州縣官，動不動就殺人，世宗詔令尚書省審理處治他。大定十九年，世宗下令以獨吉義的孫子引壽任斜魯荅阿的世襲謀克。獨吉義生性能言善辯，善於談論，在服用玩賞方面不崇尚奢侈，吃飯不用兩道菜。

贊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爲誰？"完顔守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嘆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顔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争長，完顔福壽讓忠建而己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吉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贊曰：章宗曾經詢問群臣："世宗當初在東京起事，他的大臣是誰？"完顔守貞回答説："僅有李石一個人。"章宗感嘆説："假如是這樣，的確是有天命。"完顔謀衍部署衆軍，高忠建計較高低，完顔福壽對忠建退讓而自己居在他的下位，他的功勞是很多的。在那個時候，獨吉義最先到，衆將還不肯歸附。由此推論，果真是靠天命，不是依靠人力。

烏延蒲离黑

烏延蒲离黑，速頻路哲特猛安人，改屬合懶路。祖思列，預平烏春、窩謀罕之亂，及伐遼、宋，皆有功，追授猛安，贈銀青光禄大夫。父國也襲猛安。蒲离黑從太祖伐遼，勇聞軍中。天眷三年，襲猛安，授寧遠大將軍，累官武寧軍節度使，遷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軍都總管。軍還，爲順義軍節度使。徒單合喜定秦、隴，蒲离黑統完顔習尼列、顔盞門都兵救德順州，改延安、平凉尹。致仕，封任國公。大定十九年卒。

烏延蒲离黑，速頻路哲特猛安部人，改屬合懶路。他的祖父叫思列，參與平息烏春、窩謀罕的叛亂，討伐遼國和宋朝時，都有功勞，被追授爲猛安，追贈爲銀青光禄大夫。他的父親國也承襲了猛安。蒲离黑跟從太祖討伐遼國，勇猛的名聲傳聞軍中。天眷三年，承襲了猛安，授任爲寧遠大將軍，多次升官至武寧軍節度使，升任爲京兆尹。海陵王討伐宋，蒲离黑代理武威軍都總管。軍隊撤回，任順義軍節度使。徒單合喜平定秦、隴，蒲离黑統領完顔習尼列、顔盞門都的軍隊去救援德順州，改任爲延安、平凉尹。退休，封爲任國公。大定十九年去世。

烏延蒲轄奴

烏延蒲轄奴，速頻路星顯河人也，後改隸曷懶路。父忽撒渾，天輔初，追授猛安，親管謀克。蒲轄奴身長有力，多智略，襲其父猛安謀克，階寧遠大將軍。天德二年，授陳州防禦使。貞元元年，改昌武軍節度使，以善綏撫，再任。海陵南征，改歸德尹，爲神策軍都總管。當屯濟州，比至山東，盗已據其城，蒲轄奴領十餘騎往覘之，忽爲其衆所圍，乃與軍士皆下馬，立而射之，殺百餘人。賊衆敗走，迤邐襲之，至暮而還。明日，攻破其城，號令士卒，毋害居民，郡中獲安。民感其惠，爲立祠以祭。

烏延蒲轄奴，是速頻路星顯河人，後改屬於曷懶路。他的父親叫忽撒渾，在天輔初年，被追授猛安及親管謀克。蒲轄奴身體高大有力氣，多智謀，承襲了他父親的猛安、謀克，官階爲寧遠大將軍。天德二年，授任爲陳州防禦使。貞元元年，改任昌武軍節度使，因善於安撫，再次留任。海陵王南征時，蒲轄奴改任歸德尹，爲神策軍都總管。蒲轄奴應當到濟州去駐扎，等他到山東時，盗賊已經占據了濟州城，蒲轄奴帶領十多名騎兵前往偵察，忽然被衆賊包圍，蒲轄奴於是同軍士都下馬，站立着朝衆賊射箭，射死了一百多人。衆賊敗逃，蒲轄奴連續地追擊，到天晚纔返回。第二天，攻克了城池，號令士兵，不要危害居民，郡中獲得了安定。老百姓感激他的恩惠，爲他建立祠廟來祭祀。

大定二年，爲慶陽尹。元帥左都

大定二年，蒲轄奴爲慶陽尹。元帥左都監徒

監徒單合喜奏宋軍十萬餘據險阻，剽掠郡邑，請益師。詔益兵七千，與舊兵合爲二萬。遣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領其軍以往。卒于軍，年六十一。子查剌。

單合喜上奏説宋軍十多萬人占據險要之地，搶劫郡城，請求增派軍隊。世宗下令增兵七千人，與原有軍隊合爲二萬人。派遣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等人分別帶領自己的軍隊前往。蒲轄奴在軍中去世，享年六十一歲。他的兒子叫查剌。

烏延查剌

烏延查剌，銀青光禄大夫蒲轄奴子也。力兼數人，勇果無敵。正隆六年伐宋，諸猛安謀克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括里陷韓州，圍信州，遠近震駭。查剌道出咸平，遂率本部亟還信州，與戰敗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且登其城，查剌下巨木壓之，殺賊甚衆，括里乃解去。查剌左右手持兩大鐵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爲“鐵簡萬户”。追及括里于韓州東八里許，賊方就平野爲陣，查剌身率鋭士，以鐵簡左右揮擊之，無不僵仆。賊不能成列，乃易馬督軍復擊之，賊衆大敗，遂走，東京、咸平、隆州民復帖然。

烏延查剌，是銀青光禄大夫蒲轄奴的兒子。他具有幾個人加在一起的力氣，勇敢果斷没有敵手。正隆六年討伐宋朝時，各猛安、謀克的兵員都前往了，州縣没有防備。契丹括里攻陷了韓州，包圍了信州，遠近的人爲之震驚害怕。查剌從咸平出發，率領本部人馬急速返回信州，交戰打敗了括里。不久，賊又整治軍隊圍攻，而且在登城，查剌推下大木壓去，殺死的賊兵很多，括里於是撤圍離去。查剌的左右手拿着兩個大鐵鐗，鐗有幾十斤重，人們稱他叫“鐵鐗萬户”。查剌在韓州以東大約八里的地方追趕上括里，賊軍正在向平坦的野地布陣勢，查剌親自率領精鋭將士，用鐵鐗左右揮動攻擊，賊兵没有不倒仆的。賊軍不能布成陣列，查剌於是换乘了坐騎督促軍隊重新攻擊，賊衆大敗，於是逃跑了，東京、咸平、隆州的老百姓恢復了安定。

世宗即位，查剌謁見，充護衛，爲驍騎副都指揮使，領萬户。擊窩斡，戰于花道。大軍未集，查剌在左翼，領六百騎與賊戰，殺賊三千餘人。宗亨、蒲察世傑七謀克戰不利，世傑走查剌軍，賊合圍攻之。查剌圜拒而戰，宗叙軍來援，賊乃引去。西過裊嶺，追及於陷泉。賊先犯右翼，查剌迎擊之，賊退走。窩斡募人刺之。僞護衛阿不沙身長有力，奮大刀自後斫查剌，查剌回顧，以簡背擊阿不沙，折其右臂。與紇石烈志寧軍合擊，賊遂大敗。

世宗即帝位，查剌去晋見，充任護衛，爲驍騎副都指揮使，任萬户。攻擊窩斡時，在花道交戰。大軍還没有會集，查剌在左方，帶領六百名騎兵與賊交戰，殺死賊軍三千多人。宗亨、蒲察世傑等七謀克軍交戰不利，世傑跑到查剌的軍隊中，賊軍合圍來進攻。查剌用圓陣抵禦交戰，宗叙的軍隊來援救，賊軍纔收兵撤走。查剌從西面越過裊嶺，在陷泉追趕上賊軍。賊首先進犯查剌的右方軍隊，查剌迎頭攻擊，賊軍退却。窩斡招募人刺殺查剌。僞政權的護衛阿不沙身高有力，舉起大刀從後面砍查剌，查剌回頭看見，用鐵鐗的背面擊打阿不沙，折斷了他的右手臂。查剌與紇石烈志寧的軍隊合力攻擊，賊軍便遭大敗。

窩斡平，以爲宿直將軍，賜銀三百兩、重綵二十端。丁父憂，以本官起復，襲其父猛安，除蔡州防禦使，改宿州，遷昌武軍節度使，徙鎮邠

窩斡被平定，任命查剌爲宿直將軍，賞賜銀三百兩、重綵二十端。因爲父親守喪而解職，服喪期未滿，以原官職被起用，承襲了他父親的猛安，任命爲蔡州防禦使，改任宿州，升任爲昌武

州。爲賀宋歲元使，射淮上柳樹，矢入其樹飲羽。宋人素聞其名，甚異之。改鳳翔尹，入爲右副點檢，出爲興中尹，改婆速路總管。高麗憚其威名，凡以事至婆速路者，望見而跪之。大定二十五年，爲興平軍節度使，卒官。查剌貞慤寡言，平居極和易，及臨戰奮勇，見者無不辟易，雖重圍萬衆，出入若無人之境云。

軍節度使，改任鎮守邠州。他任賀宋歲元使時，射淮水畔的柳樹，連箭頭和箭尾的羽毛都射進了樹裏。宋人平素就聽說過他的名聲，爲此非常驚奇。查剌改任爲鳳翔尹，被召入朝任右副點檢，又出任興中尹，改任爲婆速路總管。高麗人畏懼他的威名，凡是因事到婆速路的人，遠遠看見他就跪拜。大定二十五年，任興平軍節度使，死在官任上。查剌正直樸實少言語，平常非常謙和平易，到臨戰時奮發勇敢，看見他的人没有不驚退的，即使遇到有上萬人的層層包圍，他也如入無人之境。

李師雄

李師雄字伯威，雁門人也。有材力，喜談兵，慕古之英雄，故名師雄。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師至大名，師雄與府僚出降，攝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以爲大總管府先鋒都統制，知淄州。齊廢，爲汴京馬軍都虞候，歷知寧海軍、曹州刺史。皇統二年，爲武勝軍節度使。正隆末，爲河州防禦使。宋將吴璘軍攻秦、隴，會師雄以事就逮臨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謀欲出降，師雄止之。宋將權儀鞭馬方上浮橋，師雄射之，墜于橋下，遂擒權儀，宋師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幾，以疾歸汴，卒。

李師雄字伯威，是雁門人。他具有勇力，喜愛談論兵法，仰慕古代的英雄，所以取名叫師雄。宋宣和年間他以騎馬射箭登科舉，歷任大名、清平尉。金國軍隊抵達大名，師雄與府中同僚出城歸降，攝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立後，任命他爲大總管府先鋒都統制，知淄州。齊國被廢除後，任汴京馬軍都虞候，歷官知寧海軍、曹州刺史。皇統二年，任武勝軍節度使。正隆末年，任河州防禦使。宋將吴璘的軍隊攻打秦、隴時，恰巧師雄因事來到臨洮，宋軍到城下，州内的人登城拒守，商量想出城投降，師雄制止了他們。宋將權儀策馬正登上浮橋，師雄用箭射他，權儀墜落到橋下，於是捕捉了權儀，宋軍就退走了。師雄以後跟從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帶兵攻打河州，有功勞。不久，因病返回汴京，去世。

尼厖古鈔兀

尼厖古鈔兀，曷速館人。初爲大臭扎也，補元帥府通事。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鈔兀將輕騎數百與偵人數輩間道往救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鈔兀復敗之。宋人攻濟州，奪戰艦略盡。是時，鈔兀往宿州，分蒲魯虎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復戰艦。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由胡陵夜襲孛堇布輝營，士卒盡没。鈔兀從東平總管并力

尼厖古鈔兀，曷速館人。他當初是大臭的勤雜服役人，補官爲元帥府通事。宋將韓世忠統率軍隊數萬人包圍了邳州，鈔兀帶領輕裝騎兵數百人與幾個偵察人從小路前往救援，打敗了敵軍六千人。第二天，宋軍又包圍了下邳，鈔兀又打敗了他們。宋人攻打濟州，幾乎奪走了全部戰船。這時候，鈔兀前往宿州，分取蒲魯虎的軍隊，返回到大河時，與敵軍相遇，鈔兀奮力戰敗了敵軍，奪回了全部戰船。金軍再次攻取河南時，宋朝配合其主力作戰的將領從胡陵來夜襲了孛堇布

戰，却之。元帥府賞以銀幣。鈔兀勇敢，善伺敵虚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爲蕃部禿里，賜錢萬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匹。將之官，河間尹大臭白于元帥，請留鈔兀以給邊事，許之。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録功，授慶陽少尹。

輝的軍營，布輝的士兵全部陣亡。鈔兀跟從東平總管合力作戰，打退了宋軍。元帥府奬賞給他銀和幣。鈔兀英勇果敢，善於偵察敵軍的虚實情況，因此多次獲勝。元帥府禀承皇上的旨意加授他忠顯校尉，任蕃部禿里，賞賜錢一萬貫、幣帛三百匹、衣一套、馬二匹。鈔兀即將去赴任，河間尹大臭向元帥禀陳，請求留下鈔兀以便完善邊務，允許了。又賞賜他錢一萬貫、銀二百五十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記功，鈔兀被授任爲慶陽少尹。

海陵將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諭之曰："汝久在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僕散忽土、留守石抹懷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置諸法。今命汝與都統白彦敬、副統紇石烈志寧進討。"因賜具裝厩馬四匹。鈔兀與彦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遼陽，鈔兀迎謁，遷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札忽、副統渾坦討窩斡。鈔兀行至窊歷，與窩斡遇，左軍小却，鈔兀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僕散忠義自花道追之，鈔兀以前鋒追及于陷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改東北路。

海陵王將要討伐宋朝，但契丹反叛了，召鈔兀入朝曉諭他説："你長久在邊疆，多次建立戰功。前次派遣樞密使僕散忽土、留守石抹懷忠等人征討契丹，出兵很久而没有功效，已經依法處治。現在命令你與都統白彦敬、副統紇石烈志寧進兵征討。"因此賞賜給披有全副鎧甲的厩馬四匹。鈔兀與彦敬等人抵達北京，没能繼續進軍。逢世宗在遼陽即帝位，鈔兀迎見拜謁，遷爲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札忽、副統渾坦征討窩斡。鈔兀行進到窊歷，與窩斡相遇，鈔兀的左方軍隊稍有退却，鈔兀持槍飛馳進入窩斡的陣中，親手殺死了二十多人，賊軍纔退去。元帥僕散忠義從花道去追擊窩斡，鈔兀率先鋒軍在陷泉追趕上，於是大敗窩斡。戰事平息後，鈔兀升任西北路招討使，改任東北路招討使。

鈔兀與完顔思敬有隙，思敬爲北京留守，奉詔至招討司，鈔兀不出餞。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臭扎也，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詔使。當内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敬爲平章政事，東北路招討使鈔兀以私取諸部進馬，事覺被逮，將赴京師。鈔兀爲人尚氣，次海濱縣，慨然曰："吾豈能爲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大定十九年，詔以鈔兀舊功，授其子和尚世襲布輝猛安徒胡眼謀克。

鈔兀與完顔思敬有仇怨，思敬任北京留守，奉帝命來到招討司，鈔兀不出來餞行。世宗聽説了，派使者嚴責他説："你本來是大臭的服役人，出身低微。受到國家的厚恩，多次擔任重要的職位，却因私人的仇怨，不爲奉詔使臣餞行。應當内心反省自責，以後不要再這樣。我不能再三曲意地寬恕你。"後來思敬任平章政事，東北路招討使鈔兀因私自拿走各部進獻朝廷的馬匹，事情發覺被逮捕，將要送往京城。鈔兀爲人崇尚氣節，走到海濱縣時，他神情激昂地説："我怎能被思敬侮辱啊。"於是自縊死去。大定十九年，世宗下令以鈔兀舊日的功勞，把布輝猛安徒胡眼謀克授予他的兒子和尚并世代承襲。

孛术魯定方

孛术魯定方本名阿海，内吉河人也。材勇絶倫。海陵素聞其名。天德初，召授武義將軍，充護衛。數月，轉十人長，遷宿直將軍，賜予甚厚。尋爲殿前右衛將軍，又三月，擢殿前右副點檢，世襲猛安，改左副點檢。出爲河南尹，改彰德軍節度使。

孛术魯定方本名叫阿海，是内吉河人。他的才力果勇無與倫比。海陵王平素就聽說了他的名聲。天德初年，召入朝，授予武義將軍名號，充當護衛。幾個月後，轉任十人長，遷宿直將軍，賞賜很豐厚。隨即任殿前右衛將軍，又過了三個月，提拔爲殿前右副點檢，世襲猛安，改任左副點檢。出朝任河南尹，改任彰德軍節度使。

海陵南伐，定方爲神勇軍都總管。大定二年，宋人陷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定方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南及北面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是時，宋兵由鵶路出没，定方至襄城，得敵虚實，遂牒諭汝州屬縣曰："我率許州戍兵十二萬徑取汝州，爾等可備糧草二十萬，使人揚言欲據要路絶宋兵往來。"既而定方引兵趨鵶路，宋人聞之，果棄城遁去。定方至魯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輕騎二百追至布袴叉，擊敗之，遂復汝州。授鳳翔尹。

海陵王討伐南方，定方任神勇軍都總管。大定二年，宋人攻陷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派遣定方帶領四千軍隊前往奪取。汝州東南方以及北面都是山林險隘，不可用騎兵交戰。這時候，宋軍在鵶路或隱或現，定方到了襄城，獲得了敵軍的虚實情况，於是發文書曉諭汝州所屬的縣説："我率領許州的戍軍十二萬人直接去奪取汝州，你們可準備糧草二十萬，叫人對外宣揚要占據交通要道斷絶宋軍的往來。"然後定方帶兵奔赴鵶路，宋人聽説了，果然棄城逃離。定方到了魯山縣境，得知宋軍已經逃走，便派遣輕裝騎兵二百人追趕到布袴叉，擊敗宋軍，於是收復汝州。授任爲鳳翔尹。

宋人阻邊，以本職行河南道軍馬副統，率步騎六萬，將由壽州進軍，次亳州。宋李世輔陷宿州，定方從左副元帥志寧戰於城下。時天大暑，定方督戰，馳突敵陣中，出入數四，渴甚，因出陣下馬取水，爲人所害，年四十四。上聞而閔之，詔有司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贈金紫光禄大夫。

宋人擁兵在邊界，定方以原官職任河南道軍馬副統帥，率領步兵騎兵六萬人，將從壽州進軍，暫駐在亳州。宋朝的李世輔攻陷了宿州，定方跟從左副元帥志寧在宿州城下與宋軍交戰。當時的氣候酷熱，定方督戰，在敵陣中奔馳衝突，出入多次，他非常渴，因此出陣下馬取水，被人害死，享年四十四歲。皇上聽説後哀憐他，令有關部門舉行祭奠，賜給助喪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

夾谷胡剌

夾谷胡剌，上京宋葛屯猛安人。初在左副元帥撻懶帳下，有戰功，授武德將軍，襲其父謀克。正隆末，山東盜起，胡剌爲行軍猛安討賊，遇賊千五百人於徐州南，敗之。山東路統軍司選諸軍八百人作十謀克，胡剌將之，與驍騎軍皆隸點檢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騎兵三百二十往揚州，

夾谷胡剌，是上京宋葛屯猛安人。他當初在左副元帥撻懶的軍隊中，立有戰功，被授任爲武德將軍，承襲了他父親的謀克。正隆末年，山東的盜賊興起，胡剌任行軍猛安去征討盜賊，在徐州以南與賊一千五百人相遇，打敗了他們。山東路統軍司挑選衆軍中的八百人分爲十謀克，胡剌統率他們，與驍騎軍一起隸屬於點檢司。行進到淮南時，海陵王派遣胡剌率騎兵三百二十人前往

敗宋兵千五百人於宣化鎮。僕散忠義伐宋，胡剌領萬户由泗州進戰，遇敵於宿州，歿于陣，贈鎮國上將軍。

蒲察斡論

蒲察斡論，上京益速河人，徙臨潢。祖忽土華，父馬孫，俱贈金紫光禄大夫。斡論剛毅有技能。天輔初，以功臣子充護衛，遷左衛將軍、定武軍節度使，召爲右副都點檢。天德初，授世襲臨潢府路曷吕斜魯猛安，改東平尹，賜錢千萬，累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爲右領軍都監。大定二年，仍爲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統軍使。

宋以萬人據壽安縣，嵩州刺史石抹突剌、押軍萬户徒單賽補以騎兵三百巡邏，遇于縣東，請師於斡論。斡論使猛安完顔鶻沙虎率七百人助之。宋兵多，突剌使士卒下馬，跪而射之。宋兵不能當，走入縣城。突剌進逼之，宋人棄城去，追及于鐵索口，復大敗之，遂復壽安。改北京留守、大定尹，卒官。

夾谷查剌

夾谷查剌，隆州失撒古河人也。祖不剌速，國初授世襲曷懶兀主猛安、曷懶路總管。父謝奴，官至工部尚書。查剌狀貌魁偉，善女直、契丹書。天德初，以功臣子充護衛。二年，授武義將軍。未幾，擢符寶郎，凡再考，出爲灤州刺史，改知平定軍事。海陵南征，爲武威軍副都總管。軍還，大定二年，授景州刺史，遷同知京兆尹。

時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與宋將吴璘相拒於德順州，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遣查剌與諸將議破敵策。璋等議曰："我兵雖屢勝，而敵兵不退者，

揚州，在宣化鎮打敗了宋軍一千五百人。僕散忠義討伐宋朝時，胡剌任萬户從泗州進兵作戰，在宿州與敵軍相遇，死在戰陣中，朝廷追贈他爲鎮國上將軍。

蒲察斡論，是上京益速河人，後遷移到臨潢。他的祖父名叫忽土華，父親名叫馬孫，都被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斡論意志堅强有技能。天輔初年，以功臣的兒子充任護衛，遷爲左衛將軍、定武軍節度使，召入朝，任右副都點檢。天德初年，授予世襲臨潢府路曷吕斜魯猛安，改任爲東平尹，賞賜錢一千萬，經多次改任爲河南尹。海陵王討伐宋朝時，斡論以原官職任右領軍都監。大定二年，仍舊任河南尹，兼任河南路都統軍使。

宋朝用一萬人占據了壽安縣，嵩州刺史石抹突剌、押軍萬户徒單賽補率騎兵三百人去巡邏，在壽安縣以東與宋軍相遇，向斡論請求派軍隊增援。斡論命猛安完顔鶻沙虎率領七百人去助戰。宋軍人多，突剌命士兵下馬，跪地用箭射擊。宋軍不能抵擋，跑進了縣城。突剌進兵迫近縣城，宋人便棄城逃走，追擊到鐵索口，又大敗宋軍，於是收復了壽安縣。斡論改任爲北京留守、大定尹，死於任上。

夾谷查剌，是隆州失撒古河人。他的祖父名叫不剌速，建國初年授任爲世襲曷懶兀主猛安、曷懶路總管。父親名叫謝奴，官至工部尚書。查剌身材魁梧，相貌英武，擅長女真、契丹文字。天德初年，他以功臣的兒子充任護衛。二年，授官爲武義將軍。不久，被提拔爲符寶郎，經過兩次考課，出朝任灤州刺史，改任知平定軍事。海陵王征討南方時，查剌任武威軍副都總管。軍隊撤回，在大定二年時，被授任爲景州刺史，遷任同知京兆尹。

當時彰化軍節度使皇族璋等人與宋將吴璘在德順州相對抗，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派遣查剌去與衆將商議破敵策略。璋等人議論説："我軍雖然多次獲勝，但敵軍不退的原因，是由於敵人知

知我軍少故也。須都監親至，方可破敵。”於是合喜領兵四萬至，遂下德順州。入爲殿前右衛將軍，襲父猛安，改左衛將軍，遷右副點檢。有疾，丞相良弼視之，謂所親曰：“此人國器也。他人有疾，吾未嘗往焉。”九年，出爲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仍賜金帶。到官，治有勤績，邊境以安。其斷獄公平，道不拾遺。遷臨潢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蕃部畏服。改西北路招討使。上遣使宣諭曰：“今諸部初附，命汝撫綏，當使治聲達於朕聽。”大定十二年卒。

查剌性忠實，內明敏，每論大事，超越倫輩。太師勗嘗曰：“查剌不學而知，方之古人，如此者鮮矣。”

贊曰：陷泉之捷，震電燁燁。符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擁搮，淮、溈鈎瓠成矣。故列叙諸將之功焉。

道我軍人少。需要都監親臨戰陣，纔可能擊敗敵軍。”於是合喜帶領四萬軍隊到來，便攻克了德順州。查剌被召入朝任殿前右衛將軍，承襲了父親的猛安，改任爲左衛將軍，遷任右副點檢。查剌生病，丞相良弼去探視他，告訴自己親近的人說：“這人是國家的大才，其他人有病，我從没有去過。”大定九年，查剌出朝任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并賜給金帶。他到任後，治政有勤勞的功效，邊疆獲得安定。他審理和判决案件公平，東西遺失在路上没有人撿拾。升任爲臨潢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蕃族部落畏懼服從他。改任爲西北路招討使。世宗派遣使者宣諭說：“現在各部剛剛歸附，命令你去安撫，應當讓治政的名聲傳到朕耳裏。”大定十二年去世。

查剌生性忠誠老實，內在聰明敏捷，每論大事，見識超越同輩人。太師勗曾經說：“查剌不經過學習就知道，比起古人來，像他這樣的人也少啊。”

贊曰：陷泉這一戰的勝利，像震雷閃電般光輝燦爛。符離戰役的勝利，我軍聲勢顯赫。打擊隴、坻，曲折破壞淮、溈的局面就形成了。因此依次叙述衆將的功勞。

金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紇石烈志寧　僕散忠義　徒單合喜

紇石烈志寧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輦，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韓赤以來，與國家世爲甥舅。父撒八，海陵時賜名懷忠，爲泰州路顔河世襲謀克，轉猛安，嘗爲東平尹、開遠軍節度使。志寧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宗弼於諸婿中，最愛之。皇統間，爲護衛。海陵以爲右宣徽使，出爲汾陽軍節度使，入爲兵部尚書，改左宣徽使、都點檢，遷樞密副使，開封尹。

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北京留守蕭賾、西京留守蕭懷忠皆以征討無功，坐誅。於是，志寧爲北面副統，與都統白彦敬，以北京、臨潢、泰州三路軍討之。志寧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淮。彦敬、志寧聞世宗有異志，乃陰結會寧尹完顔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將攻之。而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補來招，彦敬、志寧殺其使者九人。世宗使完顔謀衍來伐，衆不肯戰，乃與彦敬俱降。世宗問曰："正隆暴虐，人望既絶，朕以太祖之孫即大位。汝殺我使者，又不能爲正隆死節，恐爲人所圖，然後來降。朕今殺汝等，將何辭?"彦敬未有以對，志寧前奏曰：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輦，上京胡塔安人。從他以上的第五代祖太尉韓赤以來，與皇族世代爲甥舅關係。他的父親名撒八，在海陵王時賜名爲懷忠，任泰州路顔河世襲謀克，轉任猛安，曾經任東平尹、開遠軍節度使。志寧沉穩堅毅，有遠大的謀略，娶梁王宗弼的女兒永安縣主，宗弼在他的衆女婿中，最喜愛志寧。皇統年間，志寧充當護衛。海陵王任命他爲右宣徽使，出朝任汾陽軍節度使，又入朝任兵部尚書，改任爲左宣徽使、都點檢，升任樞密副使，開封尹。

契丹撒八反叛，樞密使僕散忽土、北京留守蕭賾、西京留守蕭懷忠都因爲征討没有功效，獲罪被處死。於是，志寧任北面副統，與都統白彦敬，率北京、臨潢、泰州三路的軍隊去征討撒八。志寧到北京時，海陵王討伐宋朝已經渡過淮水。彦敬、志寧聽説世宗有稱帝的意圖，於是暗中聯絡會寧尹完顔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將要攻打世宗。但世宗已經即位，命石抹移迭、移剌曷補前來招降，彦敬、志寧殺死了世宗的九名使者。世宗命完顔謀衍前來討伐，衆人不肯迎戰，志寧就與彦敬一起投降了。世宗責問説："海陵王殘暴，既已完全喪失人心，朕憑太祖孫子的身份即皇帝位。你處死了我的使者，又不能爲海陵王盡忠而死，擔心被人謀算，然後前來歸降。朕今天要斬殺你等人，你有什麽話可説?"彦敬無話可對，志寧進前上奏説："臣等人

“臣等受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可謂忠於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

受到海陵王的厚恩，所以纔不投降，罪該萬死。”世宗說：“你們當初的心思也可以説是忠誠於所奉侍的人，從今天起侍奉朕，應以忠臣節義自勉。”

世宗使扎八招窩斡，扎八乃勸之，遂稱帝。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顔謀衍征之，志寧以臨海節度使都統右翼軍。窩斡敗于長濼，西走，志寧追及于霿𩄍河。賊已先渡，依岸爲陣，毀橋岸以爲阻。志寧與賊夾河，爲疑兵，與萬户夾谷清臣、徒單海羅於下流涉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絶，其中泥淖，乃束柳填藉，士卒畢濟。行數里，得平地，將士方食，賊奄至。賊據南岡，三馳下志寧陣。陣堅，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賊據上風縱火，乘烟勢馳擊。志寧步軍繼至，轉戰十餘合，火益熾，風烟突人不可當。會雨作，風烟乃熄，遂奮擊，大破之。於是，元帥謀衍、右監軍福壽不急擊賊，久無功，右丞僕散忠義請自討賊，而志寧擊賊有功，上以忠義代謀衍，志寧代福壽，封定國公，使蒲察通至軍中宣諭之。賊略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三縣，睥睨北京。會土河水漲，賊不得渡，乃西趨三韓縣。志寧方追躡之，元帥忠義與賊遇于花道，軍頗失利，賊見志寧踵其後，不敢乘勝，遂西走。是時，大軍馬瘦弱，不堪追襲，諸將欲止軍勿追。志寧獲賊候人，知賊自選精鋭，與老小輜重分道，期山後會集，可擊其輜重。忠義以爲然，遂過移馬嶺，進及裊嶺西陷泉。賊見左翼據南岡爲陣，不敢犯。右翼萬户烏延查剌擊賊少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等擊之，賊衆大敗，涉水走。窩斡母徐輦舉營由落括岡西去，志寧追及之，盡獲其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僞

世宗命扎八去招降窩斡，扎八却勸説窩斡拒命，於是窩斡自稱皇帝。世宗命右副元帥完顔謀衍征討窩斡，志寧以臨海節度使總統右翼軍隊。窩斡在長濼戰敗，向西逃走，志寧在霿𩄍河追趕上。賊軍已經搶先過河，靠近河岸布陣，毁壞了橋梁和河岸作爲障礙。志寧與賊隔着河，設置迷惑對方的軍隊，與萬户夾谷清臣、徒單海羅在下流涉水渡河。軍隊渡過河後，前面有支流河岸陡峭險峻，支流中是泥濘，於是捆扎柳枝填鋪在上面，士兵全都渡過去了。行進了數里，到了平地，將士正在吃飯時，賊軍突然來到。賊軍占據了南岡，三次向志寧的戰陣衝下來。志寧的戰陣堅固，他奮力作戰，左臂中了流矢，他戰鬥得像平常一樣。賊軍占據着上風放火，乘着烟火的勢頭奔馳攻擊。志寧的步軍接着來到，轉戰了十多回合，火勢越來越旺，風烟衝人不能抵擋。恰巧下起雨來，風烟纔熄滅了，於是奮勇攻擊，大敗了賊軍。在這時期裏，元帥謀衍、右監軍福壽不急速攻擊賊軍，長久没有功績，右丞僕散忠義自請去征討賊軍，而志寧擊賊有功勞，世宗以忠義代替謀衍，志寧代替福壽，封志寧爲定國公，命蒲察通到軍隊中去宣諭詔命。賊軍進犯懿州地界，攻陷了靈山、同昌、惠和三縣，窺伺北京。適逢土河水漲，賊軍不能渡過，於是向西奔赴三韓縣。志寧正緊隨後面追逐，元帥忠義在花道與賊軍相遇，戰况很不利，賊軍看見志寧跟在後面，不敢乘勝進攻，於是向西奔去。這時候，大軍的馬匹瘦弱，不能去追擊，衆將想停止追擊。志寧俘獲了賊軍的偵察人員，得知賊軍自己挑選了精鋭將士，與老幼及輜重部隊分路，約定在山後會合，可以去攻擊賊軍的輜重部隊。忠義認爲這樣做是對的，於是越過移馬嶺，進兵到了裊嶺西面的陷泉。賊軍看見左翼軍占據着南岡列陣，不敢進犯。右翼軍的萬户烏延查剌的攻擊使賊軍稍有後退，志寧與夾谷清臣等人展開攻擊，賊衆

節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窩斡走奚中，至七渡河，志寧復敗之。賊過渾嶺，入于奚中。志寧獲賊將稍合住，釋弗殺，許以官賞，縱之歸，約以捕窩斡自效。稍合住既去，見窩斡，秘不言見獲事，乃反間奚人于窩斡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貳志，不可不察。"當是時，窩斡屢敗，其下亦各有心，稍合住乃與賊帥神獨斡執窩斡，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寧與萬户清臣、宗寧、速哥等，追捕餘黨至燕子城，盡得所畜善馬，因至抹拔里達之地，悉獲之。逆黨既平，入朝爲左副元帥，賜以玉帶。

大敗，涉水逃去。窩斡的母親徐輦全營從落括岡向西退去，志寧追上他們，繳獲了他們的全部輜重，俘虜了五萬多人，各種牲畜難以數計。僞節度使六人，以及他們的部族都投降了。窩斡朝奚人中逃跑，到七渡河時，志寧又打敗他。賊軍越過渾嶺，進入到奚人中。志寧俘獲了賊軍將領稍合住，釋放而没殺他，許諾予以封官行賞，放他回去，相約以捉拿窩斡以贖罪。稍合住離去後，見了窩斡，隱瞞不説被俘獲的事，却向窩斡離間奚人説："陷泉戰役失利，奚人有二心，不能不留神考察。"這個時候，窩斡多次戰敗，他的部下也各自有打算，稍合住就與賊軍主將神獨斡拘捕了窩斡，到右都監完顏思敬那裏去投降了。志寧與萬户清臣、宗寧、速哥等人，追捕剩餘的同黨到了燕子城，全部獲得賊軍養的好馬，因此到抹拔里達這地方，把餘下的同黨全俘獲了。叛黨已平定後，志寧入朝任左副元帥，世宗賜給玉帶。

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都元帥忠義居南京，節制諸軍。宋將黄觀察據蔡州，楊思據潁昌。志寧使完顏王祥復取蔡州，黄觀察遁去。完顏襄攻潁州，拔之，獲楊思。乃移牒宋樞密使張浚，使依皇統以來舊式，浚復書曰："謹遣使者至麾下議之。"是時，宋得窩斡黨人括里、扎八，用其謀攻靈璧、虹縣，都統奚撻不也叛入于宋，遂陷宿州。括里等謀曰："北人恃騎射，戰勝攻取。今夏月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輔與之來攻宿州。歸德尹术甲撒速、宿州防禦使烏林荅剌撒、萬户温迪罕速可、裴滿婁室，不守約束，不肯堅壁俟大軍，輒出與戰，由是軍敗，城陷。剌撒嘗遣人入宋界貿易，交通李世輔，受其賂遺，久之，事覺，伏誅。謀克賽一坐故知不舉，除名。撻不也母斡里懶，緣坐當死，上曰："撻不也背國棄母，殺之何益？朕閔其老"，遂原

統領對宋朝的軍事時，志寧駐軍在睢陽，都元帥僕散忠義住在南京，調度管束各軍。宋將黄觀察占據了蔡州，楊思占據了潁昌。志寧命完顏王祥重新奪取蔡州，黄觀察逃走。完顏襄攻打潁州，攻取了，俘獲了楊思。志寧於是移交文書給宋朝的樞密使張浚，叫他依照皇統年間以來的舊規，張浚回信説："我謹派使者到你軍中商議這件事。"這時候，宋朝得到窩斡的同黨括里、扎八，采用他倆的謀略攻打靈璧、虹縣，都統奚人撻不也反叛到宋朝去了，於是宋軍攻陷了宿州。括里等人謀劃説："北方人依仗騎馬射箭，戰則勝，攻則克。現今夏季長期降雨，膠受潮鬆開，弓不能使用了。"所以李世輔與他們一起來攻打宿州。歸德尹术甲撒速、宿州防禦使烏林荅剌撒、萬户温迪罕速可、裴滿婁室，不按部署，不肯堅守壁壘等待大軍，擅自出去交戰，由此軍隊被打敗，城池陷落。剌撒曾經派人進入宋境内貿易，與李世輔交往，接受他的賄賂饋贈，時間久了，事情被發覺，剌撒伏罪被誅殺。謀克賽一因早知道不檢舉而獲罪，被除去名籍。撻不也的母親斡里懶，因牽連獲罪應當被處死，世宗説：

其死。詔撒速、剌撒、速可、婁室各杖有差，撒速、剌撒仍解職。世輔自以爲得志，日與括里、扎八置酒高會。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遁去耳。"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也。"括里等問候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撒合輦監軍也，軍至萬人，慎毋輕之。"大定三年五月二十日，志寧將至宿州，乃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爲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厄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爲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户蒲查擊敗之。右翼萬户夾谷清臣爲前行，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盡按敗將，將斬之，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騎兵居前，志寧使夾谷清臣當之。世輔別將以五六千騎爲一隊，與清臣遇，清臣踵擊之，宋將不能反旆。志寧麾諸軍力戰，世輔復大敗，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争城門而入，門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墮死於隍間，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世輔乘夜脱走。明日，夾谷清臣、張師忠追及世輔，斬首四千餘，赴水死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上以御服金綫袍、玉吐鶻、賓鐵佩刀，使移剌道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猛安、謀克并如陝西遷賞，蒲輦進官三階、重綵三

"撻不也背叛國家拋棄母親，殺死他母親有什麽好處？朕哀憐她是老年人"，於是赦免了斡里懶的死罪。世宗詔令對撒速、剌撒、速可、婁室各自按差别處以杖刑，撒速、剌撒仍然被解除了職務。世輔自認爲得意，每天與括里、扎八設酒宴盛會。志寧率精鋭軍隊一萬人，從睢陽出發，奔赴宿州，宫廷使臣來監督軍事，志寧通過他上奏説："這次戰役不煩勞皇上的思慮，臣衹擔心李世輔逃走罷了。"世輔聽説志寧的軍隊衹有一萬人，很輕視他，説："應當叫十個人捉拿一個人。"括里等人詢問偵察人員所見的大將旗幟的標志，知道是志寧，告訴世輔説："這是撒合輦監軍，軍隊上了一萬人，千萬不要輕視他。"大定三年五月二十日，志寧將要到達宿州，就下令跟隨的軍隊全部人都拿着旗幟，駐扎在宿州以西作爲疑兵，三個猛安的軍隊駐扎在宿州以南。志寧親自帶領大軍，駐扎在宿州的東南方，控制住李世輔回去的道路。世輔遠遠看見州城以西軍隊的戰旗遮住了田野，果然認爲大軍在州城以西，而認爲東南方兵少不值得憂慮，先去攻擊。世輔以步兵騎兵數萬人，都手持盾牌，背靠城池結成陣勢，外面用行馬阻擋。命偏師將領率兵三千人，從東門出去，想從陣後攻打志寧的軍隊，萬户蒲查擊敗這支軍隊。右翼軍的萬户夾谷清臣作爲先行，拆毁了行馬，用短兵器交戰，世輔的軍隊混亂了，衆將乘機進攻，追殺到城池下。這天晚上，世輔審查全部戰敗的將領，將要斬殺他們，其中的統制常吉畏懼而前來投奔，全部獲得了城中的虛實情况。第二天，世輔以所有的部隊出戰，騎兵處在前面，志寧命夾谷清臣去抵擋。世輔的偏將以五六千名騎兵作一隊，與清臣相遇，清臣接連攻擊，宋將領不能撤回去。志寧指揮衆軍奮力作戰，世輔又大敗，逃跑的人互相踐踏，尸體壓着尸體，又争着從城門逃入，城門被堵塞住了，人人各自都成了障礙，於是攀緣城墻上去，我軍從護城河外用箭射擊，攀城的宋兵往往墮落死在城壕裏，被斬殺的騎兵有一萬五千人，步兵有三萬多人。世輔趁着黑夜逃跑。第二天，夾谷清臣、張師忠追趕上世輔，斬殺四千多

端、絹六匹，旗鼓笛手、吏人各賜錢十貫。詔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

人，落入水中被淹死的難以數計，繳獲鎧甲三萬，其他的兵器非常多。世宗把自己的金縷袍、玉質腰帶、鑌鐵佩刀，命移剌道到軍中賜給志寧。凡是有功的將士，猛安、謀克都按陝西的先例升官行賞，蒲輦進升官階三級，賞重綵三端，絹六匹，旗手、鼓手、笛手、吏人每人賞賜錢十貫。世宗下詔給志寧說："你雖然年輕，前次征討契丹的戰功名列最前，現在又攻克大敵，朕很賞識你。"

宋人議和不能決，都元帥僕散忠義移軍泰和，志寧移軍臨渙，遂渡淮，徒單克寧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乃決意請和，使者六七往反，議遂定，宋世爲侄國，約歲幣二十萬兩、匹，魏杞奉誓書入見，復通好。志寧還軍睢陽，上以御服、玉佩刀、通犀、御帶賜之。詔曰："靈璧、虹縣、宿州兵士死者，朕實閔焉。宜歸葬鄉里，官爲齎送，人賻錢三十貫。"鳳翔尹孛术魯定方以下猛安謀克，官爲致祭。定方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猛安三百貫，謀克二百貫，蒲里衍一百貫，權猛安二百貫，權謀克一百五十貫，權蒲里衍七十貫。

宋人對講和決定不下來，都元帥僕散忠義移動軍隊到泰和，志寧移動軍隊到臨渙，便渡過淮水，徒單克寧奪取了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怕，纔決心請求講和，使者往返了六七次，和議纔確定，宋朝世代作爲侄國，約定每年交納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宋使臣魏杞捧着立誓文書入朝拜見，重新往來交好。志寧撤回軍隊到睢陽，世宗把御用服裝、玉飾佩刀、通天犀、御用腰帶賞賜給他。下詔說："在靈璧、虹縣、宿州死亡的士兵，我實在哀憐他們。應該運回到他們各自的家鄉去安葬，官府出資送回，每人給助喪錢三十貫。"鳳翔尹孛术魯定方以下猛安、謀克，官府爲他們舉行祭奠。賜給定方助喪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賜給猛安三百貫，謀克二百貫，蒲里衍一百貫，權猛安二百貫，權謀克一百五十貫，權蒲里衍七十貫。

五年三月，忠義朝京師，志寧駐軍南京。五月，志寧召至京師，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帥如故。志寧復還軍，賜玉束帶，上曰："卿壯年能立功如此，朕甚嘉之。南服雖定，日月尚淺，須卿一往規畫。"六年二月，志寧還京師，拜樞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群臣於東宮，志寧奉觴上壽，上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上手飲志寧，即以玉杓及黄金五百兩賜之。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寧子諸神奴。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于慶和

大定五年三月，僕散忠義到京城朝見，紇石烈志寧駐軍在南京。五月，志寧被召到京城，拜授爲平章政事，左副元帥依舊。志寧又返回軍中時，被賞賜給玉飾束帶，世宗說："你在壯年能够建立這樣的功勞，朕很賞識你。南方雖然平定，時間還不長，需要你去一次，加以規劃。"六年二月，志寧回到京城，拜授爲樞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是皇太子的生日，在東宮宴請群臣，志寧捧着酒杯上前祝壽，世宗喜悅，看着太子對他說："天下無事，我父子今天在一起快樂，都是靠這個人的力量。"叫太子取御座前的玉製大酒勺斟酒，世宗親手給志寧飲，就將玉質勺子以及黄金五百兩賞賜給他。把第十四個女兒下嫁給志寧的兒子諸神奴。八年十月，志寧進獻聘婚

殿。皇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歡飲終日，夜久乃罷。九月，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敘北征。既還，遣使者迎勞，賜以弓矢、玉吐鶻。入見，上慰勞良久。是日，封廣平郡王，復遣使就第慰勞之。皇太子生日，宴群臣於東宮，以玉帶賜志寧，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賜卿。"郊祀覃恩，從征護衛，皆有賜，進封金源郡王。

財物，世宗在慶和殿宴請百官。皇女以兒媳的禮儀拜見，志寧夫妻倆坐着接受了，整天歡樂飲酒，夜深纔停止。九年，拜授爲右丞相。十一年，代替宗敘征討北方。返回後，世宗派使者迎接慰勞，賜給弓箭、玉質腰帶。志寧入朝拜見，世宗慰勞他很久。這一天，被封爲廣平郡王，世宗又派遣使者到志寧家中慰勞他。皇太子生日那天，在東宮宴請群臣，世宗將玉帶賞賜給志寧，世宗說："這是梁王宗弼所服用的，所以賜給你。"在郊外祭祀天地普行封賞時，跟從志寧北征的護衛人員都給了賞賜，志寧進封爲金源郡王。

十二年，志寧有疾，中使看問，日三四輩，疾亟，賜金丹三十粒，詔曰："此丹未嘗以賜人也。"使者至，志寧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歲，薨。上輟朝，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陳甲柩前，復慟哭之。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葬事祠堂，皆從官給，謚武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宫。

十二年，志寧患病，宫中使者去看望慰問，每天有三至四人，病重時，世宗賜給金丹三十粒，下詔說："這丹藥從没有賞賜過其他人。"使者到時，志寧已經不能説話，衹是點頭而已。這一年，志寧去世。世宗停止視朝，親臨志寧的喪所，邊走邊哭着進去，悲哀感動了左右的人。將要安葬，世宗舉行祭奠，看見棺柩前陳列着鎧甲，又悲痛地哭起志寧來。賜助喪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安葬事宜和建祠堂，都由官府供給，謚號稱武定。十五年，在衍慶宫畫上志寧的像。

志寧妻永安縣主妒甚，嘗殺孕妾，及志寧薨後，諸神奴兄弟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使諭永安縣主曰："丞相有大功三，先朝舊臣，惟秦、宋二王功大，餘不及也。今養其孽子，當如親子視之。"二十二年，上問宰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孰愈？"尚書左丞襄奏曰："忠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志寧的妻子永安縣主妒嫉成性，曾經殺死懷孕的妾婦，到志寧去世後，諸神奴兄弟都生病死去，世宗很惋惜，派遣使者曉諭永安縣主說："丞相有三件大功，先朝的舊臣，衹有秦、宋二王的功勞大，其餘的人都趕不上丞相。現在你撫養丞相的庶子，應當像親生兒子那樣對待。"二十二年，世宗詢問輔政大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哪一個强？"尚書左丞襄上奏說："忠義治軍嚴密，這是他的長處。"世宗說："不是這樣。志寧面對敵軍，衝在士兵的前面，勇敢的氣概從太師梁王以來没有像他這樣的人。"明昌五年，志寧陪位世宗廟庭分享祭祀。

僕散忠義

僕散忠義本名烏者，上京拔盧古河人，宣獻皇后侄，元妃之兄也。高祖斡魯補，曾祖班覩，祖胡闌。父

僕散忠義本名叫烏者，上京拔盧古河人，他是宣獻皇后的侄兒，元妃的哥哥。他的高祖父名斡魯補，曾祖父名班覩，祖父名胡闌。他的父

背魯，國初世襲謀克，婆速路統軍使，致仕。

忠義魁偉，長髯，喜談兵，有大略。年十六，領本謀克兵，從宗輔定陜西，行間射中宋大將，宋兵遂潰，由是知名。帥府録其功，承制署爲謀克。宗弼再取河南，表薦忠義爲猛安。攻冀州先登，攻大名府以本部兵力戰，破其軍十餘萬，賞以奴婢、馬牛、金銀、重綵。從宗弼渡淮攻壽、廬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人，將帥之器也。"賞馬五匹、牛一百五十頭、羊五百口，領親軍萬户，超寧遠大將軍，承其父世襲謀克。

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閲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爲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爲反獄，倉猝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撾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八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遷西北路招討使，入爲兵部尚書。

僕散忽土嘗與海陵篡立，恃勢陵傲同列，忠義因會飲衆辱之，海陵不悦，出爲震武軍節度使。火山賊李鐵槍乘暑來攻，忠義單衣從一騎迎擊之，射殺數人，賊乃退。改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海陵召至京師謂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異時剽害良民，州縣不能制。汝宿將，故以命汝。"賜𦅾服、玉具、佩刀。閲再考，徙平陽尹，再徙濟南尹。以本官爲漢南路行營副統制，伐宋，克通化軍。

親名背魯，建國初期爲世襲謀克，任婆速路統軍使，退休。

忠義身材魁梧偉岸，長髯，喜愛談論兵法，有遠大謀略。他十六歲時，帶領本謀克士兵，跟隨宗輔平定陜西，在陣列間射中宋朝的大將，宋軍就崩潰了，從此名聲在外。元帥府記録了他的功勞，秉承皇上旨意委任他爲謀克。宗弼再次奪取河南時，上表舉薦忠義爲猛安。攻打冀州時他先登上城，攻打大名府他以本部軍隊奮力作戰，擊潰了大名府軍隊的十多萬人，被賞給奴婢、馬牛、金銀、重綵。又跟從宗弼渡過淮水攻打壽、廬等州，宗弼稱贊他説："這個男兒果勇謀略超過他人，是作將帥的人才。"賞給他馬五匹、牛一百五十頭、羊五百口，任親軍萬户，破格任爲寧遠大將軍，承襲了他父親的世襲謀克。

皇統四年，任命爲博州防禦使，忠義在公務以外的時間裏學習女真文字，以及古代的算術，經過一個月，全能通解。他在郡中不從事打獵、宴飲游樂，致力於本職工作，郡中一派清平景象。忽然有一夜天氣陰沉晦暗，囚徒商議在監獄中造反，倉促之間，將校都驚惶害怕没有辦法，忠義從容鎮定，衹叫掌管夜時的吏人擊鼓吹角，囚徒以爲天快要破曉，不敢出獄，自己重新戴上刑具。到每年一度對官員的考察時，郡中老百姓到朝廷請求留下忠義，下詔聽從了。八年，改任爲同知真定尹，兼任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遷任爲西北路招討使，召入朝任兵部尚書。

僕散忽土曾經參與海陵王的篡位行動，他依仗勢力侵侮傲慢同僚，忠義就在聚飲時當着衆人侮辱了他，海陵王不高興，就遣忠義出朝任震武軍節度使。火山的賊人李鐵槍趁着暑熱來進攻，忠義穿着單衣，帶着一名騎兵迎擊他，射死數人，賊衆纔退走。改任臨洮尹，兼任熙秦路兵馬都總管。海陵王召他到京城告訴他説："洮河的土地連接着吐蕃、木波，從前搶劫殺害良民，州縣不能制止。你是老將，所以任命你。"賞賜給雜綵服裝、玉製器具、佩刀。經過再一次對官員的考察，移任平陽尹，再次改任濟南尹。以原官職任漢南路行營副統制，討伐宋朝，攻克通化

軍。

世宗立，海陵死揚州，罷兵入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移剌窩斡僭號，兵久不决。右副元帥完顔謀衍既敗之于霿𩂯河，乃擁衆，貪鹵掠，不追討，而縱其子斜哥暴横軍中，士卒不用命。賊得水草善地，官軍躡其遺餘，水草乏，馬益弱，賊輒出山西，久無功。忠義請曰："契丹小寇，不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願效死力除之。"世宗大悦。即召還謀衍，勒歸斜哥本貫。拜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賓鐵、吐鶻、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連職之外并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詔諸將士曰："兵久駐邊陲，蠹費財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義爲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宜同心戮力，無或弛慢。"

世宗即位，海陵王死在揚州，忠義撤兵入京城朝見，拜任爲尚書右丞。移剌窩斡越分稱帝，出兵很久都没能討平。右副元帥完顔謀衍在霿𩂯河打敗窩斡後，却聚集衆兵，貪圖搶奪，不去追擊，而且放縱自己的兒子斜哥在軍隊中凶暴强横，士兵不肯效命。賊軍得到有水和草的好地，官軍跟在後面食用剩水殘草，水和草缺乏，馬越加衰弱，賊軍逃出山西，官軍長期没有功效。忠義請求説："契丹這小寇賊，没有及時消滅，致使煩勞皇上的憂慮。臣聽説君主憂慮是臣子的耻辱，願意貢獻我最大的力量除掉他們。"世宗大喜。立即召回了謀衍，强制斜哥回到他的原籍。拜授忠義爲平章政事，兼任右副元帥，封爲榮國公，賞賜給御府的貂皮裘衣、鑌鐵、腰帶、弓箭、大刀、裝備齊全的一對馬以及安山出産的鐵鎧甲、金牌，下詔説："軍隊中將領和士兵犯有罪過，連帥職務以外的一并按軍法處理，有功的人按規定遷升獎賞。"又令衆將士説："軍隊長久駐扎在邊疆，消耗花費財物，老百姓不能休養生息。現在以右丞忠義任平章政事、右副元帥，應當同心協力，不要鬆懈怠慢。"

忠義至軍，賊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陣而西行。忠義追之，及于花道，宗亨爲左翼，宗叙爲右翼，與賊夾河而陣。賊渡河，先攻左翼，偏敗，右翼救之，賊引去。窩斡乃以精鋭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别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追復及于裊嶺西陷泉。與賊遇，時昏霧四塞，跬步莫睹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不助惡，當爲開霽。"奠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岡，爲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獲其弟裊，俘生口三十萬，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珍以巨萬計，悉分諸軍。賊走趨奚地，遣將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既逾渾嶺，復進軍襲之，望風奔潰，遁入奚中，降者相屬

忠義到了軍隊，賊軍攻陷了靈山、同昌、惠和等縣，結成陣形向西行進。忠義追擊他們，在花道追上，宗亨爲左翼軍，宗叙爲右翼軍，與賊軍隔河列陣。賊軍渡過河，先攻打左翼軍，左翼軍的這一面被打敗，右翼軍去救援，賊軍引退。窩斡於是自帶精鋭部隊，以弱兵保護他的母親、妻子、物資從别的道路向西逃走，約定在山後會合。忠義在裊嶺以西的陷泉又追趕上。與賊軍相遇，當時昏暗的霧氣四面充塞，半步之内看不見物色，忠義祈禱説："猖狂的賊寇恣行暴虐，殺戮無罪的人，上天如不幫助惡人，應當爲我們放晴。"祭奠完後，昏暗的霧氣澄清了。交戰時，忠義在左面占據了南岡，布置了半弦月形的陣勢，從右迤邐向北，大敗了賊軍，捕獲了窩斡的弟弟裊，俘虜人口三十萬，繳獲各種牲畜十多萬，車輛、營帳、金銀、珍寶數以億計，全部分給了衆軍。賊軍逃奔奚人聚居的地方，忠義派遣

於路。詔忠義曰："卿材能素著，果能大破賊衆，朕甚嘉之。今遣勞卿，如朕親往。賜卿御衣、及骨睹犀具佩刀、通犀帶等。就以俘獲，均散軍士。"窩斡既敗，遂入于奚中。高忠建敗奚于栲栳山，移剌道取抹白諸奚之家，抹白奚乃降，窩斡勢益弱。紇石烈志寧獲賊將稍合住，縱之使歸，約以捕窩斡自贖，仍許以官賞。稍合住與其黨，執窩斡詣完顏思敬降。契丹平。忠義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玉帶賜之。

自海陵遇弒，大軍北還，而窩斡鴟張，命將徂征。及窩斡敗，其黨括里、扎八奔入于宋，宋人用其謀，侵掠邊鄙，攻取泗、壽、唐、海州。於是，宋主傳位于宗室子眘，是爲宋孝宗，雖嘗遣使來，而欲用敵國禮。世宗以紇石烈志寧經略宋事，制詔忠義以丞相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將，時大定二年也。

忠義將行，陛辭，上諭之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既至南京，簡閱士卒，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備。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使張浚，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俗抗衡，請會兵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疆埸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僚，敬造麾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隳其城，遷其民于宿、亳、蔡州，

將領跟踪追擊，到七渡河，又打敗了賊軍。賊軍已越過渾嶺，忠義的軍隊又進兵襲擊，賊軍聞風奔逃潰敗，逃入奚人中，投降的人連接不斷地排列在道路上。世宗下詔給忠義說："你的才能平素就顯著，果然能大破賊衆，朕很賞識你。現派遣使臣慰勞你，好像朕親自前往一樣。賜給你御用衣服、以及骨咄犀角的器具、佩刀、通犀腰帶等。就地將俘獲到的，公平散發給士兵。"窩斡已被打敗，就逃入到奚人中。高忠建在栲栳山打敗奚人，移剌道奪取了抹白衆奚人的家室，抹白奚人於是投降了，窩斡的勢力更加衰弱。紇石烈志寧俘獲了賊將稍合住，釋放了讓他回去，相約以捉拿住窩斡給自己贖罪，并許諾予以封官行賞。稍合住與他的同黨拘捕窩斡到完顏思敬那裏投降。契丹被平定了。忠義到京城朝見，拜授爲尚書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世宗把玉帶賞賜給他。

自從海陵王遭到殺害，大軍向北方撤回，而窩斡囂張，朝廷任命將帥前往征討。到窩斡被打敗，他的同黨括里、扎八奔入宋朝，宋人采用了他們的計謀，侵略搶劫邊界，攻奪了泗、壽、唐、海州。在這時候，宋帝傳皇位給皇族子趙眘，這就是宋孝宗，雖然曾經派遣使臣來，但想采用平等國的禮節。世宗任命紇石烈志寧處理對宋事宜，詔令忠義以丞相總管軍事，居住在南京調度約束衆將領，這時是大定二年。

忠義臨行前，入朝辭別，世宗曉諭他說："對方如果歸還侵占的疆土，進貢禮物依照舊規，就可以停止軍事行動。"忠義到南京後，檢閱士兵，分兵駐扎在要害地點，告誡衆將加强防備。命左副元帥志寧移交文書給宋朝的樞密使張浚，其中大概是說："能歸還所侵占的本朝界內的土地，各守原來劃定的疆界，一切事都依照皇統年間以來的舊有盟約，元帥府就會解除戒嚴。如果一定想對抗，請你結聚軍隊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回書給志寧說："國界時在彼時在此，兵家或勝或敗，哪裏有一定的，應當放到一邊不要說了。謹派遣官吏，恭敬地到你營中來商議。"這時候，已經收復了泗、壽、鄧州，請求毀壞這些

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善水草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泗、壽、唐鄧三道進發，宋人聞之，即自方城、葉縣以來田野皆燒夷之，使無所芻牧。忠義命唐、鄧道軍芻牧許、汝間。

州城，遷移那裏的老百姓到宿、亳、蔡州，世宗說："這三個州原本就是我們的地方，獲得了就停止其他行動。"忠義命將士選擇有好水草的地方休息，而且放牧馬匹，等到第二年攻奪淮南。當初，世宗詔令衆將從泗、壽、與唐鄧三路出發進兵，宋人聽說了，立即將從方城、葉縣以北的田野都燒光了，使軍隊没有地方割草放牧。忠義命令唐、鄧路的軍隊在許、汝之間割草放牧。

三年，忠義入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帥。無何，還軍中。忠義與宋相持日久，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豫選勁弓萬張於别庫。及自汴赴闕議軍，次濬州，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壁、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忠義還，以書責宋。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遣使二輩持與志寧書及手狀，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爲叔侄國。報書期十一月使入境，宋又使人來言，禮物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其事馳奏，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本國，復稟其主，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軍馬進取。世宗以詔諭之曰："若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稱臣，許世爲侄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前後凡七，宋人他托未從。忠義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

大定三年，忠義入朝奏事，就以丞相兼任都元帥。不久，回到軍中。忠義與宋朝相持的日子久了，擔心夏季久雨時，弓弦的力度容易減弱，宋軍或許會乘機進攻，就預先選擇了一萬張硬弓貯藏在别的倉庫裏。到他從汴京往赴朝廷商議事情，行達濬州時，宋將李世輔果真突然襲擊奪取了靈壁、虹縣，於是攻陷了宿州。忠義命人回到汴京，拿出貯存的硬弓供給志寧的軍隊，與宋人交戰，於是大勝，終究收復了宿州。忠義返回，用文書責備宋朝。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派遣使者二人拿着給志寧的文書以及親筆信，歸還海、泗、唐、鄧州所侵占的土地，相約爲叔侄國關係。回書約定在十一月使者入境，宋朝又命人來說，禮物還没有準備，請求等到十二月成行。忠義把這件事馳驛上奏，請求確定國書的標準，而且說宋朝的國書符合標準，就准許使者入界，如果不這樣，勢必要遣返回本國，回報他的君主，像這樣往返，常常要經過七八十天，恐怕會耽誤軍馬進攻奪取。世宗以詔書曉諭他說："如果宋人歸還疆土，每年交納的銀絹像從前一樣，可以免去他奉表稱臣，允許他世代爲侄國。"忠義於是送交文書給宋人，前後共有七次，宋人推托其他原因没有聽從。忠義移動大軍壓迫到淮水境界，派遣志寧率領非主力部隊渡過淮水，奪取了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畏懼了。但世宗考慮到天下的人飽受戰争的痛苦，想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令忠義行事要注意適度。

四年正月，忠義使右監軍宗敘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凉進發。詔從之。宋使胡昉以右僕射湯思退書來，

四年正月，忠義命右監軍宗敘入朝上奏，將要臨近暑月，請求等到秋天凉爽了出發進兵。世宗下詔聽從了。宋朝的使者胡昉帶來右僕射湯思

宋稱侄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留軍中，答其書，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罪，遣胡昉還國。邊事從宜措畫。"八月，詔忠義曰："前請俟秋涼進發，今已八月，復俟何時?"先是，忠義乞增金、銀牌，上曰："太師梁王兼數職，未嘗增也。"至是增都元帥金牌一、銀牌二十，左右副元帥金牌各一、銀牌各十，左右監軍金牌各一、銀牌各六，左右都監金牌各一、銀牌各四，三路都統府銀牌各二。乃定南界官員、百姓歸附遷賞格。

元帥府獲宋諜人符忠。忠前嘗至中都，大興府官詰問，忠執文據，及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知識，由是獲免，厚謝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款服，乃奏其事于朝，於是，大興少尹王全解職，德亨除名。和議始于張浚，中更洪遵、湯思退，及徒單克寧敗宋魏勝于十八里莊，取楚州，世宗下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事王之望書一一如約，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崇信軍、承宣使康湑，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并國書副本，宋世爲侄國，約歲幣爲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湑入見，其書曰："侄宋皇帝昚，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魏杞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侄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左副都點檢完顔仲爲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副之。

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留馬步軍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

退的書信，宋朝稱爲侄國，不肯加上世字。忠義把胡昉拘留在軍中，回覆了湯思退的書信，派使者以此奏聞。詔令説："使臣有什麽罪，遣送胡昉回國。邊疆的事適度籌劃。"八月，世宗詔令忠義説："前次請求等到秋天凉爽就出發進兵，現在已經是八月了，還要等到何時?"在此之前，忠義請求增加金、銀牌，世宗説："太師梁王兼任幾種職務，從没有增加過。"到這時候增加給都元帥金牌一面、銀牌二十面，左右副元帥金牌各一面、銀牌各十面、左右監軍金牌各一面、銀牌各六面，左右都監金牌各一面、銀牌各四面，三路都統府銀牌各二面。於是制定對前來歸附的南方邊界官員、百姓的升官行賞標準。

元帥府捕獲了宋朝的間諜符忠。符忠以前曾經到過中都，大興府的官員審訊他，符忠手持文書憑據，并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相識，因此獲得免罪，他重謝德亨，德亨接受了。符忠全部認了罪，元帥府就把這事上報朝廷，於是，大興少尹王全被解除官職，德亨被除去名籍。和議由張浚首先提出，中間經過洪遵、湯思退，到徒單克寧在十八里莊打敗宋的魏勝，攻取了楚州，世宗下詔進軍，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事王之望來文書一一遵照盟約，和議纔確定。宋朝派遣試禮部尚書魏杞，崇信軍、承宣使康湑，充任通問國信使，取到了宋帝的國書標準，以及國書副本，宋朝世代爲侄國，約定每年交納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國書仍舊書寫名字，下接再拜二字，不自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湑入朝拜見，宋朝國書説："侄宋皇帝昚，謹再拜致書至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宫殿下。"魏杞返回時，答覆的國書寫"叔大金皇帝"不寫名，不書寫"謹再拜"，衹説"致書與侄宋皇帝"，不用宋帝的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經確定，撤軍詔告天下。命左副都點檢完顔仲任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任他的副使。

忠義上奏官軍有十七萬三千三百多人，留下騎軍步軍共十一萬六千二百人駐守邊疆。世宗説："現在已經應允與宋朝講好，但駐守邊疆的

尚多，可除舊軍外，選馬一萬二千，阿里喜稱是，步軍虞候司軍共選一萬五千，及簽軍一萬，與舊軍通留六萬。富强丁多者摘留，貧難者阿里喜官給，富者就用其奴。其存留馬步軍於河北東西、大名府、速頻、胡里改、會寧、咸平府、濟州、東京、曷速館等路軍内，約量揀取。其西南、西北招討司，臨潢府、泰州、北京、婆速、曷懶、山東東西路，并行放還。"詔近侍局使裴滿子寧佩金牌，護衛醜底、符寶祗候馳滿回海佩銀牌，諭諸路將帥，以宋國進到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盡數給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曾過界者，人給絹二匹、銀二兩，不曾過界者銀二兩、絹一匹。阿里喜絹一匹。謀克倍軍人，猛安倍謀克。押軍猛安謀克年老有勞績者，量與除授。又詔曰："其令一路全罷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玉束帶。三月，詔曰："如大軍已放還，丞相忠義宜先還，左副元帥志寧、右監軍宗叙留駐南京，餘官非急用者并勒還任。"

忠義朝京師，上勞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帥。大定初，事多權制，詔有司删定，上謂宰臣曰："凡已奏之事，朕嘗再閱，卿等毋懷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也。"

大定六年正月，忠義有疾，上遣太醫診視，賜以御用藥物，中使撫問，相繼於道。二月，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世宗將幸西

軍隊還這樣多，可以除原有軍隊外，挑選馬一萬二千匹，女真士兵的副從與此數相稱，步軍虞候司的軍隊共選出一萬五千人，以及簽差的軍隊一萬人，與原有的軍隊共保留六萬人。財力雄厚、男子多的家庭選取留下，貧困士兵的副從由官府供給，富裕士兵就用自己的奴僕充當副從。保留於邊境的騎軍步軍在河北東西、大名府、速頻、胡里改、會寧、咸平府、濟州、東京、曷速館等路軍隊内酌情選取。西南、西北招討司、臨潢府、泰州、北京、婆速、曷懶、山東東西路的兵馬，全部遣回原地。"詔令近侍局使裴滿子寧佩帶金牌，護衛醜底、符寶祗候馳滿回海佩帶銀牌，去宣諭各路的將帥，把宋國進貢到的歲幣銀和絹二十萬兩、匹，全數給與現已保留下的以及遣回原地的軍人充作獎賞。曾經越過邊界的，每人給與絹二匹、銀二兩，没有越過邊界的銀二兩、絹一匹。女真士兵的副從給絹一匹。謀克比士兵多一倍，猛安比謀克多一倍。押軍猛安謀克年老而有功績者，酌情授與官職。又下詔説："要命令有關人員，對一路人馬全部遣回者，予以優先發放遣送。"賞賜忠義玉製束帶。三月，下詔説："如果大軍已經遣送回家，丞相忠義應先回朝，左副元帥志寧、右監軍宗叙留下駐守南京，其餘的官員不是急需使用的都令返回任所。"

忠義到京城朝見，世宗慰勞他説："宋國請求講和，停止軍事讓百姓休息，都是靠你的力量。"拜授忠義爲左丞相，兼任都元帥。大定初年，事情多半是臨時制定，世宗詔令有關部門删改確定。世宗告訴輔政大臣説："凡是已經上奏的事情，朕曾再次審閲，你們不要心懷畏懼。朕對大臣，難道有不相信的嗎？衹是軍政大事，不敢輕率，惟恐偶有失誤。"忠義回答説："我們哪敢私下揣測陛下，衹是智慧才力不足罷了。陛下留心各種政務，這是天下的福氣。"

大定六年正月，忠義患病，世宗派遣太醫去診療，賞賜給御用的藥物，宫中使者安撫慰問，相繼前往。二月，去世。世宗親自臨喪放聲痛哭，停止視朝，舉行祭奠，賜助喪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世宗將去西京，再

京，復臨奠焉。命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爲給之。大宗正丞竟充敕祭使，中都轉運副使王震充敕葬使，百官送葬，具一品儀物，建大將旗鼓，送至墳域。謚武莊。

次臨喪祭奠忠義。令參知政事唐括安禮治理喪事，凡安葬祭奠用品均從優厚，由官府供給。大宗正丞竟充任敕祭使，中都轉運副使王震充任敕葬使，百官送葬，具備一品官的儀仗器物，建立大將的旌旗鼓樂，送到墓地。謚號稱武莊。

忠義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爲宰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十一年，詔曰："故左丞相忠義族人，及昭德皇后親族，人材可用者，左副點檢烏古論元忠體察以聞。"二十一年，上思忠義功，勒銘墓碑。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子揆，別有傳。

忠義的舉動都合乎禮義，他以謙虛的態度接待下面的人，尊敬讀書人，對人極其和藹平易，直抒己見侃侃而談。善於駕御將士，能够使他們竭力效勞。任宰相時，則知無不言。從漢代、唐代以來，皇帝的母族或妻族家的人多憑藉皇帝寵遇獲得富貴，又多不能有好的結果，没有兼任將相，功名自始至終像忠義這樣的人。十一年，世宗下詔説："已故左丞相忠義家族的人，以及昭德皇后的親族中，如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左副點檢烏古論元忠體察上報。"二十一年，世宗思念到忠義的功勞，在他的墓碑上刻寫了銘文。泰和元年，在衍慶宮繪畫了他的像，陪位世宗廟庭分享祭祀。他的兒子名揆，在本書中另有傳。

徒單合喜

徒單合喜，上京速蘇海水人也。父蒲涅，世襲猛安。合喜魁偉，膂力過人，一經聞見，終身不忘。天輔間，從金源郡王婁室爲扎也，甚愛之。天會六年，以功爲謀克，尋領婁室親管猛安。元帥府聞其才，命權左翼軍事。皇統二年，爲隴州防禦使。以兵十五人敗宋兵二百於高陵，以兵五百人敗宋兵二千於秦州，以兵八百人敗宋兵三千五百於鳳翔。以二謀克拒饒風關，宋兵二千來奪其關口，奮擊敗之，諸軍乃得過險。遷平涼尹，再徙臨洮、延安尹。是時，關、陝以西，初去兵革，百姓多失業，合喜守之以静，民多還歸者。天德二年，爲元帥左都監，陝西統軍使。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尹。正隆六年，爲西蜀道兵馬都統。

徒單合喜，是上京速蘇海水人。他的父親叫蒲涅，任世襲猛安。合喜身材魁梧偉岸，氣力超人，一經他耳聞目見的事，終生不忘。天輔年間，他跟從金源郡王婁室爲勤雜服役人，婁室很喜愛他。天會六年，合喜因有功勞擔任了謀克，隨即任婁室親管猛安。元帥府聽説了他的才能，任命他權左翼軍事。皇統二年，任隴州防禦使。在高陵他以十五人打敗宋軍二百人，在秦州以五百人的部隊打敗了宋軍二千人，在鳳翔以八百人的部隊打敗了宋軍三千五百人。以兩個謀克的兵力拒守饒風關，宋軍二千人來争奪這關口，被他奮勇擊退了，衆軍纔能越過險隘。升任爲平涼尹，又先後改任臨洮、延安尹。這時候，關、陝以西，戰争剛過去，許多老百姓失去了謀生的常業，合喜堅守清净無爲治理方針，逃亡的許多百姓都返回了。天德二年，任元帥左都監，陝西統軍使。貞元二年，以原官職兼任河中尹。正隆六年，任西蜀道兵馬都統。

世宗即位，以手詔賜合喜曰：

世宗即帝位，將親手寫的詔令賜給合喜説：

"岐國失道，殺其母后，横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創業之艱難，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舊臣，豈不知天道人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上。陝右重地，非卿無能措畫者。俟兵革既定，即當召卿，宜自勉之。"大定二年，復爲陝西路統軍使。未幾，改元帥右都監。表陳伐宋方略，詔許以便宜從事。轉左都監。破宋兵于華州。

"海陵王喪失道義，殺死了自己的嫡母太后，無故殘害兄弟，毒害遍及天下百姓。朕想到太祖皇帝創業的艱難，勉强接受了帝位。你的子弟都從軍隊中來歸依，你是國家先朝重臣，難道不知道天道和人事嗎？你的軍隊不多，不適宜深入，應當帶領軍隊駐扎在邊境上。陝右是重要地方，除了你就没人能籌劃。等到戰事平息以後，就會召你，你應自我勉勵。"大定二年，合喜再次擔任陝西路統軍使。不久，改任元帥右都監。上表陳述討伐宋的謀略，詔令准許他不經奏請見機行事。轉任爲左都監。他在華州擊潰了宋軍。

是時，宋吴璘侵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蟲嶺、石壁寨、寶雞縣，兵十餘萬，陷河州、鎮戎軍。合喜乞濟師，詔以河南兵萬人益之。合喜遣丹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以兵四千守德順，吴璘以二十萬人圍之。統軍都監石抹迭勒將兵萬人，破宋兵于河州，還過德順，駐兵平凉，求益兵于合喜，以解德順之圍。合喜遣萬户完顔習尼列、大良順，寧州刺史顔盞門都各將本部兵，合二萬人，以順義軍節度使烏延蒲离黑統押之，與迭勒會。吴璘聞之，使偏將將兵五千人來迎，前鋒特里失烏也、奚王和尚擊敗之，追至德順城南小溪邊，璘自將大軍蔽岡阜而出，烏也等馳擊之，迭勒、蒲离黑繼至，并力戰，日已暮，兩軍不相辨，乃解。已而，璘報云："宋主遣使至，兩國講和，請各罷兵。"璘遂遁去。蒲离黑亦引軍還。自宋兵圍城，至是凡四十餘日乃解。

這時候，宋朝的吴璘侵占了古鎮，分兵據守着散關、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蟲嶺、石壁寨、寶雞縣，兵力有十多萬人，攻陷了河州、鎮戎軍。合喜請求增加兵力，詔令以河南的軍隊一萬人增加給他。合喜派遣丹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率領四千人的軍隊守衛德順，吴璘率二十萬人包圍了城池。統軍都監石抹迭勒率領一萬人的軍隊，在河州擊潰了宋軍，撤回經過德順時，駐軍在平凉，向合喜要求增兵，以解救德順的包圍。合喜派遣萬户完顔習尼列、大良順，寧州刺史顔盞門都各自帶領本部軍隊，合計有二萬人，任命順義軍節度使烏延蒲离黑統管，與迭勒會合。吴璘聽説了，命偏將帶領五千人馬來迎戰，前鋒特里失烏也、奚王和尚擊敗這支宋軍，追趕到德順城以南的小溪邊，吴璘親自帶領大軍出擊，遮蔽了山岡，烏也等人奔馳攻擊，迭勒、蒲离黑接着到達，并力作戰，夜暮降臨後，兩軍互相不能辨别，於是分别撤離。隨即，吴璘通報説："宋帝派遣使者來到，兩國講和，請各自撤軍。"吴璘便退去。蒲离黑也領軍撤回。從宋軍包圍城池，到這時共四十多天纔被解除包圍。

初，德順在圍中，押軍猛安温敦蒲里海身先士卒，力戰未嘗少挫，及救兵至，圍解，蒲里海之功爲多。頃之，吴璘復來犯陝西州郡，兵十餘萬。詔以兵七千益合喜兵，號二萬人，慶陽尹烏延蒲轄奴、延安尹高景

當初，德順在包圍之中，押軍猛安温敦蒲里海身先士卒，奮力作戰從没有被稍微地挫敗過，當救兵到達，包圍被解除，蒲里海的功勞算多的。不久，吴璘又來侵犯陝西的州郡，軍隊有十多萬人。世宗令以七千人馬增加合喜的兵力，號稱爲二萬人，由慶陽尹烏延蒲轄奴、延安尹高景

山分領之。彰化軍節度使璋、通遠軍節度使烏延吾里補、寧州刺史移剌高山奴、京兆少尹宗室泥河、恩州刺史完顏謀良虎，皆備軍前任使。宋人驅率商、虢及華山、南山之民五萬人，來圍華州。押軍萬户裴滿援剌欲堅壁守之，猛安移剌沙里剌曰："宋兵雖多，半是居民，不習戰，不如擊之。"於是援剌以騎兵千人敗宋前鋒，追至其大軍，亦敗之，斬首五千餘級。已而，璋敗宋姚良輔軍于原州，宋戍軍自寶雞以西，至于大蟲嶺，皆自散關遁去。

山分别統領。彰化軍節度使璋、通遠軍節度使烏延吾里補、寧州刺史移剌高山奴、京兆少尹皇族人泥河、恩州刺史完顏謀良虎，都充作軍中差遣。宋人驅使商、虢以及華山、南山的老百姓五萬人，來圍攻華州。押軍萬户裴滿援剌想堅固壁壘防守，猛安移剌沙里剌説："宋軍雖然人多，一半是居民，不熟悉戰鬥，不如攻擊。"於是援剌以騎兵一千人打敗宋軍的前鋒，追擊到他的大軍，也打敗了，殺死五千多人。隨即，璋在原州打敗了宋姚良輔的軍隊，宋守邊軍隊自寶雞以西，一直到大蟲嶺，都從散關逃走。

頃之，吴璘聞赤盞胡速魯改、烏延蒲里黑軍已去德順，率兵號二十萬，復據德順，陷鞏州、臨洮府。臨洮少尹紇石烈騷洽死之，詔贈官一階，賜錢五百貫。合喜以璋權都統，習尼列權副統，將兵二萬攻之。連戰，宋兵雖敗，璘恃其衆，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合喜乃自行，駐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西抵石山頭，分兵守之，當德順、秦州之兩間，斷其餉道，璘乃引去。

不久，吴璘聽説赤盞胡速魯改、烏延蒲里黑的軍隊已經離開德順，統率軍隊號稱爲二十萬人，重新攻占德順，攻陷了鞏州、臨洮府。臨洮少尹紇石烈騷洽被殺死，世宗下詔追贈官階一級，賜給錢五百貫。合喜任命璋爲權都統，習尼列爲權副統，帶領軍隊二萬人攻打吴璘。接連交戰，宋軍雖然受挫，吴璘依仗他的人多，不肯離去，又分出一半的兵力，防守秦州。合喜就親自前行，駐軍在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西至石山頭，分軍據守，處於德順與秦州兩地的中間，截斷宋軍運輸軍糧的通道，吴璘纔引軍撤走。

都統璋、副統習尼列邀擊宋經略使荆臯，自上八節至甘谷城，殺數千人。習尼列擒宋將朱永以下將校十二人。宋張安撫守德順，亦棄城遁，胡速魯改邀擊之，所殺過半，擒將校十餘人，遂復德順州。宋之守秦州者，亦自退。高景山定商、虢，宗室泥河取環州。於是，臨洮、鞏、秦、河、隴、蘭、會、原、洮、積石、鎮戎、德順、商、虢、環、華等州府一十六，盡復之，陝西平。詔書奬諭，賜以玉帶。詔陝西將士，猛安，階昭毅以下遷兩資，昭武以上遷一資。謀克，階六品以下遷兩資，五品以上遷一資。押軍猛安，階昭武以上者遷一

都統璋、副統習尼列阻擊宋經略使荆臯，從上八節到甘谷城，斬殺了數千人。習尼列活捉了宋將朱永以下將領十二人。宋朝的張安撫防守德順，也放棄城池逃走，胡速魯改阻擊他，所斬殺的超過了半數，活捉了將領十多人，於是收復了德順州。宋防守秦州的人馬，也自行撤退。高景山平定了商、虢，皇族人泥河奪取了環州。到這時候，臨洮、鞏、秦、河、隴、蘭、會、原、洮、積石、鎮戎、德順、商、虢、環、華等州府十六處，全部收復，陝西平定了。世宗降詔書嘉奬宣諭，賜給合喜玉帶。下詔對參與陝西作戰的將士，猛安官階在昭毅大將軍以下的升兩級，在昭武大將軍以上的升一級。謀克官階在六品以下的升兩級，五品以上的升一級。押軍猛安官階在昭武大將軍以上的升一級，在昭毅大將軍以下而

資，昭毅以下、武義以上遷兩資。昭信以下，女直人遷宣武，餘人遷承信，無官者，女直人授昭信，餘人授忠武。押軍謀克，武略以下、忠顯以上遷兩資。忠勇以下，女直人遷昭信，餘人遷忠顯，無官者，女直人授忠顯，餘人授忠翊。正軍，有官者遷一資，無官者授兩資。猛安賞銀五十兩、重綵五端、絹十匹，權、正同之。正軍人給錢三十貫，阿里喜十貫。戰没軍官、軍士、長行，贈官賜錢有差。

在武義將軍以上的升兩級。官階在昭信校尉以下的，女真人升爲宣武將軍，其餘的人升爲承信校尉，没有官階的人，女真人除授爲昭信校尉，其餘的人除授爲忠武校尉。押軍謀克，官階在武略將軍以下而在忠顯校尉以上的升兩級。官階在忠勇校尉以下的，女真人升爲昭信校尉，其餘的人升爲忠顯校尉，没有官階的人，女真人除授爲忠顯校尉，其餘的人除授爲忠翊校尉。女真各部軍隊，有官職的人升一級，没有官職的人授給兩級官資。賞給猛安銀五十兩、重綵五端、絹十匹，權職與正職相同對待。女真各部軍隊每人賞給錢三十貫，女真士兵的副從每人十貫。戰争中死去的軍官、士兵、長期在軍中的其他人，追贈官爵和賞賜錢各有等級。

五年，置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元帥府移治河中府。統軍使璋朝辭，上曰："合喜年老，以陝西軍事委卿，凡鎮防利害，可訪問合喜也。"七年，入爲樞密副使，改東京留守，賜以衣帶、佩刀，詔曰："卿年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九年，入爲平章政事，奏睿宗收復陝西功數事，上嘉納之，藏之秘府。封定國公。

大定五年，設置陝西路統軍使，兼任京兆尹。元帥府治所遷移到河中府。統軍使璋上朝辭行，世宗説："合喜年老了，把陝西的軍事委托給你，凡有關鎮守防備的利害，可以去詢問合喜。"七年，合喜被召入朝任樞密副使，改任爲東京留守，世宗賜給他衣帶、佩刀，下詔説："你年老了，以此職相勉，望盡力而爲。"九年，召入任平章政事，上奏睿宗收復陝西成功的幾件事，世宗賞識接納了，把這奏章收藏於宫中秘藏書籍的府庫。封合喜爲定國公。

十一年，薨。上方擊球，聞訃遂罷。有司致祭，備禮以葬。賻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及重綵幣帛。二十一年，上念其功，遷其孫三合武功將軍，授世襲本猛安曷懶若窟申謀克。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十一年，合喜去世。世宗正在擊球，聽到訃告就停了。有關部門舉行祭奠，完全按禮儀安葬。賜助喪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以及重綵和繒帛。二十一年，世宗追念合喜的功勞，遷升他的孫兒三合爲武功將軍，授權世襲本猛安中的曷懶若窟申謀克。泰和元年，合喜陪位世宗廟庭分享祭祀。

贊曰：大定之初，兵連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衍挾功，窩斡横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謀衍，僕散忠義受任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紇石烈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爲宰相則誠不能"。如知

贊曰：大定初年，戰争連綿在長江和淮水，災難起於契丹，謀衍倚仗着自己的功勞，窩斡横暴侵吞，有不能止息的畏懼。世宗獨自決定，召回了謀衍，僕散忠義接受任命被督責完成了任務。所以説，"軍隊在於將領的統率，將領賢良士兵就勇敢"，這話就像是針對這件事説的吧。紇石烈志寧有這樣的話，"接受詔令去征伐，就

爲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單合喜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不敢推辭，作宰相我的確不行”。像他知曉作宰相的艱難，本來就是所謂的賢人。秦、隴的戰争，那情形真是危險啊！徒單合喜估計敵情、應付變化像這樣的慎重，也是難得的啊！

金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紇石烈良弼　完顔守道(本名習尼列)　石琚
唐括安禮　移剌道(本名趙三)(子)光祖

紇石烈良弼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也。曾祖忽懶，祖忒不魯。父太宇，世襲蒲輦，徙宣寧。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丱，俱在選中。是時，希尹爲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之，嘆曰："吾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爲國之令器。"留之數日。年十四，爲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爲之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其從學者，後皆成名。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奥。雖大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爲第一。除吏部主事。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是回怕川人。他的曾祖父忽懶，祖父忒不魯。父親太宇，世襲爲蒲輦，遷居到宣寧。天會年間，挑選各路學習女真字的學生送到京城，良弼與納合椿年同是兒童，都在入選之列。這時，希尹任丞相，因事到外郡，良弼在途中遇見他，遠遠望見，感嘆説："我們學習丞相的文字，千里迢迢來到京城，本來就應該見上一面。"於是，進入傳舍請求會見，在堂下拜見了希尹。希尹詢問説："這孩子是幹什麽的?"良弼自己答道："官吏推薦來學習丞相文字的人。"希尹大喜，詢問所學習過的内容，良弼應酬對答没有懼怕的神色，希尹説："這孩子將來必將成爲國家的優秀人才。"留下良弼住了好幾天。良弼十四歲時，擔任北京教授，學員常有二百人，當時的人作順口溜説："前面有谷神，後面有婁室。"那些跟隨他學習的人，後來都成了名。良弼十七歲時，補任尚書省令史。簿籍一過目，立刻就能發現它的隱微之處。即使是重要的官方文書，脱口而出，立刻成文，遣辭義理都恰當精到。在當時學習希尹學業的人當中他是第一名。授任吏部主事。

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書少監爲宋主歲元使。是時，納合椿年爲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己右，用是爲刑部尚書，賜今名。丁父憂，以本官起復。海陵嘗曰：

天德初年，良弼幾次升遷至吏部郎中，改授右司郎中，臨時以秘書少監的頭銜任賀宋主歲元使。這時，納合椿年任參知政事，推薦良弼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因此良弼得以擔任刑部尚書，海陵王賜給他現在的名字。遇父親喪亡解官，服喪

"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而頗不實。刑部尚書婁室言行端正，無所阿諂。"因謂椿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己者，卿舉勝於己者，賢於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詔諭臣下，必令良弼傳旨，聞者莫不聳動，以故常被召問。不逾年，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賜佩刀入宮，轉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諫不聽，以爲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弼與監軍徒單貞撫定上京、遼右。既而，諸軍往往道亡北歸，而世宗即位于遼陽，良弼乃還汴京。

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爲南京留守兼開封尹，再兼河南都統，召拜尚書右丞。世宗謂良弼曰："卿嘗諫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廢殞。當時懷禄偷安之人，朕皆黜之矣。今復用卿，凡於國家之事，當盡言，無復顧忌也。"良弼頓首謝。窩斡敗于陷泉，入奚中，詔良弼佩金牌及銀牌四，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尚書左丞。上言，"祖宗以來未録功賞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賞"。詔曰："已有五品以上官者，聞奏。六品以下及無官者，尚書省約量遷除。"自是功勞畢賞矣。進拜平章政事，封宗國公。

初，山東兩路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詔良弼度宜易置，使與百姓異聚，與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對易之，自是無復爭訴。大定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于東宮，良弼、志寧同賜酒。上曰："邊境無事，中外晏然，將相之力也。"良弼奏曰："臣等不才，備位宰相，敢不竭犬馬

期未滿就以本官起用。海陵王曾經說："左丞相張浩熟悉通達事務，但是很不實在。刑部尚書婁室言論和行爲端正，從不阿諛諂媚。"因此告訴椿年說："你可説是推舉了賢能。一般人多嫉妒勝過自己的人，你推舉勝於自己的人，比一般人賢德多了。"良弼改任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良弼吐音清楚響亮，海陵王下詔曉諭臣下，一定要命令良弼傳達旨意，聽者没有不驚駭感動的，所以常常被召見詢問。不過一年，拜任參知政事，進升尚書右丞，恩賜佩帶刀劍入宮，又轉任左丞。海陵王攻伐宋朝，良弼勸阻不聽，被任爲右領軍大都督。海陵王在淮南，令良弼與監軍徒單貞安撫平定上京和遼右。不久，各軍往往中途逃亡北歸，而世宗在遼陽即帝位，良弼於是回汴京。

海陵王死後，世宗就任命良弼爲南京留守兼開封尹，又兼河南都統，召入朝，拜任爲尚書右丞。世宗告訴良弼説："你曾經勸阻過海陵王攻伐宋朝，他不采納你的意見，以致傷殘而死亡。當時心懷利禄苟且偷安的人，朕全都罷免了。今天重新起用你，凡是關於國家的事情，應當都説出來。不要又有什麽顧忌。"良弼以頭叩地致謝。窩斡在陷泉失敗，逃入奚人部落中，詔令良弼佩帶金牌和四枚銀牌，前往北京招撫奚和契丹族。返回後，拜任尚書左丞。上奏説："祖宗以來有功勞而没有記功行賞的人，臣考察到共有三十二人，應該按不同的等級封官和賞賜。"下詔説："已經有五品以上官位的人，上報於我。六品以下和没有官位的人，尚書省酌情升任補授。"從此對有功勞的人全部給予了賞賜。良弼進升爲平章政事，封爲宗國公。

當初，山東兩路的猛安和謀克與老百姓混雜居住，令良弼度量情況適當調整安置，使和老百姓分别聚居，與老百姓的土地犬牙交錯的，都用官田兩相調换，從此不再有争訴。大定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的生日，世宗在東宮設酒宴，良弼和志寧一同領受了賜酒。世宗説："邊境平安無事，朝廷内外安定，這是將相的力量。"良弼上奏説："臣等没有才能，充數任宰相，豈敢不盡犬馬之

之力。”上悦。進拜右丞相，監修國史。世宗謂良弼曰：“海陵時，記注皆不完。人君善惡，爲萬世勸戒，記注遺逸，後世何觀？其令史官旁求書之。”又曰：“五從以上宗室在省祗候者，才有可用，具名聞奏。其猥冗不足莅官者，亦聞奏罷去。”左丞完顔守道奏：“近都兩猛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贍，日益困乏。”上以問宰臣，良弼對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與土民相换易。雖暫擾，然經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業，不若依舊便。”上竟從良弼議。《太宗實録》成，賜良弼金帶、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曹望之、劉仲淵以下賜有差。

力。”皇上高興。良弼進升爲右丞相，監修國史。世宗告訴良弼説：“海陵王時，日録，起居注都不完備。人主的善與惡，是萬代的勸勉和鑒戒，日録和起居注遺失，後代怎麽觀覽？這當命令史官另外搜求寫上。”又説：“從五品以上皇族在省任祗候官的人，才能有可以任用的，開列姓名上奏。那些鄙陋卑劣不足以任官的，也上奏後罷免。”左丞完顔守道上奏：“靠近都城的兩個猛安，父子兄弟往往分居，他們所獲得的土地不够維持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貧窮。”世宗以此詢問宰臣，良弼對答説：“一定想要父子兄弟聚住在一起，應該用所分給他們的土地與當地老百姓相交换，雖然暫時騷擾百姓，但是時間長了就會非常方便。”右丞石琚説：“老百姓各自安心自己的職業，不如照舊方便。”世宗最後聽從了良弼的意見。《太宗實録》一書修成，賞賜良弼金帶、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的張景仁、曹望之、劉仲淵以下的賞賜各有不同。

世宗與侍臣論古今爲臣孰賢不肖，因謂宰相曰：“皇統、正隆多殺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大政，毋違道以自陷，毋曲從以誤朕。惟忠惟孝，匡救輔益，期致太平。”良弼對曰：“臣等過蒙嘉惠，雖譾薄，敢不盡心。聖諭諄諄，臣等不勝萬幸。”良弼請於榷場市馬，毋拘牝牡。今官馬甚少，一旦邊境有警，乃調於民，不亦晚乎？上從之。八年，選侍衛親軍，世宗聞其中多不能弓矢，詔使習射。頃之，問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曰：“女直人習射尚未行耶？”良弼對曰：“已行之矣。”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吏部格法，止叙年勞，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史、縣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訪察，然後廉問。今酒税使尚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才，乞以能吏當任酒税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朕思庶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達旦

世宗與侍臣談論古今爲臣下的誰賢誰不賢，因此告訴宰相説：“皇統、正隆年間多誅殺臣僚，死的人往往并不是因爲他有罪。朕把大政委托給你們，不要違背正道而自陷於不義，不要曲意聽從貽誤了朕的大事。祇有忠孝，能匡正補救、輔助增益，纔能有希望達到太平。”良弼回答説：“臣等過分地蒙受恩惠，雖然才疏學淺，豈敢不盡心。皇上諄諄教導，臣等深感幸運。”良弼請求在邊境貿易市場買馬時，不要拘泥雄雌。現在官馬很少，一旦邊境有危急消息，纔在民間抽調，不是晚了嗎？世宗聽從了他的意見。八年，挑選侍衛親軍，世宗聽説其中很多人不能拉弓射箭，下詔命令他們學習射箭。不久，詢問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説：“女真人練習射箭還没有進行嗎？”良弼回答説：“已經進行了。”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説：“吏部的規章制度，僅僅是叙次任官年頭，即使有才能，却被拘束滯留在低下的職位。刺史、縣令大都得不到適合的人。請求先秘密地加以調查，然後考察。現在酒税使尚且選擇能幹的官吏，難道縣令可以不選擇人才？請求以能幹的官吏應當任酒税使的，去擔任接近

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亦密加體察。”良弼對曰：“女直、契丹人，須是曾習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今大率多爲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上謂良弼曰：“猛安謀克牛頭稅粟，本以備凶年，凡水旱乏糧處就賑給之。”進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如故。

民衆的地方長官。”世宗認爲他的話說得對，告訴宰相說：“朕想到不少官職多没得到稱職的人，半夜就醒了，有時到天亮都不能入睡。你們要注意選擇，朕也暗中加以體察。”良弼回答說：“女真、契丹人，必須是曾經學習過漢人文字的，然後纔可以任用。眼下大抵多結黨，有的人在這個地方受到稱道贊美，在那個地方却遭到詆毁，所以是難辦的事。”世宗說：“朕所以要秘密地命令體察呀。”世宗告訴良弼說：“猛安、謀克的牛頭稅糧食，本就是用作備荒年的，凡是水旱缺糧的地方即予發放救濟。”良弼進授爲左丞相，仍舊監修國史。

良弼爲相既久，練達朝政，上所詢訪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議政多稱上意。以母憂去，起復舊職。是時，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上以問群臣，群臣多言此外國事，從之可也。上曰：“此非是仁孝本心，不可從。”良弼議與上意合。既而，夏國果誅任得敬，上表來謝。參知政事宗叙請置沿邊壕塹，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上曰：“卿言是也。”高麗國王王晛表讓國於其弟晧，上疑之，以問宰相良弼。良弼策以爲讓國非王晛本心。其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其表果言王晧弑其兄晛，如良弼策，語在《高麗傳》中。

良弼任丞相已經很久了，熟悉通達朝廷政事，皇上所詢問的事他都竭盡忠誠開列奏聞，在朝廷上垂着腰帶端正地拿着手板不動聲氣，議論政事大多符合皇上的心意。因母喪解職，守喪期未滿就起用恢復舊職。這時，夏國王李仁孝乞求分出國土的一半，用來封給自己的大臣任得敬。世宗以此詢問群臣，群臣中很多都說這是外國的事，聽從他就是了。世宗說：“這不是李仁孝的本心，不可聽從。”良弼的議論與世宗的意思相合。不久，夏國果然誅殺了任得敬，上表來致謝。參知政事宗叙請求設置沿邊境的壕溝，良弼說：“敵國果真來攻伐，用壕溝難道可以抵禦嗎?”世宗說：“你說得對。”高麗國王王晛上表說要讓出國家給他的弟弟王晧，世宗懷疑這件事，以此詢問宰相良弼。良弼推測認爲讓國不是王晛的本心。以後趙位寵請求以四十個州來歸服，他上表果然說王晧殺了他的哥哥王晛，正如良弼所推測的那樣，這事記在《高麗傳》裏。

世宗罷采訪官，謂宰臣曰：“官吏之善惡，何由知之?”良弼對曰：“臣等當爲陛下訪察之。”以進《睿宗實録》，賜通犀帶、重綵二十端。是年，有事南郊，良弼爲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代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與良弼、守道論猛安謀克官多年幼，不習教訓，無長幼之

世宗罷除采訪官，問宰臣說：“官吏的好壞，怎麽纔能知道?”良弼回答說：“臣等應當爲陛下訪察。”因進呈《睿宗實録》，世宗賞賜給他通犀帶、重綵二十端。這一年，在南郊祭祀，良弼任大禮使。從收國年間以來，還没討論和舉行過這種大禮，歷代的典章制度又多不相同，良弼進行研究增删，使各項禮儀恰到好處，别人都佩服他的才能。世宗與良弼、守道討論，猛安、謀克官大多年幼，没經過教訓，没有長幼間的禮節。從

禮。曩時，鄉里老者輒教導之。今鄉里中耆老有能教導者，或謂事不在己而不問，或非其職而人不從。可依漢制置鄉老，選廉潔正直可爲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奏曰："聖慮及此，億兆之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爲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毁，禍及其身，是以不爲也。"

大定十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爲賀宋正旦使，宋人就館奪其國書，詔梁肅詳問。衆議紛紛，謂凡午年必用兵，上以問良弼，對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兹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既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國書，如舊儀。梁肅既還，宋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顔、知閤門事劉崈來祈請，其書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遂閲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于一日。惟是函書之受，當新賓接之儀。嘗空臆以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眷顧，俯賜矜從。"上與大臣議，良弼奏曰："宋國免稱臣爲侄，免奉表爲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顔守道、參知政事移剌道與良弼議合。左丞石琚、右丞唐括安禮以爲不從所請，必至于用兵。上謂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從良弼議，答其書，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爲，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靡得而更。"其授受禮儀，終不復改。

前，鄉里就由年老的人進行教導。現今鄉里中也有能够從事教導的老人，有的認爲事不關己而不過問，有的没有相當的職位而别人不聽從。可以按照漢朝的制度設置鄉老，挑選廉潔正直可以爲人師表的人，讓他們教導鄉民。良弼上奏說："皇上考慮到這個問題，這是億萬人的福氣。"以後的一天，世宗詢問說："朕觀看前代史書，有職位低下但爲國家考慮，爲老百姓直言進諫的人。眼下没有這樣的人，爲什麽?"良弼說："現今哪裏没有這樣的人呢，衹是以直道行事，反而遭到誹謗詆毁，災禍及身，所以不這樣做了。"

大定十四年，即甲午年，大興尹璋任賀宋正旦使，宋人到賓館奪取了他帶的國書，下詔命梁肅詳細勘問。衆人議論紛紛，説凡是午年必然要用兵，世宗以此詢問良弼，良弼回答說："太祖皇帝在甲午年討伐遼國，太宗皇帝在丙午年攻克宋朝，這次宋人搶奪我們的國書而恰巧在午年，所以有這種話，未必就是這樣。"不久，梁肅到了宋，宋主起立接受國書，遵照了舊的儀式，梁肅回來後，宋主派遣工部尚書張子顔、知閤門事劉崈來祈請，其國書說："念及渺小的我，昔日繼承了帝位。承蒙上國光照的恩惠，重温盟約已經歷了十年。保持兩朝互訪的頻繁，没有一天忘記繼續友好。衹是書信的接受，應當更新交接的儀式。曾坦懷屢次陳説，命令使臣再次請求。敬求友好地照顧，委曲憐憫地准許我的請求。"世宗與大臣議論，良弼上奏說："免去了宋國稱臣而改爲稱侄，免去稱奉表而稱爲書，恩賜也已經很多了。現今又請求免去宋主親接國書，這是不知足，一定不能聽從。"平章政事完顔守道、參知政事移剌道與良弼的議論相合。左丞石琚、右丞唐括安禮認爲不聽從宋國的請求，必然導致戰争。世宗對石琚等人說："你們所説的不對。倘若宋國有比這個更高的請求，還想順從他們嗎?"於是聽從了良弼的建議，回答宋朝的書信，大略說："不遵循所定名分的常規，又有授書儀式的請求。自稱繼承皇位的大統，越發顯示出自我尊大。怎能以你的所作所爲，還求滿足你的欲望。況且是已經實行的禮儀，不得更改。"接受國書

的禮儀，最終没有再改變。

上問宰臣："嘗求内外官舉賢能，未聞有舉者，何也?"參政魏子平請，當舉者每任須舉一人，視其當不，以爲賞罰。上曰："宋制薦舉，其人犯私罪者，舉主雖至宰執，亦坐降罰。人心有恒者鮮，財利怵于前，或喪其所守。宰臣任大責重，豈坐是以爲升黜邪?"良弼曰："前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盍申明前詔?"從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惡，若尋常遣官采訪，恐用非其人。然則，官吏善惡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當爲陛下訪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實混淆耳。"上欲徙窩斡逆黨，分散置之遼東。良弼奏："此輩已經赦宥，徙之生怨望。"上曰："此目前利害，朕爲子孫後世慮耳。"良弼曰："非臣等所及也。"於是，以嘗預亂者，徙居烏古里石壘部。上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世宗問宰臣："曾經要求朝廷内外的官員舉薦賢能，没聽説有舉薦的，這是爲什麽?"參政魏子平請求，有責任舉薦的官員每一任期内必須舉薦一人，看他舉薦的合適與否，以此確定賞或罰。世宗説："宋朝的舉薦制度規定，被舉薦的人犯下私罪，舉主即使官至宰輔執政，也要受到降職的處罰。有恒心的人少，遇到財利的誘惑，有的人就喪失了自己所遵守的準則。宰臣責任重大，怎麽能因此確定升官或貶黜呢?"良弼説："前次下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自舉薦自己所瞭解的人。何不重申前次的旨意呢?"世宗聽從了這個意見。世宗説："朕想全面瞭解官吏的好壞，假如像平常那樣派官采訪，又擔心使用的人不恰當。然而，官吏的好壞怎麽纔能知道呢?"良弼説："臣等應當爲陛下訪察。"世宗説："就這樣辦吧，但不要使虚名和實際混淆了。"世宗想遷移窩斡叛逆黨徒，分散安置到遼東。良弼上奏："這些人已經被免罪寬恕，遷移他們會産生怨恨。"世宗説："你説的是眼前的利害，朕要爲子孫後代考慮啊。"良弼説："皇上的遠見不是臣等所能企及的。"於是，把曾經參與叛亂的人，遷移到烏古里石壘部居住。世宗詢問宰臣説："堯時有九年的水災，湯時有七年的旱災，但老百姓没有飢餓之苦。現在一二年收成不好，而老百姓就缺糧，這是爲什麽呢?"良弼回答説："古代土地寬廣人民淳樸，崇尚節約儉省，而又祇是致力於農業，所以蓄積多，而没有缺乏糧食的災難。現在土地狹窄人口衆多，并且大都放棄務農本業而去追逐其他末業，耕種的人少，吃飯的人多，所以一遇到災荒年而老百姓就困乏了。"世宗充分地肯定了他的話，於是命令官吏懲罰勸誡那些佚樂放縱不從事生業的人。

十七年，以疾辭相位，不許。告滿百日，詔賜告，遣太醫診視，屢使中使問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滯事，上以問宰相、參政，張汝弼對曰："無之。"上曰："豈曰無之。自今疑事久不能决者，當具以聞。"

十七年，良弼因爲疾病要辭去相位，世宗不允許。良弼休假滿一百天，世宗下令再給假日，派遣御醫診視，多次派宫廷使臣問候疾病。良弼告假的日子已長，省中多有積壓的事，世宗以此詢問宰相、參政，張汝弼回答説："没有。"世宗説："哪能説没有。從今天起有疑惑的事而長久

十八年，表乞致仕歸田里，上遣使慰諭之曰："卿比以疾在告，朕甚憂之。今聞卿將往西京養疾，彼中風土，非老疾所宜。京師中倦於人事，若就近都佳郡居處，待疾少間，速令朕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聖明，濫膺大任，夙夜憂懼，以至成疾。比蒙聖恩，數遣使存問，賜以醫藥，臣之苟活至今，皆陛下之賜也。臣豈敢望到鄉里，便可愈疾。臣去鄉歲久，親識多已亡没，惟老臣獨在，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臣竊惟自來人臣受知人主，無逾臣者，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若使一還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矣。"上問宰相曰："丞相良弼必欲歸鄉里，朕以世襲猛安封其子符寶曷荅，俾之侍行，何如?"右丞相完顏守道曰："不若以猛安授良弼，使其子攝事。"上從之。於是授胡論宋葛猛安，給丞相俸傔，良弼乃致仕歸。上謂宰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其後，尚書省奏差除，上曰："丞想良弼擬注差除，未嘗苟與不當得者，而薦舉往往得人。粘割斡特剌、移剌慥、裴滿餘慶，皆其所舉。至于私門請托，絶然無之。"嘗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是歲，薨。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監移剌慥、同知西京留守王佐爲敕葬祭奠使，賻白金、綵幣加等，喪葬皆從官給。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移剌履勒銘墓碑，謚誠敏。

不能作決定的，應當全部奏聞。"

十八年，良弼上表請求退休回鄉，世宗派遣使臣安慰曉諭他説："你接連因病休假，朕非常爲你憂慮。現在聽説你準備前往西京養病，那裏的風土，不是老病所適宜的。京城中疲勞於人事應酬，如果你到挨近京城的條件好的郡去居住，等待病稍有好轉，儘快讓朕知道。"良弼上奏説："臣遇上聖明的君主，充數擔負了大任，早晚憂心恐懼，以至釀成疾病。接連蒙受皇上的恩惠，多次派使臣慰問，恩賜醫藥，臣所以能苟且活到今天，全都是陛下的恩賜。臣怎麼敢希望回到家鄉，病就可以好。臣離開家鄉歲月長久，親屬和相識的人大多已經死去，衹有老臣一個人還在，對鄉土的眷戀，實在不能忘懷。臣私下想到從來人臣受到君主的知遇，没有超過臣的，臣即使粉身碎骨也無法報答。如果讓臣一旦回到鄉里，得以見到親人故舊，那麼就是死了也没有遺恨。"世宗詢問宰相説："丞相良弼一定想回家鄉，我用世襲猛安封予他的兒子符寶曷荅，使他侍奉良弼同行，怎麼樣?"右丞相完顏守道説："不如把猛安授予良弼，讓他的兒子代理。"世宗聽從了這個意見。於是授予良弼胡論宋葛猛安，給予丞相的俸禄和侍從人員，良弼於是退休回鄉。世宗告訴宰相説："你們不是不盡心，但才力趕不上良弼，所以惋惜他的離開。"這以後，尚書省上奏選人授官，世宗説："丞相良弼擬訂授官人選，未曾隨便給予不應當得到的人，而他舉薦的往往是合適的人才。粘割斡特剌、移剌慥、裴滿餘慶，都是他所舉薦的。至於私下答應的請托，他是絶對没有的。"世宗曾經詢問良弼，"每天早晨和晚上太陽的顔色都是赤紅色，這是爲什麼"？良弼説："早晨太陽赤紅色相應在東方，這與高麗國相當；晚上太陽赤紅色相應在西方，這與夏國相當。希望陛下廣布德政與上天應和，那麼災異變故自然就會停止了。"不久，夏國發生了任德敬的叛亂，高麗國發生了趙位寵的災難，良弼的話都應驗了。這一年，良弼去世，享年六十歲。世宗哀悼惋惜他的去世，派遣太府監移剌慥、同知西京留守王佐任敕葬祭奠使臣，賜助喪

白金、綵幣加等，喪葬費都由官府供給。追封爲金源郡王，命令翰林待制移剌履撰寫墓志刻於墓碑，謚號稱誠敏。

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决，言論器識出人意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薦舉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儉，親舊貧乏者周給之，與人交久而愈敬。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號賢相焉。明昌五年，配饗世宗廟廷。

良弼生性聰敏忠正，善於作出判斷和决定，言論和見識都出人意外。雖然出身貧寒素族，官至宰相，朝夕憂懼地盡心於國家，謀劃考慮深遠，舉薦人才，常有迫不及待之感。治家清静儉省，周濟貧困的親戚故舊，與別人交往，越久而越受敬重。居相位將近二十年，而成就了太平的功業，號稱爲賢相。明昌五年，陪位在世宗廟庭分享祭祀。

完顏守道

守道，本名習尼列，以祖谷神功，擢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九年，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歷獻、祁、薊、濱四州刺史。世宗幸中都，過薊，父老遮道請留再任。平章政事移剌元宜舉以自代，於是遷昭毅大將軍，授左諫議大夫。

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諫曰："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邊警未息，方大有爲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禄，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録扈從將士之勞，欲行賞賚，百帑藏空竭，議貸民財以與之。守道曰："人罹虐政，方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斂遽出，如群望何？寧出宫中所有，無取於民。"遂從其言。契丹叛，遼東猛安謀克在其境者，或附從之，朝議欲徙之內地，守道極陳其不可。右副元帥謀衍將兵討賊，不即擊，守道力言於朝，詔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往代之，東方以平。

完顏守道，本名叫習尼列，因他祖父谷神的功勞，被提拔爲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九年，任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歷任獻、祁、薊、濱四州刺史。世宗前往中都，經過薊州時，父老攔路請求留守道再任。平章政事移剌元宜舉薦守道代替自己的職務，於是遷升守道爲昭毅大將軍，授任爲左諫議大夫。

皇戚晏因恩惠故舊關係拜授左丞相，守道勸諫說："陛下剛即位，天下纔稍微安定，邊疆的警報還没有止息，正是大有作爲的時候，恐怕晏不是這樣的人才。如果一定想照顧親愛的人，不如豐厚地給與他俸禄，使他不要任事。"於是任命晏爲太尉，讓他退休。世宗記録隨從將士的功勞，打算實行獎賞，但國庫空虚，商議借老百姓的錢財來給予他們。守道說："人們遭受到暴虐的政治，正高興獲得了新生，現在仁愛的恩惠還没有加於他們身上，而徵收聚斂却很快出現，群衆怨望怎麽辦？寧肯拿出皇宫中現有財物，不要向老百姓索取。"於是聽從了守道的建議。契丹反叛，遼東的猛安、謀克在契丹境土上的，有的依附順從了，朝廷商議想把他們遷徙到內地，守道極力陳述這樣做不可以。右副元帥謀衍帶領軍隊去討伐叛賊，不立即攻擊，守道在朝廷上竭力上言，世宗下令派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前往代替謀衍，東方因此得到平定。

大定二年，宫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時已入夏，頗妨民力，守道諫

大定二年，皇宫中十六處起了火災，正在從事修築補治時，時令已進入夏季，很傷害民力，

而罷。未幾，改太子詹事，兼右諫議大夫，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糧，及賑民饑。守道籍大姓户口，限以歲儲，使盡輸其羸入官，復給其直，以是軍民皆足。拜參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懇辭，世宗諭之曰："乃祖勛在王室，朕亦悉卿忠謹，以是擢用，無爲多讓。"時契丹餘黨未附者尚衆，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詔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給群牧馬千匹，以備軍用。守道招致契丹骨迭聶合等内附，民以寧息。還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左丞石琚等議從其請，帝意未决，守道等以爲不可許，帝卒從之，詳在《紇石烈良弼傳》中。既而，遷右丞相，監修國史，復遷左丞相，授世襲謀克。

二十年，修《熙宗實録》成，帝因謂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爲隱，見卿直筆也。"尋請避賢路，帝不許。進拜太尉、尚書令，改授尚書左丞相，諭之曰："丞相之位不可虚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卿處之，卿宜悉此。"未幾，復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勛臣之後，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政以來，效竭忠勤，朕甚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相體，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難從，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東宫諸皇孫食廩，奪官一階。尋改兼太子太師，特録其子珪襲謀克，充符寶祇候。章宗爲原王，詔習騎鞠，守道諫曰："哀制中未可。"帝曰："此習武

守道勸諫而停止了。不久，改任爲太子詹事，兼任右諫議大夫，乘驛車前往措辦山東兩路的軍糧，并救濟飢餓的老百姓。守道查點世家大族的户口，限定他們儲存一年的糧食，讓他們把多餘的全部交納官府，再由官府按價付酬，因此軍民都有足够的糧食。拜授爲參知政事，兼任太子少保，守道懇切推辭，世宗曉諭他説："你祖父爲國立有大功，朕也詳盡知道你的忠誠謹慎，因此提拔任用你，你不要過多謙讓。"當時契丹餘下的黨徒没有歸附的人還多，北京、臨潢、泰州的老百姓不安定，令守道佩帶金製符信前往安撫他們，供給群牧地所養馬一千匹，以供軍用。守道招致契丹的骨迭聶合等人歸附，老百姓因此安寧下來。返回後進升尚書左丞，兼任太子少師。守道曾經隨從到近郊打獵，有老虎傷了獵夫，世宗想親自射虎，守道勒住馬極力勸諫纔停止。不久拜任爲平章政事。大定十四年，宋人派遣使者來，趁便提出請免去宋帝親手接受國書一事，左丞石琚等人提議答應這請求，世宗的心意没有决定，守道等人認爲不能允許，世宗最後聽從了，這事詳細記在《紇石烈良弼傳》中。隨即，守道升爲右丞相，監修國史，再次改任左丞相，授予世襲謀克。

大定二十年，撰寫《熙宗實録》完成，世宗因此對他説："你的祖父谷神，有不當的地方，你都不爲他隱瞞，可見你的公正無私。"隨即請求退位讓賢，世宗不允許。進授太尉、尚書令，改授尚書左丞相，世宗曉諭守道説："丞相這職位不能白白地空着，需要任用年高有德的人，所以再次用你擔任，你應該詳知這道理。"不久，守道又請求退休，世宗説："因爲你是先朝功臣的後代，特别委任給三公的重任，自從你執政以來，竭力效忠，朕非常贊賞。現在你因年老請求退休，很得宰相的體統，然而没有獲得代替你的人，因此難以聽從，你勉力在位吧！"二十五年，因擅自開支東宫衆皇孫的飲食費用獲罪，被奪去一級官階。不久改任兼太子太師，特别録用了他的兒子珪承襲謀克，充任符寶祇候。章宗任原王時，世宗詔令他學習騎馬和蹴鞠，守道勸諫説：

備耳，自爲之則不可，從朕之命，庸何傷乎？然亦不可數也。”二十六年，懇求致仕，優詔許之，特賜宴於慶春殿，帝手飲以巵酒，錫與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賜次子璋進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聞之震悼，遣其弟點檢司判官蒲帶致祭，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太常議謚曰簡憲，上改曰簡靖，蓋重其能全終始云。

“在守喪期間這樣做是不可以的。”世宗說：“這是練習武備罷了，擅自做就不可以，聽從我的詔命，有什麼損害呢？但也不可以頻繁了。”二十六年，守道懇切請求退休，世宗以一道詞意優美的詔命允許了，在慶春殿特别賜給酒宴，世宗親手將一巵酒給守道飲，賞賜給他的很豐厚，命他的兒子珪侍候他回鄉，又賞賜他的第二個兒子璋爲進士及第。明昌四年守道逝世，時年七十四歲。章宗聽説了震驚哀悼，派遣他的弟弟點檢司判官蒲帶舉行祭奠，賜給助喪銀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太常寺議定他的謚號爲簡憲，章宗改爲簡靖，這是看重他能够善始善終。

石琚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學。父皋，補郡吏，廉潔自將，稱爲長者。從魯王闍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闍母怒之，及城破，命皋計州民之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皋緩其事。闍母讓之，皋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皋之稽緩，安敢逃罪。”闍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皋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皋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于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皋主鞫治。是時冬月，皋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他樸實穩重、喜愛學習。他的父親名叫皋，補授爲郡吏，廉潔自持，被稱爲謹慎厚道的人。皋跟從魯王闍母攻打青州，青州人堅守不投降，闍母爲此發怒，到城池被攻克時，命令皋計算州民的數量，將要讓衆軍分别據爲己有，皋延緩了這件事。闍母責備皋，皋説：“大王將要爲朝廷安撫平定郡縣，應當讓老百姓安居，不要侵犯使他們痛苦。如果奪取了城邑就殘害那裏的百姓，那麽没有被攻下的一定要拼死守衛而抗拒我們。皋這種遲緩，哪敢逃避罪責。”闍母醒悟了，於是下令説：“有膽敢侵犯州民的人，以軍法論罪。”他又指着自己的座位對皋説：“你的子孫必定有居處這職位的。”皋隨闍母鎮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劃叛亂，書寫他同縣人的姓名在簿籍上，大概有幾千人，他的同黨拿着這名册到州府去告發了，皋主持審理。這時候是冬月，皋抱着名册上官府辦公處，假裝摔倒，把名册攤在爐火中，全部焚燒了，不能重新獲得那些姓名，衹判處了首犯，其餘的人都得以免罪。

琚生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既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再調弘政、邢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掊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一物無所與。既而守以贓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

石琚生長到七歲時，讀書看一遍就能背誦，成人後，博覽通曉經書史籍，擅長詩文寫作。天眷二年，考中進士第一名，先後調任弘政、邢臺縣縣令。邢州守臣對所屬縣貪婪横暴，搜刮老百姓的錢財，以供自己隨意揮霍，衹有石琚一件東西都不給他。後來守臣因貪贓敗露，其他的縣令

容令。復擢行臺禮部主事，召爲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三年，以父喪去官，尋起復爲本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大定二年，擢左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度，琚上疏六事，大概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琚自員外郎至尚書，未嘗去吏部，且十年。典選久，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僂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爲詳明。頃之，拜參知政事，琚辭讓再三，上曰："卿之材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爲?"右丞蘇保衡監護十六位工役，詔共典其事，給銀牌二十四，許從宜規畫。上謂琚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雇直，毋使貪吏夤緣爲奸利，以興民怨。卿等勉力，稱朕意焉。"徒單合喜定陝西，琚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上從之。丁母憂，尋起復，進拜尚書右丞。天長觀災，詔有司營繕，有司闢民居以廣大之，費錢三十萬貫。蔚州采地蕈，役數百千人。琚奏之，上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琚與孟浩對曰："聖訓及此，百姓之福也。"是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上曰："然。"久之，進拜左丞，兼太子少師。上問宰相："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爲民直言無忌者，今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上曰："宜盡心采擢之。"

屬吏都受連累獲罪，石琚因廉潔治政，改任秀容令。又被提拔任行臺禮部主事，召入朝任左司都事，多次升任至吏部郎中。貞元三年，因父親喪亡解除官職，不久，就於守喪期中起用爲吏部侍郎。世宗舊時就聽說了他的名聲，在大定二年，提拔他任左諫議大夫，侍郎依舊。奉命審定制度，石琚上書論奏六件事，大概說的是要端正法度，明確賞罰，接近忠誠正直的臣僚，疏遠奸邪諂佞的小人，減少不急的事務，罷除無正當理由的勞役。世宗稱賞接納了他的意見。升任吏部尚書。石琚從員外郎到尚書，没有離開過吏部，將近有十年。主管選舉久了，凡是趙宋、劉齊換授官吏的標準，南北方通用的按資叙授官職的法則，石琚能够屈指一一列舉，當時被號稱爲詳細明瞭的人。不久，拜授爲參知政事，石琚推辭謙讓再三，世宗說："你的才能聲望没有不可以的，爲什麽要推辭呢?"右丞蘇保衡督察皇宫十六處的工役，世宗命石琚共同主管這件事，給與他銀牌二十四面，允許根據適宜情况自行規劃。世宗告訴石琚說："這項工役不想煩擾老百姓，工匠都付給雇傭的工錢，不要讓貪贓的官吏憑藉關係謀取利益，使老百姓産生怨恨。你們要努力，按照朕的心意辦。"徒單合喜平定了陝西，石琚請求特赦秦、隴，以便安定老百姓，世宗聽從了。因母親喪亡解職，不久於守喪期中起用，進授尚書右丞。天長觀遭火災，世宗詔令有關部門營建修繕，有關部門拆除民房來擴大道觀，花費錢三十萬貫。蔚州采集地裏的蕈草，役使了幾百上千的人。石琚上奏這些事，世宗說："從今天起凡是稱說爲御旨的，都要上奏稟告。"石琚與孟浩回答說："聖君的訓示考慮到這一點，是老百姓的福分。"這時候，商議禁止用網捕狐、兔等野生動物，累計捕獲數量，以至有人被判服勞役，石琚上奏說："因捕獵禽獸而至於服勞役，恐怕不是陛下的心意，加杖刑後予以釋放就行了。"世宗說："好的。"過了許久，進授左丞，兼任太子少師。世宗詢問宰相："古代有居處低下職位而能憂國爲民直言不諱的人，現在爲什麽没有呢?"石琚回答說："這哪裏是没有，祇是未能到

達皇上這裏罷了。"世宗說："應當盡心去選拔這樣的人。"

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并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并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爲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琚嘗請命太子習政事，或譖之曰："琚希恩東宫。"世宗察其無他，以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執政，兼師保之任。臣愚以爲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遂言及之。"因乞解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祝版，上問琚曰："當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禮，卿等慎之，無使後世譏誚。熙宗尊謚太祖，宇文虚中定禮儀，以常朝服行事。當時朕雖童稚，猶覺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

世宗將要在郊外舉行祭祀天地的典禮，商議陪位分享祭祀事宜，石琚說："所謂配，是指助先人在天之靈而作主人。衆神像是由外而來的客人，不見主人就不會居留，所以尊崇祖先配享上天，一并尊奉。《孝經》說：'郊外祭祀以后稷陪享上天。'漢、魏、晉代都以一位先帝陪享上天。唐高宗開始以高祖、太宗尊崇配享。垂拱初年，以高祖、太宗、高宗一同配享。唐玄宗開元十一年，罷除同配的禮儀，以高祖配享。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享。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享。仁宗時，有關官員請求以三位先帝一同祔祭，於是以太祖、太宗、真宗一同配享。後來禮院奏論，配於天地，不應有兩神靈作主，應當以太祖配享。這就是唐、宋朝改變古制以三位先帝配享上天，最終依照古制以一位祖先配享。將來陛下親自舉行郊祀應當依照古代的禮制，以一位祖先配享上天。"世宗說："唐、宋朝不足以效法，祇應當尊奉太祖皇帝配享上天。"石琚曾經請求詔令太子學習政事，有人誣陷石琚說："石琚企求東宫的恩賞。"世宗觀察他没有其他的想法，把這話告訴了他，石琚回答說："臣本是獨立無援的人，承蒙陛下的提拔，聊以充數爲執政大臣，兼任了輔導和協助太子的職責。臣認爲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應當讓他知道民事，便上言涉及到這問題。"接着請求解除少師一職。十年二月，祭祀土地神，有關官員上奏請求皇上親自在祝板上署名，世宗詢問石琚說："應當簽署嗎？"石琚說："有這種先例。"世宗說："對祭祀典禮，你等要謹慎，不要讓後代人非議責備。熙宗給太祖上尊崇的謚號，宇文虚中制定禮儀，以平常臨朝的服裝舉行儀式。當時朕雖然是幼童，也察覺到這樣不對。"石琚說："祭祀是大事，没有先例不敢奉行。"

上謂琚曰："女直人往往徑居要達，不知閭閻疾苦。卿嘗爲丞簿，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極陳之。"上與宰臣議鑄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

世宗告訴石琚說："女真人常常平步青雲，不知道民間的疾苦。你曾經任縣丞及主簿，民間的哪樣事情不知道，凡是利和害都要儘量地陳述。"世宗與輔政大臣商議鑄造錢幣，有人因爲

采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問琚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厚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

鑄造錢幣而付出的財物高於錢幣價值的數倍，打算開采金和銀來冶煉，世宗說："山林和水澤的利益可以給與老百姓，衹有錢幣不應當私人鑄造。如果財物流通分布四方，與在官府有什麼不同呢!"石琚進前說："臣聽說天子的財富藏在天下，正像泉水的源頭想要它流通而已。"世宗詢問石琚說："古代也有老百姓鑄造錢幣的嗎?"回答說："讓老百姓私自鑄造，那麼小人謀取豐厚的利益，錢幣越來越薄且質量差，所以古代要禁止。"

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爲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尚多反側，何也?"琚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托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恤，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究，大名府僧，同寺僧苑智義與智究言，《蓮華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心經》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正應經文，先師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信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東平州郡，假托抄化，誘惑愚民，潛結奸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兖州，會徒嶧山，以"應天時"三字爲號，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嚮夜，使逆黨胡智愛等，劫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擊敗之。會傅戩、劉宣亦於陽穀、東平上變。皆伏誅，連坐者四百五十餘人。

當時民間常常造起妖言，相互結爲同黨而圖謀不軌，事情暴露後服罪被殺。世宗詢問輔政大臣說："南方還多有反覆無常的人，這是爲什麼?"石琚回答說："南方的無賴之人，假藉佛教和道教，用妖法幻術迷惑人。愚民没有知識，於是就犯法。"世宗說："像僧人智究就是這種人。這樣的人不值得憐憫，但是軍士去索取捕捉，貪圖奪取老百姓的財物，危害到良民百姓，不如在壞事萌芽的時候就及時制止它。"智究，是大名府的僧人，同寺院的僧人苑智義對智究說，《蓮華經》中記載了五濁惡世佛出現在魏這地方，《心經》中有夢想究竟涅槃這樣的話，你的法名叫智究，正好應合了佛經上的文字，先師藏瓶和尚知道你有這福分，也創作了偈頌文字交付給你。智究相信了苑智義的話，於是圖謀發動叛亂，他歷經大名、東平等州郡，假藉募化，引誘迷惑愚蠢的百姓，暗中結成奸黨，商議在大定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首先奪取兖州，在嶧山會合黨徒，以"應天時"三個字作爲號召，分别奪取東平的各州府。到了約定日子的那天接近夜晚時，智究叫叛逆黨徒胡智愛等人，去搶劫附近的軍營，奪取兵器，軍士擊敗了他們，適逢傅戩、劉宣也在陽穀、東平向朝廷密告叛亂事件。叛亂的人都服罪被處死，牽連獲罪的有四百五十多人。

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廩禄，以贍足之，以問宰臣曰："於前代何如?"琚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内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將順多此類。

皇族子弟中有的不勝任官職事，世宗想授給閑散無職掌的官稱，酌量給與糧食和薪俸，以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詢問輔政大臣說："這在前代是怎樣辦的?"石琚回答說："堯帝親愛九族，周代家族内和睦九族，這都是帝王的美事。"石

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皆不許。參知政事唐括安禮忤上意，出爲横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復召。琚對便殿，從容進曰："唐括安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爲尚書右丞。琚嘗舉室紹先以爲右司員外郎，紹先中風暴卒，上甚惜之，謂琚曰："卿之所舉也。"感嘆者再三。

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剌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録"。上以問宰相，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爲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録，不可避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

以年老衰病固辭，上曰："朕知卿年老，勉爲朕留，俟一二年，朕將思之。"上謂宰臣曰："朕爲天子，未嘗敢專行獨斷，每事遍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琚與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詔以一孫爲閤門祗候。即命駕歸鄉里。久之，世宗謂宰臣："知人最爲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爲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左丞移剌道、參政粘割斡特剌舉右選，頗得之。朕常以不能遍識人

琚隨勢助成的事例多是這一類的。

大定十三年，石琚上表請求辭官。十六年，他再次上表請求辭官。朝廷都不允許。參知政事唐括安禮抵觸了世宗的心意，出朝任横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再召回。石琚在別殿論對，從容進言説："唐括安禮忠誠正直，却長期在外任官。"世宗很贊同他的話，就將唐括安禮從南京留守任上召入朝任尚書右丞。石琚曾經舉薦室紹先任右司員外郎，紹先中風突然死亡，世宗很惋惜，告訴石琚説："他是你舉薦的。"再三地感慨嘆息。

十七年，拜授石琚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第二年，拜授右丞相。修起居注的移剌傑上書説"朝廷奏事時讓其他人退避後商議政事，史官也不能參與，無從記録"。世宗以此詢問宰相，石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回答説："古代的史官，對天子的言語行動一定要記載，用這來警告人君，希望能有所畏懼。周成王剪削梧桐樹葉爲信圭的形狀，開玩笑地封與他的弟弟叔虞，史佚説：'天子不能有玩笑的話，説了話就要由史官記下來。'因此知道人君的言語和行動，史官都得記録，是不能迴避的。"世宗説："朕觀覽《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的議論，開始是怎樣議論，最後是怎樣的結果，這些正是由史臣在旁邊記録而書寫下來罷了。如果擔心泄露機密事情，就選擇謹慎細心的人擔任這職務。"朝奏時讓其他人退避後商議政事，記注史官不迴避從這時開始。

石琚因年老體衰有病堅持辭官，世宗説："朕知道你年老，勉强爲朕留任，等待一二年，朕將會考慮這個問題。"世宗告訴輔政大臣説："朕作爲天子，從没敢按個人意志辦事，每件事普遍向你等詢問，可以執行就執行，不可以就停止。"石琚與平章政事唐括安禮上奏説："喜歡下問就寬裕，自以爲是就窄小，陛下這樣做，是天下的幸運。"過了一年，石琚又上表請求退休，就允許了。詔命以他的一個孫子任閤門祗候。石琚立即命令御者駕車馬回歸鄉里。過了許久，世宗告訴輔政大臣："識别人是最困難的事，近來文資官多半没獲得人才。衹有石琚任宰相時，常常舉薦勝任官職的人，左丞移剌道、參政粘割斡

材爲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雖常有言，朕未敢輕信。”又曰：“近日刺史縣令多闕員，當擇幹濟者除之，資級不到庸何傷。”又曰：“惟石琚最爲知人。”

特刺舉薦的武散官，多得稱職的人。朕常常把不能够普遍識別人才看作是缺陷。這是宰相的職事，左右親近的侍從雖然時常有奏説，朕不敢輕易相信。”又説：“近來刺史和縣令缺乏許多官員，應當選擇幹練的有辦事能力的人任命，資格品級不够有什麽關係。”又説：“衹有石琚最能識别人的才幹。”

唐括鼎爲定武軍節度使，上謂鼎曰：“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何如？汝到官往視之。”顯宗亦思之，因琚生日，寄詩以見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謚文憲。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宫，配享世宗廟廷。

唐括鼎任定武軍節度使，世宗告訴鼎説：“很久没見到石琚，他的精力比起以前怎樣？你到任後前往探視他。”顯宗也思念他，趁石琚的生日，寄贈詩以表達心意。大定二十二年，石琚因病死於家中，時年七十二歲。謚號爲文憲。泰和元年，在衍慶宫繪畫他的像，陪位世宗廟庭分享祭祀。

唐括安禮

唐括安禮，本名斡魯古，字子敬。好學，通經史，工詞章，知爲政大體。貞元中，累官臨海軍節度使，入爲翰林侍讀學士，改濬州防禦使、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召爲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奸吏爲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爲因仍。”察廉入第一等，進階榮禄大夫。

唐括安禮，本名叫斡魯古，表字叫子敬。他喜愛學習，通曉經書和史籍，擅長詩文寫作，知道爲政的要點。貞元年間，歷經升遷至臨海軍節度使，召入朝任翰林侍讀學士，改任濬州防禦使、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年，升任爲益都尹，召入朝任大興尹，世宗説：“京城的人喜歡謠言，官府中的邪惡官吏是老百姓的災禍。你雖然年輕，但有治政的才幹，除去積弊，不要因循守舊。”經查訪考核被列入第一等，進官階爲榮禄大夫。

七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罷爲横海軍節度使，歷河間尹、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尚書右丞。詔曰：“南路女直户頗有貧者，漢户租佃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不習騎射，不任軍旅。凡成丁者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山東路沿邊安置。其議以聞。”浹旬，上問曰：“宰臣議山東猛安貧户如之何？”奏曰：“未也。”乃問安禮曰：“於卿意如何？”對曰：“猛安人與漢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

大定七年五月，大興府的監獄没有犯人，世宗下詔賞賜酒宴慰勞安禮。凡是州郡中監獄没有犯人的，都賞賜錢作爲賜宴費用，大興府被賞賜了酒宴錢三百貫，其餘的州郡各有不同。過了許久，拜授安禮爲參知政事，降任爲横海軍節度使，歷任河間尹、南京留守。因爲親守喪解除官職，服喪期未滿被起用爲尚書右丞。詔令説：“南路的女真人户多有貧困的，漢族人户租佃他們的田地，獲得的没多少，他們的費用不足，不學習騎馬射箭，没有行軍作戰的能力。凡是女真族成年男子列入軍籍，每月供給錢和米，在山東路沿着邊境地區安置他們。你們商議後奏來。”過了十天，世宗詢問説：“輔政大臣商議山東猛安貧困户一事怎麽樣了？”回奏説：“還没商議。”

是國人，即日簽軍，恐妨農作。”上責安禮曰：“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效漢人，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國家有事，農作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邪非邪，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傳及萬世，女直人物力不困。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貧窮猛安人數事，詔左司郎中粘割斡特剌使書之，百官集議于尚書省。

於是詢問安禮說：“你的意見如何？”安禮回答說：“猛安部人與漢族人家，現在都是一家人，彼此都在耕種，都是國家的人，立即抽調入軍，恐怕要妨礙耕種。”世宗責備安禮說：“朕認爲你有知識，每件事却專門效仿漢人，如果在没有變故的時候可以從事耕種，揣測宋人的心意將要興起爭端，國家有變故，哪會有閑暇去從事耕種？你學習漢文字，閱讀《詩》、《書》，姑且放下這事而談論本朝的法度。前些日子的輔政大臣都是任用女真人，你獨自説要任用漢人。這是對的還是錯的，你所説的一家人都是指同類人，女真人和漢人，他們實際上是兩類。朕在東京即位，契丹人和漢人都不前往，衹有女真人結伴而來，這能説是一類嗎？”又説：“朕朝夕思慮，讓太祖皇帝的功業不喪失，相傳到萬代，女真人的物力不能困乏。你等要明白朕的心意。”因此將有益於貧窮猛安部人的幾件事，令左司郎中粘割斡特剌寫下來，百官在尚書省集中商議。

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覿古速行邊，從行契丹押剌四人，扱剌、招得、雅魯、斡列阿，自邊亡歸大石。上聞之，詔曰：“大石在夏國西北。昔窩斡爲亂，契丹等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業，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誘，必生邊患。遣使徙之，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奥也、吏部郎中裴滿餘慶、翰林修撰移剌傑，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窩斡亂者上京、濟、利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剌子元爲西北路招討都監，詔子元曰：“卿可省諭徙上京、濟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饒，可以生殖，與女直人相爲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計也。卿與奥也同催發徙之。仍遣猛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路勿令與群牧相近，脱或有變，即便討滅。俟其過嶺，卿即還鎮。”上已遣奥也、子元等，謂宰

大定十七年，下詔派遣監察御史完顏覿古巡行邊疆，從行的契丹押剌官四人，扱剌、招得、雅魯、斡列阿，從邊境逃亡投奔大石。世宗聽説了，下詔説：“大石在夏國西北方。從前窩斡作亂，契丹等響應，朕免掉了他們的罪，讓他們重操舊業，派使者進行安撫，而他們反覆無常的心思仍没消除。如果大石叫人來離間引誘，必然要産生邊境的憂患。派遣使者去遷徙他們，讓他們與女真人混雜居住，互相通婚，逐漸教化成風俗，這是長久的策略。”於是派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奥也、吏部郎中裴滿餘慶、翰林修撰移剌傑，遷徙西北路的契丹人中曾經參預窩斡叛亂的人到上京、濟、利等路安頓。以兵部郎中移剌子元任西北路招討都監，世宗令子元説：“你可以明白地宣諭遷徙到上京、濟州的契丹人，那裏的土地肥沃富饒，可以生養繁衍，與女真人互相結爲婚姻，也是你等長久安全的辦法。你與紇石烈奥也共同催促，發送遷移，并派一員猛安率軍隊護送向東行，所經過的道路上不要讓他們接近各牧地，倘或發生變亂，即刻就討伐消滅。等到他們越過了山嶺，你就立即回到原守地。”世宗派

臣曰："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爲叛亂，群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术魯古、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被害。賽一等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但善善惡惡，所以爲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

他日，上又曰："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相無所舉，何也？"安禮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多有。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得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倫。奉職皆閥閱子孫，朕所知識，有資考出身月日。親軍不以門第收補，無蔭者不至武義不得出職。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故出職反在奏職上。天下一家，獨女直有超遷格，何也？"安禮對曰："祖宗以來立此格，恐難輒改。"

轉左丞，與右丞蒲察通同日拜，上謂之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倦於政事。宜及朕之康强，凡女直猛安謀克當修舉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鮮有及朕之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豈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滯，宰執不督責之，何也？"安禮對曰："案牘疑難者舊例給限。"上曰："舊例是邪非邪．今不究其事，輒給以限邪？"參政移剌道曰："臣在大理時，未嘗有滯事。"上曰："卿在大理無滯事，爲宰執而不能檢治，何也？"道無以對而退。上問宰臣曰：

遣奧也、子元等人後，告訴輔政大臣說："海陵王時，契丹人特別被信任，最終還是發動叛亂，群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术魯古、金吾衛上將軍蒲都全被殺害。賽一等人都是功臣的後代，在任官時從没與契丹結怨，契丹人的野心，從這裏也足以看出。"安禮回答說："聖明的君主博愛天下的人，像撫育兒子一樣養育四方之人，不應當有彼此的區別。"世宗說："朕没有區別，但是嘉獎善的和憎恨惡的，這就是作爲處理政務的標準。以後邊境上或許要發生災禍，契丹難道願意與我一心一意嗎！"

後來，世宗又說："推薦人才，是大臣的職責。京外五品都必須薦舉人，宰相没有薦舉的，這是爲什麽？"安禮回答說："孔子說人才難得。賢人和君子，世上有的不多。陛下一定想得到人才，應當廣開選拔人才的途徑，區别他們的才能使用，這樣就能獲得人才了。"世宗說："除授官職的法令不合道理。擔任奉職的都是世家的子孫，朕所瞭解的，有他們資格的考核和初任的月日。護衛士兵不因門第的高下録用，没有門蔭的人不到武義將軍品級不能出任官職。不過因爲女真人有破格遷升做官的資格，所以出任官職反而在奉職的前面。天下是一家，惟獨女真人有破格遷升的法令，這是爲什麽？"安禮回答說："祖宗以來就建立了這種辦法，恐怕難以立即改變。"

安禮轉任爲左丞，與右丞蒲察通同一天被拜授，世宗告訴他說："朕今年五十五歲，如果過了六十歲，必定對政事厭倦。應趁朕健康强壯時，凡是女真的猛安、謀克部應當整治政事，修改確定法令。皇族中少有趕得上朕的年壽的人，朕很熟悉女真族的舊風俗，子孫哪裏能够知道，何况政事呀，你等應當瞭解這話的含義。"世宗又說："大理寺的許多事情久拖不辦，執政大臣不督察責罰他們，這是爲什麽？"安禮回答說："文書中有疑難的按照舊例要給予寬限。"世宗說："舊例是對還是錯呢，現在不對事情進行研究，就隨便可以寬延期限嗎？"參政移剌道說："臣在大理寺時，從没有久拖不辦的事務。"世宗說："你在大理寺時没有久拖不辦的事務，作了

"御史臺官，亦與親知往來否?"皆曰："往來殊少。"上曰："臺官當盡絶人事。諫官、記注官與聞議論，亦不可與人游從。"安禮對曰："親知之間，恐不可盡絶也。"上曰："職任如是，何恤人之言。"

執政大臣後而不能檢查治理，這是爲什麽?"移剌道無話可答就退下了。世宗詢問輔政大臣説："御史臺的官員，也與親屬朋友交往嗎?"都説："交往很少。"世宗説："御史臺官員應當完全斷絶私人交往。諫官和記注官參與議論，也不可以與其他人交游往來。"安禮回答説："親戚朋友之間，恐怕不可以完全斷絶。"世宗説："擔任的職務是這樣，哪裏能顧及别人的議論。"

進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世襲謀克。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祖宗實録太簡略。對曰："前代史皆成書，有帝紀、列傳。他日修史時，亦有帝紀、列傳，其詳自見于列傳也。"安禮嘗議科目，言于上曰："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爲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俱優者爲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議之。"上謂宰臣曰："賞有功不可緩，緩賞無以勸善。"安禮對曰："古所謂賞不逾時者，正謂此也。"

晋升安禮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予世襲謀克。世宗曉諭安禮，前代的史書詳細完備，現在祖宗的實録過分簡略。安禮回答説："前代的史實都修撰成書，有帝王本紀、列傳。以後撰寫史書時，也有帝王本紀、列傳，有關詳情自然會表現在列傳中。"安禮曾經議論科舉考試科目，向皇上進言説："臣觀察近來的讀書人不留意策論。現在如果將詩、賦、策論各分場考試，文辭和論述都優秀的作爲中選，以時務作論題觀察他們的才能見識，可以獲得人才。"世宗説："你等商議這件事。"世宗告訴輔政大臣説："賞賜有功的不能遲緩，遲緩的賞賜不能够勉勵人行善。"安禮回答説："古代所説的賞賜不超過一定的時間，正是這個意思。"

二十一年，拜右丞相，進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夙夜憂懼，惟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擇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習顯無異。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讓。"安禮頓首謝。是歲，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大定二十一年，拜授爲右丞相，進封申國公，安禮堅持推辭説："臣在宰相職位聊以充數，對國家没有補助，早晚擔憂懼怕，衹恐怕獲罪，上辜負陛下，下辜負百姓。臣實在不敢接受丞相職位，希望陛下選擇比臣賢明的人來任用。"世宗説："朕知道你正直，與左丞相習顯没有不同。而且就熟習政事而言，没有在你之上的人。希望不要過多謙讓。"安禮叩頭道謝。這一年，安禮去世。泰和元年，陪位世宗廟庭分享祭祀。

移剌道

移剌道，本名趙三，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徙咸平。爲人寬厚，有大志，以篤孝著名。通女直、契丹、漢字。皇統初，補刑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再遷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遷户部員外郎。正隆三年，徙臨潢、咸平路、畢沙河等三猛安，屯戍

移剌道，本名趙三，他的祖先是乙室部人，最初遷徙到了咸平。他爲人寬容厚道，有遠大的志向，以盡孝道著名。通曉女真、契丹、漢文字。皇統初年，補任刑部令史、轉任尚書省令史，再次遷升至大理寺司直。因爲母守喪而辭職，服喪期未滿被起用，升任户部員外郎。正隆三年，他遷徙臨潢、咸平路、畢沙河等三個猛

斡盧速。還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必登公輔。”明年，遷本部郎中。

安，駐守斡盧速。返回上奏，海陵王告訴侍從的臣子説：“移剌道的骨骼相貌不同一般人，以後一定能登上公卿輔相高位。”第二年，升爲户部郎中。

海陵伐宋，爲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復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餘人，自願與道爲奴，道受之，至淮，俟諸軍畢濟，乃悉遣還。大定二年，復爲户部郎中，與梁銶安撫山東，招諭盗賊。民或避盗避役者，并令歸業，不問罪名輕重皆原之，軍人不得并緣虜掠。僕散忠義討窩斡，道參謀幕府事。賊平，元帥府以俘獲生口分給官僚，道悉縱遣之。

海陵王討伐宋朝時，移剌道任都督府長史。海陵王死後，軍隊撤回，不再有紀律約束，士兵在淮南搶劫，老百姓爲此而受苦。有男女二百多人，自願給道當奴僕，道接受了，到達淮水，等到衆軍都渡過去了，就全部打發他們回去了。大定二年，再次擔任户部郎中，與梁銶去安撫山東，招降宣諭盗賊。老百姓有逃避盗賊逃避勞役的，一并令其回鄉生産，不論罪名輕重，一律給予赦免，軍人不得像以前那樣搶劫人口和財物。僕散忠義征討窩斡時，道在他軍府中參與謀劃。平定賊黨後，元帥府將俘獲的人口分給官僚，道把分給自己的全部放走了。

還京師，入見，既退，世宗目送之，曰：“此人有幹才，可大用也。”遷翰林直學士，兼修起居注。頃之，世宗曰：“道清廉有幹局，翰林文雅之職，不足以盡其才。”中都轉運繁劇，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詔道送河北、山東等路廉察善惡升降官員制敕，上曰：“卿從討契丹，不貪俘獲，其志可嘉。故命卿爲使。卿其勉之。”是歲，以廉升者：磁州刺史完顔蒲速列爲北京副留守，濰州刺史蒲察蒲查爲博州防禦使，威州刺史完顔兀荅補爲磁州刺史。治狀不善下遷者：登州刺史大磐爲嵩州刺史，同知南京留守高德基爲同知北京轉運事，衛州防禦使完顔阿鄰爲陳州防禦使，真定尹徒單拔改爲興平軍節度使，安國軍節度使唐括重國爲彰化軍節度使。仍具功過善惡宣諭，毋受饋獻。遷大理卿。五年，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閲實軍器，振贍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

移剌道回到京城，入朝晋見，已退，世宗以目相送，説：“這個人是幹才，可以重用。”遷升他任翰林直學士，兼任修起居注。不久，世宗説：“道廉潔有辦事的才能。翰林這種文雅的職務，不能够充分發揮他的才能。”中都轉運事務極其繁重，就改授他任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世宗令道去送河北、山東等路考查官員優劣而進行升降的詔令，世宗説：“你隨軍征討契丹，不貪俘獲，這種志向值得稱贊。所以任命你作爲使者。你要自勉。”這一年，通過考察被提升的：磁州刺史完顔蒲速列任北京副留守，濰州刺史蒲察蒲查任博州防禦使，威州刺史完顔兀荅補任磁州刺史。政績不良而降任的：登州刺史大磐任嵩州刺史，同知南京留守高德基任同知北京轉運事，衛州防禦使完顔阿鄰任陳州防禦使，真定尹徒單拔改任興平軍節度使，安國軍節度使唐括重國任彰化軍節度使。仍然開列他們的功勞或過錯、善狀或劣行而通告各地，不許接受各地的饋贈進獻。移剌道升任爲大理卿。大定五年，宋人請求講和，撤軍。道前往山東，核實兵器，救濟守邊士兵的妻子兒女。再次任命爲同知大興尹。

親軍百人長完顔阿思鉢非禁直日

護衛軍百人長完顔阿思鉢在不當入宫值班的

帶刀入宫，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臣，盗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其贓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持久其獄，既而阿思鉢鬻金事覺，伏誅。上曰："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貫。詔自今護衛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宫。

一天帶刀入宫，當夜進入左藏庫，殺害都監郭良臣，盜取了黃金珠寶。點檢司拘捕了八個嫌疑犯，其中三人被拷打致死，其餘五人自認無辜之罪，那贓物還是没能獲得。世宗懷疑此案，下令道追究驗證。道把這案件擱置了很長時間，隨即阿思鉢賣金的事暴露，伏罪被處死。世宗說："在嚴刑拷打之下，什麼口供不能得到。爲什麼點檢司不按照情理去探求啊。"賜錢給受刑而死的人，每人二百貫，用作救濟他們的家庭，没有死的每人五十貫。下令從今天起護衛親軍中的百人長、五十人長，不是值班日不能帶刀入宫。

遷户部尚書。上曰："朕初即位，卿爲户部員外郎，聞卿孳孳爲善，進卿郎中，果有可稱。及貳京尹，亦能善治。户部經治國用，卿其勉之。"道頓首謝。改西北路招討使，賜金帶。故事，招討使到官，諸部皆獻駝馬，多至數百，道皆却之，數月皆復貢職。父喪去官，起復參知政事。初，諸部有獄訟，招討司例遣胥吏按問，往往爲奸利。道請專設一官，上嘉納之，招討司設勘事官自此始。上謂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獄，輒經旬月，何邪?"道奏曰："在法，决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刑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此官吏之責也，嚴戒約以去其弊。"進尚書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於家，忠於朕，通習法令政事，雖逾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上曰："河南統軍烏古論思列爲人少戇，凡邊事須與卿共議。卿以朕意諭思列也。"入拜平章政事。

移剌道升任爲户部尚書。世宗說："朕剛即位時，你擔任户部員外郎，聽說你勤勉不懈地做善事，就提升你爲郎中，你果然有值得稱道的事迹。到你任副京尹時，也能够行善政。户部計劃管理國家的經濟開支，你要努力從事。"道叩頭稱謝。改任爲西北路招討使，賜給金飾腰帶。按照舊例，招討使到任所後，各部都要進獻駱駝和馬匹，多的達數百頭，道全都推辭不受，過了幾個月，各部都恢復了上貢朝廷的職責。爲父親守喪離任，守喪期未滿被起用爲參知政事。當初，各部發生訴訟事，招討司按例派遣辦理文書的小吏去審問，常常弄手段獲取利益。道請求專門設立一個官職，皇上稱賞并接納了他的意見，招討司設立勘事官從這時開始。世宗告訴輔政大臣說："近來聽説大理寺審理判决案件，動輒就要拖上一個月，這是爲什麼?"道上奏說："按照法令，判决死罪犯不超過七天，判徒刑的不超過五天，處杖刑的不超過三天。"世宗說："法令有日程的限制，却擅自違背，這是官吏的罪過，嚴格申誡約束以除去這種弊病。"移剌道進升尚書右丞。他請求退休，世宗說："你在家孝順，對朕忠誠，通曉法令和政事，雖然已年過六十歲，心力還没有衰退，不可以退休。"於是任命爲南京留守，賞賜給通犀腰帶。世宗說："河南統軍烏古論思列作人剛直而稍嫌愚笨，凡是邊境的事必須與你共同商議。你把朕的意思明告思列。"召入朝拜授爲平章政事。

道弟臨潼令幼阿補犯罪至死，道

移剌道的弟弟臨潼令幼阿補犯了死罪，道在

待罪于家。皇太子生日，宴于慶和殿，上問道何故不在，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奏曰：“其弟犯死刑，據制不合入内。”上曰：“此何傷也。”即詔道起視事。是時，縣令多闕，上以問宰相，道奏曰：“散官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録事丞簿有清幹之譽者，縣尉入優等者，皆與縣令。散官至五品，無貪污曠職之名者，亦可與之。俟縣令不闕，即如舊制。”

二十三年，罷爲咸平尹，封莘國公。上曰：“卿數年前嘗乞致仕，朕不許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鄉，地凉事少，老者所宜。”賜通犀帶。明日，復遣近侍曹淵諭旨曰：“咸平自窩斡亂後，民業尚未復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

二十四年，薨。上聞之，悼惜良久。是歲幸上京，道過咸平，遣使致祭，賻贈有加。詔圖像藏秘府，擢其子八狗爲閤門祗候。

移剌光祖

光祖字仲禮，幼名八狗。以蔭補閤門祗候，調平晉令、衛州都巡河、内承奉押班，累轉東上閤門使，兼典客署令。大安中，改少府少監。丁母憂，起復儀鸞局使，同知宣徽院使事，秘書監、右宣徽使。興定二年十一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議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權任，俾人自勸，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興焉，語在“九公”傳。

三年，轉左宣徽使。五年，卒。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

家中等待被治罪。皇太子生日這天，在慶和殿設宴，世宗詢問道是什麽原因不在座，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上奏説：“他的弟弟犯了死罪，根據制度不應該進入宫内。”世宗説：“這有什麽關係。”立即詔令道復職治事。這時候，許多縣令都空缺無人，世宗以此詢問宰相，道上奏説：“無職事的官階在宣武將軍以上的官員借補來充任。”世宗説：“經過察訪考核的八品以下已離職的，録事參軍、縣丞、主簿有清廉幹練稱譽的，縣尉列入優等的，都授與縣令。無職任的官員到了五品階，没有貪污和曠廢職務名聲的，也可以授予。等到縣令不缺乏了，就依照舊時制度。”

大定二十三年，放遣移剌道任咸平尹，封爲莘國公。世宗説：“你幾年前曾經請求退休，朕没有允許你。你現在年老了。咸平是你的故鄉，地凉事少，是適宜老年人居處的地方。”賜給通犀腰帶。第二天，又派遣近侍曹淵宣諭旨意説：“咸平從窩斡叛亂以後，老百姓的家業還没有恢復到舊時，朕允許你回到鄉里，是依靠你去安撫一方。”

二十四年，薨。世宗聽説了，哀悼惋惜了很久。這一年前往上京，路過咸平，派遣使者去祭奠，又增加賞贈的助喪財物。詔令畫移剌道的像藏於宫中秘庫，提拔他的兒子八狗任閤門祗候。

光祖字仲禮，幼年時名叫八狗。以門蔭補官任閤門祗候，調任爲平晉令、衛州都巡黄河、内承奉押班，多次轉任至東上閤門使，兼任典客署令。大安年間，改任爲少府少監。遇母喪解官，服喪期未滿被起用爲儀鸞局使，後任同知宣徽院使事，秘書監、右宣徽使。興定二年十一月，宣宗下詔令會集百官商議有長久利益的措施，光祖等三人議論説：“招募當地人給予管轄該地區的權力職任，使人自我勉勵，各自保守一方。”從此公府封建的議論就興起了，這話記在苗道潤等人的傳中。

興定三年，轉任爲左宣徽使。五年，去世。

贊曰：紇石烈良弼、完顔守道、石琚、唐括

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篷治朝，佐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闕，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禄，可謂盛哉。海陵能知移剌道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汚隆也，尚矣。金世内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顯著爲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宫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宫揺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其爲金謀者至矣。

安禮、移剌道，在正隆年間都没有聲名，到他們薈萃在政治清明的時代，輔助賢明的君主，規勸被執行，進言被聽從，恩惠施於老百姓，難道不是遇到好時候了呀。官員升遷没有缺政，上下的人平安相處，君主享受到他的名聲，臣下保全自己的俸禄，可謂盛世啊！海陵王能知道移剌道有公卿輔相的才能，但不能任用，所以移剌道的政績也要等待到大定年間然後纔顯露。人才的顯貴或埋没，與時政的盛衰相關聯，這也是由來已久的啊！金代皇宫内的宴會，祇有親王、公主、駙馬能够參與，世宗有一天特别召石琚入宫内，衆王以下的人竊竊私語，大概是輕視石琚。世宗發覺了，立即告訴他們説："使我們父子家人等能够平安無事，而有今天的快樂，是靠這人的力量。"於是一一列舉他最近的幾十件事，這些都是當時人們瞭解的突出事例，世宗用以開導他們，他們全都伏地認錯。君與臣像這樣的互相瞭解，有不竭盡忠誠的人麽！大定末年，世宗將要立元妃爲皇后，以此詢問石琚，石琚叫周圍的人迴避，然後説："元妃立爲皇后一事，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對東宫太子怎麽辦?"世宗吃驚地説："你説的是什麽意思?"石琚説："元妃自己有兒子，元妃立爲皇后，東宫太子的地位就動摇了。"世宗醒悟而中止了這件事。况且這種帝王家裏的事，是臣下難以進言的，許敬宗因爲一句話幾乎斷送了唐朝的國統，石琚的對答，表現了他爲金國的謀劃是極爲深遠的。

金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蘇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 田瑴(附)
梁肅　移剌慥　移剌子敬

蘇保衡

蘇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遼進士，爲西京留守。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篤，以保衡屬宗翰。京死，宗翰薦之於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調解州軍事判官。左監軍撒离喝駐軍陝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官同知興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張浩舉保衡分督工役。改大興少尹，督諸陵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造舟於通州，海陵獵近郊，因至通州視工作。兵興，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率舟師泛海，徑趨臨安。宋兵來襲，敗于海中，副統制鄭家死之。

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時，山東盗賊嘯聚，契丹攻掠臨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詔保衡安撫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發倉粟以賑之，無衣者賜以幣帛，或官粟有闕，則收糴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名以聞。還除刑部尚書。與工部尚書宗永、兵部侍郎完顔余里也，往河南、山東、陝西宣問屯田軍人，有曾破大敵及攻城野戰立功者，具姓名以聞。或以寡敵衆，或與敵相當能先登敗敵者，正軍及摱甲阿里喜補官一階，猛

蘇保衡字宗尹，是雲中天成人。父親蘇京，是遼進士，任西京留守。宗翰的軍隊到西京後，蘇京出城投降。過了很久，蘇京病重，把蘇保衡托付給宗翰。蘇京去世，宗翰向朝廷推薦蘇保衡。賜蘇保衡進士出身，委任爲太子洗馬，調任解州軍事判官。左監軍撒离喝駐軍陝西，徵辟他爲幕僚，參議軍事，累官爲同知興中尹。天德年間，修治中都，張浩推舉蘇保衡分督工役。改任大興少尹，監督各陵墓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王練兵伐宋，蘇保衡和徐文等人在通州造船，海陵王到近郊打獵，於是到通州督視工役。戰事興起，蘇保衡任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率水軍過海，直奔臨安。宋兵來襲擊，在海上戰敗，副統制鄭家戰死。

大定二年，召他前往中都。這時，山東盜賊盤聚，契丹攻掠臨潢等州郡，百姓困苦窮敝。詔令蘇保衡安撫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開倉發糧賑濟百姓，没有衣物的賜給布帛，官府或者糧食不足，就收購糧食來供給，没有妻室的人登記姓名奏聞。回京師後任刑部尚書。和工部尚書宗永、兵部侍郎完顔余里也，前往河南、山東、陝西宣詔慰問屯田的軍人，對打敗大敵和攻城野戰立功的士兵，開具姓名奏報。如有以少勝多，或與敵相當而能衝鋒在前戰勝敵人的，正軍士兵和摱甲阿里喜補官一階，猛安謀克把立功狀上繳尚書省，曾隨海陵王軍隊到淮上破

安謀克以功狀上尚書省，曾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准上遷賞。

僕散忠義伐宋，保衡行户部於關中，兼糾察，許以便宜，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讒構下獄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爲太常卿，遷禮部尚書。三年，拜參知政事。宋人請和，詔保衡往南京，與僕散忠義斟酌事宜，行之。入奏，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師還，保衡朝京師。初，宫女稱心縱火十六位，延燒諸殿，上以方用兵，國用不足，不復營繕。及宋和，詔保衡監護役事，遣少府監張仲愈取南京宫殿圖本。上聞之，謂保衡曰："追仲愈還。民間將謂朕效正隆華侈也。"

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遣敬嗣暉傳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攝養，以俟疾間視事。"未幾，薨，年五十五。世宗將放鷹近郊，聞之乃還，爲輟朝，賻贈，命有司致祭。

翟永固

翟永固字仲堅，中都良鄉人。太祖與宋約攻遼，事成以燕歸宋。宋人以經義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開德府儀曹參軍。金破宋，永固北歸。中天會六年詞賦科，授懷安丞，遷望雲令，補樞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掾。永固家貧，求外補，宗翰愛其能，不許，以錢三千貫周之，薦於朝，攝左司郎中。除定武軍節度副使，歷同知清州防禦使，入爲工部員外郎。以母憂去官，起復禮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

海陵篡立，宋國賀正旦使至廣寧，海陵使使以廢立事諭宋使，遣還之。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顔思恭爲報諭宋使，永固爲副，且令永固伺察

敵的軍兵，也按上述格令賞賜升官。

僕散忠義攻伐宋，蘇保衡在關中行户部，兼糾察，准許他見機行事，罷免不守法的州守、縣令十多人。邠州守傅慎微冒犯當權的人，被誣陷羅織罪名投入獄中快死了，蘇保衡盡力救他得以幸免。入朝任太常卿，遷禮部尚書。三年，拜爲參知政事。宋人請和，詔令蘇保衡往南京，和僕散忠義斟酌行事。入朝奏報，進官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軍隊返回，蘇保衡到京師朝見。當初，宫女稱心在十六位放火，蔓延燒毀衆多宫殿，皇上因正用兵打仗，國家財用不足，没能重新修繕宫殿。到宋人請和時，詔令蘇保衡監護工役之事，派少府監張仲愈取來南京宫殿圖本。皇上聽説後，對蘇保衡説："把張仲愈追回來。百姓會説我效仿正隆時的奢華。"

六年冬，保衡患病，請求退休，不准許。派敬嗣暉傳詔説："你靠忠直被提拔爲執政，牙齒頭髮不顯衰老，匆匆忙忙因小病求退。好好加以保養，等病愈繼續管事。"不久，薨，年齡五十五歲。世宗將在近郊放鷹，聞訊後即回，爲他罷朝，贈給助辦喪事的財物，命官府祭奠。

翟永固字仲堅，是中都良鄉人。太祖和宋約定共同進攻遼，事成後把燕地還給宋。宋人用經義兼策問録取進士，翟永固考中第一名，授開德府儀曹參軍。金攻破宋，翟永固北歸。考中天會六年詞賦科進士，授懷安縣丞，遷望雲令，補爲樞密院令史，左副元帥宗翰徵辟爲幕僚。翟永固家中貧困，請求出外做官，宗翰愛惜他的才能，不答應，用三千貫錢周濟他，把他推薦給朝廷，代理左司郎中。除定武軍節度副使，歷任同知清州防禦使，入朝任工部員外郎。因爲母親守喪而離官，喪期未滿起用爲禮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

海陵王篡位，宋國賀正旦使到廣寧，海陵王派使臣把廢立的事告訴宋使臣，遣送他回去。派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顔思恭爲報諭宋使，翟永固爲副使，并且命令翟永固窺伺宋人的動静。出使

宋人動静。使還，改禮部侍郎。久之，分護燕京宫室役事，永固請寫《無逸圖》於殿壁，不納。俄遷太常卿，考試貞元二年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爲猜度己意，召永固問曰："賦題不稱朕意。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曾行，亦欲我行之乎?"於是永固、張景仁皆杖二十。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八韵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杖之三十。頃之，永固遷禮部尚書，賜笏頭球文金帶。改永定軍節度使。

回來，改任禮部侍郎。過了很久，分任監護燕京宫室工役，翟永固請求在宫殿的墻上畫《無逸圖》，没有采納他的建議。不久遷太常卿，主持考試貞元二年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王認爲這道試題是在猜測自己的用意，召翟永固問道："賦題不合我意。我們祖宗在位時祭天叩拜了嗎?"回答説："下拜了。"海陵王説："難道有活着時下拜，死後就同體配食的嗎?"回答説："古代有此，記載在典禮上。"海陵王説："如果是桀、紂曾經施行，也想要我照着辦嗎?"於是翟永固、張景仁都行杖刑二十。而進士張汝霖的賦第八韵寫道："現在，將舉行郊祭。"海陵王責問他説："你怎麽知道我要舉行郊祭呢?"也杖責他三十。不久，翟永固遷禮部尚書，賜給方頭球文金帶。改任永定軍節度使。

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階光禄大夫不降，以寵異之。遷翰林學士承旨，與直學士韓汝嘉俱召至内殿，問以將親伐宋事，永固對曰："宋人事本朝無釁隙，伐之無名。縱使可伐，亦無煩親征，遣將帥可也。"由是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請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陵朝永壽宫，四品以上官賜宴，永固至殿門外，海陵即以致仕宣命授之，永固歸卧于家。

正隆二年，按規定降二品以上官員爵位，翟永固官階爲光禄大夫，不降，以示寵信褒獎他。遷翰林學士承旨，把他和直學士韓汝嘉都召到内殿，以將要親自伐宋的事詢問他們，翟永固回答説："宋人事奉本朝没有破綻漏洞，攻伐他們没有理由。即使可以攻伐，也無須煩勞你親自出征，派將帥去就行了。"因此大大違背海陵王之意，翟永固於是請求退休。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陵王在永壽宫上朝，賜四品以上官赴宴，翟永固到殿門外，海陵王就把退休的詔令交給他，翟永固回去後卧於家中。

大定二年，起拜尚書左丞，請依舊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污，從之。明年，表乞致仕，詔不許。罷爲真定尹，賜通犀帶。尚書省奏，永固自執政爲真定尹，其傘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爲令。五年，懇乞致仕，許之。六年，薨。

大定二年，起用他爲尚書左丞，他請求按舊的制度考察官吏，革除正隆年間守令不法之弊，同意了。第二年，上表請求退休，下詔不准許。罷職任真定尹，賜給通天犀帶。尚書省奏報，翟永固從執政降爲真定尹，他的傘蓋應按哪種規格，皇上説："按執政的規格。"於是定爲法令。五年，懇請退休，准許。六年，去世。

魏子平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累除爲尚書省令史，除大理丞，歷左司都事，同知中

魏子平字仲均，是弘州人。考中進士，調任五臺主簿，歷經升遷爲尚書省令史，任大理丞，歷任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事，太府監。正

都轉運使事，太府監。正隆三年，爲賀宋主生日副使。是時，海陵謀伐宋，子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對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海陵不悅。世宗即位，除户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僕散忠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餽運，給金牌一、銀牌六，糧道給辦。進户部尚書。六年，復爲賀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無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軍儲有勞，用此優卿耳。"

久之，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爲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呆懦不可用，守戍歲時索求無厭，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

海州捕賊八十餘人，賊首海州人，其兄今爲宋之軍官。上聞之，謂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以女直軍代之。"子平曰："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數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

上曰："前日令内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并舉所知。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蓋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令當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裕、祁州刺史

隆三年，爲賀宋主生日副使。這時，海陵王正策謀討伐宋，魏子平出使回來，進見海陵王，海陵王詢問江左情況，并且說："蘇州和大名兩地哪個好？"魏子平回答說："江、湖地低下潮濕，到夏天穿葛麻一類的衣衫都受不了暑熱，怎能和大名相比。"海陵王不高興。世宗登位，任户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僕散忠義攻宋，在南京設置元帥府，魏子平負責供應糧餉，發給他一面金牌、六面銀牌，運糧辦理得很好。進職爲户部尚書。六年，又任賀宋主生日使，皇上說："出使宋朝没有派過兩次出使的人，你往年供應河南軍需有功，以此優待你吧。"

過了很久，拜爲參知政事。皇上問魏子平說："古時收十分之一的税而百姓富足，現在收百分之一的税百姓却不富足，爲什麼呢？"魏子平回答說："十分之一的税是取自公田的收入，現在没有公田而徵收私田的税，做法不同。古時有休閑一次兩次的土地，中等田荒一年不種，下等田荒兩年不種。現在却一切按上等田徵税，這就是百姓窘困的原因。"皇上又問道："守兵逃亡死亡，現在以家境好的人來增補，行嗎？"回答說："富家子弟呆笨懦弱不能用，防守時求索無厭，家産隨之毁盡。如果按財力多少來徵税，招募智勇雙全、善於騎馬射箭的人，不够就徵調軍人家子弟補充，或許官府能得實效，人無失職的憂慮。"皇上同意了。

海州抓獲八十多名盜賊，首領是海州人，他的哥哥現任宋軍軍官。皇上聽說後，對宰相說："與宋和好恐怕不能長久，宿、泗間的漢軍，用女真軍代替。"魏子平說："與宋的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應設置的射糧軍和巡尉外，不得再駐軍防守。"皇上說："這是更换守兵，不是增加守兵。"

皇上說："前日下令朝内六品以上官，朝外五品以上官，都舉薦各自瞭解的賢才。現在没有聽説有被舉薦的人，難道是没有賢才，大概是知道却不舉薦。"魏子平說："請求下令給應當舉薦人才的官員，在任内必須舉薦一人。"澤州刺史

斜哥、滄州同知訛里也、易州同知訛里剌、楚丘縣令劉春哥以贓汚抵罪，上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爲不可，上以問子平曰："卿意何如?"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上曰："然。"遂降詔焉。

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爲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爲何如?"子平曰："臣聞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殆爲此也。"上曰："朕與卿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南統軍使宗叙求入見奏邊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斡特剌就問狀。宗叙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罷制置司，今復置矣。商、虢、海州皆有奸人出没，此不可不備。嘗報樞密院，彼視以爲文移，故欲入見言之。"斡特剌召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知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凡妄説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

上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大祀之禮也。"

十一年，罷爲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年，起爲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　田瑴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年登進士第。天會三年，爲樞密院令史，除平州觀察判官。天眷初，選入元帥府備任使，承制除歸德少尹，充行臺吏、禮部郎中，入爲户部員外郎、郎中。

劉德裕、祁州刺史斜哥、滄州同知訛里也、易州同知訛里剌、楚丘縣令劉春哥因貪贓抵罪，皇上想詔告中外，丞相守道認爲不能。皇上問魏子平説："你的意見如何?"魏子平説："我聽説懲治一人警戒百人，陛下本應這樣做。"皇上説："好。"於是降詔書。

宋人在襄陽漢江造船，建成三座浮橋，南京統軍司獲知後奏報，皇上問宰臣説："你們估計，他們要幹什麽?"魏子平説："我聽説襄陽的柴草，都取自漢江北岸，大概是爲了這個。"皇上説："我和你們共同治理天下，應當在禍患尚未形成時治理。到有事故後再治理，那就晚了。"河南統軍使宗叙請求進見奏報邊情，皇上派修起居注粘割斡特剌去詢問情況。宗叙説："得到邊地情報和來投歸的宋人説，宋國調集軍兵，招募百姓，運送糧草，修築城壁，建造戰船浮橋，移駐兵馬到漢江北岸。自從和議後就撤銷了制置司，現在又設置了。商、虢、海州都有奸人出没，這些不可不防備。我曾報告樞密院，他們衹當作一般文書看待，因此想進見報告。"斡特剌召所有談邊事的人盤問，都拿不出實際證據，走到邊境上，問知襄陽浮橋是打柴的路，像魏子平分析的一樣。回來奏報。詔令凡是亂説邊關軍情的人受兩年苦役，舉告得實，賞錢五百貫。

皇上問宰臣説："祭祀宗廟用牛。牛盡力耕種對人有功，爲何殺它呢?"魏子平回答説："衹有祭天地、宗廟用牛，所以有别於大祀禮。"

十一年，罷爲南京留守，不久退休。十五年，起用爲平陽尹，又退休。二十六年，薨於家中。

孟浩字浩然，是灤州人。遼代末年考中進士。天會三年，任樞密院令史，任平州觀察判官。天眷初年，選入元帥府供差使，秉承皇帝旨意授任歸德少尹，充行臺吏、禮部郎中，入朝任户部員外郎、郎中。

韓企先爲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浩與田瑴皆在尚書省，瑴爲吏部侍郎，浩爲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量人物，分别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許霖皆小人，求與瑴相結，瑴薄其爲人拒之。

松年，蔡靖子。靖將兵不能守燕山，終敗宋國，瑴頗以此譏斥松年。松年初事宗弼於行臺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爲刑部員外郎。望之爲尚書省都事，霖爲省令史。皆怨瑴等，時時毀短之於宗弼，凡與瑴善者皆指以爲朋黨。韓企先疾病，宗弼往問之，是日，瑴在企先所，聞宗弼至，知其惡己，乃自屏以避。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誰可繼丞相者？"企先舉瑴，而宗弼先入松年譖言，謂企先曰："此輩可誅。"瑴聞流汗浹背。企先薨，瑴出爲横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鑒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瑴已除横海，部吏以夷鑒白瑴，瑴乃倒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瑴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鑒覃恩事，嗾許霖發之，詆以專擅朝政。詔獄鞫之，擬瑴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庭、王傚、趙益興、龔夷鑒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

世宗在熙宗時，知田瑴黨事皆松年等構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赦令還鄉里，多物故，惟浩與瑴兄穀、王補、馮煦、王中安在。大定二年，召見，復官爵。浩爲侍御史，穀爲大理丞，補爲工部員外郎，煦爲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軍事，而浩尋復

韓企先任宰相，提拔當時的賢才能人，把他們都安置在重要位置，孟浩和田瑴都在尚書省，田瑴任吏部侍郎，孟浩任左司員外郎。孟浩掌管銓選官吏後，善於衡量人才，分辨賢與不賢，録用的都是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許霖都是小人，尋求和田瑴結交，田瑴鄙薄他們的爲人而拒絶了。

蔡松年，是蔡靖的兒子。蔡靖率兵不能守燕山，最終被宋國打敗，田瑴常藉此譏斥蔡松年。蔡松年最初在行臺省事奉宗弼，以小的乖巧使宗弼滿意，宗弼執掌國政後，引薦他任刑部員外郎。曹望之任尚書省都事，許霖任尚書省令史。他們都怨恨田瑴等人，時時在宗弼面前詆毁他們，凡是和田瑴友善的人都指斥爲朋黨。韓企先病了，宗弼去探問，這天，田瑴在韓企先那裏，聽説宗弼到了，知道他討厭自己，於是自己避退。宗弼説："丞相年老而且有病，誰可繼任丞相？"韓企先推舉田瑴，而宗弼先聽到蔡松年詆毁的話，對韓企先説："這種人該殺。"田瑴聽到後汗流浹背。韓企先去世，田瑴出任横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鑒被除名，遇赦，赴吏部銓選，得以承受恩澤。田瑴已被任爲横海軍節度使，吏部官員把龔夷鑒的事告訴田瑴，田瑴於是倒寫日月簽署任命書。許霖在尚書省掌管大赦恩澤，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來和田瑴有仇怨，他因事到京師，略知龔夷鑒蒙受恩澤的事，就唆使許霖揭發，詆毁田瑴專權獨攬朝政。詔令把田瑴下獄審訊，判田瑴和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庭、王傚、趙益興、龔夷鑒死罪，他們的妻子兒女以及和他們交往的孟浩等三十四人都被流放到海邊，并不准赦免寬恕。天下人都爲他們感到冤枉。

世宗在熙宗時，知道田瑴朋黨事件都是蔡松年等人羅織罪名造成的。而孟浩等三十二人遇到天德赦書令讓回到鄉里，很多人都死了，衹有孟浩和田瑴的哥哥田穀、王補、馮煦、王中安還活着。大定二年，召見他們，恢復他們的官爵。孟浩任侍御史，田穀任大理丞，王補任工部員外郎，馮煦任兵部主事，王中安任知火山軍事，而

爲右司員外郎。

浩篤實，遇事輒言，無所隱。上嘉其忠，每對大臣稱之。有疾，求外補，除祁州刺史，致仕，歸。七年，起爲御史中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閱月，拜參知政事。故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不次之恩，非臣所敢當。"上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國家用人，豈拘階次。卿公正忠勤，雖年高猶可宣力數年，朕思之久矣。"浩頓首謝。

世宗敕有司東宮凉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宫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爲則也。"未幾，皇太子生日，上宴群臣于東宮，以大玉杓、黄金五百兩，賜丞相志寧，顧謂群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賞如此。"又曰："參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爲執政。卿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嘗曰："女直本尚純朴，今之風俗，日薄一日，朕甚憫焉。"浩對曰："臣四十年前在會寧，當時風俗與今日不同，誠如聖訓。"上曰："卿舊人，固知之。"上謂宰臣曰："宋前廢帝呼其叔湘東王爲'猪王'，食之以牢，納之泥中，以爲戲笑。書于史策，所以勸善而懲惡也。海陵以近習掌記注，記注不明，當時行事，實録不載，衆人共知之者求訪書之。"浩對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帝王不自觀史，記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浩復奏曰："歷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罰惡，蓋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具事狀頒告之，使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

孟浩不久又任右司員外郎。

孟浩忠厚老實，遇事就直說，無所隱瞞。皇上贊賞他的忠誠，每每對大臣稱贊他。患病，請求外任，拜爲祁州刺史，退休，回鄉。七年，起用爲御史中丞，而孟浩已年老，世宗越級任用他，過了兩個月，拜爲參知政事。按舊例，没有從中丞拜爲執政的，孟浩説："非分的大恩，不是我敢接受的。"皇上説："你任刺史退休，授任中丞，國家用人，難道拘泥官階。你公正忠勤，雖然年齡大了仍可效力幾年，我考慮這事很久了。"孟浩叩頭致謝。

世宗命令官府在東宫凉樓增建殿位，孟浩諫阻説："皇太子在道理上同時也是臣子，如果他的居所和皇上的宫室相當，恐怕從制度上看不合適，本來就應該表現儉樸的品德。"皇上説："好。"於是停止其工程，對太子説："我想到漢文帝節儉，心中常常仰慕，你也可以把他作爲榜樣。"不久，皇太子過生日，皇上在東宫宴請群臣，用大玉杓、黄金五百兩，賞賜丞相志寧，望着群臣説："你們如能立功，我也這樣獎賞你們。"又説："參政孟浩公正敢言，從中丞任執政。你們如能這樣，我也越級任用你們。"世宗曾説："女真人本來崇尚純樸，現在的風俗，一天比一天浮薄，我對此很悲傷。"孟浩回答説："我四十年前在會寧，當時的風俗和今天不同，確實如皇上所説。"皇上説："你是舊人，當然知道。"皇上對宰臣説："劉宋前廢帝稱他的叔叔湘東王爲'猪王'，用太牢供品喂養，把肉放置在污泥中，以此取笑。記載在史書上，是爲了褒揚善懲治惡。海陵王以親信近臣掌管記注，記注不明，當時做的事，實録没有記載，衆人都知道的事咨訪記下。"孟浩回答説："好的史官秉筆直書，君主的一舉一動都必定記下。帝王不親自觀史，記注的臣子纔能够全部秉筆直書。"孟浩又上奏説："自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國的君主，還没聽説過。國家賞善罰惡，也很多了，而天下没有人知道。請求從現在開始凡是因功受賞與因罪受罰，都把事情頒布中外，使得君子知道鼓勵而進於善，小人因恐懼而自警。"皇上聽從了。

從之。

進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爲真定尹，上曰："卿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帶賜之。十三年，薨。

田瑴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終于利涉軍節度使。

二十九年，章宗詔尚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瑴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爲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議以聞。"張汝霖奏曰："瑴專權樹黨，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稱當。今追贈官爵，恐無懲勸。"汝霖先朝大臣，嘗與顧命，上初即位，不肯輒逆其意，謂之曰："卿既以爲不可，姑置之。"蓋張浩與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猶擠之也。汝霖死後，章宗復詔尚書省曰："蓋自田瑴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爲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瑴等無罪，録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爲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猶在編户，朕甚憫焉。惟旌賢顯善，無間存没，宜推先帝所以褒録忠直之意，并加恩恤，以勵風俗。據田瑴一起人除已叙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并與復舊官爵。其子孫當時已有官職，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廕叙者，亦皆量與恩例。"

孟浩進爲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爲真定尹，皇上説："你雖年老，但精神不衰，善於治理軍民，不要匆忙談退休。"用通犀帶賞賜他。十三年，薨。

田瑴從大理丞積官至同知中京留守，最後做到利涉軍節度使。

二十九年，章宗詔令尚書省説："已故吏部侍郎田瑴等人都是中正之士，小人以朋黨的罪名誣陷他們，因此獲罪。世宗任用孟浩做右丞，當時活着的人都已任用，而死去的人未加追官復爵，可商議上報。"張汝霖奏告説："田瑴專權結黨，先朝已定罪名，無不恰當。現在如果追贈官爵，恐怕無益於懲惡勸善。"張汝霖是先朝大臣，曾接受先皇臨終之命。皇上剛登位，不肯就違背他的意見，於是對他説："你既然認爲不行，就姑且放下。"張浩和蔡松年關係好，所以張汝霖仍排擠田瑴。張汝霖死後，章宗又詔令尚書省説："自從田瑴朋黨事件之後，任官的人引以爲戒，衹是一意苟且偷安，相習成風。先帝知道田瑴等人無罪，録用活着的人，有提拔至宰執的，其次有任節度、防禦使、刺史者。那些死了的人還没有追復官爵，他們的子孫還在編户，我很同情他們。惟有表彰賢人，顯揚善行，不論存亡，都應推廣先帝褒奬録用忠直之士的美意，一并加以恩賞撫恤，以勸勵風俗。田瑴一批人除已録用的外，凡未經任用而死去的，全部恢復原官爵。他們的子孫當時已有官職，因父祖輩與朋黨事件有牽連而被削除官職的，也給予追復。所有應當追復爵位的人的子孫不能享受恩廕録用的，也都酌情給與恩賜。"

梁肅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

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遥縣主簿，遷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爲尚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度副使，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從小勤奮好學，夏天夜晚讀書往往通宵達旦，母親葛氏常常以吹滅燈燭制止他。

天眷二年，考中進士，調任平遥縣主簿，遷望都、絳縣令。因爲廉直，入朝任尚書省令史。任定海軍節度副使，改中都警巡使，升任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梁宫殿，梁肅分管工役。代

管治汴官，肅分護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内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讞，出者十八九。

大定二年，宛平趙植上書曰："頃者，正隆任用閹寺，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緣巧倖，規取民利。前薊州刺史完顔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肅，勤恪清廉，願加進擢。"於是守忠落少監，守道自濱州刺史召爲諫議大夫，肅自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

肅上疏言："方今用度不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調除漕司僚佐，皆年老資高者爲之，類不稱職。臣謂凡軍功、進士諸科、門蔭人，知錢穀利害，能使國用饒足而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間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報。

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上御便殿，召左諫議大夫奚籲、翰林待制劉仲誨，秘書少監移剌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間，籲從容請曰："梁肅材可惜，解職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是時，窩斡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廣寧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平、大名兩路户籍物力，稱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爲功，百姓訴苦之。朝廷敕諸路以東平、大

理大名少尹。正隆末年，大名境内盜賊興起，驅迫百姓陷於賊中而不能自我分辯的有數千人，都關押在大名獄中。梁肅到任，考察到實情，十分之八九的人都被放出。

大定二年，宛平趙植上書說："近來，正隆年間任用宦官，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憑藉巧言取幸，謀取百姓利益。前薊州刺史完顔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肅，勤謹清廉，希望加以提拔。"於是胡守忠被罷去少監，完顔守道從濱州刺史召爲諫議大夫，梁肅自中都轉運副使改任大興少尹。

梁肅上疏說："當今國用不足，不衹是邊兵耗費而已。吏部按常規任命發運司僚佐，都由年齡大資歷高的人擔任，大多不稱職。我認爲凡是有軍功、各科進士出身、受蔭補官的人，衹要懂得錢穀利害，能使國家財用富足而又不傷害百姓的，都應准許他們上書自薦。選擇其中可以任用的人，授以官職。每隔五年委托吏部全面檢查有無水旱屯兵，根據增損情況來升降他們。自從漢武帝任用桑弘羊後纔確立酒專賣之法，每年民間爲釀酒消耗粟麥常有十分之二三。應當禁令天下釀製酒麴，從京師到州郡官務，仍舊不得販賣出城。縣鎮鄉村，暫行停止。"没有答覆。

大定三年，梁肅因爲没有按期捕蝗被治罪，貶爲川州刺史，削官一級，解除職官。皇上到便殿，召見左諫議大夫奚籲、翰林待制劉仲誨，秘書少監移剌子敬，詢問古今事情。過了一會兒，奚籲從容請求說："梁肅的才能可惜，解職的處罰太重。"皇上說："你說得對。"於是任命梁肅爲河北東路轉運副使。這時，窩斡作亂後，軍糧不足，詔令梁肅措置沿邊軍糧。向肇州、北京、廣寧鹽場下文，准許百姓用米换鹽，軍民各得其利。大定四年，遍查東平、大名兩路户籍財力，人們稱贊他的公平。别的使者所到之處都以苛刻增加數額爲功，百姓陳述痛苦。朝廷敕令各路以東平、大名通查户籍財力爲標準，於是纔安定下

名通檢爲準，於是始定。

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决李固，詔肅視之，還奏“决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决河，復故道爲一，再决而南則南京憂，再决而北則山東、河北皆可憂。不若止於李固南築堤，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便”。上從之。

改大理卿。尚輦局本把石抹阿里哥，與釘鉸匠陳外兒，共盗宫中造車銀釘葉。肅以阿里哥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兒爲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於時，東京久不治，上自擇肅爲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轉吏部尚書。上疏論臺諫，其大旨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上嘉納之。復請奴婢不得服羅，上曰：“近已禁奴婢服明金矣，可漸行之。”肅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使，肅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榷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爲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參注，其酒税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爲之。”上曰：“善。”改刑部尚書。

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璋爲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爲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减歲幣，便用舊儀，親接國書。兹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侄國禮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

來。

大定七年，梁肅爲守父喪離官。喪期未滿起復爲都水監。黄河在李固决口，詔令梁肅前去視察，回來奏報説：“决口的河水有六分，舊河道水有四分。如果現在堵塞决口，恢復舊河道，那麽如果再次决口向南流，南京就有憂患；如果再次决口向北流，山東、河北就都有憂患。不如衹在李固南邊築堤，使兩河分流，以减小水勢爲便。”皇上同意了。

梁肅改任大理卿。尚輦局本把石抹阿里哥，和釘鉸匠陳外兒，共同偷盗宫中造車的銀釘葉片。梁肅認爲阿里哥監守自盗，應當首先治罪。别的官認爲陳外兒是首犯，當判死罪。皇上説：“定罪有疑問時應當從輕處治，都免死，判苦役五年，除名。”這時，東京長久得不到治理，皇上親自挑選梁肅任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路都轉運使，轉吏部尚書。上疏論臺諫，大意説“臺官從大夫到監察，諫官從大夫到拾遺，陛下應當親自挑選，不可委托宰相，恐怕他們會建立私恩，阻塞言路。”皇上贊賞采納了。又請求奴婢不得穿絲織品，皇上説：“近來已禁止奴婢穿用金作飾物的衣裳了，應逐漸施行。”梁肅推薦同安主簿高旭，任命高旭爲平陽酒使，梁肅上奏説：“賢明的君主用人，必定量才任用。高旭是儒士，長於治理百姓，如果讓他坐在街上，做酒買賣，不是他所能的。我的愚見認爲，各道鹽鐵使依舊參用文武官吏，酒税使、副使用右選三差都最好的人擔任。”皇上説：“好。”改任刑部尚書。

宋主多次請求免去站立接受國書的儀式，世宗不同意。到大興尹璋爲大定十四年正旦使時，宋主派人到他下榻的館舍奪走國書，而用重金賄賂他。璋回來後，受杖刑一百五十，除名。任梁肅爲宋國詳問使，所帶國書大略説：“盟書上所寫的，衹是在‘帝’字前加‘皇’字，免去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酌量减少每年的貢物，使用舊的禮儀，親自接受國書。這個規矩一確定，到現在十年了。現在獲知我們的正旦國信使到你們那裏，你們不按禮節引見，却下令在館舍逼取國

宜以誠報。”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接國書。肅還，附書謝，其略曰：“侄宋皇帝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惟十載遵盟之久，無一毫成約之違，獨顧禮文，宜存折衷。矧辱函封之貺，尚循躬受之儀，既俯迫于輿情，嘗屢伸于誠請，因歲元之來使，遂商榷以從權。敢勞將命之還，先布鄙悰之懇，自餘專使肅控請祈。”肅還至泗州，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驫滿蒲馬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肅爲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即爲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乃止。

書，侄國的禮節應當如此嗎？現派梁肅前往瞭解詳情，應當如實回答。”梁肅到宋後，宋主一一按照盟約，站立接受國書。梁肅返回，宋附書致歉，大略說：“侄子宋皇帝恭謹地再拜，致信於叔大金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十年來長期遵守盟約，沒有一絲一毫違背已訂之約，祇是考慮到禮儀，應保持適中。何況承蒙書函之贈，仍然遵循親自接受的儀式。既下爲群情輿論所迫，曾屢次陳述誠懇的請求。因正旦節派來使臣，於是商議權宜從事。哪敢勞使臣携帶詔書而來，我先表明懇切心情。其餘由專使梁肅陳述請求。”梁肅回到泗州，先派都管趙王府長史驫滿蒲馬入朝奏報。世宗大喜，想任命梁肅爲執政，左丞相良弼說：“梁肅可以任相，但出使宋回來就任命他，宋人從此會看不起我們。”皇上纔作罷。

久之，爲濟南尹，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决杖。”不報。

過了很久，任濟南尹，上疏說：“刑罰有的朝代輕，有的朝代重，自從漢文帝廢除肉刑，犯徒罪的人帶鐐服役，刑滿後釋放；家中沒有多餘丁壯的人，按徒刑罪施以杖刑。現在用遼末的刑法，判一年徒刑的杖一百，這是一罪二刑，刑罰之重，以此爲最重。現在天下太平很久了，應當用中刑，官府仍然沿用重法，我確實痛心。從今以後判徒刑的人，祇服役，不再行杖刑。”沒有答覆。

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拜參知政事。上謂侍臣曰：“梁肅以治入異等，遂至大任，廉吏亦可以勸矣。”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即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户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孝，亦由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復上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

不久，退休。起用爲彰德軍節度使，召拜爲參知政事。皇上對侍臣說：“梁肅因善於治理升入優等，身居高位，受到重用，廉潔的官吏也可受到鼓勵了。”梁肅奏報說：“漢代的羽林軍，都通曉《孝經》。現在的親軍，相當於漢代的羽林軍。我請求每一百户賜給一部《孝經》，教他們，讓他們讀，希望他們懂得做臣子的道理，他們出任職事，就可懂得政事。”皇上說：“好，人的德行，沒有比孝更重要的了，孝也是先教而後能的。”詔令親軍和護衛都賜給《孝經》。又上奏說：“現在一斗米賣三百錢，人們已飢餓困苦，這是由於錢難得的緣故。估計天下每年交錢二千萬貫以上，一年的國用還剩一千萬。院務坊場和百姓應交的錢，共減少幾百萬。院務坊場可用穀

俸給，使錢布散民間，稍稍易得。”上曰：“懸欠院務，許折納，可也。”

帛折合錢交納，折支給官兵作俸禄軍餉，讓錢散布到民間，漸漸容易得到。”皇上說：“欠錢的院務，准許折合穀帛交納，可以。”

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税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榷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税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流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上又曰：“朕在位二十餘年，鑒海陵之失，屢有改作，亦不免有繆戾者，卿等悉心奏之。”肅論“正員官被差，權攝官有公罪，及正員還任，皆准去官勿論，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縣令中留十人備差，無差正員官”。上曰：“自今權攝有公罪，正員雖還而本職未替者，勿以去官論之。”肅曰：“誠如聖旨。”肅與宰相奏事，既罷，肅跪而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爲戒。陛下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宫燕處，亦足怡神，願爲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武，故時一往爾。”

梁肅上疏論生財寬用的八件事。一是撤銷隨司通事。二是撤銷酒税司杓欄人。三是撤銷天水郡王本族已經没有活着的人，其餘的都是遠族，可以不再供養周濟。四是裁减各司契丹官吏數。五是取消專賣醋，讓利給百姓。六是酌量降低鹽價，使私鹽没有市場，百姓不犯法。七是准許各路用各種物品抵交酒税。八是今年大豐收，請求大量收購糧食，讓錢流通到民間。皇上說：“供養周濟趙氏一事，是國家的美政，不能廢除。其他七件事，宰相詳細討論後上報。”皇上又說：“我在位二十多年，鑒於海陵王的過失，多次有所改革，也不免有錯誤的事，你們盡心上奏。”梁肅說“正員官被差出，代理官犯有公罪，到正員官回來接任，都按離官不予追究，這樣往往造成苟且偷安，不做自己的事。請求在縣令中留十人供差遣，不要差派正員官”。皇上說：“自今以後代理官犯公罪，正員官雖返回而本職無人接替的，不按離官處理。”梁肅說：“確實如聖上旨意。”梁肅和宰相奏事，完後，梁肅跪下進言說：“四時打獵，雖是古代的禮儀，聖人也引以爲戒。陛下年高，現在時當嚴寒，在山林間馳騁。法宫閑居，也足以使精神愉快。希望爲國家自我保重，這是天下的洪福。”皇上說：“我的兒子們正年輕力壯，讓他們習武，因此不時去一次罷了。”

同知震武軍節度使鄧秉鈞陳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闕官，及循資擬注不得人，上以問宰相張汝弼，曰：“循資格行已久，仍舊便。”肅曰：“不然。如亡遼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無敗事，即與節度使，豈必循資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迹，善者升之，後政再察之，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無曠事。”肅曰：“誠如聖訓。”肅論盗

同知震武軍節度使鄧秉鈞陳告四件事，其中一件說朝外官吏有很多缺員，按資歷派官又得不到合適的人選，皇上拿這事詢問宰相張汝弼，說：“按資格派官實行已很久了，仍依舊爲便。”梁肅說：“不對。像滅亡了的遼固然不值一談，但遼用人的方法有做了四十年官而無錯事，就授與節度使的，難道一定要按資歷嗎?”皇上說：“做四十年官人已老了。觀察政績，好的就升任，今後再觀察，好的又升任，像這樣做可以得到人才，也不誤事。”梁肅說：“確實如聖上所說。”

賊不息，請無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肅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乎無害。”上曰：“朕將思之。”

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爲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爲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

二十三年，肅請老，上謂宰臣曰：“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從其請。”遂再致仕。詔以其子汝翼爲閤門祗候。二十八年，薨。謚正憲。

移剌慥

移剌慥本名移敵列，契丹虞吕部人。通契丹、漢字，尚書省辟契丹令史，攝知除，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領契丹、漢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爲侍御史。母憂去官。起復右司員外郎，累官陳州防禦使。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陳州防禦使移剌慥，清幹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爲太府監。改刑部侍郎。

十九年，以按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東平之境。還爲大理卿，被詔典領更定制條。初，皇統間，參酌隋、唐、遼、宋律令，以爲皇統制條。海陵虐法，率意更改，或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或共條重出，或虛文贅意，吏不知適從，夤緣舞法。慥取皇統舊制及海陵續降，通類校定，通其窒礙，略其繁碎。有例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特闕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及疑不能參决者，取旨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

梁肅論説盜賊没有平息，請求不要收禁兵器。皇上説：“各地有兵器，利害如何?”梁肅説：“别的路就算了，中都一路上等農夫任他們擁有兵器，似乎無害。”皇上説：“我將考慮。”

凡是出使宋的人，宋人送的禮物，大使二百兩金，二千兩銀，副使減半，綢帛雜物相當。到推算家産時，梁肅自認爲身爲執政，過去曾出使宋，得到的禮物多，應當做百姓的表率，於是自己增報六十多貫，言者稱贊他。

大定二十三年，梁肅請求以年老退休，皇上對宰臣説：“梁肅知無不言，是個正人君子。你們知而不言，我很鄙視。雖然是這樣，梁肅老了，應當同意他的請求。”於是再次退休。詔令以他的兒子梁汝翼爲閤門祗候。大定二十八年，薨。謚號正憲。

移剌慥本名移敵列，是契丹虞吕部人。精通契丹、漢字，尚書省徵召他爲契丹令史，代理除授官吏，提拔爲右司都事。正隆年間南伐，兼領契丹、漢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授真定少尹，入朝任侍御史。爲母親守喪離官。喪期未滿起用爲右司員外郎，積官至陳州防禦使。左丞相紇石烈良弼退休，皇上問誰能接任?回答説：“陳州防禦使移剌慥，清廉能幹，忠誠正直，我趕不上。”於是召爲太府監。改任刑部侍郎。

大定十九年，把按出虎等八猛安，從河南遷置到大名、東平境内。返回後任大理卿，受詔主管更定法律條令。當初，皇統年間，參酌隋、唐、遼、宋律令，定爲皇統律令。海陵王踐踏法令，任意更改，或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同，或同條重見，或文空意煩，官吏無所適從，互相攀附，舞文弄法。移剌慥根據皇統舊制和海陵王陸續制定的律令，按類校定，疏通窒礙，删掉繁瑣細碎。有律例包含而條制不載的，用例補充。特别有缺的用律令增加。凡制律没有包括及有疑問而不能明確的，取得聖旨後畫定。凡出特旨處理及權宜處置條例，其中有可以經常執行的，收入

條例内有可常行者，收爲永格。其餘未可削去者，别爲一部。大凡一千一百九十條，爲十二卷。書奏，詔頒行之，賜銀幣有差。

頃之，摘徙山東猛安八謀克于河北東路，置之酬斡、青狗兒兩猛安舊居之地，詔無牛耕者買牛給之。攝御史大夫。數月，改御史中丞，兼同修國史，遷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尋改大興尹。

駕幸上京，顯宗守國，使人諭之曰："自大駕東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將有春水之行，當益勤乃事。"還以所獲鵝鴨賜之。有疾在告，遣官醫診視。復爲刑部尚書。上還自上京，以爲西京留守，改臨洮尹，卒。

移剌子敬

移剌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朵魯，遼五院人。曾祖霸哥，同平章事。父拔魯，准備任使官。都統杲克中京，遼主西走，留拔魯督輜重，已而輜重被掠，拔魯乃自髡，逃于山林。

子敬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移剌固修《遼史》，辟爲掾屬，《遼史》成，除同知遼州事。舊本廳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歲取其課，地主以爲例，未嘗請辯。子敬曰 "已有公田，何爲更取民田"，竟不取。秩滿，郡人請留于行臺省，不許。天德三年，入爲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

正隆元年，諸將巡邊，詔子敬監戰，軍帥以戰獲分將士，亦以遺子敬，子敬不受。及還，入見，海陵謂之曰："汝家貧而不苟得，不受俘獲，朕甚嘉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没入于官。其後詔子敬宴賜諸部，諭之曰："凡受進，例遣宰臣，以汝前

爲永格。其他未可削去的，另爲一部。總共一千一百九十條，爲十二卷。書上奏，下詔頒布施行賞賜銀、帛不等。

不久，搬遷山東猛安八謀克到河北東路，把他們安置在酬斡、青狗兒兩猛安舊居地，詔令對無牛耕田的人買牛供給他們。代理御史大夫。幾個月後，改任御史中丞，兼同修國史，升任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不久改任大興尹。

皇上到上京，顯宗守國，派人告諭他説："自從大駕東巡以來，京尹的治理很好。我將有游獵之行，你應當對職責更加盡心。"回來後把捕獲的鵝鴨賜給他。患病請假，派官醫診治。又任刑部尚書。皇上從上京回來，任他爲西京留守，改任臨洮尹，去世。

移剌子敬字同文，本名叫屋骨朵魯，是遼五院人。曾祖父霸哥，任同平章事。父親拔魯，準備任使官。都統杲攻克中京，遼主西逃，留下拔魯看管物資，不久物資被搶，拔魯於是自己剃去頭髮，逃到山林中。

移剌子敬讀書好學，皇統年間，特進移剌固修撰《遼史》，徵召他爲屬官，《遼史》撰成後，授同知遼州事。以前本廳自己有地，每年收入幾百貫，州官每年徵税，田主援以爲成例，不曾請求審理。移剌子敬説 "已有公田，爲什麽還要奪取民田"，竟没有徵税。任滿後，郡中人到行臺省請求留任，不准。天德三年，入朝任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

正隆元年，將領們巡邊，詔令移剌子敬監戰，軍中將帥把戰利品分發給將士，也送給移剌子敬，移剌子敬不接受。返回後，進見，海陵王對他説："你家貧窮却不隨意謀取，不接受戰利品，我很贊賞。"凡是同行官僚所得的戰利品，都被没收到官府。後來詔令移剌子敬賜宴各部，告諭他説："凡受財，按規定都派宰相去，因你

能稱職，故特命汝。"使還，遷翰林待制。

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國史。是時，窩斡餘黨散居諸猛安謀克中，詔子敬往撫之，仍宣諭猛安謀克，及州縣漢人，無以前時用兵相殺傷，挾怨輒害契丹人。使還，改秘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詔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命汝。"常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也，不與。至是，元宜乞致仕，罷爲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贐行，識者韙之。

是時，僕散忠義伐宋，宋請和，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秘書少監石抹頤、修起居注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反覆無信，喜爲夸大。"子敬對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于采石，其譎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渡江，宋國境土，必爲我有。"上曰："彼以詭詐，我以誠實，但當以理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

上幸西京，州縣官入見，猛安謀克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猛安謀克隨班入見，上嘉納之，於是責讓宣徽院。及端午朝會，詔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耕墾，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秘書監，諫議、起居如故。

子敬舉同知宣徽院事移剌神獨斡、兵部侍郎移剌按荅，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自代，上不許。子敬與同簽宣徽院事移剌神獨斡侍，上曰："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

以前能稱職，因此特别派你去。"出使回來，遷翰林待制。

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國史。這時，窩斡的餘黨散居在各猛安謀克中，詔令移剌子敬前去安撫他們，并宣諭猛安謀克，以及各州縣的漢人，不要因以前用兵相互殺傷，心懷怨恨就加害契丹人。出使回來，改任秘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依舊同修國史。詔命説："因你博通古今，所以這樣任命你。"常常被召入朝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得失，有時談到半夜。移剌子敬有匹好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要，移剌子敬因完顏元宜是宰相，不給他。到這時，完顏元宜請求退休，罷任去東京，移剌子敬纔用此馬爲他餞行，有識之士都稱贊他。

這時，僕散忠義攻宋，宋人請和，而和書款式、疆界都没定。移剌子敬和秘書少監石抹頤、修起居注張汝弼在便殿侍奉，皇上説："宋主求和，反反覆覆不講信用，喜好誇大。"移剌子敬回答説："宋主自來就用虚浮不實的言辭欺騙我們，來信説海陵王在采石被打敗，大軍北歸，他們不出兵襲擊，使得海陵王全軍返回。事實上海陵王不曾在采石被打敗，宋主的詭詐多如此類。回信應説以前如果大軍下令渡過長江，那麽宋國的國土，必定會被我們占有。"皇上説："他們靠詭詐，我們靠誠實，衹是應當以理折服他們。"遷右諫議大夫，依舊兼修起居注。

皇上到西京，州縣官進見，猛安謀克不得隨班進見。移剌子敬奏軍民一體，應讓猛安謀克隨班進見，皇上高興地采納了，於是斥責宣徽院。到端午朝會時，下詔按照移剌子敬的上奏執行。移剌子敬説山後禁獵地太廣，妨礙百姓耕種開墾，皇上采納他的意見，於是把四方打獵場交給百姓。升任秘書監，依舊任右諫議大夫、修起居注。

移剌子敬推薦同知宣徽院事移剌神獨斡、兵部侍郎移剌按荅，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代替自己，皇上不同意。移剌子敬和同簽宣徽院事移剌神獨斡侍奉皇上，皇上説："滅亡了的遼不忘舊俗，我認爲是對的。海陵王學習漢人風俗，這是

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世宗將如凉陘，子敬與右補闕粘割斡特剌、左拾遺楊伯仁奏曰：“車駕至曷里滸，西北招討司囿於行宫之内地矣。乞遷之於界上，以屏蔽環衛。”上曰：“善。”詔尚書省曰：“招討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監撒八仍於燕子城治猛安謀克事。”

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奏曰：“陛下凡與宰臣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是也。”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爲河中尹，請老。河中地熱，上恐子敬不耐暑，改興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興中省謁，遇盗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爲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徙咸平、廣寧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嘗使宋，及受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質宅以營葬事。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參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剌慥、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忘本。如果遵循國家舊的風俗，可以使四方境土無患，這是長久之計。”世宗將到凉陘，移剌子敬和右補闕粘割斡特剌、左拾遺楊伯仁上奏説：“皇上到曷里滸，西北招討司就在行宫内地了。請求將它遷到界上，以便護衛。”皇上説：“好。”詔令尚書省説：“招討斜里虎可遷到界上，管理各蕃部事。都監撒八仍在燕子城管理各猛安謀克事。”

皇上和侍臣討論古代君主的賢與不賢，移剌子敬上奏説：“陛下凡是和宰臣商議，不能不讓史官知道。”皇上説：“你的話對。”轉任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任河中尹，告老退休。河中天熱，皇上擔心移剌子敬受不了暑熱，改任他爲興中尹。移剌子敬的女兒從懿州來興中探望他，途中遇上盜賊，差不多把她的行李搶光了，不久又還給她，謝罪説：“我們原不知你是府尹家的人，府尹對百姓有恩德，我們還忍心侵奪嗎！”調任咸平、廣寧尹。大定二十一年，退休，在家中去世，終年七十一歲。移剌子敬曾出使宋，并接受各部進貢，他所接受的禮物，都散發給親戚朋友。到他去世時，家中没有留下財産，他的兒子抵押住宅來給他辦喪事。

贊曰：金的官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這些都稱宰相。左右丞、參知政事，這些都稱執政。大抵沿襲唐的官制而略有差異，有沿有革，各有不同，不值得疑怪。《尚書》説：“元首英明，大臣良善，萬事順暢。”又説：“元首瑣碎，大臣懶惰，萬事都將毁壞。”宰相、執政。難道有不同的道？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都是當時好的執政。移剌慥、子敬，有作執政的才能，正好是可爲的時代，而位不至執政，也是命中注定的吧！

金史卷九十

列傳第二十八

趙元　移剌道(本名按)　高德基　馬諷　完顏兀不喝
劉徽柔　賈少冲(子)益　移剌斡里朵　阿勒根彥忠
張九思　高衎　楊邦基　丁暐仁

趙元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登進士第，仕至尚書金部員外郎。遼亡，郭藥師爲宋守燕，以元掌機宜文字。王師取燕，藥師降，樞密使劉彥宗辟元爲本院令史。天會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横道，官吏圍視莫知所爲，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間耳。"其後朝廷立磨勘格，凡嘗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

齊國廢，置行臺省于汴，選名士十餘人備官屬，元在選中，授行兵部郎中。行臺徙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攝户部事，賦調兵食取辦。天眷三年，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囚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己福而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改左司員外郎，攝吏部事。在行臺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臺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問"曾經趙元未也"? 其見重如此。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考中進士，官做到尚書金部員外郎。遼滅亡，郭藥師爲宋守燕，任趙元掌管機宜文字。金軍攻取燕，郭藥師投降，樞密使劉彥宗召趙元任樞密院令史。天會年間，同知薊州事。有賊人殺人，尸首横在路上，官吏們圍着察看不知是誰幹的，圍觀的路人耕夫很多。趙元指着從田中放下農具而來的人説："這就是殺人賊。"呵令手下的人把他捆起來，那人於是伏罪。官吏問他原因，趙元説："偶然從他的眉目間看出來罷了。"後來朝廷訂立磨勘條例，凡是曾在宋朝宣和年間做官的都被除名，趙元在磨勘官吏中。

廢除齊國後，在汴設置行臺省，挑選名士十多人在行臺省做官，趙元是人選之一，授行兵部郎中。行臺遷到大名，再遷到祁州，到宗弼再次奪取河南，趙元都代理户部事，徵調軍糧，辦理無失。天眷三年，任行臺右司員外郎，有殺人囚犯應被處死，行臺想寬免他，趙元不同意，反復多次争論，勢不能改變，於是仰天感嘆説："如果殺人的人可以寬恕，死的人又有什麽罪，爲什麽想爲自己求福而破壞天下的法令呢?"行臺最終不能改變決定。改任左司員外郎，代理吏部事。在行臺共十年，處理職事聰明機敏，宗弼很瞭解他，行臺如有事上報相府，宗弼一定要問："是否告知趙元了?"他就是如此受到看重。任同

爲同簽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等軍節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簽書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尹，因察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任彰德、武勝等軍節度使，因老退休，死在家中。

移剌道

移剌道本名按。宗室移剌古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辟掌軍府簿書，往來元帥府計議邊事，右副元帥宗弼愛其才，召爲元帥府令史。補尚書省令史，特除監察御史，再遷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南伐，使督運芻糧，所在盜起，道路梗澀，間關僅至淮南。上謁，承問，具言四方盜賊狀，海陵惡聞其言，杖之七十，使督戰艦渡江，會海陵死，軍還。

移剌道本名按。宗室移剌古任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召他掌管軍府簿書，來往於元帥府商議邊事，右副元帥宗弼喜愛他的才能，徵召他爲元帥府令史。補尚書省令史，特授監察御史，再遷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王南征，派他督運糧草，所到之處盜賊起事，道路阻塞，輾轉跋涉到達淮南。朝見皇上，接受皇上詢問，詳細報告四方盜賊情況，海陵王討厭聽他的話，行杖刑七十，派他監督戰船渡長江，恰逢海陵王死，軍隊返回。

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詔招撫諸奚。是時，抹白猛安下謀克徐列等皆欲降，制於猛安合住，不敢即降。道發兵掩襲合住子婦孫男女甥，及謀克留住，及蒲輦白撒妻孥。是日，適窩斡遣白撒發抹白猛安軍，白撒聞其家人被獲，遂來降。改禮部郎中。從討窩斡，佩金牌，與應奉翰林文字訛里也招降叛奚。

大定二年，授工部郎中。奉詔命安撫各地奚人。這時，抹白猛安下的謀克徐列等都想投降，受制於猛安合住，不敢立即投降。移剌道出兵襲擊合住的子孫及其外甥及謀克留住，以及蒲輦白撒的妻子兒女。這天，恰逢窩斡派白撒調發抹白猛安軍，白撒聽説他的家人被俘獲，於是來投降。改禮部郎中。跟隨討伐窩斡，佩金牌，和應奉翰林文字訛里也招降反叛的奚人。

奉使河南，勸課農桑，密訪吏治得失。累遷御史中丞、同修國史，廉問職官殿最，還奏。上曰："職官貪污罪廢，其餘因循以苟歲月。今廉能即與升除，無以慰百姓愛留之意，可就遷秩，秩滿升除。"於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補進一階，單州刺史石抹靳家奴、泰寧軍節度副使尹昇卿、寧陵縣令監邦彦、濬州司候張匡福各進兩階。貪污官同知濬州防禦使事蒲速越、真定縣令特謀葛并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階，非奉旨不得録用。於是，道改同知大興尹事。詔曰："京師士民輻凑，犯法者衆，罪狀自實，毋爲文所持，斷之以公可

奉命出使河南，鼓勵農桑，暗中訪察官吏治政得失。累遷御史中丞、同修國史，考察在職官吏的政績優劣，回來奏報。皇上説："在職官吏因貪污罪被廢棄，其餘的官吏因循，以苟且延續歲月。現在對廉潔能幹的官吏就給予升任，不能滿足百姓喜愛挽留的心意，可以就地升級，任滿後再升任。"於是，廉潔能幹的官吏景州刺史耶律補升一階，單州刺史石抹靳家奴、泰寧軍節度副使尹昇卿、寧陵縣令監邦彦、濬州司候張匡福各升兩階。貪污官吏同知濬州防禦使事蒲速越、真定縣令特謀葛都免死，杖刑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奪四級官階，没有聖旨不能録用。於是，移剌道改任同知大興尹事。詔令説："京師士民聚集，犯法的人很多，如果罪狀屬實，不要爲條文所限，公平斷案就可以了。我曾告諭執政，一定不會爲小的過

也。朕嘗諭執政矣，必不以小苛譴卿，勉副朕意。”

失指責你，努力使朕滿意吧。”

遷刑部尚書。尚厩局使宗夔、副使石抹青狗私用官芻，事覺。尚厩局隸點檢司，刑部當自問。點檢烏林荅天錫屬刑部使輕其罪，刑部以付大興府鞫治，於是道及天錫、郎中丁暐仁皆坐解職。尋起爲大理卿，兼簽書樞密院事，再遷西京留守，卒。

升刑部尚書。尚厩局使宗夔、副使石抹青狗私自用官府草料，事被察覺。尚厩局隸屬點檢司，刑部應當親自審問。點檢烏林荅天錫托刑部減輕他的罪名，刑部把他交給大興府審理，於是移剌道和天錫、郎中丁暐仁都因此被解職。不久起用爲大理卿，兼簽書樞密院事，再遷西京留守，去世。

高德基

高德基字元履，遼陽渤海人。皇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年，爲尚書省令史。海陵爲相，專愎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與之詳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賈昌祚諭旨曰：“卿公直果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當。”未行，會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攝燕京行臺省都事。改攝右司員外郎，除户部員外郎，改中都路都轉運副使，遷户部郎中。

高德基字元履，遼陽渤海人。皇統二年，考中進士。六年，任尚書省令史。海陵王任宰相，剛愎自用，没有人敢違背他的意旨，高德基每每與他認真争辯。到海陵王篡位後，命左司郎中賈昌祚傳旨給他説：“你正直果敢，現在委任你爲南京行省勾當。”没有啓程，恰逢海陵王想建都燕京，任命高德基代理燕京行臺省都事。改任代理右司員外郎，授户部員外郎，改中都路都轉運副使，遷户部郎中。

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宫室。明年，德基與御史中丞李籌、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爲營造提點。海陵使中使謂德基等曰：“汝等欲乘傳往邪？欲乘己馬往邪？銀牌可於南京尚書省取之。”籌乞先降銀牌，復遣中使謂籌曰：“牌之與否，當出朕意，爾敢輒言，豈以三人中，官獨高邪。”遂杖之三十，遣乘己馬往，德基、中一乘傳往。轉同知開封尹。

正隆三年，詔令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宫室。第二年，高德基和御史中丞李籌、刑部侍郎蕭中一都任營造提點。海陵王派中使對高德基等人説：“你們想騎驛馬前往呢？還是想騎自己的馬前往呢？銀牌可在南京尚書省領取。”李籌請求先發給銀牌，又派中使對李籌説：“給不給銀牌，應當由朕考慮，你敢隨便説，難道是因爲你們三個人中，你的官階最高嗎?”於是杖打他三十，派他騎自己的馬前往，高德基、蕭中一騎驛馬前往。轉同知開封尹。

大定三年，以察廉治狀不善，下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是年秋，土河泛濫，水入京城，德基遽命開長樂門，疏分使入御溝，以殺其勢，水不能爲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轉運使。九年，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

大定三年，察廉因治政成績不好，下降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這年秋天，土河泛濫，河水入京城，高德基急忙命令打開長樂門，疏導分流讓水流入御溝，以減小水勢，洪水没能造成災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任中都路都轉運使。九年，轉刑部尚書。有人犯罪應判死刑，宰相想減等處刑，高德基説：“法無二門，出人死罪與入人死罪過失相同。”不聽從。到上奏時，皇上

從。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因召諸尚書諭之曰："自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争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聞。"爲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胯，不親封署。德基曰："侄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却之。

十一年，改户部尚書。德基上疏，乞免軍須房税等錢，减農税及鹽酒等課，未報。隨朝官俸粟折錢，增高市價與之，多出官錢幾四十萬貫，上使人諭之曰："卿爲尚書，取悦宰執近臣，濫出官錢。卿之官爵，一出於朕，奈何如此。"於是决杖八十，户部郎中王佐、員外郎盧彦冲、同知中都轉運使劉兟、副使石抹長壽、支度判官韓鎮、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李寶、判官强鋭昌、姚宗奭、尼厖古達吉不，皆决杖有差。詔自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赦後，尚書省、御史臺、户部、轉運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錢，皆追還之。德基降蘭州刺史，王佐降大興府推官，盧彦冲河北西路户籍判官，劉兟東京警巡使，石抹長壽東京留守推官，韓鎮河東南路户籍判官，李克勤通遠縣令，李寶清水縣令，强鋭昌、姚宗奭、尼厖古達吉不皆除司候。大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錫。

説："刑部的决議，是對的。"於是召各個尚書告諭他們説："自從朕即位以來，因政事和宰相争論是非的人，衹有高德基一個人罷了。從今以後各部上報尚書省，多次商議意見不合，就全部上報給我。"任宋主生日使。到返回時，宋人在贈送的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胯，没有親自包封署名。高德基説："侄子獻給叔叔的禮物，而不包封署名，是没有名分的禮物。"退了回去。

大定十一年，改任户部尚書。高德基上疏，請求免去軍需房税等錢，减去農税和鹽酒等税，没有答覆。在朝官的糧俸折合成錢，高於市價折合給他們，多出官府錢差不多四十萬貫，皇上派人告諭他説："你身爲尚書，取悦討好宰執近臣，濫發官錢。你的官位封爵，全都是朕給的，怎能如此？"於是將他杖刑八十，户部郎中王佐、員外郎盧彦冲、同知中都轉運使劉兟、副使石抹長壽、支度判官韓鎮、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李寶、判官强鋭昌、姚宗奭、尼厖古達吉不，都被分别處以杖刑。詔令從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赦令之後，尚書省、御史臺、户部、轉運司、警巡院多支付的糧俸折錢，都要追回。高德基降爲蘭州刺史，王佐降爲大興府推官，盧彦冲爲河北西路户籍判官，劉兟爲東京警巡使，石抹長壽爲東京留守推官，韓鎮爲河東南路户籍判官，李克勤爲通遠縣令，李寶爲清水縣令，强鋭昌、姚宗奭、尼厖古達吉不都授司候。大定十二年，高德基去世，五十四歲。兒子高錫。

馬諷

馬諷字良弼，大興漷陰人。國初以燕與宋，諷游學汴梁，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宗翰克汴京，諷歸朝，復登進士第，調蔚州廣靈丞，遷雄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漲溢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决之，其患遂息。召爲尚書省令史，除獻州刺史。

馬諷字良弼，大興漷陰人。國初把燕給宋，馬諷在汴梁游學，考中宣和六年進士。宗翰攻克汴京，馬諷回朝，又考中進士，選任蔚州廣靈縣丞，遷雄州歸信令。境内有河叫八尺口，每到秋天河水泛濫損害民田，馬諷觀察地勢高低，疏通河水，水患於是平息。召爲尚書省令史，任獻州刺史。

天德初，改寧州，民有告謀不軌

天德初年，改任寧州刺史，有百姓被告爲圖

者，株連數十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告者具伏其誣，衆歡呼感泣。再遷南京副留守，入爲大理少卿。是時，高楨爲御史大夫，素貴重，繩治無所避，權貴憚其威嚴，乃以諷及張忠輔爲中丞，欲有以中傷之者。諷、忠輔皆文吏巧法，不能與楨絲髮相假借，楨畏其害己，因訴于海陵，海陵以楨太祖舊臣，每慰安之。諷改大理卿，歲餘出爲順天軍節度使。

謀不軌，株連數十上百人，馬諷覺察没有證據，於是盤問告狀的人，告狀的人都承認是誣陷，衆人歡呼感激得哭起來。再遷升至南京副留守，入朝任大理少卿。這時，高楨任御史大夫，他一向高貴顯重，按法治罪，無所迴避，權貴們畏懼他的威嚴，於是任馬諷和張忠輔爲中丞，想有能中傷他的人。馬諷、張忠輔都是文官，精通法令，對高楨絲毫不寬容，高楨怕他們害自己，於是向海陵王申訴，海陵王因爲高楨是太祖的舊臣，每每安慰他。馬諷改任大理卿，一年多後出任順天軍節度使。

大定二年，復爲大理卿，遷刑部尚書，改忠順軍節度使，致仕。卒。

大定二年，又任大理卿，升刑部尚書，改任忠順軍節度使，退休。去世。

完顏兀不喝

完顏兀不喝，會寧府海姑寨人。年十三，選充女直字學生。補上京女直吏，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鞫問押懶路詐襲謀克事，人稱其能，擢右拾遺。海陵謂之曰：“始聞汝名，試以吏部主事。今計其實，優於所聞遠矣。”累遷右司郎中。從海陵伐宋，至淮南，聞世宗即位于遼陽，兀不喝入白其事，海陵沉思良久，曰：“卿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定二年，秩滿當代，世宗嘉其善敷奏，特詔再任，謂宰臣曰：“兀不喝爲人公忠，後來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薦舉之。”其見知如此。

完顏兀不喝，會寧府海姑寨人。十三歲時，選充女真字學生。補爲上京女真吏，又學習女真小字并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天德初，授吏部主事，審問押懶路詐襲謀克案件，人們稱贊他的才能，提拔爲右拾遺。海陵王對他説：“開初聽説你的名字，就用吏部主事來試你，現在就實際情況看，你比我聽説的好得多。”多次升遷至右司郎中。跟隨海陵王伐宋，到達淮南，聽説世宗在遼陽登位，完顏兀不喝進來報告這事，海陵王沉思良久，説：“你們纔聽説嗎。我已知道，派人去了。這是大事，不要泄露出去。”大定二年，任期滿應當代换，世宗贊賞他善於陳奏，特别下詔讓他再任，對宰臣説：“完顏兀不喝爲人公正忠直，以後如有像他這樣的人，你們應當舉薦。”他如此受到知遇。

窩斡已平，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其元管户口，及從窩斡作亂來降者，皆隸女直猛安謀克，遣兀不喝於猛安謀克人户少處分置。未經罷去猛安謀克合承襲者，仍許承襲，賑贍其貧乏者，仍括買契丹馬匹，官員年老之馬不在括限。頃之，世宗以諸契丹未嘗爲亂者與來降者一概隸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嘗從亂可且仍舊。平章政事

平定窩斡後，下詔廢除契丹猛安謀克，其原管轄的人口，以及跟隨窩斡作亂來投降的人，都隸屬於女真猛安謀克，派完顏兀不喝在猛安謀克人户少的地方分别安置他們。没有廢除猛安謀克而應承襲的，仍准許承襲，救濟其中貧困的人，同時官府購買契丹馬匹，年老官員的馬不在官買限内。不久，世宗認爲未曾作亂和來投降的各契丹人一概隸屬於女真猛安中，這樣做不對，不曾隨從作亂的人可以暫且仍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

完顏元宜奏，已遷契丹所棄地，可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上以問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皆不能對。上責之曰："卿等每事先熟議然後奏，有問即對，豈容不知此。"保衡、琚頓首謝，上曰："分隸契丹，以本猛安租税給贍之，所棄地與附近女直人及餘户，願居者聽，其猛安謀克官，選契丹官員不預亂者充之。"改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讞囚能得其情，人以爲不冤。五年，卒官。

奏報，已遷走的契丹人遺棄的土地，可遷移女真人與那些没有跟隨作亂的契丹人雜處。皇上詢問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都不能回答。皇上責備他們説："你們每件事都應認真商議後再上奏，有問就答，怎能不知此事？"蘇保衡、石琚叩頭謝罪，皇上説："分屬各地的契丹人，用本猛安的租税贍養他們，遺棄的土地給予附近的女真人以及其餘人户，願留居的聽便，他們的猛安謀克官，挑選没有參預作亂的契丹人充任。"改任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剛到任時，審理囚犯能得實情，人們認爲没有冤案。五年，死在任上。

劉徽柔

劉徽柔字君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二年，擢進士第。初爲真定欒城主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遷洪洞令。徽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侄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侄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置于法。秩滿，縣人遮戀不得去者彌日，爲立生祠，刻石頌德。正隆二年，入爲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軍，入爲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年，遷中都路轉運使，卒官。

劉徽柔字君美，大興府安次人。天眷二年，考中進士。初任真定欒城主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遷洪洞令。劉徽柔聰明機敏，善於審斷獄案。縣中有個叫楊遠的人，投書縣上，説晚上下雨，房子塌了，壓死了他的侄子，悲號哭訴，十分哀痛。劉徽柔仔細觀察後笑道："你貪圖你侄子的財産而殺死了他，却誣稱是因爲下雨嗎？"喝令把他投入獄中，那人立即認罪説："你真是神明，不敢緩死。"於是將他繩以法令。任滿，縣中人攔住挽留他，一整天不能離去，爲他建生祠，刻石碑頌揚他的功德。正隆二年，入朝任大理評事，升任大理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廉察爲第一，改知平定軍，入朝任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年，遷中都路轉運使，死在任上。

賈少冲

賈少冲字若虚，通州人。勤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甚，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調及民兵。少冲甫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中天眷二年進士。劉筈欲以妹妻之，少冲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調營州軍事判官，遷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貴不法，屬吏畏之，每事輒曲從其意，少冲守

賈少冲字若虚，通州人。刻苦學習，每天誦讀數百上千字。家中很貧困，曾在路上拾到别人遺失的黄金，察訪失主歸還。天會年間，再次攻伐宋，徵調民兵。賈少冲剛二十歲，代替他的叔叔出征，即使在軍隊中，也手不釋卷。考中天眷二年進士。劉筈想把妹妹嫁給他，賈少冲推辭不答應，説："富貴應當自己去争取。"調任營州軍事判官，遷定安令。蔚州刺史依仗權貴不守法，下屬官吏怕他，凡事都曲意迎合他，賈少冲堅守

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定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寖以失道，少冲謂所親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秩滿，乃不求仕。

正義，不阿附。察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定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王日漸失道，賈少冲對他親近的人說："天下將亂，不可再做官了。"任滿，就不再求官。

大定二年，調御史臺典事，累遷刑部郎中。往北京决獄，奏誅首惡，誤牽連其中者皆釋不問，全活凡千人。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嘗執奏刑名甚堅，既退，上謂侍臣曰："少冲居下位，有守如此。"除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爲秘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

大定二年，調任御史臺典事，累經升遷至刑部郎中。往北京斷案，上奏誅殺爲首作惡的人，誤被牽連其中的人都釋而不問，救活的共一千人。以原有官職代理右司員外郎。曾執奏刑名十分堅決，退下後，皇上對侍臣說："賈少冲身居下位，却有如此操守。"任同知河間尹。幾個月後，入朝任秘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

少冲外柔内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美之。十四年，爲宋主生日副使，宋國方有祈請，上以意諭少冲，少冲對曰："臣有死無辱。"宋人别致珍異，少冲笑謂其人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還，世宗嘉之，遷右諫議大夫，秘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除衛州防禦使，遷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爲太常卿，兼秘書少監。復請致仕，不許，改順天軍節度使，卒。

賈少冲外柔内剛，每每從容進言，世宗稱贊他。大定十四年，任宋主生日副使，宋國正有所請求，皇上告諭賈少冲，賈少冲回答說："我有死無辱。"宋人特意送給他珍奇異寶，賈少冲笑着對那人說："使者接受賜予自有規定，怎麽敢因受賄有辱君命呢！"於是不接受。出使回來，世宗表彰他，遷右諫議大夫，依舊任秘書少監，兼起居注。大定十七年告老退休，授衛州防禦使，遷河東南路轉運使，召任太常卿，兼秘書少監。又請求退休，不准許，改任順天軍節度使，去世。

少冲性夷簡，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蔭所以庇身，管庫不可爲也。"聞者尚之。子益。

賈少冲天性簡樸平淡，不喜談利，曾教育兒子們說："官蔭是用來護身的，管庫官不可作。"聽說的人都很推崇此話。兒子賈益。

賈益

益字損之，少穎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冲爲秘書少監，充宋主生日副使，益侍行。是時，宋人常争起立接受國書之禮，少冲問益曰："即宋人欲變禮，持議不决，奈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冲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主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蘩山令，補尚書省令史。丁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

賈益字損之，小時候聰穎如成年人。大定十四年，父親賈少冲任秘書少監，充宋主生日副使，賈益伴行。這時，宋人常常争論是否起立接受國書的禮儀，賈少冲問賈益說："如果宋人想改變禮儀，持議不决，怎麽辦呢？"賈益說："誓死不辱，就堪稱使者了。"賈少冲非常驚奇。考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任河津主簿。爲父親守喪離官，察廉起任蘩山令，補尚書省令史。爲母親守喪，守喪期滿，授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少監。不久，改任禮部郎中，兼知登聞鼓院，

少府少監。未幾，改禮部郎中，兼知登聞鼓院，看讀陳言文字，遷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鄭州防禦使，陝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節度使。

看讀上奏文字，遷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任蔡王傅。因病免職。授鄭州防禦使，陝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節度使。

大安初，召爲吏部尚書，有疾，改安國軍節度使。益調民夫修完城郭，爲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預。"既而兵至，以有備解去。改橫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爲吏部尚書，益爲侍郎，相得歡甚，貞祐二年至汴京，訪益所在，召爲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與户部尚書李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便，不報。貞祐三年，致仕。元光元年，卒。

大安初年，召任吏部尚書，患病，改任安國軍節度使。賈益徵調民工修繕城墻，爲戰守作準備，按察司阻止他，他不理睬，説："建城，是守臣的事，按察司干預什麽?"不久敵兵到來，因他們有準備而解圍離去。改任橫海、定國軍節度使，路不通没有赴任。宣宗當初任吏部尚書，賈益任侍郎，相處很快樂，宣宗貞祐二年到汴京時，尋訪賈益在哪裏，召他任太常卿。上奏防秋的十三件事，和户部尚書李革争論遷移河北軍民不便，没有答覆。貞祐三年退休。元光元年去世。

移剌斡里朵

移剌斡里朵，一名八斤，系出遼五院司，通契丹字。天會三年伐宋，隸軍中，遇戰輒先登，屢獲偵人，有司上其功，補尚書省令史。十五年，籍發諸部兵於山後，將與右丞蕭慶會，時官軍竄而南者凡數千，斡里朵以兵邀擊之，盡獲其輜重財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勞遷修武校尉。宗弼復河南，斡里朵督諸路帥臣進討，事定以勞遷宣武將軍。時六部未分，乃以爲兵刑二部主事。未幾，遷右司都事。皇統二年，授大理正，歷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以廉升孟州防禦使。

移剌斡里朵，又名八斤，世系出自遼五院司，精通契丹文字。天會三年攻宋，隸屬於軍中，遇上打仗總是衝鋒在前，多次抓獲敵方探子，有關官府上奏他的功勞，補爲尚書省令史。天會十五年，在山後徵調各部軍隊，準備和右丞蕭慶會合，當時有南逃的官軍幾千人，移剌斡里朵率兵攔擊他們，繳獲他們的全部軍需財物，都送回官府而離去，絲毫不取。因功勞遷修武校尉。宗弼收復河南，移剌斡里朵督率各路帥臣進軍討伐，戰事平定後因功遷宣武將軍。當時還没有分六部，就任命他爲兵刑二部主事。不久，遷右司都事。皇統二年，授大理正，歷任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因察廉升任孟州防禦使。

正隆間，轉同知北京留守事。會遊古河闌子山等猛安契丹謀亂，時方發兵討之，別遣斡里朵押軍南下。至松山縣爲賊黨江哥所執，且欲推爲主盟，要以契約，斡里朵怒曰："我受國厚恩，豈能從汝反耶，寧殺我，契約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履逐馬而行，且欲害

正隆年間，轉任同知北京留守事。恰逢遊古河、闌子山等猛安契丹人陰謀作亂，當時正出兵討伐他們，另派移剌斡里朵率軍南下。到松山縣被賊黨江哥抓獲，并且想推舉他做主盟，要求他訂契約，移剌斡里朵憤怒地説："我蒙受國家厚恩，怎麽能跟你們一起反叛呢！寧願被殺，契約不可能有。"賊人明白不能使他屈服，於是困辱他，讓他穿着布衣草鞋跟着馬跑，并且想害死

之。斡里朵説其監奴，因得脱還。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轉運使。

大定初，爲博州防禦使，再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斡里朵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關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改通遠軍節度使，卒。

他。移刺斡里朵説服看管他的人，於是得以脱身逃回。正隆六年九月，改任北京路轉運使。

大定初年，任博州防禦使，再升利涉軍節度使。先前，有農民避賊人入郡城躲避，把三十貫錢寄放在鄰居家，賊人被消滅後向鄰居索要寄放的錢，鄰居隱瞞不還，申訴到縣上，縣官因他没有寄放的契據不受理他的申訴，於是告至州。移刺斡里朵假裝發怒把農民拘押起來，抓到他的鄰居，給他加上刑具，責問他説："你的一個鄰居因搶劫殺人被治罪，他指告你是同黨。"鄰居非常害怕，纔自述有騙錢之嫌，於是責令他歸還所藏的錢而放了他，郡人大驚嘆服。改通遠軍節度使，去世。

阿勒根彦忠

阿勒根彦忠本名窊合山，曷速館人也。好學，通吏事。天會十四年，選充尚書兵部孔目官，升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皇統七年，改大理丞，爲會寧少尹，進同知會寧府事，入爲尚書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進本部侍郎。海陵庶人凡有所疑，常使彦忠裁决，彦忠據法以對。間有不合，則召讓之，彦忠執奏如前，終無阿屈，同列咸爲懼，彦忠固執不變，海陵壯之。明年，除御史中丞，歷尚書户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四年，入爲刑部尚書。詔規措北邊艱食户口。及泰州、臨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十，駐兵萬三千，芻糧之用就經畫之。還朝未及入對，以疾卒，年五十三。

阿勒根彦忠本名叫窊合山，是曷速館人。好學，精通做官事務。天會十四年，選任尚書兵部孔目官，升尚書省令史，任右司都事。皇統七年，改任大理丞，任會寧少尹，進官爲同知會寧府事，入朝任尚書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升爲本部侍郎。海陵庶人凡有所疑問，常讓阿勒根彦忠裁决，阿勒根彦忠根據法令回答。偶爾旨意有不合，海陵庶人就召見指責他，阿勒根彦忠像以前一樣奏論，始終不阿附屈從，同僚都爲他害怕，阿勒根彦忠堅持不變，海陵庶人認爲他壯烈。第二年，授御史中丞，歷任尚書户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海陵南征，授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任大名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四年，入朝任刑部尚書。詔令他籌措安置北邊糧食困難的人户。到泰州、臨潢接境處，因地制宜，設置堡寨七十，駐兵一萬三千人，就地籌辦糧草之用。回朝後來不及進宫奏報，因病去世，時年五十三歲。

彦忠性孝友，嘗使宋，所得金帛，盡分兄弟親友。贈榮禄大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銀絹賜其家。

阿勒根彦忠天性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曾出使宋，所得金銀絹帛，全部分給兄弟親友。追贈榮禄大夫，命令官府祭奠，并用銀絹賞賜他家。

張九思

張九思字全行，錦州人。皇統初，補行臺省女直譯史，除同知易州

張九思字全行，是錦州人。皇統初年，補行臺省女真譯史，任同知易州事，三次升遷任亳州

事，三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於泗州，九思副之。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爲常，九思獨不肯受，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絶。自大理評事，再遷大理少卿。清池令雙申自陳“父虔，天眷初，知永安軍，遇叛寇孟邦傑，執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蔭”。大理寺議，虔子止合雜班敘，九思曰：“虔奮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正班用蔭，以勸忠孝。”世宗從九思議。改工部郎中，大興少尹，同知中都都轉運使事，轉刑部侍郎，改工部。

九思所守清約，然急於進取，一切以功利爲務，率意任情不恤百姓。詔檢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莊、燕樂城之類，不問民田契驗，一切籍之，復有鄰接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聞其如是，召還戒之曰：“如遼時支撥地土，及國初元帥府拘刷民間指射租田，近歲冒爲己業，此類當拘籍之。其餘民田，一旦奪之則百姓失業，朕意豈如此也。”轉御史中丞。九思言屯田猛安人爲盜徵償，家貧輒賣所種屯地。凡家貧不能徵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賈與徵償相當，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乞用九思議，詔從之。

遷工部尚書。年高愈自用，上謂左丞張汝弼曰：“九思耄矣，頗執强自用，欲令外補，何如？”於是，九思男若拙爲尚書省令史，冒填詔敕，事覺，亡命。汝弼因奏其事，上曰：“九思豈不知若拙處邪？可免其官，捕若拙，獲日授職。”九思聞命惶懼，因感疾，卒。

防禦使、歸德府尹。劉仲延在泗州接受宋國每年的貢賦，張九思爲他的副手。往年接受宋國每年的貢賦，常常以所貢財物不精斥責宋使者，宋使者私下饋贈銀絹帛各值幾百千錢是常事，惟獨張九思不肯接受，劉仲延同意他這樣做，從此就杜絶了私下饋贈。從大理評事，兩次遷官至大理少卿。清池令雙申自述：“父親雙虔，天眷初年，知永安軍，遇反叛賊人孟邦傑，被拘禁而威逼他，不聽從，於是被害。請求於正班中賜予恩蔭。”大理寺合議，認爲雙虔的兒子衹應在雜班中録用，張九思説：“雙虔奮不顧身，守節而死，在正班中録用他的兒子，以鼓勵忠孝。”世宗同意張九思的意見。改任工部郎中，大興少尹，同知中都都轉運使事，轉任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

張九思行爲清廉，但急於進取，一切以功利爲先，隨心所欲，不體恤百姓。下詔檢察核實官田，凡是地名相近似的，如皇后店、太子莊、燕樂城之類，不問百姓田土有無契據，一律登記造册，又有鄰接官府田地冒占而僥幸得免的。世宗聽説他如此，召回朝告誡他説：“像遼代時撥給的土地，以及國初元帥府徵用民間指認的租田，近年以來冒占爲自己所有，這一類土地應當拘收注册。其餘的民田，一旦奪去，百姓就會喪失生業，朕的用意哪裏是這樣呢?”轉爲御史中丞。張九思説屯田猛安人如做盜賊就責令賠償，家中貧困的就賣所種屯田。凡是家貧不能賠償的，衹令當事人用其土地招人耕種，收取租税，估計價錢與賠償相當，就把土地還給他。臨洮尹完顏讓也論説屯田窮人賣田賠償，請求采納張九思的意見，下詔同意。

遷工部尚書。年齡大了更加剛愎自用，皇上對左丞張汝弼説：“張九思老了，很執强自用，想讓他出外任官，怎麽樣?”這時，張九思的兒子張若拙任尚書省令史，冒填詔敕，事情敗露，逃命在外。張汝弼趁機奏報這件事，皇上説：“張九思難道不知道張若拙的地方嗎？可以罷免他的官職，讓他去抓張若拙，抓到那天再授予他官職。”張九思聞命後驚惶恐懼，因此得病，去

世。

高衎

高衎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衎執筆怡然，未暮十賦皆就，彬彬然有可觀。年二十六登進士第，乞歸養，逾二年方調溧陰丞，召爲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喪去官，起復吏部員外郎，攝左司員外郎。

王彦潛、常大榮、李慶之皆在吏部選中，吏部擬彦潛、大榮皆進士第一，次當在慶之上，彦潛洺州防禦判官，大榮臨海軍節度判官，慶之潘州觀察判官。左司郎中賈昌祚挾私，欲與慶之洺州，詭曰："洺雖佳郡，防禦幕官在節鎮下。"乃改擬彦潛臨海軍，大榮潘州，慶之洺州。慶之初赴選，昌祚以慶之爲會試詮讀官，而慶之弟慶雲爲尚書省令史，多與權貴游，海陵心惡之，嘗謂左右司"昌祚必與慶之善闕"。大奉國臣者，遼陽人，永寧太后族人，先爲東京警巡院使，以贓免去，欲因太后求見，海陵不許。衎與奉國臣有鄉里舊，擬爲貴德縣令。海陵大怒，於是昌祚、衎、吏部侍郎馮仲等，各杖之有差，慶雲决杖一百五十，罷去。未幾，仲、昌祚、慶雲皆死，衎降爲清水縣主簿，兵部員外郎攝吏部主事楊邦基降宜君縣主簿，吏部主事宋仝降溧陰縣主簿，尚書省知除楊伯傑，降閭陽縣主簿。

居二年，爲大理司直，遷户部員外郎，同知中都都轉運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轉左司郎中。世宗孜孜求諫，群臣承順旨意，無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諳悉，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

高衎字穆仲，遼陽渤海人。聰敏好學，從小有擅長作賦的名聲，同舍生想試他的文才，開玩笑讓他一天作十篇賦，高衎愉快地執筆，天没黑就寫成十篇賦，文質彬彬，卓然可觀。二十六歲考中進士，請求回家養親，過了兩年纔調任溧陰縣丞，召入朝任尚書省令史，授任右司都事。爲母親守喪離任，喪期未滿起用爲吏部員外郎，代理左司員外郎。

王彦潛、常大榮、李慶之都在吏部選人中，吏部擬議王彦潛、常大榮都是進士第一，位次當在李慶之之上，任命王彦潛爲洺州防禦判官，常大榮爲臨海軍節度判官，李慶之爲潘州觀察判官。左司郎中賈昌祚懷有私心，想任李慶之爲洺州防禦判官，故作反語説："洺州雖是好州郡，但防禦幕官在節度使幕僚之下。"於是改任王彦潛到臨海軍，常大榮到潘州，李慶之到洺州。李慶之初赴任，賈昌祚以李慶之爲會試詮讀官，而李慶之的弟弟李慶雲爲尚書省令史，多與權貴交游。海陵王心裏討厭他，曾對左右司説"賈昌祚一定會給李慶之好的官位"。大奉國臣是遼陽人，是永寧太后的族人，先任東京警巡院使，因貪贓被免職，想藉太后求見，海陵王不答應。高衎和奉國臣有同鄉舊交情，擬任命他爲貴德縣令。海陵王大怒，於是賈昌祚、高衎、吏部侍郎馮仲等人，都被分别處以杖刑，李慶雲杖打一百五十，罷去官職。不久，馮仲、賈昌祚、李慶雲都死了，高衎被降爲清水縣主簿，兵部員外郎代理吏部主事楊邦基降爲宜君縣主簿，吏部主事宋仝降爲溧陰縣主簿，尚書省知除事楊伯傑降爲閭陽縣主簿。

過了兩年，任大理司直，遷户部員外郎，同知中都都轉運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年，調任左司郎中。世宗孜孜不倦地求諫，群臣迎合旨意，没有補救的意見，皇上説："朕剛登位，朝政大多不熟悉，確實要靠將相大臣們同心協力輔佐。百姓尚且上書論事，有的對政事有所

百姓且上書言事，或有所補。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如唐、虞之聖，猶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正隆專任獨見，不謀臣下，以取敗亂。卿等其體朕意。”使衎傳詔臺省百司曰：“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沮遏，許進表以聞。”

遷吏部尚書。每季選人至，吏部托以檢閱舊籍，謂之檢卷，有滯留至後季猶不得去者。衎三爲吏部知其弊，歲餘銓事修理，選人便之。

五年，爲賀宋國生日使，中道得疾去職。大定七年，卒。

楊邦基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絢，宋末爲易州州佐。宗望伐宋，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來附，絢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僧舍中，得免。既長，好學。

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判官，遷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徒單恭貪污不法，托名鑄金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不與，徒單恭怒，召至府，將以手持鐵拄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動。秉德廉察官吏，尹與九縣令皆免去，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主事。以兵部員外郎攝吏部差除，坐銓注李慶之、大奉國臣，與高衎等皆貶官，邦基降坊州宜君簿。轉高密令。

大定初，尚書省擬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師張浩對曰：“邦基前爲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府少監，知登聞檢院，爲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秘書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

中都警巡使張子衍與邦基姻家，

補益。審斷獄案訴訟，財務簿書賬表，什麽人不能做？像唐、虞那樣的聖人，還説‘向衆人徵詢意見，放棄自己的想法服從衆人’。正隆獨斷專横，不和臣下商議，必致敗亂。你們應當體察朕的用心。”讓高衎傳詔臺、省百官説：“凡是上書論事，如果被有關官府干擾阻遏，准許進表奏聞。”

升任吏部尚書。每季應選的人到部後，吏部藉口檢察核實，稱爲檢卷，有滯留到下一季還不能離去的人。高衎三次在吏部做官，深知這個弊端，纔一年多，銓選事務辦理得很好，應選的人感到方便。

大定五年，任賀宋國生日使，途中患病離職。大定七年，去世。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親楊絢，宋代末年任易州屬官。宗望伐宋，蔡靖以燕山投降，易州當天來歸附，楊絢被殺，楊邦基十多歲，藏在和尚住處中，得以幸免。長大後，好學。

天眷二年，考中進士，調任灤州軍事判官，遷太原府交城縣令。太原尹徒單恭貪污不守法，藉口鑄造金佛，命令所屬各縣上交黄金，惟獨楊邦基不交，徒單恭發怒，把他召到府中，準備用手上拿的鐵拄杖抽擊楊邦基臉，楊邦基不動。秉德考察官吏政績，府尹和九個縣令都被免職，楊邦基以清廉爲河東第一，召入朝任禮部主事。以兵部員外郎代理行吏部差除事，因爲選授李慶之、大奉國臣官職事治罪，和高衎等人都被貶官，楊邦基降爲坊州宜君縣主簿。調任高密縣令。

大定初年，尚書省擬任楊邦基爲刑部郎中，世宗説：“由縣官直接任郎中，怎麽樣？”太師張浩回答説：“楊邦基以前已任過兵部員外郎，而且這是個人才，可以重用。”皇上准許。改太府少監，知登聞檢院，任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秘書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

中都警巡使張子衍和楊邦基是親家，張子衍

子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傘，衛士訶之，子衍以鞭鞭衛士訶己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官爲子衍求解，及入見顯宗，求脱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階。邦基坐削官一階，出爲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東東路轉運使，永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在路上遇見皇太子衛隊儀仗，立馬於街門而不收傘，衛士呵斥他，張子衍用鞭子抽打呵斥自己的衛士。御史臺彈劾張子衍，楊邦基見臺官爲張子衍尋求開脱，并入見顯宗，請求開脱張子衍的罪。下詔削張子衍官兩階。楊邦基因此削官一階，出任同知西京留守事，改山東東路轉運使，永定軍節度使，退休。大定二十一年去世。楊邦基能寫文章，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繪畫聞名當世。

丁暐仁

丁暐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曾祖爽。祖惟壽。父筠，以吏補州縣，所至有治聲，其後致仕，杜門不出，鄉里有鬥訟者，不之官而就筠質焉。

丁暐仁字藏用，是大興府宛平人。曾祖父丁爽。祖父丁惟壽。父親丁筠，以官吏補爲州縣官，所到之地爲政有聲譽，後來辭官隱居，閉門不出，鄉里有争鬥訴訟的人，不到官府而到丁筠那裏請求評判。

暐仁冲澹寡欲，讀書之外，無他好，遼季避難，雖間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暐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學，百姓欣然從之。調磁州軍事判官。是時，詔使廉察官吏，暐仁以廉攝守事。遷和川令。前令罷耎不事事，群小越法干禁無所憚，暐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有董祐者最强悍，畏服暐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凡租賦與百姓前爲期率，比他邑先辦。歷北京推官，再遷大理司直，以憂去官，尋起復。

丁暐仁冲淡寡欲，讀書之外，没有别的嗜好，遼末避難，雖輾轉跋涉險阻也手不釋卷。皇統二年，考中進士，調武清縣丞。縣經兵火之後，没有學校，丁暐仁召集邑中俊秀子弟教他們學習，百姓高興地從命。調任磁州軍事判官。這時，詔令使臣考察官吏，丁暐仁因爲清廉代理州守事。遷和川令。前任縣令軟弱無能不管事，衆多小人違法違禁，肆無忌憚，丁暐仁申明法禁，小人們都屏聲斂迹，有的逃到别的縣躲避。有個叫董祐的最强悍，也畏服丁暐仁，用刀斬斷手指，發誓終生不再犯法。凡是租賦，與百姓提前約定期限，比别的縣先辦理。歷任北京推官，再遷大理司直，因親喪離官，不久起用復官。

大定三年，除定武軍節度副使，而節度使、同知皆闕，暐仁爲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員外郎，轉户部郎中。於是，賈少冲爲刑部郎中，上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少冲爲人柔緩，不稱刑部之職，其議易之。"乃以暐仁爲刑部郎中。坐尚厩局官私用官芻，違格付大興府鞫問，解職。改祁州刺史。祁州爲定武支郡，士民聞暐仁之官，相率歡迎界上，相屬不

大定三年，授定武軍節度副使，而節度使、同知都缺員，丁暐仁當政没有積滯的案子。改任大理丞，吏部員外郎，轉户部郎中。這時，賈少冲任刑部郎中，皇上對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説："賈少冲爲人柔弱迂緩，不適合在刑部任職，可以商議改任。"於是任丁暐仁爲刑部郎中。因尚厩局官吏私用官府草料，違反規定交大興府審問，獲罪解職。改任祁州刺史。祁州爲定武的支郡，士民們聽説丁暐仁到任，相約到邊界上歡迎，人群接連不斷。改任同知西京留守事，首先

絶。改同知西京留守事，首興學校，以明養士之法。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大定二十一年，卒官。

興辦學校，以明確培養士人的方法。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大定二十一年，死在任上。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遼、金之際邪？其文“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者舞文以亂法，窒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衎、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贊曰：官吏的興起，大約在秦末吧！吏有挑選考試，大約在遼、金之間吧！“吏”字的形體從“一”從“史”，意思是守法不貳吧！守法不貳，這纔是真正的吏。乖巧的人舞文而亂法，呆板的人拘執一事而不通，這都是自己喪失爲吏之道。高衎、高德基、張九思這類人，都是自己違法而喪失吏道的人。

金史卷九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完顏撒改　龐迪　温迪罕移室懣　神土懣　移剌成
石抹卞　楊仲武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　蕭懷忠
移剌按荅　孛术魯阿魯罕　趙興祥　石抹榮　敬嗣暉

完顏撒改

完顏撒改，上京納魯渾河人也，其先居於兀冷窟河。身長多力，善用槍。王師南征，睿宗為右副元帥，置之麾下，佩以金牌，使督軍事。天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詳穩。其後從軍泰州路，軍帥以撒改為萬户，領銀术可等猛安，戍北邊，數有戰功。天德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國，諭以即位事，因令伺彼之意。既還，稱旨，為尚書兵部郎中。改同知會寧尹，遷迭剌部族節度使，改甌里本群牧使，為曷懶路都總管。海陵伐宋，授衛州防禦使，為武震軍都總管。

完顏撒改是上京納魯渾河人，他的祖先居住在兀冷窟河。他高大有力，善於用槍。王師南征，睿宗爲右副元帥，把他安置在手下，佩挂金牌，讓他監督軍事。天眷元年，任命爲本班祇候郎君詳穩。後來在泰州路從軍，軍帥任命完顏撒改爲萬户，統領銀术可等猛安，戍守北部邊境，多次立下戰功。天德二年正月，海陵庶人派他出使夏國，告諭夏國登位的事，令完顏撒改趁機窺伺他們的態度。回來後，奏報合意，任尚書兵部郎中。改任同知會寧府尹，遷迭剌部族節度使，改甌里本群牧使，任曷懶路都總管。海陵王討伐宋，授任衛州防禦使，爲武震軍都總管。

世宗即位，遣使召撒改，既至，除昌武軍節度使。已而為山東路元帥副都統，改安化軍節度使，兼副都統如故。四年，徙鎮安武，仍兼副統。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軍伐宋。進至楚州，宋遣使奉歲幣。還邳州，卒。

世宗即位，派使者召撒改，到來後，授予昌武軍節度使。不久任山東路元帥副都統，改安化軍節度使，依舊兼副都統。四年，改安武節度使，仍兼副都統。統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多人渡過淮河，會合大軍攻宋。進軍到楚州，宋派遣使者貢奉歲幣。回師到邳州，去世。

龐迪

龐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儻，喜讀兵書，習騎射，學推步孤虛之術，無所效用。應募，隸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功，授保義郎。嘗從百

龐迪字仲由，是延安人。年輕時風流倜儻，喜讀兵書，練習騎馬射箭，學習推算日月五星、六甲孤辰之術，無處施展才能。應募當兵，隸屬於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功，授保義郎。曾率

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衆皆駭懼請避，迪遂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若，完軍以還。自是知名，擢爲正將，權發遣涇原路兵馬都監。

齊國建，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舉迪權知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級，獲軍資羊馬甚衆。復破關師古兵，擢知涇州。未到官，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邠州。齊國廢，改華州防禦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衆悔曰："公爲政素善，豈宜劫辱。"遂縱之還，復領州事。

天眷元年，除永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紀其政績。官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年，除慶陽尹。歷三考不易，以治最聞，詔書褒美，西人榮之。正隆元年，遷鳳翔尹，屢上章求退，不許。

海陵南伐，徵斂煩急，官吏因緣爲奸，富者用賄以免，貧者破産益困。迪悉召民使共議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悅。五年，徙汾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爲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省事惜費，安静爲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官，年七十。

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效，迪仰天泣禱，刲股作羹，由是獲安。昆

領一百名騎兵穿行山谷，遇上數千夏人，衆人都驚駭恐懼請求逃避，龐迪於是躍馬衝進敵陣，敵人都潰敗了，龐迪身受重傷，神色自若，全軍返回。龐迪從此聞名，被提拔爲正將，代理發遣涇原路兵馬都監。

齊國建立，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推舉龐迪代理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夏人合軍五萬人逼近懷德城，龐迪開城門等待，夏人不敢進。於是率領幾千名騎兵分門衝出，於是攻破夏軍，殺敵五百人，繳獲很多軍用物資、羊、馬。又攻破關師古軍兵，升遷知涇州。未到任，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使。不久又代理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管沂、密、淮陽，兼代理沂州。爲父親守喪，離官，不久喪期未滿起用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代理邠州知州。齊國廢除，改任華州防禦使。不久，發生軍變，被抓入山中。不久賊人悔悟説："你當政歷來很好，怎麽該受到劫持之辱?"於是放回他，又再領州事。

天眷元年，授永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調任臨洮府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陝右發生大饑荒，流亡的人到處都是，龐迪開渠灌田，流亡的百姓利於獲得食物，當地的居民藉助其力量，各得其所，郡中人立碑紀念他的政績。新官制施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他爲定遠大將軍。皇統七年，授慶陽府尹。經過三考，都没有更换，以治政第一聞名，下詔書表彰他，西邊人爲他感到榮耀。正隆元年，遷鳳翔府尹，多次上章請求辭官，不准許。

海陵王南伐，徵税聚斂又多又急，官吏趁機幹壞事，富人行賄得以幸免，窮人破産更加貧困。龐迪召來全部百姓讓他們共同商議增減賦税的事，不加威逼而賦税工役平均，人們非常高興。正隆五年，改任汾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年，又任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減省役事，愛惜費用，安静爲政，河南人稱贊他。移任絳陽軍節度使。死在任上，享年七十歲。

龐迪天性孝順，父親患病，醫藥無效，龐迪仰天哭泣祈禱，割下大腿上的肉做羹進獻，父親

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蔭，率先諸侄。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因此獲愈。兄弟們分家産，龐迪全部讓給他們，一無所取。恩蔭的官爵，首先讓給侄子們。病重，沐浴後穿上朝服而去世。

温迪罕移室懣

温迪罕移室懣，速頻屯懣歡春人，徙上京忽論失懶。兄术輦，國初有功，授世襲謀克。移室懣性忠正强毅，善騎射，膂力過人。皇統初，襲其兄謀克，積戰功，為洮州刺史。謂人曰："謀克，兄職也。兄子斡魯古今已長矣。"遂以謀克讓還兄子。宗弼聞而嘉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刺史，改移典乣詳穩，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改德昌軍。

温迪罕移室懣是速頻屯懣歡春人，遷居上京忽論失懶。哥哥术輦，開國初有功，封世襲謀克。移室懣生性忠誠正直强毅，善於騎馬射箭，臂力超過别人。皇統初年，承襲他哥哥的謀克職位，積累戰功，任洮州刺史。對人説："謀克是哥哥的職位。他的兒子斡魯古現在已長大了。"於是把謀克職位讓還哥哥的兒子。宗弼聽説後贊揚他説："能讓出世襲的職位，可説難呵！"任命爲貴德州刺史，改移典乣詳穩，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改德昌軍節度使。

正隆四年，大徵兵南伐，泰州猛安定遠阿補以所部叛還，移室懣以七謀克執定遠阿補，勒其衆付大軍。契丹反，敗會寧六猛安於締母嶺，屯於信、韓二州之境。移室懣率數千人殺賊萬餘于伊改河，以功遷臨潢尹。

正隆四年，大量徵兵南伐，泰州猛安定遠阿補率部下叛逃回來，移室懣率七謀克抓獲定遠阿補，逼令他的部衆歸附大軍。契丹反叛，在締母嶺打敗會寧六猛安，屯駐在信、韓二州境内。移室懣率領數千人在伊改河殺傷賊軍一萬多，因功遷臨潢尹。

世宗即位，賜手詔曰："南征諸路將士及卿子侄安遠、斡魯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來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邊事未寧，臨潢劇任，姑仍舊職。聞樞密副使白彦敬、南京留守紇石烈志寧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遁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

世宗即位，賜手詔説："南征的各路將士以及你的子侄安遠、斡魯古、斜普兄弟，都裝備鎧甲兵仗前來擁戴我，我勉强登上皇位。你是經歷數代有功的老臣，衹因爲邊事没有安寧，臨潢府尹是個重任，你暫且擔當舊職。聽説樞密副使白彦敬、南京留守紇石烈志寧前來討伐契丹，現已派人去招降他們。他們的家都在南京，怕他們或許會逃走，同時萌生異心，如果他們前來就作罷，如果他們不來，你應設計抓他們來獻給我。兩次派人招降招討都監老和尚，去的人不知他在哪裏，很久都不回來。加上老和尚不知道我已即位，你可派人去告諭我的意思。如果他來歸降，一切都依舊行事，邊關的事，可以安置耳目。"

是時，窩斡已反，領兵數萬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窩斡勢益大。移室懣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窩斡，凡數接戰，剿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

這時，窩斡已反叛，率兵數萬人前來進攻臨潢，各路大軍還没到，窩斡的氣勢更加囂張。移室懣率城中軍士六百人攔擊窩斡，多次交戰，殺傷很多，移室懣騎的馬被飛箭射中倒下，被賊人

仆，爲賊所執。賊使移室懣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移室懣怒罵賊曰："我受國家爵禄，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望。移室懣厲聲曰："我恨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爲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爲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監軍神土懣、輔國上將軍阿思懣乘城固守。賊不克攻，遂引衆東行。

抓獲。賊軍要移室懣招降城中人，説："你的生死在一瞬之間，你如能使城中人出來投降，官爵依舊，不然就殺了你。"移室懣怒駡賊人説："我受國家的爵禄，怎肯跟隨你們這些叛賊？"賊軍把他送到城下，逼迫他招降城中的人。他的妻子兒女和下屬將士都登城臨望。移室懣高聲説："我遺憾的是軍隊少不能消滅賊軍。人生總有一死，你們千萬不要向賊軍投降！一旦打開城門放賊軍進來，城中百姓都會被殺掠殆盡，不要因我的緣故敗壞國家大業，賊軍不能幹什麽。"賊軍被激怒殺了他。城中人都爲他感動振奮，推官麻珪更加努力修繕城池，右監軍神土懣、輔國上將軍阿思懣登城堅守。賊軍不能攻克，於是率衆東去。

完顔神土懣

神土懣本諸宗室，贈銀青光禄大夫胡速魯改子也。年十五，事太宗爲左奉宸。皇統二年，充護衛，除武器署丞，累官肇州防禦使。大定初，除元帥右都監，與咸平尹吾扎忽率泰州兵及曷懶路兵千五百人，會臨潢尹移室懣討契丹。契丹犯臨潢，移室懣死，攻之不能克，乃引衆東行。神土懣表乞濟師。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濱縣，得奏，上曰："神土懣、吾扎忽軍不少，可以從長攻襲矣。"會右副元帥謀衍以大軍至，神土懣改曷速館節度使，隸右翼，與紇石烈志寧敗賊於長濼，戰霿淞河，皆有功，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卒。

神土懣本是宗室子弟，是贈銀青光禄大夫胡速魯改的兒子。十五歲，事奉太宗任左奉宸。皇統二年，充任護衛，任武器署丞，積官至肇州防禦使。大定初年，授元帥右都監，與咸平尹吾扎忽率泰州兵及曷懶路兵一千五百人，會同臨潢尹移室懣討伐契丹。契丹侵犯臨潢，移室懣被殺，契丹攻城不克，於是率兵東去。神土懣上表請求增兵。十二月甲辰，世宗到達海濱縣，得到奏報，皇上説："神土懣、吾扎忽的軍隊不少，可以從長計議進行攻襲。"恰逢右副元帥謀衍率大軍到來，神土懣改任曷速館節度使，隸屬於右翼，和紇石烈志寧在長濼打敗賊軍，在霿淞河作戰，都立有戰功，改任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去世。

移剌成

移剌成本名落兀，其先遼横帳人也。沉勇有謀，通契丹、漢字。天會間，隸撻懶下爲行軍猛安，與宋人戰於楚、泗之間，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功最諸將。劉麟約會天長軍議進止。成與夾古查合你俱爲撻懶前鋒，得宋生口爲鄉導，遂達天長，睿宗嘉之。後從宗弼將兵廢齊國。及再

移剌成本名叫落兀，他的祖先是遼時的横帳族人。移剌成沉着勇敢有謀略，精通契丹、漢字。天會年間，在撻懶手下任行軍猛安，和宋人在楚州、泗州之間交戰，移剌成率部下衝鋒在前，大破宋軍，功勞在將領中最大。劉麟約會天長軍商議軍兵進留。移剌成和夾古查合你都是撻懶的前鋒，抓來宋的俘虜作嚮導，於是到達天長，睿宗贊賞他。後來隨宗弼率兵廢除齊國。到

伐宋，攻濠州，每戰輒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蕭懷忠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將軍，除威州刺史。用廉，擢同知延安尹，再遷昭義軍節度使。

正隆南伐，爲武毅軍都總管。撒八反，海陵以事誅契丹名將，成以本軍守磁，即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時人高其有識。改神武軍都總管，與孛术魯定方爲淛東道先鋒，使由淮陰進兵。以所部護糧赴揚州，敵兵乘夜來攻，成整兵奮擊，斬刈甚衆。會海陵庶人死，軍還，復鎮昭義。

大定二年，以廉在優等，改河中尹。再除臨洮尹，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遷南京留守，召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訃聞，上悼惜之，授其子順思阿不武功將軍，世襲咸平路鈔赤鄰猛安下查不魯謀克。

結什角

結什角者，西番既衰，其苗裔曰菫氈，其子曰巴氈。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順忠。順忠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爲左武大夫，遥領萊州防禦使，襲把羊族長。朝廷定陝西，世昌换忠翊校尉。既而鬼廬族長京臧殺世昌，朝廷遣兵執京臧，斬之臨洮市，以世昌子鐵哥爲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隴逋、庬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甘羌接。其北庬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地

再次討伐宋時，攻打濠州，每次作戰都衝鋒在前，摧堅破敵多有功。宗弼再次攻取河南，移剌成和蕭懷忠等八猛安先渡黄河。河南平定，論功授宣武將軍，任威州刺史。廉察，提升爲同知延安尹，再升昭義軍節度使。

正隆時南伐，任武毅軍都總管。撒八反叛，海陵藉故誅殺契丹名將，移剌成率本軍守磁州，就遣送妻子兒女回汴。海陵王因此没有疑心。當時的人都贊賞他有見識。改任神武軍都總管，和孛术魯定方任淛東道先鋒，派他從淮陰進兵。率所部護送軍糧赴揚州，敵兵趁夜晚前來進攻，移剌成整兵奮力搏擊，斬殺很多敵人。恰逢海陵庶人死，回軍，又爲昭義節度使。

大定二年，因廉察在優等，改任河中尹。再授臨洮尹，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遷官南京留守，召拜爲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去世。訃告上報，皇上痛悼惋惜他，任命他的兒子順思阿不爲武功將軍，世襲咸平路鈔赤鄰猛安下查不魯謀克。

結什角，西番衰落後，他的苗裔叫菫氈，他的兒子叫巴氈。結什角纔依附於宋，賜姓趙，改名叫順忠。順忠的兒子叫永吉，永吉的兒子叫世昌，都接受宋的官職，任左武大夫，遥領萊州防禦使，世襲把羊族長。朝廷平定陝西，趙世昌换忠翊校尉。不久鬼廬族長京臧殺死世昌，朝廷派兵捉獲京臧，在臨洮街市上斬首，任命世昌的兒子鐵哥爲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攻破洮州，鐵哥的弟弟結什角和他的母親逃入喬家族避難。喬家族首領播逋和鄰近部族木波隴逋、庬拜、丙離四族元老大僧人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稱作“王子”。他們的土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南面是隴逋族，南隔大山，八百多里不通行人。東南面和疊州羌族交接。西面是丙離族，西與盧甘羌交接。北面是庬拜族，和西夏容魯族交接。地高天寒，没有絲麻五穀，衹出産青稞，與野菜混合酥酪來吃。其疆域共有八千里，

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户。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朝廷爲其父報仇，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

合計有四萬多户人家。他們的居住地隨水草放牧，遷移不定。結什角感念朝廷爲他父親報仇，想拋棄四族回朝，四族不准許。移刺成到達臨洮，派人招降結什角，他於是率領四族前來歸附，進獻馬一百匹，并請求每年進貢馬匹。下詔説："遠方的人仰慕正義，我很贊賞。可派能幹官吏去安撫他的部衆，加重賞賜。"

初，天會中，詔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曰吹折門，二曰密臧門，三曰隴逋門，四曰厖拜門，雖屬夏國，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滅吹折、密臧二門，其隴逋、厖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夏國遣使來告莊浪族違命作亂，欲興兵剪除。朝廷不知隴逋、厖拜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

當初，天會年間，下詔把過去積石的土地給夏人，夏人稱之爲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叫吹折門，二叫密臧門，三叫隴逋門，四叫厖拜門，雖歸屬夏國，却反叛歸附不定。大定六年，夏人破滅吹折、密臧二門，其餘隴逋、厖拜二門和喬家族相鄰，於是歸附結什角。夏國派使者來報告莊浪族違命作亂，想起兵消滅他們。朝廷不知隴逋、厖拜二門原來屬夏國，答覆説將核實土地原來歸屬於誰，不要擅自出兵。

結什角之母居于莊浪族中。大定九年，結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結什角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斫斷其臂，虜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結什角尋亦死，遺言請命朝廷，復立喬家族首領。陝西奏："聞知夏國王李仁孝與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國，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祈安城，殺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屢獲宋諜人，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邊境。"詔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粘割斡特剌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築祈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别立首領。夏國報云："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兵鎮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殺之，不知爲喬家族首領也。"李昌圖等按視，殺結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築祈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之狀，

結什角的母親住在莊浪族中。大定九年，結什角去探望他的母親，夏人探聽到消息，於是出兵包圍結什角，要招降他。結什角不從命，率部下奮力作戰，突圍而出，夏人砍斷他的手臂，擄走他的母親，手下的士兵也亡失很多。結什角不久也死去，上遺書向朝廷請命，另立喬家族首領。陝西奏報："聽説夏國王李仁孝和他的臣子任得敬平分他們的國家，出兵四萬人，役夫三萬人，修築祈安城，殺死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多次抓獲宋的探子，説宋想勾結夏國圖謀侵犯我方邊境。"下詔派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粘割斡特剌去查問，并且阻止夏人不得建祈安城并處置喬家等族另立首領。夏國人答覆説："祈安本是積石舊城，長期廢棄，邊臣請求設守兵鎮撫莊浪族，是用來防備盜賊，没有别的意圖。結什角率兵入境，因此殺了他，不知他是喬家族首領。"李昌圖等巡視，殺死結什角的地方原來在夏國境内，修築祈安城已經完工，都結束工役回去了，没有獲得宋、夏勾結的情況，於是在熙秦路臨近宋、夏的要道處酌量增加守兵。詢問喬家等族民

乃於熙秦迫近宋、夏衝要量添戍兵。及問喬家等族民户，願以結什角侄趙師古為首領，於是詔以趙師古為木波喬家、丙離、隴逋、厖拜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户，他們願以結什角的侄子趙師古爲首領，於是下詔任趙師古爲木波喬家、丙離、隴逋、厖拜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石抹卞

石抹卞本名阿魯古列。五代祖王五，遼駙馬都尉。父五斤為群牧使，從睿宗秋山，卞年十三，已能射，連獲二鹿，睿宗奇之，賜以良馬及金吐鶻。

石抹卞本名阿魯古列。他的五代祖王五，是遼的駙馬都尉。父親五斤爲群牧使，跟隨睿宗行秋山儀，石抹卞當時十三歲，已能射箭，接連射中兩隻鹿，睿宗覺得他神奇不凡，賜給他良馬和金吐鶻。

天會末，宗弼為右監軍，召卞隸帳下。丁父憂，是時宗磐為太師，撻懶為左副元帥，人争附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磐、撻懶皆以罪誅，人多其有識。宗弼復取河南，與宋人戰於潁州，漢軍少却，卞身被七創，率勇士十餘騎奮擊，敗之。及宋稱臣，宗弼選嘗有勞者與俱入朝，授卞忠勇校尉。遷宣武將軍，除河間少尹。察廉，升遂州刺史，改壽州，再改唐州。丁母憂去官，起復唐州刺史。

天會末年，宗弼任右監軍，把石抹卞召至手下。爲父親守喪，這時宗磐任太師，撻懶爲左副元帥，人們争相依附他們，派人召石抹卞，石抹卞不去。宗磐、撻懶都因罪被殺，人們贊揚他有眼光。宗弼又攻取河南，在潁州和宋人交戰，漢軍稍微退却，石抹卞身受七傷，率十多名勇士騎馬奮擊，擊敗他們。到宋向金稱臣時，宗弼挑選曾有戰功的人和他們一起入朝，授石抹卞忠勇校尉。遷宣武將軍，任河間少尹。察廉，升爲遂州刺史，改壽州刺史，再改唐州刺史。爲母親守喪離任，喪期未滿起用爲唐州刺史。

海陵伐宋，卞為武毅軍都總管，由別道進兵。遇宋伏兵數百人，以三十騎擊敗之，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至蔣州，宋守將棄城遁，因取其城。頃之，軍士皆欲逃歸，闌子山猛安結漢軍三猛安謀克劫卞還，舍於獎水之曲。卞乃陰約漢軍將吏乘夜掩殺闌子山猛安，復將其軍。

海陵王伐宋，石抹卞任武毅軍都總管，由另一條路進兵。遇上宋的伏兵數百人，派三十名騎兵打敗他們，於是攻下信陽軍和羅山縣。到達蔣州，宋守將棄城逃跑，於是奪取州城。不久，軍士們都想逃回，闌子山猛安勾結漢軍三猛安謀克劫持石抹卞回來，住在獎水邊。石抹卞於是暗中約漢軍將吏趁夜晚襲擊殺掉闌子山猛安，重新統領他的軍隊。

大定二年，除鄭州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户伐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明年，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卞不聽，復驅過淮還之。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盗而城郭不完，卞請修大名城。奏可。城完葺，盗賊不得發。徙臨洮

大定二年，任鄭州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户伐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第二年，有數百頭水牛從淮南逃入州境，僚吏們想把水牛收充官用，石抹卞不同意，又驅趕過淮河歸還主家。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使，改大名尹。大名盗賊很多，城墻不完全，石抹卞請求修大名城。奏請得到批准。大名城修成後，盗賊無計可施。調任臨洮尹，死在任上，終年六十三歲。

尹，卒官，年六十三。

楊仲武

楊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聞關西，爲宥州團練使。宋末，仲武謁經略使王庶求自效，遂用爲先鋒。婁室入關，仲武與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建充俱降，爲安塞堡。環慶路兵馬都監。皇統初，復陝西，將兵戍鳳翔，屢却宋軍。除知寧州。關中荐饑，境内盜賊縱橫，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復知寧州，遷同知臨洮尹，改同知河中府。

楊仲武字德威，是保安人。父親楊遇，以勇猛聞名於關西，任宥州團練使。宋末，楊仲武謁見經略使王庶請求效力，於是用他做先鋒。婁室入關，楊仲武和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建充都投降，建安塞堡。環慶路兵馬都監。皇統初年，收復陝西，率兵戍守鳳翔，多次打退宋軍。授官任寧州知州。關中連年饑荒，境内盜賊縱橫，楊仲武將他們全部平定。改任坊州刺史，又知寧州，遷同知臨洮尹，改任同知河中府。

海陵營繕南京，典浮橋工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雜居，邊將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爲寇掠。仲武前治臨洮，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汝也。"并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悦，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復掠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是時，木波謂仲武不能復來，及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之來，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酹天，折箭爲誓。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當更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羅拜而去。

海陵王修繕南京，楊仲武掌管浮橋工役。臨洮和西羌接境，和木波族人雜居，邊將貪婪凶暴，木波人深受其苦，於是相率爲寇盜。楊仲武以前治理臨洮，就帶着幾名騎兵進入木波營寨告諭他們說："這些都是因爲將校侵奪你們，以致成現在這樣。現在懲治這些人，不再擾害你們了。"并用禍福利害曉諭他們，羌人喜悦，搶掠於是平息。到這時，木波又掠取熙河，熙河主帥派人告諭他們，木波人不肯離去，說："楊總管來，我們纔散去。"熙河上報，下詔再次派遣楊仲武。當時，木波人認爲楊仲武不能再來，等楊仲武到後，與他們的酋長相見，斥責他們違約。木波人回答說："是邊將害苦了我們，這次前來，不過是向上司申訴罷了。現在有幸見到你，願意永遠不再犯邊。"於是舉酒祭天，折箭發誓。楊仲武於是端起一杯酒喝了，說："我會再次爲你們請求，如果你們又背約，我們一定就要動兵了。"羌人羅列下拜而後離去。

及伐宋，以仲武爲威定軍都總管，駐兵歸德。大定三年，除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到伐宋時，任命楊仲武爲威定軍都總管，駐兵歸德。大定三年，授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去世。

蒲察世傑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曷速館斡篤河人，徙遼陽。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爲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是曷速館斡篤河人，遷居遼陽。最初在梁王宗弼軍中。他很有力氣，每次和武士比武賭羊，輒取勝。能用拳擊四歲的牛，牛被打斷肋骨死去。有運糧車陷在泥淖中，七條牛都拉不出來，蒲察世傑用手把糧車拉出。

世傑手挽出之。宗敏為東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篡立，即以為護衛。

宗敏任東京留守，把他召到身邊。海陵王篡位，就任命他爲護衛。

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絶倫，今我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産賜汝。"世傑受詔而不肯為。已過十日，海陵怒，面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世傑往曷懶路得數少。海陵怪問之，對曰："曷懶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緩急，何以為備?"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絹綵六百匹、馬二匹。

海陵王對蒲察世傑說："你勇力絶倫，現在我兄弟中有懷有野心的人，限你在十天内除掉他們，那你就會得到非同尋常的獎賞，并把他們各自的家財賜給你。"蒲察世傑接受詔書而不願照辦。已過了十天，海陵王發怒，當面斥責他。蒲察世傑說："我自己曾發誓不用不道德方式害人，即使死也不敢執行詔命。"海陵王喜歡他的勇敢，没有加罪於他。正隆四年，徵調各路兵馬攻伐宋，二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人都登記入籍。别的使者惟恐達不到詔書的數目，入籍的人數多，蒲察世傑往曷懶路注籍的人數少。海陵王奇怪而責問他，回答說："曷懶路和高麗交接，現在如果徵召他們很多壯丁，萬一有緊急情况，拿什麼防備?"海陵王高興地說："别的人用心趕不上你。"授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絲絹綵綢六百匹、馬二匹。

是時徵發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衆，邢久無長吏，獄囚積四百餘人。世傑到官月餘，决遣略盡。入為宿直將軍，以事往胡里改路，還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賊若乘虚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悦曰："詔令已出矣。今以三萬兵選將屯中都以北，足以鎮壓。"世傑又曰："若東土大族附於賊，恐三萬衆未易當也。"海陵不聽。

這時不斷徵調役夫財物，百姓無法活下去，犯法的人很多，邢州長期没有長官，獄中囚犯積聚四百多人。蒲察世傑到任一月多，差不多將全部囚犯判决發落。入朝任宿直將軍，因公事往胡里改路，回來奏報說："契丹部族大都反叛，百姓驚擾不安。現在全國軍隊南伐，賊人如果乘虚進占東邊根本之地，即使得到長江、淮河的土地，也没有好處。應當先討平契丹，再南伐也不晚。"海陵王不高興地說："詔令已發出了。現在派三萬兵力并挑選將領屯守於中都以北，足以鎮壓。"蒲察世傑又說："如果東面的大族都歸附賊人，恐怕三萬人也不容易抵擋。"海陵王不聽從。

及發汴京，授鄭州防禦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餉東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衆。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兀迭領二百八十騎為應兵，自領八百騎前戰，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奔潰。海陵欲觀水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大而多，世傑舟小，乃急

從汴京出發時，任命他爲鄭州防禦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過淮河，蒲察世傑率軍三千人督護運糧東下，擊敗宋兵數千人，繳獲很多戰船。到達和州境内，打跑宋兵五萬人。第二天，派他的兒子兀迭率領二百八十名騎兵接應，自己率領八百名騎兵上前作戰，連續射傷六十多人，都應弦而倒，宋兵於是奔潰。海陵王想看水戰，派蒲察世傑率水軍一百人挑戰，宋人船大而多，蒲察世傑的船小，於是急速前進，到中流獲勝而

進，至中流取勝而還。

大定初，世傑復取陝州，敗宋兵石壕鎮，復敗宋援兵三千人，遂圍陝州。宋兵二千自潼關來，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射殺十餘人，宋兵敗走。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一將。復以兵三百至斗門城，遇宋兵萬餘，宋將三人挺槍來刺世傑，世傑以刀斷其槍，宋兵乃退。復以四謀克軍敗宋兵於土華，復圍陝州。世傑嘗擐甲佩刀，腰箭百隻，持槍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異之，曰："真神將也。"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宋軍三萬人，復虢州。

未幾，爲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都監。召赴闕，上慰勞良久，除西北路副統，賜廐馬、弓矢、佩刀。從僕散忠義討契丹。賊平，改華州防禦使，與徒單合喜經略隴右。合喜復德順，至東山堡，宋兵捍絶樵路，世傑擊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餘，敗之，殺傷甚衆。宋經略使荆臯棄德順走，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改亳州防禦使，四遷通遠軍節度使。宋人輒入鞏州境糴米麵，有司執之，世傑署案作歸附人，縱遣之。譯吏蔡松壽誣府主謀叛，坐斬。十八年，起爲弘州刺史。母憂去職。累遷亳州防禦使，卒。

世傑少貧，然疏財尚氣，每臨陣，敵衆既敗，必戒士卒毋縱殺掠。平居非忠孝不言，親賢樂善，甚獲當世之譽云。

回。

大定初年，蒲察世傑又攻取陝州，在石壕鎮打敗宋兵，又擊敗宋的援兵三千人，於是包圍陝州。宋兵二千人從潼關前來，蒲察世傑率兵二百四十人迎擊，射殺十多人，宋兵敗逃。又在土壕山擊敗宋軍，活捉一名將領。又率兵三百人攻到斗門城，遇上宋兵一萬多人，三名宋將挺槍來刺蒲察世傑，蒲察世傑用刀砍斷他們的槍，宋兵於是退去。又率領四謀克軍在土華擊敗宋兵，又包圍陝州。蒲察世傑曾披甲佩刀，腰上携箭百支，持槍躍馬，在軍中往來。敵人見了覺得他神奇，説："真是神將啊。"親自率領經過挑選的士兵二百多人打地洞入城，陝州城於是被攻陷。再次攻破宋軍三萬人，收復虢州。

不久，任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都監。召他赴朝，皇上慰勞他很久，授西北路副統，賜給御馬、弓箭、佩刀。隨僕散忠義討伐契丹。平賊後，改華州防禦使，和徒單合喜經營隴右。徒單合喜收復德順，到達東山堡，宋兵阻絶打柴小路，蒲察世傑攻擊驅走了他們，追到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多人，又擊敗他們，殺傷很多人。宋經略使荆臯放棄德順逃跑，蒲察世傑和左都監璋追擊攻破他的軍隊。改任亳州防禦使，四次升遷至通遠軍節度使。宋人總是進入鞏州境内賣米麵，有關官府抓住他們，蒲察世傑簽署文案把他們當作歸附人，放他們回去。譯吏蔡松壽誣告府主陰謀叛亂，因此被殺。十八年，起用爲弘州刺史。爲母親守喪離職。多次遷官至亳州防禦使，去世。

蒲察世傑小時候貧困，但輕財重義，每次臨陣作戰，敵軍被打敗後，必定戒令士兵不要隨意殺掠。平常非忠孝之言不談，親近賢人，樂於做善事，很受當世人的稱譽。

蕭懷忠

蕭懷忠本名好胡，溪人也。爲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謀立遼後，使蕭招折往西北路結懷忠，并結節度使耶律朗爲助。懷忠與朗有隙，遂執招折并執朗，遣使上變。裕等既誅，懷忠

蕭懷忠本來名好胡，是奚人。任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人陰謀策立遼的後代，派蕭招折去西北路聯合蕭懷忠，并聯合節度使耶律朗作援助。蕭懷忠與耶律朗有矛盾，於是捉獲蕭招折并囚禁耶律朗，派使者上報他們作亂。蕭裕等被誅殺

為樞密副使，賜今名。復為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

後，蕭懷忠任樞密副使，賜給現在的姓名。又任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封爲王。改任南京留守。

契丹撒八反，復以懷忠為西京留守、西南面兵馬都統，與樞密使僕散思恭、北京留守蕭賾、右衛將軍蕭禿剌、護衛十人長斡盧保往討之。蕭禿剌戰無功，大軍追撒八不及。而海陵意謂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本同謀，逾年乃執招折上變，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師恭與太后密語，而禿剌無功，懷忠、賾、師恭逸賊，既殺師恭，族滅其家，使使即軍中殺賾、懷忠，皆族之。斡盧保、禿剌初為罪首，但誅之而已。大定三年，追復賾、懷忠、禿剌、斡盧保官爵。賾弟安州刺史頤求襲賾之謀克，上不許謀克而以賾家產付之。

契丹撒八反叛，又任蕭懷忠爲西京留守、西南面兵馬都統，和樞密使僕散思恭、北京留守蕭賾、右衛將軍蕭禿剌、護衛十人長斡盧保前往討伐撒八。蕭禿剌作戰無功，大軍没有追上撒八。而海陵王認爲蕭懷忠和蕭裕都是契丹人，原是同謀，過了一年纔捉住蕭招折上報他作亂，而撒八也是契丹部族人，怕他們聯合，以僕散師恭和太后密語，而蕭禿剌無戰功，蕭懷忠、蕭賾、僕散師恭放走賊軍，殺掉僕散師恭，把他家滅族，派使臣到軍中殺掉蕭賾、蕭懷忠，都把他們滅族。斡盧保、禿剌原來是罪人之首，衹是殺掉他們罷了。大定三年，追復蕭頤、蕭懷忠、蕭禿剌、斡盧保的官爵。蕭賾的弟弟安州刺史蕭頤請求繼承蕭賾的謀克職位，皇上不准許繼承謀克而把蕭賾的家産交付他。

移剌按荅

移剌按荅，遼橫帳人也。父留斡，與耶律余睹俱來降。西京下，復叛，留斡遇害。按荅以死事之子，授左奉宸。熙宗初，充護衛，除安州刺史，累官東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經略北方，攝咸平路屯軍都統。入為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内地者于極邊安置，仍與泰州、臨潢邊堡相接。除武定軍節度使，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改臨潢尹，卒。

移剌按荅是遼橫帳族人。父親留斡，和耶律余睹一同來投降。西京被攻下，又叛亂，留斡遇害。移剌按荅因父親爲國而死，被任爲左奉宸。熙宗初年，充護衛，授安州刺史，積官至東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完顏守道征討北方，代理咸平路屯軍都統。入朝任兵部侍郎，遷移西北、西南兩路原來靠近内地的堡寨，遷到極遠的邊地修建，并與泰州、臨潢的邊境堡寨相接。授武定軍節度使，因招徠邊地部族的功勞升任東北路招討使，改任臨潢府尹，去世。

按荅騎射絶倫，善相馬，嘗論及善射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閲馬于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移剌按荅騎馬射箭技藝絶倫，善於相馬，曾談到善於射箭的人，世宗説："能比得上你嗎?"在馬市上看馬，看見良馬，即使很羸弱，總是付高價買走，以後果然是良馬。

孛术魯阿魯罕

孛术魯阿魯罕，隆州琶离葛山人。年八歲，選習契丹字，再選習女直字。既壯，為黄龍府路萬户令史。貞元二年，試外路胥吏三百人補隨

孛术魯阿魯罕是隆州琶离葛山人。八歲時，被選送學習契丹字，後來又選他學習女真字。成人後，任黄龍府路萬户令史。貞元二年，考試在外各路的官吏三百人補任隨朝官，阿魯罕名列第

朝，阿魯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擢尚書省令史。僕散忠義討窩斡，辟置幕府，掌邊關文字，甚見信任。窩斡既平，阿魯罕招集散亡，復業者數萬人。

一，補任宗正府令史。多次提升至尚書省令史。僕散忠義討伐窩斡，徵召他到幕府，掌管邊關文字，很受信任。窩斡被平定後，阿魯罕招集逃散的人，恢復生計的有數萬人。

復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阿魯罕往。和議定，阿魯罕入奏，賜銀百兩、重綵十端。忠義薦阿魯罕有才幹，可任尚書省都事，詔以為大理司直。未幾，授尚書省都事，除同知順天軍節度事。紇石烈志寧北巡，阿魯罕攝左右司郎中。還朝，除刑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問紇石烈良弼曰："阿魯罕何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數日，遷勸農副使，兼同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請徙河南戍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從之。遷吏部侍郎，除山東統軍都監，徙置河南八猛安。遷武勝軍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改西南路招討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户所貸官粟，阿魯罕乞俟豐年，從之。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天德榷場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易，皆一切禁絶之。上番軍不許用親戚、奴婢及傭雇者，營塹損圮以時葺治，不與所部猛安謀克會宴，故兵民皆畏愛之。

又跟隨忠義討伐宋，多次入朝奏事，論説時事可否。皇上對宰相説："阿魯罕所説的，可以實行的就實行。"宋人請和，忠義派阿魯罕前去議和。和議簽定後，阿魯罕入朝上奏，賜給銀一百兩、重綵十端。忠義舉薦阿魯罕有才幹，可任尚書省都事，下詔任命他爲大理司直。不久，授尚書省都事，除官同知順天軍節度事。紇石烈志寧巡視北方，阿魯罕代理左右司郎中。回朝，授刑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皇上問紇石烈良弼説："阿魯罕是怎樣一個人？"回答説："他有才幹，用心忠實端正，説話不阿諛奉迎。"幾天後，升遷勸農副使，兼同修國史，依舊任侍御史。改右司郎中。上奏請求把河南城中屯駐的守軍遷移到十里之外，同意了。遷吏部侍郎，授山東路統軍都監，遷移安置河南八猛安。升任武勝軍節度使。入朝任吏部尚書，改西南路招討使。官府督促繳納本路猛安人户借貸的官糧，阿魯罕請求等到豐年，聽從了。有的軍人用鎧甲片交换各種物品，天德榷場和邊界外每年開銅礦，有人於是私自挾帶兵器鐵器和他們交换，都一律禁止。當值軍兵不准用親戚、奴婢和雇傭人充當，垮塌的軍營壕塹按時修治，不和所管轄的猛安謀克宴會，因此軍民都敬畏愛戴他。

上謂太尉守道曰："阿魯罕及上京留守完顏烏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魯罕為人沉厚，其賢過之。"改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陝西軍籍有闕，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魯罕於阿里喜旗鼓手内選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收飼，瘠弱多死，阿魯罕命以時收秣之，故死損者少。仍春秋督閲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采

皇上對太尉守道説："阿魯罕和上京留守完顏烏里也都出身下級官吏，阿魯罕爲人沉穩厚重，比完顏烏里也賢明。"改任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陝西軍有缺額，按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才能多數不堪任用，阿魯罕在阿里喜旗鼓手内挑選補足。軍人在春天牧馬，到了夏天也不收回來喂養，馬瘦弱而大多死亡，阿魯罕命令按時收回來喂養，因此死的馬少。并在春秋督促檢閲軍士騎馬射箭，以嚴整武備。對在終南山采漆的人，

漆者，節其期限，檢其出入，以防奸細。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至稱治，陝西政迹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年力也。"召為參知政事，命條上天德、陝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規定期限，檢查其出入，以防備奸細。皇上對宰相說："阿魯罕所到之處治理有方，他在陝西的政績尤其突出，重用他雖晚了，但也可得到他數年之力。"召入朝任參知政事，命令他逐條上報在天德、陝西做的事，皇上稱贊。因病請求辭官，授北京留守，去世。

贊曰：《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戍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贊曰：《禮記》說"君子聽到磬聲，就想念死在邊疆的大臣"。《傳》說"國界上的事，謹慎地守護他一貫的策略，以防備不測"。因此在這裏不能不論說戍守邊疆的臣子。

趙興祥

趙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温，遼燕京留守，封天水郡王。父瑾，遼静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閤門祗候，謁告省親于白霫。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携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砂磧，夜視星斗而行。僅達遼軍，而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為六宅使。

趙興祥，是平州盧龍人。六世祖趙思温，任遼的燕京留守，封爲天水郡王。父親趙瑾，任遼静江軍節度使。趙興祥因爲父親任閤門祗候，告假到白霫探親。恰逢遼末當地盗賊據郡城作亂，趙興祥帶着母親和弟妹逃奔到燕京，不能前進，於是從柳城穿越沙地，夜裏望着星斗辨别方向趕路。方纔到達遼軍，而不知遼主的去向，於是回到柳城。到婁室捉獲遼主時，趙興祥就歸附金國，跟隨宗望討伐宋，任六宅使。

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官。熙宗素聞興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册，以本官起復，護視太子。轉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欲使子弟為官，當自言。興祥辭謝。海陵善之，賜以玉帶，詔曰："汝官雖未至一品，可佩此侍立。"為濟南尹，賜車馬、金幣、金銀器皿，改絳陽軍節度使，召為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爵，遷太子少傅，封申國公，起為定武軍節度使。海陵伐宋，興祥二子從軍。

天眷初年，歷任至同知宣徽院事。因爲母親喪亡離官。熙宗歷來瞭解趙興祥的孝行，到英悼太子受册時，喪期未滿起任原官，看護太子。改任右宣徽使。天德初年，改任左宣徽使。海陵王曾問趙興祥，如果想要他的兒子做官，自己儘管說。趙興祥辭謝。海陵王待他很好，賜給他玉帶，下詔說："你的官位雖不到一品，但可以佩玉帶上朝侍立。"任濟南尹，賜給車馬、金幣、金銀器皿，改任絳陽軍節度使，召入朝任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改封鉅鹿郡王。正隆初年，按規定削奪王爵，升遷太子少傅，封爲申國公，起用爲定武軍節度使。海陵王伐宋，趙興祥的兩個兒子從軍。

世宗即位，海陵尚在淮南，二子未得還。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以為秘書監，復為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費廪禄。

世宗即位，海陵王還在淮南，趙興祥的兩個兒子不能回來。趙興祥到平州進見，世宗表彰他的忠誠，任命他爲秘書監，又任爲左宣徽使。皇上說："尚食局厨工太多，枉自耗費糧食俸禄。

朕在藩邸時，家務皆委執事者，自即位以來，事皆留心。俸禄出於百姓，不可妄費，庖人可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世宗却之，謂興祥曰：“朕憂勞天下，未嘗以聲伎爲心，自今勿復有獻，宜悉諭朕意。”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恐財用未給，乞罷修神龍殿凉位工役。上即日使興祥傳詔罷之。久之，以其孫珣爲閤門祇候。

我在王府時，家務都交給管事的人，自從即位以來，事事都留心。俸禄出自百姓，不可隨意花費。厨工可酌量裁減。”近臣獻琵琶，世宗退回不受，對趙興祥説：“我爲天下憂慮勞累，不曾留心聲樂女伎，從今以後不要再獻了，應當明白我的用意。”官府奏告南北戰事未停，怕財用不足，請求停止修神龍殿凉位的工役。皇上當天就派趙興祥傳詔取消工役。過了很久，任他的孫子趙珣爲閤門祇候。

大定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興祥赴萬春節。上謁于良鄉，賜銀五百兩，感風眩，賜醫藥。未幾，卒官。

大定十五年，皇上駕臨安州春水，召趙興祥赴萬春節。在良鄉見皇上，賜給銀五百兩，感風眩患病，賜給醫藥。不久，死在任上。

石抹榮

石抹榮字昌祖。七世祖仕遼，封順國王。遼主奔天德，榮父惕益挺身赴之。是時，榮方六歲，母忽土特滿携之流離道路，宗室谷神得之，納爲次室，榮就養於谷神家。惕益既見遼主，委以軍事。軍敗被執，將殺之，金源郡王銀术可曰：“彼忠於所事，殺之何以勸後。”遂釋之。後從伐宋，卒於軍中。

石抹榮字昌祖。七世祖在遼做官，封爲順國王。遼主逃奔到天德，石抹榮的父親惕益挺身奔赴。這時，石抹榮纔六歲，母親忽土特滿帶着他在路上流浪，宗室谷神得到她，娶她爲次室，石抹榮被收養在谷神家。惕益見到遼主後，遼主把軍事托付給他。戰敗被俘，將要殺掉他，金源郡王銀术可説：“他忠於他所事奉的君主，殺了他拿什麽鼓勵後人？”於是放了他。後來從軍伐宋，死在軍中。

榮年長，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護衛。熙宗宴飲，命胙王元與榮角力，榮勝之，連仆力士六七人。熙宗親飲之酒，賜以金幣，遷宿直將軍。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谷神家，違去膝下，是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改天德尹，徙泰寧軍，再除延安、東平尹。海陵南征，爲神果軍都總管，留駐泗州，以遏逋卒。

石抹榮長大後，跟隨秦王宗翰，留在幕府。天眷二年，任護衛。熙宗宴飲，命胙王元和石抹榮鬥力，石抹榮勝了，連着摔倒六七個力士。熙宗親自賜他飲酒，賜給金帛，升任宿直將軍。天德初年，授開遠軍節度使。入朝告謝，不禁流淚。海陵王問他原因，回答説：“老母在谷神家，離開她身邊，因此感傷流淚。”於是詔令她母親和他一起前往，并賜錢一萬貫。改任天德尹，調泰寧軍，再授延安、東平尹。海陵王南征，任命爲神果軍都總管，留駐泗州，攔截逃兵。

大定初，還鎮東平，與户部尚書梁銶按治山東盗賊。二年，以本官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有疾，改太原尹，徙益都尹。丁母憂，起復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北京、東京留

大定初年，回鎮東平，和户部尚書梁銶捕捉山東盗賊。大定二年，以本官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患病，改任太原尹，任益都尹。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起用，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北京、東京留守，陝西路統軍使，南京、西京留

守，陝西路統軍使，南京、西京留守。

守。

榮與河南尹婁室、陝州防禦使石抹靳家奴皆坐高買賣私物、抑買買民物得罪。靳家奴前為單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使作虛譽，用是得遷同知太原尹，復多取民利。及為陝州，尚書省奏其事，法當解職削階，上以靳家奴鼓虛聲以誑朝廷，不可恕，特詔除名。榮與婁室削兩階解職。久之，榮除臨潢尹，改臨洮尹。卒，年六十三。

石抹榮和河南尹婁室、陝州防禦使石抹靳家奴都因高價出賣私物、壓價購買百姓物品被治罪。靳家奴以前爲單州刺史，廉察官巡視郡縣，就强迫百姓假造聲譽，因此得以升任同知太原尹，又更多地奪取百姓錢財。在陝州任職時，尚書省奏報這事，依法應當解除官職削減官階，皇上因靳家奴虛造聲譽欺騙朝廷，罪不可恕，特别下詔除名。石抹榮和婁室削奪兩階解職。過了很久，石抹榮授臨潢尹，改臨洮尹。去世，終年六十三歲。

敬嗣暉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遷弘政令，補尚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為宰相，愛之，及篡立，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貞元三年八月，尚食烹飪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暉與同知宣徽院事烏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張浩及嗣暉于南京，治尚書省事。

敬嗣暉字唐臣，是易州人。考中天眷二年進士，調懷安縣丞，升遷弘政縣令，補尚書省令史。敬嗣暉有雄辯才幹，海陵王任宰相時，喜歡他，到篡位後，提升他修起居注，歷任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貞元三年八月，尚食局烹飪失當，厨官各受杖刑二百，敬嗣暉和同知宣徽院事烏居仁分别受到杖刑。過了很久，拜爲參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張浩和敬嗣暉在南京，管理尚書省事。

世宗即位，惡嗣暉巧佞，御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等六人不可用。嗣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嗣暉練習朝儀，進止應對閑雅，由是起為丹州刺史，戒諭之曰："卿為正隆執政，阿順取容，朕甚鄙之。今當竭力奉職，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罰無赦。"未幾，丁母憂，起復為左宣徽使。

世宗即位，討厭敬嗣暉奸巧諂媚，御史大夫完顏元宜彈劾上奏蕭玉、敬嗣暉、許霖等六人不可任用。敬嗣暉降爲通議大夫，放歸田里。敬嗣暉熟悉朝廷禮儀，舉止應對嫻雅，因此起用爲丹州刺史，皇上告誡他説："你爲正隆時的執政大臣，阿諛奉承取悦於人，我很鄙視。現在你應當竭力盡職，以便洗刷從前的罪過。如果還不悔改，一定懲罰你，不會寬恕。"不久，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起用爲左宣徽使。

世宗頗好道術，謂嗣暉曰："尚食官毋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大定七年，蒲察通除肇州防禦使，上責其飾詐，因顧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但純實不足耳。"久之，有榜匿名書于通衢者，稱海陵舊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

世宗頗愛好道術，對敬嗣暉説："尚食官不要在宮禁中宰殺猪羊，初一、十五、上七日官府不要上奏刑名。"大定七年，蒲察通任肇州防禦使，皇上責備他弄虛作假，於是望着敬嗣暉説："像你不能説没有才幹，衹是不够正直踏實罷了。"過了很久，有人在要道上張貼匿名書信，稱海陵王過去的大臣不受重用，有怨恨之心，將

不軌。上曰："豈有是哉。"謂嗣暉曰："正隆時，卿為執政，今指卿以為怨望，朕極知其不然。卿性明達能辨，但頗自衒，釣衆人之譽，所以致此媒蘖，後當改之。"

十年，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詔以執政冠服攝太常。禮成，薨。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自拔流離艱厄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聲伎、減庖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要圖謀不軌。皇上說："難道有這種事嗎！"對敬嗣暉說："正隆時，你爲執政，現在指斥你有怨恨之心，我很明白不是這樣。你天性明白通達善辯，但過於自我炫耀，追求衆人稱美，因此招致這些讒言，今後應當改正。"

大定十年，將要在南郊祭天，朝廷議論認爲敬嗣暉在海陵時凡有宗廟祭祀就行使太常事，又拜他爲參知政事，詔令讓他以執政冠服代理太常。大禮成，去世。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在流離困厄中自我脱身而能有所建樹，這固然是他們見識過人，也是他們碰上有爲的君主所致。看世宗辭退聲樂女伎、減少厨師的行爲，如此仁愛，而其下屬誰不奮起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金史　第二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页数＝１５０８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９７
出版日期＝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下载地址＝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４／０４／！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１５０８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１７６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３－８　／　Ｋ２０４．１／Ｚ１５９ｊ
【原书定价】　４５３．００（全三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金代　纪传体　金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金史　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